杂阿含经论会编（下）

印顺法师

卷001

序

印顺

《杂阿含经》（即《相应阿含》，《相应部》），是佛教界早期结集的圣典，代表了释尊在世时期的佛法实态。佛法是简要的，平实中正的，以修行为主，依世间而觉悟世间，实现出世的理想——涅槃。在流传世间的佛教圣典中，这是教法的根源，后来的部派分化，甚至大乘「中观」与「瑜伽」的深义，都可以从本经而发见其渊源。这应该是每一位修学佛法者所应该阅读探究的圣典。

现存汉译的《杂阿含经》，内容缺佚了二卷（古人以《阿育王譬喻》补足），次第也大有倒乱，所以全经的组织部类，无法明了。吕澂发表了〈杂阿含经刊定记〉，依《瑜伽师地论》，知道四阿含经是依《杂阿含经》为根本的；《瑜伽论．摄事分》中，抉择契经的摩呾理迦（本母），是依《杂阿含经》的次第而造。我在《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》，有了进一步的研究，主要是论定：依《瑜伽论．摄事分》，分全经为「能说」，「所说」，「所为说」；这三类，与「修多罗」，「祇夜」，「记说」相当。近代学者的研究，或说依九分教而集成四部阿含；或说依四阿含而类别为九（十二）分教。其实，四部阿含是先有《杂阿含》，九分教是先有「修多罗」，「祇夜」，「记说」（这三分也还是先后集出），二者互相关联，同时发展而次第成立的。《中阿含经》（一九一）《大空经》，说到「正经，歌咏，记说」（《中部》一一二《空大经》所说相同），正是佛教初期三分教时代的明证。

《瑜伽论．摄事分》中，抉择契经宗要的摩呾理迦，是《杂阿含经》的部分论义，也就是「所说」——「修多罗」部分的论义。「修多罗」分阴、处、因缘、圣道四大类，在《杂阿含经》的集成中，「修多罗」是最早的，正是如来教法的根本所在。从〈杂阿含经刊定记〉去看，这部分的经论对比，不免粗疏而不够精确！抗战期间，听汉藏教理院雪松法师说，内学院有《杂阿含经论》的合刊本，可惜没有见到，不知内容如何！我在《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》中，经论对比，也还有些错失。因此，我编印了这部《杂阿含经论会编》。一、经论（先经后论）比对合编；二、分别部类，依「修多罗」、「祇夜」、「记说」的次第，分全经为七诵、五十一相应；三、校正衍文与讹字；四、采用新式标点；五、经前附入拙作的〈杂阿含经部类之整编〉，说明《杂阿含经》的部类，与会编的种种问题（读者可先读此文）。我想，这对于探究佛教的原始法义，发心阅读汉译《杂阿含经》的，会给予多少方便的。

这部书的比对配合部分，心如给了很大的帮助；发见了疑问，也就随时提出来重加审定。校对方面，性滢、依道、慧润，也是非常精细，所以本书的错误，应该是能减到最少的。末了谨以虔诚的心情，祝愿读者的正见增明！ 中华民国七十二年九月

杂阿含经部类之整编

一 杂阿含经的传译

我国译出的《杂阿含经》，与巴利本的《相应部》（Sa□yutta-nikāya）相当，是刘宋元嘉年间，求那跋陀罗在杨都祇洹寺所出的，宝云传译，慧观笔受，分为五〇卷。求那跋陀罗是中天竺的婆罗门种，元嘉一二年（西元四三五），由海道抵广州，不久就到了杨都（现在的南京）。西元四四五年以前，随从谯王到荆州，所以《杂阿含经》在杨都的译出，在西元四三五——四四五年之间。《历代三宝纪》与《大唐内典录》，依据道慧的《宋齐录》，说《杂阿含经》的梵本，是法显所赍来的，但僧祐《出三藏记集》，慧皎《高僧传》，都没有说到，所以当时依据的梵本，是法显还是求那跋陀罗赍

来，是难以论定的。《杂阿含经》的现存本，内容与次第，都是有错乱的，这是「宋藏本」以来就如此了。如卷二三、卷二五——两卷，实为《阿育王譬喻》的部分异译，却被误编在《杂阿含经》内。考求那跋陀罗所译的，有《无忧王（即阿育王）经》一卷，梁僧祐时已经佚失。大抵本经在梁代以前，已经缺少了两卷（次第也已经倒乱），或者就以求那跋陀罗所译的《无忧王经》，编入充数，于是《杂阿含经》保有五〇卷，而《无忧王经》却被误传为佚失了。

实际上，《杂阿含经》现存的，只有四八卷，这是内容的缺失不全。《阿含经》的集成，从来就有摄颂，大致以十经为一偈，以便持经者的记忆。《杂阿含经》的〈五阴诵〉部分，传译时保存了摄颂，所以可依摄颂而知道经文的次第。保存摄颂的，共五卷，现存本编为卷一，卷一〇，卷三，卷二，卷五，这是可依摄颂而确定为卷次倒乱的。没有摄颂的四三卷，当然也还是有倒乱的，这是经卷次第的倒乱。现存刊本卷八初题〈诵六入处品第二〉；卷一二初题〈杂因诵第三品之四〉；卷一六初题〈杂因诵第三品之五〉；卷一八初题〈弟子所说诵第四品〉；卷二四初题〈第五诵道品第一〉。可见全经是分为多少诵，也就是多少品的。但零落不全，不能明了一经组织的全貌，这是部类分判的不完全。《杂阿含经》为原始佛教的根本圣典，而传译为汉文的，由于古代的展转传写（从译出到刻版，长达五百多年），竟缺佚紊乱到如此！不明全经的统绪次第，实为闻思正法的最大障碍！到近代（民国十二年，西元一九二三年），支那内学院吕澂，发表〈杂阿含经刊定记〉，证明了《瑜伽师地论．摄事分》的〈契经事．择摄〉，实为《杂阿含经》主体的本母——摩呾理迦。

论文从卷八五到九八，凡一四卷；依论义对读经文，经文应有二二卷，但一卷已经佚失，只存二一卷。这样的经论对读，《杂阿含经》主体的分部与次第，总算已充分的明了出来。日本昭和十年（西元一九三五年）出版的《国译一切经》，《新订杂阿含经》，继承姊崎正治的考校分部（论文发表于西元一九〇八年），没有能重视中国学者研究的业绩，在部类次第上，仍不免有所倒乱！关于《杂阿含经》，当然是原始佛教圣典，但不可不知道的

，那就是：现存的原始佛教圣典，都是部派所诵出的。汉译《杂阿含经》，是上座部中，说一切有系的诵本。如说一切有部所传诵的《抚掌喻经》，《顺别处经》，都见于汉译的《杂阿含经》。说一切有部是说三世有的，所以特说「云何一切有」。肯定的说：「以有过去色故」，「以有未来色故」，所以圣弟子要不顾恋过去色，不欣求未来色。这些，都是现存巴利圣典《相应部》（与《杂阿含经》同一原本，属上座部中，分别说系的赤铜鍱部所诵）所没有的。

说一切有部的圣典，可以对勘现存巴利的《相应部》，但应从说一切有系传承的立场，去治理、研究。

《杂阿含经》的另一译本，题名《别译杂阿含经》，二〇卷（丽藏本分为一六卷，次第极为紊乱）；内分二诵，《大正藏》计数为三六四经。这部经，梁《出三藏记集》没有说到。隋《法经录》初举《别译杂阿含经》名目，失译。经中注说：「毘□，秦言雄也」，所以唐《开元释教录》，附入「秦录」，失译。《俱舍论稽古》以为：「今捡译文体裁，盖在魏晋之间，全非东晋以下语气。且秦言字，独见经十二曰：毘梨秦言雄。一个秦字，恶足征哉！或晋字音误，亦不可知」。这是推想为汉代所译的；但「或晋字音误」，又容许可能是西晋所译出。然译者巧拙不一，不可一概而论。如符秦建元二〇年（西元三八四）初译的《中阿含经》，《增一阿含经》，是东晋的译典，而译文却是：「并违本失旨，名不当实，依悕属辞，句味亦差，良由译人造次，未善晋言，故使尔耳」。《别译杂阿含经》，既注有「秦言」，似乎没有非西晋以前译出不可的理由！总之，《别译杂阿含经》是古译，比五〇卷本的译出为早，所以「别译」二字，不是初译的经名，而是后人附加的。二〇卷本的《别译杂阿含经》，只是五〇卷本的一部分，次第相同，而文义略有出入。《俱舍论稽古》，论断二〇卷本为饮光部的诵本；或推论为可能与化地部，或法藏部诵本相近。化地部，法藏部，饮光部，都是上座部分别说系流出的部派。同出于一系，如说近于化地部与法藏部，怎能一定说不近于饮光部呢！在教义上，饮光部主张「过去未与果业是有」，与说「三世有」的说一切有部（赤铜鍱部所传，饮光部从说一切有部分出）要接近些。五〇

卷本是说一切有部的诵本，次第与二〇卷本相近，所以被称为《别译杂阿含经》的，属于饮光部诵本是更有可能的。玄奘所译《俱舍论》，引《杂阿笈摩》为婆柁梨说偈；真谛旧译的《俱舍释论》，作「少分阿含」。依此，《俱舍论稽古》说：《杂含》有大小二本，而此文没大本，仅见小本，故以《别译杂阿含经》为小本。「少分阿含」，是《杂阿含经》的一部分，而自成部类的。二〇卷本，分为二诵：「初诵」一二卷，是有偈的；「二诵」七卷是长行，末卷又有偈颂。偈颂部分共一三卷，与五〇卷本的〈八众诵〉（〈众相应〉）——一三卷相当。「二诵」的七卷长行，是〈如来所说诵〉的一部分；比对五〇卷本，仅四卷（弱）。从末卷又是偈颂；及长行部分七卷，仅及五〇卷本的四卷来说，这部二〇卷本，可能是有遗落的。这部二〇卷本，比之五〇卷本，不只是不同部派所传诵，也是不同的组织。《稽古》的「大本」、「小本」说，对《杂阿含经》的综集完成过程，倒是可以提贡说明的（如下文说）。《别译杂阿含经》，全部都有摄颂（偶缺），比对《杂阿含经》，凡一七卷。这样，依《瑜伽师地论．摄事分》，得二一卷的次第；依《别译杂阿含经》，得一七卷次第。在全经四八卷中，次第可见的，已有三八卷了。以此为基础，相信《杂阿含经》全部次第的整理，诵品的分类，应该会更适当些。

《杂阿含经》少数经的异译，从略。

二 杂阿含经的三部分

四阿含中的《杂阿含经》，唐义净在《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》中，列举内容的种种相应，名之为《相应阿笈摩》。这一名称，与巴利五部中的《相应部》，名义恰好相合。唐玄奘在《瑜伽师地论．摄事分》中，也列举了种种相应，但说：「即彼一切事相应教，间厕鸠集，是故说名杂阿笈摩」。种种事相应教所集成的，为什么不名为「相应」，而称为「杂」呢？杂与相应，同是 Sa□yutta, Sa□yutta 的对译，只是译语的不同。在中国文字中，「杂」不一定是杂乱，「间厕」正是次第相间杂的意义。相应修多罗的结集，如《瑜伽论》所说：「结集如来正法藏者，摄聚如是种种圣语，为令圣教久住世故，以诸美妙名句文身，如其所应，次第安布，次第结集」。原始

的结集是：随义类相同的，分为不同部类，次第安布，集成种种相应。相应修多罗，不只是相应，又有相次相间杂的意义，所以古人多数译为《杂阿含经》。

四阿含经，一向以为是同时集成的，但在近代研究中，虽意见不完全一致，而同认为成立是有先后的。关于四阿含经集成的先后，《瑜伽论．摄事分》中，意外的保存了古代的结集传说，启示了一项重要的意义，那就是四阿含是以《杂阿含经》为根本的，如《论》（〈摄事分〉）卷八五(大正三〇．七七二下)说：

「杂阿笈摩者，谓于是中，世尊观待彼彼所化，宣说如来及诸弟子所说相应，蕴、界、处相应，缘起、食、谛相应，念住、正断、神足、根、力、觉支、道支、入出息念、学、证净等相应；又依八众说众相应。……即彼一切事相应教，间厕鸠集，是故说名杂阿笈摩」。

「即彼相应教，复以余相处中而说，是故说名中阿笈摩。即彼相应教，更以余相广长而说，是故说名长阿笈摩。即彼相应教，更以一二三等渐增分数道理而说，是故说名增一阿笈摩」。

佛法只是「一切事相应教」，随机散说，依相应部类而集成的，是《杂阿含经》。然后依不同意趣，更为不同的组织，成为《长》、《中》、《增一》（约「分数」说，名为《增支》）——三部。三阿含的法义，虽有不同的部分，但论到佛法根本，不外乎固有的「一切事相应教」的阐明，所以四部都被称为「事契经」。说到「事」，如《瑜伽师地论》（〈本地分〉）卷三(大正三〇．二九四上)说：

「诸佛语言，九事所摄。云何九事？一、有情事；二、受用事；三、生起事；四、安住事；五、染净事；六、差别事；七、说者事；八、所说事；九、众会事。有情事者，谓五取蕴。受用事者，谓十二处。生起事者，谓十二分缘起及缘生。安住事者，谓四食。染净事者，谓四圣谛。差别事者，谓无量界。说者事者，谓佛及彼弟子。所说事者，谓四念住等菩提分法。众会事者，所谓八众」。

佛所说的，不外乎九事，就是「一切事相应教」的事，《杂（相应）阿含经》的部类内容。《杂事》也说到依种种相应，立为多品。上来三说，今对列如下：

〔瑜伽本地分〕〔瑜伽摄事分〕〔杂事〕

1.五取蕴———3.蕴———1.五蕴

2.十二处———5.处———2.六处

3.十二缘起——6.缘起———4.缘起

4.四食———7.食

5.四圣谛———8.谛———5.圣谛

6.无量界———4.界———3.十八界

┌──1.弟子所说──6.声闻所说

7.佛及弟子┤

└──2.如来所说──7.佛所说

8.四念住等——9.念住等——8.念住等

9.八众——— 10.八众———9.伽他

上列三说，虽次第、开合小异，而内容是大体一致的。《杂事》是说一切有部律，《杂阿含经》是说一切有部的诵本，《瑜伽论》多少采取经部说，经部也是从说一切有部分化出来的。所以，《瑜伽论》与《杂事》所传，与汉译《杂阿含经》相合，可见「事相应教」的次第成立，以《杂阿含经》为根本的传说，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的，是上座部中说一切有系的古老传承。

一切「事相应教」，是分为三大类的，如《瑜伽师地论》（〈摄事分〉）卷八五(大正三〇．七七二下)说：

「如是一切相应，略由三相。何等为三？一是能说，二是所说，三是所为说。若如来、若如来弟子，是能说，如弟子所说、佛所说分。若所了知、若能了知，是所说，如五取蕴、六处、因缘相应分（——所了知），及道品

分（——能了知）。若诸苾刍、天、魔等众，是所为说，如结集品」。

「一切事相应教」，分为三类：一、约能说人立名，是如来及弟子所说相应。二、约所说法立名，如蕴相应等是所了知，念住等相应是能了知。三、约所化众立名，如苾刍相应、魔相应等。这三大类，是相应修多罗，就是《杂阿含经》的全部内容。

进一步的探究起来，如《瑜伽论．本地分》，解说十二分教的修多罗说：「无量蕴相应语，处相应语，缘起相应语，食相应语，谛相应语，界相应语，声闻乘相应语，独觉乘相应语，如来乘相应语，念住、正断、神足、根、力、觉支、道支等相应语，不净、息念、诸学、证净等相应语，……是名契经」。所说的内容与次第，与「九事」相合，但除去了「八众」的众会事——偈颂部分。以八事为契经（修多罗），那是修多罗与偈颂分立，偈颂被看作修多罗相应以外的。「佛及弟子事」，分别为声闻乘、独觉乘、如来乘相应语，是对《杂阿含经》中，「如来所说」、「弟子所说」部分，解说为三乘教法的根源。这是后代佛弟子，面对三乘圣教的流行，而理解到渊源于根本圣典；在「如来所说」、「弟子所说」部分，也确乎是不无线索可寻的。这样，修多罗仅是八事，「八众」的偈颂部分，被简别了。再进一步说，〈摄事分〉虽总举九事，以说明相应的「事契经」，但抉择「事契经」的「摩呾理迦」，不但没有偈颂部分，也没有「如来所说」及「弟子所说」，仅有九事中的前七事。这样，「事契经」——「修多罗」的内容，从「四阿含」而略为《杂阿含经》的三大类；又从三类而除去偈颂部分；更除去「如来所说」、「弟子所说」，而「相应修多罗」，仅是蕴、处、缘起、食、谛、界、及念住等道品。蕴相应等七事，为事相应教的根本部分，是原始的「相应修多罗」。最初结集的，名为相应、修多罗；其后次第集出的，合在一起，也就称为「一切事相应」的「事契经」。其实，原始的、根本的「相应修多罗」，只是《瑜伽师地论．摄事分》中，抉择「事契经」的部分。

三 相应修多罗与摩呾理迦（一）

先明《杂阿含经》三大部类的第一部——相应修多罗，内容为蕴，处，缘起，食，谛，界，道品——七事。《瑜伽师地论．摄事分》中，卷八五到九八，共一四卷，就是抉择经义的摩呾理迦。以论文对读《杂阿含经》，可说是完全一致的。特别是，「界」在「圣谛」以下，「道品」以上，与「缘起」合为一类，似乎是次第不顺，但这恰好与《杂阿含经》相同。在《相应部》中，〈界相应〉也是编在〈因缘篇〉（Nidāna-vagga）中的。「界」与「缘起」为一类，应该是上座部的古义。由此可见，《杂事》以「处、界」为一类，〈摄事分〉以「蕴、处、界」为一类，都是依据后代论师的通说而改定的。

抉择《杂阿含经》义的摩呾理迦，曾于《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》，详为比对，偶有些疏失，将在《经论会编》中改正，这里不再详列。依论文，这部分是分为四分的；经与论的卷数，总列如下：

〈行（五蕴）择摄第一〉……论卷八五──八八

经：卷一、卷一〇、卷三、卷二、卷五

〈处择摄第二〉……论卷八九──九二

经：卷八、卷九、卷四三、卷一一、卷一三

〈缘起食谛界择摄第三〉……论卷九三──九六

经：卷一二、卷一四、卷一五、卷一六、卷一七

〈菩提分法择摄第四〉……论卷九七──九八

经：卷二四、（卷二五，佚）、卷二六、卷二七、卷二八、卷二九、卷三〇

依论文去对读经文，可以确信〈摄事分〉所依的经本，与汉译《杂阿含经》是一致的。从经论的比对中，可以理解到：一、论义是依经而立的。经有〈五阴〉，〈六入处〉，〈杂因〉，〈道〉——四诵（品），论也分〈行择摄〉，〈处择摄〉，〈缘起食谛界择摄〉，〈菩提分法择摄〉——四择摄。每一择摄，立摄颂，分论义为多少门，然后分门解经。或一经有二门、三门

，或总摄数经为一门，不一定是一经一论相对的。二、经义有些是相同的，所以已经论到过的，后面就略而不谈。这一类有经而没有论，不能说是缺失，或所依经本不同的。三、《瑜伽论》的前三择摄（行，处，缘起食谛界），内容上，次第上，与汉译《杂阿含经》，最为符合（当然句义也有少些出入）。第四〈菩提分法择摄〉，由于经文多而义少，所以论文综合而说，次第上偶有些倒乱。四、在〈道品〉中，「根」与「力」，应该是五根、五力。但《杂阿含经》与《论》，「根」中说到二十二根，《相应部》的〈根相应〉，也是这样的，这可见在上座部中，早就这样的了。

「力」中，广说二力、三力、四力、五力、六力、七力、八力、九力、十力，以增一法而编集种种力，与《相应部》的〈力相应〉，但明信等五力，是非常不同了。「根」与「力」，都超出了菩提分法的范围，这是将有关根与力的教说，都类集在「根」与「力」的相应中了。五、依据论文，〈道品〉的经文，是有缺失的。如「念住」中，末后有「穗」与「成就」二门，而经文却没有。接著，《论》明「正断」、「神足」，仅一摄颂，经文也没有。次明「根」：《论》明「安立」中，总明二十二根；次说「所行境」，也不见经文。经卷二六，开始就说：「有三根：未知当知根，知根，无知根」。这是二十二根中末后的三根。经文虽广说信，精进，念，定，慧——五根，却没有说到其他十四根，这显然是有缺失的。考《相应部》的〈根相应〉，共七品，当然是以信等五根为主的。第三〈六根品〉，有「女，男，命」——三根；「未知当知，已知，具知」——三根；「眼，耳，鼻，舌，身，意」——六根。

第四〈乐根品〉，明「乐，苦，忧，喜，舍」——五根。总合起来，就是二十二根。尤其是论说「所行境」，明眼等六根领境的差别，（修四念住，七觉分，得明解脱），而归于涅槃的无对。这虽然内容广了些，与〈根相应〉的四二经，意义完全相合。所以今断定为：《杂阿含经》的「念住」，末后有缺失；「正断」、「神足」全缺；「根」的前分，也有缺文。「念住」为经的卷二四，「根」为经的卷二六，中间所缺的，应为《杂阿含经》卷二五。由于经文佚失，或者以《无忧王譬喻》的一部分来代替。六、论文的抉

择经义，有的（或有摄颂，或没有摄颂）长篇论义，没有《杂阿含经》文可以比对。但经审细的探究，这不是现存的《杂阿含经》有所遗落，而是这些论义，是抉择其他的阿含经义，主要是《中阿含经》（说一切有部诵本）。《瑜伽师地论．摄事分》，依《杂阿含经》次第，抉择经义，这是无可怀疑的。论文先立嗢拖南颂（摄颂），然后依颂所列举的项目，一一的抉择。这些「修多罗相应」所没有的论义，少数的不在摄颂以内，可说是附义，附带的论及，而多数却是摄颂所固有的。

抉择《杂阿含经》的论义，而包含了《杂含》以外的经义，这是值得重视的（下文会讨论到这一问题）！现在，把「修多罗相应」以外的论义，所依据的经典，列举如下。凡摄颂所固有的，加颂目（「」）于上。

《论》卷八七：

《长含》（二一）《梵动经》

《论》卷八九：

「业」：

《中含》（一七一）《分别大业经》

《中含》〈业相应品〉第二

《中含》（一二）《恕破经》

《中含》（一三）《度经》

《中含》（一九）《尼干经》

《论》卷九〇：

「三空性」：《中含》（一九〇）《小空经》

《中含》（一九二）《大空经》

《论》卷九二：

「师弟二圆满」：《中含》（一六三）《分别六处经》

《中含》（一六九）《拘楼瘦无诤经》

《论》卷九三：

「甚深」：《中含》（九七）《大因经》

《论》卷九四：

「解」：《中含》（二三）《智经》

《中含》（九）《七车经》

《论》卷九五：

「如理」：《中含》（一〇）《漏尽经》

「摄」：《中含》（三〇）《象迹喻经》

「集谛」：《杂含》（大正）九八四经

《论》卷九六：

《杂含》（大正）九六九经

「愚夫」：《中含》（一八一）《多界经》

「问记」：《中含》（一一九）《说处经》

《中含》（二二）《成就戒经》

《论》九七：

「沙门」：《中含》（一〇三）《师子吼经》

「沙门义」：《中含》（一六二）《分别六界经》

「喜乐」：《中含》（一）《善法经》

「一切法」：《中含》（一一三）《诸法本经》

「梵行」：《中含》（一一一）《达梵行经》

「数取趣」：《中含》（一一二）《阿奴波经》

「超」：《杂含》（大正）一〇四二、一〇四三经。

「二染」：《中含》（七五）《净不动道经》。

依《杂阿含经》「修多罗相应」的次第，抉择「事相应教」的《瑜伽论．摄事分》，包含了二十部以上的《中阿含经》；这些经，在赤铜鍱部的巴利藏中，有些是编入《增支部》的。〈摄事分〉又引用了「修多罗相应」以外的《杂阿含经》，如（大正藏编号）九六九经，与巴利《中部》（七四）《长爪经》相当。一〇四二、一〇四三经，与《中部》（四一）《萨罗村婆罗门经》；（四二）《毘兰若村婆罗门经》相当。九八四经，就是《增支部．四集》一七九经。〈摄事分〉所引用的，「修多罗相应」以外的《杂阿含经》，都属于「如来所说」。〈摄事分〉的抉择经义，包容了「修多罗相应」以外的经典，确是值得注意的问题！

四 祇夜——有偈部分（二）

《杂阿含经》的有偈部份，是古代「祇夜」的实存部类，试为解说。九分（十二分）教中，「修多罗」与「祇夜」，在不同部派的传述中，始终不移的位列第一、第二，不是其他分教次第不定可比的，这是应该注意的问题！修多罗（sūtra, sutta），义译为经，契经，所以《杂阿含经》——《相应阿含经》，全部都可以称为《相应修多罗》。上文说到，《瑜伽论》在解说十二分教时，修多罗与偈颂相对，被局限于长行直说。因此想到了，《杂阿含经》的有偈部分，与《相应部》的〈有偈篇〉（Sagātha-vagga）相当，觉音是解说为祇夜的。《杂阿含经》的蕴、处等相应部分，是原始的「相应修多罗」。如初期的阿毘达磨——说一切有部的《法蕴足论》，赤铜鍱部的《分别论》，分别说系的《舍利弗阿毘昙》，分别的论题，就不外乎这些相应。这样，《杂阿含经》的有偈部分，可能就是早期的祇夜！《瑜伽师地论．思所成地》说：「天！我如如舍劬劳，如是如是无减劣。如是广说鲜白品，此中祇焰颂应知」！天问渡瀑流，佛说此祇焰颂，《瑜伽论》给以抉择。此经，见于《相应部．有偈品》，《杂阿含经》有偈部分，虽文句不同，而意义一致。这可见《杂阿含经》的有偈部分，《瑜伽论》确是称为祇焰——祇夜的。

祇夜（geya, geyya），从字义来说，不外乎歌咏的意思。然在九分或十二分教中，与同为偈颂体的伽陀（gāthā）、优陀那（Udāna），到底有

什么差别？一般译祇夜为应颂、重颂，指长行说明后，再以偈颂来说明，使意义更为明显的部类，但这不是祇夜的原始意义。如《阿毘达磨大毘婆沙论》卷一二六(大正二七．六五九下)说：

「应颂云何？谓诸经中，依前散说契经文句，后结为颂而讽诵之，即结集文、结集品等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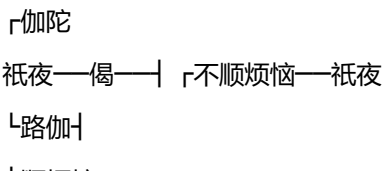
「如世尊告苾刍众言：我说知见能尽诸漏，若无知见能尽漏者，无有是处。世尊散说此文句已，复结为颂而讽诵言：有知见尽漏，无知见不然；达蕴生灭时，心解脱烦恼」。

《大毘婆沙论》，集成于西元二世纪，在有关（九或）十二分教解说的现在圣典中，这是比较早出的一部。论文分为二段：一、「依前散说契经文句，后结为颂而讽诵之」，是说明体裁。「即结集文、结集品等」，是指明部类。二、「如世尊言」以下，又举例以说明先长行而后重颂，与一般所说的「重颂」相合，但不是「结集文」、「结集品」的原义，是一般后起的解说。《大智度论》说：「诸经中偈名祇夜。……亦名祇夜，亦名伽陀」。这是泛说，不能明了祇夜的特殊意义。西元三、四世纪间所造的《成实论》卷一(大正三二．二四四下．二四五上)说：

「祇夜者，以偈颂修多罗」。

「第二部说（名）祇夜，祇夜名偈。偈有二种：一名伽陀，一名路伽。路伽有二种：一顺烦恼，二不顺烦恼。不顺烦恼者，祇夜中说。是名伽陀」。

《成实论》初解「祇夜」为重颂。在解说伽陀时，又说到「祇夜名偈」，以及「祇夜」的特殊意义。依《论》说，分别如下：



「祇夜」是一切偈颂的通名，又有特殊的祇夜。依《论》说：偈有伽陀与路伽的分别。伽陀是宣说佛法的偈颂；路伽是世间的偈颂，路伽（loka）是世间的意思。世间的偈颂，有顺烦恼的（诲淫、诲盗的诗歌）；有不顺烦恼的，世间偈颂而不会引起烦恼的，就是「祇夜」。《成实论》虽作这样的分别，但对分教的「祇夜」来说，意义还是不明了，应从「结集文」、「结集品」去研究解决。《瑜伽论．摄事分》，有关于《杂阿笈摩》内容的说明，提到了「结集品」。《论》文有先后二段，次第说明，现分列为上下，以便作对照的研究。如《论》卷八五(大正三〇．七七二下)说：

「杂阿笈摩者，谓于是中，世尊观待彼彼所化，宣说：

当知如是一切相应，略由三相。何等为三？一是能说，二是所说，三是所为说。

如来及诸弟子所说相应。

若如来、若如来弟子，是能说，如弟子所说佛所说分。

蕴，界，处相应；缘起，食，谛相应；念住，正断，神足，根，力，觉支，道支，入出息念，学，证净等相应。

若所了知，若能了知，是所说，如五取蕴，六处，因缘相应分，及道品分。

又依八众，说众相应。

若诸蒭刍，天，魔等众，是所为说，如结集品」。

后结集者，为令圣教久住，结嗢拖南颂，随其所应，次第安布。

依此对比，从先后的多少差别中，可以了解早期「祇夜」的意义。「后结集者，为令圣教久住，结嗢拖南颂」，结成的嗢拖南颂，不是别的，正是古代集经者的摄颂。如《分别功德论》说：「撰三藏讫，录十经为一偈。所以尔者，为将来诵习者，惧其忘误，见名忆本，思惟自寤」。结经为偈，在十经后，也有总列在最后，终于自成部类的。原始结集，无论是「法」——相应修多罗，是「律」——波罗提木叉，都是长行散说，名为修多罗。摄十

经为一偈，就是名为祇夜的「结集文」，这是便于记诵的，世俗共有（而不顺烦恼）的结颂法。《论》文次后又说：「若诸苾刍，天，魔等众，是所为说，如结集品」。论内容，就是先说的，「又依八众说众相应」，但别有部类的〈结集品〉，是《杂阿含经》的〈众相应〉——〈八众诵〉，与《相应部》的〈有偈品〉相当，与先说「为令圣教久住，结嗢拖南颂」，是不同的。这就是《大毘婆沙论》所说，「祇夜」有「结集文」与「结集品」的差别。以「结集文」与「结集品」为「祇夜」，为传承中的又一古义，得《瑜伽论》而充分明了出来。最初结集《相应修多罗》时，是长行直说；附以摄颂，名为「祇夜」，是初二分教的本义。其次集成有偈颂的〈八众诵〉，也就名为「祇夜」，成为《杂阿含经》的又一部分。

名为「结集品」的「祇夜」，是《杂阿含经》三大部分之一，在现存本中，次第也是有错乱的，好在有《别译杂阿含经》可以比对。《别译》前一二卷及卷二〇，与《杂阿含经》的〈八众诵〉相当，摄颂多数保存，便于整理，所以近代学者，都依《别译》二〇卷本，比对出《杂阿含经．八众诵》的次第。〈八众诵〉——「祇夜」的次第，现存本有四卷的错乱；《杂阿含经》原译本的次第，应该是：

卷三八、卷三九、卷四〇、卷四六、卷四二、卷四、卷四四、卷四五、卷三六、卷二二、卷四八、卷四九、卷五〇

五 记说——如来所说、弟子所说（三）

「记说」，为九分（或十二分）教的第三分，我在《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》，已有过广泛的论列，这里择要（与《杂阿含经》有关）的加以叙述。vyākara□a, veyyākara□a，义译为分别，记别、记说等；大乘佛教著重于授记，所以被译为授记。在十二分教中，记说的解说，如《阿毘达磨大毘婆沙论》卷一二六(大正二七．六五九下——六六〇上)说：

「记说云何？谓诸经中，诸弟子问，如来记说；或如来问，弟子记说；或弟子问，弟子记说；化诸天等，问记亦然。若诸经中，四种问记，若记所证所生处等」。

《大毘婆沙论》的解说「记说」，先约问答的人说，举如来，弟子，诸天；「如来记说」，「弟子记说」（还有「诸天记说」），不正是《瑜伽论》所说的，「如来所（记）说」，「弟子所（记）说」吗？次约问答的法说，是「四种问记」，「所证所生处等」。「四种问记」——一向记，分别记，反诘记，舍置记，可说是一切问答的方式。但「四种问记」，重于法义的分别，是初期佛教，因法义分别的发达，而归纳问答分别为四类的。如第四舍置记，或作无记，无记是不予解答，无可奉告。《杂阿含经》中，与婆蹉种出家，外道出家所作的问答，都是「无记」。《相应部》的〈婆蹉种姓相应〉，〈无记说相应〉，与此相当；这是「记说」中的无记部类，为「如来所说」的一部分。在法义分别以外，「记说」又著重于三乘圣者的「所证」，如预流与阿罗汉果的记说；以及佛弟子的「所生」，死了以后的未来生处。可见在法义问答分别以外，更有对于深秘的事理，作明显的、决了（无疑）说的特性。所证与所生的「记说」，在《杂阿含经》中，如记富兰那兄弟，同得一来果，同生兜率天，百手释氏得须陀洹果的记说，都见于「如来所说」部分。《相应修多罗》末——〈不坏净相应〉中，广记比丘等四众弟子，及那梨迦聚落在家弟子的所证与所生，也是「记说」。除佛弟子的「记说」以外，《相应部》中更多见「记说」的实存部类。如〈勒叉那相应〉，目犍连记说夜叉鬼的形状，由佛记说其前生的恶业，这是「弟子所说」。如〈龙相应〉共「四十记别」，说四生龙的业报。据此体例，那么〈乾闼婆相应〉、〈金翅鸟相应〉、〈云（天）相应〉，也应该是「记说」（乾闼婆、金翅鸟、龙相应，《杂阿含经》缺）。〈禅定相应〉，末结为「五十五记别」。〈见相应〉初章，为「预流品十八记别」。这些，在《杂阿含经》中，都是属于「如来所说」的。依此可见，《杂阿含经》的第三部分——「如来所说」，「弟子所说」，是九分（十二分）教中，早期「记说」的实存部类。

《瑜伽师地论》，对「记说」的解说，如卷二五(大正三〇．四一八下)说：

「云何记别？谓于是中，记别弟子命过已后当生等事」。

「或复宣说未了义经，是名应颂。云何记别？……或复宣说已了义经」。

瑜伽系论典，以显了分别，记别未来——二义，解说十二分教的「记说」。记别弟子未来当生等事，与《大毘婆沙论》的「所证所生」相同。显了分别，表示「记别」是了义经，这是对「祇夜」（应颂）是不了义经而说的，所以「记说」是偈颂的广分别说。这一意义，《杂阿含经》是充分证明了的。由于不了解偈义而广为分别的，《杂阿含经》中，有属于〈波罗延那〉的，如答「波罗延那阿逸多所问」；「答波罗延富隣尼迦所问」；「答波罗延忧陀耶所问」；「波罗延低舍弥德勒所问」。有属于〈义品〉的，如「义品答摩揵提所问」。有属于《优陀那》的，如「法无有吾我」偈；「枝青以白覆」偈。有属于（祇夜）〈八众诵〉的，如「答僧耆多童女所问偈」。这些偈颂，《杂阿含经》明白的说：「我于此有余说答波罗延富隣尼迦所问」；「我于此有余说答波罗延忧陀耶所问」；「我为波罗延低舍弥德勒有余经说」。「有余说」即不了义说。「波罗延」——《小部．经集》第五品，纯以偈颂说法；偈颂为有余说，与《瑜伽论》说完全相合。「祇夜」，起初是用为偈颂的通称。偈颂，每为文句音韵所限，又多象征、感兴、夸张的成分。法义过于含浑，如专凭偈颂，是难以理解法义的。「祇夜」（偈颂）是不了义说，是说一切有部所传的古义。所以，说一切有部以四阿含为「经藏」，不取多数是偈颂的《小部》，而称之为（经藏以外的）《杂藏》。《大毘婆沙论》评法善现（即马鸣）的作品说：「夫造文颂，或增或减，不必如义」；说「达罗达多是文颂者，言多过实」，都是秉承了偈颂是不了义的原则。

原始结集的，是精简的长行直说，依文体而名为「修多罗」，依类纂集，所以名为「相应」。原始的「修多罗」（相应），相当于蕴；处；缘起、食、谛、界；念住等道品。佛说长行是「修多罗」，为了记忆，又结经为摄颂——「结集文」，而有偈颂的「祇夜」：这是原始二部成立的过程。不过，新的经说，还在佛教界不断的传出。在文体上，有长行的，也有偈颂的。有偈的一部分，比附于「结集文」，而成为「结集品」的「祇夜」。在内容上，有如来记说的，有弟子记说的，有诸天记说的。这些，多有显了分别法义，说明深秘事理的特性，这就是「记说」——「如来记说」、「弟子记说」、「诸天记说」了。「诸天记说」部分，是适应印度一般的神教信仰，而传

出的通俗教化，都是有偈颂的；与「弟子所说」的有偈部分相合，称为〈八众相应〉，属于「祇夜」，于是「记说」只有「如来所说」、「弟子所说」了。现存的《别译杂阿含经》，分为「初诵」与「二诵」。「初诵」及「二诵」末卷，是〈众相应〉的「祇夜」；「二诵」长行，是「如来所说」。从末卷又有偈颂来说，全经体例不一致；是否到此已是足本，或者译文、传写，已有所遗落。但可以肯定的，「祇夜」与「记说」——「如来记说」、「弟子记说」，曾集成一类而别行，这就是「少分阿含」。但「祇夜」，早与「修多罗」相联合，「记说」也附于「修多罗」，终于综合为大部——《杂（相应）阿含》，《杂阿含经》也就包含了「修多罗」，「祇夜」，「记说」——三部分。

《杂阿含经》中，属于「如来所说」、「弟子所说」的，共一五卷，是附于〈五阴诵〉，〈杂因诵〉，〈道品诵〉以下的。其中，佚失了一卷，次第也有错乱，推定原译本次第如下：

〈五阴诵〉：卷六、卷七

〈杂因诵〉：卷一八、卷一九、卷二〇、卷二一、卷二二（佚失）、卷二三（误作卷三一）

〈道品诵〉：卷三一（误作四一）、卷三二、卷三三、卷三四、卷三五、卷三六（误作四七）、卷三七

卷三一（为卷二三之误）初，说兜率天，化乐天，他化自在天——三经。接著说：「如佛说六经，如是异比丘问六经，佛问诸比丘六经，亦如是说」。可见在此卷以前，还有说四王天，忉利天，夜摩天——共六经，但三经已佚失了。此卷以前所缺失的，不只三经，而应该是一卷。现存本五〇卷，除去《无忧王譬喻》，实际佚失了二卷。上面说到：卷二四与卷二六之间，内容是「念住」末，「正断」，「神足」，「根」初，〈道品诵〉佚失了这一卷。另一卷，就是这六欲天中，四王天等三经那一卷了。比对《相应部》，与六欲天相近的，如〈龙相应〉，〈揵闼婆相应〉，〈金翅鸟相应〉，《杂阿含经》没有这部分，可能佚失的就是这些。在实存的一四卷中，卷一八到卷二

一——四卷，宋译本已别立为〈弟子所说诵品〉。

六 修多罗——阿含——四部（阿含）

原始佛教圣典的集成，从「修多罗」到四部阿含的分别编集，是经过先后多阶段的。起初，集成「阴」，「入处」，「因缘」，「道品」，以精简的散文集出，名为「修多罗」；分类编次，名为「相应教」。次集出的有偈的，名为「祇夜」，保留在「相应教」中的，是〈八众相应〉，为适应印度社会所成的通俗教化。八众中，天四众是：梵，魔，帝释（忉利天），四王天（天子，天女，夜叉，林神，多数属于四王天），代表印度一般的宗教信教对象。人四众是：婆罗门，刹利，长者，沙门，本于印度社会四阶级。佛法主张四姓平等，所以不立低贱的首陀罗，而代以一无所有的出家沙门。居士，是吠奢姓中的富有者。「祇夜」是可以通称一切偈颂的，由于有偈的〈众相应〉名为「祇夜」，于是传诵中的其他偈颂，或名「伽陀」，或名「优陀那」（如《法句》）。〈义品〉，〈波罗延那〉，大抵是在这一机运中成立的。经说是不断传出的，或是不了义偈颂的解说；或是法义的问答分别；或是深秘事理的决了：集成了「弟子所说」与「如来所说」——「记说」；「记说」的集出，比「祇夜」要迟一些。从《杂阿含经》与《相应部》的组织，知道「祇夜」别立，而「记说」是附于「修多罗」四品——〈阴〉，〈入处〉，〈因缘〉，〈道品〉以下的。以上所说，是前来所说的结论。

「记说」，是附于「修多罗」（四品）以下的。在传诵中，文句渐长，法义与事缘相结合的「记说」，也不免参杂到「修多罗」中去。以〈阴相应〉为例来说，《杂阿含经》共一四（摄）颂。初四颂，一一、一三颂，文句比较简要。七至一〇颂、一二颂，文句长些，但仍是法义的开示。而五颂（是弟子所说）、六颂及一四颂，不但文段长，还参合了事缘与譬喻。就在这长篇中，如《大正》二六二经，是佛涅槃以后，阿难以《化迦旃延经》来教化阐陀，传说是结集以后的事。又如《大正》五八经，对五阴作十门问答。依「摄颂」是「十问」；〈摄事分〉称为「问记」，这是问答论究的「记说」。十门问记，赤铜鍱部又编为《中部》（一〇九）《满月大经》，觉音判为九分教的（与「方广」相当的）「毘陀罗」。《杂阿含经》与《相应部》，

都有此二经，可见是上座部诵本如此，也表示了「如来记说」与「弟子记说」，早已参入到「修多罗」中。

经是不断集出来的，如《赤铜鍱律．自恣揵度》说：「自恣日，比丘等说法，诵经者集经，持律者抉择律」。又〈经分别〉说：「比丘中之诵经者，相互诵经，彼等共住一处」。古代不用文字记录，所以集出的经，由诵经者诵持不忘而传下来的。不但诵习已集出的经，在每年自恣日，诵经者与诵经者，还要共同审定（结集）新传出的经。不断传出的经，或说「从佛」听来的，或说「和合众僧多闻耆旧」（上座）处得来的，或说「众多比丘」处听来的，或说从「一比丘」听来的。种种传出的经，要诵经者来结集（共同审定，编成次第）。审定传出的是否佛法，准则是「修多罗相应，不越毘尼」，就是法义要与原始集出的「修多罗」相契合，能调伏烦恼而不违毘尼的。这样的集出，被称为「四大广说」，是一切部派所共传的古说。多方面的不断传出，审定为是佛法的，比附于「修多罗」，这是称经为「阿含」的原始意义。如《善见律毘婆沙》卷一(大正二四．六七七上)说：

「容受聚集义，名阿含，如修多罗说：佛告诸比丘！我于三界中，不见一阿含如畜生阿含，纯是众生聚集处也」。

畜生阿含，就是畜生趣，趣是容受聚集的意义。晋道安解阿含为「秦言趣无」；僧肇说：「秦言法归，……譬彼巨海，百川所归，故以法归为名」，与觉音所说有相同的意趣。集出而会归于一处，形成一切经法的总汇，名为阿含（那时还没有用文字记录，所以还不会称为篋藏——容器的藏）。这里，要肯定的指出：原始结集「相应修多罗」，以后集出的是「祇夜」、「记说」，也泛称「修多罗」，「相应教」（为根本的相应阿含）。不断的传出、集出，到别编为四阿含时，以「修多罗」为根本而成经说总集的「相应阿含」，部类已非常众多；更有未结集的要结集，内容太广大，于是有第二结集，分经为四部——四阿含。《瑜伽师地论．摄事分》说：「即彼相应教，更以余相……而说」，成为《长》，《中》，《增一》。「相应教」，虽与《修多罗相应》，不外乎蕴、处等相应，但内容大大的增广了！四阿含的别编，是从经法总集的「相应教」中，分出一部分，更新集出一部分，分编

而成。所以，《杂（相应）阿含》是四部阿含的母体。

《瑜伽论．摄事分》所抉择的经义，是《杂阿含经》的「修多罗」部分，但有些却是现存《杂阿含经》所没有的。如上「修多罗与摩呾理迦」，举出了二十余部经。〈摄事分〉摄颂所没有的，不妨说是造论者所附入的，但摄颂所有的，应该说是「修多罗」所固有，曾属于《杂（相应）阿含》的。摄颂明白说到的，有《大空》等二十一经。这二十一经，十八经后来编入《中阿含经》，三经存在于《杂阿含经》「如来所说」中；与巴利藏对比如下：

《中阿含经》

（一九〇）《小空经》

《中部》

（一二一）《空小经》

（一九一）《大空经》

（一二二）《空大经》

（一六三）《分别六处经》

（一三七）《六处分别经》

（一六九）《拘楼瘦无诤经》

（一三九）《无诤分别经》

（三〇）《象迹喻经》

（二八）《象迹喻大经》

（一八一）《多界经》

（一一五）《多界经》

（一〇三）《师子吼经》

（一一）《师子吼小经》

（一六二）《分别六界经》

（一四〇）《界分别经》

（七五）《净不动道经》

（一〇六）《不动利益经》

（九七）《大因经》

《长部》

（一五）《大缘经》

（二三）《智经》

《相应部》

（一二）〈因缘相应〉三二经

（一〇）《漏尽经》

《增支部》

〈六集〉五八经

（一一九）《说处经》

〈三集〉六七经

（二二）《成就戒经》

〈五集〉一六六经

（一）《善法经》

〈七集〉六四经

（一一三）《诸法本经》

〈十集〉五八经

（一一一）《达梵行经》

〈六集〉六三经

（一一二）《阿奴波经》

〈六集〉六二经

《杂阿含经》

《大正》一〇四二经

《中部》

（四一）《萨罗村婆罗门经》

《大正》一〇四三经

（四二）《毘兰若村婆罗门经》

《大正》九八四经

《增支部》

〈四集〉一九九经

上面的叙述，为了要说明结集史上的一个事实。主张三世实有的说一切有部，有重经的持经譬喻者，重论的阿毘达磨论者——二系。《大毘婆沙论》集成以后，持经者反抗论师，放弃三世有而改取现在有（二世无）说，发展为经部譬喻师。说一切有部的阿毘达磨论师，与经部有著古老的渊源，仍有共同的部分。在彼此相互辩论时，说到了结集的「总颂」的存在，如《阿毘达磨顺正理论》卷四(大正二九．三五二下)说：

「彼（经部）不许有如是契经（顺别处经）。（有部以为）不应不许，入结集故；又不违害诸余契经；亦不违理：故应成量。

彼（经部）谓此经非入结集，越总颂故。如说：制造顺别处经，立为异品。

（有部反难）若尔，便应弃舍一切违自部执圣教契经！如说：制造二种空经，立为异品，亦越总颂。如是等类，互相非拨」。

说一切有部以为：《顺别处经》是「入结集」的；与其他的契经并没有违害（「修多罗相应」）也没有违反正理（「不违法性」）。但经部以为：这部经「非入结集」，理由是「越总颂故」。古代的结集，是审定而又次第类编，为了忆持不忘，所以编有「总颂」，大抵摄十经为一颂。因此，从「总颂」有没有说到，可以断定当初结集时，有没有这一契经。有部以为《顺

别处经》是入结集的；经部以为不入结集，只是「立为异品」。「异品」，是在一颂中，或一颂与一颂间，附于「总颂」而成为「异品」。附入摄颂的，如《杂事》的「内摄颂」，就是附于「总颂」的实例。这不是旧有的，但时代久远了，附于「总颂」的，可能被认为是「总颂」所有的，于是乎有「入结集」与「不入结集」的论诤（可见「总颂」也有多少差异了）。对于经部的意见，有部采取了反难：如依经部的见解，那与经部教义不合的契经，都可说不是「总颂」所有，而可以否认了。例如「二种空经」，也是「立为异品」，也是「越总颂」的。二种空经，就是《小空经》与《大空经》；说一切有系公认的「总颂」，是没有这二经的，但是附于「总颂」的「异品」。从这一论诤中，发见了这样的事实：结集的契经，有「总颂」，也有附于「总颂」的「异品」。《瑜伽论．摄事分》，抉择《杂阿含经》的〈六处相应〉时，恰好有《大空经》与《小空经》的论义。在后来，这二种空经，有部编入《中阿含经》（赤铜鍱部也编入《中部》），然在「相应修多罗」中，这二种空经是附于〈处相应〉（总颂）的「异品」。以二种空经为例，〈摄事分〉摄颂所有的其余十九经，也应该如此，曾经是附属于《杂阿含经》的；其中三经，一直保留在《杂阿含经》的「如来记说」中。以「修多罗」为本，附于「祇夜」，「记说」。不断的结集出来，不断的附属于下，内容比现存的《杂阿含经》还多，成为经说的总集——阿含（聚集含容）；从「总颂」与「异品」中，可以明确的理解出来。

「相应教」——含容了「祇夜」与「记说」的「相应教」，在一次多众的共同结集（传为七百结集）中，以「相应教」为本，广集流传于「相应教」外的「波利耶夜」等，别编为四部阿含。当时，《中阿含》约一百经；《长阿含》约二十经；《增壹（或作「增支」）阿含》传说为五百五十五经。等到部派分化，各为自部（四部阿含）的结集，如《大因经》（摩诃尼陀那）等十部，说一切有部编入《中阿含》，而分别说系却编入《长（部）阿含》，于是部派间的四部阿含，出入更增大了！四部阿含的集成，我在《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》中，已有所论说。现在想再一提的，一、汉译的《增壹阿含经》，决非说一切有部的诵本。有部的《增壹》，「今唯有一乃至十在」，

是没有十一法的。「萨婆多（说一切有）家无序」，而汉译《增壹阿含经》是有序的。《杂阿含经》说：「郁低迦修多罗，如增一阿含经四法中说」。《成唯识论》说：「说一切有部增壹经中，亦密意说此名阿赖耶，谓爱阿赖耶，乐阿赖耶，欣阿赖耶，憙阿赖耶」；《摄大乘论》称此为《如来出现四德经》。汉译的《增壹阿含经》，并没有这二经。所以这不是有部诵本，而是大众部末派，流传于北方的契经。二、《杂阿含经》所有的经，编入赤铜鍱部《中部》（除与《中阿含经》相同外）的，共二四经；编入《增支部》的，约一四〇经。这是从「修多罗」总集中，被编入别部，而决非《杂阿含经》取之于他经的。《增支部》是经赤铜鍱部扩大编纂所成的，如《杂阿含经》的《诜陀迦旃延经》，在《增支部》的〈十集〉、〈十一集〉中，虽主体相同，而事缘与解说，已演化为十经了。三、分别说系，尤其是赤铜鍱部，是重视偈颂的，所以《相应部》以〈有偈篇〉为首；说经藏有五部。《小部．经集》中的〈波罗延那〉、〈义品〉受到佛法传入南方的影响；分别说系正是以（南方）邬阇衍那为中心而开展的部派。〈蛇品〉、〈小品〉、〈大品〉，从《杂（相应）阿含经．八众诵》中编集过去的，共八经；部分相同的，有七经：这是集成于四部阿含成立以后的。或者以为：佛法的集成，先有偈颂而后有长行，这不但违反了九分（十二分）教中，「修多罗」在先的事实，也忽视了偈颂（特别是〈八众诵〉——〈有偈篇〉）的通俗性，与原始佛教以出家众为主体的特性！

依「相应教」而别编为《长》，《中》，《增一》。「相应教」有三分，「修多罗」，「祇夜」与「记说」——「弟子所说」，「如来所说」；三分是以〈修多罗相应〉为根原的。这是说一切有系的古说，依此去观察四部阿含，觉得非常的妥当。这不但是为了结集史的阐明，而更重要的是，确认修多罗为佛法的胜义所在。

七 杂阿含经的次第与部类

宋译《杂阿含经》，是四部阿含别编以后的，经过部派重治的《杂阿含经》。次第与部类分别，没有完整梵本可考。宋求那跋陀罗的原译本，对于全经部类，仅有不完全的记录，如经上说到：「诵六入处品第二」，「杂因

诵第三品」，「弟子所说诵第四品」，「诵道品第五」。依《瑜伽论．摄事分》，可以推见《杂含》的前五卷，应为「五阴诵第一品」。诵品的记录不完全，又误编《无忧王譬喻》在内，卷次又有些错乱，所以一向以为杂乱而没有次第的。近代的整理《杂阿含经》，首推日本的姉崎正治。在他发表〈汉译（佛教）四阿含〉（The Four Buddhist Āgamas in Chinese）一文中，以为《杂阿含经》（除《无忧王譬喻》二卷），应分为八诵六三部：一、〈五蕴诵〉，八部；二、〈六入诵〉，一部；三、〈杂因诵〉，四部；四、〈弟子所说诵〉，六部；五、〈道诵〉，二一部；六、〈八众诵〉，四部；七、〈偈颂诵〉，一二部；八、〈如来诵〉，七部。日本《国译一切经》中，椎尾辨匡《(新订)杂阿含经》（《校订相应阿含》），分四八卷为八诵四六相应：〈五蕴诵〉第一，三相应；〈六入诵〉第二，一相应；〈因缘诵〉第三，四相应；〈弟子所说诵〉第四，六相应；〈道诵〉第五，九相应；〈八众诵〉第六，四相应；〈偈诵〉第七，一二相应；〈如来诵〉第八，七相应。八诵四六相应的分判，大体是依照姉崎正治的分部次第。不过〈五蕴诵〉中，「大师部」以下六部，椎尾与〈见相应〉合为一相应。姉崎分卷三一为一三部，而椎尾综合为一——〈诸相应〉，里面包含了一三种相应。部类、相应分判的不同，只是这一些而已；这一些，都属于「如来所说」。然从说一切有部的《杂阿含经》来说，这样的分判，是不适合的！如以卷三一为〈道诵〉所摄，与《瑜伽论．摄事分》不合。〈八众〉与〈偈〉，在《瑜伽论》中，显然是同一内容，不应该作为二诵的不同名称。吕澂作〈杂阿含经刊定记〉，判《杂阿含经》为四分十诵：一、五取蕴六处因缘相应分，六诵；二、佛弟子所说佛所说分，二诵；三、道品分，一诵；四、结集分，一诵。这是依《瑜伽论．本地分》，又符合四分十诵的旧说，是比较适当的。依此判别，吕征以为：「此中卷数，旧刊排列无误者，全经五十卷中，仅十二卷而已」。吕澂以为「如来所说」部分，原本也是次第集在一起的，所以觉得全经次第，旧刊几乎全部都错了。

论定《杂阿含经》的原译本次第，而判别全经的部类，首先应该肯定的，《杂阿含经》是说一切有部的诵本，应依说一切有系的古说来处理。《杂

阿含经》为三部分：「修多罗」，「祇夜」，「记说」——「弟子记说」，「如来记说」，三部分综合而成的。依《瑜伽师地论》，《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》所说：「众会事」，「众相应」，「结集品」，「伽陀」，所指是同一内容，就是有偈颂部分（「祇夜」），并一致的列在最后。这是「修多罗」以后，集成「祇夜」的先后次第。姉崎等依《别译杂阿含经》，以（七）〈偈诵〉，（八）〈如来诵〉为次第，不知《别译》是别部所诵本，是不适用于说一切有部本的。「弟子所说」、「如来所说」——「记说」部分，《瑜伽论．本地分》与《杂事》，位置在缘起，（食），谛，（界）相应以后，念住等道品相应以前；《瑜伽论．摄事分》，却又列在最前。「弟子所说」、「如来所说」部分，位置并不稳定，表示了《杂阿含经》部类分判的问题所在。求那跋陀罗所译《杂阿含经》，立〈弟子所说诵第四品〉，而「如来所说」部分，并没有别立为一诵，却分散在〈五阴诵〉，〈杂因诵〉，〈道品（菩提分）诵〉以下。立〈弟子所说诵〉，而不立〈如来所说诵〉，未免体例不一！如恢复古说，不立〈弟子所说诵〉，与《杂阿含经》的译本不合；如立〈弟子所说诵〉，又立〈如来所说诵〉，那经卷的次第前后，要大大的变动（如吕澂那样）了。这真是进退为难的问题！这反映了「弟子所说」，「如来所说」，在传说中位置不一定的情况。「弟子所说」与「如来所说」，本来是分散在〈修多罗相应〉以下的，后来才有别立的倾向（如求那跋陀罗译本，已别立〈弟子所说诵〉）。依说一切有部诵本，探究经典的原始结构，应该是分为五诵，也就是五品的。「修多罗」部分，依《瑜伽论．摄事分》，分为「行」，「处」，「缘起食谛界」，「菩提分法」——四类，这与《杂阿含经》的（〈五阴诵〉），〈六入处诵〉，〈杂因诵〉，〈道品诵〉相合。「修多罗」四诵在前，「祇夜」——〈八众诵〉在后，共为五诵，也就是五品。至于「记说」——「弟子记说」，「如来记说」，是分散而附于「修多罗」之下。这一分类，与《相应部》相同，不过名称与次第的差别而已。对列如下：

【图：Y30pb044_01.svg】《杂阿含经》、《相应部》、五阴诵第一品、Ⅰ有偈篇（Sagātha-vagga）、六入处诵第二品、Ⅱ因缘篇（

Nidāna-vagga）、杂因诵第三品、Ⅲ蕴篇（Khandha-vagga）、道品诵第四品、Ⅳ六处篇（Sa□āyatana-vagga）、八众诵第五品、Ⅴ大篇（Mahā-vagga）

vagga，向来是译为「品」的；《相应部》日译本作篇，所以五篇就是五品。「弟子所说」，「如来所说」——「记说」部分，《杂阿含经》分散而附于〈五阴诵〉，〈杂因诵〉，〈道品诵〉以下；《相应部》分散在〈因缘篇〉，〈蕴篇〉，〈六处篇〉，〈大篇〉以下。《杂阿含经》是说一切有部诵本，《相应部》是赤铜鍱部诵本，二部同出于根本上座部，所以全经分为五诵（五篇），而「弟子所说」，「如来所说」，附列于下，可断定为上座部本的旧有结构。至于五品的次第先后不同，「记说」分附于「修多罗」而出入不同，那是上座部派再分化，重行整治所成的诵本差别。《相应部》分为五篇，五篇共分为五十六相应；称为「相应」，是很正确的！说一切有系的传说，也是称为「相应」、「相应语」的；《杂阿含经》就是《相应阿含经》。不过，《杂阿含经》虽本为五诵（五品），而宋译本已别立〈弟子所说诵〉，成为六诵（六品）了。

现在，依汉译现存本的卷帙次第，确定佚失了的卷数，以及次第错乱的改正，而推定原译本的次第，可依五诵而分成多少相应，试叙列如下：

〈五阴诵第一〉

(1) 1.──阴（相应）(一)

(2) 10.──阴(二)

(3) 3.──阴(三)

(4) 2.──阴(四)

(5) 5.──阴(五)

(6) 6.……罗陀．见(上)

(7) 7.……见(下)．断知

〈六入处诵第二〉

(8) 8.──处(一)

(9) 9.──处(二)

(10) 43.──处(三)

(11) 11.──处(四)

(12) 13.──处(五)

〈杂因诵第三〉

(13) 12.──因缘(上)

(14) 14.──因缘(中)

(15) 15.──因缘(下)．谛(上)

(16) 16.──谛(下)．界(上)

(17) 17.──界(下)．受

(18) 18.……舍利弗．目犍连(上)

(19) 19.……目犍连(下)．阿那律(上)

(20) 20.……阿那律(下)．大迦旃延．阿难(上)

(21) 21.……阿难(下)．质多罗

(22) 23.（佚)

(23) 31.……天．修证．入界阴．不坏净(上)

〈道品诵第四〉

(24) 24.──念处(上)

(25) 25.（佚）──念处(下)．正勤．如意足．根(上)

(26) 26.──根(下)．力．觉支(上)

(27) 27.──觉支(下)

(28) 28.──圣道分(上)

(29) 29.──圣道分(下)．安那般那念．学(上)

(30) 30.──学(下)．不坏净

(31) 41.……不坏净(下)．大迦叶(上)

(32) 32.……大迦叶(下)．聚落主．马(上)

(33) 33.……马(下)．摩诃男．无始(上)

(34) 34.……无始(下)．婆蹉出家．外道出家(上)

(35) 35.……外道出家(下)．杂(上)

(36) 47.……杂(下)．譬喻．病(上)

(37) 37.……病(下)．业报

〈八众诵第五〉

(38) 38.──比丘(上)

(39) 39.──比丘(下)．魔

(40) 40.──帝释(上)

(41) 46.──帝释(下)．刹利(上)

(42) 42.──刹利(下)．婆罗门(上)

(43) 4.──婆罗门(中)

(44) 44.──婆罗门(下)．梵天

(45) 45.──比丘尼．婆耆沙(上)

(46) 36.──婆耆沙(下)．诸天(一)

(47) 22.──诸天(二)

(48) 48.──诸天(三)

(49) 49.──诸天(四)．夜叉(上)

(50) 50.──夜叉(下)．林

依现存的《杂阿含经》，改正次第，就回复了《杂阿含经》原译本的次第。表中上一数目，是回复了的原译本次第，下一数目，是现存本的次第。

为了与《相应部》比对观察，所以不立〈弟子所说诵〉的名目。全经分五诵，共分五十一相应，与近代学者所说，有些出入，所以略加说明。〈五阴诵第一〉，分四相应。〈阴相应〉是〈五阴诵〉的主体，共五卷。六、七——二卷中，〈罗陀相应〉，〈见相应〉，在《相应部》中，也是属于〈蕴篇〉的。〈断知相应〉部分，姊崎正治判为「无常」，「燃头」，「成就」——三部；椎尾辨匡综合于〈见相应〉。然从内容来说，与〈见相应〉是完全不同的。这部分（《大正》编号一七一——一八七经），包含了无数经在内，然不外乎对无常五阴的「当断，当知，当吐，当尽，当止，当舍，当灭，当没」，所以略举而立为〈断知相应〉。表中的虚线……，表示是「记说」而附于「修多罗」的。〈六入处诵第二〉，只有主体的〈入处相应〉——一相应，五卷；没有附属的「记说」。

考《相应部》的〈六处篇〉中，有〈阎浮车相应〉，〈沙门出家相应〉，〈目犍连相应〉，〈质多相应〉，都是属于「弟子所说」的。所以这可能是：宋译本为了集「弟子所说」为一类，将〈六入处诵〉中，所有的「弟子所说」移到下面去，于是〈六入处诵〉只有一相应了。〈杂因诵第三〉，分为一四相应。〈因缘相应〉以下，有关于四食的，仅有八经（《大正》三七一——三七八经）。依《瑜伽论》，立〈食相应〉；但《杂事》是没有〈食相应〉的，《相应部》也不立。食是滋养持续生命的因缘，《相应部》是归入〈因缘相应〉的。经数过少，所以也没有别立。其次是〈谛相应〉，〈界相应〉。《瑜伽师地论》立「总嗢拖南曰：总义等光等，受等最为后」，受是属于〈界相应〉的。然与受有关的经文不少（《大正》四六六——四八九经），自成段落，所以参照《相应部》，别立〈受相应〉。因缘，（谛），食，界（受）等，都有因缘的意义，是〈杂因诵〉的主体，共五卷。从卷一八到卷二一——四卷，立「舍利弗」，「目犍连」，「阿那律」，「大迦旃延」，「阿难」，「质多罗」等六种相应，就是别立〈弟子所说诵〉部分。

原译本卷二三（现存本作卷三一），姊崎正治判为一三部；椎尾辨匡总立为〈诸相应〉，而内含一三种相应，这未免过于琐碎了！今分为四相应：一、卷初说兜率天，化乐天，他化自在天，而说「如佛说六经」，可见六欲

天的前三天（三经），在前一卷（原本卷二二）中，但已经佚失了。经中次说修四禅，四无色定，或依之而得圣果，或生在天上；次说云天，诸天在各大弟子后，随著经行。这都是与天有关的，所以立（《大正》八六一——八七二经）为〈天相应〉。二、说善调伏的四众弟子；说弟子有三类，这是修行的人。次说正断等三十七道品；不放逸；四禅；三明；信，戒，施，闻，慧；无为法；须陀洹得无间等；这都是修证的法。从《大正》八七三，到八九一经，次第自成统类，立为〈修证相应〉。三、以下十经（《大正》八九二——九〇一经），次第最难以董理。然有六经的体例相同，都是「如内六入处，如是外六入处，六识身，六触身，六受身，六想身，六思身，六爱身（以上是入处的八种六法门），六界（身），五阴，亦如是说」。

这是以入，界，阴为类的，从多数立为〈入界阴相应〉。四、末有佛、法、僧——三经，与前后都不相类。然从「如来记说」来看，中隔「菩提分法」（卷二四——三〇），与同属「如来记说」的卷三一（现行本误编为卷四一），初说斋戒，合为佛、法、僧、戒——四事；以下为四不坏净的「记说」，可见前后是一贯的，所以别立〈不坏净相应〉。〈道品诵第四〉，立二一相应。〈正勤相应〉，〈如意足相应〉，经文已经佚失，由于《瑜伽论》有论义，所以仍立此二种相应，以见原译本的真相。从〈念处相应〉到〈不坏净相应〉，共一〇相应，从卷二四到卷三〇，为〈道品诵〉的主体，以下的都是附属的「记说」。经卷三〇，〈不坏净相应〉部分，《瑜伽论．摄事分》有论义，属「修多罗」。卷三一（现行本卷四一），虽与上「不坏净」法义相同，但没有论义，属于「如来所说」，与前卷二三末的佛、法、僧——三经，合名〈不坏净相应〉。在名称上，与〈道品诵〉的〈不坏净相应〉相同，未免美中不足（《相应部》五六相应中，三四〈禅定相应〉，五三〈静虑相应〉，禅定与静虑，原文都是 jhāna，也有此缺点）！

〈大迦叶相应〉到〈外道出家相应〉——七相应，即《别译杂阿含》的「二诵」——长行部分。〈杂相应〉（《大正》八九〇——九九二；一二四一——一二四五经），不知日本学者，为什么称之为「八众部」、「八众相应」？这部分性质不一，也没有次第可说，所以名之为〈杂相应〉。《大正

》一〇三九——一〇六一经，椎尾等称之为〈应报相应〉。随顺中国语法，应该是「报应」，但不如称为〈业报相应〉。「如来所说」中，名义相同的，就不用多说了。〈八众诵第五〉，立为一一相应。〈诸天相应〉，或依《相应部》，分为〈诸天相应〉，〈天子相应〉，然依《杂阿含经》，是没有明显的差别可说，所以总名为〈诸天相应〉。

〈五阴〉，〈六入处〉，〈杂因〉，〈道品〉——四诵，是「修多罗」；〈八众诵〉是「祇夜」，总为五诵（五品）。「记说」是「如来所说」，「弟子所说」，间杂的附于「修多罗」相应以下。《杂阿含经》原译本的部类次第如此。不过现存本多一些卷帙的缺失，卷次的错乱。卷数次第错乱的，是卷二、四、一〇、一二、一三、二三、三一、三六、四一、四三、四六、四七——一二卷。

八 杂阿含经与相应部

部派所诵的《杂阿含》，现存说一切有部的《杂阿含经》，赤铜鍱部的《相应部》；其他部派，偶存一鳞一斑而已。试先作组织的对比观察：《杂阿含经》全部，上座部各派，应该都是分为五诵（五篇）的。《杂阿含经》先出长行的「修多罗」，《相应部》先立〈有偈篇〉，这是先偈而后长行的。化地部《五分律》说：「此是杂说：为比丘，比丘尼，优婆塞，优婆夷，天子，天女说，今集为一部，名杂阿含」。法藏部的《四分律》说：「杂比丘，比丘尼，优婆塞，优婆夷，诸天，杂帝释，杂魔，杂梵王，集为杂阿含」。传为雪山部（律与《四分律》相近）的《毘尼母经》说：「与比丘相应，与比丘尼相应，与帝释相应，与诸天相应，与梵王相应，如是诸经，总为杂阿含」。以比丘、比丘尼、天、魔等相应（杂）为例，说明《杂阿含经》的内容，与《相应部》先立〈有偈篇〉相合。可能是饮光部的《别译杂阿含经》，也是先有偈颂。所以，或以为《杂阿含》的原形，应该是偈颂在先的。但《相应部》是赤铜鍱部本，与化地部、法藏部、饮光部等，同属于上座分别说系的流派；同属于一系而经典结构（先有偈颂）相同，是不能证明为《杂阿含》之原形的。在九分（十二分）教的成立过程中，先有「修多罗」而后「祇夜」，是佛教界所公认的。原始圣典的集出，应先为精简的长行，适应

通俗教化的偈颂，成立要迟一些。

「修多罗」长行的次第，《相应部》立〈因缘〉，〈蕴〉，〈六处〉，〈大〉（即〈道品〉）——四篇；《杂阿含经》作〈五阴〉（蕴），〈六入处〉，〈杂因〉，〈道品〉——四诵。次第虽不完全一致，而菩提分法都是在末后的，这可说是上座部诵本的原形。大众部所传，是举长行为例的，如《摩诃僧祇律》说：「文句杂者，集为《杂阿含》，所谓根杂、力杂、觉杂、道杂，如是比等名为杂。」所举的例，显然是菩提分法；以「道品」（长行）为首，表示佛法的重于实践。「相应教」的原形，应该是大众部诵本那样的。如《中部》（一〇三）《如何经》说：当时共论的阿毘达磨，是如来自证而宣说的：「四念处，四正勤，……八圣道分」。代表说一切有部的早期论书——《法蕴足论》（现存本已有过后人的补充），立二一品，也是先举道品类，末后才说「处」，「蕴」，「界」，「缘起」的。上座部诵本以「道品」为后，「蕴」，「处」等在前，表示了重于事理分别的学风，与大众部分化。至于「蕴」，「处」，「缘起」（界）——三诵的次第，由于经中有不同的次第，部派间各取一说，也就不能尽合了。以《杂阿含经》来说，佛命罗睺罗为众说法，次第为「五受阴」，「六入处」，「尼陀那」（译为「因缘」），正与《杂阿含经》的诵次相合。

「修多罗」四诵的主体，《杂阿含经》有：〈阴〉；〈入处〉；〈因缘〉，〈谛〉，〈界〉，〈受〉；〈念处〉，〈正勤〉，〈如意足〉，〈根〉，〈力〉，〈觉支〉，〈圣道分〉，〈安那般那念〉，〈学〉，〈不坏净〉——一六相应。《相应部》与之相当的，是（一二）〈因缘〉，（一四）〈界〉；（二二）〈蕴〉；（三五）〈六处〉，（三六）〈受〉；（四五）〈道〉，（四六）〈觉支〉，（四七）〈念处〉，（四八）〈根〉，（四九）〈正勤〉，（五〇）〈力〉，（五一）〈神足〉，（五四）〈入出息〉，（五五）〈预流〉（与「不坏净」同），（五六）〈谛〉——一五相应。《相应部》没有〈学相应〉，那是编入《增支部》了。这部分，有可以比较讨论的，如〈谛〉，《杂阿含经》在〈因缘〉与〈界〉之间，属〈杂因诵〉，而《相应部》属于〈大篇〉（「道品」）。考《杂阿含经》说：「慧根者，当

知是四圣谛」；「若比丘，苦圣谛如实知，苦集圣谛（如实知），苦灭圣谛（如实知），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，是名慧根」。《相应部》的〈根相应〉，也是这样说的。谛是圣谛，是圣者如实知的，所以《相应部》属于〈大篇〉。考说一切有部的阿毘达磨，《法蕴足论》与《品类足论》的〈千问品〉，〈圣谛〉都在〈念住〉与〈静虑〉之间。《发智论》立四十（二）章：四谛与四静虑等，同为「功德类」而不是「境界类」。圣谛属于道品类，实为上座部的古义。后人以四谛为世出世间因果，属于〈杂因诵〉，是作为因果事理去理解了！如〈受〉，说一切有部的古说，没有说到〈受相应〉。但《杂阿含经》与《瑜伽论．摄事分》，都在〈界〉以下说〈受〉。《相应部》是属于〈六处篇〉的。六受依六触而起，六触依于「六处」，「受」是可以摄属「六处」的。但「受」依于六触，而六触于六内处（根）、六外处（境）、六识（即十八界）——三和合而有，那么属于〈杂因诵〉的〈界相应〉，也是很合理的。

「祇夜」部分，《杂阿含经》与《相应部》，可说是非常相近的；唯一不同的，是〈比丘相应〉。《杂阿含经》，〈比丘相应〉在〈八众诵〉（「祇夜」）初，这与化地部，法藏部，《毘尼母论》，《别译杂阿含经》，都是一致的。不知赤铜鍱部，到底依据什么理由，将有偈的〈比丘相应〉，不与有偈的合编一处，而编入〈因缘篇〉中？这是不适当的！「记说」部分，似乎差别较多。《相应部》的（二〇）〈龙相应〉，（三〇）〈金翅鸟相应〉，（三一）〈揵闼婆相应〉，（三七）〈女人相应〉，是《杂阿含经》所没有的，不过这可能在佚失的卷二二中。《杂阿含经》的〈马相应〉，〈摩诃男相应〉，〈业报相应〉，《相应部》没有，那主要是编入《增支部》去了。〈病相应〉，主要为分散在《相应部》的各相应中，而《杂阿含经》却集为一聚。《杂阿含经》卷二三（旧误编为卷三一），包含了《相应部》的（三二）〈云相应〉，（三四）〈禅定相应〉，（四三）〈无为相应〉，（一三）〈现观相应〉，（二五）〈入相应〉，（二六）〈生相应〉，（二七）〈烦恼相应〉——七种相应。所以，《相应部》立五六相应，《杂阿含经》今判为五一相应，「修多罗」（主体）与「祇夜」部分，可说是大同小异的。

「记说」部分的差别大些，主要也还是组集分类的不同。其中也有非常不同的，那是上座部再分化，各部自为结集补充的，到论究经数多少时，再为说明。从组织来说，《杂阿含经》与《相应部》，仅有先长行或先偈颂的重要差别。然依说一切有系的古老传承，知道全部为「修多罗」，「祇夜」，「记说」——三部分的综合，似乎《杂阿含经》要接近古上座部些。

说到义理方面，虽是原始佛教的圣典，而到底已是部派的诵本；《杂阿含经》与《相应部》，都已集入自部特有的见解。如说一切有部主三世实有，所以《杂阿含经》有「云何一切有」经。肯定说「以有过去色故」、「以有未来色故」，并到处说「如当说，如是（实）有及当知，亦如是说」。这是三世有说，是《相应部》所没有的。同样的，赤铜鍱部主现在实有，所以《相应部》说「四十四智」时，说法智与类智，类智是知过去未来的；《杂阿含经》没有说到法智与类智。依三世而有言说，《相应部》有《言路经》，广说现在现有，过去曾有，未来当有，《杂阿含经》缺。说一切有部明依三世而有言说，见于《中阿含》的《说处经》，说三世有而不加简别。此经，赤铜鍱部编入《增支部》，也分别说过去曾有与未来当有：这是现在有说。部派的根本异义，都已载入自部圣典，当然不是原始佛教所固有的。又如「名色」的「名」，《相应部》解说为：受、想、思、触、作意，是论（类集成的）义，《杂阿含经》解说为：「四无色阴：受阴，想阴，行阴，识阴」。反之，《相应部》解说「无明」为：于苦，集，灭，道的无知，极为简要！而《杂阿含经》广列：「不知前际……染污清净，分别缘起，皆悉不知」，十足是论师的分别广说。又如《相应部》处处说无常、苦、无我；《杂阿含经》处处说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或以为「空」是说一切有部所增的。然《杂阿含经》说：「此五受阴勤方便观：如病、如痈、如刺、如杀，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」。与此相当的《相应部》经，这样说：「如理思惟：五取蕴无常、苦、病、痈、刺、痛、病、他、坏、空、无我」。病……坏，都是说明苦的；可见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，显然也是《相应部》所曾说的。结集的经说，「有闻必录」，不是千篇一律的。到了部派分化，偏重某一说，于是不免与别部差异了。原始圣典的文句，经部派分化而长期流传，多少会有些增减的。

《瑜伽论．摄事分》所依经本，与宋译《杂阿含经》，也有多少出入呢！

宋译《杂阿含经》，译出的时代迟了些，而译者求那跋陀罗，是一位唯心大乘师，所以译文中偶有大乘的名义。如一、佛为阿难说「正法律乘」，说到了「大乘」（《瑜伽论》无论义）；与此相当的《相应部》，是没有「大乘」字样的。二、《杂阿含经》说：「于如来所起净信心，根本坚固，……世间无能沮坏其心者，是名信根」，这是《阿含经》本义。又说：「若圣弟子，于如来（初）发菩提心，所得净信心，是名信根」；「菩提心」是大乘所说。《相应部》只说：「于如来之菩提起信」，菩提是如来证得的菩提。《瑜伽论．摄事分》解说为：「由思择力如理作意，思惟诸法，乃于涅槃得正信解」；「若依诸佛无上菩提所得正信」。信根是信佛的菩提、涅槃，与《相应部》的意义相通，可见「菩提心」是后代所增附的。三、《杂阿含经》论到尽法、灭法、变易法时，说到「无常者，是有为行，从缘起」；〈摄事分〉解说为：无常、有为、思所造、缘生。《杂阿含经》说到：「本行所作，本所思愿，是无常灭法」；〈摄事分〉解说为：「诸业烦恼之所造作（这是有为的原始意义），及由先愿之所思求」。与之相当的《相应部》说：「无常、有为、缘起所生」。思愿缘生的意义，《杂阿含经》多处译为「无常、有为、心缘生法」、「无常、有为、心缘生」、「无常、有为、心缘起法」。「心缘生」、「心缘起」，与大乘的唯心缘起，不是容易混淆吗？《瑜伽》的〈摄事分〉，也没有说「心缘起」，「心缘生」的。《杂阿含经》说灰河喻，「菩萨摩诃萨」发心、修行、成佛，化度众生；《瑜伽论》说是「后有菩萨」。《相应部》没有此经。「菩萨摩诃萨」的称呼，受到了大乘的影响。不过，每成立一部派，就有部派所审定集成的经典，在传承的同一宗派中，是不可能大事更张的。《杂阿含经》的「修多罗」部分，与〈摄事分〉所依经本一致，即可以证明。当然，经典在长期流传中，会因时因地而有多少差别的。求那跋陀罗为唯心大乘师，所译《杂阿含经》，就偶有一二大乘名义，然如依此而说宋译《杂阿含经》，是大乘佛教时代所完成的，那就误谬不经了！经典在诵习流传中，不免有些出入的。如说一切有部所诵《杂阿含经》与《中阿含经》，在说到未成佛以前，总是说「我忆宿命，

未成正觉时」、「我本未觉无上正尽觉时」；而赤铜鍱部所诵的《相应部》与《中部》，却说「我正觉以前，未成正觉菩萨时」，插入了「菩萨」一词。现存的《杂阿含经》与《相应部》，都属于部派的诵本，从此以探求原始佛法，而不是说：经典的组织与意义，这一切都是原始佛法。

九 杂阿含经论会编

《杂阿含经》在四部阿含集成中的地位，全经的部类等，上面都已说到了，现在要说《杂阿含经论会编》所有的种种问题。

一、《瑜伽论．决择分》所抉择的「事契经」，是《杂阿含经》。经文是随机散说的，论义是抉择贯通全经宗要的。如先举经文，次列论文，这样的经论合编起来，对于《杂阿含经》义的理解，应该是一项有力的方便。宋译的术语，有些比较晦涩，如与唐译对比，也会明白得多。例如经说：「如习近，如是系著，如是味，如是邻聚若使受持系著我所求欲淳浓不舍」，不容易点断，也不知以「习近」为例的，到底有多少，如参照论文，就明白得多，这是「经论会编」的主要意义。在比对会编中，知道一部分论义，是抉择《中阿含经》、《长阿含经》等的，一一的加以注明，以便读者去参考《中阿含》等经文。论文的抉择契经，是先立摄颂的，所以在每一段论文初，标出摄颂，以便对照。抉择契经的论文，共一四卷；所抉择的经文，共二二卷。属于「五阴」的、「六入处」的、「杂因」的，都是五卷经，四卷论，为十与八之比。属于「道品」（菩提分）的，经文七卷（佚失了一卷），论文仅有二卷，简直不成比例！这因为有些论义，已在「阴」、「处」等说过；而有关「道品」的，主要是已在《瑜伽论．声闻地》说过了。如说：「此中安立四念住为初，道支为最后，三十七种菩提分法，若略若广，如声闻地应知其相」。所以，将「声闻地」中，有关「道品」及修「出入息念」等论文，也引述而附编于中，以便读者了解论义的全貌。这样的「经」、「论」合计，约有三十六卷；没有论义的「祇夜」与「记说」部分，共二八卷（佚失了一卷）。《杂阿含经》与抉择的论文合编，虽然一部分没有论义，以少从多，定名为《杂阿含经论会编》。

二、宋译《杂阿含经》，分为五〇卷。唐以前，我国的经书，是卷成一轴一轴的，所以名为「卷」。分为多少卷，不是印度经论的旧制。分多少卷，主要是每卷的字数相近，如依经论的内容，一卷终了，不一定成一段落。如有关摩诃迦叶的，共一一经，而九经在卷三一（旧误编为卷四一），二经在卷三二。有关阿难的一一经，也是四经在卷二〇，七经在卷二一。这是为分卷（的字数）所局限，而不可免的情形。本编依印度旧例，约内容来分类（卷数附注于下，以便对照旧本）。依《瑜伽论．摄事分》，《杂阿含经》是分为三类的：「能说」是「弟子所说」与「如来所说」——「记说」；「所为说」是「八众」，也就是有偈的「祇夜」；「所说」，依〈摄事分〉分为〈行择摄〉，〈处择摄〉，〈缘起食谛界择摄〉，〈菩提分择摄〉，也就是「修多罗」的四品。这一分类，与《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》所说相合，如《杂事》卷三九(大正二四．四〇七中)说：

「五蕴相应者，即以蕴品而为建立。若与六处、十八界相应者，即以处界品而为建立。若与缘起、圣谛相应者，即名缘起而为建立。若声闻所说者，于声闻品处而为建立。若是佛所说者，于佛品处而为建立。若与念处，正勤，神足，根，力，觉，道分相应者，于圣道品处而为建立。若经与伽他相应者，（于伽他品处而为建立）：此即名为相应阿笈摩」。

《杂事》分《杂阿含经》为七品。以处、界为一品，那是顺于阿毘达磨论义的；然《杂阿含经》（《相应部》）旧义，界是应该与缘起合为一品的。「弟子所说」即「声闻品」；「如来所说」即「佛品」。「与伽他相应者」，脱落了「于伽他品而为建立」一句，即「伽他品」。七品的分立，与〈摄事分〉是一致的。上来曾一再说到：《杂阿含经》与《相应部》，本来都是分为五品（五诵、五篇）的；「记说」附于「修多罗」四品之下。「修多罗」与「记说」不同，所以说一切有系，「记说」虽附于「修多罗」，而将「弟子所说」与「如来所说」，从「修多罗」四品中分别出来。宋译《杂阿含经》，已别立〈弟子所说诵品〉；《杂事》已类集「如来所说」为一聚，名为「佛品」。「记说」，在说一切有系中，或列于最前，或位于「因缘」与「道品」的中间。本编依「修多罗」，「祇夜」，「记说」的次第而叙列，虽

不同古说，而实更为合理，合于经典结集的次第。如「弟子记说」，「如来记说」部分，已解说〈波罗延那〉，〈义品〉，〈八众诵〉的偈颂，「记说」原是比「祇夜」迟一些的。这样的叙述，不致于误会为，修多罗的成立，比「祇夜」为迟。《杂阿含经论会编》，就依此内容与次第，分为七诵（七品），再分为五一「相应」。相应的分立，上面已经说到，这里总列如下：

┌一、〈五阴诵〉————一相应

├二、〈六入处诵〉——二相应

修多罗┤

├三、〈杂因诵〉———三.....六相应

└四、〈道品诵〉———七.....一六相应

祇夜—五、〈八众诵〉————一七.....二七相应

┌六、〈弟子所说诵〉—二八.....三三相应

记说—┤

└七、〈如来所说诵〉—三四.....五一相应

三、《杂阿含经》是集众多短篇而成的，到底有多少经，从前没有人提到过。《大正藏》编次为一三六二经，如除去有关阿育王的三经——六〇四，六四〇，六四一，实得一三五九经。对于检查引用，是非常适用的！赤铜鍱部诵本——《相应部》，古代传说为「七千七百六十二修多罗」。日译的《南传大藏经》，《相应部》开端，赤沼智善的《相应部总说》，仅二八七五经。经数的繁多，从《杂阿含》与《相应部》去了解，是：一、结集的经文，来源不同，文句相同，或佛为阿难说，或佛为异比丘说的，或佛为比丘众说的，或佛问比丘而后说的，一律保留下来，一经就成为二经或三经。《杂阿含经》与《相应部》，都有这种情形，表示了原始结集的忠实性。二、如无常、苦、无我（《杂阿含经》多作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），可以别别的说，也可以结合的说。五阴；六内入处，六外入处等；因缘十一支；念处，正勤等道品，也是这样。所以同一内容的文句，如分别的说起来，经数就不

少了。三、迟一些，佛教进入「类集」阶段。如《大正》一九五，一九六经：「佛告诸比丘，一切无常」。次说：「如说一切无常，如是一切苦，一切空，……一切魔，一切魔势，……皆如上二经广说」。那是以「一切无常」二经为例，「一切苦」等也都这样有二经。《相应部》（三五）〈六处相应〉（五品、六品），三三——五二经，非常相近。烦恼的类集，如《大正》二〇一经，与《相应部．六处相应》的五三——五九经相当。这是以一经为例，而其余同性质的，都这样说而成更多的经。四、如《相应部》（四三）〈无为相应〉，《南传大藏》本作四四经。其实，第一品修身念、止观、……八支圣道以达无为，共一一经。第二品，从止，观，六种三昧，三十七道品（即前品止观等后十法的分别），共四五种达无为之道。无为；与无为同一内容（异名同实）的，如终极、无漏、……到彼岸，共三三。一一修四五道，实得一四八五经；加第一品的一一经，应该共有一四九六经。又如（一二）〈因缘相应〉第九——〈中略品〉，说如实知老死……行（十一支），当求（大）师，学，……不放逸等十二法。《南传大藏》作一二经，其实摄颂明白的说：「百三十二经」。那是老死等每一支，修不放逸等十二法，分别说明，一一乘一二，就是一三二经。〈中略品〉第九，在第八品末，不但有第八品的摄颂，也有〈因缘相应〉八品的总颂，如说：「佛陀，食，十力，……沙门婆罗门」。可见〈因缘相应〉，起初只有八品，〈中略品〉是以后附入的。又如（四五）〈道相应〉，前四品四〇经，与《杂阿含经》相同的很多；四一经以下，及五——八品，为一独到的组织，是《杂阿含经》所没有的。这部分的内容，为：

异学广说(八经)

日轮广说———远离依止(七经)、贪欲调伏(七经)

一法广说(一)——远离依止(七经)、贪欲调伏(七经)

一法广说(二)——远离依止(七经)、贪欲调伏(七经)

恒河广说———远离依止(一二经)、贪欲调伏(一二经)

不死究竟(一二经)、趣向涅槃(一二经)

不放逸品(一〇经)（一一经有四，实为四〇经）

力所作品(一二经)（例上应为四八经）

寻觅品 (一一经)（实为四〇经）

瀑流品 (一〇经)（例）

〈道相应〉这一部分，《南传大藏》计算为一四〇经，实际上应有二六六经。这样的组合，如（四六）〈觉支相应〉，（四八）〈根相应〉，（五〇）〈力相应〉，都以〈道相应〉为例而简略些。从〈恒河相应〉起，到〈瀑流品〉，共五品，约「远离依止」与「贪欲调伏」来分别，每一相应约一一〇经左右。（四七）〈念处相应〉，（四九）〈正勤相应〉，（五一）〈神足相应〉，（五二）〈静虑相应〉，这四种相应，大大的简化了，虽也分五品，却不分「远离」与「调伏」，每一相应为五四经。其实，都应该如〈道相应〉那样广说的，都是《杂阿含经》所没有的。《杂阿含经》中，也有类似的情形，如〈断知相应〉（卷七下），主要为无常（分为八类）的五阴，应断，应知，……应没（共八类），当求大师（六〇类），应修四念处，……止观（十类，实为五五法）等：这样的分别组成，可得一万余经；这正是《相应部》所没有的。这是类集纂组，决非早期集成的形态。因部派而所说不同，方法却是一致的，富有初期阿毘达磨论者，分别，类集，组合的特色。《杂阿含经》与《相应部》经数的众多，原因就在这里。《杂阿含经》到底有多少经？《大正藏》所编列的，据可见（〈五阴诵〉）的摄颂，显然每与经不合。如初颂十经，《大正藏》计为六经。如颂说：「受与生及乐，亦说六入处，一一十二种，禅定三昧经」。受，生，乐，六入处——四经，一一都有「十二种」，就共有四八经了，但《大正藏》只计为四经。如依经文而计算确实数目，不但便于检查，对经文类集组合的意义，也能更明白的表示出来。本编分全经为七诵、五一相应。每一经文，上列在某一相应中的经数次第；中列全经次第的经数；下在（）中，编入《大正藏》所编列的经数，以便查对。全经共计为一三四一二经，与日本《国译一切经》所计，略有出入。

四、《杂阿含经》本是众多短篇所集成的。每一篇经文，本来是没有名目的。在现存《杂阿含经》中，仅绝少数有经名的。如《第一义空经》，《有因有缘有缚法经》，这是《相应部》所没有的。如《法镜经》，《转法轮经》，《四品法经》，《大空经》，《相应部》虽有经文，却没有称之为什么经。惟有经名《清净乞食住》，《六六法经》，《六分别六入处经》，赤铜鍱部编入《中部》的，也有经的名称。此外，如《箧毒蛇喻经》，《尸婆修多罗》，《差摩修多罗》，《郁低迦修多罗》，那都是指述以前所已有的。总之，一篇篇的经文，本没有名目。其后，较长的或较重要的经文，（主要为「记说」），为了引述的便利，称之为什么经。《南传大藏经》的《相应部》，似乎每一经都有名，其实名目是从摄颂来的。编集的摄颂，或取说经的地点，如「波陀」；或取说者与问者，如「阿难」；或取法义，如「无常」；或取经文的譬喻，如「泡沫」。摘取经的一、二字，代表该经而集为摄颂；后来就以摄颂的那一、二字，代表该经而演化为经名。如属长篇或特别著名的，这是没有问题的；如《杂阿含经》（《相应部》）那样多的经篇，就不免有问题。如《相应部》（二二）〈蕴相应〉中，名「无常」的有七经；名「味」的有六经；名「阿难」的也有四经。试想，在《相应部》全部中，该有多少同名的！这样的经名，必须说某某相应，某某品第几经，否则，引用经名，是不能明了到底是那一经！以《杂阿含经》来说，摄颂仅存五卷；即使以《别译杂阿含经》摄颂来补充，也不到一半。所以本编虽采用「相应」与全经的数目，而没有仿照《相应部》那样的列举经的名目，因为这是徒劳而没有实用的！

五、《相应部》是《杂阿含经》的别部诵本。比对起来，有同有异，到底相同的很多；有些次第也是前后或相近的，表示了二本根源的同一，这是比对同异的重要部分。《大正藏》的《杂阿含经》，注出与《相应部》经的相同或相近；并注出与汉译经及巴利藏与《杂阿含经》相当的经、偈，这是便于对照研究的。本编对于异部经偈的对同，汉译的有《别译杂阿含经》，《中阿含经》，《长阿含经》与《增壹阿含经》。巴利藏的（依日译本）有《相应部》，《中部》，《长部》，《增支部》，《小部》中的《经集》。

至于《律》、《论》所说，及《杂阿含经》的别品异译，一概从略。本编与《相应部》等对同的，也有与《大正藏》所注不一致的，读者应更为比对，而采取更合于实际的！

六、《杂阿含经》译于宋元嘉年间，到宋代的雕刻印刷，已有五百多年了。长期的展转抄写，以致佚失了二卷，次第有错误，字句当然也不免有讹误。如《杂阿含经》的《转法轮经》，各种藏本一致说：「尊者憍陈如！知法未？拘隣白佛：已知，善逝」！憍陈如与拘隣，同是 kau□□inya 的音译，在同一经的上下文中，怎能译作憍陈如，又忽而译作拘隣呢？这是绝对不可能的！原来「拘隣」是汉代古译，一定是古代的抄写者，将熟悉习用的拘隣，代替憍陈如了。又如「苦集灭道」，古译或作「苦习灭道」。《杂阿含经》当然是译作「苦集灭道」的，但也偶有作「苦习灭道」的，这又是古译误入本译了。而且，古代写经，是不禁行草的，容易引起讹误。所以从译出，经展转传写到刻版印刷，即使是早期的宋藏本，高丽藏本，字句的讹误，也是不能免的。《大正藏经》以丽藏本为底本，用各种藏本来校勘同异，是极有价值的工作！本编依《大正藏》的丽藏本，不在乎各种藏本的对勘，而是舍短从长，希望能校成一较正确的本子。这又分为二类：一、依各种藏本来校正：凡丽本而意义可通，不违经义的，一概依丽本。如不及各本而是讹误的，依各本改正，下注「依某本改」——凡各本同于宋本的，作「依宋本改」；如取元本、明本所同的，作「依元本改」；但依明本的，作「依明本改」；或取日本所藏圣语本的，作「依圣本改」（以下「补」与「删」，均依此例）。如认为丽本脱落了的，依各本增补，下注「依某本补」。或文字有多余的衍文，删去了，下注「依某本删」。以上，都是依各种藏本（《大正藏》所勘校）来校正丽藏本的。二、长期传写，宋本、丽本等，都不免偶有讹误。依经文意义，经文前后比对，觉得应该校正的，也有三类：属于写讹而加以改正的，下注「今改」。如有所脱落而补字的，下注「今补」。也有补一二字，文义更为显了，在补字上下，加以（），表示这是补入而非原文所有的，也就不加「注」了。或有多余的衍文，可删而没有删去的，加〔〕；删去了的下注「今删」。这是本编校改的凡例。还有值得附带说到的：一、

经文很长，写经的也不是一人，所以全经用字，每不能一致。如丽本的「阂」字，宋本多作「碍」；偶有丽本作「碍」，而宋本却又作「阂」的。像这样的前后不一致，也只能不一致，未能改成一律。二、《大正藏》是排印本，即使校对精确，总不免有误失。所以，如《大正藏》没有校勘，而文字显然有误的，如「身八勇猛」，我手头没有丽本可校，只能认为《大正藏》的错字，依通用的木刻本，而改为「身心勇猛」了。三、有些字，宋本与丽本不同，也不易决定讹与正，只能下注「宋本作某字」，以备研考！

杂阿含经论会编

五阴诵第一

行择摄第一

一 阴相应

事契经者，谓四阿笈摩：一者、杂阿笈摩，二者、中阿笈摩，三者、长阿笈摩，四者、增一阿笈摩。杂阿笈摩者，谓于是中，世尊观待彼彼所化，宣说如来及诸弟子所说相应；蕴，界，处相应；缘起，食，谛相应；念住，正断，神足、根、力、觉支、道支、入出息念、学、证净等相应；又依八众，说众相应。后结集者，为令圣教久住，结嗢拖南颂，随其所应，次第安布。当知如是一切相应，略由三相。何等为三？一是能说，二是所说，三是所为说。若如来，若如来弟子，是能说，如弟子所说佛所说分。若所了知，若能了知，是所说，如五取蕴、六处、因缘相应分，及道品分。若诸苾刍、天、魔等众，是所为说，如结集品。如是一切，粗略标举能说、所说及所为说，即彼一切事相应教，间厕鸠集，是故说名杂阿笈摩。即彼相应教，复以余相处中而说，是故说名中阿笈摩。即彼相应教，更以余相广长而说，是故说名长阿笈摩。即彼相应教，更以一、二、三等渐增分数道理而说，是故说名增一阿笈摩。如是四种，师弟展转传来于今，由此道理，是故说名阿笈摩，是名事契经。

当说契经摩呾理迦，为欲决择如来所说，如来所称、所赞、所美先圣契经。譬如无本母，字义不明了，如是本母所不摄经，其义隐昧，义不明了。

与此相违，义即明了，是故说名摩呾理迦。

总嗢拖南曰：

界、略教、想行，速通、因、断支，二品、智事、诤，无厌、少欲住。

别嗢拖南曰：

界、说、前行、观察、果，愚相、无常等定、界，二种渐次应当知，非断非常，及染净。

一；一（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观色无常，如是观者，则为正见；正见者则生厌离，厌离者喜贪尽，喜贪尽者说心解脱。如是观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，如是观者，则为正见；正见者则生厌离，厌离者喜贪尽，喜贪尽者说心解脱。如是比丘！心解脱者，若欲自证，则能自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

二——四；二——四（）

如观无常，苦，空，非我，亦复如是。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；五（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于色当正思惟，观色无常如实知。所以者何？比丘于色正思惟，观色无常如实知者，于色欲贪断，欲贪断者说心解脱。如是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识，当正思惟，观识无常如实知。所以者何？于识正思惟，观识无常者，则于识欲贪断，欲贪断者说心解脱。如是心解脱者，若欲自证，则能自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界」：有四种所化有情，先数习邪解脱见所集成界。何等为四？谓于先有、先世、先身、先所得自体中，听闻常见增上不正法，不如理作意增上力故，于今由彼为因，由彼为缘，数习邪解脱见所集成界。如说由常见，如是由断见，由现法涅槃见，由萨迦耶见，广说亦尔。此中，世尊由种种胜解

智力，种种界智力增上力故，寻求彼先胜解及彼后界。如其所应，为调伏彼邪胜解、界故，多分为转四种法教。或为余智未成熟者，令彼智成熟故；智已成熟者，令彼解脱诸烦恼故。为初邪界有情，说因灭故行灭，由行尽门说无常性，为调伏彼邪胜解、界故。为随第二邪界有情，说因集故行集，由行起门说无常性，为调伏彼邪胜解、界故。为随第三邪界有情，由诸行苦门转正法教，为调伏彼邪胜解、界故。为随第四邪界有情，若离诸行起萨迦耶见行者，由诸行空门转正法教；若即诸行起萨迦耶见行者，由无我门转正法教，为调伏彼邪胜解、界故。

「说」：复次，善说法律，略由三种不共支故，不共外道，堕善说数。一者、宣说真实究竟解脱故，二者、宣说即彼方便故，三者、宣说即彼自内所证故。云何真实究竟解脱？谓毕竟解脱及一切解脱，即是见道果及此后所得世出世修道果。此中见道果，由毕竟故得名真实而非究竟，于一切解脱，犹有所应作故。又解脱有三种：一、世间解脱，二、有学解脱，三、无学解脱。世间解脱，非是真实，有退转故。有学解脱，虽是真实而非究竟，犹有所作故。当知所余，具足二种。云何方便？谓于诸行中，依如所有性及尽所有性，修无常想，依无常修苦想，依苦修空、无我想，因此得入谛现观时，由正观察所知境故，获得正见。由此正见为依止故，修道位中，遍于诸行住厌逆想。彼于住时，虽由彼相应受忆念思惟，不现前境明了现前而不生喜；由不生喜增上力故，彼于行时，即于彼受所缘境界不生染著。彼于一切所求境界得处中故，尚不希求，何况耽著！彼由如是若住、若行，于喜贪缠速能灭尽，心清净住。又即于彼，如所得道极多修习为因缘故，永拔彼品麁重随眠，获得真实究竟解脱，当知即是心善解脱。云何自内所证？当知有四种相。若于有学解脱转时，由二种相内慧触证：谓我已尽诸恶趣中所生诸行，又我已尽除其七生、二生、一生所余后有所生诸行；又我已住能究竟尽无退转道。若于无学解脱转时，即由如是二种相故，内慧触证：谓我已作为断其余一切烦恼所应学事；我今尚无余一生在，况二、况七！又随所乐，亦能为他如实记别。如是名为自内所证。

「前行」：复次，即彼解脱有二种前行法：一者、见前行法，二者、道果前行法。见前行法者，谓由解脱及彼方便，自内所证增上力故，从他言音，起闻、思、修所成妙善如理作意，未入正性离生能入正性离生，得如实见，出世正见。道果前行法者，谓得如是正见已，复起所余正思惟等，或同时生，或后时生道前行法，为断所余诸烦恼故。

六；六（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于色不知，不明、不断、不离欲，则不能断苦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不知、不明、不断、不离欲，则不能断苦。诸比丘！于色若知、若明、若断、若离欲，则能断苦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若知、若明、若断、若离欲，则能堪任断苦」。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；七（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于色不知、不明、不断、不离欲（贪），心不解脱者，则不能越生老病死怖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不知、不明、不断、不离欲贪，心不解脱者，则不能越生老病死怖。比丘！于色若知、若明、（若断、）若离欲贪，心解脱者，则能越生老病死怖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若知、若明、若断、若离欲贪，心解脱者，则能越生老病死怖」。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八；八（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于色不知，不明、不离欲贪，心不解脱，心不解脱者，则不能断苦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不知、不明、不离欲贪，心不解脱者，则不能断苦。于色若知、若明、若离欲贪，心得解脱者，则能断苦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若知、若明、若离欲贪，心得解脱者，则能断苦」。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九；九（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于色不知、不明、不离欲贪，心不解脱者，则不能越生老病死怖。如是受、

想、行、识，不知、不明、不离欲贪，心不解脱者，则不能越生老病死怖。诸比丘！于色若知、若明、若离欲贪，心解脱者，则能越生老病死怖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若知、若明、若离欲贪，心解脱者，则能越生老病死怖」。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观察」：复次，为欲证得所未得解脱故，应观察八事：谓于诸行中，爱味、过患、出离观察，及闻、思、思择力、见道、修道观察。于诸行中观察爱味时，能善通达诸行爱味所有自相。即于诸行观察过患时，能善了知三受分位过患共相，谓于是中甚少爱味、多诸过患。如是了知爱味染著、多诸过患共相应已，于所爱味一切行中，随所生起欲贪烦恼，即能除遣、制伏、断舍。于此欲贪不现行故，说名为断，非永离欲故名为断。又于彼事心未解脱，若于随眠究竟超越，乃永离欲，心得解脱。是名一门观察差别。又修行者，于彼诸行正观察时，先以闻所成慧，如阿笈摩，了知诸行体是无常，无常故苦，苦故空及无我。彼随圣教如是胜解，如是通达，既通达已，复以推度相应思惟所成微细作意，即于彼境如实了知。即由如是通达了知增上力故，于彼相应烦恼现行，现法、当来所有过患，如实观察，由思择力为依止故，设复生起而不实著，即能舍离。彼由如是通达了知及思择力多修习故，能入正性离生。既入正性离生已，由修道力渐离诸欲。彼由思择、见道二种力故，随其所应，断诸烦恼，谓不现行断故，及一分断故；由修道力，究竟离欲。如是由前二种渐离欲贪，由修道力心得解脱。

「果」：复次，有二种烦恼断果及苦灭果：一者、见所断果，由证彼故，能自了知我已永尽捺落迦、傍生、饿鬼，我今证得预流无退堕法，乃至广说。二者、修所断果，由证彼故，能自了知我最后身暂时支持，第二有等永不复转。复有二种苦灭：一者、现在为因，未来苦灭；二者、过去为因，现在苦灭。复有二种苦灭：一者、心苦灭；二者、身苦灭。复有二种苦灭：一者、坏苦、苦苦苦灭；二者、行苦苦灭。复有二种苦灭：一者、非爱业果苦灭；二者、可爱业果苦灭。复有少分已见谛迹诸圣弟子，虽已超过诸恶道苦所有怖畏，由未永尽一切结故，其心犹有于当来世共诸异生老死怖。为断彼故，而能发起猛利乐欲，乃至正念，及无放逸，勤修观行。

一〇；一〇（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于色爱喜者，则于苦爱喜；于苦爱喜者，则于苦不得解脱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爱喜者，则爱喜苦；爱喜苦者，则于苦不得解脱。诸比丘！于色不爱喜者，则不喜于苦；不喜于苦者，则于苦得解脱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不爱喜者，则不喜于苦；不喜于苦者，则于苦得解脱」。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无常及苦、空，非我、正思惟，无知等四种，及于色喜乐。

「愚相」：复次，有二种愚夫之相。何等为二？一者、于所应求不如实知；二者、非所应求而反生起。何等名为是所应求？所谓涅槃诸行永灭。而诸愚夫，于当来世诸行不生都无乐欲，于诸行生唯有欣乐。由是因缘，于所应求，及诸行生所有众苦不如实知。何等名为非所应求而反生起？非所求者，谓老、病、死，非爱合会，所爱别离，所欲匮乏，愁、叹、忧、苦，种种热恼。彼于如是诸行生起，反生欣乐；于生为本一切行中，深起乐著；于生为本所有诸业，造作积集。由是因缘，于有生苦，及生为本老、病、死等众苦差别，不得解脱。如是名为非所应求而反生起。

一一；一一（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过去、未来色无常，况现在色！圣弟子如是观者，不顾过去色，不欣未来色，于现在色厌、离欲、正向灭尽。如是过去、未来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，况现在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识！圣弟子如是观者，不顾过去识，不欣未来识，于现在识厌、离欲、正向灭尽」。

一二——一四；一二——一四（）

如无常，（如是）苦，空，非我，亦复如是。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无常等定」：复次，于诸行中，有四决定：一、无常决定，二、苦决定，三、空决定，四、无我决定。云何诸行无常决定？由三种相，当知过去、

未来诸行尚定无常，何况现在！何等为三？谓先无而有故，先有而无故，起尽相应故。若未来行，先所未有定非有者，是即应非先无而有，如是应非无常决定。由彼先时施设非有，非有为先，后时方有，是故未来诸行无常决定。若现在从缘行生已决定有者，是即应非先有而无，未来诸行便应非是无常决定；现在诸行亦应不与起尽相应。由现在行从缘生已，非决定有，以有为先施设非有，是故过去诸行无常决定。如是现在诸行，因未来行先无而有，因过去行先有而无，由此施设起尽相应。是故说言：当知去、来诸行无常性尚决定，何况现在！是名诸行无常决定。云何诸行苦性决定？谓去、来诸行尚是生等苦法，何况现在！所以者何？过去诸行是已度苦，未来诸行是未至苦，现在诸行是现前苦，是名诸行苦性决定。云何诸行空性决定？谓去、来诸行尚定空性，何况现在！所以者何？未来诸行其性未有，由此故空；过去诸行其性已灭，由此故空；现在诸行虽有未灭，谛义、胜义性所远离，由此故空，是名诸行空性决定。云何诸行无我决定？谓去、来诸行尚定无我，何况现在！所以者何？未来诸行非我之相，未现前故；过去诸行非我之相，已越度故；现在诸行非我之相，正现前故，是名诸行无我决定。又由二相，当知诸行决定无常：一、由过去世已灭坏故，二、由未来、现在世是应灭坏法故。又由二相，当知诸行决定是苦：一、是生等苦法故，二、是三苦性故。此诸苦相，如前应知。又由二相，当知诸行决定是空：一、毕竟离性空故，二、后方离性空故。毕竟离性空者，谓诸行中我我所性毕竟空故。后方离性空者，谓于已断一切烦恼心解脱中，一切烦恼皆悉空故。又由二相，当知诸行决定无我：一、诸行种种外性故，二、诸行从众缘生不自在故。复由十相，当知诸行四相决定：谓由败坏，变易，别离，相应法性相故，非可乐，不安隐，相应远离，异相相故。如是等相，如前声闻地已广分别。

「界」：复次，依出世道作意修中，有五离系品界：一者、断界，二者、无欲界，三者、灭界，四者、有余依涅槃界，五者、无余依涅槃界。谓见道所断诸行断故，名为断界。修道所断诸行断故，名无欲界。即此唯有余依故，名有余依涅槃界。此依灭故，名为灭界，亦名无余依涅槃界。即此五界，由一切行永寂静故，名诸行止。由我、我所、我慢、执著及与随眠皆远离故

，说名为空。由一切相皆远离故，名无所得。于断界中，一切随顺有漏法上所有贪爱皆远离故，名为爱尽。于无欲界，所有欲贪皆远离故，名为无欲。于灭界中，及于有余依、无余依涅槃界中，如其所应皆永灭故，皆寂静故，随其次第，说名为灭，亦名涅槃。又于断界，未得为得勤修习故，名于诸行修厌。于无欲界，未得为得勤修习故，名于诸行修离欲。于灭界，未得为得勤修习故，名于诸行修灭。

一五；一五（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色无常，无常即苦，苦即非我，非我者亦非我所；如是观者，名真实正观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，无常即苦，苦即非我，非我亦非我所；如是观者，名真实正观。圣弟子如是观者，厌于色，厌受、想、行、识。厌故不乐，不乐故得解脱，解脱者真实智生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六；一六（一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色无常，无常即苦，苦即非我，非我者即非我所；如是观者，名真实正观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，无常即苦，苦即非我，非我即非我所，如是观者，名真实正观。圣弟子如是观者，于色解脱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解脱，我说是等解脱于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」。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二种渐次」：复次，为心解脱勤修习者，有二种渐次：一、智渐次，二、智果渐次。云何智渐次？谓于诸行中，先起无常智，由思择彼生灭道理故。次后于彼生相应行，观为生法、老法，乃至忧、苦、热、恼等法。由是因缘，一切皆苦，此即依先无常智生后苦智。又彼诸行，由是生法乃至是热、恼法故，即是死生缘起，展转流转，不得自在行相道理，故无有我，此则依先苦智生后无我智。如是观无常故苦，苦故无我，是名智渐次。云何智果渐次？谓厌，离欲，解脱，遍解脱。云何厌？谓有对治现前故，起厌逆想，令诸烦恼不复现行。云何离欲？谓由修习厌心故，虽于对治不作意思惟，然于

一切染爱事境贪不现行，此由伏断增上力故。云何解脱？谓即于此伏断对治多修习故，永拔随眠。如是名厌，离欲，解脱第一差别。复有差别：谓于厌位，断界极成满故名厌。即依止厌，除非想非非想处，于余下地得离欲时，施设离欲位，故名离欲。于非想非非想处得离欲时，施设解脱位，故名解脱。是名厌，离欲，解脱第二差别。云何遍解脱？谓由如是烦恼杂染解脱故，生等诸苦杂染亦普解脱，是名遍解脱。如是由智增上力故，于诸行中起厌，由习厌故得离欲，由习离欲故得解脱及遍解脱，如是名为智果渐次。

此中复有四种邪执，何等为四？一、见邪执，二、慢邪执，三、自内邪执，四、他教邪执。见邪执者，谓于诸行中执我、我所。慢邪执者，谓于诸行中起我慢执。前见邪执，障谛现观；后我慢邪执，障修所断烦恼等断。自内邪执者，谓独处空闲，不正分别为依止故，执有实我，或见邪执，或慢邪执。他教邪执者，谓由他教起邪执者，谓此是我，此是我所，我慢行转。又于内起不正分别，执我、我所名内邪执，亦名非他教邪执。如是一切邪执永断，当知是名智果。

一七；一七（一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色无常，若因、若缘生诸色者，彼亦无常；无常因、无常缘所生诸色，云何有常！如是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识无常，若因、若缘生诸识者，彼亦无常，无常因、无常缘所生诸识，云何有常！如是诸比丘！色无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，无常者则是苦，苦者则非我，非我者则非我所。圣弟子如是观者，厌于色，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。厌者不乐，不乐则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八；一八（一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色无常，若因、若缘生诸色者，彼亦无常；无常因、无常缘所生诸色，云何有常！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识无常，若因、若缘生诸识者，彼亦无常，

无常因、无常缘所生诸识，云何有常！如是比丘！色无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。无常者则是苦，苦者则非我，非我者则非我所。如是观者，名真实正观。圣弟子如是观者，于色解脱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解脱，我说是等为解脱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」。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非断非常」：复次，由三种相应，知诸行非断非常。何等为三？一、以无住行为因故，二、生已无住因故，三、未来诸行因性灭故。此中诸行因无常故，生已住因不可得故，当知诸行非常。能生未来诸行，现在因性灭故，当知诸行非断。

复有四缘，能令诸行展转流转。何等为四？一、因缘，二、等无间缘，三、所缘缘，四、增上缘。即此四缘，略有二种：一、因，二、缘。因唯因缘，余三唯缘。又因缘者，谓诸行种子。等无间缘者，谓前六识等及相应法等无间灭，后六识等及相应法等无间生。所缘缘者，谓五识身等以五别境为所缘，第六识身等以一切法为所缘。增上缘者，谓五识等以眼等各别所依为增上缘，及以能生作意等为增上缘；意识身等以四大种身，及能生作意等为增上缘。又先所造业，望所生爱非爱果，当知亦是增上缘。如是资粮望道，道望得涅槃，当知亦是增上缘摄。

一九；一九（一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众生于色不味者，则不染于色，以众生于色味故，则有染著。如是众生于受、想、行、识不味者，彼众生则不染于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识，以众生味受、想、行、识故，彼众生染著于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识。诸比丘！若色于众生不为患者，彼诸众生不应厌色，以色为众生患故，彼诸众生则厌于色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不为患者，彼诸众生不应厌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识；以受、想、行、识为众生患故，彼诸众生则厌于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识。诸比丘！若色于众生无出离者，彼诸众生不应出离于色；以色于众生有出离故，彼诸众生出离于色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于众生无出离者，彼诸众生不应出离于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识；以受、想、行、识于众生有出离故，彼诸众生出离于（受、想、

行、）识。诸比丘！若我于此五受阴，不如实知味是味，患是患，离是离者，我于诸天、若魔、若梵，沙门、婆罗门，天、人众中，不脱、不出、不离，永住颠倒，亦不能自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诸比丘！我以如实知此五受阴，味是味，患是患，离是离，故我于诸天、若魔、若梵，沙门、婆罗门，天、人众中，〔自证〕得脱、得出、得离、得解脱结缚，永不住颠倒，亦能自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」。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〇；二〇（一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昔于色味，有求、有行，若于色味随顺觉，则于色味以智慧如实见。如是于受、想、行、识味，有求、有行，若于受、想、行、识味随顺觉，则于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识味以智慧如实见。诸比丘！我于色患，有求、有行，若于色患随顺觉，则于色患以智慧如实见。如是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识患，有求、有行，若于识患随顺觉，则于识患以智慧如实见。诸比丘！我于色离，有求、有行，若于色（离）随顺觉，则于色离以智慧如实见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离，有求、有行，若于受、想、行、识离随顺觉，则于受、想、行、识离以智慧如实见。诸比丘！我于五受阴，不如实知味是味，患是患，离是离者，我于诸天、若魔、若梵，沙门、婆罗门，天、人众中，不脱、不离、不出，永住颠倒，不能自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诸比丘！我以如实知五受阴，味是味，患是患，离是离，我于诸天、若魔、若梵，沙门、婆罗门，天、人众中，以脱、以离、以出，永不住颠倒，能自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」。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过去四种说，厌离及解脱，二种说因缘，味亦复二种。

「染净」：复次，由三种事，二种相应，当观察杂染、清净。云何由三种事，观察一切杂染、清净？一者、于诸行中观察杂染因缘，谓观彼爱味为爱味故。二者、于诸行中观察清净因缘，谓观彼过患为过患故。三者、于诸行中观察清净，谓观彼出离为出离故。如是一切总略为一，名由三事观察一切杂染、清净。云何由二种相，观察一切杂染、清净？一者、由如所有性故

；二者、由尽所有性故。如所有性者，谓于诸行中，若爱味、若过患、若出离；尽所有性者，谓于诸行中，尽所有爱味，尽所有过患，尽所有出离。此中观察诸行为缘生乐、生喜，是名于彼爱味，又此爱味极为狭小；如是由二种相，观察如所有性所有爱味。又观察诸行是无常、苦、变坏之法，是名于彼过患，又此过患极为广大；如是由二种相，观察如所有性所谓过患。又复观察于诸行中欲贪灭、欲贪断、欲贪出，是名于彼出离，又此出离寂静无上，毕竟安隐；如是由二种相，观察如所有性所谓出离。又即此爱味，即此过患，即此出离，于诸行中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，若劣、若胜，若远、若近，审谛观察，当知是名于彼观察尽所有性，所谓爱味、过患、出离。

又为了知如是三事体性是有，应知三种有情众别：一、于诸欲染著众，二、于诸欲远离众，三、于诸欲离系众。于此三处，复有三种世间愚痴：谓若天世间，若沙门、婆罗门，若诸天、人。如是三种世间，由三因缘应知安立：一、由得欲自在及净自在故，谓若魔、若梵世间；二、由勤修得彼因故，谓若沙门、婆罗门；三、趣种种业因果故，谓若诸天、人。又于此三处，随其所应，能断、作证。有二种道，离四倒心，谓已入见地，及于上修道多修习住。又此二种道，有四种相心解脱果：一、贪、瞋缚解脱相，二、欲贪灭、断、出离相，三、九结离系相，四、生等诸苦解脱相。此中前三相，显示因处烦恼解脱；后一相，显示果处诸苦解脱。于此义中，譬如有人处在囹圄，为种种缚之所系缚：所谓或木、或索、或铁；又置余人令其防守；或设有彼从幽絷处逃至远所，还执将来；或有尚不令彼转动，况得逃避；或有安置广大微妙种种可爱所系妙欲在幽絷处，令彼自然心生乐著，无欲逃避。如是彼人为一切种缚之所缚，为善方便守之所守，为最坚牢系之所系。复为怨家随欲加害，所谓打拍，或复解割，或加杖捶，或总断命。若有能脱是四缚者，乃得名为从一切缚而得解脱。如是于彼三处世间愚痴有情，为种种缚所系缚者，当知即譬贪、瞋、痴缚。其守禁者，譬不正寻思，及未永拔烦恼随眠；不正寻思故，尚不令动，况得离欲而远逃避！烦恼随眠未永拔故。虽世间道方便逃避，远至有顶，复执将还。可爱妙欲，譬之九结，由彼结故，令

于生死自然乐著，于自系缚不欲解脱。彼既如是为种种缚极所密缚，善方便缚之所密缚，最坚牢缚之所密缚；复四魔怨，随其所欲，以生等苦而加害之。若能从彼四种系缚善解脱者，乃可名为从一切缚而得解脱。

二一；二一（一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有异比丘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今当为我略说法要。我闻法已，当独一静处，修不放逸，修不放逸已，当复思惟所以。善男子出家，剃除须发，身著法服，信家非家，出家（学道），为究竟无上梵行，现法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尔时，世尊告彼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比丘快说此言，云当为我略说法要。我闻法已，独一静处，修不放逸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，如是说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谛听、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当为汝说。比丘！若随使使者，即随使死；若随（使）死者，为取所缚。比丘若不随使使，则不随使死；不随使死者，则于取解脱」。比丘白佛：「知已，世尊！知已，善逝」！佛告比丘：「汝云何于我略说法中广解其义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色随使使，色随使死；随使使、随使死者，则为取所缚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随使使，随使死；随使使、随使死者，为取所缚。世尊！若色不随使使，不随使死；不随使使、不随使死者，则于取解脱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不随使使，不随使死；不随使使、不随使死者，则于取解脱。如是世尊略说法中，广解其义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比丘于我略说法中，广解其义。所以者何？色随使使，随使死；随使使、随使死者，则为取所缚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随使使，随使死；随使使、随使死者，则为取所缚。比丘！色不随使使，不随使死；不随使使，不随使死者，则于取解脱。如是受、想，行、识，不随使使，不随使死；不随使使、不随使死者，则于取解脱」。时彼比丘闻佛所说，心大欢喜，礼佛而退。独在静处，精勤修习，住不放逸。精勤修习、住不放逸已，思惟所以：善男子出家，剃除须发，身著法服，信家非家，出家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。时彼比丘即成罗汉，心得解脱。

复次，嗢拖南曰：

略教、教果、终、堕数，三遍智断、缚、解脱，见慢杂染、净说句，远离四具、三圆满。

「略教」：由三因缘，有诸声闻往大师所，请略教授。何等为三？谓唯多闻为究竟者，于诸余行而厌背者，生如是解：但略闻法，足得自义，何藉多闻以为究竟！要修正行为贞实故。又弃舍多闻究竟欲故；又有怖畏于所入门多所作者，为善方便而得入故。或有即彼已于多法善听、善思，彼作是念：我于多法已善听、思，若我今者尽已听、思所得诸法以为依止，于住心境及解脱境欲系心者，将不令我作意散乱！若尔，住心尚不能得，何况解脱！又于如是所闻、所思一切法中，不得决定，当依何者速证通慧？当依何者速得出离？当缘何境而得住心？当缘何境而得解脱？彼既如是自不决定，若于大师，或众所识如来弟子现前见已，便即往诣请略教授。

「教果」：复次，当知正教授有四种自义果得：谓为此出家，及如此出家，即形相具足，事业具足，意乐具足，处舍取具足。依此故得无上得，现法得，自然得，内证得。

「终」：复次，有六种死：谓过去死，现在死，不调伏死，调伏死，同分死，不同分死。过去死者，谓过去诸行没，乃至命根灭故死。现在死者，谓现在诸行没，乃至命根灭故死。不调伏死者，谓于过去世不调、不伏，有随眠行展转随眠。世俗说言：士夫随眠而命终已，于现在世结生相续，有随眠行所摄自体而得生起。于现在世乃至寿尽，亦复如是不调、不伏，广说乃至而命终已，未来自体复得生起。又能摄取有随眠行。由摄取彼以为因故，便为生等众苦所缚，亦为贪等大缚所缚。调伏死者，谓于现在世已调、已伏，无有随眠而命终已，未来自体不复生起，亦不摄取有随眠行。不摄取彼以为因故，解脱生等众苦差别，亦复解脱贪等大缚。同分死者，谓如过去不调、不伏，曾舍身命，于现在世亦复如是而舍身命，当知如此名同分死，名相似死，名随顺死。若于过去不调、不伏，舍身命已，于现在世已调、已伏而舍身命，当知此名不同分死，不相似死，不随顺死。若于现在有随眠行展转随眠而命终时，如过去死，名同分死及随顺死；不如过去而命终时，不能摄取当所结生未来相续同分诸行。又此六种死，当知有二种相：谓诸行流转过患

相，及诸行还灭胜利相。若于过去及于现在，不调、不伏，同分而死，复于未来取生等苦，及为贪等烦恼缚者，名诸行流转过患相。若于现在已调、已伏，不同分死，又于未来不取众苦，解脱一切烦恼缚者，名诸行还灭胜利相。

二二；二二（一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有异比丘来诣佛所，所问如上。差别者：「随使使、随使死者，则增诸数；若不随使使、不随使死者，则不增诸数」。佛告比丘：「汝云何于我略说法中广解其义」？时彼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色随使使，随使死；随使使、随使死者，则增诸数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随使使，随使死；随使使、随使死者，则增诸数。世尊！若色不随使使，不随使死；不随使使、不随使死者，则不增诸数。如是受、想，行、识，不随使使，不随使死；不随使使、不随使死者，则不增诸数。如是世尊！我于略说法中广解其义」。如是乃至得阿罗汉，心得解脱。

「堕数」：复次，由八种相，得入于彼诸行生起，世俗言说士夫数中。谓如是名，如是种类，如是族姓，如是饮食，如是领受若苦、若乐，如是长寿，如是久住，如是所有寿量边际。如是诸相，于菩萨地宿住念中，当知如前已广分别。

二三；二三（一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有异比丘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合掌，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为我略说法要。我闻法已，当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住不放逸。所以善男子出家，剃除须发，身著法服，信家非家，出家学道，为究竟无上梵行，现法身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尔时，世尊告彼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作是说：世尊为我略说法要，我于略说法中广解其义，当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住不放逸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；汝如是说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谛听、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当为汝说。比丘！非汝所应之法，宜速断除。断彼法者，以义饶益，长夜安乐」。时彼比丘白佛言：「知已，世尊！知已，善逝」！佛告比丘：「云何于我略说法中，广解其义」？比丘白佛言

：「世尊！色非我所应，宜速断除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非我所应，宜速断除，以义饶益，长夜安乐。是故世尊！我于世尊略说法中广解其义」。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比丘！汝于我略说法中广解其义。所以者何？色者非汝所应，宜速断除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非汝所应，宜速断除。断除已，以义饶益，长夜安乐」。时彼比丘闻佛所说，心大欢喜，礼佛而退。独一静处，精勤修习，住不放逸。精勤修习，住不放逸已，思惟所以，善男子出家，剃除须发，身著法服，正信非家，出家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。时彼比丘成阿罗汉，心得解脱。

二四；二四（一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有异比丘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为佛作礼，却住一面，而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为我略说法要。我闻法已，当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作如是说：世尊为我略说法要，我闻法已，当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耶」？时彼比丘白佛言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谛听、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当为汝说。若非汝所应，亦非余人所应，此法宜速除断。断彼法已，以义饶益，长夜安乐」。时彼比丘白佛言：「知已，世尊！知已，善逝」！佛告比丘：「云何于我略说法中广解其义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色非我，非我所应，亦非余人所应，是法宜速除断；断彼法已，以义饶益，长夜安乐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非我，非我所应，亦非余人所应，宜速除断；断彼法已，以义饶益，长夜安乐。是故我于如来略说法中广解其义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于我略说法中广解其义。所以者何？比丘！色非我，非我所应，亦非余人所应，是法宜速除断；断彼法已，以义饶益，长夜安乐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非我，非我所应，亦非余人所应，是法宜速除断；断彼法已，以义饶益，长夜安乐」。时彼比丘闻佛所说，心大欢喜，礼佛而退。独一静处，精勤修习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。时彼比丘心得解脱，成阿罗汉。

「三遍智断」：复次，由三种相，于诸行中应知无我遍智及断。何等为三？一、于内遍智，二、于外遍智，三、于内外遍智。断亦如是，随其所应。

所谓诸行都无有我，无有我所，亦无有余互相系属，当知如是于内、外、俱遍智及断。此中由法住智，得决定遍智；数习此故，舍彼相应所有随眠，得毕竟断。当知此中，为于诸行未得遍智者，令得遍智故，如来大师说正法要。若于诸行已得遍智而未永断者，为令唯于如先所得遍智数习得永断故，复加劝导。

二五；二五（一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有异比丘从坐起，为佛作礼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为我略说法要，我闻法已，当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。不放逸住已，思惟所以，善男子正信家非家，出家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」。尔时，世尊告彼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今作是说：善哉！世尊！为我略说法要，我闻法已，当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耶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谛听、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当为汝说。比丘！结所系法，宜速除断；断彼法已，以义饶益，长夜安乐」。时彼比丘白佛言：「知已，世尊！知已，善逝」！佛告比丘：「汝云何于我略说法中广解其义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色是结所系法，是结所系法，宜速除断；断彼法已，以义饶益，长夜安乐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（是）结所系法；是结所系法，宜速除断。断彼法已，以义饶益，长夜安乐。是故我于世尊略说法中，广解其义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于我略说法中广解其义。所以者何？色是结所系法，此法宜速除断；断彼法已，以义饶益，长夜安乐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是结所系法，此法宜速除断；断彼法已，以义饶益，长夜安乐」。时彼比丘闻佛所说，心大欢喜，礼佛而退。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心得解脱，成阿罗汉。

二六；二六（二〇）

染经亦如是说。

二七；二七（二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有异比丘从坐起，为佛作礼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为我略说法要。我闻法已，当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。不放逸住已，思惟所以，善男子正信非家，出家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」。尔时，世尊告彼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今作是说：善哉！世尊！为我略说法要。我闻法已，当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耶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谛听、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当为汝说。比丘！动摇时则为魔所缚，若不动者则解脱波旬」。比丘白佛言：「知已，世尊！知已，善逝」！佛告比丘：「汝云何于我略说法中，广解其义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色动摇时，则为魔所缚；若不动者，则解脱波旬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动摇时则为魔所缚；若不动者，则解脱波旬。是故我于世尊略说法中，广解其义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于我略说法中广解其义。所以者何？若色动摇时，则为魔所缚；若不动者，则解脱波旬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动摇时则为魔所缚；若不动者，则解脱波旬」。乃至自知不受后有，心得解脱，成阿罗汉。

「缚」：复次，于生死中而流转者，有三种缚，由此缚故心难解脱。当知此唯善说法律能令解脱，非由恶说。何等为三？一者、除其爱结，余结所系诸有漏事；二者、爱结所染诸有漏事；三者、能生当来后有诸行。于此三缚，由三因缘，心难解脱。谓初、由种种故；第二、由坚牢故，可爱乐故；第三、由微细故。复由五相，为后有缚所系缚者，当知有五我慢现行。谓由所依故，所缘故，助伴故，自性故，因果故。当知此中，萨迦耶见以为依止。计我未来，或当是有、或当非有，以有非有为所缘境。此中非有为所缘境，唯有一种；有为所缘，乃有五种，谓我当有色，我当无色，我当有想，我当无想，我当非有想非无想。如是一切总收为一，合有六种所缘境界。言助伴者，谓动乱心。言自性者，恃举行相为其自相，戏论自性为其共相，一切烦恼戏论性故。因果性者，谓能感生为因性故，造作业行爱随逐故。

二八；二八（二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有比丘名劫波，来诣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却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说比丘心得善解脱，世尊

！云何比丘心得善解脱」？尔时，世尊告劫波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能问如来心善解脱。善哉劫波！谛听、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当为汝说。劫波！当观知诸所有色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悉皆无常。正观无常已，色爱即除；色爱除已，心善解脱。如是观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识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悉皆无常。正观无常已，识爱即除；识爱除已，我说心善解脱。劫波！如是比丘心善解脱者，如来说名心善解脱。所以者何？爱欲断故，爱欲断者，如来说名心善解脱」。时劫波比丘闻佛所说，心大欢喜，礼佛而退。尔时，劫波比丘受佛教已，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。心善解脱，成阿罗汉。

「解脱」：复次，由三种相，当知心善解脱：谓于诸行遍了知故；于彼相应诸烦恼断得作证故；烦恼断已，于一切处离爱住故。又于此中，由四种行，于诸行中能遍了知如所有性，谓无常等。由十一行，于诸行中能遍了知尽所有性，谓过去、未来等，如前广说。

二九；二九（二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罗睺罗往诣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却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知、云何见，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能令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、使、系著」？佛告罗睺罗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能问如来云何知、云何见，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令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、使、系著耶」？罗睺罗白佛言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罗睺罗：「善哉！谛听、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当为汝说。罗睺罗！当观所有诸色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悉皆非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，如是平等慧正观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，如是平等慧如实观。如是，罗睺罗！比丘如是知、如是见者，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、使、系著。罗睺罗！比丘若如是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、使、系著者，比丘是名断爱欲，转去诸结，正无间等，

究竟苦边」。时罗睺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〇；三〇（二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罗睺罗：「比丘云何知，云何见，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、使、系著」？罗睺罗白佛言：「世尊为法主，为导，为覆，善哉！世尊！当为诸比丘演说此义。诸比丘从佛闻已，当受持奉行」。佛告罗睺罗：「谛听、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当为汝说」。罗睺罗白佛：「唯然，受教」。佛告罗睺罗：「当观诸所有色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，如是平等慧如实观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，若好，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，如是平等慧如实观。比丘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，使、系著。罗睺罗！比丘如是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、使、系著者，超越疑心，远离诸相，寂静，解脱；是名比丘断除爱欲，转去诸结，正无间等，究竟苦边」。时罗睺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使、增诸数，非我、非彼，结系、染动摇，劫波所问，亦罗睺罗所问二经。

「见慢杂染」：复次，有二种、五种杂染，并五种因相。如是二种，诸有学者应知、应断，诸无学者已知、已断。何等为二？谓见杂染，及慢杂染。此二当知五种差别，谓由行故，缠故，随眠故。何等为五？一者、计我，二者、计我所，三者、我慢，四者、执著，五者、随眠。当知此中，计我、我所、我慢三种为所依止，于所缘事固执取著，唯此谛实，余皆愚妄。当知此中由缠道理，说名执著；即彼种子随缚相续，说名随眠。又有识身及外事等，当知是彼五种因相，谓计我因相，乃至随眠因相。即此因相，复有二种：一者、所缘因相，二者、因缘因相。计我、我慢，以有识身为所缘因相；计我所，通以二种为所缘因相。彼执著，以闻不正法，不如理作意，及彼随眠为因缘因相；彼随眠，以不如实了知诸行，烦恼诸缠数数串习为因缘因相。

复次，有四种有情众，当知于中安立杂染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外道有情众，二者、此法异生有情众，三者、有学有情众，四者、无学有情众。外道有情众中，具有一切。此法异生有情众中，四种可得及彼因相，并执著因相一分，然执著不可得。有学有情众中，计我、我所二种及我因相，执著、随眠皆不可得；及我慢、执著并彼因相，然有我慢、随眠可得。无学有情众中，一切皆不可得。又外道有情众，凡所有行，不为断彼。此法异生有情众，所修诸行，正为断彼而未能断，未见如实故。有学有情众，已断一分，为断余分复修正行；虽见如实，而不自称我已能见，犹未获得尽、无生智故。无学有情众，一切已断，于诸行中而自称言我如实见。

「净说句」：复次，有八种清净说句，何等为八？谓由超过见、慢故，名二种超过意清净说句；由断彼因相故，名除相清净说句；由断彼执著故，名寂静清净说句；由断彼随眠故，名善解脱清净说句。复次，有学有二清净说句：谓于后有一切行中，由不现行道理，名已割贪爱，及转三结。无学有二清净说句：谓正慢现观故；及一切苦本贪爱随眠永拔除故，名已作苦边。如是一切总收为一，合有八种清净说句。

「远离四具」：复次，由四支故，具足远离，名善具足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无第二而住，二者、处边际卧具，三者、其身远离，四者、其心远离。谓于居家境界所生诸相，寻思、贪欲、瞋恚悉皆远离，依不放逸防守其心。又由五相发勤精进，速证通慧：谓有势力者，由被甲精进故；有精进者，由加行精进故；有勇捍者，由于广大法中无怯劣精进故；有坚猛者，由寒热蚊虻等所不能动精进故；有不舍善轭者，由于下劣无喜足精进故。又为断惛沈、睡眠、掉举、恶作，如其次第奢摩他、毘钵舍那品随烦恼故，愿正止观无有失坏。

三一；三一（二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异比丘来诣佛所，为佛作礼，却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说多闻，云何为多闻」？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今问我多闻义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唯然，世尊」！佛告比

丘：「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比丘！当知若闻色，是生厌，离欲，灭尽，寂静法，是名多闻。如是闻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是生厌，离欲，灭尽，寂静法，是名多闻。比丘！是名如来所说多闻」。时彼比丘闻佛所说，踊跃欢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三二；三二（二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有异比丘来诣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却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如世尊所说法师，云何名为法师」？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义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唯然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」。佛告比丘：「若于色，说是生厌，离欲，灭尽，寂静法者，是名法师。若于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说是生厌，离欲，灭尽，寂静法者，是名法师。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」。时彼比丘闻佛所说，踊跃欢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三三；三三（二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有异比丘来诣佛所，头面作礼，却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说法次法向，云何法次法向」？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今欲知法次法向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唯然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比丘于色向厌，离欲，灭尽，是名法次法向。如是于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向厌，离欲，灭尽，是名法次法向」。时彼比丘闻佛所说，踊跃欢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三四；三四（二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有异比丘来诣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却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所说得见法涅槃，云何比丘得见法涅槃」？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今欲知见法涅槃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唯然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」佛告比丘：「于色生厌，离欲，灭尽，不起诸漏，心正解脱，是名比丘见法涅槃。如是（于）受、想、行、识，〔于识〕生厌，离欲，灭尽，不起诸漏，心正解脱，是名比丘见法涅槃」。时彼比丘闻佛所说，踊跃欢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三五；三五（二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有异比丘名三蜜离提，来诣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却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说说法师，云何名为说法师」？佛告比丘：「汝今欲知说法师义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唯然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若比丘于色，说厌，离欲，灭尽，是名说法师。如是于受、想、行、识，〔于识〕说厌，离欲，灭尽，是名说法师」。时彼比丘闻佛所说，踊跃欢喜，作礼而去。

多闻、善说法，向法及涅槃，三蜜离提问：云何说法师。

「三圆满」：复次，于善说法毘奈耶中，有三圆满。何等为三？一、行圆满，二、果圆满，三、师圆满。行圆满者，谓为触证断、无欲、灭界故，听闻正法，为他演说，自正修行，法随法行，是名行圆满。果圆满者，谓即由此法随（法）行增上力故，心善解脱；又能证得现法涅槃，是名果圆满。师圆满者，谓能引发一切梵行之法，皆用世尊为根本故，皆由世尊转法眼故，皆以世尊为所依故。由如来出世，有彼教可知故，说世尊为彼根本。佛出世已，观待彼彼所化有情，说正法眼，师及弟子展转传来，故说世尊转正法眼。转法眼已，若有于中生诸疑惑，唯依世尊乃能决了，故说世尊为所依止。又说法师，略有二种：一者、由教，二者、由证。斯由从他闻正法已而宣说故；依证学道、无学道已而宣说故。

三六；三六（三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舍利弗，在耆阇崛山中。时有长者子，名输屡那，日日游行，到耆阇崛山，诣尊者舍利弗，问讯起居已，却坐一面。语舍利弗言：「若诸沙门、婆罗门，于无常色，变易，不安隐色，言我胜、我等、我劣，何故沙门、婆罗门作如是想而不见真实？若沙门、婆罗门，于无常，变易，不安隐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而言我胜、我等、我劣，何故沙门、婆罗门作如是想而不见真实？若沙门、婆罗门，于无常色，变易，不安隐色，言我胜、我等、我劣，何所计而不见真实？于无常，变易，不安隐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言我胜、我等、我劣，何所计而不见真

实」？「输屡那！于汝意云何？色为常为无常耶」？答言：「无常」。「输屡那！若无常为是苦耶」？答言：「是苦」。「输屡那！若无常，苦，是变易法，于意云何？圣弟子于中见色是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」。「输屡那！于意云何？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识为常为无常」？答言：「无常」。「若无常是苦耶」？答言：「是苦」。「输屡那！识若无常，苦，是变易法，于意云何？圣弟子于中见识是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」。「输屡那！当知色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色不是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，是名如实知。如是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识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识不是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，是名如实知。输屡那！如是于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生厌，离欲，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时舍利弗说是经已，长者子输屡那远尘，离垢，得法眼净。时长者子输屡那见法，得法，不由于他，于正法中得无所畏。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胡跪合掌，白舍利弗言：「我今已度。我从今日，归依佛，归依法，归依僧，为优婆塞。我从今日，已尽寿命清净归依三宝」。时长者子输屡那，闻舍利弗所说，欢喜踊跃，作礼而去。

复次，嗢拖南曰：

想行、愚相、眼、胜利，九智、无痴与胜进，我见差别、三相行，法总等品、三后广。

「想行」：于诸行中，修无常想行有五种：谓由无常性，无恒性，非久住性，不可保性，变坏法性故。此中刹那刹那坏故无常；自体系属有限住寿故无恒；外事劫后决定无住故非久住；寿量未满，容被缘坏非时而死故不可保；乃至尔所时住，于其中间不定安乐故变坏法。

「愚相」：复次，愚夫略有三种愚夫之相。何等为三？谓诸愚夫，于一切行，如上所说五无常性，不能思惟；于非真实胜、劣性中，分别胜、劣，称量自他，谓己为胜，是名第一愚夫之相。如谓己胜，谓等，谓劣，广说亦

尔。与此相违，当知智者亦有三种智者之相。

「眼」：复次，由二种相，当知圣者慧眼清净，谓由远尘及离垢故。由见所断诸烦恼缠得离系故，名为远尘；由彼随眠得离系故，说名离垢。又现观时，有龕我慢随入作意间无间转，若遍了知所取能取所缘平等，彼即断灭，彼断灭故，说名远尘；一切见道所断烦恼随眠断故，说名离垢。

「胜利」：复次，远尘、离垢，于诸法中得法眼时，当知即得十种胜利。何等为十？一者、于四圣谛已善见故，说名见法。二者、随获一种沙门果故，说名得法。三者、于己所证，能自了知，我今已尽所有那落迦、傍生、饿鬼，我证预流，乃至广说，由如是故说名知法。四者、得四证净，于佛、法、僧如实知故，名遍坚法。五者、于自所证无惑。六者、于他所证无疑。七者、宣说圣谛相应教时，不藉他缘。八者、不观他面，不看他口，于此正法、毘奈耶中，一切他论所不能转。九者、记别一切所证解脱，都无所畏。十者、由二因缘，随入圣教，谓正世俗及第一义故。

三七；三七（三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舍利弗在耆阇崛山。时有长者子，名输屡那，日日游行，到耆阇崛山，诣舍利弗所，头面礼足，却坐一面。时舍利弗谓输屡那：「若沙门、婆罗门，于色不如实知，色集不如实知，色灭不如实知，色灭道迹不如实知故，输屡那！当知此沙门、婆罗门，不堪能断色。如是沙门、婆罗门，于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识不如实知，识集不如实知，识灭不如实知，识灭道迹不如实知故，不堪能断识。输屡那！若沙门、婆罗门，于色如实知，色集如实知，色灭如实知，色灭道迹如实知故，输屡那！当知此沙门、婆罗门，堪能断色。如是输屡那！若沙门、婆罗门，于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识如实知，识集如实知，识灭如实知，识灭道迹如实知故，输屡那！当知此沙门、婆罗门堪能断识。输屡那！于意云何？色为常为无常耶」？答言：「无常」。又问：「若无常者是苦耶」？答云：「是苦」。舍利弗言：「若色无常、苦者，是变易法，圣弟子宁于中见色是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」。「输屡那！如是受……。

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识为常为无常耶」？答言：「无常」。又问：「若无常者是苦耶」？答言：「是苦」。又问：「若无常、苦者，是变易法，圣弟子宁于中见识是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答曰：「不也」。「输屡那！当知色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于一切色不是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，是名如实知。输屡那！圣弟子于色生厌，离欲，解脱，解脱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。如是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识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识不是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，是名如实知。输屡那！圣弟子于识生厌，离欲，解脱，解脱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」。时输屡那闻舍利弗所说，欢喜踊跃，作礼而去。

三八；三八（三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舍利弗在耆阇崛山。时有长者子，名输屡那，日日游行，到耆阇崛山，诣舍利弗所，头面礼足，却坐一面。时舍利弗告输屡那：「若沙门、婆罗门，于色不如实知，色集不如实知，色灭不如实知，色味不如实知，色患不如实知，色离不如实知故，不堪能超越色。若沙门、婆罗门，于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识不如实知，识集不如实知，识灭不如实知，识味不如实知，识患不如实知，识离不如实知故，此沙门、婆罗门不堪能超越识。若沙门、婆罗门，于色、色集，色灭、色味、色患，色离如实知，此沙门、婆罗门堪能超越色。若沙门、婆罗门，于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识、识集、识灭、识味、识患、识离如实知，此沙门、婆罗门堪能超越识。输屡那！于汝意云何？色为常为无常耶」？答言：「无常」。「无常者为苦耶」？答言：「是苦」。「输屡那！若色无常、苦，是变易法，圣弟子于中宁有是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」。「输屡那！于汝意云何？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为常为无常」？答言：「无常」。「若无常者是苦耶」？答言：「是苦」。「输屡那！若无常、苦，是变易法，圣弟子于中宁有是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」。「输屡那！当知色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于一切色不是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，是名如实知。

输屡那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于一切识不是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，是名如实知。输屡那！圣弟子于此五受阴，正观非我，非我所。如是正观，于诸世间无所摄受，无摄受者则无所著，无所著者自得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时长者子输屡那，闻舍利弗所说，欢喜踊跃，作礼而去。

「九智」：复次，有九种智，能于诸行遍知超越，谓：诸行流转智，诸行还灭智，杂染因缘智，清净因缘智，清净智，及苦智，集智，灭智，道智。此中诸行流转智者，略有三种因缘集故，一切行集所有正智：谓憙集故，触集故，名色集故，随其所应，若色集，若受等集，若识集。即此三种因缘灭故，三种行灭，是名诸行还灭智。杂染因缘智，清净因缘智，及清净智者，谓于爱味、过患、出离，如前应知。四圣谛中苦等四智，如前分别圣谛道理，应知其相。于异生位修前五智，圣速证后四圣谛智，由证彼故，能于诸行如实了知。又若于前诸智有阙，必定不能以谛道理遍知诸行，要当证得，方能遍知。若于谛理遍知行智有所阙者，必定不能于上修道，以对治力断诸烦恼，超一切行。与此相违，乃能超越，是故说言有九种智，能于诸行遍知超越。

三九；三九（二五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舍利弗，尊者摩诃拘絺罗，在耆阇崛山。时，尊者拘絺罗晡时从禅起，诣尊者舍利弗所，共相问讯，种种相娱悦已，却坐一面。时尊者摩诃拘絺罗语舍利弗言：「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为我说不」？舍利弗言：「随仁所问，知者当说」。摩诃拘絺罗问舍利弗言：「所谓无明，云何是无明？谁有此无明」？舍利弗答言：「无明者谓不知，不知者是无明」。「何所不知」？「谓色无常，色无常如实不知，色磨灭法，色磨灭法如实不知；色生灭法，色生灭法如实不知。受、想、行，识（无常）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如实不知；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识磨灭法，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识磨灭法如实不知；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识生灭法，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识生灭法如实不知。摩诃拘絺罗！于此五受阴如实不知

，不见，无无间等，愚，暗，不明，是名无明。成就此者，名有无明」。又问舍利弗：「所谓明者，云何为明？谁有此明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摩诃拘絺罗！所谓明者是知，知者是名为明」。又问：「何所知」？「谓色无常，色无常如实知；色磨灭法，色磨灭法如实知；色生灭法，色生灭法如实知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（无常）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如实知；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识磨灭法，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识磨灭法如实知；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识生灭法，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识生灭法如实知。拘絺罗！于此五受阴如实知，见，明，觉，慧，无间等，是名为明。成就此法者，是名有明」。是二正士，各闻所说，展转随喜，从座而起，各还本处。

四〇；四〇（二五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尊者舍利弗，尊者摩诃拘絺罗，在耆阇崛山。时摩诃拘絺罗，晡时从禅起，诣尊者舍利弗所，共相问讯，种种相娱悦已，却坐一面。时尊者摩诃拘絺罗语舍利弗言：「欲有所问，宁有少暇为我说不」？舍利弗言：「仁者且问，知者当说」。摩诃拘絺罗问舍利弗言：「所谓无明，复云何为无明？谁有此无明」？舍利弗答言：「无明者谓不知，不知者是无明」。「何所不知」？「谓色不如实知，色集、色灭、色灭道迹不如实知。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识不如实知，识集、识灭、识灭道迹不如实知。摩诃拘絺罗！于此五受阴不如实知，不知，不见，不无间等，愚，暗，不明，是名无明。成就此者，名有无明」。又问舍利弗：「云何为明？谁有此明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所谓明者是知，知者是明」。又问：「何所知」？舍利弗言：「色如实知，色集、色灭、色灭道迹如实知。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识如实知，识集、识灭、识灭道迹如实知。拘絺罗！于此五受阴如实知，见，明，觉，慧，无间等，是名为明。成就此法者，是名有明」。是二正士，各闻所说，展转随喜，从座而起，各还本处。

四一；四一（二五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舍利弗，尊者摩诃拘絺罗，在耆阇崛山。时摩诃拘絺罗，晡时从禅起，诣舍利弗所，共相问

讯，相娱悦已，却坐一面。时摩诃拘絺罗语舍利弗：「欲有所问，仁者宁有闲暇见答以不」？舍利弗言：「仁者且问，知者当答」。时摩诃拘絺罗语舍利弗言：「所谓无明，无明者为何谓耶？谁有此无明」？舍利弗言：「不知是无明」。「不知何等」？「谓色不如实知，色集、色灭、色味、色患、色离不如实知。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识，识集、识灭、识味、识患、识离不如实知。摩诃拘絺罗！于此五受阴不如实知，不如实见，不无间等，若暗，若愚，是名无明。成就此法者，名有无明」。又问：「明者云何为明？谁有此明」？舍利弗言：「知者是明」。「为何所知」？舍利弗言：「色如实知，色集、色灭、色味、色患、色离如实知。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识如实知，识集、识灭、识味、识患、识离如实知。摩诃拘絺罗！于此五受阴如实知，如实见，明，觉，慧，无间等，是名为明。成就此者，名为有明」。时二正士各闻所说，欢喜而去。

「无痴」：复次，修观行者，由三处故，于诸行中无愚痴住。何等为三？一、于过去诸行，如实了知是无常性；二、于现在诸行，如实了知是灭法性；三、于未来诸行，如实了知生灭法性。彼由如是，于三世行无有愚痴，不染污心安乐而住，堕在明数。与此相违，当知即是有愚痴住，堕无明数。

复有三种烦恼异名，多分说在烦恼品中：一、贪异名，二、瞋异名，三、痴异名。贪异名者，亦名为喜，亦名为贪，亦名为顾，亦名为欣，亦名为欲，亦名为昵，亦名为乐，亦名为藏，亦名为护，亦名为著，亦名为希，亦名为耽，亦名为爱，亦名为染，亦者为渴。瞋异名者，亦名为恚，亦名为憎，亦名为瞋，亦名为忿，亦名名损，亦名不忍，亦名违戾，亦名暴恶，亦名蛆螫，亦名拒对，亦名惨毒，亦名愤发，亦为怒憾，亦名怀戚住，亦名生欻勃。痴异名者，亦名无智，亦名无见，亦名非现观，亦名愦昧，亦名愚痴，亦名无明，亦名黑暗。如是等名，当知如前摄异门分多分已辨。憙贪差别，我今当说。缘依止受所生欣乐，说名为喜；缘生受境所起染著，说名为贪。又于将得境生名喜；若于已得境生名贪。又于已得临将受用名憙；即于此事正受用时名贪。又于能得境界方便名喜；即于境界名贪。又于后有名喜；于现境界名贪。又于所爱他有情类荣利名喜；于自所得荣利名贪。

四二；四二（二五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舍利弗，共摩诃拘绺罗，在耆阇崛山。摩诃拘绺罗晡时从禅起，诣舍利弗所，共相问讯，相娱悦已，却坐一面。时摩诃拘绺罗语舍利弗：「欲有所问，仁者宁有闲暇见答以不」？舍利弗言：「仁者且问，知者当答」。时摩诃拘绺罗问舍利弗言：「若比丘未得无间等法，欲求无间等法，云何方便求？思惟何等法」？舍利弗言：「若比丘未得无间等法，欲求无间等法，精勤思惟：五受阴如病，如痈，如刺，如杀，无常，苦，空，非我。所以者何？是所应处故。若比丘于此五受阴精勤思惟，得须陀洹果证」。又问舍利弗：「得须陀洹果证已，欲得斯陀含果证者，当思惟何等法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拘绺罗！已得须陀洹果证已，欲得斯陀含果证者，亦当精勤思惟：此五受阴法如病，如痈，如刺，如杀，无常，苦，空，非我。所以者何？是所应处故。若比丘于此五受阴精勤思惟，得斯陀含果证」。摩诃拘绺罗又问舍利弗言：「得斯陀含果证已，欲得阿那含果证者，当思惟何等法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拘绺罗！得斯陀含果证已，欲得阿那含果证者，当复精勤思惟：此五受阴法，如病，如痈，如刺，如杀，无常，苦，空，非我。所以者何？是所应处故。若比丘于此五受阴精勤思惟，得阿那含果证」。摩诃拘绺罗又问舍利弗言：「得阿那含果证已，欲得阿罗汉果证者，当思惟何等法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拘绺罗！得阿那含果证已，欲得阿罗汉果证者，当复精勤思惟：此五受阴法，如病，如痈，如刺，如杀，无常，苦，空，非我。所以者何？是所应处故。若比丘于此五受阴法精勤思惟，得阿罗汉果证」。摩诃拘绺罗又问舍利弗：「得阿罗汉果证已，复思惟何等法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摩诃拘绺罗！阿罗汉亦复思惟：此五受阴法，如病，如痈，如刺，如杀，无常，苦，空，非我。所以者何？为得未得故，证未证故，见法乐住故」。时二正士各闻所说，欢喜而去。

「胜进」：复次，于诸行中如理修者，有四胜进。谓胜进想，略有三种：一、未得为得，二、未会为会，三、未证为证。若为获得现法乐住，名第四胜进。最初能得先所未得预流果故，当知是名未得为得。即此为依，复能契会上学果故，当知是名未会为会。即此为依，复能证得阿罗汉果，于诸惑

断能作证故，当知是名未证为证。若已证得阿罗汉果，更无未得为得，乃至未证为证故正勤修习，但为现法乐住正勤修习。又依自义，有三胜进想：谓于诸行中厌背想，过患想，实义想。厌背想者，复可四行：谓于诸行思惟如病，如痈，如箭，恼害。如病者，谓如有一因界错乱所生病苦，修厌背想。如痈者，谓如有一因于先业所生痈苦，修厌背想。如箭者，谓如有一因他怨箭所中之苦，修厌背想。恼害者，谓于亲财等匮乏中，因自邪计所生诸苦，修厌背想。如是名为修观行者，于诸行中修厌背想。过患想者，复有二行：谓于诸行思惟无常，及思惟苦。实义想者，亦有二行：谓于诸行思惟空性，及无我性。此中先于过患想及实义想正修习已，然后方能住厌背想。当知此中先说其果，后说其因。

四三；四三（二六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舍利弗诣尊者阿难所，共相问讯已，却坐一面。时尊者舍利弗问尊者阿难言：「欲有所问，仁者宁有闲暇见答以不」？阿难言：「仁者且问，知者当答」。舍利弗言：「阿难！所谓灭者，云何为灭耶？谁有此灭」？阿难言：「舍利弗！五受阴是本行所作，本所思愿，是无常、灭法；彼法灭故，是名为灭。云何为五？所谓色受阴是本行所作，本所思愿，是无常、灭法；彼法灭故，是名为灭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是本行所作，本所思愿，是无常、灭法；彼法灭故，是名为灭」。舍利弗言：「如是！如是！阿难！如汝所说：此五受阴是本行所作，本所思愿，是无常、灭法；彼法灭故，是名为灭。云何为五？所谓色受阴是本行所作，本所思愿，是无常、灭法；彼法灭故，是名为灭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是本行所作，本所思愿，是无常、灭法；彼法灭故，是名为灭。阿难！此五受阴若非本行所作，本所思愿者，云何可灭？阿难！以五受阴是本行所作，本所思愿，是无常、灭法；彼法灭故，是名为灭」。时二正士各闻所说，欢喜而去。

「三相行」：复次，由三种相，诸行灭故，说名无余依涅槃界。一者、先所生起诸行灭故；二者、自性灭坏诸行灭故；三者、一切烦恼永离系故。先所生起诸行灭者，谓于先世能感后有诸业烦恼之所造作，及由先愿之所思

求，今所生起诸行永灭。自性灭坏诸行灭者，谓彼生已，任性灭坏，非究竟住诸行永灭。一切烦恼永离系者，谓诸烦恼无余断灭，由今灭故，后不更生。是故由此三相诸行灭故，说名寂灭，非永无相，其相异故；若永无相，不可施设说名寂灭。

四四；四四（二六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尊者阿难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。时尊者阿难告诸比丘：「尊者富留那弥多罗尼子，年少初出家时，常说深法，作如是言：阿难！生法计是我，非不生。阿难！云何于生法计是我，非不生？色生，生是我，非不生。受、想、行、识生，生是我，非不生。譬如士夫手执明镜及净水镜，自见面生，生故见，非不生。是故阿难！色生，生故计是我，非不生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生，生故计是我，非不生。云何阿难！色是常耶？为无常耶？答曰：无常。又问：无常者是苦耶？答曰：是苦。又问：若无常、苦者，是变易法，圣弟子于中复计我，异我，相在不？答曰：不也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为是常耶？为无常耶？答曰：无常。若无常是苦耶？答曰：是苦。又问：若无常、苦者，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于中宁复计我，异我，相在不？答曰：不也。阿难！是故色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。如实知，如实观察，如是观者，圣弟子于色生厌，离欲，解脱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生厌，离欲，解脱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诸比丘！当知彼尊者于我有大饶益，我从彼尊者所闻法已，远尘、离垢，得法眼净。我从是来，常以此法为四众说，非余外道、沙门、婆罗门出家者说」。

「我见差别」：复次，有四种我见为所依止，能生我慢：一、有分别我见，谓诸外道所起；二、俱生我见，谓下至禽兽等亦能生起；三、缘自依止我见，谓于各别内身所起；四、缘他依止我见，谓于他身所起。分别我见为所依止生我慢者，谓由此见，观自、他身，计有实我。由此二种我见为依，

发生我慢。譬如清净圆镜，面上质像为依，发生影像；影像为依，于自依止发生劣、中、胜想。如是由邪分别故，缘自依止我见为缘，发生缘他依止我见。如依质像，发生影像。又此为缘发生我慢，方他谓己或胜、或等、或劣。俱生我见为缘生我慢者，当知譬喻与前差别。如明眼人临净水器，自观眼、耳，所余如前应知其相。此一切种萨迦耶见，唯依善说法毘奈耶方能永断，非余邪教。如是如来及众共知同梵行者，或诸弟子同梵行者，有大恩德。唯由如是一因缘故，名于大师或灭度后同梵行者，真实报恩。又由第二，谓若有能即依如是差别句义，为利益故，勤修正行，如是亦名随分报恩，彼所希望未满足故。

四五；四五（二六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有众多上座比丘，住波罗榇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，佛般泥洹未久。时长老阐陀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波罗榇城乞食。食已还，摄衣钵，洗足已，持户钩，从林至林，从房至房，从经行处至经行处，处处请诸比丘言：「当教授我，为我说法，令我知法、见法！我当如法知、如法观」。时诸比丘语阐陀言：「色无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，一切行无常，一切法无我，涅槃寂灭」。阐陀语诸比丘言：「我已知色无常，受、想、行，识无常；一切行无常，一切法无我，涅槃寂灭」。阐陀复言：「然我不喜闻一切诸行空，寂，不可得，爱尽，离欲，涅槃。此中云何有我，而言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是名见法」？第二、第三，亦如是说。阐陀复言：「是中谁复有力堪能为我说法，令我知法、见法」？复作是念：「尊者阿难，今在拘睒弥国瞿师罗园，曾供养亲觐世尊，佛所赞叹，诸梵行者皆悉识知，彼必堪能为我说法，令我知法、见法」。

时阐陀过此夜已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波罗榇城乞食。食已还，摄举卧具，摄卧具已，持衣钵，诣拘睒弥国。渐渐游行，到拘睒弥国。摄举衣钵，洗足已，诣尊者阿难所，共相问讯已，却坐一面。时阐陀语尊者阿难言：「一时，诸上座比丘住波罗榇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时我晨朝著衣持钵，入波罗榇城乞食。食已还，摄衣钵。洗足已，持户钩，从林至林，从房至房，从经行处至经行处，处处见诸比丘而请之言：『当教授我，为我说法，令我知法、

见法』！时诸比丘为我说法言：『色无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；一切行无常，一切法无我，涅槃寂灭』。我尔时语诸比丘言：『我已知色无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；一切行无常，一切法无我，涅槃寂灭。然我不喜闻一切诸行空，寂，不可得，爱尽，离欲，涅槃。此中云何有我，而言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是名见法』？我尔时作是念：『是中谁复有力堪能为我说法，令我知法、见法』？我时复作是念：『尊者阿难今在拘睒弥国瞿师罗园，曾供养亲觐世尊，佛所赞叹，诸梵行者皆悉知识，彼必堪能为我说法，令我知法、见法』。善哉！尊者阿难！今当为我说法，令我知法、见法」！时尊者阿难语阐陀言：「善哉！阐陀！我意大喜，我庆仁者能于梵行人前，无所覆藏，破虚伪刺。阐陀！愚痴凡夫所不能解，色无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；一切诸行无常，一切法无我，涅槃寂灭。汝今堪受胜妙法，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」。时阐陀作是念：我今欢喜，得胜妙心，得踊悦心，我今堪能受胜妙法。尔时，阿难语阐陀言：「我亲从佛闻，教摩诃迦旃延言：『世人颠倒，依于二边，若有、若无。世人取诸境界，心便计著。迦旃延！若不受，不取，不住，不计于我，此苦生时生、灭时灭。迦旃延！于此不疑、不惑，不由于他而能自知，是名正见、如来所说。所以者何？迦旃延！如实正观世间集者，则不生世间无见；如实正观世间灭，则不生世间有见。迦旃延！如来离于二边，说于中道：所谓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谓缘无明有行，乃至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集。所谓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，谓无明灭则行灭，乃至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灭』」。尊者阿难说是法时，阐陀比丘远尘、离垢，得法眼净。尔时，阐陀比丘见法，得法，知法，起法，超越狐疑，不由于他，于大师教法得无所畏。恭敬合掌白尊者阿难言：「正应如是，如是智慧梵行，善知识教授教诫说法。我今从尊者阿难所，闻如是法，于一切行皆空，皆悉寂，不可得，爱尽，离欲，灭尽，涅槃，心乐正住解脱，不复转还；不复见我，唯见正法」。时阿难语阐陀言：「汝今得大善利，于甚深佛法中得圣慧眼」。时二正士展转随喜，从座而起，各还本处。

输屡那三种，无明亦有三，无间等及灭，富留那、阐陀。

「法总等品」：复次，由三解脱门增上力故，当知建立四种法嗢拖南，谓空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。一切行无常，一切行苦者，依无愿解脱门，建立第一、第二法嗢拖南。一切法无我者，依空解脱门，建立第三法嗢拖南。涅槃寂静者，依无相解脱门，建立第四法嗢拖南。

复次，当知有二种法嗢拖南增上行欲：一者、胜解俱行欲；二者、意乐俱行欲。胜解俱行欲者，由四种法嗢拖南故，于诸行中而生乐欲。又于诸行寂静生乐欲者，由意乐故，独处空闲，作意思惟，由四种相，于彼寂静其心退还。一者、于中由见胜利，不趣入故；二者、不信，彼得不清净信故；三者、于彼所缘不生憙乐，不安住故；四者、于彼而起不乐胜解故。与彼相违，当知即是意乐俱行欲。又由二缘，依止无我胜解之欲，于彼涅槃，由惊恐故，其心退还。一、由于此欲不善串习，未到究竟故；二、于作意时，由彼因缘念忘失故，又此忍欲未串习故。当尔之时，于诸行中了唯行智，其心愚昧，数数思惟我，我尔时当何所在！寻求我行微细俱行障碍而转，由此缘故，彼作是思：我当不有。不作是念：唯有诸行当来不有。彼由如是随逐身见为依止故，发生变异随转之识，由惊恐故，于彼寂灭其心退还。

「三」：复次，为断如是惊恐，有二种法，多有所作：一者、于诸有智同梵行所，如实自显；二者、因善法欲，发解了心及调柔心。又发如是解了心者，听闻正法，由三种相，发生欢喜：一者、由补特伽罗增上故；二者、由法增上故；三者、由自增上故。补特伽罗增上者，谓由覩见深可赞仰，具大威力端严大师，及所称扬善说法者。法增上者，谓所说法，能令出离烦恼业苦，及令信解最上深义。自增上者，谓有力能，于所说法能随觉悟。又发如是调柔心者，谓有三见：一者、若依彼而转；二者、若由彼遍知；三者、若应所引发。依彼而转者，谓于诸谛未得现观，为得现观，依彼胜解俱行极善串习正见而转。由彼遍知者，谓依随顺现观正见，于三事我执萨迦耶见，及彼随眠，断、常两见所依止性，并所得果，能遍了知。言三事者：一、若所取，二、若能取，三、若如是取。此何所取？谓五取蕴。谁能取？谓四取。云何而取？谓四识住。随其次第，如前应知，为二取心之所依处。又即于彼所有诸缠非理所引，缘彼境界萨迦耶见，生起执著及彼随眠，如前应知。云

何应所引发？谓住于彼，而能永断萨迦耶见三事执著，及彼随眠，于圣谛智不藉他缘。又若依彼应所遍知正见转时，于其三处起我执著及有随眠，于诸行中若集、若没不善知故，于处中行尚不能入，况得出离！若随顺现观正见住时，于三事中所有我执皆已离系，犹被随眠之所系缚；于诸行中，若集、若没能善知故，远离二边，入处中行，虽未出离，堪能出离。若已引发圣谛现观，由正见故，于三事中无我执著，远离随眠，于处中行先趣入已，后由此故方得出离。当知如是三见转时，有此差别。

四六；四六（二六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留国杂色牧牛聚落。尔时，佛告诸比丘：「我以知见故得诸漏尽，非不知见。云何以知见故得诸漏尽，非不知见？谓此色，此色集，此色灭。此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（此）识，此识集，此识灭。不修方便，随顺成就，而用心求令我诸漏尽、心得解脱，当知彼比丘终不能得漏尽解脱。所以者何？不修习故。不修习何等？谓不修习念处，正勤，如意足，根，力，觉，道。譬如伏鸡，生子众多，不能随时荫卵，消息冷暖，而欲令子以觜、以爪啄卵自生，安隐出穀，当知彼子无有自力，堪能方便以觜、以爪安隐出穀。所以者何？以彼鸡母不能随时荫卵冷暖，长养子故。如是比丘不勤修习，随顺成就，而欲令得漏尽解脱，无有是处。所以者何？不修习故。不修何等？谓不修念处，正勤，如意足，根，力，觉，道。若比丘修习随顺成就者，虽不欲令漏尽解脱，而彼比丘自然漏尽，心得解脱。所以者何？以修习故。何所修习？谓修念处，正勤，如意足，根，力，觉，道。如彼伏鸡，善养其子，随时荫卵，冷暖得所，正复不欲令子方便自啄卵出，然其诸子自能方便安隐出穀。所以者何？以彼伏鸡随时荫卵，冷暖得所故。如是比丘善修方便，正复不欲漏尽解脱，而彼比丘自然漏尽，心得解脱。所以者何？以勤修习故。何所修习？谓修念处，正勤，如意足，根，力，觉，道。譬如巧师、巧师弟子，手执斧柯，捉之不已，渐渐微尽，手指处现，然彼不觉斧柯微尽而尽处现。如是比丘精勤修习，随顺成就，不自知见今日尔所漏尽，明日尔所漏尽，然彼比丘知有漏尽。所以者何？以修习故。何所修习？谓修习念处，正勤，如意足，根，力，觉，道。譬如大舶，在于海边，

经夏六月，风飘、日暴，藤缀渐断。如是比丘精勤修习，随顺成就，一切结、缚、使、烦恼、缠，渐得解脱。所以者何？善修习故。何所修习？谓修习念处，正勤，如意足，根，力，觉，道」。说是法时，六十比丘不起诸漏，心得解脱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复次，嗢拖南曰：

速通、自体、智境界，流转、善足行、顺流，知断相、想立、违粮，师所作等品后广。

「速通」：为欲证得未得真实究竟解脱，略有三法，能令获得速疾通慧。一者、智力，二者、不放逸力，三者、数习力。智力者，谓若住彼，堪能无间永尽诸漏，当知即是有学智见。不放逸力者，谓已获得如是知见，即依如是所得之道，方便勤修，于心防护恶不善法。数习力者，谓即依此方便勤修，常作常转，终不谓我为于今日得尽诸漏心解脱耶，为于来日，为于后日？由此邪思，令心厌倦。无厌倦已，便无怯畏；无怯畏已，不舍加行，能尽诸漏。问：智、见何差别？答：若照过去及以未来非现见境，此慧名智；照现在境，此慧名见。又所取为缘，此慧名智；能取为缘，此慧名见。又闻、思所成，此慧名智；修所成者，此慧名见。又能断烦恼，此慧名见；烦恼断已，能证解脱，此慧名智。又缘自相境，此慧名智；缘共相境，此慧名见。又由假施设，遍于彼彼内外行中，或立为我，或立有情，天、龙、药叉、健达缚、阿素洛、揭路荼、紧捺洛、牟呼洛伽等，或立军、林及舍、山等，以如是等世俗理行缘所知境，此慧名智；若能取于自相、共相，此慧名见。又寻求诸法，此慧名智；既寻求已，伺察诸法，此慧名见。又缘无分别影像为境，此慧名智；缘有分别影像为境，此慧名见。又有色尔焰影像为缘，此慧名见；无色尔焰影像为缘，此慧名智。彼由如是若智、若见为所依止，方便修时，复更勤修四善巧事：一、观察事，二、舍取事，三、出受事，四、方便事。观察事者，谓四念住，为欲对治四颠倒故，如实遍知一切境故。舍取事者，谓四正断，为欲断除不善法故，及为修集诸善法故。出受事者，谓四神足，依四静虑次第超出，始从忧根乃至乐故。方便事者，谓诸根、力、觉支、道支，当知即是能断见、修所断烦恼正方便故。如是勤修善巧事者，当知有

四种所依能依义：所依义者，谓观行者，正勤修习；能依义者，谓成就学诸无漏法而未清净，余无明觳所缠裹故。又彼诸法，由清净道后方清净，此清净道当知复有四种差别：一者、习近正法，正审静虑；二者、亲事善友；三者、以尸罗、根护、少欲等法熏练其心；四者、独处空闲，用奢摩他、毘钵舍那，胜正安乐以为翼从。又清净者，谓即依彼清净行道多修习故，令有学法，破无明觳趣无学地。又为得真实究竟解脱，当知略有五种渐次：一者、先集资粮以为依止；二者、以此为依，修奢摩他、毘钵舍那；三者、以此为依，具谛现观涅槃胜解；四者、以此为依，于劣少证不生喜足，亦不安住，于可厌法深生厌患；五者、以此为依，证得最后金刚喻定相应学心。

四七；四七（二六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异比丘，于禅中思惟，作是念：颇有色常，恒，不变易，正住耶？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常，恒，不变易，正住耶？是比丘晡时从禅起，往诣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却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于禅中思惟作是念：颇有色常，恒，不变易，正住耶？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常，恒，不变易，正住耶？今白世尊：颇有色常，恒，不变易，正住耶？颇有受、想、行、识常，恒，不变易，正住耶」？尔时，世尊手执小土抟，告彼比丘言：「汝见我手中土抟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已见，世尊」！「比丘！如是少土，我不可得；若我可得者，则是常，恒，不变易，正住法」。

佛告比丘：「我自忆宿命，长夜修福，得诸胜妙可爱果报之事。曾于七年中，修习慈心，经七劫成坏，不还此世。七劫坏时，生光音天；七劫成时，还生梵世空宫殿中，作大梵王，无胜、无上，领千世界。从是以后，复三十六反作天帝释；复百千反作转轮圣王，领四天下，正法治化。七宝具足，所谓轮宝，象宝，马宝，摩尼宝，玉女宝，主藏臣宝，主兵臣宝。千子具足，皆悉勇健。于四海内，其地平正，无诸毒刺。不威、不迫，以法调伏。灌顶王法，有八万四千龙象，皆以众宝庄严而挍饰之，宝网覆上，建立宝幢，布萨象王最为导首，朝、晡二时自会殿前。我时念言：是大群象，日日再反往来，蹈杀众生无数。愿令四万二千象，百年一来。即如所愿，八万四千象

中，四万二千象百年一至。灌顶王法，复有八万四千匹马，亦以纯金为诸乘具，金网覆上，婆罗马王为其导首。灌顶王法，有八万四千四种宝车，所谓金车、银车、琉璃车、颇梨车，师子、虎、豹皮、杂色钦婆罗以为覆衬，跋求毗阇耶难提音声之车为其导首。灌顶王法，领八万四千城，安隐丰乐，人民炽盛，拘舍婆提王而为上首。灌顶王法，有八万四千四种宫殿，所谓金、银、琉璃、颇梨，摩尼琉璃由诃而为上首。比丘！灌顶王法，有八万四千四种宝床，所谓金、银、琉璃、颇梨，种种缯褥、氍毹、𣰰毾、迦陵伽卧具以敷其上，安置丹枕。复次，比丘！灌顶王法，复有八万四千四种衣服，所谓迦尸细衣，刍摩衣，头鸠罗衣，拘沾婆衣。复次，比丘！灌顶王法，有八万四千玉女，所谓刹利女，似刹利女，况复余女。复次，比丘！灌顶王法，有八万四千釜食，众味具足。比丘！八万四千玉女中，唯以一人以为给侍。八万四千宝衣，唯著一衣。八万四千宝床，唯卧一床。八万四千宫殿，唯处一殿。八万四千城，唯居一城，名拘舍婆提。八万四千宝车，唯乘一车，名毘阇耶难提瞿沙，出城游观。八万四千宝马，唯乘一马，名婆罗诃，毛尾绀色。八万四千龙象，唯乘一象，名布萨陀，出城游观。比丘！此是何等业报，得如是威德自在耶？此是三种业报。云何为三？一者、布施，二者、调伏，三者、修道。比丘！当知凡夫染习五欲，无有厌足，圣人智慧成满而常知足。比丘！一切诸行，过去尽灭，过去变易，彼自然众具及以名称，皆悉磨灭。是故比丘！永息诸行，厌离，断欲，解脱」。

「比丘！色为常、无常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无常，世尊」！「若无常者是苦耶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「比丘！若无常、苦，是变易法，圣弟子宁复于中计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「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为常、为无常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无常，世尊」！「若无常者是苦耶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「比丘！若无常、苦，是变易法，圣弟子宁复于中计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诸所有色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，若

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。比丘！于色当生厌，离欲，解脱。如是于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当生厌，离欲，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时彼比丘闻佛所说，踊跃欢喜，作礼而去。常念土抟譬教授，独一静处，精勤思惟，不放逸住。不放逸住已，所以善男子剃除须发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，为究竟无上梵行，见法，自知身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时彼尊者亦自知法，心得解脱，成阿罗汉。

「自体」：复次，由五因缘，当知一切自体诸行皆悉无常，谓一切自体寿量有限。假使有人欲自祈验，我今以手执持泥团或牛粪团，能经几时。作是愿已，随取彼团。是人尔时任情所欲，能执不舍；乃至于后，欲弃即弃，欲持即持。非如所受必死之身，至寿尽际，尚不能遂己之所欲延一刹那，况乎久住？又、一切自体因所生故，彼因作故，是无常故。又、有自体广大兴盛，终归磨灭而可得故。谓在色界、欲界天人，大梵、帝释、转轮王等。又、由无倒阿笈摩故，谓佛世尊，于诸自体无常法性，现见现证而宣说故。复有三种诸受欲者圆满差别，由是因缘，诸受欲者恒常戏论。何等为三？一、资产圆满，二、自体圆满，三、广大殊胜有情供养圆满。当知复有三种因缘，能得如是圆满差别：谓施；戒调伏诸根俱行；及欲界慈修所得果，慈为先导，慈为因处，于诸有情损害寂静行相转故。

四八；四八（二六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阿毘陀处恒河侧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譬如恒河大水暴起，随流聚沫。明目士夫，谛观分别。谛观分别时，无所有，无牢，无实，无有坚固。所以者何？彼聚沫中无坚实故。如是诸所有色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比丘谛观思惟分别。（谛观思惟分别时），无所有，无牢，无实，无有坚固；如病、如痈、如刺、如杀，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所以者何？色无坚实故。诸比丘！譬如大雨，水泡一起一灭。明目士夫，谛观思惟分别。谛观思惟分别时，无所有，无牢，无实，无有坚固。所以者何？以彼水泡无坚实故。如是比丘！诸所有受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

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比丘谛观思惟分别。谛观思惟分别时，无所有，无牢，无实，无有坚固；如病、如痈、如刺、如杀，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所以者何？以受无坚实故。诸比丘！譬如春末夏初，无云无雨，日盛中时，野马流动。明目士夫，谛观思惟分别。谛观思惟分别时，无所有，无牢，无实，无有坚固。所以者何？以彼野马无坚实故。如是比丘！诸所有想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比丘谛观思惟分别。谛观思惟分别时，无所有，无牢，无实，无有坚固；如病、如痈、如刺、如杀，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所以者何？以想无坚实故。诸比丘！譬如明目士夫，求坚固材，执持利斧，入于山林，见大芭蕉树，□直长大，即伐其根，斩截其峰，叶叶次剥，都无坚实。（明目士夫，）谛观思惟分别。谛观思惟分别时，无所有，无牢，无实，无有坚固。所以者何？以彼芭蕉无坚实故。如是比丘！诸所有行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比丘谛观思惟分别。谛观思惟分别时，无所有，无牢，无实，无有坚固；如病、如痈、如刺、如杀，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所以者何？以彼诸行无坚实故。诸比丘！譬如幻师、若幻师弟子，于四衢道头，幻作象兵、马兵、车兵、步兵。有智明目士夫，谛观思惟分别。谛观思惟分别时，无所有，无牢，无实，无有坚固。所以者何？以彼幻无坚实故。如是比丘！诸所有识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比丘谛观思惟分别。谛观思惟分别时，无所有，无牢，无实，无有坚固；如病、如痈、如刺、如杀，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所以者何？以识无坚实故。」尔时，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：

「观色如聚沫，受如水上泡，想如春时燄，诸行如芭蕉，

诸识法如幻，日种姓尊说。周匝谛思惟，正念善观察，

无实不坚固，无有我我所。于此苦阴身，大智分别说：

离于三法者，身为成弃物。寿、暖及诸识，离此余身分，

永弃丘冢间，如木无识想。此身常如是，幻伪诱愚夫，

如杀、如毒刺，无有坚固者。比丘勤修习，观察此阴身，

昼夜常专精，正智系念住，有为行长息，永得清凉处」。

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智境界」：复次，当知于所知事，有七种如实通达智行：一、已得智，二、未得智，三、无颠倒智，四、是处非有知非有智，五、是处所余知不空智，六、苦不净智，七、速灭坏智。又由十五种相觉了诸行，能速断灭一切行愚。何等十五？谓水界所生故，无我似我而显现故，不住随欲而造作故，觉了诸色犹如聚沫。三和合生相似法故，如云、地、雨和合方便，觉了诸受喻若浮泡。于所知境，能显，能烧，能使迷乱相似法故，觉了诸想同于阳焰。萨迦耶见根本断故，多品自体因差别故，刹那量后时无暂停相似法故，觉了诸行譬芭蕉柱。有取之识，依四识住，发起种种自体随转相似法故，觉了诸识方于幻事。此广分别，如前摄异门分应知。

四九；四九（二六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佛告诸比丘：「（众生）于无始生死，无明所盖，爱结所系，长夜轮回，不知苦之本际。有时长久不雨，地之所生，百谷、草木，皆悉枯干。诸比丘！若无明所盖，爱结所系，众生生死轮回，爱结不断，不尽苦边。诸比丘！有时长夜不雨，大海水悉皆枯竭。诸比丘！无明所盖，爱结所系，众生生死轮回，爱结不断，不尽苦边。诸比丘！有时长夜，须弥山王皆悉崩落。无明所盖，爱结所系，众生长夜生死轮回，爱结不断，不尽苦边。诸比丘！有时长夜，此大地悉皆败坏，而众生无明所盖，爱结所系，众生长夜生死轮回，爱结不断，不尽苦边。比丘！譬如狗子系柱，彼系不断，长夜绕柱轮回而转。如是比丘！愚夫众生不如实知色，色集，色灭，色味，色患，色离，长夜轮回，顺色而转。如是不如实知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（不如实知）识，识集，识灭，识味，识患，识离，长夜轮回，顺识而转。诸比丘！随色转，随受转，随想转，随行转，随识转。随色转故，不脱于色；随受、想、行、识转故，不脱于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识。以不脱故，不脱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。多闻圣弟子如实知色

，色集，色灭，色味，色患、色离（故，不随色转）。如实知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（如实知）识，识集，识灭，识味，识患，识离故，不随识转。不随转故，脱于色，脱于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我说脱于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」。佛说此经已，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流转」：复次，有二世间，摄一切行：一、有情世间，二、器世间。有情世间名种类生死，器世间名器生死。种类生死，不同其余生死法故，望器生死，当知略有五不同分：谓器生死，共因所生；种类生死，但由不共，是名第一因不同分。又器生死，于无始终前后际断；种类生死，于无始终相续流转常无断绝，是名第二时不同分。又器生死，或火、水、风之所断坏；种类生死，则不如是，是名第三治不同分。又器生死，因无永断；种类生死，则不如是，是名第四断不同分。又器生死，断而复续；种类生死，断已无续，是名第五续不同分。又于生死，由五种相，一切愚夫流转不息：一、由爱因故，二、由爱果故，三，由爱自性故，四、由因展转故，五、即因展转依止前际无穷尽故。此中无明，是名爱因。能往善趣、恶趣诸业，是名爱果。由往善趣业故，爱结所系，愚夫自然乐往；由往恶趣业故，爱锁所絷，愚夫虽不欲往，强逼令去。爱自性者，略有三种：一、后有爱，二、憙贪俱行爱，三、彼彼喜乐爱。如是三爱，略摄为二：一者、有爱，二者、境爱。后有爱者，是名有爱。喜贪俱行爱者，谓于将得现前境界，及于已得未受用境，并于现前正受用境所有贪爱。彼彼喜乐爱者，谓于未来所希求境所有贪爱。当知此中由喜贪俱行爱故，名爱结系；由后有爱及彼彼喜乐爱故，名爱锁系。若于彼事爱结所系，名为驰走；若于彼事爱锁所系，名为流转。又于长世因展转来诸行相续，前际难知，后无穷尽，由是五相流转愚夫，当知复由五相所缚：一、于彼处缚，二、由彼而缚，三、正是能缚，四、依彼故缚，五、有所领受。于彼处缚者，谓由能往善趣业故，于善趣柱而系缚之；或由能往恶趣业故，于恶趣撅而系缚之。又由喜贪俱行爱故，于自事柱而系缚之。由彼彼喜乐爱及后有爱故，于自事撅而系缚之。由彼而缚者，谓愚夫异生为无明缚。正是能缚者，谓自同类，于苦无厌相似法故。依彼故缚者，谓依后蕴而被缚故。有所领受者，谓领受彼生等众苦。

五〇；五〇（二六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众生于无始生死，无明所盖，爱结所系，长夜轮回生死，不知苦际。诸比丘！譬如狗，绳系著柱，结系不断故，顺柱而转，若住、若卧，不离于柱。如是凡愚众生，于色不离贪欲，不离爱，不离念，不离渴，轮回于色，随色转，若住、若卧，不离于色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随受、想、行、识转，若住、若卧，不离于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识。诸比丘！当善思惟，观察于心。所以者何？长夜心为贪欲所染，瞋恚、愚痴所染故。比丘！心恼故众生恼，心净故众生净。比丘！我不见一色种种如斑色鸟，心复过是。所以者何？彼畜生心种种故色种种。是故比丘！当善思惟，观察于心。诸比丘！长夜心贪欲所染，瞋恚、愚痴所染；心恼故众生恼，心净故众生净。比丘当知！汝见嗟兰那鸟种种杂色不」？答言：「曾见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如嗟兰那鸟种种杂色，我说彼心种种杂，亦复如是。所以者何？彼嗟兰那鸟心种种故，其色种种。是故当善观察思惟于心，长夜种种贪欲、瞋恚、愚痴所染；心恼故众生恼，心净故众生净。譬如画师、画师弟子，善治素地，具众彩色，随意图画种种像类。如是比丘！凡愚众生，不如实知色，色集，色灭，色味，色患，色离。于色不如实知故，乐著于色；乐著色故，复生未来诸色。如是凡愚，不如实知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（不如实知）识，识集，识灭，识味，识患，识离，不如实知故，乐著于识；乐著识故，复生未来诸识。当生未来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故，于色不解脱，受、想、行、识不解脱，我说彼不解脱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。有多闻圣弟子，如实知色，色集，色灭，色味，色患，色离，如实知故，不乐著于色；以不乐著故，不生未来色。如实知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（如实知）识，识集，识灭，识味，识患，识离，如实知故，不乐著于识；不乐著故，不生未来诸识。不乐著于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故，于色得解脱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得解脱，我说彼等解脱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」。佛说此经已，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喜足行」：复次，愚夫异生于有漏事，有四憙足，当知多分是诸外道。何等为四？一、于人身憙足，二、于欲界天身喜足，三、于生梵世喜足，四、

于到边际有顶喜足。愚夫于彼，随其次第，若趋，若住，若坐，若卧。复有五种，一切愚夫爱所行路：一者、后有，二者、未来所求境界，三者、将得现前境界，四者、已得所有境界，五者、现前受用境界。当知于彼，如其次第趋等差别。应知此中趋有二种：一于后有，二于未来所求境界。复有四种爱所行路：一者、意业希求境界，二者、身语二业，三者、获得，四者、于所得中随其所欲若转若习；此是发业爱所行路，若求境界，或复诸有。当知于彼四种行路，如其次第趋等差别。如说趋等，于余所说诸有漏事所有憙足爱所行路，憙乐，戏论，染著，耽湎——四处差别，如其次第，当知亦尔。复有二种游爱行路果相差别：一、心差别，二、身差别。心差别者，复有二种：一、品类差别，二、杂染差别。品类差别者，谓由自性故，所依故，所缘故，助伴故。杂染差别者，谓由贪、瞋、痴等所有烦恼及随烦恼。身差别者，亦有二种：一、种种身差别故，二、一种身差别故。当知此中心之所有杂染差别，能为二种身差别因。为断彼故，诸修行者应以无倒数数作意勤修观行。复由四种因差别故，令果差别：谓若于此差别，若由此差别，若即此差别，若如此差别。于此差别者，谓于善趣、恶趣所有差别。由此差别者，谓由贪、瞋、痴所染污心令彼差别。即此差别者，谓五种行所摄受身种种差别。如此差别者，谓于诸行流转、杂染、清净因缘，及清净体，不如实知，生憙乐等，及趋走等种种差别。

五一；五一（二六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譬如河水，从山涧出、彼水深驶，其流激注，多所漂没。其河两岸，生杂草木，大水所偃，顺靡水边。众人涉渡，多为水所漂，随流没溺；遇浪近岸，手援草木，草木复断，还随水漂。如是比丘！若凡愚众生，不如实知色，色集，色灭，色味，色患，色离，不如实知故，乐著于色，言色是我，彼色随断。如是不如实知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（不如实知）识，识集，识灭，识味，识患，识离，不如实知故，乐著于识，言识是我，识复随断。若多闻圣弟子，如实知色，色集，色灭，色味，色患，色离，如实知故，不乐著于色。如实知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（如实知）识，识集，识灭，识味，识

患，识离，如实知故，不乐著识。不乐著故，如是自知得般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顺流」：复次，不能了达诸行无常，萨迦耶见为所依止，顺流而行诸愚夫类，由五种相，当知顺流而被漂溺。谓若于此漂溺，若由此漂溺，若依此漂溺，若如此漂溺，若漂溺时诸所有相。于此漂溺者，谓于善趣、恶趣而被漂溺，如从两岸彼此往来俱被漂溺。由此漂溺者，谓由爱河浸淫之性之所漂溺。当知此爱，有五种相：一、游诸境界，趣下分故；二、微细随行，难觉了故；三、于诸境界难回转故；四、乃至有顶，一切广大种种诸行所随逐故；五、不寂静相，乱身心故。依此漂溺者，谓依色等五种诸行而被漂溺，即于善趣、恶趣两岸，有五种行品类差别，数数攀缘顺流漂溺。如此漂溺者，云何漂溺？谓于诸行如前所说流转等事，随其次第不如实知，或计为我及我所故。于漂溺时所有相者，谓彼如是被漂溺时，虽宝爱身欲使长久，由自性灭不能令住，如为漂溺。与此相违，当知即是逆流行者。

又聪慧者有十种相，当知具摄诸聪慧相：谓成就俱生慧故；又成就方便闻、思、修所成慧故；又成就故，无动摇故，善思所思，善说所说，善作所作；又能自依己所有性，未尝为命依附于他；又有所求，无不安乐；又有所求，能依正行，皆悉以法，不以非法；又自所宜资产众具，能正防守，不令散失；又观过患而受用之；又于病缘所有医药，观察思择然后服行；又能善避非时死缘。如是十种聪慧者相，当知具摄诸聪慧相。

五二；五二（二六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非汝所应法，当尽舍离，舍彼法已，长夜安乐。比丘！何等法非汝所应，当速舍离？如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非汝所应，当尽舍离，断彼法已，长夜安乐。譬如祇桓林中树木，有人斫伐枝条，担持而去。汝等亦不忧戚，所以者何？以彼树木非我、非我所。如是比丘！非汝所应者当尽舍离，舍离已长夜安乐。何等非汝所应？色非汝所应，当尽舍离，舍离已长夜安乐。如是受、

想、行、识，非汝所应，当速舍离，舍彼法已，长夜安乐。诸比丘！色为常耶？为无常耶」？诸比丘白佛言：「无常，世尊」！「比丘！无常者为是苦耶」？答言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若无常、苦，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，宁于中见有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「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为是常耶？无常耶」？答言：「无常，世尊」！「比丘！若无常者是苦耶」？答言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若无常、苦，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，宁于中见有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「比丘！是故诸所有色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。圣弟子观此五受阴，非我、我所。如是观时，于诸世间无所取著，无所取著者自得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知断相」：复次，于诸行中，依无我理，知者、断者，当知略由三相差别：谓于诸行能遍了知，萨迦耶见而未断者，彼于诸行，忘念之行多分现行，少不忘念。萨迦耶见已永断者，当知其相与彼相违，是名第一差别之相。又于诸行虽遍了知，萨迦耶见而未断者，于诸广大可爱事中，多生喜乐，于诸下劣不可爱境，多生忧苦。彼二境界现在前时，无纵逸者尚自不能系守正念，况纵逸者！彼于尔时，萨迦耶见缠绕其心，由彼令心不能解了。萨迦耶见已永断者，当如其相与彼相违，是名第二差别之相。又于诸行萨迦耶见未永断者，未能于内一切行中，现前安立离有情想，如于草木叶等外事。萨迦耶见已永断者，当知其相与彼相违，是名第三差别之相。如是已断萨迦耶见，有此三种差别之相，当知复有三种胜利：一者、永断能感后有一切烦恼；二者、依彼不久获得速能积集彼对治道；三者、既作自义利已，即依彼道方便勤修现法乐住，由此获得极安乐住。

五三；五三（二七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无常想修习、多修习，能断一切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、掉、慢、无明。譬如田夫，于夏末秋初，深耕其地，发荄、断草。如是比丘无常想修习、多修习，能断一切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、掉、慢、无明。譬如比丘！如人刈草，手揽其端，举而抖擻，萎枯悉落，取其长者。如是比丘！无常想修习、多修习，能断一切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、掉、慢、无明。譬如庵罗果著树，猛风摇条，果悉堕落。如是无常想修习、多修习，能断一切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、掉、慢、无明。譬如楼阁，中心坚固，众材所依，摄受不散。如是无常想修习、多修习，能断一切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、掉、慢、无明。譬如一切众生迹，象迹为大，能摄受故。如是无常想修习、多修习，能断一切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、掉、慢、无明。譬如阎浮提，一切诸河悉赴大海，其大海者最为第一，悉摄受故。如是无常想修习、多修习，能断一切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、掉、慢、无明。譬如日出，能除一切世间暗冥。如是无常想修习、多修习，能断一切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、掉、慢、无明。譬如转轮圣王，于诸小王最上、最胜。如是无常想修习、多修习，能断一切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、掉、慢、无明。诸比丘！云何修无常想，修习、多修习，能断一切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、掉、慢、无明？若比丘于空露地，若林树间，善正思惟，观察色无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；如是思惟，断一切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、掉、慢、无明。所以者何？无常想者，能建立无我想。圣弟子住无我想，心离我慢，顺得涅槃」。佛说是经已，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想立」：复次，由四差别，当知修习一切种行无常、苦想。何等为四？一、果差别故，二、自性差别故，三、品类差别故，四、方便差别故。果差别者，谓修此想，能遣一切欲贪、色贪及无色贪、掉、慢、无明。当知此中显示三种本烦恼断，及显三种随烦恼断。欲贪烦恼，掉为助伴；色贪烦恼，慢为助伴；无色贪惑，无明为伴。复有差别，谓于此中显示下分、上分结尽。自性差别者，谓于此中，由正修习闻所成慧，说名亲近；由正修习思所成慧，能入修故，说名修习；由正修习修所成慧，名多修习。又由修习了相作意，故名亲近；唯除加行究竟作意，由正修习诸余作意，故名修习；修习

加行究竟作意，名多修习，是名第二三种差别。又由所依、所缘、作意，随其次第，当知是名为乘、为事、为随建立。又由长时串修习故，说名纯熟，数数无倒修方便故，说名善受及与善发。品类差别者，谓修如是无常想时，速能永拔一切随眠，弃舍下地一切善法，摄受上地一切善法；于余一切不净想等最高广性，能善住持，遍行一切，犹如观察所取之事。即如是观能取之事，彼相解脱，能得无漏无常之想。若有漏想，若无漏想，如是一切皆于涅槃善能随顺、趣向、临入，皆能对治无明大暗，一切永断。永断彼故，清净鲜白。诸无学想，皆由一切无漏学想增上故得。方便差别者，谓独处空闲，以无颠倒、数数作意，观察诸行无常之性。由无常想，住无我想。于见道中，既住无漏无我想已，于上修道，由有学想永害我慢，随得涅槃，二种皆具。

五四；五四（二七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有比丘名曰低舍，与众多比丘集于食堂，语诸比丘言：「诸尊！我不分别于法，不乐修梵行，多乐睡眠，疑惑于法」。尔时，众中有一比丘，往诣佛所，礼佛足，却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低舍比丘与众多比丘集于食堂，作如是说：唱言我不能分别于法，不乐修梵行，多乐睡眠，疑惑于法」。佛告比丘：「是低舍比丘是愚痴人，不守根门，饮食不知量，初夜、后夜心不觉悟，懈怠嬾惰，不勤精进，不善观察思惟善法。彼于分别法，心乐修梵行，离诸睡眠，于正法中离诸疑惑，无有是处。若当比丘守护根门，饮食知量，初夜、后夜觉悟精进，观察善法；乐分别法，乐修梵行，离于睡眠，心不疑法，斯有是处」。

尔时，世尊告一比丘：「汝往语低舍比丘言：大师呼汝」。比丘白佛：「唯然，受教」。前礼佛足，诣低舍所，而作是言：「长老低舍！世尊呼汝」。低舍闻命，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却住一面。尔时，世尊语低舍比丘言：「汝低舍实与众多比丘集于食堂，作是唱言：诸长老！我不能分别于法，不乐梵行，多乐睡眠，疑惑于法耶」？低舍白佛：「实尔，世尊」！佛问低舍：「我今问汝，随汝意答。于意云何？若于色不离贪，不离欲，不离爱，不离念，不离渴，彼色若变、若异，于汝意云何？当起忧悲恼苦，为不耶」？低舍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若于色不离贪，不离欲，不离爱，不离念，不离

渴，彼色若变、若异，实起忧悲恼苦。世尊！实尔不异」。佛告低舍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低舍！正应如是（色）不离贪欲说法。低舍！于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（于）识不离贪，不离欲，不离爱，不离念，不离渴，彼识若变、若异，于汝意云何？当起忧悲恼苦，为不耶」？低舍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于识不离贪，不离欲，不离爱，不离念，不离渴，彼识若变、若异，实起忧悲恼苦。世尊！实尔不异」。佛告低舍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正应如是识不离贪欲说法」。佛告低舍：「于意云何？若于色离贪，离欲，离爱，离念，离渴，彼色若变、若异时，当生忧悲恼苦耶」？低舍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！如是不异」。「于意云何？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识离贪，离欲，离爱，离念，离渴，彼识若变、若异，当生忧悲恼苦耶」？低舍答曰：「不也，世尊！如是不异」。佛告低舍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低舍！今当说譬，夫智慧者以譬得解。如二士夫，共伴行一路，一善知路，一不知路。其不知者语知路者，作如是言：我欲诣某城、某村、某聚落，当示我路。时知路者即示彼路，语言：士夫！从此道去，前见二道，舍左从右。前行复有坑涧，渠流，复当舍左从右。复有丛林，复当舍左从右。汝当如是渐渐前行，得至某城」。佛告低舍：「其譬如是：不知路者，譬愚痴凡夫；其知路者，譬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。前二路者，谓众生狐疑。左路者，三不善法——贪、恚、害觉。其右路者，谓三善觉——出要离欲觉、不瞋觉、不害觉。前行左路者，谓邪见、邪志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；前行右路者，谓正见、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坑涧、渠流者，谓瞋恚、覆障、忧悲。丛林者，谓五欲功德也。城者，谓般涅槃」。佛告低舍：「佛为大师，为诸声闻所作已作，如今当作，哀愍悲念，以义安乐，皆悉已作。汝等今日当作所作，当于树下，或空露地、山岩、窟宅，敷草为座，善思正念，修不放逸，莫令久后心有悔恨！我今教汝」。尔时，低舍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违粮」：复次，为住涅槃，仍未积集善资粮者，略有五种违资粮法：一者、忆念往昔笑戏、欢娱、承奉等事，因发思慕俱行作意，生愁叹等。二者、由彼种种为依，于所领受究竟法中，多生忘念，令于诸法不能显了。三者、所食或过、或少，由此令身沉重、羸劣，于诸梵行不乐修行。四者、憙

眠，不串习断，故为上品睡眠所缠。五者、亲近猥杂而住，远离谛思正法加行。如是五种违资粮法。复有五种随顺彼法：一者、于二离欲，犹未能离随一种欲，谓于诸缠远分离欲勤修善品，及于随眠永害离欲得正对治。二者、不护根门。三者、食不知量。四者、初夜、后夜不能勤修，勉励警觉。五者、不能观察善法究竟。与上相违，当知是名顺资粮法，及能随顺彼随顺法。又诸声闻修行如是顺资粮法，及彼因缘，于其中间求涅槃时，大师为彼制立五种正道言教：一者、由依观察如所闻法，遍于一切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，且以世间作意而得无惑无疑。二者、即于住时，不著三事不正寻思。何等三事？一者、资命众具，二者、他损害相，三者、或他毁骂，或随有一非爱现行，同梵行者不同分法。三者、教授为先，由依他音如理作意，能生正见，能断邪见，当知此三是名住时正道言教。复有二种，于彼行时正道言教：谓诸有智同梵行者，为彼宣说处非处时，不生忿怒。又由龕弊资命众具，若得不得，及由戒等所有灾害，心不热恼，是名第一。于得所胜利养恭敬，心不悒然，是名第二。彼由如是住时、行时，能正修行涅槃妙道，由此不久当得涅槃，终无毁失。

五五；五五（二七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众中有少诤事，世尊责诸比丘故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城乞食。食已出，摄举衣钵，洗足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树下，独静思惟。作是念：「众中有少诤事，我责诸比丘。然彼众中，多年少比丘，出家未久，不见大师，或起悔心，愁忧不乐。我已长夜于诸比丘生哀愍心，今当复还摄取彼众，以哀愍故」。时大梵王知佛心念，如力士屈伸臂顷，从梵天没，住于佛前，而白佛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如是，善逝！责诸比丘，以少诤事故。于彼众中，多有年少比丘，出家未久，不见大师，或起悔心，愁忧不乐。世尊长夜哀愍摄受众僧，善哉！世尊！愿今当还摄诸比丘」！尔时，世尊心已垂愍梵天故，默然而许。时大梵天知佛世尊默然已许，为佛作礼，右绕三匝，忽然不现。

尔时世尊，大梵天王还去未久，即还祇树给孤独园。敷尼师檀，歛身正坐，表现微相，令诸比丘敢来奉见。时诸比丘来诣佛所，怀惭愧色，前礼佛

足，却坐一面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出家之人，卑下活命，剃发持钵，家家乞食，如被禁呪。所以然者，为求胜义故，为度生老病死忧悲恼苦，究竟苦边故。诸善男子！汝不为王、贼所使，非负债人，不为恐怖，不为失命而出家，正为解脱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，汝等不为此而出家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实尔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汝等比丘为如是胜义而出家，云何于中，犹复有一愚痴凡夫而起贪欲，极生染著，瞋恚、凶暴，懈怠、下劣，失念、不定，诸根迷乱！譬如士夫从暗而入暗，从冥入冥，从粪厕出复堕粪厕，以血洗血，舍离诸恶还复取恶。我说此譬，凡愚比丘亦复如是。又复譬如焚尸火烬，捐弃冢间，不为樵伐之所采拾。我说此譬，愚痴凡夫比丘而起贪欲，极生染著，瞋恚、凶暴，懈怠、下劣，失念、不定，诸根散乱，亦复如是。比丘！有三不善觉法，何等为三？贪觉，恚觉，害觉，此三觉由想而起。云何想？想有无量种种，贪想、恚想、害想，诸不善觉从此而生。比丘！贪想、恚想、害想，贪觉、恚觉、害觉，及无量种种不善，云何究竟灭尽？于四念处系心，住无相三昧，修习、多修习，恶不善法从是而灭，无余永尽。正以此法，善男子、善女人信乐出家，修习无相三昧；修习、多修习已，住甘露门，乃至究竟甘露、涅槃。我不说此甘露涅槃，依三见者，何等为三？有一种见，如是如是说：命则是身。复有如是见：命异身异。又作是说：色是我，无二无异，长存不变。多闻圣弟子作是思惟：世间颇有一法可取而无罪过者！思惟已，都不见一法可取而无罪过者。我若取色，即有罪过；若取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则有罪过。作是知已，于诸世间则无所取，无所取者自觉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应说、小土抟，泡沫、二无知，河流、祇林、树，低舍责、诸想。

「师所作」：复次，大师于诸声闻，略有五种师所作事：一者、正折伏，二者、正摄受，三者、正诃责，四者、正说杂染，五者、正说清净。复次，由二因缘，于诸诤事违越声闻，覆相记别彼所诤事：一、扰乱增广故，二、与律相应故。

复次，由七因缘，大师驱摈诸声闻众：一者、见一切种皆行邪行故，二者、见彼多分故，三者、由彼众首上座、阿遮利耶、邬波扼耶方便故，四者、不堪共住故，五者、被驱摈故，六者、避现前过故，七者、令不生起未来过故。

复次，由十因缘，如来入于聚落乞食：一者、当显杜多功德故。二者、为欲引彼一分令入乞食故。三者、为欲以同事行摄彼一分故。四者、为与未来众生作大照明故，乃至令彼暂起触证故。五者、为欲引彼龛弊胜解诸外道故。六者、为彼承声起谤，故现妙色寂静威仪，令其惊叹，心生归向故。七者、为彼处中众生，以其少功而树多福故。八者、为令坏信、放逸，深生耻愧，虽用小功而获大福故；如为放逸者，懈怠者亦然。九者、为彼盲、聋、癫狂、心乱众生，种种灾害，皆令静息故。十者、为令无量无边广大威德——天、龙、药叉，健达缚、阿素洛、揭路荼、紧捺洛、牟呼洛伽等，随从如来至所入家，深生羡仰，勤加宾卫，不为恼害故。

复次，由八因缘，如来入于寂静天住：一者、为引乐杂住者，令入远离故。二者、为欲以同事行，摄远离者故。三者、自受现法乐住故。四者、为与大族诸天示同集会故。五者、为以佛眼观察十方世界，现大神化，随其所应，作饶益事故。六者、为令诸声闻众，于见如来深生渴仰故。七者、为显诸大声闻，于所略说善能悟入故。八者、劝舍乐著戏论制作言词故。

复次，由五种相，大师摄受诸声闻众：一、以法故，二、以财故，三、与依止故，四、初摄受故，五、摈摄受故。

复次，由七因缘，释、梵天等往如来所：一、为供养如来故。二、为听闻正法故。三、为决所生疑故。四、为顺他而为翼从故。五、为愍他欲为饶益故。六、由爱重如来圣教故。七、知如来起世俗心，欲令赴会故。

复次，由五种相，当知一切初新者性：一、由晚出家故。二、由幼出家故。三、由少出家故。四、由劳策出家故。五、由受具出家故。

复次，由三种相，生起恶作：一、违越所学增上故；二、誓受法律增上故；三、弃舍居家增上故。

复次，如来将欲为诸声闻宣说正法，现四种相：一者、从极下坐安详而起，升极高座，俨然而坐。二者、安住随顺说法威仪。三者，发謦欬音，示将说法。四者、面目顾视，如龙象王。

复次，犯戒声闻，当于三处安住惭羞往大师所：一者、深知己犯，为增上处。二者、师事失仪，为增上处。三者、由事乖则，当以方便，谓顺威仪往大师所，为增上处。

复次，由三种相，应正呵责犯戒声闻：一曰、汝期鄙劣活命；二曰、汝意乐不清净，三曰、汝以活命意乐行非法行。

复次，于善说法毘奈耶中，略由六相，当知遍摄一切邪行：一者、现行过失故；二者、意乐过失故；三者、加行过失故；四者、智慧过失故；五者、寻思过失故；六者、依止过失故。现行过失者，谓由贪缠故染，瞋缠故憎，既怀猛利贪、瞋等故，遂无羞耻；无羞耻故，住恶不舍。意乐过失者，谓于染者边，此贪意乐最为下劣。如是于憎者边，此瞋意乐最为下劣。加行过失者，谓或有不发精进，或有精进慢缓。智慧过失者，谓或于闻、思所成慧中，忘失正念，多住愚痴；于修所成，心不寂定。寻思过失者，谓于随顺居家所有恶不善觉，多分寻思，于正法律其心错乱。依止过失者，谓彼依止于其往昔不修集因；由不修集因故，成就自性微褊小信，成就自性修住小戒，成就自性住守小念，成就自性俱生小慧。

复次，由四种相，能令彼人虽入圣教而行邪行：一、由微劣不净意乐故；二、由伺求圣教瑕隙，为正法贼故；三、由专为饮食、衣服活命因缘故；四、由怖畏王、贼、债主所加迫切故。若行如是诸邪行者，便于二事有所稽留：一者、失坏在家自义稽留，二者、失坏出家自义稽留。

复次，如是邪行，有二因缘：谓于三事不正寻思，及彼前行诸不正想。其三事者，如前应知。于彼发起诸不正想，随取相好，自斯已后，于其随法，多随寻思，多随伺察。

复次，为断如是邪行因缘，当知亦有二种对治：一者、为断不正寻思，以无颠倒、数数二行，于诸念住善住其心。二者、为断诸不正想，修习无相

心三摩地。此修对治，要由于彼修对治中猛利乐欲，方得成办，非彼乐欲不猛利者。此猛利欲，由二缘生：谓此对治有大果故，不共一切诸外道故。有大果者，谓修习时便能克证无相心定；及住二界妙甘露门，所谓断界及无欲界，若有余依及无余依。安住此者，近二涅槃，未于今时一切皆得。言不共者，谓无相定唯内法有，诸外道无。何以故？由彼外道，若有所得即便增益，不如量观；若无所得，即妄分别。由我见故愚于诸行，或唯于身，或唯无色，或总于二生我执著。以执我故，谓我当无，使于涅槃心不欣乐，尚未能入，况乎安住！唯增惊怖，其心退还。住内法者，与彼相违。于般涅槃心无退转，了唯苦灭，见唯静德。若诸有学，唯祈内灭，非为生道，更从他求教授教诫。若诸无学，唯欣内灭，终不更求尽诸烦恼；唯有先因所生诸行，任运归灭而般涅槃。

五六；五六（五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五受阴，云何为五？色受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受阴。观此五受阴是生灭法，所谓此色，此色集，此色灭；此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（此）识，此识集，此识灭。云何色集？云何色灭？云何受、想、行、识集？云何受、想、行、识灭？爱喜集，是色集；爱喜灭，是色灭。触集是受、想、行集，触灭是受、想、行灭。名色集是识集，名色灭是识灭。比丘！如是色集、色灭，是为色集、色灭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集，受、想、行、识灭，是为受、想、行、识集，受、想、行、识灭」。佛说此经已，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复次，嗢拖南曰：

因、胜利、二智，愚夫分位五，二种见差别，于斯圣教等。

「因」：一切行因，略有二种：一、共，二、不共。共因者，谓喜为先因，由此喜故，于彼彼生处障于厌离，滋润自体。为欲将生所生之处，虽有一切烦恼为因，而于生处生喜者生，非于彼起厌逆想者。又即此喜，唯依色说，宿因生已，不待余因，究竟转故。不共因者，谓顺苦、乐、非苦乐触，

望于受等所有心法。无间灭意及俱生名。十种色等，望六种识。由彼虽从先因所生，刹那刹那，别待余因方得生起。

五七；五七（六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五受阴，何等为五？所谓色受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受阴。善哉比丘不乐于色，不赞叹色，不取于色，不著于色。善哉比丘不乐于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（不乐于）识，不赞叹识，不取于识，不著于识。所以者何？若比丘不乐于色，不赞叹色，不取于色，不著于色，则于色不乐，心得解脱。如是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不乐于识，不赞叹识，不取于识，不著于识，则于识不乐，心得解脱。若比丘不乐于色，心得解脱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不乐，心得解脱。不灭不生，平等舍住，正念、正智。彼比丘如是知、如是见者，前际俱见永尽无余；前际俱见永尽无余已，后际俱见亦永尽无余；后际俱见永尽无余已，前、后际俱见永尽无余，无所封著。无所封著者，于诸世间都无所取，无所取者亦无所求，无所求者，自觉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胜利」：复次，有解脱心，有净智见诸阿罗汉，有四胜利，当知不与诸外道共。一、于行时恒常住性；二、于住时无相住性；三、往昔因所生诸行，任运归灭；四、后有行今因断故，当不复生。为证如是四种胜利，有三渐次：谓学智见为依止故，得厌离者于诸行中不生喜乐，乃至不生耽湎而住；厌离为先而得离欲；离欲为先心善解脱。自斯已后，即由如是心善解脱恒常住故，无顺无违。又于行时，或于住时，于一切相无复作意，于无相界作意思惟无相而住；能障于此一切见趣，先已永断，况当为碍！彼由是二，若行、若住，乃至寿尽，便以无学内般涅槃而般涅槃。先所生有，于今永尽，当来诸行，无复更生。

又由三分，当知建立萨迦耶见以为根本一切见趣：一、由前际俱行故，二、由后际俱行故，三、由前后际俱行故。前际俱行者，谓如有一作是思惟：我于去世为曾有耶？为曾无耶？曾为是谁？云何曾有？后际俱行者，谓如

有一作是思惟：我于来世为当有耶？为当无耶？当为是谁？云何当有？前后际俱行者，谓如有一作是思惟：我曾有谁？谁当有我？今此有情来何所从？于此没已去何所至？

又诸外道萨迦耶见以为根本，有六十二诸恶见趣：谓四常见论，四一分常见论，二无因论，四有边无边想论，四不死矫乱论：如是十八诸恶见趣，是计前际说我论者。又有十六有见想论，八无想论，八非有想非无想论，七断见论，五现法涅槃论：此四十四诸恶见趣，是计后际说我论者。如是计度后际论者，略摄有五：一、有想论，二、无想论，三、非有想非无想论，四、断见论，五、现法涅槃论。如是五种，复略为三：一、常见论，二、断见论，三、现法涅槃论。

又此一切诸恶见趣，由六因缘而得建立：一、由因缘故，二、由依教故，三、由依静虑故，四、由依世故，五、由依诸见故，六、由生处故。由因缘者，谓彼一切萨迦耶见以为因缘。由依教者，谓由依彼能显见趣不正法藏，师弟传闻，展转相授为方便故。由依静虑者，谓以静虑为依止故，于先所闻、先所信解而得决定。又此静虑复有二种：一、与宿住随念俱行，二、与所得天眼俱行。宿住随念俱行者，谓计前际三常论中，由下、中、上清净差别。及于四种边无边论，由彼忆念诸器世间成坏两劫出现方便。若时忆念成劫分位，尔时便生三种妄想：若有一向忆念上下，下至无间捺落迦下，上至第四静虑之上。忆念如是分量边际，便于世间住有边想。若有一向傍忆无际，便于世间住无边想。若有忆念二种俱行，便于世间住二俱想。若时忆念坏劫分位，尔时便住非有边想非无边想，诸器世间无所得故。复有依止诸静虑故，当知或说一分常论，或说无因论，或说不死矫乱论。应知此中有二净天：一、不善清净，二、善清净。

若唯能入世俗定者，当知是天不善清净，于诸谛中不了达故，其心未得善解脱故。若能证入内法定者，当知是天名善清净，于诸谛中已了达故，其心已得善解脱故。当知无乱亦有二种：一、无相无分别，二、有相有分别。此中第一是善清净天，第二是不善清净天。前清净天，于自不死无乱而转，是故说名不死无乱。后不清净，若有依于不死无乱有所诘问，便托余事矫乱

避之；以于诸谛、无相心定不善巧故，先兴心虑，作是思惟：我等既称不死无乱，复有所余不死无乱，于诸圣谛、无相心定已得善巧，彼所成德望我为胜。彼苦于中诘问于我，我若记别，或为异记，或拨实有，或许非有。彼于记别见如是等诸过失已，作是思惟：我于一切所诘问中，皆不应记。又于是中，见有余过，谓他由此鉴我无知，因则轻笑不死无乱。有行谄者作是思惟：我于此中应如是记，非我净天一切隐密皆许记别，谓自所证及清净道。如是思已，故设诡言而相矫乱。彼既如是住邪思惟，遍布其心，于彼最上清净天所，故称我是不死无乱。

由怀恐怖而无记别，勿我劣昧为他所知。由是因缘，不能解脱，以此为室而自安处。又有愚戇专修止行，不能以其谄诈方便矫设乱言，但作是思：诸有来问，我当反诘，随彼所答，我当一切如言无减而印顺之。由是计度有差别故，建立四种。由依世者，谓依过去及现在世起分别故，名计前际；依未来世起分别故，名计后际。由依诸见者，谓依三见，如前应知。由依初见，于现法中计我有色，后或有色有想，或无有想，或非有想非无想。依第二见，于现法中计我无色，于后所计，如前应知。依第三见，我论有二：一者、说我有色无色，二者、说我非有色非无色，余如前说。又即计我是有色者，或言狭小，或言无量。计我无色，当知亦尔。此二我论，依第三见，立为二论：一者、计我狭小，二者、计我无量。由是四种我论差别，说我有边，说我无边，说我亦有边亦无边，说我非有边非无边：随其次第，如前应知。又即依止如是诸见，及依我论，复宣说我清净解脱，于欲静虑皆得自在，随其所欲多住处化。

如其所欲安住静虑，以清净见游戏受用方便法乐，如是名为依诸见故，应知安立。由生处者，谓我有一想，乃至广说。有一想者，谓在无色空无边处，识无边处。有种种想者，谓在下地。即如所说，随其次第，应知说我有狭小想，有无量想。一向有乐者，谓在下三静虑；一向有苦者，谓在捺落迦；有乐有苦者，谓在鬼、傍生、人、欲界天；有不苦不乐者，谓在第四静虑已上，乃至非想非非想处。又于如是诸外道处，当知总有三种衰损：一者、见及欲乐展转相违论衰损，二者、依我无智论问记衰损，三者、依法随法行

证得衰损。此中三种，若计有想，若计无想，若计非有想非无想论者，及断见论者，或依责他为胜利论，或依免难为胜利论而起计度，当知是名第一衰损。由彼诸论，计度后际，依未来世，妄计于我为有无故。依我无智论问记衰损者，谓于若诸杂染，若杂染处，若能杂染，如是一切世俗、胜义二谛道理不如实知，由此无智有所趣向以为先故，得有差别。从此无智何所趣向？谓三、四转：一、常无常等，二、有边无边等，三、自作他作等。

所以者何？彼由无智，要先趣向如是差别，后方问记。又于圣法毘奈耶中，所有智者不可记事，于二道理不容计故，谓世俗、胜义二谛道理。此中四种一向常论计前际者，及计前际无因论者，二种差别，皆先计我，后方缘我一向常等诸论差别。又即四种一分常论计前际者，彼有差别，谓有一分缘常无常论，或有一分缘非常非无常论。边无边等诸转，如前边无边等应知其相。若欲一切皆宿因作，名自作论；若欲一切皆自在等变化因作，名他作论；若欲少分自在天等变化因作，一分不尔，名俱作论；若无因作论，名俱非作论。当知是名第二依我无智论问记衰损，由彼诸论计度前际，依过现世妄分别故。依法随法行证得衰损者，谓有沙门、若婆罗门，不观责他为胜利论，不观免难为胜利论，亦不依我无智诸论，为求利养恭敬等事，乐欲开阐，于恶说法毘奈耶中而求出家，唯除乐求出离解脱。当知彼是薄尘种类，为性愚戇，专修止行。彼由为得初静虑定教授教诫，能于后际俱行见趣，及于前际俱行见趣，不然许故而得超过，于现法中又能超过欲界诸结，证远离喜。

自斯已上，无闻无知，即于此中生涅槃想。如由彼故证远离喜，如是或有由别因缘，证得第二、第三静虑无爱味乐，第四静虑无苦乐受，从此已上乃至非想非非想处，当知亦尔，于种种想俱行苦乐受等差别已超过故。如是彼于趣诸取行不能超越，乐退还法，未般涅槃起涅槃慢，当知是名第三衰损。此中如来自然证觉，寂静妙迹，于如所说一切行相三种衰损，由五种相如实了知，谓若彼自性，若彼诸见，若由无智彼得生起，若所缘转，若彼所缘麁弊过患及上出离。于如是事如实了知，即出离中常自出离。

五八；五八（六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五受阴，何等为五？谓色受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受阴。云何色受阴？所有色，彼一切四大及四大所造色，是名为色受阴。复次，彼色是无常、苦、变易之法，若彼色受阴永断无余，究竟舍、离、灭、尽、离欲、寂、没，余色受阴更不相续，不起、不出，是名为妙，是名寂静，是名舍离一切有余、爱尽、无欲、灭尽、涅槃。云何受受阴？谓六受身。何等为六？谓眼触生受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生受，是名受受阴。复次，彼受受阴，无常、苦，变易之法，乃至灭尽，涅槃。云何想受阴？谓六想身。何等为六？谓眼触生想，乃至意触生想，是名想受阴。复次，彼想受阴，无常、苦、变易之法，乃至灭尽、涅槃。云何行受阴？谓六思身。何等为六？谓眼触生思，乃至意触生思，是名行受阴。复次，彼行受阴，无常、苦、变易之法，乃至灭尽、涅槃。云何识受阴？谓六识身。何等为六？谓眼识身，乃至意识身，是名识受阴。复次，彼识受阴，是无常、苦、变易之法，乃至灭尽、涅槃。比丘！若于此法，以智慧思惟、观察、分别、忍，是名随信行，超升离生，越凡夫地，未得须陀洹果，中间不死，必得须陀洹果。比丘！若于此法，增上智慧思惟、观察、忍，是名随法行，超升离生，越凡夫地，未得须陀洹果，中间不死，必得须陀洹果。比丘！于此法如实正慧等见，三结尽断知，谓身见、戒取、疑。比丘！是名须陀洹果，不堕恶道，必定正趣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然后究竟苦边。比丘！若于此法如实正慧等见，不起心漏，名阿罗汉，诸漏已尽，所作已作，舍离重担，逮得己利，尽诸有结，正智心得解脱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二智」：复次，有二智，能令见清净及见善清净，谓法住智及此为先涅槃智。法住智者，谓能了知诸行自相种类差别，及能了知诸行共相过患差别。谓于随顺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三位诸行，方便了知三苦等性。涅槃智者，谓于如是一切行中，先起苦想，后如是思：即此一切有苦诸行，无余永断，广说乃至名为涅槃，如是了知名涅槃智。即此二智，令见清净及善清净，要由二门正勤修习，方令彼净。一、自无力补特伽罗，因他教授能令彼净；二、自有力补特伽罗，多闻思求，能令彼净。此中第一补特伽罗，不聪利

故，信等诸根唯一味故，止观所缘于少分法谛察忍转；与此相违，当知第二补特伽罗。复有三种现观边智，修习彼故见得清净：一、能顺生无漏智，二、无漏智，三、无漏智后相续智。初、世间第一法所摄智；第二、若住于彼，能断见断一切烦恼；第三、烦恼断后，解脱相续智。若住中智，便名已入正性离生，超过异生地，未得预流果。虽未克证第三解脱预流果智，于其中间所住刹那，如未克证，终无中夭，以时少故，从此无间必证第三。住此位中，如实现见所知境故，名见清净；有余惑故，非善清净。若于此智更多修习，成阿罗汉，一切烦恼皆离系故，名善清净。又无余断，三相应知：一、由不现行故，二、由界故，三、由事故。不现行者，谓虽生起而不染著，虽未永断，由数修习诸善法故，令成远分，诸缠烦恼不复现行。界者，三界如前应知。事谓二事：一、烦恼事，二、是苦事。又于安乐利益随逐诸离系品五种界中，有寂静、微妙胜功德等，乃至涅槃为其最后，差别应知。又于此中，一切依持皆弃舍者，当知割舍父母等事。又于中有、生有、后有无复更生，如其次第，当知说名无有相续、无取、无生。又于三品，由三种门为障碍故，当知建立三结差别：谓未发趣故，虽已发趣邪成立故，于正法中不正行故。即在家品处恶说法毘奈耶中，而出家品处善说法毘奈耶品。又行趣向逆流行者，解脱恶趣，成就二种解脱决定：一者、烦恼解脱决定，二者、后有解脱决定。由是因缘，故名预流，乃至广说。又若证得阿罗汉果，先在学地，于诸行中已不执受我及我所，后于诸漏皆得解脱。又与四种义相应故，当知是名阿罗汉相：一者、自事已究竟，应作他事义故；二者、应得自义，一切遍满道理义故；三者、未来行因已永断灭，应证现法乐住义故；四者、超有学地，入无学地相应义故。

五九；五九（六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五受阴，谓色受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受阴。愚痴无闻凡夫，无慧、无明，于五受阴生我见、系著、使、心结缚而生贪欲。比丘！多闻圣弟子，有慧、有明，于此五受阴，不为见我、系著、使、心结缚而起贪欲。云何愚痴无闻凡夫，无慧、无明，于五受阴见我、系著、使、心结缚而生贪欲？比丘！愚

痴无闻凡夫，无慧、无明，见色是我，异我，相在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是我，异我，相在。如是愚痴无闻凡夫，无慧、无明，于五受阴说我、系著、使、心结缚而生贪欲。比丘！云何圣弟子，有慧、有明，不说我、系著、使、结缚心而生贪欲？圣弟子不见色是我，异我，相在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不见是我，异我，相在。如是多闻圣弟子，有慧、有明，于五受阴不见我、系著、使、结缚心而生贪欲。若所有色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正观皆悉无常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正观皆悉无常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愚夫分位五」：复次，愚位有五，若于中转，堕愚夫数。何等为五？一、不获得俱生慧故，二、不获得从闻他音缘生慧故，三、不获得真圣慧故，四、愚痴缠所缠缚故，五、彼随眠所随缚故。复有四种妄计我论：一者、宣说诸行是我，二者、宣说我有诸行，三者、宣说诸行属我，四者、宣说我在行中。由二因缘，妄计我论，作诸杂染：一，执著故，二、随眠故。执著故者，谓诸外道虽求解脱，由彼为障，于一切种不能获得。随眠故者，谓诸内法耽著境界，暂时为障而非究竟。

六〇；六〇（六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五受阴，谓色受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受阴。比丘！若沙门、婆罗门计有我，一切皆于此五受阴计有我。何等为五？诸沙门、婆罗门，于色见是我，异我，相在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见是我，异我，相在。如是愚痴无闻凡夫计我，无明分别。如是观，不离我所，不离我所者入于诸根，入于诸根已而生于触；六触入所触，愚痴无闻凡夫，生苦、乐，从是生此等及余，谓六触身。云何为六？谓眼触入处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入处。比丘！有意界，法界，无明界。无明触所触，愚痴无闻凡夫，言有，言无，言有无，言非有非无；言我最胜，（言我劣，）言我相似；我知，我见。复次，比丘！多闻圣弟子，住六触入处，而能厌离无明，能生于明。彼于无明离欲而生于明：

不有，不无，非有无，非不有无；非有我胜，非有我劣，非有我相似；我知，我见。作如是知、如是见已，所起前无明触灭，后明触集起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二种见差别」：复次，若有我见，若无我见，同缘诸行为境事故，说名同分。而于彼事，邪取、正取，染污、清净等义别故，名不同分。又由四相，于所缘事邪僻执著增上力故，能令我见作诸杂染：一、因缘故，二、自性故，三、由果故，四、等流故。因缘故者，谓二愚痴：一、事愚痴，二、见愚痴。事愚痴者，由愚事故，先闻邪法，后起我见。见愚痴者，谓愚见故，于见相应诸无明触所生起受，妄计为我；由此为缘，恒为我爱之所随逐；复由此故，常于我见不能舍离。自性故者，谓二因缘之所摄受，等随观察，于彼随眠不得远离。由果故者，谓即以彼萨迦耶见为依止故，不能远离我慢、随眠。是二随眠增上力故，能引当来诸根令起，由彼领纳苦、乐二受，因更发起计我、我所，不如正理思惟相应意言分别，谓我、我所有其领受。等流故者，谓由先因力所持故，即见种子所随逐意，后有意界，由前因缘所熏修力而得成满。即于如是后有意中，有无明种及无明界。是二种子所随逐意所缘法界，彼由宿世依恶说法及毘奈耶所生分别萨迦耶见以为依止，集成今界；即由此界增上力故，发起俱生萨迦耶见，于善说法毘奈耶中，亦复现行能为障碍。又即此见，由二种相，六转现行：一、由世故，二、由慢故。由世故者，谓我于过去为曾有耶？为曾无耶？乃至广说，如应当知。由慢故者，谓我为胜，乃至广说。彼于如是一切如实，不知、不见，由此因缘，不如正理起于邪观。又明位有三：谓闻他音如理作意，是初明位；已能证入正性离生，是第二明位；心善解脱阿罗汉果，是第三明位。其无明位，复有二种：一、先，二、后。随眠位是先，诸缠位为后。又约见、修所断有异，当知是名第二差别。

六一；六一（六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东园鹿子母讲堂。尔时，世尊晡时从禅起，出讲堂，于堂阴中大众前，敷座而坐。尔时，世尊叹优陀那偈：

「法无有吾我，亦复无我所，我既非当有，我所何由生？

比丘解脱此，则断下分结」。

时有一比丘，从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无吾我，亦无有我所，我既非当有，我所何由生，比丘解脱此，则断下分结」？佛告比丘：「愚痴无闻凡夫，计色是我，异我，相在；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我，异我，相在。多闻圣弟子，不见色是我，异我，相在；不见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我，异我，相在；亦非知者，亦非见者。此色是无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无常。色是苦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是苦。色是无我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无我。此色非当有，受、想、行、识非当有。此色坏有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坏有。故非我、非我所，我、我所非当有，如是解脱者，则断五下分结」。时彼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断五下分结已，云何漏尽，无漏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？

佛告比丘：「愚痴凡夫、无闻众生，于无畏处而生恐畏。愚痴凡夫、无闻众生，怖畏无我无我所，二俱非当生，攀缘四识住。何等为四？谓色识住，色攀缘，色爱乐，增进，广大，生长；于受、想、行、识住，攀缘，爱乐，增进，广大生长。比丘！识于此处，若来、若去、若住、若起、若灭，增进、广大生长。若作是说：更有异法识，若来、若去、若住、若起、若灭、若增进、广大、生长者，但有言说，问已不如，增益生疑以非境界故。所以者何？比丘！离色界贪已于色意生缚亦断；于色意生缚断已，识攀缘亦断，识不复住，无复增进、广大、生长。受、想、行界离贪已，于受、想、行意生缚亦断；受、想、行意生缚断已，攀缘亦断，识无所住，无复增进、广大、生长。识无所住故不增长，不增长故无所为作，无所为作故则住，住故知足，知足故解脱，解脱故于诸世间都无所取，无所取故无所著，无所著故自觉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比丘！我说识不住东方，南、西、北方，四维，上、下，除欲见法，涅槃、灭尽、寂静、清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生灭以不乐，及三种分别，贪著、等观察，是名优陀那。

「圣教」：复次，是处世尊依自圣教，为欲显示善说发起依他邪教，为欲显示恶说失坠自有所说。后结集者，于法门中，称为世尊嗢拖南说。由二因缘，善说法律，名为发起大果大利，恶说法律即为唐捐。一者、于善说法毘奈耶中，一切众苦永离可得，谓三种苦性。二者、一切诸结永断可得，谓下、上分结。于恶说法毘奈耶中，如是二事皆不可得。彼由依止萨迦耶见，于诸行中心厌苦苦，欲乐为依，起兹胜解，愿于当来无有苦我，我无有苦。或复已断，即彼苦因及彼当果，于未来世，由二种相而生胜解：谓苦未来当离于我，及我未来当无有苦。虽由如是四种行相，乐断为依，离欲界欲，生初静虑，次第乃至于彼非想非非想处，若定、若生，由是因缘，超越苦苦而未能断下分诸结。未断彼故，当知苦苦未永超越。彼于坏、行二苦断中，尚不生乐，何况能断？由彼随顺所未断故，当知于顺上分诸结，亦未能断。住内法者，初修观时，虽于欲界未得离欲，有情胜故，而于三苦深心厌离。依乐断欲，于诸行中，用无我见以为依止，发其胜解，愿于未来无三苦我，我无三苦。彼初修习如是行已，于欲界欲而得远离，永断苦苦。如前复生如是胜解：当无彼我，我当无彼。如是行者，于其苦苦究竟解脱，亦永超越顺下分结。即于此道次第进修，乃至能得阿罗汉果。若诸愚夫，萨迦耶见以为依止，于永超越坏、行二苦，及永断灭随顺上分一切结中，谓我当无，于不应怖妄生怖畏，尚不起乐，况当能断！

又于是处，由二因缘不应生怖，谓唯有心，住四识住，有转有染；又唯有心，断四识住，无转无染。复有四依，谓色、受、想、行。复有四取，谓于欲、见、戒禁、我语所有欲贪。复有二缘：谓若所缘，及若能缘。复有六识，谓眼识等。复有二识住，谓烦恼缠住，及彼随眠住。此中诸取增上力故，以不如理分别为先，由我、我所邪境界取，由缘自相境界之取，由俱有依，此三因缘令诸识转，及令染污。复由三种：谓于现法趣集谛故；缘未来苦，我当如是如是爱故；于彼先因所生现苦而安住故。复由三种：谓趣乐位故，缘苦位故，安住不苦不乐位故。复由三种：谓趣来世故，缘去世故，住现世故。复由三种：谓由后有爱，趣后有故；由彼彼喜乐爱，缘未来境界故；由喜贪俱行爱，住现在已得境界故。复由三种：由贪欲身系，趣向随顺贪处

事故；由瞋恚身系，缘彼事故；由戒禁、此实二取身系，住彼事故。中嗢拖南曰：「果、因与受，世、爱及系」。喜爱滋润，如前应知，谓如诸行因中宣说。又即彼识如是转时，于二生处，当知结生相续、增广：一、于有色，二、于无色。

于有色处，依止中有而有去来；于无色处，唯有徙生，即于两处乃至寿尽相续而住，故名为住。当知此住，欲界人中有三分位：谓初入胎；识所滋润，胎分圆满；自胎而出。当知此三复有差别：欲、色、无色，如其次第。若有弃舍如来所说识流转道，而作是言：我当更作别异施设，当知是人所施设者，其文有异，其义无别，但有言事。或余智者，于其异文，先示道理，后方诘问：汝所施设，别异者何？彼于尔时，茫然不了。或于后时，自得达鉴，于前所立，如理谛观，反生愚昧；由愚昧故，自觉无知，我本受持为恶非善。又十色界，名为色界；当知复有六种受界、想界、行界。又于三位，当知诸识解脱烦恼：谓于诸行深见过患，能令诸缠远分离故；于见地中，一切外道诸系、随眠永断灭故；依止修道，得究竟故。又诸外道，于所妄计一切生处，谓大自在、那罗衍拏、及众主等无量品类，乐生彼故，名贪身系。于他诸见异分法中，深憎嫉故，名瞋身系。依于邪愿修梵行故，于同梵行可乐法中起憎背故，由此二缘，于增上戒学能为杂染；

当知即彼由戒禁取，于增上心学能为杂染；由此实执取身系故，于增上慧学能为杂染。如是四法，能于色身、名身趣向所缘安立事中，令心系缚，故名身系。又彼在意地故，意分别故，意相应故，意随眠故，染污意故，名意所成。又彼断者，谓缘彼境诸烦恼断，非彼所缘，即于彼境无倒解故。又由后有诸业烦恼之所摄持后有种识，当知于此依止建立，彼无有故，当来三种，如前所说差别理趣，生长、广大，当知一切悉皆尽灭。又即由彼无所住识，因分、果分不复生长，诸道所摄而得生长。又彼空解脱门为依止故，名无所为；无愿解脱门为依止故，名为喜足；无相解脱门为依止故，说名为住。于彼爱乐数修习故，得善解脱；一切随眠永灭尽故，心善解脱；从是已后逮得恒住，虽住诸行而无所畏。已得诸蕴任运而灭，余因断故无复更生。彼有漏识由永灭已，遍于十方皆无所趣，唯除如影诸受，与彼识蕴、识树，当知

如灯皆归寂灭。即于有余涅槃界中，依初缠断，说名寂静；依第二断，说名清凉；依第三断，说名宴默。

又由三缘，识趣、识住皆无所有：一、由自然非染污故，二、由所余不染污故，三、由余识助伴无故。

六二；六二（六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常当修习方便禅思，内寂其心。所以者何？比丘常当修习方便禅思，内寂其心，如实观察。云何如实观察？此是色，此是色集，此是色灭；此是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（此是）识，此是识集，此是识灭。云何色集？受、想、行、识集？愚痴无闻凡夫，于苦、乐、不苦不乐受，不如实观察此受集，受灭，受味，受患，受离；不如实观察故，于受乐著生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病死、忧悲恼苦。如是纯大苦聚从集而生，是名色集，是名受、想、行、识集。云何色灭？受、想、行、识灭？多闻圣弟子，受诸苦、乐、不苦不乐受，如实观察受集，受灭，受味，受患，受离；如实观察故，于受乐著灭，著灭故取灭，取灭故有灭，有灭故生灭，生灭故老病死、忧悲恼苦灭。如是纯大苦聚皆悉得灭，是名色灭，受、想、行、识灭。是故比丘常当修习方便禅思，内寂其心。比丘禅思住，内寂其心，精勤方便，如实观察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六三——七三；六三——七三（）

如观察，如是分别，种种分别，知，广知，种种知，亲近，亲近修习，入，触，证，十二经亦如是广说。

七四；七四（六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常当修习方便禅思，内寂其心。所以者何？修习方便禅思，内寂其心已，如实观察。云何如实观察？如实观察此色，此色集，此色灭。此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（此）识，此识集，此识灭。云何色集？云何受、想、行、识集？比丘！愚痴无闻凡夫，不如实观察色集，色味，色患，色离故，乐彼色，赞

叹、爱著，于未来世色复生；受、想、行，识，亦如是广说。彼色生，受、想、行、识生已，不解脱于色，不解脱于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我说彼不解脱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纯大苦聚，是名色集，受、想、行、识集。云何色灭？受、想、行、识灭？多闻圣弟子，如实观察色集，色灭，色味，色患，色离，如实知故，不乐于色，不赞叹色，不乐著色，亦不生未来色；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如是广说。色不生，受、想、行、识不生故，于色得解脱，于受想行识得解脱，我说彼解脱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纯大苦聚，是名色灭，受、想、行、识灭。是故比丘！常当修习方便禅思，内寂其心，精勤方便，如实观察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五——八五；七五——八五（）

如观察，如是乃至作证，十二经亦应广说。

八六；八六（六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常当修习方便禅思，内寂其心。所以者何？比丘修习方便禅思，内寂其心已，如实观察。云何如实观察？如实知此色，此色集，此色灭。此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（此）识，此识集，此识灭。云何色集？受、想、行、识集？愚痴无闻凡夫，不如实知色集，色灭，色味，色患，色离，不如实知故，乐著彼色，赞叹于色；乐著于色，赞叹色故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死忧悲恼苦，如是纯大苦聚生，是名色集，受、想、行、识集。云何色灭？受、想、行、识灭？多闻圣弟子，如实知色集，色灭，色味，色患，色离，如实知故，不乐著色，不赞叹色；不乐著、赞叹色故，爱乐灭，爱乐灭故取灭，取灭故有灭，有灭故生灭，生灭故老病死、忧悲恼苦灭，如是纯大苦聚灭。多闻圣弟子，如实知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（如实知）识集，识灭，识味，识患，识离，如实知彼故，不乐著彼识，不赞叹于识，不乐著、赞叹识故，乐爱灭，乐爱灭故取灭，取灭故有灭，有灭故生灭，生灭故老病死、忧悲恼苦灭，如是纯大苦聚灭。比丘！是名色灭，受、想、行、识灭。比丘！常当修习方便禅思，内寂其心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八七——九七；八七——九七（）

如观察，乃至作证，十二经亦如是广说。

九八；九八（六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常当修习方便禅思，内寂其心，如实观察。云何如实观察？如实知此色，此色集，此色灭。此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（此）识，此识集，此识灭。云何色集？受、想、行、识集？缘眼及色眼识生，三事和合生触，缘触生受，缘受生爱，乃至纯大苦聚生，是名色集。如是缘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缘意及法生意识，三事和合生触，缘触生受，缘受生爱，如是乃至纯大苦聚生，是名色集，受、想、行、识集。云何色灭？受、想、行、识灭？缘眼及色眼识生，三事和合生触；触灭则受灭，乃至纯大苦聚灭。如是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缘意及法意识生，三事和合生触；触灭则受灭，受灭乃至纯大苦聚灭，是名色灭，受、想、行、识灭。是故比丘！常当修习方便禅思，内寂其心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九九——一〇九；九九——一〇九（）

如观察，乃至作证，十二经亦如是广说。

受与生及乐，亦说六入处，——十二种，禅定三昧经。

复次，嗢拖南曰：

断支、实显了行、缘、无等教，四种有情众，道四、究竟五。

「断支」：诸修断者，略由五支摄受于断，能于诸行如实显了：一、由身远离故，二、由心远离故，三、由奢摩他品三摩地故，四、由毘钵舍那品三摩地故，五、由常委所作故。

「实显了行」：复次，当知有十二种如实显了行相，如摄异门分说：谓听闻各别、善取、恶取故，正教、现量、比量境界故，自相、共相故，如所有性、尽所有性故，入见、究竟地故。

「缘」：复次，略有四种如实显了行相道理智所缘事：谓住内法异生，于率尔堕境所起受中，不如实知增上力故，能令诸行流转杂染；如实知故，能令清净。复有在众异生，于欣后有等所依中，不如实知增上力故，能令诸行流转杂染；与彼相违，能令清净。复有诸外道，于所爱乐虚妄分别定生喜爱所依行中，不如实知增上力故，能令诸行流转杂染；与彼相违，能令清净。复有住于内法有学，依诸根境所有妄念，于余残行不如实知增上力故，流转杂染；断余残故，便得清净。当知于此一切品中，诸清净品皆住内法，如是名为四所缘事。

——〇；——〇（六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有身集趣道，及有身集灭道。云何有身集趣道？愚痴无闻凡夫，不如实知色集，色灭，色味，色患，色离。不如实知故，乐色，叹色，著色，住色；乐色，叹色，著色，住色故爱乐取，缘取有，缘有生，缘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，如是纯大苦聚生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（亦如是）广说，是名有身集趣道。比丘！有身集趣道，当知即是苦集趣道。云何有身集灭道？多闻圣弟子，如实知色，色集，色灭，色味，色患，色离。如实知故，于色不乐，不叹，不著，不住；不乐，不叹，不著，不住故，彼色爱乐灭，爱乐灭则取灭，取灭则有灭，有灭则生灭，生灭则老病死忧悲恼苦纯大苦聚灭。如色，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如是，是名有身灭道迹。有身灭道迹，则是苦灭道迹，是故说有身灭道迹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二；————————二（）

如当说，有及当知，亦如是说。

——三；——三（七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有身边，有身集边，有身灭边。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当为汝说。云何有身边？谓五受阴。云何为五？色受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受阴，是名有身边。云何有身集边？谓受当来有爱，贪喜俱，彼彼乐著，是名有身集边。云何有

身灭边？即此受当来有爱，贪喜俱，彼彼乐著，无余断，吐、尽、离欲、灭、寂、没，是名有身灭边。是故当说有身边，有身集边，有身灭边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一四——一一五；一一四——一一五（）

如当说，有及当知，亦如是说。

一一六；一一六（七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有身，有身集，有身灭，有身灭道迹。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云何有身？谓五受阴。云何为五？色受阴，受、想，行、识受阴，是名有身。云何有身集？当来有爱，贪喜俱，彼彼乐著，是名有身集。云何有身灭？当来有爱，贪喜俱，彼彼乐著，无余断，吐、尽、离欲、灭，是名有身灭。云何有身灭道迹？谓八圣道：正见，正志，正语，正业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，是名有身灭道迹。是名当说有身，有身集，有身灭，有身灭道迹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一七——一一八；一一七——一一八（）

如当说，有及当知，亦如是说。

「无等教」：复次，由三因缘，如来所说教无与等：一、宣说不共法故，二者、宣说无倒法故，三者、宣说自觉法故。此中宣说，若趣萨迦耶集行，即是趣苦集行；若趣萨迦耶灭行，即是趣苦灭行，是名宣说不共法教。若复说言此真实有，是名宣说无倒法教。若复说言我如实知，是名宣说自觉法教。

复有三种诸行流转差别：一者、萨迦耶，是诸有情染著安足处所义故。二者、世间，是染著处败坏义故。三者、有，是染著者更生义故。

「四种有情众」：复次，彼有情众，略有四种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一向安住可爱业果，即于此果耽著受用，谓生天处，专行放逸。二者、一向因转，谓希求彼，所有沙门、若婆罗门。三者、乐般涅槃诸有情众。四者、诸杂种类，谓住于此，或住于果，耽著受用；或乐摄受当来爱果；或时时修涅槃

资粮，离诸放逸。于前三种有情众中，随其所应，当知世间彼集、灭边，及萨迦耶彼集、灭边。于后第四有情众中，当知萨迦耶彼集、彼灭、趣道差别。

一一九；一一九（）

余如是说，差别者：「当知有身，当知断有身集，当知证有身灭，当知修断有身道迹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道四」：复次，依二种道，当知施设四种行相。云何依二种道？谓依见道，及依修道。云何施设四种行相。一、应遍知行相，二、应永断行相，三、应作证行相，四、应修习行相。如是四种，三依见道，一依修道。入见道时，谛现观俱，能遍知苦，断一分集，证一分灭。于彼一分能断证者，于修道中，为求无余断及证故，如所得道，应勤修习。因修如是诸思择道及修道故，永断余集，证得余灭。

一二〇；一二〇（）

又复差别者：「比丘知有身，断有身集，证有身灭，修断有身道，是名比丘断爱欲缚，诸结等法，修无间等，究竟苦边」。

一二一；一二一（）

又复差别者：「是名比丘究竟边际，究竟离垢，究竟梵行纯净上士」。

一二二；一二二（）

又复差别者：「是名比丘阿罗汉尽诸有漏，所作已作，已舍重担，逮得己利，尽诸有结，正智心解脱」。

一二三；一二三（）

又复差别者：「是名比丘断关，度堑，超越境界，脱诸防逻，建圣法幢」。

一二四；一二四（）

又复差别者：「云何断关？谓断五下分结。云何度堑？谓度无明深堑。云何超越境界？谓究竟无始生死。云何脱诸防逻？谓有爱尽。云何建圣法幢？谓我慢尽」。

一二五；一二五（）

又复差别者：「是名比丘断五枝，成六枝，守护一，依四种，弃舍诸谛，离诸求，净诸觉，身行息，心善解脱，慧善解脱，纯一立梵行无上士」。

其道有三种，实、觉亦三种，有身四种说，罗汉有六种。

「究竟五」：复次，证得如是极究竟者，由五种相，应知究竟。何等为五？谓已证得苦及苦因无余尽故；堪作他义，一切自义皆圆满故；证得毕竟断及智故；能入究竟涅槃城故；即得入已，于其圣住能安住故。于第一相，有割爱等四种差别，如前应知。于第二相，有阿罗汉尽诸漏等，所有差别，如前应知。于第三相，有毕竟究竟，一切行事皆悉断故；有毕竟无垢，一切烦恼毕竟断故；有毕竟梵行以为后边，谓已获得彼对治故。于第四相，譬如世间具五种相名入宫城，随阙一种不名为入。如是要具与彼相似五种相故，当知名入涅槃宫城。何等名具世间五相？一者、辟宫城门；二者、超逾隍堑而不堕落；三者、深起果决而越度之；四者、越隍堑已，逼临宫阙；五者、非自非余之所希望，胜幢既仆，徐入中宫。如是入宫，无诸罣碍。入涅槃宫亦复如是：先断能顺五下分结，如彼辟门。次于涅槃起深坑想，无明怖畏断无余故，如超隍堑而不堕落。能到萨迦耶彼岸故，能持最后身故，如彼果决而越度之。将入无余依涅槃界，如逼宫阙，已断有爱，于诸境界无复爱生。遍于一切憍慢不起而入涅槃，如非自他之所希望，胜幢既仆，徐入中宫。如前所说五种因缘，入涅槃宫当知亦尔。又既入已，由二种相安住圣住：一、由行故，二、由住故。行由三相，应正了知：一、不共故，二、无染故，三、正依止所依止故。永断顺五下分结故，于诸欲中毕竟离欲，即于是处而游行故，说名不共。于六恒住常摄受故，名为无染。于一分法思择远离，谓恶象马等，于一分法思择习近，谓衣服、饮食等，是名为正依止所依。如是于行善清净已，复由五相应了知住：谓若由此而住，若此为依，若由此离系，若此为依，若由此相应。当知此中，由不动心解脱而住。于一分法思择除遣，谓游行散乱，劬劳因缘，身心疲怠；于一分法思择忍受，谓寒、热等，是名为依。由于三种杂染离系，谓见杂染及爱杂染，寻思杂染。由见杂染得离系故，于后有中心无动摇。由爱杂染得离系故，于诸境界不被漂沦。寻思杂染

得离系故，寻思唯善，无有不善。如是名为由此离系。此依四种静虑无动三摩地，安住第一现法乐住，是名为依。由与无学心善解脱、慧善解脱而共相应。又离爱者，于第二身不复生故，于涅槃舍无退转故，克证无上圆满德故。由此五相，应知圆满住第一住。

一二六；一二六（七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说所知法、智及智者。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云何所知法？谓五受阴。何等为五？色受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受阴，是名所知法。云何为智？调伏贪欲，断贪欲，越贪欲，是名为智。云何智者？阿罗汉是。阿罗汉者，非有他世死，非无他世死，非有无他世死，非非有无他世死；广说无量，诸数永灭。是名说所知法、智及智者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复次，嗢拖南曰：

二品总略、三、有异，胜解、断、流转、有性，不善清净善清净，善说恶说师等别。

「二品总略」：略由三处，总摄一切黑品、白品：一、由所遍知法故，二、由遍知故，三、由成遍知故。所遍知法者，谓苦谛，集谛，当知总摄一切黑品。遍知者，谓灭谛，当知此摄白品一分。成遍知者，谓补特伽罗及道谛。补特伽罗虽是假有，当知亦是白品所摄，此即如来、诸圣弟子。于世俗谛及胜义谛皆悉善巧，依二道理，如实随观俱不可记：谓如来灭后，若有、若无、亦有亦无、非有非无，皆不可取，亦不可记。所以者何？且依胜义，彼不可得，况其灭后或有、或无？若依世俗，为于诸行假立如来，为于涅槃？若于诸行，如来灭后无有一行流转可得，尔时何处假立如来？既无如来，何有、无等？若于涅槃，涅槃唯是无行所显，绝诸戏论，自内所证。绝戏论故，施设为有，不应道理；亦复不应施设非有，勿当损毁施设妙有，寂静涅槃。又此涅槃极难知故，最微细故，说名甚深。种种非一诸行烦恼断所显故，说名广大。现量、比量及正教量所不量故，说名无量。

一二七；一二七（七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重担、取担、舍担、担者。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云何重担？谓五受阴。何等为五？色受阴，受，想、行、识受阴。云何取担？当来有爱，贪喜俱，彼彼乐著。云何舍担？若当来有爱，贪喜俱，彼彼乐著，永断无余，已灭，已吐，尽，离欲，灭，没。云何担者？谓士夫。是士夫者，如是名，如是生，如是姓族，如是食，如是受苦乐，如是长寿，如是久住，如是寿命齐限。是名为重担、取担、舍担、担者」。尔时世尊而说偈言：

「已舍于重担，不复应更取，重任为大苦，舍任为大乐。

当断一切爱，则尽一切行，晓了有余境，不复转还有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三」：复次，由三因缘，内荷担苦与外荷担苦有其差别：一、所荷担，二、能荷担，三、荷担时。谓外荷担，色一分摄，或秆或薪，或余种类，是所荷担；愚夫乃以一切诸行为所荷担。又外荷担，属在身肩，是能荷担；愚夫乃以一切爱蕴为能荷担。又外荷担，唯以现肩荷担所担；愚夫乃以一切爱蕴荷担所担。欲舍所担，要并除蕴，无别方便而能弃舍；乃至未能舍所担来，恒常荷担大重担故，执持厄劣、微弱、细软不静肩故，长时无间荷所担故。内有三德，领受如是荷担众苦，外则不然，是名二种荷担差别。

一二八；一二八（七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五受阴，何等为五？色受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受阴。愚痴无闻凡夫，不如实知色，色集，色灭，色味，色患，色离；不如实知故，于色所乐，赞叹，系著，住。色缚所缚，内缚所缚，不知根本，不知津际，不知出离。是名愚痴无闻凡夫，以缚生，以缚死，以缚从此世至他世；于彼亦复以缚生，以缚死。是名愚痴无闻凡夫，随魔自在，入魔网中，随魔所化，魔缚所缚，为魔所牵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多闻圣弟子，如实知色，色集，色灭，色味，色患，色离；如实知故，不贪喜色，不赞叹，不系著住。非色缚所缚，非内缚所缚，知根本，知津济，知出离。是名多闻圣弟子，不随缚生，不

随缚死，不随缚从此世至他世。不随魔自在，不入魔手，不随魔所作，非魔所缚；解脱魔缚，离魔所牵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）：复次，由五种相，愚夫内缚与彼外缚而有差别：谓彼外缚，为色一分之所系缚，或木、或铁、或索所系；愚夫乃为诸行所缚。又彼外缚，他缚所缚；愚夫乃为自缚所缚。又彼外缚，易可了知缚、缚因缘，脱、脱方便；愚夫内缚，一切难知。又彼外缚，死后即无；愚夫内缚，死后诸行随逐往来，循环不舍。又彼外缚，所有出家能舍诸欲，便得解脱，一切怨讐不能拘碍；愚夫内缚，虽得离欲，乃至有顶尚未能脱，况唯出家！当知此中，在离欲位，魔罗于彼不得自在；未离欲位，便得自在。其出家位，未脱魔手；若在家位，随欲所作。未离欲位，魔缚所缚，由世间道，虽生有顶未脱魔羂。

一二九；一二九（七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五受阴。何等为五？谓色受阴，比丘于色厌，离欲，灭，不起，解脱，是名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厌，离欲，灭，不起，解脱，是名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。比丘！亦于色厌，离欲，灭，名阿罗汉慧解脱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厌，离欲，灭，名阿罗汉慧解脱。比丘！如来、应、等正觉，阿罗汉慧解脱，有何差别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如来为法根，为法眼，为法依，唯愿世尊为诸比丘广说此义！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」。佛告比丘：「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如来、应、等正觉，未曾闻法能自觉法，通达无上菩提；于未来世开觉声闻而为说法，谓四念处，四正勤，四如意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觉，八道。比丘！是名如来、应、等正觉，未得而得，未利而利，知道，分别道，说道，通道，复能成就诸声闻，教授教诫；如是说正顺欣乐善法，是名如来、罗汉差别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有异」：复次，略由四相，当知如来与慧解脱阿罗汉等同分、异分。由一种相，说名同分，谓解脱等故。由三种相，说名异分：谓现等觉故，能说法故，行正行故。此中如来，无师、自然，修三十七菩提分法，现等正觉。

等正觉已，遍依胜义，若于现法，有能、无能，若现见法、不现见法，于一切种皆悉了达，是名自然等觉菩提。如是了达胜义法已，于其二障善得解脱，谓并习气诸烦恼障及所知障。与诸天众及余世间为解脱师，独一无二。当知了达如是四相，是名自然等觉菩提，由此不与诸声闻共。又依他义，作所作等，能说正法，由五种相，当知不共。何等为五？一者、如来如实了知一切种道为道，一切种非道为非道。二者、知已，如实宣说是道、非道，为令趣道，不趣非道。三者、若有如所说道乐欲勤行，为令彼行，摄受方便，如理所引作意正道，以教授门而为宣说。四者、彼如圣教行时，若有障碍，止观过失，皆令除遣。五者、若有随顺彼法，皆令摄受，是名能说不同分法。此中正行不同分者，谓彼声闻，先依如来，后行正行；夫如来者无少所依。又彼成就声闻种性行于正行，而佛如来成自种性。又彼声闻或已成熟，或当成熟，非最后有菩萨身中二行可得。若未熟者，彼随道行，能熟当来，成熟相续；若已熟者，彼于现法成大师教。如此二种，如其圣教，即如是行，若随道行，彼于来世当证涅槃；若于现法，成大师教。彼依此身便证圣道、道果、涅槃，即此圣道及圣道果，无损乐故名如实法，饶益性故又说为善。

一三〇；一三〇（七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五受阴，何等为五？色受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受阴。汝等比丘当观察于色，观察色已，见有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诸比丘白佛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色无我，无我者则无常，无常者则是苦，若苦者彼一切非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，当作是观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多闻圣弟子，于此五受阴，观察非我、非我所。如是观察已，于世间都无所取，无所取者则无所著，无所著者自觉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胜解」：复次，于诸行中，略有二种无我胜解：一者、闻、思增上胜解，二者、修证增上胜解。此中闻、思增上胜解，能与修证增上胜解作生依止。诸善男子净信出家，虽复在此极善殷到，且于其中不应喜足。要此为依，于诸行中渐次修习无常等想，证得无我增上胜解。为令彼证转增胜故，勤

修观解。

一三一；一三一（七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断色欲贪，欲贪断已则色断，色断已得断知，得断知已则根本断，如截多罗树头，未来不复更生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欲贪断，乃至未来世不复更生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断」：复次，由四种相，应知诸行有二种断。何等为四？一、诸缠断故，二、随眠断故，三、后有诸行因性断故，四、现在诸行染行断故。如是四种，当知总说为二种断，谓烦恼断及以事断。前之二相，名烦恼断；后之二相，说为事断。

一三二；一三二（七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色起、住、出，则苦于此起，病于此住，老死于此出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如是说。比丘！若色灭、息、没，苦于此灭，病于此息，老死于此没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流转」：复次，于欲界中，诸行流转初、中、后位，当知略有三种密苦：一者、生时为其胎藏所覆障故，有覆障苦；二者、生已处婴稚位，多疾病苦；三者、衰耄诸根成熟，有老死苦。又彼诸行流转生起初、中、后灭，当知即是三种苦灭。

一三三；一三三（七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过去、未来色尚无常，况复现在色！多闻圣弟子，如是观察已，不顾过去色，不欣未来色，于现在色厌，离欲，灭寂静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比丘！若无过去色者，多闻圣弟子，无不顾过去色；以有过去色故，多闻圣弟子不顾过去色。若无未来色者，多闻圣弟子无不欣未来色；以有未来色故，多闻圣弟子不欣未来色。若无现在色者，多闻圣弟子不于现在色生厌，离欲，灭尽向；以有现在色故，多闻圣弟子于现在色生厌，离欲，灭尽向。受、

想、行、识亦如是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三四——一三六；一三四——一三六（）

如无常，苦，空，非我三经，亦如是说。

「有性」：复次，有三有性，为断彼故，诸圣弟子当勤修学。一、依过去为因有性，由是因缘，净信舍家，趣于非家，深见过患，厌弃诸欲。二、依未来所生诸行为因有性。三、依现在未断意乐杂染有性。为断如是三种有性，故有三断：谓无顾恋故，不欣乐故，断、离欲、灭界集成故。

一三七；一三七（八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说圣法印，及见清净。谛听，善思。若有比丘作是说：我于空三昧未有所得，而起无相、无所有、离慢知见者，莫作是说！所以者何？若于空未得者，而言我得无相、无所有，离慢知见者，无有是处。若有比丘作是说：我得空，能起无相、无所有、离慢知见者，此则善说。所以者何？若得空已，能起无相、无所有、离慢知见者，斯有是处。云何为圣弟子及见清净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佛为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唯愿为说！诸比丘闻说法已，如说奉行」。佛告比丘：「若比丘于空闲处，树下坐，善观色无常，磨灭，离欲之法。如是观察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无常，磨灭，离欲之法。观察彼阴无常，磨灭，不坚固，变易法，心乐清净解脱，是名为空。如是观者，亦不能离慢知见清净。复有正思惟三昧，观色相断，声、香、味、触法相断，是名无相。如是观者，犹未离慢知见清净。复有正思惟三昧，观察贪相断，瞋恚、痴相断，是名无所有。如是观者，犹未离慢知见清净。复有正思惟三昧，观察我、我所从何而生？观察我、我所，从若见、若闻、若嗅、若尝、若触、若识而生。复作是观察：若因、若缘而生识者，彼识因缘为常，为无常？复作是思惟：若因，若缘而生识者，彼因、彼缘皆悉无常。复次，彼因、彼缘皆悉无常，彼所生识云何有常！无常者，是有为行，从缘起，是患法，灭法，离欲法，断知法，是名圣法印知见清净。是名比丘当说圣法印知见清净，如是广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不善清净善清净」：复次，于诸行中，略有二种离增上慢，观无我见。何等为二？一、不善清净，二、善清净。云何名为不善清净？谓如有一远离而住，依观诸行无常性忍，由世间智，于无我性发生胜解。因此胜解，于眼所识色，乃至意所识法，等随观察，我、我所相不现行故，说名为断。又能制伏四外系所摄贪、瞋、痴三种所有：谓贪欲身系，摄贪所有；瞋恚身系，摄瞋所有；余二身系，摄痴所有。当知此中极鄙秽义，是所有义。离增上慢无我智者，如理作意共相应故，定地摄故，当知此智，由二因缘不善清净：一者、即于此时，谓于趣入顺决择分善根位时，有麁我慢随入微细现行作意间无间转。由是因缘，作如是念：我今于空能修、能证，空是我有；由是空故，计我为胜。如空，无相及无所有，当知亦尔。二者、能令彼法现行因缘，谓于诸欲或萨迦耶有染爱识。由于如是有染爱识，不遍了知增上力故，便为诸欲、萨迦耶爱之所漂溺。由此意乐，于彼涅槃不能趣入，其心退还，如前已说。又由八相能遍了知，遍了知故，除诸过患，当知是名极善清净，离增上慢无我真智。又于此中，已灭坏故，灭坏法故，说名无常。诸业烦恼所集成故，说名有为。由昔愿力所集成故，名思所造。从自种子，现在外缘所集成故，说名缘生。于未来世衰老法故，说名尽法。死歿法故，说名歿法。未老死来，为疾病等种种灾横所逼恼故，名破坏法。由依现量能离欲故，能断灭故，名于现法得离欲法及以灭法。当知此中，除离欲法及以灭法，由所余相，略观三世所有过患，由所除相，观彼出离。若由如是过患、出离，遍知彼识，名善遍知。一切法中无有我性，名诸法印。即此法印随论道理，法王所造，于诸圣身不为恼害，随喜能得一切圣财，由此自然吉安，超度生死广大险难长道，是故亦名众圣法印。当知此中，由前名通达智，由后名善清净见。

一三八；一三八（八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毘耶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尔时，有离车名摩诃男，日日游行，往诣佛所。时彼离车作是念：若我早诣世尊所者，世尊及我知识比丘皆悉禅思，我今当诣七庵罗树阿耆毘外道所。即往诣彼富兰那迦叶住处。时富兰那迦叶外道众主，与五百外道，前后围绕，高声嬉戏，论说俗

事。时富兰那迦叶，遥见离车摩诃男来，告其眷属，令寂静住：「汝等默然！是离车摩诃男，是沙门瞿昙弟子。此是沙门瞿昙白衣弟子，毘耶离中最为上首，常乐寂静，赞叹寂静。彼所之诣，寂静之众，是故汝等应当寂静」。时摩诃男诣彼众富兰那所，与富兰那共相问讯，相慰劳已，却坐一面。时摩诃男语富兰那言：「我闻富兰那为诸弟子说法：无因无缘众生有垢，无因无缘众生清净。世有此论，汝为审有此，为是外人相毁之言，世人所撰？为是法，为非法？颇有世人共论难问嫌责以不」？富兰那迦叶言：「实有此论，非世妄传。我立此论，是如法论。我说此法，皆是顺法，无有世人来共难问而呵责者。所以者何？摩诃男！我如是见，如是说：无因无缘众生有垢，无因无缘众生清净」。

时摩诃男闻富兰那所说，心不喜乐，呵骂已，从坐起去。向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却坐一面。以向与富兰那所论事，向佛广说。佛告离车摩诃男：「彼富兰那为出意语，不足记也。如是富兰那，愚痴不辨、不善非因而作是说：无因无缘众生有垢，无因无缘众生清净。所以者何？有因有缘众生有垢，有因有缘众生清净。摩诃男！何因何缘众生有垢？何因何缘众生清净？摩诃男！若色一向是苦，非乐、非随乐、非乐长养，离乐者，众生不应因此而生乐著。摩诃男！以色非一向是苦，是乐、随乐、乐所长养，不离乐，是故众生于色染著，染著故系，系故有恼。摩诃男！若受、想、行、识一向是苦，非乐、非随乐、非乐长养，离乐者，众生不应因此而生乐著。摩诃男！以识非一向是苦，是乐、随乐、乐所长养，不离乐，是故众生于识染著，染著故系，系故生恼。摩诃男！是名有因有缘众生有垢。摩诃男！何因何缘众生清净？摩诃男！若色一向是乐，非苦、非随苦、非忧苦长养，离苦者，众生不应因色而生厌离。摩诃男！以色非一向乐，是苦、随苦、忧苦长养，不离苦，是故众生厌离于色，厌故不乐，不乐故解脱。摩诃男！若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一向是乐，非苦、非随苦、非忧苦长养，离苦者，众生不应因识而生厌离。摩诃男！以受、想、行、识，非一向乐，是苦、随苦、忧苦长养、不离苦，是故众生厌离于识，厌故不乐，不乐故解脱。摩诃男！是名有因有缘众生清净」。时摩诃男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礼佛而退。

知法及重担，往诣，（差别）、观、欲贪，生及与略说，法印、富兰那。

「善说恶说师等别」：复次，应知由五种相，于内外法师及弟子高下差别：一、由住故，二、由御众故，三、由论决择故，四、由建立开显道故，五、由行故。谓诸外道师及弟子，恒常住于愦闹之住；内法师弟，时时住于极寂静住，是名第一高下差别。又外道师，由自有量出家弟子诸外道僧，说名有僧，由自有量在家弟子诸外道众，说名有众，希彼一切共许为师，故名众师。愚类众生咸谓有德，是故说名共推善色。当知如来与彼相违，虽为一切天及世间无上大师，于彼同尊而无所冀。又外道师与自弟子，共兴议论决择之时，凡有所说，展转意解各各差别，不相扶顺，转增愚昧，非净其智；当知内法与彼相违。又外道师为诸弟子，依止无因、不平等因，施设建立开显其道。听闻如是不正法故，为大罗刹娆乱其心。又由不正寻思相应非理作意，其心散动，以于他所怀胜负心，咎责于他，若他反诘，便兴辛暴，不审思择，轻出言词。自为无因、不平等因所覆藏故，名为杂染。由此愚夫于染因缘，若自若他不如实知，故名愚昧。离清净故，名不明了。于清净因不善巧故，说名不善。又乃至于应所说语，如所说语，是处说语，如是一切不如实知，是故说彼为不知量，为不知思。当知内法与彼相违。又诸外道师及弟子，虽无异说，所说无减，无颠倒故；虽不流漫，所说无增，无加益故。虽等所说，义相似故；虽是法说，文平等故；虽复记别法及随法，然于同法乐为朋党，当知彼于法随法行，自义证得不放逸者，尚不能得，况纵逸者！彼由如是不得自义，便为他论制伏轻毁，并彼所受诸恶邪法；当知内法与彼相违。是名五种高下差别。

（非定）：复次，由四种相，当知诸行非定苦染；又由四相，非定乐净。如是四相，总依三事。何等为三？一、依生处故，二、依受故，三、依世故。此中乐者，谓在第三静虑；乐所随者，谓在人中，容有二种；喜乐遍者，谓在初二静虑；未永离乐者，谓在第四静虑已上。此中苦者，谓在饿鬼及以傍生；苦所随者，谓在人中；忧苦遍者，谓在那落迦；未永离苦者，谓在上天众中，当苦所随故。又言乐者，谓不苦、不乐受现在前位；乐所随者，谓苦受现在前位；喜乐遍者，谓乐受现在前位；不永离乐者，谓于一切位，乐因

所随故。若与此相违，当知苦差别。又言乐者，谓顺乐行，及乐已灭；乐所随者，谓有乐因，于未来世当生起乐；喜乐遍者，谓于现在随顺乐处；未永离乐者，谓余三世。与此相违，苦差别四，如应当知。

一三九；一三九（八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支提竹园精舍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多闻圣弟子，于何所而见无常、苦」？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为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唯愿为说！诸比丘闻已，当如说奉行」。佛告比丘：「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多闻圣弟子，于色见无常、苦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见无常、苦。比丘！色为是常、无常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无常，世尊」！「比丘！无常者是苦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「比丘！若无常、苦，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，宁于中见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「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是故比丘！所有诸色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皆非我，非异我，不相在；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多闻圣弟子如是观察，厌于色，厌受、想、行、识。厌故不乐，不乐故解脱，解脱故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四〇；一四〇（八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毘耶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多闻圣弟子，于何所见非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，如是平等正观，如实知见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世尊为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唯愿为说！诸比丘闻已，如说奉行」。佛告比丘：「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多闻圣弟子，于色见非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，是名如实正观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」。佛告诸比丘：「色为是常，为无常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无常，世尊」！又告比丘：「若无常者，是苦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，「比丘！若无常、苦，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，于中宁见有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「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是故比丘！所有诸色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

，彼一切皆非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，是名如实正观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多闻圣弟子，如是观察，于色得解脱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得解脱，我说彼解脱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，纯大苦聚」。佛说此经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四一；一四一（八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色是无常，无常则苦，苦则非我，非我者彼一切非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，如实知是名正观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多闻圣弟子，于此五受阴非我、非我所观察，如是观察，于诸世间都无所取，无所取故无所著，无所著故自觉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四二；一四二（八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比丘于何所不见我，异我，相在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世尊为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唯愿为说！诸比丘闻已，如说奉行」。佛告比丘：「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于色不见有我，异我，相在，不于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比丘！色为是常、无常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无常，世尊」！佛言：「比丘！若无常者，是苦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「比丘！若无常、苦，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，宁于中见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「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是故比丘！诸所有色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比丘！多闻圣弟子，观察五受阴非我、非我所。如是观察者，于诸世间都无所取，无所取者无所著，无所著故自觉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复次，嗢拖南曰：

二智并其事，乐等行转变，请无请说经，涅槃有二种。

「二智并其事」：智有二种：一者、正智，二者、邪智。此中正智依有事生，邪智亦尔。虽此二智俱依有事，然正智如实取事，邪智邪分别不如实取事。由有正教、如理作意为前行故，于所知境正智得生；由有邪教、非理作意为前行故，于所知境邪智得生。非正智生坏所知境，但于此境舍于邪执而起正智。如暗中色，明灯生时，不坏此色，但能照了；当知此义亦复如是。

一四三；一四三（八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无常色有常者，彼色不应有病、有苦；亦不应于色有所求，欲令如是，不令如是。以色无常故，于色有病，有苦生，亦得不欲令如是，不令如是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比丘！于意云何？色为常，为无常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无常，世尊」！「比丘，无常为是苦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「比丘！若无常苦，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，于中宁见是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「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是故比丘！诸所有色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非我所，如实知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多闻圣弟子，正观于色，正观已，于色生厌，离欲，不乐，解脱；受、想、行、识生厌，离欲，不乐，解脱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四四；一四四（八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色是苦，若色非是苦者，不应于色有病、有苦生；亦不欲令如是，亦不令不如是。以色是苦，以色是苦故，于色病生；亦得于色欲令如是，不令如是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比丘！色为常、无常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无常，世尊」！「比丘！无常者，是苦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「比丘！若无常、苦，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，宁于中见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「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是故比丘！诸所有色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

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，如实观察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多闻圣弟子于色得解脱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得解脱，我说彼解脱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，纯大苦聚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四五；一四五（三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色非是我，若色是我者，不应于色病、苦生；亦不应于色欲令如是，不令如是。以色无我故，于色有病、有苦生；亦得于色欲令如是，不令如是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比丘！于意云何？色为是常，为无常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无常，世尊」！「比丘！若无常者，是苦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「若无常、苦，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，于中宁见有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「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是故比丘！诸所有色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，如是观察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比丘！多闻圣弟子，于此五受阴非我、非我所，如实观察。如实观察已，于诸世间都无所取，无所取故无所著，无所著故自觉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四六；一四六（三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榇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尔时，世尊告余五比丘：「色非有我，若色有我者，于色不应病、苦生；亦不得于色欲令如是，不令如是。以色无我故，于色有病、有苦生；亦得于色欲令如是，不令如是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比丘！于意云何？色为是常、为无常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无常，世尊」！「比丘！若无常者，是苦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「比丘！若无常、苦，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，宁于中见是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「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是故比丘！诸所有色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

若麁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非我所，如实观察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比丘！多闻圣弟子，于此五受阴，见非我、非我所。如是观察，于诸世间都无所取，无所取故无所著，无所著故自觉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余五比丘不起诸漏，心得解脱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乐等行转变」：复次，随顺乐受诸行，与无常相共相应故，若至苦位，尔时说名损恼迫迮；若至不苦不乐位，尔时方于行苦名苦迫迮；若不至彼位，便应毕竟唯顺乐受，勿至余位。又生、老等法所随诸行，皆悉是苦，彼若至疾病位，说名损恼迫迮；若至生等苦位，名苦迫迮；若不至彼位，于诸行中生等苦因之所随逐，勿至果位。又本性诸行，众缘生故，不得自在，亦无宰主。若有宰主，彼一切行虽性无常，应随所乐流转不绝，或不令生，广说乃至于死。

一四七；一四七（三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支提竹园精舍。尔时，有三正士出家未久，所谓尊者阿㝹律陀，尊者难提，尊者金毘罗。尔时，世尊知彼心中所念而为教诫：「比丘！此心，此意，此识；当思惟此，莫思惟此；断此欲，断此色，身作证具足住。比丘！宁有色若常、不变易、正住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色是无常、变易之法，厌，离欲，灭，寂，没。如是色从本以来，一切无常、苦、变易法。如是知已，缘彼色生诸漏、害、炽然、忧恼，皆悉断灭。断灭已无所著，无所著已安乐住，安乐住已得般涅槃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」。佛说此经时，三正士不起诸漏，心得解脱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四八；一四八（三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偷罗国跋提河侧伞盖庵罗树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住于自洲，住于自依，住于法洲、法依，不异洲、不异依。比丘！当正观察，住自洲、自依，法洲、法依，不异洲、不异依。何因生忧、悲、恼、苦？云何有因？何故何系著？云何自观察未生忧、悲、恼、苦而生，已

生忧、悲、恼、苦生长增广」？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唯愿为说！诸比丘闻已，当如说奉行」。佛告比丘：「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比丘！有色，因色系著色，自观察未生忧、悲、恼、苦而生，已生而复增长广大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比丘！颇有色常、恒、不变易、正住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比丘！色是无常，若善男子知色是无常已，变易、离欲、灭、寂静、没。从本以来，一切色无常、苦、变易法，知已，若色因缘生忧、悲、恼、苦断。彼断已无所著，不著故安隐乐住，安隐乐住已名为涅槃。受，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」。佛说此经时，十六比丘不生诸漏，心得解脱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竹园、毘舍离，清净、正观察，无常、苦、非我，五、三与十六。

「请无请说经」：复次，有二种契经：一、因请而说，二、不因请说。因请说者，谓若有补特伽罗，由此诸行相教而调伏者，因彼请故，为转如是诸行相教。不因请说者，谓若于彼多百众中，以无量门作美妙说；或为大师近住弟子阿难陀等作如是说，为令正法得久住故。

「涅槃有二种」：复次，当知由三分故，摄受圆满涅槃：一、由随顺教授故，二、由正观察一切行故，三、由永断一切烦恼故。随顺教授者，谓记说、教诫、神变所摄。如来随欲记说彼心，由自定意，以三行相遍照他心：若展转久远灭心，若无间灭心，若于现在所缘转心。从定起已，随念分别，思惟定内所受他心，如其所受即如是记：汝有如是心，谓久远灭者；如是意，谓无间灭者；如是识，谓现在者。此据种类，不据刹那。即以如是记说、神变为依止故，于其三处而为教诫：一、于行处现前境界，开许如理作意，遮止不如理作意；二、于住处，遮止不正寻思，开许正寻思；三、于止观勤修行处，开许令断未断诸行，及令烦恼永得离系而证涅槃。如是宣说，令从三处诸随烦恼心得清净，谓从行处、住处、依处。又正观察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诸行，名正观察一切诸行。又有三漏；三漏为先而有欲害；欲害为先而有寻思热恼；寻思热恼为先而有追求忧恼，如是一切皆永断故，说名永断一切烦恼。如是定住心善解脱，无相乐住无恐怖时，于现法中名入圆满般涅槃数。

又依三法，依止自义，名住归依；依止他义，名住洲渚。何者为三？一、依内如理作意为先，法随法行；二、依佛听闻所说正法；三、依亲近正法内善士，不依亲近余正法外一切外道诸不善士。如是三法，当知显示人中四种多所作法：谓亲近善士，听闻正法，如理作意，法随法行。复由三缘及五种相，当知证得彼分涅槃。何等三缘？一、遍知苦故，二、深见一切随顺苦行诸过患故，三、超过愁等一切苦故。云何五相？一、知苦种类相交涉时发生愁等，是名于彼遍知自性。二、知有种子彼法得生，是名于彼遍知因性。三、知自所行所知境界，是名于彼遍知缘性。四、随观执著我所及我，皆是能顺众苦诸行，是名于彼遍知行性。五、随观三世欲界所系诸行过患，能断一切愁等诸苦。当知由此三缘、五相，获得如是彼分涅槃。由可爱事无常转变，悲伤心戚，故名为愁。由彼发言咨嗟歔欷，故名为叹。因此拊膺，故名为苦。内怀冤结，故名为忧。因兹迷乱，故名为恼。又以丧失财宝、无病、亲戚等事随一现前，创生忧恼，说名为愁。由依此故，次乃发言哀吟悲冤，举身烦热，名叹、苦位。过此愁叹身烦热已，内烧外静，心犹未平，说名忧位。过初日已，或二、三、五、十，日、夜、月，由彼因缘，意尚未宁，说名为恼。

一四九；一四九（三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不与世间诤，世间与我诤。所以者何？比丘！若如法语者，不与世间诤，世间智者言有，我亦言有。云何为世间智者言有我亦言有？比丘！色无常、苦、变易法，世间智者言有，我亦言有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无常、苦、变易法，世间智者言有，我亦言有。世间智者言无，我亦言无，谓色是常、恒、不变易、正住者，世间智者言无，我亦言无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常、恒、不变易、正住者，世间智者言无，我亦言无。是名世间智者言无，我亦言无。比丘！有世间世间法，我亦自知自觉，为人分别、演说、显示。世间盲无目者，不知不见，非我咎也。诸比丘！云何为世间世间法，我自知自觉，为人演说、分别、显示？盲无目者，不知不见。比丘！色无常、苦、变易法，是名世间世间法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无常、苦（、变易法），是世间世间法。比丘！此是世间世间法，我自知自觉，为人分别、演说、显示。盲无目

者不知不见，我于彼盲无目不知不见者，其如之何」！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五〇；一五〇（三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世人为卑下业，种种求财活命而得巨富，世人皆知；如世人之所知，我亦如是说。所以者何？莫令我异于世人。诸比丘！譬如一器，有一处人名为揵茨，有名钵，有名匕匕罗，有名遮留，有名毘悉多，有名婆阇那，有名萨牢。如彼所知，我亦如是说。所以者何？莫令我异于世人故。如是比丘！有世间（世间）法，我自知自觉，为人分别、演说、显示，知见而说。世间盲无目者不知不见，世间盲无目者不知不见，我其如之何？比丘！云何世间世间法，我自知自觉，乃至不知不见？色无常、苦、变易法，是为世间世间法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无常、苦、变易法，是世间世间法。比丘！是名世间世间法，我自知自见，乃至盲无目者不知不见，其如之何」！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复次，嗢拖南曰：

诤、芽、见大染，一趣、学、四怖，善说恶说中宿住念差别。

「诤」：由四因缘，如来不与世间迷执共为怨诤，然彼世间起邪分别，谓为怨诤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宣说道理义故，二者、宣说真实义故，三者、宣说利益义故，四者、有时随世转故。此中如来依四道理宣说正法，如前所谓观待道理，作用道理，因成道理，法尔道理，由此如来名法语者。如来终不故往他所求兴诤事，所以者何？由诸世间，违返他义谓为自义，故兴诤论；如来乃以一切他义即为自义，故无所诤。唯除哀愍令其得义，故往他所为说正法。而诸邪执愚痴世间颠倒，妄谓自义、我义而有差别，故兴我诤。由此因缘，当知如来名道理语者。又复如来名真实语者，谓若世间诸聪敏者共许为有，如来于彼亦说为有，谓一切行皆是无常。若于世间诸聪敏者共许为无，如来于彼亦说为无，谓一切行皆是常住。又复如来名利益语者，谓诸世间有盲冥者，自于世法不能了知，如来于彼自现等觉而为开阐。又复如来或

时随顺世间而转，谓阿死罗、摩登祇等，依少事业以自存活，然诸世人为彼假立大富、大财、大食名想；如彼世人假立名想，如来随彼亦如是说。又如一事，于一国土假立名想，于余国土即于此事立余名想，如来随彼亦如是说。若怀怨诤而兴怨诤，则不得名道理语者，真实语者，利益语者，随世转者。由具如是四种因缘，是故当知如来无诤。又佛世尊，自然观察所应作义，虽无请问而自宣扬现等觉法，能以称当名、句、文身，施设建立诸法差别，广说如前摄异门分，如是当知乃至说名平等开示。

一五一；一五一（三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五种种子，何等为五？谓根种子，茎种子，节种子，自落种子，实种子。此五种子，不断、不坏、不腐、不中风，新熟坚实，有地界而无水界，彼种子不生长增广。若彼种新熟坚实，不断、不坏、（不腐）、不中风，有水界而无地界，彼种子亦不生长增广。若彼种子新熟坚实，不断、不坏、不腐、不中风，有地、水界，彼种子生长增广。比丘！彼五种子者，譬取阴俱识。地界者，譬四识住。水界者，譬贪喜四取攀缘识住。何等为四？于色中识住，攀缘色，喜贪润泽，生长增广；于受、想、行中识住，攀缘受、想、行，贪喜润泽，生长增广。比丘！识于中若来、若去、若住、若没、若生长增广。比丘！若离色、受、想、行，识有若来、若去、若住、若生者，彼但有言数，问已不知，增益生痴，以非境界故。色界离贪，离贪已，于色封滞意生缚断；于色封滞意生缚断已，攀缘断；攀缘断已，识无住处，不复生长增广。受、想、行界离贪，离贪已，于行封滞意生缚断；于行封滞意生缚断已，攀缘断；攀缘断已，彼识无所住，不复生长增广。不生长故不作行，不作行已住，住已知足，知足已解脱。解脱已，于诸世间都无所取、无所著，无所取、无所著已，自觉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我说彼识不至东、西、南、北，四维、上、下，无所至趣，唯见法，欲入涅槃、寂灭、清凉、清净、真实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五二；一五二（四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封滞者不解脱，不封滞则解脱。云何封滞不解脱？比丘！攀缘四取阴识住。云何为四？色封滞识住，受、想、行封滞识住。乃至非境界故，是名封滞故不解脱。云何不封滞则解脱？于色界离贪，受、想、行界离贪，乃至清凉、真实，是则不封滞则解脱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芽」：复次，一因、二缘，令后有芽当得生长。谓五品行中，烦恼种子所随逐识，说名为因。与因相似四种识住，说名为缘。又由憙贪滋润其识，令于彼彼当受生处，结生相续，感萨迦耶，亦名为缘。此中有一，由四识住摄受所依，由憙贪故，于现法中新新造集及以增长。彼于后时成阿罗汉，令识种子悉皆腐败，一切有芽永不得生。又复有一，具一切缚，勤修正行，欣乐涅槃，遍于一切诸受生处，起厌逆想。彼具缚故，种子不坏，识住和合，然于诸有起厌逆想故无憙贪。彼由如是修正行故，于现法中堪般涅槃，其后有芽亦不得生。又复有一，住于学地，得不还果，唯有非想非非想处诸行为余，于有顶定具足安住。彼识种子犹未一切悉皆灭尽，然于识住能遍了知，能遍通达。彼由忘念增上力故，上地贪爱犹残少分，是不还者，当来下地一切有芽不复更生。与此相违，当知一切诸后有芽，皆得生长。

「见大染」：复次，杂染有二：一、见杂染，二、余烦恼杂染。见杂染者，谓于诸行计我、我所邪执而转萨迦耶见。由此见故，或执诸行以为实我，或执诸行为实我所，复有所余此为根本诸外见趣。其余贪等所有烦恼，当知是名第二杂染。又见杂染得解脱时，亦能于余毕竟解脱，非余杂染得解脱时，即能解脱诸见杂染。所以者何？由生此者，依世间道，乃至能离无所有处所有贪欲，于诸下地其余烦恼心得解脱，而未能脱萨迦耶见。由此见故，于下上地所有诸行和杂自体，不观差别，总计为我，或计我所。由此因缘，虽升有顶而复退还。若于如是一切自体，遍知为苦，由出世道，先断一切萨迦耶见，后能永断所余烦恼。由此因缘，无复退转。是故当知唯见杂染是大杂染。

一五三；一五三（四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五受阴：色受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受阴。我于此五受阴，五种如实知。色如实知，色集、色味、色患、色离如实知。如是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识如实知，识集、识味、识患、识离、如实知。云何色如实知？诸所有色，一切四大及四大造色，是名色，如是色如实知。云何色集如实知？于色喜爱，是名色集，如是色集如实知。云何色味如实知？谓色因缘生喜乐，是名色味，如是色味如实知。云何色患如实知？若色无常、苦、变易法，是名色患，如是色患如实知。云何色离如实知？若于色调伏欲贪，断欲贪，越欲贪，是名色离，如是色离如实知。云何受如实知？有六受身：眼触生受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生受，是名受，如是受如实知。云何受集如实知？触集是受集，如是受集如实知。云何受味如实知？缘六受生喜乐，是名受味，如是受味如实知。云何受患如实知？若受无常、苦、变易法，是名受患，如是受患如实知。云何受离如实知？于受调伏欲贪，断欲贪，越欲贪，是名受离，如是受离如实知。云何想如实知？谓六想身。云何为六？谓眼触生想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生想，是名想，如是想如实知。云何想集如实知？谓触集是想集，如是想集如实知。云何想味如实知？想因缘生喜乐，是名想味，如是想味如实知。云何想患如实知？谓想无常、苦、变易法，是名想患，如是想患如实知。云何想离如实知？若于想调伏欲贪，断欲贪，越欲贪，是名想离，如是想离如实知。云何行如实知？谓六思身，眼触生思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生思，是名为行，如是行如实知。云何行集如实知？触集是行集，如是行集如实知。云何行味如实知？谓行因缘生喜乐，是名行味，如是行味如实知。云何行患如实知？若行无常、苦、变易法，是名行患，如是行患如实知。云何行离如实知？若于行调伏欲贪，断欲贪，越欲贪，是名行离，如是行离如实知。云何识如实知？谓六识身，眼识身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识身，是名为识身，如是识身如实知。云何识集如实知？谓名色集是名识集，如是识集如实知。云何识味如实知？识因缘生喜乐，是名识味，如是识味如实知。云何识患如实知？若识无常、苦、变易法，是名识患，如是识患如实知。云何识离如实知？谓于识调伏欲贪，断欲贪，越欲贪，是名识离，如是识离如

实知。比丘！若沙门、婆罗门，于色如是知、如是见；如是知、如是见，离欲向，是名正向，若正向者我说彼入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若沙门、婆罗门，于色如实知、如实见，于色生厌、离欲，不起诸漏，心得解脱。若心得解脱者，则为纯一，纯一者则梵行立，梵行立者离他自在，是名苦边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一趣」：复次，应知由三种相，道名一趣。谓于异生地，以五行相，观察诸行五处差别。即此观察，于二时中修治令净，谓于行向学地及无学地。云何名为五种行相观察诸行？一者、观察诸行自性，二者、观察诸行因缘，三者、观察杂染因缘，四者、观察清净因缘，五者、观察清净。

一五四；一五四（四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七处善，三种观义，尽于此法得漏尽，得无漏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，身作证具足住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云何比丘七处善？比丘！如实知色，色集，色灭，色灭道迹，色味，色患，色离如实知。如是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识，识集，识灭，识灭道迹，识味，识患，识离如实知。云何色如实知？诸所有色，一切四大及四大造色，是名为色，如是色如实知。云何色集如实知？爱喜，是名色集，如是色集如实知。云何色灭如实知？爱喜灭，是名色灭，如是色灭如实知。云何色灭道迹如实知？谓八圣道：正见，正志，正语，正业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，是名色灭道迹，如是色灭道迹如实知。云何色味如实知？谓色因缘生喜乐，是名色味，如是色味如实知。云何色患如实知？若色无常、苦、变易法，是名色患，如是色患如实知。云何色离如实知？谓于色调伏欲贪，断欲贪，越欲贪，是名色离，如是色离如实知。

云何受如实知？谓六受，眼触生受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生受，是名受，如是受如实知。云何受集如实知？触集是受集，如是受集如实知。云何受灭如实知？触灭是受灭，如是受灭如实知。云何受灭道迹如实知？谓八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，是名受灭道迹，如是受灭道迹如实知。云何受味如实知

？受因缘生喜乐，是名受味，如是受味如实知。云何受患如实知？若受无常、苦、变易法，是名受患，如是受患如实知。云何受离如实知？若于受调伏欲贪，断欲贪，越欲贪，是名受离，如是受离如实知。云何想如实知？谓六想，眼触生想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生想，是名为想，如是想如实知。云何想集如实知？触集是想集，如是想集如实知。云何想灭如实知？触灭是想灭，如是想灭如实知。云何想灭道迹如实知？谓八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，是名想灭道迹，如是想灭道迹如实知。云何想味如实知？想因缘生喜乐，是名想味，如是想味如实知。云何想患如实知？若想无常、苦、变易法，是名想患，如是想患如实知。

云何想离如实知？若于想调伏欲贪，断欲贪，越欲贪，是名想离，如是想离如实知。云何行如实知？谓六思身，眼触生思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生思，是名为行，如是行如实知。云何行集如实知？触集是行集，如是行集如实知。云何行灭如实知？触灭是行灭，如是行灭如实知。云何行灭道迹如实知？谓八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，是名行灭道迹，如是行灭道迹如实知。云何行味如实知？行因缘生喜乐，是名行味，如是行味如实知。云何行患如实知？若行无常、苦、变易法，是名行患，如是行患如实知。云何行离如实知？若于行调伏欲贪，断欲贪，越欲贪，是名行离，如是行离如实知。云何识如实知？谓六识身，眼识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识身，是名为识，如是识如实知。云何识集如实知？名色集是识集，如是识集如实知。云何识灭如实知？名色灭是识灭，如是识灭如实知。云何识灭道迹如实知？谓八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，是名识灭道迹，如是识灭道迹如实知。云何识味如实知？识因缘生喜乐，是名识味，如是识味如实知。

云何识患如实知？若识无常、苦、变易法，是名识患，如是识患如实知。云何识离如实知？若识调伏欲贪，断欲贪，越欲贪，是名识离如实知。比丘！是名七处善。云何三种观义？比丘！若于空闲、树下、露地，观察阴、界、入，正方便思惟其义，是名比丘三种观义。是名比丘七处善，三种观义，尽于此法得漏尽，得无漏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，作证具足住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

欢喜奉行。

「学」：复次，应知于异生位，先于五处得善巧已，后于学位，即于如是五种处所，更以五种差别行相，审谛观察，能令获得速疾通慧。何等名为五种行相？谓观察诸行，诸行因缘，杂染因缘，清净因缘。灭寂静故，趣向清净道出离故；诸行种种众多性故，各自种子所生起故，各待余缘所生起故。

一五五；一五五（四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取故生著，不取则不著。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」。比丘白佛：「唯然，受教」。佛告比丘：「云何取故生著？愚痴无闻凡夫，于色见是我，异我，相在，见色是我、我所而取。取已，彼色若变、若异，心亦随转；心随转已，亦生取著摄受心住。摄受心住故，则生恐怖、障碍、心乱，以取著故。愚痴无闻凡夫，于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（于）识见我，异我，相在，见识是我、我所而取。取已，彼识若变、若异，彼心随转，心随转故则生取著摄受心住。住已，则生恐怖、障碍、心乱，以取著故。是名取著。云何名不取著？多闻圣弟子，于色不见我，异我，相在，于色不见我、我所而取。不见我、我所而取已，彼色若变、若异，心不随转；心不随转故，不生取著摄受心住。不摄受（心）住故，则不生恐怖、障碍、心乱，（以）不取著故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不见我，异我，相在，不见我、我所而取，彼识若变、若异，心不随转，心不随转故，不取著摄受心住。不摄受心住故，心不恐怖、障碍、心乱，以不取著故，是名不取著。是名取著、不取著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五六；一五六（四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生则系著，不生则不系著。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云何若生则系著？愚痴无闻凡夫，于色集、色灭、色味、色患、色离不如实知故，于色爱喜、赞叹、取著，于色是我、我所而取。取已，彼色若变、若异，心随变异；心随变异故，则摄受心住。摄受心住故，则生恐怖、障碍、顾念，以生系著故。

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是名生（则）系著。云何不生（则）不系著？多闻圣弟子，色集、色灭、色味、色患、色离如实知，如实知故，不爱喜、赞叹、取著，不系我、我所而取。以不取故，彼色若变、若异，心不随变异；心不随变异故，心不系著摄受心住。不摄受心住故，心不恐怖、障碍、顾念，以不生不著故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是名不生（则）不系著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四怖」：复次，应知由四因缘，于二处所发生恐怖，能为障碍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若于此位生起，二者、若依此法生起，三者、若彼如是生起，四者、若彼行相生起。位生起者，谓于非圣位中生起，于诸圣谛未得善巧；又此非圣，于五处所亦未善巧。依生起者，谓于诸行起邪行相，计我、我所，萨迦耶见为依生起。如是生起者，谓由二种诸行变坏差别生起：一、由异缘所变坏故，二、由自心起邪分别而变坏故。行相生起者，谓于所爱，虑恐未来当变坏故，生恐怖行相；于正变坏，生损恼行相；即于所爱已变坏中，欣彼重生，起顾恋行相。又于涅槃，分别自体永变坏故，起怖畏行相。如是行相差别转时，于爱乐圣教及爱乐涅槃，能为障碍。又由二种门，于所缘境自所行处，我、我所执差别而转，谓推求故，及领受故，即见及受。

一五七；一五七（四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五受阴，云何为五？色受阴，受、想，行、识受阴。若诸沙门、婆罗门见有我者，一切皆于此五受阴见我。诸沙门、婆罗门，见色是我，色异我，我在色，色在我见。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识是我，识异我，我在识，识在我。愚痴无闻凡夫，以无明故，见色是我，异我，相在，言我真实不舍。以不舍故，诸根增长；诸根长已，增诸触。六触入处所触故，愚痴无闻凡夫起苦、乐觉，从触入处起。何等为六？谓眼触入处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入处。如是比丘！有意界，法界，无明界。愚痴无闻凡夫，无明触故，起有觉、无觉、有无觉；我胜觉、我等觉、我卑觉；我知、我见觉，如是知、如是见觉，皆由六触入故。多闻圣弟子，于此六触入处，舍离无明而生明，不生有觉、无觉、有无觉；胜觉、等觉、卑觉；我知、我见觉。如是知、如是见已

，先所起无明触灭，后明触觉起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五八；一五八（四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五受阴，云何为五？色受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受阴。若沙门、婆罗门，以宿命智自识种种宿命，已识、当识、今识，皆于此五受阴已识、当识、今识。我过去所经，如是色，如是受，如是想，如是行，如是识。若可阂、可分，是名色受阴。指所碍，若手、若石、若杖、若刀、若冷、若暖、若渴、若饥、若蚊虻诸毒虫、风雨触，是名触阂，是故阂是色受阴。复以此色受阴，无常、苦、变易。诸觉相是受受阴，何所觉？觉苦、觉乐、觉不苦不乐，是故名觉相是受受阴。复以此受受阴，是无常、苦、变易。诸想是想受阴，何所想？少想、多想、无量想，都无所有作无所有想，是故名想受阴。复以此想受阴，是无常、苦、变易法。为作相是行受阴，何所为作？于色为作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为作，是故为作相是行受阴。复以此行受阴，是无常、苦、变易法。别知相是识受阴，何所识？识色，识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是故名识受阴。复以此识受阴，是无常、苦、变易法。诸比丘！彼多闻圣弟子，于此色受阴，作如是学：我今为现在色所食，过去世已曾为彼色所食，如今现在。复作是念：我今为现在色所食，我若复乐著未来色者，当复为彼色所食，如今现在。作如是知已，不顾过去色，不乐著未来色，于现在色生厌、离欲、灭尽，向灭。多闻圣弟子，于此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识受阴（，作如是）学：我今现在为现在识所食，于过去世已曾为识所食，如今现在。我今已为现在识所食，若复乐著未来识者，亦当复为彼识所食，如今现在。如是知已，不顾过去识，不乐未来识，于现在识生厌、离欲、灭尽，向灭。减而不增，退而不进，灭而不起，舍而不取。于何减而不增？色减而不增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减而不增。于何退而不进？色退而不进，受、想、行、识退而不进。于何灭而不起？色灭而不起，受、想、行、识灭而不起。于何舍而不取？色舍而不取，受、想、行、识舍而不取。减而不增，寂减而住；退而不进，寂退而住；灭而不起，寂灭而住；舍而不取，不生系著。不系著已，自觉涅槃：我

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此经时，众多比丘不起诸漏，心得解脱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我、卑下、种子，封滞、五转、七，二系著及觉，三世阴所食。

「善说恶说中宿住念差别」：复次，由三种相，善说法者、恶说法者，于等事中宿住随念，当知染、净有其差别。何等为三？谓恶说法者宿住随念，于彼诸行自相、共相不如实知，便于诸行或全计常，或一分常，或计非常，或计无因。善说法者宿住随念，如实知故，无邪分别，是名第一二念差别。又恶说法者，随依何定发宿住念，不能如实了知是苦，便生爱味；由爱味故，于过去行深生顾恋，于未来行深生欣乐，于现在行不能修行厌、离欲、灭。善说法者，当知一切与彼相违，是名第二二念差别。又恶说法者，如是邪行，四种杂染所杂染故，能感后有。何等名为四种杂染？一、业杂染，二、见、我慢缠杂染，三、爱缠杂染，四、彼随眠杂染。若诸新业造作增长，若诸故业数数触已而不变吐，是名业杂染。若于诸行，邪分别起萨迦耶见，于他有情，以诸沙门、婆罗门等与己挍量，谓自为胜、或等、或劣，是名见、我慢缠杂染。于内于外所起贪欲，于爱行中应知其相，是名爱缠杂染。于相续中，见、我慢、爱三品麁重常所随逐，是名彼随眠杂染。如是四种，总摄为二：谓业，烦恼。烦恼复二：缠及随眠。于诸行中，先起邪执，后生贪著。由此二种增上力故，虽复有余烦恼杂染，而但取此。尔所烦恼于诸行中，不挍量他，自起邪执，说名为见；挍量于他，说名我慢。如是邪执，是无明品。由此为先，发起贪著，名为爱品。由此二种根本烦恼，于生死中流转不绝。若善说法毘奈耶中正修行者，能断如是四种杂染，于现法中能般涅槃；又由此故，能住究竟圆满涅槃。若不尔者，尚不能住彼分涅槃，何况究竟！是名第三二念差别。又于此中，见及我慢，说名高视，爱说名烟。何以故？于诸行中，为见、我慢所覆障者，不如实知其性弊劣诸行体相，于人、天身及彼众具，谓为高胜，是故彼二说名高视。爱犹如烟，令心扰乱不得安隐，是故名烟。

一五九；一五九（四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信心善男子应作是念：我应随顺法，我当于色多修厌离住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多修厌离住。信心善男子即于色多修厌离住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多修厌离住故，于色得厌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得厌。厌已，离欲、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六〇；一六〇（四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信心善男子，正信非家出家，自念：我应随顺法，于色当多修厌住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多修厌住。信心善男子正信非家出家，于色多修厌住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多修厌住已，于色得离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得离，我说是等悉离一切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复次，嗢拖南曰：

无厌患无欲，无乱问记、相，障、希奇、无因、毁他，染俱后。

「无厌患无欲」：有二信者，而非称当信者所作。何等为二？一、在家信者，信有涅槃，及一切行是无常性，然于诸行不观过患，不厌离住，不知出离而受用之。二、舍离家法，趣于非家有净信者，彼于涅槃不能安住猛利乐欲，不用此欲为所依止，常勤修习所有善法，于现法中不般涅槃。与此相违，应知称当信者所作。

一六一；一六一（四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尊者阿难曰：「若信心长者、长者子来问汝言：于何等法知其生灭？汝当云何答乎」？阿难白佛：「世尊！若有长者、长者子来问我者，我当答言：知色是生、灭法，知受、想、行、识是生、灭法。世尊！若长者、长者子如是问者，我当如是答」。佛告阿难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应如是答。所以者何？色是生、灭法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是生、灭法。知色是生、灭法者，名为知色；知受、想、行、识是生、灭法者，名为知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识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

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六二；一六二（五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尊者阿难曰：「若有诸外道出家来问汝言：阿难！世尊何故教人修诸梵行？如是问者，云何答乎」？阿难白佛：「世尊！若外道出家来问我言：阿难！世尊何故教人修诸梵行者，我当答言：为于色修厌、离欲、灭尽、解脱、不生故，世尊教人修诸梵行。为于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修厌、离欲、灭尽、解脱、不生故，教人修诸梵行。世尊！若有外道出家作如是问者，我当作如是答」。佛告阿难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应如是答。所以者何？我实为于色修厌、离欲、灭尽、解脱、不生故，教人修诸梵行。于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修厌、离欲、灭尽、解脱、不生故，教人修诸梵行」。佛说此经已，尊者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无乱问记」：复次，于内法中，略有二种具聪明者，若有净信或诸外道来请问时，能无乱记，谓依中道。于诸行中问生、灭时，不增有情，不减实事，唯于诸行安立生、灭，不乱而记。若立有情有生、有灭，是名一边，谓增益边。若立生、灭都无所有，是第二边，谓损减边。唯于诸行安立生、灭，是名中道，远离二边。是故若能如是记别，为善记别，如来所赞。或复有言：何因缘故乃于沙门乔答摩所修习梵行？若得此问，应如前说，远离增益、损减二边，依中道记，名不乱记。若谓有情修习染、净，是名一边，谓增益边。若谓一切都无修习，是第二边，谓损减边。若为诸行厌、离欲、灭而修习者，是名中道，远离二边。是故此记名不乱记，名为善记，当知此记诸佛所赞。

一六三；一六三（五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为汝说坏、不坏法，谛听！善思，当为汝说。诸比丘！色是坏法；彼色灭，涅槃是不坏法。受、想、行、识是坏法；彼识灭，涅槃是不坏法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相」：复次，法有二种：一者、有为，二者、无为。此中有为是无常性，三有为相施设可得：一、生，二、灭，三、住异性。如是三相，依二种行流转安立：一、依生身展转流转，二、依刹那展转流转。依初流转者，谓于彼彼有情众同分中，初生名生；终没名灭；于二中间婴孩等位立住异性，乃至寿住说名为住；诸位后后转变差别，名住异性。依后流转者，谓彼诸行，刹那刹那新新而生，说名为生；生刹那后不住名灭；唯生刹那住故名住。异性有二：一、异性异性，二、转变异性。异性异性者，谓诸行相似相续而转。转变异性者，谓不相似相续而转。非此异性离住相外别体可得，是故二种总摄为一，施设一相。与此相违，应知常住无为三相。

一六四；一六四（五二）

郁低迦修多罗，如增一阿含经四法中说。

「障」：复次，应知修集涅槃资粮，略有三障：一者、依广事业，财宝具足，多行放逸。二者、无善知识方便晓喻。三者、未闻正法，未得正法，忽遇死缘，非时夭没。与此相违，当知无障亦有三种。又诸圣者将欲终时，略有二种圣者之相；谓临终时诸根澄净，蒙佛所记。由三种相，佛为过世一切圣者记别圣性，种性满故，但记物类。我已了知法及随法者，法谓正见前行圣道；言随法者，谓依彼法，听闻他音如理作意。又我未曾恼乱正法所依处者，谓为此义如来告命，及为此义有所宣说，乃至为令诸漏永尽；彼由此故，已得尽漏。

一六五；一六五（五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拘萨罗国人间游行，于萨罗聚落，村北申恕林中住。尔时，聚落主大姓婆罗门，闻沙门释种子，于释迦大姓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，成无上等正觉。于此拘萨罗国人间游行，到萨罗聚落村北申恕林中住。又彼沙门瞿昙，如是色貌、名称、真实功德，天、人赞叹，闻于八方，为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。于诸世间诸天、魔、梵，沙门、婆罗门中，大智能自证知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为世说法

，初、中、后善，善义、善味，纯一满净，梵行清白，演说妙法。善哉应见！善哉应往！善应敬事！作是念已，即便严驾，多将翼从，执持金瓶、金杖、伞盖，往诣佛所，恭敬奉事。到于林口，下车步进，至世尊所，问讯安不，却坐一面。白世尊曰：「沙门瞿昙！何论、何说」？佛告婆罗门：「我论因、说因」。又白佛言：「云何论因？云何说因」？佛告婆罗门：「有因有缘集世间，有因有缘世间集，有因有缘灭世间，有因有缘世间灭」。婆罗门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为有因有缘集世间，有因有缘世间集」？佛告婆罗门：「愚痴无闻凡夫，色集、色灭、色味、色患、色离不如实知，不如实知故，爱乐于色，赞叹于色，染著心住。彼于色爱乐故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死、忧悲恼苦，是则大苦聚集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婆罗门！是名有因有缘集世间，有因有缘世间集」。婆罗门白佛言：「云何为有因有缘灭世间，有因有缘世间灭」？佛告婆罗门：「多闻圣弟子，于色集、色灭、色味、色患、色离如实知，如实知已，于彼色不爱乐，不赞叹，不染著，不留住。不爱乐、不留住故，色爱则灭，爱灭则取灭，取灭则有灭，有灭则生灭，生灭则老死、忧悲恼苦灭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婆罗门！是名有因有缘灭世间，有因有缘世间灭。婆罗门！是名论因，是名说因」。婆罗门白佛言：「瞿昙！如是论因，如是说因。世间多事，今请辞还」。佛告婆罗门：「宜知是时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礼足而去。

「希奇」：复次，诸佛如来略有二种甚希奇法，谓未信者令信，已信者令增长，速于圣教令得悟入。谓大师相，或法教相，或已证得第一德相，普于十方美妙声称，广大赞颂，无不遍满。又能除遣说无因论及恶因论，摄受一切说正因论。所以者何？说无因论及恶因论，尚非欲往人、天善趣，及乐解脱诸聪慧者胜解依处，况是其余当所趣入！说正因论，当知其相与彼相违。大师相者，谓薄伽梵是真如来、应、正等觉、乃至世尊，广释如前摄异门分。法教相者，谓说正法，初、中、后善，乃至广说，当知亦如摄异门分。证得第一德相者，谓于一切此世、他世，自然通达现等正觉，乃至广说。此中欲界，说名此世；色、无色界，名为他世。现在、过去二世别故，当知是名第二差别。不由师故，说名自然。六种通慧现所得故，名为作证。于诸有情最

第一故，说名圆满。此第一性自然知故，显示他故，说名开示。

一六六；一六六（五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榇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彼时，毘迦多鲁迦聚落，有婆罗门，来诣佛所，恭敬问讯，却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昙！我有年少弟子，知天文、族姓，为诸大众占相吉凶，言有必有，言无必无，言成必成，言坏必坏。瞿昙！于意云何」？佛告婆罗门：「且置汝年少弟子知天文、族姓，我今问汝，随汝意答。婆罗门！于意云何？色本无种耶」？答曰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「受、想、行、识本无种耶」？答曰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婆罗门：「汝言我年少弟子，知天文、族姓，为诸大众作如是说：言有必有，言无必无，知见非不实耶」？婆罗门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婆罗门：「于意云何！颇有色常住百岁耶？为异生异灭耶？受、想、行、识常住百岁耶？异生异灭耶」？答曰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婆罗门：「于意云何？汝年少弟子，知天文、族姓，为大众说成者不坏，知见非不异耶」？答曰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婆罗门：「于意云何？此法、彼法，此说、彼说，何者为胜」？婆罗门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如法说。如佛所说，显现、开发。譬如有人溺水能救，获囚能救，迷方示路，暗惠明灯。世尊！今日善说胜法，亦复如是，显现、开发」。佛说此经已，毘迦多鲁迦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即从坐起，礼足而去。

「无因」：复次，由二种相，无因论者于诸行中执无因转。谓于诸行生起因缘、灭尽因缘不了知故。由此生故，彼诸行生；由此灭故，彼诸行灭：于此二事不能证得。又不证得诸行性相，起如是见，立如是论：有者定有，无者定无；无不可生，有不可灭。即此论者，于三位中现可证得诸行生灭，一切世间共所了达麁浅现量，毁谤违逆。何以故？现见彼彼若刹帝利，或婆罗门、吠舍等家，所有男女和合因缘，或过八月或九月已，便生男、女。如是生已，或有一类当于尔时寿尽中夭，复有一类乃至住寿存活支持；或苦、或乐、或非苦乐受位差别，心、诸心法，皆是新新而非古古。

「毁他」：复次，略有二种自赞毁也，谓唯语言及说法正行。若唯语言而自称赞、毁訾他者，彼但由于非善士法缠扰其心，是名自毁，非胜贤善。若由说法行正行者，虽无赞毁而是真实自赞毁他。又诸如来宣说正法，速能坏灭二种无智：谓闻不正法生胜解等，长时积习坚固无智，及非久习近生无智；复由俱生，不能了知往善趣道，亦不了知能往现法涅槃道故。

一六七；一六七（五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波罗榇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阴及受阴。云何为阴？若所有诸色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总说色阴；随诸所有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，彼一切总说受、想、行、识阴，是名为阴。云何为受阴？若色是有漏，是取；若彼色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生贪欲、瞋恚、愚痴，及余种种上烦恼心法；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，是名受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六八；一六八（五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榇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有漏、无漏法。若色有漏，是取，彼色能生爱、恚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有漏，是取，彼（受，想、行、）识能生爱、恚，是名有漏法。云何无漏法？诸所有色无漏，非受，彼色若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彼色不生爱、恚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无漏，非受，彼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识若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不生贪、恚，是名无漏法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信、二阿难，坏法、郁低迦，萨罗及世间，阴、漏无漏法。

「染俱」：复次，当知十一种相总摄诸行，立为行聚，应知聚义是其蕴义。又由一向杂染因缘增上力故，建立取蕴，当知取蕴唯是有漏。又由杂染、清净因缘二增上力，建立总蕴，当知此蕴通漏、无漏。又由三相，于诸行中烦恼生起：谓所依故，所缘故，助伴故。

一六九；一六九（五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还，持衣钵，不语众，不告侍者，独一无二，于西方国土人间游行。时安陀林中有一比丘，遥见世尊不语众，不告侍者，独一无二。见已，进诣尊者阿难所，白阿难言：「尊者当知！世尊不语众，不告侍者，独一无二而出游行」。尔时，阿难语彼比丘：「若使世尊不语众，不告侍者，独一无二而出游行，不应随从。所以者何？今日世尊欲住寂灭，少事故」。尔时，世尊游行，北至半阇国、波陀聚落，于人所守护林中，住一跋陀萨罗树下。时有众多比丘，诣阿难所，语阿难言：「今闻世尊住在何所」？阿难答曰：「我闻世尊北至半阇国、波陀聚落，人所守护林中，跋陀萨罗树下」。时诸比丘语阿难曰：「尊者当知！我等不见世尊已久，若不惮劳者，可共往诣世尊，哀愍故」。阿难知时，默然而许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与众多比丘，夜过晨朝，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乞食已，还精舍，举卧具，持衣钵，出至西方人间游行，北至半阇国、波陀聚落，人（所）守护林中。时尊者阿难与众多比丘，置衣钵，洗足已，诣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于一面坐。尔时，世尊为众多比丘说法，示教、利喜。尔时，座中有一比丘，作是念：「云何知、云何见，疾得漏尽」？尔时，世尊知彼比丘心之所念，告诸比丘：「若有比丘于此座中作是念，云何知、云何见，疾得漏尽者，我已说法言：当善观察诸阴，所谓四念处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分、八圣道分。我已说如是法，观察诸阴，而今犹有善男子不勤欲作，不勤乐，不勤念，不勤信而自慢惰，不能增进得尽诸漏。若复善男子，于我所说法，观察诸阴，勤欲、勤乐、勤念、勤信，彼能疾得尽诸漏。愚痴无闻凡夫，于色见是我，若见我者，是名为行。彼行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转？无明触生爱，缘爱起彼行。彼爱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转？彼爱受因、受集、受生、受转。彼受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转？彼受触因、触集、触生、触转。彼触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转？谓彼触六入处因、六入处集，六入处生、六入处转。彼六入处，无常，有为，心缘起法；彼触、受、爱、行，亦无常，有为，心缘起法。如是观者，而见色是我，不见色是我而见色是我所，不见色是我所而见色在我，不见色在我而见我在色；不见我在

色而见受是我，不见受是我而见受是我所，不见受是我所而见受在我，不见受在我而见我在受；不见我在受而见想是我，不见想是我而见想是我所，不见想是我所而见想在我，不见想在我而见我在想；不见我在想而见行是我，不见行是我而见行是我所，不见行是我所而见行在我，不见行在我而见我在行；不见我在行而见识是我，不见识是我而见识是我所，不见识是我所而见识在我，不见识在我而见我在识。不见我在识，复作断见、坏有见，不作断见、坏有见而不离我慢，不离我慢者而复见我，见我者即是行。彼行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转？如前所说，乃至我慢。作如是知，如是见者，疾得漏尽」。佛说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复次，嗢拖南曰：

少欲、自性等、记、三，似正法、疑痴处所，不记、变坏、大师记，三见满，外愚相等。

「少欲」：由三种相，如来心入少欲住中：一、由尔时化事究竟，为欲安住现法乐住；二、由弟子于正行门深可厌薄；三、为化导常乐营为多事多业所化有情。又如前说如来入于寂静天住，一切因缘，当知此中亦复如是。

「自性」：复次，诸所化者，略有三种所调伏性：一、愚痴放逸性，二、极下劣心性，三、能修正行性。

（恭敬住）：复次，由四种相，于四处所生恭敬住，速证无上：一、于所应得，生猛利乐欲故；二、于得方便法随法行，生猛利爱乐故；三、于大师所，生猛利爱敬故；四、于所说法，生猛利净信故。

（三种无上）：复次，有三种无上，谓妙智无上、正行无上、解脱无上。妙智无上者，谓尽智、无生智，无学正见智。正行无上者，谓乐速通行。解脱无上者，谓不动心解脱。当知此中总说智、断、现法乐住，有学妙智、正行解脱，不名无上，犹有上故。当知一切阿罗汉行，皆得名为乐速通行，一切麁重永灭故，一切所作已办故。

（见慢）：复次，依菩提分择诸行故，于二时中，由四种相如实遍知萨迦耶见，即于二时无间证得诸漏永尽。云何二时？一、在异生地，二、在见

地。云何由四种相？一，由自性故，二、由处所故，三、由等起故，四、由果故。自性故者，谓诸行自性，萨迦耶见及五种行，彼计为我，或为我所。处所故者，谓所缘境。等起故者，谓见取所摄无明触生受、为缘爱。此复有五缘起次第：谓界种种性为缘生触种种性，触种种性为缘生受种种性，受种种性为缘生爱种种性，爱种种性为缘生取种种性。夫缘生者，体必无常。由果故者，谓于三时，萨迦耶见能为障碍：一、依无我谛察法忍时，二、现观时，三、得阿罗汉时。此中一时，由彼随眠萨迦耶见增上力故，有惑、有疑。由多修习谛察法忍为因缘故，虽于疑、惑少能除遣，然于修习谛现观时，由意乐故，恐于涅槃我当无有。由此随眠萨迦耶见增上力故，于诸行中起邪分别，谓我当断、当坏、当无，便于涅槃发生断见及无有见。由此因缘，于般涅槃其心退还，不乐趣入。彼于异时，虽从此过净修其心，又于圣谛已得现谛，然谓我能证谛现谛；彼于此慢，由随眠故仍未能离。又时时间，由忘念故观我起慢，因此慢缠差别而转，谓我为胜、或等、或劣。前两位中，由随眠力能作障碍；于第三位，由习气力能作障碍。又由三缘，诸行生长：一、由宿世业、烦恼力，二、由愿力，三、由现在众因缘力。于异生地能遍知故，于见地中无间能得见道所断诸漏永尽；于见地中能遍知故，次断余结得阿罗汉，无间证得诸漏永尽。

一七〇；一七〇（五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东园鹿母讲堂。尔时，世尊于晡时从禅觉，于诸比丘前敷座而坐。告诸比丘：「有五受阴。云何为五？谓色受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受阴」。时有一比丘，从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五受阴，色受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受阴耶」？佛告比丘：「还坐而问，当为汝说」。时彼比丘为佛作礼，还复本坐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五受阴以何为根？以何集？以何生？以何转」？佛告比丘：「此五受阴，欲为根，欲集、欲生、欲转」。时彼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为说五阴即受，善哉所说。今当更问：世尊！阴即受，为五阴异受耶」？佛告比丘：「非五阴即受，亦非五阴异受。能于彼有欲贪者，是五受阴」。比丘白佛：「善哉！世尊！欢喜随喜。今复更问：世尊！有二

阴相关耶」？佛告比丘：「如是，如是！犹若有一人，如是思惟：我于未来得如是色、如是受、如是想、如是行、如是识。是名比丘阴、阴相关也」。比丘白佛：「善哉所说，欢喜随喜。

更有所问：世尊！云何名阴」？佛告比丘：「诸所有色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总说阴，是名为阴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如是比丘！是名为阴」。比丘白佛：「善哉所说，欢喜随喜。更有所问：世尊！何因、何缘名为色阴？何因、何缘名受、想、行、识阴」？佛告比丘：「四大因、四大缘，是名色阴。所以者何？诸所有色阴，彼一切悉皆四大缘、四大造故。触因、触缘，生受、想、行，是故名受、想、行阴。所以者何？若所有受、想、行，彼一切触缘故。名色因、名色缘，是故名为识阴。所以者何？若所有识，彼一切名色缘故」。比丘白佛：「善哉所说，欢喜随喜。更有所问：云何色味？云何色患？云何色离？云何受……想……行……（云何）识味？云何识患？云何识离」？佛告比丘：「缘色生喜乐，是名色味。若色无常、苦、变易法，是名色患。若于色调伏欲贪、断欲贪、越欲贪，是名色离。若缘受、想、行、识生喜乐，是名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识味。

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无常、苦、变易法，是名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识患。于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调伏欲贪、断欲贪、越欲贪，是名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识离」。比丘白佛：「善哉所说，欢喜随喜。更有所问：世尊！云何生我慢」？佛告比丘：「愚痴无闻凡夫，于色见我、异我、相在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见我、异我、相在：于此生我慢」。比丘白佛：「善哉所说，欢喜随喜。更有所问：世尊！云何得无我慢」？佛告比丘：「多闻圣弟子，不于色见我、异我、相在，不于受、想、行、识见我、异我、相在」。比丘白佛：「善哉所说。更有所问：何所知、何所见，疾得漏尽」？佛告比丘：「诸所有色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比丘！如是知、如是见，疾得漏尽」。尔时，会中复有异比丘，钝根无知，在无明鼖，起恶邪见而作是念：「若无我者，作无我业，于未来世谁当受报」？尔时，世尊

知彼比丘心之所念，告诸比丘：「于此众中，若有愚痴人，无智、明而作是念：若色无我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无我，作无我业，谁当受报？

如是所疑，先以解释。彼云何？比丘！色为常耶？为非常耶」？答言：「无常，世尊」！「若无常者是苦耶」？答言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「若无常、苦，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，于中宁见是我、异我、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「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是故，比丘！若所有色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非我所，如是见者，是为正见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，使修厌，厌已离欲，离欲已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此经时，众多比丘不起诸漏，心得解脱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阴、根、阴即受，二阴共相关，名字、因、味、二我慢、疾漏尽。

「记」：复次，由五种相，于诸行中如理问记。何等为五？一、自性故，二、流转还灭根本故，三、还灭故，四、流转故，五、流转、还灭方便故。自性故者，当知色等五种自性。流转、还灭根本故者，谓欲。由善法欲，乃至能得诸漏永尽，是故此欲名还灭根本。若由是欲，愿我当得人中下类，乃至当生梵众天等众同分中，由于此心亲近、修习、多修习故，得生于彼，是故此欲名流转根本。还灭故者，于诸行中，唯欲贪取得断灭故。若即诸行是取性者，应不可灭，以阿罗汉犹有诸行现可得故。若异诸行有取性者，应是无为，无为故常，亦不可灭。是故取性，但是诸行一分所摄，即此一分已得断灭，毕竟不行，故可还灭。流转故者，复有三种：一、后有因故，二、品类别故，三、现在因故。后有因者，谓如有一，愿乐当来造作诸业。彼作是念：愿我来世当成此行。由是因缘，能引后有诸行生因，不引现在，彼于现在不能引故。施设诸行，唯有二种。品类别者，谓十一种诸行品类，如前应知。现在因者，谓所造色，因四大种；受等心法，以触为缘；所有诸识，名色为缘。流转方便者，谓萨迦耶见为所依故，于诸行中发生我慢，及诸爱味、我我所见。还灭方便者，谓于诸行远离我慢，及见过患并彼出离，无我我所。又流转方便者，谓无明、爱品，随其所应，当知其相。还灭方便者，谓彼对

治。又由二缘，诸不聪慧声闻弟子，越大师教，堕恶见中，或起言说。何等二缘？一、愚世俗谛，二、愚胜义谛。由此愚故，违越一向世俗谛理，及违越一向胜义谛理，于行流转，不正思惟。

一七一；一七一（一〇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有众多上座比丘，住拘舍弥国瞿师罗园。时有差摩比丘，住拘舍弥国跋陀梨园，身得重病。时有陀娑比丘，为瞻病者。时陀娑比丘诣诸上座比丘，礼诸上座比丘足，于一面住。诸上座比丘告陀娑比丘言：「汝往诣差摩比丘所，语言：诸上座问汝：身小差，安隐，苦患不增剧耶」？时陀娑比丘受诸上座比丘教，至差摩比丘所，语差摩比丘言：「诸上座比丘问讯，汝苦患渐差不？众苦不至增耶」？差摩比丘语陀娑比丘言：「我病不差、不安隐，身诸苦转增无救。譬如多力士夫，取羸劣人，以绳继头，两手急绞，极大苦痛；我今苦痛，有过于彼。譬如屠牛，以利刀生割其腹，取其内藏，其牛腹痛，当何可堪！我今腹痛，甚于彼牛。如二力士，捉一劣夫，悬著火上，烧其两足；我今两足，热过于彼」。时陀娑比丘还至诸上座所，以差摩比丘所说病状，具白诸上座。时诸上座，还遣陀娑比丘至差摩比丘所，语差摩比丘言：「世尊所说，有五受阴。何等为五？色受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受阴。汝差摩能少观察此五受阴，非我、非我所耶」？时陀娑比丘受诸上座比丘教已，往语差摩比丘言：「诸上座语汝：世尊说五受阴，汝能少观察非我、非我所耶」？差摩比丘语陀娑言：「我于彼五受阴，能观察非我、非我所」。陀娑比丘还白诸上座：「差摩比丘言：我于五受阴，能观察非我、非我所」。诸上座比丘复遣陀娑比丘，语差摩比丘言：「汝能于五受阴观察非我、非我所，如漏尽阿罗汉耶」？时陀娑比丘受诸上座比丘教，往诣差摩比丘所，语差摩言：「比丘！能如是观五受阴者，如漏尽阿罗汉耶」？差摩比丘语陀娑比丘言：「我观五受阴非我、非我所，非漏尽阿罗汉也」。时陀娑比丘还至诸上座所，白诸上座：「差摩比丘言：我观五受阴非我、非我所，而非漏尽阿罗汉也」。时诸上座语陀娑比丘：「汝复还语差摩比丘：汝言我观五受阴非我、非我所，而非漏尽阿罗汉，前后相违」！陀娑比丘受诸上座比丘教，往语差摩比丘：「汝言我观五受阴非我、非我所，而非漏尽阿罗

汉，前后相违」！差摩比丘语陀娑比丘言：「我于五受阴，观察非我、非我所，而非阿罗汉者，我于我慢、我欲、我使，未断、未知、未离、未吐」。陀娑比丘还至诸上座所，白诸上座：「差摩比丘言：我于五受阴，观察非我、非我所，而非漏尽阿罗汉者，于五受阴我慢、我欲、我使，未断、未知、未离、未吐」。诸上座复遣陀娑比丘语差摩比丘言：「汝言有我，于何所有我？为色是我？为我异色？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我？为我异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识耶」？差摩比丘语陀娑比丘言：「我不言色是我，我异色；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我，我异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识，然于五受阴我慢、我欲、我使，未断、未知、未离、未吐」。差摩比丘语陀娑比丘言：「何烦令汝駈驰往反，汝取杖来，我自扶杖诣彼上座，愿授以杖」！

差摩比丘即自扶杖，诣诸上座。时诸上座遥见差摩比丘扶杖而来，自为敷座，安停脚机，自往迎接，为持衣钵，命令就座，共相慰劳。慰劳已，语差摩比丘言：「汝言我慢，何所见我？色是我耶？我异色耶？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我耶？我异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识耶」？差摩比丘白言：「非色是我，非我异色；非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我，非我异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识，然于五受阴我慢、我欲、我使，未断、未知、未离、未吐。譬如优钵罗、钵昙摩、拘牟头、分陀利华香，为即根香耶？为香异根耶？为茎、叶、须、精麤香耶？为香异精麤耶？为等说不」？诸上座答言：「不也。差摩比丘！非优钵罗、钵昙摩、拘牟头、分陀利根即是香，非香异根；亦非茎、叶、须、精麤是香，亦非香异精麤也」。差摩比丘复问：「彼何等香」？上座答言：「是华香」。差摩比丘复言：「我亦如是。非色即我，我不离色；非受、想、行、识即我，我不离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识。然我于五受阴见非我、非我所，而于我慢、我欲、我使，未断、未知、未离、未吐。诸上座！听我说譬，凡智者因譬类得解。譬如乳母衣，付浣衣者，以种种灰汤浣濯尘垢，犹有余气，要以种种杂香薰令消灭。如是多闻圣弟子，虽于五受阴，正观非我、非我所，然于五受阴我慢、我欲、我使，未断、未知、未离、未吐。然后于五受阴，增进思惟，观察生灭：此色，此色集，此色灭；此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（此）识，此识集，此识灭。于五受阴如是观生灭已，我慢、我欲、我使一切悉除

，是名真实正观」。差摩比丘说此法时，彼诸上座远尘、离垢，得法眼净。差摩比丘不起诸漏，心得解脱；法喜利故，身病悉除。时诸上座比丘语差摩比丘言：「我闻仁者初所说，已解、已乐，况复重闻！所以问者，欲发仁者微妙辩才，非为娆乱，汝便堪能广说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法」。时诸上座闻差摩比丘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三」：复次，于三种处，唯诸圣者，随其所乐能如实记，非诸异生，除从他闻。谓诸行中我、我所见，我非如实，若彼为依，有我慢转。彼虽已断，而此我慢一切未断，若无起依，我慢不断，如故现行。当知此中二种我慢：一、于诸行执著现行，二、由失念率尔现行。此中执著现行我慢，圣者已断，不复现行。第二我慢，由随眠故，萨迦耶见虽复永断，以于圣道未善修故，犹起现行。萨迦耶见唯有习气常所随逐，于失念时，能与我慢作所依止，令暂现行，是故此慢亦名未断，亦得现行。又诸圣者，若于诸行思惟自相，尚令我慢不复现行，况观共相！若于假法作意思惟，住正念者亦令我慢不得现行；若于假法作意思惟，不住正念，尔时我慢暂得现行。若诸异生，虽于诸行思惟共相，尚为我慢乱心相续，况住余位！又萨迦耶见，圣相续中，随眠与缠皆已断尽。于学位中，习气随逐未能永断。若诸我慢随眠与缠皆未能断，又计我欲者，当知即是我慢缠摄。何以故？由失念故。于欲、于定，为诸爱味所漂沦者，依此欲门，诸我慢缠数数现起。言未断者，由随眠故。未遍知者，由彼缠故，彼于尔时有忘念故。言未灭者，虽于此缠暂得远离，寻复现行。言未吐者，由彼随眠未永拔故。

（问病）：复次，同梵行者于余同梵行所，略有二种慰问：一、问病苦，二、问安乐。问病苦者，如问彼言：所受疹疾宁可忍不者，谓问气息无拥滞乎。得支持不者，谓问苦受不至增乎，非无间乎，非不爱触之所触乎，非违虑乎，非笮身乎，或被笮者得除释乎。问安乐者，谓如有一随所问言：少病不者，此问不为婴疹恼耶。少恼不者，此问不为外诸灾横所侵逼耶。起居轻利不者，此问夜寐得安善耶，所进饮食易消化耶。有欢乐不者，此问得住无罪触耶。如是等类差别言词，如声闻地，于所饮食知量中释。当知此问，在四位中：一、内逼恼分，二、外逼恼分，三、住于夜分，四、住于昼分。

一七二；一七二（一〇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有比丘名焰摩迦，起恶邪见，作如是言：「如我解佛所说法，漏尽阿罗汉身坏命终，更无所有」。时有众多比丘，闻彼所说，往诣其所，语焰摩迦比丘言：「汝实作是说，如我解佛所说法，漏尽阿罗汉身坏命终，更无所有耶」？答言：「实尔，诸尊」！时诸比丘语焰摩迦：「勿谤世尊！谤世尊者不善。世尊不作是说，汝当尽舍此恶邪见」！诸比丘说此语时，焰摩迦比丘犹执恶邪见，作如是言：「诸尊！唯此真实，异则虚妄」。如是三说。时诸比丘不能调伏焰摩迦比丘，即便舍去。往诣尊者舍利弗所，语尊者舍利弗言：「尊者当知！彼焰摩迦比丘起如是恶邪见言：我解知佛所说法，漏尽阿罗汉身坏命终，更无所有。我等闻彼所说已，故往问焰摩迦比丘：汝实作如是知见耶？彼答我言：诸尊！实尔，异则愚说。我即语言：汝勿谤世尊！世尊不作此语，汝当舍此恶邪见。再三谏彼，犹不舍恶邪见，是故我今诣尊者所，唯愿尊者当令焰摩迦比丘息恶邪见，怜愍彼故」。舍利弗言：「如是，我当令彼息恶邪见」。时众多比丘，闻舍利弗语，欢喜随喜而还本处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食已出城，还精舍，举衣钵已，往诣焰摩迦比丘所。时焰摩迦比丘遥见尊者舍利弗来，即为敷座洗足，安停脚机；奉迎，为执衣钵，请令就座。尊者舍利弗就座，洗足已，语焰摩迦比丘：「汝实作如是语，我解知世尊所说法，漏尽阿罗汉身坏命终，无所有耶」？焰摩迦比丘白舍利弗言：「实尔，尊者舍利弗」！舍利弗言：「我今问汝，随意答我。云何焰摩迦！色为常耶？为非常耶」？答言：「尊者舍利弗！无常」。复问：「若无常者是苦不」？答言：「是苦」。复问：「若无常、苦，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，宁于中见我、异我、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舍利弗」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复问：「云何焰摩迦！色是如来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舍利弗」！「受、想、行、识是如来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舍利弗」！复问：「云何焰摩迦！异色有如来耶？异受、想、行、识有如来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舍利弗」！复问：「色中有如来耶？受、想、行、识中有如来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

者舍利弗」！复问：「如来中有色耶？如来中有受、想、行、识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舍利弗」！复问：「非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有如来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舍利弗」！「如是焰摩迦！如来见法真实如，住无所得，无所施设，汝云何言我解知世尊所说，漏尽阿罗汉身坏命终无所有，为时说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舍利弗」！复问焰摩迦：「先言我解知世尊所说，漏尽阿罗汉身坏命终无所有，云何今复言非耶」？焰摩迦比丘言：「尊者舍利弗！我先不解、无明故，作如是恶邪见说。闻尊者舍利弗说已，不解、无明一切悉断」。复问焰摩迦：「若复问比丘，如先恶邪见所说，今何所知见，一切悉得远离？汝当云何答」！焰摩迦答言：「尊者舍利弗！若有来问者，我当如是答：漏尽阿罗汉色无常，无常者是苦，苦者寂静、清凉、永没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有来问者，作如是答」。舍利弗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焰摩迦比丘！汝应如是答。所以者何？漏尽阿罗汉色无常，无常者是苦，若无常苦者是生灭法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」。尊者舍利弗说是法时，焰摩迦比丘远尘、离垢，得法眼净。

尊者舍利弗语焰摩迦比丘：「今当说譬，夫智者以譬得解。如长者子，长者子大富多财，广求仆从，善守护财物。时有怨家恶人，诈来亲附，为作仆从，常伺其便。晚眠早起，侍息左右，谨敬其事，逊其言辞，令主意悦，作亲友想、子想，极信不疑，不自防护，然后手执利刀以断其命。焰摩迦比丘！于意云何？彼恶怨家为长者亲友，非为初始方便，害心常伺其便，至其终耶？而彼长者不能觉知，至今受害」。答言：「实尔」。尊者舍利弗语焰摩迦比丘：「于意云何？彼长者本知彼人诈亲欲害，善自防护，不受害耶」？答言：「如是，尊者舍利弗」！「如是，焰摩迦比丘！愚痴无闻凡夫，于五受阴作常想、安隐想、不病想，我想、我所想，于此五受阴保持、护惜，终为此五受阴怨家所害，如彼长者为诈亲怨家所害而不觉知。焰摩迦！多闻圣弟子，于此五受阴，观察如病，如痈、如刺、如杀，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、非我所，于此五受阴不著、不受，不受故不著，不著故自觉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尊者舍利弗说是法时，焰摩迦比丘不起诸漏，心得解脱。尊者舍利弗为焰摩迦比丘说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从

座起去。

「似正法」：复次，若有说言：诸阿罗汉于现法中，于食物务、蕴界处等，若顺、不顺不如实知，言阿罗汉不顺。不顺，是不如理虚妄分别，非阿罗汉现法不顺。所以者何？彼于食物务、蕴界处等现可见故。由此因缘，诸阿罗汉于其灭后，不顺诸行，不了执著。是故世尊言阿罗汉是不顺者，定是密语。当知此是似正法见。由二种义，势力为缘，诸同梵行或大声闻，为欲断灭如是所生似正法见，极作功用，勿令彼人或自陈说，或示于他，由是因缘堕极下趣；或由爱敬如来圣教，勿因如是似正法见，令佛圣教速疾隐灭。复有二因，能生如是似正法见：一者、于内萨迦邪见未能永断，二者、依此妄计流转、还灭士夫。为断如是二种因故，说二正法以为对治。谓于诸行，次第宣说无常、无我，于四句中，推求流转、还灭士夫都不可得。谓依有为，或依无为，声闻、独觉、佛世尊我，说名如来。当知此我，二种假立：有余依中假立有为，无余依中假立无为。若依胜义，非有为，非无为，亦非无为非有为。由说如是正法教故，于六种相觉悟生时，当知永断似正法见。谓阿罗汉，于依所摄灭坏法故，觉悟无常；于现法中为老病等众苦器故，觉悟是苦；于任运灭断界、离界及与灭界，觉悟为灭，寂静、清凉、及与永没。若具如是正觉悟者，是阿罗汉邪增上慢俱行妄想尚不得有，况可如是于其灭后，若顺不顺戏论执著！当知未断萨迦耶见，有二过患：一、于能害有苦诸行，执我我所，由此因缘，能感流转生死大苦。二、于现法能碍无上圣慧命根。譬如有人，自知无力能害怨家，恐彼为害，先相亲附，以如意事现承奉之。时彼怨家知亲附已，便害其命。愚夫异生，亦复如是，恐似怨家萨迦耶见当为苦害，便起爱缚，以可意行而现承奉。如是愚痴异生之类，于能为害萨迦耶见，唯见功德，不见过失，殷到亲附。既亲附已，由未得退，说名损害圣慧命根。

一七三；一七三（一〇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有外道出家，名仙尼，来诣佛所，恭敬问讯，于一面坐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先一日时，若沙门、若婆罗门、若遮罗迦、若出家，集于希有讲堂。如是义称：富兰那迦叶为大

众主，五百弟子前后围绕，其中有极聪慧者，有钝根者，及其命终，悉不记说其所往生处。复有末迦梨瞿舍利子，为大众主，五百弟子前后围绕，其诸弟子有聪慧者，有钝根者，及其命终，悉不记说所往生处。如是先阇那毘罗胝子，阿耆多翅舍钦婆罗，迦罗拘陀迦栴延，尼揵陀若提子等，各与五百弟子前后围绕，亦如前者。沙门瞿昙尔时亦在。彼论中言：沙门瞿昙为大众主，其诸弟子有命终者，即记说言：某生彼处，某生此处。我先生疑，云何沙门瞿昙得如此法」？佛告仙尼：「汝莫生疑！以有惑故，彼则生疑。仙尼！当知有三种师。何等为三？有一师，见现在世真实是我，如所知说，而无能知命终后事，是名第一师出于世间。复次，仙尼！有一师，见现在世真实是我，命终之后亦见是我，如所知说。复次，仙尼！有一师，不见现在世真实是我，亦复不见命终之后真实是我。仙尼！其第一师见现在世真实是我，如所知说者，名曰断见。彼第二师见今世后世真实是我，如所知说者，则是常见。彼第三师不见现在世真实是我，命终之后亦不见我，是则如来、应、等正觉说，现法、爱断，离欲、灭尽、涅槃」。仙尼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闻世尊所说，遂更增疑」。佛告仙尼：「正应增疑，所以者何？此甚深处，难见难知，应须甚深照微妙、至到、聪慧所了，凡众生类未能辩知。所以者何？众生长夜异见、异忍、异求、异欲故」。

仙尼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于世尊所心得净信，唯愿世尊为我说法，令我即于此座慧眼清净」！佛告仙尼：「今当为汝随所乐说」。佛告仙尼：「色是常耶？为无常耶」？答言：「无常，世尊」！复问：「仙尼！若无常者，是苦耶」？答言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复问：「仙尼！若无常、苦，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，宁于中见我、异我、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？「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」。复问：「云何仙尼！色是如来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「受、想、行、识是如来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复问仙尼：「异色有如来耶？异受、想、行、识有如来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复问：「仙尼！色中有如来耶？受、想、行、识中有如来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复问：「仙尼！如来中有色耶？如来中有受、想、行、识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复问：「仙尼！非色，非受、想、行、

识有如来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佛告仙尼：「我诸弟子，闻我所说，不悉解义，而起慢无间等，非无间等故慢则不断，慢不断故，舍此阴已，与阴相续生。是故仙尼！我则记说是诸弟子，身坏命终，生彼彼处。所以者何？以彼有余慢故。仙尼！我诸弟子，于我所说能解义者，彼于诸慢得无间等，得无间等故诸慢则断。诸慢断故，身坏命终，更不相续。仙尼！如是弟子，我不说彼舍此阴已，生彼彼处。所以者何？无因缘可记说故。欲令我记说者，当记说彼：断诸爱欲，永离有结，正意解脱，究竟苦边。我从昔来及今现在，常说慢根、慢集、慢生、慢起，若于慢无间等，观众苦不生」。佛说此法时，仙尼出家远尘、离垢，得法眼净。尔时，仙尼出家见法，得法，断诸疑、惑，不由他知，不由他度，于正法中心得无畏。从座起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得于正法中出家修梵行不」？佛告仙尼：「汝于正法得出家，受具足戒，得比丘分」。尔时，仙尼得出家已，独一静处，修不放逸住。如是思惟，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，正信出家，出家学道，修行梵行，见法自知得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，得阿罗汉。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疑痴处所」：复次，诸外道辈于内法律，二种处所疑惑愚痴。何等为二？谓佛世尊，诽毁有见及无有见，而于弟子终殁之后，记一有生，记一无生。又说胜义常住之我，现法、当来都不可得。世有三师而现可得：一、常论者，二、断论者，三者、如来。此疑痴者，有二种因，当知如前似正法见、二种法教；能断此因，亦如前说由二因缘。即此所说无我法性，彼诸外道难入、难了。谓此自性难了知故，虽此相貌易可了知，然其相貌不相似故。当知此中无虚诳义，自所证义，是不共义，故彼自性难可悟入。即此自性体是甚深，似甚深现，是故说名无虚诳义。又此自性，于内难见，从他言音亦难觉了，是故说名自所证义。又此自性，非寻思者之所寻思，非度量者所行境界，是故说名是不共义。又即此法，微妙、审谛、聪明、智者内所证故，说名难了。此等差别，当知如前摄异门分。由二种相，一切如来所说义智，皆应了知。何等为二？一者、教智，二者、证智。教智者，谓诸异生闻、思、修所成慧；证智者，谓学、无学慧，及后所得诸世间慧。此中异生，非于一

切佛所说义皆能了知，亦非于慢觉察是慢，又未能断。若诸有学，非于我见一切义中皆不了知，又能于慢觉察是慢而未能断。若诸无学，能作一切。

一七四；一七四（一〇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有比丘名阿瘣罗度，住耆阇崛山。时有众多外道出家，往诣阿瘣罗度所，共相问讯；共相问讯已，于一面住。白阿瘣罗度言：「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为解释不」？阿瘣罗度语诸外道言：「随所欲问，知者当答」。诸外道复问：「云何尊者！如来死后为有耶」？阿瘣罗度言：「如世尊说，此是无记」。又问：「如来死后为无耶」？阿瘣罗度言：「如世尊说，此亦无记」。又问：「如来死后有无耶？非有非无耶」？阿瘣罗度言：「如世尊说，此亦无记」。复问阿瘣罗度言：「云何尊者！如来死后有耶，说言无记？死后无耶，说言无记？死后有无耶，非有非无耶，说言无记？云何尊者！沙门瞿昙为不知不见耶」？阿瘣罗度言：「世尊非不知，非不见」。时诸外道于阿瘣罗度所说，心不喜悦，呵骂已，从座起去。

时阿瘣罗度知诸外道去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于一面住。以诸外道所问，向佛广说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如是问，我如是答，为顺诸法说耶？得无谤世尊耶？为顺法耶？为违法耶？无令他来难诘、堕诃责处耶」？佛告阿瘣罗度言：「我今问汝，随所问答。阿瘣罗度！色为常耶？为无常耶」？答言：「无常」。「受、想、行、识为常、无常耶」？答言：「无常，世尊」！如《焰摩迦契经》广说，乃至「识是如来耶」？答曰：「不也」。佛告阿瘣罗度：「作如是说者，随顺诸说，不谤如来，非为越次，如如来说，诸次法说，无有能来难诘、诃责者。所以者何？我于色如实知，色集、色灭、色灭道迹如实知。阿瘣罗度！若舍如来，所作无知无见说者，此非等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阿瘣罗度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不记」：复次，诸佛如来于世俗谛及胜义谛，皆如实知，正观于彼二种道理，不应记别。若记别者，能引无义，故不记别，亦不执著，谓于灭后若有、若无、亦有亦无、非有非无。若于如来如是智见为先不记谓无知者，

当知自显妄见俱行无智之性。

一七五；一七五（一〇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婆祇国设首婆罗山鹿野深林中。尔时，有那拘罗长者，百二十岁，年耆根熟，羸劣苦病，而欲觐见世尊及先所宗重知识比丘。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年衰老，羸劣苦病，自力勉励，觐见世尊及先所宗重知识比丘。唯愿世尊为我说法，令我长夜安乐」！尔时，世尊告那拘罗长者：「善哉长者！汝实年老根熟，羸劣苦患，而能自力觐见如来并余宗重知识比丘。长者！当知于苦患身，常当修学不苦患身」。尔时，世尊为那拘罗长者，示教、照喜，默然而住。那拘罗长者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礼佛而去。

时尊者舍利弗，去世尊不远，坐一树下。那拘罗长者往诣尊者舍利弗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时尊者舍利弗问长者言：「汝今诸根和悦，貌色鲜明，于世尊所得闻深法耶」？那拘罗长者白舍利弗：「今日世尊为我说法，示教、照喜，以甘露法灌我身心，是故我今诸根和悦、颜貌鲜明」。尊者舍利弗问长者言：「世尊为汝说何等法，示教、照喜，甘露润泽」？那拘罗长者白舍利弗：「我向诣世尊所，白世尊言：我年衰老，羸劣苦患，自力而来，觐见世尊及所宗重知识比丘。佛告我言：善哉长者！汝实衰老，羸劣苦患，而能自力诣我及见先所宗重比丘。汝今于此苦患之身，常当修学不苦患身。世尊为我说如是法，示教、照喜，甘露润泽」。尊者舍利弗问长者言：「汝向何不重问世尊：云何苦患身、苦患心？云何苦患身、不苦患心」！长者答言：「我以是义故，来诣尊者，唯愿为我略说法要」！尊者舍利弗语长者言：「善哉长者！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愚痴无闻凡夫，于色集、色灭、色患、色味、色离不如实知，不如实知故，爱乐于色，言色是我、是我所，而取摄受。彼色若坏、若异，心识随转，恼苦生。恼苦生已，恐怖、障阂、顾念、忧苦、结恋。于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是名身、心苦患。云何身苦患、心不苦患？多闻圣弟子，于色集、色灭、色味、色患、色离如实知，如实知已，不生爱乐，见色是我、是我所。彼色若变、若异，心不随转恼苦生；心不随转恼苦生已，得不恐怖、障阂、顾念、结恋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

是。是名身苦患、心不苦患」。尊者舍利弗说是法时，那拘罗长者得法眼净。尔时，那拘罗长者见法，得法，知法，入法，度诸狐疑，不由于他，于正法中心得无畏。从座起，整衣服，恭敬合掌，白尊者舍利弗：「我已超、已度。我今归依佛、法、僧宝，为优婆塞，证知我！我今尽寿归依三宝」。尔时，那拘罗长者闻尊者舍利弗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「变坏」：复次，应知略有二种变坏：一者、诸行衰老变坏，谓如有一年百二十，其形衰迈，由是因缘，名身老病。二者、心忧变坏，由是因缘，名心老病。第一变坏，若愚、若智，皆于其中不随所欲。第二变坏，智者于中能随所欲，非诸愚者。又诸愚夫，若身老病，当知其心定随老病；其有智者，身虽老病而心自在，不随老病。是名此中愚、智差别。

一七六；一七六（一〇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释氏天现聚落。尔时，有西方众多比丘，欲还西方安居。诣世尊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尔时，世尊为其说法，示教、照喜。种种示教、照喜已，时西方众多比丘从座起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西方众多比丘，欲还西方安居，今请奉辞」！佛告西方诸比丘：「汝辞舍利弗未」？答言：「未辞」。佛告西方诸比丘：「舍利弗淳修梵行，汝当奉辞，能令汝等以义饶益，长夜安乐」。时西方诸比丘，辞退欲去。

时尊者舍利弗，去佛不远，坐一坚固树下。西方诸比丘，往诣尊者舍利弗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尊者舍利弗言：「我等欲还西方安居，故来奉辞」。舍利弗言：「汝等辞世尊未」？答言：「已辞」。舍利弗言：「汝等还西方，处处异国，种种异众，必当问汝。汝等今于世尊所，闻善说法，当善受、善持、善观、善入，足能为彼具足宣说，不毁佛耶？不令彼众难问诘责、堕负处耶」？彼诸比丘白舍利弗：「我等为闻法故来诣尊者，唯愿尊者具为我说，哀愍故」！尊者舍利弗告诸比丘：「阎浮提人聪明利根，若刹利、若婆罗门、若长者、若沙门，必当问汝：汝彼大师云何说法？以何教教？汝当答言：大师唯说调伏欲贪，以此教教。当复问汝：于何法中调伏欲贪？当复答言：大师唯说于彼色阴调伏欲贪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阴调伏欲贪，

我大师如是说法。彼当复问：欲贪有何过患故，大师说于色调伏欲贪，受、想、行、识调伏欲贪？汝复应答言：若于色欲不断、贪不断、爱不断、念不断、渴不断者，彼色若变、若异，则生忧悲恼苦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见欲贪有如是过故，于色调伏欲贪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调伏欲贪。彼复当问：见断欲贪有何福利故，大师说于色调伏欲贪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调伏欲贪？当复答言：若于色断欲、断贪、断念、断爱、断渴，彼色若变、若异，不起忧悲恼苦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诸尊！若受诸不善法因缘故，今得现法乐住，不苦、不碍、不恼、不热，身坏命终生于善处者，世尊终不说言当断诸不善法，亦不教人于佛法中修诸梵行，得尽苦边。以受诸不善法因缘故，今现法苦住、障碍、热恼，身坏命终堕恶道中，是故世尊说言当断不善法，于佛法中修诸梵行，平等尽苦，究竟苦边。若受诸善法因缘，现法苦住、障碍、热恼，身坏命终堕恶道中者，世尊终不说受持善法，于佛法中修诸梵行，平等尽苦，究竟苦边。（以）受持善法，现法乐住，不苦、不碍、不恼、不热，身坏命终生于善处，是故世尊赞叹教人受诸善法，于佛法中修诸梵行，平等尽苦，究竟苦边」。尊者舍利弗说是法时，西方诸比丘不起诸漏，心得解脱。尊者舍利弗说是法时，诸比丘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「大师记」：复次，善取法者，由闻、思故；善思惟者，由修慧故；善显了者，如所有性故；善通达者，尽所有性故。由二种相，诸圣弟子能正请问大师善记，谓于诸取断遍知论。何等为二？一者、于此诸取断遍知论，二者、为此诸取断遍知论。当知此中，于一切行断遍知论，所谓如来。又此诸取，若未断灭，随观彼有三种过患；若已断灭，随观彼有三种功德。一者、于诸行中所生诸取，行若变坏，便生愁等，应知是名第一过患，已得诸行变坏所作。二者、于诸行中所生诸取，为得未得可意诸行，于追求时，广行非一种种众多差别不善。由此追求行不善故，住四种苦：一、将现前隣近所起，二、正现前现在所起，三、他逼迫增上所起，四、自杂染增上所起。应知是名第二过患。三者、即由如是恶不善法，爱习为因，身坏死后，往诸恶趣，应知是名第三过患。与此相违，于诸取断，随观三种功德胜利，如应当知。

一七七；一七七（一〇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譬如池水，方五十由旬，深亦如是，其水盈满。复有士夫以毛、以草、或以指爪，以涕彼水。诸比丘！于意云何？彼士夫水涕为多，池水为多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彼士夫以毛、以草、或以指爪，所涕之水，少少不足言。池水甚多，百千万倍不可为比」。「如是诸比丘！见谛者所断众苦，如彼池水，于未来世永不复生」。尔时，世尊说是法已，入室坐禅。

时尊者舍利弗，于众中坐，世尊入室去后，告诸比丘：「未曾所闻！世尊今日善说池譬。所以者何？圣弟子具足见谛，得无间等果。若凡俗邪见，身见根本，身见集，身见生，身见起，谓忧戚、隐覆、庆吉、保惜，说我，说众生，说奇特，矜举：如是众邪，悉皆除灭，断除根本，如折多罗树，于未来世更不复生。诸比丘！何等为见谛圣弟子断上众邪，于未来世永不复起？愚痴无闻凡夫，见色是我，异我，我在色，色在我；见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我，异我，我在识，识在我。云何见色是我？得地一切入处正受观已，作是念：地即是我，我即是地，我及地唯一无二，不异不别。如是水，火，风，青，黄，赤，白，一切入处正受观已，作是念：白即是我，我即是白，唯一无二，不异不别。如是于一切入处，一一计我，是名色即是我。云何见色异我？若彼见受是我，见受是我已，见色是我所；或见想、行、识即是我，见色是我所，是名色异我。云何见我中色？谓见受是我，色在我中；又见想、行、识即是我，色在我中，是名我中色。

云何见色中我？谓见受即是我，于色中住，入于色，周遍其四体；见想、行、识是我，于色中住，周遍其四体，是名色中我。云何见受即是我？谓六受身：眼触生受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生受。此六受身，一一见是我，是名受即是我。云何见受异我？谓见色是我，受是我所；谓想、行、识是我，受是我所，是名受异我。云何见我中受？谓色是我，受在其中；想、行、识是我，受在其中，是谓我中受。云何见受中我？谓色是我，于受中住，周遍其四体；想、行，识是我，于受中住，周遍其四体，是名受中我。云何见想即是我？谓六想身：眼触生想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生想。此六想身，一一见是我，是名想即是我。云何见想异我？谓见色是我，想是我所；受、行、

识是我，想是我所，是名想异我。云何见我中想？谓色是我，想在中住；受、行、识是我，想在中住，是谓我中想。云何见想中我？谓色是我，于想中住，周遍其四体；受、行、识是我，于想中住，周遍其四体，是名想中我。云何见行是我？

谓六思身；眼触生思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生思。于此六思身，一一见是我，是名行即是我。云何见行异我？谓色是我，行是我所；受、想、识是我，行是我所，是名行异我。云何见我中行？谓色是我，行在中住；受、想、识是我，行在中住，是谓我中行。云何见行中我？谓色是我，于行中住，周遍其四体，谓受、想、识是我，于行中住，周遍其四体，是名行中我。云何见识即是我？谓六识身：眼识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识身。于此六识身，一一见是我，是名识即是我。云何见识异我？见色是我，识是我所；见受、想、行是我，识是我所，是名识异我。云何见我中识？谓色是我，识在中住；受、想、行是我，识在中住，是名我中识。云何识中我？谓色是我，于识中住，周遍其四体；受、想、行是我，于识中住，周遍其四体，是名识中我。如是圣弟子见四真谛，得无间等果，断诸邪见，于未来世永不复起。所有诸色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一向积聚，作如是观：一切无常，一切苦，一切空，一切非我，不应爱乐、摄受、保持。

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，不应爱乐、摄受、保持。如是观，善系心住，不愚于法。复观精进，离诸懈怠，心得喜乐，身心猗息，寂静舍住，具诸道品，修行满足，永离诸恶，非不消炀，非不寂灭。灭而不起，减而不增，断而不生，不取不著，自觉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舍利弗说是法时，六十比丘不受诸漏，心得解脱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三见满」：复次，当知略有三种圣者，三见圆满，能超三苦。云何名为三种圣者？一、正见具足，谓于无倒法无我忍住异生位者。二、已见圣谛，已能趣入正性离生，已入现观，已得至果，住有学位者。三、已得最后究竟第一阿罗汉果，住无学位者。云何名为三见圆满？一、初圣者随顺无漏，

有漏见圆满；二、未善净无漏见圆满；三、善清净无漏见圆满。此三圆满，依说三种补特伽罗，随其次第，如前应知。云何名为超三种苦？谓初见圆满，能超外道我见违诤所生众苦；第二见圆满，能超一切恶趣众苦；第三见圆满，能超一切后有众苦。此中云何名诸外道我见违诤所生众苦？谓此正法毘奈耶外，所有世间种种异道，萨迦耶见以为根本，所生一切颠倒见趣，如是一切，总称我见。谓我论者，我论相应一切见趣；或一切常论者，或一分常论者，或无因论者，或边无边论者，或断灭论者，或现法涅槃论者，彼论相应一切见趣。或有情论者，彼论相应一切见趣，谓诸邪见，拨无一切化生有情，诽谤他世。或命论者，彼论相应一切见趣，谓命论者计命即身，或异身等。或吉祥论者，彼论相应一切见趣，谓观参罗、历算、卜筮种种邪论，妄计诵呪、祠祀火等，得所爱境，能生吉祥，能断无义。又计覩相为祥、不祥。彼复云何？谓二十句萨迦耶见为所依止，发起妄计，前际、后际六十二种诸恶见趣，及起总谤一切邪见。云何违诤所生众苦？谓彼展转见欲相违，互兴诤论，发起种种心忧恼苦，深爱藏苦，互胜劣苦，坚执著苦。当知此中，若他所胜便生愁恼，是名初苦。若胜于他，遂作方便，令自见品转复增盛，令他见品渐更隐昧，唯我见净，非余所见，执著邪见，深起爱藏。由此因缘，发生种种不正寻思，及起种种不寂静意，损害其心，名第二苦。爱藏邪见增上力故，以他量己，谓己为胜、或等、或劣，因自高举，凌蔑于他，是名第三互胜劣苦。彼依此故，追求利养，即为追求苦之所触。凡有所作，皆为恼乱，诘责他论，及为自论免脱他难，是名第四坚执著苦。如是四种，名见违诤所生众苦。内法异生，安住上品无我胜解，当知已断如是众苦。所以者何？彼于当来，由意乐故，于如是等诸恶见趣堪能除遣，是故若住初见圆满，能超初苦。又即依此初见圆满，亲近、修习、极多修习，于内诸行发生法智，于不现见发生类智，总摄为一聚，以不缘他智而入现观，谓以无常行或随余一行。彼于尔时，能随证得第二见圆满，及能超第二苦。彼住此已，如先所得七觉分法，亲近、修习、极多修习，能断如前所说四种业等杂染，能随证得后见圆满，超后有苦。此中第一补特伽罗，犹残二苦，及残现在所依身苦。第二补特伽罗，唯残一苦，及依身苦。第三补特伽罗，一切苦断，但依

身苦暂时余在，譬如幻化。又依分别萨迦耶见，立二十句，不依俱生。又内法者，无如是行，依遍处定，谓地为我，我即是地，乃至广说，一切应知。

一七八；一七八（一一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毘舍离猕猴池侧。毘舍离国有尼揵子，聪慧明哲，善解诸论。有聪明慢，所广集诸论，妙智入微，为众说法，超诸论师。每作是念：「诸沙门、婆罗门无敌我者，乃至如来亦能共论。诸论师辈闻我名者，头额津，腋下汗，毛孔流水。我论议风，能偃草折树，摧破金石，伏诸龙象，何况人间诸论师辈能当我者」！时有比丘，名阿湿波誓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威仪详序，端视平涉，入城乞食。尔时，萨遮尼揵子有少缘事，诣诸聚落，从城门出。遥见比丘阿湿波誓，即诣其所，问言：「沙门瞿昙为诸弟子云何说法？以何等法教诸弟子令其修习」？阿湿波誓言：「火种居士！世尊如是说法，教诸弟子，令随修学。言：诸比丘！于色当观无我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当观无我。此五受阴，勤方便观：如病、如痈、如刺、如杀，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」。萨遮尼揵子闻此语，心不喜，作是言：「阿湿波誓！汝必误听，沙门瞿昙终不作是说。若沙门瞿昙作是说者，则是邪见，我当诣彼难诘令止」。尔时，萨遮尼揵子，往诣聚落，诸离车等集会之处。语诸离车言：「我今日见沙门瞿昙第一弟子，名阿湿波誓，薄共论议。若如其所说者，我当诣彼沙门瞿昙，与共论议，进却回转，必随我意。譬如士夫，刈拔芟草，手执其茎，空中抖擻，除诸乱秽。我亦如是，与沙门瞿昙论议难诘，执其要领，进却回转，随其所欲，去其邪说。如沽酒家，执其酒囊，压取清醇，去其糟滓。我亦如是，诣沙门瞿昙，论议难诘，进却回转，取其清真，去诸邪说。如织席师，以席盛诸秽物，欲市卖时，以水洗泽，去诸臭秽。我亦如是，诣沙门瞿昙所，与共论议，进却回转，执其纲领，去诸秽说。譬如王家调象之师，牵大醉象，入深水中，洗其身体，四支、耳、鼻，周遍沐浴，去诸尘秽。我亦如是，诣沙门瞿昙所，论议难诘，进却回转，随意自在，执其要领，去诸秽说。汝诸离车，亦应共往观其得失」。中有离车作如是言：「若萨遮尼揵子能与沙门瞿昙共论议者，无有是处」。复有说言：「萨遮尼揵子聪慧利根，能共论议」。时有五百离车，与萨遮尼揵子，共诣佛所，为论议故。

尔时，世尊于大林中，坐一树下，住于天住。时有众多比丘，出房外，林中经行。遥见萨遮尼揵子来，渐渐诣诸比丘所，问诸比丘言：「沙门瞿昙住在何所」？比丘答言：「在大林中，依一树下，住于天住」。萨遮尼揵子即诣佛所，恭敬问讯，于一面坐。诸离车长者亦诣佛所，有恭敬者，有合掌问讯者，问讯已，于一面住。时萨遮尼揵子白佛言：「我闻瞿昙作如是说法，作如是教授诸弟子，教诸弟子于色观察无我，受、想、行、识观察无我。此五受阴，勤方便观察：如病、如痈、如刺、如杀，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为是瞿昙有如是教，为是传者毁瞿昙耶？如说说耶？不如说说耶？如法说耶？法次法说耶？无有异忍来相难诘，令堕负处耶」？佛告萨遮尼揵子：「如汝所闻，彼如说说，如法说，法次法说，非为谤毁，亦无难问令堕负处。所以者何？我实为诸弟子如是说法，我实常教诸弟子令随顺法，教令观色无我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无我。观此五受阴：如病、如痈、如刺、如杀，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」。

萨遮尼揵子白佛言：「瞿昙！我今当说譬」。佛告萨遮尼揵子：「宜知是时」。「譬如世间，一切所作皆依于地，如是色是我人，善恶从生；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我人，善恶从生。又复譬如人界、神界、药草、树本，皆依于地而得生长，如是色是我人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我人」。佛告火种居士：「汝言色是我人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我人耶」？答言：「如是，瞿昙！色是我人，受、想，行、识是我人。此等诸众，悉作是说」。佛告火种居士：「且立汝论本，用引众人为」！萨遮尼揵子白佛言：「色实是我人」。佛告火种居士：「我今问汝，随意答我。譬如国王，于自国土，有罪过者，若杀、若缚、若摈，若鞭、断绝手足；若有功者，赐其象、马、车乘、城邑、财宝，悉能尔不」？答言：「能尔，瞿昙」！佛告火种居士：「凡是主者，悉得自在不」？答言：「如是，瞿昙」！佛告火种居士：「汝言色是我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即是我，得随意自在，令彼如是，不令如是耶」？时萨遮尼揵子默然而住。佛告火种居士：「速说，速说，何故默然」？

如是再三，萨遮尼揵子犹故默然。时有金刚力士鬼神，持金刚杵，猛火炽然，在虚空中，临萨遮尼揵子头上，作是言：「世尊再三问，汝何故不答

？我当以金刚杵碎破汝头，令作七分」。佛神力故，唯令萨遮尼揵子见金刚神，余众不见。萨遮尼揵子得大恐怖，白佛言：「不尔，瞿昙」！佛告萨遮尼揵子：「徐徐思惟，然后解说。汝先于众中，说色是我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我。而今言不，前后相违！汝先常说言：色是我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我。火种居士！我今问汝：色为常耶？为无常耶」？答言：「无常，瞿昙」！复问：「无常者，是苦耶」？答言：「是苦，瞿昙」！复问：「无常、苦者，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，宁于中见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答曰：「不也，瞿昙」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如是说。佛告火种居士：「汝好思而后说」。复问火种居士：「若于色未离贪、未离欲、未离念、未离爱、未离渴，彼色若变、若异，当生忧悲恼苦不」？答曰：「如是，瞿昙」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如是说。复问火种居士：「于色离贪、离欲、离念、离爱、离渴，彼色若变、若异，则不生忧悲恼苦耶」？

答曰：「如是，瞿昙！如实无异」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如是说。「火种居士！譬如士夫身婴众苦，常与苦俱，彼苦不断、不舍，当得乐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瞿昙」！「如是火种居士！身婴众苦，常与苦俱，彼苦不断、不舍，不得乐也。火种居士！譬如士夫，持斧入山，求坚实材，见芭蕉树，洪大□直，即断其根叶，剽剥其皮，乃至穷尽，都无坚实。火种居士！汝亦如是，自立论端，我今善求真实之义，都无坚实，如芭蕉树也。而于此众中，敢有所说，我不见沙门、婆罗门中，所知、所见，能与如来应等正觉所知、所见共论议不摧伏者。而便自说：我论议风，偃草折树，能破金石，调伏龙象，要能令彼额津、腋汗、毛孔水流。汝今自论己义而不自立，先所夸说能伏彼相，今尽自取而不能动如来一毛」。尔时，世尊于大众中，被欝多罗僧，现胸而示：「汝等试看！能动如来一毛以不」？尔时，萨遮尼揵子默然低头，惭愧失色。

尔时，众中有一离车，名突目佉，从座起，整衣服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听我说譬」。佛告突目佉：「宜知是时」。突目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譬如有人执持斗斛，于大聚谷中，取二三斛，今此萨遮尼揵子亦复如是。世尊！譬如长者巨富多财，忽有罪过，一切财物悉入王家。萨遮尼犍子亦复如是

，所有才辩，悉为如来之所摄受。譬如城邑、聚落边有大水，男女大小悉入水戏，取水中蟹，截断其足，置于陆地，以无足故，不能还复入于大水。萨遮尼揵子亦复如是，诸有才辩，悉为如来之所断截，终不复敢重诣如来，命敌论议」。尔时，萨遮尼揵子忿怒炽盛，骂唾突目佉离车言：「汝麁疎物，不审谛，何为其鸣！吾自与沙门瞿昙论，何豫汝事」？

萨遮尼揵子呵骂突目佉已，复白佛言：「置彼凡辈鄙贱之说，我今别有所问」。佛告萨遮尼揵子：「恣汝所问，当随问答」。「云何瞿昙为弟子说法，令离疑惑」？佛告火种居士：「我为诸弟子说：诸所有色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如实观察，非我，非异我，不相在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彼学必见迹，不断坏，堪任成就，厌离知见，守甘露门。虽非一切悉得究竟，且向涅槃。如是弟子从我教法，得离疑惑」。复问瞿昙：「复云何教诸弟子，于佛法得尽诸漏，无漏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！佛告火种居士：「正以此法，诸所有色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如实知，非我，非异我，不相在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彼于尔时，成就三种无上：智无上，道无上，解脱无上。成就三种无上已，于大师所，恭敬、尊重、供养如佛。世尊觉一切法，即以此法调伏弟子，令得安隐，令得无畏，调伏寂静，究竟涅槃。世尊为涅槃故，为弟子说法。火种居士！我诸弟子，于此法中，得尽诸漏，得心解脱，得慧解脱，于现法中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

萨遮尼揵子白佛言：「瞿昙！犹如壮夫锋刃乱下，犹可得免，瞿昙论手，难可得脱！如盛毒蛇犹可得避，旷泽猛火犹可得避，凶恶醉象亦可得免，狂饿师子悉可得免，沙门瞿昙论议手中，难可得脱！非我凡品轻躁鄙夫，论具不备，以论议故来诣瞿昙。沙门瞿昙！此毘舍离丰乐国土，有遮波梨支提，漆庵罗树支提，多子支提，瞿昙在拘楼陀支提，婆罗受持支提，舍重担支提，力士宝冠支提。世尊！当安乐于此毘舍离国，诸天、魔、梵，沙门、婆罗门，及诸世间，于世尊所常得恭敬、奉事、供养，令此诸天、魔、梵，沙

门、婆罗门，长夜安乐，唯愿止此！明朝与诸大众，受我薄食」！尔时，世尊默然而许。时萨遮尼揵子，知佛世尊默然受请已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去。尔时，萨遮尼揵子于彼道中，语诸离车：「我已请沙门瞿昙及诸大众，供设饭食，汝等人各办一釜食，送至我所」。诸离车各还其家，星夜供办，晨朝送至萨遮尼揵子所。萨遮尼揵子晨朝洒扫，敷座，供办净水。遣使诣佛，白言：「时到」！尔时，世尊与诸大众，著衣持钵，往萨遮尼揵子所，大众前坐。萨遮尼揵子自手奉施清净饮食，充足大众。食已，洗钵竟。萨遮尼揵子知佛食竟，洗钵已，取一卑床，于佛前坐。尔时，世尊为萨遮尼揵子说随喜偈言：

「于诸大会中，奉火为其最；闍陀经典中，婆毘谛为最；

人中王为最；诸河海为最；诸星月为最；诸明日为最；

十方天人中，等正觉为最」！

尔时，世尊为萨遮尼揵子种种说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还归本处。

时诸比丘，于彼道中众共论议：五百离车各为萨遮尼揵子供办饮食，彼诸离车于何得福？萨遮尼揵子于何得福？尔时，诸比丘还自住处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向于路中，自共论议：五百离车为萨遮尼揵子供办饮食，供养世尊、诸大众，彼诸离车于何得福？萨遮尼揵子于何得福」？佛告诸比丘：「彼诸离车，供办饮食，为萨遮尼揵子，于萨遮尼揵子所因缘得福。萨遮尼揵子得福，佛功德。彼诸离车得施有贪、恚、痴因缘果报；萨遮尼揵子得施无贪、恚、痴因缘果报」。

波多罗、十问，差摩、焰、仙尼，阿鸠罗、长者，西、毛端、萨遮。

「外愚相」：复次，诸外道辈，略有五种愚夫之相，由彼相故，堕愚夫数。谓诸外道性聪慧者，犹尚不免怀聪慧慢，况非聪慧，是名第一愚夫之相。又诸外道，多为贪求利养恭敬，自赞毁他，是名第二愚夫之相。又诸外道，若诸圣者为说正法、正教、正诫，即便违逆，呵骂毁訾，是名第三愚夫之相。又诸外道，憙自陈说似正法论，或开示他，是名第四愚夫之相。又诸外道，

虽为如来、如来弟子之所降伏，亦知如来所说法律是真善说，知自法律是妄恶说，然由我慢增上力故，都不信受，乃至不集观察因缘，是名第五愚夫之相。

（成就六分）：复次，如来成就六分，得名无间论师子王。何等为六？所谓最初往诣外道敌论者所，乃至恣其问一切义，凡所兴论，非为诤论，唯除哀愍诸有情故。其未信者令彼生信，若已信者令倍增长。又兴论时，诸根寂静，形色无变，亦无怖畏习气随逐。又终不为诸天世间之所胜伏，一切世间无敌论者，能越一翻，唯说一翻皆能摧伏。又诸世间极聪慧者、极无畏者，若与如来共兴论时，所有辩才皆悉謇讷。增上怖畏逼切身心，一切矫术虚诈言论皆不能设。又复一切同一会坐，处中大众，皆于佛所起胜他心，于彼外道敌论者所起他胜心。又佛世尊言辞威肃，其敌论者所出言词无有威肃。

（二种论）：复次，有二种论，何等为二？一、有我论，二、无我论。无我论有力，有我论无力。有我论者常为无我论者所伏，唯除论者其力羸劣。云何名为有我论者？谓如有一，起如是见，立如是论：于色等行建立为我，谓我有行，行是我所，我在行中，不流、不散，遍随支节无所不至。是故色等诸行性我，依诸行田，生福非福，因兹领受爱不爱果。譬如农夫依止良田，营事农业及与种植药草、丛林，是名我论。云何名为无我论者？谓有二种：一、破我论，二、立无我。破我论者，若计实我能有作用，于爱非爱诸果业中得自在者，此我恒时欣乐厌苦，是故此我唯应生福、不生非福！又我作用常现在前，内外诸行若变异时，不应发生愁忧悲叹！又我是常，以觉为先，凡所生起，常应随转，无有变易，然不可得。如是名为破有我论。立无我者，以一切行从众缘生，若随福缘福便生起，与此相违生起非福。由此为缘，能招一切爱非爱果。依众缘故，皆是无常，唯于如是因果所摄诸行流转假立我等。若依胜义，一切诸法皆无我等，如是名为立无我论。

（学无学差别）：复次，由五种相，有学、无学二种差别：谓诸无学所成就智，说名无上；一切有学所成就智，说名有上。如智无上，当知正行及与解脱无上亦尔。又诸无学，以善清净诸圣慧眼，观佛法身，有学不尔。又诸无学，以善圆满无颠倒行，奉事如来，有学不尔，是名五相。

卷002

六入处诵第二

处择摄第二

二 入处相应

如是已说行择摄，处择摄我今当说。

总嗢拖南曰：

初安立等、智、同等，最后当知离欲等。

别嗢拖南曰：

安立与差别，愚、不愚、教授，解脱、烦恼、业，皆广说应知。

「安立」：由五种相，当知安立诸受差别：一、自性故，二、所依故，三、所缘故，四、助伴故，五、随转故。自性故者，谓有三受：一、苦，二、乐，三、不苦不乐。所依故者，谓有六种，即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与意。所缘故者，谓色等六所缘境界。助伴故者，谓想、思或余善、不善、无记心法与此相应。随转故者，谓此相应心，由依彼故，三受随转，彼为诸受同生同灭所依止处。

「差别」：复次，如是五相安立诸受，当知复有八种差别：一、内处差别，二、外处差别，三、六识身差别，四、六触身差别，五、六受身差别，六、六想身差别，七、六思身差别，八、六爱身差别。当知此中，由三和合义，立前三差别。由受因缘义，立第四差别。由三和合触果义，立第五差别。由分别受随言说义，立第六差别。所以者何？受诸受时，作如是想，我今领受此苦、此乐，此非苦乐，亦复为他随起言说。由业、烦恼二杂染义，当知建立第七、第八两种差别。所以者何？由于彼受若合、若离，起思造作；如如发起思所造作，如是如是生爱求愿。

一；一七九（一八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正观察眼无常，如是观者，是名正见。正观故生厌，生厌故离喜、离贪；离喜、贪故，我说心正解脱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离喜、离贪；离喜、贪故，比丘！我说心正解脱。心正解脱者，能自记说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——四；一八〇——一八二（）

如无常，如是苦，空，非我，亦如是说。

五；一八三（一八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于眼当正思惟，观察无常。所以者何？于眼正思惟，观察无常故，于眼欲贪断，欲贪断故，我说心正解脱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正思惟观察故欲贪断，欲贪断者我说心正解脱。如是比丘！心正解脱者，能自记说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六；一八四（一九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于眼不识、不知、不断、不离欲者，不堪任正尽苦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。诸比丘！于眼若识、若知、若断、若离欲者，堪任正尽苦。于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若识、若知、若断、若离欲者，堪任正尽苦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；一八五（一九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于眼若不识、不知、不断、不离欲者，不堪任越生老病死苦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不识、不知、不断、不离欲者，不堪任越生老病死苦。诸比丘！于眼若识、若知、若断、若离欲者，堪任越生老病死苦。于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若识、若知、若断、若离欲，堪任越生老病死苦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八；一八六（一九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于眼不离欲、心不解脱者，不堪任正尽苦。于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不离欲、心不解脱者，不堪任正尽苦。诸比丘！若于眼离欲、心解脱者，彼堪任正尽苦。于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离欲、心解脱者，堪任正尽苦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九；一八七（一九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于眼、色不离欲、心不解脱者，不堪任越生老病死苦。于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不离欲，心不解脱者，不堪任越生老病死苦。诸比丘！若于眼、色离欲、心解脱者，堪任越生老病死苦。于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离欲、心解脱者，堪任越生老病死苦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〇；一八八（一九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于眼生喜者，则于苦生喜；若于苦生喜者，我说彼不解脱于苦。于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生喜者，则于苦生喜；于苦生喜者，我说彼不解脱于苦。诸比丘！若于眼不生喜者，则于苦不生喜；于苦不生喜者，我说彼解脱于苦。于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不生喜者，则于苦不生喜；于苦不生喜者，我说彼解脱于苦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一；一八九（一九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一切无常。云何一切无常？谓眼无常，若色眼识，眼触，若眼触因缘生受——苦觉、乐觉、不苦不乐觉，彼亦无常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。多闻圣弟子，如是观者，于眼生厌，若色，眼识，眼触，眼触因缘生受——苦觉、乐觉、不苦不乐觉于彼生厌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；声、香，味、触、法；（耳识……。鼻识……。舌识……。身识……。）意识，意触，意触因缘生受——苦觉、乐觉、不苦不乐觉，彼亦生厌。厌故不乐，不乐故解脱，解

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二——一四；一九〇——一九二（）

如无常经，如是苦，空，无我，亦如是说。

一五；一九三（一九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一切无常。云何一切（无常）？谓眼无常，若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——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无常。如是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，若法，意识，意触，意触因缘生受——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无常。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，于眼解脱，若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——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解脱。如是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，法，意识，意触，意触因缘生受——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解脱：我说彼解脱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六——三九；一九四——二一七（）

如说一切无常，如是一切苦，一切空，一切非我，一切虚业法，一切破坏法，一切生法，一切老法，一切病法，一切死法，一切愁忧法，一切烦恼法，一切集法，一切灭法，一切知法，一切识法，一切断法，一切觉法，一切作证，一切魔，一切魔势，一切魔器，一切然，一切炽然，一切烧，皆如上一一经广说。

「愚」：复次，当知略有二种一切：一、少分一切，二、一切一切。如说一切皆无常者，当知此依少分一切，唯一切行，非无为故。言一切法皆无我者，当知此依一切一切。又由三相应知是愚：一、由自性故，二、由因缘故，三、由果故。愚自性故者，谓由缠故，即是忘失于现在世。由随眠故，即是当来忘失之法。愚因缘故者，谓于五相受安立中，不能觉了是无常等，及遍自体初、中、后位所有恼乱皆不了故，当知即是于生、老、病及死法性不能觉了。初恼乱者，谓由生故；中恼乱者，谓由病故；后恼乱者，谓由老、

死二种法故。愚果故者，谓愁等苦爱等杂染。

「不愚」：复次，由三种相当知不愚：一、自性故，二、由碍故，三、由障故。不愚自性者，谓于五相受安立中，善能觉了自相、共相，由此能断一切烦恼，能觉圣谛，能证涅槃。不愚碍者，由四种魔：谓由蕴魔，遍一切处随逐义故；由彼天魔，于时时间，能数任持障碍义故；死、烦恼魔，能与死生所生众苦作器义故。不愚障者，谓缘不现见境烦恼，及缘非不现见境缠，或彼随眠。

四〇；二一八（一九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迦阇尸利沙支提，与千比丘俱，皆是旧萦发婆罗门。尔时，世尊为千比丘作三种示现教化，云何为三？神足变化示现，他心示现，教诫示现。神足示现者，世尊随其所应，而示现入禅定、正受：陵虚至东方，作四威仪——行、住、坐、卧；入火三昧，出种种火光——青、黄、赤白、红、颇梨色；水火俱现，或身下出火、身上出水，身上出火、身下出水。周圆四方，亦复如是。尔时，世尊作种种神变已，于众中坐，是名神足示现。他心示现者，如彼心，如彼意，如彼识；彼应作如是念，不应作如是念；彼应作如是舍，彼应作如是身证住，是名他心示现。教诫示现者，如世尊说：「诸比丘！一切烧然。云何一切烧然？谓眼烧然，若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——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烧然。如是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烧然，若法、意识、意触、意触因缘生受——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烧然。以何烧然？贪火烧然，恚火烧然，痴火烧然；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火烧然」。尔时，千比丘闻佛所说，不起诸漏，心得解脱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教授」：复次，诸佛世尊、佛圣弟子，由三种相，能正教授诸弟子众。何等为三？一、引导教授；二、随其所应，于所缘境安处教授；三、令所化得自义教授。如是教授，如其次第，当知即是三种神变。

四一；二一九（一九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。尔时，尊者罗睺罗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知、云何见，我内识身及外一切相，令我、我所、我慢、使、系著不生」？尔时，世尊告罗睺罗：「善哉罗睺罗！能问如来甚深之义」。佛告罗睺罗：「眼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非异我、不相在，如实知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。罗睺罗！作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我此识身及外一切相，令我、我所、我慢、使、系著不生。罗睺罗！如是我、我所、我慢、使、系著不生者，是名断爱、转结，正无间等，究竟苦边」。佛说此经已，尊者罗睺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二——四八；二二〇——二二六（）

如内入处，如是外入处——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；眼识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识；眼触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；眼触生受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生受；眼触生想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生想；眼触生思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生思；眼触生爱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生爱，亦如上说。

四九；二二七（一九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罗睺罗：「云何知、云何见，于此识身及外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、我慢、使、系著」？罗睺罗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善哉！世尊！当为诸比丘广说此义。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」。佛告罗睺罗：「善哉谛听，当为汝说。诸所有眼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非异我，不相在，如实正观。罗睺罗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。罗睺罗！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我此识身及外一切相，我、我所、我慢、使、系著不生。罗睺罗！如是比丘越于二，离诸相，寂灭、解脱。罗睺罗！如是比丘断诸爱欲，转去诸结，（正无间等，）究竟苦边」。佛说此经已，罗睺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〇——五六；二二八——二三四（）

如内入，如是外入，乃至意触因缘生受，亦如是广说。

五七；二三五（二〇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罗睺罗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为我说法！我闻法已，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。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已，如是思惟：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，修持梵行，见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尔时，世尊观察罗睺罗心，解脱慧未熟，未堪任受增上法。问罗睺罗言：「汝以授人五受阴未」？罗睺罗白佛：「未也，世尊」！佛告罗睺罗：「汝当为人演说五受阴」。

尔时，罗睺罗受佛教已，于异时为人演说五受阴。说已，还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已为人说五受阴，唯愿世尊为我说法：我闻法已，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」。尔时，世尊复观察罗睺罗心，解脱智未熟，不堪任受增上法。问罗睺罗言：「汝为人说六入处未」？罗睺罗白佛：「未也，世尊」！佛告罗睺罗：「汝当为人演说六入处」。

尔时，罗睺罗于异时，为人演说六入处。说六入处已，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已为人演说六入处，唯愿世尊为我说法！我闻法已，当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」。尔时，世尊观察罗睺罗心，解脱智未熟，不堪任受增上法。问罗睺罗言：「汝已为人说尼陀那法未」？罗睺罗白佛言：「未也，世尊」！佛告罗睺罗：「汝当为人演说尼陀那法」。

尔时，罗睺罗于异时，为人广说尼陀那法已，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为我说法！我闻法已，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」。尔时，世尊复观察罗睺罗心，解脱智未熟，广说乃至告罗睺罗言：「汝当于上所说诸法，独于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观察其义」。尔时，罗睺罗受佛教勅，如上所闻法、所说法，思惟称量，观察其义。作是念：此诸法，一切皆顺趣涅槃，流注涅槃，浚输涅槃。

尔时，罗睺罗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已于如上所闻法、所说法，独一静处，思惟称量，观察其义。知此诸法，皆顺趣涅槃，流注涅槃，浚输涅槃」。尔时，世尊观察罗睺罗心，解脱智熟，堪任受增上法。告罗睺罗言：「罗睺罗！一切无常。何等法无常？谓眼无常，若色、眼识、眼触，如上无常广说」。尔时，罗睺罗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礼佛而退。

尔时，罗睺罗受佛教已，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。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，纯修梵行，乃至见法，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成阿罗汉，心善解脱。佛说此经已，罗睺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解脱」：复次，由二种相，应求能成就解脱妙慧：一者、如理闻、思久远相续慧，能成就有学解脱。二者、有学久远相续慧，能成就无学解脱。

复次，略有二种解脱成就：一者、有学，二者、无学。有学者，谓金刚喻三摩地俱；无学者，谓彼已上。

复次，心清净行苾刍，有五种法多有所作。何等为五？一、正教授，二、奢摩他支，三、毘钵舍那支，四、无间殷重加行，五、出世间慧。正教授者，谓有三种正友所显：一者、大师；二者、轨范、尊重；三者、同梵行者，及住内法在家英叡：如是名为三种正友。诸有智者，从彼应求积集善门真正教授。奢摩他支者，谓如有一具尸罗住，广说应知如声闻地。如是尸罗具足住已，便无有悔，无悔故欢，广说乃至乐故心定。毘钵舍那支者，谓得三种随欲言教：一、圣正言教，二、厌离言教，三、令心离盖趣爱言教。云何圣正言教？谓依众圣五无学蕴所有言教，即是宣说诸圣成就如是戒，如是定，如是慧，如是解脱，如是解脱智见。云何厌离言教？谓依三种，令增少欲喜足言教；及依乐断乐修，令离愦闹言教。云何令心离盖趣爱言教？当知此教复有三门：一者、一切烦恼盖离盖趣爱言教；二者、五盖离盖趣爱言教；三者、无明盖离盖趣爱言教。当知此中，依为证得断、离、灭界所有言说，是初言教。依即于彼见胜功德，及于所治盖处诸行深见过患，所有言说，当知

是名第二言教。随顺如是缘性、缘起所有言说，当知是名第三言教。如是三种言教，总名毘钵舍那支。又此言教，以略言之，复有三种：一、能生乐欲言教，二、能正安处资粮言教，三、能正安处作意言教。谓圣正言教，名能生乐欲言教；厌离言教，名正安处资粮言教；令心离盖趣爱言教，名正安处作意言教。依此言教，胜奢摩他所摄受慧，名毘钵舍那，是故说此言教名毘钵舍那支。云何无间殷重加行？谓常所作，委悉所作，勤精进住，当知即依止观加行。又勤精进，应知五种：一、被甲精进，二、加行精进，三、不下精进，四、无动精进，五、无喜足精进。此中最初当知发起猛利乐欲；次随所欲，发起坚固勇悍方便；次为证得所受诸法，不自轻蔑，亦无怯惧；次能堪忍寒热等苦；后于下劣不生喜足，欣求后后转胜转妙诸功德住。彼由如是勤精进住，入谛现观，证得诸圣出世间慧。于修道中，依止此慧，若行、若住，能正除遣所依身中诸随烦恼，令心清净。谓住聚落，或聚落边，若见少壮端严美妙形色母邑，即便作意思惟不净，为欲损害缘彼贪故。若遇他人迫逼恼乱，即便作意思惟慈相，为欲损害缘彼瞋故。如是行时，能正除遣诸随烦恼，令心清净。若远离处，修习入、出二种息念，除遣欲等诸恶寻思，如是住时能正除遣诸随烦恼，令心清净。彼依如是已所证得出世间慧，于一切行修无常想，能正蠲除所余我慢。如是善士为所依止，复得无倒教授前行，由此渐次能证有学圆满解脱；得金刚喻三摩地故，亦证无学圆满解脱，一切烦恼皆离系故。

云何解脱？谓起毕竟断对治故，一切烦恼品类麁重永息灭故，证得转依，令诸烦恼决定究竟成不生法，是名解脱。若圣弟子无所有处已得离欲，唯余非想非非想处所有诸行，复能安住胜有顶定，尔时无间能随证得诸漏永尽。若所余位，虽能渐断彼彼诸漏，然非无间能随证得诸漏永尽，如是乃至无所有处未得离欲。

五八；二三六（二〇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异比丘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知、云何见，次第疾得漏尽」？尔时，世尊告彼比丘：「当正观无常。何等法无常？谓眼无常，若色、眼识、

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——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当观无常。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当观无常，若法、意识、意触、意触因缘生受——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无常。比丘！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次第尽有漏」。时彼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作礼而去。

五九——七四；二三七——二五二（）

如是比丘所说经，若差别者：云何知、云何见，次第尽一切结，断一切缚，断一切使，断一切上烦恼，断一切结，断诸流，断诸轭，断诸取，断诸触，断诸盖，断诸缠，断诸垢，断诸爱，断诸意，断邪见生正见，断无明生明。「比丘！如是观眼无常，乃至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次第无明断明生」。时彼比丘闻佛所说欢喜，欢喜已作礼而去。

「烦恼」：复次，诸欲界系一切烦恼，唯除无明，说名欲漏。诸色、无色二界所系一切烦恼，唯除无明，说名有漏。若诸有情，或未离欲，或已离欲，除诸外道所有邪僻分别，愚痴所生恶见蔽覆其心，依此恶见，于彼诸欲一分寻求，一分离欲乃至非想非非想处，于彼三界所有无智，总摄为一，立无明漏。

复次，有九种事，能和合故，当知建立九结差别。云何九事？一、依在家品，可爱有情、非有情数一切境界贪爱缠事。二、即依此品，可恶有情、非有情数一切境界瞋恚缠事。三、依有情数憍慢缠事。若四、五、六，依恶说法诸出家品，三种邪僻胜解缠事，谓依听闻不正法故，依不如理邪思惟故，依非方便所摄修故，如是差别即为三种。七、于善说法律无胜解缠事。八、依出家品智贫穷事。九、依在家品财贫穷事。由此九事，如其所应，当知配属爱等九结。此中由嫉变坏心故，于正法内发起法怪，由此当来智慧贫乏。余随所应，配属应知。

复次，由为贪缚所缠缚故，于能随顺乐受境界，心不能舍。如是瞋缚所缠缚故，于能随顺苦受境界，心不能舍。由愚痴缚所缠缚故，于能随顺非苦乐受中庸境界，心不能舍。由此因缘，故立三缚。

复次，烦恼品所有麁重，随附依身，说名随眠，能为种子，生起一切烦恼缠故。当知此复建立七种：由未离欲品差别故，由已离欲品差别故，由二俱品差别故。由未离欲品差别故，建立欲贪、瞋恚随眠。由已离欲品差别故，建立有贪随眠。由二俱品差别故，建立慢、无明、见、疑随眠。如是总摄一切烦恼。

复次，随烦恼者，谓贪不善根、瞋不善根、痴不善根，若忿、若恨，如是广说诸杂秽事。当知此中能起一切不善法贪，名贪不善根。瞋、痴亦尔。若瞋恚缠，能令面貌惨裂奋发，说名为忿。内怀怨结，故名为恨。隐藏众恶，故名为覆。染污惊惶，故名热恼。心怀染污，不憙他荣，故名为嫉。于资生具深怀鄙悋，故名为悭。为欺□彼，内怀异谋，外现别相，故名为诳。心不正直，不明不显，解行邪曲，故名为谄。于所作罪，望己不羞，故名无惭。于所作罪，望他不耻，故名无愧。于他下劣，谓己为胜；或复于等谓己为等，令心高举，故名为慢。于等谓胜，于胜谓等，令心高举，故名过慢。于胜谓胜，令心高举，名慢过慢。妄观诸行为我我所，令心高举，故名我慢。于其殊胜所证法中，未得谓得，令心高举，名增上慢。于多胜中，谓己少劣，令心高举，名下劣慢。实无其德，谓己有德，令心高举，故名邪慢。心怀染污，随恃荣誉，形相疎诞，故名为憍。于诸善品不乐勤修，于诸恶法心无防护，故名放逸。

于诸尊重及以福田，心不谦敬，说名为傲。若烦恼缠，能令发起执持刀杖、鬪讼违诤，故名愤发。心怀染污，为显己德，假现威仪，故名为矫。心怀染污，为显己德，或现亲事，或行软语，故名为诈。心怀染污，欲有所求，矫示形仪，故名现相。现行遮逼，有所乞匄，故名研求。于所得利，不生喜足，说获他利，更求胜利，是故说名以利求利。自现己德，远离谦恭，于可尊重而不尊重，故名不敬。于不顺言，性不堪忍，故名恶说。诸有朋畴，引导令作非利益事，名为恶友。耽著财利，显不实德，欲令他知，故名恶欲。于大人所，欲求广大利养恭敬，故名大欲。怀染污心，显不实德，欲令他知，名自希欲。于骂反骂，名为不忍。于瞋反瞋，于打反打，于弄反弄，当知亦尔。于自诸欲，深生贪爱，名为耽嗜。于他诸欲，深生贪著，名遍耽嗜。

于胜于劣，随其所应，当知亦尔。于诸境界深起耽著，说名为贪。于诸恶行深生耽著，名非法贪。于自父母等诸财宝，不正受用，名为执著。于他委寄所有财物，规欲抵拒，故名恶贪。

妄观诸行为我我所，或分别起，或是俱生，说名为见。萨迦耶见为所依止，于诸行中发起常见，名为有见。发起断见，名无有见。当知五盖，如前定地已说其相。不如所欲，非时睡缠之所随缚，故名□瞢。非处思慕，说名不乐。麁重刚强，心不调柔，举身舒布，故曰频申。于所饮食不善通达，若过、若灭，是故名为食不知量。于所应作而便不作，非所应作而更反作，如所闻思修习法中，放逸为先，不起功用，名不作意。于所缘境，深生系缚，犹如美睡隐翳其心，是故说名不应理转。自轻蔑故，名心下劣。为性恼他，故名抵突。性好讥嫌，故名諀诋。欺诳师长、尊重、福田及同法者，名不纯直。身、语二业皆悉高疎，其心刚劲，又不清洁，名不和软。于诸戒、见、轨则、正命，皆不同分，名不随顺同分而转。心怀爱染，攀缘诸欲，起发意言，随顺随转，名欲寻思。心怀憎恶，于他攀缘，不饶益相，起发意言，随顺随转，名恚寻思。心怀损恼，于他攀缘恼乱之相，起发意言，余如前说，名害寻思。心怀染污，攀缘亲戚，起发意言，余如前说，是故说名亲里寻思。

心怀染污，攀缘国土，起发意言，余如前说，是故说名国土寻思。心怀染污，攀缘自义，推托迁延，后时望得，起发意言，余如前说，是故说名不死寻思。心怀染污，攀缘自他，若劣、若胜，起发意言，余如前说，是名轻蔑相应寻思。心怀染污，攀缘施主往还家势，起发意言，随顺随转。是名家势相应寻思。愁、叹等事，如前应知。

复次，一切烦恼皆有其缠，由现行者悉名缠故。然有八种诸随烦恼，于四时中数数现行，是故唯立八种为缠。谓于修学增上戒时，无惭、无愧数数现行，能为障碍；若于修学增上心时，惛沈、睡眠数数现行，能为障碍；若于修学增上慧时，简择法故，掉举、恶作数数现行，能为障碍；若同法者展转受用财及法时，嫉妒、悭恪数数现行，能为障碍。

复次，欲贪、瞋等欲界所系烦恼行者，欲界所系上品烦恼未断、未知，名欲暴流。有、见、无明三种暴流，如其所应，当知亦尔。谓于欲界未得离欲，除诸外道，名欲暴流。已得离欲，名有暴流。若诸外道，从多论门，当知有余二种暴流：谓诸恶见，略摄为一，名见暴流；恶见因缘，略摄为一，说名第四无明暴流。

复次，若诸烦恼等分行者，非增、非减，即上所说一切烦恼，说名为轭。

复次，当知依于二品，建立四取：一、在家品，二、外道法中诸出家品。当知此中，若所取，若能取，若所为取，如是一切总说为取。问：何所取？答：欲、见、戒禁、我语，是所取。问：何能取？答：四种欲贪，是能取。问：何所为取？答：为得诸欲及为受用，故起初取；由贪利养及以恭敬增上力故，或为诘责他所立论，或为免脱他所征难，起第二取；奢摩他支为所依止、为所建立，为欲往趣世间离欲，乃至非想非非想处三摩钵底，起第三取；为欲随说分别所计作业受果所有士夫，及为随说流转还灭士夫之相，起我语取。如是四取，依于二品：谓受用欲诸在家品，及恶说法毘奈耶中诸出家品。由佛世尊每自称言，我为诸取遍知、永断正论大师，故于此法誓修行者，虽带烦恼身坏命终，而不于彼建立诸取。所以者何？彼于诸欲无所顾恋而出家故，于见、戒禁及以我语无执受故。恶说法者有二差别：一、于见爱展转发起怨诤论者，二、能证入世间定者。依于见爱展转发起怨诤论者，建立见取；依能证入世间定者，立戒禁取。二品为依，执著我语，故依俱品立我语取。此中见者，谓六十二，如前应知。邪分别见之所受持，身护、语护，说名为戒。随此所受形服、饮食、威仪行相，说名为禁。谛故、住故，论说有我，名为我语。执有实物，说名谛故；执可安立，说名住故。又于此中，欲爱为缘，建立欲取；依止智论，利养恭敬等爱为缘，建立见取；定爱为缘，立戒禁取；有、无有爱为缘，立我语取。

复次，当知四系，唯依外道差别建立，如前应知。

复次，违背五处，当知建立五盖差别：一、为在家诸欲境界所漂沦故，违背圣教，立贪欲盖。二、不堪忍诸同法者呵谏、驱摈、教诫等故，违背所

有可爱乐法，立瞋恚盖；三、由违背奢摩他故，立惛沉睡眠盖；四、由违背毘钵舍那故，立掉举恶作盖；五、由违背于法论议无倒决择、审察诸法大师圣教、涅槃胜解故，建立疑盖。

复次，若贪、瞋、痴缠所缠故，或彼随眠所随眠故，心不调柔，心极愚昧，于得自义能作衰损，故名株杌。

复次，于弊下境所起贪欲，名为贪垢。于不应瞋所缘境事所起瞋恚，名为瞋垢。于极显现愚痴众生尚能了事所起愚痴，名为痴垢。

复次，若贪、瞋、痴数数现行，恒常流溢，烧恼身心，极为衰损，说名烧害。

复次，若贪、瞋、痴远离惭、愧，无惭愧故，一向无间不可制伏，定为伤损，说名为箭。

复次，若贪、瞋、痴、惭、愧间杂，由相续故，非刹那故有可制伏，说名所有，是系所摄极下秽义。

「业」：复次，一切不善身业，名为恶行。如说身业，语业、意业，当知亦尔。由此恶业数现行故，于诸恶趣，或已随得，或当随得，或现随得，是故说彼名为恶行。由此示现业杂染义，烦恼杂染前已显了。

复次，有二安立业杂染论：一者、邪论，二者、正论。言邪论者，谓如是说：若有故思，凡所造作诸不善业，一切决定当受恶趣。此论便谤修行梵行、能证涅槃。何以故？诸有情类，不易可得于现法中无有故思造不善业，况在余生！若彼决定感恶趣者，便应无有解脱可得，是故当知此为邪论。若如是说：诸有故思造不善业，此业亦作、亦增长者，定于当来受不可爱恶趣异熟。若有虽作、不增长者，彼彼法受为依止故，诸所造作或乐、或苦，当于造时，于现法中此业决定，或顺乐受，或顺苦受。诸有造作如是业已，若无追悔，不修对治补特伽罗，彼于此业若更增长、若不增长，此业虽定顺现法受，亦转令成顺恶趣受，于现法中能障解脱。诸有造作如是业已，若生追悔，修习对治补特伽罗，彼于此业若不增长，若更增长，此业虽是顺恶趣受，亦转令成顺现法受，不障解脱。是故此论不名诽谤修习梵行，能证涅槃，

当知此论是为正论。

复次，若有阙于十种对治，为业杂染之所染污，若有会遇如是十种，便得清净：一者、若由如是对治，虽有作业而无增长，彼望当来成不定受。二者、若由如是对治，虽未永断，而更不受。三者、若由如是对治，永断离系。四者、守护诸根门故，善修其身，为欲修习增上戒学。五者、修习增上戒已，为欲修习增上心学。六者、修习增上心已，为欲修习增上慧学。七者、修习增上慧已，为断诸漏。八者、猛利意乐修习。九者、长时修习。十者、无量门对治修习。若有不会如是十种业对治者，为业杂染之所染污；与此相违，当知清净。

复次，于现法中，不善防护身、语、意业而住者，彼先造作恶不善业亦令增长，于当来世令其杂染。若善防护身、语、意业而住者，彼不杂染。云何于现法中不善防护身、语、意业而住？云何善防护身、语、意业而住？不善防护身、语、意业而住者，谓如有一，于诸不善身、语、意业，缠所发起，能誓远离，然于能起不正作意相应无明，犹故发起，又于诸善身、语、意业受学随转。由此因缘，于现法中，于诸烦恼邪欲、寻求所作众苦，无有差别。彼唯即于此誓受远离便生喜足，于现法中不起圣道，不证涅槃。彼虽如是防护而住，于现法中暂时不作恶不善业，然为烦恼随眠缠缚，既终没已，后有续生，随所受身，依先业缘广起杂染。若善防护身、语、意业而住者，有此差别：谓此依彼誓受远离，不造新业，故业虽熟，暂触异熟，寻能变吐。彼唯于此誓受远离不生喜足，于现法中能起圣道，亦能证得彼果涅槃。彼于尔时，乃至有识身相续性，恒受先业所感诸受。于现法中，彼有识身乃至寿量未灭尽位，常相续住；寿量若尽，舍有识身，于后命根更不成就。由是因缘，识与一切诸受俱灭，后不相续。彼如影受、与其识树皆灭尽故，遍于一切不可施设。彼于尔时，由二因缘，先所作业，于当来世不能为染：一、由烦恼为其助伴令杂染者，无余断故。二、由依此诸行相续成熟杂染，无余灭故。彼于尔时，诸有情所善友意乐相续转故，名无怨心；于彼所缘瞋恚断故，名无恚心；于业异熟深见过患增上缘力誓远离故，名无染心；已具获得能对治彼诸圣道故，名无颠倒善解脱心。彼由如是，能具证得六种恒住。若有

于彼多所住者，于现法中，虽有种种诸恶不善业缘间杂，由此远离，一向成善。由是因缘，当知此与先防护住，有其差别。

复次，当知施设领受业异熟论，由五种相成其杂染，由五种相成不杂染。云何名为由五种相成其杂染？谓由施设恶因论故，亦由施设无因论故，及由施设恶因、无因有三过故。此中施设恶因论者，谓如有一，起如是见，立如是论：若有士夫补特伽罗诸所领受，一切皆是宿因所作。如是或谓自在、变化等因所作。施设无因论者，谓如有一，起如是见，立如是论：若有士夫补特伽罗诸所领受，当知一切无因无缘。云何施设恶因、无因有三种过？谓现法中不善俱行不善诸受，宿世业为因，亦有过失；现法业为因，亦有过失。若言此受，宿世恶业以为因者，是则有一，依于不善诸乐法受，而有其乐不善受生，此用宿世诸不善业以为因生，不应道理。何以故？非彼宿世诸不善业，于现法中感乐异熟，应正道理。若言此受用现法中恶业为因，是则退失自意所立诸恶因论及无因论，谓诸所受皆宿因作，乃至广说，是名初过。又若说言：诸不善法，皆用宿世恶业为因，是则决定所有善法，亦用宿世善法为因。如是所有不善对治，诸善加行俱生精进，皆成无用，如是名为第二过失。又若现在无有士用，是则应无依善不善审正观察，是所应作、所不应作。又如实智应成无用，谓了知已，此我应转，此我应成，彼非有故，此亦非有，故如实智理不成就。智不成故念不安住，念不住故无三摩地，无有定故不正寻思令心迷乱，心迷乱故便应欣慕愚夫同意所乐诸根。由彼获得愚夫同意所乐法故，是则退失并沙门法及沙门论，如是名为第三过失。若略说此有三种过：谓现在世诸不善受，因不成过，谤精进过，谤正智过。云何施设领受一切业异熟论，由五种相成不杂染？谓若能领受者，若由此领受，若如是领受，若领受时如是杂染，如是清净。当知此中依五取蕴，施设假名补特伽罗为领受者。即此假者，由六触处故能领受，于母胎中四种差别：谓依精血大种所造，诸业烦恼之所摄受，结生相续有取之识，及母腹中所有孔穴，由如是故得入母胎。次有名色，次有六处，次触，次受，如是次第而有领受。又即此受，亦用现在触为其因，亦用宿世业等为因。彼若听闻诸不正法，非理作意以为因缘，便触无明触所生受，受为缘故复生于爱，爱为缘故复生于取

，乃至当来生老死等众苦差别。如是领受诸无明触所生受时，便有杂染所摄二谛。与此相违，听闻正法，如理作意为因缘故，便能领受明触所生诸受差别，受此受时，便有清净所摄二谛。

复次，当知施设邪业清净，及邪行中，有二过患。何等为二？一、内证稽留过患，二、他所讥毁过患。云何施设邪业清净？谓如有一，实非大师，妄分别己，自称大师，宣说如是邪施设论：谓现法中诸所受苦，一切皆是宿因所作。彼见宿世诸不善业为二种因，谓现法中诸不善业，皆是宿业串习所引；诸所受苦，亦是彼业之所造作。由是因缘，修自苦行，令故恶业所招苦果，皆悉变吐，更不造作当不善业。于现法中，又能防护身、语、意住，后当勤修一向善业，令不善法转成非漏。由此因缘，不善业尽，由彼尽故，众苦亦尽，证苦边际。云何邪行？谓如有一，不能了知自业杂染，不能了知彼业对治，又于前后所证差别不如实知。彼成如是愚痴法故，于其师所得无根信，于非信处妄生真实圣教胜解。彼由坠堕非实、非理邪论朋党，他回动时，于可疑处而不生疑，不寻求师躬往请问：为能正记？为不能记？为能净疑？为不能净？为一切智？非一切智？大师去世，于所疑处毕竟随转。何以故？大师住世能为决了，此一切智、非一切智。

大师灭后，何所请问，云何决了？是名邪行。何缘应知如是施设令业清净，不应道理？由二缘故：谓彼苦行，宿因所作不应理故，由此能尽宿不善业，不应理故。所以者何？软、中、上品自苦行缘所逼切时，软、中、上品苦受生故；即此三品逼缘远离，由所逼切三品苦受不得生故，宿因所作不应道理。又此苦行，无有功能令宿所作能感苦受诸不善业成顺乐受，是故彼起如是定见：由自苦行，令宿所作恶业变吐。若有是事，彼宿所作能顺苦受诸不善业，为能感得于现法中自苦逼切苦受果不？若言感得此苦受果，修自苦行即为唐捐。受彼果已，自然变吐。若如是者，宿世所作诸不善业，非自苦行所能变吐。又即此业一分可吐，谓现法中受彼果者，若余能顺后所受业，彼于后世当受其果，非自苦行可令其果悉皆变吐。若言现在逼切苦受，非宿因作，如是所说诸所领受，一切皆是宿因所作，不应道理。如能随顺苦受恶业，不可令其成顺乐受，如是宿世所作能顺乐受善业，不可令其成顺不苦不

乐受业。或彼二种顺现法受，不可令其成顺后受；

若顺后受，不可令其成无所受。若未成熟，不可令熟；若已成熟，不可彼彼方便令转。此中所说要略义者，所谓一切善不善业，自性决定，时分决定，品类决定。若如是者，随业决定，必能摄受如是类果，于中更自受逼切苦，复何所用！又若此受宿业因，感彼自所许，令业一分减尽，可得少分胜利。由是因缘，如此所计少分胜利亦无所有，如是则为极自稽留，业所缚故，终无解脱。由此道理，是名于此邪论、邪行第一过患，谓于内证自义稽留。云何他所讥毁过患？谓彼依止二种邪论，发起三种自苦恼行。若作是说：所有士夫补特伽罗诸所领受，一切皆是宿因所作，是名第一邪论，谓恶因论。复有说言：如彼最初自在变化，从是已后，诸所领受一切皆是宿业所作，是名第二邪论，谓恶因论。三种自苦行者：谓身、语、意护。身护者，谓不以身与余有情共相杂住，唯往山林、阿练若处，独居闲静，都无所见而修苦行。语护者，谓彼受持默无言禁。意护者，谓心忍受自逼切苦。彼起如是欲乐言说，为他显示：由此二种所见圆满，及由三种苦行圆满，能越众苦。

然其自苦不能越度，是故为他之所讥毁。若诸所受一切皆是宿因所作，亦是自在变化因作，亦是三种苦行能越因之所作，是则三种修苦行俱所受众苦，定是宿世黑业所感，亦是暴恶自在所化，三种苦行皆不能越，是故于今受斯苦受。若彼虽复内证稽留，而有为他所称赞者，犹尚不可，况此为他称赞胜利亦无所有！是故名为第二过患。由此分故，唯可讥毁。复次，与上相违，当知施设正业染净，及正行中有二胜利：一者、内证无滞胜利，二者、他所称赞胜利。云何施设业杂染论，谓有二业：一者、善业，二者、不善业。于过去世已曾造作善、不善业，今现法中受爱、非爱异熟果等；受爱、非爱果差别时，更复造作善、不善业，由此当来受爱、非爱异熟果等。如是名为业杂染论。云何施设业清净论？谓如有一不造新业，故业触已寻复变吐，由对治力永断无余，故得清净；如是名为令杂染业得清净论。如是施设正业染净，名无上论。云何正行？谓如有一，于正法中成就多闻，于业杂染及以清净，正知杂染、清净相已，舍不善业，修习善业。

彼于闻、思如理作意勤方便已，为证修故，住空闲处，净修治心。令离诸盖及众苦法，为欲断除贪欲、瞋恚、掉举、恶作。以九种行安住其心，令心弃舍止所对治，为欲断除惛沈、睡眠，及以疑盖。分析六事如理作意修饰其心，令心弃舍观所对治。从彼止、观所治出已，能正修学消伏众苦。彼既如是净修其心，令离诸盖、众苦法已，复于衣服、饮食、卧具、受用仪则净修其心。若由习近如是衣服乃至卧具，不善法增，善法退减，即便远离，宁可受用麁弊衣等，惬尔自存，忍受众苦，进修正行。又由二缘，受用胜妙衣服等因，能令生长恶不善法，谓诸妄想、不正寻思。何等二缘？一、于诸善未能长时串修习故，心不调柔；二、于衣服、饮食等事欲贪坚著。由是因缘，修正行者，调柔其心，令堪所作，于衣服等欲贪坚著，及诸无常众缘生法，恒常系念深见过患。尔时虽复受用胜妙衣服等事，而于其中无所杂染。如是行者亦受安乐，亦无有罪，由奢摩他、毘钵舍那修习力故，净修其心。离诸盖已，由思择力，于衣服等邪受用故，虽于尔时暂少成就心一境性，欲贪随眠仍未断故，于当来世复为杂染。

彼以妙慧通达是已，便修加行，为毕竟断，受用如法边际卧具，离诸贪著。先善修治正定资粮，渐次乃至能入清净第四静虑。以此为依，证谛现观，随得漏尽，心善解脱；于一切苦得离系故，究竟寂静所摄受故，微妙清净一切身心无间满故，一切烦恼永离系故，普能领纳诸无漏受，是名正行。如是应知内证无滞，及彼相违五种差别他所称赞。彼于尔时，从诸盖、缠及一切苦，心善解脱。于现法中，彼诸随眠无余永断，前际、后际业及异熟所有杂染皆善解脱，由于现法获得圣道及道果故。

复次，略有三种补特伽罗：一者、未入圣教异生，二者、已入圣教有学，三者、已入圣教异生。由三种相，应知最初补特伽罗，第二、第三当知亦尔。云何三相应知最初补特伽罗？谓初，有一补特伽罗，已得成就世间正见，了知有施，乃至广说。彼于异时，闻不正法为因缘故，而便发起非理作意，世间正见临将欲灭，虽未一切悉皆已灭而堪能灭。又彼所治诽谤邪见临将欲生，虽未已生而堪能生。彼于中间，听闻正法为因缘故，遂还发生如理作意，彼临欲生诽谤邪见不现行故，说名为断，然其正见先成就故，不名为生。

第二、有一补特伽罗，不成正见及以邪见。听闻正法，如理作意为因缘故，尔乃发生世间正见；彼于邪见不名为断，先不成故。第三、有一补特伽罗，成就邪见。听闻正法，如理作意为因缘故，断灭邪见，生起正见。云何三相应知第二补特伽罗？谓于佛等已得证净，彼于佛等先所现起一切无智，当于诸谛得现观时先已断尽，是故于今不名为断；而于佛等证净俱行明现前故，说名为生。即以学道，断修所断余品无明，而于其明不名生起，此道与先种类同故。彼无学道将现在前，修断无明皆悉灭尽，又能生起诸无学明。云何三相应知第三补特伽罗？谓闻无我相应正法。初但由闻，发生信解而未悟入。彼于无我生信解故，能断我见；未悟入故，不得名为生无我见。如所闻法，复能如理正思惟时，于无我理能悟入故，乃得名为生无我见，于彼随眠而未能断。从此已后，由修道力证谛现观，方断随眠，发生无漏。

复次，嗢拖南曰：

五二与十三，四业为最后。

「五二十三四业」：有二种业：一者、重业，二者、轻业。复有二业：一者、增进业，二者、不增进业。复有二业：一者、故思所造业，二者、非故思所造业。复有二业：一者、定所受业，二者，不定所受业。复有二业：一者、异熟已熟业，二者、异熟未熟业。

有三种业：谓善业，不善业，无记业。复有三业：谓顺乐受业，顺苦受业，顺不苦不乐受业。复有三业：谓顺现法受业，顺生受业，顺后受业。复有三业：谓学业，无学业，非学非无学业。复有三业：谓见所断业，修所断业，无断业。复有三业：谓三曲业，即身曲等。复有三业：谓三秽业，即身秽等。复有三业：谓三浊业，即身浊等。复有三业：谓三净业，即身净等。复有三业：谓三默然业，即身默然等。

有四种业：一、黑黑异熟业，二、白白异熟业，三、黑白黑白异熟业，四、不黑不白无异熟业能尽诸业。

当知此中，由三因缘令业成重：一、由意乐故，二、由加行故，三、由田故。由意乐者，谓由猛利缠等所作，于同法者见已欢喜，于彼随法多随寻

思，多随伺察，如是名为由意乐故令业成重。由加行者，谓于彼业无间所作，殷重所作，长时积集；又于其中劝他令作；又即于彼称扬赞叹：如是名为由加行故令业成重。由田故者，谓诸有情，于己有恩，若住正行及正行果，于彼发起善作、恶作，当知此业说名为重。与彼相违，说名为轻。若业非是明了所作；或梦中作；或由无覆无记所作；或不善作，寻复追悔对治摄受；又于一切清净相续所有诸业，如是皆名不增进业。当知异此名增进业。此中故思所造业者，谓先思量已，随寻思已，随伺察已而有所作。复或错乱，或不错乱。其错乱者，谓于余处思欲杀害，或欲劫盗，或欲别离，或欲妄语及欺诳等，如是思已，即以此想别处成办。当知此中，由意乐故说名为重，不由事故说名为重。不错乱者，当知其相与此相违。若异此业，是即名为非故思造。定受业者，谓故思所起重业。不定受业者，谓故思所造轻业。异熟已熟业者，谓已与果业。异熟未熟业者，与此相违。若欲证得阿罗汉时，先所造作决定受业，由异熟果现在前故，能为障碍，不由随逐身相续故。所以者何？但由彼业生不平等所依身故，能为障碍，令不能得阿罗汉果。若无生受而有后受，于所证得阿罗汉果，不能为障。然彼非不是定受业，何以故？由即依彼烦恼助伴，及即依彼诸行相续，施设此业为定受故。

复次，由二因缘，建立善业：一、取爱果故，二、于所缘境，如实遍知及彼果故。由二因缘，立不善业：一、取非爱果故，二、于所缘境邪执著故。于善、不善二种行相不可记故，立无记业。顺乐受业者，谓初、二、三静虑地系，及欲界系所有善业。顺苦受业者，谓能招感恶趣生业。生于饿鬼及傍生中，先业为因，感得乐受，当知此业亦得名为顺乐受业。顺不苦不乐受业者，谓第四静虑，及上地等诸所有业。唯除那落迦，于所余处，当知皆得苦乐杂受，即由彼业增上力故，令此依身苦乐杂住，不相妨碍。顺现法受业者，谓由如是相状意乐所作诸业；若由如是相状加行，谓事加行，或身加行，或语加行所作诸业；若由如是相状良田所作诸业，于现法中异熟成熟，如是名为顺现法受业。若所作业，于现法中异熟未熟，于次生中当生异熟，如是名为顺生受业。若所作业，现法次生异熟未熟，从此已后异熟方熟，当知是名顺后受业。有学业者，谓圣弟子，于时时间，依增上戒，依增上心，依增

上慧修学无漏，及此后得善有漏业，名有学业。

无学业者，谓于一切阿罗汉等身相续中，随应诸业。此余诸业，是名非学非无学业。若见所断烦恼相应，若此所发思等诸业，一切能往诸恶趣业，此等皆名见所断业。若修所断烦恼相应，及此所发思等诸业，如是皆名修所断业。无断业者，所谓一切有学、无学出世间业。当知此中，由三种相，故思所造诸不善业，即于现法作增长已，还复除断。何等为三？一、现法断故，二、生断故，三、后断故。现法断者，谓如有一于现法中，故思造业作增长已，寻复厌离，于其所作受厌离故。此是异生未得离欲，住此命终，而未能令于次生位不造彼业，不受异熟，亦未能令于其后位无有是事，于现法中亦未一向能令不造。生断故者，谓复有一受厌离已，虽是异生而于欲界已得离欲，住此命终，彼于现法更不造作，尚于次生不受异熟，况复生已当有所作！然未解脱后位作业，及受异熟。后断故者，谓复有一，虽是有学，而于欲界未得离欲，受厌离已，获得最初或复第二沙门果证。彼作是念：凡我所有，由多麁重，由多热恼，唯应弃舍可厌贱身；

所作恶业，愿于现法一切皆受；或我所有现法受业，若苦、若乐，皆愿与彼俱时而受，勿复令我当于生位、或于后位受彼异熟。如是正心发誓愿已，为断彼故，复修无量，以奢摩他品定所摄正起加行，为令能起彼业因缘究竟尽故，及为进趣离欲爱故。当知此中或瞋意乐，或害意乐，或嫉妬性，或可爱事深生染著，由此为因，于诸有情发起邪行，谓身、语、意所发恶业、种种恶事。若有为欲对治如是能起四种恶业因缘，修四无量胜三摩地，彼乃至于少男、少女，无处无容暂更发起作恶业思，是故彼修如是加行，能尽所有恶业因缘。当知如是正修加行，由二因缘，于其所作及所增长一切恶业，皆能摧伏，谓由修习无量定故。所以者何？所作恶业，但于有量有情境界，欲不饶益意乐所起；所修无量，乃于无量有情境界，欲作饶益意乐所起。又能发起不善业心，下劣界摄，是所对治；所修无量俱行之心，胜妙界摄，是能对治。又心是胜，诸所造业皆属于心，故说世间并是心胤，系属心故，依心转故。如是行者先发正愿为所依止，后善修习无量心定，当于进趣离欲爱时，便能获得住不还果。

若但于此暂生喜足，于现法中不求上进，彼现法中尚不造业，况于生位或于后位！又定不能当受生位、后位异熟。又正法外堕邪见者，行邪道者，所有一切善、不善业，邪见所起，邪见增上力所生故，皆名曲业。猛利贪、瞋所起诸业，皆名秽业。猛利痴者，上品钝根忘失念者，极暗钝者痴所起业，皆是浊业。一切能往善趣妙行，皆名净业。一切能往涅槃妙行，名默然业。

复次，能感各别处所那落迦恶业，名黑黑异熟业。能感各别处所天趣善业，名白白异熟业。能感余处所有诸业，名黑白黑白异熟业。于是处所，有二业果现前可得，是故总说以为一业。若出世间诸无漏业，皆名不黑不白无异熟业能尽诸业。若已尽业，若当尽业，二种总名能尽诸业，令未生者当不生故，令已生者得离系故。由约可爱因果异熟，故说不白。当知各别处所天趣，一向白者，谓过他化自在天处，有欲界中魔王所都众魔宫殿，及上梵世，乃至非想非非想处所有善业，总说为一；由彼处所，眼所见色乃至意所知法，一向可爱，相续殊胜增上义故，意门引发意成义故。各别处所那落迦有四：一、大那落迦，二、别那落迦，三、寒那落迦，四、边那落迦。于此处所，各别纯受顺乐受业诸果异熟，各别纯受顺苦受业诸果异熟，是故说名各别处所。又于魔宫、初、二静虑，纯受悦乐；若于第三静虑已上，纯受喜乐。言喜乐者，令心调柔，令心安适，与喜相似，故名为喜，非是喜受；与乐相似，说名为乐，非是乐受。六触处门恒所领受者，当知即彼名六触处，及各别处所，因果相属道理义故。

七五；二五三（二〇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异比丘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知，云何见，次第我见断、无我见生」？佛告彼比丘：「于眼正观无常，若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——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正观无我。如是乃至意触因缘生受——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正观无我。比丘！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次第我见断、无我见生」。时彼比丘闻佛所说欢喜，欢喜已作礼而去。

七六；二五四（二〇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毘舍离耆婆拘摩罗药师庵罗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有比丘能断一法者，则得正智，能自记说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唯愿演说！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」。佛告诸比丘：「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诸比丘！云何一法断故，乃至不受后有？所谓无明离欲明生，得正智，能自记说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时有异比丘从坐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为佛作礼，右膝著地，合掌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知、云何见，无明离欲明生」？佛告比丘：「当正观察眼无常，若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——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正观无常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。比丘！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无明离欲明生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复次，嗢拖南曰：

无智、智与定，殊胜、障、学等，著、无我、圣道，二海不同分。

「无智」：若诸邪见，若诸我见，若即无明，依前所说三有情众，无智为根，故得生起。若能断此无义根本一切众中能起一切杂染，一法当知，彼能正记所解。此中第一所起杂染，损减实事；第二杂染，增益虚事；第三杂染，于其如实显了方便能作愚痴。于彼二因有愚痴故，或起增益，或起损减。

七七；二五五（二〇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毘舍离耆婆拘摩罗药师庵罗园。尔时，世尊告尊者阿难：「于眼当如实知、如实见。若眼，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——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如实知、如实见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。彼如实知、如实见已，于眼生厌，若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——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生厌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。厌已不乐，不乐已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八；二五六（二〇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毘舍离耆婆拘摩罗药师庵罗园。尔时，世尊说一切优陀那偈已，告尊者阿难：「眼无常、苦、变易、异分法，若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——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无常、苦、变易、异分法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。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，于眼得解脱，若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，彼亦解脱。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、法、意识、意触、意触因缘生受——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（亦）解脱。我说彼解脱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」。佛说此经已，尊者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九；二五七（二〇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毘舍离城耆婆拘摩罗药师庵罗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勤方便禅思，内寂其心。所以者何？比丘！方便禅思，内寂其心，如是如实知显现。于何如实知显现？于眼如实知显现，若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——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如实知显现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。此诸法无常，有为，亦如是如实知显现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八〇；二五八（二〇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毘舍离耆婆拘摩罗药师庵罗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修无量三摩提，精勤系念。所以者何？修无量三摩提，精勤系念已，则如实显现。于何如实显现？于眼如实显现，如是广说，乃至此诸法无常，有为，此如实显现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智」：复次，有二种如实智：一者、如理作意所发，二者、三摩地所发。当知此中，由正闻、思所成作意，听闻正法增上力故，于五种受分位转变所起过患如实了知。又即于此分位转变如理思惟，名不定地如实正智。此为依止，能随入修。云何名为分位转变所起过患？谓苦乐位诸无常性：苦分位中有自性苦性，乐分位中有变坏法性。云何名为分位转变？谓乐分位与苦分位有别异性。若苦分位与乐分位有别异性，如是当知一切分位展转别异。于此别异如实观见，于此分位住无常想，如实观见别异过患，知所有受皆是

苦已，住于苦想。有如是想，有如是见，能证清净，是故亦得名如实智。依定所发如实智者，谓即依彼行相转时，轻安所摄，清净无扰，寂静而转，当知此行与前差别。又无常性，是一切行共相；苦性是一切有漏法共相。二如实智为依止故，当知如实能正显了彼法二相。

八一；二五九（二〇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毘舍离耆婆拘摩罗药师庵罗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过去、未来眼无常，况现在眼！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，不顾过去眼，不欣未来眼，于现在眼厌，不乐，离欲，向灭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八二——八四；二六〇——二六二（）

如无常，苦、空、无我，亦如是说。

八五——九二；二六三——二七〇（）

如内入处四经，如是外入处——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四经，内外入处四经，亦如是说

九三；二七一（二〇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毘舍离耆婆拘摩罗药师庵罗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六触入处，云何为六？眼触入处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入处。沙门、婆罗门，于此六触入处，集、灭、味、患、离不如实知，当知是沙门、婆罗门去我法律远，如虚空与地」。时有异比丘从座起，整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合掌白佛言：「我具足如实知此六触入处，集、灭、味、患、离」。佛告比丘：「我今问汝，汝随问答我。比丘！汝见眼触入处，是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于此眼触入处，非我，非异我，不相在，如实知见者，不起诸漏，心不染著，心得解脱。是名初触入处已断、已知，断其根本，如截多罗树头，于未来法永不复起，所谓眼识及色。汝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入处，是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于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入处，非我，非异我，不相在。作如是如实知见者，不起诸漏，心不染著，

心得解脱。是名比丘六触入处已断、已知，断其根本，如截多罗树头，于未来世永不复生，谓（耳识、声……，）意识、法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定」：复次，住内法者，未得定心，尚与外道定心差别，由智胜故，何况定心！何以故？彼诸外道，虽得定心，乃至极远，证得非想非非想定，然犹未能于六触处，以其五转如实了知，心正离欲，证得解脱。是故彼与此正法律，犹如地、空相去极远。住内法者，虽未得定，但由信闻无我胜解，便能证得三摩地心，于六触处能断、能知，心得离欲及证解脱。是故当知于正法律，彼有失坏，此无失坏。唯正胜解相续转时，于六境界，依止六根，略有五种寂静妙行：谓深于彼见过患故，名为善调；于不应役诸境界中而不役故，名为善覆；于所应役诸境界中，或于率尔现前境上善住念故，名为善守；一切烦恼皆能断故，名为善护；已善修习圆满道故，名为善修。

九四；二七二（二一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毘舍离耆婆拘摩罗药师庵罗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莫乐、莫苦！所以者何？有六触入处，地狱众生生彼地狱中者，眼所见不可爱色，不见可爱色；见不可念色，不见可念色；见不善色，不见善色。以是因缘故，一向受忧、苦。耳声，鼻香，舌味，身触，意（所）识法，见不可爱，不见可爱；见不可念，不见可念；见不善法，不见善法。以是因缘故，长受忧、苦。诸比丘！有六触入处，其有众生生彼处者，眼见可爱，不见不可爱；见可念色，非不可念色；见善色，非不善色。以是因缘故，一向长受喜、乐。耳声，鼻香，舌味，身触，意所识法，可爱非不可爱，可念非不可念，见善非不善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殊胜」：复次，于二处所，如来证得胜安立智，能正显说超诸苦乐，非不证得胜安立智。于中若有作如是解：此大沙门、乔答摩种，无知无解，于诸世间一向安乐，为令弟子谓此安乐间杂众苦，深怖畏故，为超苦乐间杂依附诸世间故，为欲超过诸苦乐故，宣说法要。当知此解，是为邪想，是邪分别，是大邪见。然其如来善知世间，或一向乐，或一向苦，或杂苦乐，然

彼一切皆是无常，是故为令诸弟子众超过一切无常世间，超过苦乐，说正法要。由三种相，应正了知诸可意事：谓未来世诸可爱事，名所追求；若过去世诸可爱事，名所寻思；若现在世可爱外境，名所受用；若现在世可爱内受，名所耽著。当知此中堕于三世，有四行相：一于未来，一于过去，二于现在。于此行相，能随悟入：是悦意相，意所乐相，可爱色相，平安色相。如其所应，当知即是可欣，可乐，可爱，可意四种行相。

九五；二七三（二一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毘舍离耆婆拘摩罗药师庵罗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昔未成正觉时，独一静处，禅思思惟，自心多向何处？观察自心，多逐过去五欲功德，少逐现在五欲功德，逐未来世转复微少。我观多逐过去五欲心已，极生方便，精勤自护，不复令随过去五欲功德。我以是精勤自护故，渐渐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汝等诸比丘！亦复多逐过去五欲功德，现在、未来亦复微少。汝今亦当以心多逐过去五欲功德故，增加自护，亦当不久得尽诸漏，无漏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所以者何？眼见色因缘生内受——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；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、法因缘生内受——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。是故比丘！于彼入处当觉知！若眼灭，色想则离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灭，（声想……）法想则离」。佛说当觉六入处言已，入室坐禅。

时有众多比丘，世尊去后，作此论议：世尊为我等略说法要，不广分别而入室坐禅。世尊说言：当觉六入处！若彼眼灭，色想则离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灭，（声想……）法想则离。我等今日，于世尊略说法中犹故不解，今此众中，谁有慧力，能为我等于世尊略说法中，广为我等演说其义！复作是念：唯有尊者阿难，常侍世尊，常为大师之所赞叹，聪慧梵行。唯有尊者阿难，堪能为我等，于世尊略说法中演说其义。我等今日，皆共往诣尊者阿难所，问其要义；如阿难所说，悉当奉持。尔时，众多比丘往诣尊者阿难所，共相问讯已，于一面坐。白尊者阿难言：「尊者当知！世尊为我等略说法要，如上所说，具问阿难：当为我等广说其义」！尊者阿难语诸比丘：「谛听，善思，于世尊略说法中，当为汝等广说其义。世尊略说者，即是灭六入

处有余当说，故言眼处灭，色想则离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入处灭，（声想……）法想则离。世尊略说此法已，入室坐禅，我今已为汝等分别说义」。尊者阿难说此义已，诸比丘闻其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障」：复次，勤修定者，略由二门、二时、二地所有诸欲，于所引发三种等持能为障碍。为欲断除如是障碍，正勤修习五种对治。当知此中先所受用过去诸欲，于远离处，由寻思门令心飘荡。复有现在居家所有利养恭敬俱行诸欲，由寻思门令心散乱。此中利养恭敬俱行所有诸欲，于其行时，令心飘荡；先所受用居家诸欲，于其住时，令心散乱。即此诸欲，于异生地能为障碍，于有学地亦为障碍。又于异生所修无量俱行等持能为障碍，亦于有学能善通达一切智事广大等持能为障碍，亦于无学极善修习究竟等持能为障碍。当知如是诸所生起一切等持，皆与喜俱。此中第一，于诸有情利益安乐意乐门中与喜俱行；第二、领受有学解脱喜故与喜俱行；第三、领受无学解脱喜故与喜俱行。彼由眼等所识色等，所缘别故，复有六种。又此等持，具诸相故，名为圆满。又此等持究竟边际，谓能往趣世间离欲，或能往趣出世离欲，过此更无能趣清净等持可得，是故说此无有缺减。若欲速证沙门果者，于身命等无所顾恋，恒常无间、殷重加行，炽然精进，于诸欲中了知自相，坚守正念；了知过患无希望等，正知现前。正念、正知为所依故，方便勤修四无放逸：谓于昼分，若行、若坐，于诸障法净修其心，乃至广说。如是发起勇猛精进，于其所证无所怯劣，由九种相安住其心。一向修习奢摩他定，身得轻安，无爱味等，故无染污，不为惛沈及以睡眠二随烦恼之所扰乱。一向念住为所依止，精勤修习毘钵舍那，坚守正念，远离掉举随烦恼故，无有愚痴。已入止观双运转道，其心正定，即此二分一境随行。为断彼障，修习如是五种对治为依止故，能于彼障遍知、永断。于三等持，依六境事所有差别喜俱行定，圆满能引，由二因缘，诸佛世尊为诸弟子宣说自己能引导法：一、于黑品所有过失，令生解故；二、于白品所有功德，令生解故。

九六；二七四（二一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不为一切比丘说不放逸行，亦非不为一切比丘说不放逸行。不向何等像类

比丘说不放逸行？若比丘得阿罗汉，尽诸有漏，离诸重担，逮得己利，尽诸有结，心正解脱，如是像类比丘，我不为说不放逸行。所以者何？彼诸比丘已作不放逸故，不复堪能作放逸事，我今见彼诸尊得不放逸果，是故不为彼说不放逸行。为何等像类比丘说不放逸行？若诸比丘在学地者，未得心意增上安隐，向涅槃住，如是像类比丘，我为其说不放逸行。所以者何？以彼比丘习学诸根，心乐随顺资生之具，亲近善友，不久当得尽诸有漏，无漏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所以者何？彼眼识所可爱乐、染著之色，彼比丘见已，不喜、不赞叹、不染、不系著住。以不喜、不赞叹、不染、不著住故，专精胜进，身心止息，心安极住不忘，常定一心，无量法喜，但逮得第一三昧正受，终不退灭随于眼色。于耳（声）、鼻（香）、舌（味）、身（触）、意（所）识法，亦复如是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学等」：复次，于此正法毘奈耶中，略有二种补特伽罗：一、已得意，二、未得意。已得意者，复有二种：一、已见谛，已得有学心解脱意；二、阿罗汉，已得无学心解脱意。未得意者，谓于三学创修事业有学异生，彼全未得一切二种心解脱意，是故希求异生体后有余依灭，及自体后无余依灭涅槃界时，于三学中多修学住。若诸无学，虽已证得心解脱意，而或失念行纵逸时，便有退失现法乐住；彼虽于此现法乐住或退、不退，然无堪能退失解脱。若有修行不放逸者，一切皆为证得解脱，然已证得解脱无退，修不放逸复何所用！若为证得现法乐住，勤作功用，如造工业，非不放逸。若诸有学，先已证得心解脱意，彼亦决定趣三菩提，于所修道，不由他缘，自然能修无放逸行，于现法中犹未毕竟息放逸故。若有一切未得意者，彼应决定修不放逸。又由三相，办所应作：一、由诸根所集成故，资粮圆满；二、由习近随顺如法诸卧具故，心得安住；三、由依止亲近善士，闻他法音，如理作意众因缘故，乃至获得二心解脱。又即于此，应不放逸所作转时，由二种相，应知于彼六处寂灭，有增上慢，无增上慢。谓于未灭起邪分别，妄执为灭，由所缘故，及于未得起邪分别，妄执为得。彼虽如是起邪分别，谓灭解脱，而未能令身坏已后寿命永尽，六处永灭，亦不能离诸境界想。又彼由于六处

寂灭，若缘、若证邪领受故，有如是事。此二种相，应知说名有增上慢。与此相违，当知说名无增上慢。

九七；二七五（二一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为汝等演说二法，谛听，善思。何等为二？眼、色为二，耳、声，鼻、香，舌、味，身、触，意、法为二，是名二法。若有沙门、婆罗门作如是说：是非二者，沙门瞿昙所说二法，此非为二。彼自以意说二法者，但有言说，问已不知，增其疑惑，以非其境界故。所以者何？缘眼、色，眼识生，三事和合缘触，触生受——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。若于此受集、受灭、受味、受患、受离不如实知者，种贪欲身触，种瞋恚身触，种戒取身触，种我见身触，亦种殖增长诸恶不善法，如是纯大苦聚皆从集生。如是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、法缘，生意识，三事和合触，广说如上。复次，眼缘色，生眼识，三事和合触，触缘受——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。于此诸受集、灭、味、患、离，如实知，如实知已，不种贪欲身触，不种瞋恚身触，不种戒取身触，不种我见身触，不种诸恶不善法。如是诸恶不善法灭，纯大苦聚灭。耳、（声），鼻、（香），舌、（味），身、（触），意、法，亦复如是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著」：复次，住内法者，于二种著，应当了知二种过患。谓诸异生，于二缘识及能依受，不能了知无我性故，未离欲者，于利养恭敬增上业缘所起诸受，有第一著；已离欲者，于离诸欲缘所起诸受，有第二著。此著为因，当来生起，说名为生。又诸外道，由取著故，生诸系缚；系缚生故，能生一切恶、不善法，当知是名第一过患。又由此著增上力故，当于正法毘奈耶没，及当来世生等众苦差别而生；于现法中，此增上力为因缘故，不般涅槃，当知是名第二过患。与此相违，应知即是白品差别。

九八；二七六（二一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二因缘生识，何等为二？谓眼、色，耳、声，鼻、香，舌、味，身、触，

意、法。如是广说，乃至非其境界故。所以者何？眼、色因缘生眼识，彼无常，有为，心缘生。色若眼、识，无常，有为，心缘生；此三法和合触，触已受，受已思，思已想，此等诸法无常，有为，心缘生，所谓触、想、思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无我」：复次，由四因缘，于法无我能到究竟。谓一切法皆无我者，除识自性，识诸因缘，识诸助伴，其余所有不可得故。又识自性是无常故；又此因缘是无常故；又此助伴是无常故。

九九；二七七（二一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富留那比丘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说现法，说灭炽然，说不待时，说正向，说即此见，说缘自觉。世尊！云何为现法，乃至缘自觉」？佛告富留那：「善哉富留那！能作此问。富留那！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富留那！比丘眼见色已，觉知色，觉知色贪；我此内有眼识色贪，我此内有眼识色贪如实知。富留那！若眼见色已，觉知色，觉知色贪；我此内有眼识色贪如实知者，是名现见法。云何灭炽然？云何不待时？云何正向？云何即此见？云何缘自觉？富留那！比丘眼见色已，觉知色，不起色贪觉；我有内眼识色贪，不起色贪觉，如实知。若富留那！比丘眼见色已，觉知色，不起色贪觉；如实知。色，不起色贪觉，如实知，是名灭炽然、不待时、正向、即此见、缘自觉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」。佛说此经已，富留那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圣道」：复次，由八圣支道法故，及此果故，显发正法及毘奈耶。由五种相，当知八圣支道法最胜、无罪。谓于现法烦恼有无善分别故，名为现见。能令烦恼得离系故，名无炽然。若行、若住、若坐、若卧，一切时中皆可修习，易修习故，名为应时。导涅槃故，名为引导。不共一切诸外道故，名唯此见。远离信他欣乐行相，周遍寻思，随闻所起见、审察、忍，唯自证故，名内所证。此道果法，亦有五相，当知已如摄异门分分别其相。

一〇〇；二七八（二一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言：「大海者，愚夫所说，非圣所说；此大小水耳。云何圣所说海？谓眼识色已，爱念、染著、贪乐，身、口、意业，是名为海。一切世间阿修罗众，乃至天、人，悉于其中贪乐沉没，如狗肚藏，如乱草蕴，此世、他世绞结缠锁，亦复如是。耳识声，鼻识香，舌识味，身识触，此世、他世，绞结缠锁，亦复如是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〇一——一〇二；二七九——二八〇（）

如身、口、意业，如是贪、恚、痴，老、病、死，亦如是说。

一〇三——一〇五；二八一——二八三（）

如五根三经，六根三经亦如是说。

一〇六；二八四（二一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所谓海者，世间愚夫所说，非圣所说海，大小水耳。眼是人大海，彼色为涛波，若能堪忍色涛波者，得度眼大海，竟于涛波、洄澓诸水恶虫，罗刹、女鬼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是人大海，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为涛波，若堪忍彼（声、香，味、触）、法涛波，得度于（耳、鼻、舌、身、）意海，竟于涛波、洄澓，恶虫，罗刹、女鬼」。尔时，世尊以偈颂曰：

「大海巨涛波，恶虫、罗刹怖，难度而能度，集离永无余。

能断一切苦，不复受余有，永之般涅槃，不复还放逸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二海不同分」：复次，海有二种：一者、水海，二、生死海。由三种相，当知水海与生死海而不同分。何等为三？一者、自性不同分故，二者、沦没不同分故，三者、超渡不同分故。此中自性不同分者，谓水大海，用色一分为自性故，有边有量；生死大海用一切行为自性故，无边无量。此中沦没不同分者，谓若所有沦没，若由此沦没，若如是沦没，皆不同分。谓水大

海，或傍生趣、或有人趣于中沦没；生死大海，诸天世间亦常沦没。又水大海，唯由身故于中沦没，不由语故，不由意故，不由贪故，不由瞋故，不由痴故，不由生等众苦法故于中沦没。此中宣说诸业、烦恼、彼果三分，如其次第，应知彼相。生死大海，亦由身故，乃至亦由生等苦故于中沦没。诸出家者，由妄寻思，由妄观察，由自所起诸邪分别，发起种种不正寻思，令心扰乱，于生死海恒常沦没。又余外道，诸烦恼系所缠系故，于生死海恒常沦没。诸在家者，恒常无间众苦逼切，烦恼烧然而不能厌，故名沦没。其余依止诸业、烦恼，于诸生处往还无绝，故名沦没。其水大海，唯堕其中，暂时衰损；或傍生趣，由业、烦恼一分势力而生其中，暂时沦没而非究竟，当知是名没不同分。此中超渡不同分者，谓水大海，未离欲贪诸异生类，尚能越渡，何况其余！生死大海，三分建立；未离欲者，由五可爱境差别故；已离欲者，由意所识可爱诸法境差别故；诸有学者，由内六处有差别故。其未离欲诸异生类，于五可爱境界大海未能超渡。其已离欲诸异生类，于内各别六处大海未能超渡。由彼于此未超渡故，于前二种境界大海，亦未超渡。其有学者，普于六处遍知为苦，即于所缘修习正道，彼由安住如是住故，于未离欲、已离欲地二种境界，所有心意所缘境相明了现前，又由猛利观察作意，于先所见等随忆念，由此因缘，于彼速疾以慧通达，亦能除遣。又彼于其六处大海速能超渡，能超渡故，于前二种境界大海毕竟超渡。及能超渡能发弃舍所学烦恼，能发寻思乱心烦恼，能发耽著世间利养恭敬烦恼，能发一切恶行烦恼。

一〇七；二八五（二一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为汝等说苦集道迹，苦灭道迹。谛听！善思，当为汝说。云何苦集道迹？缘眼、色，生眼识，三事和合触，缘触受，缘受爱，缘爱取，缘取有，缘有生，缘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集，如是（纯大苦聚集。）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，是名苦集道迹。云何苦灭道迹？缘眼、色，生眼识，三事和合触，触灭则受灭，受灭则爱灭，爱灭则取灭，取灭则有灭，有灭则生灭，生灭则老病死、忧悲恼苦灭：如是纯大苦聚灭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如

是说，是名苦灭道迹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〇八；二八六（二一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涅槃道迹，云何为涅槃道迹？谓观察眼无常，若色，眼识，眼触因缘生受——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无常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，是名涅槃道迹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〇九；二八七（二二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似趣涅槃道迹。云何为似趣涅槃道迹？观察眼非我，若色，眼识，眼触因缘生受——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观察非我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，是名似趣涅槃道迹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嗢拖南曰：

道、师不同分，王国、二世间，有为、遮身行，坚执、三空性。

「道不同分」：略有二种道不同分：一、自性不同分，二、行相不同分。若趣苦集行，若趣苦灭行，是名自性不同分。当知初一能趣杂染，第二能趣清净，是名此中不同分义。即此趣灭行，或有有为共相行转，或有有为、无为共相行转，是名行相不同分。当知此中，若诸有为共相行相，彼望道果，名不同分。若有为、无为共相行相，彼望道果亦名同分，何以故？道果涅槃常无我故。

一一〇；二八八（二二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趣一切取道迹，云何为趣一切取道迹？缘眼、色，生眼识，三事和合触，触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所取故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，取所取故，是名趣一切取道迹。云何断一切取道迹？缘眼、色，生眼识，三事和合触，触灭则受灭，受灭则爱灭，爱灭则取灭，如是知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一一；二八九（二二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知一切知法，一切识法。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云何一切知法，一切识法？诸比丘！眼是知法、识法，若色，眼识，眼触，眼触因缘生受——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一切是知法、识法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一二；二九〇（二二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不说一法不知、不识，而得究竟苦边。云何不说一法不知、不识，而得究竟苦边？谓不说于眼不知、不识而得究竟苦边，若色，眼识，眼触，眼触因缘生受——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亦复不说不知、不见而得究竟苦边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一三；二九一（二二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一切欲法应当断。云何一切欲法应当断？谓眼是一切欲法应当断，若色，眼识，眼触，眼触因缘生受——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一切欲法应当断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一四；二九二（二二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不说一法不知、不断而究竟苦边。云何不说一法不知、不断而究竟苦边？谓不说眼不知、不断而究竟苦边，若色，眼识，眼触，眼触因缘生受——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一切不说不知、不断而究竟苦边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一五；二九三（二二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断一切计，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云何不计？谓不计我见色，不计眼我所，不计相属。若色，眼识，眼触，眼触因缘生受——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不计乐我，我所，不计乐相属。不计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。如是不计者，于诸世间常无所取，无所取故无所著，无所著故自觉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——六；二九四（）

如上所说眼等不计，一切事不计亦如是。

——七；二九五（二二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计者是病，计者是痈，计者是刺。如来以不计住故，离病、离痈、离刺。是故比丘欲求不计住，离病、离痈、离刺者，彼比丘莫计眼我，我所，莫计眼相属；莫计色，眼识，眼触，眼触因缘生受——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莫计是我，我所，相在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。比丘！如是不计者，则无所取，无所取故无所著，无所著故自觉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——八；二九六（）

如眼等所说，余一一事亦如是。

——九；二九七（二二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增长法、损减法。云何增长法？谓缘眼、色，生眼识，三事和合触，触缘受，广说乃至纯大苦聚集，是名增长法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，是名增长法。云何损减法？缘眼、色，生眼识，三事和合触，触灭则受灭，广说乃至纯大苦聚灭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，是名损减法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二〇——一二一；二九八——二九九（）

如增长、损减，如是起法、处变易法，集法、灭法，亦如上说。

「师不同分」：复次，于正法内，略有五种师假立句，诸外道师所制论中都不可得。谓趣诸取行，趣诸取尽行，若一切法遍知，永断，作苦边际。若于五相受建立处，一一相中，不依四相萨迦耶见，用彼为依，能害四种行相憍慢。若慢为因，有三过患；离慢为因，有三胜利。当知此中怀憍慢者，于涅槃界其心退还，由怖畏故，是名第一过患。于诸恶行恒现行中，及于可爱诸杂染事，其心趣入，是名第二过患。于涅槃界深生怖畏增上力故，便能生起当来生等生死重病。如由怖畏增上力故，如是亦由于诸恶行，及于可爱诸杂染事，其心趣入增上力故，堪能生起当来生等生死重病。如生等病，眼等处痈，贪等毒箭，当知亦尔，是名第三过患。与此相违，当知即是离慢为因三种胜利。若随缘起增上力故，于现法中后有种子，或增、或减，由此为因，当来后有或生、不生，以能摄受种子烦恼，或有集起、或灭没故。一切世间及出世间所有法教如实建立，唯于内法有此大师，为诸弟子正所宣说师假立句，真实可得，非诸外道。

一二二；三〇〇（二二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有漏无漏法。云何有漏法？谓眼，色，眼识，眼触，眼触因缘生受——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。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，法，意识，意触，意触因缘生受——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：世俗者，是名有漏法。云何无漏法？谓出世间意，若法、意识、意触、意触因缘生受——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：出世间者，是名无漏法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二三；三〇一（二三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比丘名三弥离提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所谓世间者，云何名世间」？佛告三弥离提：「谓眼，色，眼识，眼触，眼触因缘生受——内觉若苦、

若乐、不苦不乐。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，法，意识，意触，意触因缘生受——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是名世间。所以者何？六入处集则触集，如是乃至纯大苦聚集。三弥离提！若无彼眼，无色，无眼识，无眼触，无眼触因缘生受——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。无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，法，意识，意触，意触因缘生受——内觉若苦、若乐、若不苦不乐者，则无世间，亦不施设世间。所以者何？六入处灭则触灭，如是乃至纯大苦聚灭故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二四——一二五；三〇二——三〇三（）

如世间，如是众生，如是魔，亦如是说。

「王国」：复次，于欲界中诸器世间，当知譬如王所王国。有情世间，譬如臣民。彼恶天魔，譬如君主。

一二六；三〇四（二三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比丘名三弥离提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所谓世间者，云何名世间」？佛告三弥离提：「危脆败坏，是名世间。云何危脆败坏？三弥离提！眼是危脆败坏法，若色，眼识，眼触，眼触因缘生受——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一切亦是危脆败坏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。是说危脆败坏法，名为世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三弥离提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二世间」：复次，有二世间：一、有情世间，二、器世间。其器世间，为火灾等之所坏灭；有情世间，刹那刹那，各各内身任运坏灭。

一二七；三〇五（二三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比丘名三弥离提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所谓世间空，云何名为世间空」？佛告三弥离提：「眼空，常、恒、不变易法空，我所空。所以者何？此性自尔。若色，眼识，眼触，眼触因缘生受——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空，常、恒、不变易法空，我所空。所以者何？此性自尔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，是名空世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三弥离提比丘闻佛所

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有为」：复次，空有二种：一者、有为，二者、无为。此中有为，空无常、恒、久久安住，不变易法，及我、我所。若诸无为，唯空无有我及我所。又此空性，离诸因缘，法性所摄，法尔道理为所依趣。此或如是，或异、或非，遍一切处，无不同归法尔道理。

一二八；三〇六（二三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世间集，世间灭，世间灭道迹。谛听，善思。云何为世间？谓六内入处。云何六？眼内入处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内入处。云何世间集？谓当来有爱，喜贪俱，彼彼乐著。云何世间灭？谓当来有爱，喜贪俱，彼彼乐著无余断：已舍、已吐、已尽、离欲、灭、止、没。云何世间灭道迹？谓八圣道：正见，正志，正语，正业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二九；三〇七（二三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不说有人行到世界边者，我亦不说不行到世界边而究竟苦边者」。如是说已，入室坐禅。时众多比丘，世尊去后，即共议言：「世尊向者略说法言：我不说有人行到世界边者，我亦不说不行到世界边而得究竟苦边者。如是说已，入室坐禅。我等今于世尊略说法中，未解其义，是中诸尊谁有堪能于世尊略说法中，广为我等说其义者」。复作是言：「唯有尊者阿难，聪慧总持，而常给侍世尊左右，世尊赞叹，多闻、梵行，堪为我等于世尊略说法中广说其义。今当往诣尊者阿难所，请求令说」。

时众多比丘，往诣尊者阿难所，共相问讯已，于一面坐。具以上事，广问阿难。尔时，阿难告诸比丘：「谛听，善思，今当为说。若世间，世间名，世间觉，世间言辞，世间语说，此等皆入世间数。诸尊！谓眼是世间，世间名，世间觉，世间言辞，世间语说，是等悉入世间数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。多闻圣弟子，于六入处集、灭、味、患、离如实知，是名圣

弟子到世界边，知世间，世间所重，度世间」。尔时，尊者阿难复说偈言：

「非是游步者，能到世界边；不到世界边，不能免众苦。

是故牟尼尊，名知世间者，能到世界边，诸梵行已立。

世界边唯有，正智能谛了，觉慧达世间，故说度彼岸。

如是诸尊！向者世尊略说法已，入室坐禅，我今为汝分别广说」。尊者阿难说是法已，众多比丘闻其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遮身行」：复次，如来不遮能得一切世间边际，唯遮身行随往能得世间边际。此中当依胜义道理，应知世间，若得世间边际方便，及世边际。谓于方处，有世间想，假名施设增上力故。即由世间若智、若想增上力故，说有世间；若想若智增上力故，于诸世间广起言说。由或见、闻、或觉、或知增上力故，于六触处，由其五转起如实智，名得世间边际方便。未来诸行因永尽故，名为能到世间边际。于世因果如实知故，名世间解。能正任持最后身故，名善运转世间边际。于现法中，一切境界爱永尽故，具恒住故，说名能超世间爱者。由如是等所说行相，当知名得世间边际。

一三〇；三〇八（二三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师、有近住弟子，则苦独住；无师、无近住弟子，则乐独住。云何有师、有近住弟子，则苦独住？缘眼、色，生恶不善觉，贪、恚、痴俱。若彼比丘行此法者，是名有师；若于此边住者，是名近住弟子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。如是有师、有近住弟子，常苦独住。云何无师、无近住弟子，常乐独住？缘眼、色，生恶不善觉，贪、恚、痴俱。彼比丘不行，是名无师；不依彼住，是名无近住弟子。是名无师、无近住弟子，常乐独住。若彼比丘无师、无近住弟子者，我说彼得梵行福。所以者何？无师、无近住弟子比丘，于我建立梵行，能正尽苦，究竟苦集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坚执」：复次，非善说法毘奈耶中诸出家者，随有一恶不善寻思，未生、生时，一向能为梵行障碍。如彼生已，坚执不舍。此中不行最为殊胜，

设有行者，不应坚执，于相续中，不应为作居住依止。何以故？刹那杂染不能倾动所修梵行，要当相续能倾动故。

一三一；三〇九（二三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舍利弗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乞食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持尼师檀，入林中昼日坐禅。时舍利弗从禅觉，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尔时，佛告舍利弗：「汝从何来」？舍利弗答言：「世尊！从林中昼日坐禅来」。佛告舍利弗：「今入何等禅住」？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于林中入空三昧禅住」。佛告舍利弗：「善哉善哉！舍利弗！汝今入上座禅住而坐禅。若诸比丘欲入上座禅者，当如是学。若入城时，若行乞食时，若出城时，当作是思惟：我今眼见色，颇起欲、恩爱、爱念、著不？舍利弗！比丘作如是观时，若眼识于色有爱、念、染著者，彼比丘为断恶不善故，当勤欲方便堪能，系念修学。譬如有人火烧头衣，为尽灭故，当起增上方便，勤教令灭。彼比丘亦复如是，当起增上勤欲方便，系念修学。若比丘观察时，若于道路，若聚落中行乞食，若出聚落，于其中间，眼识于色无有爱、念、染著者，彼比丘愿以此喜乐善根，日夜精勤，系念修习。是名比丘于行、住、坐、卧，净除乞食，是故此经名清净乞食住」。佛说此经已，尊者舍利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三空性」：复次，当知略有二种空住：一者、尊胜空住，二者、引彼空住。诸阿罗汉观无我住，如是名为尊胜空往。由阿罗汉法尔尊胜，观无我住，于诸住中最为尊胜；如是或尊胜所住，或即住尊胜，由此因缘，是故说名尊胜空住。引彼空住者，谓如有一，若行、若住，如实了知烦恼有无。知有烦恼，便修断行。知无烦恼，便生欢喜，生欢喜故，乃至令心证三摩地；由心证得三摩地故，如实观察诸法无我，昼夜随学，曾无懈废，如是名为引彼空住。当知此中，于内烦恼如实了知，有知为有，无知为无，是名空性。

复次，正见圆满，已见谛迹诸圣弟子，皆能如实越彼邪空，亦能如实入正不空，以世间道及出世道修习空性。其义云何？谓于此处彼非有故，正观

为空，若于此处所余有故，如实知有。譬如客舍，于一时间无诸人物，说名为空；于一时间有诸人物，说名不空。或即此舍，由无一类说名为空，谓无材木，或无覆苫，或无门户，或无关键，或随一分无所有故，然非此舍即舍体空。如是自体所依止身，亦名受趣，亦名想趣，亦名思趣。然此自体所依止身，于一时间，由无一类，或受、或想、或复思等，一切烦恼、随烦恼等，说名为空；于一时间，由有一类说名不空。或即自体所依止身，于一时间，由无一类，或眼、或耳、或鼻、或舌、或身一分、或意一分，说名为空，然非自体所依止身，即自身体一切皆空。当知此中总略义者，若观诸法所有自性毕竟皆空，是名于空颠倒趣入，亦名违越佛所善说法毘奈耶。若观诸法，由自相故一类是有，一类非有，此有、非有毕竟远离。又观有性，于一时间一分远离，于一时间一分不离，如是名为于彼空性，无有颠倒如实趣入。以世间道修空性者，谓圣弟子住远离处，先于城邑、聚落、人想，作意思惟，次复思惟阿练若想。彼即观察，于自身中此想为空，谓人、邑等想；此想不空，谓阿练若想。又余不空，谓阿练若想为缘，阿练若想相应诸受、思等，或即此想，由一类故观之为空，谓无麁重、不寂静住及炽然等；由一类故观为不空，谓有微细、极寂静住、离炽然等。又即于彼能取山林、卉木、禽兽等阿练若差别相想，无复思惟，但思惟地，无别相想。又即于彼能取险恶、高下、不平、多诸刺棘、瓦砾等地差别相想，无复思惟，但思惟地平坦、细滑，犹如掌中，无别相想。从此次第，除色想等，渐次思惟空处、识处、无所有处差别相想，后于非想非非想处所有相想，作意思惟。于一切处，如前所说，历观空性：观诸下地有麁想等，观诸上地有静想等，如是名为诸圣弟子，以世间道修习空性。当知为趣，乃至上极无所有处，渐次离欲。自斯已后，修圣道行，渐次除去无常行等，能趣非想非非想处毕竟离欲。彼于尔时，自观身中空无诸想，谓一切漏一向寂静，永离炽然。又观身中有法不空，谓此依止为缘，六处展转互相任持；乃至寿住为缘，诸清净法无有坏灭。当知世尊于昔修习菩萨行位，多修空住，故能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非如思惟无常、苦住。是故今者证得上妙菩提住已，由昔串习随转力故，多依空住。

复次，有二种空：一者、应所证空，二者、应所修空。若诸苾刍乐依杂住，于此二种不能成办，应所证空不能证故，应所修空不能修故。因于二种不成办故，当知退失四种妙乐：谓于一切摄受恶事遽务众苦，皆悉解脱妙出离乐；解脱贪欲、瞋恚等事，初静虑中妙远离乐；寻、伺止息妙寂静乐；二解脱摄，无所造作，无恐怖摄妙等觉乐。二解脱者：一、时爱心解脱，二、不动心解脱。若阿罗汉根性钝故，于世间定，是其退法，未能解脱所有定障，故名时爱心解脱。以退法故，时时退失，时时现前，故说名时。于现法乐，憙欲证住，故说名爱。不动心解脱者，谓阿罗汉根性利故，是不退法，一切皆以无漏道力而得解脱，于一切种都无退失。当知此中，决定义是三昧耶义，余如前说。无所造作、无恐怖者，当知无有异类可得，令阿罗汉心于中染，彼变异故生愁叹等。应所证空，略有二种：一者、外空，二者、内空。外空者，谓超过一切五种色想，则五妙欲之所引发，于离欲贪正能作证。内空者，谓于内诸行，断增上慢，正能作证。

应所修空，亦有二种：一、于内外诸境界中修无我见，二、即于彼修无常见。此四种空，当知四行为所依止：外空，以内住心增上缘力，离所生乐滋润其身为所依止，及我慢遍知。内空，以内外空，于内外法修无我见为所依止；无我见，以即于彼修无常见为所依止；无常见，以闻正法如理作意为所依止。又于此中，若诸苾刍为离欲贪，精勤修学，观察作意增上力故，于欲界系诸不净相，勉励思惟。彼于外空未作证故，于其正道未善修故，趣染习故，于外空性心不证入。不爱乐故，便于其中，由我慢门心不流散，等随观察，以寂静相思惟内空。彼由我慢未永断故，于其正道未善修故，亦于此中心不证入。遂于内外一切行中修无我见，于无我见未善修故，亦于其中心不证入。乃于内外一切行中修无常见，令心不动，于诸行中见无常故，一切种动皆无所有，故无常见名不动界。由于是处心无胜解，故以正慧如实通达：或缘不净，或缘慈悲，或缘息念所有境界，或缘诸行无常境界，于三摩地极多修习为因缘故，令心调柔，由是渐次于一切处皆能证入。

由此因缘，于所证空能证圆满。因于所证得圆满故，其心解脱一切能顺下、上分结。由此因缘，于所修空能修圆满，因于所修得圆满故，成就无学

正见等法。若于是时，乃至于空未能证入，当知此时是异生位；若时证入，是有学位；若时修习已得圆满，是无学位。为令此修得圆满故，勤修正行，令心证入，以善寻思而正寻思，则于其中能善知量，离诸杂染而起言说。于经行处能正经行，于所坐处能正安坐，于如是等一切处所，皆善知量。如是行时清净为先，于其住时亦得清净。其间能以观察作意，数数观察现行烦恼，净修治心；如是能趣一向成就诸白净法，一切魔怨所不能夺，及彼一切恶不善法。四种杂染：谓后有因性故，现法身心遍烧恼故，恶趣因性故，生等众苦因性故。言说有二：一者、随逐音声胜解言说，二者、随逐法随法行言说。第一言说，是于正法受持、读诵、请问、征核之所发起；第二言说，是于所缘令心安往、究竟解脱，施设教授之所发起。若为是义，如来出世，诸弟子众随入圣教，应勤修习如是善法。

若于彼法毘奈耶中，无一切种所修梵行，当知亦无修梵行者，以于其中无梵行故。称梵行者，皆修邪行，师弟展转互相触恼，各自许有尊卑体式。于正法中，二俱可得。若有弃舍大果、大利，应所证空，应所修空，为极下劣，有大罪过！利养恭敬、爱味所漂，多习邪行，当知彼为大梵行灾之所触恼。彼由如是耽嗜、爱著利养恭敬，自逼恼故，于能随顺解脱言教，不欲听闻；虽为宣说，不能属耳。或为贪著利养恭敬增上力故而强听闻，无心求解，不欲修行，不为究竟善自调伏，乃至不为证般涅槃。由如是事，憎恶大师，行不平等，以于广大现前恩德不能报故。当知此中总略义者，谓善说法毘奈耶中，既出家已，由四因缘，如于自己正所应行而不能行，如于大师圣教出家正所应行亦不能行，谓乐相杂住故，随顺随逐音声胜解言说故，耽著利养恭敬故。由此耽著增上缘力，听闻正法，不修自利利他行故。又佛世尊，不欲自显能善御众而摄徒众，唯深哀愍诸有情故。由是因缘，于行邪行弟子众中，能无护惜，分明示语。

宁使弟子由此分明麁利益语，现舍正法及毘奈耶，当获利益，勿令住此广兴邪行。

一三二；三一〇（二三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毘舍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时有长者，名郁瞿娄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故有一比丘见法般涅槃？何故比丘不得见法般涅槃」？佛告长者：「若有比丘，眼识于色，爱、念、染著；以爱、念、染著故，常依于识，为彼缚故，若彼取故，不得见法般涅槃。耳……，鼻……，舌……，身……，意识（于）法，亦复如是。若比丘眼识于色，不爱乐、染著；不爱乐染著者，不依于识，不触、不著、不取故，此诸比丘得见法般涅槃。耳……，鼻……，舌……，身……，意识（于）法，亦复如是。是故长者！有比丘得见法般涅槃者，有不得见法般涅槃者」。

一三三——一三四；三一一——三一二（）

如长者所问经，如是阿难所问经，及佛自为诸比丘所说经，亦如上说。

复次嗢拖南曰：

离欲未离欲，问、因缘、染路，保命、著处等，皆广说应知。

「离欲未离欲」：若有苾刍，于其欲界或已离欲，或未离欲，于五妙欲意所识法，定地三世，由三种缠及彼根本所有随眠正杂染时，于现法中不任趣证究竟涅槃。当知此中，由过去世，依彼取识；由未来世，属彼取识；由现在世，著彼取识。由彼根本所有随眠，堕在相续常随逐故，执彼取识。与此相违，无杂染时，于现法中堪能趣证究竟涅槃。

「问」：复次，于圣教中，当知有四如理问者：一、有净信若诸长者、若长者子，二、具聪慧多闻苾刍，三、是大师亲承侍者，四、即大师。有二因缘，佛于弟子知而故问：谓观弟子，虽欲请问而无无畏；或于其义无所了知，为遮现在、未来过故，为令正法得久住故。

一三五；三一三（二三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毘舍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时有异比丘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何缘眼识生？何因何缘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识生」？佛告比丘：「眼因、缘色眼识生。所以者何？若眼识生，一切眼、色因缘故。耳、声因缘，鼻、香因缘，舌、味因缘，身、触因缘，意、法因缘意识生，所以者何？诸所有意识，彼一切皆意、法因缘生

故。是名比丘眼识因缘生，乃至意识因缘生」。时彼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「因缘」：复次，由二因缘，说六识身以内六处为因，以外六处为缘。谓内六处，为彼种子所依附故；又内六处相续一类，如先所得毕竟转故。境界不尔，非彼种子所依附故，又非一类相续转故。

一三六；三一四（二三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毘舍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结所系法及结法。云何结所系法？眼、色，耳、声，鼻、香，舌、味，身、触，意、法，是名结所系法。云何结法？谓欲贪是名结法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三七；三一五（二四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毘舍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所取法及取法。云何所取法？眼、色，耳、声，鼻、香，舌、味，身、触，意、法，是名所取法。云何取法？谓欲贪是名取法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染路」：复次，由二种相，当总了知一切杂染：一者、一切杂染自性，二者、一切杂染行路。言自性者，所谓欲贪，与诸杂染为根本故。言行路者，谓内、外处，能取、所取有差别故。

一三八；三一六（二四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毘舍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愚痴无闻凡夫比丘，宁以火烧热铜筹以烧其目，令其炽然，不以眼识取于色相，取随形好。所以者何？取于色相，取随形好故，堕恶趣中，如沈铁丸。愚痴无闻凡夫，宁烧铁锥以钻其耳，不以耳识取其声相，取随声好。所以者何？耳识取声相，取随声好者，身坏命终堕恶趣中，如沈铁丸。愚痴无闻凡夫，宁以利刀断截其鼻，不以鼻识取于香相，取随香好。所以者何？以取香相，取随香好故，身坏命终堕恶趣中，如沈铁丸。愚痴无闻凡夫，宁以利刀断截其舌，不以舌识取于味相，取随味好。所以者何？以取味相，随味

好故，身坏命终堕恶趣中，如沈铁丸。愚痴无闻凡夫，宁以刚铁利枪以刺其身，不以身识取于触相及随触好。所以者何？以取触相及随触好故，身坏命终堕恶趣中，如沈铁丸。诸比丘！睡眠者是愚痴活，是痴命，无利、无福，然诸比丘宁当睡眠，不于彼色而起觉想。若起觉想者，必生缠缚、诤讼，能令多众起于非义，不能饶益安乐天人。彼多闻圣弟子作如是学：我今宁以炽然铁枪以贯其目，不以眼识取于色相，堕三恶趣，长夜受苦。我从今日，当正思惟，观眼无常、有为、心缘生法。若色，眼识，眼触，眼触因缘生受——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无常、有为、心缘生法。耳、鼻、舌、身入处，当如是学。宁以铁枪贯其身体，不以身识取于触相及随触好故，堕三恶道。我从今日，当正思惟，观身无常、有为、心缘生法。若触，身识，身触，身触因缘生受——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无常、有为、心缘生法。多闻圣弟子作如是学：睡眠者，是愚痴活，痴命，无果、无利、无福。我当不眠，亦不起觉想，起想者生于缠缚、诤讼，令多人非义饶益，不得安乐。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，于眼生厌，若色，眼识，眼触，眼触因缘生受——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生厌。厌故不乐，不乐故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保命」：复次，若诸苾刍，于二处所等随观察，若行、若住，如理作意为所依止，于二杂染应脱其心。云何名为于二处所？谓自保命，忽然殀丧；不善心殒，往诸恶趣。云何名为如理作意为所依止？复于何等二种杂染应脱其心？谓我宁遭种种楚挞，损害于己诸处之身，勿复令我不善心殒，生诸恶趣。又我应当与喜乐俱，如实观察，为欲对治现行不善，恳励修习诸行无常。若经行时，于诸境界执取诸相，执取随好所有杂染，令心解脱。远离住时，于诸不善种种寻思所有杂染，令心解脱。当知此中，第一杂染是相似因，第二杂染是相似果。又二杂染现在转时，生于二处：谓自保命，即于尔时倏归殀丧；不善心殒，往诸恶趣。是故于彼二种杂染，一刹那中深见过患，发生惭愧，尚为妙善，况能相续。

一三九——一四二；三一七——三二〇（二四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毘舍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眼不知、不识、不断、不离欲，不堪能正尽苦。于眼若知、若识、若断、若离欲，堪能正尽苦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四三——一六二；三二一——三四〇（）

如眼四经，如是乃至意二十四经，如上说。

一六三；三四一（二四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毘舍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诸比丘，于眼味者，当知是沙门、婆罗门不得自在脱于魔手，魔缚所缚，入于魔系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。若沙门、婆罗门于眼不味者，当知是沙门、婆罗门不随于魔，脱于魔手，不入魔系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六四——一六九；三四二——三四七（）

如味，如是欢喜，赞叹，染著，坚住，爱乐，憎嫉，亦如是说。

一七〇——一七六；三四八——三五四（）

如内入处七经，外入处七经亦如是说。

一七七——一七八；三五五——三五六（二四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毘舍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六魔钩，云何为六？眼味著色，是则魔钩；耳味著声，是则魔钩；鼻味著香，是则魔钩；舌味著味，是则魔钩；身味著触，是则魔钩；意味著法，是则魔钩。若沙门、婆罗门眼味著色者，当知是沙门、婆罗门，魔钩钩其咽，于魔不得自在」。秽说、净说，广说如上。

一七九；三五七（二四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留搜调伏駮牛聚落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为汝等说法，初语亦善，中语亦善，后语亦善。善义，善味，纯一满净，清白梵行，谓四品法经。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何等为四品法经？有眼识色，可爱、可念、可乐、可著；比丘见已，欢喜、赞叹、乐著、坚住。

有眼识色，不可爱、不可念、不可乐著、苦厌；比丘见已，瞋恚、嫌薄。如是比丘，于魔不得自在，乃至不得解脱魔系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。有眼识色，可爱、可念、可乐、可著，比丘见已，知喜不赞叹、不乐著、坚实。有眼识色，不可爱、念、乐、著，比丘见已，不瞋恚、嫌薄。如是比丘，不随魔自在，乃至解脱魔系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。是名比丘四品法经」。

「著处」：复有众多魔所归向，所有杂染著安足处，智者了知，应当远避。谓已离欲诸异生类，系属定生喜乐诸处所有爱味著安足处。未离欲者，于妙五欲受为依故，憙乐、诤竞、贪爱、耽染著安足处。于恩、于怨诸有情所，一切爱、恚著安足处。广大上品能引境界，顺乐、顺苦，所求、所寻、所可贪爱所有三世著安足处。当知此中可欣、可乐、可爱、可意诸句差别，如前已辩。不可欣者，于未来世，不可乐故；不可乐者，于过去世，由随忆念不可乐故；不可爱者，于诸境界不可乐故；不可意者，由于诸受不可乐故。又言苦者，即于境界不可乐故。言损恼者，即于诸受不可乐故。言违背者，于过去世不可乐故。言逆意者，于未来世不可乐故。

一八〇；三五八（二四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。尔时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钵，入王舍城乞食。尔时，天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门瞿昙晨朝著衣持钵，入王舍城乞食，我今当往乱其道意。时魔波旬化作御车象类，执杖觅牛，著弊衣，蓬头乱发，手脚剥裂，手执牛杖，至世尊前，问言：「瞿昙！见我牛不」？世尊作是念：此是恶魔，欲来乱我。即告魔言：「恶魔！何处有牛？何用牛为」？魔作是念：沙门瞿昙知我是魔，而白佛言：「瞿昙！眼触入处是我所乘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入处是我所乘」。复问瞿昙：「欲何所之」？佛告恶魔：「汝有眼触入处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入处；若彼无眼触入处，无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入处，汝所不到，我往到彼」。尔时，天魔波旬即说偈言：

「若常有我者，彼悉是我所，一切悉属我，瞿昙何所之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若言有我者，彼说我则非，是故知波旬，即自堕负处」。

魔复说偈言：

「若说言知道，安隐向涅槃，汝自独游往，何烦教他为」？

世尊复说偈答言：

「若有离魔者，问度彼岸道，为彼平等说，真实永无余，

时习不放逸，永离魔自在」。

魔复说偈言：

「有石似段肉，饿乌来欲食，彼作软美想，欲以补饥虚，

竟不得其味，折觜而腾虚。我今犹如乌，瞿昙如石生，

不入愧而去，犹乌陵虚逝。内心怀愁毒，即彼没不现」。

（二杂染）：复次，有二杂染：一者、外境杂染，二者、内受杂染。眼等为依，于色等境起诸贪著，名外境杂染。诸触为依，贪著内受，名内受杂染。此二杂染，于永寂灭般涅槃中皆不可得，非诸魔怨所能游履。

一八一；三五九（二四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沙门、婆罗门，眼习近于色，则为魔所自在，乃至不得解脱魔系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。若沙门、婆罗门，眼不习近于色，不随魔自在，乃至得解脱魔系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八二——一九五；三六〇——三七三（）

如习近，如是系、著，〔如是〕味、〔如是〕邻、聚，〔若〕使，受持、系著，我所，求，欲，淳，浓，不舍，亦如上说。

（十五相）：复次，由十五相，应当了知一切种类爱见杂染。谓于诸处，由诸缠故名藏，由随眠故名护，由我见故名覆，所余差别，广说如前摄异

门分。

一九六；三七四（二四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咤利弗多罗国鸡林园。尔时，尊者阿难往诣尊者大纯陀所，共相问讯已，于一面坐。尔时，尊者阿难语尊者纯陀言：「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见答与不」？尊者纯陀语尊者阿难言：「随仁所问，知者当答」。尊者阿难问尊者纯陀：「如世尊、如来、应、等正觉，所知、所见，说四大造色，施设、显露此四大色非我。如来、应、等正觉，所知、所见，亦复说识非我耶」？尊者纯陀语尊者阿难言：「仁者最为多闻，我从远来诣尊者所，为问此法故。今日尊者唯愿为说此义」！尊者阿难语纯陀言：「我今问尊者，随意见答。尊者纯陀！为有眼、有色、有眼识不」？答言：「有」。尊者阿难复问：「为缘眼及色生眼识不」？答言：「如是」。尊者阿难复问：「若眼及色生眼识，彼因、彼缘，为常、为无常」？答言：「无常」。尊者阿难又问：「彼因彼缘生眼识，彼因彼缘无常变易时，彼识住耶」？答曰：「不也，尊者阿难」！尊者阿难复问：「于意云何？彼法若生、若灭可知，多闻圣弟子于中宁见是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答曰：「不也，尊者阿难」？「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于意云何？有意、有法、有意识不」？答曰：「有」。尊者阿难复问：「为缘意及法生意识不」？答曰：「如是」。尊者阿难复问：「若意缘法生意识，彼因、彼缘，为常、为无常」？答曰：「无常」。尊者阿难复问：「若因、若缘生意识，彼因彼缘无常变易时，意识住耶」？答曰：「不也」。尊者阿难复问：「于意云何？彼法若生、若灭可知，多闻圣弟子宁于中见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阿难」！尊者阿难语纯陀言：「是故尊者！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，所知、所见，说识亦无常。譬如士夫，持斧入山，见芭蕉树，谓堪材用，断根截叶，斫枝剥皮，求其坚实，剥至于尽，都无坚处。如是多闻圣弟子，正观眼识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识。当正观时，都无可取，无可取故无所著，无所著故自觉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彼二正士说是法时，展转随喜，各还其所。

复次，总嗢拖南曰：

因同分等，唯作缘等，上品贪等，后多住等。

别嗢拖南曰：

因同分、思、缚解脱、相、触遍，胜解、护根门，教、爱相为后。

「因同分」：诸圣弟子，因同分识随入无我，由三种相，于诸识中正观而住。云何因同分识随入无我？谓由现见五有色处、四大种身，若增、若减，若取、若舍，无常性故，于缘彼识随入无常，无常则苦，苦则无我，由是因缘随入无我。云何随入无我性已，由三种相于诸识中正观而住？谓诸邪见，一切皆以我见为根，是故此根必应先断。又以正慧，即观彼识所依、所缘差别转故，有无量种。又观此识差别转时，如刹那量安住坚实尚不可得，何况毕竟！

一九七；三七五（二四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阿难诣尊者舍利弗所，语尊者舍利弗：「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为解说不」？舍利弗言：「随仁所问，知者当答」。尊者阿难问尊者舍利弗：「六触入处尽、离欲、灭、息、没已，更有余不」？尊者舍利弗语阿难言：「莫作此问，六触入处尽、离欲、灭、息、没已，更有余不」！阿难又问尊者舍利弗：「六触入处尽、离欲、灭、息、没已，无有余耶」？尊者舍利弗答阿难言：「亦复不应作如是问，六触入处尽、离欲、灭、息、没已，无有余耶」！阿难复问尊者舍利弗：「六触入处尽、离欲、灭、息、没已，有余无余？非有余非无余耶」？尊者舍利弗答阿难言：「此亦不应作此问，六触入处尽、离欲、灭、息、没已，有余无余，非有余非无余耶」！尊者阿难又问舍利弗：「如尊者所说，六触入处尽、离欲、灭、息、没已，有亦不应说，无亦不应说，有无亦不应说，非有非无亦不应说，此语有何义」？尊者舍利弗语尊者阿难：「六触入处尽、离欲、灭、息、没已，有余耶？此则虚言。无余耶？此则虚言。有余无余耶？此则虚言。非有余非无余耶？此则虚言。若言六触入处尽、离欲、灭、息、没已，离诸虚伪，得般涅槃，此则佛说」。时二正士展转随喜，各还本处。

「思」：复次，于六处灭、究竟寂静、无戏论中，由戏论俱四种行相，不应思惟，不应分别，不应诘问，唯应依他增长觉慧、审谛观察真实意趣。云何为四？谓或有，无，或异，不异。以彼六处有生有灭，展转异相施设可知。由生灭故，有、无可得；有异相故待他种类，异性可得；待自种类前后无别，不异可得。六处永灭、常寂静相，是故由彼戏论俱行四种行相，思惟观察，不应道理。当知此中能引无义思惟分别所发语言，名为戏论。何以故？于如是事勤加行时，不能少分增益善法，损不善法，是故说彼名为戏论。

一九八；三七六（二五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尊者舍利弗，尊者摩诃拘絺罗，俱在耆阇崛山。尊者摩诃拘絺罗晡时从禅觉，诣尊者舍利弗所，共相问讯已，退坐一面。语舍利弗言：「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见答与不」？尊者舍利弗语摩诃拘絺罗：「随仁所问，知者当答」。尊者摩诃拘絺罗问尊者舍利弗言：「云何尊者舍利弗！眼系色耶？色系眼耶？耳、声，鼻、香，舌、味，身、触，意、法；意系法耶？法系意耶」？尊者舍利弗答尊者摩诃拘絺罗言：「非眼系色，非色系眼，乃至非意系法，非法系意。尊者摩诃拘絺罗！于其中间，若彼欲贪，是其系也。尊者摩诃拘絺罗！譬如二牛，一黑、一白，共一轭鞅缚系。人问言：为黑牛系白牛？为白牛系黑牛？为等问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舍利弗！非黑牛系白牛，亦非白牛系黑牛，然于中间若轭，若系鞅者，是彼系缚」。「如是尊者摩诃拘絺罗！非眼系色，非色系眼，乃至非意系法，非法系意；中间欲贪，是其系也。尊者摩诃拘絺罗！若眼系色，若色系眼，乃至若意系法，若法系意，世尊不教人建立梵行，得尽苦边。以非眼系色，非色系眼，乃至非意系法，非法系意故，世尊教人建立梵行，得尽苦边。尊者摩诃拘絺罗！世尊眼见色若好、若恶，不起欲贪；其余众生，眼若见色若好、若恶，则起欲贪。是故世尊说当断欲贪，则心解脱。乃至意、法，亦复如是」。时二正士展转随喜，各还本处。

「缚解脱」：复次，于内、外处，若有欲贪境界现前，或不现前，而其诸根不能弃舍，故名为缚。若无欲贪，设有境界正现在前，诸根于彼尚能弃舍，况不现前，故名解脱。

一九九；三七七（二五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舍利弗，尊者摩诃拘絺罗，俱在耆阇崛山中。尊者摩诃拘絺罗晡时从禅觉，诣尊者舍利弗所，共相问讯已，退坐一面。语尊者舍利弗：「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见答与不」？舍利弗言：「随仁所问，知者当答」。尊者摩诃拘絺罗问尊者舍利弗言：「谓无明者，云何为无明」？尊者舍利弗言：「所谓无知，无知者是为无明。云何无知？谓眼无常不如实知，是名无知，眼生灭法不如实知，是名无知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。如是尊者摩诃拘絺罗！于此六触入处如实不知、不见、不无间等，愚痴、无明、大冥，是名无明」。尊者摩诃拘絺罗又问：「尊者舍利弗！所谓明者，云何为明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所谓为知，知者是明。为何所知？谓眼无常，眼无常如实知；眼生灭法，眼生灭法如实知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。尊者摩诃拘絺罗！于此六触入处如实知、见、明、觉、悟、慧、无间等，是名为明」。时二正士各闻所说，展转随喜，各还其所。

二〇〇；三七八（二五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比丘名优波先那，住王舍城寒林中冢间，蛇头岩下迦陵伽行处。时尊者优波先那，独一于内坐禅，时有恶毒蛇，长尺许，于上石间堕优波先那身上。优波先那唤舍利弗，语诸比丘：「毒蛇堕我身上，我身中毒。汝等驶来，扶持我身出置于外，莫令于内身坏，碎如糠糟聚」。时尊者舍利弗，于近处住一树下，闻优波先那语，即诣优波先那所，语优波先那言：「我今观汝色貌、诸根不异于常，而言中毒，持我身出，莫令散坏，如糠糟聚，竟为云何」？优波先那语舍利弗言：「若当有言：我眼是我、我所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是我、我所；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色、声，香、味、触、法是我、我所；地界，地界是我、我所，水、火、风、空、识界，水、火、风、空、识界是我、我所；色阴，色阴是我、我所，受、想、行、识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阴是我、我所者，面色诸根，应有变异。我今不尔，眼非我、我所，乃至识阴非我、我所，是故面色、诸根无有变异」。舍利弗言：「如是，优波先

那！汝若长夜离我、我所、我慢、系著、使，断其根本，如截多罗树头，于未来世永不复起，云何面色、诸根当有变异」！时舍利弗即周匝扶持优波先那身，出于窟外。优波先那身，中毒碎坏，如聚糠糟。时舍利弗即说偈言：

「久殖诸梵行，善修八圣道，欢喜而舍寿，犹如弃毒钵。

久殖诸梵行，善修八圣道，欢喜而舍寿，如人重病愈。

久殖诸梵行，善修八圣道，如出火烧宅，临死无忧悔。

久殖诸梵行，善修八圣道，以慧观世间，犹如秽草木，

不复更求余，余亦不相续」。

时尊者舍利弗，供养优波先那尸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尊者优波先那，有小恶毒蛇，如治眼筹，堕其身上，其身即坏，如聚糠糟」。佛告舍利弗：「若优波先那诵此偈者，则不中毒，身亦不坏如聚糠糟」。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诵何等偈，何等辞句」？佛即为舍利弗而说偈言：

「常慈念于彼，坚固赖咤罗，慈伊罗槃那，尸婆弗多罗，

钦婆罗上马，亦慈迦拘咤，及彼黑瞿昙，难陀、跋难陀。

慈悲于无足，及以二足者，四足与多足，亦悉起慈悲。

慈悲于诸龙，依于水陆者，慈一切众生，有量及无量。

安乐于一切，亦离烦恼生，欲令一切贤，一切莫生恶，

常住蛇头岩，众恶不来集。凶害恶毒蛇，能害众生命，

如此真谛言，无上大师说。我今诵习此，大师真实语，

一切诸恶毒，无能害我身。贪欲、瞋恚、痴，世间之三毒，

如此三恶毒，永除名佛宝；法宝灭众毒；僧宝亦无余。

破坏凶恶毒，摄受护善人，佛破一切毒，汝蛇毒今破。

故说是呪术章句，所谓：

坞躭婆隶 躭婆隶 航陆 波婆躭陆 榇谛 肃榇谛 织跋谛 文那移 三摩移 檀谛尼罗织施 婆罗拘閇坞隶 坞娱隶 悉波呵

舍利弗！优波先那善男子，尔时说此偈、说此章句者，蛇毒不能中其身，身亦不坏如糠糟聚」。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优波先那未曾闻此偈，未曾闻此呪术章句。世尊今日说此，正为当来世耳」。尊者舍利弗闻佛所说，欢喜作礼而去。

「相」：复次，善修梵行，于诸蕴、处，我、我所见已永断者，若为损身，乃至夺命苦受所触，终无色变、心变可得，如是名龟善守根相。彼由如是善守诸根，四苦解脱增上力故，得四种喜：一、由当来外缘生苦得解脱故；二、由当来内缘生苦得解脱故；三、于现法般涅槃时，由二种依所作众苦得解脱故；四、命终已，与世所见草木相似，一切众苦不相续故。由二种相，草木相似：一者、六处离有情想，与世所见草木相似；二者、六处为所依止，贪、瞋、痴火乃得烧然，与世所见草木相似。善修梵行诸圣弟子，当来后有苦不生故，与诸如来成就明力少分相似，非现法缘苦不生故，设暂生已速疾断故。然诸如来二种明力，皆悉成就，是故说名无上明持。

二〇一；三七九（二五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尊者优陀夷往拘萨罗国人间游行，至拘磐茶聚落，到毘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庵罗园中住。时毘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，有诸年少弟子，游行采樵，至庵罗园中，见尊者优陀夷，坐一树下，容貌端正，诸根寂静，心意安谛，成就第一调伏。见已，往诣其所，共相问讯已，退坐一面。时优陀夷为诸年少，种种说法劝励已，默然而住。彼诸年少闻尊者优陀夷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去。时诸年少担持束薪，还至毘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所，置薪束于地，诣毘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所，白言：「我和上尼当知！庵罗园中有沙门优陀夷，姓瞿昙氏，依于彼住，极善说法」。毘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语诸年少言：「汝可往请沙门优陀夷瞿昙氏，明日于此饭食」。时诸年少弟子，受毘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教已，往诣尊者优陀夷所，白优陀夷言：「尊者当知！我和上毘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，请尊者优陀夷明旦饭食」。

时优陀夷默然受请。时彼诸年少，知优陀夷受请已，还归和上毘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所，白言：「和上尼！我以和上尼语请尊者优陀夷，尊者优陀夷默然受请，和上尼自知时」。

尔时，尊者优陀夷，夜过晨朝，著衣持钵，往诣毘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舍。时毘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，遥见尊者优陀夷来，疾敷床座，请令就坐。设种种饮食，自手供养，丰美满足。食已，澡漱洗钵讫，还就本坐。时毘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，知食已讫，著好革屣，以衣覆头，别施高床，现起轻相，憍慢而坐。语优陀夷言：「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见答与不」？优陀夷答言：「姊妹！今是非时」。作此语已，从座起去。如是明日，诸弟子复至庵罗园采樵，听法，还复白和上尼，和上尼复遣诣请食。如前三返，乃至请法，答言非时，不为说法。诸年少弟子复白和上尼：「庵罗园中沙门优陀夷，极善说法」。和上尼答言：「我亦知彼极善说法，再三请来，设食、问法，常言非时，不说而去」。诸弟子言：「和上尼著好革屣，以衣覆头，不恭敬坐，彼云何说？所以者何？彼尊者优陀夷，以敬法故，不说而去」。和上尼答言：「若如是者，更为我请」。

彼诸弟子受教更请，供养如前。时和上尼知食讫已，脱革屣，整衣服，更坐卑床，恭敬白言：「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见答与不」？优陀夷答言：「汝今宜问，当为汝说」。彼即问言：「有沙门、婆罗门，说苦、乐自作；复有说言苦、乐他作；复有说言苦、乐自他作；复有说言苦、乐非自非他作。尊者复云何」？尊者优陀夷答言：「姊妹！阿罗诃说苦乐异生，非如是说」。婆罗门尼复问：「其义云何」？优陀夷答言：「阿罗诃说，从其因缘生诸苦、乐」。优陀夷复语婆罗门尼言：「我今问汝，随意答我。于意云何？有眼不」？答言：「有」。「有色不」？答言：「有」。「有眼识，眼触，眼触因缘生受——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不」？答言：「如是，尊者优陀夷」！优陀夷复问：「有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（有）意（有色？有意识），意触，意触因缘生受——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不」？答言：「如是，尊者优陀夷」！优陀夷言：「此是阿罗诃说，从其因缘生于苦、乐」。婆罗门尼言：「尊者优陀夷，如是阿罗诃说，从其因缘生苦、乐耶」？优陀

夷答言：「如是，婆罗门尼」！婆罗门尼复问：「沙门！云何阿罗诃说因缘生苦、乐、不苦不乐灭」？优陀夷答言：「我今问汝，随意答我。婆罗门尼！一切眼一切时灭无余，犹有眼触因缘生受——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耶」？答言：「无也，沙门」！「如是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一切时灭永尽无余，犹有意触因缘生受——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耶」？答言：「无也，沙门」！「如是婆罗门尼！是为阿罗诃说因缘生苦、乐、不苦不乐灭」。尊者优陀夷说是法时，毘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远尘、离垢，得法眼净。尔时，毘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，见法，得法，知法，入法，度疑、惑，不由于他，入佛教法，于法得无所畏。从坐起，整衣服，恭敬合掌，白尊者优陀夷：「我今日超入决定。我从今日，归依佛，归依法，归依僧！我从今日尽寿归依三宝」。尔时，优陀夷为婆罗门尼说法、示教、照喜已，从坐起去。

「触遍」：复次，有一沙门或婆罗门，越胜现量，世间愚夫尚不迷惑，况诸智者！一切愚痴所安足处，虚妄推度以为依止，或依前际，或依现法，坚固执著，建立四种苦、乐邪论。谓依前际，虚妄计度宿作因故，立诸苦、乐一向自作；虚妄计度自在变化以为因故，立诸苦、乐一向他作；虚妄计度先自在作，然后宿作因所作故，立诸苦、乐自作，他作；虚妄计度无因生故，立诸苦、乐非自非他所作因生。或依现法，虚妄计度，若随自欲，自作功用所生起者，立为自作；若不随欲，不自觉知他所引者，立为他作；若随所欲，自所觉知他所引者，立自、他作；若非自、他功用为先所生起者，但由境界现在前故，不能了达微细因触，便起邪执，谓非自、他所作因生，立无因生。此中唯有诸根、境、识和合所生苦乐可得，都无前际或现法中，若自、若他实有可得。唯即于此三事和合，假立自、他，是故当知唯有其触，遍行一切为苦乐因。

二〇二；三八〇（二五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二十亿耳住耆阇崛山，常精勤修习菩提分法。时尊者二十亿耳，独静禅思而作是念：「于世尊弟子精勤声闻中，我在其数，然我今日未尽诸漏。我是名族姓子，多饶财

宝，我今宁可还受五欲，广行施作福」。尔时，世尊知二十亿耳心之所念，告一比丘：「汝等今往二十亿耳所，告言：世尊呼汝」。是一比丘受佛教已，往诣二十亿耳所，语言：「世尊呼汝」。二十亿耳闻彼比丘称大师命，即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。尔时，世尊告二十亿耳：「汝实独静禅思作是念：世尊精勤修学声闻中，我在其数，而今未得漏尽解脱。我是名族姓子，又多钱财，我宁可还俗受五欲乐，广施作福耶」？时二十亿耳作是念：「世尊已知我心」。惊怖毛竖，白佛言：「实尔，世尊」！佛告二十亿耳：「我今问汝，随意答我。二十亿耳！汝在俗时，善弹琴不」？答言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复问：「于意云何？汝弹琴时，若急其弦，得作微妙和雅音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复问：「云何？若缓其弦，宁发微妙和雅音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复问：「云何？善调琴弦，不缓、不急，然后发妙和雅音不」？答言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二十亿耳：「精进太急，增其掉、悔；精进太缓，令人懈怠。是故汝当平等修习摄受，莫著、莫放逸、莫取相」！时尊者二十亿耳，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时尊者二十亿耳，常念世尊说弹琴譬，独静禅思，如上所说，乃至漏尽，心得解脱，成阿罗汉。

尔时，尊者二十亿耳得阿罗汉，内觉解脱喜乐，作是念：「我今应往问讯世尊」。尔时尊者二十亿耳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于世尊法中得阿罗汉，尽诸有漏，所作已作，舍离重担，逮得己利，尽诸有结，正智心解脱。当于尔时，解脱六处。云何为六？离欲解脱，离恚解脱，远离解脱，爱尽解脱，诸取解脱，心不忘念解脱。世尊！若有依少信心而言离欲解脱，此非所应；贪、恚、痴尽，是名真实离欲解脱。若复有人，依少持戒而言我得离恚解脱，此亦不应；贪、恚、痴尽，是名真实（离恚）解脱。若复有人，依于修习利养远离，而言远离解脱，是亦不应；贪、恚、痴尽，是真实远离解脱。贪、恚、痴尽，亦名离爱，亦名离取，亦名离忘念解脱。如是世尊！若诸比丘未得罗汉，未尽诸漏，于此六处不得解脱。若复比丘在于学地，未得增上乐涅槃，习向心住，尔时成就学戒，成就学根。后时当得漏尽，无漏心解脱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；当于尔时，得无学戒，得

无学诸根。譬如婴童愚小仰卧，尔时成就童子诸根；彼于后时渐渐增长，诸根成就，当于尔时成就长者诸根。在学地者，亦复如是，未得增上安乐。乃至成就无学戒，无学诸根，若眼常识色，终不能妨心解脱、慧解脱，意坚住故，内修、无量、善解脱，观察生灭乃至无常。耳识声，鼻识香，舌识味，身识触，意识法，不能妨心解脱、慧解脱，意坚住故，内修、无量、善解脱，观察生灭。譬如村邑近大石山，不断、不坏、不穿，一向厚密，假使四方风吹，不能动摇，不能穿过。彼无学者亦复如是，眼常识色，乃至意常识法，不能妨心解脱、慧解脱，意坚住故，内修、无量、善解脱，观察生灭」。尔时，二十亿耳重说偈言：

「离欲心解脱，无恚脱亦然，远离心解脱，贪爱永无余，

诸取心解脱，及意不忘念。晓了入处生，于彼心解脱，

彼心解脱者，比丘意止息，诸所作已作，更不作所作。

犹如大石山，四风不能动。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及法之好恶，

六入处常对，不能动其心，心常住坚固，谛观法生灭」。

尊者二十亿耳说是法时，大师心悦；诸多闻梵行者闻尊者二十亿耳所说，皆大欢喜。尔时，尊者二十亿耳闻佛说法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尔时，世尊知二十亿耳去，不久，告诸比丘：「善心解脱者，应如是记说。如二十亿耳，以智记说，亦不自举，亦不下他，正说其义，非如增上慢者，不得其义而自称叹得过人法，自取损减」。

「胜解」：复次，由四种相，正发精进，速令诸漏永尽无余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发起平等精进，谓不极掉举发勤精进，令其身心疲倦损恼；亦不极下发起精进，虚弃身命令无所得，是名初相。又不由此而生憍慢，谓我独能发勤精进，余则不尔，是第二相。又于正发勤精进果，世间安触所证差别，无有爱味与此俱行，修不放逸，是第三相。又于精进平等之相，能善摄受，令于当来无有退失，是第四相。如是正发勤精进故，永尽诸漏，成阿罗汉。若欲于彼大师、有智同梵行所，记别自己所证差别，唯阿罗汉六处胜解，能正记别，谓依三学及以五种补特伽罗。云何名为六处胜解？一、出离胜解，

二、无恼胜解，三、远离胜解，四、爱尽胜解，五、取尽胜解，六、心无忘失胜解。云何三学？一、增上戒学，二、增上心学，三、增上慧学。云何五种补特伽罗？一者、异生处在居家，唯依于信，发生欣乐出离胜解，从境界缚心求出离，是名第一补特伽罗。二者、异生既出离已，唯依于戒，于诸有情，由身、语、意行无恼行，是名第二补特伽罗。三者、异生能断利养及恭敬爱，于现法中离欲界欲，是名第三补特伽罗。四者、有学已见谛迹，是名第四补特伽罗。五者、无学得阿罗汉，是名第五补特伽罗。当知此中，第一、第二处所胜解，初学所依；第三处所所起胜解，与第二学作其所依；后三处所所起胜解，与第三学作其所依。若由此智能断烦恼及烦恼断，当知是名心无忘失。又于当来后有因断，说名爱尽。现法境界诸杂染断，说名取尽。又彼第一补特伽罗，虽有正信出离胜解，而未决定堪于当来令彼一切悉皆弃舍及与变异；第二、有其无恼胜解，第三、有其远离胜解，当知亦尔。若诸有学六处胜解，虽无堪能当来弃舍及与变异，然似幼童，等持、念、慧皆悉羸劣，虽生圣处，未善修故，于贪、瞋、痴不能远离，无余永断；由慧劣故，及由贪等未永断故，若遇胜妙境界现前，时时忘念。由此因缘，而勤生起学心解脱及慧解脱，尽诸烦恼；是故有学补特伽罗，仍有所作，由此分故而名减劣。若阿罗汉六处胜解，尚无堪能当来变异，况有弃舍！善修道故，贪、瞋、痴等永断无余，爱尽、取尽，胜解圆满。已得尽智、无生智故，六种恒住所摄受故，所有智慧，非如有学时时忘念。故阿罗汉六处胜解，由第一义最极圆满，亦名成就最极清净，非余下位补特伽罗。由此因缘，亦无自高记别所解。于三摩地所行、所缘无散乱故，名内心住。即三摩地善成满故，名不狭小。一切烦恼皆离系故，名善解脱。所有智慧善积集故，说名善修。见灭尽故，无有爱味，其心一向善而无罪。

二〇三；三八一（二五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尊者摩诃迦旃延，住阿磐提国湿摩陀江侧猕猴室阿练若窟。有鲁醯遮婆罗门，恭敬承事，如罗汉法。尔时，尊者摩诃迦旃延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猕猴室聚落，次行乞食。乞食还，举衣钵，洗足已、入室坐禅。时鲁醯遮婆罗门有诸年少弟子，游行采薪，至尊者摩诃迦旃延窟边，共

戏笑言：「此中剃发沙门住，是黑暗人，非世胜人，而鲁醯遮婆罗门尊重供养如罗汉法」。时尊者摩诃迦旃延语诸年少言：「年少！年少！莫作声」。诸年少言：「终不敢复言」。如是再三，语犹不止。于是尊者摩诃迦旃延，出户外，语诸年少言：「年少！年少！汝等莫语，我今当为汝等说法，汝等且听」。诸年少言：「诺！唯愿说法，我当听受」。尔时，尊者摩诃迦旃延即说偈言：

「古昔婆罗门，修习胜妙戒，得生宿命智，娱乐真谛禅，

常住于慈悲，关闭诸根门，调伏于口过，古昔行如是。

舍本真实行，而存虚伪事，守族姓放逸，从诸根六境，

自饿、居冢间，三浴、诵三典，不守护根门，犹如梦得宝。

编发衣皮褐，戒盗灰坌身，麁衣以蔽形，执杖持水瓶，

假形婆罗门，以求于利养。善摄护其身，澄净离尘垢，

不恼于众生，是道婆罗门」。

尔时，诸年少婆罗门瞋恚不喜，语尊者摩诃迦旃延：「谤我经典，毁坏所说，骂辱婆罗门」。执持薪束，还鲁醯遮婆罗门所，语鲁醯遮婆罗门言：「和上知不？彼摩诃迦旃延诽谤经典，毁呰言说，骂辱婆罗门」。鲁醯遮婆罗门语诸年少：「诸年少！莫作是语。所以者何？摩诃迦旃延宿重戒德，不应谤毁经典，毁呰言说，骂婆罗门」。诸年少言：「和上不信我言，当自往看」。

时鲁醯遮婆罗门，不信诸年少语，往诣摩诃迦旃延，共相问讯，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语摩诃迦旃延言：「我诸年少弟子来到此不」？答言：「到此」。「少多与共言语不」？答云：「与共言语」。鲁醯遮婆罗门言：「汝与诸年少共语，今可为我尽说是」。摩诃迦旃延即为广说。时鲁醯遮婆罗门，亦复瞋恚，心得不喜，语摩诃迦旃延：「我先不信诸年少语，今摩诃迦旃延，真实诽谤经典，毁呰而说，骂辱婆罗门」。作此语已，小默然住。须臾，复语摩诃迦旃延：「仁者所说门，何等为门」？摩诃迦旃延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婆罗门所问如法，我今当为汝说门。婆罗门！眼是门，以见色故；耳……。

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是门，以识法故」。婆罗门言：「奇哉摩诃迦旃延！我问其门，即说其门。如摩诃迦旃延所说不守护门，云何不守护门」？摩诃迦旃延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婆罗门问不守护门，是如法问，今当为汝说不守护门。婆罗门！愚痴无闻凡夫，眼见色已，于可念色而起缘著，不可念色而起瞋恚，不住身念处故，于心解脱、慧解脱无如实知，于彼起种种恶不善法，不得无余灭尽。于心解脱、慧解脱，妨碍不得满足；心解脱、慧解脱不满故，身满恶行，不得休息，心不寂静；以不寂静故，于其根门则不调伏，不守护，不修习。如眼、色，耳、声，鼻、香，舌、味，身、触，意、法，亦复如是」。鲁醯遮婆罗门言：「奇哉！奇哉！摩诃迦旃延！我问不守护门，即为我说不守护门。摩诃迦旃延！云何复名善守护门」？摩诃迦旃延语婆罗门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能问我善守护门义，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守护门义。多闻圣弟子，眼见色已，于可念色不起缘著，不可念色不起瞋恚，常摄其心，住身念处，无量心解脱、慧解脱如实知。于彼所起恶不善法，寂灭无余，于心解脱、慧解脱而得满足；解脱满足已，身触恶行悉得休息，心得正念，是名初门善调伏、守护、修习。如眼及色，耳、声，鼻、香，舌、味，身、触，意、法，亦复如是」。鲁醯遮婆罗门言：「奇哉！摩诃迦旃延！我问守护门义，即为我说守护门义。譬如士夫求毒药草，反得甘露，今我如是，瞋恚而来至此座坐，而摩诃迦旃延以大法雨雨我身中，如雨甘露。摩诃迦旃延！家中多事，今请还家」。摩诃迦旃延言：「婆罗门！宜知是时」。时鲁醯遮婆罗门闻摩诃迦旃延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去。

「护根门」：复次，略有二种补特伽罗：一者、不能密护根门，二者、善能密护根门。云何名为不能密护根门补特伽罗？谓如有一，于诸境界不能如理作意思惟，于可爱色为贪欲缠之所缠缚，于不爱色为瞋恚缠之所缠缚。又于彼境，不能随念所有过患，设有随念不善修习，由是因缘，心为诸缠之所覆蔽，起诸缠已，不能制伏。又是异生，未得有学心、慧解脱，于上无学心、慧解脱不如实知。由不知故，于诸有学心、慧解脱亦不能满。彼于尔时，未以修力为所依止，于烦恼品所有麁重未能永害。又不依先善思择力，念不成就为因缘故，当知不能密护根门。由此三相，补特伽罗应知不能密护根

门：一、由缠故，二、由思择所摄对治有缺减故，三、由修力所摄对治有缺减故。与此相违，当知白品，于诸根门善能密护。

二〇四；三八二（一一六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榇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时有众多比丘，集于讲堂，作如是论：「诸尊！如世尊说波罗延，低舍弥德勒所问：

若知二边者，于中永无著，说名大丈夫，不顾于五欲，

无有烦恼鑈，超出缝纰忧。

诸尊！此有何义？云何边？云何二边？云何为中？云何为缝纰？云何思以智知，以了了；智所知，了所了，作苦边，脱于苦」？有一答言：「六内入处是一边，六外入处是二边，受是其中，爱为缝纰。习于爱者，得彼彼因身，渐转增长出生。于此即法，以智知、以了了；智所知、了所了，作苦边，脱于苦」。复有说言：「过去世是一边，未来世是二边，现在世名为中，爱为缝纰。习近此爱，彼彼所因身，渐转增长出生，乃至脱苦」。复有说言：「乐受者是一边，苦受者是二边，不苦不乐是其中，爱为缝纰。习近此爱，彼彼所得自身，渐转增长出生，乃至脱苦」。复有说言：「有者是一边，集是二边，受是其中，爱为缝纰；如是广说，乃至脱苦」。复有说言：「身者是一边，身集是二边，爱为缝纰；如是广说乃至脱苦」。复有说言：「我等一切所说不同，所谓向来种种异说，要不望知，云何世尊有余之说，波罗延、低舍弥德勒所问经？我等应往具问世尊，如世尊说，我等奉持」。

尔时众多比丘，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向诸比丘集于讲堂，作如是言：于世尊所说波罗延、低舍弥德勒所问经，所谓二边乃至脱苦。有人说言：内六入处是说一边，外六入处是说二边，受是其中，爱为缝纰。如前广说，悉不决定，今日故来请问世尊，具问斯义，我等所说谁得其义」？佛告诸比丘：「汝等所说，皆是善说；我今当为汝等说有余经。我为波罗延、低舍弥德勒有余经说：谓触是一边，触集是二边，受是其中，爱为缝纰。习近爱已，彼彼所得身缘，转增长出生。于此法，以智知，以了了；习所知，了所了，作苦边，脱于苦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

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教」：复次，由二种相，诸圣弟子于其大师所说法教，能正记别，能善宣说，谓能辩释真实义故。云何为二？一者、由是意趣宣说，善能悟入如是意趣而正记别。二者、如来以无量门广宣圣教，为无量品补特伽罗种种辩说，于此法教不违法性，能正记别。

二〇五；三八三（一一六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尊者宾头卢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。时有婆蹉国王，名优陀延那，诣尊者宾头卢所，共相问讯，问讯已，退坐一面。婆蹉王优陀延那白尊者宾头卢言：「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见答与不」？尊者宾头卢答言：「大王！大王且问，知者当答」。婆蹉王优陀延那问尊者宾头卢：「何因何缘，新学年少比丘，于此法律出家未久，极安乐住，诸根欣悦，颜貌清净，肤色鲜白，乐静少动，任他而活，野兽其心，堪能尽寿修持梵行，纯一清净」？尊者宾头卢答言：「如佛所说。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、所知、所见，为比丘说：汝诸比丘！若见宿人，当作母想；见中年者，作姊妹想；见幼稚者，当作女想。以是因缘，年少比丘于此法律出家未久，安隐乐住，诸根敷悦，颜貌清净，肤色鲜白，乐静少动，任他而活，野兽其心，堪能尽寿修持梵行，纯一清净」。婆蹉王优陀延那语尊者宾头卢言：「今诸世间贪求之心，若见宿人而作母想，见中年者作姊妹想，见幼稚者而作女想。当于尔时，心亦随起，贪欲烧燃，瞋恚烧燃，愚痴烧燃，要当更有胜因缘不」？尊者宾头卢语婆蹉王优陀延那：「更有因缘，如世尊说。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、所知、所见，为比丘说：此身从足至顶，骨干肉涂，覆以薄皮，种种不净充满其中。周遍观察：发、毛、爪、齿、尘垢、流唾、皮、肉、白骨、筋、脉、心、肝、肺、脾、肾、肠、肚、生藏、熟藏、胞、泪、汗、涕、沫、肪、脂、髓、痰癊、脓、血、脑汁、屎、溺。大王！此因此缘故，年少比丘于此法律出家未久，安隐乐住，乃至纯一满净」。婆蹉王优陀延那语尊者宾头卢：「人心飘疾，若观不净，随净想现，颇更有因缘，令年少比丘于此法律出家未久，安隐乐住，乃至纯一满净不」？尊者宾头卢言：「大王！有因有缘，如世尊说。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、所知、所见，告诸比丘：汝等应当守护根门，善摄其心。

若眼见色时，莫取色相，莫取随形好，增上执持。若于眼根不摄敛住，则世间贪忧恶不善法，则漏其心。是故汝等当受持眼律仪。耳、声，鼻、香，舌、味，身、触，意、法，亦复如是，乃至受持意律仪」。尔时，婆蹉王优陀延那语尊者宾头卢：「善哉！善说法，乃至受持诸根律仪。尊者宾头卢！我亦如是。有时不守护身，不持诸根律仪，不一其念，入于宫中，其心极生贪欲炽燃，（瞋恚烧燃，）愚痴烧燃。正使闲房独处，亦复三毒烧燃其心，况复宫中！又我有时善护其身，善摄诸根，专一其念，入于宫中，贪欲、恚、痴不起烧燃其心。于内宫中尚不烧身，亦不烧心，况复闲独！以是之故，此因此缘，能令年少比丘，于此法律出家未久，安隐乐住，乃至纯一满净」。时婆蹉王优陀延那闻尊者宾头卢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坐起去。

「爱相」：复次，于佛善说法毘奈耶，深心爱乐新学苾刍，由二种相，应正了知：一、由身相无变异故，二、由心相无变异故。谓由形色极光净故，面貌熙怡极鲜洁故，肤体充实不羸损故，诸根适悦而寂静故，身无变异；随有所得生喜足故，远离贪乐畜积资财而受用故，于其室家无顾恋故，心无变异。复有三种婬贪对治，能令婬贪未生不生，已生寻断：一者、思惟不应行想；二者、思惟极不净想；三者、密护一切根门。此中密护一切根门，略广应知如声闻地。谓能密护诸根门者，不令母邑摩触身故，名善护身。于诸母邑不观、不听、不忆念故，名善守根。设见、设闻、设随忆念，即能长时摄受正念，以猛利慧深见过故，名善住念。彼由如是善护其身，善守诸根，善住正念，便能思惟不应行想，由此烦恼不能蔽心令暂欣味。又能思惟极不净想，由此烦恼不能蔽心令速回转。

二〇六；三八四（一一六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手故知有取舍，有足故知有往来，有关节故知有屈伸，有腹故知有饥渴。如是比丘！有眼故眼触因缘生受，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。诸比丘？若无手则不知取舍，若无足则不知往来，若无关节则不知有屈伸，若无腹则不知有饥渴。如是诸比丘！若无眼，则无眼触因缘生受，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复次，嗢拖南曰：

唯缘、寻思、愿，一切种律仪，入圣教不护，胜资粮善备，

舍所学、著处，不善义、随流，菩萨胜余乘，论施设最后。

「唯缘」：由先所作诸业烦恼，及自种子相续所引诸受生起，其六触处唯为作缘。如心所起功用所引诸取受业，手唯能作助取受缘，当知此中道理亦尔。

二〇七；三八五（一一六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过去世时，有河中草，有龟于中住止。时有野干，饥行觅食，遥见龟虫，疾来捉取。龟虫见来，即便藏六。野干守伺，龟出头足，欲取食之。久守龟虫，永不出头，亦不出足，野干饥乏，瞋恚而去。诸比丘！汝等今日亦复如是。知魔波旬常伺汝便，龟汝眼著于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尝味，身觉触，意念法，欲令出生染著六境。是故比丘！汝等今日常当执持眼律仪住，执持眼根律仪住，恶魔波旬不得其便，随出、随缘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。于其六根若出、若缘，不得其便，犹如龟虫，野干不得其便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龟虫畏野干，藏六于壳内，比丘善摄心，密藏诸觉想，

不依不怖彼，覆心勿言说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寻思」：复次，诸有苾刍受用如法边际卧具，安住空闲，若有能令寻思躁扰，胜妙境相来现于心，当知是魔品类所作。此中，苾刍应以九相安住其心，从诸境界相应寻思摄心令住，无容寻思随一更起。若由此依，由此境界有所飡味，于此境界随其所得，随其所住，能自远离。彼于尔时，于可爱事，终不依止诸欲寻思而有所作；于恚寻思及害寻思亦能远离，净修其心，于现法中能得涅槃。得涅槃已，终不共他诤竞而住。谓诸诤竞，于佛圣法毘

奈耶中，极作衰损。如是愚痴所生寻思，亦不寻思如余外道。

二〇八；三八六（一一六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譬如麷麦，著四衢道头，有六壮夫执杖共打，须臾尘碎，有第七人执杖重打。诸比丘！于意云何？如麷麦聚，六人共打，七人重打，当极碎不」？诸比丘白佛言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诸比丘：「如是愚痴士夫，六触入处之所搥打。何等为六？谓眼触入处常所搥打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入处常所搥打。彼愚痴士夫，为六触入处之所搥打，犹复念求当来世有，如第七人重打令碎。比丘！若言是我，是则动摇；言是我所，是则动摇；未来当有，是则动摇；未来当无，是则动摇；当复有色，是则动摇；当复无色，是则动摇；当复有想，是则动摇；当复无想，是则动摇；当复非有想非无想，是则动摇。动摇故病，动摇故痈，动摇故刺，动摇故著。正观察动摇故苦者，得不动摇心，多修习住，系念正知。如动摇，如是思量；虚诳；有行；因爱言我，是则为爱；言我所，是则为爱；言当来有，是则为爱；言当来无，是则为爱；当有色，是则为爱；当无色，是则为爱；当有想，是则为爱；当无想，是则为爱；当非想非非想，是则为爱。爱故为病，爱故为痈，爱故为刺。若善思观察爱生苦者，当多住离爱心，正念正知」。

「诸比丘！过去世时，阿修罗兴军与帝释鬪。时天帝释告三十三天：今日诸天、阿修罗共战，若诸天胜、阿修罗不如者，当生执阿修罗，缚以五系，送还天宫。阿修罗语其众言：今阿修罗军与诸天战，若阿修罗胜、诸天不如者，当生执帝释，缚以五系，还归阿修罗宫。当其战诤，诸天得胜、阿修罗不如。时三十三天生执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缚以五系，还归天宫。尔时，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身被五系，置于正法殿上，以种种天五欲乐而娱乐之。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作是念：唯阿修罗贤善聪慧，诸天虽善，我今且当还归阿修罗宫。作是念时，即自见身被五系缚，诸天五欲自然化没。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复作是念：诸天贤善，智慧明彻，阿修罗虽善，我今且当住此天宫。作是念时，即自见身五缚得解，诸天五欲自然还出。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乃至有如是微细之缚，魔波旬缚，转细于是。心动摇时，魔即随缚，

心不动摇，魔即随解。是故诸比丘！多住不动摇心，正念正知应当学」！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愿」：复次，若由先世后有苦因，于现法中有六触处果法而转，由六境界所损恼时，若有苾刍为求后有，自发誓愿修行梵行，彼于尔时，令其第七后有苦因，倍更增长，转为损恼，于现法中能障涅槃；由此因缘，能得当来有暇圆满不决定故，此后有愿，当知于彼微细缚中最极微细。何以故？如彼三十三天宫中，有一囹圄，其中禁缚天或非天。然彼法尔暂得解脱，以天妙欲游戏而住，乃至未起逃窜之心；此心若起，便失妙欲，还见自身为缚所缚。彼才起心，便为微细缚之所缚，以时分故说名微细，非难识故而说微细，由被缚时，能自解了我今有缚。若诸苾刍心愿后有，此心若起，便即被缚，既被缚已，不能了知自身有缚，是故此缚最极微细。当知时分及以难识，俱微细故，名极微细。

二〇九；三八七（一一六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有比丘、比丘尼，眼、色、识，因缘生，若欲、若贪、若昵、若念、若决定著处，于彼诸心善自防护。所以者何？此等皆是恐畏之道，有碍有难；此恶人所依，非善人所依，是故应自防护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。譬如田夫，有好田苗。其守田者懒惰放逸，栏牛啖食，愚痴凡夫亦复如是，六触入处，乃至放逸，亦复如是。若好田苗，其守田者心不放逸，栏牛不食，设复入田，尽驱令出。所谓若心、若意、若识，多闻圣弟子于五欲功德，善自摄护，尽止令灭。若好田苗，其守护田者不自放逸，栏牛入境，左手牵鼻，右手执杖，遍身搥打，驱出其田。诸比丘！于意云何？彼牛遭苦痛已，从村至宅，从宅至村，复当如前过食田苗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所以者何？忆先入田遭捶杖苦故」。「如是，比丘！若心、若意、若识，多闻圣弟子于六触入处，极生厌离、恐怖，内心安住，制令一意」。

「诸比丘！过去世时，有王闻未曾有好弹琴声，极生爱乐，耽湎、染著。问诸大臣：此何等声，甚可爱乐？大臣答言：此是琴声。王语大臣：取彼声

来。大臣受教，即往取琴来，白言：大王！此是琴，作好声者。王语大臣：我不用琴，取其先闻可爱乐声来。大臣答言：如此之琴，有众多种具，谓有柄、有槽、有丽、有弦、有皮，巧方便人弹之；得众具因缘，乃成音声，非不得众具而有音声。前所闻声，久已过去，转亦尽灭，不可持来。尔时，大王作是念言：咄！何用此虚伪物为！世间琴者，是虚伪物，而令世人耽湎、染著。汝今持去，片片析破，弃于十方。大臣受教，析为百分，弃于处处。如是，比丘！若色、受、想、思、欲，知此诸法无常、有为、心因缘生，而便说言是我我所，彼于异时一切悉无。诸比丘！应作如是平等正智如实观察」！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一切种律仪」：复次，若诸苾刍精勤加行，守护诸根，于其律仪及非律仪，应当了知。于软、中、上世间，有学、无学律仪，应当了知。云何律仪？谓如有一，于可爱境，诸杂染心不忍、不受、不执、不取，设令暂起，寻还弃舍，是名律仪。云何非律仪？谓一苾刍，如营农者，亲近善士，听闻正法，如理作意，正修所缘境界良田，令其生起善根苗稼。然其种性猛利多贪，未尝串习贪欲对治，猛利惭愧亦未曾有，若遇胜妙境界现前，彼由本性猛利贪故，未曾串习贪对治故，所有惭愧皆羸劣故，便起贪缠，坚执不舍。心于贪缠，不能防护而自放纵，非理作意相应心牛，入境界田，损坏所有善根苗稼，以是因缘名非律仪。又如有一，能速作意，于诸境界而自摄敛，然未能观所有过患令不再起，是名为软世间律仪。又如有一，能速作意，于诸境界而自摄敛，亦能观彼所有过患令不再起，是名为中世间律仪。由此为依，获得四种作意所摄九相心住，当知如前声闻地说。由得此故，名离欲贪诸异生类。彼先修习加行观时，如营农者，今得增上，犹如大王。于先所得等至所生胜妙诸受，能正了知是大放逸安足处已，便使如臣听闻正法增上所生胜奢摩他之所摄护毘钵舍那，令其观察彼所生受性是缘生，缘生性故体是无常，彼由此故，便以意地诸过患相俱行作意而得离欲。既离欲已，复观等至所依别故十种差别，时分别故多百差别。此中等至所依别故十种别者，谓有寻有伺，无寻唯伺，无寻无伺；若喜俱行，若乐俱行，若舍俱行；退分，住分，若胜进分，顺决择分。时分别故多百差别者，谓即观察如是行相，依生、

住、灭时分所作差别道理，当知复有多百差别。如是了知彼所生受，是无常性，流转差别种种性已，略由三相，复审观彼是无常性：谓所依故，现行故，因故。所依故者，谓极乃至第四静虑，所有色身是受所依。现行故者，谓极乃至灭受想定，其间想、受多分现行。言因故者，谓当来世所有受因，即思、求、愿。观察如是乃至有顶所有诸法，缘生性故皆是无常。如是如理审正观察诸离欲地，是名上品世间律仪。当知此中，前二律仪思择力摄，后一律仪修习力摄。彼既成就如是胜妙不放逸力，如实通达圣谛理故，便能永断执我我所以为前行，一切见道所断烦恼，又能获得有学律仪，彼即修习有学律仪。复能永断妄执我慢以为前行，一切修道所断烦恼，究竟证得无学律仪，此上更无若过、若胜所余律仪。

二一〇；三八八（一一七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如癫病人，四体疮坏，入茅荻中，为诸刺叶针刺所伤，倍增苦痛。如是愚痴凡夫，六触入处受诸苦痛，亦复如是。如彼癫人，为草叶针刺所伤，脓血流出。如是愚痴凡夫，其性弊暴，六触入处所触，则起瞋恚，恶声流出，如彼癫人。所以者何？愚痴无闻凡夫，心如癫疮。我今当说律仪不律仪。云何律仪？云何不律仪？愚痴无闻凡夫，眼见色已，于可念色而起贪著，不可念色而起瞋恚，于彼次第随生众多觉想相续；不见过患，复见过患不能除灭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。比丘！是名不律仪。云何律仪？多闻圣弟子，若眼见色，于可念色不起欲想，不可念色不起恚想，次第不起众多觉想相续住；见色过患，见过患已能舍离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。是名律仪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一一；三八九（一一七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譬如士夫游空宅中，得六种众生：一者、得狗，即执其狗，系著一处；次得其鸟，次得毒蛇，次得野干，次得失收摩罗，次得猕猴，得斯众生，悉缚一处。其狗者乐欲入村，其鸟者常欲飞空，其蛇者常欲入穴，其野干者乐向冢间，

失收摩罗者长欲入海，猕猴者欲入山林。此六众生悉系一处，所乐不同，各各嗜欲到所安处，各各不相乐于他处而系缚故，各用其力，向所乐方而不能脱。如是六根种种境界，各各自求所乐境界，不乐余境界。眼根常求可爱之色，不可意色则生其厌；耳根常求可意之声，不可意声则生其厌；鼻根常求可意之香，不可意香则生其厌；舌根常求可意之味，不可意味则生其厌；身根常求可意之触，不可意触则生其厌；意根常求可意之法，不可意法则生其厌。此六种根，种种行处，种种境界，各各不求异根境界。此六种根，其有力者，堪能自在随觉境界。如彼士夫，系六众生于其坚柱，正出用力，随意而去；往反疲极，以绳系故，终依于柱。诸比丘！我说此譬，欲为汝等显示其义。六众生者，譬犹六根；坚柱者，譬身念处。若善修习身念处，有念、不念色，见可爱色则不生著，不可爱色则不生厌。耳、声，鼻、香，舌、味，身、触，意、法，于可意法则不求欲，不可意法则不生厌。是故比丘！当勤修习，多住身念处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入圣教不护」：复次，若诸苾刍，已入圣教，不护诸根，彼便一向造作众苦，谓后法苦，或现法苦。当知如是不护根者，如癞病人，入芦荻丛，为如其叶可爱境界破裂其身，摄受当来微细俱行后有众苦而不能觉，如是名为由后法苦，说造众苦。彼又于此起染、起著，广生毁犯，由是因缘，虽住空寂阿练若处而受现行追悔所起寻思之苦，如菅茅刺伤害其足。不能无畏往净仙众，设强趣入清净僧中，便为有智同梵行人举其所犯。由彼内怀覆藏意故，心如鸩毒，于能举边，发愤掺害。又诸有智同梵行者，知其鄙劣，乐舍沙门，即便远避不与同住。若诸村邑，若阿练若，咸共讥毁，言此长老如是毁犯，如是恶说，如是恶作，如是非法杂染而住；已净信者令其变退，未净信者令信不生。是故彼人于现法中，领受如此追悔所作，发愤所作，远避所作，讥毁所作种种诸苦。此及前说领受后法所作众苦，总略为一，名受众苦。此中云何名非律仪？谓于如是现法、后法具众过患行处境界，起不如理，妄执诸相、随好邪想。邪想为先，于其住处，发起顺彼相应寻思，由此不能于前所说一切过失，如实观见；虽复观见所有过失，未能数数多修习故，于所依中诸烦恼品所有麁重，未能除遣，身未轻安。谓色心身，由此行相缠及随

眠犹尚和合，能令违背思择、修习二力对治，名非律仪。与此相违，当知即是律仪行相。

又此律仪，三因缘故，能令修习速得圆满。何等为三？所谓最初，于善说法毘奈耶中，净信出家。既出家已，便用神力相应闻慧，摄持虫兽相似六根。既摄持已，复用如理作意思慧，正审观察过患方便。在闻慧上，修慧下故，中间系缚。中间系已，为欲试察于彼神力得自在不？乃取净相，于诸境界而放纵之。于彼神力未自在故，各各驰散别别境界，然其不能究竟逃窜。未善观见彼过患故，令彼虫兽未善调伏，又令神力不得自在。了知是已，复多修习如理思慧，令到究竟超过作意，转更勤修循身正念。于此正念善修习故，彼不复能各各驰散别别境界，当知尔时，彼善调伏神力，于彼而得自在。

二一二；三九〇（一一七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譬如有四蚖蛇，凶恶毒虐，盛一篋中。时有士夫，聪明不愚，有智慧，求乐厌苦，求生厌死。时有一士夫语向士夫言：汝今取此篋盛毒蛇，摩拭洗浴，恩亲养食，出内以时。若四毒蛇脱有恼者，或能杀汝，或令近死，汝当防护！尔时，士夫恐怖驰走，忽有五怨，拔刀随逐，要求欲杀。（人复语言：有五怨拔刀随逐，要求欲杀。）汝当防护！尔时，士夫畏四毒蛇及五拔刀怨，驱驰而走，人复语言：士夫！内有六贼，随逐伺汝，得便当杀，汝当防护！尔时，士夫畏四毒蛇、五拔刀怨及内六贼，恐怖驰走，还入空村。见彼空舍，危朽腐毁，有诸恶物，捉皆危脆，无有坚固。人复语言：士夫！是空聚落，当有群贼来，必奄害汝。尔时，士夫畏四毒蛇、五拔刀贼、内六恶贼、空村群贼而复驰走，忽尔道路临一大河，其水浚急。但见此岸有诸怖畏，而见彼岸安隐快乐，清凉无畏。无桥、船可渡得至彼岸，作是思惟：我取诸草木，缚束成栰，手足方便，渡至彼岸。作是念已，即拾草木，依于岸傍、缚束成栰，手足方便，截流横渡。如是士夫，免四毒蛇、五拔刀怨、六内恶贼，复得脱于空村群贼，度于浚流，离于此岸种种怖畏，得至彼岸安隐快乐」。

「我说此譬，当解其义。比丘！篋者，譬此身色，龕四大、四大所造，精血之体，秽食长养，沐浴、衣服，无常变坏危脆之法？毒蛇者，譬四大——地界，水界，火界，风界。地界若诤，能令身死，及以近死；水、火、风诤，亦复如是。五拔刀怨者，譬五受阴。六内贼者，譬六爱喜。空村者，譬六内入。善男子！观察眼入处，是无常变坏；执持眼者，亦是无常虚伪之法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入处，亦复如是。空村群贼者，譬外六入处。眼为可意、不可意色所害，耳、声，鼻、香，舌、味，身、触，意为可意、不可意法所害。浚流者，譬四流——欲流，有流，见流，无明流。河者，譬三爱——欲爱，色爱，无色爱。此岸多恐怖者，譬有身。彼岸清凉安乐者，譬无余涅槃。桟者，譬八正道。手足方便截流渡者，譬精进勇猛。到彼岸婆罗门住处者，譬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。如是比丘！大师慈悲，安慰弟子，为其所作，我今已作，汝今亦当作其所作！于空闲树下，房舍清净，敷草为座，露地冢间，远离边坐，精勤禅思，慎莫放逸，令后悔恨，此则是我教授之法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胜资粮善备」：复次，有诸苾刍，先已修集妙慧资粮，复得值遇善友，圆满听闻诸行三种过患，谓现法过患，后法过患，现法、后法过患。当知此中，大种互违为所依止，一切疾病，名现法过患。恶趣诸行，常恒随逐，能作能往，名后法过患。先于现法成就慳贪以为所依，能引现法、后法老死，名现法、后法过患。如是总略有三种苦：一、疾病苦，二、恶趣苦，三、老死苦。谓依善趣及依恶趣，听闻如是诸过患已，精进修行法随法行，因斯能入圣谛现观。次由善净无我真智，如入空室，现观内外六处皆空。彼于尔时，以慧通达，依诸境界忘念所生诸烦恼缠，能为损害；及有余残烦恼随眠，贪爱随眠。又自通达于相续中，有诸烦恼，有诸贪爱，有诸苦恼，有诸损害，及过一切烦恼、贪爱，证有余依般涅槃界，一向寂静。次后，复证无有余依般涅槃界。彼先修习，譬如草木、枝条、茎叶正法门慧，积集圣道，法随法行为所依筏，于修道中正勤修习，渐次证于心善解脱，住有余依般涅槃界，一切灾恼皆得解脱。既住于此，当知究竟越度众苦，到于彼岸。

二一三；三九一（一一七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多闻圣弟子，于一切苦法，集、灭、味、患、离如实知见，见五欲犹如火坑。如是观察五欲已，于五欲贪、欲爱、欲念、欲著，不永覆心；知其欲心行处、住处而自防闭。行处、住处逆防闭已，随其行处、住处，世间贪忧、恶不善法不漏其心。云何名为多闻圣弟子，于一切苦法，集、灭、味、患、离如实知见？多闻圣弟子，于此苦圣谛如实知，此苦集，此苦灭，此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，是名多闻圣弟子，于一切苦法，集、灭、味、患、离如实知见。云何多闻圣弟子，见五欲如火坑，乃至世间贪忧、恶不善法不永覆心？譬如近一聚落边，有深坑满中盛火，无有烟焰。时有士夫不愚、不痴，聪明、黠慧，乐乐、厌苦，乐生、恶死。彼作是念：此有火坑，满中盛火，我若堕中，必死无疑，于彼生远、思远、欲远。如是多闻圣弟子，见五欲如火坑，乃至世间贪忧、恶不善法不永覆心。若行处、住处，逆防、逆知，乃至世间贪忧、恶不善法不漏其心。

譬如聚落边，有棕林，多诸棘刺。时有士夫入于林中，有所营作。入林中已，前后、左右、上下，尽有棘刺。尔时，士夫正念而行，正念来去，正念明目，正念端视，正念屈身。所以者何？莫令利刺伤坏身故。多闻圣弟子亦复如是，若依聚落、城邑而住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村乞食，善护其身，善执其心，正念安住，正念而行，正念明目，正念观察。所以者何？莫令利刺伤圣法律。云何利刺伤圣法律？谓可意爱念之色，是名利刺伤圣法律。云何是可意爱念之色伤圣法律？谓五欲功德，眼识色，生爱念，长养欲乐；耳识声，鼻识香，舌识味，身识触，生爱念，长养欲乐，是名可爱念色伤圣法律。是名多闻圣弟子，所行处、所住处，逆防、逆知，乃至不令世间贪忧、（恶）不善法以漏其心。或时多闻圣弟子，失于正念，生恶不善觉，长养欲、长养恚、长养痴。是钝根多闻圣弟子，虽起集、灭以欲覆心，譬如铁丸烧令极热，以少水洒，寻即干消。如是多闻圣弟子钝根，生念寻灭。如是多闻圣弟子，如是行，如是住，若王、大臣，若亲（族），往诣其所，请以俸禄，语言：男子！

何用剃发，执持瓦器，身著袈裟，家家乞食为？不如安慰，服五欲乐，行施作福！云何比丘！多闻圣弟子，国王、大臣、诸亲、檀越，请以俸禄，彼当还戒、退减以不」？答曰：「不也。所以者何？多闻圣弟子，于一切苦法，集、灭、味、患、离如实知见故，见火坑譬五欲，乃至世间贪忧、恶不善法，不永覆心。行处、住处，逆防、逆知，乃至世间贪忧、恶不善法，不漏其心。若复为国王、大臣、亲族请以俸禄，还戒、退减，无有是处」。佛告诸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彼多闻圣弟子，其心长夜临趣、流注、浚输，向于远离，向于离欲，向于涅槃寂静舍离，乐于涅槃，于有漏处寂灭清凉。若为国王、长者、亲族所请，还戒、退减者，无有是处，余得大苦。譬如恒河，长夜临趣、流注、浚输东方，多众断截，欲令临趣、流注、浚输西方，宁能得不」？答言：「不能，世尊！所以者何？恒水长夜流注东方，欲令西流，未而可得，彼诸大众徒辛苦耳」。「如是多闻圣弟子，长夜临趣、流注、浚输，向于远离，乃至欲令退减，无有是处，徒辛苦耳」！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舍所学」：复次，由七因缘，于善说法毘奈耶中，虽出家已，复还退舍正所修学。云何为七？谓诸异生，未能超度诸异生地，于五取蕴众苦恼法，不能如实了知五转。或复异生，于诸妙欲不能上品观其过患。又于行时及于住时，恒常纵逸，于可爱境取不如理所有相貌，不系念故，恒常寻思善品恶刺非理寻思。又无无畏，若王、若余，因事呼逼，由怖畏故，则便随从；复有亲爱，于诸亲属有所顾恋，彼若招命，由亲爱故，则便随从。又于境界，或随顺贪，或随顺瞋，或随顺痴，发起猛利诸烦恼缠。又即于彼心相续中，常有随缚。又由成就下劣胜解，无有一切广大胜解，谓于出离、远离、涅槃。由彼成就劣胜解故，于诸境界其心趣入；由于一切父母等事不能孑然无顾恋故，于其出离心不趣入；于八圣支无胜解故，于其远离心不趣入；由于彼果烦恼断中无胜解故，于其涅槃心不趣入。略由二处，摄一切漏：一、见所断，二、修所断。当知此中非理作意及所缘境，名顺漏法。若诸有学，于能发起修所断漏非理作意所缘境界，虽未永断，而由妙慧正通达故，说名于此顺漏法中其心寂静；犹有失念增上所生微劣缠故，未名清凉，未名宴默；

然其所起一切见道所断诸漏皆永断故，亦名清凉，以于当来不生法故，亦名宴默。而彼异生，成就下劣诸胜解者，遍于一切顺诸漏法心不寂静，不名清凉，不名宴默。当知由是七因缘故，复还退舍正所修学。与此相违，所有白品七因缘故，于善说法毘奈耶中既出家已，终不退舍正所修学。

二一四；三九二（一一七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阿毘阇恒水边。时有比丘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为我说法。我闻法已，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。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，于上增修梵行，见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尔时，世尊观察恒水，见恒水中有一大树，随流而下。语彼比丘：「汝见此恒水中大树流不」？答言：「已见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此大树不著此岸，不著彼岸，不沈水底，不阂洲渚，不入洄澓，人亦不取，非人不取，又不腐败，当随水流顺趣、流注、浚输大海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言：「比丘亦复如是，亦不著此岸，不著彼岸，不沈水底，不阂洲渚，不入洄澓，人亦不取，非人不取，又不腐败，当随水流临趣、流注、浚输涅槃」。比丘白佛：「云何此岸？云何彼岸？云何沉没？云何洲渚？云何洄澓？云何人取？云何非人取？云何腐败？善哉！世尊！为我广说。我闻法已，当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告比丘：「此岸者，谓六入处。彼岸者，谓六外入处。人取者，犹如有一习近俗人及出家者，若喜、若忧、若苦、若乐，彼彼所作，悉与共同，始终相随，是名人取。非人取者，犹如有人愿修梵行，我今持戒、苦行，修诸梵行，当生在处处天上，是非人取。洄澓者，犹如有一还戒退转。腐败者，犯戒行恶不善法，腐败寡闻，犹莠稗、吹贝之声。非沙门为沙门像，非梵行为梵行像。如是比丘！是名不著此、彼岸，乃至浚输涅槃」。时彼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时彼比丘独一静处，思惟佛所说水流大树经教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，得阿罗汉。

时有牧牛人名难屠，去佛不远，执杖牧牛。比丘去已，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于一面住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堪能不著此岸，不著彼岸，不沉没

，不阂洲渚，非人所取，不非人取，不入洄澓，亦不腐败，我得于世尊正法律中，出家修梵行不」？佛告牧牛者：「汝送牛还主不」？牧牛者言：「诸牛中悉有犊牛，自能还归，不须送也，但当听我出家学道」。佛告牧牛者：「牛虽能还家，汝今已受人衣食，要当还报其家主」。时牧牛者闻佛教已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时尊者舍利弗在此会中，牧牛者去不久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难屠牧牛者求欲出家，世尊何故遣还归家」？佛告舍利弗：「难屠牧牛者若还住家受五欲者，无有是处。牛付主人已，辄自当还。于此法律出家学道，净修梵行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，得阿罗汉」。

时难屠牧牛者，以牛付主人已，还至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牛已付主，听我于正法律出家学道」！佛告难屠牧牛者：「汝得于此法律出家、受具足，得比丘分」。出家已思惟，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，增修梵行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，成阿罗汉。

「著处」：复次，若有苾刍依四著处，当知彼行四种邪行。何等名为四种著处？谓有苾刍，于内、外处有贪爱故，能感后有，于现法中不乐涅槃，是初著处。复有苾刍，于先所舍外诸所有父母等事，有所顾恋，系缚其心，如是名为第二著处。复如有一，于现法中希求一切利养恭敬，于诸所得利养恭敬，耽著不舍，如是名为第三著处。复如有一，是有学者，已见谛迹，有余我慢，少分贪爱之所随逐，于修弃舍，纵逸而住，如是名为第四著处。云何名为四种邪行？谓彼最初爱乐后有补特伽罗，于现法中不乐涅槃，若诸有学行于纵逸，由此著处增上力故，乐与在家及出家众共相杂住，如是名为最初邪行。又复即前爱乐后有补特伽罗，爱乐后有增上力故，发起邪愿，行于梵行，如是名为第二邪行。又复于先所舍外事有所顾恋，由彼著处增上力故，能令退舍正所修学，如是名为第三邪行。又于现世希求利养及与恭敬，于诸所得利养恭敬耽著不舍补特伽罗，由此著处增上力故，毁犯尸罗，广说乃至螺音、狗行。彼由顾恋利养恭敬，不舍所学，不见是罪，公然犯戒，如是名为第四邪行。

二一五；三九三（一一七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异比丘独处坐禅，作是思惟：比丘云何知、云何见，得见清净？作是念已，诣诸比丘，语诸比丘言：「诸尊！比丘云何知、云何见，令见清净」？比丘答言：「尊者！于六触入处集、灭、味、患、离如实正知，比丘作如是知、如是见者，得见清净」。是比丘闻彼比丘记说，心不欢喜。复诣余比丘所，问彼比丘言：「诸尊！比丘云何知、云何见，得见清净」？彼比丘答言：「于六界集、灭、味、患、离如实正知，如是比丘如是知、如是见，得见清净」。时比丘闻其记说，心亦不喜。复诣余比丘，作是问言：「比丘云何知、云何见，得见清净」？彼比丘答言：「于五受阴，观察如病、如痈、如刺、如杀，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，作如是知、如是见，得见清净」。

是比丘闻诸比丘记说，心亦不喜。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独静思惟，比丘云何知、云何见，得见清净？作是念已，诣诸比丘，三处所说，具白世尊。我闻彼说，心不欢喜，来诣世尊，故以此义请问世尊：比丘云何知、云何见，得见清净」？佛告比丘：「过去世时，有一士夫，未曾见紧兽。往诣曾见紧兽者，问曾见紧兽士夫言：汝知紧兽不？答言知。复问其状云何？答言：其色黑如火烧柱。当彼见时，紧兽黑色如火烧柱。时彼士夫闻紧兽黑色如火烧柱，不大欢喜。复更诣一曾见紧兽士夫，复问彼言：汝知紧兽不？彼答言知。复问其状云何？彼曾见紧兽士夫答言：其色赤而开敷，状似肉段。彼人见时，紧兽开敷，实似肉段。是士夫闻彼所说，犹复不喜。复更诣余曾见紧兽士夫，问汝知紧兽不？答言知。复问其状云何？答言：刹刹下垂，如尸利沙果。是人闻已，心复不喜。复行问余知紧兽者，问汝知紧兽不？彼答言知。又问其状云何？彼复答言：其叶青，其叶滑，其叶长广，如尼拘娄陀树。如彼士夫问其紧兽，闻则不喜，处处更求，而彼诸人见紧兽者，随时所见而为记说，是故不同。如是诸比丘，若于独处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所因思惟法，不起诸漏，心得解脱，随彼所见而为记说。

汝今复听我说譬，其智者以譬喻得解。譬如有边国王，善治城壁，门下坚固，交道平正。于四城门置四守护，悉皆聪慧，知其来去。当其城中，有

四交道，安置床榻，城主坐上。若东方使来，问守门者：城主何在？彼即答言：主在城中，四交道头床上而坐。彼使闻已，往诣城主，受其教令，复道而还。南、西、北方远使来人，问守门者：城主何在？彼亦答言：在其城中，四交道头。彼使闻已，悉诣城主，受其教令，各还本处」。佛告比丘：「我说斯譬，今当说义：所谓城者，以譬人身麁色，如篋毒蛇譬经说。善治城壁者，谓之正见。交道平正者，谓内六入处。四门者，谓四识住。四守门者，谓四念处。城主者，谓识受阴。使者，谓正观。如实言者，谓四真谛。复道还者，以八圣道」。佛告比丘：「若大师为弟子所作，我今已作，以哀愍故，如篋毒蛇譬经说」。尔时，比丘闻佛说已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增修梵行，乃至不受后有，成阿罗汉。

「不善义」：复次，有诸蒭刍于义不善，从他所闻种种文字一义言说，便怀犹豫，不生欢喜，今于是中何者为实！复有四种能生微妙清净智见无倒观门，何等为四？谓极精勤观察苦者，于生受因如实妙智；又于依持及所依因如实妙智；又于住因如实妙智；又于依、缘、自性、助伴，随顺苦、乐、非苦乐行如实妙智。又二缘故，如来除灭于义不善补特伽罗所有犹豫：一者、显示种种文词所表一义，文有差别，义无差别，由是能令断除犹豫。二者、开显圣教广义，由此能令于义通达。云何名为圣教广义？谓从资粮地乃至漏尽，皆说名为圣教广义。此中边际根成熟住，如来所化无我相应，善受坚固闻、思所成正见成就。此为依止，此为建立，独处空闲，缘内、外处，四种识住，为欲断灭诸有取识，修循身念，胜奢摩他、毘钵舍那之所摄受。由此亲近、修习势力，发生如实缘初识住，隣逼现观，止观双行，从此无间，于圣谛中能入现观。复更修习，如所得道，以渐进趣，能得一切诸漏永尽。如能如实缘初识住，乃至如实缘第四识住，当知亦尔。

二一六；三九四（一一七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世尊释氏人间游行，至迦毘罗卫国，住尼拘娄陀园。尔时，迦毘罗卫释氏作新讲堂，未有诸沙门、婆罗门、释迦年少、及诸人民在中住者。闻世尊来至释氏迦毘罗卫人间游行，住尼拘娄陀园，论苦乐义。此堂新成，未有住者，可请世尊与诸大众于中供养，得功德福报，长夜安隐

，然后我等当随受用。作是议已，悉共出城，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尔时，世尊为诸释氏演说要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默然而住。时诸释氏从座起，整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右膝著地，合掌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释氏新作讲堂，未有住者，今请世尊及诸大众于中供养，得功德福利，长夜安隐，然后我等当随受用」。尔时，世尊默然受请。时诸释氏知世尊受请已，稽首佛足，各还其所。即以其日，以车舆经纪，运其众具，庄严新堂，敷置床座，软草布地，备香油灯。众事办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白言：「众事办已，惟圣知时」！

尔时，世尊与诸大众，前后围绕，至新堂外。洗足已，然后上堂，于中柱下，东向而坐。时诸比丘亦洗足已，随入讲堂，于世尊后，西面东向，次第而坐。时诸释氏，即于东面西向而座。尔时，世尊为诸释氏，广说法要，示教、照喜已，语诸释氏：「瞿昙！初夜已过，于时可还迦毘罗越」。时诸释氏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尔时，世尊知释氏去已，告大目揵连：「汝当为诸比丘说法；我今背疾，当自消息」。时大目揵连默然受教。尔时，世尊四褁僸多罗僧，安置胁下，卷襞僧伽梨，置于头下，右胁而卧，屈膝累足，系念明相，作起想思惟。尔时，大目揵连语诸比丘：「佛所说法，初、中、后善，善义、善味，纯一满净，清白梵行。我今当说漏不漏法，汝等谛听！云何为漏法？愚痴无闻凡夫，眼见色已，于可念色而起乐著，不可念色而起憎恶，不住身念处，于心解脱、慧解脱无少分智，而起种种恶不善法，不无余灭，不无余永尽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。比丘如是者，天魔波旬往诣其所，伺其虚短，于其眼、色即得其阙，耳、声，鼻、香，舌、味，身、触，意、法，亦复如是即得其阙。譬如枯干草积，四方火起，寻时即烧。如是比丘于其眼色，天魔波旬即得其阙，如是比丘不胜于色；于耳、声，鼻、香，舌、味，身、触，意、法，受制于法，不能胜法。不胜色，不胜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亦复不胜恶不善法诸烦恼，炽然苦报，及未来世生老病死。诸尊！我从世尊亲受于此诸有漏法，是名有漏法经。云何无漏法经？多闻圣弟子，眼见色，于可念色不起乐著，不可念色不起憎恶，系念而住，无量心解脱、慧解脱如实知

，于彼已起恶不善法无余灭尽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。如是像类比丘，弊魔波旬往诣其所，于其眼、色伺求其短，不得其短；于耳、声，鼻、香，舌、味，身、触，意、法，伺求其短，不得其短。譬如楼阁，墙壁牢固，窗户重闭，涅涂厚密，四方火起，不能烧然。斯等比丘亦复如是，弊魔波旬往诣其所，伺求其短，不得其短。如是比丘能胜彼色，不为彼色之所胜也；胜于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不为彼法之所胜也。若胜于色；胜于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已，亦复胜于恶不善法烦恼，炽然苦报，及未来世生老病死。我亲从世尊面受此法，是名无漏法经」。

尔时世尊知大目揵连说法竟，起正身坐，系念在前，告大目揵连：「善哉！善哉！目揵连为人说此经法，多所饶益，多所过度，长夜安乐诸天世人」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当受持漏无漏法经，广为人说！所以者何？义具足故，法具足故，梵行具足故，开发神通，正向涅槃；乃至信心善男子，在家、出家，当受持、读、诵，广为人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随流」：复次，如先所说不护根门补特伽罗，烦恼诸缠现前不舍，世及出世思择、修习二力对治有所阙乏，烦恼生已，性多坚执。魔既了知性坚执已，便往其所，以诸境界而媚惑之。如是彼魔于性执著烦恼诸缠补特伽罗而得其便，为欲媚惑，于其相续安立所缘。又即如是不护根门补特伽罗，于般涅槃欲乐劣故，亲爱劣故。譬如干朽苇草舍宅，魔便于彼积集可爱境界炬火而焚燎之。由二因缘，彼为境界常所蔽伏：一、未生缠令其生故，二、已生缠令相续故。由为境界爱所蔽伏，于广追觅诸境界时，多行种种恶不善行；于行如是邪恶行时，复为种种恶不善法之所蔽伏。如前所说，行邪行已，失路而行，沿流而去，名顺流者。与此相违，所有白品，当知是名非顺流者。

二一七；三九五（一一七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譬如灰河，南岸极热，多诸利刺，在于暗处。众多罪人，在于河中，随流漂没。中有一人，不愚、不痴，聪明、黠慧，乐乐、厌苦，乐生、厌死，作如

是念：我今何缘在此灰河，南岸极热，又多利刺，在暗冥处随流漂没？我当以手足方便，逆流而上。渐见小明，其人默念：今已疾强，见此小明。复运手足，勤加方便，遂见平地。即住于彼，观察四方。见大石山，不断、不坏，亦不穿穴，即登而上。复见清凉八分之水，所谓冷、美、轻、软、香、净，饮时不噎，咽中不阂，饮已安身。即入其中，若浴、若饮，离诸恼热。然后复进，大山上见七种华，谓优钵罗华，钵昙摩华，拘牟头华，分陀利华，修揵提华，弥离头揵提华，阿提目多华。闻华香已，复上石山，见四层阶堂，即坐其上。见五柱帐，即入其中，敛身正坐。种种枕褥，散华遍布，庄严妙好，而于其中自恣坐卧，凉风四凑，令身安隐。坐高林下，高声唱言：灰河众生！诸贤正士！如彼灰河南岸极热，多诸利刺，其处暗冥，求出于彼。河中有闻声者，乘声问言：何方得出？从何处出？其中有言：汝何须问何处得出，彼唤声者，亦自不知，不见从何而出。彼亦当复在此灰河，南岸极热，多诸利刺，于暗冥中随流来下，用问彼为」！

「如是比丘！我说此譬，今当说义：灰者，谓三恶不善觉。云何三？欲觉，恚觉，害觉。河者，谓三爱：欲爱，色爱，无色爱。南岸极热者，谓内、外六入处。多诸利刺者，谓五欲功德。暗冥处者，谓无明障闭慧眼。众多人者，谓愚痴凡夫。流，谓生死。河中有一人，不愚、不痴者，谓菩萨摩诃萨。手足方便逆流上者，谓精勤修学。微见小明者，谓得法忍。得平地者，谓持戒。观四方者，谓见四真谛。大石山者，谓正见。八分水者，谓八圣道。七种华者，谓七觉分。四层堂者，谓四如意足。五柱帐者，谓信等五根。正身坐者，谓无余涅槃。散华遍布者，谓诸禅、解脱、三昧、正受。自恣坐卧者，谓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。四方风吹者，谓四增、心见法安乐住。举声唱唤者，谓转法轮。彼有人问诸贤正士何处去、何处出者，谓舍利弗、目揵连等诸贤圣比丘。于中有言汝何所问，彼亦不如、不见有所出处，彼亦当复于此灰河南岸极热，多诸利刺，于暗冥处随流来下者，谓六师等诸邪见辈，所谓富兰那迦叶，末伽梨瞿舍梨子，散阇耶毘罗胝子，阿耆多枳舍钦婆罗，伽拘罗迦毡延，尼揵连陀阇提弗多罗，及余邪见辈。如是比丘！大师为诸声闻所作，我今已作，汝今当作所作，如前篋毒蛇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

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菩萨胜余乘」：复次，由八种相，当知总摄后有菩萨诸正行道及以道果，胜声闻乘，为无有上。初等为八？谓哀愍故；内勇悍故；谛察法忍性现前故；能出离故；自内发起观谛行故；广大善修世间正见现在前故；由获无漏菩提分法得清净故；由善清净修觉分俱，进修无上纯净修道，依止六处修习圆满，获得六种最胜无上圆满德故。当知此中，于诸有情长时哀愍，熏修其心，住最后有诸大菩萨，见诸愚夫堕贪爱河，顺流漂溺，为五相苦之所逼切，既观见已，深起大悲。何等为五？一者、见彼堕贪爱河，不正寻思、不可爱水常所逼触。二者、见彼内、外六处，三毒火难，住于两岸。三者、见彼在于欲界，众多忧苦、种种灾横，诸恶毒刺，遍布其下。四者、见彼在于色界，世间慧眼有所阙故，犹如盲冥，处在其中。五者、见彼在无色界，世间慧眼已圆满故，诸圣慧眼有所阙故，犹如昏暗，居在其上。既见如是堕贪爱河诸有情类，遍于一切皆不寂静，若触，若岸，若下、中、上苦逼迫已，发起大悲，是名哀愍。

又即成就此哀愍者，或生王家，或帝师家，虽未出家，内兴勇悍，我今定当通达妙迹，归修梵行，终无退转，如是名为内兴勇悍。又彼即于未出家位，居赡部影，独坐思惟，便能证入最初静虑；后于自他、老病死法，正审观察，能定忍可，如是名为谛察法忍内自现前。又彼宿世所习善根，一切善行之所觉发，复由勇悍谛察法忍增上力故，便能弃舍广大妙欲，净信出家，虽无施设正梵行者，而能自然受持禁戒；由此禁戒为依止故，渐次能证，乃至非想非非想处，如是名为能正出离。又彼为欲弃世间道，正求出离，由于先世正等觉所，获得无上究竟出离正闻胜解，积集熏修身相续故，于世间道都无信乐，由是因缘，往菩提树，即依先时观老病死假想之道，于诸谛相次第观察。作是思惟：是诸世间有情之类，堕在种种艰险众苦，有生、有老、有病、有死，然其不能于老、病、死究竟出离，如实了知。如是次第观于老死，观老死集，观老死灭，观能趣证老死灭行。如理作意为依止故，久已积集大资粮故，以俱生慧便能觉悟一切法性，安住诸法法住、法界，如是名为自内发起观察谛行。

又彼复欲求上漏尽，方便发起宿住念智，忆念先世从诸如来正等觉所，于漏尽道积习闻思，由是发起长时积集世间正见令现在前。然此正见如教授者，以此为依，能令菩萨安处一坐，乃至证得究竟漏尽，如是名为广大善修正见现前。又即由彼如教授者，所有正见渐次胜进，先已远离下地诸欲，乃至上极无所有处，当于圣谛得现观时，便证无漏四念住等，乃至最后八圣支道。所有一切菩提分法，举其最后，当知亦摄前位一切。由得彼故，成不还果，以得无漏菩提分法，是故说名获得清凉。彼由如是获得世间究竟安乐，获得出世无漏安乐得清凉故，名离炽然。由世间道，乃至已离无所有处所系烦恼，及已远离见道所断诸烦恼故，名离热恼。为欲无余永断有顶所系烦恼，故复勤修纯无漏道，所谓修习无上觉支，是名进修无上修道。由此修故，无学地中六种修法究竟圆满：一者、修圣神通，究竟圆满；二者、修净五根，究竟圆满；三者、证得烦恼并诸习气无余离系，究竟圆满；四者、证得四种现法乐住，究竟圆满；

五者、证得世间静虑、解脱、等持、等至，究竟圆满；六者、发得名身、句身、文身，得随所欲，得无艰难宣说正法，究竟圆满。当知此中，修净信根究竟满者，谓于涅槃意乐净故。修精进根究竟满者，谓能勇猛造作一切有情义利，善清净故。修习念根究竟满者，谓三念住、无忘失法，善清净故。修习定根究竟满者，谓于圣、天及以梵住，善清净故。修习慧根究竟满者，谓十智、力，善清净故。彼由如是能住六处修圆满因，得为大王，所谓法王，由是证得六种圆满：谓圣神通增上力故，得大财富自在圆满；诸根清净增上力故，得大舍宅自在圆满；断诸烦恼增上力故，得受安乐诸坐卧具自在圆满；现法乐住增上力故，处其舍宅，坐卧其中，证得第一无诸损恼大安乐住，自在圆满；静虑、解脱、等持、等至、增上力故，证得能办一切有情正利益事，游戏喜乐自在圆满；于诸名身、句身、文身得随所欲，得无艰难宣说正法增上力故，得为法王，能于他所获得平等分布作用，自在圆满。如是名为六处修满为依止故，证得六种自在圆满。

二一八；三九六（二七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异比丘独静思惟：云何为我？我何所为？何等是我？我何所住？从禅觉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独一静处，作是思惟：云何为我？我何所为？何法是我？我于何住」？佛告比丘：「今当为汝说于二法，谛听，善思。云何为二？眼、色为二，耳、声，鼻、香，舌、味，身、触，意、法为二，是名二法。比丘！若有说言：沙门瞿昙所说二法，此非为二，我今舍此更立二法。彼但有言数，问已不知，增其疑惑，以非境界故。所以者何？缘眼、色，生眼识。比丘！彼眼者，是肉形，是内，是因缘，是坚，是受，是名眼肉形内地界。比丘！若眼肉形，若内，若因缘，津泽，是受，是名眼肉形内水界。比丘！若彼眼肉形，若内，若因缘，明暖，是受，是名眼肉形内火界。比丘！若彼眼肉形，若内，若因缘，轻飘动摇，是受，是名眼肉形内风界。比丘！譬如两手和合，相对作声。如是缘眼、色生眼识，三事和合触，触俱生受、想、思。此等诸法，非我、非常，是无常之我，非恒、非安隐、变易之我。所以者何？比丘！谓生、老、死、没、受生之法。比丘！诸行如幻，如炎，刹那时顷尽朽，不实来、实去，是故比丘于空诸行，当知、当喜、当念：空诸行，常、恒、住、不变易法空，无我我所。譬如明目士夫，手执明灯，入于空室，彼空室观察。如是比丘于一切空行，心观察欢喜，于空法行常、恒、住、不变易法，空我我所。如眼，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、法因缘生意识，三事和合触，触俱生受、想、思。此诸法无我、无常，乃至空我、我所。比丘！于意云何？眼是常，为非常耶」？答言：「非常，世尊」！复问：「若无常者，是苦耶」？答言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？复问：「若无常、苦，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宁于中见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。如是多闻圣弟子，于眼生厌，厌故不乐，不乐故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」。时彼比丘闻世尊说合手声譬经教已，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，成阿罗汉。

「论施设」：复次，略有四种寻求我论，由此论故，萨迦耶见未永断者，求我寻思数数现行。云何为四？一者、寻求我，我用何以为自性；二者、寻求我，我为常、为是无常；三者、寻求云何我，我是常、无常；四者、寻求我，所有我住在何处。当知此中略有四种寻求于我：一者、寻求自性，二者、寻求其转，三者、寻求其因，四者、寻求窟宅。此中三种，可得施设诸行差别，又此施设可非颠倒；第四一种，由一切种终不可得施设差别。当知施设我自性者，谓即施设十二种处所生六识，并受、想、思以为其我，过此余我不可得故。又即此我体是无常，由有生故、老故、死故。又此诸行，以于诸趣种种自体生起差别，不成实故，说如幻事；想、心、见倒迷乱性故，说如阳焰；起尽法故，说有增减，刹那性故，名曰暂时；数数坏已，速疾有余频频续故，说为速疾现前相续；来无所从，往无所至，是故说为本无今有，有已散灭。由如是相，略说生身展转无常，及有因刹那展转无常。如是三种如理施设：我之自性，若转、若因。施设我之所有窟宅，终不可得，由诸行中，离诸行性，则有实我住诸行中，不可得故。由是因缘，约世俗谛，诸行尚空，不可施设，何况胜义！是故一向于空立空。如是由心如理作意，闻解了故，思等了故，修谛了故；如其次第，差别说言：应当欢喜，应当等喜，应当遍喜。

二一九；三九七（二七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非汝有者当弃舍，舍彼法已，长夜安乐。诸比丘！于意云何？于此祇桓中诸草木枝叶，有人持去，汝等颇有念言：此诸物是我所，彼人何故辄持去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所以者何，彼亦非我，非我所故」。「汝诸比丘亦复如是，于非所有物，当尽弃舍，舍彼法已，长夜安乐。何等为非汝所有？谓眼，眼非汝所有，彼应弃舍，弃舍彼法已，长夜安乐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。云何比丘！眼是常耶，为非常耶」？答言：「无常，世尊」！复问：「若无常者，是苦耶」？答言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复问：「若无常、苦者，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，宁于中见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。多闻圣弟子于此六入处，

观察非我、非我所，观察已，于诸世间都无所取，无所取故无所著，无所著故自觉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二〇；三九八（二七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其有说言大力者，其唯难陀，此是正说。其有说言最端政者，其唯难陀，是则正说。其有说言爱欲重者，其唯难陀，是则正说。诸比丘！而今难陀关闭根门，饮食知量，初夜后夜精勤修习，（正念）正智成就，堪能尽寿，纯一满净，梵行清白。彼难陀比丘，关闭根门故，若眼见色，不取色相，不取随形好。若诸眼根增不律仪，无明暗障，世间贪忧恶不善法，不漏其心，生诸律仪，防护于眼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根，生诸律仪，是名难陀比丘关闭根门。饮食知量者，难陀比丘于食系数，不自高，不放逸，不著色，不著庄严，支身而已。任其所得，为止饥渴修梵行故；故起苦觉令息灭，未起苦觉令不起故；成其崇向故；气力安乐无罪触住故。如人乘车，涂以膏油，不为自高，乃至庄严，为载运故。又如涂疮，不贪其味，为息苦故。如是善男子难陀，知量而食，乃至无罪触住，是名难陀知量而食。彼善男子难陀，初夜后夜精勤修业者，彼难陀昼则经行、坐禅，除去阴障，以净其身；于初夜时，经行、坐禅，除去阴障，以净其身；于中夜时，房外洗足，入于室中，右胁而卧，屈膝累足，系念明相，作起觉想；于后夜时，徐觉徐起，经行、坐禅。是名善男子难陀，初夜后夜精勤修习。彼善男子难陀胜念、正知者，是善男子难陀，观察东方，一心正念，安住观察；观察南、西、北方，亦复如是一心正念，安住观察。如是观者，世间贪忧恶不善法不漏其心。彼善男子难陀，觉诸受起，觉诸受住，觉诸受灭，正念而住，不令散乱。觉诸想起，觉诸想住，觉诸想灭；觉诸觉起，觉诸觉住，觉诸觉灭，正念而住，不令散乱。是名善男子难陀，正念、正智成就。是故诸比丘当作是学！关闭根门，如善男子难陀；饮食知量，如善男子难陀；初夜后夜精勤修业，如善男子难陀；正念、正智成就，如善男子难陀。如教授难陀法，亦当持是为其余人说」。时有异比丘而说偈言：

「善关闭根门，正念摄心住，饮食知节量，觉知诸心相，

善男子难陀，世尊之所叹」！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复次，嗢拖南曰：

上贪、教授、及苦住，观察、引发、不应供，明解脱、修、无我论，定法、见苦最为后。

「上贪」：三因缘故，补特伽罗于所缘境上品贪行。何等为三？一者、康强非羸劣，二者、端严非丑陋，三者、习贪非舍贪。复由三种对治摄受，尚令如是怀上品贪补特伽罗，于善说法毘奈耶中，勤修梵行，调伏其心，令得寂静，何况但怀中、软品贪微薄尘者！何等为三？一者、密护根门为所依止，远离一切欲乐边故。二者、于食知量，初夜后夜减省睡眠为所依止，远离一切自苦边故。三者、最胜正念、正知为所依止，行于中道出离行故。当知此中，于四念住善住心者，或于行时境界现前，若不取相及与随好，如实了知受生、住、灭；若取其相及与随好，如实了知想生、住、灭；或于住时，如实了知彼因寻思生、住与灭。由如是相正念、正知，于一切时，于一切种所缘境界，能如正轨守护其心，是名最胜正念、正如。复有最胜正念、正知，谓已获得灭尽定者，或已获得无想定者，或已获得无寻伺者，当知依止圣住、天住，除此最胜正念、知住，更无有余能过上者。或从灭定起已而住，或将入定方便而住，如实了知受生、住、灭，是名最胜正念、正知。如依灭定如实知受，依无想定如实知想，无寻伺定如实了知所有寻伺，当知亦尔。由此最胜正念、正知，唯取法故，不于如是受、想、寻伺，起我、我所虚妄分别。若诸愚夫，受、想、寻伺差别生时，于受等法，不能发起唯有法想，但作是念：我能领受，乃至广说。由是因缘，彼尚无有正念、正知，何况最胜！此中后说正念、正知，或不还果，或阿罗汉。当知前说正念、正知，从得作意，无有放逸诸异生位，至一来果。

二二一；三九九（二七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有如是像类大声闻尼众，住舍卫国王园中。比丘尼众，其名曰纯陀比丘尼，民陀比丘尼，摩罗婆比丘尼，波罗遮罗比丘尼，阿罗毘迦比丘尼，差摩比丘尼，难摩比丘尼，吉离舍瞿昙弥比丘尼，优钵罗色比丘尼，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，此等及余比丘尼，住王园中。尔时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，与五百比丘尼，前后围绕，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尔时，世尊为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说法，示教、照喜。种种说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发遣令还言：「比丘尼！应时宜去」。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，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尔时，世尊知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去已，告诸比丘：「我年已老迈，不复堪能为诸比丘尼说法。汝等诸比丘僧，今日诸宿德上座，当教授诸比丘尼」。时诸比丘受世尊教，次第教授比丘尼，次至难陀，尔时，难陀次第应至而不欲教授。尔时，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，与五百比丘尼，前后围绕，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乃至闻法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尔时，世尊知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去已，问尊者阿难：「谁应次至教授诸比丘尼」？尊者阿难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诸上座次第教授比丘尼，次至难陀，而难陀不欲教授」。尔时，世尊告难陀言：「汝当教授诸比丘尼，为诸比丘尼说法。所以者何？我自教授比丘尼，汝亦应尔；我为比丘尼说法，汝亦应尔」。尔时，难陀默然受教。

时难陀夜过晨朝，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食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入室坐禅。从禅觉，著僧伽梨，将一比丘，往诣王园。诸比丘尼遥见尊者难陀来，疾敷床座，请令就坐。尊者难陀坐已，诸比丘尼稽首敬礼，退坐一面。尊者难陀语诸比丘尼：「诸姊妹！汝等当问，我今当为汝等说法。汝等解者当说言解，若不解者当说不解。于我所说义，若当解者，当善受持；若不解者，汝当更问，当为汝说」。诸比丘尼白尊者难陀言：「我等今日闻尊者教，令我等问，告我等言：汝等若未解者，今悉当问；已解者当言解，未解者当言不解。于我所说义，已解者当奉持；未解者，当复更问。我等闻此，心大欢喜。未解义者，今日当问」。尔时，尊者难陀告诸比丘尼：「云何姊妹？于眼内入处观察，是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难陀」！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内入处观察，是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

：「不也，尊者难陀！所以者何？尊者难陀！我等已曾于此法如实知见，于六内入处观察无我，我等已曾作如是意解，六内入处无我」。

尊者难陀告诸比丘尼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姊妹！应如是解，六内入处观察无我。诸比丘尼！色外入处，是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难陀」！「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外入处，是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难陀！所以者何？尊者难陀！我已曾于六外入处，如实观察无我；我常作此意解，六外入处如实无我」。尊者难陀赞诸比丘尼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于此义应如是观，六外入处无我。若缘眼、色生眼识，彼眼识是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难陀」！「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、法缘，生意识，彼意识是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难陀！所以者何？我已曾于此六识身，如实观察无我；我亦常作是意解，六识身如实无我」。尊者难陀告诸比丘尼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姊妹！汝于此义，应如是观察，六识身如实无我。缘眼、色，生眼识，三事和合生触，彼触是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难陀」！「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

身……。意、法缘，生意识，三事和合生触，彼触是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难陀！所以者何？我已曾于此六触，观察如实无我；我亦常如是意解，六触如实无我」。尊者难陀告诸比丘尼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当如实观察，于六触身如实无我。缘眼、色生眼识，三事和合触，触缘受，彼触缘受是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难陀」！「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、法缘，生意识，三事和合触，触缘受，彼受是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难陀！所以者何？我等曾于此六受身，如实观察无我；我亦常作此意解，六受身如实无我」。尊者难陀告诸比丘尼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于此义，应如是观察，此六受身如实无我。缘眼、色，生眼识，三事和合生触，触缘想，彼想是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难陀」！「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、法缘，生意识，三事和合生触，触缘想，彼想是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难陀！

所以者何？我曾于此六想身，如实观察无我；我亦常作此意解，六想身如实无我」。尊者难陀告诸比丘尼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比丘尼！汝于此义，应如是观察，此六想身如实无我。缘眼、色，生眼识，三事和合触，触缘思，彼思是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难陀」！「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、法缘，生意识，三事和合触，触缘思，彼思是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难陀！所以者何？我曾于此六思身，如实观察无我；我常作此意解，此六思身如实无我」。尊者难陀告诸比丘尼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比丘尼！汝于此义，应如是观察，此六思身如实无我。缘眼、色，生眼识，三事和合触，触缘爱，彼爱是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难陀」！「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、法缘，生意识，三事和合触，触缘爱，彼爱是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难陀！所以者何？我曾于此六爱身，如实观察无我；我常作此意解，此六爱身如实无我」。

尊者难陀告诸比丘尼：「汝于此义，应如是观察，此六爱身如实无我。姊妹！譬因膏油、因炷，灯明得然。彼油无常，炷亦无常，火亦无常，器亦无常。若有作是言：无油、无炷、无火、无器，而所依起灯光，常、恒、住、不变易，作是说者为等说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难陀！所以者何？缘油、炷、器然灯，彼油、炷、器悉无常，若无油、无炷、无器，所依灯光亦复随灭、息、没、清凉、真实」。「如是姊妹！此六内入处无常，若有说言，此六内入处因缘生喜乐，常、恒、住、不变易、安隐，是为等说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难陀！所以者何？我等曾如实观察：彼彼法缘，生彼彼法；彼彼缘法灭，彼彼生法亦复随灭、息、没、清凉、真实」。尊者难陀告诸比丘尼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比丘尼！汝于此义应如是观察：彼彼法缘，生彼彼法；彼彼法缘灭，彼彼生法亦复随灭、息、没、寂静、清凉、真实。诸姊妹！譬如大树、根、茎、枝、叶，根亦无常，茎、枝、叶皆悉无常。若有说言，无彼树根、茎、枝、叶，唯有其影，常、恒、住、不变易、安隐者，为等说不」？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难陀！所以者何？如彼大树、根、茎、枝、叶，彼根亦无常，茎、枝、叶亦复无常。无根、无茎、无枝、无叶，所依树影一切悉无」。「诸姊妹！若缘外六入处无常，若言外六入处因缘生喜乐，常、恒、住、不变易、安隐者，此为等说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难陀！所以者何？我曾于此义如实观察：彼彼法缘，生彼彼法；彼彼法缘灭，彼彼生法亦复随灭、息、没、寂静、清凉、真实」。尊者难陀告诸比丘尼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姊妹！汝于此义，当如实观察：彼彼法缘，生彼彼法；彼彼法缘灭，彼彼生法亦复随灭、息、没、寂灭、清凉、真实。诸姊妹！听我说譬，夫智者因譬得解。譬如善屠牛师、屠牛弟子，手执利刀，解剥其牛，乘间而剥，不伤内肉，不伤外皮，解其肢节、筋骨，然后还以皮覆其上。若有人言，此牛皮、肉全而不离，为等说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难陀！所以者何？彼善屠牛师、屠牛弟子，手执利刀，乘间而剥，不伤皮肉、肢节、筋骨，悉皆断截，还以皮覆上；

皮、肉已离，非不离也」。「姊妹！我说斯譬，今当说义：牛者，譬人身麁色，如篋毒蛇经广说。肉者，谓内六入处。外皮者，谓外六入处。屠牛者，谓学见迹。皮、肉中间筋骨者，谓贪喜俱。利刀者，谓利智慧。多闻圣弟子以智慧利刀，断截一切结、缚、使、烦恼、上烦恼、缠。是故诸姊妹！当如是学：于所可乐法，心不应著，断除贪故；所可瞋法，不应生瞋，断除瞋故；所可痴法，不应生痴，断除痴故。于五受阴当观生、灭，于六触入处当观集、灭，于四念处当善系心住七觉分。修七觉分已，于其欲漏，心不缘著，心得解脱；于其有漏，心不缘著，心得解脱；于无明漏，心不缘著，心得解脱。诸姊妹！当如是学」！尔时，尊者难陀为诸比丘尼说法，示教、照喜；示教照喜已，从座起去。

时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，与五百比丘尼，眷属围绕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，乃至为佛作礼而去。尔时，世尊知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去已，告诸比丘：「譬如明月十四日夜，多众观月，为是满耶，为未满耶？当知彼月未究竟满。如是善男子难陀，为五百比丘尼正教授、正说法，于其解脱犹未究竟。然此等比丘尼命终之时，不见一结不断，能使彼还生于此世」。

尔时，世尊复告难陀：「更为诸比丘尼说法」。

尔时，尊者难陀默然奉教。夜过晨朝，持钵，入城乞食。食已，乃至往诣王园，就座而坐。为诸比丘尼说法，示教、照喜；示教照喜已，从座起去。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，复于异时，与五百比丘尼，前后围绕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乃至作礼而去。尔时，世尊知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去已，告诸比丘：「譬如明月十五日夜，无有人疑月满不满者，然其彼月究竟圆满。如是善男子难陀，为诸比丘尼说如是正教授，究竟解脱。若命终时，无有说彼道路所趣，此当知即是苦边」。是为世尊为五百比丘尼授第一果记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教授」：复次，由二因缘，如来自言其年衰暮，身力疲怠，劝诸声闻，请他说法：一者、为令恃其少年，专行憍傲住放逸者，自怖厌故；二者、为令于当来世，诸有苾刍其年衰老，无有势力，远离疑悔，劝请少年诸苾刍等，宣说正法。诸有苾刍，其年盛美，具足势力，远离疑悔，无所恐惧，为他说法。当知此中，略有二种处大集会宣说正法：一者、决择说，二者、直言说。决择说者，谓兴诘问、征核方便，说正道理，灭除疑惑。直言说者，谓诸听众默然而住，如说法师宣说正法。又由四相，名能随顺教授教诫：一、能分析诸处差别，于诸行中，得无我智，见清净故；二、于诸受并所依灭，离增上慢，最极寂静，见清净故；三、能超越未来诸苦，见清净故；四、能超越现在诸苦，见清净故。此中分析内、外诸处，识、触、受、想、思、爱众别，显示无我。由依缘起方便道理，能引最初正见清净。如明依灯，如影依树，彼非有故，此亦非有，显示内外诸处差别为因诸受，由彼诸处无余灭故，此亦随灭，离增上慢，于其涅槃如实了知最胜寂静，能引第二正见清净。于现法中，以智慧刀，能永断灭一切烦恼，显示无余，超越当来所有众苦，能引第三正见清净。显示遍于顺苦、顺乐、顺非苦乐一切法中，不起贪欲，不起瞋恚，不起愚痴，显示见道；于其念住善住其心，显示修道；修诸觉分，谓令诸漏永灭尽故，超越现法杂染苦住，能引第四正见清净。

二二二；四〇〇（二七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不律仪、律仪。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云何不律仪？眼根不律仪所摄护，眼识著色，缘著故以生苦受，苦受故不一其心，不一心故不得如实知见，不得如实知见故不离疑惑，不离疑惑故由他所误而常苦住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，是名不律仪。云何律仪？眼根律仪所摄护，眼识识色，心不染著，心不染著已常乐更住，心乐住已常一其心，一其心已如实知见，如实知见已离诸疑惑，离诸疑惑已不由他误，常安乐住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，是名律仪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苦住」：复次，有诸苾刍不守根住，于诸境界心多爱染，心多散乱，由此因缘受二种苦：一者、麁重所作苦，二者，于诸法中疑惑所作苦。所以者何？由彼方便，应勤修身，勤修身已，应勤修戒、奢摩他支；以不修身，亦不修戒、奢摩他支为因缘故，身不轻安，心不轻安，是故彼受麁重所作苦。轻安阙故，不能触证胜三摩地，由是因缘，应如实知不如实知，多生疑惑，是故彼受于诸法中疑惑所作苦。由此二种苦恼住故，名不守根，增上缘力所得众苦不安隐住，如是名为现法中不守根者所有过患。与此相违，当知即是守护根者所有功德。

二二三；四〇一（二七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退，不退法，六胜入处。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云何退法？谓眼识色，生欲觉，彼比丘欢喜、赞叹、执取、系著，随顺彼法回转，当知是比丘退诸善法。世尊所说，是名退法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。云何名不退法？眼识色缘，不生欲觉结，彼比丘不喜、不赞叹、不执取、不系著，于彼法不随顺回转，当知是比丘不退转诸善法。世尊说是不退法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。云何六胜入处？眼识色缘，不生欲觉结染著，当知是比丘胜彼入处；胜彼入处，是世尊所说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。若彼比丘于六胜入处胜已，贪欲结断，瞋恚、愚痴结断。譬如王者，摧敌胜怨，名曰胜王；断除众结，名胜婆罗门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观察」：复次，有诸苾刍，为离欲贪勤修方便，由正修习加行道故，伏诸烦恼。作是思惟：我于诸欲，为有欲贪而不觉了，为无有耶？乃以净相作意思惟，于断、未断，方得决定。观察作意为依止故，寻求贪欲生起处所，如实了知；忆念分别，是诸烦恼胜安足处。由彼烦恼未永断故，若为烦恼漂漾心时，了知能趣下劣分故，便即制伏。若不制伏，于先所得少三摩地，尚还退失，况能进趣胜品功德！由整摄故，能不退失，亦能进趣胜品功德。若不观察，复还发起增上慢故，亦有退失。由观察故，能证决定。若心漂漾，能正了知，还复整摄，是故不退。如修方便为离欲贪，于余上位，随其所应当知亦尔。若猛利见审观察时而不生起，彼便获得决定胜解，我于诸处已能胜伏。谓此所缘，应生烦恼，我于是处已胜伏故，令不生起，超过学地。犹如大王，能随己心自在而转，降伏一切摩罗聚落，证得究竟尽、无生智，梵行圆满。

二二四；四〇二（二七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于此六根，不调伏，不关闭，不守护，不执持，不修习，于未来世必受苦报。何等为六根？眼根不调伏，不关闭，不守护，不修习，不执持，于未来世必受苦报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根，亦复如是。愚痴无闻凡夫，眼根见色，执受相，执受随形好，任彼眼根趣向，不律仪执受住，世间贪忧恶不善法以漏其心，此等不能执持律仪，防护眼根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根，亦复如是。如是于六根不调伏，不关闭，不守护，不执持，不修习，于未来世必受苦报。云何六根善调伏，善关闭，善守护，善执持，善修习，于未来世必受乐报？多闻圣弟子，眼见色，不取色相，不取随形好，任其眼根之所趣向，常住律仪，世间贪忧恶不善法不漏其心，能生律仪，善护眼根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根，亦复如是，如是（于）六根善调伏，善关闭，善守护，善执持，善修习，于未来世必受乐报」。即说偈言：

「于六触入处，住于不律仪，是等诸比丘，长夜受大苦。

斯等于律仪，常当勤修习，正信心不二，诸漏不漏心。

眼见于彼色，可意、不可意，可意不生欲，不可不憎恶。

耳闻彼诸声，亦有念不念，于念不乐著，不念不起恶。

鼻根之所嗅，若香若臭物，等心于香臭，无欲亦无违。

所食于众味，彼亦有美恶，美味不起贪，恶味亦不择。

乐触以触身，不生于放逸，为苦触所触，不生过恶想，

平等舍苦乐，不灭者令灭。心意所观察，彼种彼种相，

虚伪而分别，欲贪转增广，觉悟彼诸恶，安住离欲心。

善摄此六根，六境触不动，摧伏众魔怨，度生死彼岸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引发」：复次，于其六根，如前所说五寂静相，不寂静故，当知摄受三种苦果：谓现法中依根增上杂染而住，由诸不善现行为因，或于他所成其退劣，或被讥呵，或被杀害，受如是等现法众苦；又受当来生老、病、死种种诸苦；又受当来由先数习所引等流，不护诸根诸杂染故，亦名为苦。与此相违，于其六根，由有五种寂静相故，当知摄受三苦灭果。

二二五；四〇三（二八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世尊在拘萨罗国人间游行，到频头城北，申恕林中。尔时，频头城中婆罗门、长者，皆闻世尊于拘萨罗国人间游行，住频头城申恕林中。闻已，悉共出城，至申恕林，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尔时，世尊告频头城婆罗门、长者：「若人问汝言：何等像类沙门、婆罗门，不应恭敬尊重、礼事供养？汝当答言：若沙门、婆罗门，眼见色，未离贪，未离欲，未离爱，未离渴，未离念，内心不寂静，所行非法，所行踈澁行。耳……，鼻……，舌……，身……，意、法，亦复如是。如是像类比丘，不应恭敬尊重、礼事供养。作是说已，当复问言：何故如此像类沙门、婆罗门，不应恭敬尊重、礼事供养？汝应答言：我等眼见色，不离欲，不离爱，不离渴，不离念，内心不寂静。耳……，鼻……，舌……，身……，意、法，亦复如是。彼沙门、婆罗门，眼见色，亦不离贪，不离欲，不离爱，不离渴，不

离念，内心不寂静，行非法行、踈澁行。耳……，鼻……，舌……，身……，意、法，亦复如是。我于斯等求其差别，不见差别之行，是故我于斯等像类沙门、婆罗门，不应恭敬尊重、礼事供养。若复问言：何等像类沙门、婆罗门所，应恭敬尊重、礼事供养？汝应答言：若彼眼见色，离贪，离欲，离爱，离渴，离念，内心寂静，不行非法行，行等行，不踈澁行。耳……，鼻……，舌……，身……，意、法，亦复如是。如是像类沙门、婆罗门所，应恭敬尊重、礼事供养。若复问言：何故于此像类沙门、婆罗门，恭敬尊重、礼事供养？汝应答言：我等眼见色，不离贪，不离欲，不离爱，不离渴，不离念，内心不寂静，行非法行，行踈澁行。耳……，鼻……，舌……，身……，意、法，亦复如是。斯等像类沙门、婆罗门，离贪，离欲，离渴，离念，内心寂静，行如法行，不行踈澁行。耳……，鼻……，舌……，身……，意、法，亦复如是。我等于彼求其差别，见差别故，于彼像类沙门、婆罗门所，应恭敬尊重，礼事供养。如是说已，若复问言：彼沙门、婆罗门有何行，有何形貌，有何相，汝等知是沙门、婆罗门，离贪向、调伏贪，离恚向、调伏恚，离痴向、调伏痴？汝应答言：我见彼沙门、婆罗门，有如是像类：在空闲处，林中、树下，卑床、草蓐，修行远离，离诸女人，近乐独人同禅思者。若于彼处，无眼见色可生乐著，无耳、声，鼻、香，舌、味，身、触可生乐著。若彼沙门、婆罗门，有如是行，如是形貌，如是相，令我等知是沙门、婆罗门，离贪向、调伏贪，离恚向、调伏恚，离痴向、调伏痴」。时诸沙门、婆罗门长者，白佛言：「奇哉世尊！不自誉，不毁他，正说其义。各各自于诸入处，分别染污、清净，广说缘起，如如来、应、等正觉说。譬如士夫，溺者能救，闭者能开，迷者示路，暗处然灯，世尊亦复如是，不自誉，不毁他，正说其义，乃至如如来、应、等正觉说」。尔时，频头城婆罗门、长者，闻佛所说，欢喜作礼而去。

「不应供」：复次，略有二种世俗梵志，实非福田，怀增上慢，自谓福田，自称我是真实福田，当知成就非实福田性及相故，不应供养。一者、从他所得利养恭敬，现前猛利耽著，诸根饕餮，为性躁扰，诈示现前离欲之行。二者、摄受家产亲属，杂居鄙秽，专自修身。凡所行行，既非自利，亦非利

他，远离尸罗正法正行，远离能住善趣善行，远离能住涅槃妙行，当知彼与一切愚夫异生之类，无有差别。住正法者，与此相违，当知是名胜义梵志。

二二六；四〇四（二八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萦发目揵连出家，来诣佛所，共相问讯。问讯已，退坐一面。尔时，世尊告萦发目揵连：「汝从何来」？萦发目揵连白佛言：「我从彼众多种种异道，沙门、婆罗门、遮罗迦出家集会未曾讲堂听法，从彼林来」。佛告萦发目揵连：「汝为何等福力故，从彼众多种种异道，沙门、婆罗门、遮罗迦出家所听其说法」？萦发目揵连言：「我试听其竞胜论义福利，听其相违反论议福利故」。佛告目揵连：「长夜久远，种种异道，沙门、婆罗门、遮罗迦出家，竞胜论议，相违反论议福利，迭相破坏」。萦发目揵连白佛言：「瞿昙！为诸弟子说何等法福利，令彼转为人说，不谤如来，不增不减，诚说法说，法次法说，无有余人能来比校、难诘、诃责」？佛告目揵连：「明、解脱果报福利，为人转说者，不谤如来，不乖其理，法次法说，无有能来比校、难诘、嫌责」。萦发目揵连白佛言：「瞿昙！诸弟子有法修习、多修习，令明、解脱福利满足者不」？佛告萦发目揵连：「有七觉分，修习、多修习，明、解脱福利满足」。

萦发目揵连白佛言：「有法修习，能令七觉分满足不」？佛告萦发目揵连：「有四念处，修习、多修习，能令七觉分满足」。萦发目揵连白佛：「复有法修习、多修习，令四念处满足不」？佛告萦发目揵连：「有三妙行，修习、多修习，能令四念处满足」。萦发目揵连白佛言：「复有法修习、多修习，令三妙行满足不」？佛告目揵连：「有六触入处律仪，修习、多修习，令三妙行满足」。萦发目揵连白佛言：「云何六触入处律仪，修习、多修习，令三妙行满足」？佛告目揵连：「若眼见适意、可爱念、能长养欲乐、令人缘著之色，彼比丘见已，不喜、不赞叹、不缘、不著、不住。若眼见不适意、不可爱念、顺于苦觉之色，诸比丘见已，不畏、不恶、不嫌、不恚。于彼好色起，眼见已，永不缘著；不好色起，眼见已，永不缘著。内心安住不动，善修解脱，心不懈勤。耳……，鼻……，舌……，身……，意识法，亦复如是。如是于六触入修习、多修习，满足三妙行。云何修三妙行，满足四

念处？多闻圣弟子，于空闲处，林中、树下，作如是学，如是思惟：此身恶行，现世、后世必得恶报。

我若行身恶行者，心当自生厌悔，他亦嫌薄，大师亦责，诸梵行者亦复以法而嫌我，恶名流布遍于诸方；身坏命终，当堕地狱。于身恶行，见现世、后世如是果报，是故除身恶行，修身妙行。口、意恶行，亦复如是。是名修习三妙行已，得四念处清净满足。云何修四念处得七觉分满足？目揵连！比丘如是顺身身观住，彼顺身身观住时，摄念安住不忘，尔时方便修习念觉分；方便修习念觉分已，得念觉分满足。于彼心念选择于法，觉想思量，尔时方便修习择法觉分；方便修习择法觉分已，逮得择法觉分满足。选择彼法，觉想思量，方便修习精进觉分；方便修习精进觉分已，逮得精进觉分满足。勤精进已，生欢喜心，尔时修习方便欢喜觉分；修习欢喜觉分已，逮得欢喜觉分满足。心欢喜已，身心止息，尔时修习猗息觉分；修习猗息觉分已，逮得猗息觉分满足。身心息已，得三摩提，尔时修习定觉分；修习定觉分已，定觉分满足。谓一其心，贪忧灭息，内心行舍，方便修习舍觉分；方便修习舍觉分已，逮得舍觉分清净满足。

受、心、法念处，亦如是说。如是修习四念处，七觉分满足。云何修习七觉分，明、解脱满足？目揵连！若比丘修念觉分，依远离、依离欲、依灭，舍于进趣；修念觉分，逮得明、解脱清净满足。乃至修习舍觉分，亦如是说。是名修习七觉分已，明、解脱清净满足。如是目揵连！法法相依，从此岸而到彼岸」。说是法时，萦发目揵连远尘、离垢，得法眼净。时萦发目揵连，见法，得法，知法，入法，度诸疑、惑，不由于他，于诸法律得无所畏。从座起，整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合掌白佛言：「我今宁得于正法律出家，得具足比丘分不」？佛告目揵连：「汝今已得于正法律出家，具足得比丘分」。得出家已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成阿罗汉。

「明解脱」：复次，此正法外，有诸沙门、婆罗门等，为诸弟子宣说法时，多分为求诘责胜利，及求免脱他难胜利。当知如是宣说法者，就第一义，无义、无利，非自利益，非利益他。诸佛如来为诸弟子宣说正法，唯为证得明及解脱二果胜利。当知如是说正法者，大果、大利，自利、利他，无不

圆满。行于三世无忘失住最胜义故，三种所缘境差别故，说名三明。若心解脱，若慧解脱，皆名解脱，是爱、无明根本杂染胜对治故。为得未得明与解脱，当知略有四种修道：谓修根故，能正修身；修身所引善行修故，能正修戒；修戒所引念住、觉支无倒修故。能修心、慧。此中修根，复有三种：一、世间修，二、有学修，三、无学修。若思择力为所依止，虽取可爱、不可爱境不如理相，而不发起烦恼诸缠；设令暂起，寻复除遣，是世间修。若于圣谛已得现观，由失念故，或生适意，或不适意，或兼二意，而心不为缠缚坚住，速于杂染能得解脱，是有学修。若即此心坚固安住，如前于内无有隘迮，善脱善修，都无一切下至失念，于诸可意、不可意等，发心亲近计彼有德而趣向之，是名无学善净修根。当知修戒，修心，修慧，三种亦尔。此中最初，是初修根所引；第二是第二所引；第三是第三所引。修戒、修心、修慧，相望各有三种所引，当知亦尔。此中可意、不可意境界差别故，有恩、有怨有情差别故，功德、过失相应有情差别故，所爱、非所爱有情差别故，当知一向适意，一向不适意，适意不适意相杂差别。可意、不可意境界差别故者，自有境界一向可意，自有境界一向不可意，自有境界其类相杂，少分可意，少分不可意。如是有情，或一向有恩，或一向有怨，或恩怨相杂。或一向有德，或一向有失，或德失俱备。若于有情爱复生爱，当知一向是其所爱；若于有情恚复生恚，当知一向非其所爱；若于有情爱已生恚，或于有情恚已生爱，当知是名所爱、非所爱。由如是等差别因缘，适意等三有其差别。又于恶行，随观现法所有过患，随观当来所有过患，是故远离修习妙行。若于六处，由一切门皆被诽毁，是名现法所有过患。由是因缘，堕于恶趣，是名当来所有遇患。此中为他所诽毁者，谓为外道及余世间有聪敏者，闻其鄙恶名称声颂，咸共诽毁。当知其余，即如所说。又此中言修念住者，谓念觉分，创始发起在异生地；数修习者，在有学地；修圆满者，在无学地。修习觉分，未得断界，于其断界正希求时，名依远离；未得无欲界，于无欲界正希求时，名依离欲；未得灭界，于其灭界正希求时，名依于灭；弃舍下劣修觉分故，回向胜妙修觉分故，名弃舍回向。又诸苾刍，守护诸根，有惭有愧，由是因缘耻于恶行，修习妙行；修妙行故，无有变悔；无变悔故，发生欢

喜；此为先故，心得正定；心正定故，能见如实；见如实故，明及解脱皆悉圆满，当知是名修行次第。

二二七；四〇五（二八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迦征伽罗牟真隣陀林中。时有年少，名鬱多罗，是波罗奢那弟子，来诣佛所，恭敬问讯已，退坐一面。尔时，世尊告鬱多罗：「汝师波罗奢那，为汝等说修诸根不」？鬱多罗言：「说已，瞿昙」！佛告鬱多罗：「汝师波罗奢那，云何说修诸根」？鬱多罗白佛言：「我师波罗奢那说：眼不见色，耳不听声，是名修根」。佛告鬱多罗：「若如汝波罗奢那说，盲者是修根不？所以者何？如唯盲者眼不见色」。尔时，尊者阿难在世尊后，执扇扇佛。尊者阿难语鬱多罗言：「如波罗奢那所说，聋者是修根不？所以者何？唯聋者耳不闻声」。

尔时，世尊告尊者阿难：「异于贤圣法律无上修诸根」。阿难白佛言：「唯愿世尊为诸比丘说贤圣法律无上修根！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」。佛告阿难：「谛听善思，当为汝说。缘眼、色，生眼识，见可意色，欲修如来厌离，正念、正智。眼、色缘，生眼识，不可意，欲修如来不厌离，正念、正智。眼、色缘，生眼识，可意、不可意，欲修如来厌离、不厌离，正念、正智。眼、色缘，生眼识，不可意、可意，欲修如来不厌离、厌离，正念、正智。眼、色缘，生眼识，可意、不可意、可不可意，欲修如来厌、不厌俱离，舍心住，正念、正智。如是阿难！若有于此五句，心善调伏，善关闭，善守护，善摄持，善修习，是则于眼、色无上修根。耳……，鼻……，舌……，身……，意、法，亦如是说。阿难！是名贤圣法律无上修根」。尊者阿难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贤圣法律，为贤圣修根」？佛告阿难：「眼、色缘，生眼识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、不可意，彼圣弟子如是如实知：我眼、色缘，生眼识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、不可意。

此则寂灭，此则胜妙，所谓俱舍；得彼舍已，离厌、不厌，譬如力士弹指顷。如是眼、色缘，生眼识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、不可意，俄尔尽灭，得离厌不厌舍。如是耳、声缘生耳识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、

不可意。圣弟子如是如实知：我耳识闻声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、不可意。此则寂灭、胜妙，所谓为舍；得舍已，离厌，不厌，譬如大力士夫，弹指发声即灭。如是耳、声缘，生耳识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、不可意，生已尽灭，是则为舍；得彼舍已，离厌、不厌。鼻、香缘，生鼻识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、不可意。圣弟子如是如实知：鼻、香缘，生鼻识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、不可意。此则寂灭，此则胜妙，所谓为舍；得彼舍已，离厌、不厌，譬如莲华，水所不染。如是鼻、香缘，生鼻识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、不可意，生已尽灭，所谓为舍；得彼舍已，离厌、不厌。舌、味缘，生舌识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、不可意。彼圣弟子如是如实知：舌、味缘，生舌识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、不可意，生已尽灭，寂灭、胜妙，所谓为舍；

得彼舍已，离厌、不厌，譬如力士舌端唾沫，尽唾令灭。如是舌、味缘，生舌识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、不可意，生已尽灭，所谓为舍；得彼舍已，离厌、不厌。身、触缘，生身识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、不可意，生已尽灭。圣弟子如是如实知：身、触缘，生身识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、不可意，生已尽灭，寂灭、胜妙，所谓为舍；得彼舍已，离厌、不厌，譬如铁丸烧令极热，小滴水洒，寻即消灭。如是身、触缘，生身识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、不可意，生已尽灭，所谓为舍；得彼舍已，离厌、不厌。意、法缘，生意识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、不可意，生已速灭。圣弟子如是如实知：意法、缘，生意识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、不可意，生已尽灭，是则寂灭，是则胜妙，所谓为舍；得彼舍已，离厌、不厌，譬如力士断多罗树头。如是意、法缘，生意识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、不可意，生已尽灭，所谓为舍；得彼舍已，离厌、不厌。阿难！是为贤圣法律，为圣弟子修诸根」。

「云何为圣法律学见迹」？佛告阿难：「眼、色缘，生眼识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、不可意，彼圣弟子惭耻、厌恶。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、法缘，生意识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、不可意，彼圣弟子惭耻、厌恶。阿难！是名贤圣法律学见迹。阿难是名贤圣法律无上修诸根。

已说贤圣修诸根，已说学见迹。阿难！我为诸声闻所作，所作已作，汝等当作所作，广说如箧毒蛇经」。佛说此经已，尊者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修」：复次，有一沙门若婆罗门，自既不能善修诸根，而不如理为他施设善修根法，见唯弃背所有境界，名护诸根。然其自于诸弟子众，深生染著，一分起爱，一分生憎，谓于其教顺逆因缘，适不适意，常现行故。于此微细自己杂染，不能以慧如实悟入，而谓自能善修诸根，起增上慢。诸有随顺如是见者，彼虽令根离诸境界，独处空闲，而缘彼境发起种种寻思杂染，然无智慧而自悟入，是亦不名善修诸根。又亦不为善修根故勤修正行，但信他言起邪胜解，及以邪慢。诸佛如来，为诸弟子如理施设烦恼断故名善修根，非唯一向背诸境界。又诸如来，于其三种不共念住善住其心，故不染著诸弟子众。于正行众悦意现行，于邪行众行不悦意，由此所生贪欲杂染、瞋恚杂染都无所有，由是因缘，虽与弟子等烦恼断，而名无上善修诸根。又此修根，依五品众有差别故，当知亦有五转差别。谓佛世尊，或有弟子一向正行而亦毕竟；或有弟子一向放逸而亦毕竟；或有弟子修行正行而不毕竟；或有弟子行于邪行而不毕竟；或有弟子多种品类，一行正行，一行放逸，一行一分，或时放逸或不放逸，如是名为第五品众。此中如来称可意者，谓诸弟子于善说法毘奈耶中，为修诸根得圆满故，修行正行。复有一类不可意者，谓行邪行，或不修行。是故如来观第一众，生起悦意；观第二众，生不悦意；观第三众，生起悦意，生不悦意；观第四众，生不悦意，生起悦意；观第五众生起悦意，生不悦意，亦复生起悦、不悦意。如来虽复于此五众，发起如是五转差别悦不悦意，然诸如来终不为彼爱、恚行相之所染污，由诸烦恼并其习气永离系故，善修根故；是故如来一切烦恼并习永断为所依止，能善住念，于弟子众无诸杂染，说名五转无上修根。又于如是一切五转，随其所应，当正思惟三种对治：一、无常想，二者、慈心，三、无想定，如是三种，随其所应，当知其相。又佛世尊所作已办，无学弟子名已修根。由彼长夜乐涅槃故，虽遇如前诸有情数境相现前，或纯可爱，或纯非爱，或多杂类通爱非爱，由贪、瞋、痴永远离故，由心解脱及慧解脱增上力故，即由无相令心于彼速疾弃舍；由意乐故，于诸境界起厌逆想。又于涅槃见寂静德，如是速

能安住于舍。由此因缘，一刹那顷失念所作杂染污心，亦不得起。当知齐此善根习故，名善修根。若诸有学，未能速疾安住于舍，有余烦恼熏彼相续成杂秽故。又于一切三转境中，憎恶所起诸烦恼故，现行烦恼所逼迫时，则能方便住厌逆想，及过患想，如是修行，能令修根速得圆满，是故说彼名正行者。如是当知于善说法毘奈耶中，大师美妙诸弟子众，得所得义，能修正行。

二二八；四〇六（三〇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留搜调牛聚落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为汝等说法，初、中、后善，善义、善味，纯一满净，梵行清白。谛听，善思，有六六法。何等为六六法？谓六内入处，六外入处，六识身，六触身，六受身，六爱身。何等为六内入处？谓眼入处，耳入处，鼻入处，舌入处，身入处，意入处。何等为六外入处？色入处，声入处，香入处，味入处，触入处、法入处。云何六识身？谓眼识身，耳识身，鼻识身，舌识身，身识身，意识身。云何六触身？谓眼触，耳触，鼻触，舌触，身触，意触。云何六受身？谓眼触生受，耳触生受，鼻触生受，舌触生受，身触生受，意触生受。云何六爱身？谓眼触生爱，耳触生爱，鼻触生爱，舌触生爱，身触生爱，意触生爱。若有说言眼是我，是则不然。所以者何？眼生灭故。若眼是我者，我应受生死，是故说眼是我者，是则不然。如是若色，若眼识，眼触，眼触生受若是我者，是则不然。所以者何？眼触生受是生灭法，若眼触生受是我者，我复应受生死，是故说眼触生受是我者，是则不然，是故眼触生受非我。如是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触生受非我，所以者何？意触生受是生灭法，若是我者，我复应受生死，是故意触生受是我者，是则不然，是故意触生受非我。如是比丘！当如实知眼所作，智所作，寂灭所作，开发神通，正向涅槃。云何如实知见眼所作，乃至正向涅槃？如是比丘！眼非我，若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——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观察非我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如是说，是名如实知见眼所作，乃至正向涅槃。是名六六法经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无我论」：复次，无我论师，略有三种正所作事。何等为三？谓于苦、集谛所摄行，自相、共相，应正显了安立无我。当知此中，显各各别众多性

故，显了自相，开示生灭相似性故，显了共相，是名第一正所作事。复于无我唯有因行，如其所有杂染、清净如实显了。当知此中，于三种受，缘生三种烦恼，随眠未能永断；于其见道，我见、随眠未能除遣；于其修道，我慢、随眠未能除遣；于见、慢品能起无明亦未永断。未能生起彼对治明，是故不能作苦边际，如是名为显示杂染；与此相违，当知即是显示清净，是名第二正所作事。复于诸行，断增益我萨迦耶见，依能取实无我正见，如清净相应实显了。此无我见，在异生位，能正摄受圣谛现观，又能证得诸圣慧眼；在有学位，能得上位尽、无生智；在无学位，能令一切学与无学，见、修所断所有烦恼无余永断。是故当知此无我见，能令清净故应显了，是名第三正所作事。

二二九；四〇七（三〇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留搜调牛聚落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为汝等说法，初、中、后善，善义、善味，纯一满净，梵行清白，所谓六分别六入处经。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何等为六分别六入处经？谓于眼入处，不如实知见者，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——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不如实知见；不如实知见故，于眼染著，若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——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皆生染著。如是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，若法、意识、意触、意触因缘生受——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不如实知见，不如实知见故生染著。如是染著，相应、愚暗、顾念、结缚其心，长养五受阴，及当来有爱、贪喜（、彼彼乐著）悉皆增长。身心疲恶，身心烧然，身心炽然，身心狂乱，身生苦觉；彼身生苦觉故，于未来世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悉皆增长，是名纯一大苦阴聚集。诸比丘！若于眼如实知见，若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——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如实知见。见已，于眼不染著，若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——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不染著。如是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、法如实知见，若法、意识、意触、意触因缘生受——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如实知见；如实知见故，于意不染著，若法、意识、意触、意触因缘生受——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不染（著）。不染著故，不相杂，不

愚暗，不顾念，不系缚，损减五受阴，当来有爱、贪喜、彼彼乐著悉皆消灭。身不疲苦，心不疲苦，身不烧，心不烧，身不炽然，心不炽然，身觉乐，心觉乐；身心觉乐故，于未来世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悉皆消灭，如是纯大苦聚阴灭。作如是知、如是见者，名为正见修习满足，正志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，前说正语，正业，正命清净修习满足，是名修习八圣道清净满足。八圣道修习满足已，四念处修习满足；四正勤，四如意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觉分修习满足。若法应知、应了者，悉知、悉了；若法应知、应断者，悉知、悉断；若法应知、应作证者，悉皆作证；若法应知、应修习者，悉已修习。何等法应知、应了，悉知悉了？所谓名、色。何等法应知、应断？所谓无明及有爱。何等法应知、应证？所谓明、解脱。何等法应知、应修？所谓止、观。若比丘于此法应知、应了（者），悉知悉了；若法应知、应断者，悉知、悉断；若法应知、应作证者，悉知、悉证；若法应知、应修者，悉知、悉修，是名比丘断爱、结缚，正无间等，究竟苦边。诸比丘！是名六分别六入处经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定法」：复次，于其成就世间正见多闻，不定住正法者，即成就此世间正见多闻；得定住正法者，当知略有五种殊胜正加行果称赞利益。何等为五？谓彼第一住正法者，先由其心未得定故，奢摩他支、戒未清净，亦未鲜白；即此第二住正法者，心得定故，清净鲜白，当知是名第一殊胜正加行果称赞利益。又彼第一心未得定补特伽罗，于一切受，并其所依，并其所缘，并其助伴，并其随转，不如实知；由不知故，便为三种无智为因过患所触。何等为三？一、受杂染所作过患，二、世杂染所作过患，三、现法、后法杂染所作过患。当知此中，受杂染所作过患者，谓愚痴者，于其乐受并彼随转并所随染，有贪爱缚；于苦受等有瞋恚缚；于其不苦不乐受等，有愚爱缚及随眠缚，由有愚痴所随眠故。世杂染所作过患者，谓愚痴者，于现在世有贪染缚，于过去世有顾恋缚，于未来世有系心缚。现法、后法杂染所作过患者，谓彼如是杂染心者，于世于受有杂染故，便能生长感后有业，由此增益后有诸蕴令当得生。又能增长所有贪爱，谓后有爱及资财爱，后有爱故能生当来所有自体，资财爱故于追求时极生疲怠。若得境界，便生染恼；若不获得

，所欲不遂，便自烧然；若得已失，便为愁恼之所损害，如是名为现法过患。若即由彼作及增长能感后有诸业，烦恼增上力故，起于当来生老死等众苦差别，如是名为后法过患。第二心定补特伽罗，应知一切与上相违，当知是名第二殊胜，余如前说。又彼第一补特伽罗，心未定故，于其无智所作过患，若自、若他不如实知。第二心定补特伽罗，于彼皆能如实了知，当知是名第三殊胜，余如前说。又彼第二心已得定补特伽罗，于诸过患如实了知，已入修地，即前所得无我相应所有正见，由此修故，于二时中依其断界及无欲界，与彼一切菩提分法皆共圆满。初未得定补特伽罗，心未定故，于彼一切皆未圆满，当知是名第四殊胜，余如前说。又彼第二心已得定补特伽罗，所有多闻毘钵舍那助伴支分，彼能摄受胜三摩地，能净修治毘钵舍那，由是因缘，止、观二种平等双转。心未得定补特伽罗，应知多闻与彼俱阙，如是于成世间正见多闻、不定住于正法补特伽罗，即此成就世间正见多闻、得定住于正法补特伽罗，当知有此第五殊胜正加行果称赞利益。如是即彼由已获得胜奢摩他，毘钵舍那，依于断界，应遍知者能正遍知，应永断者能正永断，应作证者能正作证，应修习者能正修习。依无欲界，于彼一切已知、已断、已证、已修。于所依色及能依名，正知、已知；于所依无明及能依有爱，正断、已断；于所依明净智及能依解脱烦恼断，正证、已证；于所依奢摩他及能依毘钵舍那，正修、已修。

二三〇；四〇八（三〇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异比丘，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作是念：比丘云何知、云何见而得见法？作是思惟已，从禅起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作是念：比丘云何知、云何见而得见法」？尔时，世尊告彼比丘：「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有二法，何等为二？眼、色为二，如是广说，乃至非其境界故。所以者何？眼、色缘，生眼识，三事和合触，触俱生受、想、思。此四无色阴，眼色，此等法名为人。于斯等法，作人想，众生，那罗，摩瓮阇，摩那婆，士夫，福伽罗，耆婆，禅头。又如是说：我眼见色，我耳闻声，我鼻嗅香，我舌尝味，我身觉触，我意识法。彼施设又如是言说：是尊者

如是名，如是生，如是姓，如是食，如是受苦乐，如是长寿，如是久住，如是寿分齐。比丘！是则为想，是则为志，是则言说。此诸法皆悉无常、有为、思愿缘生，若无常、有为、思愿缘生者，彼则是苦。又复彼苦，生亦苦，住亦苦，灭亦苦，数数出生，一切皆苦。若复彼苦无余断：吐、尽、离欲、灭、息、没，余苦更不相续、不出、（不）生，是则寂灭，是则胜妙，所谓舍一切有余，一切爱尽，无欲、灭尽、涅槃。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、触缘，生身识，三事和合触，触俱生受、想、思。此四是无色阴，身根是色阴，此名为人。如上说，乃至灭尽、涅槃。缘意、法，生意识，三事和合触，触俱生受、想、思。此四无色阴，四大士夫所依，此等法名为人。如上广说，乃至灭尽、涅槃。若有于此诸法，心随入住，解脱不退转，于彼所起系著无有我。比丘！如是知、如是见，则为见法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三一；四〇九（三〇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异比丘，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作是念：云何知、云何见，名为见法？思惟已，从禅起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作是念：比丘云何知、云何见，名为见法？今问世尊，唯愿解说」！佛告比丘：「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有二法，眼、色缘，生眼识，如上广说」。尊者如所说偈：

「眼、色二种缘，生于心、心法，识、触及俱生，受、想等有因。

非我、非我所，亦非福伽罗，亦非摩鸢阇，亦非摩那婆。

是则为生灭，苦阴变易法，于斯等作想，施设于众生，

那罗、摩鸢阇，及与摩那婆，亦余众多想，皆因苦阴生。

诸业、爱、无明，因积他世阴。余沙门异道，异说二法者，

彼但有言说，闻已增疑惑。贪爱息无余，无明没永灭，

爱尽众苦息，无上佛眼说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见」：复次，有二法见：一、有为法见，二、无为法见。有为法见者，谓如有一，于谛依处及谛自性，皆如实知。云何名为谛所依处？谓名、色，及人、天等有情数物。云何为谛？谓世俗谛及胜义谛。云何世俗谛？谓即于彼谛所依处，假想安立，我或有情，乃至命者及生者等。又自称言我眼见色，乃至我意知法。又起言说，谓如是名，乃至如是寿量边际，广说如前。当知此中唯有假想，唯假自称，唯假言说，所有性相、作用差别，名世俗谛。云何胜义谛？谓即于彼谛所依处，有无常性，广说乃至有缘生性，如前广说。如无常性，有苦性等当知亦尔。若于如是世俗、胜义、谛所依处，其世俗谛，如实了知是世俗谛；其胜义谛，如实了知是胜义谛，如是名为有为法见。若有成就有为法见苾刍，齐此言说满足。云何名为无为法见？谓即于彼谛所依处，已得二种谛善巧者，由此善巧增上力故，于一切依等尽涅槃，深见寂静，其心趣入，如前广说乃至解脱，如是名为无为法见。若有成就无为法见苾刍，齐此言说满足。又此法见，当知三种补特伽罗皆得成就：一者、异生法随法行，已得定心，博识聪敏，能如正理观察诸法；二者、有学已见谛迹；三者、无学诸漏永尽。

二三二；四一〇（三〇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诸天世人，于色染著、爱乐住，彼色若无常、变易、灭尽，彼诸天人则生大苦。于声……。香……。味……。触……。（于）法染著、爱乐住，彼法变易、无常、灭尽，彼诸天人得大苦住。如来于色，色集、色灭、色味、色患、色离如实知，如实知已，于色不复染著、爱乐住；彼色变易、无常、灭尽，则生乐住。于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集、灭、味、患、离如实知，如实知已，不复染著、爱乐住；彼……法变易、无常、灭尽，则生乐住。所以者何？眼、色缘，生眼识，三事和合触，触缘受——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。此受集，此受灭，此受味，此受患，此受离，如实知，于彼色因缘生阨碍，阨碍尽已，名无上安隐涅槃。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、法缘，生意识，三事和合触，触缘受——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。彼受集、受灭、受味、受

患、受离如实知，如实知已，彼法因缘生阨碍，阨碍尽已，名无上安隐涅槃」。尔时，世尊而说偈言：

「于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六境界，一向生喜悦，爱染、深乐著。

诸天及世人，唯以此为乐，变易、灭尽时，彼则生大苦。

惟有诸贤圣，见其灭为乐；世间之所乐，观察悉为怨。

贤圣见苦者，世间以为乐；世间之所苦，于圣则为乐。

甚深难解法，世间疑惑生，大暗所昏没，盲冥无所见，

唯有智慧者，发朦开大明。如是甚深句，非圣孰能知！

不还受身者，深达谛明了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苦」：复次，若有希求人、天盛事，自发誓愿行梵行者，当知彼为称赞人、天二种过患。何等为二？一者、烦恼所生众苦，二者、无常所生众苦。云何烦恼所生众苦？谓于人、天住境界爱，依现在世故；住境界乐，依过去世故；住境界欣，于现在世，依过去境生爱乐故；住境界喜，于未来世，依现在境生爱乐故。若于如是三世境中住染污者，当知彼为称赞所欲有匮乏苦，及生老等所有众苦，是名生起烦恼所作众苦过患。云何无常所作众苦？谓顺乐处，有背失故起变坏苦；随顺苦处，现在前故起厌离苦；一切自体，于终没时皆灭坏故，有灭故苦，当知是名三种无常所作众苦。此中如来超过如是二种过患，住一向乐。即于此乐，应如实知由此故乐，复应如实知乐方便。云何为乐？谓一切境相应永尽，无上安隐，即有余依般涅槃界。云何方便？谓如前说，于五种受，发起五转如实妙智。若诸声闻，弃舍大师所证超过人天妙乐，希求下劣人天乐者，当知彼于诸智者所，多受毁辱，亦自欺诳。

二三三；四一一（三〇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瞻婆国揭伽池侧。尔时，尊者鹿纽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说，有第二住，有一一住，彼云何第二住？云何一一住」？佛告鹿纽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鹿纽！能问如来如

是之义」。佛告鹿纽：「若眼识色，可爱、（可）乐、（可）念、可意、长养于欲，彼比丘见已，喜乐、赞叹、系著住；爱乐、赞叹、系著住已，心转欢喜，欢喜已深乐，深乐已贪爱，贪爱已阨碍。欢喜、深乐、贪爱、阨碍者，是名第二住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如是说。鹿纽！有如是像类比丘，正使空闲独处，犹名第二住。所以者何？爱喜不断、不灭故；爱欲不断、不知者，诸佛如来说第二住。若有比丘，于可爱、（可）乐、（可）念、可意、长养于欲色，彼比丘见已，不喜乐，不赞叹，不系著住；不喜乐、不赞叹、不系著住已不欢喜，不欢喜故不深乐，不深乐故不贪爱，不贪爱故不阨碍。不欢喜、深乐、贪爱、阨碍者，是名为一一住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如是说。鹿纽！如是像类比丘，正使处于高楼重阁，犹是一一住者。所以者何？贪爱已尽、已知故；贪爱已尽、已知者，诸佛如来说名一一住」。尔时，尊者鹿纽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二三四；四一二（三一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瞻婆国揭伽池侧。尔时，尊者鹿纽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为我说法。我闻法已，当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告鹿纽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鹿纽！能问如来如是之义。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」。佛告鹿纽：「若眼见可爱、（可）乐、可意、可念、长养于欲之色，见已欣悦、赞叹、系著，欣悦、赞叹、系著已则欢喜集，欢喜集已则苦集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如是说。鹿纽！若有比丘，眼见可爱、（可）乐、可念、可意、长养于欲之色，见已不欣悦、不赞叹、不系著，不欣悦、不赞叹、不系著故不欢喜集，不欢喜集故则苦灭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法，亦如是说」。尔时，尊者鹿纽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尔时，尊者鹿纽闻佛说法教诫已，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得阿罗汉，心善解脱。

复次，嗢拖南曰：

一住、远、涅槃，略说内所证，辩一切智、相，舍所学、业等，

空、随行、恒住，师弟二圆满。

「一住」：由二因缘，当知名为有第二住：谓有爱故；为欲生起第二自体，受习其因，此自体灭，第二自体次生起故。云何有爱？谓诸可爱所缘境界，将得、现前，最初生起，染污欣悦，名有憙乐；从此已后，乃至未得，于彼多住作意思惟，设复已得而未受用，于其中间，即由憙乐增上力故，住染欣悦，名有欢喜；于受用时多生贪爱，名有染著，故名有爱。又于未来起希求故，及于已得生领纳故，名有憙乐；于过去世随忆念故，名有欢喜；于已获得正受用时生贪爱故，名有染著；如是名为第二差别。云何生起第二自体？谓憙乐等为集因故，于当来世生、老为根众苦生起。与此相违，当知是名无第二住。

二三五；四一三（三一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富楼那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为我说法。我坐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告富楼那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能问如来如是之义。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若有比丘，眼见可爱、可乐、可念、可意、长养欲之色，见已欣悦、赞叹、系著，欣悦、赞叹、系著已欢喜，欢喜已乐著，乐著已贪爱，贪爱已阨碍。欢喜、乐著、贪爱、阨碍故，去涅槃远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如是说。富楼那！若比丘眼见可爱、（可）乐、可念、可意、长养欲之色，见已不欣悦、不赞叹、不系著，不欣悦、不赞叹、不系著故不欢喜，不欢喜故不深乐，不深乐故不贪爱，不贪爱故不阨碍。不欢喜、不深乐、不贪爱、不阨碍故，渐近涅槃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如是说」。

佛告富楼那：「我已略说法教，汝欲何所住」？富楼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已蒙世尊略说教诫，我欲于西方输卢那人间游行」。佛告富楼那：「西方输卢那人，凶恶、轻躁、弊暴、好骂。富楼那！汝若闻彼凶恶、轻躁、弊暴、好骂、毁辱者，当如之何」？富楼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彼西方输卢那国人，面前凶恶、诃骂、毁辱者，我作是念：彼西方输卢那人，贤善、智慧，虽于我前，凶恶、弊暴、好骂、毁辱我，犹尚不以手石而见打掷」。佛告富楼那：「彼西方输卢那人，但凶恶、轻躁、弊暴、骂辱，于汝则可脱，复

当以手石打掷者，当如之何」？富楼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西方输卢那人，脱以手石加于我者，我当念言：输卢那人贤善、智慧，虽以手石加我而不用刀杖」。佛告富楼那：「若当彼人脱以刀杖而加汝者，复当云何」？富楼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当彼人脱以刀杖而加我者，当作是念：彼输卢那人贤善、智慧，虽以刀杖而加于我，而不见杀」。佛告富楼那：「假使彼人脱杀汝者，当如之何」？富楼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西方输卢那人脱杀我者，当作是念：有诸世尊弟子，当厌患身，或以刀自杀，或服毒药，或以绳自系，或投深坑。彼西方输卢那人，贤善、智慧，于我朽败之身，以少作方便，便得解脱」。佛言：「善哉！富楼那！汝善学忍辱，汝今堪能于输卢那人间住止。汝今宜去，度于未度，安于未安，未涅槃者令得涅槃」。尔时，富楼那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尔时，尊者富楼那，夜过晨朝，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食已还出，付嘱卧具，持衣钵，去至西方输卢那人间游行。到已，夏安居，为五百优婆塞说法，建立五百僧伽蓝，绳床、卧褥、供养众具，悉皆备足。三月过已，具足三明。即于彼处入无余涅槃。

「远」：复次，有二种法，更互相违：一者、烦恼，二者、涅槃。是故安住杂染法已，即便随顺后有而转；若于后有随顺转时，当知说名去涅槃远。复有六种鄙碎士夫补特伽罗鄙碎行相：一者、性多忿恚；二者、所作不思；三者、乐逼恼他；四者、若苦所触，便发不实麁恶语言；五者、或发真实能引无义麁恶语言；六者、因此展转发起无量差别恶言，非但少词而生喜足。由二因缘，诸出家者力励受行，速疾能证沙门义利，诸未信者令生净信，其已信者倍令增长。何等为二？一者、忍辱，二者、柔和。言忍辱者，谓于他怨终无返报；言柔和者，谓心无愤，性不恼他。

二三六；四一四（三一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摩罗迦舅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为我说法。我闻法已，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不受后有」。尔时，世尊告摩罗迦舅言

：「诸年少聪明利根，于我法律出家未久，于我法律尚无懈怠，而况汝今日年耆根熟，而欲闻我略说教诫」！摩罗迦舅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虽年耆根熟，而尚欲得闻世尊略说教诫。唯愿世尊为我略说教诫，我闻法已，当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」。第二、第三，亦如是请。佛告摩罗迦舅：「汝今且止，如是再三，亦不为说」。尔时，世尊告摩罗迦舅：「我今问汝，随意答我」。佛告摩罗迦舅：「若眼未曾见色，汝当欲见，于彼色起欲、起爱、起念、起染著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「耳、声，鼻、香，舌、味，身、触，意、法，亦如是说」。佛告摩罗迦舅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摩罗迦舅！见以见为量，闻以闻为量，觉以觉为量，识以识为量」。而说偈言：

「若汝非于彼，彼亦复非此，亦非两中间，是则为苦边」。

摩罗迦舅白佛言：「已知，世尊！已知，善逝」！佛告摩罗迦舅：「汝云何于我略说法中广解其义」？尔时，摩罗迦舅说偈白佛言：

「若眼已见色，而失于正念，则于所见色，而取爱念相。

取爱乐相者，心则常系著，起于种种爱，无量色集生。

贪欲、恚、害觉，令其心退减，长养于众苦，永离于涅槃。

见色不取相，其心随正念，不染恶心爱，亦不生系著。

不起于诸爱，无量色集生，贪欲、恚、害觉，不能坏其心，

小长养众苦，渐次近涅槃。日种尊所说，离爱般涅槃。

若耳闻诸声，心失于正念，而取诸声相，执持而不舍。

鼻香、舌尝味，身触、意念法，忘失于正念，取相亦复然。

其心生爱乐，系著坚固住，起种种诸爱，无量法集生。

贪欲、恚、害觉，退减坏其心，长养众苦聚，永离于涅槃。

不染于诸法，正智、正念住，其心不染污，亦复不乐著。

不起于诸爱，无量法集生，贪瞋、恚、害觉，不退减其心，

众苦随损减，渐近般涅槃。爱尽般涅槃，世尊之所说。

是名世尊略说法中广解其义」。佛告摩罗迦舅：「汝真于我略说法中广解其义，所以者何？如汝所说偈：

若眼见众色，忘失于正念，则于所见色，而取爱念相。

如前广说」。尔时，尊者摩罗迦舅，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尔时，尊者摩罗迦舅，于世尊略说法中广解其义已，于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成阿罗汉，心得解脱。

「涅槃」：复次，以要言之，如来略依二种处所，说无界教：一者、说有余依涅槃界教，二者、说无余依涅槃界教。若由如是烦恼断故，名成就断补特伽罗不成烦恼，即由如是不住彼果后有众苦，当知是名说有余依涅槃界教。若由如是不住烦恼后有苦果，即由如是乃至寿尽，既灭没已，一切余依都无所有，不住此身，不住余身，不住中有，证得一切众苦边际，当知是名说无余依涅槃界教。

略有三种念力强因：一、由其年少壮，二、由前生串习，三、由现法数习。

二三七；四一五（三一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经法，诸比丘崇向，而于经法异信、异欲、异闻、异行思惟、异见审谛忍，正知而说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善哉！世尊！唯愿广说。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」。佛告诸比丘：「谛听善思，当为汝说。比丘！眼见色已，觉知色而不觉色贪，我先眼识于色有贪，而今眼识于色无贪如实知。若比丘眼见于色已，觉知色而不起色贪，觉我先眼识有贪，而言今眼识于色无贪如实知者，诸比丘于意云何？彼于此，为有信、有欲、有闻、有行思惟、有见审谛忍不」？答言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「归于此法，如实正知所知所见不」？答言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「耳……，鼻……，舌……，身……，意……，（识）法，亦如是说。诸比丘！是名有经法，比丘于此经法崇向，异信、异欲、异闻、

异行思惟、异见审谛忍，正知而说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内所证」：复次，由五种相，当知涅槃是内证法。谓离信故，乃至离见审察忍故，如前应知。谓现法中，于内各别内外增上所生杂染，如实了知有及非有。

二三八；四一六（三一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断欲，断眼欲已，眼则已断、已知，断其根本，如截多罗树头，于未来世永不复生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如是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三九；四一七（三一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眼生、住、转出，则苦生、病住、老死出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如是说。若眼灭、息、没，苦生则灭，病则息，（老）死则没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如是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四〇；四一八（三一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眼无常，若眼是常者，则不应受逼迫苦，亦应说于眼欲令如是，不令如是。以眼无常故，是故眼受逼迫苦生，是故不得于眼欲令如是，不令如是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如是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四一；四一九（三一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眼苦，若眼是乐者，不应受逼迫苦，应得于眼欲令如是，不令如是。以眼是苦故，受逼迫苦，不得于眼欲令如是，不令如是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如是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四二；四二〇（三一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眼非我，若眼是我者，不应受逼迫苦，应得于眼欲令如是，不令如是。以眼非我故，受逼迫苦，不得于眼欲令如是，不令如是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如是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四三——二四五；四二一——四二三（）

如内六入处三经，外六入处三经，亦如是说。

二四六；四二四（三一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生闻婆罗门，往诣佛所，共相问讯，问讯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昙！所谓一切者，云何名一切」？佛告婆罗门：「一切者，谓十二入处：眼、色、耳、声、鼻、香、舌、味、身、触、意、法，是名一切。若复说言此非一切，沙门瞿昙所说一切，我今舍别立余一切者，彼但有言说，问已不知，增其疑惑。所以者何？非其境界故」。时生闻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奉行。

二四七；四二五（三二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生闻婆罗门，往诣佛所，面相问讯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昙！所谓一切有，云何一切有」？佛告生闻婆罗门：「我今问汝，随意答我。婆罗门！于意云何？眼是有不」？答言：「是有，沙门瞿昙」！「色是有不」？答言：「是有，沙门瞿昙」！「婆罗门！有色、有眼识、有眼触、有眼触因缘生受——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不」？答言：「有，沙门瞿昙」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如是说。如是广说，乃至非其境界故。佛说此经已，生闻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坐起去。

二四八；四二六（三二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生闻婆罗门，往诣佛所，共相问讯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沙门瞿昙！所谓一切法，云何为一切法」？佛告婆罗门：「眼及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——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；耳……；鼻……；舌……；身……；意、法、意识、意触、意

触因缘生受——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是名为一切法。若复有言此非一切法，沙门瞿昙所说一切法，我今舍更立一切法者，此但有言数，问已不知，增其疑惑。所以者何？非其境界故」。佛说此经已，生闻婆罗门闻佛说已，欢喜随喜，从坐起去。

二四九——二五七；四二七——四三五（）

如生闻婆罗门所问三经，有异比丘所问三经，尊者阿难所问三经，世尊法眼、法根、法依三经，亦如上说。

「辩一切智」：复次，由三因缘，显示诸佛无上菩提：一者、觉了一切境故，二者、觉了有及非有如实事故，三者、觉了染、净二品一切法故。是故他于如是三处，请问世尊。

二五八；四三六（三二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异比丘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说眼是内入处，世尊略说不广分别，云何眼是内入处」？佛告彼比丘：「眼是内入处，四大所造净色，不可见，有对。耳、鼻、舌、身内入处，亦如是说」。复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说意是内入处，不广分别，云何意是内入处」？佛告比丘：「意内入处者，若心、意、识，非色，不可见，无对，是名意内入处」。复问：「如世尊说色外入处，世尊略说不广分别，云何世尊色外入处」？佛告比丘：「色外入处，若色四大造，可见，有对，是名色是外入处」。复白佛言：「世尊说声是外入处，不广分别，云何声是外入处」？佛告比丘：「若声四大造，不可见，有对。如声，香、味亦如是」。复问：「世尊说触外入处，不广分别，云何触外入处」？佛告比丘：「触外入处者，谓四大及四大造色，不可见，有对，是名触外入处」。复问：「世尊说法外入处，不广分别，云何法外入处」？佛告比丘：「法外入处者，十一入所不摄，不可见，无对，是名法外入处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相」：复次，诸有为法俱有转时，令心迷乱，能令于相邪取分别，是故如来为诸弟子分别开示，令于彼相决定悟入，为欲了知真实相故。又为于

自无欺诳故，又为于他坦然无畏正记别故。

二五九；四三七（三二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六内入处。云何为六？谓眼内入处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内入处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六〇；四三八（三二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六外入处。云何为六？谓色是外入处，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是外入处，是名六外入处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六一；四三九（三二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六识身。云何为六？谓眼识身，耳识身，鼻识身，舌识身，身识身，意识身，是名六识身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六二；四四〇（三二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六触身。云何为六触身？谓眼触身，耳触身，鼻触身，舌触身，身触身，意触身，是名六触身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六三；四四一（三二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六受身。云何为六？谓眼触生受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生受，是名六受身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六四；四四二（三二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六想身。云何为六？谓眼触生想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生想，是名六想身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六五；四四三（三二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六思身。云何为六？谓眼触生思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生思，是名六思身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六六；四四四（三三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六爱身。云何为六爱身？谓眼触生爱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生爱，是名六爱身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六七；四四五（三三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六顾念。云何为六？谓色顾念，声顾念，香顾念，味顾念，触顾念，法顾念，是名六顾念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六八；四四六（三三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六覆。云何为六？谓色有漏，是取，心覆藏；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、有漏，是取，心覆藏。是名六覆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舍所学」：复次，诸出家者，弃舍所学增上力故，当知安立顾恋境界。又出家者，毁犯尸罗增上力故，当知安立未出家者，弃背趣入心株覆事，远离惭愧故，一向爱味故。若坚执取所缘境界，当知彼名最极爱味。由是因缘，于修上品诸善业中，为心株杌，是不调柔、无堪能义。又即由此增上力故，行诸恶行，内怀隐匿，所造众恶，故生其覆。如是一切，略摄为一，说名于境最极爱味、心株覆事。

二六九；四四七（三三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过去、未来眼无常，况现在眼！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，不顾过去眼，不欣未来眼，于现在眼生厌、离欲、灭尽向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如是说」。

二七〇——二七二；四四八——四五〇（）

如无常，如是苦，空，非我，亦如是说。

二七三——二七六；四五一——四五四（）

如内入处四经，外入处四经，亦如是说。

二七七；四五五（三三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留搜调牛聚落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今当为汝说法，初、中、后善，善义、善味，纯一满净，梵行清白。谛听，善思，谓有因有缘有缚法经。云何有因有缘有缚法经？谓眼有因、有缘、有缚。何等为眼因、眼缘、眼缚？谓眼，业因、业缘、业缚。业有因、有缘、有缚，何等为业因、业缘、业缚？谓业，爱因、爱缘、爱缚。爱有因、有缘、有缚，何等为爱因、爱缘、爱缚？谓爱，无明因、无明缘、无明缚。无明有因、有缘、有缚，何等无明因、无明缘、无明缚？谓无明，不正思惟因、不正思惟缘、不正思惟缚。不正思惟有因、有缘、有缚，何等不正思惟因、不正思惟缘、不正思惟缚？谓缘眼、色，生不正思惟，生于痴。缘眼、色，生不正思惟，生于痴，彼痴者是无明，痴求欲名为爱，爱所作名为业。如是比丘！不正思惟因无明，无明因爱，爱因为业，业因为眼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如是说，是名有因有缘有缚法经。」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业等」：复次，若于诸根无护行者，由乐听闻不正法故，便生无明触所生起染污作意。即此作意增上力故，于当来世诸处生起，所有过患不如实知。不如实知彼过患故，便起希求；希求彼故，造作增长彼相应业；造作增长相应业故，于当来世六处生起，如是名为顺次道理。逆次第者，谓彼六处以业为因，业、爱为因，爱复用彼无明为因，无明复用不如正理作意为因，不正作意复用无明触为其因。又于此中，先所造业是现法受六处之因，现法造业是次生受六处之缘，或是后受六处由藉。爱等、业等，随其所应，当知亦尔。

复次，由二因缘，后有生起：一、后有业，二、后有爱。而但说言诸有情类随业而行，不言随爱。何以故？略有三爱：一者、欲爱，二者、色爱，

三、无色爱。此中欲爱，是不善者虽有异熟，然若不起恶不善业，终不能与恶趣异熟。若欲界爱，于无明触所生诸受起希求时，于可爱境发生贪欲，于可憎境发生瞋恚，于可迷境发生愚痴，由此三种增上力故，行不善业；由此业故，生诸恶趣。非但由彼贪、瞋、痴缠，定堕恶趣，然即此爱于所造业异熟生时，能为助伴。又由希求可爱境界增上力故，修行善行——身、语、意业，由此为因，得生善趣。此中可爱诸异熟果，但应用业为引生因，非染性爱。又若此爱，色、无色系，虽非不善，然是染污，一切皆非有异熟果。又即由此色、无色爱，名有爱者。彼由听闻正法因故，于其欲界观龕鄙相，证得明触，而生世间如理作意相应诸受，调伏欲界贪、瞋、痴等，造修所成善有漏业。由于此间造彼业故，当得生彼，不由于彼染污性爱；然即此爱，于所造业异熟生时，能为助伴，是故但说诸有情类，随业而行，不言随爱。

二七八；四五六（三三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留搜调牛聚落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为汝等说法，初、中、后善，善义、善味，纯一满净，梵行清白，所谓第一义空经。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云何为第一义空经？诸比丘！眼生时无有来处，灭时无有去处。如是眼，不实而生，生已尽灭，有业报而无作者，此阴灭已，异阴相续，除俗数法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如是说，除俗数法。俗数法者，谓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如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广说乃至纯大苦聚集起。又复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，无明灭故行灭，行灭故识灭，如是广说乃至纯大苦聚灭。比丘！是名第一义空法经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空」：复次，于外事中，世间假名增上力故，亦说有果及有受者，彼或时空，世现可得，或时不空。如果、受者，因与作者，当知亦尔。如是名为世俗谛空，非胜义空。若说恒时一切诸行唯有因果，都无受者及与作者，当知是名胜义谛空。应知此空，复有七种：一、后际空，二、前际空，三、中际空，四、常空，五、我空，六、受者空，七、作者空。当知此中，无有诸行于未来世实有行聚自性，安立诸行生时从彼而来。若有是事，彼不应生，于未来世诸行自性已实有故；又不应有无常可得，既有可得，是故当知诸

行生时，无所从来，本无今有，是名后际空。又无诸行于过去世有实行聚自性，安立已生、已灭诸行，往彼积集而住。若有是事，不应施设诸行有灭，过去行聚自性，俨然常安住故。若无有灭，彼无常性应不可知，既有可知，是故诸行于正灭时，都无所往积集而住。有已散灭，不待余因，自然灭坏，是名前际空。又于刹那生灭行中，唯有诸行暂时可得，其中都无余行可得，亦无别物，是名中际空。当知亦是常空，我空。以无我故，果性诸行空无受者，因性业行空无作者，如是名为受者、作者二种皆空。作者、受者无所有故，唯有诸行于前生灭，唯有诸行于后生生，于中都无舍前生者取后生者，是故说言唯有诸法从众缘生，能生诸法。又一切法都无作用，无有少法能生少法，是故说言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。但唯于彼因果法中，依世俗谛假立作用，宣说此法能生彼法。

二七九；四五七（三三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六喜行，云何为六？如是比丘！若眼见色，喜于彼色处行；耳、声；鼻、香；舌、味；身、触；意、识法，喜于彼法处行。诸比丘！是名六喜行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八〇；四五八（三三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六忧行，云何为六？诸比丘！若眼见色，忧于彼色处行；耳、声；鼻、香；舌、味；身、触；意、识法，忧于彼法处行。诸比丘！是名六忧行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八一；四五九（三三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六舍行，云何为六？诸比丘！谓眼见色，舍于彼色处行；耳、声；鼻、香；舌、味；身、触；意、识法，舍于彼法处行。是名比丘六舍行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随行」：复次，由五种相，于能顺喜所缘境界，随顺而行，深心喜乐，不如正理，执取其相，发生贪欲，多起寻思，方便求觅，因此广行福、非福行。如能顺喜所缘境界，顺忧、顺舍所缘境界，如其所应，当知亦尔。其差别者，于能顺忧所缘境界，随顺而行，深心厌恶，发生瞋恚。于能顺舍所缘境界，随顺而行，深心愚昧，发生愚痴。余如前说。

二八二；四六〇（三三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六常行，云何为六？若比丘眼见色，不苦不乐舍心住，正念、正智；耳、声；鼻、香；舌、味；身、触；意、识法，不苦不乐舍心住，正念、正智，是名比丘六常行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八三；四六一（三四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六常行，云何为六？若比丘眼见色，不苦不乐舍心住，正念、正智；耳、声；鼻、香；舌、味；身、触；意、识法，不苦不乐舍心住，正念、正智。若比丘成就此六常行者，世间难得」！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八四；四六二（三四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六常行，云何为六？若比丘眼见色，不苦不乐舍心住，正念、正智；耳、声；鼻、香；舌、味；身、触；意、识法，不苦不乐舍心住，正念、正智。若比丘成就此六常行者，世间难得，所应承事，恭敬、供养，则为世间无上福田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八五；四六三（三四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六常行，云何为六？若比丘眼见色，不苦不乐舍心住，正念、正智；耳、声；鼻、香；舌、味；身、触；意、识法，不苦不乐舍心住，正念、正智。若比丘成就此六常行者，当知是舍利弗等。舍利弗比丘，眼见色已，不苦不

乐舍心住，正念、正智；耳、声；鼻、香；舌、味；身、触；意、识法，不苦不乐舍心住，正念、正智。舍利弗比丘成就此六常行故，世间难得，所应承事，恭敬、供养，则为世间无上福田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恒住」：复次，有诸苾刍证阿罗汉，诸漏永尽，于一切境随顺而行，恒时不堪，乃至失念生诸烦恼，是故恒住无杂染住，由是因缘，说名恒住。彼随行品，若喜、若忧、若欣、若戚，诸阿罗汉皆无所有，乃至善中亦无是事。又彼恒住，极难行故，及无罪故，名为最胜；能成就者极难得故，说名第一真实福田，应当奉请，乃至广说，当知如前摄异门分。

「师弟二圆满」：复次，于善说法毘奈耶中，应知大师及弟子众，各由二相，其德圆满。云何二相应知大师其德圆满？谓依利他行，欲令悟入诸所有受皆是苦故，说受所依，说彼因缘，说能杂染所有随行，说所对治及能对治师句，安立说一切种究竟出离，是名第一师德圆满。又依自利行，宣说不共三种念住无杂染住，是名第二师德圆满。云何二相应知弟子其德圆满？谓于如来无量法教，能了知已，而未得到闻之彼岸。若以得到其彼岸者，要为修行法随法行，证得出离，非为受持。了知是已，如理修行，法随法行，非但随说音声语言以为究竟，是名第一诸弟子众其德圆满。如是修行法随法行，不以下劣而生喜足，要当往趣贤敏丈夫所趣之地，定当获得彼所应得，是名第二诸弟子众其德圆满。

复次，于善说法毘奈耶中，复由三相，应知大师其德圆满；又由二相，应知弟子其德圆满。云何三相应知大师其德圆满？谓佛世尊，为诸弟子最初施设远离二边中道正行，是名第一师德圆满。又于圣教未生信者，有毁犯者，以正方便令入圣教，离诸毁犯，是名第二师德圆满。又于圣教已得入者，由四法摄正摄受之，是名第三师德圆满。云何名为四种法摄？一、于秘密，以其如法闲静教授而教授之，不以非法；二、于违犯，以其如法苦切语言现前呵摈，非不如法；三、于寻思，依止耽嗜，教令于内勤修寂静；四、令时时听闻正法，常无懈废，又令远离相似正法，及令对治弃舍正行。当知即是于其秘密，能引如法闲静教授。于实毁犯，若正了知，要当呵摈方调伏者，

以如法言现前呵摈，心无杂染。于寻思者，方便令其易得决了，于诸流荡五妙欲者，示其过患，令生厌离，渐次修学，乃至证入第四静虑。所有寻思，依止耽嗜，方能于内究竟寂静，自令无恼，令他摄取，当知是名于时时间听闻正法，常无懈废。云何二相诸弟子众其德圆满？谓诸弟子，最初忍受大师所见，谓诸法中空无我见。由是因缘，于诸法中不增益我，起邪执著，亦不毁坏世俗道理。胜意乐故，无所随从；随言说故，亦不远离，是名第一诸弟子众其德圆满。又彼于见既忍受已，能正修行法随法行，由四法摄所摄受时，若彼诸法有苦、有害，如实了知，能速断灭；若彼诸法无苦、无害，如实了知，能速作证，是名第二诸弟子众其德圆满。如是大师及弟子众之所摄受诸佛圣教，当知一向无染清净，诸聪慧者之所归趣。

卷003

杂因诵第三

缘起食谛界择摄第三

三 因缘相应

如是已说处择摄，缘起、食、谛、界择摄，我今当说。

总嗢拖南曰：

立等、二谛等，以触为缘等，有灭等、食等，最后如理等。

别嗢拖南曰：

立、苦聚、谛观，摄圣教、微智，思量际、观察，上慢、后甚深。

「立」：略由三相，应知建立缘起差别：一、从前际中际得生；二、从中际后际得生；三、于中际生已随转，及趣清净。此中云何从其前际中际得生，及于中际生已随转？谓如有一，宿非聪慧，无明为缘，造作增长罪、福、不动，身、语、意业，由此为缘，随业行识，乃至命终随转不绝，能为后世续生识因。如是展转，有内、外爱，识生果时，能为助伴，现前而起。既命终已，由前际因，于现在世自体得生，生已渐次，于母腹中，因识为缘续生

果识，随转不绝，任持所有羯逻蓝等名色分位；后后殊胜，始从胎藏乃至衰老。又即此识当续生时，能感生业，与异熟果，异熟生识复依名色相续而转，谓依眼等六根转故，由是说言名色缘识。俱生五根，说名为色；无间灭等，说名为名。随其所应，能与六识作所依止，识依彼故，乃至命终数数随转。又五色根，根依大种，根处大种所生诸色，及诸余名，由彼执持所有根等，堕在相续流转不绝。此二总名随转依止，由是故言：识缘名色，名色缘识，于现在世，犹如束芦相依而转，乃至寿住。

如是名为从其前际，中际缘起诸行得生；于其中际，生已随转。当知此中依胎生者说转次第，卵生、湿生，除在母腹。有余差别：有色有情，在欲、色界受化生者，于初生时诸根圆满，与余差别；在无色界诸有情类，识依于名及色种子，名及色种依识而转，由彼识中有色种故，色虽间断后当更生，如是名为此中差别。由福业故，生于欲界人、天两趣；由罪业故，生恶趣中；由不动业，生色、无色。云何名为从其中际后际缘起诸行得生？云何不生，由不生故证得清净？谓彼如是于中际生补特伽罗，领受先业所得二果：一者、领受内异熟果，二者、领受境界所生受增上果。彼由听闻不正法故，或由先世串习力故，于二种果发起愚痴。彼由于内异熟果中有愚痴故，不能如实了知当来后有生苦，由此前际、后际无明增上力故，如前造作增长诸行，由此新业熏变识故，于现法中随业而行，如是无明以为缘故诸行得生。行为缘故，令识转变，当知此识于现法中但是因性，摄受当生诸识果故，约就一切相续为名，说六识身。

又即此识，当来后有名色种子之所随逐；名色种子，复为当来后有六处种子随逐；六处种子，复为当来后有诸触种子随逐；此触种子，复为当来后有诸受种子随逐。当知是名于其中际后有引因，由识为先，受为最后，遍能牵引诸自体故。如是由先异熟果愚引后有已，复由第二境界所生增上果愚，缘境界受，发生贪爱。由此爱故，或求诸欲，或求诸有。又取欲取，或取见、戒禁、我语取。取诸取已，爱、取和合，润先引因，转名为有，是当生起因所摄故。此有无间，既命终已，如其引因所引诸行，识为最初，受为最后，或渐次生，或复顿生。如是应知，于现法中，初用无明触所生受为缘生爱；

爱为缘故，次生于取；取为缘故，转成其有；有为缘故，当生得生；生为缘故，老、病、死等众苦差别次第现前。当知此中，或有处所生处现前，或有处所种子随逐，如是中际无明缘行、受缘爱等，能生后际缘起诸行。若现法中，从他闻法，或于先世已集资粮，由彼为因，能于二种果性诸行如理思惟：若于彼因，若于彼灭，若趣灭行，如理作意思惟彼故，发生正见。

又于诸谛，渐次获得有学、无学清净智见，彼由如是智、见力故，能无余断无明及爱。由彼断故，即彼所缘不如实知诸无明触所生诸受，亦复随断。由此断故，于现法中，由离无明，证慧解脱；又无明触所生诸受相应心中，所有相应贪爱烦恼，彼于其心亦得离系，由离贪故，证心解脱。又即由彼无明灭故，诸有无明犹未断时，依于后际应生行识，乃至诸受，皆不得生，成不生法，是故说言：无明灭故，诸行随灭，次第乃至异熟所生诸触灭故，异熟所生诸受随灭。又现法中无明灭故，无明触灭；由无明触永得灭故，从无明触所生受灭；由无明触所生诸受永得灭故，爱亦随减；由爱灭故，如前说名所有取等，乃至损恼以为后边诸行皆灭，成不生法。于现法中，如是诸行皆不流转，不流转故，于现法中住有余依般涅槃界，名为证得现法涅槃。彼于尔时，识缘名色，名色缘识，有余未灭，而得说名清净鲜白；乃至有识身住未灭，彼恒领受离系诸受，无有系缚。彼有识身乃至先业所引寿量，恒相续住；寿量若尽，能执持识舍所执身，命根亦舍，从此已后，所有命根无余永灭，都无所有。

又彼诸识与一切受，于此位中任运而灭，先因灭故，余更不续，亦无余灭，由此道理，名无余依般涅槃界，究竟寂静，常住，妙迹。为此义故，常随涅槃，常以涅槃为其究竟，于世尊所熟修梵行。是名广说由三种相，建立缘起：谓从前际中际流转，从其中际后际流转，复于中际流转，清净。

一；四六四（二八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于结所系法，随生味著，顾念，心缚则爱生；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病死、忧悲恼苦，如是如是纯大苦聚集。如人种树，初小软弱，爱护

令安，壅以粪土，随时溉灌，冷暖调适，以是因缘，然后彼树得增长大。如是比丘结所系法，味著将养则生恩爱；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病死、忧悲恼苦，如是如是纯大苦聚集。若于结所系法，随顺无常观，住生灭观、无欲观、灭观、舍观，不生顾念，心不缚著，则爱灭；爱灭则取灭，取灭则有灭，有灭则生灭，生灭则老病死、忧悲恼苦灭，如是如是纯大苦聚灭。犹如种树，初小软弱，不爱护，不令安隐，不壅粪土，不随时溉灌，冷暖不适，不得增长。若复断根、截枝，段段斩截，分分解析，风飘、日炙，以火焚烧，烧以成粪，或飏以疾风，或投之流水。比丘！于意云何？非为彼树断截其根，乃至焚烧，令其磨灭，于未来世成不生法耶」？答言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「如是比丘！于结所系法，随顺无常观，住生灭观、无欲观、灭观、舍观，不生顾念，心不缚著则爱灭；爱灭则取灭，取灭则有灭，有灭则生灭，生灭则老病死、忧悲恼苦灭，如是如是纯大苦聚灭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；四六五（二八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于所取法，随生味著，顾念，心缚，其心驱驰，追逐名色；名色缘六入处，六入处缘触，触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病死、忧悲恼苦，如是如是纯大苦聚集。譬大树，根干、枝条、柯叶、华果，下根深固，壅以粪土，溉灌以水，彼树坚固，永世不朽。如是比丘！于所取法，随生味著，顾念、心缚，其心驱驰，追逐名色；名色缘六入处，六入处缘触，触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病死、忧悲恼苦，如是如是纯大苦聚集。若于所取法，随顺无常观，住生灭观、无欲观、灭观、厌观，心不顾念，无所缚著，识则不驱驰追逐名色，则名色灭；名色灭则六入处灭，六入处灭则触灭，触灭则受灭，受灭则爱灭，爱灭则取灭，取灭则有灭，有灭则生灭，生灭则老病死忧悲恼苦灭，如是如是则纯大苦聚灭。犹如种树，不随时爱护，令其安隐，不壅粪土，不随时溉灌，冷暖不适，不得增长。若复断根、截枝，段段斩截，分分解析，风飘、日炙，以火焚烧，烧以成粪，或飏以疾风，或投之流水。比丘！于意云何？非为彼树断截其根，

乃至焚烧，令其磨灭，于未来世成不生法耶」？答言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「如是比丘！于所取法，随顺无常观，住生灭观、无欲观、灭观、舍观，不生顾念，心不缚著，识不驱驰追逐名色则名色灭；名色灭则六入处灭，六入处灭则触灭，触灭则受灭，受灭则爱灭，爱灭则取灭，取灭则有灭，有灭则生灭，生灭则老病死、忧悲恼苦灭，如是如是纯大苦聚灭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九相）：复次、安立九相，后有苦树能生当有。谓有世间非聪慧者，于现法中所造新业，如小苦树。若彼世间非聪慧者，于能随顺诸漏处所，依现在世随观爱味，依过去世深生顾恋，依未来世专心系著。如是住已，先所未断一切贪爱，由数习故转更增长。此非聪慧补特伽罗，欲令如是后有小树复加滋茂，以贪爱水而恒溉灌，令如前说能感当来，取所得果，渐次圆满。若有多闻诸圣弟子，虽造有漏能感当来诸业小树，然于能顺烦恼诸行，无倒随观生灭法性，于断、无欲及以灭界，无倒随观是寂静性，损减彼业，不令增长，使其爱水亦皆消散。故聪慧者，不欲滋荣后有小树，便断其爱、爱缘取等。损坏如是后有小树，尚令一切皆无所有，何况使其后更增长！

复更有一补特伽罗，已生自体，诸先所有造作增长顺后受业，于现法中为其所系；即彼自体及先所造顺后受业，总摄为一，说名后有，如大苦树。若于能顺诸烦恼法，如前乃至专心系著，如是住已，彼先所造顺后受业，如直下根，令树郁茂；于现法中，彼爱烦恼，如傍注道，令树润泽。以此为因，令随惑业行一切种子识，于当来世正续生时，住于名色，如是苦树长时安立。当知如是补特伽罗，欲令苦树展转滋茂。此中白品，如前应知。

三；四六六（二八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忆宿命，未成正觉时，独一静处，专精禅思，生如是念：世间难入，所谓若生、若老、若病、若死、若迁，若受生，然诸众生生、老、死，上及所依，不如实知。我作是念：何法有故生有？何法缘故生有？即正思惟，起无间等知，有有故生有，有缘故生有。复思惟：何法有故有有？何法缘故有有？

即正思惟，如实无间等起知，取有故有有，取缘故有有。又作是念：取复何法有故取有？何法缘故取有？即正思惟，如实无间等起知，取法味著、顾念、心缚，爱欲增长，彼爱有故取有；爱故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病死、忧悲恼苦，如是如是纯大苦聚集。诸比丘！于意云何？譬如缘膏油及炷、灯明得烧，数增油、炷，彼灯明得久住不」？答言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「如是诸比丘！于色取味著，顾念、心缚，增长爱缘故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病死、忧悲恼苦，如是如是纯大苦聚集。我时复作是念：何法无故无此老病死？何法灭故老病死灭？即正思惟，起如实无间等，无生则无老病死，生灭故则老病死灭。复作是念；何法无故无生？何法灭故生灭？即正思惟，起如实无间等，有无故生无，有灭故生灭。又复思惟：何法无故有无？何法灭故有灭？即正思惟，生如实无间等观，取无故有无，取灭故有灭。又作是念：何法无故取无？何法灭故取灭？即正思惟，生如实无间等观，所取法无常、生灭、离欲、灭尽、舍离，心不顾念，心不缚著，爱则灭；彼爱灭故取灭，取灭故有灭，有灭故生灭，生灭故老病死、忧悲恼苦灭，如是如是纯大苦聚灭。诸比丘！于意云何？譬如油、炷然灯，若不增油、治炷，非彼灯明未来不生、尽、磨灭耶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「如是诸比丘！于所取法，观察无常、生灭、离欲、灭尽、舍离，心不顾念，心不缚著，爱则灭；爱灭则取灭，乃至纯大苦聚灭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；四六七（二八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忆宿命，未成正觉时，独一静处，专精禅思，如上广说。差别者：譬如载樵十束、二十束、三十束、四十束、五十束、百束、千束、百千束，积聚烧然，作大火聚。若复有人增其干草、樵薪，诸比丘！于意云何？此火相续，长夜炽然不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「如是诸比丘！于所取法，味著，顾念，心缚著，增其爱缘取，取缘有，乃至纯大苦聚集。诸比丘！若彼火聚炽然，不增樵草，诸比丘于意云何？彼火当灭不」？答言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「如是诸比丘！于所取法，观察无常、生灭、离欲、灭尽、舍离，

心不顾念，缚著，爱则灭；爱灭则取灭，如是广说乃至纯大苦聚灭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苦聚」：复次、世尊在昔为菩萨时，弃前所得诸世俗道及世诸师，处菩提座，为欲悲愍利他有情以为上首，自于诸谛起正观察。尔时为欲历观苦谛，由老死支苦谛所摄，故于缘起逆历观察。当知此中，由三种相，于其老死如理观察：一者、观察细因缘故，二者、观察麁因缘故，三者、观察非不定故。感生因缘，亦名为生；即生自体，亦名为生。前生是细，后生为麁。此中观前细生有故而有老死，亦观由后麁生缘故得有老死；当来老死，细生为因，现法老死，麁生为因。云何名为非不决定？谓即除彼生处所摄二种生体，余定无能与老死果。如观老死，生、有、取、爱，各由二种如理观察，当知亦尔。如是名为始从老死，次第逆观苦、集二谛缘起道理。应知此中，顺集谛法犹如灯灶，即此集谛如膏油等，苦谛类灯。诸非聪慧补特伽罗，譬于灌油并集灶者，如是苦灯烧然长世。当知白品，与此相违，谓善方便观灭、道谛。复有二种补特伽罗，何等为二？一、唯行自非利益行，谓但于己集灶、灌油，令一苦灯相续久住。二、复有余补特伽罗，兼行自、他无量大众非利益行，为然自、他大苦火聚。摄受听闻邪法为先，闻、思、修慧所引邪行，譬如积集干薪、干草及干牛粪，由是因缘，令苦火聚长时炽然，无有断绝。

五；四六八（二八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忆宿命，未成正觉时，独一静处，专精禅思，作是念：何法有故老死有？何法缘故老死有？即正思惟，生如实无间等，生有故老死有，生缘故老死有。如是有……。取……。爱……。受……。触……。六入处……。名色，何法有故名色有？何法缘故名色有？即正思惟，如实无间等生，识有故名色有，识缘故有名色有。我作是思惟时，齐识而还，不能过彼：谓缘识名色，缘名色六入处，缘六入处触，缘触受，缘受爱，缘爱取，缘取有，缘有生，缘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，如是如是纯大苦聚集。我时作是念：何法无故〔则〕老死无？何法灭故老死灭？即正思惟，生如实无间等，生无故老死无，生灭故老死灭。如是生、有、取、爱、受、触、六入处、名色、识、行广说。我复作是

思惟：何法无故行无？何法灭故行灭？即正思惟，如实无间等，无明无故行无，无明灭故行灭；行灭故识灭，识灭故名色灭，名色灭故六入处灭，六入处灭故触灭，触灭故受灭，受灭故爱灭，爱灭故取灭，取灭故有灭，有灭故生灭，生灭故老病死、忧悲恼苦灭，如是如是纯大苦聚灭。我时作是念：我得古仙人道，古仙人径，古仙人道迹；古仙人从此迹去，我今随去。譬如有人游于旷野，披荒觅路，忽遇故道、古人行处，彼则随行。渐渐前进，见故城邑，故王宫殿，园观、浴池，林木清净。彼作是念：我今当往白王令知。即往白王；大王当知！我游旷野，披荒求路，忽见故道、古人行处，我即随行。我随行已，见故城邑，故王宫殿，园观、浴池，林流清净。大王可往，居止其中。王即往彼，止住其中，丰乐安隐，人民炽盛。今我如是，得古仙人道，古仙人径，古仙人迹；古仙人去处，我得随去，谓八圣道：正见，正志，正语，正业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。我从彼道，见老病死，老病死集，老病死灭，老病死灭道迹。见生……。有……。取……。爱……。受……。触……。六入处……。名色……。识……。行，行集，行灭，行灭道迹。我于此法，自知、自觉，成等正觉。为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及余外道，沙门，婆罗门，在家、出家，彼诸四众，闻法正向，信乐知法善，梵行增广，多所饶益，开示显发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谛观」：复次、世尊在昔为菩萨时，处菩提座，依缘起门，逆次而入。先缘后际，如理思惟老死苦谛，乃至其爱，如是观察后际苦谛，及后际苦所有集谛。未为喜足，遂复观察后际集谛因缘所摄现在众苦，谓遍逆观受、触、六处、名色与识。当知此中观未来苦，是当苦谛；观彼集因，是当集谛。观未来世苦之集谛，由谁而有，知由从先集所生起，识为边际现法苦有。既知从先集所生起，不应复观此云何有，是故世尊昔菩萨时，为观当来所有苦、集，观现在苦，乃至作意相应心识而复转还。又为渐次观彼后际集谛依处，后际苦谛所依止处，当知即是后际集谛，故乃至识，复还顺上。如是顺、逆，如理观察缘起苦、集，从此无间，为观灭谛，始从老死逆次第入，乃至无明。何以故？观察如是现在苦谛，云何一切皆悉尽灭？谓不造作无明为缘新业行故。如是历观三圣谛已，次更寻求此灭圣谛，何道何行而能证得？由如

前说，宿住随念，忆昔为求诸漏永尽世间正见，如教授者令现在前。作是思惟:我今证得先旧正道，古昔诸仙同所游履，如是但以世间作意历观四谛。又以正见，于诸谛中得入现观，次第方便，证觉无上正等菩提；现见方便，获得无漏有学、无学善净智见。为此义故，于三大劫阿僧企耶修行一切难行之行，今于此义皆已证得。为利他故，哀愍世间诸人天故，随有堪能入圣法者，开四圣谛，令生等觉。

六；四六九（二八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舍利弗，尊者摩诃拘绻罗，在耆阇崛山。尔时，尊者舍利弗，晡时从禅觉，诣尊者摩诃拘绻罗，共相问讯庆慰已，于一面坐。语尊者摩诃拘绻罗：「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见答与不」？尊者摩诃拘绻罗语尊者舍利弗言：「仁者且问，知者当答」。尊者舍利弗问尊者摩诃拘绻罗：「云何尊者摩诃拘绻罗！有老不」？答言：「有，尊者舍利弗」！复问：「有死不」？答言；「有」。复问：「云何老死自作耶？为他作耶？为自他作耶？为非自非他无因作耶」？答言：「尊者舍利弗！老死非自作，非他作，非自他作，亦非非自他作无因作，然彼生缘故有老死」。「如是生……。有……。取……。爱……。受……。触……。六入处……。名色为自作？为他作？为自他作？为非自他无因作」？答言：「尊者舍利弗！名色非自作，非他作，非自他作，非非自他作无因作，然彼名色缘识生」。复问：「彼识为自作？为他作？为自他作？为非自非他无因作」？答言：「尊者舍利弗！彼识非自作，非他作，非自他作，非非自他作无因作，然彼识缘名色生」。尊者舍利弗复问尊者摩诃拘绻罗：「先言名色非自作，非他作，非自他作，非非自他作无因作，然彼名色缘识生，而今复言名色缘识，此义云何」？尊者摩诃拘绻罗答言：「今当说譬，如智者因譬得解。譬如三芦，立于空地，展转相依而得竖立。若去其一，二亦不立；若去其二，一亦不立，展转相依而得竖立。识缘名色，亦复如是，展转相依而得生长」。

尊者舍利弗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尊者摩诃拘绻罗！世尊声闻中，智慧、明达，善调、无畏，见甘露法，以甘露法具足身作证者，谓尊者摩诃拘绻罗

，乃有如是甚深义辩，种种难问，皆悉能答！如无价宝珠，世所顶戴，我今顶戴尊者摩诃拘絺罗，亦复如是。我今于汝所，快得善利，诸余梵行数诣其所，亦得善利，以彼尊者善说法故。我今以此尊者摩诃拘絺罗所说法故，当以三十种赞叹、称扬、随喜。尊者摩诃拘絺罗，说老死厌患，离欲，灭尽，是名法师；说生、有、取、爱、受、触、六入处、名色、识厌患，离欲，灭尽，是名法师。若比丘于老死，厌患，离欲，灭尽向，是名法师；乃至识，厌患，离欲，灭尽向，是名法师。若比丘于老死，厌患，离欲，灭尽，不起诸漏。心善解脱，是名法师；乃至识，厌患，离欲，灭尽，不起诸漏，心善解脱，是名法师」。尊者摩诃拘絺罗语尊者舍利弗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于世尊声闻中，智慧、明达，善调、无畏，见甘露法，以甘露法具足身作证者，谓尊者舍利弗，能作如是种种甚深正智之问！犹如世间无价宝珠，人皆顶戴，汝今如是，普为一切诸梵行者之所顶戴，恭敬、奉事。我于今日，快得善利，得与尊者共论妙义」。时二正士更相随喜，各还所住。

「摄圣教」：复次、佛世尊教，三处所摄。何等为三？一、善建立诸缘生法无作用故，二、彼为依、利他行故，三、彼为依、自利行故。此中善建立诸缘生法无作用故者，谓从后际苦，逆观现法前际苦、集，名色缘识，识缘名色，譬如束芦；展转相依而得住立。于其中间，诸缘生法，皆非自作，亦非他作，非自他作，非无因生。如是施设，名善建立诸缘生法无作用故。所以者何？无常诸行，前际无故，后际无故，中际虽有唯刹那故；作用动转，约第一义都无所有，但依世俗暂假施教。如是施设，如实无倒，是故说此名善建立。即依如是善建立性，依诸缘起，为他宣说圣谛法教，名彼为依利他行故。即此为依，自能趣入圣谛现观，法随法行，又能证得现法涅槃，当知是名用彼为依自利行故。又先积集智慧资粮诸弟子众，成就猛利俱生慧故，名为聪慧；具教智故，名为明了，具证智故，名善调伏；不由他缘自觉法故，名无所畏；缘于涅槃如实觉故，名见甘露；尽无生智为所依止，证有余依涅槃界故，名身证得妙甘露界具足安住。

七；四七〇（二八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愚痴无闻凡夫，于四大身厌患，离欲，背舍而非识。所以者何？见四大身有增、有减，有取、有舍，而于心、意、识，愚痴无闻凡夫，不能生厌，离欲，解脱。所以者何？彼长夜于此保惜系我，若得、若取，言是我，我所，相在，是故愚痴无闻凡夫，不能于彼生厌，离欲，背舍。愚痴无闻凡夫，宁于四大身系我、我所，不可于识系我、我所。所以者何？四大色身，或见十年住，二十、三十，乃至百年，若善消息，或复小过。彼心、意、识，日夜、时尅，须臾转变，异生异灭。犹如猕猴游林树间，须臾处处，攀捉枝条，放一取一，彼心、意、识亦复如是，异生异灭。多闻圣弟子，于诸缘起善思惟观察，所谓乐触缘生乐受，乐受觉时如实知乐受觉，彼乐触灭，乐触因缘生受亦灭，止、清凉、息、没。如乐受，苦触……。喜触……。忧触……。舍触因缘生舍受，舍受觉时如实知舍受觉，彼舍触灭，彼舍触因缘生舍受亦灭，止、清凉、息、没。彼如是思惟：此受触生、触乐、触缚，彼彼触乐故彼彼受乐，彼彼触乐灭彼彼受乐亦灭，止、清凉、息、没。如是多闻圣弟子，于色生厌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生厌，厌故不乐，不乐故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八；四七一（二九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愚痴无闻凡夫，于四大色身，生厌，离欲，背舍，但非识。所以者何？四大色身现有增、减，有取、有舍；若心、若意、若识，彼愚痴无闻凡夫，不能于识生厌，离欲，背舍，长夜保惜系我，若得、若取，言是我，我所，相在。是故愚痴无闻凡夫，不能于彼生厌，离欲，背舍。愚痴无闻凡夫，宁于四大色身系我、我所，不可于识系我、我所。所以者何？四大色身，或见十年住，二十、三十，乃至百年，若善消息，或复少过；彼心、意、识，日夜、时尅，须臾不停，种种转变，异生异灭。譬如猕猴游林树间，须臾处处，攀捉枝条，放一取一，彼心、意、识亦复如是，种种变易，异生异灭。多闻圣弟子，于诸缘起思惟观察，所谓乐触缘生乐受，乐受觉时如实知乐受觉，彼乐

触灭，乐因缘生乐受亦灭，止、清凉、息、没。如乐受，苦触……。喜触……。忧触……。舍触因缘生舍受，舍受觉时如实知舍受觉，彼舍触灭，舍触因缘生舍受亦灭，止、清凉、息、没。譬如两木相磨，和合生火，若两木离散，火亦随灭。如是诸受缘触集，触生，触集，若彼彼触集故，彼彼受亦集，彼彼触集灭故，彼彼受集亦灭，止、清凉、息、没。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，于色解脱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解脱，于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解脱，我说彼于苦得解脱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微智」：复次、有诸愚夫外道种类，虽能观见四大种身麁无常性，由观此身虽久住立，而有增、减，死时、生时有舍、取故，便于其身能厌、能离、能起胜解，以世间道离欲界欲，离色界欲，极至有顶。然彼于身，当知仍名未得解脱。所以者何？由于彼彼所得定中，莹磨其识，执取为我，杂染而住。复于后时寿尽、业尽，还退生下，以于缘起不善巧故。诸圣弟子虽于缘起已得善巧，而但随观四大种身细无常性，未即观察识无常性。所以者何？四大种身经久时住，常相可得，刹那相似，相续随转，其无常性难可得故；识无常相麁显可得，刹那刹那所缘易脱，其相转变，无量品类有差别故。虽即此识无常性相，无量品类麁显易得，然复说名最极微细，当知其性难可识故，难可入故。所以者何？唯是慧眼所见境故。四大种身，有增、有减，有舍、有取，其无常性尚为非理肉眼境界，况其余眼缘起善巧！诸圣弟子，复欲悟入最极微细识无常性，即于缘起如理思惟，由能分别堕自相续，触所生起诸受分位差别性故，便能悟入识无常性。彼既成就如是智见，渐次于受所依止身，所因诸触，及余一切名所摄行，皆能厌离，生于胜解，亦得解脱。得解脱故，安住毕竟，若有余依、若无余依二涅槃界。

九；四七二（二九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说内触法，汝等为取不」？时有异比丘从座起，整衣服，稽首礼足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所说内触法，我已取也」。时彼比丘于佛前如是如是自记说，如是如是世尊不悦。尔时，尊者阿难在佛后执扇扇佛，佛告阿难：「如圣法律内触法，异于此比丘所说」。阿难白佛：「今正是时，唯愿世尊为诸比丘

说贤圣法律内触法，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」。佛告阿难：「善哉！谛听，当为汝说。此诸比丘取内触法，应如是思惟：若众生所有种种众苦生，此苦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转？作如是取时，当知此苦，亿波提因，亿波提集，亿波提生，亿波提转。复次、比丘内触法，又亿波提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转？彼取时，当复知亿波提爱因，爱集，爱生，爱转。复次、比丘取内触法，当复知爱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转？如是取时，当知世间所念端政之色，于彼爱生而生，系而系，住而住。若诸沙门、婆罗门，于世间所念端政之色，作常想、恒想、安隐想、无病想、我想、我所想而见，则于此色爱增长，爱增长已亿波提增长，亿波提增长已苦增长，苦增长已则不解脱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，我说彼不解脱苦。譬如路侧清凉池水，香味具足，有人以毒著中。阳春之月，诸行路者风热渴逼，竞来欲饮。有人语言：士夫！此是清凉池，色、香、味具足，然中有毒，汝等勿饮！若当饮者，或令汝死，或近死苦。而彼渴者，不信而饮，虽得美味，须臾或死，或近死苦。如是沙门、婆罗门，见世间可念端政之色，作常见、恒见、安隐见、无病见、我、我所见，乃至不得解脱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。若诸沙门、婆罗门，于世间可念端政之色，观察如病、如痈、如刺、如杀，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，彼爱则离；爱离故亿波提离，亿波提离故则苦离，苦离故则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离。譬如路侧清凉池水，香味具足，有人以毒著中。阳春之月，诸行路者风热渴逼，竞来欲饮。有人语言：此水有毒，汝等勿饮！若当饮者，或令汝死，或近死苦。彼则念言：此水有毒，若当饮者，或令我死，或近死苦。我且忍渴，食干口饭，不取水饮。如是沙门、婆罗门，于世间可念（端政）之色，观察如病、如痈、如刺、如杀，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，乃至解脱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。是故阿难！于此法如是见，如是闻，如是觉，如是知；于过去、未来，亦如此道如是观察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思量际」：复次、于缘起法善巧忖刍，由三种相，于其三际能正思量，正能尽苦。云何三相？一、苦依处，二、苦因缘，三、苦因缘依处，是名三相。云何三际？一者、中际，二、过去际，三、未来际，是名三际。当知此中，内身苦依，是寒热等，及病死等众苦差别，现法生起之所依处。何以

故？由有此故，于所依身彼得生故。外父母等亲属朋党摄受苦依，是供侍等，执持刀杖以为后边，忧、愁、叹等众苦差别之所依处。何以故？如前说故。此二种依，用摄受爱以为其因，由以集爱此依生起，名苦因缘。又即此爱，依止可乐妙色境界以为依处，方乃得生，说彼名苦因缘依处。又诸所有现在境界，贪、瞋、痴火热恼为因，令生燋渴，由是遂饮。譬如杂毒可乐妙色所缘境界甘美之饮，不能弃舍，转增渴爱，由渴爱故有当来依，当来依故便有众苦。如是当知，由第一义名为趣死。即由如是现在道理，应当了知去、来道理。当知是名能正思量中、去、来际。又即依止四种言说，应知一切所依三量：若见、若知二种言说，是依现量；若觉言说，是依比量；若闻言说，依至教量。

一〇；四七三（二九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云何思量观察正尽苦，究竟苦边时，思量众生所有众苦种种差别，此诸苦何因，何集，何生，何转？思量取因，取集，取生，取转，若彼取灭无余，众苦则灭。彼所乘苦灭道迹如实知，修行彼向次法，是名比丘向正尽苦，究竟苦边，所谓取灭。复次、比丘！思量观察正尽苦，究竟苦边时，思量彼取何因，何集，何生，何转？思量彼取爱因，爱集，爱生，爱转，彼爱永灭无余，取亦随灭。彼所乘取灭道迹如实知，修习彼向次法，是名比丘向正尽苦，究竟苦边，所谓爱灭。复次、比丘！思量观察正尽苦，究竟苦边（时），则思量彼爱何因，何集，何生，何转？知彼爱受因，受集，受生，受转，彼受永灭无余，则爱灭。彼所乘爱灭道迹如实知，修习彼向次法，是名比丘向正尽苦，究竟苦边，所谓受灭。复次、比丘！思量观察正尽苦，究竟苦边时，思量彼受何因，何集，何生，何转？知彼受触因，触集，触生，触缘，彼触永灭无余，则受灭。

彼所乘触灭道迹如实知，修习彼向次法，是名比丘向正尽苦，究竟苦边。复次、比丘！思量观察正尽苦，究竟苦边时，思量彼触何因，何集、何生，何转？当知彼触六入处因，六入处集，六入处生，六入处转，彼六入处永灭无余，则触灭。彼所乘六入处灭道迹如实知，修习彼向次法，是名比丘向正

尽苦，究竟苦边。复次、比丘！思量观察正尽苦，究竟苦边时，思量彼六入处何因，何集，何生，何转？知彼六入处名色因，名色集，名色生，名色转，名色永灭无余，则六入处灭。彼所乘名色灭道迹如实知，修习彼向次法，是名比丘向正尽苦，究竟苦边，所谓名色灭。复次、比丘！思量正尽苦，究竟苦边时，思量名色何因，何集，何生，何转？知彼名色识因，识集，识生，识转，彼识永灭无余，则名色灭。彼所乘识灭道迹如实知，修习彼向次法，是名比丘向正尽苦，究竟苦边，所谓识灭。复次、比丘！思量观察正尽苦，究竟苦边时，思量彼识何因，何集，何生，何转？知彼识行因，行集，行生，行转；

作诸福行善识生，作诸不福不善行不善识生，作无所有行无所有识生，是为彼识行因，行集，行生，行转，彼行永灭无余，则识灭。彼所乘行灭道迹如实知，修习彼向次法，是名比丘向正尽苦，究竟苦边，所谓行灭。复次、比丘！思量观察正尽苦，究竟苦边时，思量彼行何因，何集，何生，何转？知彼行无明因，无明集，无明生，无明转。彼福行无明缘，非福行亦无明缘，非福不福行亦无明缘，是故当知彼行无明因，无明集，无明生，无明转，彼无明永灭无余，则行灭。彼所乘无明灭道迹如实知，修习彼向次法，是名比丘向正尽苦，究竟苦边，所谓无明灭」。佛告比丘：「于意云何？若不乐无明而生明，复缘彼无明作福行、非福行、无所有行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！所以者何？多闻圣弟子，不乐无明而生明，无明灭则行灭，行灭则识灭，如是乃至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灭，如是如是纯大苦聚灭」。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比丘！我亦如是说。汝亦知此，于彼彼法起，彼彼法生；彼彼法灭，彼彼法灭，止、清凉、息、没。

若多闻圣弟子，无明离欲而生明，身分齐受所觉，身分齐受所觉时如实知；若寿分齐受所觉，寿分齐受所觉时如实知；身坏时寿命欲尽，于此诸受一切所觉，灭尽无余。譬如力士取新熟瓦器，乘热置地，须臾散坏，热势悉灭。如是比丘！无明离欲而生明，身分齐受所觉如实知；寿分齐受所觉如实知；身坏命终，一切受所觉悉灭无余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观察」：复次、由五种相，正勤方便，观察缘起，能尽众苦，能作苦边。何等为五？一者、观察诸缘生法生起因缘，二者、观察彼灭因缘，三者、如实了知能趣彼灭正行，四者、修行法随法行，五者、于证离增上慢：如是名为善巧观察及果成满。始从未来，依因缘苦，逆次乃至识缘名色，由四种相观察通达，修习正行。谓由二相，观察当来因有故果有，因无故果无；既观察已，通达因无由修正行，既通达已，随正修行法随法行。又正观察，于现法中无明为缘，福及非福、不动新业，因法有故，随福、非福、不动业行果识等有；彼非有故，此亦非有。既观察已，如前通达及正修行。正修行时，不造无明为缘新业，故业触已速能变吐，于现法中证得如前现见圣道、道果涅槃。彼于尔时，譬如陶师，举烦恼火随眠烝热，随有识身熟烝热瓮，置极清凉涅槃岸上，令离一切烦恼烝热，又令如瓦有识身摄依得清凉。应知如前领受所有身边际受，乃至广说，未舍命来常处恒住，终不退失阿罗汉果，亦不能造无明缘行。云何于证离增上慢？谓彼尔时，成就能缘缘起妙善清净智见，作是思惟：依胜义谛，无流转者，无涅槃者，唯有彼彼法生故，令彼彼法生，彼彼法灭故，令彼彼法灭。

——；四七四（二九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异比丘：「我已度疑，离于犹豫，拔邪见刺，不复退转。心无所著故，何处有我？为彼比丘说法，为彼比丘说贤圣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。所谓有是故是事有，是事有故是事起，所谓缘无明行，缘行识，缘识名色，缘名色六入处，缘六入处触，缘触受，缘受爱，缘爱取，缘取有，缘有生，缘生老死、忧悲恼苦，如是如是纯大苦聚集。乃至如是纯大苦聚灭。如是说法，而彼比丘犹有疑惑、犹豫。先不得得想，不获获想，不证证想；今闻法已，心生忧苦、悔恨、朦没、障碍。所以者何？此甚深处，所谓缘起；倍复甚深难见，所谓一切取离、爱尽、无欲、寂灭、涅槃。如此二法，谓有为、无为。有为者，若生、若住、若异、若灭；无为者，不生、不住、不异、不灭：是名比丘诸行苦、寂灭涅槃：因集故苦集，因灭故苦灭，断诸径路，灭于相续，相续灭，是名苦边。比丘！彼何所灭？谓有余苦。彼若灭、止、清凉、息、没，所谓一切取灭、

爱尽、无欲、寂灭、涅槃」。佛说此经已、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上慢」：复次、略有二种增上慢者：一、于有学增上慢者，二、于无学增上慢者。若于有学增上慢者，彼告他言：我已渡疑，永断三结；我于所证有学解脱，已离犹豫，已拔毒箭，已能永断萨迦耶见以为根本一切见趣。若于无学增上慢者，彼告他言：我无有上，所应作事、所应决择，我皆已作。如是二种，或依缘起，或依涅槃。又依圣说而起说时，谓说甚深出离世间、空性相应缘性缘起顺逆等事。于其所说，不能觉了，不随悟入，由此二种因及缘故，于如实觉发起狐疑，于自相续烦恼永断、涅槃作证亦生犹豫。所以者何？由于有学增上慢者，计我、我所常所随逐，随入作意，微细我慢间无间转，不能了达。又奢摩他任持相续，防龕烦恼令不杂乱，由是因缘，彼于未得生已得想，于未防护生已护想，便告于他。又于无学增上慢者，彼自谓言：我已寂静，我已涅槃，我已离爱，我已离取。于此未断微细现行诸增上慢，不能了达，于所未得生已得想，于未防护生已护想、便告于他。又于无学增上慢者，当知决定先于有学起增上慢；无有实义诸有学者，于上无学起增上慢。所以者何？非彼相续烦恼现行，如是缠心坚牢而住，由此因缘，于所未得生已得想，起增上慢，坚固执著，经多时住，或告于他。唯有失念，狭小暂时烦恼现行，寻复通达，速能远离。又彼如是，或由先时于所未得起得增上慢故，或由今时于其所得生疑惑、犹豫坏其心故，便生忧戚，作是思惟：若我所证无所有者，他之所证亦应无有。如是便生谤圣邪见，受恶趣因，获大衰损。云何如前圣说甚深？谓能开示甚深缘起、究竟涅槃，三相相应有为、无为体性差别。有为无常，无为常住；诸行皆苦，涅槃寂静。一切有为，总唯是苦，及唯苦因；一切无为，总唯众苦及因永灭。若诸苾刍于现法中得涅槃者，永断后有众苦因道，令当来世所有苦果究竟不转，入无余依般涅槃时，后苦不续；先因所引现在苦依，任运而灭，至苦边际。此中都无先流转者，亦无于今般涅槃者。若能开示如是义言，当知名为如前所说圣说甚深。

「甚深」：复次、缘起本性最极甚深，而有一能开示令浅，当知此由二因缘故：一、由大师善开示故，二、即由此补特伽罗成就微细审悉聪敏博达

智故。若说、若听，是诸句义，应知如前摄异门分。当知此中诸缘起法，略由四相最极甚深。何等为四？一、由微细因果难了知故，二、由无我难了知故，三、由离系有情而有系缚难了知故，四、由有系有情而离系缚难了知故。云何微细因果难可了知？谓依观察圣谛道理，始从老死，乃至识缘名色，所有有支有缘体性。云何名为有缘体性？谓于是中有因缘生，未永断故而有生生，生既生已，唯当希待后时老死。当知此中生之因缘，亦名为生；因缘所起，亦名为生。有前生故而有后生，有后生故而有老死；此中前生是后生因，亦老死缘，后生唯是老死之缘。如是一切，总摄为一，略说名为生缘老死，当知是名初老死支有缘体性。如说生支，如是有支、取支安立，当知亦尔。取差别者，谓无差别，欲贪名取；取之差别，安立有四。如是爱支，或求欲门发起诸业，或求有门发起诸业，此二业门所有诸爱，当知归趣爱非爱受；

又即此爱，由六处门所起无明触所生受为缘故转。复有余受非此爱缘，谓明触所生，及非明非无明触所生。又即此受，当知一切皆用相似触为其缘。此复云何？谓明、无明相应，是增语触；与此相违，是有对触。又此明触及无明触所随增语触，如其所应，当知彼用听闻正法或不正法，于所缘境，若正、若邪，闻、思、修智相应诸名以为其缘；非明非无明触所摄有对触，当知彼用若内、若外诸色为缘，如是总名名色缘触。又即六处略为二分，谓名及色，与触为缘。当知此中，意处非色，与余非色诸法相应，如是一分说名为名；诸余色处，总为一分，说名为色。又此名色，于现法中，由续生识为缘牵引，及能执持令不散坏。又即此识续生已后，依名色住，或于同时或无间生依彼而转，故于现法，此亦用彼名色为缘。应知先业所引名色与识，展转相依，展转为缘，如是当知识缘名色以为后边。所有有支随老死相，如前所说，随其所应有缘体性，如是名为微细因果难可了知。难了知故，当知缘起名为甚深，最极甚深。

云何无我难可了知？谓诸因果安立缘起，齐尔所事，遍于一切有情众中，起无差别有情增语。即此增语，应知是路，依此处所有言辞转，施设各异有情众别，谓鸟、鱼、蛇、蝎、人、天等类；又立各异名字差别，谓鹦鹉、舍利、孔雀、鸿、雁、多闻、持国、增长、丑目、舍利子、极贤善、给孤独、

一切义成等名字差别。齐尔所事，于诸世俗言说士夫有言论转，谓诸所有受，若明触所生，若无明触所生，若非明非无明触所生，如是一切与名色俱。若诸名色无余永灭，所有诸受无容得生，当知是名无我缘起难可了知。云何离系有情而有系缚难了知性？谓如外道，触对无明触所生受，由三门故，于其无我缘生诸行，分别有我，起见施设。云何三门？一、于欲界未得离欲，于欲界系三种受中，妄计一分为明我所，妄计一分为受者性，分别有我，起见施设。二、于欲界已得离欲，第三静虑未得离欲，唯于乐受计有所得，即妄计此为明我所，计此受外，别有实我是能受者；起见施设，谓即此我是有受法，即用彼受领纳其受。

三、于第三静虑已上，不苦不乐微细诸受，不能通达，分别有我，谓于诸受都非受者，起见施设。如是一切，由三种门所起我见，皆不应理。所以者何？以三种受皆无常故，其所计我应亦无常，是故彼见三受为我不应道理。又于第四静虑已上，都无乐受，其中亦无能受乐者，计我于彼由乐受故名有受法，不应道理。又于第四静虑已上，无色定等，彼所计我应无觉受，彼由寂静定所生受，发起我慢，谓我寂静，此慢应无，然有此慢，是故此计亦不应理。当知是中，若诸缘起非甚深者，彼应无有如是无智妄计失坏！内法多闻诸圣弟子，触对明触所生受故，了知一切所起我见，皆不应理。是故观见诸法无我，彼于世俗及胜义谛，皆得善巧。于如前说如来灭后，若有、若无、乃至非有非无，皆不执著，于如是事心得解脱。设有来问如是为有，如其所应而不记别；如是为无、俱及俱非，皆如所应而不记别。如是彼由妙智为先而不记别，或有谓言是无知者，当知此是极大无智，极大邪见！又彼如是见行外道，于现法中，依如前说三种妄见，或施设我是其有色，或施设我是其无色，或施设我以为狭小，或施设我以为无量。

如现法中，妄分别我是真可得，起见施设，如是当来分别起见，为他施设，当知亦尔。虽有多种妄分别我，然唯一类萨迦耶见随眠所系；未断彼故，虽由下劣诸世俗道渐离系缚，乃至有顶，当知即彼犹名系缚。如是名为以诸缘起善巧妙智，能随悟入离系有情而有系缚难了知性。云何名为有系有情而离系缚难了知性？谓有多闻诸圣弟子，触对明触所生受故，于现法中不得

实我，亦不施设；身坏已后，亦不于彼七识住中，施设一切有情众已，复于其下续生识处。又复于彼生起识处，彼于识住及于二处，以诸缘起圣谛道理如实观时，成阿罗汉，或慧解脱，或俱解脱，具八解脱、静虑、等至。彼于现法，虽可现见有生、老、死，然名从彼而得离系。虽复现见领纳诸受，然名于受而得离系；虽复现见有识、名色，然名于彼而得离系。如是名为以诸缘起善巧妙智，如实了知有系有情而离系缚难了知性。由此四相，应知缘起名为甚深，最极甚深。

一二；四七五（二九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愚痴无闻凡夫，无明复，爱缘系，得此识身。内有此识身，外有名色，此二因缘生触；此六触入所触，愚痴无闻凡夫，苦、乐、受觉因起种种。云何为六？眼触入处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入处。若黠慧者，无明复，爱缘系，得此识身。如是内有识身，外有名色，此二缘生六触入处，六触所触故，智者生苦、乐受觉因起种种。何等为六？眼触入处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入处。愚夫、黠慧，彼于我所修诸梵行者，有何差别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善哉世尊！唯愿演说，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」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诸比丘！彼愚痴无闻凡夫，无明所覆，爱缘所系，得此识身。彼无明不断，爱缘不尽，身坏命终，还复受身；还受身故，不得解脱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。所以者何？此愚痴凡夫本不修梵行，向正尽苦，究竟苦边故。是故身坏命终，还复受身；还受身故，不得解脱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。若黠慧者，无明所覆，爱缘所系，得此识身。彼无明断，爱缘尽，无明断、爱缘尽故，身坏命终，更不复受；不更受故，得解脱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。所以者何？彼先修梵行，正向尽苦，究竟苦边故。是故彼身坏命终，更不复受，更不受故，得解脱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。是名凡夫及黠慧者，彼于我所修诸梵行，种种差别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复次、嗢拖南曰：

异、世俗胜义，法尔，此作等，大空与分别，自作为其后。

「异」：于此正法毘奈耶中，虽复愚、智俱从前际至于中际，并由二种根本烦恼，集成如是有识之身，此身为缘，于外所有情、非情数，名色所摄所缘境界，领纳三受；然其智者，于彼一切前、中、后际，与彼愚者大有差别。当知此中，于其中际有差别者，谓由二种根本烦恼，集成如是有识之身，于现法中此二皆断；断此二故，于当来世无复有彼识所随身，是即名为后际差别。问：何缘智者成智者性？答：于现法中，所有集谛，及于后际所有苦谛，皆离系故。问：何缘愚者成愚者性？答：于断彼二无力能故。曾习圣教，名为智者，先已寻求智资粮摄诸梵行故。于其圣教曾未修习，名为愚者，彼相违故。当知是名智者、愚者前际差别。

一三；四七六（二九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此身非汝所有，亦非余人所有，谓六触入处，本修行愿受得此身。云何为六？眼触入处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入处。彼多闻圣弟子，于诸缘起，善正思惟观察：有此六识身、六触身、六受身、六想身、六思身，所谓此有故有当来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，如是如是纯大苦聚集，是名有因、有缘世间集。谓此无故六识身无，六触身、六受身、六想身、六思身无，谓此无故无有当来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，如是如是纯大苦聚灭。若多闻圣弟子，于世间集、世间灭，如实正知，善见、善觉、善入，是名圣弟子招此善法，得此善法，知此善法，入此善法；觉知、觉见世间生灭，成就贤、圣、出离、贯穿、正尽苦，究竟苦边。所以者何？谓多闻圣弟子，世间集、灭如实知，善见、善觉、善入故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世俗胜义」：复次、于诸缘起，善巧多闻诸圣弟子，如实了知世俗、胜义二谛道理。如实知故，于现法中有识身等所有诸法，了知无我，终不执彼为我、我所。由于胜义得善巧故，无是邪执。于堕诸行相续自业所作有情，如实了知无有展转所能作者，亦无不作有吉祥义，了知是已，遂正勤修烦恼离系。由于世俗得善巧故，远离所有增益不实，损减实事。彼现法中，于

有识身，先所造作，思所祈愿，思所建立，由誓愿故。即以闻、思所成妙慧、缘起善巧为所依止，用奢摩他、毘钵舍那修所成行，能随悟入。又于识、触、受、想、思身，历观为苦；又于爱身差别观时，当知即是观察集谛。彼于二谛有生灭智如实了知：由因集故，如其所集；由因灭故，如其所灭。谓由定地世间作意，修习如是作意因缘入谛现观。彼于先时，于世间集及世间灭，由闻、思、慧说名善见，亦名善知；由修慧故，名善思惟；今于圣谛入现观时，名为善了，亦名善达。由尽所有、如所有故，随其次第，彼于尔时由闻、思慧，名趣正法；由修慧故，名近正法；由谛通达，名证正法；又由趣、由近正法故，名到源底；由证正法故，名遍到源底。又有学慧，名入世间出没妙慧；此无漏故，圣相续中而可得故，名为圣慧；能尽、能出一切烦恼及诸苦故，名出离慧；最极究竟能通达故，名决择慧。彼既成就如是妙慧，复作是思：我当进断后诸所有一切烦恼，即于此事多修习故，于修道中出余烦恼，尽一切苦。如是显示，从初业地，乃至获得阿罗汉果所有正道。

一四；四七七（二九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因缘法及缘生法。云何为因缘法？谓此有故彼有，谓缘无明行，缘行识，乃至如是如是纯大苦聚集。云何缘生法？谓无明、行……。若佛出世，若未出世，此法常住，法住、法界，彼如来自所觉知，成等正觉，为人演说，开示、显发，谓缘无明有行，乃至缘生有老死。若佛出世，若未出世，此法常住，法住、法界，彼如来自觉知，成等正觉，为人演说、开示、显发，谓缘生故有老病死、忧悲恼苦。此等诸法，法住，法定，法如，法尔，法不离如，法不异如，审谛、真、实、不颠倒。如是随顺缘起，是名缘生法，谓无明、行、识、名色、六入处、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病死忧悲恼苦，是名缘生法。多闻圣弟子，于此因缘法、缘生法，正智善见。不求前际，言我过去世若有，若无，我过去世何等类？我过去世何如？不求后际，我于当来世为有，为无，云何类？何如？内不犹豫，此是何等？云何有？此为前谁？终当云何之？此众生从何来？于此没当何之？若沙门、婆罗门，起凡俗见所系，谓说我见所系，说众生见所系，说寿命见所系，忌讳吉庆见所系，

尔时悉断、悉知，断其根本，如截多罗树头，于未来世成不生法。是名多闻圣弟子，于因缘法、缘生法，如实正知，善见，善觉，善修，善入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法尔」：复次、由二因缘，于诸缘起及缘生法，建立二分差别道理：谓如所流转故，及诸所流转故。当知此中，有十二支差别流转，彼复如其所应，称理因果次第流转。又此称理因果次第，无始时来，展转安立，名为法性；由现在世，名为法住；由过去世，名为法定；由未来世，名法如性；非无因性，故名如性非不如性；如实因性，故名实性；如实果性，故名谛性；所知实性，故名真性；由如实智依处性故，名无倒性、非颠倒性。由彼一切缘起相应文字建立依处性故，名此缘起顺次第性。又此二种善巧，多闻诸圣弟子，于三世中如实了知，远离一切非理作意，于诸圣谛能入现观，于诸外道诸见趣中能得离系，如前趣等广说应知。又彼缘起，无始时来，因果展转流转相续。如来于此流转实性现等觉已，以微妙智，起正言词，方便开示，非生、非作。当知此中，无始时来因果展转，法住法性；由彼相应名句文身，为令解了，随顺建立法住、法界种性依处。

一五；四七八（二九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留搜调牛聚落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当为汝等说法，初、中、后善，善义、善味，纯一清净，梵行清白，所谓大空法经。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云何为大空法经？所谓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谓缘无明行，缘行识，乃至纯大苦聚集。缘生老死者，若有问言：彼谁老死？老死属谁？彼则答言：我即老死，今老死属我，老死是我所。言命即是身，或言命异身异，此则一义而说有种种。若见言命即是身，彼梵行者所无有；若复见言命异身异，梵行者所无有。于此二边，心所不随，正向中道，贤圣出世如实、不颠倒、正见，谓缘生老死。如是生、有、取、爱、受、触、六入处、名色、识、行。缘无明故有行，若复问言；谁是行？行属谁？彼则答言：行则是我，行是我所，彼如是命即是身；或言命异身异。彼见命即是身者，梵行者（所）无有；或言命异身异者，梵行者亦无有。离此二边，正向中道，贤圣出世如实、不颠倒、正见，所谓缘无明行。诸比丘！若无

明离欲而生明，彼谁老死，老死属谁者，老死则断、则知，断其根本，如截多罗树头，于未来世成不生法。若比丘无明离欲而生明，彼谁生，生属谁；乃至谁是行，行属谁者，行则断、则知，断其根本，如截多罗树头，于未来世成不生法。若比丘无明离欲而生明，彼无明灭则行灭，乃至纯大苦聚灭，是名大空法经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此作」：复次、由二因缘，此作此受，余作余受，不应记别。云何为二？一者、因果相属一故，诸行相续前后异故。二者、所余作者、受者不可得故。若于此论不受、不执，以中道行，如唯因果而正记别，亦无过失。

「大空」：复次、一切无我，无有差别，总名为空，谓补特伽罗无我，及法无我。补特伽罗无我者，谓离一切缘生行外，别有实我不可得故。法无我者，谓即一切缘生诸行性非实我，是无常故。如是二种，略摄为一，彼处说此名为大空。谓若有离世俗言说，妄见为依，起如是见，立如是论，谓有别物异缘生法，或缘生法异彼属彼，此依妄见，非住梵行。何以故？由如是见依止初空所治见转，非此见者应解脱故。或复即于名色所摄缘生法中，依如前说三种妄见，起如是见，立如是论：命即是身，乃至广说。如是亦非安住梵行，何以故？由如是见，依第二空所治见转，非此见者应解脱故。远离如是二邪见边，唯见因果，名中道行。所知真如，名如实性；能知真如，名无倒性。于有诸行假施设有，谓是诸行，诸行属彼；若依胜义有如是者，彼一切行若灭、若断，云何可说此是诸行，或行属彼！由于尔时，如是二种不可得故。

一六；四七九（二九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留搜调牛聚落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缘起法，法说、义说。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云何缘起法法说？谓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谓缘无明行、乃至纯大苦聚集，是名缘起法法说。云何义说？谓缘无明行者，彼云何无明？若不知前际，不知后际，不知前后际；不知于内，不知于外，不知内外，不知业，不知报，不知业报；不知佛，不知法，不知僧；不知苦，不知集，不知灭，不知道；不知因，不知因所

起法；不知善、不善，有罪、无罪，习、不习，若劣、若胜，染污、清净，分别缘起，皆悉不知。于六触入处不如实觉知，于彼彼不知、不见、无无间等、痴暗、无明、大冥，是名无明。缘无明行者，云何为行？行有三种：身行，口行，意行。缘行识者，云何为识？谓六识身：眼识身，耳识身，鼻识身，舌识身，身识身，意识身。缘识名色者，云何名？谓四无色阴：受阴、想阴、行阴、识阴。云何色？谓四大，四大所造色，是名为色。此色及前所说名，是为名色。缘名色六入处者，云何为六入处？谓六内入处：眼入处，耳入处，鼻入处，舌入处，身入处，意入处。缘六入处触者，云何为触？谓六触身：眼触身，耳触身，鼻触身，舌触身，身触身，意触身。缘触受者，云何为受？谓三受：苦受，乐受，不苦不乐受。缘受爱者，彼云何为爱？谓三爱：欲爱，色爱，无色爱。缘爱取者，云何为取？四取：欲取，见取，戒取，我取。缘取有者，云何为有？三有：欲有，色有，无色有。缘有生者，云何为生？若彼彼众生，彼彼身种类，一生超越和合出生，得阴、得界、得入处、得命根，是名为生。缘生老死者，云何为老？若发白、露顶、皮缓、根熟、支弱、背偻、垂头、呻吟、短气、前输，柱杖而行，身体黧黑，四体斑駮，暗钝垂熟，造行艰难，羸劣，是名为老。云何为死？彼彼众生，彼彼种类没、迁、移，身坏、寿尽、火离、命灭，舍阴时到，是名为死。此死及前说老，是名老死。是名缘起义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分别」：复次、由二因缘，当知施设所有缘起一切种相，谓总标举，或别分别，云何为二？一、如所有性故，二、尽所有性故。云何如所有性？谓无明等诸缘生法，渐次相称因果体性；及有此因未断故有彼果未断，此未断因生故彼未断果生，如是名为如所有性。云何尽所有性？谓无明等诸缘生行，一切种相，如彼无明是前际无智，乃至广说差别体相。广分别名，应知如前摄异门分。建立分别，如前应知，如是名为尽所有性。即依如是如所有性、尽所有性，若总标举，若别分别。先总标举，说名为初；后即于此复广开示，说名分别。

一七；四八〇（二九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留搜调牛聚落。时有异比丘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谓缘起法，为世尊作，为余人作耶」？佛告比丘：「缘起法者，非我所作，亦非余人作，然彼如来出世及未出世，法界常住。彼如来自觉此法，成等正觉，为诸众生分别、演说、开发、显示：所谓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谓缘无明行乃至纯大苦聚集。无明灭故行灭，乃至纯大苦聚灭」。佛说此经已，时彼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八；四八一（三〇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留搜调牛聚落。时有异婆罗门，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庆慰，庆慰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；「云何瞿昙！为自作自觉耶」？佛告婆罗门：「我说〔此是无记〕，自作自觉此是无记」。「云何瞿昙！他作他觉耶」？佛告婆罗门：「他作他觉，此是无记」。婆罗门白佛：「云何我问自作自觉说言无记，他作他觉说言无记，此义云何」？佛告婆罗门：「自作自觉，则堕常见；他作他觉，则堕断见。义说、法说，离此二边，处于中道而说法，所谓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缘无明行乃至纯大苦聚集。无明灭则行灭，乃至纯大苦聚灭」。佛说此经已，彼婆罗门欢喜随喜，从座起去。

一九；四八二（三〇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那梨聚落深林中待宾舍。尔时，尊者□陀迦旃延，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说正见，云何正见？云何世尊施设正见」？佛告□陀迦旃延：「世间有二种依，若有、若无，为取所触；取所触故，或依有，或依无。若无此取者，心境系著、使，不取、不住，不计我，苦生而生，苦灭而灭；于彼不疑、不惑，不由于他而自知，是名正见，是名如来所施设正见。所以者何？世间集，如实正知见，若世间无者不有；世间灭，如实正知见，若世间有者无有。是名离于二边，说于中道，所谓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谓缘无明行，乃至纯大苦聚集。无明灭故行灭，乃至纯大苦聚灭」。佛说此经已，尊者□陀迦旃延闻佛所说，不起诸漏，心得解脱，成阿罗汉。

二〇；四八三（三〇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。尔时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钵，出耆阇崛山，入王舍城乞食。时有阿支罗迦叶，为营小事出王舍城，向耆阇崛山，遥见世尊。见已，诣佛所，白佛言：「瞿昙！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见答与不」？佛告迦叶：「今非论时，我今入城，乞食来还，则是其时，当为汝说」。第二，亦如是说。第三，复问瞿昙：「何为我作留难！瞿昙！云何有异！我今欲有所问，为我解说」！佛告阿支罗迦叶：「随汝所问」。阿支罗迦叶白佛言：「云何瞿昙！苦自作耶」？佛告迦叶：「苦自作者，此是无记」。迦叶复问：「云何瞿昙！苦他作耶」？佛告迦叶：「苦他作者，此亦无记」。迦叶复问：「苦自他作耶」？佛告迦叶：「苦自他作，此亦无记」。迦叶复问：「云何瞿昙！苦非自非他，无因作耶」？佛告迦叶：「苦非自非他无因作者，此亦无记」。迦叶复问；「云何瞿昙！所问苦自作耶，答言无记？他作耶，自他作耶，非自非他无因作耶，答言无记？今无此苦耶」？佛告迦叶：「非无此苦，然有此苦」。迦叶白佛言：「善哉！瞿昙说有此苦，为我说法，令我知苦、见苦」。佛告迦叶：「若受即自受者，我应说苦自作；若他受，他即受者，是则他作；若受自受他受复与苦者，如是者自他作（若自他作苦），我亦不说；若不因自他无因而生苦者，我亦不说。离此诸边，说其中道。如来说法，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谓缘无明行，乃至纯大苦聚集。无明灭则行灭，乃至纯大苦聚灭」。佛说此经已，阿支罗迦叶远尘、离垢，得法眼净。时阿支罗迦叶，见法，得法，知法，入法，度诸狐疑，不由他知，不因他度，于正法律心得无畏。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已度。我从今日，归依佛、归依法、归依僧，尽寿作优婆塞，证知我」！阿支罗迦叶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时阿支罗迦叶，辞世尊去不久，为护犊牸牛所触杀。于命终时，诸根清净，颜色鲜白。尔时，世尊入城乞食，时有众多比丘，亦入王舍城乞食。闻有传说：阿支罗迦叶从世尊闻法，辞去不久，为牛所触杀；于命终时，诸根清净，颜色鲜白。诸比丘乞食已，还出，举衣钵，洗足（已），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晨朝，众多比丘入城乞食。闻

阿支罗迦叶，从世尊闻法律，辞去不久，为护犊牸所触杀；于命终时，诸根清净，颜色鲜白。世尊！彼生何趣？何处受生？彼何所得」？佛告诸比丘：「彼已见法，知法，次法，不受于法，已般涅槃，汝等当往供养其身」。尔时，世尊为阿支罗迦叶授第一记。

二一；四八四（三〇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。尔时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钵，入王舍城乞食，于路见玷牟留外道出家，少有所营，至耆阇崛山游行。遥见世尊，往诣其所，共相庆慰，共相庆慰已，于一面住。白佛言：「瞿昙！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为解说不」？佛告玷牟留外道出家：「今非论时，须入城乞食，来还当为汝说」。第二说亦如是。第三复请：「沙门瞿昙！将于我所作留难不？欲有所问，为我解说」？佛告玷牟留外道出家：「随汝意问，当为汝说」。玷牟留外道出家即问：「沙门瞿昙！苦乐自作耶」？佛告玷牟留外道出家：「说苦乐自作者，此是无记」。复问：「沙门瞿昙！苦乐他作耶」？佛告玷牟留外道出家：「说苦乐他作者，此是无记」。复问：「瞿昙！苦乐为自他作耶」？佛告玷牟留外道出家：「说苦乐自他作者，此是无记」。复问：「瞿昙！苦乐非自非他无因作耶」？佛告玷牟留外道出家：「说苦乐非自非他无因作者，此是无记」。广说如上阿支罗迦叶经。乃至世尊为玷牟留外道出家授第一记。

「自作」：复次、由二因缘，自作苦乐，不可施设，不可记别；如是他作，俱作，俱非所作无因而生，当知亦尔。云何为二？一者、诸行如前所说无作用故，二者、有余作者有情不可得故。此中诸行无作用故，此受、此领，自作苦乐，不应道理。又彼有余作者有情不可得故，余受、余领不应道理。受所渴爱，摄受他受，亦不应理。有诸缘故，诸受得生，故无因生亦不应理。是故远离前之三种恶因论边，后之一种无因论边，觉了如前中道行教，勤修正行，能尽众苦。

二二；四八五（三四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浮弥比丘，住耆阇崛山。时有众多外道出家，诣尊者浮弥所，共相问讯庆慰，共相问讯庆慰已，退坐一面。语尊者浮弥言：「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见答与不」？尊者浮弥语诸外道出家：「随汝所问，当为汝说」。时诸外道出家问尊者浮弥：「苦乐自作耶」？尊者浮弥答言：「诸外道出家！说苦乐自作者，世尊说言：此是无记」。复问：「苦乐他作耶」？答言：「苦乐他作者，世尊说言：此是无记」。复问：「苦乐自他作耶」？答言：「苦乐自他作者，世尊说言：此是无记」。复问：「苦乐非自非他无因作耶」？答言：「苦乐非自非他无因作者，世尊说言；此是无记」。诸外道出家复问：「云何尊者浮弥！苦乐自作耶说言无记？苦乐他作耶说言无记？苦乐自他作耶说言无记？苦乐非自非他无因作耶说言无记？今沙门瞿昙说苦乐云何生」？尊者浮弥答言：「诸外道出家！世尊说：苦乐从缘起生」。时诸外道出家，闻尊者浮弥所说，心不欢喜，呵责而去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，去尊者浮弥不远，坐一树下。尔时，尊者浮弥知诸外道出家去已，往诣尊者舍利弗所。到已，与舍利弗面相庆慰，庆慰已，以彼诸外道出家所问事，具白尊者舍利弗：「我作此答，得不谤毁世尊！如说说不？如法说不？为是随顺法、行法，得无为余因法论者来难诘呵责不」？尊者舍利弗言：「尊者浮弥！汝之所说，实如佛说，不谤如来。如说说，如法说，法行法说，不为余因论义者来难诘呵责。所以者何？世尊说苦乐从缘起生故。尊者浮弥！彼诸沙门、婆罗门所问，苦乐自作者，彼亦从因起生。言不从缘起生者，无有是处。苦乐他作，自他作，非自非他无因作说者，彼亦从缘起生，若言不从缘生者，无有是处。尊者浮弥！彼沙门、婆罗门所说苦乐自作者，亦缘触生，若言不从触生者，无有是处。苦乐他作，自他作，非自非他无因作者，彼亦缘触生，若言不缘触生者，无有是处」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去舍利弗不远，坐一树下。闻尊者舍利弗与尊者浮弥所论说事。闻已从座起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以尊者浮弥与尊者舍利弗共论说，一一具白世尊。佛告阿难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阿难！尊者舍利弗，有来问者，能随时答。善哉舍利弗！有应时智故，有来问者，能随时答。

若我声闻，有随时问者应随时答，如舍利弗所说。阿难！我昔时住王舍城山中仙人住处，有诸外道出家，以如是义、如是句、如是味来问于我，我为斯等，以如是义、如是句、如是味而为记说，如尊者舍利弗所说。阿难！若诸沙门、婆罗门，苦乐自作，我即往彼问言：汝实作是说，苦乐自作耶？彼答我言：如是。我即问言：汝能坚执持此义？言是真实，余则愚者，我所不许。所以者何？我说苦乐所起异于此。彼若问我：云何瞿昙所说苦乐所起异者？我当答言：从其缘起而生苦乐。如是说苦乐他作，自他作，非自非他无因作者，我亦往彼，所说如上」。阿难白佛：「如世尊所说义，我已解知：有生故有老死，非缘余，有生故有老死；乃至无明故有行，非缘余，有无明故有行。无明灭则行灭，乃至生灭则老病死、忧悲恼苦灭，如是纯大苦聚灭」。佛说此经已，尊者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复次、嗢拖南曰：

触缘、见圆满，实、解、不爱乐，法住智、精进，生处等为后。

「触缘」：于一切触缘受有中，若诸沙门、或婆罗门，宣说无因、恶因论者，如前请问此作此受，乃至广说。安住正法大师弟子，若胜、若劣，略有三种无倒记别：一、开自宗记，二、伏他宗记，三、有执无执、杂染清净记。当知此中，于彼所问无差别记，谓诸苦乐皆从缘生，是我宗致，斯则名为开自宗记。若于彼问作如是记：诸计苦乐自作，他作，俱作，俱非无因而生，于一切处由触生受，何用妄计自他作等？若触因受现不可得，更求余因，可为巧妙，然触因受既现可得，故求余因非为巧妙。如是记者，是则名为伏他宗记。所以者何？由二因缘，彼为摧伏：一者、除唯根、境、识合，不能显示余作者故。二者、不能诽拨一切世间现量，如理所得触因缘故。又彼不能立自宗故，亦复不能破他宗故，名被摧伏。若于彼问作如是记，我亦唯依根、境、界识，假立自作，他作，俱作，若苦若乐，而于实我都无所执。汝于此中有邪执著，故不随许。所以者何？若有执著，即为杂染；若无执著，即为清净。云何名为若有执著即为杂染？谓彼世间不聪慧者，若于前际有所执著，无明缘行，广说如前，便于中际苦乐杂染。若于中际有所执著，彼亦如前，当于后际苦乐杂染。云何名为若无执著即为清净？谓聪慧者，若于

前际或于中际，不于诸行执我、我所；彼于前际诸受因灭已般涅槃，或于后际诸受因灭当般涅槃，是名第三有执无执、杂染清净记。

二三；四八六（三四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舍利弗，尊者摩诃拘絺罗，住耆阇崛山。时尊者摩诃拘絺罗，晡时从禅定起，诣舍利弗所，共相庆慰，共相庆慰已，退坐一面。语尊者舍利弗：「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见答与不」？尊者舍利弗语尊者摩诃拘絺罗：「仁者且问，知者当答」。尊者摩诃拘絺罗语尊者舍利弗言：「多闻圣弟子，于此法律，成就何法，名为见具足，直见成就，成就于佛不坏净，来入正法，得此正法，悟此正法」？尊者舍利弗语尊者摩诃拘絺罗：「多闻圣弟子，于不善法如实知，不善根如实知，善法如实知，善根如实知。云何不善法如实知？不善身业，口业，意业，是名不善法，如是不善法如实知。云何不善根如实知？三不善根：贪不善根，恚不善根，痴不善根，是名不善根，如是不善根如实知。云何善法如实知？善身业，口业，意业，是名善法，如是善法如实知。云何善根如实知？谓三善根：无贪，无恚，无痴，是名三善根，如是善根如实知。尊者摩诃拘絺罗！如是多闻圣弟子，不善法如实知，不善根如实知，善法如实知，善根如实知故，于此法律正见具足，直见成就，于佛不坏净成就，来入正法，得此正法，悟此正法」。

尊者摩诃拘絺罗语尊者舍利弗：「正有此等，更有余耶」？尊者舍利弗言：「有。若多闻圣弟子，于食如实知，食集、食灭、食灭道迹如实知。云何于食如实知？谓四食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麁抟食，二者、细触食，三者、意思食，四者、识食。是名为食，如是食如实知。云何食集如实知？谓当来有爱、喜贪俱，彼彼乐著，是名食集，如是食集如实知。云何食灭如实知？若当来有爱、喜贪俱，彼彼乐著，无余断：舍、吐、尽、离欲、灭、息、没，是名食灭，如是食灭如实知。云何食灭道迹如实知？谓八圣道：正见，正志，正语，正业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，是名食灭道迹，如是食灭道迹如实知。若多闻圣弟子，于此食如实知，食集如实知，食灭如实知，食灭道迹如实知，是故多闻圣弟子，于正法律，正见具足，直见成就，于佛不坏

净成就，来入正法，得此正法，悟此正法」。尊者摩诃拘絺罗复问尊者舍利弗：「正有此等，更有余耶」？尊者舍利弗言：「尊者摩诃拘絺罗！复更有余。多闻圣弟子，于漏如实知，漏集如实知，漏灭如实知，漏灭道迹如实知。

云何〔有〕漏如实知？谓三漏：欲漏，有漏，无明漏，是名漏，如是漏如实知。云何漏集如实知？无明集是漏集，是名漏集如实知。云何漏灭如实知？无明灭是漏灭，如是漏灭如实知。云何漏灭道迹如实知？谓八正道，如前说，如是漏灭道迹如实知。若多闻圣弟子，于漏如实知漏集如实知漏灭如实知，漏灭道迹如实知故，多闻圣弟子，于此法律，正见具足，乃至悟此正法」。尊者摩诃拘絺罗问尊者舍利弗：「正有此等，更有余耶」？尊者舍利弗语尊者摩诃拘絺罗；「亦更有余。多闻圣弟子，于苦如实知，苦集如实知，苦灭如实知，苦灭道迹如实知。云何苦如实知？谓生苦，老苦，病苦，死苦，恩爱别苦，怨憎会苦，所欲不得苦：如是略说五受阴苦，是名为苦，如是苦如实知。云何苦集如实知？当来有爱，喜贪俱，彼彼乐著，是名苦集，如是苦集如实知。云何苦灭如实知？若当来有爱、喜贪俱、彼彼乐著，无余断，乃至息、没，是名苦灭，如是苦灭如实知。云何苦灭道迹如实知？谓八圣道，如上说，是名苦灭道迹，如是苦灭道迹如实知。

多闻圣弟子，如是苦如实知，苦集、苦灭、苦灭道迹如实知。如是圣弟子，于我法律，具足正见，直见成就，于佛不坏净成就，来入正法，得此正法，悟此正法」。复问尊者舍利弗：「正有此法，复有余耶」？尊者舍利弗答言：「更有余。谓多闻圣弟子，老死如实知，老死集如实知，老死灭如实知，老死灭道迹如实知。（老死），如前分别经说。云何老死集如实知？生集是老死集。生灭是老死灭。老死灭道迹，谓八正道，如前说。多闻圣弟子，于此老死如实知，乃至老死灭道迹如实知。如是圣弟子，于我法律，正见具足，直见成就，于佛不坏净成就，来入正法，得此正法，悟此正法。如是生、有、取、爱、受、触、六入处、名色、识、行。圣弟子于行如实知，行集、行灭、行灭道迹如实知。云何行如实知？行有三种：身行，口行，意行，如是行如实知。云何行集如实知？无明集是行集，如是行集如实知。云何行灭如实知？无明灭是行灭，如是行灭如实知。云何行灭道迹如实知？谓八

圣道，如前说。

摩诃拘绺罗！是名圣弟子，行如实知，行集、行灭、行灭道迹如实知。于我法律，正见具足，直见成就，于佛不坏净成就，来入正法，得此正法，悟此正法」。摩诃拘绺罗复问尊者舍利弗：「唯有此法，更有余耶」？舍利弗答言：「摩诃拘绺罗！汝何为逐？汝终不能究竟诸论，得其边际。若圣弟子断除无明而生明，何须更求」！时二正士共论义已，各还本处。

「见圆满」：复次、若有弃舍无因、恶因，于因生法，五种因中获得正见，名见圆满。于此正法及毘奈耶不可转故，亦得名为成正直见；由于涅槃意乐净故，亦名成就于佛证净，于所知境智清净故。由此三缘，如其次第，名于正法趣向、亲近、及与正证。云何名为从因生法五种因耶？一、恶趣因，谓诸不善及不善根。二、善趣因，谓一切善及诸善根。三、于识住令识住因，谓四种食。四、现法、后法杂染因，谓一切漏。五、清净因，谓谛、缘起。若有于此诸因自性，如实了知是其自性；于此因缘，如实了知是其因缘；于因缘灭，如实了知真实是灭；于趣灭道，如实了知真实是道，名见圆满。观缘生事，乃至无明为边际故，过此更无缘生因观，唯由此观自义究竟。

二四；四八七（三四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尊者舍利弗：「如我所说波罗延那阿逸多所问：

若得诸法数，若复种种学，具威仪及行，为我分别说。

舍利弗！何等为学？何等为法数」？时尊者舍利弗默然不答。第二，第三，亦复默然。佛言：「真实，舍利弗」！舍利弗白佛言：「真实，世尊！世尊！比丘真实者，厌，离欲，灭尽向，食集生。彼比丘以食故，生厌，离欲，灭尽向。彼食灭是真实灭，觉知已，彼比丘厌，离欲，灭尽向，是名为学」。「复次、真实，舍利弗」！舍利弗白佛言：「真实，世尊！世尊！若比丘真实者，厌，离欲，灭尽，不起诸漏，心善解脱。彼从食集生，若真实即是灭尽，觉知此已，比丘于灭，生厌，离欲，灭尽，不起诸漏，心善解脱，是数法」。佛告舍利弗：「如是！如是！如汝所说。比丘于真实生厌，离

欲，灭尽，是名法数」。如是说已，世尊即起入室坐禅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知世尊去已，不久，语诸比丘：「诸尊！我不能辩世尊初问，是故我默念住。世尊须臾复为作发喜问，我即开解如此之义。正使世尊一日一夜，乃至七夜，异句、异味问斯义者，我亦悉能乃至七夜，以异句、异味而解说之」。

时有异比丘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尊者舍利弗，作奇特未曾有说，于大众中，一向师子吼言：我于世尊初问，都不能辩，乃至三问，默然无答。世尊寻复作发喜问，我即开解。正使世尊一日一夜，乃至七夜，异句、异味问斯义者，我亦悉能乃至七夜，异句、异味而解说之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彼舍利弗比丘，实能于我一日一夜，乃至七夜，异句、异味所问义中，悉能乃至七夜，异句、异味而解说之。所以者何？舍利弗比丘善入法界故」。佛说此经已，彼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实」：复次、略有三种，于现法中真实寂灭，乃至寿量未永止息恒相续转所知境事，于彼有学正修行时，施设学性。于彼无学，作是思惟：我一切尽，不复当尽，尽、无生智所思择故，名思择法。云何为三？一、六处，二、六处缘触，三、触缘受。当知此中，所有多闻诸圣弟子，随所领受，即于彼受如实遍知，又即于彼厌、离欲、灭，勤修正行；又能如实了知彼受触所引生，触复由彼六处引生，即于彼触引因六处，厌、离欲、灭，勤修正行。又于彼受、触及六处一切实事，略摄为一。了知一切由无常灭名灭法已，于现法中，于此一切三种实事无常灭法，如前修行厌、离欲、灭，由此正行，名学常委。又由修行此正行故，无所造作，究竟解脱，是故说名择法常委。为欲证得曾所未得，曾所未证，修行无间、殷重方便，名学常委。为于所有现法乐住无有退失，无间所作，殷重所作，由是说名择法常委。等说一切事法增上名、句、文身，名为法界；诸有获得无碍解故，名、句、文身随欲自在，是故说名善达法界。由于法界善通达故，即于如是真实想义，更以余名，随其所乐，差别宣说，乃至能于七日七夜，或过彼量，辞辩无竭。复以如是差别种类，如实宣说彼是有为，思所造作，动转羸顿，如病、如痈，乃至广说。

「解」：复次、当知具解诸阿罗汉，略有六种记别所解：一、有异门记别，二、无异门记别，三、智记别，四、断记别，五、总记别，六、别记别。有异门记别者，谓如有一，或他请问，或复自然，为欲令他于佛圣教多起恭敬，故如是记：我于今者，无一疑惑。无异门记别者，谓作是记；我生已尽，乃至广说。智记别者，谓有问言：云何知故，云何见故，彼生已尽？便记别言：生缘尽故，彼生已尽。以如是相，记别自己善解脱智所摄尽智，名智记别。又即于此别记别者，谓即记别彼因缘有。又复记别彼生因缘，因缘诸取。又复记别此诸取相，如实知故，如实见故，令取无有。总记别者，谓即于此一切所记，了知所有诸受皆苦。既了知已，令彼生尽，如是记者名总记别。断记别者，谓即由彼内解脱故，一切贪爱因缘皆尽。如是记者，名断记别。此断记别，即如前说名别记别。此总记别，当知略由三种行相：谓薄伽梵所说诸结，我皆无有，是名最初断总记别，谓诸有结皆永断故。又我安住如是正念，由我安住此正念故，一切贪忧、恶不善法，能令毕竟不漏于心，是名第二断总记别，谓恒住故。又于此中，自无憍慢，是名第三断总记别，谓无有余增上慢故。如是总说，有六记别。

二五；四八八（三四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三法，世间所不爱、不念、不可意。何等为三？谓老，病，死。世间若无此三法，不可爱、不可念、不可意者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不出于世间，世间亦不知有如来、应、等正觉知见，说正法律。以世间有老，病，死三法，不可爱、不可念、不可意故，是故如来、应、等正觉出于世间，世间知有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所知所见，说正法律。以三法不断故，不堪能离老，病，死。何等为三？谓贪，恚，痴。复有三法不断故，不堪能离贪，恚，痴。何等为三？谓身见，戒取，疑。复有三法不断故，不堪能离身见，戒取，疑。何等为三？谓不正思惟，习近邪道，及懈怠心。复有三法不断故，不堪能离不正思惟，习近邪道，及懈怠心。何等为三？谓失念，不正知，乱心。复有三法不断故，不堪能离失念，不正知，乱心。何等为三？谓掉，不律仪，不学戒。复有三法不断故，不堪能离掉，不律仪，不学戒。何等为三？谓不信，难教

，懈怠。复有三法不断故，不堪能离不信，难教，嬾惰。

何等为三？谓不欲见圣，不欲闻法，常求人短。复有三法不断故，不堪能离不欲见圣，不欲闻法，常求人短。何等为三？谓不恭敬，戾语，习恶知识。复有三法不断故，不堪能离不恭敬，戾语，习恶知识。何等为三？谓无惭，无愧，放逸。此三法不断故，不堪能离不恭敬、戾语、习恶知识。所以者何？以无惭、无愧故放逸；放逸故不恭敬，戾语，习恶知识；习恶知识故，不欲见圣、不欲闻法、常求人短；求人短故，不信，难教，嬾惰；嬾惰故掉，不律仪，不学戒；不学戒故，失念，不正知，乱心；乱心故，不正思惟，习近邪道，懈怠心；懈怠心故，身见，戒取，疑；疑故，不离贪，恚，痴；不离贪、恚、痴故，不堪能离老，病，死。断三法故，堪能离老，病，死。云何三？谓贪，恚，痴，此三法断已，堪能离老，病，死。复三法断故，堪能离贪，恚，痴。云何三？谓身见，戒取，疑，此三法断故，堪能离贪、恚、痴。复三法断故，堪能离身见，戒取，疑。云何为三？谓不正思惟，习近邪道，起懈怠心，此三法断故，堪能离身见，戒取，疑。

复三法断故，堪能离不正思惟，习近邪道，及懈怠心。云何为三？谓失念心，不正知，乱心，此三法断故，堪能离不正思惟，习近邪道，及心懈怠。复三法断故，堪能离失念心，不正知，乱心。何等为三？谓掉，不律仪，犯戒。此三法断故，堪能离失念心，不正知，乱心。复有三法断故，堪能离掉，不律仪，犯戒。云何三？谓不信，难教，嬾惰。此三法断故，堪能离掉，不律仪，犯戒。复有三法断故，堪能离不信，难教，嬾惰。云何为三？谓不欲见圣，不乐闻法，好求人短。此三法断故，堪能离不信，难教，嬾惰。复三法断故，堪能离不欲见圣，不欲闻法，好求人短。云何为三？谓不恭敬，戾语，习恶知识。此三法断故，离不欲见圣，不欲闻法，好求人短。复有三法断故，堪能离不恭敬，戾语，习恶知识。云何三？谓无惭，无愧，放逸。所以者何？以惭、愧故不放逸；不放逸故恭敬，顺语，为善知识；为善知识故，乐见贤圣，乐闻正法，不求人短；不求人短故，生信，顺语，精进；精进故不掉，住律仪，学戒；

学戒故不失念，正知，住不乱心；不乱心故正思惟，习近正道，心不懈怠；心不懈怠故，不著身见，不著戒取，度疑惑；不疑故不起贪，恚，痴；离贪，恚，痴故，堪能断老，病，死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不爱乐」：复次、有三种法，是诸世间所爱、所乐，依内而说：一者、势力，二者、妙色，三者、寿命。复有违害如是三法，能引所治不可爱乐三种别法；一者、疾病，二者、衰老，三者、夭没。若于三学起邪行时，便不堪任超越疾病、衰老、夭没；若于三学起正行时，即能超越如是三事。云何三学？一、增上戒学，二、增上心学，二、增上慧学。云何名为依止所有增上戒学起诸邪行？谓如有一，于初学中有所毁犯，或观于自，或观于他，无有羞耻；既自安住无羞耻已，便于一切恶不善法不自防护。既于彼法不自护已，于佛、法、僧，不起恭敬，于诸所学教授、教诫，都无敬忌；由是因缘，若于此事他正谏举，便于彼言不能忍受，自亦于彼默不与语；于处非处能正谏举补特伽罗，憎背远避，于行邪行同己法者，亲近交游，好共安止。由与恶友共安止故。于诸贤圣尚生憎背，况当诣彼躬申敬觐！设复往彼，为说正法，憎背圣故而不欲闻；设暂属耳，心无敬顺，唯怀违诤，不为知解而有听闻，于处非处分别正行诸智论中，不乐安住。彼由内怀违诤心故，虽有听闻而不信受，亦不依行；又诸贤圣默不与语，作是思惟：如是行者，不堪与语，教授教诫；彼既自然，无法自制。又为贤圣之所弃舍，于其内心恒不寂静，外身、语、意猥杂而住；勃恶，贪婪，强口、憍傲，于如是事不见过罪，多所毁犯，不如法悔；由数习故，渐次毁犯一切尸罗，当知是名依止所有增上戒学，起诸邪行。与此相违，当知即是依止所有增上戒学所起正行。云何名为依止所有增上心学起诸邪行？谓于行时，不如正理，执取境界，诸相、随好，由是因缘，发起妄念，即于其中不观过患；烦恼生已，坚执不舍，由是因缘不正知住；或于住时居远离处，无有第二，即以忘念、不正知住为所依止，心外驰散，如是名为依止所有增上心学起诸邪行。与此相违，当知即是依止所有增上心学所起正行。云何名为依止所有增上慧学起诸邪行？谓如有一，离近贤圣，依近恶友，闻不正法胜解为因，不如正理思择诸法；于诸

恶欲及诸恶见，憙乐受行；或于广大所学、所得微妙法中而自轻蔑，如是名为依止所有增上慧学起诸邪行。与此相违，当知即是依止所有增上慧学所起正行。此中异生补特伽罗，依止如是三种学中所起邪行，无有堪能超异生地，无倒趣入正性离生，永断三结；由不永断三种结故，无有堪能依止修道，得阿罗汉，于现法中无余永断贪、瞋、痴等一切烦恼，超越当来疾病、衰老及以夭没。与此相违，当知即是于三学中，如实正行一切白品，广说乃至超越当来疾病、衰老及以夭没。

二六；四八九（三四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若王、大臣、婆罗门、长者、居士，及余世人所共恭敬、尊重，供养佛及诸声闻众，大得利养——衣被、饮食、卧具、汤药；都不恭敬、尊重，供养众邪异道，衣被、饮食、卧具、汤药。尔时，众多异道，聚会未曾讲堂，作如是论：「我等昔来，常为国王、大臣、长者、居士，及余一切之所奉事恭敬，供养衣被、饮食、卧具、汤药，今悉断绝，但恭敬、供养沙门瞿昙、声闻大众，衣被、饮食、卧具、汤药。今此众中，谁有智慧大力，堪能密往，诣彼沙门瞿昙众中出家，闻彼法已，来还广说；我等当复用彼闻法，化诸国王、大臣、长者、居士，令其信乐，可得还复供养如前」。时有人言：「有一年少，名曰须深，聪明、黠慧，堪能密往沙门瞿昙众中出家，听彼法已，来还宣说」。时诸外道，诣须深所而作是言：「我今日大众聚集未曾讲堂，作如是论：我等先来为诸国王、大臣、长者、居士，及诸世人之所恭敬、奉事，供养衣被、饮食、卧具、汤药，今悉断绝。国王、大臣、长者、居士，及诸世间，悉共奉事沙门瞿昙、声闻大众。我此众中，谁有聪明、黠慧，堪能密往沙门瞿昙众中出家学道，闻彼法已，来还宣说，化诸国王、大臣、长者、居士，令我此众还得恭敬、尊重、供养。其中有言：唯有须深聪明、黠慧，堪能密往瞿昙法中，出家学道，闻彼说法，悉能受持，来还宣说。是故我等故来相请，仁者当行」！

时彼须深默然受请，诣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众多比丘出房舍外，露地经行。尔时，须深诣众多比丘而作是言：「诸尊！我今可得于正法中，出家受具足，修梵行不」？时众多比丘，将彼须深，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

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此外道须深，欲求于正法中出家受具足，修梵行」。尔时，世尊知外道须深心之所念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当度彼外道须深，令得出家」。时诸比丘，愿度须深出家，已经半月。有一比丘语须深言：「须深！当知我等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时彼须深语比丘言：「尊者！云何学离欲恶不善法，有觉有观，离生喜乐，具足初禅，不起诸漏，心善解脱耶」？比丘答言：「不也，须深」！复问：「云何离有觉有观，内净一心，无觉无观，定生喜乐，具足第二禅，不起诸漏，心善解脱耶」？比丘答言：「不也，须深」！复问：「云何尊者离喜，舍心住，正念正智，身心受乐，圣说及舍，具足第三禅，不起诸漏，心善解脱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须深」！复问：「云何尊者离苦息乐，忧喜先断，不苦不乐，舍净念一心，具足第四禅，不起诸漏，心善解脱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须深」！复问：「若复寂静、解脱，起色、无色，身作证具足住，不起诸漏，心善解脱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须深」！须深复问：「云何尊者所说不同，前后相违？云何不得禅定而复记说」？比丘答言：「我是慧解脱也」。作是说已，众多比丘各从座起而去。

尔时，须深知众多比丘去已，作是思惟：此诸尊者所说不同，前后相违，言不得正受，而复记说自知作证。作是思惟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众多比丘，于我面前记说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我即问彼尊者：得离欲恶不善法，乃至身作证，不起诸漏，心善解脱耶？彼答我言：不也，须深！我即问言：所说不同，前后相违，言不入正受，而复记说自知作证！彼答我言：得慧解脱。作此说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我今问世尊：云何彼所说不同，前后相违，不得正受而复说言自知作证」？佛告须深：「彼先知法住，后知涅槃。彼诸善男子，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离于我见，不起诸漏，心善解脱」。须深白佛：「我今不知先知法住，后知涅槃。彼诸善男子，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离于我见，不起诸漏，心善解脱」？佛告须深：「不问汝知不知，且自先知法住，后知涅槃。彼诸善男子，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离于我见，心善解脱」。须深白佛：「唯愿世尊为我说法，令我得知法

住智，得见法住智」！佛告须深：「我今问汝，随意答我。须深！于意云何？有生故有老死，不离生有老死耶」？须深答曰：「如是，世尊！有生故有老死，不离生有老死」。如是生、有、取、爱、受、触、六入处、名色、识、行、无明。「有无明故有行，不离无明而有行耶」？须深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有无明故有行，不离无明而有行」。佛告须深：「无生故无老死，不离生灭而老死灭耶」？须深白佛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无生故无老死，不离生灭而老死灭」。「如是乃至无无明故无行，不离无明灭而行灭耶」？须深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无无明故无行，不离无明灭而行灭」。佛告须深：「作如是知、如是见者，为有离欲恶不善法，乃至身作证具足住不」？须深白佛，「不也，世尊」！佛告须深：「是名先知法住，后知涅槃。彼诸善男子，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离于我见，不起诸漏，心善解脱」。佛说此经已，尊者须深远尘、离垢，得法眼净。尔时，须深见法，得法，觉法，度疑，不由他信，不由他度，于正法中心得无畏。

（须深）稽首佛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悔过！我于正法中盗密出家，是故悔过」。佛告须深：「云何于正法中盗密出家」？须深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有众多外道，来诣我所，语我言：须深！当知我等先为国王、大臣、长者、居士，及余世人恭敬、供养，而今断绝，悉共供养沙门瞿昙、声闻大众。汝今密往沙门瞿昙声闻众中，出家受法，得彼法已，还来宣说，我等当以彼闻法，教化世间，令彼恭敬供养如初。是故世尊！我于正法律中盗密出家，今日悔过，唯愿世尊听我悔过，以哀愍故」！佛告须深：「受汝悔过。汝当具说：我昔愚痴、不善、无智，于正法律盗密出家，今日悔过，自见罪、自知罪，于当来世律仪成就，功德增长，终不退减。所以者何？凡人有罪，自见、自知而悔过者，于当来世律仪成就，功德增长，终不退减」。佛告须深：「今当说譬，其智慧者以譬得解。譬如国王，有防逻者，捉捕盗贼，缚送王所。白言：大王！此人劫盗，愿王处罪。王言：将罪人去，反缚两手，恶声宣令，周遍国中，然后将出城外刑罪人处，遍身四体，劗以百矛。彼典刑者，受王教令，送彼罪人，反缚两手，恶声宣唱，周遍城邑，将出城外刑罪人处，遍身四体，劗以百矛。日中，王问：罪人活耶？臣白言：活。王复勅

臣：复劓百矛。至日晡时，复劓百矛，彼犹不死。佛告须深：「彼王治罪，劓以三百矛，彼罪人身，宁有完处如手掌不」？须深白佛：「无也，世尊」！复问须深；「时彼罪人，劓以三百矛因缘，受苦极苦剧不」？须深白佛；「极苦，世尊！若劓以一矛，苦痛难堪，况三百矛当可堪忍」！佛告须深：「此尚可耳，若于正法律盗密出家，盗受持法，为人宣说，当受苦痛倍过于彼」。佛说是法时，外道须深漏尽意解。佛说此经已，尊者须深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法住智」：复次、若有苾刍具净尸罗，住别解脱清净律仪，增上心学增上力故，得初静虑近分所摄胜三摩地以为依止；增上慧学增上力故，得法住智及涅槃智。用此二智以为依止，先由四种圆满，远离受学转时，令心解脱一切烦恼，得阿罗汉，成慧解脱。此中云何名法住智？谓如有一，听闻随顺缘性缘起无倒教已，于缘生行因果分位，住异生地，便能如实以闻、思、修所成作意如理思惟，能以妙慧悟入信解：苦真是苦，集真是集，灭真是灭，道真是道。诸如是等，如其因果安立法中所有妙智，名法住智。又复云何名涅槃智？谓彼法尔，若于苦、集、灭、道，以其妙慧悟入信解，是真苦、集、灭、道谛时，便于苦、集住厌逆想，于灭涅槃起寂静想，所谓究竟、寂静、微妙、弃舍一切生死所依，乃至广说。如是依止彼法住智，及因于苦若苦因缘住厌逆想，便于涅槃，能以妙慧悟入信解为寂静等，如是妙智名涅槃智。

二七；四九〇（三四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如来成就十种力，得四无畏，知先佛住处，能转梵轮，于大众中震师子吼言：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谓缘无明行，广说乃至纯大苦聚集；纯大苦聚灭。诸比丘！此是真实教法显现，断生死流，乃至其人悉善显现。如是真实教法显现，断生死流，足令善男子正信出家，方便修习，不放逸住。于正法律精勤苦行，皮筋骨立，血肉枯竭，若其未得所当得者，不舍慇懃精进方便，坚固堪能。所以者何？懈怠苦住，能生种种恶不善法，当来有结炽然，增长于未来世生老病死，退其大义故。精进乐独住者，不生种种恶不善法，当来有

结炽然苦报，不于未来世增长生老病死，大义满足，得成第一教法之场。所谓大师面前，亲承说法，寂灭，涅槃，菩提正向，善逝正觉。是故比丘！当观自利、利他，自他俱利，精勤修学。我今出家，不愚、不惑，有果、有乐，诸所供养衣服、饮食、卧具、汤药者，悉得大果、大福、大利。当如是学」！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精进」：复次、于善说法毘奈耶中，诸聪慧者，正观六种圆备现前，足能发起勤精进住。云何名为六种圆备？一、大师圆备，二、圣教圆备，三、圣教易入圆备，四、证得自义无上圆备，五、一切如理无间宣说圆备，六、有圣言将圆备。云何名为大师圆备？谓诸如来，成就十力、四无所畏，如是等名大师圆备。云何名为圣教圆备？谓自称言：我今已处大仙尊位，能转梵轮，于大众中正师子吼，开示一切顺逆缘起，寂灭涅槃，如是等名圣教圆备。云何名为圣教易入圆备？谓此圣教所有文句，其性明显，其义甚深。由此圣教能正开发诸甚深义，故说文句，其性明显，其义甚深，如是名为圣教易入圆备。云何名为证得自义无上圆备？谓无沙门或婆罗门，于如来所，能正开觉通慧为胜，是故于他证得自义，所应得义、所应觉义，唯有如来所说法教，为妙、为上，若过于此，言辞路绝，如是名为证得自义无上圆备。云何名为一切如理无间宣说圆备？谓诸如来所说法教，普为一切人、天开示，无倒开示，于一切法不作师卷，无遗开示，如是名为一切如理无间宣说圆备。云何名为有圣言将圆备？谓有能断一切疑惑，及能生起一切善根，一切善法所依大信，现量可得安足之所，大师现前，如是名为有圣言将圆备。诸聪慧者，正观此六圆备现前，足能发起勤精进住。于三学中，依增上戒，修习瑜伽；依增上心，修不放逸；依增上慧，于大师教修瑜伽行。若有安住懈怠心者，当知希求二种过患：一者、希求现法、当来能生众苦，一切烦恼杂染忧苦，不安隐住；二者、希求退失所有未证、已证一切善法，退失能引、能往善趣、涅槃大义。与此相违，勤精进者，当知希求二种胜利：此精进者，于诸善法，未证能证；无退失时，能办自义、他义、俱义。云何名为能办自义？谓出家已，由其二相，说名有果：一者、证得烦恼离系究竟涅槃，谓离系果；二者、能起世间胜乐，谓往善趣乐异熟果。云何名为能办他义？谓广为他

宣说法要，令其能往世间善趣，究竟涅槃。云何名为能办俱义？谓自修治净福田性，堪任受用从净信边所得如法衣服等事，由此受用摄养己身，令其能顺一切善品。又能令他于己所作，得大果报，谓于当来往善趣故；得大胜利，谓当获得财宝、仆从皆圆满故；得大荣盛，谓当获得寿命、色、力、乐、辩才等自圆满故；得大修广，谓即于上所得三处，长时随逐无间断故。由四种相，应知世尊所说圣教，名善说法：一、能趣寂静，能令证得有余依涅槃界故；二、能般涅槃，能令证得无余依涅槃界故；三、能趣菩提，能令证得声闻、独觉、无上正等三菩提故；四、善逝分别、最极究竟现量所显，无上大师所开示故。

二八；四九一（三四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善来比丘，善出家，善得己利，旷世时时得生圣处。诸根具足，不愚不痴，不须手语，好说、恶说堪能解义。我今于此世作佛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。说法：寂灭，涅槃，菩提正向，善逝等正觉，所谓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谓缘无明行，缘行识，乃至纯大苦聚集；无明灭则行灭，乃至纯大苦聚灭。诸比丘！难得之处已得，生于圣处，诸根具足，乃至纯大苦聚集，纯大苦灭。是故比丘！当如是学，自利，利他，自他俱利。如是出家，不愚不痴，有果、有乐，有乐果报，供养衣服、饮食、卧具、汤药者，悉得大果、大福、大利。是故比丘当如是学」！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生处」：复次、具四圆满，能生圣处。若随有一成此圆满，于善说法毘奈耶中正修行时，名曰善来、善出家者。云何名为四种圆满？一、增上意乐圆满，二、根圆满，三、智圆满，四、即于圣处有佛出世得值圆满。增上意乐圆满者，谓如有一，于般涅槃，极净修治增上意乐方乃出家，非为债主及诸怖畏之所逼迫，乃至广说。当知如是而出家者，名善出家，生于圣处。根圆满者，谓如有一，眼、耳无阙，非半择迦，不缺支分，由得如是根无缺故，于善说法毘奈耶中堪任出家，说正法时堪能听受。智圆满者，谓如有一，性不愚戇，无有下品愚痴障故；亦不瘖瘂，无有中品愚痴障故；非手代言

，无有上品愚痴障故。离三种智愚痴障故，有力能解善说、恶说所有法义。即于圣处有佛出世得值圆满者，谓如今时，有薄伽梵释迦牟尼出现于世，是为如来、应、正等觉，乃至广说，若广解释，应知如前摄异门分。宣说正法，趣寂静等，广说如前。当知此中生圣处故，名为善来，善得出家；根无缺故，不愚戇故，不瘖瘂故，亦不以手代其言故，名善获得具足人身。

二九；四九二（三五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多闻圣弟子，不作是念：何所有故此有？何所起故此起？何所无故此无？何所灭故此灭？然彼多闻圣弟子，知所谓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谓缘无明行，乃至纯大苦聚集；无明灭故行灭，乃至纯大苦聚灭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圣弟子）：复次、其于缘生诸行流转，修观行者，略有二种作犹豫法。云何为二？一者、承习说无因论，二者、承习说恶因论。此中承习无因论者，观一切种皆无所因，便生疑惑，云何诸法无因而转？其有承习恶因论者，亦生疑惑，云何由彼不相似因、不称理因有诸法转？若有多闻诸圣弟子，远离二种非真实论，正观流转，由是因缘得善决定，无有疑惑，内证真实。若于是处说有多闻诸圣弟子，当知此中是诸异生；若于是处唯说有其诸圣弟子，当知此中说已见谛。

复次、于正法中，略有三种补特伽罗，犹有苦恼不安隐住。云何为三？谓如有一，于善说法毘奈耶中，为求涅槃，趣向涅槃，弃舍家法，趣于非家。既出家已，唯能受持所有禁戒，便喜足住，不于时时转进修习增上心学、增上慧学。彼舍先时居家所有受用境界，未能随得无上安隐、证涅槃道，处在中间，犹有苦恼不安隐住，是名第一补特伽罗。复如有一，虽不唯于所受禁戒喜足安住，然其未能超异生地。由未能超异生地故，于一切法缘藉他故，常视他面，常观他口，何当如实知于所知、见于所见！恒于他所求闻正法，教授、教诫，然其自心有疑、有惑，犹有苦恼不安隐住，是名第二补特伽罗。复如有一，是学见迹，放逸而住，于现法中不堪证得究竟涅槃，有能摄受第

二有体生起之因，有第二住，犹有苦恼不安隐住，是名第三补特伽罗，如是三种补特伽罗，复有三异补特伽罗，有诸快乐，善安隐住，谓阿罗汉一向乐住。

三〇；四九三（三五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尊者那罗，尊者茂师罗，尊者殊胜，尊者阿难，住舍卫国象耳池侧。尔时，尊者那罗语尊者茂师罗言：「有异信、异欲、异闻、异行觉想、异见审谛忍，有如是正自觉知见生，所谓生故有老死，不离生有老死耶」？尊者茂师罗言：「有异信、异欲、异闻、异行觉想、异见审谛忍，有如是正自觉知见生，所谓有生故有老死，不异生有老死，如是说有」。「尊者茂师罗！有异信、乃至异忍，得自觉知见生，所谓有灭、寂灭、涅槃耶」？尊者茂师罗答言：「有异信、乃至异忍，得自觉知见生，所谓有灭、寂灭、涅槃」。复问尊者茂师罗：「有灭则寂灭、涅槃说者，汝今便是阿罗汉诸漏尽耶」？尊者茂师罗默然不答。第二，第三问，亦默然不答。

尔时，尊者殊胜语尊者茂师罗：「汝今且止，我当为汝答尊者那罗」。尊者茂师罗言：「我今且止，汝为我答」。尔时，尊者殊胜语尊者那罗：「有异信乃至异忍，得自觉知见生，所谓有灭则寂灭、涅槃」。时尊者那罗问尊者殊胜言：「有异信乃至异忍，得自觉知见生，所谓有灭则寂灭、涅槃者，汝今便是漏尽阿罗汉耶」？尊者殊胜言：「我说有灭则寂灭、涅槃，而非漏尽阿罗汉也」。尊者那罗言：「所说不同，前后相违！如尊者所说，有灭则寂灭、涅槃，而复言非漏尽阿罗汉耶」！尊者殊胜语尊者那罗言：「今当说譬，夫智者以譬得解。如旷野路边有井，无绳、无罐得取其水。时有行人，热渴所逼，绕井求觅，无绳、无罐，谛观井水，如实知见而不触身。如是我说有灭则寂灭、涅槃，而自不得漏尽阿罗汉」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语尊者那罗言：「彼尊者殊胜所说，汝复云何」？尊者那罗语尊者阿难言：「尊者殊胜，善说真实，知复何言」！时彼正士各各说已，从座起去。

复次、嗢拖南曰：

有灭、若沙门婆罗门、受智，流转与来往，佛顺逆为后。

「有灭」：诸学见迹，虽于有灭、寂静、涅槃，不随他信，内圣慧眼自能观见，然犹未能于身触证。譬如有人热渴所逼，驰诣深井，虽以肉眼，现见井中离诸尘秽清冷美水，并给水器，而于此水身未触证。如是有学，虽圣慧眼现见所求，后烦恼断，最极寂静，而于此断身未触证。

三一；四九四（三五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诸沙门、婆罗门，于法不如实知，法集、法灭、法灭道迹不如实知，彼非沙门、沙门数，非婆罗门、婆罗门数；彼亦非沙门义、婆罗门义，见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云何法不如实知？云何法集不如实知？云何法灭不如实知？云何法灭道迹不如实知？谓于老死法不如实知，老死集，老死灭，老死灭道迹不如实知。如是生……。有……。取……。爱……。受……。触……。六入处不如实知，六入处集、六入处灭、六入处灭道迹不如实知。如是诸法不如实知，法集、法灭、法灭道迹不如实知。若诸沙门、婆罗门，于法如实知，法集、法灭、法灭道迹如实知，当知是沙门、婆罗门，沙门之沙门数，婆罗门之婆罗门数，彼以沙门义、婆罗门义，见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何等法如实知？何等法集、法灭、法灭道迹如实知？谓老死法如实知，老死集、老死灭、老死灭道迹如实知。如是生……。有……。取……。爱……。受……。触……。六入处如实知，六入处集、六入处灭、六入处灭道迹如实知。如是诸法如实知，法集、法灭、法灭道迹如实知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二；四九五（三五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沙门、婆罗门，于法不如实知，法集、法灭、法灭道迹不如实知，当知是沙门、婆罗门，非沙门之沙门数，非婆罗门之婆罗门数；彼亦非沙门义，非婆罗门义，见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

何等法不如实知？何等法集、法灭、法灭道迹不如实知？谓六入处法不如实知，六入处集、六入处灭、六入处灭道迹不如实知，而于触如实知者，无有是处；触集、触灭、触灭道迹如实知者，无有是处。如是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死如实知者，无有是处。若沙门、婆罗门，于六入处如实知，六入处集、六入处灭、六入处灭道迹如实知者，于触如实知，斯有是处。如是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死如实知者，斯有是处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三；四九六（三五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如上说。差别者：「若诸沙门、婆罗门，于六入处不如实知，而欲超度触者，无有是处；触集、触灭、触灭道迹超度者，无有是处。如是超度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死者，无有是处；超度老死集、老死灭、老死灭道迹者，无有是处。若沙门、婆罗门，于六入处如实知，六入处集、六入处灭、六入处灭道迹如实知，而超度触者，斯有是处。如是超度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死者，斯有是处；乃至超度老死灭道迹者，斯有是处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四——三六；四九七——四九九（）

如老死乃至六入处三经，如是老死乃至行三经，亦如是说。

「沙门娑罗门」：复次、有诸沙门，若婆罗门，于贪、瞋、痴无余断灭，真沙门义、婆罗门义全未证得，而诸世间起沙门想、婆罗门想，彼亦自称是真沙门、真婆罗门。世间于彼虽起是想，然彼但是世俗沙门及婆罗门，非第一义。若第一义诸有沙门及婆罗门，皆不忍许彼为沙门及婆罗门。所以者何？由彼不能如实了知诸杂染法，杂染法因，亦不如实了知彼灭，趣彼灭行。杂染法者，谓老死支所摄众苦，及以生支。杂染法因，复有二种：一、爱所作，二；业所作。爱所作者，谓由缘起逆次道理，有、取、爱支，若无明触所生诸受，若无明触及无明界所随六处。业所作者，谓由缘起逆次道理，名色、识、行，及即于彼不如实知。如法住智尚未能了，况当如彼谛现观时能

遍了知！或如修道未遍了知，如无学地未能超越。

三七；五〇〇（三五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觉知老死，觉知老死集、老死灭、老死灭道迹；如是乃至当觉知行、行集、行灭、行灭道迹。云何当觉知老死？觉知缘生故有老死，如是老死觉知。云何老死集（觉知）？生集是老死集，如是老死集觉知。云何老死灭觉知？谓生灭是老死灭，如是老死灭觉知。云何老死灭道迹觉知？谓八圣道是老死灭道迹，如是老死灭道迹觉知。乃至云何行觉知？谓三行：身行，口行，意行，如是行觉知。云何行集觉知？谓无明集是行集，如是行集觉知。云何行灭觉知？无明灭是行灭，如是行灭觉知。云何行灭道迹觉知？谓八圣道是行灭道迹，如是行灭道迹觉知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八；五〇一（三五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十四种智。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何等为四十四种智？谓老死智，老死集智，老死灭智，老死灭道迹智。如是生……。有……。取……。爱……。受……。触……。六入处……。名色……。识……。行智，行集智，行灭智，行灭道迹智，是名四十四种智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九；五〇二（三五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七十七种智。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云何七十七种智？生缘老死智，非余生缘老死智，过去生缘老死智，非余过去生缘老死智，未来生缘老死智，非余未来生缘老死智，及法住智无常、有为、心所缘生、尽法、变易法、离欲法、灭法、断知智。如是生……。有……。取……。爱……。受……。触……。六入处……。名色……。识……。行……。无明缘行智，非余无明缘行智，过去无明缘行智，非余过去无明缘行智，未来无明缘行智，非余未来无明缘行智，及法住智无常、有为、心所缘生、尽法、变易法、无欲法、灭法、断智，是名七十七种智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受智」：复次、略由二种明触生法，于其缘生一切行中，依四谛理趣入现观。云何为二？一、由领纳所缘为性明触生受，二、由简择所缘为性明触生慧。当知此中，于十一支安立四谛，依此一一支谛，建立四十四事。即依明触所生诸受，宣说如是四十四种受事差别；即依明触所生诸慧，宣说如是四十四种智事差别。此中后际所作老死，唯果非因；于其前际所发无明，唯因非果；其余有支，亦因亦果。三时遍智有差别故，如前所说决定遍智有差别故，由法住智所摄能取智无常性有差别故，当知建立七十七种智事差别。如是显示历观诸谛 - 切行相，从此无间入谛现观，渐次修习，乃至获得阿罗汉果。

四〇；五〇三（三五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增法、减法。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云何增法？所谓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谓缘无明行，缘行识，乃至纯大苦聚集，是名增法。云何减法？谓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，所谓无明灭则行灭，乃至纯大苦聚灭，是名减法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一——四二；五〇四——五〇五（）

如增法、减法，如是生法、变易法，集法、灭法，如上说。

四三——四八；五〇六——五一一（）

如当说三经，有，应当知三经，如上说。

「流转」：复次、由三种相，于缘生行，应正了知流转渐次。何等为三？一、因增益故，二、果生起故，三、果增集故。如是一切，略摄为一，总名诸法若增、若生、若集。依因果灭，如其所应，当知说名若减、若灭、若没。如是意趣差别道理，不违法性。复有别义，初、中、后际时差别故，欲，色，无色界差别故，如其次第，若增、若减，若生、若灭，若集，若没，应正了知。

四九；五一二（三五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思量，若妄想生，彼使、攀缘识住；有攀缘识住故，有未来世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，如是纯大苦聚集。若不思量，不妄想，无使、无攀缘识住；无攀缘识住故，于未来世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灭，如是纯大苦聚灭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〇；五一三（三六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思量，若妄想者，则有使、攀缘识住；有攀缘识住故入于名色，入名色故有未来世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，如是纯大苦聚集。若不思量，无妄想，无使、无攀缘识住；无攀缘识住故不入名色，不入名色故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灭，如是纯大苦聚灭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一；五一四（三六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有思量，有妄想，则有使、攀缘识住；有攀缘识住故入于名色，入名色故则有往来，有往来故则有生死，有生死故则有未来世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，如是纯大苦聚集。若不思量，无妄想，无使、无攀缘识住；无攀缘识住故不入名色，不入名色故则无往来，无往来故则无生死，无生死故于未来世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灭，如是纯大苦聚灭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来往」：复次、当知略有二种杂染：一、业爱杂染，二、妄见杂染。此二杂染，依于二品：一、在家品，二、出家品。应知此中，业爱杂染所造作故，名思所作；妄见杂染邪计起故，名计所执。此中异生，若在家品，若出家品，具二杂染。由诸缠故及随眠故，因彼所缘，于四识住令心生起诸杂染已，招集后有，循环往来，不得解脱。有学见迹，妄见杂染已永断故，唯有我慢依处习气尚有余故，不造新业，不欣后有业爱杂染，无有诸缠能为杂染，唯有随眠依附相续能为杂染。因彼所缘，于诸识住杂染其心，招集后有。若诸无学，二种杂染，缠及随眠皆永断故，即现法中，于诸识住其心杂染，

及与当来所招后有，一切皆无。

五二；五一五（三六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多闻比丘，云何如来施设多闻比丘」？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唯愿为说多闻比丘！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」。佛告比丘：「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诸比丘！若有比丘闻老病死，生厌，离欲，灭尽法，是名多闻比丘。如是（闻）生、有、取、爱、受、触、六入处、名色、识、行，生厌，离欲，灭尽法，是名多闻比丘。是名如来所施设多闻比丘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三；五一六（三六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所谓说法比丘，〔云何说法比丘〕？云何如来施设说法比丘」？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唯愿为说说法比丘！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」。佛告诸比丘：「若有比丘说老病死，生厌，离欲，灭尽法，是名说法比丘。如是说生、有、取、爱、受、触、六入处、名色、识、行，是生厌，离欲，灭尽法，是名说法比丘。诸比丘！是名如来施设说法比丘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四；五一七（三六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谓法次法向，诸比丘！云何名为法次法向」？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善哉世尊！惟愿为说！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」。佛告诸比丘：「若比丘于老病死，生厌，离欲、灭尽向，是名法次法向。如是生乃至行，生厌，离欲，灭尽向，是名法次法向。诸比丘！是名如来施设法次法向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五；五一八（三六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谓见法般涅槃，云何如来说见法般涅槃」？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

眼，法依，善哉世尊！唯愿为说见法般涅槃！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」。佛告比丘：「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若有比丘，于老病死，〔生〕厌，离欲，灭尽，不起诸漏，心善解脱，是名比丘得见法般涅槃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六；五一九（三六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毘婆尸佛未成正觉时，独一静处，专精禅思，作如是念：一切世间皆入生死，自生、自熟，自灭、自没，而彼众生于老死之上出世间道不如实知。即自观察：何缘有此老死？如是正思惟观察，得如实无间等起知，有生故有此老死，缘生故有老死。复正思惟：何缘故有此生？寻复正思惟，无间等起知，缘有故有生。寻复正思惟：何缘故有有？寻复正思惟，如实无间等起知，有取故有有。寻复正思惟：何缘故有取？寻复正思惟，如实无间等起观察：取法味著、顾念，缘触爱所增长。当知缘爱取，缘取有，缘有生，缘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，如是纯大苦聚集。譬如缘油、炷而然灯，彼时时增油、治炷，彼灯常明，炽然不息，如前来叹譬城譬广说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七——六一；五二〇——五二四（）

如毘婆尸佛，如是尸弃佛，毘湿波浮佛，迦罗迦孙提佛，迦那迦牟尼佛，迦叶佛，皆如是说。

六二；五二五（三六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勤方便，修习禅思，内寂其心。所以者何？比丘禅思、内寂其心，精勤方便者，如是如实显现。云何如实显现？老死如实显现，老死集、老死灭、老死灭道迹如实显现。生……。有……。取……。爱……。受……。触……。六入处……。名色……。识……。行如实显现，行集、行灭、行灭道迹如实显现。此诸法无常，有为，有漏，如实显现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六三；五二六（三六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修无量三摩提，专精系念。修无量三摩提，专精系念已，如是如实显现。云何如实显现？谓老死如实显现，乃至行如实显现；此诸法，无常，有为，有漏，如是如实显现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六四；五二七（三六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昔者毘婆尸佛未成正觉时，住菩提所，不久成佛。诣菩提树下，敷草为座，结跏趺坐，端坐正念。一坐七日，于十二缘起逆顺观察，所谓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缘无明行乃至缘生有老死，及纯大苦聚集。纯大苦聚灭。彼毘婆尸佛正坐七日已，从三昧觉，说此偈言：

如此诸法生，梵志勤思禅，永离诸疑惑，知因缘生法。

若知因生苦，知诸受灭尽，知因缘法尽，则知有漏尽。

如此诸法生，梵志勤思禅，永离诸疑惑，知有因生苦。

如此诸法生，梵志勤思禅，永离诸疑惑，知诸受灭尽。

如此诸法生，梵志勤思禅，永离诸疑惑，知因缘法尽。

如此诸法生，梵志勤思禅，永离诸疑惑，知尽诸有漏。

如此诸法生，梵志勤思禅，普照诸世间，如日住虚空，

破坏诸魔军，觉诸结解脱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六五——六九；五二八——五三二（）

如毘娑尸佛，如是尸弃佛，毘湿波浮佛，迦罗迦孙提佛，迦那迦牟尼佛，迦叶佛，亦如是说。

七〇；五三三（三七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郁毘罗尼连禅河侧大菩提所，不久当成正觉。往诣菩提树下，敷草为座，结跏趺坐，正身正念，如前广说。

「佛顺逆」：复次、过去诸佛为菩萨时，如理思惟缘起法已，证觉无上正等菩提。今薄伽梵，亦于缘起正思惟已，证觉无上正等菩提。如过去佛得菩提已，即于缘起作意攀缘顺逆道理，方便随修，现法乐住，已住安乐，今薄伽梵亦复如是。彼虽无量，如说世间七劫相似，故唯说七。如是无上正等菩提，尚犹如实知缘起故，未证能证，证已获得现法乐住，况余下劣所有菩提！又为如实等觉缘起，摄受五支为断方便，如前应知。又此缘起总略义者，谓依转品，有因诸苦；又依还品，有因无漏所有诸法。又有因苦因缘诸漏。又彼诸漏所依止性，从无明触所生诸受。又有因法住立因缘，则现法中烦恼断者，唯有依缘。

又复依于七种清净，渐次修集，为得无造究竟涅槃，应知宣说随顺如是缘性、缘起甚深言教。云何名为七种清净？一、戒清净，二、心清净、三、见清净，四、度疑清净，五、道非道智见清净，六、行智见清净，七、行断智见清净。云何名为如是清净渐次修集？谓有苾刍，安住具足尸罗，守护别解脱律仪，广说应知如声闻地。彼由如是具尸罗故，便能无悔，广说乃至心得正定，渐次乃至具足安住第四静虑。彼既获得如是定心，渐次乃至质直调柔，安住不动，于为证得漏尽智通，心定趣向，于四圣谛证入现观，断见所断一切烦恼，获得无漏有学正见。得正见故，能于一切苦、集、灭、道，及佛、法、僧永断疑惑，由毕竟断，超度犹豫，故名度疑。又于正见前行之道，如实了知是为正道，由此能断见所断后修所断惑；又于邪见前行非道，如实了知是为邪道。于道、非道得善巧已，远离非道，游于正道。又于随道四种行迹，如实了知。何等为四？一、苦迟通，二、苦速通，三、乐迟通，四、乐速通。如是行迹，广辩应知如声闻地。于此行迹，如实了知最初行迹，一切应断，超越义故，非由烦恼离系义故；如实了知第二、第三，苦速、乐迟二种行迹，一分应断。如是如实了知初全，及二一分应当断已，依乐速通，正勤修集。从此无间，永尽诸漏，于现法中获得无造究竟涅槃。身坏已后，证无余依般涅槃界。如是七种清净，为依渐次修集，乃至获得诸漏永尽，无

造涅槃。当知此中，由于如是七种清净，一切具足，渐次修集，方乃证得无造涅槃，非随阙一。是故应求如是一切，于世尊所熟修梵行，非求随一。又佛世尊由此因缘，亦具施设如是一切，为令证得无造涅槃，非随舍一。又于此中，依一一说，非唯由此，亦非离此，能获无造究竟涅槃，如是应知此中缘性、缘起甚深。

复次、嗢拖南曰：

安立与因缘，观察于食义，极多诸过患，杂染等为后。

「安立」：有四种法，于现法中最能长养诸根大种。云何为四？一者、气力；二者、喜乐；三者、于可爱事专注希望；四者、气力、喜乐、专注希望之所依止，诸根大种并寿并煖安住不坏。如是四法，随其次第，当知别用四法为食：一者、段，二者、顺乐受触，三者、有漏意会思，四者、能执诸根大种识。当知此中，段于现法气力为食，由气力故，便能长养诸根大种。能顺乐受诸有漏触，能与喜乐为食，由喜乐故，便能长养诸根大种。若在意地能会境思，名意会思，能与一切，于可爱境专注希望为食；由专注希望故，便能长养诸根大种。由能执受诸根大种识故，令彼诸根大种并寿并煖，与识不离身为因而住，是故说识名彼住因；由彼住故，气力、喜乐、专注希望依彼而转。如是四食，能令已生有情安住。又由段故而有气力，有气力故诸根大种皆得增长。由是因缘，诸有顾恋身命愚夫，为此义故有所追求，于追求时，造作种种新善、恶业亦令增长，又能增长种种烦恼。如说于段，触，意会思，随其所应，当知亦尔。由此三门，能集后有业烦恼识；此于现法，由业烦恼所随逐故，成其有取，便能摄受当来后有。如是四食，令求后有，爱乐后有；于其后有未能断者，能摄后有，遍摄后有，随摄后有。又诸段食，在欲界天名之为细，或处中有、母腹、卵觳，当知亦尔；欲界余位，段食名麁。触、意会思及以识食，在无色界，当知名细，余处名麁；有色为依易分别故，无色为依难分别故。又此诸食，当知有异麁细义门：谓若能使已生有情得安住者，说名为麁；摄益求有诸有情者，当知是细。如是应知安立四食。

七一；五三四（三七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食，资益众生，令得住世，摄受长养。何等为四？谓一、麤抟食、二、细触食，三、意思食，四、识食。此四食，何因，何集，何生，何转？谓此诸食，爱因、爱集、爱生、爱转。此爱何因，何集，何生，何转？谓爱受因、受集、受生、受转。此受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转？谓受触因、触集、触生、触转。此触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转？谓触六入处因、六入处集、六入处生、六入处转。六入处集是触集，触集是受集，受集是爱集，爱集是食集，食集故未来世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集，如是纯大苦聚集。如是六入处灭则触灭，触灭则受灭，受灭则爱灭，爱灭则食灭，食灭故于未来世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灭，如是纯大苦聚灭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因缘」：复次、如上所说诸根大种，由集谛摄先爱而生，为欲令彼得增长故，追求四食。由此道理，已生有情虽由四食而得安住，然本藉爱为缘故有。又有爱故，于现法中依诸食身，由三种门滋长业惑，能办业惑，常所随逐有取之识，于现法中摄受后有。是故一切求有有情，虽由四食之所摄益，然复藉爱为缘故有。又即此爱，于现法中，由无明触所生诸受为缘故起；此无明触所生诸受，由无明触为缘故起；此无明触，由先串习诸无明界所随六处为缘故起。此六处后更无余因，于现法中唯此六处展转相依：有色诸根依止于识，识亦依止识所执受有色诸根，由此因缘，六处已后更无所说。或复有时，听闻正法为外支力，如理作意正勤修习为内支力，由是因缘正见生起；正见生故，能断无明，能生于明，彼现法中诸无明界所随六处，皆得除灭，明界所随六处得生，名为转依，彼品麁重皆止息故。六处既灭，渐次乃至爱亦随灭；由爱灭故，诸食亦灭；能取后有诸法灭故，当知后有亦复随灭。是故应知，处于明者，不求后有。

七二；五三五（三七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食、资益众生，令得住世，摄受长养。何等为四？一、麤抟食，二、细

触食，三、意思食，四、识食」。时有比丘，名曰颇求那，住佛后扇佛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谁食此识」？佛告颇求那：「我不言有食识者，我若言有食识者，汝应作是问。我说识是食，汝应问言；何因缘故有识食？我则答言：能招未来有令相续生，有有故有六入处，六入处缘触」。颇求那复问：「为谁触」？佛告颇求那：「我不言有触者，我若言有触者，汝应作是问为谁触。汝应如是问；何因缘故生触？我应如是答：六入处缘触，触缘受」。复问：「为谁受」？佛告颇求那：「我不说有受者，我若言有受者，汝应问为谁受。汝应问言：何因缘故有受？我应如是答：触缘故有受，受缘爱」。复问：「世尊！为谁爱」？佛告颇求那：「我不说有爱者，我若说言有爱者，汝应作是问，为谁爱。汝应问言：何缘故有爱？我应如是答：缘受故有爱，爱缘取」。复问：「世尊！为谁取」？佛告颇求那：「我不说言有取者，我若说言有取者，汝应问言为谁取。汝应问言：何缘故有取？我应答言：爱缘故有取，取缘有」。复问：「世尊！为谁有」？佛告颇求那：「我不说有有者，我若说有有者，汝应问言为谁有。汝今应问：何缘故有有？我应答言：缘取故有有，能招当来有触生，是名有。有六入处，六入处缘触，触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病死、忧悲恼苦，如是纯大苦聚集。谓六入处灭则触灭，触灭则受灭，受灭则爱灭，爱灭则取灭，取灭则有灭，有灭则生灭，生灭则老病死、忧悲恼苦灭，如是纯大苦聚灭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观察食义」：复次、无有少法生已安住，亦无有我能食所食，由此因缘，彼何名食？然唯约与未生诸法作生缘理，唯法引法，说为食义。但由法假，于其识上，假想施设补特伽罗，望此四食，说为食者。为欲随顺世间言说，约世俗谛，说有如是补特伽罗能食四食，非约胜义。所以者何？若说有识，生已安住，体是真实补特伽罗名能食者，不应立识为其食性，未曾见有补特伽罗，还自能食补特伽罗，一相续中定无二识同时安住，是故立识体是真实补特伽罗为能食者，不应道理。由有如是不应理故，若作是问谁食识食，当知此问为非理问。若作是问，谁是能食识食因缘，当知此问为如理问，能令悟入缘起理故。复有二有：一者、生有，二者、业有。若为当来后有生

起，今现法中诸业、烦恼所随逐识，为因能引当来生有，即彼曾有前行业性，说名业有。于现法中有此有故，能令当来生有所摄后有生起，于命终时，前际六处才无常灭，后际六处寻复续生。即此六处，识于先时为能引缘，复于今时为结生缘。如是由识入母胎故，得有名色；名色为缘，便有六处；由无明界所随六处以为缘故，有相似触；渐次乃至取为缘故，令后际业转成其有。如是诸法，先未曾有，一切新从别别缘起。当知此中，都无触者乃至有者，能有所触，乃至有有，唯有诸法别名所食，别名能食。是故因果堕在诸行，相续流转，无有断绝。由其先际业有，往趣后际生有；复由后际业有，还趣先际生有：如是缘起，轮回不绝，从此世间往彼世间，自彼世间还此世间。是故唯法能引法义，当知此中说为食义。

七三；五三六（三七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食，资益众生，令得住世，摄受长养。云何为四？谓一、麤抟食，二、细触食，三、意思食，四、识食。云何比丘观察抟食？譬如有夫妇二人，唯有一子，爱念将养。欲度旷野崄道难处，粮食乏尽，饥饿困极，计无济理。作是议言：正有一子，极所爱念，若食其肉，可得度难，莫令在此三人俱死。作是计已，即杀其子，含悲垂泪，强食其肉，得度旷野。云何比丘！彼人夫妇共食子肉，宁取其味，贪嗜美乐与不」？答曰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复问比丘：「彼强食其肉，为度旷野崄道与不」？答言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凡食抟食，当如是观！如是观者，抟食断、知；抟食断、知已，于五欲功德贪爱则断。五欲功德贪爱断者，我不见彼多闻圣弟子，于五欲功德上有一结使而不断者；有一结系故，则还生此世。云何比丘观察触食？譬如有牛，生剥其皮，在在处处，诸虫啖食，沙土坌尘，草木针刺。若依于地，地虫所食；若依于水，水虫所食；若依空中，飞虫所食；卧起常有苦毒此身。如是比丘！于彼触食，当如是观！如是观者，触食断、知；触食断、知者，三受则断；三受断者，多闻圣弟子于上无所复作，所作已作故。云何比丘观察意思食？譬如聚落、城邑边，有火起，无烟、无炎。时有士夫，聪明、黠慧，背苦、向乐，厌死、乐生，作如是念：彼有大火，无烟、无炎，行来当

避，莫令堕中，必死无疑。作是思惟，常生思愿，舍远而去。观意思食，亦复如是。如是观者，意思食断（、知）；意思食断（、知）者，三爱则断；三爱断者，彼多闻圣弟子于上更无所作，所作已作故。诸比丘！云何观察识食？譬如国王，有防逻者，捉捕劫盗，缚送王所，如前须深经广说。以彼因缘受三百矛苦，觉昼夜苦痛。观察识食，亦复如是。如是观者，识食断、知；识食断、知者，名色断、知；名色断、知者，多闻圣弟子于上更无所作，所作已作故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多诸过患」：复次、三食为因，能令三种内苦生起：一者、界不平等所生病苦，二者、欲希求苦，三者、求不允苦。初苦段食为因，第二苦触食为因，第三苦意会思食为因。段食因缘，生内病苦，是故苾刍当观段食，如子肉想，不应贪著。随顺乐受触食因缘，能生于内欲希求苦，是故苾刍当观顺彼六种触处，如无皮牛。应作是观：若我依于六种触处，发起种种欲希求贪，便为依止诸色而住。依止色故，令我发起种种诸恶不善寻思，如无皮牛，触处诸虫之所啖食，多生众苦，不安隐住。如是观已，于初触处深见过患，无染而住。如依于色，如是依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当知亦尔。如于初触处深见过患无染而住。如是乃至于第六触处，当知亦尔。有漏意会思食因缘，能生于内求不允苦，是故苾刍当观有漏意会思食，如一分火，观察如是所求不允，能引身心大热恼故。彼作如是正观察已，终不希望衣食等事往诣他家，是故不为所求不允所生苦触，其心坦然安乐而住。由是因缘，应正观察如是三食，所谓段、触、意会思食。即由如是三食因缘，生如所说依识内苦，是故苾刍当观识食，如三百□之所钻刺。所以者何？段食因缘，能令非一种种众多品类病苦依识而起；随顺乐受触食因缘，能令倍增欲希求苦依识而起；有漏意会思食因缘，能令种种求不允苦依识而起。如是行者，于识食中，正观诸食以识为依，多生过患，由是因缘，不顾身命。如是如理，于四种食审正观察，审观为依，能于现法永断诸食；食永断故，得至当来后有苦际。

七四；五三七（三七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食，资益众生，令得住世，摄受长养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抟食，二者、

触食，三、意思食，四者、识食。若比丘于此四食，有喜、有贪则识住增长，识住增长故入于名色，入名色故诸行增长，行增长故当来有增长，当来有增长故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集，如是纯大苦聚集。若于四食无贪、无喜，无贪、无喜故识不住、不增长，识不住、不增长故不入名色，不入名色故行不增长，行不增长故当来有不生、不长，当来有不生长故于未来世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不起，如是纯大苦聚灭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五；五三八（三七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食，资益众生，令得住世、摄受长养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抟食，二者、触食，三、意思食，四者、识食。诸比丘！于此四食有贪、有喜、则有忧悲、有尘垢；若于四食无贪、无喜，则无忧悲，亦无尘垢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杂染」：复次、若不如实观此四食，便为憙、贪之所染污。若为是二所染污者，当知希求二种过患：一者、当来，二者、现法。于四食中，有漏意会思食因缘，专注希望俱行喜染名喜；随顺乐受触食因缘，于能随顺喜乐诸食，多生染著名贪。此二烦恼，于现法中能染于识，令其安止四种识住，增长当来后有种子。既增长已，生起后有生等众苦，当知是名憙、贪二种烦恼所作当来过患。彼由如是，于四食中安住憙、贪二种烦恼，便于现法有诸尘染；由尘染故，食若变坏，于现法中便生悲叹、愁忧、萎顿、怀戚而住，当知是名憙、贪二种烦恼所作现法过患。

七六；五三九（三七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食，资益众生，令得住世，摄受长养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抟食，二者、触食，三、意思食，四者、识食。诸比丘！于此四食，有贪、有喜，识住增长，乃至纯大苦聚集。譬如楼阁宫殿，北西长广，东西牖牖，日出东方，光照西壁。如是比丘！于此四食有贪、有喜，如前广说，乃至纯大苦聚集。若

于四食无贪、无喜，如前广说，乃至纯大苦聚灭。譬如比丘！楼阁宫殿，北西长广，东西牖牖，日出东方，应照何所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应照西壁」。佛告比丘：「若无西壁，应何所照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应照虚空，无所攀缘」。「如是比丘！于此四食无贪、无喜，识无所住，乃至如是纯大苦聚灭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七；五四〇（三七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食，资益众生，令得住世，摄受长养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抟食，二者、触食，三、意思食，四者、识食。诸比丘！于此四食，有贪、有喜，识住增长，乃至纯大苦聚集。譬如比丘！楼阁宫殿，北西长广，东西牖牖，日出东方，应照何所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应照西壁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如是四食有贪、有喜，识住增长，乃至如是纯大苦聚集。若于四食无贪、无喜，亦无识住增长，乃至如是纯大苦聚灭。譬如比丘！画师、画师弟子，集种种彩色，欲粧画虚空，宁能画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不能，世尊！所以者何？彼虚空者，非色、无对、不可见」。「如是比丘！于此四食无贪、无喜，亦无识住增长，乃至如是纯大苦聚灭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八；五四一（三七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食，资益众生，令得住世，摄受长养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抟食，二者、触食，三、意思食，四者、识食。诸比丘！于此四食有贪、有喜，识住增长，乃至纯大苦聚集。譬如比丘！画师若画师弟子，集种种彩，欲粧画于色作种种像。诸比丘！于意云何？彼画师、画师弟子，宁能粧于色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能粧画色」。佛告比丘：「（如是）于此四食，有贪、有喜，识住增长，乃至如是纯大苦聚集。诸比丘！若于四食无贪、无喜，无有识住增长，乃至如是纯大苦聚灭。比丘！譬如画师、画师弟子，集种种彩，欲离于色有所粧画，作种种像，宁能画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不能，世尊」！「如是比丘！若于四食无贪、无喜，无有识住增长，乃至如是纯大苦聚灭」

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譬喻）：复次、诸有于此四种识中，憙、贪未断，彼六处摄有识之身，犹如台观。六度窓牖，能与缘境烦恼日光作入依处，是光于此，或住上地，或住下地。既得住已，如前所说，于四识住能染于识，生起当来后有众苦。若有能断如是憙、贪二种烦恼，与彼相违，缘境烦恼尚不得起，况依此入而当得住！又复若有补特伽罗，憙、贪未断，便为魔罗来诣其所，以其种种犹如彩色可爱境界，彩画如是补特伽罗，令其变生种种烦恼相貌显现。当知如是补特伽罗，憙、贪未断，譬如其地，能为种种烦恼彩画作所依处。已断憙、贪补特伽罗，魔诣其所，如前广说。当知如是补特伽罗，憙、贪已断，犹若虚空，非为种种烦恼彩画作所依处。当知是名于诸食中，憙、贪未断，如其次第所有过患；当知是名于诸食中，憙、贪已断，如其次第所有功德。

四 谛相应

复次、嗢拖南曰：

如理、摄、集谛，得、相、处、业、障，过、黑异熟等，大义、后难得。

「如理」：若于谛智增上，如理及不如理不如实知，不能尽漏；与此相违，如实知故，能尽诸漏。当知此中，闻不正法，不为寂静，不为调伏，不为涅槃所起诸智，名不如理；听闻正法，与上相违，当知如理。又于此中，住恶说法补特伽罗，于此正法，佛、佛弟子真善丈夫，不乐瞻仰；于别解脱尸罗律仪，密护根门，正知而住，如是等类贤圣法中，不自调伏，不受学转；于诸圣谛，无闻、思、修照了通达。又即于彼诸恶说法毘奈耶中，闻不正法，起邪胜解，于不如理生起如理颠倒妄想，于不如理不如实知是不如理。又于听闻正法如理，不如实知是其如理，由不知故，于诸所有恶说、恶解、有缚、无脱，不应思惟颠倒法中，不能解了而故思惟；于诸所有善说、善解，有脱、无缚，应可思惟无颠倒法，所谓契经及应颂等，乃至广说，不能解了而不思惟，如是亦名非理作意。由此作意，不欲寂静，不为调伏，不为涅槃，故名非理。又复听闻不正法故，依三言事增上缘力，显示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计我品类。

即由如是增上力故，于三世境起不如理作意思惟：谓于过去，分别计我，或有、或无；未来、现在，当知亦尔。彼既如是不如正理作意思惟，或缘所取事，或缘能取事，此不如理作意思惟，或即诸行分别有我，或离诸行分别有我。彼于所计得决定时，若缘所取事分别为我，或成常见，由此见故，作是思惟：我有其我，于现法中是实、是常；或成断见，由此见故，作是思惟：我无其我，于现法中是实是常。若缘能取事计有我见，分别为我，作是思惟：我今以我观察于我；或谓我我先有今无，作是思惟：我今以我观察无我。或复既缘能取之事，计无我见，于现法中，以其无我分别为我，作是思惟：我今以其无我，随观昔曾有我。如是且说所取、能取差别五相，不如正理作意思惟五种见处，谓即三世所有诸行分别有我。又复由于不如正理比度作意，离于诸行分别有我，彼谓如是所计实我，或自能作感后有业，名能作者。或他令作，名等作者。或自能起现法士用，名能起者。或他令起，名等起者。或自己作后有业故，或他令作后有业故，感果异熟，名能生者。

或自能起现士用故，或他等起现士用故，得士用果，名等生者。或由自见，或由他见，随起言说；如是或由自闻、觉、知，或由他闻、觉、知，随起言说，名能说者。或于妻子及奴婢等所有家属，随其所应，施设教勅，令住其处，如是亦复名能说者。或复当来业果已生，名能受者。或于现法诸士夫果，已现等生，名等受者。或于过去彼彼生中，造作种种善、不善业，今于现法领受种种彼果异熟，名领受者。或有乃至寿量减尽而便夭丧，能舍此蕴，能续余蕴，若异此者，既无有我，云何得成！如上所说诸所作事，是名第六不如正理作意思惟所摄见处。如是诸见，且说皆以萨迦耶见为其自性，能生其余。萨迦耶见以为根本所有见趣，故名见处。由能障碍能取真实微妙慧故，名见稠林。损善法故，名见旷野。劳役他故，名见厌背。欲求、有求所行历故，名见行历。诘责他论，免脱己论而动摇故，名见动摇。能善结构后有苦故，名为见结。习行如是诸邪行者，于现法中未现前漏，令起现前；既现前已，令依下品起其中品，令依中品起其上品：由此为因，生起当来老病死等一切苦法。

如是当知，由于如理及不如理不实知故，造作苦谛、集谛杂染。与此相违，听闻正法，起正胜解，于其如理，无不如理颠倒妄想；于其如理，如实了知是其如理，广说乃至于应思惟无颠倒法，能正思惟。由此因缘，于三世行并其所取及以能取，如实随观无我、我所。当于圣谛入现观时，于见所断所有诸漏，皆得解脱。得此事已，于上修道所断诸漏，为令无余永断灭故，精勤修习四种因缘。何等为四？一、善护身故，二、善守根故，三、善住念故，四、如先所得出世间道，以达世间出没妙慧多修习故。善护身者，谓正安住，远避恶象，乃至广说，如声闻地。由远避故，于尽诸漏无有障碍。善守根者，谓正安住，于诸可爱现前境界，非理净相，能正远离，如理思惟彼不净相。善住念者，谓住四处：一者、安住思择受用衣服等处；二者、安住能正除遣处静现行恶寻思处；三者、安住能正忍受发勤精进，所生疲惓、疎恶、不正淋漏等苦，他麁恶言所生诸苦，界不平等所生苦处；四者、安住于所修道，依不放逸，无杂住处。

由正安住如是四处，名善住念。彼由如是善护身故，善守根故，善住念故，如先所得出世间道善修习故、于修所断所有诸漏，皆能解脱，及随证得最极究竟。

「摄」：复次、若有说言：此四圣谛唯是境界，或有其我，或有有情，缘此圣谛修诸善法。应告彼言：勿作是说！所以者何？诸有无量世、出世间善法生起，一切皆归四圣谛摄。当知诸法略有二种：一、能知智，二、所知境。其能知智，亦所知境，是故诸智俱行善法，无不摄在四圣谛中。彼复修习循身念故，观品、止品所有善法，始修业地，已作办地，总得生起。云何名为修循身念？谓若有住始修业地，如理攀缘若内、若外诸大种色为境正念；或复由他爱与非爱增语有对触现行时，如理攀缘触、受、想、行，及与诸识为境正念。或若有住已作办地，如理攀缘诸所造色为境正念，或复如理攀缘作意，及彼所生受、想、行、识为境正念。如是一切，略摄名为修循身念。当知此念，或缘色身，或缘名身。云何名观？云何生起观品善法？谓于内、外诸大种色，及所余蕴，正决择慧说名为观。若有从初，无倒修习分析聚想；于外大种，由观劫尽修无常想；于内大种所合成身，由观唯食，渐渐不净

，修不净想；

由观从爱所生长性，及于后际老死法性，修无常想及与苦想。若于此身，一切愚夫不能如实了知体是无常、苦故，或执为我，或执我所。即于此身，具足多闻诸圣弟子，如实知故，无有所执，是即能修苦、无我想。此无我想，由于其身唯有界想。有此想故，若复由他爱与非爱增语有对诸触现行，言非爱者，即是手足、杖块等触，彼则于此及此为缘所有受等无色诸行，正观无常，离爱、离恚、唯观有界。心缘此身正安住故，如是亦名远离愚痴。如是所有分析聚想，于外大种修无常想，于内大种修不净想，若无常想，无常苦想，苦无我想；于所生起受等诸法，依大种身修无常想，离贪瞋痴。如是观品无量善法，始修业地，由正修习循身念故，皆得生起。云何名止？云何生起止品善法？谓由修习循身念故，以观为依，如理修止。又言止者，谓于其内正安住心。止品善法者，谓得如是正思择力，攀缘锯喻沙门教授，于怨家所正修忍辱，又即缘彼无倒修慈；既由忍、慈所摄受故，戒得清净。观戒净故，作是思惟：我今已于大师圣教微有所作。

由是因缘，无所忧悔，无忧悔故深生欢喜，广说乃至得三摩地。彼于尔时，由静定心，乃至获得第四静虑。此三摩地，行拘执故，未能双运无功用转，未善清净。为欲令其善清净故，修如前说四支所摄不放逸行，发勤精进，无有怯弱，乃至广说。彼于后时，第四静虑清净鲜白。若复为其静定爱味漂转其心，不能于定正舍而住，于灭涅槃不观寂静，彼乃依佛、或法、或僧，深生厌耻，作是念言：我依如来大师佛宝，法毘奈耶善说法宝，无倒修习善行僧宝，为无所得非有所得，是其恶得非为善得，于萨迦耶爱藏而住，于灭涅槃不观寂静。彼由内心善调柔故，才生厌耻，便能安住引沙门义平等妙舍，于灭、涅槃能观寂静。生起如是止品善法，所谓忍，慈，尸罗清净，无悔欢喜，广说乃至得三摩地；四支所摄不放逸行，引沙门义，平等善舍，观灭、涅槃、寂静功德。彼于尔时，由二因缘，多有所作：一、由其妙慧，于大师教，为尽诸漏，能净修治第四静虑故。二、于萨迦耶心增上舍故，齐此名为始修业地，究竟成满。

从是已后，于所修习不生喜足，为欲趣入已作办地，修循身念。观造色身，如草木、泥，及彼所生余非色法。以如实慧，通达缘起，能随趣入如实谛智。既得入已，依上修道，于去、来、今诸根境界，能起厌患，乃至解脱。能如实知我已解脱，如是名为已作办地。修循身念所生善法：谓观色身如草木、泥想，如是观察无色诸法，真实妙慧通达缘起，能随趣入四圣谛智，于修道中能起厌患，离欲，解脱，解脱智见。齐是名为于大师教，以其妙慧所应作事，皆已作讫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自义，皆已究竟，从此已后，更无所作，非于作已复须分别。若有作已，余时退失，当更有作，此作虽作，非毕竟作，如诸异生，以世间道而得解脱。此中若先始修业地有漏善法，若后所有已作辨地无漏善法，如是一切随其所应，当知皆入四圣谛摄。

「集谛」：复次、由四因缘，应正了知集谛所摄百八爱行：一、由内外差别故，二、由所依差别故，三、由自性差别故，四、由时分差别故。云何名为内外差别？谓由内、外六处为依，起诸爱行。云何名为所依差别？谓爱依止五种我慢。何等名为五种我慢？谓于我见未永断故，得有如是我慢现行，于其六处计我起慢，乃至未为衰老所损，诸行相似相续而转，作是思惟：是我如昔；彼若复为衰老所损。或于一时成就好色，或于一时成就恶色，或于一时成就大力、安乐、辩才，或于一时乃至无辩。彼若成就好色、大力、安乐、辩时，作是思惟：我今美妙。若违于此，作是思惟：我非美妙。若为衰老所损败时，作是思惟：我今变异。云何名为自性差别？谓此五种我慢为依，发起有爱及无有爱。又彼有爱，软、中、上品差别而转；于其无有，由审思择方能起爱，非由意乐任运而住，是故于中无有三品差别建立。当知此中软有爱者，谓于当来愿我当有，即于六处愿我当有，即如是类愿我当有，于同类生有希求故。异如是类愿我当有，于异类生有希求故。若先自体是可爱者，愿彼相应，故造善业，作是思惟：愿我当有如是种类，如今所有；若先自体不可爱者，愿彼离隔，故造善业，作是思惟：愿我当有如是种类，异今所有。中有爱者，谓于无有不生希欲，为治彼故，愿我得有，即于六处愿我得有，如前所说，即如是类愿我得有，异如是类愿我得有，如是一切，应知皆名中品有爱。上有爱者谓即如是行相差别，作是念言：愿我定有猛利思

求四种相爱，应知说名上品有爱。此五种爱自性差别，由有所依内处别故，说十八种爱行差别；于其外处，当知亦尔。此差别者，谓如于彼内六处中计我起慢，如是于色计为我所而起于慢，谓于此色我自在转，如是乃至于诸法中计为我所而起于慢，谓于此法我自在转。余随所应，如前应知。如是十八，并前爱行，合说总有三十六种爱行差别。云何名为时分差别？谓即如是三十六行，各有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三世差别。如是名为由四因缘有差别故，爱行合有一百八种。又于此中无差别相，凡诸所有染污希求，皆名为爱。又即此爱，集谛摄故，说名为因。津润性故，顺生死流而漂转故，名为流润。于诸境界执著性故，名为著境，能与生已，依五取蕴如痈、病等所有众苦为因缘故，说名痈根。难制伏故，说名流溢。微细现行，魔所缚故，说名纤缴。上至有顶，高标出故，说名条干。令无饱故，说名枯竭。又即如是所说相爱，缠众生故，说名为碍。由随眠故，说名为覆。即由如是缠及随眠成上品故，说名上耸。成其中品及软品故，说名发起。若欲界爱，于所知境令迷惑故，说为冥暗。若色界爱，于所知境令迷惑故，说为昏昧。若无色爱，于所知境令迷惑故，说为瞽瞙。如有三人：第一盲瞽，第二闭目，第三瞽瞙微覆其眼。此中第一全无所见；第二少分似有所见，第三虽见，眼不净故不覩真色。如是三爱，随其次第，冥暗、昏昧及与瞽瞙，当知亦尔。

一；五四二（三七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榇鹿野苑中仙人住处。尔时，世尊告五比丘：「此苦圣谛，本所未曾闻法，当正思惟时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觉。此苦集，此苦灭，此苦灭道迹圣谛，本所未曾闻法，当正思惟时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觉。复次、苦圣谛，知当复知，本所未闻法，当正思惟时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觉。苦集圣谛，已知当断，本所未曾闻法，当正思惟时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觉。复次、此苦灭圣谛，已知当作证，本所未闻法，当正思惟时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觉。复次、此苦灭道迹圣谛，已知当修，本所未曾闻法，当正思惟时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觉。复次、比丘！此苦圣谛，已知已知出，所未闻法，当正思惟时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觉。复次、此苦集圣谛，已知已断出，所未闻法，当正思惟时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觉。复次、苦灭圣谛，已知已作证出，所未闻法，当

正思惟时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觉。复次、苦灭道迹圣谛，已知已修出，所未曾闻法，当正思惟时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觉。诸比丘！我于此四圣谛，三转、十二行，不生眼、智、明、觉者，我终不得于诸天、魔、梵，沙门、婆罗门，闻法众中，为解脱，为出，为离，亦不自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我已于四圣谛、三转、十二行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觉故，于诸天、魔、梵，沙门、婆罗门，闻法众中，得出，得脱，自证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」。尔时，世尊说是法时，尊者憍陈如，及八万诸天，远尘、离垢，得法眼净。尔时，世尊告尊者憍陈如：「知法未」？憍陈如白佛：「已知，世尊」！复告尊者憍陈如：「知法未」？拘隣白佛：「已知，善逝」！尊者拘隣已知法故，是故名阿若拘隣。尊者阿若拘隣知法已，地神举声唱言：「诸仁者！世尊于波罗榇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，三转、十二行法轮，诸沙门、婆罗门，诸天、魔、梵所未曾转；多所饶益，多所安乐，哀愍世间，以义饶益，利安天人，增益诸天众，减损阿修罗众」。地神唱已，闻虚空神天，四天王天，三十三天，炎魔天，兜率陀天，化乐天，他化自在天，展转传唱，须臾之间，闻于梵身天、梵天乘声唱言：「诸仁者！世尊于波罗榇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，三转、十二行法轮，诸沙门、婆罗门，诸天、魔、梵，及世间闻法未所曾转；多所饶益，多所安乐，以义饶益诸天世人，增益诸天众，减损阿修罗众」。世尊于波罗榇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转法轮，是故此经名转法轮经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得」：复次、由五种相转法轮者，当知名为善转法轮：一者、世尊为菩萨时，为得所得所缘境界；二者、为得所得方便；三者、证得自所应得；四者、得已树他相续，令他自证，深生信解；五者、令他于他所证，深生信解。当知此中所缘境者，谓四圣谛。此四圣谛安立体相，如前应知。若略、若广，如声闻地。得方便者，谓即于此四圣谛中，三周正转十二相智。最初转者，谓昔菩萨入现观时，如实了知是苦圣谛，广说乃至是道圣谛。于中所有现量圣智，能断见道所断烦恼，尔时说名生圣慧眼。即此由依去、来、今世有差别故，如其次第，名智、明、觉。第二转者，谓是有学，以其妙慧如实通达，我当于后犹有所作，应当遍知未知苦谛，应当永断未断集谛，应当

作证未证灭谛，应当修习未修道谛。如是亦有四种行相，如前应知。第三转者，谓是无学，已得尽智、无生智故。言所应作，我皆已作，如是亦有四种行相，如前应知。此差别者，谓前二转四种行相，是其有学真圣慧眼；最后一转，是其无学真圣慧眼。得所得者，谓得无上正等菩提。树他相续，令于自证生信解者，谓如长老阿若憍陈，从世尊所闻正法已，最初悟解四圣谛法。又答问言：我已解法。从此已后，如前所说究竟行相，五皆证得阿罗汉果，生解脱处。最后令他于他所证生信解者，谓如长老阿若憍陈，起世间心：我已解法。如来知已，起世间心：阿若憍陈已解我法。地神知已，举声传告，经于刹那，瞋息须臾，其声展转，乃至梵世。当知世尊转所解法，置于阿若憍陈身中，此复随转置余身中，彼复随转置余身中，以是展转随转义故，说名为轮。正见等法所成性故，说名法轮。如来、应供，是梵增语，彼所转故，亦名梵轮。

二；五四三（三八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榇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圣谛，何等为四？谓苦圣谛，苦集圣谛，苦灭圣谛，苦灭道迹圣谛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；五四四（三八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榇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圣谛，何等为四？谓苦圣谛，苦集圣谛，苦灭圣谛，苦灭道迹圣谛。若比丘于此四圣谛，未无间等者，当修无间等，起增上欲，方便堪能，正念、正知，应当觉」！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瑜伽）：复次、于四圣谛未入现观，能入现观，当知略有四种瑜伽。谓为证得所未得法，净信增上，发生厚欲；厚欲增上，精进炽然；炽然精进，有善方便。言净信者，谓正信解。所言欲者，谓欲所得。精进，如前略有五种：有势、有勤，有勇，坚猛，不舍其轭。善方便者，谓为修习不放逸故。无忘失相，说名为念。于诸放逸所有过患了别智相，说名正知。此二所摄，名不放逸，于诸染法防守心故，常能修习诸善法故。

四；五四五（三八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榇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圣谛，何等为四？谓苦圣谛，苦集圣谛，苦灭圣谛，苦灭道迹圣谛。若比丘于苦圣谛，当知、当解；于苦集圣谛，当知、当断；于苦灭圣谛，当知、当证；于苦灭道迹圣谛，当知、当修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；五四六（三八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榇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圣谛，何等为四？谓苦圣谛，苦集圣谛，苦灭圣谛，苦灭道迹圣谛。若比丘于苦圣谛已知、已解，于苦集圣谛已知、已断，于苦灭圣谛已知、已证，于苦灭道迹圣谛已知、已修，如是比丘，则断爱欲，转去诸结，于慢无间等，究竟苦边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六；五四七（三八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榇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圣谛，何等为四？谓苦圣谛，苦集圣谛，苦灭圣谛，苦灭道迹圣谛。若比丘于苦圣谛已知、已解，于苦集圣谛已知、已断，于苦灭圣谛已知、已证，于苦灭道迹圣谛已知、已修，如是比丘名阿罗汉，诸漏已尽，所作已作，离诸重担，逮得己利，尽诸有结，正智善解脱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；五四八（三八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榇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圣谛，何等为四？谓苦圣谛，苦集圣谛，苦灭圣谛，苦灭道迹圣谛。若比丘于苦圣谛已知、已解，于苦集圣谛已知、已断，于苦灭圣谛已知、已证，于苦灭道迹圣谛已知、已修，如是比丘边际究竟，边际离垢，边际梵行已终，纯一清白，名为上士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八；五四九（三八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榇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圣谛，何等为四？谓苦圣谛，苦集圣谛，苦灭圣谛，苦灭道迹圣谛。若比丘于苦圣谛已知、已解，于苦集圣谛已知、已断，于苦灭圣谛已知、已证，于苦灭道迹圣谛已知、已修，如是比丘无有关键，平治城堑，度诸峭难，解脱结缚，名为贤圣建立圣幢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九；五五〇（三八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榇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圣谛，何等为四？谓苦圣谛，苦集圣谛，苦灭圣谛，苦灭道迹圣谛。若比丘于苦圣谛已知、已解，于苦集圣谛已知、已断，于苦灭圣谛已知、已证，于苦灭道迹圣谛已知、已修，如是比丘，无有关键，平治城堑，度诸峭难，（解脱结缚），名为贤圣建立圣幢。诸比丘！云何无有关键？谓五下分结已断、已知，是名离关键。云何平治城堑？无明谓之深堑，彼得断、知，是名平治城堑。云何度诸峭难？谓无际生死，究竟苦边，是名度诸峭难。云何解脱结缚？谓爱已断、已知。云何建立圣幢？谓我慢已断、已知，是名建立圣幢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〇；五五一（三八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榇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圣谛，何等为四？谓苦圣谛，苦集圣谛，苦灭圣谛，苦灭道迹圣谛。若比丘于苦圣谛已知、已解，于苦集圣谛已知、已断，于苦灭圣谛已知、已证，于苦灭道迹圣谛已知、已修，是名比丘断五支，成六分，守护于一，依倚于四，舍除诸谛，离四衢，证诸觉想，自身所作，心善解脱，慧善解脱，纯一清白，名为上士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一；五五二（三八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榇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法成就，名曰大医王者所应具王之分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善知病，二者、善知病源，三者、善知病对治，四者、善知治病已，当来更不动发。

云何名良医善知病？谓良医善知如是如是种种病，是名良医善知病。云何良医善知病源？谓良医善知：此病因风起，痰阴起，涎唾起，众冷起；因现事起，时节起，是名良医善知病源。云何良医善知病对治？谓良医善知种种病，应涂药，应吐，应下，应灌鼻，应熏，应取汗，如是比种种对治，是名良医善知对治。云何良医善知治病已，于未来世永不动发？谓良医善治种种病，令究竟除，于未来世永不复起，是名良医善知治病更不动发。如来、应、等正觉为大医王，成就四德，疗众生病，亦复如是。云何为四？谓如来知此是苦圣谛如实知，此是苦集圣谛如实知，此是苦灭圣谛如实知，此是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。诸比丘！彼世间良医，于生根本对治不如实知，老病死、忧悲恼苦根本对治不如实知。如来、应、等正觉为大医王，于生根本〔知〕对治如实知，于老病死忧悲恼苦根本对治如实知，是故如来、应、等正觉，名大医王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如病）：复次、苦谛如诸疾病，集谛如起病因，灭谛如病生已而得除愈，道谛如病除已令后不生。诸有病者诣良医所，但应寻求尔所正法；诸有良医，亦但应授尔所正法，是故更无第五圣谛。诸佛如来拔大爱见无上良医，亦但宣说尔所正法。

一二；五五三（三九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榇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诸沙门、婆罗门，于此苦圣谛不如实知，此苦集圣谛不如实知，此苦灭圣谛不如实知，此苦灭道迹圣谛不如实知，此非沙门之沙门，非婆罗门之婆罗门，彼亦不于沙门义、婆罗门义，见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若沙门、婆罗门，于此苦圣谛如实知，此苦集圣谛如实知，此苦灭圣谛如实知，此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，当知是沙门、婆罗门，沙门之沙门，婆罗门之婆罗门，于沙门义、婆罗门义，见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是故比丘！于四圣谛无间等，当起增上欲，精勤堪能，方便修学。何等为四？谓苦圣谛，苦集圣谛，苦灭圣谛，苦灭道迹圣谛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三；五五四（三九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榇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广说如上。差别者：「于四圣谛不如实知，当知是沙门、婆罗门，非沙门数，非婆罗门数。于四圣谛如实知者，是沙门数，是婆罗门数」。乃至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四；五五五（三九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榇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沙门、婆罗门，于苦圣谛不如实知，苦集圣谛不如实知，苦灭圣谛不如实知，苦灭道迹圣谛不如实知，当知是沙门、婆罗门，不得脱苦。若沙门、婆罗门，于苦圣谛如实知，于苦集圣谛如实知，于苦灭圣谛如实知，于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，当知是沙门、婆罗门，解脱于苦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五——二一；五五六——五六二（）

如于苦不解脱、解脱，如是〔舍〕恶趣不解脱、解脱，堪能舍戒退减、不舍戒退减，能自说得过人法自证，不能自说得过人法作证，能于此外求良福田，不能于此外求良福田，能于此外求大师，不能于此外求大师、不能越苦、堪能越苦，不堪能脱苦、堪能脱苦。如是上诸经重说，悉继以偈：

「若不知苦者，及彼众苦因，一切诸苦法、寂灭永无余，

若不知道迹，能思一切苦；心解脱于苦，慧解脱亦然，

不能越众苦，令苦究竟脱。若如实知苦，亦知众苦因，

及一切诸苦、永灭尽无余，若复如实知、息苦之道迹；

意解脱具足，慧解脱亦然，堪能越众苦，究竟得解脱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相」：复次、背圣谛智，不成现观，诸有沙门，若婆罗门，当知略有十相过患：谓有胜义诸沙门等，意不许彼为沙门等；言亦不数为沙门等；于诸后有生等众苦皆未解脱；于诸恶趣亦未解脱；堪能弃舍正所学处；不堪能

证诸出世间过人胜法，所谓圣道、道果涅槃；向善趣故，堪能寻访除学、无学余外福田；于超苦苦更不还果，无所堪能；于现法中究竟悟解，解脱一切有余依苦，无所堪能。与此相违，当知即是不背谛智，成就现观所有沙门、若婆罗门十相功德。

二二；五六三（三九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榇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善男子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，彼一切所应，当知四圣谛法。何等为四？谓知苦圣谛，知苦集圣谛，知苦灭圣谛，知苦灭道迹圣谛。是故比丘！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修无间等」。如此章句，一切四圣谛经，应当具说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三——二四；五六四——五六五（）

如〔是〕知，如是见，如是无间等，悉应当说。

二五——二七；五六六——五六八（）

又「三结尽，得须陀洹，一切当知四圣谛。何等为四？谓知苦圣谛，知苦集圣谛，知苦灭圣谛，知苦灭道迹圣谛」。如〔是〕当知，如是当见，无间等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八——三〇；五六九——五七一（）

「若三结尽，贪恚痴薄，得斯陀含，彼一切皆于四圣谛如实知故。何等为四？谓知苦圣谛，知苦集圣谛，知苦灭圣谛，知苦灭道迹圣谛」。如〔是〕当知，如是当见，如是无间等，亦如是说。

三一——三三；五七二——五七四（）

「五下分结尽，生般涅槃，阿那含不还此世，彼一切知四圣谛。何等为四？知苦圣谛，知苦集圣谛，知苦灭圣谛，知苦灭道迹圣谛」。如〔是〕知，如是见，如是无间等，亦如是说。

三四——三六；五七五——五七七（）

「若一切漏尽，无漏心解脱、慧解脱，见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，彼一切悉知四圣谛。何等为四？谓知苦圣谛，知苦集圣谛，知苦灭圣谛，知苦灭道迹圣谛」。如〔是〕知，如是见，如是无间等，亦如是说。

三七——三九；五七八——五八〇（）

「若得辟支佛道证，彼一切知四圣谛故。何等为四？谓知苦圣谛，知苦集圣谛，知苦灭圣谛，知苦灭道迹圣谛」。如〔是〕知，如是见，如是无间等，亦如是说。

四〇——四二；五八一——五八三（）

「若得无上等正觉，彼一切知四圣谛故。何等为四？谓知苦圣谛，知苦集圣谛，知苦灭圣谛，知苦灭道迹圣谛」。如〔是〕知，如是见，如是无间等，亦如是说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处」：复次、趣向谛智、乐正觉者，应当了知，依四圣谛增上缘力，得所依处，得得方便，应知是处。于善说法毘奈耶中，净信出家，名得依处。若四沙门果所摄受声闻菩提，若诸独觉所有菩提，若诸如来无上菩提，如是三种，当知名得。如前所说三周正转，随其次第，智、见、现观，名得方便。应知于入谛现观时，如实了知是苦圣谛，乃至广说是道圣谛，说名智位；从此已后，于诸谛中复有所作，应当遍知，广说乃至应当修习，由此观故，说名见位；于无学地，如实解了我已遍知，我已永断，我已作证，我已修习，名现观位。复有差别：谓诸无学尽、无生智所摄，一切极解脱智，说名智位；即此无学极解脱智所引正见，说名见位；从预流果乃至究竟，当知所有一切学慧，名现观位。

四三——四五；五八四——五八六（三九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榇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譬如日出，明相先起。如是正尽苦，亦有前相起，谓知四圣谛。何等为四？知苦圣谛，知苦集圣谛，知苦灭圣谛，知苦灭道迹圣谛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如〔是〕知，如是见，如是无间等，亦如

是说。

四六；五八七（三九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榇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日、月不出世间者，一切众星亦不出于世间，昼、夜、半月、一月、时节、岁数、尅数、须臾皆悉不现；世间常冥，无有明照，唯有长夜，纯大暗苦现于世间。若如来、应供、等正觉不出世间时，不说苦圣谛，苦集圣谛，苦灭圣谛，苦灭道迹圣谛现于世间，世间盲冥，无有明照，如是长夜，纯大暗冥现于世间。若日、月出于世间，众星亦现，昼、夜、半月、一月、时节、岁数、尅数、须臾悉现世间，长夜明照出于世间。如是如来、应、等正觉出于世间，说苦圣谛现于世间，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现于世间，不复暗冥，长夜照明，纯一智慧现于世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七；五八八（三九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榇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譬如日出，周行空中，坏诸暗冥，光明显照。如是圣弟子，所有集法一切灭已，离诸尘垢，得法眼生，与无间等俱，三结断，所谓身见、戒取、疑。此三结尽，名须陀洹，不堕恶趣法，必定正觉趣，七有天人往生，作苦边。彼圣弟子，中间虽起忧苦，听彼圣弟子离欲恶不善法，有觉、有观，离生喜乐，初禅具足住。不见彼圣弟子有一法不断，能令还生此世者，此则圣弟子得法眼之大义。是故比丘于此四圣谛，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精进修学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八；五八九（三九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榇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作是说：我于苦圣谛未无间等，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未无间等，而言我当得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，此说不应。所以者何？无是处故。若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未无间等，而欲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，无有是处。譬如有人言：我欲取佉提罗叶，合集作器，盛水持行者，无有是处。所以者

何？无是处故。如是言：我于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未无间等，而欲得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，无有是处。若复有言：我当于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无间等已，复得苦灭道迹圣谛者，斯则善说。所以者何？有是处故。若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无间等已，而欲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，斯有是处。譬如有言：我以纯昙摩叶、摩楼迦叶，合集盛水持行者，此则善说。所以者何？有是处故。如是若言：我于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无间等已，而欲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，斯则善说。所以者何？有是处故。若于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无间等已，而欲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，斯有是处故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九；五九〇（三九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榇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如小绵丸、小劫贝华丸，置四衢道头，四方风吹，则随风去，向于一方。如是若沙门、婆罗门，于苦圣谛不如实知，于苦集圣谛、于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不如实知，当知彼沙门、婆罗门，常观他面，常随他说；以不如实知故，闻彼所说，趣说而受，当知此人不宿修习智慧故。譬如因陀罗柱，铜铁作之，于深入地中，四方猛风不能令动。如是沙门、婆罗门，于苦圣谛如实知，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者，当知是沙门、婆罗门，不视他面，不随他语，是沙门、婆罗门智慧坚固，本随习故，不随他语。是故比丘！于四圣谛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精进修学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〇；五九一（三九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榇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譬如石柱长十六肘，八肘入地，四方风吹，不能令动。如是沙门、婆罗门，于苦圣谛如实知，于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，斯等沙门、婆罗门，至诸论处，无能屈其心解脱、慧解脱者，能使余沙门、婆罗门反生忧苦。如是如实知、如实见，皆是先世宿习故，使智慧不可倾动。是故比丘！于四圣谛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精进修学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

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一；五九二（四〇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榇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譬如有人，火烧头衣，当起增上欲，急救令灭」。佛告比丘：「莫作是说！当置头衣，于四圣谛起增上欲，勤加方便，修无间等。何等四？谓苦圣谛，苦集圣谛，苦灭圣谛，苦灭道迹圣谛；未无间等，当勤方便修无间等。所以者何？比丘！长夜炽然，地狱、畜生、饿鬼，诸比丘不见极苦。如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未无间等者，是比丘当忍苦乐、忧悲，于四圣谛勤加精进，方便修习无间等，应当学」！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二；五九三（四〇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榇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譬如士夫年寿百岁，有人语言：士夫若欲闻法，当日日三时受苦，晨朝时受百枪苦，日中、晡时亦复如是。于一日中受三百枪苦，如是日日至于百岁，然后闻法得无间等，汝宁能不？时彼士夫为闻法故，悉堪能受。所以者何？人生于世，长夜受苦，有时地狱，有时畜生，有时饿鬼，于三恶道空受众苦，亦不闻法。是故我今为无间等故，不以终身受三百枪为大苦也。是故比丘！于四圣谛未得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业」：复次、应知谛智略有六种作业及相：谓此谛智是能永灭众苦前行，如日将出，先现明相。正尽苦者，谓初见谛所断众苦；作苦边者，谓阿罗汉所断众苦。又此谛智，是能对治大无明暗，如日光明，能破世间所有大暗。又如有一已证谛智，永断三结。从此无间，由失念故，暂为欲贪、瞋恚所染。彼于尔时，依不放逸，入初静虑，由触谛智，得不还果。如是渐次，虽入非想非非想定，而与外凡有其差别，由已证得不退法故。如是谛智，有广大用，有广大果。此中所有过去诸行，说名已生；现在诸行，说名正生；未来诸行，说名当生。如是一切，总名集法。即此一切，由无常灭，或有已

灭，或有向灭，或有当灭，总名灭法。又于谛智已证得者，如大石楼，已善雕饰，八方猛风不能倾动，一切异论不能移转。所有悟解，不假他缘，不视他面，彼将何说，我当听受，不观他口；适出语已，寻我听闻思惟筹量审谛观察。诸他沙门、婆罗门者，当知即是诸外道辈。又即一切四圣谛智，渐次集成，名谛现观，非随阙一。此谛现观，犹如肴饍，诸圣弟子无上慧命，皆依此活，如受欲者，食用肴饍。苦等谛智；阙余三智，如睒弥叶；当知余似娑罗枝叶，四圣谛智渐次集成，一切圆满。又诸谛智，与喜乐俱，觉真义故，能令身心极轻安故，名谛现观。生那落迦中，略有二苦：一、烧燃苦，二、治罚苦。由阙谛智，获斯二苦。此无量生猛利大苦，向圣谛智，皆能超越。如是谛智，假使因其烧燃治罚猛利大苦，于现法中一身灭坏而可得者，应生踊跃，欢喜忍受。纵毁百身，尚应欢喜，况乃唯一！

五三；五九四（四〇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榇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于四圣谛，平等正觉，名为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。何等为四？所谓苦圣谛，苦集圣谛，苦灭圣谛，苦灭道迹圣谛。于此四圣谛平等正觉，名为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。是故诸比丘！于四圣谛未无间（等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四；五九五（四〇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摩竭国人间游行。于王舍城、波罗利弗，是中间竹林聚落，国王于中造福德舍。尔时，世尊与诸大众，于中宿止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与汝等，于四圣谛无知、无见，无随顺觉，无随顺受者，应当长夜驱驰生死。何等为四？谓苦圣谛，苦集圣谛，苦灭圣谛，苦灭道迹圣谛。以我及汝，于此苦圣谛，顺知，顺入，断诸有流，尽诸生死，不受后有；于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，顺知，顺入，断诸有流，尽诸生死，不受后有。是故比丘！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修无间等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我常与汝等，长夜涉生死，不见圣谛故，大苦日增长。

若见四圣谛，断有大流海，生死永已除，不复受后生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五；五九六（四〇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摩竭国人间游行。王舍城、波罗利弗，是中间竹林聚落，大王于中作福德舍。尔时，世尊与诸大众，于中止宿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当行，共至申恕林」。尔时，世尊与诸大众，到申恕林，坐树下。尔时，世尊手把树叶，告诸比丘：「此手中叶为多耶？大林树叶为多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手中树叶甚少，彼大林中树叶，无量百千亿万倍，乃至算数譬类不可为比」。「如是诸比丘！我成等正觉，自所见法，为人定说者，如手中树叶。所以者何？彼法义饶益，法饶益，梵行饶益，明慧正觉，向于涅槃。如大林树叶，如我成等正觉，自知正法，所不说者，亦复如是。所以者何？彼法非义饶益，非法饶益，非梵行饶益，明慧正觉，正向涅槃故。是故诸比丘！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障」：复次、若有为修圣谛现观，当知略有四种障碍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不信，二者、上慢，三者、待时，四者、放逸。言不信者，复有三种：一、于谛现观不生信解，二、于僧善行不生信解，三、于佛菩提不生信解。为欲断除初不信故，世尊自引现量所证圣谛现观，告诸弟子，言我已于四圣谛理得现观故，证觉无上正等菩提。为欲断除第二不信，故复说言：我昔与汝辈，长世久流转，由未正思惟，觉悟于真谛。我今与汝等，由正见通达，以通达为因，尽生死流转。彼因缘尽故，自今无后有唯余最后身，任持令不灭。第三不信于佛菩提如是相转，谓若沙门乔答摩种是一切智，何故有问一类能记，一类不记？为欲断除如是不信，故复说言：我所觉法，无量无边，譬如大地诸草木叶；为他说者，少不足言，譬如手中升摄波叶。多分能引无义利故，少分能引有义利故。当知此中，非不知故而不记别，但由能引无义利故而不记别。

五六；五九七（四〇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毘舍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尔时，尊者阿难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毘舍离城乞食。时有众多离车童子，晨朝从城内出，至精舍门，持弓箭，竞射精舍门孔，箭箭皆入门孔。尊者阿难见已，以为奇特：彼诸离车童子，能作如是难事！入城乞食还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晨朝著衣持钵，入毘舍离城乞食，见有众多离车童子，从城内出，至精舍门，竞射门孔，箭箭皆入。我作是念：此甚奇特！诸离车童子能为难事」！佛告阿难：「于意云何？离车童子竞射门孔，箭箭皆入，此为难耶？破一毛为百分，而射一毛分，箭箭悉中，此为难耶」？阿难白佛：「破一毛百分，射一分之毛，箭箭悉中，此则为难」。佛告阿难：「未若于苦圣谛生如实知，此则甚难；如是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见，此则甚难」！尔时，世尊而说偈言：

「一毛为百分，射一分甚难，观一一苦阴，非我难亦然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言上慢者，谓即于彼谛现观中，起增上慢。为欲断除如是上慢，故复说言：如人在远，以箭射箭，筈筈无遗，甚为希有。或复一毛析为百分，以毛□毛，端端不落，以极细故，是事复难。通达圣谛，转难于彼。所以者何？由即以其能取作意，还即通达能取作意，如是方有能缘、所缘，平等平等，无漏智生，通达谛理。是故此事最细、最难，箭射箭筈，毛□毛端，则不如是。

五七；五九八（四〇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譬如大地，悉成大海。有一盲龟，寿无量劫，百年一出其头。海中有浮木，止有一孔，漂流海浪，随风东西。盲龟百年一出其头，当得遇此孔不」？阿难白佛：「不能，世尊！所以者何？此盲龟若至海东，浮木随风或至海西，南、北、四维，围绕亦尔，不必相得」。佛告阿难：「盲龟浮木，虽复差违，或复相得；愚痴凡夫漂流五趣，暂复人身，甚难于彼。所以者何？彼诸众生不行其义，不行法，不行善，不行真实，展转杀害，强者陵弱，造无量恶故。

是故比丘！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言待时者，谓于所作推待后时。为欲断灭如是待时，故世尊说：无坠人身，甚为难得，复引盲龟以况其事。

五八；五九九（四〇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众多比丘，集于食堂，思惟世间而思惟。尔时，世尊知诸比丘心之所念，往诣食堂，敷座而坐。告诸比丘：「汝等比丘，慎莫思惟世间思惟！所以者何？世间思惟，非义饶益，非法饶益，非梵行饶益，非智、非觉，不顺涅槃。汝等当正思惟；此苦圣谛，此苦集圣谛，此苦灭圣谛，此苦灭道迹圣谛。所以者何？如此思惟，则义饶益，法饶益，梵行饶益，正智、正觉，正向涅槃。过去世时，有一士夫，出王舍城，于拘絺罗池侧，正坐思惟世间思惟。当思惟时，见四种军：象军、马军、车军、步军，无量无数，皆悉入于一藕孔中。见已，作是念：我狂失性，世间所无而今见之。尔时，去池不远，更有大众一处聚集。时彼士夫诣大众所，语言：诸人！我今发狂，我今失性，世间所无而我今见，如上广说。时彼大众，皆谓士夫狂发失性，世间所无而彼见之」。佛告比丘：「然彼士夫，非狂失性，所见真实。所以者何？尔时，去拘絺罗池不远，有诸天、阿修罗，兴四种军，战于空中。时诸天得胜，阿修罗军败退，入彼池一藕孔中。是故比丘！汝等慎莫思惟世间！所以者何？世间思惟，非义饶益，非法饶益，非梵行饶益，非智、非觉，非正向涅槃。当思惟四圣谛！何等为四？苦圣谛，苦集圣谛，苦灭圣谛，苦灭道迹圣谛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九；六〇〇（四〇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众多比丘，集于食堂，作如是论：或谓世间有常，或谓世间无常，世间有常无常，世间非有常非无常；世间有边，世间无边，世间有边无边，世间非有边非无边；是命是身，命异身异；如来死后有，如来死后无，如来死后有无，如来死后非有非无。

尔时，世尊一处坐禅，以天耳闻诸比丘集于食堂论议之声。闻已，往诣食堂，于大众前，敷座而坐。告诸比丘：「汝等比丘众多聚集，何所言说」？时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众多比丘，集此食堂，作如是论：或说有常，或说无常，如上广说」。佛告比丘：「汝等莫作如是论议！所以者何？如此论者，非义饶益，非法饶益，非梵行饶益，非智、非正觉，非正向涅槃。汝等比丘！应如是论议：此苦圣谛，此苦集圣谛，此苦灭圣谛，此苦灭道迹圣谛。所以者何？如是论议，是义饶益，法饶益，梵行饶益，正智、正觉，正向涅槃。是故比丘！于四圣谛未无间等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六〇；六〇一（四〇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有众多比丘，集于食堂：或有贪觉觉者，或瞋觉觉者，或害觉觉者。尔时世尊知诸比丘心之所念，往诣食堂，敷坐具，于众前坐。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莫起贪觉觉，莫起恚觉觉，莫起害觉觉！所以者何？此诸觉，非义饶益，非法饶益，非梵行饶益，非智、非正觉，不向涅槃。汝等当起苦圣谛觉，苦集圣谛觉，苦灭圣谛觉，苦灭道迹圣谛觉。所以者何？此四圣谛觉，义饶益，法饶益，梵行饶益，正智、正觉，向于涅槃。是故诸比丘！于四圣谛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正智、正念，精进修学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六一；六〇二（四一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如上广说。差别者，起亲里觉，国土人民觉，不死觉，乃至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六二；六〇三（四一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众多比丘，集于食堂，作如是论：或论王事，贼事，鬪战事，钱财事，衣被事，饮食事，男女事，世间言语事，事业事，说诸海中事。尔时世尊于禅定中，以天耳闻诸比丘论说之声，即从座起，往诣食堂，敷坐具，于众前坐。告诸比丘：「汝等比丘众多聚集，为何所说」？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于此聚集，或论说王

事，如上广说」。佛告比丘：「汝等莫作是论！论说王事，乃至不向涅槃。若论说者，应当论说：此苦圣谛，苦集圣谛，苦灭圣谛，苦灭道迹圣谛。所以者何？此四圣谛，以义饶益，法饶益，梵行饶益，正智、正觉，正向涅槃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六三；六〇四（四一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众多比丘，集于食堂，作如是说：「我知法律，汝等不知；我所说成就，我等所说与理合，汝等所说不成就，不与理合；应前说者则在后说，应后说者则在前说」。而共诤论言：「我论是，汝等不如，能答者当答」！尔时，世尊于禅定中，以天耳闻诸比丘诤论之声，如是广说，乃至「于四圣谛无间等者，当勤起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六四；六〇五（四一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众多比丘，集于食堂，作如是论：波斯匿王、频婆娑罗王，何者大力？何者大富？尔时，世尊于禅定中，以天耳闻诸比丘论说之声，即从座起，往诣食堂，敷坐具，于众前坐。问诸比丘：「汝等何所论说」？时诸比丘，即以上事具白世尊。佛告比丘：「汝等用说诸王大力、大富为？汝等比丘莫作是论！所以者何？此非义饶益，非法饶益，非梵行饶益，非智、非正觉，不向涅槃。汝等当说：此苦圣谛，苦集圣谛，苦灭圣谛，苦灭道迹圣谛。所以者何？此四圣谛，是义饶益，法饶益，梵行饶益，正智、正觉，正向涅槃。是故比丘！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六五；六〇六（四一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众多比丘，集于食堂，作如是论：「汝等宿命，作何等业？为何工巧？以何自活」？尔时，世尊于禅定中，以天耳闻诸比丘论说之声，即从座起，往诣食堂，敷坐具，于众前坐。问诸比丘：「汝说何等」？时诸比丘以上所说，具白世尊。佛告比丘：

「汝等比丘莫作是说，宿命所作。所以者何？此非义饶益，非法饶益，非梵行饶益，非智、非正觉，不向涅槃。汝等比丘当共论说：此苦圣谛，苦集圣谛，苦灭圣谛，苦灭道迹圣谛。所以者何？此义饶益，法饶益，梵行饶益，正智、正觉，正向涅槃。是故比丘！依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六六；六〇七（四一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众多比丘，集于食堂，作如是论说：某甲檀越作麁疎食，我等食已，无味无力。我等不如舍彼麁食而行乞食，所以者何？比丘乞食，时得好食，又见好色，时闻好声，多人所识，亦得衣被、卧具、医药。尔时，世尊于禅定中，以天耳闻诸比丘论说之声，即诣食堂。如是广说，乃至正向涅槃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云何放逸？谓略而言，若邪思惟，若邪寻思，若邪戏论，是名放逸。当知若于不应思处而强思惟，名邪思惟。谓或思惟：我于过去世为曾有邪？乃至广说。于未来世，于内犹豫，我为是谁？谁当是我？今此有情从何而来？于是没已当往何所？或思世间，谓世间常乃至广说。如是或谓世间有边，乃至广说。或思有情，谓命即身，乃至广说。或思有情业果异熟，谓妄思惟，此作此受，乃至广说。或复思惟，诸静虑者静虑境界，或思诸佛诸佛境界，如来灭后若有若无，乃至广说。彼由世俗、胜义善巧，于是一切，二因缘故不应思惟：一、非思惟所缘境故，二、由其事无所有故。若有思求非思境事，或有思求无所有事，如是一切皆无所得，唯有令心转增迷乱。若于此中，不如正理强思惟者，虽有一类，由宿因力，或起厌离，或起厌离相应作意缘实境界，于其中间暂尔现行，而复于彼见为过患生不实想。如是思惟世间等法，能引无义。邪寻思者，当知即是欲等寻思。邪戏论者，复有六种：谓颠倒戏论，唐捐戏论，诤竞戏纶，于他分别胜劣戏论，分别工巧养命戏论，耽染世间财食戏论。如是一切，总名放逸。为欲断除此放逸故，如来亲自为教诲者，为堪受化补特伽罗，闻已速能断诸放逸。

六七；六〇八（四一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持我所说四圣谛不」？时有异比丘，从座起，整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合掌白佛；「唯然，世尊所说四圣谛，我悉受持」。佛告比丘；「汝云何受持四圣谛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说言：此是苦圣谛，我即受持；此苦集圣谛，此苦灭圣谛，此苦灭道迹圣谛，如是世尊说四圣谛，我即受持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我说苦圣谛，汝真实受持。我说苦集圣谛，苦灭圣谛，苦灭道迹圣谛，汝真实受持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六八；六〇九（四一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持我所说四圣谛不」？时有比丘从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为佛作礼，合掌白佛：「唯然，世尊所说四圣谛，我悉受持」。佛告比丘：「汝云何持我所说四圣谛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说苦圣谛，我悉受持，如如，不离如，不异如，真实，审谛，不颠倒，是圣所谛，是名苦圣谛。世尊说苦集圣谛，苦灭圣谛，苦灭道迹圣谛，如如，不离如，不异如，真实，审谛，不颠倒，是圣所谛。是为世尊说四圣谛，我悉受持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真实持我所说四圣谛，如如，不离如，不异如，真实，审谛，不颠倒，是名比丘真实持我四圣谛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六九；六一〇（四一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持我所说四圣谛不」？时有异比丘，从座起，整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合掌白佛言：「唯然，世尊所说四圣谛，我悉持之。云何四谛？世尊说苦圣谛，我悉持之，苦集圣谛，苦灭圣谛，苦灭道迹圣谛，我悉持之」。佛告彼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我所说四圣谛，汝悉持之。诸比丘！若沙门、婆罗门作如是说：如沙门瞿昙所说苦圣谛，我当舍，更立苦圣谛者，但有言数，问已不知，增其疑惑，以非其境界故。苦集圣谛，苦灭圣谛，苦灭道迹圣谛，我今当舍，更立余四圣谛者，彼但有言数，问已不知，增其疑惑，以非其境界故。

是故比丘！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〇；六一一（四一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比丘于佛有疑者，则于苦圣谛有疑，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则有疑惑。若于法、僧有疑者，则于苦圣谛疑惑，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疑惑。若于佛不疑惑者，则于苦圣谛不疑惑，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不疑惑。若于法、僧不疑惑者，则于苦圣谛不疑惑，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不疑惑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一；六一二（四二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沙门、婆罗门，于苦圣谛有疑者，则于佛有疑，于法、僧有疑。若于集、灭、道疑者，则于佛有疑，于法、僧有疑。若于苦圣谛无疑者，则于佛无疑，于法、僧无疑。于集、灭、道圣谛无疑者，则于佛无疑，于法、僧无疑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世尊弟子为断如是圣谛现观四种障碍，由三行相，任持圣谛。何等为三？一、由闻慧任持其文，二、由思慧任持其义，三、由修慧任持其证。此中闻慧，如其所闻，能正任持，是苦圣谛，乃至广说。又由思慧任持其义，谓诸圣者知其是谛，故名圣谛。当知此中由二缘故，得名为谛：一、法性故，由真实义说名为谛；二、胜解故，由即于此真实义中起谛胜解，说名为谛。一切愚夫，但由法性得名为谛，非胜解故；若诸圣者，俱由二种得名为谛，故偏说此名为圣谛。又由修慧，于诸谛中获得内证现量谛智，亦得证净，由是因缘，于诸谛、宝远离疑惑。谛智、证净，更互相依，若处有一，必有第二。

七二；六一三（四二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共行至深嶮岩」。诸比丘白佛：「唯然，世尊」！尔时，世尊与诸大众，至深嶮岩，敷座而坐。周匝观察深嶮岩已，告诸比丘：「此岩极大深嶮」。时有异比丘从座起，整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极深嶮，然复有一极深嶮，极嶮于此，甚可怖畏者不」？佛知其意，即告言：「如是比丘！此极深嶮，然复有大深嶮嶮于此者，甚可怖畏。谓诸沙门、婆罗门，于苦圣谛不如实知，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不如实知。彼于生本诸行乐著，于老病死、忧悲恼苦生本诸行乐著；而作是行，老病死、忧悲恼苦行转增长故，堕于生深嶮之处，堕于老病死、忧悲恼苦深嶮之处。如是比丘！此则大深嶮，嶮于此者。是故比丘！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三；六一四（四二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大热地狱，若众生生于彼中，一向〔与〕炯然」。时有异比丘，从座起，整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合掌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说，此则大热。世尊！唯此大热，复有大热过于此者，甚可怖畏，无有过上」？「如是比丘！此则大热，亦更有大热过于此者，甚可怖畏，无有过上。何等为更有大热，甚可怖畏，过于此者？谓沙门、婆罗门，此苦圣谛不如实知，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不如实知。如是乃至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大热炽然，是名比丘大热炽然，甚可怖畏，无有过者。是故比丘！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四；六一五（四二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大暗地狱，彼诸众生生彼中者，不见自身分」。时有异比丘，从座起，整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则大暗！唯此大暗，复更有余大暗，甚可怖畏，过于此不」？佛告比丘：「如是更有大暗，甚可怖畏，过于此者。谓沙门、婆罗门，于四圣谛不如实知，乃至堕于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大

暗之中。是故比丘！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五；六一六（四二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如日游行，照诸世界。乃至千日、千月，照千世界，千须弥山，千弗婆提，千阎浮提，千拘耶尼，千郁单越，千四天王，千三十三天，千炎魔天，千兜率天，千化乐天，千他化自在天，千梵天，是名小千世界。此千世界中间暗冥，日月光照，有大德力而彼不见。其有众生生彼中者，不见自身分」。时有异比丘，从座起，整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说是大暗冥，复更有余大暗冥处，过于此耶」？佛告比丘：「有大暗冥过于此者。谓沙门、婆罗门，于苦圣谛不如实知，乃至堕于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大暗冥中。是名比丘有大暗冥，过于世界中间暗冥。是故比丘！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六；六一七（四二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从小千世界数满至千，是名中千世界。于是中千世界中间暗冥，如前所说。乃至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七；六一八（四二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从中千世界，数满至千，是名三千大千世界。世界中间暗冥之处，日月游行，普照世界，而彼不见；乃至堕于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大暗冥中。是故诸比丘！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过」：复次、若有沙门，或婆罗门，于圣谛智而未相应，于诸圣谛未成现观，当知略有四种过患。何等为四？谓于能往下分恶趣生本行中，深起

爱乐，造作增长彼相应业，由此颠坠生恶趣坑。又于欲缠人、天两趣，众多烦恼常所烧煮生本行中，深起爱乐，造作增长彼相应业，由此因缘，既生彼已，大生热恼，常所烧然。又于此上色、无色缠所有相应，如前所说无明、昏暗、及诸瞽瞙生本行中，广说乃至堕于生暗。又由退失受用境界、涅槃道故，于其中间，如生三种世界中间，堕在三种妄见黑暗：一者、常见，二者、断见，三者、现法涅槃见。由是因缘，坠堕三界，生黑暗处。

七八；六一九（四二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四圣谛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。何等为四？谓苦圣谛，苦集圣谛，苦灭圣谛，苦灭道迹圣谛，是名四圣谛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九——八〇；六二〇——六二一（）

如当说，如是有，如是当知，亦如上说。

八一；六二二（四二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勤禅思，正方便起，内寂其心。所以者何？比丘禅思，内寂其心，成就已如实显现。云何如实显现？谓此苦圣谛如实显现，此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如实显现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八二；六二三（四二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修无量三摩提，专心正念。所以者何？修无量三摩提，专心正念已，如是如实显现。云何如实显现？谓此苦圣谛如实显现，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如实显现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摄受如是自妄见故，邪无明暗所覆障故，不如实观如前五支所摄受断，由是因缘，应知如实显示诸谛。

八三；六二四（四三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佛告诸比丘：「如人掷杖于虚空中，寻即还堕，或根著地，或腹著地，或头著地。如是沙门、婆罗门，于此苦圣谛不如实知，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不如实知，当知是沙门、婆罗门，或堕地狱，或堕畜生，或堕饿鬼。是故比丘！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学无间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八四；六二五（四三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如人掷杖置虚空中，其必还堕，或堕净地，或堕不净地。如是沙门、婆罗门，于苦圣谛不如实知，于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不如实知，以不如实知故，或生善趣，或生恶趣。是故诸比丘！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八五；六二六（四三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佛告诸比丘：「譬如五节相续轮，大力士夫令速旋转。如是沙门、婆罗门，于此苦圣谛不如实知，此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不如实知，轮回五趣而速旋转，或堕地狱，或堕畜生，或堕饿鬼，或人，或天；还堕恶道，长夜轮转。是故比丘！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八六；六二七（四三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增上说法，谓四圣谛，开示、施设、建立、分别、散说、显现、表露。何等为四？谓苦圣谛，苦集圣谛，苦灭圣谛，苦灭道迹圣谛。是故比丘！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八七；六二八（四三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何等为黠慧？为此苦圣谛如实知，此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，为不知耶」？诸比丘白佛：「如我解世尊所说，于四圣谛如实知者，此为黠慧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于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者，是则黠慧。是故诸比丘！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黑异熟等」：复次、或有一类，于诸圣谛不得善巧，造作增长黑黑异熟业已，能感那落迦、傍生、鬼趣。由此业故，譬如掷杖，根堕那落迦，中堕旁生趣，端堕饿鬼界。如是一类造作增长黑白黑白异熟业已，由此杂业，譬如掷杖，或堕恶趣不清净处，或堕善趣少清净处。如是一类造作增长白白异熟业已，由此业故，生在五趣生死诸业所随逐处，寿尽业尽，即还从彼色无色界没已，退堕五趣生死，如五辐轮旋转不住。若有为他说世间道，乃至虽能上升有顶，当知此说非第一义令上升教。何以故？如是上升非毕竟故。若诸如来所说圣谛相应言教，当知此教是第一义令上升教，何以故？如是上升是毕竟故。又若由得诸世俗智，乃至有顶名聪慧者，非第一义说名聪慧，如前说故。若由谛智名聪慧者，是第一义名为聪慧，如前说故。

八八；六二九（四三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须达长者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于一面坐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四圣谛，为渐次无间等？为一顿无间等」？佛告长者：「此四圣谛，渐次无间（等），非顿无间等」。佛告长者：「若有说言：于苦圣谛未无间等，而于彼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，此说不应。所以者何？若于苦圣谛未无间等，而欲于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，无有是处。犹如有人，两细树叶连合为器，盛水持行，无有是处。如是于苦圣谛未无间等，而欲于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，无有是处。譬如有人，取莲华叶连合为器，盛水游行，斯有是处。如是长者！于苦圣谛无间等已，而欲于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，斯有是处。是故长者！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

欢喜奉行。

八九；六三〇（四三六）

如须达长者所问，有异比丘问，亦如是说。唯譬有差别：「如有四登阶道，升于殿堂。若有说言：不登初阶而登第二、第三、第四阶，升堂殿者，无有是处。所以者何？要由初阶，然后次登第二、第三、第四阶，得升殿堂。如是比丘！于苦圣谛未无间等，而欲于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，无有是处。譬如比丘！若有人言：以四阶道升于殿堂，要由初阶，然后次登第二、第三、第四阶，得升殿堂，应作是说。所以者何？要由初阶，然后次登第二、第三、第四阶，升于殿堂，有是处故。如是比丘！若言于苦圣谛无间等已，然后次第于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，应作是说。所以者何？若于苦圣谛无间等已，然后次第于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，有是处故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九〇；六三一（四三七）

如异比丘问，阿难所问亦如是说。唯譬差别：佛告阿难：「譬如四隥梯升于殿堂。若有说言：不由初隥而登第二、第三、第四隥，升殿堂者，无有是处。如是阿难！若于苦圣谛未无间等，而欲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，此不应说。所以者何？若于苦圣谛未无间等，而于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，无有是处。譬如阿难！由四隥梯升于殿堂。若有人言：要由初隥，然后次登第二、第三、第四隥，升殿堂者，此所应说。所以者何？要由初隥，然后次登第二、第三、第四隥，升殿堂者，有是处故。如是阿难！于苦圣谛无间等已，然后次第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，斯有是处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渐次）：复次、于其四种圣谛智中，初圣谛智能入圣谛，渐次现观，譬如本足。第二谛智，譬如墙壁。第三谛智，如下层级。第四谛智，如上宝台。又即如是四圣谛智，如四阶隥，能令上升大智慧殿。又即如是四圣谛智

，如四桄梯，能令蹬上解脱寂灭。

九一；六三二（四三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譬如大地草木，悉取为锒，贯大海中一切水虫，悉能贯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不能，世尊！所以者何？大海诸虫种种形类，或极细不可贯，或极大不可贯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如是，如是！众生界无数无量。是故比丘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九二；六三三（四三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手执土石，问诸比丘：「于意云何？此手中土石为多，彼大雪山土石为多」？比丘白佛言；「世尊！手中土石甚少少耳，雪山土石，甚多无量，百千巨亿，算数譬类不可为比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其诸众生，于苦圣谛如实知者，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者，如我手中所执土石。其诸众生，于苦圣谛不如实知，于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不如实知者，如彼雪山土石，其数无量。是故比丘！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九三；六三四（四四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譬如湖池，深广五十由旬，其水盈满，若有士夫以发，以毛，或以指端，涕彼湖水，乃至再三，云何比丘！如彼士夫所涕水多，湖池水多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如彼士夫毛、发、指端再三涕水，甚少少耳，彼湖大水，其量无数，乃至算数譬类不可为比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如大湖水甚多无量，如是多闻圣弟子，具足见谛得圣道果，断诸苦本，如截多罗树头，于未来世成不生法。余不尽者，如彼士夫发、毛、指端所涕之水。是故比丘！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九四——一〇〇；六三五——六四一（）

如大湖水譬、如是萨罗多咤迦，恒伽，耶符那，萨罗游，伊罗跋提，摩醯，及四大海，其譬亦如上说。

一〇一；六四二（四四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手捉团土，大如梨果，告诸比丘：「云何比丘！我手中此团土为多，大雪山中土石为多」？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手中团土少少耳，彼雪山王，其土石甚多，百千亿那由他，乃至算数譬类不得为比」。佛告诸比丘：「如我所捉团土，如是众生于苦圣谛如实知，于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者，亦复如是。如大雪山王土石者，如是众生于苦圣谛不如实知，于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不如实知者，亦复如是。是故比丘！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〇二——一一〇；六四三——六五一（）

如雪山王，如是尼民陀罗山，毘那多迦山，马耳山，善见山，佉提罗迦山，伊沙陀罗山，由揵陀罗山，须弥山王，及大地土石，亦复如是。如梨果，如是阿摩勒迦果，跋陀罗果，迦罗迦果，豆果，乃至蒜子譬，亦复如是。

「大义」：当知此中有三种爱，譬如三枪，诸恶魔罗执持挠搅生死大海，令彼受生诸有情类随而回转。如是三种魔罗爱枪，不能令彼三种有情随而回转：一者、劲锐，即是预流；二者、处中，即余有学；三者、逆流，道行圆满，随其所欲，皆能造作。已见圣谛补特伽罗，永断所有慢所作苦，慢所成苦，由是因缘，诸苦少在，多分已断，谓诸有学及阿罗汉。如慢所作、所成众苦，如是诸爱身、语、意业，贪、瞋、痴等所生众苦，当知一切皆少分在，多分已断。譬如砾石及大雪山，如是诸慢所作、所成所有众苦，若余、若断，当知亦尔。如大池沼，其水盈满，于中沾引二滴、三滴，依大池沼水尚甚多。如是无色爱所生苦，若余、若断，当知亦尔。如大陂湖，余如前说，如是色界爱所生苦，若余、若断，当知亦尔。又如大海，余如前说，如是欲界爱所生苦，若余、若断，当知亦尔。又大雪山，若诸金山，若苏迷卢及

大地喻，又有六种砾石之喻。又泥团喻，余如前说，如是身业、语业、意业，贪、瞋、痴等所生众苦，若余、若断，当知亦尔、如是多苦已远离故，少苦在故，当知圣谛如实现观有大义利。谓诸有学，最极七生人天苦在，诸恶趣苦皆已越度。若诸无学，唯有现法所依苦在，余一切苦皆已越度。

一一一；六五二（四四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以爪甲擎土已，告诸比丘：「于意云何？我爪甲上土为多，此大地土多」？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甲上土甚少少耳，此大地土甚多无量，乃至算数譬类不可为比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如甲上土者，若诸众生形可见者，亦复如是。其形微细不可见者，如大地土。是故比丘于四圣谛，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学无间等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一二；六五三（）

如陆地，如是水性亦尔。

一一三——一一四；六五四——六五五（）

如甲上土，如是众生人道者，亦复如是。如大地土，如是非人亦尔。如甲上土，如是生中国者亦尔。如大地土，如是生边地者亦尔。

一一五——一二二；六五六——六六三（）

如甲上土，如是成就圣慧眼者亦复如是。如大地土，如是不成就圣慧眼者亦尔。如甲上土，如是众生知此法律者，亦复如是。如大地土，如是众生不知法律者亦尔。如知，如是等知，普知，正想，正觉，正解，法无间等，亦如是。

一二三——一二八；六六四——六六九（）

如甲上土，如是众生知有父母亦尔。如大地土，如是众生不知有父母亦尔。如甲上土，如是知有沙门、婆罗门，家之尊长，作所应作作福，此世他世，畏罪行施，受斋持戒，亦尔。如大地土，不知有沙门、婆罗门，家之尊长，作所应作作福，此世、他世，畏罪行施，受斋持戒，亦如是说。如甲上

土，如是众生不杀、不盗、不邪婬、不妄语、不两舌、不恶口、不绮语亦尔。如大地土，如是众生不持诸戒者，亦尔。如是离贪、恚、邪见，及不离贪、恚、邪见，亦如是说。如甲上土，如是不杀、不盗、不邪婬、不妄语、不饮酒。如大地土，如是不持五戒者亦尔。如甲上土，如是众生持八戒者亦如是。如大地土，如是众生不持八戒者亦尔。如甲上土，如是众生持十善者亦如是。如大地土，如是众生不持十善者亦如是。

一二九——一四〇；六七〇——六八一（）

如甲上土，如是众生从地狱命终生人中者，亦如是。如大地土，如是众生从地狱命终还生地狱者，亦如是。如地狱，如是畜生，饿鬼亦尔。如甲上土，如是众生从地狱命终生天上者亦如是。如大地土，如是众生从地狱命终还生地狱者亦如是。如地狱，如是畜生，饿鬼亦尔。如甲上土，如是众生人道中没还生人道中者，亦如是。如大地土，其诸众生从人道中没生地狱中者亦如是。如地狱，如是畜生，饿鬼亦尔。如甲上土，其诸众生从天命终还生天上者，亦如是。如大地土，其诸众生天上没生地狱中者，亦如是。如地狱，畜生，饿鬼亦如是。

「难得」：复次、若住是身入谛现观，当知此身最为难得。又圣明眼见谛有学，转甚难得。又闻、思、修所成妙慧，亦为难得。由此慧故，于善说法毘奈耶中，如其次第，解了、胜了及以决了。于解了时，能审分别；于胜了时，能生胜解；于决了时，于法入证。又谛现观所有资粮善有漏法，亦为难得：谓于父母识恩养等诸善业道。有暇圆满亦为难得。又有世间初正见等，乃至解脱智为后边，十种正法亦为难得。如是诸法，即是有学，即是无学。当知此中善知恩养所有士夫补特伽罗，如实了知一切父母皆应孝养。如是知已，于其父母勤修孝养，是名善识父母恩养。又乐己利所有士夫补特伽罗，于他有德一切沙门及婆罗门，如实了知是福田已，如其所应勤修供养，是名善知所有沙门若婆罗门。又无贪堕所有士夫补特伽罗，于诸妻子及奴婢等一切亲属，如实了知彼既以我为室、为归，我若有乐彼亦随乐，我若有苦彼亦随苦。如是知已，于时时间，正以饮食、衣服给赐，复以病缘、医药摄受。于彼义利，自然勇励而为施造，非于一切求彼忆念。禀性忠平，好等分布，

亦不淫佚，损费财宝，不于非处生毘奈耶，亦不非处而兴愤发，于诸耆长及尊重处正善随转，如是名为善御家长。善能造作自他义利，诸所施为，皆以正法不以非法。于现法中，他作恶行，深见过失，谓或杀、或缚、或罚、或退，或被讥毁。正思择已，终不现行，如是名为于此世罪深见怖畏。又正观见造恶行已，于其后世感恶趣苦，及感所余匮乏等苦。正思择已，终不现行，如是名为于他世罪深见怖畏。又时时间能正受学施福业事，造作种种差别福行，所谓看病，事佛法僧，躬为执当，如是等类，名作福行。于一日夜，乃至尽寿，所有尸罗，能正受学，如是总名惠施作福，受斋学戒。十业道者，谓二三等差别宣说。乃至为令由闻、思、慧，于彼相应所有作意，正多修习。又诸有情，生恶趣已难可解脱，生善趣已速疾乖离，当知是名有暇圆满甚为难得。

一四一；六八二（四四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本未闻法时，得正思惟：此苦圣谛，正见已生；此苦集圣谛，此苦灭圣谛，苦灭道迹圣谛，正见已生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四二——一五〇；六八三——六九一（）

如已生，如是今生，当生，亦如是。

如生，如是起，习，近，修，多修，触，作证，亦如是。

又见谛故，无有差别正见生起。于过去世，名已生起；于现在世，名今生起；于未来世，名当生起。如前所说，若习，若修，若多修习，其义应知。若世间正见，应随防护；若有学正见并其断果，应随触证；若无学正见并自离系果，应随作证。如说正见，如是乃至解脱智，应知亦尔。

五 界相应

复次、总嗢拖南曰：

总义等、光等，受等最为后。

别嗢拖南曰：

总义、自类别，似转、后三求。

「总义」：当知诸界略有二种：一、住自性界，二、习增长界。住自性界者，谓十八界，堕自相续，各各决定差别种子。习增长界者，谓则诸法，或是其善，或是不善，于余生中先已数习令彼现行，故于今时种子强盛，依附相续；由是为因，暂遇小缘，便能现起，定不可转。

一；六九二（四四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譬如眼药丸，深广一由旬。若有士夫，取此药丸，界界安置，能速令尽，于彼界界不得其边，当知诸界其数无量。是故比丘！当善界学，善种种界，当如是学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自类别」：复次、以要言之，虽界种类十八可得，然一一界，业趣有情种种品类有差别故，当知无量。譬如世间大恶叉聚，于此聚中有多品类，种类一故，虽说为一而有无量。如是於其一一界中，各有无量品类差别，种类一故，虽各说一而实无量。

二；六九三（四四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众生常与界俱，与界和合。云何众生常与界俱？谓众生行不善心时与不善界俱，善心时与善界俱；胜心时与胜界俱，鄙心时与鄙界俱。是故诸比丘！当作是学，善种种界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；六九四（四四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广说如上。差别者，即说偈言：

「常会故常生，相离生则断。如人执小木，而入于巨海，

人木则俱没，懈怠俱亦然。当离于懈怠，卑劣之精进，

贤圣不懈怠，安住于远离，慇懃精进禅，超度生死流。

胶漆得其素，火得风炽然，珂乳则同色；众生与界俱，

相似共和合，增长亦复然」。

四；六九五（四四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众生常与界俱，与界和合。云何与界俱？谓众生不善心时与不善界俱，善心时与善界俱；鄙心时与鄙界俱，胜心时与胜界俱。时尊者憍陈如，与众多比丘，于近处经行，一切皆是上座多闻大德，出家已久，具修梵行。复有尊者大迦叶，与众多比丘，于近处经行，一切皆是少欲知足，头陀苦行，不畜遗余。尊者舍利弗，与众多比丘，于近处经行，一切皆是大智辩才。时尊者大目揵连，与众多比丘，于近处经行，一切皆是神通大力。时阿那律陀，与众多比丘，于近处经行，一切皆是天眼明彻。时尊者二十亿耳，与众多比丘，于近处经行，一切皆是勇猛精进，专勤修行者。时尊者陀骠，与众多比丘，于近处经行，一切皆是能为大众修供具者。时尊者优波离，与众多比丘，于近处经行，一切皆是通达律行。时尊者富楼那，与众多比丘，于近处经行，皆是辩才善说法者。时尊者迦旃延，与众多比丘，于近处经行，一切皆能分别诸经，善说法相。时尊者阿难，与众多比丘，于近处经行，一切皆是多闻总持。时尊者罗睺罗，与众多比丘，于近处经行，一切皆是善持律行。时提婆达多，与众多比丘，于近处经行，一切皆是习众恶行。是名比丘常与界俱，与界和合。是故诸比丘！当善分别种种诸界」。佛说是经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；六九六（四四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如上广说已，即说偈言：

「常会故常生，相离生则断。如人执小木，而入于巨海，

人木则俱没，懈怠俱亦然。当离于懈怠，卑劣之精进，

贤圣不懈怠，安住于远离，慇懃精进禅，超度生死流。

胶漆得其素，火得风炽然，珂乳则同色；众生与界俱，

相似共和合，增长亦复然」。

六；六九七（四四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众生常与界俱，与界和合。如是广说，乃至胜心生时与胜界俱，鄙心生时与鄙界俱。杀生时与杀界俱；盗；婬；妄语；饮酒心时与饮酒界俱。不杀生时与不杀界俱；不盗；不婬；不妄语；不饮酒（时）与不饮酒界俱。是故诸比丘！当善分别种种界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似转」：复次、如是诸界，由胜解力之所集成。先恶胜解集成恶界，先善胜解集成善界。随所集成，还与如是相似有情同法而转，谓相往来，同聚、同住、同见、同意，胜解相似。由是故言：有情诸界，共相滋润，相似而转。

七；六九八（四五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众生常与界俱，与界和合。不信时与不信界俱，犯戒时与犯戒界俱，无惭、无愧时与无惭、无愧界俱；信心时与信界俱、持戒时与持戒界俱，惭、愧心时与惭、愧界俱。是故诸比丘！当善分别种种诸界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八——一八；六九九——七〇九（）

如信不信，如是精进、不精进，失念、不失念，正受、不正受，多闻、少闻，悭者、施者，恶慧、善慧，难养、易养，难满、易满，多欲、少欲，知足、不知足，摄受、不摄受界俱，如上经如是广说。

「三求」：复次、由梵行求增上力故，先说起信，次于尸罗受学而转，次于现行所有过罪，观自、观他而生羞耻。次于善法无间修习，发勤精进；于久所作及久所说，能无忘失。是二为依，令心得定。由心定故，得如实智。如是且说信增上力，渐次修习三种所学：一、增上戒、二、增上心，三、增上慧。如是三学胜资粮道，谓世正见，好行惠、舍，易养易满，少欲喜足，及四摄事。其易养等句义差别，如声闻地已说其相。如是当知名梵行求已得圆满。成就如是梵行求者，还与此界诸有情类，共相滋润，相似而转。离此

界者，还与远离此界有情，共相滋润，相似而转。当知此中果依于因，非因依果。

一九；七一〇（四五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种种诸界。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云何为种种界？谓眼界、色界、眼识界，耳界、声界、耳识界，鼻界、香界、鼻识界，舌界、味界、舌识界，身界、触界、身识界，意界、法界、意识界，是名种种界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〇；七一一（四五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缘种种界生种种触，缘种种触生种种受，缘种种受生种种爱。云何种种界？谓十八界：眼界、色界、眼识界，乃至意界、法界、意识界，是名种种界。云何缘种种界生种种触，乃至云何缘种种受生种种爱？谓缘眼界生眼触，缘眼触生眼触生受，缘眼触生受生眼触生爱。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界缘生意触，缘意触生意触生受，缘意触生受生意触生爱。诸比丘！非缘种种爱生种种受，非缘种种受生种种触，非缘种种触生种种界；要缘种种界生种种触，缘种种触生种种受，缘种种受生种种爱。是名比丘！缘种种界生种种触，缘种种触生种种受，缘种种受生种种爱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一；七一二（四五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缘种种界生种种触，缘种种触生种种受，缘种种受生种种爱。云何种种界？谓十八界：眼界、色界、眼识界，乃至意界、法界、意识界，是名种种界。云何缘种种界生种种触，缘种种触生种种受，缘种种受生种种爱？谓缘眼界生眼触，非缘眼触生眼界，但缘眼界生眼触；缘眼触生眼受，非缘眼受生眼触，但缘眼触生眼受；缘眼受生眼爱，非缘眼爱生眼受，但缘眼受生眼爱。如是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界缘生意触，非缘意触生意界，但

缘意界生意触；缘意触生意受，非缘意受生意触，但缘意触生意受；缘意受生意爱，非缘意爱生意受，但缘意受生意爱。是故比丘！非缘种种爱生种种受，非缘种种受生种种触，非缘种种触生种种界；但缘种种界生种种触，缘种种触生种种受，缘种种受生种种爱。是名比丘当善分别种种界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二；七一三（四五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缘种种界生种种触，缘种种触生种种受，缘种种受生种种想，缘种种想生种种欲，缘种种欲生种种觉，缘种种觉生种种热，缘种种热生种种求。云何种种界？谓十八界，眼界乃至法界。云何缘种种界生种种触，乃至缘种种热生种种求？谓缘眼界生眼触，缘眼触生眼受，缘眼受生眼想，缘眼想生眼欲，缘眼欲生眼觉，缘眼觉生眼热，缘眼热生眼求。如是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界缘生意触，缘意触生意受，缘意受生意想，缘意想生意觉，缘意觉生意热，缘意热生意求。是名比丘缘种种界故，生种种触，乃至缘种种热生种种求。比丘！非缘种种求生种种热，非缘种种热生种种觉，非缘种种觉生种种想，非缘种种想生种种受，非缘种种受生种种触，非缘种种触生种种界；但缘种种界生种种触，乃至缘种种热生种种求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三；七一四（四五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缘界种种故生种种触，缘种种触生种种想，缘种种想生种种欲，缘种种欲生种种觉，缘种种觉生种种热，缘种种热生种种求。云何种种界？谓十八界，眼界乃至法界。云何缘种种界生种种触？云何乃至缘种种热生种种求？谓缘眼界生眼触，非缘眼触生眼界，但缘眼界生眼触；缘眼触生眼想，非缘眼想生眼触，但缘眼触生眼想；缘眼想生眼欲，非缘眼欲生眼想，但缘眼想生眼欲；缘眼欲生眼觉，非缘眼觉生眼欲，但缘眼欲生眼觉；缘眼觉生眼热，非缘眼热生眼觉，但缘眼觉生眼热；缘眼热生眼求，非缘眼求生眼热，但缘眼

热生眼求。如是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界缘生意触，乃至缘意热生意求，亦如是广说。是名比丘缘种种界生种种触，乃至缘种种热生种种求；非缘种种求生种种热，乃至非缘种种触生种种界；但缘种种界生种种触，乃至缘种种热生种种求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四——二七；七一五——七一八（）

如内六入处，外六入处亦如是说。

故无明界所随六处诸界为缘，所依别故，起无明触种种品类；其无明触种种品类以为缘故，起无明触所生诸受种种品类；其无明触所生诸受种种品类以为缘故，起无明触所生诸受为缘贪爱。爱为缘故，而有其取，广说乃至大苦蕴集。当知是名依有求故，建立诸界。

又无明界所随六处诸界，为缘起无明触。此无明触以为缘故，于诸境界，起不如理执取相、好所有诸想。此想为缘，于诸境界发起希欲。希欲为缘，起彼随法、多随寻思。由彼随法，多随寻思以为缘故，发起思慕、愁忧所作，身心热恼。身心热恼以为缘故，于诸境界种种品类思求差别，皆可了知。如是当知依欲求故，安立诸界。

二八；七一九（四五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光界，净界，无量空入处界，无量识入处界，无所有入处界，非想非非想入处界，有灭界」。时有异比丘从座起，整衣服，稽首礼足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光界、净界、无量空入处界、无量识入处界、无所有入处界、非想非非想入处界、灭界，如此诸界，何因缘可知」？佛告比丘：「彼光界者，缘暗故可知。净界（者），缘不净故可知。无量空入处界者，缘色故可知。无量识入处界者，缘空故可知。无所有入处界者，缘所有（故）可知。非想非非想入处界者，缘有第一故可知。灭界者，缘有身（故）可知」。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光界乃至灭界，以何正受而得」？佛告比丘：「彼光界、净界、无量空入处界、无量识入处界、无所有入处界，此诸界于自行正受而得；非想非非想入处界，于第一有正受而得；灭界者于有身灭正受而得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复次、嗢拖南曰：

三七界相摄，见、想与希奇，差别性、安立，寂静、愚夫后。

「三七界相摄」：界有三种：一者、色界，二、无色界，三者、灭界。复有七界：一、光明界，二、清净界，三、空处界，四、识处界，五、无所有处界，六、非想非非想处界，七、灭界。当知此中，由其色界，摄光明界及清净界；由无色界，摄四无色；由其灭界，还摄灭界。又诸色贪，由见、由受所显发故，遍于一切色界地中，安立光明及清净界。又于如是七界，遍知应当了知，于得方便应当了知，即于其得应当了知，于得所为应当了知。如是诸界所有遍知，由四因缘应当了知：谓有相违，所治、能治而相待故；狭小、无量而相待故；有及非有而相待故；有上无上而相待故。黑暗为缘，施设光明；不净为缘，施设清净；色趣为缘，施设虚空；如是名为有相违故，待彼所治施设能治。由待彼故，能于此中正觉慧转。由缘有量狭小境识以为缘故，施设识无边处；由少所有以为缘故，施设无所有处；由一切有最胜现前以为缘故，施设非想非非想处为有无上；由萨迦耶所有相应诸烦恼断以为缘故，施设灭界为灭无上。当知有顶是有无上，灭于诸法皆是无上。又有想定名为有行，于七界中，次第乃至无所有处，一切皆是有想定故，皆由行定随顺获得。谓取明相、光明想俱修三摩地，随顺获得光明想定；如是由取清净、虚空、识无边想、无所有想，当知亦尔。非想非非想处，由无相作意方便趣入，想极细故，取为第一，诸有寂静起胜解时，随顺获得第一有定。于一切相不思惟故，于无相界正思惟故，萨迦耶灭；由无相故，随顺获得灭定、灭界。如是二种，不由行定随顺获得。又由永害色、无色界所有贪故，不下屈故，不高举故，解脱住故，住解脱故，如是诸定得随所欲，有力调柔自在而转，如是名为随得诸界。又此诸界，能随获得八解脱定，当知初界能随获得第一、第二二解脱定。其第二界，能随获得第三解脱胜静虑定。其余五界，如其次第，能随获得五解脱定。

二九；七二〇（四五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东园鹿子母讲堂。尔时，世尊晡时从禅觉，于讲堂阴中敷座，于大众前坐，说优檀那句。告诸比丘：「缘界故生说非不界，缘界故生见非不界，缘界故生想非不界。缘下界，我说生下说、下见、下想、下思、下欲、下愿、下士夫、下所作、下施设、下建立、下部分、下显示、下受生；如是中；如是〔胜界〕缘胜界，我说彼生胜说、胜见、胜想、胜思、胜愿、胜士夫、胜所作、胜施设、胜建立、胜部分、胜显示、胜受生」。时有婆迦利比丘，在佛后执扇扇佛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于三藐三佛陀起非三藐三佛陀见，彼见亦缘界而生耶」？佛告比丘：「于三藐三佛陀起非三藐三佛陀见，亦缘界而生非不界。所以者何？凡夫界者，是无明界。如我先说：缘下界生下说、下见，乃至下受生；中……。胜界生胜说、胜见，乃至胜受生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见」：复次、诸外道辈，欲令弟子于三处中得升进故，略说法要：谓有一类，于劣欲界，为令获得人中快乐，乃至他化自在天生，宣说能成彼果诸行。复有一类，于中色界，为令获得梵世间等众同分生，宣说能感彼果诸行。复有一类，于妙无色，为令获得乃至非想非非想处众同分生，宣说能感彼果诸行。如是彼说，劣界为缘，名为劣语；中界为缘，名为中语；妙界为缘，名为妙语。彼诸弟子闻是法已，还起如是差别想解，如是想解，亦名劣想、中想、妙想。如如其想，如是如是发生忍乐，如是忍乐发生劣见、中见、妙见。彼由如是诸忍乐见，便于彼彼差别生处信解忍可，执为最胜，造作增长彼相应业；如是信解，名为劣愿、中愿、妙愿。当知此二———-说者、行者，亦说名为劣、中、妙品补特伽罗。又彼说者及以行者，亦传为他宣说如是劣、中、妙法，彼亦获得如是类生。又即此生，前后相待有差别故，安立诸界劣、中、妙别。如是三种，若待涅槃，一切皆是劣界所摄。若诸如来，由胜义故，妙界为缘，但说妙语，余法差别，如应当知。若诸圣者所有行趣，应知皆为现法涅槃。先有外道，彼命终已来生此间；因增长故，众缘和合，于善说法毘奈耶中，暂得出家。彼由先世外道妄见所迷乱故，集成今时大无明界，由此为因，于其涅槃及大师所，生起疑惑，退失正法及毘奈耶，还归外道。诸恶说法，彼由先世数习因力，还复宣说如是劣语，乃至广说，如

前所说，一切应知。

复次、于外道处，外道弟子各别见趣广施设中，略有三种，由忍见依差别可得。依此正法，能令永舍缠及随眠；由缠舍故，彼亦随舍。余亦无执，了知由彼于现法中，与他违诤忿竞而住，能引自他一切无义。既知是已，舍彼随眠；由舍此故。所余随眠及余因此所有诸缠，毕竟无执。于外道处各别见趣广施设者，谓执世间若常、无常，广说乃至如来灭后非有非无。于中一类外道弟子，为性迟钝，如如自师或他教导，如是如是不审思量，取执坚著，唯此谛实，余皆愚妄。彼于一切各别见趣，悉皆忍受，是名第一由忍见依。复有一类外道弟子，性是中根而非迟钝，不能自然于法猛利推寻观察，亦不随言便生信解，而于展转相违见趣，随喜乐一。彼于一类见趣忍受，于余一类而不忍受，是名第二由忍见依。复有一类外道弟子，性是利根，彼能自然于法猛利推寻观察。由诸见趣恶施设故，彼见一切皆不应理，见已一切都不憙乐；由是因缘，于诸见趣皆不忍受。此复有二补特伽罗：一、邪见行，性无堪能，无求解意；

二、正见行，性有堪能，有求解意。此中第一一切不忍补特伽罗，即由如是非理比量，于善说法毘奈耶中，不审思量，执为非理，诽谤贤圣，起无有见。又于一切各别见趣皆不忍受，方便令彼无所依仗，亦令灭坏无所宗承，而妄分别计度显示，无所依仗所引见趣，常与一切各别见者共兴违诤，互相恼害，是名第三由忍见依。此中第二一切不忍补特伽罗，于前一切不忍者见，亦不憙乐；住求解心，往诣他所，谓善说法毘奈耶中佛、佛弟子，如实显已，言我一切皆不忍受。佛、佛弟子，了知彼人有求解意，觉慧猛利，具堪任性，即以其心念彼心已，遂依于前补特伽罗而反诘曰：汝即于此都不忍见亦不忍耶？彼便如实唯然而答。如来遂举此正法中诸弟子众，赞励于彼，告言：汝与多人相似，我等一切于诸见趣并不忍见，皆不忍受。汝若尔者，如此人众，缠与随眠一切见依皆永断故，于当来世诸见杂染无所堪能，汝今与彼竟无差别。如是辈流，极为尠少，汝于此少转更为少！若于一切缠及随眠，都不忍见能永断者，彼于一切毕竟无执。

如是如来、如来弟子，方便令彼外道弟子，于正智见发生希欲。窃作是念：我竟不知如来弟子，能断如是缠及随眠！如来知彼于正智见生希欲已，更复策发彼希欲心，其遂承受。如来为欲令彼依止思择、修习二对治力，永断一切缠及随眠，宣说法要，令其获得无倒智见，如余安住此正法者，能舍一切缠及随眠。所谓思择彼诸见依，能令展转互相乖背，由是因缘违诤恼害，能引自他一切无义。诸圣弟子，于彼一切皆无执取，设有来问，亦不记别。观察如是诸过患已，依思择力，舍离诸缠，由此因缘，于彼见依能永捐弃。于余见依，由正见故，亦令无有。如是为欲永断诸缠、拔随眠故，修循身念，于有色身观无常性，于身染著净修其心。于随自身诸受分位，由无常门观无常性，如实了知诸名色故，便于诸漏心得解脱；观身坏已，当来诸受皆悉断灭。又于其身住当坏想，乃至命在，常能领受离系诸受。如是名为依修习力，舍离随眠。当知此中贪、恚、痴等，令当来世生等诸苦，和合系缚，亦令现法起业杂染，亦令欣求未来染事，执取过去已所舍事，耽著现在正现前事。

意佷名违；言佷名诤；由三损恼，说名为害。观无常等，如声闻地已说其相。

三〇；七二一（四五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因生欲想非无因，有因生恚想、害想非无因。云何因生欲想？谓缘欲界也。缘欲界故生欲想、欲欲、欲觉、欲热、欲求。愚痴凡夫起欲求已，此众生起三处邪，谓身、口、心。如是邪因缘故，现法苦住，有苦、有碍、有恼、有热；身坏命终，生恶趣中。是名因缘生欲想。云何因缘生恚想……。害想，谓害界也。缘害界生害想、害欲、害觉、害热、害求。愚痴凡夫起害求已，此众生起三处邪，谓身、口、心。起三处邪因缘已，现法苦住，有苦、有碍、有恼、有热；身坏命终，生恶趣中，是名因缘生害想。诸比丘！若诸沙门、婆罗门，如是安于生，生危险想，不求舍离，不觉，不吐，彼则现法苦住，有苦、有碍、有恼、有热；身坏命终，生恶趣中。譬如城邑、聚落不远，有旷野，大火卒起。彼无有力能灭火者，当知彼诸野中众生，悉被火害。如是

诸沙门、婆罗门，安于生，生危险想，身坏命终，生恶趣中。诸比丘！有因生出要想非无因。云何有因生出要想？谓出要界。缘出要界生出要想、出要欲、出要觉、出要热、出要求。谓彼慧者出要求时，众生三处生正，谓身、口、心。彼如是生正因缘已，现法乐住，不苦、不碍、不恼、不热；身坏命终，生善趣中，是名因缘生出要想。云何因缘生不恚……。不害想，谓不害界也。不害界因缘生不害想、不害欲、不害觉、不害热、不害求。彼慧者不害求时，众生三处正，谓身、口、心。彼正因缘生已，现法乐住，不苦、不碍、不恼、不热；身坏命终，生善趣中，是名因缘生不害想。若诸沙门、婆罗门，安于生，生不害想，不舍离，不觉、不吐，现法乐住，不苦、不碍、不恼、不热；身坏命终，生善趣中。譬如城邑、聚落边，有旷野，大火卒起。有人堪能手足灭火，当知彼诸众生依草木者，悉不被害。如是诸沙门、婆罗门，安于生，生正想，不舍、不觉，不吐，现法乐住，不苦、不碍、不恼、不热；身坏命终，生善趣中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想」：复次、不净、慈悲修所对治，欲贪、恚、害未永断故，诸依止中彼品麁重，犹如种子能生彼故，如其所应，说名欲贪及恚、害界。由有此故，顺欲、恚、害境现前时，依不如理作意思惟，于三种境，能取非理相好想生。此想生已，由坚执故，当知发起二种过患：一者、现法，二者、后法。此中云何名为坚执？云何名为现法过患？云何名为后法过患？若由已生想增上力，如前相似欣、欲分别，所有热、恼、寻求生起，由是因缘，名坚执想。又寻求时，于其三处，于诸有情发起邪行。由此为因，或有堪能能生现法所有忧苦。由此因缘，说名有苦，或无堪能；然即由彼现在前故，名有匮乏。又此有苦及有匮乏，用二为缘；一者、用他手、块、刀、杖及麁言等为增上缘，由是缘故，名有灾害；二者、用内杂染而住为增上缘，由是缘故，名有烧恼，如是名为现法过患。即由此因，于当来世生诸恶趣，如是名为后法过患。又若于其所受学处，有坚固执，当知于彼如干苇舍所依止中，所有能依如虫善法，由邪想火掷置其中，能焚灭故，当知即此补特伽罗所有如虫一切善法，皆被烧害。与此相违，无坚执故，当知退失功德善法。与此相违，如其所应，当知出离、无恚、无害想等差别。又于是中，闻、思、修慧，能令

黑品无坚固执，能令白品有坚固执。若此三种妙慧有阙，能令黑品有坚固执，能令白品无坚固执。

三一；七二二（四五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婆罗门，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慰劳已，于一面住。白佛言：「众生非自作，非他作」。佛告婆罗门：「如是论者，我不与相见。汝今自来，而言我非自作、非他作」。婆罗门言：「云何瞿昙！众生为自作，为他作耶」？佛告婆罗门：「我今问汝，随意答我。婆罗门！于意云何？有众生方便界，令诸众生知作方便耶」？婆罗门言：「瞿昙！有众生方便界，令诸众生知作方便也」。佛告婆罗门：「若有方便界，令诸众生知有方便者，是则众生自作，是则他作。婆罗门！于意云何？有众生安住界，坚固界，出界，造作界，令彼众生知有……造作耶」？婆罗门白佛：「有众生安住界，坚固界，出界，造作界，令诸众生知有……造作」。佛告婆罗门：「若彼安住界、坚固界、出界、造作界、令诸众生知有……造作者，是则众生自作，是则他作」！婆罗门白佛：「有众生自作，有他作。瞿昙！世间多事，今当请辞」。佛告婆罗门：「世间多事，宜知是时」。时彼婆罗门，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去。

「希奇」：复次、如来有二甚希奇法：一者、显示一切诸法皆无有我，二者、显示一切有情自作、他作皆无失坏。此中略有二种有情：一、在家品，二、出家品。在家有情，为求财宝，初兴加行，名发起界。即于此中若未获得，由顺精进障碍因缘，诸心勇悍，即望于彼名势力界。若已获得，由蚊虻等所有灾害，顺精进障不能令转，名任持界。即此诸界，从自方所至余方所，从未摈舍，至已摈舍，名出离界。即彼有情为财宝故，俱于二处，由起无间、殷重加行，无缓加行，名勇猛界。出家有情，先乐出家，求出家故，生决定欲，名发起界。依出家品，于所应得广大善法，无有怯劣，名势力界。种种淋漏所生众苦，发勤精进所生众苦，界相违等所生众苦，不能败坏，名任持界。若于下劣不生喜足，名出离界。乃至命在，常修无间、殷重加行，名勇猛界。如是一切应当了知，谓彼诸界及尽所有诸品类界。

三二；七二三（四六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。尔时，瞿师罗长者，诣尊者阿难所，礼尊者阿难足，退坐一面。白尊者阿难：「所说种种界，云何为种种界」？时尊者阿难告瞿师罗长者：「眼界异，色界异，喜处二因缘生识，三事和合生触，又喜触因缘生乐受。如是耳、（声），鼻、（香），舌、（味），身、（触），意、法，亦如是说。复次、长者！有异眼界，异色界，忧处二因缘生识，三事和合生苦触，彼苦触因缘生苦受。如是耳、（声），鼻、（香），舌、（味），身、（触），意、法，亦如是说。复次、长者！异眼界，异色界，舍处二因缘生识，三事和合生不苦不乐触，不苦不乐触因缘生不苦不乐受。如是耳、（声），鼻、（香），舌、（味），身、（触），意、法，亦如是说」。尔时，瞿师罗长者闻尊者阿难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礼足而去。

「差别性」：复次、于诸界中，略有二种界差别性。云何为二？一者、他类差别性，二者、自类差别性。他类差别性者，谓眼界异，色界异，眼识界异，如是乃至意识界异。自类差别性者，谓即彼界，或顺苦受，或顺乐受，或顺不苦不乐受，由是为缘能生三受。

三三；七二四（四六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。尔时，瞿师罗长者，诣尊者阿难所，稽首礼足，于一面坐。白尊者阿难：「所说种种界，云何为种种界」？尊者阿难告瞿师罗长者：「有三界，云何三？谓欲界，色界，无色界」。尔时尊者阿难即说偈言：

晓了于欲界，色界亦复然，舍一切有余，得无余寂灭。

于身和合界，永尽无余证，三耶三佛说，无忧离垢句」。

尊者阿难说是经已，瞿师罗长者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三四；七二五（四六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。尔时，瞿师罗长者诣尊者阿难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尊者阿难：「所说种种界，云何名为种种界」

？尊者阿难告瞿师罗长者：「有三界：色界，无色界，灭界，是名三界」。即说偈言：

「若色界众生，及住无色界，不识灭界者，还复受诸有。

若断于色界，不住无色界，灭界心解脱，永离于生死」。

尊者阿难说是经已，瞿师罗长者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三五；七二六（四六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。尔时，瞿师罗长者诣尊者阿难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尊者阿难：「所说种种界，云何为种种界」？尊者阿难答瞿师罗长者：「谓三种出界。云何三？谓从欲界出至色界，色界出至无色界，一切诸行、一切思想灭界，是名三出界」。即说偈言：

「知从欲界出，超逾于色界，一切行寂灭，勤修正方便。

断除一切爱，一切行灭尽，知一切有余，不复转还有」。

尊者阿难说是经已，瞿师罗长者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「安立」：复次、由四因缘，当知建立三种三界，二出离界。云何为四？一者、外不出离而出离故，二者、内不出离而出离故，三者、非毕竟出离而出离故，四者、无增上慢故。当知此中，用外五妙欲贪为缘，建立欲界。即由此界出离义故，建立色界最初静虑；由寻、喜、乐出离义故，建立此上三种静虑。由色有对种种性想出离义故，建立空无边处所摄无色界；由空、识、无所有想出离义故，建立此上所摄无色界。如是外处，不出离出离义故，当知建立三界差别。又色界中，具足六处内处圆满；无色界中，五有色处皆已超越，唯余意处；于灭界中，一切六处皆已超越。如是内处不出离出离义故，当知建立余三种界。又色界中非是毕竟出离欲界，无色界中望于色界，当知亦尔。若诸有为皆悉寂灭，当知是名毕竟出离。如是非毕竟出离出离义故，当知建立三界差别。无增上慢者，谓由遍知，当知建立五种、六种诸出离界，如三摩呬多地已辩其相。

三六；七二七（四六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。尔时，尊者阿难往诣上座上座名者所，诣已，恭敬问讯，问讯已退坐一面。问上座上座名者言：「若比丘于空处、树下、闲房思惟，当以何法专精思惟」？上座答言：「尊者阿难！于空处、树下、闲房思惟者，当以二法专精思惟，所谓止、观」。尊者阿难复问上座：「修习于止，多修习已，当何所成？修习于观，多修习已，当何所成」？上座答言：「尊者阿难！修习于止，终成于观；修习观已，亦成于止。谓圣弟子止、观俱修，得诸解脱界」。阿难复问上座：「云何诸解脱界」？上座答言：「尊者阿难！若断界，无欲界，灭界，是名诸解脱界」。尊者阿难复问上座：「云何断界，乃至灭界」？上座答言：「尊者阿难！断一切行，是名断界；断除爱欲，是无欲界；一切行灭，是名灭界」。

时尊者阿难闻上座所说，欢喜随喜。往诣五百比丘所，恭敬问讯，退坐一面。白五百比丘言：「若比丘于空处、树下、闲房思惟时，当以何法专精思惟」？时五百比丘答：「尊者阿难！当以二法专精思惟」。乃至灭界，如上座所说。

时尊者阿难闻五百比丘所说，欢喜随喜。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比丘空处、树下、闲房思惟，当以何法专精思惟」？佛告阿难：「若比丘空处、树下、闲房思惟，当以二法专精思惟」。乃至灭界，如五百比丘所说。时尊者阿难白佛言：「奇哉世尊！大师及诸弟子，皆悉同法，同句，同义，同味。我今诣上座名上座者问如此义，亦以此义、此句、此味答我，如今世尊所说。我复诣五百比丘所，亦以此义、此句、此味而问，彼五百比丘亦以此义、此句、此味答，如今世尊所说。是故当知师及弟子，一切同法，同义，同句，同味」。佛告阿难：「汝知彼上座为何如比丘」？阿难白佛；「不知，世尊」！佛告阿难：「上座者，是阿罗汉，诸漏已尽，已舍重担，正智心善解脱。彼五百比丘，亦皆如是」。佛说是经已，尊者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寂静」：复次、若诸苾刍专乐寂静，勤修止观，略由五相，当知其心名得解脱。一者、奢摩他熏修其心，依毘钵舍那解脱奢摩他品诸随烦恼；二者、毘钵舍那熏修其心，依奢摩他解脱毘钵舍那品诸随烦恼；三者、二种等

运，离心随惑，解脱一切见道所断所有诸行；四者、即由此故，解脱一切修道所断所有诸行，住有余依般涅槃界；五者、解脱一切苦依诸行，住无余依般涅槃界。于善说法毘奈耶中，略有二种师及弟子甚希奇法：一、平等见，随起言说；二、最胜见，随起言说。如是二种，外道法中都不可得，所作差别故，远离涅槃故。

三七；七二八（四六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罗睺罗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知、云何见，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得无有我、我所见，我慢、系著、使」？佛告罗睺罗：「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罗睺罗！若比丘于所有地界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如实知。水界，火界，风界，空界，识界，亦复如是。罗睺罗！比丘如是知、如是见，于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，我慢、系著、使。罗睺罗！若比丘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，我慢、系著、使，是名断爱缚、诸结，〔断诸爱〕，正慢无间等，究竟苦边」。佛说此经已，尊者罗睺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愚夫」：复次、世间愚夫，略有二种愚夫之相：一、乐习行，能引自他无义利行；二、于四处不得善巧。当知能引无义利行，有四种相。云何为四？谓能生起四种苦故。一、他差别苦，二、内差别苦，三、时差别苦，四、身差别苦。他差别苦者，或有疫厉，谓非人作；或有灾害，谓人所作；或有已遭；或恐当遭，于所未遭而生怖畏，如是名为由他增上所生众苦。内差别苦者，谓界相违疾病因缘，名为灾患；所爱变坏，所欲匮乏，生染恼心，名为扰恼。如是名为由内增上所生众苦。此复如前应知，或有已所遭苦，或恐当遭生怖畏苦。时差别苦者，谓即如是诸品类苦，过去已有，未来当有，现在今有，如是总名时差别苦。身差别苦者，谓自习行邪行为因，能令己苦；由是因缘，他虽正行亦能令苦，如是名为身差别苦。常知此中，前三名为唯能引自无义利行，后一名为亦能引他无义利行。云何四处不得善巧？谓于诸界、诸处、缘起、处非处中，皆不了达。与上相违，当知即是聪慧二相。又

由无色意处所依、所缘自类流转差别，当知建立有十八界。

由五色处安立运转驱役所依体性差别，当知建立有余六界：安立所依体性差别，谓地等四；运转所依体性差别，即是空界；驱役所依体性差别，即是识界。由染、净品想及寻思所依义故，当知建立有余六界；谓欲，恚，害；并彼对治。贪、瞋、痴缚所依义故，当知建立有余六界：谓苦，乐，忧，喜，舍，无明。若有非理作意思惟，即便生起邪想寻思；若有如理作意思惟，即便生起正想寻思。又由三界染、净二品遍行义故，当知建立有余四界谓名所摄受等四蕴。又由所染所净清净，即此不净清净增上，如前所说。外不出离出离义故，当知建立有余三界，谓欲界，色界，无色界，如前所说。内不出离出离义故，当知建立有余三界，谓色界，无色界，灭界。又即由此内外二事出离增上，听闻正法或不正法，如理思惟或不如理思惟，依处三种言事差别义故，当知建立有余三界，谓过去界，未来界，现在界。又由所知诸苦、烦恼，多、中、少义，当知建立有余三界，谓劣界，中界，妙界。若有上苦及上烦恼，是名劣界；

若有中苦及中烦恼，是名中界；若有少苦及少烦恼，是名妙界。如是遍知劣、中、妙界。又由远离此因缘义，及由修习此对治义，当知建立有余三界，谓善界，不善界，无记界。又由修善清净差别，缺缚义故，无缚义故，具缚义故，当知建立有余三界，谓学界，无学界，非学非无学界。又即由彼有学、无学与诸愚夫，若共不共、世出世法成就义故，当知建立有余二界，谓有漏界，无漏界。又即由彼世、出世间，若常无常，有上无上差别义故，当知建立有余二界，谓有为界，无为界。一切皆为趣向涅槃，悉以涅槃为其后际，熟修梵行，是故过此无复立界。诸处，缘起，及处非处所有善巧，如声闻地已辨其相。又若略说处及非处善巧相者，谓或依止趣五趣行，或复依止趣涅槃行。此一切行，略有三种，谓劣、中、胜。趣恶趣行，说名为劣；趣善趣行，说名为中；趣涅槃行，说名为胜。所以者何？趣善趣行，此最为极，更无余行，唯此能感所有世间最极圆满，谓能感得转轮王身，或帝释身，或魔罗身，或大梵身，彼无第二，更无有余补特伽罗或男、或女与其等者。

趣涅槃行，当知能证一切有情最胜法性，谓声闻菩提，独觉菩提，无上菩提。诸佛如来于彼一切最为殊胜，一切三千大千世界补特伽罗无与等者。又余所有安住菩提劣功德者，于诸世间得增上位，尚为殊胜，何况如来！彼复云何？谓于是处，正见具足补特伽罗不能现行，诸异生类堪任现行，当知一切如经广说。

六 受相应

复次、嗢拖南曰：

自性与因缘，见、染、数取趣，转差别、道理，寂静、后观察。

诸受自性，应当了知；诸受因缘，应当了知；于受正见，应当了知；于受杂染，应当了知；于能受受补特伽罗，思择、不思择二力差别，应当了知；如是于受解脱、不解脱流转品别，应当了知；诸有所受皆苦道理，应当了知；诸受寂静止息差别，应当了知；于受观察一切受相，应当了知。

一；七二九（四六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罗睺罗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知、云何见，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得无有我、我所见，我慢、系著、使」？佛告罗睺罗：「有三受：苦受，乐受，不苦不乐受。此三受，何因？何集？何生？何转？谓此三受，触因，触集，触生，触转。彼彼触因，彼彼受生，若彼彼触灭，彼彼受亦灭、止、清凉、没。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我此识及外境界一切相，得无有我、我所见，我慢、系著、使」。佛说此经已，尊者罗睺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自性因缘」：略说三受，是受自性。三品类触，是受因缘。

二；七三〇（四六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罗睺罗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知、云何见，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得无有我、我所见，我慢、系著、使」？佛告罗睺罗：「有三受：苦受，乐受，不苦不乐受。观于乐受而作苦想，观于苦受作剑刺想，观不苦不乐受作无常想。若彼比丘观于乐受而作苦想，观于苦受作剑刺想，观

不苦不乐受作无常灭想者，是名正见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观乐作苦想，苦受同剑刺，于不苦不乐，修无常灭想。

是则为比丘，正见成就者，寂灭安乐道，住于最后边，

永离诸烦恼，摧伏众魔军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罗睺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见」：又诸乐受，变坏法故，贪依处故，贪是当来众苦因故，由此应观乐受为苦。若诸苦受，现在前时恼害性故，如中毒箭而未得拔，由此应观苦受如箭。非苦乐受，已灭坏者是无常故，正现前者是灭法故，于二更续能随顺故，由此应观非苦乐受性是无常，性是灭法。如是于受所生正见，能随悟入诸有所受皆悉是苦。

三；七三一（四六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罗睺罗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知、云何见，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得无有我、我所见，我慢、系著、使」？佛告罗睺罗：「有三受：苦受，乐受，不苦不乐受。观于乐受，为断乐受、贪使故，于我所修梵行；断苦受、瞋恚使故，于我所修梵行；断不苦不乐受、痴使故，于我所修梵行。罗睺罗！若比丘乐受、贪使，已断、已知；苦受、恚使，已断、已知；不苦不乐受、痴使，已断、已知者，是名比丘断除爱欲，缚去诸结，慢无间等，究竟苦边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乐受所受时，则不知乐受，贪使之所使，不见出要道。

苦受所受时，则不知苦受，瞋恚使所使，不见出要道。

不苦不乐受，正觉之所说，不善观察者，终不度彼岸。

比丘勤精进，正知不动转，如此一切受，慧者能觉知。

觉知诸受者，现法尽诸漏，明智者命终，不堕于众数，

众数既已断，永处般涅槃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罗睺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染」：于乐受中有贪随眠，于苦受中有瞋随眠，于非苦乐无明随眠，是名于受所起杂染。虽于乐等所有诸受现前分位，一切未断烦恼随眠之所随眠，然由缘彼各别所行诸缠，生起此后随眠烦恼随缚，即名于彼相续随眠。为欲永害诸随眠故，熟修梵行，非唯为遣诸缠因缘。

四；七三二（四六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大海深峭者，此世间愚夫所说深峭，非贤圣法律所说深峭。世间所说者，是大水积聚数耳。若从身生诸受，众苦逼迫，或恼、或死，是名大海极深峭处。愚痴无闻凡夫，于此身生诸受，苦痛逼迫，或恼、或死，忧悲称怨，啼哭号呼，心乱发狂，长沦没溺，无止息处。多闻圣弟子，于身生诸受，苦痛逼迫，或恼、或死，不生忧悲、啼哭号呼，心生狂乱，不沦生死，得止息处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身生诸苦受，逼迫乃至死，忧悲不息忍，号呼发狂乱，

心自生障碍，招集众苦增，永沦生死海，莫知休息处。

能舍身诸受，身所生苦恼，切迫乃至死，不起忧悲想，

不啼哭号呼，能自忍众苦，心不生障碍，招集众苦增，

不沦没生死，永得安隐处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数取趣」：无思择力补特伽罗，受苦受时，心极忧悴。即此苦受，若身、若心，现前领纳。所余乐受、非苦乐受，由未断故而说相应，是如名为现见圆满冥暗受坑，难得其底。有思择力补特伽罗，应知一切与上相违。

五；七三三（四七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愚痴无闻凡夫，生苦受、乐受，不苦不乐受，多闻圣弟子，亦生苦受、乐受，不苦不乐受。诸比丘！凡夫、圣人，有何差别」？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善哉世尊！唯愿广说，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」。佛告诸

比丘：「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诸比丘！愚痴无闻凡夫，身触生诸受，增诸苦痛，乃至夺命，愁忧称怨，啼哭号呼，心生狂乱。当于尔时，增长二受：若身受，若心受。譬如士夫身被双毒箭，极生苦痛，愚痴无闻凡夫，亦复如是，增长二受——身受、心受，极生苦痛。所以者何？以彼愚痴无闻凡夫不了知故，于诸五欲生乐受触，受五欲乐，受五欲乐故，为贪使所使。苦受触故，则生瞋恚，生瞋恚故，为恚使所使。于此二受，若集、若灭、若味、若患、若离不如实知，不如实知故，生不苦不乐受，为痴使所使。为乐受所系终不离，苦受所系终不离，不苦不乐受所系终不离。云何系？谓为贪、恚、痴所系，为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所系。多闻圣弟子，身触生苦受，大苦逼迫，乃至夺命，不起忧悲称怨，啼哭号呼，心乱发狂。当于尔时，唯生一受，所谓身受，不生心受。譬如士夫被一毒箭，不被第二毒箭。当于尔时，唯生一受，所谓身受，不生心受。为乐受触，不染欲乐，不染欲乐故，于彼乐受、贪使不使；于苦触受，不生瞋恚，不生瞋恚故，恚使不使。于彼二使，集、灭、味、患、离如实知，如实知故，不苦不乐受、痴使不使。于彼乐受解脱不系，苦受，不苦不乐受解脱不系。于何不系？谓贪、恚、痴不系，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不系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多闻于苦、乐，非不受觉知，彼于凡夫人，其实大有间。

乐受不放逸，苦触不增忧，苦、乐二俱舍，不顺亦不违。

比丘勤方便，正智不倾动，于此一切受，黠慧能了知。

了知诸受故，现法尽诸漏，身死不堕数，永处般涅槃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六；七三四（四七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譬如空中狂风卒起，从四方来：有尘土风、无尘土风，毘湿波风、鞞岚婆风，薄风、厚风，乃至风轮起风。身中受风，亦复如是种种受起：乐受，苦受，不苦不乐受；乐身受，苦身受，不苦不乐身受；乐心受，苦心受，不苦不乐心受；乐食受，苦食受，不苦不乐食（受）；乐无食（受），苦无食受，不

苦不乐无食受；乐贪受，苦贪受，不苦不乐贪受；乐出要受，苦出要受，不乐不苦出要受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譬如虚空中，种种狂风起，东西南北风，四维亦如是。

有尘及无尘，乃至风轮起。如是此身中，诸受起亦然。

若乐、若苦受，及不苦不乐；有食与无食；贪著、不贪著。

比丘勤方便，正智不倾动，于此一切受，黠慧能了知。

了知诸受故，现法尽诸漏，身死不堕数，永处般涅槃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；七三五（四七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譬如客舍，种种人住：若剎利，婆罗门，长者，居士；野人，猎师；持戒，犯戒；在家，出家，悉于中住。此身亦复如是种种受生：苦受，乐受，不苦不乐受；乐身受，苦身受，不苦不乐身受；乐心受，苦心受，不苦不乐心受；乐食受，苦食受，不苦不乐食受；乐无食受，苦无食受，不苦不乐无食受；乐贪著受，苦贪著受，不苦不乐贪著受；乐出要受，苦出要受，不苦不乐出要受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譬如客舍中，种种人住止：剎利、婆罗门，长者、居士等，

旃陀罗、野人，持戒、犯戒者，在家、出家人，如是等种种。

此身亦如是，种种诸受生：若乐、若苦受，及不苦不乐；

有食与无食；贪著不贪著。比丘勤方便，正智不倾动，

于此一切受，黠慧能了知。了知诸受故，现法尽诸漏，

身死不堕数，永处般涅槃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转差别」：又于诸受，心未解脱补特伽罗，但于苦受圆满领纳，犹如一人中二毒箭。二毒箭者，即喻三受，或染心领纳，谓由贪、瞋、痴；或相

应领纳，谓由生等苦。如是彼由现法所有上品苦故，及由现法诸杂染故，亦由后法所有苦故，由是诸处受其染恼。心解脱者，应知一切与上相违。此差别者，具领三受。又若有受，于依止中，生已破坏，消散不住，速归迁谢；不经多时，相似相续而流转者，应观此受犹若旋风。若有诸受少时经停，相似相续，不速变坏而流转者，应观此受如客舍中羁旅色类。又彼诸受自性所依染净品别，当知名受品类差别。有味受者，诸世间受；无味受者，诸出世受。依耽嗜受者，于妙五欲诸染污受；依出离受者，即是一切出离远离所生，诸善定不定地俱行诸受。

八；七三六（四七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异比丘，独一静处禅思，念言：世尊说三受——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；又说诸所有受悉皆是苦，此有何义？是比丘作是念已，从禅起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于静处禅思念言：世尊说三受——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；又说诸所有受悉皆是苦，此有何义」？佛告比丘：「我以一切行无常故，一切诸行变易法故，说诸所有受悉皆是苦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知诸行无常，皆是变易法，故说受悉苦，正觉之所知。

比丘勤方便，正智不倾动，于诸一切受，黠慧能了知。

悉知诸受已，现法尽诸漏，身死不堕数，永处般涅槃」。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道理」：又诸苦受，一切众生现知是苦，不假成立。所余二受，由二因缘，应知是苦。非苦乐受，及能随顺此受诸行，由无常故，应知是苦。所有乐受，及能随顺此受诸行，变坏法故，应知是苦。由此道理，当知诸受皆悉是苦。

九；七三七（四七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阿难独一静处禅思，念言：世尊说三受——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；又复说诸所有受悉皆是苦，此有何义？作是念已，从禅起，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。白

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独一静处禅思，念言：如世尊说三受——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；又说一切诸受悉皆是苦，此有何义」？佛告阿难：「我以一切行无常故，一切行变易法故，说诸所有受悉皆是苦。又复阿难！我以诸行渐次寂灭故说；以诸行渐次止息故说，一切诸受悉皆是苦」。阿难白佛言：「云何世尊以诸受渐次寂灭故说」？佛告阿难：「初禅正受时，言语寂灭；第二禅正受时，觉、观寂灭；第三禅正受时，喜心寂灭；第四禅正受时，出、入息寂灭；空入处正受时，色想寂灭；识入处正受时，空入处想寂灭；无所有入处正受时，识入处想寂灭；非想非非想入处正受时，无所有入处想寂灭；想受灭正受时，想、受寂灭：是名渐次诸行寂灭」。阿难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渐次诸行止息」？佛告阿难：「初禅正受时，言语止息；二禅正受时，觉、观止息；三禅正受时，喜心止息；四禅正受时，出、入息止息；空入处正受时，色想止息；识入处正受时，空入处想止息；无所有入处正受时，识入处想止息；非想非非想入处正受时，无所有入处想止息；想受灭正受时，想、受止息：是名渐次诸行止息」。阿难白佛：「世尊是名渐次诸行止息」。佛告阿难：「复有胜止息，奇特止息，上止息，无上止息；如是止息，于余止息无过上者」。阿难白佛：「何等为胜止息，奇特止息，上止息，无上止息，诸余止息无过上者」？佛告阿难：「于贪欲心不乐、解脱，恚、痴心不乐、解脱，是名胜止息，奇特止息，上止息，无上止息，诸余止息无过上者」。佛说此经已，尊者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寂静」：又彼诸受，应知略有三种寂静：一、由依止上定地故，下地诸受皆得寂静；二、由暂时不现行故而得寂静；三、由当来究竟不转而得寂静。当知此中暂时不行，名为寂静；令其究竟成不行法，名为止息。乐言论者广生言论，染污乐欲展转发起种种论说，名为语言。即此语言，若正证入初静虑定，即便寂静。又麁寻、伺能发语言，诸未得定，或有已得还从定起，能发语言，非正在定，正在定者，虽有微细寻、伺随转而不能发所有语言，是故此位说名一切语言寂静，是名第二义门差别。又瑜伽师，于贪、瞋、痴深见过患，安住领纳贪、瞋、痴等离系诸受，数数遍知，数数断灭贪、瞋、痴等，故说其心于贪、瞋、痴离染解脱。

一〇；七三八（四七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毘婆尸如来未成佛时，独一静处，禅思思惟，作如是观：观察诸受，云何为受？云何受集？云何受灭？云何受集道迹？云何受灭道迹？云何受味？云何受患？云何受离？如是观察，有三受——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；触集是受集；触灭是受灭；若于受爱乐、赞叹、染著、坚住，是名受集道迹；若于受不爱乐、赞叹、染著、坚住，是名受灭道迹；若受因缘生乐喜，是名受味；若受无常变易法，是名受患；若于受断欲贪，越欲贪，是名受离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一——一六；七三九——七四四（）

如毘婆尸佛，如是式弃佛，毘湿波浮佛，迦罗迦孙提佛，迦那迦牟尼佛，迦叶佛，及我释迦文佛，未成佛时思惟观察诸受，亦复如是。

一七；七四五（四七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有异比丘独一静处禅思，如是观察诸受：云何受？云何受集？云何受灭？云何受集道迹？云何受灭道迹？云何受味？云何受患？云何受离？时彼比丘从禅觉已，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独一静处禅思，观察诸受：云何为受？云何受集？云何受灭？云何受集道迹？云何受灭道迹？云何受味？云何受患？云何受离」？佛告比丘：「有三受——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；触集是受集；触灭是受灭；若于受爱乐、赞叹、染著、坚住，是名受集道迹；若于受不爱乐、赞叹、染著、坚住，是名受灭道迹；若受因缘生乐喜，是名受味；若受无常变易法，是名受患；若于受断欲贪，越欲贪，是名受离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八；七四六（四七七）

如异比丘问经，尊者阿难所问经亦如是。

一九；七四七（四七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云何为受？云何受集？云何受灭？云何受集道迹？云何受灭道迹」？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善哉世尊！唯愿广说，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」。佛告诸比丘：「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」。佛告比丘：「有三受——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；触集是受集；触灭是受灭；若于受爱乐、赞叹、染著、坚住，是名受集道迹；若于受不爱乐、赞叹、染著、坚住，是名受灭道迹；若受因缘生乐喜，是名受味；若受无常变易，是名受患；若于受断欲贪，越欲贪，是名受离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〇；七四八（四七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我于诸受不如实知，受集、受灭、受集道迹、受灭道迹、受味、受患、受离不如实知，我于诸天世间，魔、梵，沙门、婆罗门，天人众中，不得解脱、出离，脱诸颠倒，亦非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以我于诸受、受集、受灭、受集道迹、受灭道迹、受味、受患、受离如实知故，于诸天世间，魔、梵，沙门、婆罗门，天人众中，为脱、为出，为脱诸颠倒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观察」：又由七行，于诸受中观受七相：谓观诸受自性故，现在流转、还灭因缘故，当来流转因缘故，当来还灭因缘故，杂染因缘故，清净因缘故，及清净故。

二一；七四九（四八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沙门、婆罗门，于诸受不如实知，受集、受灭、受集道迹、受灭道迹、受味、受患、受离不如实知者，非沙门，非婆罗门，不同沙门，不同婆罗门，非沙门义，非婆罗门义，非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若沙门、婆罗门，于诸受如实知，受集、受灭、受集道迹、受灭道迹、受味、受患、受离如实知者，彼是沙门之沙门，婆罗门之婆罗门，同沙门，同婆罗门，沙门义，婆罗门义，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

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二；七五〇（）

如沙门、非沙门，如是沙门数、非沙门数，亦如是。

二三；七五一（四八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壹奢能伽罗国壹奢能伽罗林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欲于此中半月坐禅。诸比丘勿复游行，唯除乞食及布萨」。即便坐禅，不复游行，唯除乞食及布萨。尔时，世尊半月过已，敷坐具，于众前坐。告诸比丘：「我以初成佛时，所思惟禅法少许禅分，于今半月思惟，作是念：诸有众生生受，皆有因缘，非无因缘。云何因缘？欲是因缘，觉是因缘，触是因缘。诸比丘！于欲不寂灭，觉不寂灭，触不寂灭，彼因缘故众生生受；以不寂灭因缘故，众生生受。彼欲寂灭，觉不寂灭，触不寂灭，以彼因缘故众生生受；以不寂灭因缘故，众生生受。彼欲寂灭，觉寂灭，触不寂灭，以彼因缘故众生生受；以不寂灭因缘故，众生生受。彼欲寂灭，觉寂灭，触寂灭，以彼因缘故众生生受；以彼寂灭因缘故，众生生受。邪见因缘故众生生受，邪见不寂灭因缘故众生生受；邪志，邪语，邪业，邪命，邪方便，邪念，邪定，邪解脱，邪智因缘故众生生受，邪智不寂灭因缘故众生生受。正见因缘故众生生受，正见寂灭因缘故众生生受；正志，正语，正业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，正解脱，正智因缘故众生生受，正智寂灭因缘故众生生受。若彼欲不得者得，不获者获，不证者证（生），以彼因缘故众生生受，以彼寂灭因缘故众生生受。是名不寂灭因缘众生生受，寂灭因缘众生生受。若沙门、婆罗门，如是缘缘，缘缘集，缘缘灭，缘缘集道迹，缘缘灭道迹不如实知者，彼非沙门之沙门，非婆罗门之婆罗门，不同沙门之沙门，不同婆罗门之婆罗门，非沙门义，非婆罗门义，非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若沙门、婆罗门，于此缘缘，缘缘集，缘缘灭，缘缘集道迹，缘缘灭道迹如实知者，当知是沙门之沙门，婆罗门之婆罗门，同沙门，同婆罗门，以沙门义，婆罗门义，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

说，欢喜奉行。

复次、嗢拖南曰：

受生起、劣等，诸受相差别，见等为最胜，知差别、问记。

「受生起」：一切有情应断诸受，略由三缘而得生起：一者、欲缘，谓于未来世；二者、寻缘，谓于过去世；三者、触缘，谓于现在世现前境界。云何名为一切有情？谓有情众略有八种：一、在家众；二、出家众；三、于诸欲未离贪众；四、于诸欲已离贪众；五、于初静虑未离贪众；六、于初静虑已离贪众，七、从此已上乃至非想非非想处未得离贪诸外道众，能入世间定，具足于邪见乃至邪解脱智者；八、住内法众，能入世间定，具足于正见乃至正解脱智者，及住内法众能入出世定者。由此八众，依能领纳诸受遍知，应知普摄诸有情众。又在家众或出家众，于诸欲中未离贪者，由三因缘，诸染污受而得生起：一、由染著力，二、由作意力，三、由境界力。当知此中诸在家者，追求诸欲，为受用故，发生欲乐，由染著力；即此非理思惟先时曾所领受，由作意力；于现前境现在受用，由境界力。应知如是补特伽罗，欲、寻、触缘，由现行故皆不寂静，以此为缘发生三受。又由最初染污欲、寻、触现行故，领纳彼缘所生诸受，若彼生已染著不舍，亦不除遣，如是彼受长时相续随转不绝，不得寂静，不寂静缘长时相续领纳诸受。

又彼欲等，由其最初长时相续恒现行故，彼缘彼品所有烦恼，堕在相续未永断故，即说名为不寂静缘，是名第二义门差别。若诸出家未离贪者，由于诸欲能弃舍故，其染著力所摄受欲虽得寂静，作意、境界力所摄受，若寻、若触而未寂静。由是因缘，彼于独处，于寻对治未善修故，一切离欲皆未作故，于曾受境非理作意寻思现行，于诸胜妙现前境界有触现行。若于寻思深见过失，于彼对治已善修故，一切离欲未尽作故，欲如前说已得寂静，由是因缘寻亦寂静，唯触独一未得寂静，若胜妙境现在前时，诸染污触便复生起。若于诸欲已离贪者，当知一切皆得寂静，是名一种义门差别。复有一类，于诸欲中未离贪者，由于诸欲所有贪欲未永断故，诸寻、染触未永断故，由是一切皆未寂静。若于诸欲贪欲已断，证初静虑，欲已寂静，寻未寂静；于初

静虑已离贪者，乃至非想非非想处未离贪者，二已寂静，触未寂静。超过有顶，一切寂静，是名第二义门差别。若诸外道，能入世间定，具足于邪见乃至邪解脱智者，由彼为缘，生起诸受，于彼染著。

又由彼品烦恼随缚，即由如是不寂静缘，诸受生起。若住内法，能入世间定，具足于正见乃至正解脱智者，由彼为缘，生起诸受，于彼染著。又由彼品烦恼随缚，即由如是不寂静缘，诸受生起。又住内法能入出世定者，若依向道转，自事未究竟，所有诸欲未得为得，未证为证，未触为触，作是希望：我于是处何时当得！广说如前，彼未寂静，由是为缘，彼于尔时诸受生起。若于自事已得究竟，彼欲寂静，由寂静缘，便有第一寂静无上诸受生起。彼于一切所有诸受出离方便如实了知，是故如前于第一义，诸沙门中许为沙门，诸梵志中许为梵志；若不了知，于彼一切皆不忍许。当知此中，一切诸受无有差别，皆触为缘。又即此缘，欲亦为缘，寻亦为缘，境界愚痴所摄无明亦为其缘。如是一切不正思惟，及堕相续彼品烦恼以为其集。由此灭故，彼亦随灭。正见等道，当知说名能趣灭行。

二四；七五二（四八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夏安居时，尔时，给孤独长者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却坐一面。佛为说法，示教、照喜，说种种法。示教、照喜已，从座起，整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合掌白佛言：「唯愿世尊与诸大众，受我三月请——衣被、饮食、应病汤药」。尔时，世尊默然而许。时给孤独长者知佛默然受请已，从座起去，还归自家。过三月已，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佛告给孤独长者：「善哉长者！三月供养衣被、饮食、应病汤药。汝以庄严净治上道，于未来世当获安乐果报。然汝今莫得默然乐受此法，汝当精勤，时时学远离，喜乐具足身作证」。时给孤独长者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而去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于众中坐，知给孤独长者去已，白佛言：「奇哉世尊！善为给孤独长者说法！善劝励给孤独长者言：汝已三月具足供养如来大众中，净治上道，于未来世当受乐报。汝莫默然乐著此福，汝当时时学远离，

喜乐具足身作证。世尊！若使圣弟子，学远离，喜乐具足身作证，得远离五法，修满五法。云何远离五法？谓断欲所长养喜，断欲所长养忧，断欲所长养舍，断不善所长养喜，断不善所长养忧，是名五法远离。云何修满五法？谓随喜，欢喜，猗息，乐，一心」。佛告舍利弗：「如是，如是！若圣弟子修学远离，喜乐具足身作证，远离五法，修满五法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劣等」：复次、于远离喜身作证住诸圣弟子，能断五法，能修五法，令得圆满，应知如前三摩呬多地广辩其相。

二五；七五三（四八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食念者，有无食念者，有无食无食念者；有食乐者，（有）无食乐者，有无食无食乐者；有食舍者，有无食舍者，有无食无食舍者；有食解脱者，有无食解脱者，有无食无食解脱者。云何（有）食念？谓五欲因缘生念。云何无食念？谓比丘离欲、离恶、不善法，有觉、有观，离生喜、乐，初禅具足住，是名无食念。云何无食无食念？谓比丘有觉、有观息，内净、一心，无觉、无观，定生喜、乐，第二禅具足住，是名无食无食念。云何有食乐？谓五欲因缘生乐、生喜，是名有食乐。云何无食乐？谓息有觉、有观，内净、一心，无觉、无观，定生喜、乐，是名无食乐。云何无食无食乐？谓比丘离喜、贪，舍心住正念、正知，安乐住，彼圣说舍，是名无食无食乐。云何有食舍？谓五欲因缘生舍，是名有食舍。云何无食舍？谓彼比丘离喜、贪，舍心住正念、正知，安乐住，彼圣说舍，第三禅具足住，是名无食舍。云何无食无食舍？谓比丘离苦、息乐，忧、喜先已离，不苦不乐，舍、净念、一心，第四禅具足住，是名无食无食舍。云何有食解脱？谓色俱行。云何无食解脱？谓无色俱行。云何无食无食解脱？谓彼比丘贪欲不染解脱，瞋恚、愚痴心不染解脱，是名无食无食解脱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又喜、乐、舍，劣、中、胜品，谓在欲界，及四静虑，如其所应，当知其相。又在第四静虑地舍，一切过患皆远离故，名善清净。若此上舍，复可立为胜无爱味。

二六；七五四（四八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跋陀罗比丘，及尊者阿难，俱住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阿难往诣尊者跋陀罗所，共相问讯，慰劳已，于一面住。时尊者阿难问尊者跋陀罗比丘言：「云何名为见第一？云何闻第一？云何乐第一？云何想第一？云何有第一」？尊者跋陀罗语尊者阿难言：「有梵天，自在造作化如意，为世之父，若见彼梵天者，名曰见第一。阿难！有众生离生喜乐，处处润泽，处处敷悦，举身充满，无不满处，所谓离生喜乐。彼从三昧起，举声唱说，遍告大众：极寂静者，离生喜乐；极乐者，离生喜乐。诸有闻彼声者，是名闻第一。复次、阿难！有众生于此身离喜之乐，〔润泽〕处处润泽，敷悦充满，举身充满，无不满处，所谓离喜之乐，是名乐第一。云何想第一？阿难！有众生度一切识入处，〔无所有〕无所有入处具足住。若起彼想者，是名想第一。云何有第一？复次、阿难！有众生度一切无所有入处，非想非非想入处具足住。若起彼有者，是名有第一」。尊者阿难语尊者跋陀罗比丘言：「多有人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，汝亦同彼，有何差别？我作方便问汝，汝当谛听，当为汝说。如其所观，次第尽诸漏，是为见第一。如其所闻，次第尽诸漏，是名闻第一。如所生乐，次第尽诸漏者，是名乐第一。如其所想，次第尽诸漏者，是名想第一。如实观察，次第尽诸漏，是名有第一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说已，从座起去。

「见等为最胜」：复次、若有苾刍，依止如是色类见、闻及乐、想、有，无间随得诸漏永尽，当知此见名最胜见，乃至此有名最胜有。从无我见，不更寻求其余胜见，谓无常见，即此无间随得漏尽，是故此见名最胜见。依止此见，复由四门方能随得诸漏永尽：一、或从他听闻正法；二、或依四现法乐住；三、或依止三种想定，谓从空无边处乃至无所有处；四、或天有，或在人有。是故此闻于其余闻，此乐于其余乐，此想于其余想，此有于其余有，说为最胜。

二七；七五五（四八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瓶沙王诣尊者优陀夷所，稽首作礼，退坐一面。时瓶沙王白尊者优陀夷言：「云何世尊所说诸受」？优陀夷言：「大王！世尊说三受——乐受，苦受，不苦不乐受」。瓶沙王白尊者优陀夷：「莫作是言，世尊说三受——乐受，苦受，不苦不乐受。正应有二受——乐受，苦受。若不苦不乐受，是则寂灭」。如是三说。优陀夷不能为王立三受，王亦不能立二受。俱共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。时尊者优陀夷，以先所说，广白世尊：「我亦不能立三受，王亦不能立二受。今故共来，具问世尊，如是之义，定有几受」？佛告优陀夷：「我有时说一受，或时说二受，或说三、四、五、六、十八、三十六，乃至百八受，或时说无量受。云何我说一受？如说所有受皆悉是苦，是名我说一受。云何说二受？说身受，心受，是名二受。云何三受？乐受，苦受，不苦不乐受。云何四受？谓欲界系受，色界系受，无色界系受，及不系受。云何说五受？谓乐根，喜根，苦根，忧根，舍根，是名说五受。云何说六受？谓眼触生受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生受。云何说十八受？谓随六喜行，随六忧行，随六舍行受，是名说十八受。云何三十六受？依六贪著喜，依六离贪著喜，依六贪著忧，依六离贪著忧，依六贪著舍，依六离贪著舍，是名说三十六受。云何说百八受？谓三十六受，过去三十六，未来三十六，现在三十六，是名说百八受。云何说无量受？如说此受、彼受等比，如是无量名说，是名说无量受。优陀夷！我如是种种说受如实义，世间不解故而共诤论，共相违反，终竟不得我法律中真实之义，以自止息。优陀夷！若于我此所说种种受义如实解知者，不起诤论，共相违反，起未起诤，能以法律止令休息。然优陀夷！有二受：欲受，离欲受。云何欲受？五欲功德因缘生受，是名欲受。云何离欲受？谓比丘离欲、恶不善法，有觉、有观，离生喜、乐，初禅具足住，是名离欲受。若有说言：众生依此初禅，唯是为乐非余者，此则不然。所以者何？更有胜乐过于此故。何者是？谓比丘离有觉、有观，内净，定生喜、乐，第二禅具足住，是名胜乐。如是乃至非想非非想入处，转转胜说，若有说言唯有此处，乃至非想非非想极乐非余，亦复不然。所以者何？更有胜乐过于此

故。何者是？谓比丘度一切非想非非想入处，想受灭身作证具足住，是名胜乐过于彼者。若有异学出家，作是说言：沙门释种子，唯说想受灭名为至乐，此所不应。所以者何？应当语言：此非世尊所说受乐数。世尊说受乐数者，如说：优陀夷！有四种乐。何等为四？谓离欲乐，远离乐，寂灭乐，菩提乐」。佛说此经已，尊者优陀夷及瓶沙王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诸受相差别」：复次、由十种相，当知诸受所有差别：一、胜义差别，二、流转所依差别，三、自相差别，四、尽所有性差别，五、自相品类差别，六、流转门差别，七、杂染门差别，八、所治能治差别，九、时差别，十、刹那展转生起差别。此中或有无开觉者，作如是言：受唯有二：一、苦，二、乐。虽复说有不苦不乐，然唯苦乐无性所显，是故世尊即依如是苦乐寂静，假设为有。世尊为欲开晓彼故，说如是言：乐有二种，所谓欲乐及远离乐。此远离乐，复有三种：一者、劣乐，二者、中乐，三者、胜乐。劣乐者，谓无所有处已下；中乐者，谓第一有；胜乐者，谓想受灭。既有是理，乐受亦得说为寂静：谓在初、二、三静虑中；非苦乐受亦名寂静，谓在第四静虑已上，乃至有顶；一切受无，亦名寂静，谓在灭定。然佛世尊约第一义，说有三种最寂静乐，谓诸苾刍心于其贪离染解脱；如于其贪，于瞋，于痴，当知亦尔。如是一切，总为三乐：一者、应远离乐；二者、应修习有上住乐；三者、最极究竟解脱无上住乐。应远离乐者，谓诸欲乐。应修习乐者，谓初静虑乃至有顶诸所有乐；有上住乐者，谓灭尽定，此亦名为应修习乐。最极究竟解脱无上住乐者，谓如前说三最胜乐。非据受乐，说灭尽定以为有乐，然断受乐说名为乐。又胜住乐，与乐相似。又即依此有乐可得，说名为乐，谓如有一从此定起，有所领受，作如是言：我已多住如是如是色类最胜寂静乐住，由依此故说名为乐。

二八；七五六（四八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于一法生正厌离，不乐，背舍，得尽诸漏，所谓一切众生由食而存。复有二法，名及色。复有三法，谓三受。复有四法，谓四食。复有五法，谓五受阴。复有六法，谓六内、外入处。复有七法，谓七识住。复有八法，谓世八法。

复有九法，谓九众生居。复有十法，谓十业迹。于此十法生厌，不乐，背舍，得尽诸漏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九；七五七（四八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于一法生正厌离，不乐，背舍，究竟苦边，解脱于苦，谓一切众生由食而存。复有二法，名及色。复有三法，谓三受。复有四法，谓四食。复有五法，谓五受阴。复有六法，谓六内、外入处。复有七法，谓七识住。复有八法，谓世八法。复有九法，谓九众生居。复有十法，谓十业迹。于此十法生正厌离，不乐，背舍，究竟苦边，解脱于苦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〇；七五八（四八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于一法观察无常，观察变易，观察离欲，观察灭，观察舍离，得尽诸漏，谓一切众生由食而存。复有二法，名及色。复有三法，谓三受。复有四法，谓四食。复有五法，谓五受阴。复有六法，谓六内、外入处。复有七法，谓七识住。复有八法，谓世八法。复有九法，谓九众生居。复有十法，谓十业迹。于此十法，正观无常，观察变易，观察离欲，观察灭，观察舍离，得尽诸漏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一；七五九（四八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于一法观察无常，观察变易，观察离欲，观察灭，观察舍离，究竟苦边，解脱于苦，谓一切众生由食而存。复有二法，名及色。复有三法，谓三受。复有四法，谓四食。复有五法，谓五受阴。复有六法，谓六内、外入处。复有七法，谓七识住。复有八法，谓世八法。复有九法，谓九众生居。复有十法，谓十业迹。于此十业迹观察无常，观察变易，观察离欲，观察灭，观察舍离，究竟苦边，解脱于苦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知差别」：复次、由遍了知应遍知事，于其苦谛得遍解脱，于其集谛得胜解脱，于其灭谛能正作证，于其道谛能正修习。正于苦边能随得者，谓于苦谛得遍解脱；于诸漏尽能随得者，谓于集谛得胜解脱；应厌、应离、应解脱者，谓于灭谛能正作证；于无常等随观住者，谓于道谛能正修习。又由十相，应当了知境事差别：一者、已生诸行，系属命根住因差别；二者、有色、无色诸行，展转相依住立流转差别；三者、无色诸行，无常法性入门差别；四者、心诸杂染依处差别；五者、一切诸行，一切品类总皆是苦差别；六者、净不净业果受用门差别；七者、有喜乐识所行边际差别；八者、爱、恚依处差别；九者、喜乐执藏有情生处，安住边际差别；十者、堕往恶趣依处边际差别。又清净品应得、应修事增上故，当知有余十种差别：一者、善法无间修习增上无逸差别；二者、心慧解脱依止差别；三者、胜三摩地边际差别；四者、于一切境系缚其心边际差别；五者、解脱方便差别；六者、解脱差别；七者、等觉真义差别；八者、现等觉后，于三学中受学差别；九者、正学已学现法乐住差别；十者、证圣神通广行差别。

「问记」：复次、即依如上所说差别，应生问论。标举者，谓由未了义理；记别者，谓由已了义理。当知此中，由四因缘，能请问者不应与言；由四因缘，能记别者不应与言。前四种者：一、于现量，二、于应理，三、于其因，四、于非因。谓等示现时而不领解；比度分别正施设时而不领解；汝自修行，自然当了而不领解；正智论者亲自演说，由此至教亦不领解。是故于此能请问者，不应与言。后四种者，谓一切行皆是无常，一切诸法皆无有我，一切生处皆不可乐，净、不净业终无失坏，是一向记。故思造业当受于苦，此非一向；获得于舍，于现法中定般涅槃，亦非一向。若有问言；造作业已往善趣不？应反诘云：汝问何业？若有问言：修习道已得涅槃不？应反诘云：汝问何道？为是世间，为出世间？置记论者，谓依一切所有见趣。如是四种正答问者，名善能记，应可与言；与此相违，不应与言。

复次、诸佛如来有二记别：一、共外道，二者、不共。共外道者，记诸弟子当生处等。言不共者，终不记别有生者等。有二识火炽然所依：一、微细爱，二、麁名色。欲、色二界爱所生识，名、色为依；爱若止息，乃至寿

量，其识相续随转而住。若无色界爱所生识，但缘其名而得住立；爱若断灭，乃至寿量，其识相续随转而住。又于色界，此爱为依，生中有识，即爱为依，令于中有般涅槃者暂尔安住；此爱若断，即于尔时其识谢灭。复有二种意所生身：一者、色界意所生身，二、无色界意所生身；谓由定地意门方便，而能集成二生身故。又诸如来，略有二种善避他论：一者、能避定不应记，作不定论；二者、能避决定应记，作不定论，如说喜乐色等义别，如是喜乐取等义别，应知亦尔。

卷004

道品诵第四

菩提分法择摄第四

七 念处相应

如是已说缘起、食、谛、界择摄，菩提分法择摄，我今当说。

总嗢拖南曰：

念住与正断，神足及根、力，觉、道支、息念，学、证净为后。

别嗢拖南曰：

沙门、沙门义，喜乐、一切法，梵行、数取趣，超、二染为后。

「沙门」：依四念住修习增上，由四因缘，应知内法有沙门道及有究竟，外法决定无沙门道亦无究竟，当知他论诸沙门道及以究竟，一切皆空。云何名为四种因缘？一者、依止四处得四证智故；二者、解脱四种外随烦恼故；三者、内法弟子与外道弟子不同品类故；四者、内法大师与外道师不同品类故。云何名为内法沙门？谓诸沙门，略有四种：一者、胜道沙门，二者、论道沙门，三者、命道沙门，四者、污道沙门。是四沙门，若略、若广，如声闻地已辩其相。内法道者，云何为道？谓八支圣道。若处施设八支圣道，是处施设污道为后四种沙门；若有其道，自行邪行，非生道器，由是因缘容有污道。是故外法尚无污道，况得有余！内法究竟者，云何究竟？谓断诸取

，诸取断已，当来毕竟无复相续。云何名为依止四处？云何复名得四证智？谓四处者：一、三结永断苏息处，二、无退堕法势力处，三、定趣菩提种类处，四、极七反有随行处。依此四处，于佛、法、僧及于净戒，得证净智。云何名为解脱四种外随烦恼？一者、解脱现法外随烦恼，二者、解脱后法外随烦恼，三者、解脱展转互相违戾所作外随烦恼，四者、解脱于诸圣谛不能宣说、不能觉悟所作外随烦恼。当知此中诸外道类，阙念住故，其念忘失，不正知住。领纳诸受，或乐、或苦、或非苦乐，于乐起染，于苦起恚，于非苦乐发起愚痴，如是名为第一现法外随烦恼。彼由如是染、恚、痴故，以受为缘生后有爱；以爱为缘发生诸取；有爱、取故，以取为缘成办于有；广说乃至纯大苦聚积集增长，如是名为第二后法外随烦恼。又诸外道，萨迦耶见以为根本，种种见趣意各别故，彼此展转互相违戾，是名第三外随烦恼。又诸外道，遍于一切四圣谛中，尚无有能施设其教，况当觉悟！是故彼于自师宗智虽得增上，而实无知，堕无明趣，是名第四外随烦恼。住内法者，于是一切皆能解脱。云何内法弟子与外道弟子不同品类？谓外道弟子，或堕有见常边，或堕无见断边，长夜积集，深起藏护；由闻亲近，由思染著，由修染著。内法弟子行处中行，远离二边。云何内法大师与外道师不同品类？谓外道师，于一切取，虽同宣说断遍知论，而于诸取不能施设正断遍知。由彼本契出家舍欲，故于欲取立断遍知，非于自见、自戒、我语；若有与他诸余沙门、婆罗门等见不同分，戒禁同分，彼于见取亦能随分立断遍知，非于戒禁、我语二取；若有戒禁亦不同分，于戒禁取亦能随分立断遍知，其我语取，于一切时，一切外道悉皆共有，是故外道于自于他我语取中，皆不施设断遍知论。又彼虽能分舍诸取，而于当来还复能取，未永断故。如是外道于诸取中未全断故，未永断故，不得究竟。内法大师，当知一切与上相违。如是应知内法大师与外道师不同品类。

「沙门义」：复次、依四念住修习增上，略由三处、三地、三种补特伽罗，当知普摄诸沙门义。云何三处？一、境，二、智，三、证。云何三地？一、正加行摄异生地，二、有学地，三、无学地。云何三种补特伽罗？一、正加行异生补特伽罗，二、有学补特伽罗，三、无学补特伽罗。云何名境？

谓地等六界，与六触处为所依体；此六触处，与十八意行为所依体；十八意行能杂染心。云何名智？谓心清净，增上慧依处。云何名证？谓即慧依处增上，若谛依处，若舍依处，若寂依处。云何慧依处？谓慧为依处，于正加行异生地中，正修善法为因缘故，能无放逸。入有学地，若慧为依处，证阿罗汉。无学地中，得尽智故，如实了知我生尽等，若学、无学出世智，后诸世间慧。云何谛依处？谓已获得八支圣道，断诸烦恼。由此依处，当来众苦毕竟不生；由此毕竟无忘失故，名谛依处。云何舍依处？谓断彼事；由此依处，于已断事无杂染行，现法乐住。云何寂依处？谓为断灭所余结事，方便勤修，如已得道；

此为依处，于所余结及所余事能舍无余。如是一切，以要而言，为欲得证故修其智；既得证已，便获圣道及圣道果。果有二种，谓烦恼断及与事断。此中一种，证所未证；第二依处，舍未来苦；第三依处，能随习近现法乐住；第四依处，断未圆满能令圆满。齐尔所处，诸瑜伽师于所应作，皆得究竟：谓于未证，由初能证；于未来苦，第二能舍；于现法乐，第三能住；于上断灭所未圆满，第四能满。如是一切，由四依处应当了知。此中先所获得圣道，名寂静道，为断上位烦恼事故，正修习时，于其事断倍趣增益，于烦恼断防未得退。此中云何由智观察所知境界，证所应证？谓正加行异生地中，正行异生补特伽罗，由内、外别，观察五界，于所有身住循身观，谓心解脱及慧解脱为增上故。彼起如是如理加行，于诸界中住唯界想，观唯有界，都无有我。依思择力，于诸色界已远离贪，而于所缘犹未能断；于未来世不希望故，于现在世不耽著故，名已离贪，未能永害彼随眠故，名于所缘犹未能断。彼于其贪已远离故，由心解脱为增上力，远离贪故，心得清净；

而于所缘未能断故，有余上位，应更修治。从此已后，于六触处所摄境界，无倒观察，于诸受中住循受观。彼如前说，依思择力，于诸受界亦远离贪，历观缘生无常性故。即如前说，而于所缘犹未能断。彼于无明已远离故，由慧解脱为增上力，依诸明触所生如理作意相应所有善受，于一切受所生杂染厌舍而住；由于无明触所生受为缘起贪，已远离故，名得清净，而于随眠未永断故，有余上位应更修治。从此已后，于十八意行无倒观察，俱于心

法同时安住循心法观。彼作是思：此十八意行最第一者，谓诸所有寂静、解脱，超过诸色，在于无色，于能顺舍起诸意行。复作是思：若我依此胜妙意行，于清净舍，若定、若生，耽著系忆，因此我心便成杂染。如是知已，舍而不忆，是名于心住循心观。复于诸处观无常性，是名于法住循法观。彼于尔时，于三想定，及以非想非非想处所有诸行，余第一有，已离贪故，名于想界及行界贪亦得远离，余如前说。如是彼于正加行摄异生地中，净修心已，为欲证会学心解脱，复于一切身、受、心、法，观唯有法，都无有我。

于一切有深心厌舍，不起加行，谓我当有，或我当无，如实了知此中无有有者、无者。彼由如是如实知故，渐于见、修所断三漏心得解脱。得尽智故，观察一切当来诸受，不复流转。此不流转，由身灭故。彼于尔时，依诸漏尽所获尽智，为最第一。有学异生诸慧依处，犹有垢故，今此所得定无垢故。又即此慧，于诸烦恼断灭谛中，以寂静行攀缘而住；暂时失念，亦不能动，如是所有心、慧解脱，不为忘念之所陵杂。如前异生及有学位，以彼尚有忘失法故，谛不圆满；在无学位，于一切时如实性故，其谛圆满，故谛依处成就第一。由能弃舍一切依事，故舍依处成就第一；一切道果所集成故，名善修道，非如异生及诸有学，故寂依处成就第一。问：何因缘故，唯在无学，四种依处说为第一，非在异生及有学位？答：在此位中，微细淋漏亦不可知，况有中、上！在异生地，淋漏弥多；有学位中，少可知有，此中何等名为淋漏？应知如前诸动举等，说名淋漏。于彼一切皆永断故，趣向圆满牟尼性故，说名牟尼最极寂静。

又已永害当来因故，于初、中、后，生、老、死苦永止息故；现法行时，于诸世法，四种贪爱永寂静故，四种瞋恚永寂静故。又于住时，不悦諠杂，永寂止故。

「喜乐」：复次、依修所有菩提分法圆满增上，由七因缘，当知建立七种正法。何等为七？一、闻所成作意所缘故；二、思所成及修所成作意所缘故；三、即此三种作意加行时差别故；四、于受用财、遍受用财，善通达故；五、受用财、法，于时时间从他得故；六、于究竟时，内离上慢无失坏故；七、亦于他所，离增上慢无失坏故。此中依诸止、举、舍相，修习知时，

如声闻地及三摩呬多地已辩其相。食饮等义，如声闻地应知差别。又于此中，受用财者，谓于刹帝利、婆罗门、长者等众；受用法者，谓于沙门众。我应如是行者，谓善护于身，善守诸根，善住正念。应如是住者，谓至门首，若不听许则不应入；或得入已，若不听许，不应自专就座而坐。应如是坐者，谓不应宽纵一切身分，乃至广说。应如是语者，谓五种语：一、应时语，二、应理语，三、应量语，四、寂静语、五、正直语。应如是默者，谓于五时应当宴默：谓或纷扰故，或相诽拨故，或违诤而住故，或延请故，或谈论故为待言终所以宴默。云何应时语？谓非纷扰，或遽寻思，或不乐闻，或不安住正威仪时而有所说。又应先序初时所作，然后赞励，正起言说。又应待他语论终已，方起言说。如是等类，一切当知名应时语。云何应理语？谓依四道理，能引义利，称实而语，名应理语。云何应量语？谓文句周圆，齐尔所语决有所须，但说尔所不增不减，非说杂乱无义文辞，如是等类名应量语。云何寂静语？谓言不高疎，亦不喧动，身无奋发，口不咆勃而有所说，名寂静语。云何正直语？谓言无诡诈，不因虚构而有所说；离谄曲故，发言纯质，如是当知名正直语。于己所无信等善法，不起上慢，谓为自有；于其狭小，亦不增益以为广大。唯于实有，乃至所有如实了知，自称言有，故名自知。又信为先，受持净戒；持戒为先，求多闻法；由此为先，舍诸过失，普于一切资财、身命无所顾恋；由此为先，心得静定，证如实智。如是五法，由四因缘之所显发：一、由他教故，二、教增上力自内证故，三、俱生寻思胜辩才故，四、由先串习获得俱生功德相应善男子故。略有二种补特伽罗者，双标二种。如是二种者，分别二种。此二为胜者，当知简择二种差别。修七善法，得二胜利，谓现法中得轻安乐，觉境实性，发生胜喜，由是因缘，多住喜乐。安住是已，能如理思，速疾证得诸漏永尽。

「一切法」：复次、依修菩提分法增上，于善说法毘奈耶中，略由诸学及诸学果，摄一切法。云何诸学？谓三种学：一、增上戒，二、增上心，三、增上慧。云何学果？谓有余依及无余依二涅槃果。当知此中一切法者，谓善法欲，清净出家，为证涅槃，先受持戒，由是渐次，乃至获得究竟涅槃，是故宣说一切诸法，欲为根本。又依净戒，引求正法，摄受多闻；由闻正法增

上力故，能速集证增语明触，是故说彼以为触集。又彼皆为流趣明触所生诸受，乃至有余依般涅槃界为其后际，为求安乐而发起故，此乐一向无罪性故，是故说彼学所摄法为受流趣。又彼为求所有明触，及依明触所生诸受，起闻、思、修所成作意，是故说彼为作意生。又于尔时，于四念住，由观品念，以观为依，与内心止为其增上，是故说彼念为增上。又念增上起奢摩他，与后圣谛现观妙智为上首转，是故说彼定为上首。又于圣谛，诸现观中慧为最胜，谓能无余永尽诸漏，是故说彼慧为最胜。又由一切漏永尽故，获得究竟明触生受俱行解脱。即此解脱，非由一切学所摄法数数随得，唯由顿得，由此解脱，一切乐中为最第一，无罪性故，是故说彼即用解脱以为坚固。又彼如是善解脱心，若诸明触所生受等，若学所摄所有诸法，并所依身，于无余依般涅槃界，任运自然究竟寂灭，是故说彼皆以涅槃为其后际。应知此中，欲为增上，受持净戒，名增上戒学。依止触、受增上心、慧，任持方便所有作意，若念、若定，并其加行，名增上心学。慧为最胜，名增上慧学。如是应知名为三学及彼依持。解脱坚固是有余依般涅槃界第一学果，涅槃后际是无余依般涅槃界第二学果。如是略说学及学果，摄一切法。又此诸学及诸学果，能证资粮，当知对治八种过患，修集九想。云何名为八种过患？所谓耽著利养恭敬，爱藏一切后有诸行，懈怠懒惰，萨迦耶见，贪著美味，于诸世间种种妙事欣、欲、贪爱，依止放逸恶行方便，依止邪愿修习梵行。云何名为修集九想？一者、修集出家想，二者、修集无常想，三者、修集无常苦想，四者、修集苦无我想，五者、修集厌逆食想，六者、修集一切世间不可乐想，七者、修集死想、八者、修集世间平等不平等想，九者、修集有无出没过患出离想。应知此中所有如法，平等行摄，能往善趣；善身、语、意业，说名平等。所有非法，不平等行摄，能往恶趣；不善身、语、意业，名不平等。又住于此，若生、若长，能生后际所有众苦，说名为有。从其前际、于现法中有死灭苦，说名为无。余出、没等，应知如前已广分别。

「梵行」：复次、诸外道辈，闻不正法增上所生，不如理想为依止故，发起无明所生诸受，由此为依发生诸漏。而诸外道，于是诸漏不如实知，亦于无明触所生受不如实知，亦于听闻诸不正法增上所生所有邪想不如实知。

于是三处不实知故，发起欲求，发起有求，亦复发起邪梵行求及无有求。彼于诸欲不如实知，于后有业不如实知，于其众苦不如实知。此中前五是集谛处，最后一种是苦谛处，如是外道于此集谛及以苦谛不如实知。又即于此集谛、苦谛，略由二相不如实知：一、杂染故，二、清净故。此中杂染，复有四相：一、自性故，二、因故，三、果故，四、因果差别故。此中清净，复有二种；一、集苦灭、二、趣灭行。彼于如是四圣谛中，阙乏正智，不能修习菩提分法，由是因缘，彼所修行所有梵行，不得名为最极究竟；即由此缘，不名究达，不尽漏故。住内法者，与彼相违，所修梵行最极究竟；名为究达，尽诸漏故。

「数取趣」：复次、于其六种补特伽罗，依染净法，如来所有大士根智，及当来法生起智转。云何名六补特伽罗？谓有一类补特伽罗，先余生中，于佛善说法毘奈耶，获得净信，广说乃至得正直见。彼于今生，于恶说法毘奈耶中，近不善士，闻不正法，非理作意，于现法中最初生起诸邪见爱、诸业杂染。彼于尔时，成就前生所有善法，及现法中诸不善法。复于后时，于善说法毘奈耶中，亲近善士，听闻正法，如理作意；即由先因，弃舍恶说法毘奈耶，于恶说想、诸不善法，不生染著，速能遣灭。此于当来成清净法，是名第一补特伽罗。复有一类补特伽罗，先余生中，俱行二法毘奈耶行；由彼为因，于现法中，成就善法及不善法。彼于今生，最初如前，于善说法，乃至获得如理作意，于现法中诸不善法，令旧灭没，新不复生；诸有善法，令旧增长，新复更生。诸先所有不善未断，随眠随逐，今于一切皆能断除，无放逸住，此于当来成清净法。复有一类补特伽罗，先余生中，唯行外行，彼于今生，由是为因，串习出家故，串习邪见故，于善说法毘奈耶中，遇缘和合而得出家；既出家已，复生邪见，住自见取，造无间业，亦断善根，一向成就诸不善法，恶趣决定，是名第三补特伽罗。如是三种补特伽罗，当知第一先于内法纯习因行，于现法中先行放逸，后不放逸；第二补特伽罗，先于内外俱习因行，于现法中当知一向行不放逸；第三补特伽罗，先于外法纯习因行，于现法中当知一向多行放逸。如是三种补特伽罗，复有余三补特伽罗、与上相违，应知其相。此中第一补特伽罗，先于外法纯习因行，于现法

中先不放逸，后行放逸。第二补特伽罗，先于内外俱习因行，于现法中专行放逸。第三补特伽罗，先于内法纯习因行，于现法中当知一向修不放逸。又于此中，先世所习善不善因，犹如种子，今世善说法毘奈耶，于其先世诸善种子，犹如良田；于彼先世不善种子，犹如瘠田。与是相违，今世恶说法毘奈耶，于其先世不善种子，犹如良田；于彼先世诸善种子，犹如瘠田。又彼先世因增上力，今善法起，犹如光明，与彼一切如无明暗诸不善法为能对治；彼不善法，与彼一切犹如光明所有善法为所对治。如是先世诸不善法，如有热炭，由有能烧身心义故；今世恶说法毘奈耶，如干□舍。又彼先世所有善法，如有热炭，由有能烧烦恼义故；今世善说法毘奈耶，如干苇舍。又彼先世所有善法，处今恶说法毘奈耶，由损减故，犹如置在冷地石器，如无热炭。又彼先世诸不善法，处今善说法毘奈耶，由断灭故，犹如置在冷地石器，如无热炭。此中诸如来由大士无上根胜劣智力，于其先世善、不善因所集成根，随其所应如实了知。又于现法染净门转，生起当来染净诸法，亦随所应如实了知，故言成就甚奇希有。

「超」：复次、往恶趣行，往善趣行，超度差别，当知略有五门不同。由此五门，于自超度如实了知，于他超度亦正遍知，所谓诸佛及佛弟子。云何名为往恶趣行？谓诸外道，所有一切萨迦耶见以为根本诸恶见趣，并彼所缘，并彼所依以为依止，发生种种恶欲及害，若杀生等，所有无量恶不善法，如经广说。乃至所有诸非法行，不平等行，以为最后，能往险恶处，能往那落迦，能往诸恶趣差别生起。若往于彼，名生恶趣；领受彼因所感非爱诸果异熟，如实名为往恶趣行。于此多闻诸圣弟子，若彼所缘生诸见趣，若自所依令起执著，若诸所有能往一切险恶趣等诸恶欲等，广说乃至诸非法行，不平等行以为最后。若住于彼，领受非爱险恶等果，如是一切，如实随观非我、我所，谓于是中决定无我，亦无我所。如是观已，当于圣谛得现观时，彼诸见趣随眠根本皆永拔故，说名为断，其余一切毕竟不续。此圣弟子，于彼见趣以为根本，所有能往险恶处等，定不能作，定不能往险恶处等，是名第一往恶趣行永损害门。由是因缘，能于自内如实了知，离我等圣，所余异生，虽复有能以世间道，超度能往恶趣不善及恶趣等，获得四种现法乐住，

或得超过诸色，无色寂静解脱，然其不能究竟损害诸恶趣等，后可相应；是故彼流，虽极能离欲、色界爱，暂时获得胜上乐住，而复当来更还造作杀生等事，往诸恶趣。我等定当不能造作杀生等事，乃至广说，诸非法行，不平等行，我等定当能不造作，是名圣法毘奈耶中永损害门，谓能损害往恶趣行。如是诸佛及佛弟子，能实遍知永损害门所有差别。又即如是诸圣弟子，为欲超度所余未断往善趣行，此圣弟子于先所作，不生喜足，于上漏尽起欣乐欲，发正愿心，于彼所得诸世俗道，审观过患，谓彼不能究竟离苦，是名第一为欲超度往善趣行发心愿门。发心愿已，普于一切善趣后有所生爱味，深观过患，如险恶道，心生厌离，欣慕寂静现法涅槃，正修方便，由是进趣如先所得趣涅槃行，如是名为能进趣门。彼由修道渐次离欲，乃至能入第一有定，若于上舍多生爱味、放逸因缘，于现法中不般涅槃，但名上行不还果者，如是名为后上行门。若复于彼深观过患，于上舍中不生爱味，彼于现法能证涅槃，依有余依般涅槃说，如是名为般涅槃门。由是门故，如实了知自般涅槃，超度一切往善趣行，于他超度亦正遍知，所谓诸佛及佛弟子。此中初一永损害门，当知超度往恶趣行；后发心愿、进趣、上行、涅槃四门，当知超度往善趣行。

「二染」：复次、诸圣弟子已见谛迹，未离欲者，应知略有二种杂染，谓欲杂染，后有杂染。于此二种，诸圣弟子应勤加行，净修其心。诸圣弟子为欲断除欲杂染故，勤方便时，渐依三行：谓趣无动行，趣无所有处行，证入无动、无所有、非想非非想处定。此由断对治故，及远分对治故，超度欲杂染。或为断除后有杂染，勤方便时，已离欲界爱，未离色界爱，谓我所何当不有，我何当不有，我当不有，我所当不有，若今所有，若昔所有，如是一切我皆弃舍。彼正修习能断后有所有差别对治道已，离色界爱，乃至能入非想非非想处定。若现法中，于其上舍多生爱味，不般涅槃，彼于现法不全解脱一切所有后有杂染。若于上舍不生爱味，彼现法中能般涅槃，能全解脱所有一切后有杂染。当知此中，若为对治欲杂染故，修对治道，渐次乃至能入第一有定；若为对治后有杂染，修对治道，渐次乃至能入第一有定。如是二种，名共解脱，由诸圣者、非圣异生皆可容有，是故此解脱不名圣解脱。

若于一切乃至有顶，萨迦耶苦如实知已，超度有顶，于现法中永断一切所有杂染，如是解脱，唯诸圣者方能获得，故此解脱名圣解脱。

如是一切，总有五处：一、趣无动行，二、趣无所有处行，三、趣非想非非想处行，四、现法涅槃，五、圣解脱。复有三种诸欲过患：一者、诸欲能为顺乐受境界所生贪欲因缘，二者、诸欲能为顺苦受境界所生瞋恚因缘，三者、诸欲能为顺不苦不乐受境界所生无明愦发因缘。又此诸欲，当于三处应观过患：一、自性故，二、所缘故，三、助伴故。自性故者，谓虚妄分别所生贪爱。所缘故者，谓若内、若外五种色境。助伴故者，谓非理作意相应倒想。又离上欲胜方便心，说名广大，何以故？由彼上地转上转胜，故修彼心，说名广大。若能厌离下地世间，当知定以无常等行厌坏制伏；于其上地所应得处，当知亦以暂时方便起寂静想，住持其心。又我已得于是处所具足安住生信解者，当知彼于加行道中修习净信，于是处所生净信心。由此净信增上力故，修习精进、念、定、慧等，从初静虑，渐次乃至识无边处诸无动定，皆能证入。又由其慧，起是胜解，谓我已能入如是定，此即能感识无动处所有生果。

若现法中不般涅槃，或不进求往于上地，彼于当来决定应往此无动处。又由三缘，于是诸地，当知建立为无动处：谓外欲等散动断故，立初静虑为无动处；寻伺、喜乐色界地中诸动断故，立第四静虑为无动处；有色、有对、种种、别异想动断故，立空无边处、识无边处为无动处。第二、第三静虑中，后后所有诸动断故，当知亦得名无动处。识无边处，由空无边处外门缘动得远离故，当知建立为无动处。以要言之，缘所有定无动摇故，皆名无动，此定边际，极至识无边处。是故当知，乃至此处建立无动，即此一切缘所有定，皆名有上想定。从此已上，缘无所有定，当知名为无上想定。从此已上，复名非想非非想处定。故由三分，宣说三行，由三种门，诸圣弟子厌坏欲等，既厌坏已，渐次能入，乃至识无边处定，是故建立能趣三种无动处行。又若色想，若无动想，于诸下地深厌坏已，能入无所有处定，是名第一能趣无所有处行。又即此处，是无漏道修习边际，此无漏道复有二种：一者、有上，二者、无上。

如有想定，其有上者，无常行俱；其无上者，无我行俱。由有上行，于其下地，深厌坏已，入此处定；由无上行，于下于上一切法中，思惟无我，能入无漏无所有处定。此无上行，当知名为第二趣行。此第二趣行，复由二行有差别故，建立二种：云何二行？谓能依、所依智差别故。此中能依无我智者，谓诸所有，若有情界，若我己身，于中都无我所属处，谓地方域；我所属者，谓诸有情；我所属事，谓或父、或母、或伴、或主，如是等类。如彼于我非所属处，非所属者，非所属事，如是我亦于彼非所属处，非所属者，非所属事。此中所依无我智者，谓诸世间空无有常，及我我所，此中都无常我、我所真实可得，唯有诸法。如是世间既悉是空，当复有谁有所属处，有所属者，有所属事？是故当知前无我智，是其能依；后无我智，是其所依。非想非非想处无无漏道，唯由厌坏无所有处想故，能入此处定，于中唯有此一趣行。又于此中我所何当不有者，谓由生等苦故，说我有苦。我何当不有者，谓即以生等苦，为我发生。

如是乐欲心已，正勤加行，正加行已，获得前后所有差别。由是因缘，复得决定，谓我当不有，我所当不有。若今所有者，谓今现法造作增长所有新业；若昔所有者，谓诸故业。彼于此一切所有异熟果，皆不愿求，一切弃舍无顾恋故。

复次、嗢拖南曰：

安立、边际、纯，及如理、缘起，修时障自性，说、断起、修后。

「安立」：此中，安立四念住为初，道支为最后，三十七种菩提分法，若略、若广，如声闻地应知其相。

一；七六〇（六〇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念处，何等为四？谓身身观念处；受；心；法法观念处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边际」：又由四念住，应知一切所知事边际；由所知事边际故，复应了知智事边际。

二；七六一（六〇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念处，何等为四？谓身身观念处；受；心；法法观念处。如是比丘！于此四念处，修习满足，精勤方便，正念，正知，应当学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；七六二（六〇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一乘道，净诸众生，令越忧悲，灭恼苦，得如实法，所谓四念处。何等为四？身身观念处；受；心；法法观念处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纯」：又四念住，由欲，精进等修习加行，方得圆满。应知除此四种念住，更无有余不同分道或所缘境，由此道，此境，能尽诸漏，获得涅槃。由无第二清净道故，说纯有一能趣正道。又此纯一能趣正道，由二因缘，能令有情究竟清净：一、由思择力故，二、由修习力故。此中愁者，谓染污忧。所言恸者，谓掉俱行欲界染喜。愁以四种世法为所依处，恸以余四世法为所依处。于四念住勤修加行，依思择力超度愁、恸。由依世间修习力故，得离欲爱，弃舍忧、苦。依出世间修习力故，超度一切萨迦耶苦，亦能证得八支圣道及圣道果，真实妙法。一切有情，当知皆由思择、修习二种力故，得一切种究竟清净。

四；七六三（六〇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比丘离四念处者，则离如实圣法；离如实圣法者，则离圣道；离圣道者，则离甘露法；离甘露法者，不得脱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，我说彼于苦不得解脱。若比丘不离四念处者，得不离圣如实法；不离圣如实者，则不离圣道；不离圣道者，则不离甘露法；不离甘露法者，得脱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，我说彼人解脱众苦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如理」：复次、若于身等四种所缘，发起种种非理作意，即便违背四种念住。违背此故，即便违背如理作意，谓圣如理，无间能生正见支等所有圣道；违背此故，即便违背一切圣道；违背道故，便为违背道果、甘露、究竟涅槃。

五；七六四（六〇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四念处集，四念处没。谛听，善思。何等为四念处集，四念处没？食集则身集，食灭则身没。如是随身集观住，随身灭观住，随身集、灭观住，则无所依住，于诸世间永无所取。如是触集则受集，触灭则受没。如是随集法观受住，随灭法观受住，随集、灭法观受住，则无所依住，于诸世间都无所取。名色集则心集，名色灭则心没。随集法观心住，随灭法观心住，随集、灭法观心住，则无所依住，于诸世间则无所取。忆念集则法集，忆念灭则法没。随集法观法住，随灭法观法住，随集、灭法观法住，则无所依住，于诸世间则无所取。是名四念处集，四念处没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缘起」：又瑜伽师，了知身等因缘生已，复于三世身等诸法，住无常观；由住如是无常观故，于诸后有，终不依止后有爱住。又现法中，于一切行，若内、若外，都不执取我及我所。又于未来，当知安住集法随观；于过去世，当知安住灭法随观；于现在世，生已无间尽灭法故，当知安住集、灭法随观。由彼最初，于身等法观缘生性，悟入无常；悟入如是无常性已，于诸爱见杂染等处，多修习住，净治其心，如是作意方得圆满，由此为依，能随获得究竟漏尽。又一切法，以要言之，谓善不善，若杂染品，若清净品。当知此中诸杂染品，皆用非理作意为集；诸清净品，皆用如理作意为集。如是一切，总略说名作意为集。

六；七六五（六一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当说修四念处，谛听，善思。云何修四念处？谓内身身观念住，精勤方便

，正知、正念，调伏世间忧、悲；外身；内外身观（念）住，精勤方便，正念、正知，调伏世间忧、悲。如是受。心。〔法〕内法；外法；内外法观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念、正知、调伏世间忧、悲。是名比丘修四念处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——八；七六六——七六七（）

过去，未来修四念处、亦如是说。

九；七六八（六一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善法聚，不善法聚。云何善法聚？所谓四念处，是为正说。所以者何？纯一满净聚者，所谓四念处。云何为四？谓身身观念处；受；心；法法观念处。云何不善聚？不善聚者，所谓五盖，是为正说。所以者何？纯一逸满不善聚者，所谓五盖。何等为五？谓贪欲盖，瞋恚盖，睡眠盖，掉悔盖，疑盖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修时障自性」：复次、修诸念住，若略、若广，如声闻地应知其相。

声闻地说：「今于此中，云何为身？云何于身住循身观？云何为念？云何念住？略说身相有三十五：谓内身，外身；根所摄身，非根所摄身；有情数身，非有情数身；麁重俱行身，轻安俱行身；能造身，所造身；名身，色身；那落迦身，傍生身，祖父国身，人身，天身；有识身，无识身；中身，表身；变异身，不变异身；女身，男身，半择迦身；亲友身，非亲友身，中庸身；劣身，中身，妙身；幼身，少身，老身：如是名为身相差别。住循身观，略有三种，谓依身增上闻、思、修慧，由此慧故，于一切身、一切相，正观察，正推求，随观，随觉。念谓依身增上，受持正法，思惟法、义，修习、作证，于文、于义、修、作证中，心无忘失。若审思惟：我于正法，为正受持，为不尔耶？于彼彼义，慧善了达，为不尔耶？善能触证彼彼解脱，为不尔耶？如是审谛、安住其念，名为念住。又为守护念，为于境无染，为安住所缘，名为念住。为守护念者，谓如说言：先守护念，若常委念。为于境无染者，谓如说言：念守护心，行平等位，不取其相，不取随好，广说乃

至守护意根，修意根律仪。为安住所缘者，谓如说言：于四所缘安住其念，谓于遍满所缘，净行所缘，善巧所缘，净惑所缘。由此三相善住其念，故名念住。

云何为受？谓乐受，苦受，不苦不乐受；乐身受，苦身受，不苦不乐身受；如说身受，心受亦尔。乐有爱味受，苦有爱味受，不苦不乐有爱味受；无爱味受，依耽嗜受，当知亦尔。乐依出离受，苦依出离受，不苦不乐依出离受。如是总有二十一受，或九种受。

云何为心？谓有贪心，离贪心，有瞋心，离瞋心，有痴心，离痴心，略心，散心，下心，举心，掉心，不掉心，寂静心，不寂静心，定心，不定心，善修心，不善修心，善解脱心，不善解脱心：如是总有二十种心。

云何为法？谓若贪，贪毘奈耶法；若瞋，瞋毘奈耶法；若痴，痴毘奈耶法。若略、若散法，若下、若举法，若掉、不掉法，若寂静、不寂静法，若定、不定法，若善修、不善修法，若善解脱、不善解脱法：如是当知建立黑品、白品，染品、净品，二十种法。

又乐受者，谓顺乐受触为缘所生平等受受所摄，是名乐受。此若五识相应，名身受；若意识相应，名心受。如顺乐受触，如是顺苦受触，顺不苦不乐受触为缘所生，不平等受受所摄，非平等非不平等受受所摄，是名苦受，不苦不乐受。此若五识相应，名身受；若意识相应，名心受。如是诸受，若随顺涅槃，随顺决择，毕竟出离，毕竟离垢，毕竟能令梵行圆满，名无爱味受；若堕于界，名有爱味受。若色、无色界系，若随顺离欲，名依出离受；若欲界系，若不顺离欲，名依耽嗜受。

又有贪心者，谓于可爱所缘境事，贪缠所缠；离贪心者，谓即远离如是贪缠。有瞋心者，谓于可憎所缘境事，瞋缠所缠；离瞋心者，谓即远离如是瞋缠。有痴心者，谓于可愚所缘境事，痴缠所缠；离痴心者，谓即远离如是痴缠。如是六心，当知皆是行时所起三烦恼品，及此三品对治差别。略心者，谓由止行，于内所缘系缚其心。散心者，谓于外五妙欲，随顺流散。下心者，谓惛沈、睡眠俱行；举心者，谓于净妙所缘明了显现。掉心者，谓太举

故，掉缠所掉；不掉心者，谓于举时及于略时，得平等舍。寂静心者，谓从诸盖已得解脱；不寂静心者，谓从诸盖未得解脱。言定心者，谓从诸盖得解脱已，复能证入根本静虑；不定心者，谓未能入。善修心者，谓于此定长时串习，得随所欲，得无艰难，得无梗涩，速能证入；不善修心者，与此相违，应知其相。善解脱心者，谓从一切究竟解脱；不善解脱心者，谓不从一切不究竟解脱。如是十四种心，当知皆是住时所起。依净盖地住时所起，有八种心，谓从略心，散心，乃至寂静，不寂静心。依净烦恼地住时所起，有六种心，谓定心，不定心，乃至善解脱，不善解脱心。

又于内有盖，能自了知我有诸盖；于内无盖，能自了知我无诸盖。如彼诸盖未生而生亦能了知，如彼诸盖生已散灭亦能了知。于眼有结，乃至于意有结，能自了知我有眼结，乃至我有意结；于眼无结，乃至于意无结，能自了知我眼无结，乃至我意无结。如彼眼结，乃至意结未生而生，亦能了知；如彼诸结生已散灭，亦能了知。于内有念等觉支，能自了知我有念等觉支；于内无念等觉支，能自了知我无念等觉支。如念等觉支未生而生，亦能了知；如生已住，不忘修满，倍复修习增长广大，亦能了知。如念等觉支，如是择法、精进、喜、安、定、舍等觉支，当知亦尔。若能如是如实遍知诸杂染法——自性，因缘，过患，对治，是为法念住体。如说于身住循身观，念及念住，如是于受，于心、于法，随其所应，当知亦尔。

云何于内身等住循身等观？云何于外身等住循身等观？云何于内外身等住循身等观？谓若缘内自有情数身色为境，住循身观，是名于内身住循身观。若缘外非有情数色为境，住循身观，是名于外身住循身观。若缘外他有情数身色为境，住循身观，是名于内外身住循身观。若缘依内自有情数身色所生受、心、法为境，住循三观，是名于内受、心、法，住循受、心、法观。若缘依外非有情数色所生受、心、法为境，住循三观，是名于外受、心、法，住循受、心、法观。若缘依外他有情数身色所生受、心、法为境，住循三观，是名于内外受、心、法，住循受、心、法观。

复有差别：谓若缘根所摄，有执有受色为境，是名于内身住循身观。若缘非根所摄，无执无受色为境，是名于外身住循身观。若缘非根所摄，有执

有受色为境，是名于内外身住循身观。如是若缘依前三色所生受、心、法为境，随其所应，当知即是住循三观。

复有差别：谓若缘自内定地，轻安俱行色为境，是名于内身住循身观。若缘自内不定地，麁重俱行色为境，是名于外身住循身观。若缘他轻安俱行、麁重俱行色为境，是名于内外身住循身观。如是若缘依前三色所生受、心、法为境，随其所应，当知即是住循三观。

复有差别：谓若缘内能造大种色为境，是名于内身住循身观。若缘外能造大种色为境，是名于外身住循身观。若缘依能造大种色所生，根、境所摄造色为境，是名于内外身住循身观。如是若缘依前三色所生受、心、法为境，随其所应，当知即是住循三观。

复有差别：谓若缘有识身内色为境，是名于内身住循身观。若缘无识身有情数青瘀等位色为境，是名于外身住循身观。若缘无识身色于过去时有识性，有识身色于未来时无识性，相似法性、平等法性为境，是名于内外身住循身观。如是若缘依前三色所生受、心、法为境，随其所应，当知即是住循三观。

复有差别：谓若缘自中身，发、毛、爪、齿等相为境，是名于内身住循身观。若缘他中身，发、毛、爪、齿等相为境，是名于外身住循身观。若缘内表身，变异、不变异、青瘀等相，及缘外表身变异、不变异、青瘀等相，相似法性、平等法性为境，是名于内外身住循身观。如是若缘依前三色所生受、心、法为境，随其所应，当知即是住循三观。

如是等类，身、受、心、法诸差别门，当知多种；今于此中，且显少分诸门差别。

又为对治四颠倒故，世尊建立四种念住。谓为对治于不净中计净颠倒，立身念住，以佛世尊于循身念住中，宣说不净相应四憹怕路，若能于此多分思惟，便于不净断净颠倒。为欲对治于诸苦中计乐颠倒，立受念住，以于诸受住循受观，如实了知诸所有受皆悉是苦，便于诸苦断乐颠倒。为欲对治于无常中计常颠倒，立心念住，以能了知有贪心等种种差别，经历彼彼日夜、

刹那、瞬息、须臾，非一众多种种品类心生灭性，便于无常断常颠倒。为欲对治于无我中计我颠倒，立法念住，由彼先来有有我见等诸烦恼故，无无我见等诸善法故，于诸蕴中生起我见，以于诸法住循法观，如实了知所计诸蕴自相、共相，便于无我断我颠倒。

复有差别：谓诸世间，多于诸蕴唯有蕴性，唯有法性，不如实知，横计有我，依止于身；由依身故，受用苦、乐；受苦、乐者，由法、非法，有染、有净。为欲除遣我所依事愚故，立身念住。为欲除遣我所领受事愚故，立受念住。为欲除遣于心、意、识执我愚者我事愚故，立心念住。为欲除遣所执我心能染、净事愚故，立法念住。

复有差别：谓若依此造作诸业，若为此故造作诸业，若造业者，若由此故造作诸业，为总显示如是一切，立四念住。当知此中依止于身，造作诸业；为求受故，造作诸业；心能造业；由善、不善法能造诸业。

复有差别：谓若依此有染、有净，若为此故起染、起净，若染、净者，若由此故成染、成净，总为显示如是一切，立四念住。当知此中依止于身，有染、有净；为求受故，起染、起净；心染、净者；由诸法故，成染、成净。

问：念住何义？答：若于此住念，若由此住念，皆名念住。于此住念者，谓所缘念住；由此住念者，谓若慧、若念，摄持于定，是自性念住。所余相应诸心心法，是相杂念住。又由身、受、心、法增上所生，善有漏、无漏道，皆名念住。此复三种：一、闻所成，二、思所成，三、修所成。闻、思所成，唯是有漏；修所成者，通漏、无漏」。

又此念住修习道理，非今世尊出现于世方始宣说，今圣弟子适初修习，然于过去无始时来，于诸念住修习流转；于未来世，当知修习亦无穷尽。又是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世、出世间无量善法生起依处，故说如是四种念住，名为善聚。又能障碍如是善聚，故说五盖名不善聚。

一〇；七六九（六一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如人执持四种强弓，大力方便，射多罗树影，疾过无阂。如是如来四种声闻

，增上方便，利根智慧，尽百年寿，于如来所百年说法教授，唯除食息、补写、睡眠，中间常说、常听，智慧明利，于如来所说尽底受持，无诸障阂，于如来所不加再问；如来说法无有终极，听法尽寿百岁命终，如来说法犹不能尽。当知如来所说无量无边，名、句、味身亦复无量，无有终极，所谓四念处。何等为四？谓身念处，受，心，法念处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一；七七〇（）

一切四念处经，皆以此总句，所谓「是故比丘！于四念处修习，起增上欲，精勤方便，正念、正智，应当学」。

「说」：又由身等四所知法无边别故，如来智慧于彼无碍，亦无有边；智无边故，如来所说无上法教亦无有边。如是法教，二缘所显：一、由文故，二、由义故。义差别门，无有数量；法教文句开显义门，亦无数量。于此文句不重宣说，无边展转辩才无尽，是故如来成就希奇未曾有法，善能宣说所有法教，于一义中，能以无量巧妙文句，方便开示而不重说。又于圣教宗义趣智善成就故，名为有趣。俱生闻、思所成妙慧善成就故，名为有意。成就定故，名为有念。通达谛故，名为有慧。当知此中，初一总标，后三别释。

「发起」：复次、有诸苾刍于身等法，先由闻、思如理作意，安住唯有身等法观，知一切法无我性已，不唯于此闻、思作意而生喜足，唯上希求定心解脱。为求定故，住远离处，唯缘身等，以九行相安住其心，令心内寂。由二因缘起四念住，名善发起：一、由如理作意如实智故，二、由三摩地如实智故。此慧无间，由如实智当得究竟。

「修」：复次、有诸苾刍，于三对治得随所欲，得无艰难，得无阻碍，谓无常想，若仁慈观，若无相定。彼由如是三种对治，随其所应，如前所说，于可意等身等境界住厌逆想，不厌逆想，弃彼二种，舍念正知，由此因缘，当知名为善修念住。

一二；七七一（六一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不善聚，善聚。何等为不善聚？谓三不善根，是名正说。所以者何？纯不善积聚者，谓三不善根。云何为三？谓贪不善根、恚不善根，痴不善根。云何为善聚？谓四念处。所以者何？纯善满具者，谓四念处，是名善说。云何为四？谓身念处，受，心，法念处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

一三——一六；七七二——七七五（）

如三不善根，如是三恶行——身恶行，口恶行，意恶行；三想——欲想，恚想，害想；三觉——欲觉，恚觉，害觉；三界——欲界，恚界，害界，（亦如是说）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复次、嗢拖南曰：

先诸根、爱味，前后有差别，取相及诸缠，大果利为后。

「诸根」：有三种根，于诸念住一切善聚为障碍故，当知说名不善法聚。何等为三？一、恶行根，能令当来住恶趣苦。二、寻思根，能令现法住不安苦。三者、根根，与恶行根及寻思根为根本故，说名根根。应知此中，诸贪、瞋、痴三不善根，能与身等恶行为根；欲等三想，能与欲等寻思为根；欲等三界，当知能与贪等三根，及欲、想等三根为根。

一七；七七六（六一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异比丘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所说大丈夫，云何名大丈夫、非大丈夫」？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比丘！能问如来大丈夫义。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若比丘身身观念住，彼身身观念住已，心不离欲，不得解脱，尽诸有漏，我说彼非为大丈夫。所以者何？心不解脱故。若比丘受……。心……。法法观念住，心不离欲，不得解脱，尽诸有漏，我不说彼为大丈夫。所以者何？心不解脱故。若比丘身身观念住，心得离欲，心得解脱，尽诸有漏，我说彼为大丈夫也。所以者何？心解脱故。若受……，心……，法法观念住；受……，心……，法法观念住已，心离贪欲，心得解脱尽诸有漏，我说彼

为大丈夫也。所以者何？心解脱故。是名比丘大丈夫，及非大丈夫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礼足而去。

「爱味」：复次、有诸苾刍，于四念住勤修加行，以世间道离欲界爱，广说乃至第一有定具足安住。即于此定多生爱味，即于此定生喜足想，不上勤求得所未得，此于圣法毘奈耶中，不名大士。何以故？其心未得善解脱故。与此相违，得名大士。

一八；七七七（六一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阿难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于路中思惟，我今先至比丘尼寺，即往比丘尼寺。诸比丘尼遥见尊者阿难来，疾敷床座，请令就座。时诸比丘尼礼尊者阿难足，退坐一面。白尊者阿难：「我等诸比丘尼，修四念处，系心住，自知前后升降」。尊者阿难告诸比丘尼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姊妹！当如汝等所说而学。凡修习四念处，善系心住者，应如是知前后升降」。时尊者阿难为诸比丘尼种种说法，种种说法已，从座起去。尔时，尊者阿难于舍卫城中乞食还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诣世尊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以比丘尼所说，具白世尊。佛告阿难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应如是学四念处，善系心住，知前后升降。所以者何？心于外求，然后制令求其心，散乱心不解脱，皆如实知。若比丘于身身观念住，于彼身身观念住已，若身躭睡，心法懈怠，彼比丘当起净信，取于净相，起净信心。忆念净相已，其心则悦；悦已，生喜；其心喜已，身则猗息；身猗息已，则受身乐；受身乐已，其心则定。心定者，圣弟子当作是学：我于此义，外散之心，摄令休息，不起觉想及已观想，无觉、无观，舍念乐住。乐住已，如实知。受、心、法念（住），亦如是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尊者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前后差别」：复次、有诸苾刍，于身等境，精勤安住循身等观，以九行相安住其心，令心内聚。当知此心，于奢摩他所治，身心惛沈、下劣，不得解脱；不解脱故，依此聚心，生起身中诸惛沈性，生起心中诸下劣性。若于念住善安住心，如实了知此所生起随烦恼已，便从内聚还收其心，安置在

外净妙境相，谓于佛等功德行缘，持心令住。由缘此故，发生欢喜，广说乃至由妙举门，于所缘境令心得定，从奢摩他之所对治诸随烦恼而得解脱；从此已后，如实了知，于随烦恼心得解脱。为此义故，祈愿于外；得此义已，还复如前摄心内聚，而不为其诸随烦恼之所恼乱。心内聚已，不由祈愿，自然如实了知于外，心得解脱。彼于外缘行相寻思有所制伏，有其加行难可运转，皆得自在解脱、弃舍，安乐而住，已得成办胜奢摩他。如是彼于四种念住善安住心，能正了知前后差别。又应知此补特伽罗，先已修行毘钵舍那；毘钵舍那以为依止，于奢摩他修瑜伽行。

一九；七七八（六一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取自心相，莫令外散。所以者何？若彼比丘愚痴、不辩、不善，不取自心相而取外相，然后退减，自生障阂。譬如厨士愚痴、不辩，不善巧便，调和众味奉养尊主，酸、醎、酢、淡不适其意，不能善取尊主所嗜，酸、醎、酢、淡众味之和，不能亲侍尊主左右，伺其所须，听其所欲，善取其心，而自用意，调和众味以奉尊主。若不适其意，尊主不悦，不悦故不蒙爵赏，亦不爱念。愚痴比丘亦复如是，不辩、不善，于身身观（念）住，不能除断上烦恼，不能摄取其心，亦复不得内心寂静，不得胜妙正念、正知，亦复不得四种增上心法现法乐住，本所未得安隐涅槃。是名比丘愚痴、不辩、不善，不能善摄内心之相，而取外相，自生障阂。若有比丘黠慧、才辩，善巧方便取内心已，然后取于外相，彼于后时终不退减，自生障阂。譬如厨士黠慧、聪辩，善巧方便供养尊主，能调众味——酸、醎、酢、淡，善取尊主所嗜之相，而和众味以应其心，听其尊主所欲之味，数以奉之。尊主悦已，必得爵禄、爱念、信重。如是黠慧厨士，善取尊主之心。比丘亦复如是，身身观念住，断上烦恼，善摄其心，内心寂止，正念、正知，得四增（上）心法现法乐住，得所未得安隐涅槃，是名比丘黠慧、辩才，善巧方便取内心相，摄持外相，终无退减，自生障阂。受、心，法观（念住），亦复如是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取相」：复次、有诸苾刍，于诸念住勤修加行，毘钵舍那以为依止，于奢摩他乐修观行。彼即应于内奢摩他所摄自心，取如是相：谓我今者何所思惟，云何思惟，令奢摩他所摄受心，为奢摩他所治身心惛沈、下劣之所恼乱？复我今者何所思惟，云何思惟，令奢摩他所摄受心，不为彼法之所恼乱？若彼苾刍，不取如是自心相貌，但自了知此随烦恼染污心已，便于外缘取净妙相；由是为因，虽能暂时除遣现在现前随惑，然于后时若复如前摄心内聚，还为如是随惑所恼，不得静定。如先不取自心相故，由是因缘，为随烦恼数数扰乱；又不能得所欣求义，复为忧愁之所损恼；又经长时不能获得内心寂止，不能获得依奢摩他、毘钵舍那为先，清净增上第一正念、正知。由不获得内心寂止故，不能得四增上心现法乐住；由不获得增上第一正念、正智故，不能得先所未得无上安隐究竟涅槃。与上相违，应知即是一切白品，乃至获得先所未得无上安隐究竟涅槃。此中典厨譬瑜伽师，主即譬于内奢摩他所摄受心，其肴膳味喻执取相，上妙衣食喻于内心奢摩他等。当知黑品喻诸愚夫，所有白品喻诸智者。

二〇；七七九（六一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过去世时，有一鸟，名曰罗婆，为鹰所捉，飞腾虚空，于空鸣唤言：我不自觉，忽遭此难。我坐舍离父母境界而游他处，故遭此难，如何今日为他所困，不得自在！鹰语罗婆：汝当何处自有境界而得自在？罗婆答言：我于田耕垅中，自有境界，足免诸难，是为我家父母境界。鹰于罗婆起憍慢言：放汝令去，还耕垅中，能得脱以不？于是罗婆得脱鹰爪，还到耕垅大块之下，安住止处，然后于块上，欲与鹰鬪。鹰则大怒，彼是小鸟，敢与我鬪！瞋恚极盛，迅飞直搏。于是罗婆入于块下，鹰鸟飞势，臆冲坚块，碎身即死。时罗婆鸟深伏块下，仰说偈言：

『鹰鸟用力来，罗婆依自界，乘瞋猛盛力，致祸碎其身。

我具足通达，依于自境界，伏怨心随喜，自观欣其力。

设汝有凶愚，百千龙象力，不如我智慧，十六分之一，

观我智殊胜，摧灭于苍鹰』。

如是比丘！如彼鹰鸟愚痴，自舍所亲父母境界，游于他处，致斯灾患。汝等比丘亦应如是，于自境界所行之处，应善守持，离他境界，应当学。比丘！他处、他境界者，谓五欲境界。眼见可意、爱、念妙色，欲心染著；耳识声；鼻识香；舌识味；身识触可意、爱、念妙触，欲心染著，是名比丘他处他境界。比丘自处父母境界者，谓四念处。云何为四？谓身身观念处，受……，心……，法法观念处。是故比丘！于自行处父母境界而自游行，远离他处他境界，应当学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诸缠」：复次、有诸苾刍，于诸念住正勤修习而是异生。或有胜妙可爱境界正现在前；或复独处得诸相状，由失念故，不如理想以为依止，率尔发起猛利贪缠。彼于此缠深心厌耻，谓如自身堕于厄难极鄙秽处，发起猛利思远离心，由如是行，便于彼缠心得解脱。既解脱已，心生欢喜，从此已后起猛利厌，猛利厌后得无常想，如见大犁发诸行块，便于圣谛如实现观，以其依止依附涅槃。又即有学观察作意，于胜妙境思惟净相，由未永断贪随眠故，贪缠率尔生起现前，寻复于彼深见过患，为欲断此缠及随眠，入无相定，如是能断余未断法。从定起已，如实了知一切已断，领受微妙解脱喜乐。如实观见自己成就大智力故，名为彊盛；诸魔罗品，其力羸劣。

二一；七八〇（六一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于四念处多修习，当得四果、四种福利。云何为四？谓须陀洹果，斯陀含果，阿那含果，阿罗汉果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大果利」：复次、修四念住所引功德，当知能感最胜增上究竟果故，名有大果；当知能感最胜增上乐胜利故，名有大利。

二二；七八一（六一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，于私伽陀聚落北身怒林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过去世时，有缘幢伎师，肩上竖幢，语弟子言：汝等于幢上，下向护我，我亦护汝，迭相护持，游行嬉戏；多得财利。时伎弟子

语伎师言：不如所言，但当各各自爱护，游行嬉戏，多得财利，身得无为安隐而下。伎师答言：如汝所言，各自爱护。然其此义，亦如我说，己自护时即是护他，他自护时亦是护己。心自亲近，修习随护作证，是名自护、护他。云何护他、自护？不恐怖他，不违他，不害他，慈心哀彼，是名护他、自护。是故比丘当如是学：自护者修四念处，护他者亦修四念处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复次、嗢拖南曰：

邪师、住雪山，劝勉、系属、净，渐次、戒圆满，穗、成就为后。

「邪师」：有诸外道，于弟子众自立为师，专求利养，专求恭敬，专求自利。遇缘和合，有族姓子投其出家，因而谓曰：汝之与我，先无一切资身众具可共受用，汝应为我往诣他处，褒赞我德，掩藏我失，我亦为汝行如是事。我等二人迭相依护，当于诸王，若与王等，乃至一切大商主边，多获利养及以恭敬。若作是言诸外道师，名专自利。然其弟子便发抗言：勿为此见！如是护者，未名自护往恶趣失，若防此失，乃名自护。是故汝应如前自护，我亦当自别为余护；我既不能护汝，汝亦不须护我。于此义中，当知弟子是如理语者，是聪慧者，重当来故；应知其师是非理语者，是愚痴者，重现在故。复有杂染触恼于他，由杂染故不能自护，因此恼他，不名护他。此中如前，由亲近等断诸烦恼，名当自护；从此已后，由断为因不恼他等，名当护他。应知此中，无瞋、无害是无恼义。无缘而起利、乐二心，无缘而起慈、悲二心，当知如此是哀愍义。由哀愍故，不恼于他，是故当知一切哀愍，与彼相违。

二三；七八二（六二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大雪山中寒冰嶮处，尚无猨猴，况复有人！或复有山，猨猴所居而无有人；或复有山，人、兽共居。于猨猴行处，猎师以麝胶涂其草上。有黠猨猴，远避而去。愚痴猨猴，不能远避，以手小触即胶其手；复以二手欲解求脱，即胶二手；以足求解，复胶其足；以口啮草，辄复胶口；五处同胶，联卷卧地。

猎师既至，即以杖贯担负而去。比丘！当知愚痴猨猴，舍自境界父母居处，游他境界，致斯苦恼。如是比丘！愚痴凡夫依聚落住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村乞食，不善护身，不守根门，眼见色已则生染著，耳、声，鼻、香，舌，味、身、触，皆生染著。愚痴比丘，内根、外境被五缚已，随魔所欲。是故比丘当如是学：于自所行处、父母境界依止而住，莫随他处、他境界行。云何比丘自所行处、父母境界？谓四念处：身身观念住，受……，心……，法法观念住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住雪山」：复次、应知雪山喻佛善说法毘奈耶。此中略有三分可得：一、无学地，二、有学地，三、异生地。猨猴喻彼非理作意诸相应心，猎人喻魔。于无学地俱不能行；于有学地乃至不还，唯有非理作意相应，猨猴喻心独一能往，非猎人喻魔所能行；于异生地二俱能行。又诸愚夫，要观余境，能出余境；追求余境，余境所缚，是故于境不得解脱。

二四；七八三（六二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尊者阿难与众多比丘，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尊者阿难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诸年少比丘，当云何教授？云何为其说法」？佛告阿难：「此诸年少比丘，当以四念处教令修习。云何为四？谓身身观念住，精勤方便，不放逸行，正智、正念，寂定于心，乃至知身。受……。心……。法法观念住，精勤方便，不放逸行，正念、正智，寂静于心，乃至知法。所以者何？若比丘住学地者，未得进上，志求安隐涅槃时，身身观念住，精勤方便，不放逸行，正念、正智，寂静于心。受……。心……。法法观念住，精勤方便，不放逸行，正念、正智，寂静于心，乃至于法远离。若阿罗汉，诸漏已尽，所作已作，舍诸重担，尽诸有结，正知善解脱。当于彼时，亦修身身观念住，精勤方便，不放逸行，正念、正智，寂静于心。受……。心……。法法观念住，乃至于法得远离」。时尊者阿难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二五；七八四（六二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跋祇人间游行，到鞞舍离国庵罗园中住。尔时，庵罗女闻世尊跋祇人间游行，至庵罗园中住，即自庄严，乘车出鞞舍离城，诣世尊所，恭敬供养。诣庵罗园门，下车步进，遥见世尊与诸大众围绕说法。

世尊遥见庵罗女来，语诸比丘：「汝等比丘！勤摄心住，正念、正智，今庵罗女来，是故诫汝。云何为比丘勤摄心住？若比丘已生恶不善法当断，生欲方便，精进摄心；未生恶不善法不令起；未生善法令生；已生善法，令住不忘，修习增满，生欲方便，精勤摄心，是名比丘勤摄心住。云何名比丘正智？若比丘去来威仪，常随正智；回顾、视瞻、屈伸、俯仰、执持衣钵、行住坐卧、眠觉、语默，皆随正智住，是（名）正智。云何正念？若比丘内身身观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智、正念，调伏世间贪忧；如是受……，心……，法法观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智、正念，调伏世间贪忧，是名比丘正念。是故汝等勤摄其心，正智、正念，今庵罗女来，是故诫汝」。

时庵罗女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却住一面。尔时，世尊为庵罗女种种说法，示教、照喜、示教照喜已，默然而住。尔时，庵罗女整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合掌白佛：「唯愿世尊与诸大众，明日受我请中食」！尔时，世尊默然受请。庵罗女知世尊默然受请已，稽首礼足，还归自家。设种种食，布置床座，晨朝遣使白佛时到。尔时，世尊与诸大众，诣庵罗女舍，就座而坐。时庵罗女手自供养种种饮食。食讫，澡漱洗钵竟，时庵罗女持一小床，坐于佛前，听佛说法。尔时，世尊为庵罗女说随喜偈：

「施者人爱念，多众所随从，名称日增高，远近皆悉闻。

处众常和雅，离悭无所畏，是故智慧施，断悭永无余。

上生忉利天，长夜受快乐，尽寿常修德，娱乐难陀园，

百种诸天乐，五欲悦其心。彼于此人间，闻佛所说法，

为善逝弟子，乐彼受化生」。

尔时，世尊为庵罗女种种说法，示教、照喜，示教、照喜已，从座起而去。

二六；七八五（六二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奈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世间言美色，世间美色者，能令多人集聚观看者不」？诸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若世间美色，世间美色者，又能种种歌舞伎乐，复极令多众聚集看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若有世间美色，世间美色者，在于一处，作种种歌舞，伎乐戏笑，复有大众云集一处。若有士夫不愚、不痴，乐乐、背苦，贪生、畏死，有人语言：士夫！汝当持满油钵，于世间美色者所及大众中过。使一能杀人者，拔刀随汝，若失一滴油者，辄当断汝命。云何比丘！彼持油钵士夫，能不念油钵，不念杀人者，观彼伎女及大众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！所以者何？世尊！彼士夫自见其后有拔刀者，常作是念：我若落油一滴，彼拔刀者当截我头。唯一其心，系念油钵，于世间美色及大众中，徐步而过，不敢顾眄」。「如是比丘！若有沙门、婆罗门，正身自重，一其心念，不顾声、色，善摄一切心法，住身念处者，则是我弟子、随我教者。云何为比丘正身自重，一其心念，不顾声、色，摄持一切心法，住身念处？如是比丘，身身观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智、正念，调伏世间贪忧；受；心；法法观念住，亦复如是。是名比丘正身自重，一其心念，不顾声、色，善摄心法，住四念处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专心正念，护持油钵，自心随护，未曾至方。

甚难得过，胜妙微细，诸佛所说，言教利剑，

当一其心，专精护持。非彼凡人，放逸之事，

能入如是，不放逸教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劝勉」：复次、由于正法听闻，受持，观察义理，法随法行，如其次第，应知劝化安立四义。复有三法，尚能断余一切胜妙婬欲贪缠，况乎鄙劣诸欲贪缠！何等为三？一、精进力，二、不放逸力，三、对治力。由精进力，其已生者令不坚住；由余二力，其未生者令不得生。如是行者勤修正行，为欲断除已生恶故，及未生者令不生故。

二七；七八六（六二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鬱低迦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善哉世尊！为我说法。我闻法已，当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。思惟所以，善男子剃除须发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，如上广说，乃至不受后有」。佛告鬱低迦：「如是！如是！如汝所说。但于我所说法，不悦我心，彼所事业亦不成就，虽随我后而不得利，反生障阂」。鬱低迦白佛：「世尊所说，我则能令世尊心悦，自业成就，不生障阂。唯愿世尊为我说法，我当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如上广说，乃至不受后有」。如是第二，第三请。尔时，世尊告鬱低迦：「汝当先净其初业，然后修习梵行」。鬱低迦白佛：「我今云何净其初业，修习梵行」？佛告鬱低迦：「汝当先净其戒，直其见，具足三业，然后修四念处。何等为四？内身身观念住，专精方便，正智、正念，调伏世间贪忧；如是外身；内外身身观念住。受……。心……。法法观念住，亦如是广说」。时鬱低迦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而去。

时鬱低迦闻佛教授已，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。思惟所以，善男子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，乃至不受后有。

二八；七八七（）

如鬱低迦所问，如是异比丘所问，亦如上说。

二九；七八八（六二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异比丘，名婆醯迦，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善哉世尊！为我说法」，如前鬱低迦修多罗广说。差别者：「如是婆醯迦比丘！初业清净，身身观念住者，超越诸魔；受；心；法法观念住者，超越诸魔」。时婆醯迦比丘闻佛说法教诫已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不受后有。

三〇；七八九（六二六）

第二经亦如上说，差别者，如是比丘超越生死。

「系属」：复次、于四念住殷重修习，如声闻地应知其相。系属魔者，谓在欲界，此不还果即能超度。系属死者，谓从欲界乃至有顶，此阿罗汉乃能超度。

三一；七九〇（六二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阿那律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有比丘住于学地，未得上进安隐涅槃而方便求，是圣弟子当云何于正法律修习，多修习，得尽诸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」？佛告阿那律：「若圣弟子住于学地，未得上进安隐涅槃而方便求，彼于尔时，当内身身观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智、正念，调伏世间贪忧。如是受；心；法法观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智、正念，调伏世间贪忧。如是圣弟子多修习已，得尽诸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」。尔时，尊者阿那律陀，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三二；七九一（六二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巴连弗邑鸡林精舍。时尊者优陀夷，尊者阿难陀，亦住巴连弗邑鸡林精舍。尔时，尊者优陀夷诣尊者阿难所，共相问讯，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语尊者阿难：「如来、应供、等正觉所知所见，为诸比丘说圣戒，令不断、不缺、不择、不离、不戒取、善究竟、善持、智者所叹、所不憎恶。何故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所见，为诸比丘说圣戒，不断、不缺、乃至智者所叹、所不憎恶」？尊者阿难语优陀夷：「为修四念处故。何等为四？谓身身观念住；受；心；法法观念住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还本处。

三三；七九二（六二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巴连弗邑鸡林精舍。尔时，尊者阿难，尊者跋陀罗，亦在彼住。时尊者跋陀罗问尊者阿难言：「颇有法修习、多修习，得不退转耶」？尊者阿难语尊者跋陀罗：「有法修习、多修习，能令行者得不退转，谓四念处。何等为四？身身观念住；受；心；法法观念住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说已，各还本处。

三四；七九三（六三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巴连弗邑鸡林精舍。尔时，尊者阿难，尊者跋陀罗，亦在彼住。时尊者跋陀罗问尊者阿难：「颇有法修习、多修习，令不净众生而得清净，转增光泽耶」？尊者阿难语尊者跋陀罗：「有法修习、多修习，能令不净众生而得清净，转增光泽，谓四念处：身身观念住；受；心；法法观念住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还本处。

三五；七九四（六三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巴连弗邑鸡林精舍。尔时，尊者阿难，尊者跋陀罗，亦在彼住。时尊者跋陀罗问尊者阿难：「颇有法修习、多修习，能令未度彼岸众生得度彼岸」？尊者阿难语尊者跋陀罗：「有法修习、多修习，能令未度彼岸众生得度彼岸，谓四念处。何等为四？谓身身观念住；受；心；法法观念住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还本处。

三六；七九五（六三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巴连弗邑鸡林精舍。尔时，尊者阿难，尊者跋陀罗，亦在彼住。尊者跋陀罗问尊者阿难：「颇有法修习、多修习，得阿罗汉」？尊者阿难语尊者跋陀罗：「有法修习、多修习，而得阿罗汉，谓四念处。何等为四？谓身身观念住；受；心；法法观念住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还本处。

三七；七九六（六三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巴连弗邑鸡林精舍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所说一切法，一切法者，谓四念处，是名正说。何等为四？谓身身观念住；受；心；法法观念住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八；七九七（六三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巴连弗邑鸡林精舍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比丘于四念处，修习、多修习，名贤圣出离。何等为四？谓身身观念住；受；心；法法观念住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九——四五；七九八——八〇四（）

如出离，如是正尽苦，究竟苦边，得大果，得大福利，得甘露法，究竟甘露，甘露法作证，如上广说。

四六；八〇五（六三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巴连弗邑鸡林精舍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比丘于四念处，修习、多修习，未净众生令得清净，已净众生令增光泽。何等为四？谓身身观念住；受；心；法法观念住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七——五〇；八〇六——八〇九（）

如净众生，如是未度彼岸者令度，得阿罗汉，得辟支佛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亦如上说。

「净」：言不清净诸有情者，谓诸异生；言清净者，谓诸有学；言鲜白者，谓诸无学。复有三种证净未清净者，能令清净；已清净者，能令鲜白。当知此中，上诸有学，说名清净；下诸有学，名不清净，彼由修道未清净故。余如前说。

五一；八一〇（六三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巴连弗邑鸡林精舍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为汝说修四念处。何等为修四念处？若比丘！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，出兴于世。演说正法，上语亦善，中语亦善，下语亦善，善义，善味，纯一满净，梵行显示。若族姓子、族姓女，从佛闻法，得净信心，如是修学。见在家和合欲乐之过，烦恼结缚，乐居空闲，出家学道，不乐在家，处于非家，欲一向清净，尽其形寿，纯一满净，鲜白梵行。我当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。作是思惟已，即便放舍钱财、亲属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。正其身行，护口四过，正命清净，习贤圣戒，守诸根门，护心正念。眼见色时，不取形相，若于眼根住不律仪，世间贪忧、恶不善法常漏于心，而令于眼起正律仪；耳，鼻，舌，身，意起正律仪，亦复如是。彼以贤圣戒律成就，善摄根门，来往、周旋、顾视、屈伸、坐卧、眠觉、语默，

住智正智。彼成就如此圣戒，守护根门，正智、正念，寂静远离，空处、树下、闲房独坐，正身正念，系心安住。断世贪忧，离贪欲，净除贪欲；断世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盖，离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盖，净除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盖。断除五盖恼，心慧力羸诸障阂分不趣涅槃者，是故内身身观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智、正念，调伏世间贪忧；如是外身；内外身；受；心；法法观念住，亦如是说。是名比丘修四念处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渐次」：复次、修四念住，应知略有五种渐次：一、信增上力，清净出家；二、戒律仪；三、根律仪；四、乐远离；五、盖清净。诸在家者，虽复数数修诸念住，护得净信，诸盖清净，然阙学处，当知所修不得圆满。

五二；八一一（六三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修四念处」。如上广说，差别者：「乃至如是出家已，住于静处，摄受波罗提木叉律仪，行处具足，于细微罪生大怖畏。受持学戒，离杀、断杀、不乐杀生，乃至一切业迹如前说。衣钵随身，如鸟两翼。如是学戒成就，修四念处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戒圆满」：复次、由三因缘，具戒苾刍，当知禁戒净命圆满。云何为三？一、所行圆满，二、摄取圆满，三、受用圆满。所行圆满者，谓从买卖乃至害缚、断截、挝打、揣摩等事，皆悉远离。摄取圆满者，谓于摄取象、马等事，乃至摄取生谷等事，皆悉远离。受用圆满者，谓衣仅蔽身，食才充腹，便生喜足，于余长物、非时食等，皆悉远离。

五三；八一二（六三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舍利弗，住摩竭提那罗聚落，疾病涅槃，纯陀沙弥瞻视供养。尔时，尊者舍利弗因病涅槃，时纯陀沙弥供养尊者舍利弗已，取余舍利，担持衣钵，到王舍城。举衣钵，洗足已，诣尊者阿难所，礼尊者阿难足已，却住一面。白尊者阿难：「尊者当知！我和上尊者舍利弗已涅槃，我持舍利及衣钵来」。于是尊者阿难闻纯

陀沙弥语已，往诣佛所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举体离解，四方易韵，持辩闭塞。纯陀沙弥来语我言：和上舍利弗已涅槃，持余舍利及衣钵来」。佛言：「云何阿难！彼舍利弗持所受戒身涅槃耶？定身、慧身、解脱身、解脱知见身涅槃耶」？阿难白佛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佛告阿难：「若法我自知，成等正觉所说，谓四念处，四正断，四如意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觉支，八道支涅槃耶」？阿难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！虽不持所受戒身，乃至道品法而涅槃，然尊者舍利弗，持戒多闻，少欲知足，常行远离，精勤方便，摄念安住，一心正受；捷疾智慧，深利智慧，超出智慧，分别智慧，大智慧，广智慧，甚深智慧，无等智慧，智宝成就；能示，能教，能照，能喜，善，能赞叹，为众说法。是故世尊！我为法故，为受法者故，愁忧苦恼」。佛告阿难：「汝莫愁忧苦恼！所以者何？若生、若起、若作，有为败坏之法，何得不坏？欲令不坏者，无有是处。我先已说：一切所爱念种种诸物，适意之事，一切皆是乖离之法，不可常保。譬如大树，根、茎、枝、叶、华、果茂盛，大枝先折；如大宝山，大岩先崩；如是如来大众眷属，其大声闻先般涅槃。若彼方有舍利弗住者，于彼方我则无事，然其彼方，我则不空，以有舍利弗故，我先已说故。汝今阿难！如我先说，所可爱念种种适意之事，皆是别离之法，是故汝今莫大愁毒。阿难！当知如来不久亦当过去。是故阿难！当作自洲而自依，当作法洲而法依，当作不异洲、不异依」。阿难白佛：「世尊！云何自洲以自依？云何法洲以法依？云何不异洲、不异依」？佛告阿难：「若比丘，身身观念处，精勤方便，正智、正念，调伏世间贪忧；如是外身；内外身；受；心；法法观念处，亦如是说。阿难！是名自洲以自依，法洲以法依，不异洲、不异依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四；八一三（六三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偷罗国跋陀罗河侧伞盖庵罗树林中。尊者舍利弗、目揵连涅槃未久。尔时，世尊月十五日布萨时，于大众前敷座而坐。尔时，世尊观察众会已，告诸比丘：「我观大众，见已虚空，以舍利弗、大目揵连般涅槃故。我声闻唯此二人，善能说法，教诫教授，辩说满足。有二种财，钱财及法财。钱财者，从世人求；法财者，从舍利弗、大目揵连求。如

来已离施财及法财，汝等莫以舍利弗、目揵连涅槃故，愁忧苦恼。譬如大树，根、茎、枝、叶、华、果茂盛，大枝先折，亦如宝山，大岩先崩；如是如来大众之中，舍利弗、目揵连二大声闻先般涅槃。是故比丘！汝等勿生愁忧苦恼！何有生法、起法、作法，（有）为法、坏败之法而不磨灭！欲令不坏，无有是处。我先已说：一切可爱之物，皆归离散；我今不久，亦当过去。是故汝等当知自洲以自依，法洲以法依，不异洲、不异依。谓内身身观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智、正念，调伏世间贪忧；如是外身；内外身；受；心；法法观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智、正念，调伏世间贪忧，是名自洲以自依，法洲以法依，不异洲不异依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穗」：复次、身等四法，如四大路。于彼所生非理作意，如邪祈愿稻谷麦穗；于彼所生如理作意，如正祈愿稻谷麦穗。当知欲界是不定地，犹如其皮；色、无色界俱是定地，犹如其肉；无明如血；于三界中由三种漏，有淋漏义。

「成就」：复次、如先所说，所有贪等种种无量恶不善法，由二因缘，若成就者，不能修习四种念住，非是一切泛成就者。云何为二？一、有贪等缠现前故，二、于此缠不见过故。缠现在前，杂染心故，不能修习；虽暂远离，性染著故，非无恋故，于能随顺贪等诸法，其心散动，常逐漂沦，种种寻思恒随扰乱，是故不能修习念住。若不尔者，诸有其性不深染著，皆应不能修习念住。若如是者，无容有能修四念住。

八 正断相应

复次、嗢拖南曰：

勇、力、修、等持，异门、神足后。

应知建立四种正断，如声闻地已广分别。

声闻地说：「如是于四念住串习行故，已能除遣龕龕颠倒，已能了达善不善法。从此无间，于诸未生恶不善法，为不生故；于诸已生恶不善法，为令断故；于其未生一切善法，为令生故；于其已生一切善法，为欲令住，令不忘失，广说如前，乃至摄心、持心。

云何名为恶不善法？谓欲缠染污身、语、意业，是身、语、意恶行所摄，及能起彼所有烦恼。若未和合、未现在前，说名未生；若已和合、已现在前，说名已生。云何名为一切善法？谓若彼对治，若盖对治，若结对治；未生、已生，应知如前恶不善法。

若时未生恶不善法，先未和合，为令不生，发起希愿：我当令彼一切一切皆不复生，是名于诸未生恶不善法，为不生故生欲。若时已生恶不善法，先已和合，为令断故，发起希愿：我当于彼一切一切皆不忍受，断灭、除遣，是名于诸已生恶不善法，为令断故生欲。

又彼一切恶不善法，或缘过去事生，或缘未来事生，或缘现在事生。如是彼法或缘不现见境，或缘现见境。若缘过去、未来事境，是名缘不现见境；若缘现在事境，是名缘现见境。当知此中，于缘不现见境恶不善法，其未生者欲令不生，其已生者欲令永断，自策、自励，是名策励。于缘现见境恶不善法，其未生者欲令不生，其已生者欲令永断，勇猛正勤，是名发勤精进。所以者何？要当坚固自策、自励，勇猛正勤，方能令彼或不复生，或永断灭。

又于下品、中品诸缠，其未生者欲令不生，其已生者欲令永断，故自策励。于上品缠，其未生者欲令不生，其已生者欲令永断，发勤精进。

又若行于过去境界，如是行时，不令烦恼缘彼生起；设复失念，暂时生起而不忍受，速能断灭、除遣、变吐。如缘过去，若行未来，当知亦尔。如是未生恶不善法，能令不生，生已能断，是名策励。若行现在所缘境界，如是行时，不令烦恼缘彼生起；设复失念，暂时生起而不忍受，速能断灭、除遣、变吐。如是未生恶不善法，能令不生，生已能断，是名发勤精进。

又或有恶不善法，唯由分别力生，非境界力；或有恶不善法，由分别力生，亦境界力。唯由分别力生非境界力者，谓于住时，思惟过去、未来境界而生于彼。由思惟力生亦境界力者，谓于行时，缘现在境界而生于彼，当于尔时，决定亦有非理分别。当知此中恶不善法，唯由分别力生非境界力者，彼若未生能令不生，生已能断，是名策励；若由分别力生亦境界力者，彼若未生能令不生，生已能断，是名发勤精进。

于其未生一切善法，为令生故生欲者，谓于未得、未现在前所有善法，为欲令得、令现在前，发心希愿，发起猛利求获得欲、求现前欲而现在前，是名于其未生一切善法，为令生故生欲。于其已生一切善法，为欲令住，令不忘失，令修圆满生欲者，谓已获得、已现在前所有善法，是名已生善法。于此善法已得不失，已得不退，依是说言为欲令住。于此善法，明了现前，无暗钝性，依是说言令不忘失。于此善法已得现前，数数修习成满究竟，依是说言令修圆满。于此善法发心希愿，发起猛利求坚住欲，求不忘欲，求修满欲而现在前，是名于其已生一切善法，为欲令住、令不忘失、令修圆满生欲。

策励者，为于已得令现前故；发勤精进者，为于未得令其得故。又策励者，于已生善，为欲令住、令不忘故；发勤精进者，令修满故。又于下品、中品善法，未生令生，生已令住，令不忘失，是名策励；于上品善法，未生令生，生已乃至令修圆满，是名发勤精进。

言策心者，谓若心于修奢摩他一境性中，正勤方便，于诸未生恶不善法，为令不生，广说乃至于其已生一切善法，为欲令住、令不忘失、令修圆满。由是因缘，其心于内极略下劣，或恐下劣，观见是已，尔时随取一种净妙举相，殷勤策励，庆悦其心，是名策心。云何持心？谓修举时，其心掉动，或恐掉动，观见是已，尔时还复于内略摄其心修奢摩他，是名持心。

如是四种，亦名正胜：谓于黑品诸法，其未生者为令不生，其已生者为令断灭，生欲、策励、发勤精进、策心、持心，是二正胜；于白品诸法，其未生者为欲令生，如前黑品广说应知，是二正胜。

如是四种，亦名正断：一、名律仪断，谓于已生恶不善法为令断故，生欲、策励，乃至广说。二、名断断，谓于未生恶不善法为不生故，生欲、策励，乃至广说。由于已生恶不善事，应修律仪令其断灭，不应忍受，由是因缘，名律仪断。于其未生恶不善事，为欲令彼不现行断，为欲令彼不现前断，为断故断，故名断断。三、名修断，谓于未生一切善法，为令生故，广说乃至策心、持心。由于善法数修数习，先所未得能令现前，能有所断，故名

修断。四、名防护断，谓于已生一切善法，为欲令住，广说乃至策心、持心。由于已得已现在前诸善法中，远离放逸，修不放逸，能令善法住不忘失，修习圆满；防护已生所有善法，能有所断，故名防护断。

如是广辨四正断已，复云何知此中略义？谓为显示于黑、白品，舍、取事中，增上意乐圆满，及加行圆满，是故宣说四种正断。当知此中，由生欲故，增上意乐圆满。由自策励、发勤精进，策心、持心，故加行圆满。修瑜伽师，唯有尔所正应作事，谓为断灭所应断事，及为获得所应得事。先当生起希愿、乐欲，为断诸缠；复应时时正勤修习止、举、舍相；为断诸缠及随眠故，更应修集对治善法。为显如是一切所作，说四正胜及四正断，是名略义」。

「勇」：此中宣说勇第五句，云何名勇？谓如前说，堪能忍受发勤精进所生众苦，诸淋漏苦，界不平苦，他麁恶言损恼等事所生众苦。非此因缘，退舍修习正断加行，故名为勇。

九 如意足相应

复次、应知建立四种神足，如声闻地已广分别。

声闻地说：「从此复修四三摩地：谓欲三摩地，勤三摩地，心三摩地，观三摩地。当知由欲增上力所得三摩地，名欲三摩地；由勤增上力所得三摩地，名勤三摩地；由心增上力所得三摩地，名心三摩地；由观增上力所得三摩地，名观三摩地。

若于是时纯生乐欲，生乐欲已，于诸所有恶不善法自性、因缘、过患、对治，正审思察，起一境念；于诸善法自性、因缘、功德、出离，正审思察，住一境念。即由如是多修习故，触一境性，于诸所有恶不善法现行诸缠能令远离，而未永害烦恼随眠，是名欲增上力所得三摩地。

若于过去、未来、现在所缘境界，能顺所有恶不善法，能顺所有下、中、上品烦恼缠中，其未生者为令不生，其已生者为令断灭，自策自励，发勤精进。行彼所缘，于彼境界，自性、因缘、过患、对治，正审思察，住一境念。即由如是多安住故，能正生起心一境性，于诸所有恶不善法现行诸缠能令远

离，而未永害烦恼随眠，是名勤增上力所得三摩地。

若复策发诸下劣心，或复制持诸掉举心，又时时间修增上舍。由是因缘，于诸所有恶不善法，若能随顺恶不善法，及诸善法，若能随顺所有善法，自性、因缘、过患、功德、对治、出离，正审思察，住一境念。即由如是多安住故，能正生起心一境性，广说乃至是名心增上力所得三摩地。

若于能顺恶不善法，作意思惟为不如理；复于能顺所有善法，作意思惟以为如理。如是远离彼诸缠故，及能生起诸缠对治，定为上首诸善法故，能令所有恶不善法皆不现行。便自思惟：我今为有、现有恶不善法不觉知耶？为无、现无恶不善法不觉知耶？我今应当遍审观察。彼由观察作意增上力故，自正观察断与未断，正审思察，住一境念。即由如是多安住故，能正触证心一境性。由是因缘，离增上慢，如实自知我唯于缠心得解脱，未于一切一切随眠心得解脱；我唯获得及已修习诸缠对治，定为上首所有善法，而未获得及未修习随眠对治，是名观增上力所得三摩地。

彼由如是四三摩地增上力故，已远诸缠，复为永害一切一切恶不善法诸随眠故，及为修习能对治彼诸善法故，便更生起乐欲、策励，广说如前修四正断加行道理。彼于如是正修习时，有八断行，为欲永害诸随眠故，为三摩地得圆满故，差别而转。何等名为八种断行？一者、欲，谓起如是希望乐欲，我于何时修三摩地当得圆满，我于何时当能断灭恶不善法所有随眠！二者、策励，谓乃至修所有对治，不舍加行。三者、信，谓不舍加行正安住故，于上所证深生信解。四者、安，谓清净信而为上首，心生欢喜；心欢喜故，渐次息除诸恶不善法品麁重。五者、念，谓九种相，于九种相安住其心，奢摩他品能摄持故。六者、正知，谓毘钵舍那品慧。七者、思，谓心造作，于断未断正观察时，造作其心，发起能顺止、观二品身业、语业。八者、舍，谓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随顺诸恶不善法中，心无染污，心平等性。由二因缘，于随眠断分别了知，谓由境界不现见思，及由境界现见舍故。如是名为八种断行，亦名胜行。如是八种断行、胜行，即是为害随眠瑜伽。此中欲者，即是彼欲。此中策励，即彼精进。此中信者，即是彼信。此中安、念、正知、思、舍，即彼方便。

如是此中，若先欲等四三摩地，若今所说八种断行，于为永断所有随眠，圆满成办三摩地时，一切总名欲三摩地断行成就神足，勤三摩地断行成就神足，心三摩地断行成就神足，观三摩地断行成就神足。问：何因缘故说名神足？答：如有足者，能往能还，腾跃勇健，能得能证世间所有殊胜之法。世殊胜法，说名为神；彼能到此，故名神足。如是若有如是诸法，有三摩地圆满成办，彼心如是清净、鲜白，无诸瑕秽，离随烦恼，安住正真，有所堪能，获得不动，能往能还，腾跃勇健，能得能证出世间法。由出世法最胜自在，是最胜神，彼能证此，故名神足」。

「力」：若略说者，由四种力，持心令定，是故建立四种神足。云何为四？一、净意乐力，二、勤务力，三、心喜乐力，四、正智力。当知此中，由第一力，于三摩地发生乐欲。为证得故，修习勤务，由第二力最初住心，令其安定。由第三力，已住定心，无复散动，不令于外更复飘转。由第四力，观察等持所治烦恼，于断未断如实了知；又于等持入、住、出相，能善了别；如是复于奢摩他等所有诸相，若奢摩他、毘钵舍那诸随烦恼及随烦恼能对治等，皆如实知。乐等持者，于等持中但有尔所等持作事，除此更无若过若增。

「修」：复次、由五因缘，当知神足略修习相：一、由远离奢摩他品随烦恼故，二、由远离毘钵舍那品随烦恼故，三、于毘钵舍那品所缘境界系缚心故，四、于奢摩他品所缘境界系缚心故，五、俱于二品所缘境界系缚心故。应知此中，奢摩他品随烦恼者，谓懈怠俱行欲等，及惛沈、睡眠俱行欲等；当知懈怠俱行欲等，是惛沈、睡眠俱行欲等所依止性。毘钵舍那品随烦恼者，谓掉举俱行欲等，及妙欲散动俱行欲等；当知掉举俱行欲等，是妙欲散动俱行欲等所依止性。又于此中，由懈怠俱行欲等，于奢摩他品令住杂染，然不能令诸奢摩他皆悉灭没；由惛沈、睡眠俱行欲等，于奢摩他品令住杂染，亦复能令诸奢摩他皆悉灭没。由掉举俱行欲等，于毘钵舍那品令住杂染，而不能令毘钵舍那一切灭没；妙欲散动俱行欲等，于毘钵舍那品令住杂染，亦令一切毘钵舍那皆悉灭没。毘钵舍那品所缘境者，谓前后想，此想分别，如声闻地应知其相。奢摩他品所缘境者，谓上下想，此亦如前应知其相。俱品

所缘境者，谓光明想，彼于俱品由动摇故，有诸光影俱行心修。又非如欲等与余懈怠相应说名懈怠俱行，精进亦尔得有懈怠共相应义，然即精进堕在慢缓，不正发勤精进相续，说名懈怠俱行。又此五相，当知总摄一切种修，乐等持者，由此等持速得成满。

「等持」：复次、于五解脱处，如其所应，当知欲等增上四种三摩地。若有苾刍，依净意乐及猛利欲，为欲证得最胜通慧，从诸如来及佛弟子，殷重恭敬听闻正法，从闻无间，渐次证得胜三摩地，当知是名欲增上三摩地。复有苾刍，如所闻法，如所得法，起大功用，发大精进，或正为他宣说开示，或以胜妙音词读诵，从此无间，渐次因缘能随获得胜三摩地，当知是名精进增上三摩地。复有苾刍，于诸贤善三摩地相，善取思惟，观青瘀等，乃至骨锁以为边际，由此所缘，次第生起胜三摩地，当知是名心增上三摩地。复有苾刍，如所闻法，如所得法，独处空闲，思惟筹量，审谛观察，由此因缘，渐次生起胜三摩地，当知是名观增上三摩地。

「异门」：复有差别，谓由四门起三摩地：一、由如前从他生起猛利乐欲闻正法门。二、由从他获得无倒教授教诫，无间殷重发起加行，未入根本胜三摩地，为欲趣入正教授门。三、由已入根本胜三摩地，为欲转得所余上位胜三摩地心喜乐门。四、由多闻闻持，自能于法如理观察平等观门。当知此中，由第一门起欲增上三摩地；由第二门，起精进增上三摩地；由第三门，起心增上三摩地；由第四门，起观增上三摩地。所余分别义，及分别断行，如声闻地应知其相。

「神足」：复次、修诸神足以为依止，能正引发诸圣神通，无有外道修诸神足，能正引发诸圣神通。又诸圣者引发所有最胜神通，随所愿乐，延诸寿行，或住一劫，或一劫余。谓过一劫，不净种性补特伽罗，名为物类，当知此类唯住内法。又诸圣者变化神通，于其四事不能变化：一者、根，二者、心，三者、心所有法，四者、业及业异熟。又诸圣者变性神通，不能转变顺乐受业，令自性改成顺苦受；如顺乐受望顺苦受，顺苦受业望顺乐受，应知亦尔。若业能顺非苦乐受，当知毕竟顺非苦乐。又诸圣者住持神通，不能住持顺非苦乐受业，令成无受，余亦如是。又诸圣者变时神通，不能转变顺现

法受业，令成顺后法受业；及顺后法受业，令成顺现法受业。

十 根相应

复次、嗢拖南曰：

安立、所行境，慧根为最胜，当知后安住外异生品等。

「安立」：略由六处增上义故，当知建立二十二根。何等为六？一、能取境界增上义故；二、继嗣家族增上义故；三、活命因缘，各别事业加行、士用增上义故；四、受用先世诸业所作爱不爱果，及造新业增上义故；五、趣向世间离欲增上义故；六、趣向出世离欲增上义故。当知此中眼根最初，意根为后，如是六根，于取境界有增上义。男、女二根，于能继嗣家族子孙有增上义。命根一种，于爱命者活命因缘，各别事业加行、士用有增上义。乐最为初，舍为其后，如是五根，于其受用先业所作爱不爱果，及造新业有增上义。信为最初，慧为其后，如是五根，于能趣向世间离欲有增上义。未知当知、已知、具知三无漏根，于能趣向出世离欲，最极究竟有增上义。一切世间所现见义，其唯此量，当知是义能究竟者，无出于此二十二根，故一切根二十二摄。

「所行境」：复次、或有一类作是思惟：若无内我托六根门，行六境界，如是六根各别所行，各别境界；然此六根唯能领受自所行境，谁能领受如是六根所行境性？当知此由不能了达缘起道理，故于诸行起邪分别。缘起理者，谓若有时，修瑜伽师于内六根如理攀缘，精勤加行修四念住，即于尔时，此四念住领受六根所行境性；即此于彼由清净故，名为出离。又即勤修四念住故，初达谛理，得七觉支，即于尔时，此诸觉支真故、实故，领受念住所行境性。又由修习觉支因缘，起于明、脱，即于尔时，如是明、脱领受觉支已善修习，从此已后不复应修所行境性。如实已断一切烦恼，即于尔时，于诸烦恼断灭涅槃，离增上慢，即由远离增上慢故，此现实有究竟明、脱，如实领受已得明脱所行境性。由此出离一切所有有为法故，当知明、脱亦得出离，于涅槃中，能取、所取二种施设皆无所有，一切戏论永灭离故。是故乃至诸有为法，可得展转问答施设，能取、所取言论差别，究竟涅槃无为法

中，一切问答言论差别皆不如理。是故当知于无我中，应正显示唯有杂染，唯有清净。

一；八一四（六四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三根：未知当知根，知根，无知根」。尔时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觉知学地时，随顺直道进，精进勤方便；善自护其心；

如自知生尽，无碍道已知；以知解脱已，最后得无知，

不动意解脱，一切有能尽。诸根悉具足，乐于根寂静，

持于最后身，降伏众魔怨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；八一五（六四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五根，何谓为五？谓信根，精进根，念根，定根，慧根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；八一六（六四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五根，何等为五？谓信根，精进根，念根，定根，慧根。若比丘于此五根如实善观察者，于三结断、知，谓身见、戒取、疑，是名须陀洹，不堕恶趣法，决定正向于正觉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边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；八一七（六四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于此五根如实观察者，不起诸漏，心得离欲解脱，是名阿罗汉：诸漏已尽，所作已作，离诸重担，逮得己利，尽诸有结，正智心善解脱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；八一八（六四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五根，何等为五？谓信根，精进根，念根，定根，慧根。信根者，当知是四不坏净。精进根者，当知是四正断。念根者，当知是四念处。定根者，当知是四禅。慧根者，当知是四圣谛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六；八一九（六四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五根，何等为五？谓信根，精进根，念根，定根，慧根。何等为信根？若比丘于如来所起净信心，根本坚固，余诸天、魔、梵，沙门、婆罗门，及余世间，无能沮坏其心者，是名信根。何等为精进根？已生恶不善法令断，生欲方便，摄心增进；未生恶不善法不起，生欲方便，摄心增进；未生善法令起，生欲方便，摄心增进；已生善法，住不忘，修习增广，生欲方便，摄心增进，是名精进根。何等为念根？若比丘内身身观住，殷勤方便，正念、正智，调伏世间贪忧；外身；内外身；受；心；法法观念住，亦如是说，是名念根。何等为定根？若比丘离欲恶不善法，有觉、有观，离生喜乐，乃至第四禅具足住，是名定根。何等为慧根？若比丘苦圣谛如实知，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，是名慧根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；八二〇（六四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若比丘于此五根如实观察已，于三结断、知。何等为三？谓身见、戒取、疑。是名须陀洹，不堕恶趣，决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边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八；八二一（六四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若比丘于此五根如实观察已，得尽诸漏离欲解脱，是名阿罗汉：诸漏已尽，所作已作，离诸重担，逮得己利，尽诸有结，正智心得解

脱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九；八二二（六五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诸比丘若我于此信根、信根集、信根灭、信根灭道迹不如实知者，我终不得于诸天、魔、梵，沙门、婆罗门中，为出、为离，心离颠倒，亦不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如信根，精进根，念根，定根，慧根，亦如是说。诸比丘！我于此信根，正智如实观察故，信根集、信根灭、信根灭道迹正智如实观察故，我于诸天、魔、梵，沙门、婆罗门众中，为出、为离，心离颠倒，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如信根，精进、念、定、慧根，亦如是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〇；八二三（六五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诸比丘！我此信根集、信根没、信根味、信根患、信根离不如实知者，我不得于诸天、魔、梵，沙门、婆罗门众中，为解脱、为出、为离，心离颠倒，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如是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，亦如是说。诸比丘！我于信根、信根集、信根没、信根味、信根患、信根离，如实知故，于诸天、魔、梵，沙门、婆罗门众中，为解脱、为出、为离，心离颠倒，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一；八二四（六五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若比丘于此五根，若利、若满足，得阿罗汉；若软、若劣，得阿那含；若软、若劣，得斯陀含；若软、若劣，得须陀洹。满足者成满足事，不满足者成不满足事，于此五根不空无果。若于此五根一切无者，我说彼为外道凡夫之数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二；八二五（六五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若比丘于彼五根，增上明利满足者，得阿罗汉俱分解脱；若软、若劣者，得身证；于彼若软、若劣，得见到；于彼若软、若劣，得信解脱；于彼若软、若劣，得一种；于彼若软、若劣，得斯陀含；于彼若软、若劣，得家家；于彼若软、若劣，得七有；于彼若软、若劣，得法行；于彼若软、若劣，得信行。是名比丘根波罗蜜因缘，知果波罗蜜；果波罗蜜因缘，知人波罗蜜。如是满足者作满足事，减少者作减少事，彼诸根则不空无果。若无此诸根者，我说彼为凡夫数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安住外异生品」：复次、若依诸佛无上菩提所得正信，乃至正慧，于此世间亦无有者，当知此住外异生品。即于此法，唯有世间无出世者，当知此住内异生品，非外异生。若于此法有出世者，当知一切别住余品，非彼品类。

一三；八二六（六五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五根，何等为五？谓信根，精进根，念根，定根，慧根。此五根，一切皆为慧根所摄受。譬如堂阁众材，栋为其首，皆依于栋，以摄持故；如是五根，慧为其首，以摄持故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四；八二七（六五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五根，何等为五？谓信根，精进根，念根，定根，慧根。信根者，当知是四不坏净。精进根者，当知是四正断。念根者，当知是四念处。定根者，当知是四禅。慧根者，当知是四圣谛。此诸功德，一切皆是慧为其首，以摄持故」。乃至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五；八二八（六五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五根，何等为五？信根，精进根，念根，定根，慧根。若圣弟子成就慧根

者，能修信根，依离、依无欲、依灭，向于舍，是名信根成就；信根成就，即是慧根。如信根，如是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，亦如是说。是故（成）就此五根，慧根为其首，以摄持故。譬如堂阁，栋为其首，众材所依，以摄持故。如是五根，慧为其首，以摄持故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六；八二九（六五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五根，何等为五？信根，精进根，念根，定根，慧根。若圣弟子成就信根者，作如是学：圣弟子无始生死，无明所著，爱所系，众生长夜生死往来流驰，不知本际。有因故有生死，因永尽者则无生死。无明大暗聚障碍，谁般涅槃？唯苦灭、苦息、清凉、没。如信根，如是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，亦如是说。此五根，慧为首，慧所摄持。譬如堂阁，栋为首，栋所摄持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七；八三〇（六五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五根：信根，精进根，念根，定根，慧根。何等为信根？谓圣弟子于如来所起信心，根本坚固，诸天、魔、梵，沙门、婆罗门，及诸世间法所不能坏，是名信根。何等为精进根？谓四正断。何等为念根？谓四念处。何等为定根？谓四禅。何等为慧根？谓四圣谛。此诸功德，皆以慧为首，譬如堂阁，栋为其首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八；八三一（六五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五根，何等为五？谓信根，精进根，念根，定根，慧根。何等为信根？若圣弟子于如来发菩提心，所得净信心，是名信根。何等为精进根？于如来发菩提心，所起精进方便，是名精进根。何等为念根？于如来初发菩提心，所起念，是名念根。何等为定根？于如来初发菩提心，所起三昧，是名定根。何等为慧根？于如来初发菩提心，所起智慧，是名慧根。所余堂阁譬，如上

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慧根为最胜」：复次、若有黠慧，诸根猛利种类士夫补特伽罗，由思择力如理作意，思惟诸法，乃于涅槃得正信解；由此增上发勤精进；此增上故，能于身等所缘境界安住正念；此增上故，能于所缘令心一趣；此增上故，于一切法如实了知，如实观见。由是因缘，能到究竟，是故此慧若初、若后，多有所作，故说慧根最为殊胜。

一九；八三二（六六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五根，何等为五？谓信根，精进根，念根，定根，慧根。于此五根修习、多修习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一切苦断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〇——二七；八三三——八四〇（）

如苦断，如是究竟苦边，苦尽，苦息，苦没，度苦流，于缚得解，害诸色，过去未来现在一切漏尽，亦如是说。

十一 力相应

一；八四一（六六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二种力，何等为二？谓数力，及修力。何等为数力？谓圣弟子空闲、林中、树下，作如是思惟：身恶行，现法、后世受于恶报。我若行身恶行者，我当自悔，教他亦悔我，大师亦当悔我，大德梵行亦当悔我，以法责我，恶名流布；身坏命终，当生恶趣泥犁中。如是现法、后报身恶行断，修身善行。如身恶行，口、意恶行亦如是说，是名数力。何等为修力？若比丘学于数力，圣弟子数力成就已，随得修力；得修力已，修力满足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；八四二（六六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圣弟子学数力成就已，贪、恚、痴若节若尽。如是圣弟子依于数力，尽立数力，随得修力；得修力已，修力满足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；八四三（六六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何等为修力？谓修四念处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——一二；八四四——八五二（）

如四念处，如是修四正断，四如意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觉分，八圣道分，四道，四法句，止、观，亦如是说。

复次、嗢拖南曰：

思择、觉慧等，国等及诸王，阿罗汉、有学，质直最为后。

「思择」：略于一切现法、后法诸恶行中，深见过已，能正思择，息诸恶行，修诸善行，名思择力。当知此力，能成二事：一者、能往人、天善趣，二者、能往现法涅槃。又此能与修习力摄，修诸念住为所依止，由此为依，能正修习四念住等菩提分法。当知此修，名修习力。又思择力，能与三处羞耻为伴。何等名为三处羞耻？一者、他处羞耻，谓作是思：若我作恶，当为世间有他心智，诸佛世尊，若圣弟子、若诸天众信佛教者共所呵毁，是名第一处思择力。二者、自处羞耻，谓作是思：若我作恶，定当为己深所呵毁，何有善人为斯恶行！是名第二处增上力。三者、法处羞耻，谓作是思：我若作恶，便为障碍于善说法毘奈耶中所修梵行；此法若有，便坏梵行，是名第三处思择力。如是羞耻，当知三处以为增上：一、世增上，二、自增上，三、法增上。

一三；八五三（六六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三种力，何等为三？谓信力，精进力，慧力」。

一四；八五四（）

「复次、三力，何等为三？谓信力，念力，慧力」。

一五；八五五（）

「复次、三力，何等为三？谓信力，定力，慧力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六；八五六（六六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三力，谓信力，精进力，慧力。如是比丘！当作是学：我当成就信力，精进力，慧力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七——一八；八五七——八五八（）

如精进力，念力，定力，亦如是说。

一九；八五九（六六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三力：信力，念力，慧力。何等为信力？谓圣弟子于如来所，入于净信，根本坚固，诸天、魔、梵，沙门、婆罗门，及诸同法所不能坏，是名信力。何等为精进力？谓修四正断。何等为慧力？谓四圣谛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〇——二一；八六〇——八六一（）

余二力，如上说。

二二；八六二（六六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力，何等为四？谓信力，精进力，念力，慧力」。

二三；八六三（）

「复次、四力：信力，念力，定力，慧力」。

二四；八六四（）

「复次、四力：觉力，精进力，无罪力，摄力」。此诸经，如上三力说，差别者：「何等为觉力？于善、不善法如实知；有罪、无罪，习近、不习近，卑法、胜法，黑法、白法，有分别法、无分别法，缘起法、非缘起法如实知，是名觉力。何等为精进力？谓四正断，如前广说。何等为无罪力？谓无罪身、口、意，是名无罪力。何等为摄力？谓四摄事——惠施、爱语、行利、同利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五；八六五（六六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若最胜施者，谓法施。最胜爱语者，谓善男子乐闻应时说法。行利最胜者，谓不信者，能令入信，建立于信；立戒者以净戒，悭者以施，恶智者以正智令入建立。同利最胜者，谓阿罗汉以阿罗汉，阿那含以阿那含，斯陀含以斯陀含，须陀洹以须陀洹，净戒者以净戒而授于彼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六；八六六（六六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若所有法是众之所取，一切皆是四摄事。或有一取施者，或一取爱语者，或一取行利者，或一取同利者。过去世时，过去世众已有所取者，亦是四摄事。未来世众当有所取者，亦是四摄事，或一取施者，或一取爱语（者），或一取行利者，或一取同利（者）」。尔时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布施及爱语，或有行利者，同利诸行生，各随其所应，

以此摄世间，犹车因釭运。世无四摄事，母恩子养忘，

亦无父等尊，谦下之奉事。以有四摄事，随顺之法故，

是故有大士，德被于世间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七；八六七（六七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力，何等为四？谓觉力，精进力，无罪力，摄力，如上说。若比丘成就此四力者，得离五恐怖。何等五？谓不活恐怖，恶名恐怖，众中恐怖，死恐怖，恶趣恐怖，是名五恐怖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八；八六八（六七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圣弟子成就此四力者，当作是学：我不畏不活，我何缘畏不活！若身行不净行，口不净行，意不净行，作诸邪贪、不信、懈怠、不精进、失念、不定、恶慧、悭、不摄者，彼应畏不活；我有四力，谓觉力，精进力，无罪力，摄力，有此四力成就故，不应畏。如不活畏，如是恶名畏，众中畏，死畏，恶趣畏，亦如上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九；八六九（六七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力：觉力，精进力，无罪力，摄力。何等为觉力？谓慧、大慧、深慧、难胜慧，是名觉力。何等为精进力？若于不善法、不善数，黑、黑数，有罪、有罪数，不应亲近、不应亲近数；离此诸法已，若诸余善、善数，白、白数，无罪、无罪数，应亲近、应亲近数，如此等修习增上精勤，欲方便堪能，正念、正知而学，是名精进力。无罪力，摄力，如上修多罗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觉慧」：复次、由自利行及利他行为增上故，当知建立有四种力：一、觉慧力，二、精进力，三、无罪力，四、摄受力。能往现法涅槃，名为自义；能往人、天善趣，亦名自义。当知此中，依第一自义，建立觉慧、精进二力，由是二力，能有方便发起正勤。依第二自义，立无罪力；由此三力，一切自义皆得究竟。乐利他者，他义有余，由此增上立摄受力。当知摄事，如菩萨地已辩其相。

三〇；八七〇（六七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五力，何等为五？信力，精进力，念力，定力，慧力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一；八七一（六七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诸比丘当作是学：我当勤加精进，成就信力，精进力，念力，定力，慧力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二；八七二（六七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彼信力，当知是四不坏净。精进力者，当知是四正断。念力者，当知是四念处。定力者，当知是四禅。慧力者，当知是四圣谛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三；八七三（六七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是故诸比丘当作是学：我成就信力，精进力，念力，定力，慧力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四；八七四（六七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五学力，何等为五？谓信力是学力，精进力是学力，惭力是学力，愧力是学力，慧力是学力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五；八七五（六七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诸比丘当作是学：我当成就信力是学力，成就精进力是学力，成就惭力是学力，成就愧力是学力，成就慧力是学力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六；八七六（六七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何等信力是学力？于如来所，善入于信，根本坚固，诸天、魔、梵，沙门、婆罗门，及余同法所不能坏。何等为精进力是学力？谓四正断，如前广说。何等为惭力是学力？谓羞耻，耻于起恶不善法、诸烦恼数，受诸有，炽然苦报，于未来世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，是名惭力是学力。何等为愧力是学力？谓诸可愧事而愧，愧起诸恶不善法、烦恼数，受诸有，炽然苦报，于未来世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，是名愧力是学力。何等为慧力是学力？谓圣弟子住于智慧，成就世间生灭智慧，贤圣出、厌离、决定、正尽苦，是名慧力是学力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七；八七七（六八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所说，差别者：「是故诸比丘当作是学：我当成就信力是学力，精进力、惭力、愧力、慧力是学力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八；八七八（六八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比丘于善法，若变、若退、若不久住者，他人审以五种白法来呵责汝。何等为五？言：汝不以信入于善法，若依信者，能离不善法，修诸善法。汝无精进；无惭；无愧；无慧入于善法故，若依慧者，能离诸不善法，修诸善法。若比丘于正法不变、不退、久住者，他人当以五种白法来庆慰汝。何等为五？正信入于善法，若依信者，离不善法，修诸善法；精进；惭；愧；慧入于善法，若依慧者，离不善法，修诸善法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九；八七九（六八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比丘还戒者，退戒者，他人当以五种白法来呵责汝。何等为五？若比丘不以信入于善法，若依信者，离不善法，修诸善法；不以精进；惭；愧；慧入于善法，若依慧者，离不善法，修诸善法。若比丘尽其寿命，纯一满净，梵

行清白者，他人当以五种白法来庆慰汝，如上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〇；八八〇（六八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比丘，若不欲令恶不善法生者，唯有信善法；若信退减者，不信永住，诸不善法则生。乃至欲令恶不善法不生者，唯有精进，惭，愧，慧。若精进，惭，愧，慧力退减，……恶慧永住者，恶不善法则生。若比丘依于信者，则离不善法，修诸善法。依精进，惭，愧，慧者，则离不善法，修诸善法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一；八八一（六八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比丘于色生厌，离欲，灭尽，不起解脱，是名阿罗诃、三藐三佛陀；受，想，行，识，亦如是说。若复比丘！于色生厌，离欲，（灭尽，）不起解脱者，是名阿罗汉慧解脱；受，想，行，识，亦如是说。诸比丘！如来、应、等正觉，阿罗汉慧解脱，有何种种别异」？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唯愿为说，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」。佛告比丘：「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如来、应、等正觉者，先未闻法，能自觉知，现法自知，得三菩提；于未来世，能说正法觉诸声闻，所谓四念处，四正断，四如意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觉分，八圣道分。是名如来、应、等正觉，所未得法能得，未制梵行能制，能善知道，善说道，为众将导；然后声闻成就随法，随道，乐奉大师教诫教授，善于正法。是名如来、应、等正觉，阿罗汉慧解脱，种种别异。

复次、五学力，如来十力。何等为学力？谓信力，精进力，念力，定力，慧力。何等为如来十力？谓如来处非处如实知，是名如来初力。若成就此力者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得先佛最胜处智，转于梵轮，于大众中能师子吼而吼。复次、如来于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业法受、因事报如实知，是名第二如来力。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成就此力，得先佛最胜处智，能转梵轮，于大众中

作师子吼而吼。复次、如来、应、等正觉，禅、解脱、三昧、正受，染恶、清净处净如实知，是名如来第三力。若此力成就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得先佛最胜处智，能转梵轮，于大众中师子吼而吼。复次、如来知众生种种诸根差别如实知，是名如来第四力。若成就此力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得先佛最胜处智，能转梵轮，于大众中师子吼而吼。复次、如来悉知众生种种意解如实知，是名第五如来力。若此力成就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得先佛最胜处智，能转梵轮，于大众中师子吼而吼。复次、如来悉知世间众生种种诸界如实知，是名第六如来力。若于此力成就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得先佛最胜处智，能转梵轮，于大众中师子吼而吼。复次、如来于一切至处道如实知，是名第七如来力。若此力成就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得先佛最胜处智，能转梵轮，于大众中师子吼而吼。复次、如来于过去宿命种种事忆念，从一生至百千生，从一劫至百千劫，我尔时于彼生，如是族，如是姓，如是名，如是食，如是苦乐觉，如是长寿，如是久住，如是寿分齐，我于彼处死此处生，此处死彼处生，如是行、如是因，如是方宿命所更，悉如实知，是名第八如来力。若此力成就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得先佛最胜处智，能转梵轮，于大众中师子吼而吼。复次、如来以天眼净过于人眼，见众生死时、生时，妙色、恶色，下色、上色，向于恶趣、向于善趣，随业法受，悉如实知。此众生身恶业成就，口、意恶业成就，谤毁贤圣，受邪见业，以是因缘，身坏命终堕恶趣，生地狱中。此众生身善行，口、意善行，不谤贤圣，正见业法受，彼因、彼缘，身坏命终，生善趣天上，悉如实知，是名第九如来力。若此力成就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得先佛最胜处智，能转梵轮，于大众中师子吼而吼。复次、如来诸漏已尽，无漏心解脱，慧解脱，现法自知身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，是名第十如来力。若此力成就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得先佛最胜处智，能转梵轮，于大众中师子吼而吼。如此十力，唯如来成就，是名如来与声闻种种差别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二；八八二（六八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譬如婴儿，父母生已，付其乳母，随时摩拭，随时沐浴，随时乳哺，随时消

息。若乳母不谨慎者，儿或以草、以土诸不净物，著其口中，乳母当即教令除去。能时除却者善，儿不能自却者，乳母当以左手持其头，右手探其哽；婴儿当时虽苦，乳母要当苦探其哽，为欲令其子长夜安乐故。佛告诸比丘：若婴儿长大有所识别，复持草土诸不净物著口中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！婴儿长大，有所别知，尚不以脚触诸不净物，况著口中」！佛告比丘：「婴儿小时，乳母随时料理消息，及其长大智慧成就，乳母放舍，不勤消息，以其长大不自放逸故。如是比丘！若诸声闻始学，智慧未足，如来以法随时教授而消息之。若久学智慧深固，如来放舍，不复随时殷勤教授，以其智慧成就不放逸故。是故声闻五种学力，如来成就十种智力，如上广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有学」：复次、诸佛如来依自利行及利他行，为欲显己与诸弟子有差别故，说如是言：诸有学者成就五力，唯有如来成就十力。若有成就有学五力，行自利行，诸圣弟子获得最上阿罗汉果，从此无间一切自义皆得究竟。如来获得阿罗汉已，成就十力，行利他行，即用利他以为自义。设于是时，一切所化其事究竟，入无余依般涅槃界，当知尔时，于所作事方得圆满。若所修行阿罗汉行，若为利他，即自义行，此二因缘，于诸弟子皆为殊胜。如来十力，如菩萨地已广分别。

四三；八八三（六八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如来有六种力，若六种力成就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得先佛最胜处智，能转梵轮，于大众中师子吼而吼。谓处非处如实知，如来初力。复次、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以业法受如实知，如上广说，是名第二如来力。复次、如来禅、解脱、三昧，正受如实知，如上广说，是名如来第三力。复次、如来过去种种宿命之事如实知，如上广说，是名如来第四力。复次、如来天眼净过于人眼，见诸众生死此生彼，如上广说，是名如来第五力。复次、如来结漏已尽，无漏心解脱，慧解脱，如上广说，乃至于众中师子吼而吼，是名如来第六力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四；八八四（六八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若有来问我者，如来处非处力，如如来处非处智力，所知见觉成等正觉，为彼记说。若复来问如来自以业受智力，如如来自以业受智力，所知见觉，成等正觉，为彼记说，是名第二如来智力。若有来问如来禅定、解脱、三昧、正受智力，如如来禅定、解脱、三昧、正受，为彼记说。若有来问宿命所更智力，如如来宿命所更，所知见觉，为彼记说。若有来问如来天眼智力，如如来天眼所见，为彼记说。若有来问如来漏尽智力，如如来漏尽智力，所知见觉，为彼记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五；八八五（六八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七力，何等为七？信力，精进力，惭力，愧力，念力，定力，慧力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信力、精进力，惭力及愧力，正念、定、慧力，是说名七力。

成就七力者，得尽诸有漏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六；八八六（六八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有七力，如上说。差别者：「是故比丘当如是学，我当成就信力；如是精进力、惭力、愧力、念力、定力、慧力，亦当学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七；八八七（六九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有七力，如上说。差别者，尔时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信力、精进力，及说惭、愧力，念力、定、慧力，是名为七力。

七力成就者，疾断诸有漏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八；八八八（六九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七力，何等为七？信力，精进力，惭力，愧力，念力，定力，慧力。何等为信力？于如来所起信心，深入坚固，诸天、魔、梵，沙门、婆罗门，及余同法所不能坏，是名信力。何等为精进力？谓四正断，如上广说。何等为惭力？谓耻恶不善法，如上说。何等为愧力？于可愧事愧，愧起恶不善法，如上说。何等为念力？谓四念处，如上说。何等为定力？谓四禅，如上说。何等为慧力？谓四圣谛，如上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九；八八九（六九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八力，何等为八？谓自在王者力，断事大臣力，结恨女人力，啼泣婴儿力，毁呰愚人力，审谛黠慧力，忍辱出家力，计数多闻力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〇；八九〇（六九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谓自在王（者）力者，王者现自在威力。断事大臣力者，大臣现断事之力。结恨女人力者，女人之法，现结恨力。啼泣婴儿力者，婴儿之法，现啼泣力。毁呰愚人力者，愚人之法，触事毁呰。审谛黠慧力者，智慧之人，常现审谛。忍辱出家力者，出家之人，常现忍辱。计数多闻力者，多闻之人，常现思惟计数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一；八九一（六九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舍利弗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漏尽比丘有几力」？佛告舍利弗：「漏尽比丘有八力。何等为八？谓漏尽比丘心顺趣于离，流注于离，浚输于离；顺趣于出，流注于出，浚输于出；顺趣涅槃，流注涅槃，浚输涅槃。

若见五欲，犹见火坑；如是见已，于欲念、欲受、欲著，心不永住。修四念处，四正断，四如意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觉分，八圣道分」。佛说此经已，尊者舍利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二——五三；八九二——八九三（六九五）（六九六）

如尊者舍利弗问经，如是异比丘问，佛问诸比丘经，亦如上说。

「阿罗汉」：复次、诸阿罗汉成就八力，如实领受贪、瞋、痴等永尽无余，不造诸恶，修习诸善。谓心趣向远离、出离、般涅槃故，厌背后有；厌背因缘，不造恶业。又见诸欲，犹如一分热炭火故，厌背诸欲；厌背因缘，不造恶业。由此二力，不造诸恶，不造恶故，复由六门修习诸善，谓念住、正断、神足、根力、觉支、道支。

五四；八九四（六九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九力，何等为九力？谓信力，精进力，惭力，愧力，念力，定力，慧力，数力，修力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五；八九五（六九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九力，何等为九？谓信力，精进力，惭力，愧力，念力，定力，慧力，数力，修力。何等为信力？于如来所，起正信心，深入坚固，如上说。何等为精进力？谓四正断，如上说。何等为惭力？如上说。何等为愧力？如上说。何等为念力？谓内身身观住，如上说。何等为定力？谓四禅。何等为慧力？谓四圣谛。何等为数力？谓圣弟子，若于闲房、树下，作如是学：身、口、恶行者，于现法、后世当受恶报，如上广说。何等为修力？谓修四念处，如前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六；八九六（六九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十力，何等为十？自在王者力，断事大臣力，机关工巧力，刀剑贼盗力，怨恨女人力，啼泣婴儿力，毁呰愚人力，审谛黠慧力，忍辱出家力，计数多

闻力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七；八九七（七〇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谓自在王力者，王者现自在威力。断事大臣力者，大臣现断事之功力。机关工巧力（者），造机关者现其工巧力。刀剑盗贼力（者），盗贼必现刀剑力。结恨女人力者，女人之法，现结恨力。啼泣婴儿力者，婴儿之法，现啼泣力。毁呰愚人力者，愚人之法，触事毁呰。审谛黠慧力者，智慧之人，常现审谛。忍辱出家力者，出家之人，常现忍辱。计数多闻力者，凡思惟计数，现多闻之力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国等及诸王」：复次、依国及王，若男、若女，若夫、若妻，若愚、若智，若处居家，若出家众，当知建立有十种力，谓诸国王有自在力，如是等力，广说如经。

五八；八九八（七〇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十种如来力，若此力成就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，得先佛最胜处，能转梵轮，于大众中师子吼而吼。何等为十？谓如来处非处如实知，是名初力；乃至漏尽，如上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九；八九九（七〇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若有来问如来处非处智力，如如来处非处智力，所知所见所觉，成等正觉，为彼记说。如是乃至漏尽智力，广说如上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六〇；九〇〇（七〇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所有法，彼彼意解作证，悉皆如来无畏智所生。若比丘来为我声闻，不谄、不伪、质直心生，我则教诫、教授，为其说法。晨朝为彼教诫、教授说法，至日中时得胜进处；若日暮时为彼教诫、教授说法，至晨朝时得胜进处。如

是教授已，彼生正直心：实则知实，不实知不实，上则知上，无上则知无上；当知、当见、当得、当觉者，皆悉了知，斯有是处，谓五学力，十种如来力。何等为五学力？谓信力，精进力，念力，定力，慧力。如来十种力，何等为十？谓是处非处如实知，如上十力广说。若有来问处非处智力者，如如来处非处智，等正觉所知所见所觉，为彼记说。乃至漏尽智力，亦如是说。诸比丘！处非处智力者，我说是定非不定；乃至漏尽智者，我说是定非不定。定者正道，非定者邪道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质直」：复次、若有自爱，无谄、无诳，其性质直补特伽罗，为证自义，有四种相。若依恶说法毘奈耶，便有稽留；要依善说法毘奈耶，乃无稽留。云何四相？一、说正法教，二、教授教诫，三、如理通达，四、得真实证。所闻正法，是诸胜解所依止处，由能远离无因、恶因，开示称理正因义故。诸有无倒教授教诫，善能随顺断加行教，文义所摄无颠倒法，能令证得如前胜解所依处法。若有自爱诸善男子，已调相续，有所堪能，来入内法毘奈耶中，得正宣说，得正开悟，便能速疾趣向胜进，如理通达所应通达，亦能实证真所应证。谓四念住以为依止，于有为法，诸聪慧者共许为有；或许为无，皆正了知于无为法。乃至有顶，皆是有上，能正了知是为有上；涅槃无上，如实了知是为无上，如是名为如理通达。又四念住以为依止，由静定心，于七觉支正修习已，于明、解脱究竟作证，如是名为得真实证。若彼自爱诸善男子，趣入恶说法毘奈耶，于是四处皆不能得，故名稽留。

十二 觉支相应

复次、嗢拖南曰：

立、差别，食、渐次，安乐住，修居后。

「立」：由奢摩他、毘钵舍那俱品差别，建立觉支，如声闻地应知其相。

声闻地说：「此复云何？谓七觉支。诸已证入正性离生补特伽罗，如实觉慧，用此为支，故名觉支。即此七种如实觉支，三品所摄：谓三觉支奢摩他品摄，三觉支毘钵舍那品摄，一觉支通二品摄，是故说名七种觉支。谓择法觉支，精进觉支，喜觉支，此三观品所摄。安觉支，定觉支，舍觉支，此

三止品所摄。念觉支一种，俱品所摄，说名遍行」。

一；九〇一（七〇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不正思惟者，未起贪欲盖则起，已起贪欲盖重生令增广；未起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盖则起，已起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盖重生令增广。未起念觉支不起，已起念觉支则退；未起择法、精进、猗、喜、定、舍、觉支不起，已起择法、精进、猗、喜、定、舍、觉支则退。若比丘正思惟者，未起贪欲盖不起，已起贪欲盖令灭；未起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盖不起，已起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盖则断。未起念觉支则起，已起者重生令增广；未起择法、精进、猗、喜、定、舍觉支则起，已起者重生令增广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；九〇二（七〇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五退法，何等为五？谓贪欲，瞋恚，睡眠，掉悔，疑盖，是则退法。若修习七觉支，多修习令增广，是则不退法。何等为七？谓念觉支，择法觉支，精进觉支，猗觉支，喜觉支，定觉支，舍觉支，是名不退法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；九〇三（七〇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五法能为黑暗，能为无目，能为无智，能羸智慧，非明，非等觉，不转趣涅槃。何等为五？谓贪欲，瞋恚，睡眠，掉悔，疑。如此五法，能为黑暗，能为无目，能为无智，非明，非正觉，不转趣涅槃。若有七觉支，能作大明，能为目，增长智慧，为明，为正觉，转趣涅槃。何等为七？谓念觉支，择法觉支，精进觉支，猗觉支，喜觉支，定觉支，舍觉支；为明，为目，增长智慧，为明，为正觉，转趣涅槃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；九〇四（七〇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五障、五盖，烦恼于心，能羸智慧，障阂之分，非明，非正觉，不转趣涅槃。何等为五？谓贪欲盖，瞋恚盖，睡眠盖，掉悔盖，疑盖。如此五盖，为覆，为盖，烦恼于心，令智慧羸，为障阂分，非明，非等觉，不转趣涅槃。若七觉支，非覆，非盖，不恼于心，增长智慧，为明，为正觉，转趣涅槃。何等为七？谓念觉支等如上说，乃至舍觉支。如此七觉支，非翳，非盖，不恼于心，增长智慧，为明，为正觉，转趣涅槃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曰：

「贪欲、瞋恚盖，睡眠、掉悔、疑，如此五种盖，增长诸烦恼。

此五覆世间，深著难可度，障蔽于众生，令不见正道。

若得七觉支，则能为照明，唯此真谛言，等正觉所说。

念觉支为首，择法正思惟，精进、猗、喜觉，三昧、舍觉支；

如此七觉支，牟尼之正道，随顺大仙人，脱生死怖畏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；九〇五（七〇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族姓子，舍诸世务，出家学道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。如是出家，而于其中，有愚痴士夫，依止聚落、城邑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村乞食，不善护身，不守根门，不摄其念，观察女人少壮好色而生染著。不正思惟，心驰取相，趣色欲想，为欲心炽盛，烧心、烧身，返俗还戒而自退没。厌离俗务，出家学道而反染著，增诸罪业而自破坏，沉翳没溺。有五种大树，其种至微，而渐生长巨大，而能映障众杂小树，荫翳萎悴，不得生长。何等五？谓揵遮耶树，迦捭多罗树，阿湿波他树，优昙钵罗树，尼拘留他树。如是五种心树，种子至微，而渐渐长大，荫覆诸节，能令诸节荫覆堕卧。何等为五？谓贪欲盖渐渐增长，（瞋恚、）睡眠、掉悔、疑盖渐渐增长，以增长故，令善心荫覆堕卧。若修习七觉支，多修习已，转成不退。何等为七？谓念觉支，择法、精进、猗、喜、定、舍觉支。如是七觉支，修习、多修习已，转成不退转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六；九〇六（七〇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「若比丘专一其心，侧听正法，能断五法，修习七法，令其转进满足。何等为断五法？谓贪欲盖，瞋恚盖，睡眠盖，掉悔盖，疑盖，是名五法断。何等修习七法？谓念觉支，择法觉支，精进觉支，猗觉支，喜觉支，定觉支，舍觉支，修此七法，转进满足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；九〇七（七一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圣弟子清净信心，专精听法者，能断五法，修习七法，令其满足。何等为五？谓贪欲盖、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，此盖则断。何等七法？谓念觉支，择法、精进、猗、喜、定、舍觉支，此七法修习满足。净信者谓心解脱，智者谓慧解脱。贪欲染心者，不得、不乐；无明染心者，慧不清净。是故比丘离贪欲者，心解脱；离无明者，慧解脱。若彼比丘离贪欲，心解脱，得身作证；离无明，慧解脱。是名比丘断爱缚、结，慢无间等，究竟苦边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八；九〇八（七一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。时有无畏王子，日日步涉，仿佯游行，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问讯，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有沙门、婆罗门作如是见，作如是说：无因无缘众生烦恼，无因无缘众生清净。世尊复云何」？佛告无畏：「沙门、婆罗门为其说，不思而说，愚痴不辨不善，非知思，不知量，作如是说：无因无缘众生烦恼，无因无缘众生清净。所以者何？有因有缘众生烦恼，有因有缘众生清净故。何因何缘众生烦恼？〔何因何缘众生清净〕，谓众生贪欲增上，于他财物、他众具而起贪，言此物于我有者好，不离爱乐。于他众生而起恨心，凶心，计校欲打、欲缚、欲伏，加诸不道，为造众难，不舍瞋恚。身睡眠，心懈怠。心掉动，内不寂静。心常疑惑，过去疑，未来疑，现在疑。无畏！如是因、如是缘，众生烦恼」。无畏白佛：「瞿昙！一分之盖，足烦恼心，况复一切」！无畏

白佛：「瞿昙！何因何缘众生清净」？佛告无畏：「若（沙门、）婆罗门有一胜念，决定成就，久时所作，久时所说，能随忆念，当于尔时习念觉支；修念觉已，念觉（支）满足。念觉（支）满足已，则于选择、分别、思惟，尔时择法觉支修习；修择法觉支已，择法觉支满足。彼选择、分别、思量法已，则精进方便，精进觉支于此修习；修精进觉支已，精进觉支满足。彼精进方便已，则欢喜生，离诸食想，修喜觉支；修喜觉支已，则喜觉支满足。喜觉支满足已，身心猗息，则修猗觉支；修猗觉支已，猗觉（支）满足。身猗息已则爱乐，爱乐已心定，则修定觉支；修定觉支已，定觉（支）满足。定觉（支）满足已，贪忧灭则舍心生，修舍觉支；修舍觉支已，舍觉支满足。如是无畏！此因此缘，众生清净」。无畏白（佛）：「瞿昙！若一分满足，令众生清净，况复一切」！无畏白佛：「瞿昙！当何名此经？云何奉持」？佛告无畏：「王子！当名此为觉支经」。无畏白佛：「瞿昙！此为最胜觉分！瞿昙！我是王子，安乐亦常求安乐，而希出入。今来上山，四体疲极，得闻瞿昙说觉支经，悉忘疲劳」。佛说此经已，王子无畏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，稽首礼佛足而去。

九；九〇九（七一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。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有沙门、婆罗门，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；无因无缘众生无智无见，无因无缘众生智见」，如是广说。乃至无畏王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礼佛足而去。

「渐次」：复次、于初、中、后，随阙一支，令如实觉不得圆满。如其色类，所依、能依流转安立，随其生起渐次而说。当知此中念为所依，择法能依。余随所应，当知亦尔。

一〇；九一〇（七一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众多比丘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时众多比丘作是念：今日太早，乞食时未至，我等且过诸外道精舍。众多比丘即入外道精舍，与诸外道共相问讯慰劳，问讯慰劳已，于一面坐已。诸外道问比丘言：「沙门瞿昙为诸弟子说法：断五盖，覆

心，慧力羸，为障碍分，不转趣涅槃；住四念处，修七觉意。我等亦复为诸弟子说：断五盖，覆心，慧力羸；善住四念处，修七觉分。我等与彼沙门瞿昙，有何等异？俱能说法」。

时众多比丘闻外道所说，心不喜悦，反呵骂，从座起去。入舍卫城乞食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以诸外道所说，具白世尊。尔时，世尊告众多比丘：「彼外道说是语时，汝等应反问言：诸外道！五盖者种应有十，七觉者种应有十四。何等为五盖之十，七觉之十四？如是问者，彼诸外道则自骇散，说诸外道法，瞋恚、憍慢，毁呰、嫌恨，不忍心生，或默然低头，失辩潜思。所以者何？我不见诸天、魔、梵、沙门、婆罗门，天、人众中，闻我所说，欢喜随顺者，唯除如来及声闻众于此闻者。诸比丘！何等为五盖之十？谓有内贪欲，有外贪欲：彼内贪欲者，即是盖，非智，非等觉，不转趣涅槃；彼外贪欲即是盖，非智，非等觉，不转趣涅槃。谓（有）瞋恚，有瞋恚相：若瞋恚及瞋恚相，即是盖，非智，非等觉，不转趣涅槃。有睡，有眠：彼睡、彼眠即是盖，非智，非等觉，不转趣涅槃。有掉，有悔：彼掉、彼悔即是盖，非智，非等觉，不转趣涅槃。有疑善法，有疑不善法：彼善法疑、不善法疑即是盖，非智，非等觉，不转趣涅槃。是名五盖说十。何等为七觉分说十四？有内法心念住，有外法心念住：彼内法念住，即是念觉分，是智，是等觉，能转趣涅槃；彼外法念住，即是念觉分，是智，是等觉，能转趣涅槃。有择善法，择不善法：彼善法择，即是择法觉分，是智，是等觉，能转趣涅槃；彼不善法择，即是择法觉分，是智，是等觉，能转趣涅槃。有精进断不善法，有精进长养善法：彼断不善法精进，即是精进觉分，是智，是等觉，能转趣涅槃；彼长养善法精进，即是精进觉分，是智，是等觉，能转趣涅槃。有喜，有喜处：彼喜即是喜觉分，是智，是等觉，能转趣涅槃；彼喜处亦即是喜觉分，是智，是等觉，能转趣涅槃。有身猗息，有心猗息：彼身猗息即是猗觉分，是智，是等觉，能转趣涅槃；彼心猗息即是猗觉分，是智，是等觉，能转趣涅槃。有定，有定相：彼定即是定觉分，是智，是等觉，能转趣涅槃；彼定相即是定觉分，是智，是等觉，能转趣涅槃。有舍善法，有舍不善法：彼善法舍即是舍觉分，是

智，是等觉，能转趣涅槃；彼不善法舍即是舍觉分，是智，是等觉，能转趣涅槃。是名七觉分说为十四」。佛说此经已，众多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一；九一一（七一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众多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有诸外道出家作如是说者，当复问言：若心微劣、犹豫者，尔时应修何等觉分？何等为非修时？若复掉心者，掉心、犹豫者，尔时复修何等觉分？何等为非时？如是问者，彼诸外道心则骇散，说诸异法，心生忿恚，憍慢、毁呰，嫌恨、不忍，或默然低头，失辩潜思。所以者何？我不见诸天、魔、梵，沙门、婆罗门，天、人众中，闻我所说欢喜随喜者，唯除如来及声闻众于此闻者。诸比丘！若尔时其心微劣，其心犹豫者，不应修猗觉分、定觉分、舍觉分。所以者何？微劣心生，微劣犹豫，以此诸法增其微劣故。譬如小火，欲令其燃，增以燋炭，云何比丘！非为增炭令火灭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「如是比丘！微劣、犹豫，若修猗觉分、定觉分、舍觉分者，此则非时，增懈怠故。若掉心起，若掉心、犹豫，尔时不应修择法觉分、精进觉分、喜觉分。所以者何？掉心起，掉心、犹豫，以此诸法，能令其增。譬如炽火，欲令其灭，足其干薪，于意云何？岂不令火增炽燃耶」？比丘白佛；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如是掉心生，掉心、犹豫，修择法觉分、精进觉分、喜觉分，增其掉心。诸比丘！若微劣心生，微劣、犹豫，是时应修择法觉分，精进觉分，喜觉分。所以者何？微劣心生，微劣、犹豫，以此诸法示教、照喜。譬如小火，欲令其燃，足其干薪，云何比丘！此火宁炽燃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如是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；「如是微劣心生，微劣、犹豫，当于尔时修择法觉分、精进觉分、喜觉分，示教、照喜。若掉心生，掉心、犹豫，修猗觉分、定觉分、舍觉分。所以者何？掉心生，掉心、犹豫，此等诸法，能令内住一心摄持。譬如燃火，欲令其灭，足其燋炭，彼火则灭。如是比丘！（掉心生），掉心犹豫，修择法觉分，精进、喜（觉分），则非时；修猗、定、舍觉分，自此则是时。此等诸法，内住一心摄持。念觉分者，一切兼助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差别」：复次、自性差别故，及所缘、因缘相差别故，应知七觉支、十四种差别。所缘、因缘相广分别义，如三摩呬多地，及声闻地应知其相。

一二；九一二（七一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五盖、七觉分，有食、无食，我今当说。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譬如身依食而立非不食，如是五盖依于食而立非不食。贪欲盖以何为食？谓触相，于彼不正思惟，未起贪欲令起，已起贪欲能令增广，是名欲爱盖之食。何等为瞋恚盖食？谓障碍相，于彼不正思惟，未起瞋恚盖令起，已起瞋恚盖能令增广，是名瞋恚盖食。何等为睡眠盖食？有五法。何等为五？微弱，不乐，欠呿，多食，懈怠；于彼不正思惟，未起睡眠盖令起，已起睡眠盖能令增广，是名睡眠盖食。何等为掉悔盖食？有四法。何等为四？谓亲属觉，人众觉，天觉，本所经娱乐——觉——自忆念，他人令忆念而生觉；于彼起不正思惟，未起掉、悔令起，已起掉、悔令其增广，是名掉悔盖食。何等为疑盖食？有三世。何等为三？谓过去世，未来世，现在世。于过去世犹豫，未来世犹豫，现在世犹豫；于彼起不正思惟，未起疑盖令起，已起疑盖能令增广，是名疑盖食。

譬如身依于食而得长养非不食，如是七觉分依食而住，依食长养非不食。何等为念觉分不食？谓四念处不思惟，未起念觉分不起，已起念觉分令退，是名念觉分不食。何等为择法觉分不食？谓于善法选择，于不善法选择，于彼不思惟，未起择法觉分令不起，已起择法觉分令退，是名择法觉分不食。何等为精进觉分不食？谓四正断，于彼不思惟，未起精进觉分令不起，已起精进觉分令退，是名精进觉分不食。何等为喜觉分不食？有喜、有喜处法，于彼不思惟，未起喜觉分不起，已起喜觉分令退，是名喜觉分不食。何等为猗觉分不食？有身猗息及心猗息，于彼不思惟，未生猗觉分不起，已生猗觉分令退，是名猗觉分不食。何等为定觉分不食？有四禅，于彼不思惟，未起定觉分不起，已起定觉分令退，是名定觉分不食。何等为舍觉分不食？有三界，谓断界、无欲界、灭界。于彼不思惟，未起舍觉分不起，已起舍觉分令退，是名舍觉分不食。何等为贪欲盖不食？谓不净观，于彼思惟，未起贪欲

盖不起，已起贪欲盖令断，是名贪欲盖不食。

何等为瞋恚盖不食？彼慈心，思惟，未生瞋恚盖不起，已生瞋恚盖令灭，是名瞋恚盖不食。何等为睡眠盖不食？彼明照，思惟，未生睡眠盖不起，已生睡眠盖令灭，是名睡眠盖不食。何等为掉悔盖不食？彼寂止，思惟，未生掉悔盖不起，已生掉悔盖令灭，是名掉悔盖不食。何等为疑盖不食？彼缘起法思惟，未生疑盖不起，已生疑盖令灭，是名疑盖不食。譬如身依食而住，依食而立，如是七觉分依食而住，依食而立。何等为念觉分食？谓四念处，思惟已，未生念觉分令起，已生念觉分转生令增广，是名念觉分食。何等为择法觉分食？有择善法，有择不善法，彼思惟已，未生择法觉分令起，已生择法觉分重生令增广，是名择法觉分食。何等为精进觉分食？彼四正断，思惟，未生精进觉分令起，已生精进觉分重生令增广，是名精进觉分食。何等为喜觉分食？有喜、有喜处，彼思惟，未生喜觉分令起，已生喜觉分重生令增广，是名喜觉分食。何等为猗觉分食？有身猗息、心猗息，思惟，未生猗觉分令起，已生猗觉分重生令增广，是名猗觉分食。

何等为定觉分食？谓有四禅，思惟，未生定觉分令生起，已生定觉分重生令增广，是名定觉分食。何等为舍觉分食？有三界。何等三？谓断界，无欲界，灭界。彼思惟，未生舍觉分令起，已生舍觉分重生令增广，是名舍觉分食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三；九一三（七一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于内法中，我不见一法，未生恶不善法令生，已生恶不善法重生令增广，未生善法不生，已生则退，所谓不正思惟。诸比丘！不正思惟者，未生贪欲盖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；未生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盖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。未生念觉分不生，已生者令退；未生择法、精进、喜、猗、定、舍觉分令不生；已生者令退。我不见一法，能令未生恶不善法不生，已生者令断，未生善法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，所谓正思惟。比丘！正思惟者，未生贪欲盖令不生，已生者令断；未生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盖令不生，已生

者令断。未生念觉分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；未生择法、精进、喜、猗、定、舍觉分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四；九一四（七一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于外法中，我不见一法，未生恶不善法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，未生善法令不生，已生者令退，如恶知识、恶伴党。恶知识、恶伴党者，未生贪欲盖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；未生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盖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。未生念觉分令不生，已生者令退；未生择法、精进、喜、猗、定、舍觉分令不生，已生者令退。诸比丘！我不见一法，未生恶不善法令不生，已生者令断，未生善法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，所谓善知识、善伴党、善随从者。若善知识、善伴党、善随从者，未生贪欲盖令不生，已生者令断；未生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盖令不生，已生者令断。未生念觉分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；未生择法、精进、喜、猗、定、舍觉分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食」：复次、于能随顺觉支法中，略有二种无倒作意，当知总与觉支为食。何等为二？一、正作意，二、数作意。与此相违，当知非食。

一五；九一五（七一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舍利弗告诸比丘：「有七觉分，何等为七？谓念觉分，择法觉分，精进觉分，喜觉分，猗觉分，定觉分，舍觉分。此七觉分，决定而得，不勤而得，我随所欲觉分正受；若晨朝时，日中时，日暮时，若欲正受，随其所欲多入正受。譬如王、大臣，有种种衣服，置箱簏中，随其所须，日中所须，日暮所须，随欲自在。如是比丘！此七觉分决定而得，不勤而得，随意正受。我此念觉分，清净纯白，起时知起，灭时知灭，没时知没；已起知已起，已灭知已灭；如是择法、精进、喜、猗、定、舍觉分，亦如是说」。尊者舍利弗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其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修」：复次、诸修行者得七觉支，譬如大王有妙衣篋，三时受用，三分安住。彼七觉支，当知亦尔。言三时者，谓初日分时，中日分时，后日分时。言三分者，谓奢摩他品，毘钵舍那品，及其俱品。于初分中住四觉支，第二分中住四觉支，第三分中具足安住七种觉支。诸修行者，未曾安住唯一觉支。又七觉支，于诸外道无怨憎故，无违竞故，恒怀利益意乐转故，一切烦恼皆离系故，说名无怨、无敌、无害、无有灾患。若修行者于七觉分随时现前，随量现前，说名为住；若时退出，说名为灭，于是一切如实了知。彼由如是正知住故，名无罪住，无有爱味，心离味染。

一六；九一六（七一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巴连弗邑。尔时，尊者优波摩，尊者阿提目多，住巴连弗邑鸡林精舍。尔时，尊者阿提目多，晡时从禅觉，诣尊者优波摩所，共相问讯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问尊者优波摩：「尊者能知七觉分方便，如是乐住正受，如是苦住正受」？优波摩答言：「尊者阿提目多！比丘善知方便，修七觉分，如是乐住正受，如是苦住正受」。复问：「云何比丘善知方便，修七觉分」？优波摩答言：「比丘方便修念觉分时，（不）知思惟，彼心不善解脱，不害睡眠，不善调伏掉悔。如我念觉处法，思惟精进方便，不得平等。如是择法、精进、喜、猗、定、舍觉分，亦如是说。若比丘念觉分方便时，先思惟，心善解脱，正害睡眠，调伏掉悔。如我于此念觉处法，思惟已，不勤方便而得平等。如是阿提目多！比丘知方便，修七觉分，如是乐住正受，如是不乐住正受」。时二正士共论义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一七；九一七（七二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阿那律，亦住舍卫国松林精舍。时有众多比丘，诣阿那律所，共相问讯慰劳，问讯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语尊者阿那律：「尊者知方便修七觉分时生乐住不」？尊者阿那律语诸比丘言：「我知比丘方便修七觉分时生乐住」。诸比丘问尊者阿那律：「云何知比丘方便修七觉分时生乐住」？尊者阿那律语诸比丘：「比丘方便修念觉分，善知思惟，我心善解脱，善害睡眠，善调伏掉悔。如此念觉

分处法，思惟已，精勤方便，心不懈怠，身猗息，不动乱，系心令住，不起乱念，一心正受。如是择法、精进、喜、猗、定、舍觉分，亦如是说。是名知比丘方便修七觉分时生乐住」。时众多比丘闻尊者阿那律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而去。

一八；九一八（七二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转轮圣王出世之时，有七宝现于世间：金轮宝，象宝，马宝，神珠宝，玉女宝，主藏臣宝，主兵臣宝。如是如来出世，亦有七觉分宝现。斋戒，处楼观上，大臣围绕，有金轮宝从东方出。轮有千辐，齐毂圆辋，轮相具足，有此吉瑞，必是转轮圣王。我今决定为转轮王，即以两手承金轮宝，著左手中，右手旋转而说是言：若是转轮圣王金轮宝者，当复转轮圣王古道而去。于是轮宝即发，王、蕃前随，而于东方乘虚而逝，向于东方，游古圣王正直之道。王随轮宝，四兵亦从；若所至方，轮宝住者，王于彼住，四兵亦住。东方诸国处处小王，见圣王来，悉皆归伏。如来出兴于世，有七觉分现于世间，所谓念觉分，择法觉分，精进觉分，喜觉分，猗觉分，定觉分，舍觉分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九；九一九（七二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转轮圣王出于世时，有七宝现于世间。云何转轮圣王出于世时金轮宝现？有时刹利灌顶圣王，月十五日，沐浴清净，受持斋戒，于楼阁上，大臣围绕。有金轮宝从东方出，轮有千辐，齐毂圆辋，轮相具足，天真金宝。王作是念：古昔传闻，刹利灌顶大王月十五日布萨时，沐浴清净，受持福善，有轮宝现，今既如古有斯吉瑞，当知我是转轮圣王。即以两手承金轮宝，著左手中，右手旋转而作是言：若是转轮圣王金轮宝者，当复转轮圣王古道而去。作是语讫，于是轮宝即从王前乘虚而逝，向于东方，游古圣王正直之道。王及四兵，随轮去住。东方诸国处处小王，见圣王来，皆称善哉。善来大王！此是王国，此国安隐，人民丰乐，愿于中止，教化国人，我则随从。圣王答言

：诸聚落主！汝今但当善化国人，有不顺者，当来白我。当如法化，莫作非法，亦令国人善化非法。若如是者，则从我化。于是圣王从东海度乘古圣王道至于南海；

乘古圣王之道，度于南海至西海；乘于古昔圣王之道，度于西海，至于北海。南、西、北方诸小国王，奉迎启请，亦如东方广说。于是金轮宝，圣王随从，度于北海，还至王宫正治殿上，住虚空中，是为转轮圣王出兴于世，金轮宝现于世间。云何为转轮圣王出兴于世，白象宝现于世间？若刹利、灌顶大王纯色之象，其色鲜好，七支拄地，圣王见已，心则欣悦。今此宝象来应于我，告善调象师，令速调此宝象，调已送来。象师受命，不盈一日，象即调伏，一切调伏相悉皆具足，犹如余象经年调者，今此象宝一日调伏亦复如是。调已，送诣王所，上白大王：此象已调，唯王自知时。尔时，圣王观察此象调相已备，即乘宝象，于晨旦时周行四海，至日中时还归王宫，是名转轮圣王出兴于世，如此象宝现于世间。何等为转轮圣王出兴于世，马宝现于世间？转轮圣王所有马宝，纯一青色，乌头、朱尾，圣王见马，心生欣悦。今此神马来应我故，付调马师，令速调之，调已送来。马师奉教，不盈一日，其马即调，犹如余马经年调者，马宝调伏亦复如是。

知马调已，还送奉王，白言：大王！此马已调。尔时，圣王观察宝马调相已备，于晨旦时，乘此宝马周行四海，至日中时还归王宫，是名转轮圣王出兴于世，马宝现于世间。何等为转轮圣王出兴于世，摩尼珠宝现于世间？若转轮圣王所有宝珠，其形八楞，光泽明照，无诸颣隙，于王宫内常为灯明。转轮圣王察试宝珠，阴雨之夜，将四种兵入于园林，持珠前导，光明照耀，面一由旬，是为转轮圣王出兴于世，摩尼宝珠现于世间。何等为转轮圣王出兴于世，贤玉女宝现于世间？转轮圣王所有玉女，不黑、不白，不长、不短，不麁、不细，不肥、不瘦，支体端正，寒时体暖，热时体凉，身体柔软，如迦陵伽衣。身诸毛孔，出栴檀香，口鼻出息，作优钵罗香。后卧先起，瞻王意色，随宜奉事，软言爱语，端心正念，发王道意，心无违越，况复身、口，是为转轮圣王宝女。云何为转轮圣王主藏臣宝现于世间？谓转轮圣王主藏大臣，本行施故，生得天眼，能见伏藏，有主、无主，若水、若陆，若远、

若近，悉能见之。

转轮圣王须珍宝，即便告勅，随王所须，辄以奉上。于是圣王有时试彼大臣，观其所能，乘船游海。告彼大臣：我须宝物。臣白王言：小住岸边，当以奉上。王告彼臣：我今不须岸边之宝，且须画时与我。于是大臣即于水中，出四金瓮，金宝满中，以奉圣王。王所须即取用之，若取足已，余则还归水中。圣王出世，则有如此主藏之臣现于世间。云何圣王出兴于世，有主兵之臣现于世间？谓有主兵臣，聪明智辩，譬如世间善思量成就者。圣王所宜，彼则悉从，宜去、宜住，宜出、宜入，圣王四种兵行道里，顿止不令疲勘。悉知圣王宜所应作，现法、后世功德之事，以白圣王。转轮圣王出兴于世，有如是主兵之臣。如是如来、应、等正觉，出兴于世，有七觉分现于世间。何等为七？谓念觉分，择法觉分，精进觉分，喜觉分，猗觉分，定觉分，舍觉分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安乐住」：复次、若有苾刍于诸觉支，方便修习，由四因缘，令其不得安隐而住。何等名为四种因缘？一者、一切烦恼品类麁重皆未离故，二者、奢摩他品诸随烦恼现在前故，三者、毘钵舍那品诸随烦恼现在前故，四者、道未调善而乘驾故。与此相违四种因缘，令其获得安隐而住。于此二种，善巧苾刍如实了达，正知而住。由诸作意有加行故，精进太过；又后由前有增减故，运转不等——由此二缘，当知名为道不调善。与此相违，二因缘故名道调善。如转轮王，于四洲渚得大自在，所获七宝。如是心王，于四圣谛得大自在，所获真净七觉支宝，当知亦尔。谓于奢摩他、毘钵舍那、双品运转，降伏一切烦恼胜怨，由此义故，初念觉支，犹如轮宝。所知境相其量无边，能知智体亦随广大，由此义故，择法觉支犹如象宝。依此速能乃至往彼，所行所得殊异胜处，由此义故，精进觉支犹如马宝。悦意无罪，最为殊胜，由此义故，其喜觉支犹如女宝。身心映彻，有所堪能，由此义故，轻安觉支如神珠宝。能办一切所欣求事，由此义故，其定觉支如藏臣宝。能摧一切染污法军，能率一切清净法军，能趣无相安隐住处，由此义故，其舍觉支如军将宝。

二〇；九二〇（七二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善哉！比丘依人闻法，诸年少比丘供养奉事诸尊长老。所以者何？年少比丘供养奉事长老比丘者，时时得闻深妙之法。闻深法已，二正事成就，身正及心正。尔时，修念觉分，修念觉分已，念觉分满足；念觉满足已，于法选择，分别于法，思量于法，尔时方便修择法觉分；乃至舍觉分修习满足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一；九二一（七二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比丘持戒、修德、惭愧，成真实法，见此人者，多得果报。若复闻者，若随忆念者，随出家者，多得功德，况复亲近、恭敬、奉事！所以者何？亲近、奉事如是人者，时时得闻深妙之法，得闻深法已，成就二正，身正及心正。方便修习定觉分，修习已修习满足，乃至舍觉分修习满足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二；九二二（七二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说不善积聚者，所谓五盖，是为正说。所以者何？纯一不善聚者，谓五盖故。何等为五？谓贪欲盖，瞋恚盖，睡眠盖，掉悔盖，疑盖。说善积聚者，谓七觉分，是为正说。所以者何？纯一满净者，是七觉分故。何等为七？谓念觉分，择法觉分，精进觉分，喜觉分，猗觉分，定觉分，舍觉分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三；九二三（七二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夹谷精舍。尔时，尊者阿难亦在彼住。时尊者阿难，独一静处，禅思思惟，作如是念：半梵行者，所谓善知识、善伴党、善随从，非恶知识、恶伴党、恶随从。时尊者阿难从禅觉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独一静处，禅思思惟，作是念：半梵行者，所谓善知识、善伴党、善随从，非恶知识、恶伴党、恶随从」。佛告阿难：「莫作是言：半梵行者，谓善知识、善伴党、善随从，非恶知识、

恶伴党、恶随从！所以者何？纯一满净，梵行清白，所谓善知识、善伴党、善随从，非恶知识、恶伴党、恶随从。我为善知识故，有众生于我所，取念觉分，依远离，依无欲，依灭，向于舍；如是择法觉分，精进、喜、猗、定、舍觉分，依远离，依无欲，依灭，向于舍。以是故当知，阿难！纯一满净梵行清白，谓善知识、善伴党、善随从，非恶知识，非恶伴党、非恶随从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四；九二四（七二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力士聚落人间游行，于拘夷那竭城希连河中间住。于聚落侧，告尊者阿难：「令四重襞叠，敷世尊欝多罗僧，我今背疾，欲小卧息」。尊者阿难即受教勅，四重襞叠敷欝多罗僧已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已四重襞叠敷欝多罗僧，唯世尊知时」。尔时，世尊厚襞僧伽梨枕头，右胁而卧，足足相累，系念明相，正念、正智，作起觉想。告尊者阿难：「汝说七觉分」！时尊者阿难即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所谓念觉分，世尊自觉成等正觉说，依远离，依无欲，依灭，向于舍；择法、精进、喜、猗、定、舍觉分，世尊自觉成等正觉说，依远离，依无欲，依灭，向于舍」。佛告阿难：「汝说精进耶」？阿难白佛：「我说精进，世尊！说精进，善逝」！佛告阿难：「唯精进修习、多修习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」。说是语已，正坐端身系念。时有异比丘即说偈言：

「乐闻美妙法，忍疾告人说。比丘即说法，转于七觉分。

善哉尊阿难，明解巧便说，有胜白净法，离垢微妙说：

念、择法、精进，喜、猗、定、舍觉，此则七觉分，微妙之善说。

闻说七觉分，深达正觉味，身婴大苦患，忍疾端坐听。

观为正法王，常为人演说，犹乐闻所说，况余未闻者！

第一大智慧，十力所礼者，彼亦应疾疾，来听说正法。

诸多闻通达，契经、阿毘昙，善通法律者，应听况余者！

闻说如实法，专心黠慧听，于佛所说法，得离欲、欢喜，

欢喜身猗息，心自乐亦然。心乐得正受，正观有事行，

厌恶三趣者，离欲心解脱。厌恶诸有趣，不集于人天，

无余犹灯灭，究竟般涅槃。闻法多福利，最胜之所说，

是故当专思，听大师所说」。

异比丘说此偈已，从座起而去。

二五；九二五（七二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七觉分，何等为七？谓念觉分，乃至舍觉分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六；九二六（七二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修七觉分。何等为修七觉分？谓念觉分，乃至舍觉分。若比丘修念觉分，依远离，依无欲，依灭，向于舍；如是修择法、精进、喜、猗、定、舍觉分，依远离，依无欲，依灭，向于舍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七；九二七（七三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诸比丘！过去已如是修七觉分，未来亦当如是修七觉分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八；九二八（七三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比丘念觉分清净、鲜白，无有支节，离诸烦恼，未起不起，除佛调伏教授；乃至舍觉分，亦如是说。诸比丘！念觉分清净、鲜白，无有支节，离诸烦恼，未起而起，佛所调伏教授非余；乃至舍觉分，亦如是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九；九二九（七三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未起不起，除善逝调伏教授；未起而起，是则善逝调伏教授非余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〇；九三〇（七三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异比丘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谓觉分，世尊！云何为觉分」？佛告比丘；「所谓觉分者，谓七道品法。然诸比丘七觉分，渐次而起，修习满足」。异比丘白佛：「世尊！云何觉分渐次而起，修习满足」？佛告比丘：「若比丘内身身观住，彼内身身观住时，摄心系念不忘，彼当尔时念觉分方便修习，方便修习念觉分已，修习满足。满足念觉分已，于法选择、分别、思量，当于尔时修择法觉分方便，修方便已，修习满足。如是乃至舍觉分修习满足。如内身身观念住；如是外身；内外身；受；心；法法观念住，当于尔时专心系念不忘；乃至舍觉分亦如是说。如是住者，渐次觉分起，渐次起已，修习满足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一；九三一（七三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若比丘如是修习七觉分已，当得二种果：现法得漏尽无余涅槃，或得阿那含果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二；九三二（七三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如是比丘修习七觉分已，多修习已，得四种果、四种福利。何等为四？谓须陀洹果，斯陀含果，阿那含果，阿罗汉果」。佛说此经已，异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三；九三三（七三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若比丘修习七觉分，多修习已，当得七种果、七种福利。何等为七？是比丘得现法智证乐；若命终时，若不得现法智证乐；及命终时而得五下分结尽，中般

涅槃；若不得中般涅槃，而得生般涅槃；若不得生般涅槃，而得无行般涅槃；若不得无行般涅槃，而得有行般涅槃；若不得有行般涅槃，而得上流般涅槃」。佛说此经已，异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四；九三四（七三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所谓觉分，何等为觉分」？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唯愿为说，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」。佛告诸比丘：「七觉分者，谓七道品法。诸比丘！此七觉分渐次起，渐次起已，修习满足」。诸比丘白佛：「云何七觉分渐次起，渐次起已，修习满足」？「若比丘身身观念住，彼身身观念住已，专心系念不忘，当于尔时方便修念觉分，方便修念觉分已，修习满足。谓修念觉分已，于法选择，当于尔时修择法觉分方便，修择法觉分方便已，修习满足。如是精进、喜、猗、定、舍觉分，亦如是说。如内身，如是外身；内外身；受；心；法法观念住，专心系念不忘，当于尔时方便修念觉分，方便修念觉分已，修习满足；乃至舍觉分，亦如是说。是名比丘七觉分渐次起，渐次起已，修习满足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五；九三五（七三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此七觉分修习、多修习，当得二果：得现法智有余涅槃，及阿那含果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六；九三六（七三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若比丘修习七觉分，多修习已，当得四果。何等为四？谓须陀洹果，斯陀含果，阿那含果，阿罗汉果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七；九三七（七四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若比丘修习此七觉分，多修习已，当得七果。何等为七？谓现法智有余涅槃；及

命终时，（不得现法智）；若不尔者，五下分结尽，得中般涅槃；若不尔者，得生般涅槃；若不尔者，得无行般涅槃；若不尔者，得有行般涅槃；若不尔者，得上流般涅槃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八；九三八（七四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修不净观，多修习已，当得大果、大福利。云何修不净观，多修习已，得大果、大福利？是比丘，不净观俱念觉分，依远离，依无欲，依灭，向于舍；修择法、精进、喜、猗、定、舍觉分，依远离，依无欲，依灭，向于舍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九；九三九（七四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比丘修习随死念，多修习已，得大果、大福利。云何比丘修习随死念，多修习已，得大果、大福利？是比丘，修随死念俱念觉分，依远离，依无欲，依灭，向于舍；乃至舍觉分，亦如是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〇；九四〇（七四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释氏黄枕邑。时众多比丘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黄枕邑乞食。时众多比丘作是念：今日太早，乞食时未至，我等可过外道精舍。尔时，众多比丘即入外道精舍，与诸外道出家共相问讯慰劳已，于一面坐。诸外道出家言：「沙门瞿昙为诸弟子说如是法：不断五盖，恼心，慧力羸，为障碍分，不趣涅槃。善摄其心，住四念处，心与慈俱，无怨、无嫉、亦无瞋恚，广大无量，善修充满；四方、四维、上下，一切世间，心与慈俱，无怨、无嫉、亦无瞋恚，广大无量善修习充满。如是修习悲，喜，舍心俱，亦如是说。我等亦复为诸弟子作如是说，我等与彼沙门瞿昙，有何等异，所谓俱能说法」！

时众多比丘闻诸外道出家所说，心不喜悦，默然不呵，从座起去。入黄枕邑乞食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以

彼外道出家所说，广白世尊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如彼外道出家所说，汝等应问：修习慈心，为何所胜？修习悲、喜、舍心，为何所胜？如是问时，彼诸外道出家，心则骇散，或说外异事，或瞋慢、毁呰，违背不忍，或默然萎熟低头，失辩思惟而住。所以者何？我不见诸天、魔、梵，沙门、婆罗门，天、人众中，闻我所说随顺乐者，唯除如来及声闻众者。比丘！心与慈俱，多修习，于净最胜；悲心修习、多修习，空入处最胜；喜心修习、多修习，识入处最胜；舍心修习、多修习，无所有入处最胜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一；九四一（七四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比丘修习慈心，多修习已，得大果、大福利。云何比丘！修习慈心，得大果、大福利？是比丘，心与慈俱，修念觉分，依远离，依无欲，依灭，向于舍；乃至修习舍觉分，依远离，依无欲，依灭，向于舍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二；九四二（七四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比丘修空入处，多修习已，得大果、大福利。云何比丘修空入处，多修习已，得大果、大福利？是比丘，心与空入处俱，修念觉分，依远离，依无欲，依灭，向于舍；乃至修舍觉分，依远离，依无欲，依灭，向于舍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三——四五；九四三——九四五（）

如修空入处，如是识入处，无所有入处，非想非非想入处——三经，亦如上说。

四六；九四六（七四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比丘修习安那般那念，多修习已，得大果、大福利。云何修习安那般那念，多修习已，得大果、大福利？是比丘，心与安那般那念俱，修念觉分，依

远离，依无欲，依灭，向于舍；乃至修舍觉分，依远离，依无欲，依灭，向于舍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七；九四七（七四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比丘修无常想，多修习已，得大果、大福利。云何比丘修无常想，多修习已，得大果、大福利？是比丘，心〔口〕与无常想俱，修念觉分，依远离，依无欲，依灭，向于舍；乃至得舍觉分，依远离，依无欲，依灭，向于舍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八——六七；九四八——九六七（）

如无常想，如是无常苦想，苦无我想，观食想、一切世间不可乐想，尽想，断想，无欲想，灭想，患想，（死想），不净想，青瘀想，脓溃想，膨胀想，坏想，食不尽想，血想，分离想，骨想，空想，——经如上说。

「修」：复次、二十一种想俱行修诸觉支者，当知略由二因缘故：一、据相应俱行义，二、据无间俱行义。无常等想俱行修，乃至死想俱行修者，据相应义。不净等想俱行修，乃至观空想俱行修者，据无间义。悲等俱行修，应知亦尔。又于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一切行中，诸行爱染，若嬾堕、懈怠，若萨迦耶见，虽已断灭，习气随缚，我慢现行。若贪味爱，若于世间种种妙事欲乐贪爱，若有所余烦恼随眠，若希求利养，若希求活命，若诸欲爱，若诸有爱，若随虚妄分别所起四种欲贪：一、美色贪，二、形貌贪，三、细触贪，四、承事贪。如是能令生起所有非理过患，及令其心越路而转。对治彼故，随其所应，有二十一想俱行修觉支差别。谓为对治四种障故，修无愿行想，从无常想乃至一切世间不可乐想。为欲对治一种障故，修空行想，苦、无我想。为欲断灭所余烦恼随眠障故，修于三界无相行想。为欲对治希求利养及欲爱故，于诸欲中修过患想。为欲对治希求活命及有爱故，修习死想。为欲对治随逐虚妄分别所起四欲贪故修不净想为初，乃至观空想为后。又此一切，从青瘀想乃至观空想，当知皆是不净想摄。又于此中，青瘀想为初，膖胀想为后，对治美色贪；食噉想，分赤想，分散想，对治形貌贪；骸骨想

，骨锁想，对治细触贪；观无心识、空有尸想，对治承事贪。又于此中，修慈最极至遍净等，如三摩呬多地应知其相。

十三 圣道分相应

复次、嗢拖南曰：

初内外力，清净、差别，异门、沙门，后婆罗门。

又正见等八圣道支，广分别义，如声闻地及摄异门分应知其相。

声闻地说：「彼于尔时，最初获得七觉支故，名初有学。见圣谛迹，已永断灭见道所断一切烦恼，唯余修道所断烦恼。为断彼故，修习三蕴所摄八支圣道：此中正见、正思惟、正精进，慧蕴所摄；正语、正业、正命，戒蕴所摄；正念、正定，定蕴所摄。问：何因缘故名八支圣道？答：诸圣有学已见迹者，由八支摄行迹正道，能无余断一切烦恼，能于解脱究竟作证，是故名为八支圣道。当知此中，若觉支时所得真觉，若得彼已，以慧安立如证而觉，总略此二，合名正见。由此正见增上力故，所起出离、无恚、无害分别思惟，名正思惟。若心趣入诸所寻思，彼唯寻思如是相状所有寻思；若心趣入诸所言论，即由正见增上力故，起善思惟，发起种种如法言论，是名正语。若如法求衣服、饮食、诸坐卧具、病缘医药、供身什物，于追求时，若往若还，正知而住；若覩若瞻，若屈若伸，若持衣钵及僧伽胝，若食若饮，若噉若尝，正知而住；或于住时，于已追求衣服等事，若行若住，若坐若卧，广说乃至若解劳睡，正知而住：是名正业。如法追求衣服、饮食，乃至什物，远离一切起邪命法，是名正命。若远离摄正语、业、命，彼于证得无漏作意诸觉支时，先已获得。问：何故此名圣所爱戒？答：以诸圣者贤善正至，长时爱乐，欣慕悦意，我于何时当正获得诸语恶行、诸身恶行、诸邪命事不作律仪！由彼长夜于此尸罗深心爱乐，欣慕悦意，故获得时名圣所爱。获得如是圣爱戒已，终不正知而说妄语，终不故思害众生命，终不故思不与而取，终不故思行欲邪行，终不非法求衣服等。即由如是圣所爱戒增上力故，于修道时，乃至所有语业、身业、养命事转，亦得名为正语、业、命。依止正见及正思惟、正语、业、命，勤修行者，所有一切欲勤精进，出离勇猛、势力、

发起策励其心，相续无间，名正精进。成就如是正精进者，由四念住增上力故，得无颠倒九种行相所摄正念；能摄九种行相心住，是名正念及与正定。如是一切八支圣道，总立二种，谓无所作及住所作。无所作者，谓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。住所作者，复有二种，谓奢摩他、毘钵舍那。正见、正思惟、正精进，是毘钵舍那；正念、正定，是奢摩他。如是清净正语、业、命为所依止，于时时间修习止、观，能证诸结无余永断，能得最上阿罗汉果。长时相续，名为修道，多时串习断烦恼故。率尔智生，名为见道，暂时智起，即能永断诸烦恼故。由是因缘，正语、业、命，于修道中方始建立」。

一；九六八（七四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如日出前相，谓明相初光。如是比丘！正尽苦边，究竟苦边前相者，所谓正见。彼正见者，能起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起定正受故，圣弟子心正解脱贪欲、瞋恚、愚痴；如是心善解脱圣弟子，得正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；九六九（七四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无明为前相故，生诸恶不善法时，随生无惭、无愧；无惭、无愧生已，随生邪见。邪见生已，能起邪志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。若起明为前相，生诸善法时，惭、愧随生；惭愧生已，能生正见。正见生已，起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，次第而起。正定起已，圣弟子得正解脱贪欲、瞋恚、愚痴；如是圣弟子得正解脱已，得正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；九七〇（七五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比丘诸恶不善法生，一切皆以无明为根本，无明集，无明生，无明起。所

以者何？无明者无知，于善、不善法不如实知，有罪、无罪，下法、上法，染污、不染污，分别、不分别，缘起、非缘起不如实知。不如实知故，起于邪见；起于邪见已，能起邪志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。若诸善法生，一切皆以明为根本，明集，明生，明起。明于善、不善法如实知，有罪、无罪，亲近、不亲近，卑法、胜法，秽污、白净，有分别、无分别，缘起、非缘起，悉如实知。如实知者，是则正见；正见者，能起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正定起已，圣弟子得正解脱贪、恚、痴；贪、恚、痴解脱已，是圣弟子得正智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；九七一（七五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在家、若出家而起邪事者，我所不说。所以者何？若在家、出家而起邪事者，则不乐正法。何等为邪事？谓邪见乃至邪定。若在家、出家而起正事，我所赞叹。所以者何？起正事者，则乐正法，善于正法。何等为正事？谓正见乃至正定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在家及出家，而起邪事者，彼则终不乐，无上之正法。

在家及出家，而起正事者，彼则常心乐，无上之正法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；九七二（七五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迦摩比丘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所谓欲者，云何为欲」？佛告迦摩：「欲谓五欲功德。何等为五？谓眼识〔明〕色，可爱、可意、可念、长养欲乐；如是耳；鼻；舌；身识触，可爱、可意、可念、长养欲乐，是名为欲。然彼非欲，于彼贪著者，是名为欲」。尔时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世间杂五色，彼非为爱欲，贪欲觉想者，是则士夫欲。

众色常住世，行者断心欲」。

迦摩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宁有道、有迹断此爱欲不」？佛告比丘：「有八正道，能断爱欲，谓正见，正志，正语，正业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迦摩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六；九七三（七五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比丘名阿梨瑟咤，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所谓甘露者，云何名为甘露」？佛告阿梨瑟咤：「甘露者，界名说，然我为有漏尽者，现说此名」。阿梨瑟咤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有道、有迹，修习、多修习，得甘露法不」？佛告比丘：「有，所谓八圣道分，谓正见乃至正定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；九七四（七五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舍利弗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所谓贤圣等三昧根本、众具，云何为贤圣等三昧根本、众具」？佛告舍利弗：「谓七正道分，为贤圣等三昧，为根本，为众具。何等为七？谓正见，正志，正语、正业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。舍利弗！于此七道分为基业已，得一其心，是名贤圣等三昧根本、众具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八——一〇；九七五——九七七（七五五——七五七）

如上三经，如是佛问诸比丘三经，亦如是说。

七种定因具，如三摩呬多地已说。

一一；九七八（七五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无母子畏，有母子畏，愚痴无闻凡夫所说，而不能知无母子畏，有母子畏。诸比丘！有三种无母子畏，愚痴无闻凡夫所说。何等为三？诸比丘！有时兵凶乱起，残害国土，随流波迸，子失其母，母失其子，是名第一无母子畏，愚痴无闻凡夫所说。复次、比丘！有时大火卒起，焚烧城邑、聚落，人民驰走，母子相失，是名第二无母子畏，愚痴无闻凡夫所说。复次、比丘！有时

山中大雨，洪水流出，漂没聚落，人民驰走，母子相失，是名第三无母子畏，愚痴无闻凡夫所说。然此等畏，是有母子畏，愚痴无闻凡夫说名无母子畏。彼有时兵凶乱起，残害国土，随流波迸，母子相失，或时于彼母子相见，是名第一有母子畏，愚痴无闻凡夫说名无母子畏。复次、大火卒起，焚烧城邑、聚落，人民驰走，母子相失，或复相见，是名第二有母子畏，愚痴无闻凡夫说名无母子畏。复次、山中大雨，洪水流出，漂没聚落，此人驰走，母子相失，或寻相见，是名第三有母子畏，愚痴无闻凡夫说名无母子畏。比丘！有三种无母子畏，是我自觉成三菩提之所记说。何等为三？若比丘！子若老时，无母能语子：汝莫老，我当代汝；其母老时，亦无子语母：今莫老，我代之老。是名第一无母子畏，我自觉成三菩提之所记说。复次、比丘！有时子病，母不能语子：今莫病，我当代汝；母病之时，子亦不能语母：莫病，我当代母。是名第二无母子畏，我自觉成三菩提之所记说。复次、子若死时，无母能语子：今莫死，我今代汝；母若死时，无子能语母：今莫死，我当代母。是名第三无母子畏。我自觉成三菩提之所记说」。诸比丘白佛：「有道、有迹，修习、多修习，断前三种有母子畏，断后三种无母子畏不」？佛告比丘：「有道、有迹，断彼三畏。何等为道？何等为迹？修习、多修习，断前三种有母子畏，断后三种无母子畏？谓八圣道分：正见，正志，正语，正业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二；九七九（七五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三受，无常，有为，心所缘生。何等为三？谓乐受，苦受，不苦不乐受」。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！有道、有迹，修习、多修习，断此三受不」？佛告比丘：「有道、有迹，修习、多修习，断此三受」。「何等为道？何等为迹？修习、多修习，断此三受」？佛告比丘：「谓八圣道：正见，正志，正语，正业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三；九八〇（七六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世有三法，不可喜，不可爱，不可念。何等为三？谓老，病，死。此三法，不可喜、不可爱、不可念。世间若无此三法，不可喜、不可爱、不可念者，无有如来、应、等正觉出于世间，世间亦不知有如来说法，教诫教授。以世间有此三法，不可喜、不可爱、不可念故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出于世间，世间知有如来说法，教诫教授」。诸比丘白佛：「有道、有迹，断此三法，不可喜、不可爱、不可念者不」？佛告比丘：「有道、有迹、修习、多修习，断此三法，不可喜、不可爱、不可念。何等为道？何等为迹？修习、多修习，断此三法，不可喜、不可爱、不可念？谓八圣道：正见，正志，正语，正业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四；九八一（七六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当说学及无学。谛听，善思念之。何等为学？谓学正见成就，学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成就，是名为学。何等为无学？谓无学正见成就，无学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成就，是名无学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五；九八二（）

如学、无学，如是正士、〔如是〕大士，亦如是说。

一六；九八三（七六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当说圣漏尽。云何为圣漏尽？谓无学正见成就，乃至无学正定成就，是名圣漏尽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七；九八四（七六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八圣道分。何等为八？谓正见，正志，正语，正业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八；九八五（七六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修八圣道，谛听，善思。何等为修八圣道？是比丘修正见，依远离，依无欲，依灭，向于舍；修正志；正语；正业；正命；正方便；正念；正定，依远离，依无欲，依灭，向于舍；是名修八圣道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九；九八六（七六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比丘过去已修八圣道，未来当修八圣道」。乃至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〇；九八七（七六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比丘正见清净、鲜白，无诸过患，离诸烦恼，未起不起，唯除佛所调伏；乃至正定，亦如是说。若正见清净、鲜白，无诸过患，离诸烦恼，未起能起；乃至正定，亦如是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一；九八八（）

如除佛所调，（如是）除善逝所调，亦如上说。

「清净」：复次、彼正见等，若在有学，由无漏故说名清净；若在无学，相续净故，说名鲜白；若在世间，远离无量随外道见诸恶邪行，是故说名无有尘点；远离尘点所起后有诸业杂染，是故说名离随烦恼。

二二；九八九（七六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说不善聚者，谓五盖，是为正说。所以者何？纯一不善聚者，所谓五盖。何等为五？谓贪欲盖，瞋恚，睡眠，掉悔，疑盖。说善法聚者，所谓八圣道，是名正说。所以者何？纯一满净善聚者，谓八圣道。何等为八？谓正见，正志，正语，正业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

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三；九九〇（七六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山谷精舍。时尊者阿难独一静处，作如是念：半梵行者，谓善知识、善伴党、善随从。乃至佛告阿难；「纯一满净具梵行者，谓善知识。所以者何？我为善知识故，令诸众生修习正见，依远离，依无欲，依灭，向于舍；乃至修正定，依远离，依无欲，依灭，向于舍」。佛说此经已，尊者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四；九九一（七六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阿难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时有生闻婆罗门，乘白马车，众多年少翼从。白马，白车，白鞚，白鞭，头著白帽，白伞盖，手执白拂，著白衣服，白璎珞，白香涂身，翼从皆白。出舍卫城，欲至林中教授读诵。众人见之，咸言：「善乘！善乘！谓婆罗门乘」。

时尊者阿难见婆罗门眷属众具，一切皆白。见已，入城乞食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日晨朝，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，见生闻婆罗门，乘白马、车，眷属众具一切皆白。众人唱言：善乘！善乘！谓婆罗门乘。云何世尊！于正法律，为是世人乘，为是婆罗门乘」？佛告阿难：「是世人乘，非我法律、婆罗门乘也。阿难！我正法律乘，天乘，婆罗门乘，大乘，能调伏烦恼军者。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阿难！何等为正法律乘，天乘，婆罗门乘，大乘，能调伏烦恼军者？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。阿难！是名正法律乘，天乘，梵乘，大乘，能调伏烦恼军者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信、戒为法轭，惭、愧为长縻，正念善护持，以为善御者，

舍、三昧为辕，智慧、精进轮，无著、忍辱铠，安隐如法行。

直进不退还，永之无忧处，智士乘战车，摧伏无智怨」。

二五；九九二（七七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应离邪见，应断邪见。若邪见不可断者，我终不说应离断邪见；以邪见可断故，我说比丘当离邪见。若不离邪见者，邪见当作非义，不饶益苦，是故我说当离邪见。如是邪志，邪语，邪业，邪命，邪方便，邪念，邪定，亦如是说。诸比丘！离邪见已，当修正见。若不得修正见者，我终不说修习正见；以得修正见故，我说比丘应修正见。若不修正见者，当作非义，不饶益苦，以不修正见作非义不饶益苦故，是故我说当修正见，以义饶益，常得安乐。是故比丘！当修正见。如是正志，正语，正业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，亦如是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六；九九三（七七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生闻婆罗门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，问讯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昙！谓非彼岸及彼岸，瞿昙！云何非彼岸？云何彼岸」？佛告婆罗门：「邪见者非彼岸，正见者是彼岸；邪志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非彼岸，〔正见是彼岸〕，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是彼岸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希有诸人民，能度于彼岸；一切诸世间，徘徊游此岸。

于此正法律，能善随顺者，斯等能度彼，生死难度岸」。

时生闻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去。

二七——二九；九九四——九九六（七七二——七七四）

如是异比丘问，尊者阿难问，佛问诸比丘，此三经亦如上说。

三〇；九九七（七七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于内法中，我不见一法，能令未生恶不善法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，如说不正思惟者。诸比丘！不正思惟者，未起邪见令起，已起重生令增广；如是邪志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，亦如是说。诸比丘！于内法中，我不见一法，令未生恶不善法不生，已生恶不善法令灭，如说正思惟者。

诸比丘！正思惟者，未生邪见令不生，已生者令灭；如邪见、邪志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，亦如是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一；九九八（七七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于内法中，我不见一法，未生善法不生，已生善法令退，如说不正思惟者。诸比丘！不正思惟者，未生正见令不生，已生正见令退；如是未生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令不生，已生者令退。诸比丘！于内法中，我不见一法，令未生善法令生，已生善法重生令增广，如说正思惟者。诸比丘！正思惟者，未生正见令生，已生正见重生令增广；如是未生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二；九九九（七七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于内法中，我不见一法，令未生恶不善法生，已生恶不善法重生令增广，未生善法不生，已生者令退，所谓不正思惟。诸比丘！不正思惟者，未生邪见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，未生正见令不生，已生者令退；如是未生邪志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，未生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不生，已生者令退。诸比丘！我于内法中，不见一法，未生恶不善法令不生，已生恶不善法令灭，未生善法令生，已生善法重生令增广，如说正思惟。诸比丘！正思惟者，令未生邪见不生，已生邪见令灭，未生正见令生，已生正见重生令增广；如是未生邪志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令不生，已生者令灭，未生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三；一〇〇〇（七七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于外法中，我不见一法，令未生恶不善法生，已生恶不善法重生令增广，如说恶知识、恶伴党、恶随从。诸比丘！恶知识、恶伴党、恶随从者，能令未生邪见令生，已生邪见重生令增广；如是未生邪志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，邪定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。诸比丘！外法中，我不见一法，令未生恶不善法不生，已生恶不善法令灭，如说善知识、善伴党、善随从。诸比丘！善知识、善伴党、善随从者，能令未生邪见不生，已生邪见令灭；未生邪志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不生，已生者令灭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四；一〇〇一（七七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于外法中，我不见一法，能令未生善法生，已生善法重生令增广，如说善知识、善伴党、善随从。诸比丘！善知识、善伴党、善随从者，能令未生正见生，已生正见重生令增广；如是未生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五；一〇〇二（七八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于外法中，我不见一法，能令未生恶不善法生，已生恶不善法重生令增广，未生善法不生，已生善法令灭，如说恶知识、恶伴党、恶随从。诸比丘！恶知识、恶伴党、恶随从者，能令未生邪见令生，已生邪见者重生令增广，未生正见不生，已生正见令退；如是未生邪志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，未生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令不生，已生者令退。诸比丘！于外法中，我不见一法，能令未生恶不善法不生，已生恶不善法令灭，未生善法令生，已生善法重生令增广，如说善知识、善伴党、善随从。诸比丘！善知识、善伴党、善随从，能令未生邪见不生，已生邪见令灭，未生正见令生，已生正见重生令增广；

如是未生邪志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令不生，已生者令灭，未生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六；一〇〇三（七八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于内法中，我不见一法，能令未生恶不善法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，未生善法不生，已生者令退，如说不正思惟。诸比丘！不正思惟者，能令未生邪见生，已生邪见令重生增广，未生正见不生，已生正见令退。诸比丘！于内法中，我不见一法，能令未生恶不善法不生，已生恶不善法令灭，未生善法令生，已生善法重生令增广，如说正思惟。诸比丘！正思惟者，能令未生邪见不生，已生者令灭，未生正见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广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七——四三；一〇〇四——一〇一〇（）

如说邪见、正见，如是邪志、正志，邪语、正语，邪业、正业，邪命、正命，邪方便、正方便，邪念、正念，邪定、正定、七经如上说。

四四——五一；一〇一一——一〇一八（）

如内法八经，如是外法八经，亦如是说。

「内外力」：若内、若外一切力中，为欲生起八支圣道，有二种力，于所余力最为殊胜。云何为二？一者、于外力中，善知识力最为殊胜；二者、于内力中，正思惟力最为殊胜。当知此中，离诸障碍，先修福业，于衣、食等无匮乏等，名余外力。除正思惟相应想外，余断支分，名余内力。外善知识者，谓从彼闻无上正法，由此故名从他闻音。内正思惟者，谓此无间能发正见，为上首道。

五二；一〇一九（七八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非法、是法。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何等为非法、是法？谓邪见非法，正见是法；乃至邪定非法，正定是法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

喜奉行。

五三——六二；一〇二〇——一〇二九（）

如非法、是法，如是非律、正律，非圣、是圣，不善法、善法，非习法、习法，非善哉法、善哉法，黑法、白法，非义、正义，卑法、胜法，有罪法、无罪法，应去法、不去法，一一经皆如上说。

「异门」：复次、正见为首八圣道支，会正理故，说名为法。能灭一切诸烦恼故，名毘奈耶。去诸恶法极悬远故，一切圣贤共祖习故，说名为圣。能随顺往诸善趣故，说名为善。趣涅槃故，说名应修。诸有智者所称赞故，说名善哉。与此相违，应知即是邪见为首八邪道支所有差别。堕在无明黑暗品故，说名为黑。往恶趣故，说名无义。不善性故，说名下劣。生现法中所有怖畏及怨憎故，说名有罪。诸有智者所讥毁故，所远离故，名应远离。

六三；一〇三〇（七八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。尔时，尊者阿难亦在彼住。有异婆罗门，来诣尊者阿难所，与尊者阿难共相问讯慰劳，问讯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白尊者阿难：「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为记说不」？阿难答言：「随汝所问，知者当答」。婆罗门问：「尊者阿难！何故于沙门瞿昙所出家修梵行」？阿难答言；「婆罗门！为断故」。复问：「断何等」？答言：「贪欲断，瞋恚、愚痴断」。又问阿难：「有道、有迹，能断贪欲、瞋恚、愚痴耶」？阿难答言：「有，谓八圣道：正见，正志，正语，正业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」。婆罗门言：「阿难！贤哉之道，贤哉之迹！修习、多修习，能断斯等贪欲、恚、痴」。尊者阿难说是法时，彼婆罗门闻其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去。

六四——七三；一〇三一——一〇四〇（）

如断贪、恚、痴，如是调伏贪、恚、痴，及得涅槃、及厌离，及不趣涅槃，及沙门义，及婆罗门义，及解脱，及苦断，及究竟苦边，及正尽苦，一一经皆如上说。

七四；一〇四一（七八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邪、有正，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何等为邪？谓邪见乃至邪定。何等为正？谓正见乃至正定。何等为正见？谓说有施，有说，有斋；有善行，有恶行，有善恶行果报；有此世，有他世；有父母，有众生生；有阿罗汉善到、善向，有此世、他世，自知作证具足住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何等为正志？谓出要志，无恚志，不害志。何等为正语？谓离妄语，离两舌，离恶口，离绮语。何等为正业？谓离杀、盗、婬。何等为正命？谓如法求衣服、饮食、卧具、汤药，非不如法。何等为正方便？谓欲精进，方便出离，勤竞堪能，常行不退。何等为正念？谓念、随顺念，不妄不虚。何等为正定？谓住心不乱，坚固摄持，寂止、三昧、一心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五；一〇四二（七八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何等为正见？谓正见有二种：有正见是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转向善趣，有正见是圣、出世间、无漏、无取、正尽苦、转向苦边。何等为正见有漏、有取，向于善趣？若彼见有施，有说，乃至知世间有阿罗汉，不受后有，是名世间正见，世俗、有漏、有取，向于善趣。何等为正见是圣、出世间、无漏、不取、正尽苦、转向苦边？谓圣弟子，苦、苦思惟，集……，灭……，道、道思惟，无漏思惟相应于法，选择、分别、推求、觉知、黠慧、开觉、观察，是名正见，是圣、出世间、无漏、不取、正尽苦、转向苦边。何等为正志？谓正志有二种：有正志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向于善趣，有正志是圣、出世间、无漏、不取、正尽苦、转向苦边。何等为正志有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向于善趣？谓正志出要觉，无恚觉，不害觉，是名正志，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向于善趣。何等为正志是圣、出世间、无漏、不取、正尽苦、转向苦边？

谓圣弟子，苦、苦思惟，集……，灭……，道、道思惟，无漏思惟相应心法，分别、自决、意解、计数、立意，是名正志是圣、出世间、无漏、不取、正尽苦、转向苦边。何等为正语？正语有二种：有正语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

向于善趣，有正语是圣、出世间、无漏、不取、正尽苦、转向苦边。何等为正语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向于善趣？谓正语离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绮语，是名正语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向于善趣。何等正语是圣、出世间、无漏、不取、正尽苦、转向苦边？谓圣弟子，苦、苦思惟，集……，灭……，道、道思惟，除邪命贪。口四恶行，诸余口恶行离，于彼无漏远离不著，固守摄持不犯，不度时节，不越限防，是名正语是圣、出世间、无漏、不取、正尽苦、转向苦边。何等为正业？正业有二种：有正业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向于善趣，有正业是圣、出世间、无漏、不取、正尽苦、转向苦边。何等为正业，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转向善趣？谓离杀、盗、婬，是名正业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转向善趣。

何等为正业是圣、出世间、无漏、不取、正尽苦、转向苦边？谓圣弟子，苦、苦思惟，集……，灭……，道、道思惟，除邪命贪身三恶行，诸余身恶行数，无漏心不乐著，固守执持不犯，不度时节，不越限防，是名正业是圣、出世间、无漏、不取、正尽苦、转向苦边。何等为正命？正命有二种：有正命是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转向善趣，有正命是圣、出世间、无漏、不取、正尽苦、转向苦边。何等为正命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转向善趣？谓如法求衣食、卧具，随病汤药，非不如法，是名正命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转向善趣。何等为正命是圣、出世间、无漏、不取、正尽苦、转向苦边？谓圣弟子，苦、苦思惟，集……，灭……，道、道思惟，于诸邪命，无漏不乐著，固守执持不犯，不越时节，不度限防，是名正命是圣、出世间、无漏、不取、正尽苦、转向苦边。何等为正方便？正方便有二种：有正方便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转向善趣，有正方便是圣、出世间、无漏、不取、正尽苦、转向苦边。何等为正方便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转向善趣？

谓欲精进，方便超出，坚固建立，堪能造作，精进心法摄受，常不休息，是名正方便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转向善趣。何等为正方便是圣、出世间、无漏、不取、正尽苦、转向苦边？谓圣弟子，苦、苦思惟，集……，灭……，道、道思惟，无漏忆念相应心法，欲精进方便，勤踊超出，建立坚固，堪能造作，精进心法摄受，常不休息，是名正方便是圣、出世间、无漏、不取、

正尽苦、转向苦边。何等为正念？正念有二种：有正念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转向善趣，有正念是圣、出世间、无漏、不取、正尽苦、转向苦边。何等为正念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转向善趣？若念、随念、重念、忆念，不妄不虚，是名正念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正向善趣。何等为正念是圣、出世间、无漏、不取、转向苦边？谓圣弟子，苦、苦思惟，集……，灭……，道、道思惟，无漏思惟相应，若念、随念、重念、忆念，不妄不虚，是名正念是圣、出世间、无漏、不取、转向苦边。何等为正定？正定有二种：有正定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转向善趣，有正定是圣、出世间、无漏、不取、正尽苦、转向苦边。

何等为正定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转向善趣？若心住不乱不动，摄受寂止、三昧、一心，是名正定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转向善趣。何等为正定是圣、出世间、无漏、不取、正尽苦、转向苦边？谓圣弟子，苦、苦思惟，集……，灭……，道、道思惟，无漏思惟相应心法，住不乱不散，摄受寂止、三昧、一心，是名正定是圣、出世间、无漏、不取、正尽苦、转向苦边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差别」：略说一切八圣道支，二处所摄：一者、世间，二、出世间。其世间者，三漏、四取所随缚故，不能尽苦；是善性故，能往善趣。出世间者，与彼相违，能尽众苦。

七六；一〇四三（七八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比丘心向邪者，违背于法，不乐于法；若向正者，心乐于法，不违于法。何等为邪？谓邪见乃至邪定。何等为正？谓正见乃至正定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七；一〇四四（七八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向邪者，违于法，不乐于法；向正者，乐于法，不违于法。何等为向邪者，违于法，不乐于法？谓邪见人，身业如所见，口业如所见，若思、若欲、若愿、若为，彼皆随顺，一切得不爱果，不念、不可意果。所以者何？以见恶

故，谓邪见；邪见者，起邪志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。是向邪者，违于法，不乐于法。何等为向正者，乐于法，不违于法？谓正见人，若身业随所见，若口业，若思、若欲、若愿、若为，悉皆随顺，得可爱、可念、可意果。所以者何？以见正故，谓正见；正见者，能起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，是名向正者，乐于法，不违于法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八；一〇四五（七八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向邪者，违于法，不乐于法；向正者，乐于法，不违于法。何等为向邪者，违于法，不乐于法？若邪见人，身业如所见，口业如所见，若思、若欲、若愿、若为，彼皆随顺，一切得不爱果，不念、不可意果。所以者何？恶见谓邪见，邪见者起邪志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。譬如苦果种著地中，随时溉灌，彼得地味、水味、火味、风味，一切悉苦。所以者何？以种苦故。如是邪见人，身业如所见，口业如所见，若思、若欲、若愿、若为，悉皆随顺，彼一切得不爱、不念、不可意果。所以者何？恶见者谓邪见，邪见者能起邪志乃至邪定，是名向邪者，违于法，不乐于法。何等为向正者，乐于法，不违于法？若正见人，身业如所见，口业如所见，若思、若欲、若愿、若为，悉皆随顺，彼一切得可爱、可念、可意果。所以者何？善见谓正见，正见者能起正志乃至正定。譬如甘蔗、稻、麦、蒲桃种著地中，随时溉灌，彼得地味、水味、火味、风味，彼一切味悉甜美。所以者何？以种子甜故。如是正见人，身业如所见，口业如所见，若思、若欲、若愿、若为，悉皆随顺，彼一切得可爱、可念、可意果。所以者何？善见者谓正见，正见者能起正志乃至正定，是名向正者，乐于法，不违于法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九——八一；一〇四六——一〇四八（）

世间、出世间，亦如是说，如上三经，亦皆说偈言：

「鄙法不应近，放逸不应行，不应习邪见，增长于世间。

假使有世间，正见增上者，虽复百千生，终不堕恶趣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八二；一〇四九（七八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生闻婆罗门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昙！所谓正见者，何等为正见」？佛告婆罗门；「正见有二种：有正见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转向善趣，有正见是圣、出世间、无漏、不取、正尽苦、转向苦边。何等为正见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转向善趣？谓正见有施，有说，有斋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。婆罗门！是名正见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向于善趣。婆罗门！何等为正见是圣、出世间、无漏、不取、正尽苦、转向苦边？谓圣弟子，苦、苦思惟，集……，灭……，道、道思惟，无漏思惟相应，于法选择、分别、求觉、巧便、黠慧、观察，是名正见，是圣、出世间、无漏、不取、正尽苦、转向苦边」。佛说此经已，生闻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去。

八三——八九；一〇五〇——一〇五六（）

如正见，如是正志，正语，正业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，一一经如上说。

九〇；一〇五七（七九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邪及邪道，有正及正道。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何等为邪？谓地狱，畜生，饿鬼。何等为邪道？谓邪见乃至邪定。何等为正？谓人，天，涅槃。何等为正道？谓正见乃至正定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九一；一〇五八（七九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邪、有邪道，有正、有正道。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何等为邪？谓地狱，畜生，饿鬼。何等为邪道？谓杀，盗，邪婬，妄语，两舌，恶口，绮语，贪，恚，邪见。何等为正？谓人，天，涅槃。何等为正道？谓不杀，不盗，不邪婬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绮语，无贪，无恚，正见」。佛说此

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九二；一〇五九（七九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何等为恶趣道？谓杀父，杀母，杀阿罗汉，破僧，恶心出佛身血」，余如上说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九三；一〇六〇（七九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顺流道，有逆流道。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何等为顺流道？谓邪见乃至邪定。何等为逆流道？谓正见乃至正定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九四——九六；一〇六一——一〇六三（）

如顺流、逆流，如是退道、胜道，下道、上道，及三经道迹，亦如上说。

九七；一〇六四（七九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沙门及沙门法。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何等为沙门法？谓八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。何等为沙门？若成就此法者，是名沙门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九八；一〇六五（七九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沙门法，沙门义。何等为沙门法？谓八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。何等为沙门义？谓贪欲永尽，瞋恚、愚痴永尽，一切烦恼永尽，是名沙门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九九；一〇六六（七九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沙门法及沙门果。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何等为沙门法？谓八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。何等为沙门果？谓须陀洹果，斯陀含果，阿那含果，阿罗汉果」

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〇〇；一〇六七（七九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沙门法及沙门果。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何等为沙门法？谓八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。何等为沙门果？谓须陀洹果，斯陀含果，阿那含果，阿罗汉果。何等为须陀洹果？谓三结断。何等为斯陀含果？谓三结断，贪、恚、痴薄。何等为阿那含果？谓五下分结尽。何等为阿罗汉果？谓贪、恚、痴永尽，一切烦恼永尽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〇一；一〇六八（七九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沙门法，沙门，沙门义。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何等为沙门法？谓八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。何等为沙门？谓成就此法者。何等为沙门义？谓贪欲永断，瞋恚、痴永断，一切烦恼永断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〇二；一〇六九（七九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有沙门果，何等为沙门果？谓须陀洹果，斯陀含果，阿那含果，阿罗汉果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〇三——一一四；一〇七〇——一〇八一（八〇〇）

（如沙门法、沙门、沙门义、沙门果），如是婆罗门法、婆罗门、婆罗门义、婆罗门果，梵行法、梵行者、梵行义、梵行果，亦如上说。

「沙门婆罗门」：复次、依第一义所有沙门，安立如是八支圣道为沙门义。为此义故，于善说法毘奈耶中，假名出家，受沙门性。又此毕竟无失坏故，名第一义；其假名者，即不如是。诸有成就此第一义沙门性者，当知亦名胜义沙门。又彼追求此沙门果，贪、瞋、痴等毕竟断义，是故说彼名沙门义。此沙门义，复有二种：一、无差别，总相建立；二、若有所作，若无所作，行向、住果差别建立。如是一切，总有四种：一、沙门性，二、是沙门

，三、沙门义，四、沙门果。

有婆罗门差别道理，当知亦尔。

十四 安那般那念相应

复次、嗢拖南曰：

障随惑、寻等果、微细、身劳，学住及作意，智无执为后。

入出息念修习差别，有十六行，广分别义，如声闻地应知其相。

声闻地说：「云何阿那波那念所缘？谓缘入息、出息念，是名阿那波那念。此念所缘入、出息等，名阿那波那念所缘。当知此中，入息有二，何等为二？一者、入息，二者、中间入息。出息亦二，何等为二？一者、出息，二者、中间出息。入息者，谓出息无间，内门风转，乃至脐处。中间入息者，谓入息灭已，乃至出息未生，于其中间，在停息处，暂时相似微细风起，是名中间入息。如入息、中间入息，出息、中间出息，当知亦尔。此中差别者：谓入息无间，外间风转，始从脐处，乃至面门，或至鼻端，或复出外。入息、出息，有二因缘。何等为二？一、牵引业；二、脐处孔穴，或上身分所有孔穴。入息、出息有二所依，何等为二？一、身，二、心。所以者何？要依身、心，入出息转，如其所应。若唯依身而息转者，入无想定，入灭尽定，生无想天诸有情类，彼息应转！若唯依心而息转者，入无色定，生无色界，彼息应转！若唯依身、心而转非如其所应者，入第四静虑，若生于彼诸有情类，及羯罗蓝、頞部昙、闭尸等位诸有情类，彼息应转！然彼不转，是故当知要依身、心，入、出息转，如其所应。入息、出息，有二种行。何等为二？一者、入息向下而行，二者、出息向上而行。入息、出息，有二种地。何等为二？一、麁孔穴，二、细孔穴。云何麁孔穴？谓从脐处孔穴，乃至面门鼻门；复从面门鼻门，乃至脐处孔穴。云何细孔穴？谓于身中一切毛孔。入息、出息，有四异名。何等为四？一、名风，二、名阿那波那，三、名入息、出息，四、名身行。风名一种，是风共名；余之三种，是不共名。

修入出息者，有二过患。何等为二？一、太缓方便，二、太急方便。由太缓方便故，生起懈怠，或为惛沈、睡眠缠扰其心，或令其心于外散乱。由

太急方便故，或令其身生不平等，或令其心生不平等。云何令身生不平等？谓强用力持入出息，由入出息被执持故，便令身中不平风转。由此最初于诸支节皆生战掉，名能战掉；此战掉风若增长时，能生疾病。由是因缘，于诸支节生诸疾病，是名令身生不平等。云何令心生不平等？谓或令心生诸散乱，或为极重忧恼逼切，是名令心生不平等。

又此阿那波那念，应知略有五种修习。何等为五？一、算数修习，二、悟入诸蕴修习，三、悟入缘起修习，四、悟入圣谛修习，五、十六胜行修习。

云何名算数修习？谓略有四种算数修习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以一为一算数，二者、以二为一算数，三者、顺算数，四者、逆算数。云何以一为一算数？谓若入息入时，由缘入出息住念，数以为一；若入息灭，出息生，出向外时，数为第二，如是展转数至其十。由此算数非略非广，故唯至十，是名以一为一算数。云何以二为一算数？谓若入息入而已灭，出息生而已出，尔时总合数以为一。即由如是算数道理，数至其十，是名以二为一算数。入息、出息，说名为二，总合二种数之为一，故名以二为一算数。云何顺算数？谓或由以一为一算数，或由以二为一算数，顺次展转数至其十，名顺算数。云何逆算数？谓即由前二种算数，逆次展转，从第十数次九、次八、次七、次六、次五、次四、次三、次二、次数其一，名逆算数。若时行者，或以一为一算数为依，或以二为一算数为依，于顺算数及逆算数已串修习，于其中间心无散乱。无散乱心善算数已，复应为说胜进算数。云何名为胜进算数？谓或依以一为一算数，或依以二为一算数，合二为一而算数之。若依以一为一而算数者，即入息、出息二合为一；若依以二为一而算数者，即入息、出息四合为一。如是展转，数乃至十。如是后后渐增，乃至以百为一而算数之，由此以百为一算数，渐次数之，乃至其十。如是勤修数息念者，乃至十十数以为一，渐次数之，乃至满十。由此以十为一算数，于其中间心无散乱，齐此名为已串修习。又此勤修数息念者，若于中间其心散乱，复应退还从初数起，或顺、或逆。若时算数极串习故，其心自然乘任运道，安住入息、出息所缘，无断无间相续而转。先于入息有能取转，入息灭已，于息空位有能取转；次于出息有能取转，出息灭已，于息空位有能取转。如是展转相续流注

，无动无摇，无散乱行，有爱乐转，齐此名为过算数地，不应复数。唯于入息、出息所缘，令心安住，于入出息应正随行；应审了达；于入出息及二中间；若转若还分位差别，皆善觉了，如是名为算数修习。又钝根者，应为宣说如是息念算数修习，彼由此故，于散乱处令心安住，令心爱乐。若异算数入出息念，彼心应为惛沈、睡眠之所缠扰，或应彼心于外驰散，由正勤修数息念故，彼皆无有。若有利根，觉慧聪俊，不好乘此算数加行，若为宣说算数加行，亦能速疾无倒了达，然不爱乐。彼复于此入出息缘安住念已，若是处转，若乃至转，若如所转，若时而转，于此一切由安住念能正随行，能正了达，如是加行有如是相。于此加行，若修、若习、若多修习为因缘故，起身轻安及心轻安，证一境性，于其所缘爱乐趣入。

如是彼于算数息念善修习已，复于所取、能取二事，作意思惟，悟入诸蕴。云何悟入？谓于入息、出息，及息所依身，作意思惟，悟入色蕴。于彼入息、出息，能取念相应领纳，作意思惟，悟入受蕴。即于彼念相应等了，作意思惟，悟入想蕴。即于彼念，若念相应思及慧等，作意思惟，悟入行蕴。若于彼念相应诸心、意、识，作意思惟，悟入识蕴。如是行者，于诸蕴中乃至多住，名已悟入，是名悟入诸蕴修习。

若时无倒能见、能知唯有诸蕴，唯有诸行，唯事、唯法，彼于尔时，能于诸行悟入缘起。云何悟入？谓观行者如是寻求：此入、出息，何依、何缘？既寻求已，如实悟入：此入、出息，依身、缘身，依心、缘心。复更寻求：此身、此心，何依、何缘？既寻求已，如实悟入：此身、此心，依缘命根。复更寻求：如是命根，何依、何缘？既寻求已，如实悟入：如是命根，依缘先行。复更寻求：如是先行，何依、何缘？既寻求已，如实悟入：如是先行，依缘无明。如是了知无明依缘先行，先行依缘命根，命根依缘身、心，身、心依缘入息、出息。又能了知无明灭故行灭，行灭故命根灭，命根灭故身、心灭，身、心灭故入、出息灭。如是名为悟入缘起。彼于缘起悟入多住，名善修习，是名悟入缘起修习。

如是彼于缘起悟入善修习已，复于诸行如实了知，从众缘生悟入无常。谓悟入诸行是无常故，本无而有，有已散灭。若是本无而有、有已散灭，即

是生法、老法、病法、死法。若是生法、老法、病法、死法，即是其苦。若是其苦，即是无我，不得自在，远离宰主。如是名为由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行，悟入苦谛。又彼如是能正悟入：诸所有行，众缘生起，其性是苦，如病、如痈，一切皆以贪爱为缘。又正悟入：即此能生众苦贪爱，若无余断，即是毕竟寂静微妙。我若于此如是了知，如是观见，如是多住，当于贪爱能无余断，如是名能悟入集谛、灭谛、道谛。于此悟入能多住已，于诸谛中证得现观，是名悟入圣谛修习。

如是于圣谛中善修习已，于见道所断一切烦恼，皆悉永断，唯余修道所断烦恼。为断彼故，复进修习十六胜行。云何名为十六胜行？谓于念入息，我今能学念于入息；于念出息，我今能学念于出息。若长，若短。于觉了遍身入息，我今能学觉了遍身入息；于觉了遍身出息，我今能学觉了遍身出息。于息除身行入息，我今能学息除身行入息；于息除身行出息，我今能学息除身行出息。于觉了喜入息，我今能学觉了喜入息；于觉了喜出息，我今能学觉了喜出息。于觉了乐入息，我今能学觉了乐入息；于觉了乐出息，我今能学觉了乐出息。于觉了心行入息，我今能学觉了心行入息；于觉了心行出息，我今能学觉了心行出息。于息除心行入息，我今能学息除心行入息；于息除心行出息，我今能学息除心行出息。于觉了心入息，我今能学觉了心入息；于觉了心出息，我今能学觉了心出息。于喜悦心入息，我今能学喜悦心入息；于喜悦心出息，我今能学喜悦心出息。于制持心入息，我今能学制持心入息；于制持心出息，我今能学制持心出息。于解脱心入息，我今能学解脱心入息；于解脱心出息，我今能学解脱心出息。于无常随观入息，我今能学无常随观入息；于无常随观出息，我今能学无常随观出息。于断随观入息，我今能学断随观入息；于断随观出息，我今能学断随观出息。于离欲随观入息，我今能学离欲随观入息；于离欲随观出息，我今能学离欲随观出息。于灭随观入息，我今能学灭随观入息；于灭随观出息，我今能学灭随观出息。

问：如是十六，差别云何？答：有学见迹，已得四念住等，于入、出息所缘作意，复更进修。为断余结，是故念言：于念入息，我今能学念于入息，于念出息，我今能学念于出息。若缘入息、出息境时，便作念言：我今能

学念长入息，念长出息。若缘中间入息、中间出息境时，便作念言：我今能学念短入息，念短出息。如入息、出息长转，及中间入息、中间出息短转，即如是了知，如是名为若长若短。若缘身中微细孔穴入息、出息，周遍随入诸毛孔中，缘此为境起胜解时，便作念言：我于觉了遍身入息、出息，我今能学觉了遍身入息、出息。若于是时，或入息、中间入息已灭，出息、中间出息未生，缘入息出息空无位，入息、出息远离位为境；或出息、中间出息已灭，入息、中间入息未生，缘出息、入息空无位，出息、入息远离位为境，即于此时便作念言：于息除身行入息，我今能学息除身行入息，于息除身行出息，我今能学息除身行出息。又即于此若修、若习、若多修习为因缘故，先未串习入、出息时所有刚彊若触随转，今已串习入出息故，皆得息除，有余柔软乐触随转。

便作念言：于息除身行入息，我今能学息除身行入息；于息除身行出息，我今能学息除身行出息。又于如是阿那波那念勤修行者，若得初静虑，或得第二静虑时，便作念言；于觉了喜入息、出息，我今能学觉了喜入息、出息。若得离喜第三静虑时，便作念言：于觉了乐入息、出息，我今能学觉了乐入息、出息。第三静虑已上，于阿那波那念无有更修加行道理，是故乃至第三静虑，宣说息念加行所摄。又即如是觉了喜者、觉了乐者，或有暂时生起忘念，或谓有我、我所。或发我慢，或谓我当有，或谓我当无；或谓我当有色，或谓我当无色；或谓我当有想，或谓我当无想，或谓我当非有想非无想。生起如是愚痴想、思俱行，种种动慢、戏论、造作贪爱才生起已，便能速疾以慧通达，不深染著，方便断灭、除遣、变吐。由是加行，便作念言：于觉了心行入息、出息，我今能学觉了心行入息、出息。于息除心行入息、出息，我今能学息除心行入息、出息。又若得根本第一、第二、第三静虑，彼定已得初静虑近分未至依定，依此观察所生起心，谓如实知、如实觉了；

或有贪心，或离贪心；或有瞋心，或离瞋心；或有痴心，或离痴心；略心，散心；下心，举心；有掉动心，无掉动心；有寂静心，无寂静心；有等引心，无等引心；善修习心，不善修习心；善解脱心，不善解脱心。于如是心，皆如实知，如实觉了，是故念言：于觉了心入息、出息，我今能学觉了

心入息、出息。彼若有时，见为惛沈、睡眠盖覆障其心，由极于内住寂止故，尔时于外随缘一种净妙境界，示现、教导、赞励、庆喜，策发其心，是故念言：于喜悦心入息、出息，我今能学喜悦心入息、出息。彼若有时，见为掉举、恶作盖覆障其心，由极于外住嚣举故，尔时于内安住寂静，制持其心，是故念言：于制持心入息、出息，我今能学制持心入息、出息。若时于心善修、善习、善多修习为因缘故，令现行盖皆得远离，于诸盖中心得清净，是故念言：于解脱心入息、出息，我今能学解脱心入息、出息。彼于诸盖障修道者，心已解脱，余有随眠复应当断。为断彼故，起道现前，谓于诸行无常法性，极善精恳，如理观察，是故念言：于无常随观入息、出息，我今能学无常随观入息、出息。

又彼先时，或依下三静虑，或依未至依定，已于奢摩他修瑜伽行，今依无常随观，复于毘钵舍那修瑜伽行。如是以奢摩他、毘钵舍那熏修心已，于诸界中，从彼随眠而求解脱。云何诸界？所谓三界：一者、断界，二者、离欲界，三者、灭界。见道所断一切行断，名为断界。修道所断一切行断，名离欲界。一切依灭，名为灭界。思惟如是三界，寂静、安隐、无患，修奢摩他、毘钵舍那，彼由修习、多修习故，从余修道所断烦恼心得解脱，是故念言：于断随观、离欲随观、灭随观入息、出息，我今能学断随观、离欲随观、灭随观入息、出息。如是彼于见、修所断一切烦恼皆永断故，成阿罗汉，诸漏永尽，此后更无所应作事，于所决择已得究竟，是名十六胜行」。

一；一〇八二（八〇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五法多所饶益，修安那般那念。何等为五？住于净戒，波罗提木叉律仪，威仪、行处具足，于微细罪能生怖畏，受持学戒，是名第一多所饶益，修习安那般那念。复次、比丘！少欲、少事、少务，是名二法多所饶益，修习安那般那念。复次、比丘！饮食知量，多少得中，不为饮食起求欲想，精勤思惟，是名三法多所饶益，修安那般那念。复次、比丘！初夜后夜，不著睡眠，精勤思惟，是名四法多所饶益，修安那般那念。复次、比丘！空闲林中，离诸愦闹，是名五法多所饶益，修习安那般那念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

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；一〇八三（八〇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修安那般那念。若比丘修习安那般那念，多修习者，得身止息及心止息，有觉有观，寂灭，纯一，明分想修习满足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；一〇八四（八〇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修习安那般那念，若比丘修习安那般那念，多修习者，得身心止息，有觉有观，寂灭，纯一，明分想修习满足。何等为修习安那般那念，多修习已，身心止息，有觉有观，寂灭，纯一，明分想修习满足？是比丘，若依聚落、城邑止住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村乞食，善护其身，守诸根门，善系心住。乞食已，还住处，举衣钵，洗足已。或入林中、闲房、树下，或空露地，端身正坐，系念面前，断世贪爱，离欲清净；瞋恚；睡眠；掉悔；疑断，度诸疑惑，于诸善法心得决定。远离五盖烦恼，于心令慧力羸，为障碍分，不趣涅槃。念于内息，系念善学；念于外息，系念善学。息长，息短。觉知一切身入息，于一切身入息善学；觉知一切身出息，于一切身出息善学。觉知一切身行息入息，于一切身行息入息善学；觉知一切身行息出息，于一切身行息出息善学。觉知喜；觉知乐；觉知心行；觉知心行息入息，于觉知心行息入息善学，觉知心行息出息，于觉知心行息出息善学。觉知心；觉知心悦；觉知心定；觉知心解脱入息，于觉知心解脱入息善学，觉知心解脱出息，于觉知心解脱出息善学。观察无常；观察断；观察无欲；观察灭入息，于观察灭入息善学，观察灭出息，于观察灭出息善学。是名修安那般那念，身止息，心止息，有觉有观，寂灭，纯一，明分想修习满足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障随惑」：又勤修行诸瑜伽师，修习如是入、出息念，尔时应知五障碍法：一者、于其外缘，其心散乱；二者、入出息转，有所艰难；三者、掉

举、恶作缠现在前；四者、惛沈、睡眠缠现在前；五者、乐与道俗共相杂住。如是五法，于未得定欲求心定，及得定已倍复增长，当知一切能为障碍。奢摩他品诸随烦恼所染污时，发身惛沈，生心下劣，由正修习入出息念身心轻安，能令惛沈、下劣俱行身心麁重，皆悉远离。毘钵舍那品诸随烦恼所染污时，发生种种寻伺、妄想，谓欲寻伺等不正寻伺，及无明分寻伺所起诸欲想等种种妄想，由正修习入出息念，令寻伺等悉皆静息。为欲对治彼无明分诸妄想故，纯修明分想，令速得圆满。

四；一〇八五（八〇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修安那般那念。安那般那念修习、多修习者，断诸觉想。云何安那般那念修习、多修习，断诸觉想？若比丘依止聚落、城邑住，如上广说，乃至于出息灭善学，是名安那般那念修习、多修习，断诸觉想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——一一；一〇八六——一〇九二（）

如断觉想，如是不动摇，得大果、大福利，〔如是〕得甘露，究竟甘露、得二果，四果，七果，一一经亦如上说。

「寻」：复次、正勤修习入出息念诸瑜伽师，于缘过去诸行寻伺，能令无间所生等持有间缺者，速得损减，于缘未来诸行寻伺，能令无间所生等持有间缺者，速得止息；于缘现在诸行寻伺，能令无间所生等持有间缺者，速得寂静。

「果」：又若略说，由能永断六种结故，当知建立二种、四种及以七种诸果胜利，如经广说。云何六结？谓顺下分、上分二结，见道、修道所断二结，若起，若生二分位结。如是别别，当知总说有六种结，如其次第，建立二种，四种，七种诸果胜利。

一二；一〇九三（八〇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如我所说安那般那念，汝等修习不」？时有比丘，名阿梨瑟咤，于众中坐，

即从座起，整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世尊所说安那般那念，我已修习」。佛告阿梨瑟咤：「比丘！汝云何修习我所说安那般那念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世尊！我于过去诸行不顾念，未来诸行不生欣乐，于现在诸行不生染著。于内外对碍想，善正除灭。我已如是修世尊所说安那般那念」。佛告阿梨瑟咤：「比丘！汝实修我所说安那般那念，非不修。然其比丘！于汝所修安那般那念所，更有胜妙过其上者。何等是胜妙过阿梨瑟咤所修安那般那念者？是比丘依止城邑、聚落，如前广说，乃至于灭出息观察善学，是名阿梨瑟咤比丘！胜妙过汝所修安那般那念者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三；一〇九四（八〇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于晨朝时，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食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持尼师檀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树下，昼日禅思。时尊者阛宾那，亦晨朝时，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还举衣钵，洗足已，持尼师檀，入安陀林，于树下坐禅。去佛不远，正身不动，身心正直，胜妙思惟。尔时，众多比丘，晡时从禅觉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佛足，退坐一面。佛语诸比丘：「汝等见尊者阛宾那不？去我不远，正身端坐，身心不动，住胜妙住」。诸比丘白佛；「世尊！我等数见彼尊者正身端坐，善摄其身，不倾不动，专心胜妙」。佛告诸比丘：「若比丘修习三昧，身心安住，不倾不动，住胜妙住者，此比丘得此三昧，不勤方便，随欲即得」。诸比丘白佛：「何等三昧？比丘得此三昧，身心不动，住胜妙住」。佛告诸比丘：「若比丘依止聚落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村乞食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入林中，若闲房、露坐，思惟系念，乃至息灭观察善学，是名三昧，若比丘端坐思惟，身心不动，住胜妙住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差别）：复次、入出息念修习差别，略有二种：一者、有上，二者、无上。其有上者，谓如有一，独处空闲，以静定心，如理观察命根，系属入息、出息。若我于入息后无有出息，或出息后无入息者。如是命根即应断灭。而于无常行中有希奇事，入息灭已，我命根住，乃复得至出息生时；出息灭

已，我命根住，乃复得至入息生时。彼由攀缘如是事故，深心厌离，于三世境所发爱恚，净修其心，是名有上；十六行修，当知无上。

一四；一〇九五（八〇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一奢能伽罗林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欲二月坐禅，诸比丘勿复往来，唯除送食比丘及布萨时」。尔时，世尊作是语已，即二月坐禅，无一比丘敢往来者，唯除送食及布萨时。尔时，世尊坐禅，二月过已，从禅觉，于比丘僧前坐，告诸比丘：「若诸外道出家来问汝等：沙门瞿昙于二月中，云何坐禅？汝应答言；如来二月，以安那般那念坐禅思惟住。所以者何？我于此二月，念安那般那多住思惟：入息时念入息如实知；出息时念出息如实知；若长，若短；一切身觉入息念如实知，一切身觉出息念如实知；身行休息入息念如实知，乃至灭出息念如实知。我悉知已，我时作是念，此则麁思惟住。我今于此思惟止息已，当更修余微细修住而住。尔时，我息止麁思惟已，即更入微细思惟，多住而住。时有三天子，极上妙色，过夜来至我所。一天子作是言：沙门瞿昙时到。复有一天子言：此非时到，是时向至。第三天子言：非为时到，亦非时向至，此则修住，是阿罗诃寂灭耳」。佛告诸比丘：「若有正说圣住，天住，梵住，学住，无学住，如来住，学人所不得当得，不到当到，不证当证，无学人现法乐住者，谓安那般那念，此则正说。所以者何？安那般那念者，是圣住，天住，梵住，乃至无学现法乐住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微细」：复次、如是入息、出息念住，缘细风色为境界故，名微细住。隔绝一切乱寻伺故，名不流散。发生广大身心所有妙轻安故，名不可伏。

一五；一〇九六（八〇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迦毘罗越尼拘律树园中。尔时，释氏摩诃男，诣尊者迦磨比丘所，礼迦磨比丘足已，退坐一面。语迦磨比丘言：「云何尊者迦磨！学住者为即是如来住耶？为学住异、如来住异」？迦磨比丘答言：「摩诃男！学住异，如来住异。摩诃男！学住者，断五盖多住；如来住者，于五盖已断、已知，断其根本，如截多罗树头，更不生长，于未来世成不生法。

一时，世尊住一奢能伽罗林中，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我欲于此一奢能伽罗林中，二月坐禅，汝诸比丘勿使往来，唯除送食比丘及布萨时。广说如前，乃至无学现法乐住。以是故知，摩诃男！学住异，如来住异」。释氏摩诃男闻迦磨比丘所说，欢喜从座起去。

「学住」：复次、容有是处，或有一人作如是念：如来与彼最极下劣、得慧解脱阿罗汉果，无有差别。谓依解脱，作是思惟：如来解脱与慧解脱阿罗汉果，所有解脱，无有差别。颇复有人作如是念：如来所有离诸盖住，居内法中最极下劣，若诸有学，若诸异生，由精进力，于其五盖伏断而住，名离盖住。此离盖住，彼离盖住，为如解脱无有差别？为有差别？应知如是二离盖住，极大差别：谓诸有学，虽现行故，离盖住心与如来等，然彼随眠未永断故，诸盖数数间心相续，数数作意励力除遣；如来诸盖毕竟断故，离诸盖住，与彼所有离诸盖住，极大差别，非如解脱无有差别。

一六；一〇九七（八〇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金刚聚落，跋求摩河侧萨罗梨林中。尔时，世尊为诸比丘说不净观，赞叹不净观言：「诸比丘！修不净观、多修习者，得大果、大福利」。时诸比丘修不净观已，极厌患身，或以刀自杀，或服毒药，或绳自绞，投岩自杀，或令余比丘杀。有异比丘，极生厌患恶露不净，至鹿林梵志子所，语鹿林梵志子言：「贤首！汝能杀我者，衣、钵属汝」。时鹿林梵志子，即杀彼比丘，持刀至跋求摩河边洗刀。时有魔天，住于空中，赞鹿林梵志子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贤首！汝得无量功德，能令诸沙门释子持戒有德（者），未度者度，未脱者脱，未稣息者令得稣息，未涅槃者令得涅槃；诸长利衣钵杂物，悉皆属汝」。时鹿林梵志子，闻赞叹已，增恶邪见，作是念：我今真实大作福德，令沙门释子持戒功德者，未度者度，未脱者脱，未稣息者令得稣息，未涅槃者令得涅槃；衣钵杂物，悉皆属我。于是手执利刀，循诸房舍，诸经行处，别房、禅房，见诸比丘，作如是言：「何等沙门持戒有德，未度者我能令度，未脱者令脱，未稣息者令得稣息，未涅槃令得涅槃」。时有诸比丘厌患身者，皆出房舍，语鹿林梵志子言：「我未得度，汝当度我！我未得脱，汝当脱我！我未得稣息，汝当令我得稣息！我未得涅

槃，汝当令我得涅槃」！时鹿林梵志子，即以利刀杀彼比丘，次第乃至杀六十人。

尔时，世尊至十五日说戒时，于众僧前坐。告尊者阿难：「何因、何缘，诸比丘转少、转减、转尽」？阿难白佛言：「世尊为诸比丘说修不净观，赞叹不净观，诸比丘修不净观已，极厌患身，广说乃至杀六十比丘。世尊！以是因缘故，令诸比丘转少、转减、转尽。唯愿世尊，更说余法，令诸比丘闻已，勤修智慧，乐受正法，乐住正法」！佛告阿难：「是故我今次第说住微细住，随顺开觉。已起、未起恶不善法，速令休息，如天大雨，起、未起尘，能令休息。如是比丘修微细住，诸起、未起恶不善法，能令休息。阿难！何等为微细住，多修习随顺开觉，已起、未起恶不善法，能令休息？谓安那般那念住」。阿难白佛：「云何修习安那般那念住，随顺开觉，已起、未起恶不善法，能令休息」？佛告阿难：「若比丘依止聚落，如前广说，乃至如灭出息念而学」。佛说此经已，尊者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七；一〇九八（八一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金刚跋求摩河侧萨罗梨林中。尔时，尊者阿难独一静处，思惟禅思，作如是念：颇有一法修习、多修习，令四法满足；四法满足已，七法满足；七法满足已，二法满足。时尊者阿难从禅觉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独一静处，思惟禅思，作是念：颇有一法多修习已，令四法满足，乃至二法满足；我今问世尊：宁有一法多修习已，能令乃至二法满足耶」？佛告阿难：「有一法，多修习已，乃至能令二法满足。何等为一法？谓安那般那念，多修习已，能令四念处满足。四念处满足已，七觉分满足。七觉分满足已，明、解脱满足。云何修安那般那念，四念处满足？是比丘依止聚落，乃至如灭出息念学。阿难！如是圣弟子，入息念时如入息念学，出息念时如出息念学；若长、若短；一切身行觉知入息念时，如入息念学，出息念时，如出息念学；身行休息入息念时，如身行休息入息念学，身行休息出息念时，如身行休息出息念学。圣弟子尔时身身观念住，异于身者，彼亦如是随身比思惟。若有时，圣弟子喜觉知；乐觉知；心行觉知；心行息觉知入息念时，如心行息入息念学，心行息出息念

时，如心行息出息念学。是圣弟子尔时受受观念住，若复异受者，彼亦随受比思惟。有时圣弟子心觉知；心悦；心定；心解脱觉知入息念时，如入息念学，心解脱出息念时，如心解脱出息念学。是圣弟子尔时心心观念住，若有异心者，彼亦随心比思惟。若圣弟子有时观无常，断，无欲，灭，如无常，断，无欲，灭观住学。是圣弟子尔时法法观念住，异于法者，亦随法比思惟。是名修安那般那念，满足四念处」。阿难白佛：「如是修习安那般那念令四念处满足，云何修四念处令七觉分满足」？佛告阿难：「若比丘身身观念住，念住已系念住不忘，尔时方便修念觉分；修念觉分已，念觉分满足。念觉满足已，于法选择、思量，尔时方便修择法觉分；修择法觉分已，择法觉分满足。于法选择、分别、思量已，得精勤方便，尔时方便修习精进觉分；修精进觉分已，精进觉分满足。方便精进已，则心欢喜，尔时方便修喜觉分；修喜觉分已，喜觉分满足。欢喜已，身、心猗息，尔时方便修猗觉分；修猗觉分已，猗觉分满足。身心乐已，得三昧，尔时修定觉分；修定觉分已，定觉分满足。定觉分满足已，贪忧则灭，得平等舍，尔时方便修舍觉分；修舍觉分已，舍觉分满足。受，心，法法念处，亦如是说。是名修四念处，满足七觉分」。阿难白佛：「是名修四念处满足七觉分，云何修七觉分满足明、解脱」？佛告阿难：「若比丘修念觉分，依远离，依无欲，依灭，向于舍；修念觉分已，满足明、解脱。乃至修舍觉分，依远离，依无欲，依灭，向于舍；如是修舍觉分已、明、解脱满足。阿难！是名法法相类，法法相润。如是十三法，一法为增上，一法为门，次第增进，修习满足」。佛说此经已，尊者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八——一九；一〇九九——一一〇〇（八一一——八一二）

（如阿难所问），如是异比丘所问，佛问诸比丘，亦如上说。

「智无执」：复次、精勤修习诸息念者，由正修习四种念住，无我等故，平等平等。是身种类，能取于身如理作意；如身，无我作意亦尔，是故说彼为身一分。能修如是身念住者，都不可得；如身念住，广说乃至修法念住，当知亦尔。如是诸佛修念住教，外道法中皆无所有，是故说此修念住教，名非一切外道所执。

二〇；一一〇一（八一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金毘罗聚落金毘林中。尔时，世尊告尊者金毘罗：「我今当说精勤修习四念处。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」。尔时尊者金毘罗，默然住。如是再三。尔时，尊者阿难语尊者金毘罗：「今大师告汝」！如是三说。尊者金毘罗语尊者阿难：「我已知，尊者阿难！我已知，尊者瞿昙」！尔时，尊者阿难白佛言：〔世尊〕！「是时，世尊！是时，善逝！唯愿为诸比丘，说精勤修四念处，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」。佛告阿难：「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若比丘入息念时，如入息学；乃至灭出息时，如灭出息学。尔时圣弟子念入息时，如念入息学，乃至身行止息出息时，如身行止息出息学，尔时圣弟子身身观念住；尔时圣弟子身身观念住已，如是知善内思惟」。佛告阿难：「譬如有人乘车舆从东方颠沛而来。当于尔时，践蹈诸土堆垄不」！阿难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阿难：「如是圣弟子念入息时，如入息念学，如是乃至善内思惟。若尔时圣弟子觉知喜，乃至觉知意行息学，圣弟子受受观念住；圣弟子受受观念（住）已，如是知善内思惟。譬如有人乘车舆从南方颠沛而来，云何阿难！当践蹈土堆垄不」？阿难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阿难：「如是圣弟子受受观念住，知善内思惟。若圣弟子觉知心；欣悦心；定心；解脱心入息，如解脱心入息学，解脱心出息，如解脱心出息学，尔时圣弟子心心观念住；如是圣弟子心心观念住已，知善内思惟。譬如有人乘车舆从西方来，彼当践蹈土堆垄不」？阿难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阿难：「如是圣弟子觉知心，乃至心解脱出息如心解脱出息学，如是圣弟子尔时心心观念住，知善内思惟。（若圣弟子）善于身，受，心（念住），贪忧灭舍，尔时圣弟子法法观念住；如是圣弟子法法观念住已，知善内思惟。阿难！譬如四衢道有土堆垅，有人乘车舆从北方颠沛而来，当践蹈土堆垅不」？阿难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阿难：「如是圣弟子法法观念住，知善内思惟。阿难！是名比丘精勤方便，修四念处」。佛说此经已，尊者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作意」：复次、修瑜伽师，入出息念为所依止，修四念住，如理作意以为依止；于诸未断内心所有非理作意，如实了知是为非理；于内所有如理

作意，如实了知是为如理。既了知已，于内所有非理作意，一向远离；于内所有如理作意，一向修习，为欲令彼永断灭故。又于此中身等四法，如四大路；非理作意，如尘土丘，不坚牢故，不真实故，迷乱心故。如理作意，如四方来舆乘车，车缘身等四境界门转，能损害彼如尘土丘非理作意，亦令一切相续清净。

二一；一一〇二（八一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修安那般那念。修安那般那念，多修习已，身不疲倦，眼亦不患，乐随顺观住，乐觉知，不染著乐。云何修安那般那念，身不疲倦，眼亦不患，乐随观住，乐觉知，不染著乐？是比丘依止聚落，乃至观灭出息时，如灭出息学，是名修安那般那念，身不疲倦，眼亦不患，乐随观住，乐觉知，不染著乐；如是修安那般那念者，得大果、大福利。是比丘欲求离欲恶不善法，有觉有观，离生喜乐，初禅具足住，是比丘当修安那般那念；如是修安那般那念，得大果、大福利。是比丘欲求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禅，慈、悲、喜、舍，空入处、识入处、无所有入处、非想非非想入处具足；三结尽，得须陀洹果；三结尽，贪、恚、痴薄，得斯陀含果；五下分结尽，得阿那含果；得无量种神通力，天耳（智），他心智，宿命智，生死智，漏尽智者，如是比丘当修安那般那念。如是（修）安那般那念，得大果、大福利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二；一一〇三（八一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夏安居。尔时，众多上座声闻，于世尊左右，树下、窟中安居。时有众多年少比丘，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佛为诸年少比丘种种说法，示教、照喜，示教、照喜已，默然住。诸年少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，作礼而去。诸年少比丘往诣上座比丘所，礼诸上座足已，于一面坐。时诸上座比丘作是念：我等当摄受此诸年少比丘，或一人受一人，或一人受二、三、多人。作是念已，即便摄受，或一人受一人，或受二、三、多人，或有上座乃至受六十人。尔时，世

尊十五日布萨时，于大众前敷座而坐。尔时，世尊观察诸比丘已，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我今喜诸比丘行诸正事，是故比丘当勤精进，于此舍卫国，满迦低月」。

诸处人间比丘，闻世尊于舍卫国安居，满迦低月；满已，作衣竟，持衣钵，于舍卫国人间游行。渐至舍卫国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已，退坐一面。尔时，世尊为人间比丘种种说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默然住。尔时人间比丘闻佛说法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，作礼而去。往诣上座比丘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时诸上座作是念：我等当受此人间比丘，或一人受一人，或二、三，乃至多人。即便受之，或一人受一人，或二、三，乃至有受六十人者。彼上座比丘受诸人间比丘，教诫教授，善知先后次第。

尔时，世尊月十五日布萨时，于大众前敷座而坐。观察诸比丘众，告诸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诸比丘！我欣汝等所行正事，乐汝等所行正事。诸比丘！过去诸佛，亦有比丘众所行正事，如今此众；未来诸佛所有诸众，亦当如是所行正事，如今此众。所以者何？今此众中诸长老比丘，有得初禅、第二禅、第三禅、第四禅，慈、悲、喜、舍，空入处、识入处、无所有入处、非想非非想入处具足住。有比丘三结尽，得须陀洹，不堕恶趣法，决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边。有比丘三结尽，贪、恚、痴薄，得斯陀含。有比丘五下分结尽，得阿那含，生般涅槃，不复还生此世。有比丘得无量神通境界，天耳（智），他心智，宿命智，生死智，漏尽智。有比丘修不净观断贪欲，修慈心断瞋恚，修无常想断我慢，修安那般那念断觉想。云何比丘修安那般那念断觉想？是比丘依止聚落，乃至观灭出息，如观灭出息学，是名修安那般那念断觉想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身劳」：复次、修习如是入出息念，令身无劳，善能除遣奢摩他品随烦恼故；令眼无劳，善能除遣毘钵舍那品随烦恼故；由随观察涅槃乐故，名随观乐；由随领受第三静虑地中乐故，名领受乐；无染住故，无恐畏故，名安乐住。

十五 学相应

复次、嗢拖南曰：

初尊重尸罗，清净戒圆满，现行、学胜利，学差别为后。

学有三种，谓增上戒学，增上心学，增上慧学。建立如是三学差别，如声闻地应知其相。

声闻地说：「云何为学？谓三胜学：一、增上戒学，二、增上心学，三、增上慧学。云何增上戒学？谓安住具戒等，如前广说，是名增上戒学。云何增上心学？谓离欲恶不善法，有寻有伺，离生喜乐，入初静虑具足安住；乃至能入第四静虑具足安住，是名增上心学。又诸无色，及余所有等持、等至，亦皆名为增上心学，然依静虑，能最初入圣谛现观、正性离生，非全远离一切静虑能成此事，是故静虑最为殊胜，故偏说为增上心学。云何增上慧学？谓于四圣谛等所有如实智见，是名增上慧学。问：何缘唯有三学，非少、非多？答：建立定义故，智所依义故，办所作义故。建立定义者，谓增上戒学。所以者何？由戒建立心一境性，能令其心触三摩地。智所依义者，谓增上心学。所以者何？由正定心念一境性，于所知事有如实智、如实见转。办所作义者，谓增上慧学。所以者何？由善清净若智、若见，能证究竟诸烦恼断，以烦恼断是自义利，是胜所作，过此更无胜所作故。由是因缘，唯有三学。

问：何缘三学如是次第？答：先于尸罗善清净故便无忧悔，无忧悔故欢喜安乐，由有乐故心得正定，心得定故能如实知、能如实见，如实知见故能起厌，厌故离染，由离染故便得解脱，得解脱故证无所作究竟涅槃。如是最初修习净戒，渐次进趣，后证无作究竟涅槃，是故三学如是次第。

问：何缘三学名为增上戒、心、慧耶？答：所趣义故，最胜义故，名为增上。云何所趣义？谓为趣增上心而修净戒，名增上戒学；为趣增上慧而修定心，名增上心学；为趣烦恼断而修智、见，名增上慧学。如是名为所趣义故，名为增上。云何最胜义？谓若增上戒学，若增上心学，若增上慧学，唯于圣教独有此三，不共外道。如是名为最胜义故，名为增上。

又或有增上心学，能引发增上慧学；或有增上慧学，能引发增上心学。谓圣弟子未得根本静虑，先学见迹；后为进断修道所断一切烦恼，正勤加行，修念觉支乃至修舍觉支，是名增上慧学引发增上心学。增上心学引发增上慧学者，如前已说。

又或有增上戒学，无增上心，无增上慧；或有增上戒学，亦有增上心，唯无增上慧；非有增上慧学，而无增上戒及无增上心。是故若有增上慧学，当知必定具足三学。以此建立三种学中，诸瑜伽师当勤修学」。

一；一一〇四（八一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三学，何等为三？谓增上戒学，增上意学，增上慧学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三学具足者，是比丘正行，增上戒、心、慧，三法勤精进。

勇猛坚固城，常守护诸根，如昼如其夜，如夜亦如昼，

如前如其后，如后亦如前，如上如其下，如下亦如上。

无量诸三昧，映一切诸方，是说为觉迹，第一清凉集。

舍离无明诤，其心善解脱，我为世间觉，明行悉具足。

正念不忘住，其心得解脱，身坏而命终，如灯尽火灭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；一一〇五（八一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〔亦〕「复有三学，何等为三？谓增上戒学，增上意学，增上慧学。何等为增上戒学？若比丘住于戒，波罗提木叉律仪，威仪、行处具足，见微细罪则生怖畏，受持学戒。何等为增上意学？若比丘离欲恶不善法，乃至第四禅具足住。何等为增上慧学？是比丘此苦圣谛如实知，集、灭、道圣谛如实知，是名增上慧学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，如上所说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；一一〇六（八一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比丘增上戒学，非增上意、增上慧学；有增上戒、增上意学，非增上慧学。圣弟子增上慧方便随顺成就住者，增上戒、增上意修习满足。如是圣弟子，增上慧方便随顺成就住者，无上慧寿而活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；一一〇七（八一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过二百五十戒，随次半月来，说波罗提木叉修多罗。令彼自求学者而学，说三学能摄诸戒。何等为三？谓增上戒学，增上意学，增上慧学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；一一〇八（八二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何等为增上戒学？谓比丘重于戒，戒增上；不重于定，定不增上，不重于慧，慧不增上，于彼彼分细微戒，犯则随悔。所以者何？我不说彼不堪能，若彼戒随顺梵行，饶益梵行，久住梵行，如是比丘戒坚固，戒师常住，戒常随顺生，受持而学。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断三结，谓身见、戒取、疑。断此三结，得须陀洹，不堕恶趣，决定正趣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边，是名增上戒学。何等为增上意学？是比丘重于戒，戒增上，重于定，定增上；不重于慧，慧不增上，于彼彼分细微戒，乃至受持学戒。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断于五下分结，谓身见、戒取、疑、贪欲、瞋恚。断此五下分结，受生般涅槃，阿那含不还此世，是名增上意学。何等为增上慧学？是比丘重于戒，戒增上，重于定，定增上，重于慧，慧增上。彼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欲有漏心解脱，有有漏心解脱，无明有漏心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，是名增上慧学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六；一一〇九（八二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过二百五十戒，随次半月来，说波罗提木叉修多罗。若彼善男子，自随意所欲而学者，我为说三学，若学此三学，则摄受一切学戒。何等为三？谓增上戒学，增上意学，增上慧学。何等为增上戒学？是比丘重于戒，戒增上；不重于定，定不增上，不重于慧，慧不增上。于彼彼分细微戒，乃至受持学戒。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断三结，谓身见、戒取、疑。贪、恚、痴薄，成一种子道；彼地未等觉者，名斯陀含；彼地未等觉者，名家家；彼地未等觉者，名七有；彼地未等觉者，名随法行；彼地未等觉者，名随信行，是名增上戒学。何等为增上意学？是比丘重于戒，戒增上，重于定，定增上；不重于慧，慧不增上。于彼彼分细微戒学，乃至受持学戒。如是知，如是见，断五下分结，谓身见、戒取、疑、贪欲、瞋恚。断此五下分结，能得中般涅槃；彼地未等觉者，得生般涅槃；彼地未等觉者，得无行般涅槃；彼地未等觉者，得有行般涅槃；彼地未等觉者，得上流般涅槃，是名增上意学。何等为增上慧学？是比丘重于戒，戒增上，重于定，定增上，重于慧，慧增上。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欲有漏心解脱，有有漏心解脱，无明有漏心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，是名增上慧学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；一一一〇（八二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比丘具足戒住者，善摄持波罗提木叉，具足威仪、行处，见细微罪能生怖畏。比丘具足戒住，善摄持波罗提木叉，具足威仪、行处，见细微罪能生怖畏，等受学戒，令三学修习满足。何等为三？增上戒学，增上意学，增上慧学。何等为增上戒学？是比丘戒〔为〕满足，少定、少慧，于彼彼分细微戒，乃至受持戒学。彼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断三结，谓身见、戒取、疑。断此三结，得须陀洹，不堕恶趣，决定正趣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边。何等为增上意学？是比丘戒满足，三昧满足，少于慧，彼彼分细微戒，犯则随悔，乃至受持学戒。如是知，如是见，断五下分结，谓身见、戒取、疑、贪欲、瞋恚。断此五下分结，得生般涅槃阿那含，不复还生此世，是名增上意

学。何等为增上慧学？是比丘学戒满足，定满足，慧满足。如是知，如是见，欲有漏心解脱，有有漏心解脱，无明有漏心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，是名增上慧学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八；一一一一（八二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比丘具足戒住，善摄波罗提木叉，具足威仪、行处，见微细罪能生怖畏，受持学戒住，满足三学。何等为三？谓增上戒，增上意，增上慧。何等为增上戒（学）？是比丘戒满足，少定，少慧，于彼彼分细微戒，乃至受持学戒。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断三结，贪、恚、痴薄，得一种子道；若彼地未等觉者，得斯陀含；彼地未等觉者，名家家；彼地未等觉者，得须陀洹；彼地未等觉者，得随法行；彼地未等觉者，得随信行，是名增上戒学。何等为增上意学？是比丘戒满足，定满足，少于慧，于彼彼分细微戒，乃至受持学戒。如是知，如是见，断五下分结，谓身见、戒取、疑、贪欲、瞋恚。断此五下分结，得中般涅槃；于彼未等觉者，得生般涅槃；于彼未等觉者，得无行般涅槃；于彼未等觉者，得有行般涅槃；于彼未等觉者，得上流般涅槃，是名增上意学。何等为增上慧学？是比丘学戒满足，定满足，慧满足。如是知，如是见，欲有漏心解脱，有有漏心解脱，无明有漏心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，是名增上慧学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尊重尸罗」：又略于此诸所学中，所有邪行应正了知，所有正行应正了知。言邪行者，谓如有一，不尊重戒，泛尔出家，虽复出家，不以净戒为其增上。如于净戒，于定，于慧，应知亦尔。彼可容有犯无余罪，于彼，世尊说其于诸沙门果证为无能者。是故当知彼于三学，一向毁犯。言正行者，有三正行：谓下、中、上。下正行者，谓如有一尊重净戒，亦以净戒为其增上；与前相违，于定，于慧，不生尊重，不为增上。此不容有犯无余罪，而容有犯小随小罪。于此，如来不说其于沙门果证为无能者。中正行者，谓于戒、定皆悉尊重，亦为增上，如尊重戒毁犯次第，此中亦尔，是故当知乃至

所有诸异生位。上正行者，谓已见谛，于三种学皆悉尊重，此已获得沙门果证，不待思择有能、无能。如是二行，开为四种；即此四种，合为二行：此二与四，平等平等。当知此中若有定学，必有戒学；若有慧学，必有定学；有戒学者，不必定有定学，慧学。诸瑜伽师尊重诸学，当知是名所作圆满；其余但名所作一分。

「净戒圆满」：复次、于性罪处能远离故，当知是名净戒圆满。于能密护诸根门等，摄受净戒所有善法，无间受持相续转故，当知是名善法圆满。于遮罪处能远离故，当知是名别解脱圆满。又依圣所爱戒，若依蕴等五种善巧，及依别解脱律仪受持世俗所有禁戒，随其次第，应知净戒圆满等第二门差别。

九；一一一二（八二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三学，何等为三？谓上戒学，上威仪学，上波罗提木叉学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学者学戒时，直道随顺行，专审勤方便，善自护其身。

得初漏尽智，次究竟无知，得无知解脱，知见悉已度，

成不动解脱，诸有结灭尽。彼诸根具足，诸根寂静乐，

持此后边身，摧伏众魔怨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现行」：复次、依净尸罗，略有二种所学差别：一者、受持非止所摄，所受尸罗所有如法身、语现行所摄学处；二者、受持是止所摄，所受尸罗所摄学处。此复二种：谓或有是毘奈耶所说，非别解脱所说；或有是毘奈耶所说，亦是别解脱所说。是故一切总略而言，有三学处：一、增上现行，二、增上毘奈耶，三、增上别解脱。

一〇；一一一三（八二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学戒多福利，住智慧为上，解脱坚固，念为增上。若比丘学戒福利，智慧为上，解脱坚固，念增上已，令三学满足。何等为三？谓增上戒学，增上意学，增上慧学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学戒随福利，专思三昧禅，智慧为最上，现生之最后，

牟尼持后边，降魔度彼岸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一；一一一四（八二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诸比丘！何等为学戒随福利？谓大师为诸声闻制戒，所谓摄僧，极摄僧，不信者信，信者增其信，调伏恶人，惭愧者得乐住，现法防护有漏，未来得正对治，令梵行久住。如大师已为声闻制戒，谓摄僧乃至梵行久住，如是如是，学戒者行坚固戒，恒戒，常行戒，受持学戒，是名比丘戒福利。何等智慧为上？谓大师为声闻说法，大悲哀愍，以义饶益，若安慰，若安乐，若安慰安乐。如是如是，大师为诸声闻说法，大悲哀愍，以义饶益，安慰安乐；如是如是，于彼彼法、彼彼处，智慧观察，是名比丘智慧为上。何等为解脱坚固？谓大师为诸声闻说法，大悲哀愍，以义饶益，安慰安乐。如是如是，说彼彼法；如是彼处、如是彼处得解脱乐，是名比丘坚固解脱。何等为比丘念增上？未满足戒身者，专心系念安住；未观察者，于彼彼处智慧系念安住；已观察者，于彼彼处重念安住；未触法者，于彼彼处解脱念安住；已触法者，于彼彼处解脱念安住，是名比丘正念增上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学戒随福利，专思三昧禅，智慧为最上，现生最后边，

牟尼持后边，降魔度彼岸」。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尸婆迦修多罗，如后，佛当说。

一二——一四；————五——————七（）

如是阿难陀比丘，及异比丘所问，佛问诸比丘，三经亦如上说。

「学胜利」：复次、学胜利住慧为上首，解脱坚固，念为增上。修习三学，速圆满等，如摄释分广辩应知。

一五；————八（八二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譬如田夫，有三种作田，随时善作。何等为三？谓彼田夫随时耕磨，随时溉灌，随时下种。彼田夫随时耕磨、溉灌、下种已，不作是念：欲令今日生长，今日果实，今日成熟，若明日、后日也。诸比丘！然彼长者耕田、溉灌、下种已，不作是念今日生长，果实成熟，若明日、若复后日，而彼种子已入地中，则自随时生长，果实成熟。如是比丘于此三学，随时善学，谓善戒学，善意学，善慧学已，不作是念：欲令我今日得不起诸漏，心善解脱，若明日，若后日。不作是念：自然神力，能令今日，若明日、后日，不起诸漏，心善解脱。彼已随时增上戒学，增上意学，增上慧学已，随彼时节，自得不起诸漏，心善解脱。譬如比丘！伏鸡生卵，若十乃至十二，随时消息冷暖爱护。彼伏鸡不作是念：我今日，若明日、后日，当以口啄，若以爪刮，令其儿安隐得生。然其伏鸡善伏其子，爱护随时，其子自然安隐得生。如是比丘！善学三学，随其时节，自得不起诸漏，心善解脱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六；————九（八二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譬如驴随群牛而行，而作是念；我作牛声。然其彼形亦不似牛，色亦不似牛，声出不似；随大群牛，谓己是牛而作牛鸣，而去牛实远。如是有一愚痴男子，违律犯戒，随逐大众，言：我是比丘，我是比丘。而不学习胜欲增上戒学，增上意学，增上慧学，随逐大众，自言我是比丘，我是比丘，其实去比丘大远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同蹄无角兽，四足具声口，随逐大群牛，常以为等侣，

形亦非牛类，不能作牛声。如是愚痴人，不随系心念，

于善逝教诫，无欲勤方便，懈怠心轻慢，不获无上道。

如驴在牛群，去牛常自远，彼虽随大众，内行常自乖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七；一一二〇（八二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跋耆聚落，尊者跋耆子侍佛左右。尔时，尊者跋耆子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佛说过二百五十戒，令族姓子随次半月来，说波罗提木叉修多罗，令诸族姓子随欲而学。然今世尊！我不堪能随学而学」。佛告跋耆子：「汝堪能随时学三学不」？跋耆子白佛言：「堪能，世尊」！佛告跋耆子：「汝当随时增上戒学，增上意学，增上慧学。随时精勤增上戒学，增上意学，增上慧学已，不久当得尽诸有漏，无漏心解脱，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尔时，尊者跋耆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尔时，尊者跋耆子受佛教诫授已，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如上说，乃至心善解脱，得阿罗汉。

一八；一一二一（八三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崩伽阇崩伽耆林中。尔时，世尊为诸比丘说戒相应法，赞叹制戒法。尔时，尊者迦叶氏，于崩伽聚落住。闻世尊说戒相应法，极赞叹是戒，心不忍、不喜，言：「此沙门极赞叹是戒，极制是戒」！尔时，世尊于崩伽聚落，随所乐住已，向舍卫国去。次第游行，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尊者迦叶氏，世尊去后不久，心即生悔，我今失利，得大不利。于世尊所，说戒相应法，赞叹制戒时，于世尊所，心不忍、不喜，心不欢喜而作是言：沙门极制是戒，极赞叹是戒。

时尊者迦叶氏，夜过晨朝，著衣持钵，入崩伽聚落乞食。食已，还精舍，付嘱卧具，自持衣钵，向舍卫城，次第游行，至舍卫国。举衣钵，洗足已，诣世尊（所），稽首礼足。白佛言：「悔过，世尊！悔过，善逝！我愚、我痴，不善、不辨。我闻世尊为诸比丘说戒相应法，赞叹制戒时，于世尊所

，不忍、不喜，心不欣乐而作是言：是沙门极制是戒，赞叹是戒」。佛告迦叶氏：「汝何时于我所，心不忍、不喜，不生欣乐而作是言：此沙门极制是戒，赞叹是戒」？迦叶氏白佛言：「时世尊于崩伽阇聚落、崩伽耆林中，为诸比丘说戒相应法，赞叹是戒。我尔时于世尊所，心得不忍、不欢喜，心不欣乐而作是言：是沙门极制是戒，赞叹是戒。世尊！我今日自知罪、悔，自见罪、悔，唯愿世尊！受我悔过，哀愍故」！佛告迦叶氏：「汝自知悔。愚痴、不善、不辨，闻我为诸比丘说戒相应法，赞叹制戒，而于我所不忍、不喜，心不欣乐而作是言：是沙门极制是戒，极叹是戒。汝今迦叶！自知悔，自见悔已，于未来世律仪戒生，戒今授汝、哀愍故。迦叶氏！如是悔者，善法增长，终不退减。所以者何？若有自知罪、自见罪而悔过者，于未来世律仪戒生，善法增长，不退减故。正使迦叶！为上座者，不欲学戒，不重于戒，不叹制戒，如是比丘！我不赞叹。所以者何？若大师所赞叹者，余人则复与相习近、恭敬、亲重；若余人与相习近、亲重者，则与同见，同彼所作；同彼所作者，长夜当得不饶益苦。是故我于彼长老，初不赞叹，以其初始不乐学戒故。如长老，中年，少年，亦如是。若是上座长老，初始重于戒学，赞叹制戒，如是长老我所赞叹，以其初始乐学戒故。大师所赞叹者，余人亦当与相习近、亲重，同其所见；同其所见故，于未来世，彼当长夜以义饶益。是故于彼长老比丘，常当赞叹，以初始乐学戒故。中年，少年，亦复如是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九；一一二二（八三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诸上座长老比丘，初始不乐学戒，不重于戒，见余比丘初乐学戒、重于戒、赞叹制戒者，彼亦不随时赞叹。我于此等比丘所，亦不赞叹，以其初始不乐学戒故。所以者何？若大师赞叹彼者，余人当复习近、亲重，同其所见；以同其所见故，长夜当受不饶益苦。是故我于彼长老，……。中年、少年，亦复如是。乐学戒者，如前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〇；一一二三（八三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三学，何等为三？谓增上戒学，增上意学，增上慧学。何等为增上戒学？若比丘，住于戒，波罗提木叉，具足威仪、行处，见微细罪则生怖畏，受持学戒，是名增上戒学。何等为增上意学？若比丘，离诸恶不善法，有觉有观，离生喜乐，初禅具足住；乃至第四禅具足住，是名增上意学。何等为增上慧学？若比丘，此苦圣谛如实知；此苦集圣谛；此苦灭圣谛；此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，是名增上慧学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一——三二；一一二四——一一三五（）

三学余经，如前念处说。如禅，如是无量，无色。如四圣谛，如是四念处，四正断，四如意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觉分，八圣道，四道，四法句，止观修习，亦如是说。

「学差别」：复次、住具戒等，如声闻地应知已辩。又即净戒，对治一切犯戒恶故，密护根门所依处故，说名律仪。初善受故，说名圆满。后善守故，说名清净。感爱果故，说名为善。无染污故，说名无罪。于诸有情能善随顺慈心定故，说名无害。于沙门性善随顺故，说名随顺。趣圣所爱澄清性故，名顺澄清。终不随顺戒禁取故，名不随顺。与同法者为同分故，名同色类。于正修习增上心、慧为所依处，随顺转故，名为顺转。不恼于他饶益转故，又正远离自苦行故，名无热恼。于所受持无变悔故，名无烧恼。于诸毁犯不现行故，如法悔除己所犯故，名无悔恼。如是名为增上戒学所有差别。三住为依，当知增上心学、慧学所有差别。谓由天住、梵住差别，应知增上心学差别；由诸所有觉分等法，圣住差别，应知增上慧学差别。谓四静虑、四无色等，名为天住；四无量定，名为梵住。四圣谛智，四种念住，乃至道支，四种行迹，胜奢摩他、毘钵舍那，四法迹等，当知一切皆名圣住。又有四种，若行、若住无杂染法，令修观者，或于境界退出游行；或于所缘安心静定，离诸杂染，安隐而住。云何为四？一、于随顺喜受境界诸杂染喜，深心弃舍；二、于随顺忧受境界诸染污忧，深心弃舍；三、于毘钵舍那品诸随烦恼，净修其心；四、于奢摩他品诸随烦恼，净修其心。于是四种，若行、若住，离诸杂染，安隐住法，应知四种安足处所所依法迹。如其所应，当知

即是无贪、无瞋、正念、正定。

十六 不坏净相应

复次、嗢拖南曰：

证净初安立、有变异为先，天路、喻明镜，记别最居后。

「安立」：具足正见如来弟子，略由二法，能正摄受澄清性故，应知建立四种证净，谓沙门义所摄信、戒。于能说者，于沙门义，于同法者，于能证得沙门助伴所有净信，深固根本，于余生中亦不可引，无虚诳故，名澄清性。及净尸罗，於其一切能往恶趣恶不善法，获得毕竟不作律仪，是故亦得名澄清性。应知此中，依止净信，于善说法毘奈耶中深生信解；由此净信澄清性故，设在余生，于佛善说法毘奈耶，毕竟无转。又由怖畏诸恶道苦，受持净戒，对治恶行；由此摄受戒澄清性，设在余生，亦不造恶堕诸恶趣，毕竟无退，乃至涅槃。由于善说法毘奈耶毕竟无转所依处故，毕竟不往一切恶趣所依处故，其用最胜，唯说信、戒为澄清性，非余精进、念、定等法非澄清性。又此信、戒，是其增上，戒定慧学所依止处；由说信、戒是清净故，义显三学皆得清净。由是因缘，唯说是二以为证净，是名第二义门差别。

一；一一三六（八三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毘舍离国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时有善调象师离车，名曰难陀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尔时，世尊告离车难陀言：「若圣弟子成就四不坏净者，欲求寿命，即得寿命；求好色，力，乐，辩，自在即得。何等为四？谓佛不坏净成就，法，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。我见是圣弟子，于此命终，生于天上，于天上得十种法。何等为十？得天寿，天色，天名称，天乐，天自在，天色，声，香，味，触。若圣弟子于天上命终，来生人中者，我见彼十事具足。何等为十？人间寿命，人好色，名称，乐，自在，色，声，香，味，触。我说彼多闻圣弟子，不由他信，不由他欲，不从他闻，不取他意，不因他思，我说彼有如实正慧知见」。尔时，难陀有从者白难陀言：「浴时已到，今可去矣」。难陀答言：「我今不须人间澡浴，我今于此胜妙法以自沐浴，所谓于世尊所得清净信乐」。尔时离车调象师难

陀，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，作礼而去。

二；一一三七（八三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毘舍离国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圣弟子成就四不坏净者，不于人中贫活而活，不寒乞自然富足。何等为四？谓于佛不坏净成就，法，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。是故比丘当如是学：我当成就于佛不坏净，法，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；一一三八（八三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转轮王七宝具足成就，人中四种神力，王四天下；身坏命终，生于天上。虽复转轮圣王七宝具足，成就人间神力，王四天下，身坏命终得生天上，然犹未断地狱、畜生、饿鬼恶趣之苦。所以者何？以转轮王不得于佛不坏净，法，僧不坏净，圣戒不成就故。多闻圣弟子，持粪扫衣，家家乞食，草蓐卧具，而彼多闻圣弟子，解脱地狱、畜生、饿鬼恶趣之苦。所以者何？以彼多闻圣弟子，于佛不坏净，法，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。是故诸比丘当作是学：于佛不坏净，法，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；一一三九（八三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当起哀愍心，慈悲心，若有人于汝等所说乐闻，乐受者，汝当为说四不坏净，令入、令住。何等为四？于佛不坏净，于法不坏净，于僧不坏净，于圣戒成就。所以者何？若四大——地、水、火、风有变易增损，此四不坏净未尝增损变异。彼无增损变异者，谓多闻圣弟子，于佛（不坏净，法，僧）不坏净，（圣戒）成就，若堕地狱、畜生、饿鬼者，无有是处。是故诸比丘当作是学：我当成就于佛不坏净，法，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；亦当建立余人令成就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有变异」：复次、一向决定能往善趣，成就证净诸圣弟子，犹有住于善趣，三种诸大互违变异所起重苦怖畏，然无恶趣所有怖畏。云何三种重苦怖畏？一者、病苦，二者、老苦，三者、断截末摩死苦。是故说言：其四大种可令变异，非已成就四种证净，诸圣弟子可有变异。

五；一一四〇（八三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信人者，生五种过患：彼人或时犯戒违律，为众所弃。恭敬其人者，当作是念：此是我师，我所敬重，众僧弃薄，我今何缘入彼塔寺！不入塔寺已，不敬众僧；不敬僧已，不得闻法；不闻法已，退失善法，不得久住于正法中，是名信敬人（故）生初过患。复次、敬信人者，所敬之人犯戒违律，众僧为作不见举。敬信彼人者，当作是念：此是我师，我所敬重，而今众僧作不见举，我今何缘复入塔寺！不入塔寺已，不敬众僧；不敬众僧已，不得闻法；不闻法已，退失善法，不得久住于正法中，是名敬信人故生第二过患。复次、彼人若持衣钵，余方游行。敬彼人者而作是念：我所敬人，著衣持钵，人间游行，我今何缘入彼塔寺！不入塔寺已，不得恭敬众僧；不敬众僧已，不得闻法；不闻法已，退失善法，不得久住于正法中，是名敬信人故生第三过患。复次、彼所信敬人，舍戒还俗。敬信彼人者而作是念：彼是我师，我所敬重，舍戒还俗，我今不应入彼塔寺。不入寺已，不敬众僧；不敬僧已，不得闻法；不闻法已，退失善法，不得久住于正法中，是名敬信人故生第四过患。复次、彼所信敬人，身坏命终。敬信彼人者而作是念：彼是我师，我所敬重，今已命终，我今何缘入彼塔寺！不入寺故，不得敬僧；不敬僧已，不得闻法；不闻法故退失善法，不得久住于正法中，是名敬信人故生第五过患。是故诸比丘当如是学：我当成就于佛不坏净，于法，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六；一一四一（八三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种食，长养众生四大，增长摄受。何等为四？谓抟食，触食，意思食，

识食。如是福德润泽，为安乐食，何等为四？谓于佛不坏净，于法，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。是故诸比丘当作是学：我当成就于佛不坏净，于法，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；一一四二（八三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于佛不坏净成就者，为闻法，众僧所念，圣戒成就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八；一一四三（八四〇）

次经亦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若于佛不坏净成就者；法；僧；悭垢缠众生离悭垢心，在家而住解脱心施，常行乐施，常乐于舍，行平等施；圣戒成就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九；一一四四（八四一）

次经亦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如是圣弟子，四种福德润泽，善法润泽，摄受称量功德，不可称量尔所〔果〕福，尔所果，尔所福果集，然彼得众多福利，是大功德聚数。譬如五河合流，谓恒河，耶菩那，萨罗由，伊罗跋提，摩醯，于彼诸水，无能度量百瓶、千瓶、百千万瓶者，然彼水多，是大水聚数。如是圣弟子成就四功德润泽者，无能度量其福多少，然彼多福，是大功德聚数。是故诸比丘当作是学：我当成就于佛不坏净，于法，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众吉之巨海，自净能净彼，汪洋而平流，实诸百川长。

一切诸江河，群生之所依，悉归于大海；此身亦复然，

施、戒、修功德，百福流所归」。

如是证净，善能滋润一切堕界白净法故，名滋润福；能引殊胜诸圣道故，名滋润善。能引所余烦恼断故，名能引乐。

一〇；一一四五（八四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婆罗门者说虚伪道，愚痴、恶邪、不正趣向，非智等觉向于涅槃。彼作如是化诸弟子：于十五日，以胡麻屑、庵罗摩罗屑，沐浴身体，著新劫贝，头垂长缕，牛屎涂地而卧于上。言：善男子！晨朝早起，脱衣举著一处，裸其形体，向东方驰走，正使道路逢凶象、恶马、狂牛、猘狗、棘刺、丛林、坑涧、深水，直前莫避，遇害死者，必生梵天。是名外道愚痴、邪见，非智等觉向于涅槃。我为弟子说平正路，非愚痴，向智慧等觉，向于涅槃，谓八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一；一一四六（八四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尊者舍利弗：「所谓流者，何等为流」？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所说流者，谓八圣道」。复问舍利弗：「谓入流分，何等为入流分」？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有四种入流分。何等为四？谓亲近善男子，听正法，内正思惟，法次法向」。复问舍利弗：「入流者，成就几法」？舍利弗白佛言：「有四分成就入流者，何等为四？谓于佛不坏净，于法不坏净，于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」。佛告舍利弗：「如汝所说，流者谓八圣道；入流分者有四种，谓亲近善男子，听正法，内正思惟，法次法向；入流者，成就四法，谓于佛不坏净，于法不坏净，于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」。佛说此经已，尊者舍利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二；一一四七（八四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舍利弗诣尊者阿难所，问讯慰劳已，退住一面。尊者舍利弗语尊者阿难：「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为记说不」？尊者阿难语舍利弗：「随意所问，知者当答」。舍利弗问尊者阿难：「为断几法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所知所见，记说彼人得须陀洹，不堕恶趣法，决定向正觉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边」？尊者阿难语尊者舍利弗：「断四法，成就四法，如来应、等、正觉，记说彼人得须陀洹，不堕恶趣法，决定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边。何等为四？谓圣弟子，于佛不信住则已断、已知，成就于佛不坏净；于法、僧不信，恶戒，彼则

已断、已知，成就法，僧不坏净，及圣戒成就。如是四法断，四法成就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所知所见，记说彼人得须陀洹，不堕恶趣法，决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边」。尊者阿难语尊者舍利弗：「如是如是四法断，四法成就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所知所见，记说彼人得须陀洹，决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边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展转随喜，从座起去。

一三；一一四八（八四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比丘于五恐怖、怨对休息，三事决定不生疑惑，如实知见贤圣正道，彼圣弟子能自记说：地狱、畜生、饿鬼恶趣已尽，得须陀洹，不堕恶趣法，决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边。何等为五恐怖、怨对休息？若杀生因缘罪，怨对恐怖生，若离杀生者，彼杀生罪怨对因缘生恐怖休息。若偷盗，邪婬，妄语，饮酒罪，怨对因缘生恐怖，彼若离偷盗，邪婬，妄语，饮酒罪，怨对者因缘恐怖休息。是名罪怨对因缘生五恐怖休息。何等为三事决定，不生疑惑？谓于佛决定离于疑惑，于法、僧决定离疑惑，是名三法决定离疑惑。何等名为圣道如实知见？谓此苦圣谛如实知，此苦集圣谛，此苦灭圣谛，此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，是名圣道如实知见。若于此五恐怖罪怨对休息，于三法决定离疑惑，于圣道如实知见，是圣弟子能自记说：我地狱尽，畜生、饿鬼恶趣尽，得须陀洹，不堕恶趣法，决定正趣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边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四；一一四九（八四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何等为圣道如实知见？谓八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」。

一五；一一五〇（）

次经亦如是说，差别者：「何等为圣道如实知见？谓十二支缘起如实知见，如所说：是事有故是事有，是事起故是事起，如缘无明行，缘行识，缘识名色，缘名色六入处，缘六入处触，缘触受，缘受爱，缘爱取，缘取有，

缘有生，缘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，是名圣弟子如实知见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六；一一五一（八四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种诸天天道，未净众生令净，已净者重令净。何等为四？谓圣弟子，于佛不坏净，于法，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，是名四种诸天天道，未净众生令净，已净者重令净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七；一一五二（八四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种诸天天道。何等为四？谓圣弟子念如来事：如是如来，应，等正觉，明行足，善逝，世间解，无上士，调御丈夫，天人师，佛，世尊。于此如来事，生随喜心，随喜已心欢悦，心欢悦已身猗息，身猗息已觉受乐，觉受乐已三昧定。三昧定已，圣弟子作如是学：何等为诸天天道？复作是念：我闻无恚为上诸天天道。作是念：我从今日，于世间若怖、若安，不起瞋恚，我但当自受纯一满净诸天天道。是名第一诸天天道，未净众生令净，已净者重令净。复次、比丘！圣弟子念于法事：谓如来说正法律，现法，离诸炽然，不待时节，通达涅槃，即身观察，缘自觉知。如是知法事已，心生随喜，随喜已身猗息，身猗息已觉受乐，觉受乐已三昧定。三昧定已，圣弟子作如是学：何等为诸天天道？复作是念：我闻无恚为上诸天天道。我从今日，于此世间，若怖、若安，不起瞋恚，我当受持纯一满净诸天天道，是名第二诸天天道。复次、比丘！若于僧事起于正念：谓世尊弟子僧，正直，等向，所应恭敬，尊重、供养，无上福田。彼如是于诸僧事正忆念已，心生随喜，心随喜已得欢悦，欢悦已身猗息，身猗息已觉受乐，觉受乐已三昧定。三昧定已，彼圣弟子作如是学：何等诸天天道？复作是念：我闻诸天无恚为上诸天天道。我从今日，于诸世间，若怖、若安，不起瞋恚，我但当受持纯一满净诸天天道，是名第三诸天天道。复次、比丘！谓圣弟子自念所有戒事，随忆念言：我于此不缺戒，不污戒，不杂戒，明智所叹戒，智者不厌戒。于如是等

戒事正忆念已，心生随喜，随喜已欢悦，欢悦已身猗息，身猗息已觉受乐，觉受乐已三昧定。三昧定已，圣弟子作是念：何等为诸天天道？复作是念：我闻诸天无恚为上。我从今日，于诸世间，若怖、若安，不起瞋恚，我当受持纯一满净诸天天道。是名第四诸天天道，未净众生令净，已净者重令净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八；一一五三（八四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种诸天天道，未净众生令净，已净者增其净。何等为四？谓圣弟子念如来事：如是如来，应，等正觉，明行足，善逝，世间解，无上士，调御丈夫，天人师，佛，世尊。彼如是念如来事已，则断恶贪，及断心恶不善过。念如来故，心生随喜，心随喜已则欢悦，欢悦已身猗息，身猗息已觉受乐，觉受乐已三昧定。三昧定已，圣弟子作如是学：何等为诸天天道？复作是念：我闻无恚为上诸天天道。我从今日，于诸世间，若怖、若安，不起瞋恚，但当受持纯一满净诸天天道。如是法，僧，圣戒成就，亦如是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九；一一五四（八五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种诸天天道，未净众生令净，已净者增其净。何等为四？谓圣弟子念如来事：如是如来，应，等正觉，明行足，善逝，世间解，无上士，调御丈夫，天人师，佛，世尊。彼圣弟子念如来事已，心（离）贪欲缠、瞋恚、愚痴缠；其心正直，念如来事，是圣弟子得法流水，得义流水，得念如来饶益随喜。随喜已生欢悦，欢悦已身猗息，身猗息已觉受乐，觉受乐已三昧定。三昧定已，是圣弟子作如是学：何等为诸天天道？复作是念：我闻无恚为上诸天天道。我从今日，于诸世间不起瞋恚，纯一满净诸天天道。如是法，僧，圣戒成就，亦如是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天路」：复次、若第一义清净诸天，说名最胜无有恼害，由身、语、意毕竟无有恼害事故。即依如是清净天性，说四证净名为天路。又四证净为

所依止，诸圣弟子依三种门，修六随念：一者、为断奢摩他品诸随烦恼所起染恼；二者、为断毘钵舍那品诸随烦恼所起染恼；三者、为断虽无染恼而于未来当可生起二随烦恼。当知此中，惛沈、睡眠，名奢摩他品诸随烦恼；欣乐诸欲俱行掉举、贪等过失所生不善欲寻伺等，令心流散诸杂染法，名毘钵舍那品诸随烦恼。又由胜义谛理所得随念，名义威勇。由世俗谛理所得随念，名法威勇。

二〇；一一五五（八五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法镜经。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何等为法镜经？谓圣弟子于佛不坏净，于法，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，是名法镜经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一；一一五六（八五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众多比丘，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乞食时，闻难屠比丘命终，难陀比丘尼命终，善生优婆塞命终，善生优婆夷命终。乞食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晨朝入舍卫城乞食，闻难屠比丘、难陀比丘尼、善生优婆塞、善生优婆夷命终。世尊！彼四人命终，应生何处」？佛告诸比丘：「彼难屠比丘、难陀比丘尼，诸漏已尽，无漏心解脱，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善生优婆塞、善生优婆夷，五下分结尽，得阿那含，生于天上而般涅槃，不复还生此世」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为汝说法镜经：于佛不坏净，乃至圣戒成就，是名法镜经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二；一一五七（八五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如上广说，差别者：有异比丘，异比丘尼，异优婆塞，异优婆夷命终，亦如上说。

二三；一一五八（八五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那梨迦聚落繁耆迦精舍。尔时，那梨迦聚落多人命终。时有众多比丘，著衣持钵，入那梨迦聚落乞食。闻那梨迦聚落：罽迦舍优婆塞命终，尼迦咤，佉楞迦罗，迦多梨沙，婆阇露，优婆阇露，梨色咤，阿梨色咤，跋陀罗须跋陀罗，耶舍，耶输陀，耶舍鬱多罗，悉皆命终。闻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众多比丘，晨朝入那梨迦聚落乞食，闻罽迦舍优婆塞等命终。世尊！彼等命终，当生何处」？佛告诸比丘：「彼罽迦舍等，已断五下分结，得阿那含，于天上般涅槃，不复还生此世」。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！复有过二百五十优婆塞命终，复有五百优婆塞，于此那梨迦聚落命终，皆五下分结尽，得阿那含，于彼天上般涅槃，不复还生此世；复有过二百五十优婆塞命终，皆三结尽，贪、恚、痴薄，得斯陀含，当受一生，究竟苦边；此那梨迦聚落，复有五百优婆塞，于此那梨迦聚落命终，三结尽，得须陀洹，不堕恶趣法，决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边」？佛告诸比丘：「汝等随彼命终、彼命终而问者，徒劳耳！非是如来所乐答者。夫生者有死，何足为奇！如来出世及不出世，法性常住。彼如来自知成等正觉，显现，演说，分别，开示，所谓是事有故是事有，是事起故是事起，缘无明有行，乃至缘生有老病死、忧悲恼苦，如是苦阴集。无明灭则行灭，乃至生灭则老病死、忧悲恼苦灭，如是苦阴灭。今当为汝说法镜经，谛听、善思，当为汝说。何等为法镜经？谓圣弟子于佛不坏净，于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「喻明镜」：复次、譬如有人执持明镜，为观自面净不净相。如是如来诸圣弟子，执持微妙证净明镜，为如实观自身所有染净诸相。

二四；一一五九（八五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难提优婆塞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圣弟子，于此五根一切时不成就者，为放逸，为不放逸」？佛告难提：「若于此五根一切时不成就者，我说此等为凡夫数。若圣弟子不成就者，为放逸，非不放逸。难提！若圣弟子，于佛不坏净成就而不上求，不于空闲林中，若露地坐，昼夜禅思，精勤

修习胜妙出离，饶益随喜；彼不随喜已欢喜不生，欢喜不生已身不猗息，身不猗息已苦觉则生，苦觉生已心不得定。心不得定者，是圣弟子名为放逸。于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，亦如是说。如是难提！若圣弟子成就于佛不坏净，其心不起知足想，于空闲林中，树下、露地，昼夜禅思，精勤方便，能起胜妙出离随喜；随喜已生欢喜，生欢喜已身猗息，身猗息已觉受乐，觉受乐已心则定。若圣弟子心定者，名不放逸。法，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，亦如是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难提优婆塞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，礼佛足而去。

二五；一一六〇（八五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释氏难提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圣弟子于四不坏净一切时不成就者，是圣弟子为是放逸，为不放逸」？佛告释氏难提：「若于四不坏净一切时不成就者，我说是等为外凡夫数。释氏难提！若圣弟子放逸、不放逸，今当说」，广说如上。佛说此经已，释氏难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，作礼而去。

「记别」：复次、若有成就四种证净，唯即依自四种证净，为他记别，不依上位能顺欢喜所修随念。由此因缘，当知记别预流果证，未趣上位所修道故。

二六；一一六一（八五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前三月夏安居竟，有众多比丘集于食堂，为佛缝衣。如来不久作衣竟，当著衣持钵，出精舍，人间游行。时释氏难提，闻众多比丘集于食堂，为佛缝衣；如来不久作衣竟，著衣持钵，人间游行。释氏难提闻已，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四体支解，四方易韵，先所闻法，今悉迷忘。闻众多比丘集于食堂，为世尊缝衣，言如来不久作衣竟，著衣持钵，人间游行。是故我今心生大苦，何时当复得见世尊及诸知识比丘」！佛告释氏难提：「汝见佛、若不见佛，若见知识比丘、若不见，汝当随时修习五种欢喜之处。何等为五

？汝当随时念如来事：如来，应，等正觉，明行足，善逝，世间解，无上士，调御丈夫，天人师，佛，世尊；法事；僧事；自持戒事；自行世事，随时忆念：我得己利，我于悭垢众生所，当多修习离悭垢住，修解脱施，舍施，常炽然施，乐于舍，平等惠施，常怀施心。如是释氏难提！此五支定，若住、若行、若坐、若卧，乃至妻子俱，常当系心此三昧念」。佛说此经已，释氏难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若于上位能顺欢喜五种随念，为他记别，由是因缘，当知记别一来果证。由三摩地未成满故，于离欲道未圆满故，于彼诸天未现见故，为求离欲，修习能顺欢喜诸法。由此欢喜为所依故，发生轻安，由轻安故领受身乐，由受乐故心得正定，而于静定未得成满。

二七；一一六二（八五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前三月夏安居。时有释氏难提，闻佛于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前三月结夏安居。闻已作是念：我当往彼，并复于彼造作供养众事，供给如来及比丘僧。即到彼。三月竟时，众多比丘集于食堂，为世尊缝衣，而作是言：如来不久作衣竟，著衣持钵，人间游行。时释氏难提，闻众多比丘集于食堂，言如来不久作衣竟，著衣持钵，人间游行。闻已，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四体支解、四方易韵，先所受法，今悉迷忘。我闻世尊人间游行，我何时当复更见世尊及诸知识比丘」！佛告释氏难提：「若见如来、若不见，若见知识比丘、若不见，汝当随时修于六念。何等为六？当念如来，法，僧事，自所持戒，自所行施，及念诸天」。佛说此经已，释氏难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二八；一一六三（八五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前三月结夏安居，如前说。差别者：时有长者，名梨师达多及富兰那，兄弟二人，闻众多比丘集于食堂，为世尊缝衣，如上难提修多罗广说。佛说此经已，梨师达多长者，及富兰那，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，作礼而去。

二九；一一六四（八六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前三月结夏安居竟。众多比丘集于食堂，为世尊缝衣。时有长者梨师达多，及富兰那，兄弟二人，于鹿径泽中修治田业。闻众多比丘，在于食堂，为世尊缝衣。言如来不久作衣竟，著衣持钵，人间游行。闻已，语一士夫言：「汝今当往诣世尊所，瞻视世尊。若必去者，速来语我」！时彼士夫，即受教勅，往到一处，见世尊出，即速来还，白梨师达多及富兰那：「世尊已来，及诸大众」。时梨师达多及富兰那，往迎世尊。世尊遥见梨师达多及富兰那，随路而来，即出路边，敷尼师坛，正身端坐。梨师达多及富兰那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四体支解，四方易韵，所忆念事，今悉迷忘。何时当复得见世尊，及诸知识比丘！世尊今出至拘萨罗，从拘萨罗至伽尸，从伽尸至摩罗，从摩罗至摩竭陀，从摩竭陀至殃伽，从殃伽至修摩，从修摩至分陀罗，从分陀罗至迦陵伽，是故我今极生忧苦，何时当复得见世尊及诸知识比丘」。佛告梨师达多及富兰那：「汝见如来及不见如来，见诸知识比丘及不见，汝且随时修习六念。何等为六？汝当念如来事，广说乃至念天。然其长者，在家愦闹，在家染著，出家空闲；难可俗人处于非家，一向鲜洁，纯一满净，梵行清白」。长者白佛：「奇哉！世尊！善说此法。在家愦闹，在家染著，出家空闲；难可俗人处于非家，一向鲜洁，纯一满净，梵行清白。我是波斯匿王大臣，波斯匿王欲入园观，令我乘于大象，载王第一宫女。一在我前，一在我后，我坐其中。象下坂时，前者抱我颈，后者攀我背；象上坂时，后者抱我项，前者攀我衿。彼诸婇女，为娱乐王故，衣缯彩衣，著众妙香，璎珞庄严。我与同游，常护三事：一者、御象恐失正道；二、自护心，恐生染著；三、自护持，恐其颠坠。世尊！我于尔时，于王婇女，无一刹那不正思惟」。佛告长者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能善护心」。长者白佛：「我在家中所有财物，常与世尊及诸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等共受用，不计我所」。佛告长者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拘萨罗国钱财巨富，无有与汝等者，而能于财不计我所」！尔时，世尊为彼长者种种说法，示教，照喜；示教、照喜已，从座而去。

若于上位六种随念，为他记别，由是因缘，当知记别不还果证。阿罗汉果，唯出世道乃能趣证；所有随念，唯是世间，是故不还果证已上，更无如是随念记别。又四证净，预流果中唯说为净，于余学果说圆满净，于最上果说为第一圆满清净。

如是略引随顺此论境智相应诸经宗要摩呾理迦，其余一切，随此方隅，皆当觉了。

卷005

八众诵第五

十七 比丘相应

一；一一六五（一〇六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尊者善生，新剃须发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诸比丘！当知此善生善男子，有二处端严：一者、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。二者、尽诸有漏，无漏心解脱，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寂静尽诸漏，比丘庄严好，离欲断诸结，涅槃不复生，

持此最后身，摧伏魔怨敌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；一一六六（一〇六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异比丘，形色丑陋，难可观视，为诸比丘之所轻慢，来诣佛所。尔时，世尊四众围绕，见彼比丘来，皆起轻想，更相谓言：彼何等比丘，随路而来，形貌丑陋，难可观视，为人所慢！尔时，世尊知诸比丘心之所念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见彼比丘来，形状甚丑，难可视见，令人起慢不」？诸比丘白佛：「唯然，已见」。佛告

诸比丘：「汝等勿于彼比丘起于轻想，所以者何？彼比丘已尽诸漏，所作已作，离诸重担，断诸有结，正智心善解脱。诸比丘！汝等莫妄量于人，唯有如来能量于人」。彼比丘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尔时，世尊复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见此比丘，稽首作礼，退坐一面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唯然，已见」。佛告诸比丘：「汝等勿于是比丘起于轻想，乃至汝等莫量于人，唯有如来能知人耳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飞鸟及走兽，莫不畏师子，唯师子兽王，无有与等者。

如是智慧人，虽小则为大，莫取其身相，而生轻慢心，

何用巨大身，多肉而无慧？此贤胜智慧，则为上士夫，

离欲断诸结，涅槃永不生，持此最后身，摧伏众魔军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；一一六七（一〇六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提婆达多有利养起，摩竭陀王阿阇世毘提希子，日日侍从五百乘车，来诣提婆达多所。日日持五百釜食，供养提婆达多；提婆达多将五百人，别众受其供养。时有众多比丘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王舍城乞食。闻提婆达多有如是利养起，乃至五百人别众受其供养。乞食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毕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晨朝著衣持钵，入王舍城乞食。闻提婆达多有如是利养起，乃至五百人别众受其供养」。佛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莫称是提婆达多所得利养！所以者何？彼提婆达多别受利养，今则自坏，他世亦坏。譬如芭蕉、竹芦，生果即死，来年亦坏；提婆达多亦复如是，受其利养，今世则坏，他世亦坏。譬如駏驉受胎必死；提婆达多亦复如是，受诸利养，今世亦坏，他世亦坏。彼愚痴提婆达多，随几时受其利养，当得长夜不饶益苦。是故诸比丘！当如是学：我设有利养起，莫生染著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芭蕉生果死，竹芦实亦然，駏驉坐妊死，士以贪自丧。

常行非义行，多知不免愚，善法日损减，茎枯根亦伤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；一一六八（一〇六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舍卫国有手比丘，是释氏子，在舍卫国命终。时有众多比丘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，闻手比丘释子于舍卫国命终。闻已，入舍卫城乞食。还，举衣钵，洗足毕，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日晨朝，众多比丘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，闻释氏子手比丘，于舍卫国命终。云何世尊！手比丘命终当生何处？云何受生？后世云何」？佛告诸比丘：「是手比丘成就三不善法，彼命终当生恶趣泥犁中。何等三不善法？谓贪欲、瞋恚、愚痴。此三不善法结缚于心，释种子手比丘生恶趣泥犁中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贪欲、瞋恚、痴，结缚士夫心，内发还自伤，犹如竹芦实。

无贪、恚、痴心，是说为黠慧；内发不自伤，是名为胜出。

是故当离贪、瞋恚、痴冥心，比丘智慧明，苦尽般涅槃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；一一六九（一〇六六）

如手比丘，难陀修多罗，亦如上说。

六；一一七〇（一〇六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难陀，是佛姨母子，好著好衣染色，捣治光泽，执持好钵，好作嬉戏，调笑而行。时有众多比丘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尊者难陀，是佛姨母子，好著好衣，捣治光泽，执持好钵，好作嬉戏，调笑而行」。尔时，世尊告一比丘：「汝往诣难陀比丘所，语言：难陀！大师语汝」。时彼比丘受世尊教，往语难陀言：「世尊语汝」。难陀闻已，即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佛告难陀：「汝实好著好衣，捣治光泽，好作嬉戏，调笑而行不」？难陀白佛：「实尔，世尊」！佛告难陀：「汝佛姨母子，贵姓出家，不应著好衣服，捣令光泽，执持好钵，好作嬉戏，调笑而行。汝应作是念：我是

佛姨母子，贵姓出家，应作阿练若，乞食，著粪扫衣，常应赞叹著粪扫衣，常处山泽，不顾五欲」。尔时，难陀受佛教已，修阿兰若，行乞食，著粪扫衣，亦常赞叹著粪扫衣者，乐处山泽，不顾爱欲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难陀何见汝，修习阿兰若，家家行乞食，身著粪扫衣，

乐处于山泽，不顾于五欲」！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难陀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；一一七一（一〇六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低沙自念：我是世尊姑子兄弟。故不修恭敬，无所顾录，亦不畏惧，不堪谏止。时有众多比丘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尊者低沙，自念是世尊姑子兄弟，故不修恭敬，无所顾录，亦不畏惧，不堪谏止」。尔时，世尊告一比丘：「汝往诣低沙比丘所语言：低沙！大师语汝」。时彼比丘受世尊教，往语低沙比丘言：「世尊语汝」。低沙比丘即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佛告低沙：「汝实作是念，我是世尊姑子兄弟，不修恭敬，无所顾录、亦不畏惧，不堪忍谏不」？低沙白佛：「实尔，世尊」！佛告低沙：「汝不应尔！汝应念言：我是世尊姑子兄弟，故应修恭敬，畏惧，堪忍谏止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善哉汝低沙！离瞋恚为善，莫生瞋恚心，瞋恚者非善。

若能离瞋、慢，修行软下心，然后于我所，修行于梵行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低沙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八；一一七二（一〇六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尊者毘舍佉般阇梨子，集供养堂，为众多比丘说法。言辞满足，妙音清彻，句味辩正，随智慧说，听者乐闻；无所依说，显现深义，令诸比丘一心专听。尔时，世尊入昼正受，以净天耳过于人耳，闻说法声，从三昧起。往诣讲堂，于大众前坐。告毘舍佉般阇梨子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毘舍佉！汝能为诸比丘，于此供养堂为众

多比丘说法，言辞满足，乃至显现深义，令诸比丘专精敬重，一心乐听！汝当数数为诸比丘如是说法，令诸比丘专精敬重，一心乐听，当得长夜以义饶益，安隐乐住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若不说法者，愚智杂难分，此愚此智慧，无由自显现。

善说清凉法，因说智乃彰，说法为明照，光显大仙幢。

善说为仙幢，法为罗汉幢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毘舍佉般阇梨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九；一一七三（一〇七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众多比丘集供养堂，悉共作衣。时有一年少比丘，出家未久，初入法律，不欲营助诸比丘作衣。时众多比丘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时有众多比丘集供养堂，为作衣故。有一年少比丘，出家未久，始入法律，不欲营助诸比丘作衣」。尔时，世尊问彼比丘：「汝实不欲营助诸比丘作衣耶」？彼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随我所能，当力营助」。尔时，世尊知彼比丘心之所念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莫与是年少比丘语。所以者何？是比丘得四增（上）心法正受现法安乐住，不勤而得。若彼本心所为，剃须发，著袈裟衣，出家学道，增进修学，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非下劣方便，薄德、少智慧，正向于涅槃，免脱烦恼鏁。

此贤年少者，逮得上士处，离欲心解脱，涅槃不复生，

持此最后身，摧伏众魔军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〇；一一七四（一〇七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比丘，名曰上座，独住一处，亦常赞叹独一住者。独行乞食，食已独还，独坐禅思。时有众多比丘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有尊者名曰上座，乐一

独处，亦常赞叹独一住者。独入聚落乞食，独出聚落，还至住处，独坐禅思」。尔时，世尊语一比丘，汝往诣彼上座比丘所，语上座比丘言：「大师告汝」。比丘受教，诣上座比丘所，白言：「尊者！大师告汝」。时上座比丘，即时奉命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。尔时，世尊告上座比丘：「汝实独一静处，赞叹独处者，独行乞食，独出聚落，独坐禅思耶」？上座比丘白佛：「实尔，世尊」！佛告上座比丘：「汝云何独一（静）处，赞叹独住者，独行乞食，独还住处，独坐禅思」？上座比丘白佛：「我唯独一静处，赞叹独住者，独行乞食，独出聚落，独坐禅思」。佛告上座比丘：「汝是一住者，我不言非一住，然更有胜妙一住。何等为胜妙一住？谓比丘前者枯干，后者灭尽，中无贪喜；是婆罗门心不犹豫，已舍忧悔，离诸有爱，群聚使断，是名一住，无有胜住过于此者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悉映于一切，悉知诸世间，不著一切法，悉离一切爱，

如是乐住者，我说为一住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上座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一一；一一七五（一〇七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尊者僧迦蓝，于拘萨罗人间游行，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彼僧迦蓝比丘，有本二在舍卫国中。闻僧迦蓝比丘，于拘萨罗人间游行，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闻已，著好衣服，庄严华璎，抱其儿，来诣祇洹，至僧迦蓝比丘房前。尔时、尊者僧迦蓝出房，露地经行，时彼本二来到其前，作是言：「此儿幼小，汝舍出家，谁当养活」？时僧迦蓝比丘不共语。如是再三，亦不共语。时彼本二作如是言：「我再三告，不与我语，不见顾视，我今置儿著经行道头而去」。告言：「沙门！此是汝子，汝自养活，我今舍去」。尊者僧迦蓝亦不顾视其子。彼本二复言：「是沙门今于此儿都不顾视，彼必得仙人难得之处。善哉沙门，必得解脱」！情愿不遂，抱子而去。尔时，世尊入昼正受，以天耳过人之耳，闻尊者僧迦蓝本二所说，即说偈言：

「来者不欢喜，去亦不忧戚，于世间和合，解脱不染著，

我说彼比丘，为真婆罗门。来者不欢喜，去亦不忧戚，

不染亦无忧，二心俱寂静，我说是比丘，是真婆罗门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僧迦蓝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（善生及恶色，提婆并象首，二难陀、窒师，般阇罗、少年，长老并僧钳）。

一二；一一七六（一〇七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阿难独一静处，作是思惟：有三种香，顺风而熏，不能逆风。何等为三？谓根香，茎香，华香。或复有香，顺风熏，亦逆风熏，亦顺风逆风熏耶？作是念已，晡时从禅觉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我独一静处，作是思惟：有三种香，顺风而熏，不能逆风。何等为三？谓根香，茎香，华香。或复有香顺风熏，逆风熏，亦顺风逆风熏耶」？佛告阿难：「如是，如是，有三种香，顺风熏不能逆风，谓根香，茎香，华香。阿难！亦有香顺风熏，逆风熏，顺风逆风熏。阿难！顺风熏，逆风熏，顺风逆风熏者，阿难！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在所城邑、聚落，成就真实法，尽形寿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婬，不妄语，不饮酒。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八方、上下，崇善士夫无不称叹言：某方、某聚落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持戒清净，成真实法，尽形寿不杀乃至不饮酒。阿难！是名有香顺风熏，逆风熏，顺风逆风熏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非根、茎、华香，能逆风而熏，唯有善士女，持戒清净香，

逆顺满诸方，无不普闻知。多迦罗、栴檀，优钵罗、末利，

如是比诸香，戒香最为上。栴檀等诸香，所熏少分限，

唯有戒德香，流熏上升天。斯等净戒香，不放逸、正受，

正智等解脱，魔道莫能入。是名安隐道，是道则清净，

正向妙禅定，断诸魔结缚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一三；一一七七（一〇七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摩竭提国人间游行，与千比丘俱，皆是古昔萦发出家，皆得阿罗汉，诸漏已尽，所作已作，舍诸重担，逮得己利，尽诸有结，正智善解脱，到善建立支提杖林中住。摩竭提王瓶沙，闻世尊摩竭提国人间游行，至善建立支提杖林中住。与诸小王，群臣翼从，车万二千乘，马万八千，步逐众无数。摩竭提婆罗门、长者，悉皆从王出王舍城，诣世尊所，恭敬供养。到于道口，下车步进。及于内门，除去五饰——脱冠，却盖，除扇，去剑刀，脱革屣。到于佛前，整衣服，偏露右肩，为佛作礼，右绕三匝，自称姓名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是摩竭提王瓶沙」。佛告瓶沙：「如是，大王！汝是瓶沙，可就此坐，随其所安」。时瓶沙王重礼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诸王大臣、婆罗门、居士，悉礼佛足，次第而坐。时鬱鞞罗迦叶，亦在座中。时摩竭提婆罗门、长者作是念：为大沙门从鬱鞞罗迦叶所修梵行耶？为鬱鞞罗迦叶于大沙门所修梵行耶？尔时，世尊知摩竭提婆罗门、长者心之所念，即说偈而问言：

「鬱鞞罗迦叶！于此见何利，弃汝先所奉，事火等众事？

今可说其义，舍事火之由」。

鬱鞞迦叶说偈白佛：

「钱财等滋味，女色五欲果，观察未来受，斯皆大垢秽，

是故悉弃舍，先诸奉火事」。

尔时，世尊复说偈问言：

「汝不著世间，钱财五色味，复何舍天人，迦叶随义说」。

迦叶复以偈答世尊言：

「见道离有余，寂灭无余迹，无所有不著，无异趣、异道，

是故悉弃舍，先修奉火事。大会等受持，奉事于水火，

愚痴没于中，志求解脱道。盲无智慧目，向生老病死，

不见于正路，永离生死道。今始因世尊，得见无为道，

大龙所说力，得度于彼岸。牟尼广济度，安慰无量众，

今始知瞿昙，真谛超出者」！

佛复说偈叹迦叶言：

「善哉！汝迦叶，先非恶思量，次第分别求，遂至于胜处」。

「汝今迦叶！当安慰汝徒众之心」。时鬻鞞罗迦叶，即入正受，以神足力，向于东方，上升虚空，作四种神变——行、住、坐、卧。入火三昧，举身洞然，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颇梨、红色。身上出水，身下出火，还烧其身，身上出水以灌其身。或身上出火以烧其身，身下出水以灌其身。如是种种现化神通息已，稽首佛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佛是我师，我是弟子」。佛告迦叶：「我是汝师，汝是弟子，随汝所安，复座而坐」。时鬻鞞罗迦叶还复故坐。尔时，摩竭提婆罗门长者，作是念：鬻鞞罗迦叶，定于大沙门所修行梵行。佛说此经已，摩竭提王瓶沙，及诸婆罗门、长者，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一四；一一七八（一〇七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陀骠摩罗子，旧住王舍城，典知众僧饮食、床座，随次差请，不令越次。时有慈地比丘，频三过次，得麤食处。食时辛苦，作是念：怪哉大苦！陀骠摩罗子比丘，有情故以麤食恼我，令我食时极苦，我当云何为其作不饶益事！时慈地比丘有姊妹比丘尼，名蜜多罗，住王舍城王园比丘尼众中。蜜多罗比丘尼来诣慈地比丘，稽首礼足，于一面住。慈地比丘不顾眄，不与语。蜜多罗比丘尼语慈地比丘：「阿阇梨！何故不见顾眄，不共言语」？慈地比丘言：「陀骠摩罗子比丘，数以麤食恼我、令我食时极苦，汝复弃我」。比丘尼言：「当如何」？慈地比丘言：「汝可至世尊所，白言：世尊！陀骠摩罗子比丘，非法不类，共我作非梵行，波罗夷罪。我当证言：如是，世尊！如妹所说」。比丘尼言：「阿阇梨！我当云何于梵行比丘所，以波罗夷谤」！慈地比丘言：「汝若不如是者，我与汝绝，不复来往、言语，共相瞻视」。时比丘尼须臾默念而作是言：「阿阇梨欲令我尔，当从其教」。慈地比丘言：「汝且待我先至世尊所

，汝随后来」。

时慈地比丘即往，稽首礼世尊足，退住一面。蜜多罗比丘尼即随后至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一何不善不类！陀骠摩罗子，于我所作非梵行，波罗夷罪」。慈地比丘复白佛言：「如妹所说，我先亦知」。尔时，陀骠摩罗子比丘，即在彼大众中。尔时，世尊告陀骠摩罗子比丘：「汝闻此语不」？陀骠摩罗子比丘言：「已闻，世尊」！佛告陀骠摩罗子比丘：「汝今云何」？陀骠摩罗子白佛：「如世尊所知，如善逝所知」。佛告陀骠摩罗子：「汝言如世尊所知，今非是时。汝今忆念，当言忆念；不忆念，当言不忆念」。陀骠摩罗子言：「我不自忆念」。尔时，尊者罗睺罗住于佛后，执扇扇佛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不善不类！是比丘尼言：尊者陀骠摩罗子，共我作非梵行。慈地比丘言：如是，世尊！我先已知，如妹所说」。佛告罗睺罗：「我今问汝，随意答我。若蜜多罗比丘尼来，语我言：世尊！不善不类！罗睺罗共我作非梵行，波罗夷罪。慈地比丘复白我言：如是，世尊！如妹所说，我先亦知者，汝当云何」？罗睺罗白佛：「世尊！我若忆念，当言忆念；不忆念，当言不忆念」。佛言罗睺罗：「愚痴人！汝尚得作此语，陀骠摩罗子清净比丘，何以不得作如是语」？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于陀骠摩罗子比丘，当忆念。蜜多罗比丘尼，当以自言灭。慈地比丘，僧当极善诃谏教诫，汝云何见？何处见？汝何因往见」？世尊如是教已，从座起，入室坐禅。尔时诸比丘，于陀骠摩罗子比丘，忆念。蜜多罗比丘尼，与自言灭。慈地比丘，极善诃谏教诫言：汝云何见？何处见？何因往见？如是谏时，彼作是言：「彼陀骠摩罗子，不作非梵行，不犯波罗夷。然陀骠摩罗子比丘，三以麤恶食恐怖，令我食时辛苦。我于陀骠摩罗子比丘，爱、恚、痴、怖，故作是说。然陀骠摩罗子、清净无罪」。尔时，世尊晡时从禅觉，至大众前，敷座而坐。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于陀骠摩罗子比丘所，忆念、持。蜜多罗比丘尼，与自言灭。慈地比丘，极善诃谏，乃至彼言陀骠摩罗子，清净无罪」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云何愚痴，以因饮食故，知而妄语」？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若能舍一法，知而故妄语，不计于后世，无恶而不为。

宁食热铁丸，如炽然炭火，不以犯禁戒，而食僧信施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五；——七九（一〇七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陀骠摩罗子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愿于佛前取般涅槃」！世尊默然。如是三启，佛告陀骠摩罗子：「此有为诸行，法应如是」。尔时，尊者陀骠摩罗子，即于佛前入于三昧，如其正受，向于东方，升虚空行，现四威仪——行、住、坐、卧。入火三昧，身下出火，举身洞然，光焰四布，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颇梨、红色。身下出火，还烧其身，身上出水，以洒其身；或身上出火，下烧其身，身下出水，上洒其身。周向十方，种种现化已，即于空中内身出火，还自焚其身，取无余涅槃，消尽寂灭，令无遗尘。譬如空中然灯，油、炷俱尽。陀骠摩罗子空中涅槃，身、心俱尽，亦复如是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譬如烧铁丸，其焰洞炽然，热势渐息灭，莫知其所归。

如是等解脱，度烦恼淤泥，诸流永已断，莫知其所之，

逮得不动迹，入无余涅槃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六；——八〇（一〇七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央瞿多罗国人间游行，经陀婆阇梨迦林中，见有牧牛者、牧羊者、采柴草者、及余种种作人。见世尊行路，见已皆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莫从此道去。前有央瞿利摩罗贼，脱恐怖人」！佛告诸人：「我不畏惧」。作此语已，从道而去。彼再三告，世尊犹去。遥见央瞿利摩罗，手执刀楯，走向世尊，（世尊）以神力现身徐行，令央瞿利摩罗驶走不及。走极疲乏已，遥语世尊，「住！住！勿去」。世尊竝行而答：「我常住耳，汝自不住」。尔时，央瞿利摩罗即说偈言：

「沙门尚驶行，而言我常住，我今疲勘住，说言汝不住。

沙门说云何，我住汝不住」？

尔时，世尊以偈答言：

「央瞿利摩罗！我说常住者，于一切众生，谓息于刀杖。

汝恐怖众生，恶业不休息。我于一切虫，止息于刀杖；

汝于一切虫，常逼迫恐怖，造作凶恶业，终无休息时。

我于一切神，止息于刀杖；汝于一切神，长夜苦逼迫，

造作黑恶业，于今不止息。我住于息法，一切不放逸；

汝不见四谛，故不息放逸」。

央瞿利摩罗说偈白佛：

「久乃见牟尼，故随路而逐，今闻真妙说，当舍久远恶」。

作如是说已，即放舍刀楯，投身世尊足，愿听我出家。

佛以慈悲心，大仙多哀愍，告比丘善来，出家受具足。

尔时，央瞿利摩罗出家已，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。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，增修梵行，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时央瞿利摩罗得阿罗汉，觉解脱喜乐，即说偈言：

「本受不害名，而中多杀害，今得见谛名，永离于伤杀。

身行不杀害，口、意俱亦然，当知真不杀，不迫于众生。

洗手常血色，名央瞿摩罗，浚流之所漂，三归制令息。

归依三宝已，出家得具足，成就于三明，佛教作已作。

调牛以捶杖，伏象以铁钩，不以刀捶杖，正度调天人。

利刀以水石，直箭以煴火，治材以斧斤，自调以黠慧。

人前行放逸，随后能自敛，是则照世间，如云解月现。

人前放逸行，随后能自敛，于世恩爱流，正念而超出。

少壮年出家，精勤修佛教，是则照世间，如云解月现。

少壮年出家，精勤修佛教，于世恩爱流，正念以超出。

若度诸恶业，正善能令灭，是则照世间，如云解月现。

人前造恶业，正善能令灭，于世恩爱流，正念能超出。

我已作恶业，必向于恶趣，已受于恶报，宿责食已食。

若彼我怨憎，闻此正法者，得清净法眼，于我修行忍，

不复兴鬪讼，蒙佛恩力故。我怨行忍辱，亦常赞叹忍，

随时闻正法，闻已随修行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央瞿利摩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七；一一八一（一〇七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异比丘，于夜明相出时，出搨补河边，脱衣著岸边，入水洗浴。浴已上岸，被一衣，待身干。时有一天子，放身光明，普照搨补河侧。语比丘言：「汝少出家，鲜白发黑，年始盛美，应习五欲，庄严璎珞，涂香华鬘，五乐自娱，而于是时违亲背俗，悲泣别离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，如何舍现前乐而求非时之利」？比丘答言：「我不舍现前乐、求非时乐，我今乃是舍非时乐、得现前乐」。天问比丘：「云何舍非时乐，得现前乐」？比丘答言：「如世尊说：非时之欲，少味多苦，少利多难。我今于现法中，已离炽然，不待时节，能自通达，现前观察，缘自知觉。如是天子！是名舍非时乐，得现前乐」。天复问比丘：「云何复是如来所说非时之欲，少乐多苦？云何复是如来所说现法利乐，乃至缘自觉知」？比丘答言：「我年少出家，不能广宣如来所说正法律仪。世尊近在迦兰陀竹园，汝可往诣如来，问其所疑。如世尊说，随忆受持」。天子复言：「比丘！于如来所，有诸（大）力天，众多围绕，我先无问，未易可诣。比丘！汝若能为先白世尊者，我可随往」。比丘答言：「当为汝去」。天白比丘：「唯然，尊者！我随后来」。

时彼比丘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。以向天子往反问答，具白世尊：「今者世尊！彼天子诚实言者，须臾应至，不诚实者自当不来」。时彼天子遥语比丘：「我已在此，我已在此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众生随爱想，以爱想而住。以不知爱故，则为死方便」。

佛告天子：「汝解此偈者，便可发问」。天子白佛：「不解，世尊！不解，善逝」！佛复说偈而告天子曰：

「若知所爱者，不于彼生爱，彼此无所有，他人莫能说」。

佛告天子：「汝解此义者，便可发问」。天子白佛：「不解，世尊！不解，善逝」！佛复说偈言：

「见等、胜、劣者，则有言论生，三事不倾动，则无软、中、上」。

佛告天子：「解此义者，则可发问」。天子白佛：「不解，世尊！不解，善逝」！佛复说偈言：

「断爱及名色，除慢无所系，寂灭息瞋恚，离结绝悕望，

不见于人天，此世及他世」。

佛告天子：「解此义者，乃可发问」。天子白佛：「已解，世尊！已解，善逝」！佛说此经已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即没不现。

一八；一一八二（一〇七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异比丘，于后夜时，至搨补河边，脱衣置岸边，入水洗浴。浴已，还上岸，著一衣，待身干。时有一天子，放身光明，普照搨补河侧。问比丘言：「比丘！比丘！此是丘冢，夜则起烟，昼则火然。彼婆罗门见已，而作是言：坏此丘冢。发掘者智，持以刀剑，又见大龟。婆罗门见已，作是言：除此大龟。发掘者智，持以刀剑，见有氍毹。婆罗门见已，作此言：却此氍毹。发掘者智，持以刀剑，见有肉段。彼婆罗门见已，作是言：除此肉段。发掘者智，持以刀剑，见有屠杀（处）。婆罗门见已，作是言：坏是屠杀处。发掘者智，持以刀剑，见有楞耆。彼婆罗门见已，作是言：却此楞耆。发掘者智，持以刀剑，见有二道。

彼婆罗门见已，作是言：除此二道。发掘者智，持以刀剑，见有门扇。婆罗门见已，作是言：却此门扇。发掘者智，持以刀剑，见有大龙。婆罗门见已，作是言：止！勿却大龙，应当恭敬。比丘！汝来受此论，往问世尊，如佛所说，汝随受持。所以者何？除如来，我不见世间诸天、魔、梵，沙门、婆罗门，于此论心悦乐者。若诸弟子从我所闻，然后能说」。

尔时，比丘从彼天所闻此论已，往诣世尊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以彼天子所问诸论，广问世尊：「云何为丘冢？云何为夜则起烟？云何为昼则火然？云何是婆罗门？云何发掘？云何智者？云何刀剑？云何为大龟？云何氍毹？云何为肉段？云何为屠杀处？云何为楞耆？云何为二道？云何为门扇？云何为大龙」？佛告比丘：「丘冢者，谓众生身麤四大色，父母遗体，抟食、衣服覆盖、澡浴摩饰长养，皆是变坏磨灭之法。夜起烟者，谓有人于夜时，起随觉、随观。（昼则火然者），昼行其教，身业、口业。婆罗门者，谓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。发掘者，谓精勤方便。智士者，谓多闻圣弟子。刀剑者，谓智慧刀剑。大龟者，谓五盖。氍毹者，谓忿恨。肉段者，谓悭、嫉。屠杀（处）者，谓五欲功德。楞耆者，谓无明。二道（者），谓疑惑。门扇者，谓我慢。大龙者，谓漏尽罗汉。如是比丘！若大师为声闻所作，哀愍悲念，以义安慰，于汝已作。汝等当作所作，当于曝露林中、空舍、山泽、岩窟、敷草树叶，思惟禅思，不起放逸，莫令后悔，是则为我随顺之教」。即说偈言：

「说身为丘冢，觉观夜起烟，昼业为火然，婆罗门正觉。

精进勤发掘，黠慧明智士，以智慧利剑，厌离胜进者。

五盖为巨龟，忿恨为氍毹，悭、嫉为肉段，五欲屠杀处，

无明为楞耆，疑惑于二道，门扇现我慢，漏尽罗汉龙，

究竟断诸论，故我如是说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彼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九；一一八三（一〇八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榇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尔时，世尊晨朝，著衣持钵，入波罗榇城乞食。时有异比丘，以不住心，其心惑乱，不摄诸根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波罗榇城乞食。是比丘遥见世尊，见已，摄持诸根，端视而行。世尊见是比丘摄持诸根，端视而行。见已，入城乞食毕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入室坐禅。晡时从禅觉，入僧中，敷坐具，于大众前坐。告诸比丘：「我今晨朝著衣持钵，入波罗榇城乞食，见有比丘，以不住心、惑乱心，诸根放散，亦持衣钵入城乞食。彼遥见我，即自敛摄，竟为是谁」？时彼比丘从座起，整衣服，到于佛前，偏袒右肩，合掌白佛：「世尊！我于晨朝入城乞食，其心惑乱，不摄诸根。行（时）遥见世尊，即自敛心，摄持诸根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见我已，能自敛心摄持诸根。比丘！是法应当如是，若见比丘亦应自摄持，若复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亦当如是摄持诸根，当得长夜以义饶益，安隐快乐」。尔时众中复有异比丘说偈叹曰：

「以其心迷乱，不专系念住，晨朝持衣钵，入城邑乞食，

中路见大师，威德容仪备，欣悦生惭愧，即摄持诸根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〇；一一八四（一〇八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榇国鹿野苑中。尔时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钵，入波罗榇城乞食。时有异比丘，著衣持钵，入城乞食。于其路边，住一树下，起不善觉，以依恶贪。尔时，世尊见彼比丘住一树下，以生不善觉，依恶贪嗜，而告之曰：「比丘！比丘！莫种苦种而发熏，生臭，汁漏流出！若比丘种苦种子，自发，生臭，汁漏流出者，欲令蛆蝇不竞集者，无有是处」。时彼比丘作是念：世尊知我心之恶念，即生恐怖，身毛皆竖。尔时，世尊入城乞食毕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入室坐禅。晡时，从禅觉，至于僧中，于众前敷座而坐。告诸比丘：「我今晨朝著衣持钵，入城乞食，见一比丘，住于树下，以生不善觉，依恶贪嗜。我时见已，即告之言：比丘！比丘！莫种苦种，发熏，生臭，恶汁流出。若有比丘种苦种子发熏，生臭恶汁流出

，蛆蝇不集，无有是处。时彼比丘即思念：佛已知我心之所念。惭愧恐怖，心惊毛竖，随路而去」。时有异比丘，从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合掌白佛：「世尊！云何苦种？云何生臭？云何汁流？云何蛆蝇」？佛告比丘：「忿怒烦怨，名曰苦种。五欲功德，名为生臭。于六触入处不摄律仪，是名汁流。谓触入处不摄已，贪忧诸恶不善心竞生，是名蛆蝇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耳目不防护，贪欲从是生，是名为苦种，生臭汁潜流。

诸觉观气味，依于恶贪嗜。聚落及空处，若于昼若夜，

远离修梵行，究竟于苦边。若内心寂静，决定谛明了，

卧觉常安乐，诸恶蛆蝇灭。正士所习近，善说贤圣路，

了知八正道，不还更受身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一；一一八五（一〇八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食毕，还精舍，洗足已，入安陀林坐禅。时有异比丘，亦复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食毕，还精舍，洗足已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树下，入昼正受。是比丘入昼正受时，有恶不善觉起，依贪嗜心。时有天神，依安陀林住止者，作是念：此比丘不善不类，于安陀林坐禅，而起不善觉，心依恶贪，我当往呵责。作是念已，往语比丘言：「比丘！比丘！作疮疣耶」？比丘答言：「当治令愈」。天神语比丘：「疮如铁镬，云何可复」？比丘答言：「正念、正智，足能令复」。天神白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此是真贤治疮。如是治疮，究竟能愈，无有发时」。尔时，世尊晡时从禅觉，还祇树给孤独园，入僧中，于大众前敷座而坐。告诸比丘：「我今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，乞食还，至安陀林坐禅，入昼正受。有一比丘，亦乞食还，至安陀林，坐一树下，入昼正受。而彼比丘起不善觉，心依恶贪。有天神依安陀林住，语比丘言：比丘！比丘！作疮疣耶？如上广说，乃至如是比丘，善哉！善哉！此治众贤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士夫作疮疣，自生于苦患，愿求世间欲，心依于恶贪。

以生疮疣故，蛆蝇竞来集；爱求为疮疣，蛆蝇诸恶觉，

及诸贪嗜心，皆悉从意生。钻凿士夫心，以求华名利，

欲火转炽然，妄想不善觉，身心日夜羸，远离寂静道。

若内心寂静，决定智明了，无有斯疮疣，见佛安隐路。

正士所游迹，贤圣善宣说，明智所知道，不复受诸有」。

佛说此经已、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二；一一八六（一〇八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毘舍离国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时有众多比丘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毘舍离乞食。时有年少比丘，出家未久，不闲法律，当乞食时，不知先后次第。余比丘见已而告之言：「汝是年少，出家未久，未知法律，莫越、莫重，前后失次而行乞食，长夜当得不饶益苦」。年少比丘言：「诸上座亦复越次，不随前后，非独我也」。如是再三，不能令止。众多比丘乞食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晨朝著衣持钵，入毘舍离乞食。有一年少比丘，于此法律出家未久，行乞食时，不以次第，前后复重。诸比丘等再三谏，不受而作是言：诸上座亦不次第，何故呵我！我等诸比丘三呵不受，故来白世尊，唯愿世尊为除非法，哀愍故」！佛告诸比丘：「如空泽中有大湖水，有大龙象而居其中，拔诸藕根，洗去泥土，然后食之。食已身体肥悦，多力多乐，以是因缘常喜乐住。有异种族象，形体羸小，效彼龙象，拔其藕根，洗不能净，合泥土食，食之不消，体不肥悦，转转羸弱，缘斯致死，或同死苦。如是宿德比丘，学道日久，不乐嬉戏，久修梵行，大师所叹，诸余明智修梵行者，亦复加叹。是等比丘，依止城邑、聚落，晨朝著衣持钵入城乞食，善护身口，善摄诸根、专心系念，能令彼人不信者信，信者不异。若得财利，衣被、饮食、床卧、汤药，不染不著、不贪不嗜，不迷不逐，见其过患，见其出离，然复食之。食已身心悦泽，得色得力，以是因缘常得安乐。彼年少比丘，出家未久，未闲法律，依诸长老，依止聚落，著衣持钵，入村乞食。不善护

身，不守根门，不专系念，不能令彼不信者信，信者不变。若得财利，衣被、饮食、卧具、汤药，染著贪逐，不见过患，不见出离。以嗜欲心食，不能令身悦泽，安隐快乐，缘斯食故转向于死，或同死苦。所言死者，谓舍戒还俗，失正法、正律。同死苦者，谓犯正法律，不识罪相，不知除罪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龙象拔藕根，水洗而食之。异族象効彼，合泥而取食，

因杂泥食故，羸病遂至死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阿难与结发，及以二陀骠，贼并散倒咤，拔弥、惭愧根，苦子并覆疮，小大食、藕根）。

十八 魔相应

一；一一八七（一〇八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寒林中丘冢间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寿命甚促，转就后世，应勤习善法，修诸梵行，无有生而不死者，而世间人不勤方便，专修善法，修贤修义」。时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门瞿昙住王舍城寒林中丘冢间，为诸声闻如是说法，人命甚促，乃至不修贤修义。我今当往，为作娆乱。时魔波旬化作年少，往住佛前而说偈言：

「常逼迫众生，得人间长寿；迷醉放逸心，亦不向死处」。

尔时，世尊作是念：此是恶魔，来作恼乱。即说偈言：

「常逼迫众生，受生极短寿，当勤修精进，犹如救头然，

勿得须臾懈，令死魔忽至。知汝是恶魔，速于此灭去」！

天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门瞿昙已知我心。惭愧忧戚，即没不现。

二；一一八八（一〇八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寒林中丘冢间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一切行无常，一切行不恒、不安、非稣息，变易之法。乃至当止一切有为行，厌离，不乐，解脱」。时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门瞿昙住王舍城寒林中，为

诸声闻说如是法：一切行无常，不恒、非稣息，变异之法，乃至当止一切有为，厌离，不乐，解脱。我当往彼，为作娆乱。即化作年少，往诣佛所，住于佛前而说偈言：

「寿命日夜流，无有穷尽时，寿命当来去，犹如车轮转」。

尔时，世尊作是念：此是恶魔，欲作娆乱。即说偈言：

「日夜常迁流，寿亦随损减，人命渐消亡，犹如小河水。

我知汝恶魔，便自消灭去」！

时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门瞿昙已知我心。惭愧忧戚，即没不现。

三；一一八九（一〇八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夜起经行，至于后夜，洗足入室，敛身正坐，专心系念。时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门瞿昙，于王舍城迦兰陀竹园，夜起经行，于后夜时，洗足入室，正身端坐，系念禅思。我今当往，为作娆乱，即化作年少，住于佛前而说偈言：

「我心于空中，执长绳羂下，政欲缚沙门，不令汝得脱」。

尔时，世尊作是念：恶魔波旬欲作娆乱。即说偈言：

「我说于世间，五欲意第六，于彼永已离，一切苦已断，

我已离彼欲，心意识亦灭。波旬我知汝，速于此灭去」！

时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门已知我心。惭愧忧戚，即没不现。

四；一一九〇（一〇八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夜起经行，至后夜时，洗足入室，右胁卧息，系念明相，正念正智，作起觉想。时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门瞿昙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，乃至作起觉想。我今当往，为作留难，即化作年少，往住佛前而说偈言：

「何眠何故眠？已灭何复眠？空舍何以眠？得出复何眠」？

尔时，世尊作是念：恶魔波旬欲作娆乱。即说偈言：

「爱网故染著，无爱谁持去！一切有余尽，唯佛得安眠。

汝恶魔波旬，于此何所说」！

时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门瞿昙已知我心。惭愧忧戚，即没不现。

五；一一九一（一〇八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。尔时，世尊于夜暗时，天小微雨，电光睒现，出房经行。时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门瞿昙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，夜暗微雨，电光时现，出房经行。我今当往，为作留难。执大团石，两手调弄，到于佛前，碎成微尘。尔时，世尊作是念：恶魔波旬，欲作娆乱。即说偈言：

「若耆阇崛山，于我前令碎，于佛等解脱，不能动一毛。

假令四海内，一切诸山地，放逸之亲族，令其碎成尘，

亦不能倾动，如来一毛发」。

时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门瞿昙已知我心。内怀忧戚，即没不现。

六；一一九二（一〇八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。尔时，世尊夜起经行，至后夜时，洗足入房，正身端坐，系念在前。时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门瞿昙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，夜起经行，后夜入房，正身端坐，系念在前。我今当往，为作留难，即化作大龙，绕佛身七匝，举头临佛顶上。身如大船，头如大帆，眼如铜铲，舌如曳电，出息、入息若雷雹声。尔时，世尊作是念：恶魔波旬欲作娆乱。即说偈言：

「犹如空舍宅，牟尼心虚寂，于中而旋转，佛身亦如是。

无量凶恶龙，蚊、虻、蝇、蚤等，普集食其身，不能动毛发。

破裂于虚空，倾覆于大地，一切众生类，悉来作恐怖；

刀矛枪利箭，悉来害佛身，如是诸暴害，不能伤一毛」。

时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门瞿昙已知我心。内怀忧戚，即没不现。

七；一一九三（一〇九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、毘婆罗山、七叶树林石室中。尔时，世尊夜起露地，或坐或经行，至后夜时，洗足入室，安身卧息，右胁著地，足足相累，系念明相，正念、正智，作起觉想。时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门瞿昙住王舍城、毘婆罗山、七叶树林石室中，夜起露地，若坐若行，至后夜时，洗足入室而坐，右胁卧息，足足相累，系念明相，正念、正智，作起觉想。我今当往为作留难，化作年少，往住佛前，而说偈言：

「为因我故眠，为是后边故？多有钱财宝，何故守空闲？

独一无等侣，而著于睡眠」？

尔时，世尊作是念：恶魔波旬，欲作娆乱。即说偈言：

「不因汝故眠，非为最后边，亦无多钱财，唯集无忧宝，

哀愍世间故，右胁而卧息。觉亦不疑惑，眠亦不恐怖，

若昼若复夜，无增亦无损，为哀众生眠，故无有损减。

正复以百枪，贯身常摇动，犹得安隐眠，已离内枪故」。

时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门瞿昙已知我心。内怀忧戚，即没不现。

八；一一九四（一〇九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、毘婆罗山、七叶树林石室中。时有尊者瞿低迦，住王舍城、仙人山侧黑石室中，独一思惟，不放逸行，修自饶益。时受意解脱身作证，数数退转，一二三四五六反退，还复得时受意解脱身作证，寻复退转。彼尊者瞿低迦作是念：我独一静处思惟，不放逸行，精勤修习，以自饶益，时受意解脱身作证，而复数数退转，乃至六反犹复退转。我今当以刀自杀，莫令第七退转。时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门瞿昙住王舍城、毘婆罗山侧、七叶树林石窟中，有弟子瞿低迦，住王舍城、仙人山侧黑石室中，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得时受意解脱身作证，六反退转而复还得。彼作是念：我已六反退而复还得，莫令我第七退转，我宁以刀自杀，莫令第七退转。若彼比丘以刀自杀者，莫令自杀，出我境界去，我今当往告彼大师。尔时，

波旬执琉璃柄琵琶，诣世尊所，鼓弦说偈：

「大智大方便，自在大神力，得炽然弟子，而今欲取死。

大牟尼当制，勿令其自杀。何闻佛世尊，正法律声闻，

学其所不得，而取于命终」！

时魔说此偈已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波旬放逸种，以自事故来。坚固具足士，常住妙禅定，

昼夜勤精进，不顾于性命。见三有可畏，断除彼爱欲，

已摧伏魔军，瞿低般涅槃」。波旬心忧恼，琵琶落于地，

内怀忧戚已，即没而不现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当来共至仙人山侧黑石室所，观瞿低迦比丘以刀自杀」。尔时，世尊与众多比丘，往至仙人山侧黑石室中，见瞿低迦比丘杀身在地。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见此瞿低迦比丘杀身在地不」？诸比丘白佛：「唯然已见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汝等见瞿低迦比丘，周匝绕身黑暗烟起，充满四方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已见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此是恶魔波旬，于瞿低迦善男子身侧，周匝求其识神。然比丘瞿低迦，以不住心执刀自杀」。尔时，世尊为瞿低迦比丘，受第一记。尔时，波旬而说偈言：

「上下及诸方，遍求彼识神，都不见其处，瞿低何所之」？

尔时，世尊复说偈言：

「如是坚固士，一切无所求，拔恩爱根本，瞿低般涅槃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九；一一九五（一〇九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欝鞞罗聚落尼连禅河侧，于菩提树下，成佛未久。时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门瞿昙，住欝鞞罗聚落，尼连禅河侧，于菩提树下成佛未久，我当往彼为作留难。即化作年少，往住佛前而说偈言：

「独入一空处，禅思静思惟，已舍国财宝，于此复何求？

若求聚落利，何不习近人？既不习近人，终竟何所得」！

尔时，世尊作是念：恶魔波旬欲作娆乱。即说偈言：

「已得大财利，志足安寂灭，摧伏诸魔军，不著于色欲。

独一而禅思，服食禅妙乐，是故不与人，周旋相习近」。

魔复说偈言：

「瞿昙若自知，安隐涅槃道，独善无为乐，何为强化人」？

佛复说偈答言：

「非魔所制处，来问度彼岸，我则以正答，令彼得涅槃；

时得不放逸，不随魔自在」。

魔复说偈言：

「有石似凝膏，飞乌欲来食，竟不得其味，损觜还归空，

我今亦如彼，徒劳归天宫」。

魔说是已，内怀忧戚，心生变悔，低头伏地，以指画地。

魔有三女：一名爱欲，二名爱念，三名爱乐。来至波旬所而说偈言：

「父今何愁戚，士夫何足忧？我以爱欲绳，缚彼如调象，

牵来至父前，令随父自在」。

魔答女言：

「彼已离恩爱，非欲所能招，已出于魔境，是故我忧愁」。

时魔三女身放光燄，炽如云中电，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我今归世尊足下，给侍使令」！尔时，世尊都不顾视，知如来离诸爱欲，心善解脱。如是第二、第三说。时三魔女自相谓言：「士夫有种种随形爱欲，今当各各变化，作百种童女色，作百种初嫁色，作百种未产色，作百种已产色，作百种中年色，作百种宿年色。作此种种形类，诣沙门瞿昙所，作是言：今悉归尊足下，供给使令」。作此议已，即作种种变化，如上所说。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今日归尊足下

，供给使令」。尔时，世尊都不顾念，如来法离诸爱欲。如是再三说已，时三魔女自相谓言：若未离欲士夫，见我等种种妙体，心则迷乱，欲气冲击，胸臆破裂，热血熏面，然今沙门瞿昙，于我等所都不顾眄。如其如来离欲、解脱，得善解脱想，我等今日，当复各各说偈而问。复到佛前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。爱欲天女即说偈言：

「独一禅寂默，舍俗钱财宝，既舍于世利，今复何所求？

若求聚落利，何不习近人？竟不习近人，终竟何所得」？

佛说偈答言：

「已得大财利，志足安寂灭，摧伏诸魔军，不著于色欲，

是故不与人，周旋相习近」。

爱念天女复说偈言：

「多修何妙禅，而度五欲流？复以何方便，度于第六海？

云何修妙禅，于诸深广欲，得度于彼岸，不为爱所持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身得止息乐，心得善解脱，无为无所作，正念不倾动。

了知一切法，不起诸乱觉，爱、恚、睡眠覆，斯等皆已离。

如是多修习，得度于五欲，亦于第六海，悉得度彼岸。

如是修习禅，于诸深广欲，悉得度彼岸，不为彼所持」。

时爱乐天女复说偈言：

「已断除恩爱，淳厚积集欲，多生人净信，得度于欲流，

开发明智慧，超逾死魔境」。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大方便广度，入如来法律，斯等皆已度，慧者复何忧」！

时三天女志愿不满，还诣其父魔波旬所。时魔波旬遥见女来，说偈弄之：

「汝等三女子，自夸说堪能，咸放身光焰，如电云中流。

至大精进所，各现其容姿，反为其所破，如风飘其绵。

欲以爪破山，齿啮破铁丸，欲以发藕丝，旋转于大山，

和合悉解脱，而望乱其心。若能缚风足，令月空中堕，

以手抒大海，气歔动雪山，和合悉解脱，亦可令倾动。

于深巨海中，而求安足地，如来于一切，和合悉解脱，

正觉大海中，求倾动亦然」。

时魔波旬弄三女已，即没不现。

一〇；一一九六（一〇九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佛住欝鞞罗处、尼连禅河侧、大菩提树下，初成佛道。天魔波旬作是念：此沙门瞿昙，在欝鞞罗住处、尼连禅河侧、菩提树下，初成佛道，我今当往，为作留难。即自变身，作百种净不净色，诣佛所。佛遥见波旬百种净不净色，作是念：恶魔波旬作百种净不净色，欲作娆乱。即说偈言：

「长夜生死中，作净不净色，汝何为作此，不度苦彼岸？

若诸身、口、意，不作留难者，魔所不能教，不随魔自在。

如是知恶魔，于是自灭去」。

时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门瞿昙已知我心。内怀忧戚，即没不现。

（长寿、河帝、及羂捒，睡眠、经行、大毒蛇，无所为、求愿魔女，坏乱变形、及好恶）。

一一；一一九七（一〇九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欝鞞罗处、尼连禅河侧、菩提树下，初成正觉。尔时，世尊独一静处，专心禅思。作如是念：我今解脱苦行，善哉！我今善解脱苦行。先修正愿，今已果得无上菩提。时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门瞿昙住欝鞞罗处、尼连禅河侧、菩提树下，初成正觉，我今当往为作留难。即化作

年少，住于佛前而说偈言：

「大修苦行处，能令得清净，而今反弃舍，于此何所求？

欲于此求净，净亦无由得」。

尔时，世尊作是念：此魔波旬，欲作娆乱。即说偈言：

「知诸修苦行，皆与无义俱，终不获其利，如弓但有声。

戒、定闻慧道，我已悉修习，得第一清净，其净无有上」。

时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门瞿昙已知我心。内怀忧戚，即没不现。

一二；一一九八（一〇九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娑罗婆罗门聚落。尔时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钵，入婆罗聚落乞食。时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门瞿昙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婆罗聚落乞食。我今当往，先入其舍，语诸信心婆罗门长者，令沙门瞿昙空钵而出。时魔波旬随逐佛后，作是唱言：「沙门！沙门！都不得食耶」？尔时，世尊作是念：恶魔波旬欲作娆乱。即说偈言：

「汝新于如来，获得无量罪，汝谓呼如来，受诸苦恼耶」？

时魔波旬作是言：「瞿昙更入聚落，当令得食」。尔时，世尊而说偈言：

「正使无所有，安乐而自活，如彼光音天，常以欣悦食。

正使无所有，安乐而自活，常以欣悦食，不依于有身」。

时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门瞿昙已知我心。内怀忧戚，即没不现。

一三；一一九九（一〇九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榇国、仙人住处、鹿野苑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已解脱人天绳索，汝等亦复解脱人天绳索。汝等当（游）行人间，多所过度，多所饶益，安乐人天，不须伴行，一一而去，我今亦往欝鞞罗住处人间游行。」时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门瞿昙住波罗榇仙人住处、鹿野苑中，为诸声闻如是说法：我已解脱人天绳索，汝等亦能。汝等各别人间教化

，乃至我亦当至欝鞞罗住处人间游行。我今当往为作留难，即化作年少，住于佛前而说偈言：

「不脱作脱想，谓呼已解脱，为大缚所缚，我今终不放」。

尔时，世尊作是念：恶魔波旬欲作娆乱。即说偈言：

「我已脱一切，人天诸绳索，已知汝波旬，即自消灭去」。

时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门瞿昙已知我心。内怀忧戚，即没不现。

一四；一二〇〇（一〇九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释氏石主释氏聚落。时石主释氏聚落，多人疫死。处处人民，若男、若女从四方来，受持三归。其诸病人，若男、若女，若大、若小、皆因来者自称名字：我某甲等，归佛、归法、归比丘僧。举村、举邑，皆悉如是。尔时，世尊勤为声闻说法。时诸信心归三宝者，斯则皆生人、天道中。时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门瞿昙住于释氏石主、释氏聚落，勤为四众说法，我今当往为作留难。化作年少，往住佛前，而说偈言：

「何为勤说法，教化诸人民？相违不相违，不免于驱驰。

以有系缚故，而为彼说法」！

尔时，世尊作是念：恶魔波旬欲作娆乱。即说偈言：

「汝夜叉当知！众生群集生，诸有智慧者，孰能不哀愍！

以有哀愍故，不能不教化，哀愍诸众生，法自应如是」。

恶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门瞿昙已知我心。内怀忧戚，即没不现。

一五；一二〇一（一〇九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释氏石主释氏聚落。尔时，世尊独一静处，禅思思惟，作是念：颇有作王，能得不杀、不教人杀，一向行法、不行非法耶？时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门瞿昙，住石主释氏聚落，独一禅思，作是念：颇有作王，不杀生、不教人杀，一向行法、不行非法耶？我今当往，为其说法。化作年少，往住佛前，作是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如是，善逝！可得作王，不杀生，不教人杀，一向行法，不行非法。世尊今可作王！善逝今可作王！必

得如意」。尔时，世尊作是念：恶魔波旬欲作娆乱。而告魔言：「汝魔波旬！何故作是言：作王世尊，作王善逝，可得如意」？魔白佛言：「我面从佛闻，作是说：若四如意足修习、多修习已，欲令雪山王变为真金，即作不异。世尊今有四如意足，修习、多修习，令雪山王变为真金，如意不异。是故我白世尊：作王，世尊！作王，善逝！可得如意」。佛告波旬：「我都无心欲作国王，云何当作！我亦无心欲令雪山王变为真金，何由而变」？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正使有真金，如雪山王者，一人得此金，亦复不知足。

是故智慧者，金石同一观」。

时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门瞿昙已知我心。内怀忧戚，即没不现。

一六；一二〇二（一〇九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释氏石主释氏聚落。时有众多比丘，集供养堂，为作衣事。时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门瞿昙，住于释氏石主释氏聚落，众多比丘集供养堂，为作衣故。我今当往，为作留难。化作少壮婆罗门像，作大萦发，著兽皮衣，手执曲杖，诣供养堂，于众多比丘前默然而住。须臾，语诸比丘言：「汝等年少出家，肤白发黑，年在盛时，应受五欲，庄严自娱，如何违亲背族，悲泣别离，信于非家，出家学道？何为舍现世乐，而求他世非时之乐」？诸比丘语婆罗门：「我不舍现世乐，求他世非时之乐，乃是舍非时乐，就现世乐」。波旬复问：「云何舍非时乐，就现世乐」？比丘答言：「如世尊说：他世乐少味多苦，少利多患。世尊说现世乐者，离诸炽然，不待时节，能自通达，于此观察，缘自觉知。婆罗门！是名现世乐」。时婆罗门三反掉头，瘖瘂，以杖筑地，即没不现。

时诸比丘即生恐怖，身毛皆竖，此是何等婆罗门像，来此作变？即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众多比丘，集供养堂，为作衣故。有一盛壮婆罗门，萦发大髻，来诣我所，作是言：汝等年少出家，如上广说。乃至三反掉头，瘖哑，以杖筑地，即没不现。我等即生恐怖，身毛皆竖，是何婆罗门像来作此变」？佛告诸比丘：「此非婆罗门，是魔波旬

，来至汝所，欲作娆乱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凡生诸苦恼，皆由于爱欲，知世皆剑刺，何人乐于欲？

觉世间有余，皆悉为剑刺，是故黠慧者，当勤自调伏。

巨积真金聚，犹如雪山王，一人受用者，意犹不知足。

是故黠慧者，当修平等观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七；一二〇三（一一〇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释氏石主释氏聚落。时有尊者善觉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石主释氏聚落乞食。食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持尼师坛，置右肩上，入林中，坐一树下，修昼正受。作是念：「我得善利，于正法律出家学道。我得善利，遭遇大师如来、等正觉。我得善利，得在梵行、持戒备德贤善真实众中。我今当得贤善命终，于当来世，亦当贤善」。时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门瞿昙住石主释氏聚落。有声闻弟子，名曰善觉，著衣持钵，如上广说，乃至贤善命终，后世亦贤。我今当往为作留难，化作大身，盛壮多力，见者怖畏，谓其力能翻发动大地。至善觉比丘所，善觉比丘遥见大身勇盛壮士，即生恐怖。从座起，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晨朝著衣持钵，广说如上，乃至贤善命终，后世亦贤。见有大身士夫，勇壮炽盛，力能动地，见生恐怖，心惊毛竖」。佛告善觉：「此非大身士夫，是魔波旬，欲作娆乱。汝且还去，依彼树下修前三昧，动作彼魔，因斯脱苦」。时尊者善觉，即还本处。至于晨朝，著衣持钵，入石主释氏聚落乞食。食已，还精舍，如上广说，乃至贤善命终，后世亦贤。时魔波旬复作是念：此沙门瞿昙住于释氏，有弟子名曰善觉，如上广说，乃至贤善命终，后世亦贤。我今当往，为作留难。复化作大身，勇壮炽盛，力能发地，往住其前。善觉比丘复遥见之，即说偈言：

「我正信非家，而出家学道，于佛无价宝，正念系心住。

随汝变形色，我心不倾动，觉汝为幻化，便可从此灭」！

时魔波旬作是念：是沙门已知我心。内怀忧戚，即没不现。

一八；一二〇四（一一〇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榇国、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如来声闻作师子吼，说言已知、已知。不知如来、声闻，于何等法已知，已知故作师子吼？谓苦圣谛，苦集圣谛，苦灭圣谛，苦灭道迹圣谛」。时天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门瞿昙住波罗榇国、仙人住处鹿野苑中，为诸声闻说法，乃至已知四圣谛。我今当往，为作留难。化作年少，住于佛前，而说偈言：

「何于大众中，无畏师子吼，谓呼无有敌，望调伏一切」？

尔时，世尊作是念：恶魔波旬欲作娆乱。即说偈言：

「如来于一切，甚深正法律，方便师子吼，于法无所畏。

若有智慧者，何故自忧怖」？

时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门瞿昙已知我心。内怀忧戚，即没不现。

一九；一二〇五（一一〇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、多众践蹈旷野中。与五百比丘众俱，而为说法，以五百钵置于中庭。尔时，世尊为五百比丘，说五受阴生灭之法。时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门瞿昙住王舍城、多众践蹈旷野中，与五百比丘俱，乃至说五受阴是生灭法。我今当往，为作留难。化作大牛，往诣佛所，入彼五百钵间。诸比丘即驱，莫令坏钵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此非是牛，是魔波旬欲作娆乱」。即说偈言：

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非我及我所，若知真实义，于彼无所著。

心无所著法，超出色结缚，了达一切处，不住魔境界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〇；一二〇六（一一〇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、多众践蹈旷野中。与六百比丘众俱，为诸比丘说六触入处〔集〕，六触集，六触灭。时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门瞿昙

住王舍城、多众践蹈旷野，为六百比丘，说六触入处，是集法，是灭法。我今当往，为作留难。化作壮士，大身勇盛，力能动地，来诣佛所。彼诸比丘，遥见壮士，身大勇盛，见生怖畏，身毛皆竖。共相谓言：彼为何等，形状可畏！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此是恶魔，欲作娆乱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及第六诸法，爱念适可意，世间唯有此。

此是最恶贪，能系著凡夫，超越斯等者，是佛圣弟子，

度于魔境界，如日无云翳」。

时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门瞿昙已知我心。内怀忧戚，即没不现。

十九 帝释相应

一；一二〇七（一一〇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能受持七种受者，以是因缘得生天帝释处。谓天帝释本为人时，供养父母；及家诸尊长；和颜软语；不恶口；不两舌；常真实言：于悭恪世间，虽在居家而不悭惜，行解脱施，勤施，常乐行施，施会供养，等施一切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供养于父母，及家之尊长，柔和恭逊辞，离麁言、两舌，

调伏悭恪心，常修真实语。彼三十三天，见行七法者，

咸各作是言：当来生此天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；一二〇八（一一〇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鞞舍离国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时有离车，名摩诃利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见天帝释不」？佛答言：「见」。离车复问：「世尊！见有鬼似帝释形以不」？佛告离车：「我知天帝释；亦知有鬼似天帝释；亦知彼帝释法，受持彼法缘故，得生帝释处。离车！帝释本为人时，供养父母，乃至行平等舍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

言：

「供养于父母，及家之尊长，柔和恭逊辞，离麁言、两舌，

调伏悭恪心，常修真实语。彼三十三天，见行七法者，

咸各作是言：当来生此天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时摩诃利离车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三；一二〇九（一一〇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鞞舍离国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时有异比丘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何缘，释提桓因名释提桓因」？佛告比丘：「释提桓因本为人时，行于顿施沙门、婆罗门，贫穷困苦求生，行路乞，施以饮食、钱财、谷帛、华香、严具、床卧、灯明，以堪能故，名释提桓因」。比丘复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何缘故释提桓因复名富兰陀罗」？佛告比丘：「彼释提桓因本为人时，数数行施，衣被、饮食乃至灯明，以是因缘故，名富兰陀罗」。比丘复白佛言：「何因何缘故复名摩伽婆」？佛告比丘：「彼释提桓因本为人时，名摩伽婆，故释提桓因，即以本名名摩伽婆」。比丘复白佛言：「何因何缘复名娑婆婆」？佛告比丘：「彼释提桓因本为人时，数以婆诜和衣布施供养，以是因缘故，释提桓因名娑婆婆」。比丘复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何缘释提桓因复名憍尸迦」？佛告比丘：「彼释提桓因本为人时，为憍尸族姓人，以是因缘故，彼释提桓因复名憍尸迦」。比丘问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何缘彼释提桓因名舍脂钵低」？佛告比丘：「彼阿修罗女，名曰舍脂，为天帝释第一天后，是故帝释名舍脂钵低」。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何缘释提桓因复名千眼」？佛告比丘：「彼释提桓因本为人时，聪明智慧，于一坐间思千种义，观察称量，以是因缘，彼天帝释复名千眼」。比丘白佛：「何因何缘彼释提桓因复名因提利」？佛告比丘：「彼天帝释于诸三十三天为王、为主、以是因缘故，彼天帝释名因提利」。佛告比丘：「然彼释提桓因本为人时，受持七种受，以是因缘得天帝释。何等为七？释提桓因本为人时，供养父母，乃至等行惠施，是为七种受，以是因缘为天帝释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，如上广说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

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；一二一〇（一一〇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鞞舍离国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过去世时有一夜叉鬼，丑陋恶色，在帝释空座上坐。三十三天见此鬼丑陋恶色，在帝释空座上坐，见已咸各瞋恚。诸天如是极瞋恚已，彼鬼如是如是随瞋恚、渐渐端正。时三十三天往诣天帝释所，白帝释言：『憍尸迦！当知有一异鬼，丑陋恶色，在天王空座上坐。我等诸天，见彼鬼丑陋恶色，坐天王座，极生瞋恚，随彼诸天瞋恚，彼鬼随渐端正』。释提桓因告诸三十三天：『彼是瞋恚对治鬼』。尔时，天帝释自往彼鬼所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合掌，三称名字而言：『仁者！我是释提桓因』。随释提桓因如是恭敬下意，彼鬼如是如是随渐丑陋，即复不现。时释提桓因自坐已，而说偈言：

『人当莫瞋恚，见瞋莫瞋报，于恶莫生恶，当破坏憍慢，

不瞋亦不害，名住贤圣众。恶罪起瞋恚，坚住如石山，

盛瞋恚能持，如制逸马车，我说善御士，非谓执绳者』」。

佛告诸比丘：「释提桓因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，叹说不瞋。汝等如是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，亦应赞叹不瞋，当如是学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；一二一一（一一〇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乞食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持尼师坛，著右肩上，至安陀林，布尼师坛，坐一树下，入昼正受。尔时，祇桓中有两比丘诤起，一人骂詈，一人默然。其骂詈者，即便改悔，忏谢于彼，而彼比丘不受其忏。以不受忏故，时精舍中众多比丘，共相劝谏，高声闹乱。尔时，世尊以净天耳过于人耳，闻祇桓中高声闹乱。闻已，从禅觉，还精舍，于大众前敷座而坐。告诸比丘：「我今晨朝乞食，还至安陀林坐禅，入昼正受。闻精舍中高声、大声，纷纭闹乱，竟为是谁」？比丘白佛：「此精舍中有二比丘诤起，一比丘骂，一者默然。时骂比丘寻向悔谢，而彼不受。缘不受故，多人

劝谏，故致大声、高声闹乱」。佛告比丘：「云何比丘愚痴之人，人向悔谢，不受其忏？若人忏而不受者，是愚痴人，长夜当得不饶益苦。诸比丘！过去世时，释提桓因有三十三天共诤，说偈教诫言：

于他无害心，瞋亦不缠结，怀恨不经久，于瞋以不住。

虽复瞋恚盛，不发于麁言，不求彼阙节，扬人之虚短。

常当自防护，以义内省察，不怒亦不害，常与贤圣俱。

若与恶人俱，刚彊犹山石，盛恚能自持，如制逸马车，

我说为善御，非谓执绳者」。

佛告诸比丘：「释提桓因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，常行忍辱，亦复赞叹行忍者。汝等比丘！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，当行忍辱，赞叹忍者，应当学」！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六；一二一二（一一〇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过去世时，天、阿修罗对阵欲战。释提桓因语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：「莫得各各共相杀害，但当论议，理屈者伏」。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言：「设共论议，谁当证知理之通塞」？天帝释言：「诸天众中，自有智慧明记识者；阿修罗众，亦复自有明记识者」。毘摩质多罗阿修罗言：「可尔」。释提桓因言：「汝等可先立论，然后我当随后立论，则不为难」。时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即说偈立论言：

「我若行忍者，于事则有阙，愚痴者当言，怖畏故行忍」。

释提桓因说偈答言：

「正使愚痴者，言恐怖故忍，及其不言者，于理何所伤！

但自观其义，亦观于他义，彼我悉获安，斯忍为最上」。

毘摩质多罗阿修罗复说偈言：

「若不制愚痴，愚痴则伤人，犹如凶恶牛，舍走逐触人。

执杖而强制，怖畏则调伏，是故坚持杖，折伏彼愚夫」。

帝释复说偈言：

「我常观察彼，制彼愚夫者，愚者瞋恚盛，智以静默伏，

不瞋亦不害，常与贤圣俱。恶罪起瞋恚，坚住如石山，

盛瞋恚能持，如制逸马车，我说善御士，非谓执绳者」。

尔时，天众中有天智慧者，阿修罗众中有阿修罗智慧者，于此偈思惟、称量、观察，作是念：毘摩质多罗阿修罗所说偈，终竟长夜起于鬪讼战诤，当知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教人长夜鬪讼战诤。释提桓因所说偈，长夜终竟息于鬪讼战诤，当知天帝释长夜教人息于鬪讼战诤：当知帝释善论得胜」。佛告诸比丘：「释提桓因以善论议，伏阿修罗。诸比丘！释提桓因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，立于善论，赞叹善论，汝等比丘！亦应如是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，亦当善论，赞叹善论，应当学」！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；一二一三（一一一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过去世时，有天帝释，天阿修罗对阵欲战，释提桓因语三十三天众言：「今日诸天与阿修罗军战，诸天得胜，阿修罗不如者，当生擒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以五系缚，将还天宫」。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告阿修罗众：「今日诸天、阿修罗共战，若阿修罗胜，诸天不如者，当生擒释提桓因，以五系缚，将还阿修罗宫」。当其战时，诸天得胜，阿修罗不如。时彼诸天捉得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以五系缚，将还天宫，缚在帝释断法殿前门下。帝释从此门入出之时，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缚在门侧，瞋恚骂詈。时帝释御者，见阿修罗王身被五缚，在于门侧，帝释出入之时，辄瞋恚骂詈。见已，即便说偈白帝释言：

「释今为畏彼，为力不足耶？能忍阿修罗，面前而骂辱」。

释即答言：

「不以畏故忍，亦非力不足，何有黠慧人，而与愚夫对」！

御者复白言：

「若但行忍者，于事则有阙，愚痴者当言，畏怖故行忍，

是故当苦治，以智制愚痴」。

帝释答言：

「我常观察彼，制彼愚夫者，见愚者瞋盛，智以静默伏。

非力而为力，是彼愚痴力，愚痴违远法，于道则无有。

若使有大力，能忍于劣者，是则为上忍，无力何有忍！

于他极骂辱，大力者能忍，是则为上忍，无力何所忍！

于己及他人，善护大恐怖，知彼瞋恚盛，还自守静默，

于二义俱备，自利亦利他。谓言愚夫者，以不见法故，

愚夫谓胜忍，重增其恶口，未知忍彼骂，于彼常得胜。

于胜己行忍，是名恐怖忍；于等者行忍，是名忍诤忍；

于劣者行忍，是则为上忍」。

佛告诸比丘：「释提桓因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，常行忍辱，赞叹于忍。汝等比丘！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，亦应如是行忍，赞叹于忍，应当学」！佛说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八；一二一四（一一一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过去世时，释提桓因欲入园观时，勅其御者，令严驾千马之车，诣于园观。御者奉勅，即严驾千马之车。往白帝释：唯俱尸迦！严驾已竟，唯王知时。天帝释即下常胜殿，东向合掌礼佛。尔时，御者见即心惊毛竖，马鞭落地。时天帝释见御者心惊毛竖，马鞭落地，即说偈言：

汝见何忧怖，马鞭落于地？

御者说偈白帝释言：

见王天帝释，为舍脂之夫，所以生恐怖，马鞭落地者，

常见天帝释，一切诸大地，人天大小王，及四护世主，

三十三天众，悉皆恭敬礼。何处更有尊，尊于帝释者！

而今正东向，合掌修敬礼。

尔时，帝释说偈答言：

我实于一切，世间大小王，及四护世主，三十三天众，

最为其尊主，故悉来恭敬。而复有世间，随顺等正觉，

名号满天师，故我稽首礼。

御者复白言：

是必世间胜，故使天王释、恭敬而合掌，东向稽首礼。

我今亦当礼，天王所礼者。

时天帝释舍脂之夫，说如是偈，礼佛已，乘千马车，往诣园观」。佛告诸比丘：「彼天帝释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，尚恭敬佛，亦复赞叹恭敬于佛。汝等比丘！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，亦应如是恭敬于佛，亦当赞叹恭敬佛者，应当学」！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九；一二一五（一一一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广说如上，差别者：尔时，帝释下常胜殿，合掌东向敬礼尊法。乃至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〇；一二一六（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如上广说，差别者：尔时，帝释说偈答御者言：

「我实为大地，世间大小王，及四护世主，三十三天众，

如是等一切，悉尊重恭敬。然复有净戒，长夜入正受，

正信而出家，究竟诸梵行，故我于彼所，尊重恭敬礼。

又调伏贪、恚，超越愚痴境，修学不放逸，亦恭敬礼彼。

贪欲、瞋恚、痴，悉已永不著，漏尽阿罗汉，复应敬礼彼。

若复在居家，奉持于净戒，如法修布萨，亦复应敬礼」。

御者白帝释言：

「是必世间胜，故天王敬礼，我亦当如是，随天王恭敬」。

「诸比丘！彼天帝释舍脂之夫，敬礼法、僧，亦复赞叹礼法、僧者。汝等已能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，亦当如是敬礼法、僧，当复赞叹礼法、僧者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一；一二一七（一一一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过去世时，有天帝释，欲入园观，王勅御者，令严驾千马之车。御者受教，即严驾已，还白帝释：乘已严驾，惟王知时。尔时，帝释从常胜殿来下，周向诸方，合掌恭敬。时彼御者见天帝释从殿来下，住于中庭，周向诸方，合掌恭敬，见已惊怖，马鞭落地，而说偈言：

诸方唯有人，臭秽胞胎生，神处秽死尸，饥渴常燋然。

何故憍尸迦，故重于非家？为我说其义，饥渴愿欲闻。

时天帝释说偈答言：

我正恭敬彼，能出非家者，自在游诸方，不计其行止。

城邑国土色，不能累其心，不畜资生具，一往无欲定，

往则无所求，唯无为为乐，言则定善言，不言则寂定。

诸天、阿修罗，各各共相违；人间自共诤，相违亦如是。

唯有出家者，于诸诤无诤，于一切众生，放舍于刀杖。

于财离财色，不醉亦不荒，远离一切恶，是故敬礼彼。

是时御者复说偈言：

天王之所敬，是必世间胜，故我从今日，当礼出家人。

如是说已，天帝释敬礼诸方一切僧毕，升于马车，游观园林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彼天帝释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，而常恭敬众僧，亦常赞叹恭敬僧功德。汝等比丘！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，亦当如是恭敬众僧，亦当赞叹敬僧功德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帝释、摩诃离，以何因、夜叉，得眼、得善胜，缚系及敬佛，敬法、礼僧十）。

一二；一二一八（一一一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过去世时，阿修罗王兴四种兵——象兵、马兵、车兵、步兵，与三十三天欲共鬪战。时天帝释闻阿修罗王，兴四种兵——象兵、马兵、车兵、步兵，来欲共战。闻已，即告宿毘梨天子言：阿公知不？阿修罗兴四种兵——象兵、马兵、车兵、步兵，欲与三十三天共战。阿公可勅三十三天，兴四种兵——象兵、马兵、车兵、步兵，与彼阿修罗共战。尔时，宿毘梨天子受帝释教，还自天宫，慢缓宽纵，不勤方便。阿修罗众已出在道路，帝释闻已，复告宿毘梨天子：阿公！阿修罗军已在道路。阿公可速告令，起四种兵，与阿修罗战。宿毘梨天子受帝释教已，即复还宫，懈怠宽纵。时阿修罗王军已垂至，释提桓因闻阿修罗军已在近路，复告宿毘梨天子：阿公知不？阿修罗军已在近路。阿公速告诸天，起四种兵。时宿毘梨天子即说偈言：

若有不起处，无为安隐乐，得如是处者，无作亦无忧。

当与我是处，令我得安隐。

尔时，帝释说偈答言：

若有不起处，无为安隐乐，若得是处者，无作亦无忧。

汝得是处者，亦应将我去。

宿毘梨天子复说偈言：

若处无方便，不起安隐乐，若得彼处者，无作亦无忧。

当与我是处，令我得安隐。

时天帝释复说偈答言：

若处无方便，不起安隐乐，若人得是处，无作亦无忧。

汝得是处者，亦应将我去。

宿毘梨天子复说偈言：

若处不放逸，不起安隐乐，若人得是处，无作亦无忧。

当与我是处，令得安隐乐。

时天帝释复说偈言：

若处不放逸，不起安隐乐，若人得是处，无作亦无忧。

汝得是处者，亦应将我去。

宿毘梨复说偈言：

懒惰无所起，不知作已作，行欲悉皆会，当与我是处。

时天帝释复说偈言：

懒惰无所起，得究竟安乐，汝得彼处者，亦应将我去。

宿毘梨天子复说偈言：

无事亦得乐，无作亦无忧，若与我是处，令我得安乐。

天帝释复说偈言：

若见若复闻，众生无所作，汝得是处者，亦应将我去。

汝若畏所作，不念于有为，但当速净除，涅槃之径路。

时宿毘梨天子，严四兵——象兵、马兵、车兵、步兵，与阿修罗战，摧阿修罗众，诸天得胜，还归天宫」。佛告诸比丘：「释提桓因兴四种兵，与阿修罗战，精勤得胜。诸比丘！释提桓因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，常以精勤方便，亦常赞叹精勤之德。汝等比丘！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，当勤精进，赞叹精勤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三；一二一九（一一一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过去世时，有一聚落，有诸仙人，于聚落边空闲处住止。时有诸天、阿修罗，去聚落不远，对阵战鬪。尔时，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除去五饰——脫去天冠，却伞盖，除剑刀，屏宝拂，脫革屣，至彼仙人住处。入于门内，周向看视，不顾眄诸仙人，亦不问讯，看已还出。时有一仙人，遥见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除去五饰，入园看已还出。见已，语诸仙人言：此何等人？有不调伏色、不似人形，非威仪法，似田舍儿，非长者子。除去五饰，入于园门，高视观看，亦不顾眄问讯诸仙人。有一仙人答言：此是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除去五饰，观看而去。彼仙人言：此非贤士，不好、不善，非贤、非法。除去五饰，来入园门，看已还去，亦不顾眄问讯诸仙人。以是故，当知天众增长，阿修罗损减。时释提桓因，除去五饰，入仙人住处，与诸仙人面相问讯慰劳，然后还出。复有仙人，见天帝释除去五饰，入于园门，周遍问讯。见已，问诸仙人：此是何人？入于园林，有调伏色，有可适人色，有威仪色，非田舍儿，似族姓子。除去五饰，来入园门，周遍问讯，然后还出。有仙人答言：此是天帝释，除去五饰，来入园门，周遍问讯，然后还去。彼仙人言：此是贤士，善好、真实，威仪法，除去五饰，来入园门，周遍问讯，然后还去。以是当知，天众增长，阿修罗众损减。时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闻仙人称叹诸天，闻已瞋恚炽盛。时彼空处仙人，闻阿修罗王瞋恚炽盛，往诣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所而说偈言：

仙人故来此，求乞施无畏。汝能施无畏，赐牟尼恩教！

毘摩质多罗以偈答言：

于汝仙人所，无有施无畏。违背阿修罗，习近帝释故，

于此诸无畏，当遗以恐怖。

仙人复说偈言：

随行殖种子，随类果报生，来乞于无畏，遗之以恐怖，

当获无尽畏，施畏种子故。

时诸仙人，于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面前，说呪已，凌虚而逝。即于是夜，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心惊三起，眠中闻恶声言：释提桓因兴四种兵，与阿修罗战。惊觉恐怖，虑战必败，退走而还阿修罗宫。时天帝释敌退，得胜已，诣彼空闲仙人住处，礼诸仙人足已，退于西面。诸仙人前，东向而坐。时东风起，有异仙人即说偈言：

今此诸牟尼，出家来日久，腋下流汗臭，莫顺坐风下。

千眼可移坐，此臭难可堪。

时天帝释说偈答言：

种种众香华，结以为华鬘，今之所闻香，其香复过是。

宁久闻斯香，未曾生厌患」。

佛告诸比丘：「彼天帝释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，恭敬出家人，亦常赞叹出家人，亦常赞叹恭敬之德。汝等比丘！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，常应恭敬诸梵行者，亦当赞叹恭敬之德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四；一二二〇（一一一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天帝释晨朝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以帝释神力，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精舍。时释提桓因，说偈问佛言：

「为杀于何等，而得安隐眠？为杀于何等，而得无忧畏？

为杀何等法，瞿昙所赞叹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害凶恶瞋恚，而得安隐眠。害凶恶瞋恚，心得无忧畏。

瞋恚为毒根，灭彼苦种子，灭彼苦种子，而得无忧畏。

彼苦种灭故，贤圣所称叹」。

尔时，释提桓因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一五；一二二一（一一一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于月八日，四大天王勅遣大臣，按行世间：为何等人供养父母、沙门、婆罗门、宗亲、尊重，作诸福德？见今世恶畏、后世罪，行施作福，受持斋戒？于月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，及神变月，受戒布萨。至十四日，遣太子下观察世间：为何等人供养父母，乃至受戒布萨？至十五日，四大天王自下世间，观察众生：为何等人供养父母，乃至受戒布萨？诸比丘！尔时，世间无有多人供养父母，乃至受戒布萨者，时四天王即往诣三十三天集法讲堂，白天帝释：天王当知！今诸世间，无有多人供养父母，乃至受戒布萨。时三十三天众闻之不喜，转相告语：今世间人不贤、不善，不好、不类，无真实行，不供养父母，乃至不受戒布萨。缘斯罪故，诸天众减，阿修罗众当渐增广。诸比丘！尔时，世间若复多人供养父母，乃至受戒布萨者，四天王至三十三天集法讲堂，白天帝释：天王当知！今诸世间，多有人民供养父母，乃至受戒布萨。时三十三天心皆欢喜，转相告语：今诸世间贤善，真实、如法，多有人民供养父母，乃至受戒布萨。缘斯福德，阿修罗众减，诸天众增广。时天帝释知诸天众皆欢喜已，即说偈言：

若人月八日，十四、十五日，及神变之月，受持八支斋，

如我所修行，彼亦如是修」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彼天帝释所说偈言：

若人月八日，十四、十五日，及神变之月，受持八支斋，

如我所修行，彼亦如是修。

此非善说，所以者何？彼天帝释自有贪、恚、痴患，不脱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故。若阿罗汉比丘，诸漏已尽，所作已作，离诸重担，断诸有结，心善解脱，说此偈言：

若人月八日，十四、十五日，及神变之月，受持八支斋，

如我所修行，彼亦如是修。

如是说者，则为善说。所以者何？阿罗汉比丘离贪、恚、痴，已脱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，是故此偈则为善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

喜奉行。

一六；一二二二（一一一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过去世时，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疾病困笃，往诣释提桓因所，语释提桓因言：憍尸迦当知！我今疾病困笃，为我疗治，令得安隐。释提桓因语毘摩质多罗阿修罗言：汝当授我幻法，我当疗治汝病，令得安隐。毘摩质多罗阿修罗语帝释言：我当还问诸阿修罗众，听我者，当授帝释阿修罗幻法。尔时，毘摩质多罗阿修罗，即往至诸阿修罗众中，语诸阿修罗言：诸人当知！我今疾病困笃，往诣释提桓因所，求彼治病。彼语我言：汝能授我阿修罗幻法者，当治汝病，令得安隐。我今当往，为彼说阿修罗幻法。时有一诈伪阿修罗，语毘摩质多罗阿修罗：其彼天帝释，质直好信，不虚伪，但语彼言：天王！此阿修罗幻法，若学者令人堕地狱，受罪无量百千岁。彼天帝释必当息意，不复求学，当言汝去，令汝病差，可得安隐。时毘摩质多罗阿修罗复往帝释所，说偈白言：

千眼尊天王，阿修罗幻术，皆是虚诳法，令人堕地狱，

无量百千岁，受苦无休息。

时天帝释语毘摩质多罗阿修罗言：止！止！如是幻术，非我所须。汝且还去，令汝身病寂灭休息，得力安隐」。佛告诸比丘：「释提桓因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，长夜真实，不幻、不伪，贤善、质直。汝等比丘！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，亦应如是不幻、不伪，贤善、质直，当如是学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七；一二二三（一一一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时有天帝释，及鞞卢阇那子婆稚阿修罗王，有绝妙之容，于晨朝时，俱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时天帝释及鞞卢阇那子婆稚阿修罗王，身诸光明，普照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鞞卢阇那阿修罗王说偈白佛：

人当勤方便，必令利满足；是利满足已，何须复方便？

时天帝释复说偈言：

若人勤方便，必令利满足；是利满足已，修忍无过上。

说是偈已，俱白佛言：世尊！何者善说」？世尊告言：「汝等所说，二说俱善。然今汝等复听我说：

一切众生类，悉皆求己利，彼彼诸众生，各自求所应。

世间诸和合，及与第一义，当知世和合，则为非常法。

若人勤方便，必令利满足，是利满足已，修忍无过上」。

尔时，天帝释及鞞卢阇那子婆稚阿修罗王，闻佛所说：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释提桓因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，修行于忍，赞叹于忍。汝等比丘！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，亦应如是修行于忍，赞叹于忍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八；一二二四（一一二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过去世时，有天帝释，白佛言：世尊！我今受如是戒，乃至佛法住世，尽其形寿，有恼我者，要不反报加恼于彼。时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闻天帝释受如是戒，乃至佛法住世，尽其形寿，有恼我者，我不反报加恼于彼。闻已，执持利剑，逆道而来。时天帝释遥见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执持利剑，逆道而来，即遥告言：阿修罗住！缚汝勿动。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即不得动。语帝释言：汝今岂不受如是戒，若佛法住世，尽其形寿，有恼我者，必不还报耶？天帝释答言：我实受如是戒，但汝自住受缚。阿修罗言：今且放我。帝释答言：汝若约誓不作乱者，然后放汝。阿修罗言：放我，当如法作。帝释答言：先如法作，然后放汝。时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即说偈言：

贪欲之所趣，及瞋恚所趣，妄语之所趣，谤毁贤圣趣，

我若娆乱者，趣同彼趣趣。

释提桓因复告言：放汝令去，随汝所安。尔时，天帝释令阿修罗王作约誓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世尊！我于佛前受如是戒

，乃至佛法住世，尽其形寿，有恼我者，我不反报。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闻我受戒，手持利剑，随路而来。我遥见已，语言：阿修罗住！住！缚汝勿动。彼阿修罗言：汝不受戒耶？我即答言：我实受戒，且汝今住，缚汝勿动。彼即求脱，我告彼言：若作约誓不作乱者，当令汝脱。阿修罗言：且当放我，当说约誓。我即告言：先说约誓，然后放汝。彼即说偈，作约誓言：

贪欲之所趣，及瞋恚所趣，妄语之所趣，谤毁贤圣趣，

我若作娆乱，趣同彼趣趣。

如是世尊！我要彼阿修罗王令说约誓，为是法不？彼阿修罗复为娆乱不？佛告天帝释：善哉！善哉！汝要彼约誓，如法不违；彼亦不复敢作娆乱。尔时，天帝释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」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彼天帝释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，不为娆乱，亦常赞叹不娆乱法。汝等比丘！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，亦应如是行不娆乱，亦当赞叹不扰乱法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九；一二二五（一二二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过去世时，天、阿修罗对阵鬪战，阿修罗胜，诸天不如。时天帝释军坏退散，极生恐怖，乘车北驰，还归天宫。须弥山下，道径丛林，林下有金翅鸟巢，多有金翅鸟子。尔时，帝释恐车马过践杀鸟子，告御者言：可回车还，勿杀鸟子。御者白王：阿修罗军后来逐人，若回还者，为彼所困。帝释告言：宁当回还，为阿修罗杀，不以军众蹈杀众生于道。御者转乘南向，阿修罗军遥见帝释转乘而还，谓为战策，即还退走。众大恐怖，坏阵流散，归阿修罗宫」。佛告诸比丘：「彼天帝释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，以慈心故，威力摧伏阿修罗军，亦常赞叹慈心功德。汝等比丘！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，当修慈心，亦应赞叹慈心功德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〇；一二二六（一二二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王舍城中，有一士夫，贫穷辛苦，而于佛法僧受持禁戒，多闻广学，力行惠施，正见成就。彼身坏命

终，得生天上。生三十三天，有三事胜于余三十三天。何等为三？一者、天寿，二者、天色，三者、天名称。诸三十三天见是天子三事特胜——天寿、天色、天名称，胜余诸天。见已，往诣天帝释所，作如是言：「憍尸迦当知！有一天子，始生此天，于先诸天，三事特胜——天寿、天色及天名称」。时天帝释告彼天子：「诸仁者！我见此人，于王舍城作一士夫，贫穷辛苦，于如来法律得信向心，乃至正见成就。身坏命终，来生此天，于诸三十三天，三事特胜——天寿、天色及天名称」。时天帝释即说偈言：

「正信于如来，决定不倾动，受持真实戒，圣戒无厌者。

于佛心清净，成就于正见，当知非贫苦，不空而自活。

故于佛法僧，当生清净信，智慧力增明，思念佛正教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一；一二二七（一二二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。尔时，王舍城人普设大会，悉为请种种异道。有事遮罗迦外道者，作是念：我今请遮罗迦外道，天，先作福田。或有事外道出家者，有事尼乾子道者，有事老弟子者，有事火弟子者，有事佛弟子僧者，咸作是念：今当令佛面前僧先作福田。时天帝释作是念：莫令王舍城诸人，舍佛面前僧而奉事余道，求索福田。我当疾往，为王舍城人建立福田。即化作大婆罗门，仪容严整，乘白马车，诸年少婆罗门众，前后导从，持金斗繖盖，至王舍城，诣诸处处大众会中。诸王舍城一切士女，咸作是念：但当观望此大婆罗门所奉事处，我当从彼而先供养，为良福田。时天帝释知王舍城一切士女心之所念，驾乘导从，径诣耆阇崛山。至于门外，除去五饰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而说偈言：

「善分别显示，一切法彼岸，悉度诸恐怖，故稽首瞿昙。

诸人普设会，欲求大功德，各各设大施，常愿有余果。

愿为说福田，令斯施果成」。帝释大自在，天王之所问，

于耆阇崛山，大师为记说：「诸人普设会，欲求大功德，

各各设大施，常愿有余果。今当说福田，施得大果处。

正向者有四，四圣住于果，是名僧福田，明行定具足。

僧福田增广，无量逾大海，调人师弟子，照明显正法，

斯等善供养，施僧良福田。于僧良福田，佛说得大果，

以僧离五盖，清净应赞叹。施彼最上田，少施收大利，

是故诸人者，当施僧福田。增得胜妙法，明行定相应，

供此珍宝僧。施主心欢喜，起于三种心，施衣服、饮食，

离尘垢剑刺，超度诸恶趣，躬自行启请，自手平等与，

自利亦利他，是施获大利。慈者如是施，净信心解脱，

无罪安乐施，乘智往生彼」。

时天帝释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为佛作礼，即没不现。

尔时，王舍城诸人民，即从座起，整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唯愿世尊与诸大众，受我供养」。尔时，世尊默然受请。是王舍城人民，知世尊默然受其请已，作礼而归。到诸大会处，具饮食，布置床座，晨朝遣使，白佛：「时到，唯愿知时」。尔时，世尊与诸大众，著衣持钵，至大会所，于大众前，敷座而坐。王舍城人知佛坐定，自行种种丰美饮食。食讫，洗钵，澡漱毕，还复本座，听佛说法。尔时，世尊为王舍城人种种说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从座起而去。

二二；一二二八（一二二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。广说如上说，差别者：时天帝释说异偈而问佛言：

「今请问瞿昙，微密深妙慧，世尊之所体，无障碍知见」。

众人普设会偈，如上广说，乃至为王舍城诸设会者，说种种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从座起去。

（须毘罗、仙人，灭瞋、月八日，病、并持一戒，鸟巢及婆梨，贫人及大祠）。

二十 刹利相应

一；一二二九（一二二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，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波斯匿王，闻世尊拘萨罗人间游行，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闻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闻世尊自记说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诸人传者，得非虚妄过长说耶？为如说说，如法说，随顺法说耶？非是他人损同法者，于其问答生厌薄处耶」？佛告大王：「彼如是说，是真谛说，非为虚妄。如说说，如法说，随顺法说，非是他人损同法者，于其问答生厌薄处。所以者何？大王！我今实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」。波斯匿王白佛言：「虽复世尊作如是说，我犹故不信。所以者何？此间有诸宿重沙门、婆罗门，所谓富兰那迦叶，末迦利瞿舍梨子，删阇耶毘罗胝子，阿耆多枳舍钦婆罗，迦罗拘陀迦栴延，尼乾陀若提子；彼等不自说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何得世尊幼小年少，出家未久，而便自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」？佛告大王：「有四种虽小而不可轻。何等为四？刹利王子年少幼小而不可轻，龙子年少幼小而不可轻，小火虽微而不可轻，比丘幼小而不可轻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刹利形相具，贵族发名称，虽复年幼稚，智者所不轻。

此必居王位，顾念生怨害，是故难可轻，应生大恭敬。

善求自护者，自护如护命，以平等自护，而等护于命。

聚落及空处，见彼幼龙者，莫以小蛇故，而生轻慢想。

杂色小龙形，亦应令安乐，轻蛇无士女，悉为毒所害。

是故自护者，当如护己命，以斯善护己，而等护于彼。

猛火之所食，虽小食无限，小烛亦能烧，足薪则弥广，

从微渐进烧，尽聚落、城邑。是故自护者，当如护己命，

以斯善护己，而等护于彼。盛火之所焚，百卉荡烧尽，

灭已不盈缩，戒火还复生。若轻毁比丘，受持净戒火，

烧身及子孙，众灾流百世，如烧多罗树，无有生长期。

是故当自护，如自护己命，以斯善自护，而等护于彼。

刹利形相具，幼龙及小火，比丘具净戒，不应起轻想。

是故当自护，如自护己命，以斯善自护，而等护于彼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波斯匿王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二；一二三〇（一二二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波斯匿王有祖母，极所敬重，忽尔命终，出城阇维。供养舍利毕，弊衣乱发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尔时，世尊告波斯匿王：「大王！从何所来弊衣乱发」？波斯匿王白佛：「世尊！我亡祖母，极所敬重，舍我命终，出于城外，阇维供养毕，来诣世尊」。佛告大王：「极爱重敬念祖亲耶」？波斯匿王白佛：「世尊！极敬重爱恋。世尊！若国土所有象、马、七宝，乃至国位悉持与人，能救祖母命者，悉当与之。既不能救，生死长辞，悲恋忧苦，不自堪胜。曾闻世尊所说，一切众生、一切虫、一切神，生者皆死，无不穷尽，无有出生而不死者，今日乃知世尊善说」。佛言：「大王！如是如是，一切众生、一切虫、一切神，生者辄死，终归穷尽，无有一生而不死者」。佛告大王：「正使婆罗门大姓，刹利大姓，长者大姓，生者皆死，无不死者。正使刹利大王，灌顶居位，王四天下，得力自在，于诸敌国无不降伏，终归有极，无不死者。若复大王！生长寿天，王于天宫自在快乐，终亦归尽，无不死者。若复大王！罗汉比丘诸漏已尽，离诸重担，所作已作，逮得己利，尽诸有结，正智心善解脱，彼亦归尽，舍身涅槃。若复缘觉善调、善寂，尽此身命，终归涅槃。诸佛世尊十力具足，四无所畏，胜师子吼，终亦舍身取般涅槃。以如是比，大王！当知一切众生、一切虫、一切神，有生辄死，终归磨灭，无不死者」。尔时，世尊复说偈言：

「一切众生类，有命终归死，各随业所趣，善恶果自受。

恶业堕地狱，为善上升天，修习胜妙道，漏尽般涅槃。

如来及缘觉，佛声闻弟子，会当舍身命，何况俗凡夫」！

佛说此经已，波斯匿王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三；一二三一（一二二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波斯匿王独一静处，禅思思惟，作是念：云何为自念？云何为不自念？复作是念：若有行身恶行，行口恶行，行意恶行者，当知斯等为不自念。若复行身善行，行口善行，行意善行者，当知斯等则为自念。从禅觉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于静处独一思惟，作是念：云何为自念？云何为不自念？复作是念：若有行身恶行，行口恶行，行意恶行者，当知斯等为不自念。若复行身善行，行口善行，行意善行者，当知斯等则为自念」。佛告大王：「如是，大王！如是，大王！若有行身恶行，行口恶行，行意恶行者，当知斯等为不自念。彼虽自谓为自爱念，而实非自念。所以者何？无有恶知识所作恶，不念者所不念（所作），不爱者所不爱所作，如其自为自己所作者。是故斯等为不自念。若复大王！行身善行，行口善行，行意善行者，当知斯等则为自念。斯等自谓不自爱惜己身，然其斯等实为自念。所以者何？无有善友于善友所作，念者念作，爱者爱作，如自为己所作者，是故斯等则为自念」。尔时，世尊复说偈言：

「谓为自念者，不应造恶行，终不因恶行，令己得安乐。

谓为自念者，终不造恶行，造诸善业者，令己得安乐。

若自爱念者，善护而自护，如善护国王，外防边境城。

若自爱念者，极善自宝藏，如善守之王，内防边境城。

如是自宝藏，刹那无间缺，刹那缺致忧，恶道长受苦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波斯匿王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四；一二三二（一二二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波斯匿王独静思惟，作如是念：云何自护？云何不自护？复作是念：若有行身恶行，行口恶行，行意恶行者，当知斯等为不自护。若复行身善行，行口善行，行意善行者，当知斯等则为自护。从禅觉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独静思惟，而作是念：云何为自护？云何为不自护？复作是念：若有行身恶行，行口恶行，行意恶行者，当知斯等为不自护。若复行身善行，行口善行，行意善行者，当知斯等则为自护」。佛告大王：「如是，大王！如是，大王！若有行身恶行，行口恶行，行意恶行者，当知斯等为不自护，而彼自谓能自防护。象军、马军、车军、步军，以自防护，虽谓自护实非自护。所以者何？虽护于外，不护于内，是故大王！名不自护。大王！若复有行身善行，行口善行，行意善行者，当知斯等则为自护。彼虽不以象、马、车、步四军自防，而实自护。所以者何？护其内者，名善自护，非谓防外」。尔时，世尊复说偈言：

「善护于身、口，及意一切业，惭愧而自防，是名善守护」。

时波斯匿王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五；一二三三（一二三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波斯匿王独静思惟，作是念：世少有人得胜妙财利，能不放逸，能不贪著，能于众生不起恶行。世多有人得胜妙财利，起于放逸，增其贪著，起诸邪行。作是念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独静思惟，作是念：世间少有人得胜妙财，能于财利不起放逸，不起贪著，不作邪行。世多有人得胜妙财，而起放逸，生于贪著，多起邪行」。佛告波斯匿王：「如是，大王！如是，大王！世少有人得胜妙财利，能不贪著，不起放逸，不起邪行。世多有人得胜妙财利，于财放逸，而起贪著，起诸邪行。大王！当知彼诸世人得胜财利，于财放逸而起贪著，作邪行者，是愚痴人长夜当得不饶益苦。大王！譬如猎师、猎师弟子，空野林中，张网施罥，多杀禽兽，困苦众生，恶业增广。如是世人得胜妙财利，于财放逸而起贪著，造诸邪行，亦复如是，是愚痴人

长夜当得不饶益苦」。尔时，世尊复说偈言：

「贪欲于胜财，为贪所迷醉，狂乱不自觉，犹如捕猎者，

缘斯放逸故，当受大苦报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波斯匿王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六；一二三四（一二三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波斯匿王，于正殿上，自观察王事。见胜刹利大姓，见胜婆罗门大姓，见胜长者大姓，因贪欲故欺诈妄语。即作是念：止此断事，息此断事，我更不复亲临断事；我有贤子，当令断事。云何自见此胜刹利大姓、婆罗门大姓、长者大姓，为贪欲故欺诈妄语！时波斯匿王作是念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于殿上自断王事，见诸胜刹利大姓，婆罗门大姓，长者大姓，为贪利故欺诈妄语。世尊！我见是事已，作是念：我从今日止此断事，息此断事；我有贤子，当令其断，不亲自见此胜刹利大姓、婆罗门大姓、长者大姓，缘贪利故欺诈妄语」。佛告波斯匿王：「如是，大王！如是，大王！彼胜刹利大姓，婆罗门大姓，长者大姓，因贪利故欺诈妄语。彼愚痴人，长夜当得不饶益苦。大王！当知譬如渔师、渔师弟子，于河溪谷，截流张网，残杀众生，令遭大苦。如是大王！彼胜刹利大姓，婆罗门大姓，长者大姓，因贪利故欺诈妄语，长夜当得不饶益苦」。尔时，世尊复说偈言：

「于财起贪欲，贪欲所迷醉，狂乱不自觉，犹如渔捕者，

缘斯恶业故，当受剧苦报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波斯匿王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七；一二三五（一二三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波斯匿王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舍卫国，有长者名摩诃男，多财巨富，藏积真金至百千亿，况复余财。世尊！摩诃男长者如是巨富，作如是食用：食麤碎米，食豆羹，食腐败姜，著麤布衣，单皮革屣，乘羸败车，戴树

叶盖。未曾闻其供养施与沙门、婆罗门，给恤贫苦，行路顿乏，诸乞匄者。闭门而食，莫令沙门、婆罗门、贫穷、行路、诸乞匄者见之」。佛告波斯匿王：「此非正士，得胜财利，不自受用，不知供养父母，供给妻子、宗亲、眷属，恤诸仆使，施与知识；不知随时供给沙门、婆罗门，种胜福田，崇向胜处，长受安乐，未来生天。得胜财物，不知广用，收其大利。大王！譬如旷野湖池聚水，无有受用洗浴、饮者，即于泽中煎熬消尽。如是不善士夫，得胜财物，乃至不广受用，收其大利，如彼池水。大王！有善男子，得胜财利，快乐受用，供养父母，供给妻子、宗亲、眷属，给恤仆使，施诸知识，时时供养沙门、婆罗门，种胜福田，崇向胜处，未来生天。得胜钱财，能广受用，倍收大利。譬如大王！聚落城郭边有池水，澄净清凉，树林荫覆，令人受乐，多众受用，乃至禽兽。如是善男子得胜妙财，自供快乐，供养父母，乃至种胜福田，广收大利」。尔时，世尊复说偈言：

「旷野湖池水，清凉极鲜净，无有受用者，即于彼消尽。

如是胜妙财，恶士夫所得，不能自受用，亦不供恤彼，

徒自苦积聚，聚已而自丧。慧者得胜财，能自乐受用，

广施作功德，及与亲眷属，随所应给与，如牛王领众。

施与及受用，不失所应者，乘理而寿终，生天受福乐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波斯匿王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八；一二三六（一二三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舍卫国有长者，名摩诃男，命终无有儿息，波斯匿王以无子无亲属之财，悉入王家。波斯匿王日日挍阅财物，身蒙尘土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尔时世尊告波斯匿王：「大王！从何所来？身蒙尘土，似有疲惓」。波斯匿王白佛：「世尊！此国长者摩诃男命终，有无子之财，悉入王家，瞻视料理，致令疲劳，尘土坌身，从其舍来」。佛问波斯匿王：「彼摩诃男长者，大富多财耶」？波斯匿王白佛：「大富，世尊！钱财甚多，百千巨亿金银宝物，况复余财！世尊！彼摩诃男在世之时，麤衣、恶食，如上广说」。佛告波斯匿王：「彼

摩诃男过去世时，遇多迦罗尸弃辟支佛，施一饭食，非净信心，不恭敬与，不自手与，施后变悔，言此饮食自可供给我诸仆使，无辜持用施于沙门。由是施福，七反往生三十三天，七反生此舍卫国中，最胜族姓，最富钱财。以彼施辟支佛时不净信心，不手自与，不恭敬与，施后随悔，故在所生处，虽得财富，犹故受用麤衣、麤食，麤弊卧具、屋舍、车乘，初不尝得上妙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以自安身。复次、大王！时彼摩诃男长者，杀其异母兄，取其财物，缘斯罪故，经百千岁堕地狱中。彼余罪报生舍卫国，七反受身，常以无子财没入王家。大王！摩诃男长者今此寿终，过去施报尽于此身。以彼悭贪，于财放逸，因造过恶，于此命终，已堕地狱受极苦恼」。波斯匿王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摩诃男长者命终，已入地狱受苦痛耶」？佛言：「如是，大王！已入地狱」。时波斯匿王，念彼悲泣，以衣拭泪而说偈言：

「财物、真金宝，象马、庄严具，奴仆诸僮使，及诸田宅等，

一切皆遗弃，裸神独游往。福运数已穷，永舍于人身，

彼今何所有，何所持而去？于何事不舍，如影之随形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唯有罪福业，若人已作者，是则己之有，彼则常持去，

生死未曾舍，如影之随形。如人少资粮，涉远遭苦难，

不修功德者，必经恶道苦。如人丰资粮，安乐以远游，

修德淳厚者，善趣长受乐。如人远游行，岁久安隐归，

宗亲善知识，欢乐欣集会；善修功德者，此没生他世，

彼诸亲眷属，见则心欢喜。是故当修福，积集期永久，

福德能为人，建立他世乐。福德天所叹，等修正行故，

现世人不毁，终则生天上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波斯匿王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九；一二三七（一二三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波斯匿王普设大会，为大会故，以千特牛行列系柱；集众供具，远集一切诸异外道，悉来聚集。波斯匿王大会之处，时有众多比丘，亦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闻波斯匿王普设大会，如上广说，乃至种种外道皆悉来集。闻已，乞食毕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今日众多比丘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，闻波斯匿王普设大会，如上广说，乃至种种异道集于会所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月月设大会，乃至百千数，不如正信佛，十六分之一。

如是信法、僧、慈念于众生，彼大会之福，十六不及一。

若人于世间，亿年设福业，于直心敬礼，四分不及一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〇；一二三八（一二三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波斯匿王忿诸国人，多所囚执：若刹利，若婆罗门，若鞞舍，若首陀罗，若旃陀罗；持戒、犯戒，在家、出家，悉皆被录；或鑽，或杻械，或以绳缚。时有众多比丘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，闻波斯匿王多所摄录，乃至或鑽或缚。乞食毕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今日众多比丘，入城乞食，闻波斯匿王多所收录，乃至鑽缚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非绳、鑽、杻、械，名曰坚固缚；染污心顾念，钱财宝、妻子，

是缚长且固，虽缓难可脱。慧者不顾念，世间五欲乐，

是则断诸缚，安隐永超出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三菩提及母，爱己及护己，捕鱼并鹿穽，怪并及命终，祠祀及系缚）。

一一；一二三九（一二三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波斯匿王，摩竭提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，共相违背。摩竭提王阿阇世韦提希子，起四种军——象军、马军、车军、步军，来至拘萨罗国；波斯匿王闻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四种军至，亦集四种军——象军、马军、车军、步军，出共鬪战。阿阇世王四军得胜，波斯匿王四军不如，退败星散，单车驰走，还舍卫城。时有众多比丘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，闻摩竭提王阿阇世韦提希子起四种军，来至拘萨罗国，波斯匿王起四种军，出共鬪战，波斯匿王四军不如，退败星散；波斯匿王恐怖狼狈，单车驰走，还舍卫城。闻已，乞食毕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今日众多比丘，入城乞食，闻摩竭提主阿阇世王韦提希子，起四种军，如是广说，乃至单车驰走还舍卫城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战胜增怨敌，败苦卧不安，胜败二俱舍，卧觉寂静乐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二；一二四〇（一二三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波斯匿王与摩竭提王阿阇世韦提希子，共相违背。摩竭提王阿阇世韦提希子，起四种军，来至拘萨罗国；波斯匿王倍兴四军，出共鬪战。波斯匿王四种军胜，阿阇世王四种军退，摧伏星散。波斯匿王悉皆虏掠阿阇世王象、马、车乘，钱财、宝物，生擒阿阇世王身。载以同车，俱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波斯匿王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是阿阇世王韦提希子，长夜于我无怨恨人而生怨结，于好人所而作不好。然其是我善友之子，当放令还国」。佛告波斯匿王：「善哉！大王！放其令去，令汝长夜安乐饶益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乃至力自在，能广虏掠彼，助怨在力增，倍收己他利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波斯匿王及阿阇世王韦提希子，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一三；一二四一（一二三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波斯匿王独静思惟，作是念：世尊正法，现法，离诸炽然，不待时节，通达现见，自觉证知。此法是善知识、善伴党，非是恶知识、恶伴党。作是念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独静思惟，作是念：世尊正法，现法，离诸炽然，不待时节，通达现见，自觉证知，是则善知识、善伴党，非恶知识、恶伴党」。佛告波斯匿王：「如是，大王！如是，大王！世尊正法律，现法，离诸炽然，不待时节，通达现见，缘自觉知，是则善知识、善伴党，非恶知识、恶伴党。所以者何？我为善知识，众生有生法者，解脱于生；众生有老病死、忧悲恼苦者，悉令解脱。大王！我于一时，住王舍城山谷精舍。时阿难陀比丘，独静思惟，作是念：半梵行者，是善知识、善伴党，非恶知识、恶伴党。作是念已，来诣我所，稽首我足，退坐一面。白我言：世尊！我独静思惟，作是念：半梵行者，是善知识、善伴党、非恶知识、恶伴党。我时告言：阿难！莫作是语，半梵行者是善知识、善伴党，非恶知识、恶伴党。所以者何？纯一满净，梵行清白，谓善知识、善伴党，非恶知识、恶伴党。所以者何？我常为诸众生作善知识，其诸众生有生故，当知世尊正法，现法，令脱于生；有老病死、忧悲恼苦者，离诸炽然，不待时节现，令脱恼苦；见通达，自觉证知，是则善知识、善伴党，非恶知识、恶伴党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赞叹不放逸，是则佛正教。修禅不放逸，逮得证诸漏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波斯匿王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一四；一二四二（一二三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波斯匿王独静思惟，作是念：颇有一法修习、多修习，得现法愿满足，后世愿满足，现法、后世愿满足不？作是念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独静思惟、作是念：颇有一法修习、多修习，得现法愿满足，得后世愿满足，现法、后世愿满足不」？佛告波斯匿王：「如是，大王！如是，大王！有一法，修习、多修习，得现法愿满足，得后世愿满足，得现法后世愿满足，

谓不放逸善法。不放逸善法，修习、多修习，得现法愿满足，得后世愿满足，得现法、后世愿满足。大王！譬如世间所作麁业，彼一切皆依于地而得建立。不放逸善法亦复如是，修习、多修习，得现法愿满足，得后世愿满足，得现法、后法愿满足。如力，如是种子，根，坚，陆，水，足行，师子，舍宅，亦如是说。是故大王！当住不放逸，当依不放逸！住不放逸、依不放逸已、夫人当作是念：大王住不放逸，依不放逸，我今亦当如是住不放逸，依不放逸。如是夫人，如是大臣，太子，猛将，亦如是。国土人民应当念：大王住不放逸，依不放逸，夫人、太子、大臣、猛将住不放逸，依不放逸，我等亦应如是住不放逸，依不放逸。大王！若住不放逸、依不放逸者，则能自护夫人、婇女，亦能自保仓藏财宝，增长丰实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称誉不放逸，毁呰放逸者，帝释不放逸，能主忉利天，

称誉不放逸，毁呰放逸者。不放逸具足，摄持于二义：

一者、现法利，二、后世亦然。是名无间等，甚深智慧者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波斯匿王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一五；一二四三（一二四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波斯匿王独静思惟，作是念：此有三法，一切世间所不爱念。何等为三？谓老、病、死。如是三法，一切世间所不爱念。若无此三法，世间所不爱者，诸佛世尊不出于世，世间亦不知有诸佛、如来所觉知法，为人广说。以有此三法，世间所不爱念，谓老、病、死故，诸佛如来出兴于世，世间知有诸佛、如来所觉知法广宣说者。波斯匿王作是念已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以其所念广白世尊。佛告波斯匿王：「如是，大王！如是，大王！此有三法，世间所不爱念，谓老、病、死，乃至世间知有如来所觉知法，为人广说」。尔时，世尊复说偈言：

「王所乘宝车，终归有朽坏，此身亦复然，迁移会归老。

唯如来正法，无有衰老相，禀斯正法者，永到安隐处。

但凡鄙衰老，丑弊恶形类，衰老来践蹈，迷魅愚夫心。

若人寿百岁，常虑死随至，老、病竞追逐，伺便辄加害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波斯匿王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一六；一二四四（一一四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波斯匿王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应施何等人」？佛言：「大王！随心所乐处」。波斯匿王复白佛言：「应施何处得大果报」？佛言：「大王！此是异问。所问应施何处，此问则异；复问施何处应得大果，此问复异。我今问汝，随意答我。大王！譬如此国，临阵战鬪，集诸战士。而有一婆罗门子，从东方来，年少幼稚，柔弱端正，肤白发黑，不习武艺，不学术策，恐怖退弱，不能自安。不忍敌观，若刺、若射，无有方便，不能伤彼。云何大王！如此士夫，王当赏不」？王白佛言：「不赏，世尊」！「如是大王！有刹利童子从南方来，鞞舍童子从西方来，首陀罗童子从北方来，无有伎术，皆如东方婆罗门子，王当赏不」？王白佛言：「不赏，世尊」！佛告大王：「此国集军，临战鬪时，有婆罗门童子从东方来，年少端正，肤白发黑，善学武艺，知鬪术法，勇健无畏苦战不退。安住谛观，运戈能伤，能破巨敌。云何大王！如此战士，加重赏不」？王白佛言；「重赏，世尊」！「如是刹利童子从南方来，鞞舍童子从西方来，首陀罗童子从北方来，年少端正，善诸术艺，勇健堪能，苦战却敌，皆如东方婆罗门子。如是战士，王当赏不」？王白佛言：「重赏，世尊」！佛言大王：「如是沙门、婆罗门、远离五支，成就五支，建立福田；施此田者，得大福利，得大果报。何等为舍离五支？所谓贪欲盖，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盖，已断已知，是名舍离五支。何等为成就五支？谓无学戒身成就，无学定身、慧身、解脱身、解脱知见身（成就），是名成就五支。大王！如是舍离五支，成就五支，建立福田，施此田者，得大果报」。尔时，世尊复说偈言：

「运戈猛战鬪，堪能勇士夫，为其战鬪故，随功重加赏，

不赏名族胄，怯劣无勇者。忍辱修贤良，见谛建福田，

贤圣律仪备，成就深妙智，族胄虽卑微，堪为施福田。

衣食、钱财宝，床卧等众具，悉应以敬施，为持净戒故。

人表林野际，穿井给行人，溪涧施桥梁，迥路造房舍，

戒德多闻众，行路得止息。譬如重云起，雷电声振耀，

普雨于壤土，百卉悉扶踈，禽兽皆欢喜，田夫并欣乐。

如是净信心，闻慧舍悭垢，钱财丰饮食，常施良福田。

高唱增欢受，如雷雨良田，功德注流泽，沾洽施主心，

财富名称流，及涅槃大果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波斯匿王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一七；一二四五（一一四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波斯匿王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云何世尊！为婆罗门死还生自姓婆罗门家，刹利、鞞舍、首陀罗（还生自姓）家耶」？佛言：「大王！何得如是。大王！当知有四种人，何等为四？有一种人从冥入冥；有一种人从冥入明；有一种人从明入冥；有一种人从明入明。大王！云何为一种人从冥入冥？谓有人生卑姓家——若生旃陀罗家，鱼猎家，竹作家，车师家，及余种种下贱工巧业家；贫穷短命，形体憔悴，而复修行卑贱之业，亦复为人下贱作使，是名为冥。处斯冥中，复行身恶行，行口恶行，行意恶行，以是因缘，身坏命终当生恶趣，堕泥梨中。犹如有人从暗入暗，从厕入厕，以血洗血，舍恶受恶；从冥入冥者，亦复如是，是故名为从冥入冥。云何名为从冥入明？谓有世人生卑姓家，乃至为人作诸鄙业，是名为冥。然其彼人，于此冥中，行身善行，行口善行，行意善行，以是因缘，身坏命终生于善趣，受天化生。譬如有人，登床，跨马，从马升象；从冥入明，亦复如是，是名有人从冥入明。云何有人从明入冥？谓有世人生富乐家——若刹利大姓，婆罗门大姓家，长者大姓家，及余种种富乐家生；多诸钱财，奴婢、客使，广集知识，受身端正，聪明黠慧，是名为明。于此明中，行身恶行，行口恶行，行意恶行，以是因缘，身坏命终生于恶趣，堕泥梨中。譬如有人，从高楼下乘于大象，下象乘马，下马乘舆，下舆坐床，下床堕地，从地落坑；从明入冥者，亦复如

是。云何有人从明入明？谓有世人生富乐家，乃至形相端严，是名为明。于此明中，行身善行，行口善行，行意善行，以是因缘，身坏命终生于善趣，受天化生。譬如有人，从楼观至楼观，如是乃至从床至床；从明入明者，亦复如是，是名有人从明入明」。尔时，世尊复说偈言：

「贫穷困苦者，不信增瞋恨，悭贪、恶邪想，痴惑不恭敬，

见沙门、道士，持戒多闻者，毁呰而不誉，障他施及受。

如斯等士夫，从此至他世，当堕泥梨中，从冥入于冥。

若有贫穷人，信心少瞋恨，常生惭愧心，惠施离悭垢，

见沙门、梵志，持戒多闻者，谦虚而问讯，随宜善供给，

劝人令施与，叹施及受者。如是修善人，从此至他世；

善趣上生天，从冥而入明。有富乐士夫，不信、多瞋恨，

悭贪、嫉恶想，邪惑不恭敬，见沙门、梵志，毁呰而不誉，

障他人施惠，亦断受施者。如是恶士夫，从此至他世，

当生苦地狱，从明入冥中。若有富士夫，信心、不瞋恨，

常起惭愧心，惠施离瞋、姤，见沙门、梵志，持戒、多闻者，

先奉迎问讯，随宜给所须，劝人令供养，叹施及受者。

如是等士夫，从此至他世，生三十三天，从明而入明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波斯匿王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一八；一二四六（一一四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波斯匿王，日日身蒙尘土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佛言：「大王！从何所来」？波斯匿王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灌顶王法，人中自在，精勤方便，王领大地，统理王事，周行观察而来至此」。佛告大王：「今问大王，随意答我。譬如有人从东方来，有信、有缘，未曾虚妄，而白王言：我东方来，见一石山，极方广大，不穿、不坏，亦无缺坏，磨地而来，一切众生、草木之类，悉磨令碎。

南、西、北方亦有人来，有信、有缘，亦不虚妄，而白王言：我见石山，方广高大，不断、不坏，亦不缺坏，磨地而来，众生、草木悉皆磨碎。大王！于意云何？如是像貌大恐怖事，嶮恶相杀，众生运尽，人道难得，当作何计」？王白佛言：「若如是者，更无余计，唯当修善，于佛法律专心方便」。佛告大王：「何故说言嶮恶恐怖，于世卒起，众生运尽，人身难得，唯当行法、行义、行福，于佛法教专精方便？何以不言灌顶王位，为众人首，堪能自在，王于大地、事务、众人当须营理耶」？王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为复闲时，言灌顶王位为众人首，王于大地，多所经营，以言鬪言，以财鬪财，以象鬪象，以车鬪车，以步鬪步。当于尔时，无有自在，若胜、若伏，是故我说嶮恶恐怖卒起之时，众生运尽，人身难得，无有余计，唯有行义、行法、行福，于佛法教专心归依」。佛告大王：「如是，如是！经常磨迮，谓恶劫、老、病、死，磨迮众生，当作何计？正当修义，修法，修福，修善，修慈，于佛法中精勤方便」。尔时，世尊而说偈言：

「如有大石山，高广无缺坏，周遍四方来，磨迮此大地，

非兵马、呪术，力所能防御。恶劫、老、病、死，常磨迮众生，

四种大族姓，栴陀罗、猎师，在家及出家，持戒、犯戒者，

一切皆磨迮，无能救护者。是故慧士夫，观察自己利，

建立清净信，信佛、法、僧宝。身、口、心清净，随顺于正法，

现世名称流，终则生天上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波斯匿王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一九；一二四七（一一四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波斯匿王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时有尼乾子七人，阇祇罗七人，一舍罗七人，身皆麁大，彷徉行，住祇洹门外。时波斯匿王遥见斯等，彷徉门外，即从座起，往至其前，合掌问讯。三自称名言：「我是波斯匿王、拘萨罗王」。尔时，世尊告波斯匿王：「汝今何故恭敬斯等，三称姓名，合掌问讯」？王白佛言：「我作是念：世间若有阿罗汉者，斯等则是」。佛告波斯匿王：「汝今且止。

汝亦不知是阿罗汉，非阿罗汉，不得他心智故。且当亲近，观其戒行，久而可知，勿速自决。审谛观察，勿但洛莫，当用智慧，不以不智。经诸苦难，堪能自辩，交契计校，真伪则分。见说知明，久而则知，非可卒识，当须思惟，智慧观察」。王白佛言：「奇哉世尊！善说斯理。言久相习，观其戒行，乃至见说知明。我有家人，亦复出家，作斯等形相，周流他国，而复来还，舍其被服，还受五欲。是故当知世尊善说，应与同止，观其戒行，乃至言说，如有智慧」。尔时，世尊而说偈言：

「不以见形相，知人之善恶；不应暂相见，而与同心志。

有现身口密，俗心不敛摄，犹如□石铜，涂以真金色。

内怀鄙杂心，外现圣威仪，游行诸国土，欺诳于世人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波斯匿王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二〇；一二四八（一一四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波斯匿王为首，并七国王，及诸大臣，悉共集会。作如是论议：五欲之中，何者第一？有一人言：色最第一。又复有称：声，香，味，触为第一者。中有人言：「我等人人各说第一，竟无定判，当诣世尊，问如此义。如世尊说，当共忆持」。尔时，波斯匿王为首，与七国王、大臣眷属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七王与诸大臣，如是论议，五欲功德，何者为胜？其中有言色胜，有言声胜，有言香胜，有言味胜，有言触胜，竟无决定。来问世尊，竟何者胜」？佛告诸王：「各随意适我，悉有余说。以是因缘，我说五欲功德，然自有人于色适意，止爱一色，满其志愿，正使过上有诸胜色，非其所爱，不触、不视，言己所爱最为第一，无过其上。如爱色者，声、香、味、触，亦皆如是。当其所爱，辄言最胜，欢喜乐著，虽更有胜过其上者，非其所欲，不触、不视，唯我爱者最胜最妙，无比无上」。尔时，座中有一优婆塞，名曰栴檀，从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合掌白佛：「善说，世尊！善说，善逝」！佛告优婆塞：「善说，栴檀！快说，栴檀」！时栴檀优婆塞即说偈言：

「央伽族姓王，服珠璎珞铠，摩竭众庆集，如来出其国，

名闻普流布，犹如雪山王。如净水莲华，清净无瑕秽，

随日光开敷，芬香熏其国。央耆国明显，犹如空中日。

观如来慧力，如夜然炬火，为眼为大明，来者为决疑」。

时诸国王叹言：「善说，栴檀优婆塞」！尔时七王脱七宝上衣，奉优婆塞。时彼七王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去。尔时，栴檀优婆塞知诸王去已，从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合掌白佛：「今七国王遗我七领上衣，唯愿世尊受此七衣，以哀愍故」。尔时，世尊为哀愍故，受其七衣。栴檀优婆塞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二一；一二四九（一一五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波斯匿王，其体肥大，举体流汗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气息长喘。尔时，世尊告波斯匿王：「大王！身体极肥盛」。大王白佛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患身肥大，常以此身极肥大故，惭耻厌苦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人当自系念，每食知节量，是则诸受薄，安消而保寿」。

时有一年少，名麟多罗，于会中坐。时波斯匿王告麟多罗：「汝能从世尊受向所说偈，每至食时，为我诵不？若能尔者，赐金钱十万，亦常与食」。麟多罗白王：「奉教，当诵」。时波斯匿王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时麟多罗知王去已，至世尊前，受所说偈。于王食时，食食为诵，白言：「大王！如佛世尊、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所知所见，而说斯偈：

人当自系念，每食知节量，是则诸受薄，安消而保寿」。

如是波斯匿王，渐至后时，身体□细，容貌端正。处楼阁上，向佛住处，合掌恭敬，右膝著地，三说是言：「南无敬礼世尊、如来、应、等正觉！南无敬礼世尊、如来、应、等正觉！与我现法利益，后世利益，现法、后世利益，以其饭食知节量故」。

（得胜、毁坏、从佛教，一法、福田、可厌患，明暗、石山、著一衣，诸王、喘息名跋瞿）。

二一 婆罗门相应

一；一二五〇（一一五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。时有年少阿修罗，来诣佛所，于佛面前，麁恶不善语，瞋骂诃责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不怒胜瞋恚，不善以善伏，惠施伏悭贪，真言坏妄语。

不骂亦不虐，常住贤圣心，恶人住瞋恨，不动如山石。

起瞋恚能持，胜制狂马车，我说善御士，非彼摄绳者」。

时年少阿修罗白佛言：「瞿昙！我今悔过。如愚、如痴，不辩、不善，于瞿昙面前诃骂毁辱」。如是忏悔已，时阿修罗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二；一二五一（一一五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年少宾耆迦婆罗门，来诣佛所，于世尊面前，作麁恶不善语，瞋骂呵责。尔时，世尊告年少宾耆迦：「若于一时吉星之日，汝当会诸宗亲眷属耶」？宾耆白佛：「如是，瞿昙」！佛告宾耆：「若汝宗亲不受食者，当如之何」？宾耆白佛：「不受食者，食还属我」。佛告宾耆：「汝亦如是，如来面前作麁恶不善语，骂辱呵责，我竟不受，如此骂者，应当属谁」？宾耆白佛：「如是，瞿昙！彼虽不受，且以相赠，则便是与」。佛告宾耆：「如是不名更相赠遗，何得便为相与」？宾耆白佛：「云何名为更相赠遗，名为相与？云何名不更相赠遗，不名相与」？佛告宾耆：「若当如是骂则报骂，瞋则报瞋，打则报打，鬪则报鬪，名相赠遗，名为相与。若复宾耆！骂不报骂，瞋不报瞋，打不报打，鬪不报鬪，若如是者非相赠遗，不名相与」。宾耆白佛：「瞿昙！我闻古昔婆罗门长老宿重、行道大师所说：如来、应、等正觉，面前骂辱，瞋恚呵责，不瞋、不怒，而今瞿昙有瞋恚耶」？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无瞋何有瞋！正命以调伏，正智心解脱，慧者无有瞋。

以瞋报瞋者，是则为恶人，不以瞋报瞋，临敌伏难伏」。

不瞋胜于瞋，三偈如前说。

尔时，年少宾耆白佛言：「悔过，瞿昙！如愚、如痴，不辩、不善，而于沙门瞿昙面前，麁恶不善语，瞋骂呵责」。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三；一二五二（一一五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东园鹿子母讲堂。尔时，世尊晡时从禅觉，诣讲堂东荫荫中，露地经行。时有健骂婆罗豆婆遮婆罗门，来诣佛所，世尊面前，作麁恶不善语，骂詈呵责。世尊经行，彼随世尊后行。世尊经行已竟，住于一处，彼婆罗门言：「瞿昙！伏耶」？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胜者更增怨，伏者卧不安，胜伏二俱舍，是得安隐眠」。

婆罗门白言：「瞿昙！我今悔过。如愚、如痴，不辩、不善，何于瞿昙面前，作麁恶不善语，骂詈呵责」！时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复道而去。

四；一二五三（一一五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东园鹿子母讲堂。世尊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时健骂婆罗豆婆遮婆罗门，遥见世尊，作麁恶不善语，瞋骂呵责。把土坌佛，时有逆风还吹其土，反自坌身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若人无瞋恨，骂辱以加者，清净无结垢，彼恶还归己，

犹如土坌彼，逆风还自污」。

时彼婆罗门白佛言：「悔过，瞿昙！如愚、如痴，不善、不辩，何于瞿昙面前，麁恶不善语，瞋骂呵责」！时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复道而去。

五；一二五四（一一五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。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婆罗门，名曰违义，闻沙门瞿昙从拘萨罗国人间游行，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闻已作是念：我当往诣沙门瞿昙所，闻所说法，当反其义。作是念已，往诣精舍，至世尊所。尔时，世尊无量眷属围绕说法。世尊遥见违义婆罗门来，即默然住。违义婆罗门白佛言：「瞿昙说法，乐欲闻之」！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违义婆罗门，未能解深义，内怀嫉恚心，欲为法留难。

调伏违反心，诸不信乐意，息诸障碍垢，则解深妙说」。

时违义婆罗门作是念：沙门瞿昙已知我心。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而去。

六；一二五五（一一五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世尊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时有不害婆罗门，来诣佛所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名不害，为称实不」？佛告婆罗门：「如是，称实者若身不害，若口不害，若心不害，则为称实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若心不杀害，口、意亦俱然，是则为离害，不恐怖众生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不害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复道而去。

七；一二五六（一一五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世尊晨朝著衣持钵，入王舍城乞食，次第行乞，至火与婆罗门舍。火与婆罗门遥见佛来，即具众美饮食，满钵与之。如是二日，三日，乞食复至其舍。火与婆罗门遥见佛来，作是念：秃头沙门何故数来，贪美食耶？尔时，世尊知火与婆罗门心念已，即说偈言：

「王天日日雨，田夫日夜耕，数数殖种子，是田数收谷。

如人数怀妊，乳牛数怀犊，数数有求者，则能数惠施，

数数惠施故，常得大名称。数数弃死尸，数数哭悲恋，

数数生数死，数数忧悲苦，数数以火烧，数数诸虫食。

若得贤圣道，不数受诸有，亦不数生死，不数忧悲苦，

不数数火烧，不数诸虫食」。

时火与婆罗门闻佛说偈，还得信心，复以种种饮食，满钵与之。世尊不受，以因说偈而施故，复说偈言：

「因为说偈法，不应受饮食，当观察自法，说法不受食。

婆罗门当知！斯则净命活。应以余供养，纯净大仙人，

已尽诸有漏，秽法悉已断。供养以饮食，于其良福田，

欲求福德者，则我田为良」。

火与婆罗门白佛：「今以此食，应著何所」？佛告婆罗门：「我不见诸天、魔、梵，沙门、婆罗门，天神、世人，有能食此信施，令身安乐。汝持是食去，弃于无虫水中，及少生草地」。时婆罗门即以此食，持著无虫水中，水即烟出，沸声啾啾。譬如铁丸，烧令火色，掷著水中，水即烟起，沸声啾啾，亦复如是。婆罗门持此饮食著水中，水即烟出，沸声啾啾。于时火与婆罗门叹言：「甚奇瞿昙！大德大力，能令此食而作神变」。时火与婆罗门因此饭食神变，得信敬心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可得于正法中出家，受具足，修梵行不」？佛告婆罗门：「汝今可得于正法中出家，受具足」。彼即出家已，作是思惟：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，乃至得阿罗汉，心善解脱。

八；一二五七（一一五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舍卫国中婆肆咤婆罗门女，信佛、法、僧，归佛、归法、归比丘僧，于佛、法、僧已离狐疑，于苦、集、尽、道亦离疑惑，见谛得果，得无间慧。其夫是婆罗豆婆遮种姓婆罗门，每至左右所为作时，有小得失，即称南无佛，向如来所住方面，随方合掌，三说是言：「南无多陀阿伽度、阿罗呵、三藐三佛陀，身纯金色，圆光一寻，方身圆满如尼拘律树，善说妙法牟尼之尊，仙人上首，是我大师」！时

夫婆罗门闻之，瞋恚不喜，语其妇言：「为鬼著耶？无有此义，舍诸三明大德婆罗门，而称叹彼秃头沙门！黑暗之分，世所不称。我今当往，共汝大师论议，足知胜如」。妇语夫言：「不见诸天、魔、梵，沙门、婆罗门，诸神、世人，能共世尊、如来、应、等正觉，金色之身，圆光一寻，如尼拘律树圆满之身，言说微妙，仙人上首，我之大师，共论议者。然今婆罗门且往，自可知之」。时婆罗门即往诣佛所，面相问讯，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而说偈言：

「为杀于何等，而得安隐眠？为杀于何等，令心得无忧？

为杀于何等，瞿昙所称叹」？

尔时，世尊知婆罗门心之所念，而说偈言：

「杀于瞋恨者，而得安隐眠。杀于瞋恚者，而心得无忧。

瞋恚为毒本，能害甘种子，能害于彼者，贤圣所称叹。

若能害彼者，其心得无忧」。

时婆罗豆婆遮婆罗门，闻佛所说，示教、照喜，次第说法：谓说施，说戒，说生天法，说欲味著为灾患，烦恼清净，出要远离，随顺福利清净，分别广说。譬如清净白氎，易为染色，如是婆罗豆婆遮婆罗门，即于座上，于四圣谛得无间等，所谓苦、集、灭、道。是婆罗门见法，得法，知法，入法，度诸疑、惑，不由他度，于正法律得无所畏。即从座起，偏露右肩，合掌白佛：「已度，世尊！已度，善逝！我今归佛，归法，归比丘僧已，尽其寿命为优婆塞，证知我」！

时婆罗豆婆遮婆罗门，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还归自家，其妇优婆夷遥见夫来，见已白言：「已与如来、应、等正觉，纯金色身，圆光一寻，如尼拘律树圆满之身，妙说之上，仙人之首，大牟尼尊为我大师，共论议耶」？其夫答言：「我未尝见诸天、魔、梵，沙门、婆罗门，诸神、世人，有能与如来、应、等正觉，真金色身，圆光一寻，如尼拘律树圆满之身，妙说之上，诸仙之首，牟尼之尊，汝之大师，共论议也。汝今与我作好法衣，我持至世尊所，出家学道」。时妇悉以鲜洁白氎，令作法衣。时婆罗门

持衣，往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。白言：「世尊！我今可得于世尊法中出家学道，修梵行不」？佛告婆罗门：「汝今可得于此法律，出家学道，修诸梵行」。即出家已，独静思惟，所以善男子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出家学道，乃至得阿罗汉，心善解脱。

九；一二五八（一一五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魔瞿婆罗门，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问讯，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昙！我于家中常行布施，若一人来施于一人，若二人、三人、乃至百千，悉皆施与，我如是施，得多福不」？佛告婆罗门：「汝如是施，实得大福。所以者何？以于家中常行布施，一人来乞即施一人，二人、三人乃至百千，悉皆施与故，即得大福」。时魔瞿婆罗门即说偈言：

「在家所为作，布施复大会，因此惠施故，欲求大功德。

今问于牟尼，我之所应知，同梵天所见，为我分别说。

云何为解脱，胜妙之善趣？云何修方便，得生于梵世？

云何随乐施，生明胜梵天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施者设大会，随彼爱乐施，欢喜净信心，攀缘善功德，

以其所建立，求离诸过恶，远离于贪欲，其心善解脱。

修习于慈心，其功德无量，况复加至诚，广施设大会！

若于其中间，所得诸善心，正向善解脱，或余纯善趣，

如是胜因缘，得生于梵世。如是之惠施，其心平等故，

得生于梵世，其寿命延长」。

时魔瞿婆罗门，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而去。

一〇；一二五九（一一六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持金盖、著舍勒、导从婆罗门，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问讯，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而说偈言：

「无非婆罗门，所行为清净，刹利修苦行，于净亦复乖，

三典婆罗门，是则为清净，如是清净者，不在余众生」。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不知清净道，及诸无上净，于余求净者，至竟无净时」。

婆罗门白佛：「瞿昙说清净道及无上清净耶？何等为清净道？何等为无上清净」？佛告婆罗门：「正见者为清净道。正见修习、多修习，断贪欲，断瞋恚，断愚痴；若婆罗门贪欲永断，瞋恚、愚痴永断，一切烦恼永断，是名无上清净。正志，正语，正业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，是名清净道。……正定修习、多修习已，断贪欲，断瞋恚，断愚痴；若婆罗门贪欲永断，瞋恚、愚痴永断，一切烦恼永断，是名无上清净」。婆罗门白佛言：「瞿昙说清净道，无上清净耶！瞿昙！世务多事，今且辞还」。佛告婆罗门：「宜知是时」。持华盖、著舍勒、导从婆罗门，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去。

（第一阿修罗，卑嶷、二瞋骂，返戾及无害，罗阇、婆私咤，摩伐与刹利，是名为十种）。

一一；一二六〇（一一六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有异婆罗门，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问讯，慰劳已，退坐一面，而说偈言：

「云何为尸罗？云何正威仪？云何为功德？云何名为业？

成就何等法，罗汉、婆罗门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宿命忆念智，见生天恶趣，得诸受生尽，牟尼明决定。

知心善解脱，解脱一切贪，具足于三明，三明婆罗门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异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而去。

一二；一二六一（一一六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、世尊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，尊者阿难从世尊后。时有二老男女，是其夫妇，年耆根熟，偻背如钩，诣里巷头烧粪扫处，俱蹲向火。世尊见彼二老夫妇，年耆愚老，偻背如钩，俱蹲向火，犹如老鹄，欲心相视。见已告尊者阿难：「汝见彼夫妇二人，年耆愚老，偻背如钩，俱蹲向火，犹如老鹄，欲心相视不」？阿难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阿难：「此二老夫妇，于年少时盛壮之身，勤求财物者，亦可得为舍卫城中第一富长者。若复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，精勤修习者，亦可得阿罗汉第一上果。于第二分盛壮之身，勤求财物，亦可得为舍卫城中第二富者。若复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者，亦可得阿那含果证。若于第三分中年之身，勤求财物，亦可得为舍卫城中第三富者。若剃须发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者，亦可得为斯陀含果证。若于第四分老年之身，勤求财物，亦可得为舍卫城中第四富者。若剃须发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者，亦可得为须陀洹果证。彼于今日，年耆根熟，无有钱财，无有方便，无所堪能，不复堪能若觅钱财，亦不能得胜过人法」。尔时，世尊复说偈言：

「不行梵行故，不得年少财，思惟古昔事，眠地如曲弓。

不修于梵行，不得年少财，犹如老鹄鸟，守死于空池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阿难陀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三；一二六二（一一六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如上说，差别者，唯说异偈言：

「老死之所坏，身及所受灭，唯有惠施福，为随己资粮。

依于善摄护，及修禅功德，随力而行施，钱财及饮食，

于群则眠觉，非为空自活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彼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一四；一二六三（八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年少婆罗门，名鬱多罗，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问讯，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常如法行乞，持用供养父母，令得乐离苦。世尊！我作如是，为多福不」？佛告鬱多罗：「实有多福。所以者何？若有如法乞求，供养父母，令其安乐除苦恼者，实有大福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如汝于父母，恭敬修供养，现世名称流，命终生天上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年少鬱多罗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一五；一二六四（八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年少婆罗门，名优波迦，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问讯，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昙！诸婆罗门常称叹邪盛大会，沙门瞿昙亦复称叹邪盛大会不」？佛告优波迦：「我不一向称叹。或有邪盛大会可称叹，或有邪盛大会不可称叹」。优波迦白佛：「何等邪盛大会可称叹？何等邪盛大会不可称叹」！佛告优波迦：「若邪盛大会，系群少特牛，水特、水牸、及诸羊犊，小小众生，悉皆伤杀。逼迫苦切仆使作人，鞭笞恐怛，悲泣号呼，不喜不乐，众苦作役。如是等邪盛大会，我不称叹，以造大难故。若复大会，不系缚群牛，乃至不令众生辛苦作役者。如是邪盛大会，我所称叹，以不造大难故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马祀等大会，造诸大难事，如是等邪盛，大仙不称叹。

系缚诸众生，杀害微细虫，是非为正会，大仙不随顺。

若不害众生，造作众难者，是等名正会，大仙随称叹。

惠施修供养，为应法邪盛，施者清净心，梵行良福田，

如是大会者，是则罗汉会，是会得大果，诸天皆欢喜。

自行恭敬请，自手而施与，彼我悉清净，是施得大果。

慧者如是施，信心应解脱，无罪乐世间，智者往生彼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优波迦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一六；一二六五（九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广说如上，差别者，谓随说异偈言：

「无为无诸难，邪盛时清净，如法随顺行，摄护诸梵行，

馨香归世界，超过诸凡鄙，佛于邪盛善，称叹此邪盛。

惠施修供养，邪盛随所应，净信平等施，梵行良福田，

彼作如是施，是施罗汉田，如是广大施，诸天所称叹。

自行恭敬请，自手而供养，等摄自他故，邪盛得大果。

慧者如是施，净信心解脱，于无罪世界，智者往生彼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优波迦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作礼而去。

一七；一二六六（九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年少婆罗门，名鬱阇迦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俗人在家，当行几法，得现法安及现法乐」？佛告婆罗门：「有四法，俗人在家，得现法安、现法乐。何等为四？谓方便具足，守护具足，善知识具足，正命具足。何等为方便具足？谓善男子种种工巧业处以自营生，谓种田、商贾，或以王事，或以书疏、算画；于彼彼工巧业处精勤修行，是名方便具足。何等为守护具足？谓善男子所有钱谷，方便所得，自手执作，如法而得，能极守护，不令王、贼、水、火劫夺漂没令失，不善守护者亡失，不爱念者辄取，及诸灾患所坏，是名善男子善守护（具足）。何等为善知识具足？若有善男子不落度，不放逸，不虚妄，不凶险，如是知识能善安慰，未生忧苦能令不生，已生忧苦能令开觉，未生喜乐能令速生，已生喜乐护令不失，是名善男子善知识具足。云何为正命具足？谓善男子所有钱财，出内称量，周圆掌护，不令多入少出也，多出少入也。如执秤者，少则增之，多则减之，知平而舍。如是善男子称量财物，等入等出，莫令入多出少，出多入少。若善男子无有钱财

而广散用，以此生活，人皆名为优昙钵果，无有种子，愚痴贪欲，不顾其后。或有善男子财物丰多，不能食用，傍人皆言是愚痴人，如饿死狗。是故善男子所有钱财，能自称量，等入等出，是名正命具足。如是婆罗门！四法成就，现法安，现法乐」。婆罗门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在家之人，有几法能令后世安，后世乐」？佛告婆罗门：「在家之人有四法，能令后世安、后世乐？何等为四？谓信具足，戒具足，施具足，慧具足。何等为信具足？谓善男子于如来所得信敬心，建立信本，非诸天、魔、梵，及余世人同法所坏，是名善男子信具足。何等戒具足？谓善男子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婬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是名戒具足。云何施具足？谓善男子离悭垢心，在于居家行解脱施，常自手与，乐修行舍，等心行施，是名善男子施具足。云何为慧具足？谓善男子苦圣谛如实知，集、灭、道圣谛如实知，是名善男子慧具足。若善男子在家行此四法者，能得后世安，后世乐」。尔时，世尊复说偈言：

「方便建诸业，积集能守护，知识善男子，正命以自活。

净信、戒具足，惠施离悭垢，净除于迷道，得后世安乐。

若处于居家，成就于八法，审谛尊所说，等正觉所知，

现法得安隐，现法喜乐住，后世喜乐住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罽阇迦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一八；一二六七（九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，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舍卫国有憍慢婆罗门止住。父母种姓俱净，无瑕点能说者，七世相承，悉皆清净。为婆罗门师，言论通达，诸论记典，悉了万名，解法优劣，分别诸字，悉知万事久远本末因缘，句句记说。容貌端正，或生志高，族姓志高，容色志高，聪明志高，财富志高，不敬父母、诸尊师长。闻沙门瞿昙在拘萨罗国人间游行，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闻已作是念：我当往彼沙门瞿昙所，若有所说，我当共论；无所说者，默然而还。时憍慢婆罗门乘白马车，诸年少婆罗门前后导从，持金柄伞盖，手执金瓶，往见世尊，至于园门，下车步进。尔时，世尊与诸大众围绕说法，不时顾念憍慢婆罗门。时憍慢婆罗门

作是念：沙门瞿昙不顾念我，且当还去。尔时，世尊知憍慢婆罗门心念，而说偈言：

「憍慢既来此，不善更增慢，向以义故来，应转增其义」。

时憍慢婆罗门作是念：沙门瞿昙已知我心。欲修敬礼。尔时，世尊告憍慢婆罗门：「止！止！不须作礼，心净已足」。时诸大众咸各高声唱言：「奇哉世尊！大德大力，今此憍慢婆罗门，恃生憍慢，族姓憍慢，容色憍慢，聪明憍慢，财富憍慢，不敬父母、诸尊师长，今于沙门瞿昙所谦卑下下，欲接足礼」。时憍慢婆罗门于大众前，唱令静默，而说偈言：

「云何不起慢？云何起恭敬？云何善慰谕？云何善供养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父母及长兄，和尚、诸师长，及诸尊重者，所不应生慢。

应当善恭敬，谦下而问讯，尽心而奉事，兼设诸供养。

离贪、恚、痴心，漏尽阿罗汉，正智善解脱，伏诸憍慢心，

于此贤圣等，合掌稽首礼」。

尔时，世尊为憍慢婆罗门种种说法，示教、照喜，如佛世尊次第说法，说布施，持戒，生天功德，爱欲味、患，烦恼清净，出要远离，诸清净分，如是广说。如白净衣无诸黑恶，速受染色，憍慢婆罗门则于座上，解四圣谛——苦、集、灭、道，得无间等。时憍慢婆罗门见法，得法，知法，入法，度诸疑、惑，不由他度，于正法中得无所畏。即从座起，整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合掌白佛：「我今可得于正法中出家受具足不」？佛告憍慢婆罗门：「汝今可得于正法中出家受具足」。彼即出家，独静思惟，所以善男子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，（乃至）得阿罗汉，心善解脱。

一九；一二六八（九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，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长身婆罗门，作如是邪盛大会，以七百特牛行列系柱，特牸、水牛及诸羊犊，种种小虫，悉皆系缚。办诸饮食，广行布施。种种外道，从诸国国，皆悉

来集邪盛会所。时长身婆罗门，闻沙门瞿昙从拘萨罗人间游行，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作是念：我今办邪盛大会，所以七百特牛行列系柱，乃至小小诸虫皆悉系缚；为邪盛大会故，种种异道，从诸国国来至会所。我今当往沙门瞿昙所，问邪盛法，莫令我作邪盛大会，分数中有所短少。作是念已，乘白马车，诸年少婆罗门前后导从，持金柄伞盖，执金澡瓶，出舍卫城，诣世尊所，恭敬承事，至精舍门，下车步进。至于佛前，面相问讯，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昙！我今欲作邪盛大会，以七百特牛行列系柱，乃至小小诸虫，皆悉系缚。为邪盛大会故，种种异道，从诸国国，皆悉来至邪盛会所。又闻瞿昙从拘萨罗人间游行，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我今故来请问。瞿昙！邪盛大会法，诸物分数，莫令我所作邪盛大会，诸分数之中有所短少」，佛告婆罗门：「或有一邪盛大会主，行施作福而生于罪，为三刀剑之所刻削，得不善果报。何等三？谓身刀剑，口刀剑，意刀剑。何等为意刀剑生诸苦报？如一会主造作大会，作是思惟：我作邪盛大会，当杀尔所少壮特牛，尔所水特、水牸，尔所羊犊，及种种诸虫，是名意刀剑生诸苦报。如是施主，虽念作种种布施，种种供养，实生于罪。云何为口刀剑生诸苦报？有一会主造作大会，作如是教：我今作邪盛大会，汝等当杀尔所少壮特牛，乃至杀害尔所微细虫，是名口刀剑生诸苦报。大会主虽作是布施供养，实生于罪。云何为身刀剑生诸苦报？谓有一大会主，造作大会，自手伤杀尔所特牛，乃至杀害种种细虫，是名身刀剑生诸苦报。彼大会主，虽作是念，种种布施，种种供养，实生于罪。然婆罗门！当勤供养三火，随时恭敬礼拜奉事，施其安乐。何等为三？一者、根本，二者、居家，三者、福田。何者为根本火，随时恭敬奉事供养，施其安乐？谓善男子方便得财，手足勤苦，如法所得，供养父母，令得安乐，是名根本火。何故名为根本？若善男子从彼而生，所谓父母，故名根本。善男子以崇本故，随时恭敬，奉事供养，施以安乐。何等为居家火，善男子随时育养，施以安乐？谓善男子方便得财，手足勤苦，如法所得，供给妻子、宗亲、眷属、仆使、佣客，随时给与，恭敬施安，是名家火。何故名家？其善男子处于居家，乐则同乐，苦则同苦，在所为作，皆相顺从，故名为家。是故善男子，随时供给，施与安乐。何等名田火，善

男子随时恭敬，尊重供养，施其安乐？谓善男子方便得财，手足勤劳，如法所得，奉事供养诸沙门、婆罗门，善能调伏贪、恚、痴者。如是等沙门、婆罗门，建立福田，崇向增进，乐分乐报，未来生天，是名田火。何故名田？为世福田，谓为应供，是故名田。是善男子，随时恭敬，奉事供养，施其安乐」。尔时，世尊复说偈言：

「根本及居家，应供福田火，是火增供养，充足安隐乐。

无罪乐世间，慧者往生彼，如法财复会，供养所应养，

供养应养故，生天得名称。

然婆罗门！今善男子先所供养三火，应断令灭。何等为三？谓贪欲火，瞋恚火，愚痴火。所以者何？若贪火不断、不灭者，自害、害他，自他俱害，现法得罪，后世得罪，现法、后世得罪，缘彼而生心法忧苦。恚火、痴火，亦复如是。婆罗门！若善男子事积薪火，随时辛苦，随时然，随时灭火、因缘受苦」。尔时，长身婆罗门默然而住。

时有婆罗门子，名鬻多罗，于会中坐。长身婆罗门须臾默然思惟已，告鬻多罗：「汝能往至邪盛会所，放彼系柱特牛，及诸众生受系缚者悉皆放不？而告之言：长身婆罗门语汝：随意自在，山泽旷野，食不断草，饮净流水，四方风中受诸快乐」。鬻多罗白言：「随大师教」。即往彼邪盛会所，放诸众生而告之言：「长身婆罗门语汝：随其所乐，山泽旷野，饮水、食草，四风自适」。尔时，世尊知鬻多罗知已，为长身婆罗门种种说法，示教、照喜。如律世尊说法先后：说戒，说施，及生天功德，爱欲味、患，出要清净，烦恼清净，开示显现。譬如鲜净白氎，易受染色，长身婆罗门亦复如是，即于座上见四真谛，得无间等。时长身婆罗门见法，得法，知法，入法，度诸疑、惑，不由他度，于正法中得无所畏。即从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合掌白佛：「已度，世尊！我从今日尽其寿命，归佛、归法、归比丘僧，为优婆塞，证知我！唯愿世尊与诸大众，受我饭食」。尔时，世尊默然而许。时长身婆罗门知佛受请已，为佛作礼，右绕三匝而去。

长身婆罗门还邪盛处，作诸供办净美好者，布置床座，遣使请佛，白言：「时到，惟圣知时」。尔时，世尊著衣持钵，大众围绕，往到长身婆罗门会所，大众前坐。时长身婆罗门知世尊坐定已，手自供养种种饮食。食已，澡漱、洗钵毕，别敷卑床，于大众前端坐听法。尔时，世尊为长身婆罗门说种种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从座起而去。

二〇；一二六九（九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年少婆罗门，名僧迦罗，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问讯，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昙！不善男子云何可知」？佛告婆罗门：「譬犹如月」。婆罗门复问：「善男子云何可知」？佛告婆罗门：「譬犹如月」。婆罗门白佛：「云何不善男子如月」？佛告婆罗门：「如月黑分，光明亦失，色亦失，所系亦失，日夜消减，乃至不现。如是有人于如来所，得信寂心，受持净戒，善学多闻，损己布施，正见真实。于如来所净信、持戒、惠施、多闻、正见真实已，然后退失，于戒、闻、施、正见悉皆忘失，日夜消减，乃至须臾一切忘失。复次、婆罗门！若善男子不习近善知识，不数闻法，不正思惟，身行恶行，口行恶行，意行恶行，行恶因缘故，身坏命终，堕恶趣泥梨中。如是婆罗门！不善男子，其譬如月」。婆罗门白佛：「云何善男子其譬如月」？佛告婆罗门：「譬如明月净分，光明色泽，日夜增明，乃至月满一切圆净。如是善男子，于如来法律得净信心，乃至正见，真净增明；戒增，施增，闻增，慧增，日夜增长。复于余时，亲近善知识，闻说正法，内正思惟，行身善行，行口善行，行意善行故，以是因缘，身坏命终化生天上。婆罗门！是故善男子譬如月」。尔时，世尊而说偈言：

「譬如月无垢，周行于虚空，一切小星中，其光最盛明。

净信亦如是，戒、闻、离悭施，于诸悭世间，其施特明显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僧迦罗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而去。

二一；一二七〇（九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生闻婆罗门，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问讯，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昙！我闻瞿昙说言：唯应施我，不应施余人；施我得大果，非施余人而得大果。应施我弟子，不应施余弟子；施我弟子得大果报，非施余弟子得大果报。云何瞿昙！作是语者，为实说耶？非为谤毁瞿昙乎？为如说说，如法说耶？法次法说，不为余人以同法来诃责耶」？佛告婆罗门：「彼如是说者，谤毁我耳。非如说说，如法说，法次法说，不致他人来以同法呵责。所以者何？我不如是说：应施于我，不应施余，施我得大果报，非施余人得大果报；应施我弟子，施我弟子得大果报，非施余弟子得大果报。然婆罗门！我作如是说者，作二种障：障施者施，障受者利。婆罗门！乃至士夫以洗器余食，著于净地，令彼处众生即得利乐，我说斯等亦入福门，况复施人！婆罗门！然我复说：施持戒者得果报，不同犯戒」。生闻婆罗门白佛言：「如是，瞿昙！我亦如是说：施持戒者得大果报，非施犯戒」。尔时，世尊复说偈言：

「若黑若有白，若赤若有色，犁杂及金色，纯黄及鸽色，

如是等牸牛，生犊姝好者，丁壮力具足，调善行捷疾，

但使堪运重，不问本生色。人亦复如是，各随彼彼生，

刹利、婆罗门，毘舍、首陀罗，旃陀罗下贱，所生悉不同，

但使持净戒，离重担烦恼，纯一修梵行，漏尽阿罗汉，

于世间善逝，施彼得大果。愚者无智慧，未尝闻正法，

施彼无大果，不近善友故。若习善知识，如来及声闻，

清净信善逝，根生坚固力，所往之善趣，及生大姓家。

究竟般涅槃，大仙如是说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生闻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二二；一二七一（九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时有异婆罗门，年耆根熟，执杖持钵，家家乞食。尔时，

世尊告婆罗门：「汝今云何年耆根熟，柱杖持钵。家家乞食」？婆罗门白佛：「瞿昙！我家中所有财物，悉付其子，为子娶妻，然后舍家，是故柱杖持钵，家家乞食」。佛告婆罗门：「汝能于我所受诵一偈，还归于众中，为儿说耶」？婆罗门白佛：「能受，瞿昙」！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生子心欢喜，为子聚财物，亦为娉其妻，而自舍出家。

边鄙田舍儿，违负于其父，人形罗刹心，弃舍于尊老。

老马无复用，则夺其麩麦，儿少而父老，家家行乞食。

曲杖为最胜，非子为恩爱，为我防恶牛，免险地得安，

能却凶暴狗，扶我暗处行，避深坑空井，草木棘刺林，

凭杖威力故，峙立不堕落」。

时婆罗门从世尊受斯偈已，还归婆罗门大众中，为子而说。先白大众：「听我所说」。然后诵偈，如上广说。其子愧怖，即抱其父，还将入家，摩身洗浴，覆以青衣，被立为家主。

时婆罗门作是念：我今得胜族姓，是沙门瞿昙恩。我经所说：为师者如师供养，为和尚者如和尚供养。我今所得，皆沙门瞿昙力，即是我师，我今当以上妙好衣以奉瞿昙。时婆罗门持上妙衣，至世尊所，面前问讯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昙！我今居家成就，是瞿昙力。我经记说：为师者以师供养，为和尚者以和尚供养。今日瞿昙即为我师，愿受此衣，哀愍故」。世尊即受，为哀愍故。尔时，世尊为婆罗门说种种法，示教、照喜。时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二三；一二七二（九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时有异婆罗门，年耆根熟，摄杖持钵，家家乞食。彼婆罗门遥见世尊而作是念：沙门瞿昙摄杖持钵，家家乞食，我亦摄杖持钵，家家乞食；我与瞿昙，俱是比丘。尔时，世尊说偈答曰：

「所谓比丘者，非但以乞食，受持在家法，是何名比丘？

于功德过恶，俱离修正行，其心无所畏，是则名比丘」。

佛说是经已，彼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二四；一二七三（九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，至一那罗聚落，住一那罗林中。尔时，世尊著衣持钵，入一那罗聚落乞食。而作是念：今日太早，今且可过耕田婆罗豆婆遮婆罗门作饮食处。尔时，耕田婆罗豆婆遮婆罗门，五百具犁耕田，为作饮食。时耕田婆罗豆婆遮婆罗门，遥见世尊，白言：「瞿昙！我今耕田下种以供饮食，沙门瞿昙亦应耕田下种以供饮食」。佛告婆罗门：「我亦耕田下种以供饮食」。婆罗门白佛：「我都不见沙门瞿昙，若犁，若轭、若鞅、若縻、若镬、若鞭，而今瞿昙说言我亦耕田下种以供饮食」？尔时，耕田婆罗豆婆遮婆罗门即说偈言：

「自说耕田者，而不见其耕，为我说耕田，令我知耕法」。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信心为种子，苦行为时雨，智慧为犁轭，惭愧心为辕，

正念自守护，是则善御者。保藏身口业，如食处内藏，

真实为真乘，乐住为懈息，精进无废荒，安隐而速进，

直往不转还，得到无忧处。如是耕田者，逮得甘露果；

如是耕田者，不还受诸有」。

时耕田婆罗豆婆遮婆罗门白佛言：「善耕田瞿昙！极善耕田瞿昙」！于是耕田婆罗豆婆遮婆罗门，闻世尊说偈，心转增信，以满钵香美饮食，以奉世尊。世尊不受，以因说偈得故。即说偈言：

「不因说法故，受彼食而食，但为利益他，说法不受食」。

如是广说，如前为火与婆罗门广说。时耕田婆罗豆婆遮婆罗门白佛言：「瞿昙今以此食安著何处」？佛告婆罗门：「我不见诸天、魔、梵，沙门、婆罗门，天神、世人，堪食此食而得安身！婆罗门！汝持此食著无虫水中，及少生草地」。时婆罗门即持此食著无虫水中，水即烟起涌沸，啾啾作声。

如热铁丸投于冷水，啾啾作声，如是彼食投著无虫水中，烟起涌沸，啾啾作声。时婆罗门作是念：沙门瞿昙实为奇特！大德大力，乃令饮食神变如是。时彼婆罗门见食瑞应，信心转增，白佛言：「瞿昙！我今可得于正法中，出家受具足不」？佛告婆罗门：「汝今可得于正法中，出家受具足，得比丘分」。彼即出家已，独静思惟，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，乃至得阿罗汉，心善解脱。

二五；一二七四（九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。时有尊者，名曰净天，在鞞提诃国人间游行，至弥绻罗城庵罗园中。时尊者净天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弥绻罗城乞食。次第乞食，到自本家。时净天母年老，在中堂持食祀火，求生梵天，不觉尊者净天在门外立。时毘沙门天王，于尊者净天所，极生敬信。时毘沙门天王，诸夜叉导从，乘虚而行，见尊者净天在门外立，又见其母手擎饮食，在中堂上供养祀火，不见其子在外门立。见已，从空中下，至净天母前而说偈言：

「此婆罗门尼，梵天极辽远，为求彼生故，于此祠祀火。

此非梵天道，何为徒祀此？汝婆罗门尼，净天住门外，

垢秽永无余，是则天中天。萧然无所有，独一不兼资，

为乞食入舍，所应供养者。净天善修身，人天良福田，

远离一切恶，不为染所染。德同于梵天，形在人间住，

不著一切法，如彼淳熟龙。比丘正念住，其心善解脱，

应奉以初揣，是则上福田。应以正信心，及时速施与，

当预建立洲，令未来安乐。汝观此牟尼，已渡苦海流，

是故当信心，及时速施与，当预建立洲，令未来安乐。

毘沙门天王，开发彼令舍」。

时尊者净天，即为其母种种说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复道而去。

二六；一二七五（一〇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异婆罗门，来诣佛所，面前问讯，相慰劳已。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昙！所谓佛者，云何为佛？为是父母制名？为是婆罗门制名」？时婆罗门即说偈言：

「佛者是世间，超渡之胜名，为是父母制，名之为佛耶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佛见过去世，如是见未来，亦见现在世，一切行起灭。

明智所了知，所应修已修，应断悉已断，是故名为佛。

历劫求选择，纯苦无暂乐，生者悉磨灭，远离息尘垢，

拔诸使刺本，等觉故名佛」。

佛说偈已，彼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去。

二七；一二七六（一〇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，有徙迦帝聚落、堕鸠罗聚落二村中间，一树下坐，入昼正受。时有豆磨种姓婆罗门，随彼道行，寻佛后来。见佛脚迹，千辐轮相，印文显现，齐辐圆辋，众好满足。见已作是念：我未曾见人间有如是足迹，今当随迹以求其人。即寻脚迹至于佛所，来见世尊坐一树下，入昼正受。严容绝世，诸根澄静，其心寂定，第一调伏，止观、成就，光相巍巍，犹若金山。见已白言：「为是天耶」？佛告婆罗门：「我非天也」。「为龙、夜叉、乾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睺罗伽、人非人等」？佛告婆罗门：「我非龙乃至人非人也」。婆罗门白佛：「若言非天、非龙，乃至非人、非非人，为是何等」？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天、龙、乾闼婆，紧那罗、夜叉，无善阿修罗，诸摩睺罗伽，

人与非人等，悉由烦恼生。如是烦恼漏，一切我已舍，

已破已磨灭，如芬陀利生，虽生于水中，而未曾著水，

我虽生世间，不为世间著。历劫常选择，纯苦无暂乐，

一切有为行，悉皆生灭故。离垢不倾动，已拔诸剑刺，

究竟生死际，故名为佛陀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豆摩种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路而去。

（慢、优竭提、「僧伽罗」，生听、极老，比丘、种作及梵天。佛陀、轮相为第十）。

二八；一二七七（一〇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钵，入王舍城乞食。次第乞食，至婆罗豆婆遮婆罗门舍。时婆罗门手执木杓，盛诸饮食，供养火具，住于门边。遥见佛来，见已白佛，作是言：「住！住！领群特！慎勿近我门」。佛告婆罗门：「汝知领群特、领群特法耶」？婆罗门言：「我不知领群特，亦不知领群特法。沙门瞿昙！知领群特及领群特法不」？佛言：「我善知是领群特及领群特法」。是时，婆罗门即放事火具，疾敷床座，请佛令坐。白言：「瞿昙！为我说领群特及领群特法」！佛即就座，为说偈言：

「瞋恚心怀恨，隐覆诸过恶，犯戒、起恶见，虚伪不真实，

如是等士夫，当知领群特。弊暴、贪悕惜，恶欲、悭、谄伪，

无惭、无愧心，当知领群特。一生二生者，一切皆杀害，

无有慈愍心，是为领群特。若杀缚、椎打，聚落及城邑，

无道以切责，当知领群特。住止及行路，为众之导首，

苦切诸群下，恐怛相迫懔，取利以供己，当知领群特。

聚落及空地，有主、无主物，掠护为己有，当知领群特。

自弃薄其妻，又不入婬舍，侵陵他所爱，当知领群特。

内外诸亲属，同心善知识，侵掠彼所爱，当知领群特。

妄语欺诳人，诈取无证财，他索而不还，当知领群特。

为己亦为他，举责及与责，或复顺他语，妄语为他证，

如是妄语者，当知领群特。作恶不善业，无有人知者，

隐讳覆藏恶，当知领群特。若人问其义，而答以非义，

颠倒欺诳人，当知领群特。实空无所有，而轻毁智者，

愚痴为利故，当知领群特。高慢自称举，毁坏于他人，

是极卑鄙慢，当知领群特。自造诸过恶，移过诬他人，

妄语谤清白，当知领群特。前受他利养，他人来诣己，

无有敬报心，当知领群特。沙门、婆罗门，如法来乞求，

呵责而不与，当知领群特。若父母年老，少壮气已谢，

不勤加奉养，当知领群特。父母、诸尊长，兄弟、亲眷属。

实非阿罗汉，自显罗汉德，世间之大贼，当知领群特。

初上种姓生，习婆罗门典，而于其中间，习行诸恶业；

不以胜生故，障呵责恶道，现法受呵责，后世堕恶道。

生旃陀罗家，世称须陀夷，名闻遍天下，旃陀罗所无。

婆罗门、刹利，大姓所供养，乘于净天道，平等正直住。

不以生处障，令不生梵天，现法善名誉，后世生善趣。

二生汝当知！如我所显示，不以所生故，名为领群特；

不以所生故，名为婆罗门：业为领群特，业为婆罗门」。

婆罗门白佛言：

「如是大精进！如是大牟尼！不以所生故，名为领群特；

不以所生故，名为婆罗门：业故领群特，业故婆罗门」。

时事火婆罗豆婆遮婆罗门，转得信心，以满钵好食奉上世尊。世尊不受，以说偈得故，偈如上说。时事火婆罗豆婆遮婆罗门见食瑞应已，增其信心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可得于正法律出家受具足不」？佛告婆罗门：「汝今可得于正法律出家受具足戒」。即得出家，独静思惟，如前说，乃至得阿罗汉，心善解脱。时婆罗豆婆遮婆罗门得阿罗汉，心善解脱，自觉喜乐，即说偈言：

「非道求清净，供养祠祀火，不识清净道，犹如生盲者。

今已得安乐，出家受具足，逮得于三明，佛所教已作。

先婆罗门难，今为婆罗门，沐浴离尘垢，度诸天彼岸」。

二九；一二七八（一一七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弥绻罗国庵罗园中。时有婆四咤婆罗门尼，有六子相续命终，念子发狂，裸形被发，随路而走，至弥绻罗庵罗园中。尔时，世尊无量大众围绕说法。婆四咤婆罗门尼遥见世尊，见已即得本心，惭愧羞耻，歛身蹲坐，尔时，世尊告尊者阿难：「取汝欝多罗僧，与彼婆四咤婆罗门尼，令著听法」。尊者阿难即受佛教，取衣令著。时婆罗门尼得衣著已，至于佛前，稽首礼佛，退坐一面。尔时，世尊为其说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如佛常法，说法次第，乃至信心清净，受三自归。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彼婆四咤优婆夷，于后时第七子忽复命终，彼优婆夷都不啼哭、忧悲恼苦。时婆四咤优婆夷夫，说偈而告婆四咤优婆夷言：

「先诸子命终，念子生忧苦，昼夜不饮食，乃至发狂乱。

今丧第七子，而不生忧苦」？

婆四咤优婆夷，即复说偈，答其夫言：

「儿孙有千数，因缘和合生，长夜迁过去，我与君亦然。

子孙及宗族，其数无限量，彼彼所生处，更互相残食。

若知生要者，何足生忧苦！我已知出离，生死存亡相。

不复生忧苦，入佛正教故」。

时婆四咤优婆夷夫，说偈叹曰：

「未曾所闻法，而今闻汝说。何处闻说法，不念子忧悲」？

婆四咤优婆夷说偈答言：

「今日等正觉，在弥绻罗国，庵罗树园中，永离一切苦。

演说一切苦，苦集、苦寂灭，贤圣八正道，安隐趣涅槃。

则是我大师，深乐其正教，我已知正法，能开子忧苦」。

其夫婆罗门复说偈言：

「我今亦当往，弥绻庵罗园，彼世尊亦当，开我子忧苦」。

优婆夷复说偈言：

「当观等正觉，柔软金色身，不调者能调，广度海流人」。

尔时，婆罗门即严驾，乘于马车，诣弥绻罗庵罗园，遥见世尊，转增信乐，诣大师前。彼时大师，即为说偈，开其法眼，苦、集、灭、道，正向涅槃。彼即见法，成无间等。既知法已，请求出家，时婆罗门即得出家，独静思惟，乃至得阿罗汉。世尊记说，于第三夜逮得三明。得三明已，佛即告之，命遣御者，乘车还家，告婆四咤优婆夷，令发随喜语言：「婆罗门往见世尊，得净信心，奉事大师，即为说法，为开法眼，见苦圣谛，苦集、苦灭、贤圣八道，安趣涅槃，成无间等，既知法已，即求出家，世尊记说，于第三夜具足三明」。时彼御者奉教疾还。

时婆四咤优婆夷，遥见御者空车而还，即遥问言：「婆罗门为见佛不？佛为说法，开示法眼，见圣谛不」？御者白言：「婆罗门已见世尊，得净信心，奉事大师，为开法眼，说四圣谛，成无间等。既知法已，即求出家，专精思惟，世尊记说，于第三夜具足三明」。时优婆夷心即随喜，语御者言：「车马属汝，加复赐汝金钱一千。以汝传信，言婆罗门宿阇谛，已得三明，令我欢喜故」。御者白言：「我今何用车马、金钱为？车马、金钱还优婆夷，我今当还婆罗门所，随彼出家」。优婆夷言：「汝意如此，便可速还，不久亦当如彼所得，具足三明，随后出家」。御者白言：「如是，优婆夷！如彼出家，我亦当然」。优婆夷言：「汝父出家，汝随出家，我今不久亦当随去，如空野大龙，乘虚而游，其余诸龙、龙子、龙女，悉皆随去。我亦如是，执持衣钵，易养易满」。御者白言：「优婆夷！若如是者，所愿必果，不久当见优婆夷少欲知足，执持衣钵，人所弃者，乞受而食。剃发染衣，于阴、界、入断除爱欲，离贪系缚，尽诸有漏」。彼婆罗门及其御者，婆四咤优婆

夷，优婆夷女孙陀槃梨，悉皆出家，究竟苦边。

三〇；一二七九（一一七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毘舍离国大林精舍。时有毘梨耶婆罗豆婆遮婆罗门，晨朝买牛，未偿其价，即日失牛，六日不见。时婆罗门为觅牛故，至大林精舍，遥见世尊，坐一树下，仪容挺特，诸根清净，其心寂默，成就止观，其身金色，光明焰照。见已，即诣其前而说偈言：

「云何无所求，空寂在于此？独一处空闲，而得心所乐」。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若失若复得，于我心不乱。婆罗门当知！莫谓彼如我，

心计于得失，其心不自在」。

时婆罗门复说偈言：

「最胜梵志处，如比丘所说，我今当自说，真实语谛听。

沙门今定非，晨朝失牛者，六日求不得，是故安乐住。

沙门今定非，种殖胡麻田，虑其草荒没，是故安乐住。

沙门今定非，种稻田乏水，畏叶枯便死，是故安乐住。

沙门今定无，寡女有七人，悉养孤遗子，是故安乐住。

沙门今定无，七不爱念子，放逸多负债，是故安乐住。

沙门今定无，债主守其门，求索长息财，是故安乐住。

沙门今定无，七领重卧具，忧勤择诸虫，是故安乐住。

沙门今定无，赤眼黄发妇，昼夜闻恶声，是故安乐住。

沙门今定无，空仓群鼠戏，常忧其羸乏，是故安乐住」。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我今日定不，晨朝失其牛，六日求不得，是故安乐住。

我今日定无，种殖胡麻田，常恐其荒没，是故安乐住。

我今日定无，种稻田乏水，畏叶便枯死，是故安乐住。

我今日定无，寡女有七人，悉养孤遗子，是故安乐住。

我今日定无，七不爱念子，放逸多负债，是故安乐住。

我今日定无，债主守其门，求索长息财，是故安乐住。

我今日定无，七领重卧具，忧勤择诸虫，是故安乐住。

我今日定无，黄头赤眼妇，昼夜闻恶声，是故安乐住。

我今日定无，空仓群鼠戏，常忧其羸乏，是故安乐住。

不舍念不念，众生安乐住，断欲离恩爱，而得安乐住」。

尔时，世尊为精进婆罗豆婆遮婆罗门，种种说法，示教、照喜。如佛常法，次第说法：布施，持戒，乃至于正法中心得无畏。即从座起，合掌白佛：「我今得于正法律，出家学道，成比丘分，修梵行不」？佛告婆罗门：「汝今可得于正法律出家，受具足，修诸梵行。乃至得阿罗汉，心善解脱」。尔时，精进婆罗豆婆遮婆罗门得阿罗汉，缘自觉知，得解脱乐，而说偈言：

「我今甚欣乐，大仙法之上，得离贪欲乐，不空见于佛」。

三一；一二八〇（一一八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娑罗树林婆罗门聚落。尔时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钵，入婆罗门聚落乞食，有非时云起。尔时，世尊作是念：我今当往婆罗门聚落，婆罗长者大会堂中。作是念已，即往向彼大会堂所。时婆罗门、长者，悉集堂上，遥见世尊，共相谓言：「彼剃头沙门，竟知何法」！尔时，世尊告彼婆罗（门）聚落，婆罗门、长者言：「诸婆罗门，有知法者，有不知者；刹利、长者，亦有知法者，有不知法者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非朋欲胜朋，王不伏难伏，妻不求胜夫，无子不恭父。

无会无智者，无智不法言，贪、恚、痴悉断，是则名智者」。

时彼婆罗门、长者白佛言：「善士，瞿昙！善士夫可入此堂，就座而坐」。世尊坐已，即白言：「瞿昙说法，我等乐听」。尔时，世尊为彼大会婆罗门、长者，种种说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复说偈言：

「愚智群聚会，非说孰知明，能说寂静道，因说智则辩。

说者显正法，建立大仙幢，善说为仙幢，法为罗汉幢」。

尔时，世尊为婆罗（门）聚落，婆罗门、长者，建立正法，示教、照喜。示教、照喜已，从座起而去。

三二；一二八一（一一八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，至浮梨聚落，住天作婆罗门庵罗园中，尊者优波摩为侍者。尔时，世尊患背痛，告尊者优波摩：「汝举衣钵已，往至天作婆罗门舍」。时天作婆罗门处于中堂，令梳头者理剃须发。见尊者优波摩于门外住，见已即说偈言：

「何等剃须发，身著僧迦梨，住于彼门外，为欲何所求」？

尊者优波摩说偈答言：

「罗汉世善逝，所患背风疾，颇有安乐水，疗牟尼疾不」？

时天作婆罗门，以满钵酥，一瓶油，一瓶石蜜，使人担持，并持暖水，随尊者优波摩诣世尊所，以涂其体。暖水洗之，酥、蜜作饮。世尊背疾即得安隐。

时天作婆罗门晨朝早起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退坐一面，而说偈言：

「何言婆罗门，施何得大果？何等为时施？云何净福田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若得宿命智，见天定趣生，得尽诸有漏，牟尼起三明，

善知心解脱，解脱一切贪，说名婆罗门，施彼得大果。

施彼为时施，随所欲福田」。

时天作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三三；一二八二（一一八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。于一夜时，住止娑罗林中。时有一婆罗门，去娑罗林不远，营作田业。晨朝起作，至娑罗林中，遥见世尊

坐一树下，仪容端正，诸根清净，其心寂定，具足成就第一止观；其身金色，光明彻照。见已，往诣其所，白言：「瞿昙！我近在此经营事业，故乐此林；瞿昙于此有何事业，乐此林中」？复说偈言：

「比丘于此林，为何事业故，独一守空闲，乐于此林中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曰：

「无事于此林，林根久已断，于林离林脱，禅思不乐断」。

时彼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三四；一二八三（一一八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，夜宿一娑罗林中。时有一婆罗门，近彼林侧，与五百年少婆罗门共。彼婆罗门常称叹钦想，欲见世尊。何时游于此林，我因得见，过问所疑，颇有闲暇为我记说！时彼婆罗门年少弟子，为采薪故，入于林中，遥见世尊，坐一树下。仪容端正，诸根寂静，其心寂定，形若金山，光明彻照。见已，作是念：我和上婆罗门，常称叹钦仰，欲见瞿昙，问其所疑。今此沙门瞿昙到此林中，我当疾往，白和上令知。即持薪束，疾还学堂。舍薪束已，诣和上所，白言：「和上！当知和上由来常所称叹钦仰，欲见沙门瞿昙，脱到此林，当问所疑。今日瞿昙已到此林，和上知时」。时婆罗门即诣世尊所，面相问讯，慰劳已，退坐一面，而说偈言：

「独入此恐怖，深邃丛林中，坚住不倾动，善修正勤法。

无歌舞音乐，寂默住空闲，我所未曾见，独乐深林者。

欲求于世间，自在增上主；为三十三天，天上自在乐？

何故深林中，苦行自枯槁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若欲种种求，诸界多种著，彼一切皆是，愚痴之根本。

如是一切求，我久悉已吐，不求、不谄伪，一切无所触。

于一切诸法，唯一清净观，得无上菩提，禅思修正乐」。

婆罗门复说偈言：

「我今敬礼汝，大寂牟尼尊！禅思之妙王，觉无边大觉。

如来天人救，巍巍若金山，解脱于丛林，于林永不著。

已拔深利刺，清净无余迹，论师之上首，言说最胜辩，

人中雄师子，震吼于深林。显现苦圣谛，集、灭、八正道，

能尽众苦聚，乘出净无垢。自脱一切苦，济彼苦众生，

安乐众生故，演说于正法。已断于恩爱，远离于欲网，

断除于一切，有爱之结缚。如水生莲华，尘水不染著；

如日停虚空，清净无云翳。善哉我今日，至拘萨罗林，

得见于大师，两足之胜尊！大林大精进，得第一广度，

调御师之首，敬礼无所畏」。

时婆罗门广说斯偈，赞叹佛已，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三五；一二八四（一一八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，宿于孙陀利河侧。尔时，世尊剃发未久，于后夜时，结跏趺坐，正身思惟，系念在前，以衣覆头。时孙陀利河侧，有婆罗门住止。夜起持祠，余食不尽，持至河边，欲求大德婆罗门以奉之。尔时，世尊闻河边婆罗门声，闻已謦咳作声，却衣现头。时孙陀利河侧婆罗门，见佛已，作是念：是剃头沙门，非婆罗门，欲持食还去。彼婆罗门复作是念：非独沙门是剃头者，婆罗门中亦有剃头，应往至彼，问其所生。时孙陀利河侧婆罗门，诣世尊所，而问之言：「为何姓生」？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汝莫问所生，但当问所行。刻木为钻燧，亦能生于火；

下贱种姓中，生坚固牟尼。智慧、有惭愧，精进、善调伏，

究竟大明际，清净修梵行。而今正是时，应奉施余食」。

时孙陀利河侧婆罗门复说偈言：

「我今吉良日，求福修供养，遇得见大士，三时最胜尊，

若不见佛者，当更施余人」。

尔时，孙陀利河侧婆罗门，转得信心，即持余食以奉世尊。世尊不受，以说偈得故。如上因说偈而得食广说。孙陀利河侧婆罗门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此施食，当置何所」？佛告婆罗门：「我不见诸天、魔、梵，沙门、婆罗门，天神、世人，有能食此食，令身安隐者。汝持此食去，著无虫水中，及少生草地」。时婆罗门即持此食，著无虫水中。水即烟起涌沸，啾啾作声。如烧铁丸，投之冷水，烟起涌沸，啾啾作声；如是彼食著无虫水中，烟起涌沸，啾啾作声。孙陀利河侧婆罗门，心欲恐怖，身毛皆竖，谓为灾变，驰走上岸，集聚干木，供养祠火，令息灾恼。世尊见彼集聚干木，供养祠火，望息灾恼，见已即说偈言：

「婆罗门祠火，焚烧干草木，莫呼是净道，能却诸灾患。

此则恶供养，而谓为黠慧，作如是因缘，外道取修净。

汝今弃薪火，起内火炽然，常修不放逸，常当于供养。

处处兴净信，广施设大会，心意为束薪，瞋恚黑烟起，

妄语为尘味，口舌为木杓，胸怀燃火处，欲火常炽然，

当善自调伏，消灭士夫火。正信为大河，净戒为度济，

澄净清流水，智者之所叹。人中净天德，当于中洗浴，

涉水不著身，安乐度彼岸。正法为深渊，福德为下济，

澄净水充满，智者所赞叹。人中天净德，当于中洗浴，

涉水不著身，安乐度彼岸。真谛善调御，摄护修梵行，

慈悲为苦行，真实心清净，沐浴以正法，智者所称叹」。

尔时，孙陀利河侧婆罗门，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复道而去。

三六；一二八五（一一八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，住孙陀利河侧丛林中。时有孙陀利河侧住止婆罗门，来诣佛所，面相问讯，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问佛言：「瞿昙！至孙陀利河中洗浴不」？佛告婆罗门：「何用于孙陀利河中洗浴为」？婆罗门白佛：「瞿昙！孙陀利河是济度之数，是吉祥之数，是清净之数。若有于中洗浴者，悉能除人一切诸恶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非孙陀利河，亦非婆休多，非伽耶、萨罗，如是诸河等，

作诸恶不善，能令其清净。恒河、婆休多，孙陀利河等，

愚者常居中，不能除众恶。其清净之人，何用洗浴为？

其清净之人，何用布萨为？净业以自净，是生于受持，

不杀亦不盗，不婬、不妄语。信施除悭垢，于斯而洗浴，

于一切众生，常起慈悲心。井水以洗浴，用伽耶等为？

内心自清净，不待洗于外。下贱田舍儿，身体多污垢，

以水洗尘秽，不能净其内」。

尔时，孙陀利河侧婆罗门，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而去。

三七；一二八六（一一八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迦毘罗卫国尼拘律园中。时有萦髻罗豆婆遮婆罗门，本俗人时，为佛善知识。来诣佛所，面相问讯，慰劳已，退坐一面，而说偈言：

「外身萦髻者，是但名萦髻；内心萦髻者，是结缚众生。

今请问瞿昙，云何解萦髻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受持于净戒，内心修正觉，专精勤方便，是则解萦髻」。

时萦髻婆罗门，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而去。

三八；一二八七（一一八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迦毘罗卫国尼拘律园中。时有萦髻波罗豆婆遮婆罗门，来诣佛所，面前问讯，相慰劳已，退坐一面，而说偈言：

「身外萦髻者，是但名萦髻；内心萦髻者，是结缚众生。

我今问瞿昙，如此萦髻者，云何作方便，于何断萦髻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眼、耳及与鼻，舌、身、意入处，于彼名及色，灭尽令无余，

诸识永灭者，于彼断萦髻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萦髻波罗豆婆遮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而去。

（栴陀、婆私咤，失牛、讲集处，天敬、娑罗林，聚薪、二孙陀，一髻发为十）。

二二 梵天相应

一；一二八八（一一八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欝毘罗聚落尼连禅河侧菩提树下，成佛未久。尔时，世尊独静思惟，作是念：不恭敬者，则为大苦。无有次序，无他自在可畏惧者，则于大义有所退减。有所恭敬，有次序，有他自在者，得安乐住。有所恭敬，有次序，有他自在，大义满足。颇有诸天、魔、梵，沙门、婆罗门，天神、世人中，能于我所，具足戒胜、三昧胜、智慧胜、解脱胜、解脱知见胜，令我恭敬宗重，奉事供养，依彼而住？复作是念：无有诸天、魔、梵，沙门、婆罗门，天神、世人，能于我所戒具足胜、三昧胜、智慧胜、解脱胜、解脱知见胜，令我恭敬宗重，奉事供养，依彼而住者。唯有正法，令我自觉成三藐三佛陀者，我当于彼恭敬宗重，奉事供养，依彼而住。所以者何？过去如来、应、等正觉，亦于正法恭敬宗重，奉事供养，依彼而住；诸当来世如来、应、等正觉，亦于正法恭敬宗重，奉事供养，依彼而住。

尔时，娑婆世界主梵天王，知世尊心念已，如力士屈伸臂顷，从梵天没，住于佛前。叹言：「善哉！如是，世尊！如是，善逝！懈怠、不恭敬者，甚为大苦，广说乃至大义满足。其实无有诸天、魔、梵，沙门、婆罗门，天

神、世人，于世尊所戒具足胜、三昧胜、智慧胜、解脱胜、解脱知见胜，令世尊恭敬宗重，奉事供养，依彼而住者。唯有正法，如来自悟成等正觉，则是如来所应恭敬宗重，奉事供养，依彼而住者。所以者何？过去诸如来、应、等正觉，亦于正法恭敬宗重，奉事供养，依彼而住；诸未来如来、应、等正觉，亦当于正法恭敬宗重，奉事供养，依彼而住。世尊亦当于彼正法，恭敬宗重，奉事供养，依彼而住」。时梵天王复说偈言：

「过去等正觉，及未来诸佛，现在佛世尊，能除众生忧。

一切恭敬法，依正法而住，如是恭敬者，是则诸佛法」。

时梵天王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二；一二八九（一一八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欝毘罗聚落尼连禅河侧菩提树下，成佛未久。尔时，世尊独静思惟，作是念：有一乘道，能净众生，度诸忧悲，灭除苦恼，得真如法，谓四念处。何等为四？身身观念处；受；心；法法观念处。若有人不乐四念处者，则不乐如圣法；不乐如圣法者，则不乐如圣道；不乐如圣道者，则不乐甘露法；不乐甘露法者，则不解脱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。若乐修四念处者，则乐修如圣法；乐修如圣法者，则乐如圣道；乐如圣道者，则乐甘露法；乐甘露法者，得解脱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。

尔时，娑婆世界主梵天王，知佛心念已，譬如力士屈伸臂顷，于梵天没，住于佛前，作是叹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如是，善逝！有一乘道，能净众生，谓四念处，乃至解脱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」。时梵天王复说偈言：

「谓有一乘道，见生诸有边，演说于正法，安慰苦众生。

过去诸世尊，以乘斯道度；当来诸世尊，亦乘度斯道；

现在尊正觉，乘此度海流，究竟生死际，调伏心清净。

于生死轮转，悉已永消尽，知种种诸界，慧眼显正道。

譬若恒水流，悉归趣大海，激流浚漂远；正道亦如是，

广智善显示，逮得甘露法。殊胜正法轮，本所未曾闻，

哀愍众生故，而为众生转。覆护天人众，令度有彼岸，

是故诸众生，咸皆稽首礼」。

尔时梵天王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三；一二九〇（一一九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欝毘罗聚落尼连禅河侧菩提树下，成佛未久。尔时，娑婆世界主梵天王，绝妙色身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而说偈言：

「于诸种姓中，刹利两足尊；明行具足者，天人中最胜」。

佛告梵天王：「如是，梵天！如是，梵天！

于诸种姓中，刹利两足尊；明行具足者，天人中最胜」。

佛说是经已，娑婆世界主梵天王，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四；一二九一（一一九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，住止空闲无聚落处，与比丘众夜宿其中。尔时，世尊为诸比丘说随顺阿练若法。时娑婆世界主梵天王作是念：今者世尊在拘萨罗人间游行，住一空闲无聚落处，与诸大众止宿空野。尔时，世尊为诸大众说随顺空法，我今当往随顺赞叹。譬如力士屈伸臂顷，于梵天没，住于佛前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而说偈言：

「习近边床坐，断除诸烦恼，若不乐空闲，入众自摄护。

自调伏其心，家家行乞食，摄持于诸根，专精系心念，

然后习空闲，阿练若床坐，远离诸恐怖，无畏安隐住。

若彼诸凶险，恶蛇、众毒害，黑云大暗冥，震雷曜电光，

离诸烦恼故，昼夜安隐住。如我所闻法，乃至不究竟，

独一修梵行，不畏千死魔，若修于觉道，不畏于万数。

一切须陀洹，或得斯陀含，及阿那含者，其数亦无量，

不能定其数，恐怖于妄说」。

时娑婆世界主梵天王，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已，为佛作礼，即没不现。

五；一二九二（一一九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迦毘罗卫迦毘罗卫林中。与五百比丘俱，皆是阿罗汉，诸漏已尽，所作已作，离诸重担。逮得己利，尽诸有结，正智心善解脱。尔时，世尊为诸大众，说涅槃相应法。时有十方世界大众威力诸天，皆悉来会，供养世尊及比丘僧。复有诸梵天王，住于梵世，作是念：今日佛住迦毘罗卫国，如上广说，乃至供养世尊及诸大众，我今当往各各赞叹。作是念已，譬如力士屈伸臂顷，从梵天没，住于佛前。第一梵天即说偈言：

「于此大林中，大众普云集，十方诸天众，皆悉来恭敬，

故我远来礼，最胜难伏僧」。

第二梵天复说偈言：

「是诸比丘僧，真实心精进，于此大林中，摄诸根求度」。

第三梵天次说偈言：

「善方便消融，恩爱深利刺，坚固不倾动，如因陀罗幢。

度深堑水流，清净不求欲，善度之导师，诸调伏大龙」。

第四梵天次说偈言：

「归依于佛者，终不堕恶趣，能断人中身，得天身受乐」。

各说偈已，四梵天身即没不现。

六；一二九三（一一九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娑婆世界主梵天王，日日精勤往诣佛所，尊重供养。时娑婆世界主作是念：今旦太早而来见佛，正值世尊入大三昧，我等且当入提婆达多伴党瞿迦梨比丘房中。作是念已，即入彼房。至房户中，以指扣户，口说是言：「瞿迦梨！瞿迦梨！于舍利弗、目连所起净信心，汝莫长夜得不饶益苦」。瞿迦梨言：「汝是谁」？梵天答

言：「娑婆世界主梵天王」。瞿迦梨言：「世尊不记汝得阿那含耶」？梵天王言：「如是，比丘」！瞿迦梨言：「汝何故来」？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念言：此不可治，即说偈言：

「于无量处所，生心欲筹量，何有黠慧者，而生此觉想？

无量而欲量，是阴盖凡夫」。

时娑婆世界主梵天王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常日日勤到佛所，亲觐供养。我作是念：今旦太早来见世尊，正值世尊入大三昧，我且当入提婆达多伴党瞿迦梨比丘房中。即住户中，徐徐扣户，口说是言：瞿迦梨！瞿迦梨！当于舍利弗、目揵连贤善智慧者所，起净信心，莫长夜得不饶益苦。瞿迦梨言：汝是谁？我即答言：是娑婆世界主梵天王。瞿迦梨言：世尊不记汝得阿那含耶？我即答言：如是。瞿迦梨复言：汝何故来？我作是念：此不可治，即说偈言：

于不可量处，发心欲筹量，不可量欲量，是阴盖凡夫」。

佛语梵王：「如是，如是，梵王！

于不可量处，而发心欲量，何有智慧人，而生此妄想？

不可量欲量，是阴盖凡夫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娑婆世界主梵天王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，为佛作礼，即没不现。

七；一二九四（一一九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大梵天王，及余别梵天，善臂别梵天，日日方便往见供养世尊。时有婆句梵天，见别梵天、善臂梵天精勤方便，而问言：「汝欲何之」？彼即答言：「欲见世尊，恭敬供养」。时婆句梵天即说偈言：

「彼有四鹄鸟，三种金色宫，五百七十二，修行禅思者。

炽焰金色身，普照梵天宫，汝且观我身，何用至彼为」？

尔时，善梵王、别梵王、善臂别梵王，复说偈言：

「虽有金色身，普照梵天宫，其有智慧者，知色有烦恼，

智者不乐色，于其心解脱」。

时彼善梵天、别梵天、善臂别梵天，往诣佛所。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方便欲来见世尊，恭敬供养，有婆句梵天，见我方便而问我言：汝今方便，欲何所之？我即答言：欲往见世尊，礼事供养。婆句梵天即说偈言：

有四种鹄鸟，三种金色宫，五百七十二，于中而禅思。

观我身金色，普照梵天宫，汝且观我身，何用至彼为？

我即说偈而答彼言：

虽有金色身，普照梵天宫，当知真金色，是则烦恼事，

智者解脱色，于色不复乐」。

佛告梵天：「如是，梵天！如是，梵天！

虽有真金色，普照梵天宫，当知真金色，则是烦恼事，

智者解脱色，于色不复乐」。

时彼梵天，为迦咤务陀低沙比丘故说偈言：

「夫士生世间，利斧在口中，还自斩其身，斯由恶言故。

应毁者称誉，应誉而反毁，恶口增其过，所生无安乐。

博弈、酒丧财，其过失甚少，恶心向善逝，是则为大过。

地狱有百千，名尼罗浮陀，三千有六百，及五阿浮陀，

斯皆谤圣狱，口意恶愿故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彼诸梵天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八；一二九五（一一九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婆句梵天，住梵天上，起如是恶邪见言：此处常恒非变易法，纯一出离之处。尔时，世尊知婆句梵天心念已，入于三昧，如其正受，于王舍城没，住梵天上。婆句梵天遥见世

尊而说偈言：

「梵天七十二，造作诸福乐，自在而常住，生老死已过。

我于诸明论，修习已究竟，彼诸天众等，唯谓我长存」。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此则极短寿，非是长存者，而婆句梵天，自谓为长寿。

尼罗浮多狱，其寿百千数，我悉忆念知，汝自谓长存」。

婆句梵天复说偈言：

「佛世尊所见，其劫数无边，生老死忧悲，皆悉已过去。

唯愿说知我，过去曾所更，受持何戒业，而得生于此」。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过去久远劫，于大旷野中，有诸大众行，多贤圣梵行，

饥乏无资粮，汝救之令度，慈救心相续，经劫而不失；

是则汝过去，所受持功德，我悉忆念知，久近如眠觉。

过去有村邑，为贼所抄掠，汝时悉皆救，令其得解脱；

是则过去世，所受持福业，我忆此因缘，久近如眠觉。

过去有人众，乘船恒水中，恶龙持彼船，欲尽害其命，

汝时以神力，救令得解脱；是则汝过去，所受持福业，

我忆是因缘，久近如眠觉」。

婆句梵天复说偈言：

「决定悉知我，古今寿命事，亦知余一切，是则为正觉。

是故所受身，金光炎普照，其身住于此，光明遍世间」。

尔时，世尊为婆句梵天种种说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如其正受，从梵天没，还王舍城。

九；一二九六（一一九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一梵天，住梵天上，起如是邪见言：此处常恒不变易，纯一出离，未曾见有来至此处，况复有过此上者！尔时，世尊知彼梵天心之所念，即入三昧，如其正受，于舍卫国没，现梵天宫。当彼梵天顶上，于虚空中结跏趺坐，正身系念。尔时，尊者阿若俱隣作是念：今日世尊为在何所？即以天眼净过人间眼，观见世尊在梵天上。见已，即入三昧，如其正受，于舍卫国没，现彼梵世，在于东方，西面向佛，结跏趺坐，端身系念，在佛座下，梵天座上。尔时，尊者摩诃迦叶作是念：今日世尊为在何所？即以天眼净过于人眼，见世尊在梵天上。见已，即入三昧，如其正受，于舍卫国没，现梵天上。在于南方，北面向佛，结跏趺坐，端身系念，在佛座下，梵天座上。时尊者舍利弗作是念：世尊今者为在何所？即以天眼净过于人眼，见世尊在梵天上。见已，即入三昧，如其正受，于舍卫国没，住梵天上。在于西方，东面向佛，结跏趺坐，端身系念，在佛座下，梵天座上。尔时，尊者大目揵连即作是念：今日世尊为在何所？以天眼净过于人眼，遥见世尊在梵天上。见已，即入三昧，如其正受，于舍卫国没，住梵天上。在于北方，南面向佛，结跏趺坐，端身系念，在佛座下，梵天座上。尔时，世尊告梵天曰：「汝今复起是见；从本已来，未曾见有过我上者不」？梵天白佛：「我今不敢复言我未曾见有过我上者，唯见梵天光明被障」。尔时，世尊为彼梵天种种说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即入三昧，如其正受，于梵天上没，还舍卫国。尊者阿若俱隣，摩诃迦叶，舍利弗，为彼梵天种种说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即入三昧，如其正受，于梵天没，还舍卫国。唯尊者大目揵连，仍于彼住。时彼梵天问尊者大目揵连：「世尊诸余弟子，悉有如是大德大力不」？时尊者大目揵连即说偈言：

「大德具三明，通达观他心，漏尽诸罗汉，其数无有量」。

时尊者大目揵连，为彼梵天种种说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即入三昧，如其正受，于梵天没，还舍卫国。

一〇；一二九七（一一九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俱尸那竭国力士生地坚固双树林。尔时，世尊临般涅槃，告尊者阿难：「汝于坚固双树间，敷绳床，北首，如来今日中夜，于无余涅槃而般涅槃」。时尊者阿难奉世尊教，于双坚固树间，为世尊敷绳床，北首已，还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白言：「世尊！已为如来于双坚固树间，敷绳床，令北首」。于是世尊往就绳床，右胁著地，北首而卧。足足相累，系念明相。尔时，世尊即于中夜，于无余涅槃而般涅槃。般涅槃已，双坚固树寻即生花，周匝垂下，供养世尊。时有异比丘即说偈言：

「善好坚固树，枝条垂礼佛，妙花以供养，大师般涅槃」。

寻时释提桓因说偈：

「一切行无常，斯皆生灭法，虽生寻以灭，斯寂灭为乐」。

寻时娑婆世界主梵天王次复说偈言：

「世间一切生，立者皆当舍，如是圣大师，世间无有比，

逮得如来力，普为世间眼，终归会磨灭，入无余涅槃」。

尊者阿那律陀次复说偈言：

「出息入息住，立心善摄护，从所依而来，世间般涅槃。

大恐怖相生，令人身毛竖，一切行力具，大师般涅槃。

其心不懈怠，亦不住诸爱，心法渐解脱，如薪尽火灭」。

如来涅槃后七日，尊者阿难往枝提所而说偈言：

「导师此宝身，往诣梵天上。如是大神力，内火还烧身，

五百氈缠身，悉烧令磨灭。千领细氈衣，以衣如来身，

唯二领不烧，最上及衬身」。

尊者阿难说是偈时，时诸比丘，默然悲喜。

二三 比丘尼相应

一；一二九八（一一九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阿臈毘比丘尼，住舍卫国王园精舍比丘尼众中。时阿臈毘比丘尼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食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，持尼师坛著右肩上，入安陀林坐禅。时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门瞿昙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有弟子阿臈毘比丘尼，住舍卫国王园精舍比丘尼众中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食已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持尼师坛著右肩上，入安陀林坐禅，我今当往为作留难。即化作年少，容貌端正，往诣彼比丘尼所，语比丘尼言：「阿姨！欲何处去」！比丘尼答言：「贤者！到远离处去」。时魔波旬即说偈言：

「世间无有出，用求远离为？还服食五欲，勿令后变悔」。

时阿臈毘比丘尼作是念：是谁欲恐怖我？为是人耶？为非人耶？奸狡人耶？心即念言：此必恶魔，欲乱我耳。觉知已而说偈言：

「世间有出要，我自知所得，鄙下之恶魔，汝不知其道。

譬如利刀害，五欲亦如是；譬如斩肉刑，苦受阴亦然。

如汝向所说，服乐五欲者，是则不可乐，大恐怖之处。

离一切喜乐，舍诸大暗冥，以灭尽作证，安住离诸漏。

觉知汝恶魔，寻即自灭去」！

时魔波旬作是念：彼阿臈毘比丘尼已知我心。愁忧不乐，即没不现。

二；一二九九（一一九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苏摩比丘尼，住舍卫国王园精舍比丘尼众中。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食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毕，持尼师坛著右肩上，至安陀林坐禅。时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门瞿昙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有苏摩比丘尼住舍卫国王园精舍比丘尼众中。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食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毕，持尼师坛著右肩上，入安陀林坐禅，我今当往为作留难。即化作年少，容貌端正，往至苏摩比丘尼所，问言：「阿姨！欲至何所」？答言：「贤者！欲至远离处去」。时魔波旬即说偈言：

「仙人所住处，是处甚难得，非彼二指智，能得到彼处」。

时苏摩比丘尼作是念：此是何等欲恐怖我？为人、为非人？为奸狡人？作此思惟已，决定智生，知是恶魔来欲娆乱。即说偈言：

「心入于正受，女形复何为？智或若生已，逮得无上法。

若于男女想，心不得俱离，彼即随魔说，汝应往语彼。

离于一切苦，舍一切暗冥，逮得灭尽证，安住诸漏尽。

觉知汝恶魔，即自磨灭去」！

时魔波旬作是念：苏摩比丘尼已知我心。内怀忧悔，即没不现。

三；一三〇〇（一二〇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吉离舍瞿昙弥比丘尼，住舍卫国王园精舍比丘尼众中。晨朝著衣持钵，至舍卫城乞食。食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毕，持尼师坛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于一树下结跏趺坐，入昼正受。时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门瞿昙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时吉离舍瞿昙弥比丘尼住舍卫国王园精舍比丘尼众中。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食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毕，持尼师坛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于一树下结跏趺坐，入昼正受，我今当往为作留难。即化作年少，容貌端正，往至吉离舍瞿昙弥比丘尼所而说偈言：

「汝何丧其子，涕泣忧愁貌？独坐于树下，何求于男子」？

时吉离舍瞿昙弥比丘尼作是念：为谁恐怖我？为人、为非人？为奸狡者？如是思惟，生决定智，恶魔波旬来娆我耳。即说偈言：

「无边际诸子，一切皆亡失，此则男子边，已度男子表。

不恼不忧愁，佛教作已作，一切离忧苦，舍一切暗冥，

已灭尽作证，安隐尽诸漏。已知汝弊魔，于此自灭去」。

时魔波旬作是念：吉离舍瞿昙弥比丘尼已知我心。愁忧苦恼，即没不现。

四；一三〇一（一二〇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优钵罗色比丘尼，住舍卫国王园比丘尼众中。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食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毕，持尼师坛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树下，入昼正受。时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门瞿昙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优钵罗色比丘尼住舍卫国王园比丘尼众中。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食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毕，持尼师坛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树下，入昼正受，我今当往为作留难。即化作年少，容貌端正，至优钵罗色比丘尼所而说偈言：

「妙华坚固树，依止其树下，独一无等侣，不畏恶人耶」？

时优钵罗色比丘尼作是念：为何等人欲恐怖我？为是人、为非人？为奸狡人？如是思惟，即得觉知，必是恶魔波旬欲乱我耳。即说偈言：

「设使有百千，皆是奸狡人，如汝等恶魔，来至我所者，

不能动毛发，不畏汝恶魔」。

魔复说偈言：

「我今入汝腹，住于内藏中，或住两眉间，汝不能见我」。

时优钵罗色比丘尼复说偈言：

「我心有大力，善修习神通，大缚已解脱，不畏汝恶魔。

我已吐三垢，恐怖之根本，住于不恐地，不畏于魔军。

于一切爱喜，离一切暗冥，已证于寂灭，安住诸漏尽。

觉知汝恶魔，自当消灭去」。

时魔波旬作是念：优钵罗色比丘尼已知我心。内怀忧愁，即没不现。

五；一三〇二（一二〇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尸罗比丘尼住舍卫国王园比丘尼众中。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食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毕，持尼师坛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树下，入昼正受。时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门瞿昙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尸罗比丘尼住舍卫国王园精舍比丘尼众中。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食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毕，持

尼师坛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树下，入昼正受，我今当往为作留难。即化作年少，容貌端正，往到尸罗比丘尼前，而说偈言：

「众生云何生？谁为其作者？众生何处起？去复至何所」？

尸罗比丘尼作是念：此是何人欲恐怖我？为人、为非人？为奸狡人？作是思惟已，即生知觉，此是恶魔，欲作留难。即说偈言：

「汝谓有众生，此则恶魔见，唯有空阴聚，无是众生者。

如和合众材，世名之为车，诸阴因缘合，假名为众生。

其生则苦生，住亦即苦住，无余法生苦，苦生苦自灭。

舍一切忧苦，离一切暗冥，已证于寂灭，安住诸漏尽。

已知汝恶魔，则自消灭去」。

时魔波旬作是念：尸罗比丘尼已知我心。内怀忧戚，即没不现。

六；一三〇三（一二〇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毘罗比丘尼，住舍卫国王园比丘尼众中。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食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毕，持尼师坛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树下，入昼正受。时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门瞿昙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毘罗比丘尼住舍卫国王园比丘尼众中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食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毕，持尼师坛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树下，入昼正受，我当往彼为作留难。即化作年少，容貌端正，至毘罗比丘尼所而说偈言：

「云何作此形，谁为其作者？此形何处起？形去至何所」？

毘罗比丘尼作是念：是何人来恐怖我？为人、为非人？为奸狡人？如是思惟，即得知觉，恶魔波旬欲作娆乱。即说偈言：

「此形不自造，亦非他所作，因缘会而生，缘散即磨灭。

如世诸种子，因大地而生，因地、水、火、风；阴、界、入亦然，

因缘和合生，缘离则磨灭。舍一切忧苦，离一切暗冥，

已证于寂灭，安住诸漏尽。恶魔已知汝，即自磨灭去」。

时魔波旬作是念：毘罗比丘尼已知我心。生大忧戚，即没不现。

七；一三〇四（一二〇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毘阇耶比丘尼，住舍卫国王园比丘尼众中。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食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毕，持尼师坛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树下，入昼正受。时魔波旬作是念：此沙门瞿昙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弟子毘阇耶比丘尼，住舍卫国王园比丘尼众中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食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毕，持尼师坛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树下，入昼正受，我今当往为作留难。即化作年少，容貌端正，往至其前，而说偈言：

「汝今年幼少，我亦是年少，当共于此处，作五种音乐，

而共相娱乐，用是禅思为」？

时毘阇耶比丘尼作是念：此何等人欲恐怖我？为是人耶？为非人耶？为奸狡人耶？如是思惟已，即得知觉，是魔波旬欲作娆乱。即说偈言：

「歌舞作众伎，种种相娱乐，今悉已惠汝，非我之所须。

若寂灭正受，及天人五欲，一切持相与，亦非我所须。

舍一切喜乐，离一切暗冥，寂灭以作证，安住诸漏尽。

已知汝恶魔，当自消灭去」。

时魔波旬作是念：是毘阇耶比丘尼已知我心。内怀忧戚，即没不现。

八；一三〇五（一二〇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遮罗比丘尼，住舍卫国王园比丘尼众中。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食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毕，持尼师坛著肩上，至安陀林，坐一树下，入昼正受。时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门瞿昙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遮罗比丘尼亦住舍卫国王园比丘尼众中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食已，还精舍，洗足毕，举衣钵，持尼师坛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树下，入昼正受，我今当往为作留难。化作

年少，容貌端正，至遮罗比丘尼前而说偈言：

「觉受生为乐，生服受五欲，为谁教授汝，令厌离于生」？

时遮罗比丘尼作是念：此是何人欲作恐怖？为人、为非人、为奸狡人，而来至此欲作娆乱？即说偈言：

「生者必有死，生则受诸苦，鞭打诸恼苦，一切缘生有，

当断一切苦，超越一切生。慧眼观圣谛，牟尼所说法：

苦苦及苦集，灭尽离诸苦，修习八正道，安隐趣涅槃。

大师平等法，我欣乐彼法，我知彼法故，不复乐受生。

一切离爱喜，舍一切暗冥，寂灭以作证，安住诸漏尽。

觉知汝恶魔，自当消灭去」。

时魔波旬作是念：遮罗比丘尼已知我心。内怀忧戚，即没不现。

九；一三〇六（一二〇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优波遮罗比丘尼，亦住舍卫国王园比丘尼众中。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食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毕，持尼师坛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树下，入昼正受。时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门瞿昙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优波遮罗比丘尼，亦住舍卫国王园比丘尼众中。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食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毕，持尼师坛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树下，入昼正受，我今当往为作留难。即化作年少，容貌端正，至优波遮罗比丘尼所而说偈言：

「三十三天上，炎魔、兜率陀，化乐、他自在，发愿得往生」。

优波遮罗比丘尼作是念：此何等人欲恐怖我？为人、为非人？为是奸狡人？自思觉悟，必是恶魔欲作娆乱。而说偈言：

「三十三天上，炎魔、兜率陀，化乐、他自在，斯等诸天上，

不离有为行，故随魔自在。一切诸世间，悉是众行聚；

一切诸世间，悉皆动摇法；一切诸世间，苦火常炽然；

一切诸世间，悉皆烟尘起。不动亦不摇，不习近凡夫，

不随于魔趣，于是处娱乐。离一切忧苦，舍一切暗冥，

寂灭以作证，安住诸漏尽。已觉汝恶魔，则自磨灭去」。

时魔波旬作是念：优波遮罗比丘尼已知我心。内怀忧戚，即没不现。

一〇；一三〇七（一二〇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尸利沙遮罗比丘尼，亦住舍卫国王园比丘尼众中。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食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毕，持尼师坛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树下，入昼正受。时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门瞿昙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尸利沙遮罗比丘尼，亦住舍卫国王园比丘尼众中。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食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毕，持尼师坛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树下，入昼正受，我当往彼为作留难。化作年少，容貌端正，往到尸利沙遮罗比丘尼所而作是言：「阿姨！汝乐何等诸道」？比丘尼答言：「我都无所乐」。时魔波旬即说偈言：

「汝何所咨受，剃头作沙门，身著袈裟衣，而作出家相，

不乐于诸道，而守愚痴住」？

时尸利沙遮罗比丘尼作是念：此何等人欲恐怖我？为人、为非人？为奸狡人？如是思惟已，即自知觉，恶魔波旬欲作娆乱。即说偈言：

「此法外诸道，诸见所缠缚，缚于诸见已，常随魔自在。

若生释种家，禀无比大师，能伏诸魔怨，不为彼所伏。

清净一切脱，道眼普观察，一切智悉知，最胜离诸漏。

彼则我大师，我唯乐彼法，我入彼法已，得远离寂灭。

离一切、爱喜，舍一切暗冥，寂灭以作证，安住诸漏尽。

已知汝恶魔，如是自灭去」。

时魔波旬作是念：尸利沙遮罗比丘尼已知我心。内怀忧戚，即没不现。

（旷野、素弥、苏瞿昙，莲华、石室及毘罗，毘阇、折罗，忧波折罗，第十名动头）。

二四 婆耆舍相应

一；一三〇八（一二〇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瞻婆国揭伽池侧。尔时，世尊月十五日布萨时，于大众前坐。月初出时，时有尊者婆耆舍，于大众中作是念：我今欲于佛前叹月譬偈。作是念已，即从坐起，整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欲有所说，善逝！欲有所说」。佛告婆耆舍；「欲说者便说」。时尊者婆耆舍，即于佛前而说偈言：

「如月停虚空，明净无云翳，光炎明晖曜，普照于十方。

如来亦如是，慧光照世间，功德善名称，周遍满十方」。

尊者婆耆舍说是偈时，诸比丘闻其所说，皆大欢喜。

二；一三〇九（一二〇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瞻婆国揭伽池侧。尔时，尊者阿若憍陈如，久住空闲阿练若处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以面掩佛足上，而说是言：「久不见世尊！久不见善逝」！尔时，尊者婆耆舍在于会中，作是念：我今当于尊者阿若憍陈如面前，以上座譬而赞叹之。作此念已，即从坐起，整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合掌白佛：「世尊！欲有所说，善逝！欲有所说」。佛告婆耆舍：「欲说时便说」。时尊者婆耆舍即说偈言：

「上座之上座，尊者憍陈如，已度已超越，得安乐正受。

于阿练若处，常乐于远离，声闻之所应，大师正法教，

一切悉皆陈，正受不放逸，大德力三明，他心智明了。

上座憍陈如，护持佛法财，增上恭敬心，头面礼佛足」。

尊者婆耆舍说是语时，诸比丘闻其所说，皆大欢喜。

三；一三一〇（一二一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瞻婆国揭伽池侧。时尊者舍利弗，在供养堂，有众多比丘集会而为说法：句味满足，辩才简净，易解乐闻；不阂不断，深义显现。彼诸比丘专至乐听，尊重忆念，一心侧听。时尊者婆耆舍在于会中，作是念：我当于尊者舍利弗面前，说偈赞叹。作是念已，即起合掌，白尊者舍利弗：「我欲有所说」。舍利弗告言：「随所乐说」。尊者婆耆舍即说偈言：

「善能略说法，令众广开解，贤优婆提舍，于大众宣畅。

当所说法时，咽喉出美声。悦乐爱念声，调和渐进声，

闻声皆欣乐，专念不移转」。

尊者婆耆舍说此语时，诸比丘闻其所说，皆大欢喜。

四；一三一一（一二一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那伽山侧，五百比丘俱，皆是阿罗汉，诸漏已尽，所作已作，离诸重担，逮得己利，断诸有结，正智心善解脱。尊者大目揵连，观大众心，一切皆悉解脱贪欲。时尊者婆耆舍，于大众中作是念：我今当于世尊及比丘僧面前，说偈赞叹。作是念已，即从座起，整衣服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欲有所说，善逝！欲有所说」。佛告婆耆舍：「随所乐说」。时尊者婆耆舍即说偈言：

「导师无上士，住那伽山侧，五百比丘众，亲奉于大师。

尊者大目连，神通谛明了，观彼大众心，悉皆离贪欲。

如是具足度，牟尼度彼岸，持此最后身，我今稽首礼」。

尊者婆耆舍说是语时，诸比丘闻其所说，皆大欢喜。

五；一三一二（一二一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夏安居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，皆是阿罗汉，诸漏已尽，所作已作，离诸重担，断除有结，正智心善解脱；除一比丘，谓尊者阿难，世尊记说彼现法当得无知证。尔时，世尊临十五日，月食受时，于大众前敷座而坐。坐已，告诸比丘：「〔我为婆罗门，得

般涅槃，持后边身，为大医师，拔诸剑刺］。我为婆罗门，得般涅槃，持此后边身，无上医师，能拔剑刺。汝等为子，从我口生，从法化生，得法余财。当怀受我，莫令我若身、若口、若心有可嫌责事」。尔时，尊者舍利弗在众会中，从座起，整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合掌白佛：「世尊向者作如是言：我为婆罗门，得般涅槃，持最后身，无上大医，能拔剑刺。汝为我子，从佛口生，从法化生，得法余财。诸比丘！当怀受我，莫令我身、口、心有可嫌责。我等不见世尊身、口、心有可嫌责事。所以者何？世尊不调伏者能令调伏，不寂静者能令寂静，不稣息者能令稣息，不般涅槃者能令般涅槃。如来知道，如来说道，如来向道，然后声闻成就随道、宗道，奉受师教，如其教授，正向欣乐真如善法。我于世尊都不见有可嫌责身、口、心行。我今于世尊所，乞愿怀受，见、闻、疑罪，若身、口、心有嫌责事」！佛告舍利弗：「我不见汝有见、闻、疑，身、口、心可嫌责事。所以者何？汝舍利弗持戒、多闻，少欲、知足，修行远离，精勤方便，正念、正受。捷疾智慧，明利智慧，出要智慧，厌离智慧，大智慧，广智慧，深智慧，无比智慧，智宝成就。示教、照喜，亦常赞叹示教、照喜，为众说法，未曾疲倦。譬如转轮圣王第一长子，应受灌顶而未灌顶，已住灌顶仪法，如父之法，所可转者亦当随转。汝今如是为我长子，隣受灌顶而未灌顶，住于仪法，我所应转法轮汝亦随转，得无所起，尽诸有漏，心善解脱。如是舍利弗！我于汝所，都无见、闻、疑，身、口、心可嫌责事」。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我无有见、闻、疑，身、口、心可嫌责事，此五百诸比丘，得无有见、闻、疑，身、口、心可嫌责事耶」？佛告舍利弗：「我于此五百比丘，亦不见有见、闻、疑，身、口、心可嫌责事。所以者何？此五百比丘皆是阿罗汉，诸漏已尽，所作已作，已舍重担，断诸有结，正智心善解脱；除一比丘，谓尊者阿难，我记说彼于现法中得无知证。是故诸五百比丘，我不见其有身、口、心，见、闻、疑罪可嫌责者」。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五百比丘，既无有见、闻、疑，身、口、心可嫌责事，然此中几比丘得三明？几比丘俱解脱？几比丘慧解脱」？佛告舍利弗：「此五百比丘中，九十比丘得三明，九十比丘得俱解脱，余者慧解脱。舍利弗！此诸比丘离诸飘转，无有皮肤，真实坚固」。时尊者婆

耆舍在众会中，作是念：我今当于世尊及大众面前，叹说怀受偈。作是念已，即从座起，整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：「世尊！欲有所说，善逝！欲有所说」。佛告婆耆舍：「随所乐说」。时婆耆舍即说偈言：

「十五清净日，其众五百人，断除一切结，有尽大仙人。

清净相习近，清净广解脱，不更受诸有，生死已永绝。

所作者已作，得一切漏尽，五盖已云除，拔刺根本爱。

师子无所畏，离一切有余，害诸有怨结，超越有余境，

诸有漏怨敌，皆悉已潜伏。犹如转轮王，怀受诸眷属，

慈心广宣化，海内悉奉用。能伏魔怨敌，为无上导师，

信敬心奉事，三明、老死灭。为法之真子，无有飘转患，

拔诸烦恼刺，敬礼日种胤」。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六；一三一三（一二一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尼拘律相，住于旷野禽兽住处。尊者婆耆舍出家未久，有如是威仪，依聚落、城邑住。晨朝著衣持钵，于彼聚落、城邑乞食。善护其身，守诸根门，摄心系念。食已，还住处，举衣钵，洗足毕，入室坐禅，速从禅觉。不著乞食，而彼无有随时教授，无有教诫者，心不安乐，周圆隐覆，如是深住。时尊者婆耆舍作是念：我不得利，难得非易得，我不随时得教授教诫，不得欣乐周圆，隐覆心住，我今当赞叹自厌之偈。即说偈言：

「当舍乐不乐，及一切贪觉，于隣无所作，离染名比丘。

于六觉心想，驰骋于世间，恶不善隐覆，不能去皮肤。

秽污乐于心，是不名比丘，有余缚所缚，见、闻、觉、识俱。

于欲觉悟者，彼处不复染，如是不染者，是则为牟尼。

大地及虚空，世间诸色像，斯皆磨灭法，寂然自决定。

法器久修习，而得三摩提，不触不谄伪，其心极专至，

彼圣久涅槃，系念待时灭」。

时尊者婆耆舍说自厌离偈，心自开觉，于不乐等开觉已，欣乐心住。

七；一三一四（一二一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阿难陀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，以尊者婆耆舍为伴。时尊者婆耆舍见女人有上妙色，见已贪欲心起。时尊者婆耆舍作是念：我今得不利，得苦非得乐，我今见年少女人有妙绝之色，贪欲心生。今为生厌离故，而说偈言：

「贪欲所覆故，炽然烧我心。今尊者阿难，为我灭贪火，

慈心哀愍故，方便为我说」！

尊者阿难说偈答言：

「以彼颠倒想，炽然烧其心，远离于净想，长养贪欲者，

当修不净观，常一心正受。速灭贪欲火，莫令烧其心，

谛观察诸行，苦空非有我。系念正观身，多修习厌离，

修习于无相，灭除憍慢使，得慢无间等，究竟于苦边」。

尊者阿难说是语时，尊者婆耆舍闻其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八；一三一五（一二一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一长者，请佛及僧，就其舍食入其舍已，尊者婆耆舍直日住守，请其食分。时有众多长者妇女，从聚落出，往诣精舍。时尊者婆耆舍见年少女人，容色端正，贪欲心起。时尊者婆耆舍作是念：我今不利不得利，得苦不得乐，见他女人容色端正贪欲心生，我今当说厌离偈。念已而说偈言：

「我已得出离，非家而出家，贪欲随逐我，如牛念他苗。

当如大将子，大力执强弓，能破彼重阵，一人摧伏千。

今于日种胤，面前闻所说，正趣涅槃道，决定心乐住。

如是不放逸，寂灭正受住，无能于我心，幻惑欺诳者。

决定善观察，安住于正法，正使无量数，欲来欺惑我，

如是等恶魔，莫能见于我」。

时尊者婆耆舍说是偈已，心得安住。

九；一三一六（一二一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尊者婆耆舍，自以智慧堪能善说，于彼聪明梵行所生憍慢心。即自心念：我不利不得利，得苦不得乐，我自以智慧，轻慢于彼聪明梵行者。我今当说能生厌离偈，即说偈言：

「瞿昙莫生慢，断慢令无余，莫起慢觉想，莫退生变悔，

莫隐覆于他，涅犁杀慢堕。正受能除忧，见道住正道，

其心得喜乐，见道自摄持。是故无碍辩，清净离诸盖，

断一切诸慢，起一切明处，正念于三明，神足、他心智」。

时尊者婆耆舍说此生厌离偈已，心得清净。

（「月喻」、憍陈如、舍利，龙脇及自恣，不乐及欲结，出离及憍慢）。

一〇；一三一七（一二一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尊者婆耆舍，住舍卫国东园鹿子母讲堂，独一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专修自业，逮得三明身作证。时尊者婆耆舍作是念：我独一静处，思惟不放逸住，专修自业，起于三明身作证，今当说偈赞叹三明，即说偈言：

「本欲心狂惑，聚落及家家，游行遇见佛，授我殊胜法。

瞿昙哀愍故，为我说正法，闻法得净信，舍非家出家。

闻彼说法已，正住于法教，勤方便系念，坚固常堪能。

逮得于三明，于佛教已作。世尊善显示，日种苗胤说，

为生盲众生，开其出要门：苦苦及苦因，苦灭尽作证，

八圣离苦道，安乐趣涅槃。善义、善句味，梵行无过上，

世尊善显示，涅槃济众生」。

一一；一三一八（一二一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四法句，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何等为四？

贤圣善说法，是则为最上。爱说非不爱，是则为第二。谛说非虚妄，是则第三说。法说不异言，是则为第四。

诸比丘！是名说四法句」。尔时，尊者婆耆舍于众会中，作是念：世尊于四众中说四法句，我当以四种赞叹，称誉随喜。即从座起，整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欲有所说，善逝！欲有所说」。佛告婆耆舍：「随所乐说」。时尊者婆耆舍即说偈言：

「若善说法者，于己不恼迫，亦不恐怖他，是则为善说。

所说爱说者，说令彼欢喜，不令彼为恶，是则为爱说。

谛说知甘露，谛说知无上，谛义说法说，正士建立处。

如佛所说法，安隐涅槃道，灭除一切苦，是名善说法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二；一三一九（一二一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那伽山侧，与千比丘俱，皆是阿罗汉，尽诸有漏，所作已作，离诸重担，逮得己利，尽诸有结，正智心善解脱。尔时，尊者婆耆舍住王舍城寒林中丘冢间，作是念：今世尊住王舍城那伽山侧，与千比丘俱，皆是阿罗汉，诸漏已尽，所作已作，离诸重担，逮得己利，尽诸有结，正智心善解脱。我今当往，各别赞叹世尊及比丘僧。作是念已，即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，而说偈言：

「无上之导师，住那伽山侧，千比丘眷属，奉事于如来。

大师广说法，清凉涅槃道，专听清白法，正觉之所说。

正觉尊所敬，处于大众中，德阴之大龙，仙人之上首，

兴功德密云，普雨声闻众。起于昼正受，来奉觐大师，

弟子婆耆舍，稽首而顶礼。

世尊！欲有所说，唯然善逝！欲有所说」。佛告婆耆舍：「随汝所说，莫先思惟」。时婆耆舍即说偈言：

「波旬起微恶，潜制令速灭，能掩障诸魔，令自觉知过。

观察解结缚，分别清白法，明照如日月，为诸异道王。

超出智作证，演说第一法，出烦恼诸流，说道无量种。

建立于甘露，见谛真实法，如是随顺道，如是师难得。

建立甘露道，见谛崇远离。世尊善说法，能除人阴盖，

明见于诸法，为调伏随学」。

尊者婆耆舍说是偈已，诸比丘闻其所说，皆大欢喜。

一三；一三二〇（一二二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榇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尔时，世尊为比丘众，说四圣谛相应法：谓此苦圣谛，此苦集圣谛，此苦灭圣谛，此苦灭道迹圣谛。时尊者婆耆舍在会中，作是念：我今当于世尊面前，赞叹拔箭之譬。如是念已，即从座起，整衣服，合掌白佛言：「唯然世尊！欲有所说。唯然善逝！欲有所说」。佛告婆耆舍：「随所乐说」。时尊者婆耆舍即说偈言：

「我今敬礼佛，哀愍诸众生，第一拔利箭，善解治众病。

迦露医投药，波睺罗治药，及彼瞻婆耆，耆婆医疗病，

或有病小差，名为善治病，后时病还发，抱病遂至死。

正觉大医王，善投众生药，究竟除众苦，不复受诸有。

乃至百千种，那由他病数，佛悉为疗治，究竟于苦边。

诸医来会者，我今悉告汝，得甘露法药，随所乐而服。

第一拔利箭，善觉知众病，治中之最上，故稽首瞿昙」。

尊者婆耆舍说是语时，诸比丘闻其所说，皆大欢喜。

一四；一三二一（一二二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尊者尼拘律想，住于旷野禽兽之处，疾病委笃。尊者婆耆舍为看病人，瞻视供养。彼尊者尼拘律想以疾病故，遂般涅槃。时尊者婆耆舍作是念：我和上为有余涅槃，无余涅槃？我今当求其相。尔时，尊者婆耆舍供养尊者尼拘律想舍利已，持衣钵、向王舍城，次第到王舍城。举衣钵，洗足已，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，而说偈言：

「我今礼大师，等正觉无减，于此现法中，一切疑网断。

旷野住比丘，命终般涅槃，威仪摄诸根，大德称于世，

世尊为制名，名尼拘律想。我今问世尊，彼不动解脱，

精进勤方便，功德为我说！我为释迦种，世尊法弟子，

及余皆欲知，圆道眼所说，我等住于此，一切皆欲闻。

世尊为大师，无上救世间，断疑大牟尼，智慧已具备，

圆照神道眼，光明显四众，犹如天帝释，曜三十三天。

诸贪欲、疑惑，皆从无明起，若得遇如来，断灭悉无余。

世尊神道眼，世间为最上，灭除众生过，如风飘游尘。

一切诸世间，烦恼覆隐没，诸余悉无有，明目如佛者。

慧光照一切，令同大精进，唯愿大智尊，当为众记说。

言出微妙声，我等专心听，柔软音演说，诸世间普闻。

犹如热渴逼，求索清凉水，如佛无减知，我等亦求知」。

尊者婆耆舍复说偈言：

「今闻无上士，记说其功德，不空修梵行，我闻大欢喜。

如说随说得，顺牟尼弟子，灭生死长縻，虚伪幻化缚。

以见世尊故，能断除诸爱，度生死彼岸，不复受诸有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婆耆舍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一五；一三二二（九九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诸上座比丘，随佛左右，依止而住，所谓尊者阿若憍陈如，尊者摩诃迦叶，尊者舍利弗，尊者摩诃目揵连，尊者阿那律陀，尊者二十亿耳，尊者陀罗骠摩罗子，尊者婆那迦婆娑，尊者耶舍舍罗迦毘诃利，尊者富留那，尊者分陀檀尼迦，如此及余上座比丘，随佛左右，依止而住。时尊者婆耆舍，住舍卫国东园鹿子母讲堂。时尊者婆耆舍作是念：今日世尊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诸上座比丘随佛左右，依止而住。我今当往至世尊所，各各说偈，叹诸上座比丘。作是念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，而说偈言：

「上上座比丘，已断诸贪欲，超过诸世间，一切之积聚，

深智少言说，勇猛勤方便，道德净明显，我今稽首礼。

已伏诸魔怨，远离于群聚，不为五欲缚，常习于空闲，

清虚而寡欲，我今稽首礼。遮罗延胜族，禅思不放逸，

内心乐正受；清净离尘秽，辩慧显深义，是故稽首礼。

所得神通慧，超诸神通力，六神通众中，自在无所畏，

神通最胜故，是故稽首礼。于大千世界，五道诸趣生，

乃至于梵世，人天优劣想，净天眼悉见，是故稽首礼。

精勤方便力，断除诸爱集，坏裂生死网，心常乐正法，

离诸悕望想，超度于彼岸，清净无尘秽，是故稽首礼。

永离诸恐畏，无依离财物，知足度疑惑，伏诸魔怨敌，

身念观清净，是故稽首礼。无有诸世间，烦恼棘刺林，

结缚使永除，三有因缘断，精练灭诸垢，究竟明显现，

于林离林去，是故稽首礼。无舍宅所依，幻伪痴、恚灭，

调伏诸爱喜，出一切见处，清净无瑕秽，是故稽首礼。

其心自在转，坚固不倾动，智慧大德力，难伏魔能伏，

断除无明结，是故稽首礼。大人离暗冥，寂灭牟尼尊，

正法离垢过，光明自显照，照一切世界，是故名为佛。

地神、虚空天，三十三天子，光明悉映障，是故名为佛。

度生死有边，超逾越群众，柔弱善调伏，正觉第一觉。

断一切结缚，伏一切异道，降一切魔怨，得无上正觉，

离尘灭诸垢，是故稽首礼」。

尊者婆耆舍偈赞叹时，诸比丘闻其所说，皆大欢喜。

一六；一三二三（九九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尊者婆耆舍，住舍卫国东园鹿子母讲堂，疾病困笃。尊者富隣尼为看病人，供给供养。时尊者婆耆舍，语尊者富隣尼言：「汝往诣世尊所，持我语白世尊言：尊者婆耆舍稽首世尊足，问讯世尊，少病、少恼，起居轻利，得自安乐住不？复作是言：尊者婆耆舍住东园鹿子母讲堂，疾病困笃，欲求见世尊，无力方便堪诣世尊。善哉世尊！愿往至东园鹿子母讲堂尊者婆耆舍所，哀愍故」！时尊者富隣尼，即受其语，往诣世尊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作是言：「尊者婆耆舍住东园鹿子母讲堂，疾病困笃，愿见世尊，无力方便堪能奉见。善哉世尊！愿往东园鹿子母讲堂尊者婆耆舍所，为哀愍故」！尔时，世尊默然而许。时尊者富隣尼知佛许已，即从座起，礼佛足而去。

世尊晡时从禅起，往诣尊者婆耆舍。尊者婆耆舍遥见世尊，凭床欲起。尔时，世尊见尊者婆耆舍凭床欲起，语言：「婆耆舍！莫自轻动」。世尊即坐，问尊者婆耆舍：「汝所患苦，为平和可堪忍不？身诸苦痛，为增为损」？如前焰摩迦修多罗广说。乃至「我所苦患，转觉其增，不觉其损」。佛告婆耆舍：「我今问汝：随意答我？汝得心不染、不著、不污，解脱离诸颠倒不」？婆耆舍白佛言：「我心不染、不著、不污，解脱离诸颠倒」。佛告婆耆舍：「汝云何得心不染、不著、不污，解脱离诸颠倒」？婆耆舍白佛：「我过去眼识于色心不顾念，于未来色不欣想，于现在色不著。我过去、未来、现在眼识于色，贪欲、爱乐、念，于彼得尽，无欲、灭、没、息、离、解脱、

心解脱已，是故不染、不著、不污，离诸颠倒，正受而住。如是耳……，鼻……，舌……，身……，意识过去于法心不顾念，未来不欣，现在不著。过去、未来、现在法中念、欲、爱，尽、无欲、灭、没、息、离、解脱。心解脱已，是故不染、不著、不污，解脱离诸颠倒，正受而住。唯愿世尊！今日最后饶益于我，听我说偈」。佛告婆耆舍：「宜知是时」。尊者婆耆舍起正身端坐，系念在前，而说偈言：

「我今住佛前，稽首恭敬礼。于一切诸法，悉皆得解脱，

善解诸法相，深信乐正法。世尊等正觉，世尊为大师，

世尊降魔怨，世尊大牟尼！灭除一切使，自度群生类，

世尊于世间，诸法悉觉知。世间悉无有，知法过佛者，

于诸天人中，亦无与佛等。是故我今日，稽首大精进，

稽首士之上，拔诸爱欲刺。我今是最后，得见于世尊，

稽首日种尊，暮当般涅槃。正智系正念，于此朽坏身，

余势之所起，从今夜永灭，三界不复染，入无余涅槃。

苦受及乐受，亦不苦不乐，从触因缘生，于今悉永断。

苦受及乐受，亦不苦不乐，从触因缘生，于今悉已知。

若内及与外，苦、乐等诸受，于受无所著，正智正系心。

于初中最后，诸聚无障碍，诸聚既已断，了知受无余。

明见真实者，说九十一劫，三劫中不空，有大仙人尊，

余空无洲依，唯畏恐怖劫。当知大仙人，乃复出于世，

安慰诸天人，开眼离尘冥，示悟诸众生，令觉一切苦。

苦苦及苦集，超苦之寂灭，贤圣八正道，安隐趣涅槃。

世间难得者，现前悉皆得，生世得人身，演说于正法，

随己之所欲，离垢求清净，专修其己利，勿令空无果，

空过则生忧，隣于地狱苦。于所说正法，不乐不欲受，

当久处生死，轮回息无期，长夜怀忧恼，如商人失财。

我今众庆集，无复生老死，轮回悉已断，不复重受生。

爱识河水流，于今悉枯竭，已拔阴根本，连锁不相续。

供养大师毕，所作者已作，重担悉已舍，有流悉已断，

不复乐受生，亦无死可恶，正智正系念，唯待终时至。

念空野龙象，六十雄猛兽，一旦免枷锁，逸乐山林中。

婆耆舍亦然，大师口生子，厌舍于徒众，正念待时至。

今告于汝等，诸来集会者，听我最后偈，其义所饶益。

生者悉归灭，诸行无有常，速生速死法，何可久依怙！

是故强其志，精勤方便求。观察有恐怖，随顺牟尼道，

速尽此苦阴，勿复增轮转。佛口所生子，叹说此偈已，

长辞于大众，婆耆舍涅槃，彼以慈悲故，说此无上偈。

尊者婆耆舍，如来法生子，垂心哀愍故，说此无上偈。

然后般涅槃，一切当敬礼」。

（本如酒醉、四句赞，龙胁、拔毒箭，尼瞿陀劫宾入涅槃，赞大声闻，婆耆舍灭尽）。

二五 诸天相应

一；一三二四（九九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〔而〕说偈问佛：

「阿练若比丘，住于空闲处，寂静修梵行，于一坐而食，

以何因缘故，颜色特鲜明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于过去无忧，未来不欣乐，现在随所得，正智系念持，

饭食系念故，颜色常鲜泽。未来心驰想，过去追忧悔，

愚痴火自煎，如雹断生草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二；一三二五（九九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而说偈言：

「不欲起憍慢，善自调其心，未曾修寂默，亦不入正受，

处林而放逸，不度死彼岸」。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已离于憍慢，心常入正受，明智善分别，解脱一切缚。

独一处闲林，其心不放逸，于彼死魔怨，疾得度彼岸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三；一三二六（九九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云何得昼夜，功德常增长？云何得生天？唯愿为解说」。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种植园果故，林树荫清凉，桥船以济度，造作福德舍，

穿井供渴乏，客舍给行旅，如此之功德，日夜常增长。

如法戒具足，缘斯得生天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四；一三二七（九九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施何得大力？施何得妙色？施何得安乐？施何得明目？

修习何等施，名曰一切施？今启问世尊，愿为分别说」！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施食得大力，施衣得妙色，施乘得安乐，施灯得明目。

虚馆以待宾，是名一切施。以法而诲彼，是则施甘露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五；一三二八（九九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名悉鞞梨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而说偈言：

「诸天及世人，于食悉欣乐，颇有诸世间，福乐自随逐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净信心惠施，此世及后世，随其所至处，福报常影随。

是故当舍悭，行无垢惠施，施已心欢喜，此世他世受」。

时彼悉鞞梨天子白佛言：「奇哉世尊！善说斯义：

净信心惠施，此世及他世，随其所至处，福报常影随。

是故当舍悭，行无垢惠施，施已心欢喜，此世他世受」。

悉鞞梨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自知过去世时，曾为国王，名悉鞞梨。于四城门普施为福；于其城内有四交道，亦于其中布施作福。时有第一夫人来语我言：大王大作福德，而我无力修诸福业。我时告言：城东门外布施作福，悉皆属汝。时诸王子复来白我：大王多作功德，夫人亦同，而我无力作诸福业，我今愿得依于大王，少作功德。我时答言：城南门外所作施福，悉皆属汝。时有大臣复来白我：今日大王多作功德，夫人、王子悉皆共之，而我无力作诸福业，愿依大王少有所作。我时告言：城西门外所作施福，悉皆属汝。时诸将士复来白我：今日大王多作功德，夫人、太子及诸大臣，悉皆共之，唯我无力能修福业，愿依大王得有所作。我时答言：城北门外所作施福，悉皆属汝。国中庶民复来白我：今日大王多作功德，夫人、王子、大臣、诸将，悉皆共之，唯我无力不能修福，愿依大王少有所作。我时答言：于其城内四交道头，所作施福，悉属汝等。尔时，国王、夫人、王子、大臣、将士、庶民，悉皆惠施，作诸功德，我先所作惠施功德，于兹则断。时我所使诸作福者，还至我所，为我作礼，而白我言：大王当知！诸修福处，夫人、王子、大臣、将士、及诸庶民，各据其处行施作福，大王所施，于兹则断。我时答言：善男子！诸方边国，岁输财物应入我者，分半入库，分其半分，即于彼处惠施作福。彼闻教旨，往诣边国，集诸财物，半送于库，半留于彼惠施作福。我先长夜如是惠施作福，长夜常得可爱、可念、可意福报，常受快乐，无有穷极，以斯福业及福果、福报，悉皆入于大功德聚数。譬如五大河，合为一流，所谓恒河、耶蒲那、萨罗由、伊罗跋提、摩醯，如是五河合为一流，无有人能量其河水，百千万亿斗斛之数，彼大河水得为大水聚数。我亦如是，所作功德果、功德报、不可称量，悉得入于大功德聚数」。尔时，悉鞞梨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六；一三二九（一〇〇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诸光明，皆悉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何等人能为，远游善知识？何等人能为，居家善知识？

何等人能为，通财善知识？何等人能为，后世善知识」？

尔时，世尊以偈答言：

「商人之导师，游行善知识。贞祥贤良妻，居家善知识。

宗亲相习近，通财善知识。自所修功德，后世善知识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七；一三三〇（一〇〇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而说偈言：

「冥运持命去，故令人短寿，为老所侵迫，而无救护者。

覩斯老、病、死，令人大恐怖，唯作诸功德，乐往至乐所」。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冥运持命去，故令人短寿，为老所侵迫，而无救护者。

观此有余过，令人大恐怖，当断世贪爱，无余涅槃乐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八；一三三一（一〇〇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断除于几法？几法应弃舍？而复于几法，增上方便修？

几聚应超越，比丘度驶流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断除五、舍五，增修于五根，超越五和合，比丘度流渊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九；一三三二（一〇〇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几人于觉眠？几人于眠觉？几人取尘垢？几人得清净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五人于觉眠，五人于眠觉，五人取于垢，五人得清净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（阿练若、憍慢，修福日夜增，云何得大力，何物生欢喜，远至、强亲逼，日夜有损减，思惟及眠寤）。

一〇；一三三三（一〇〇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彼天子而说偈言：

「母子更相喜，牛主乐其牛，众生乐有余，无乐无余者」。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母子更相忧，牛主忧其牛；有余众生忧，无余则无忧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一一；一三三四（一〇〇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何等人之物？何名第一伴？以何而活命？众生何处依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田宅众生有，贤妻第一伴，饮食己存命，业为众生依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一二；一三三五（一〇〇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而说偈言：

「所爱无过子，财无贵于牛，光明无过日，萨罗无过海」。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爱无过于己，财无过于谷，光明无过慧，萨罗无过见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一三；一三三六（一〇〇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而说偈言：

「刹利两足尊，□牛四足胜，童英为上妻，贵生为上子」。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正觉两足尊，生马四足胜，顺夫为贤妻，漏尽子之上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一四；一三三七（一〇〇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而说偈言：

「从地起众生，何者为最胜？于空堕落者，复以何胜上？

凡所祈请处，何者最第一？于诸言语中，何者为上辩」？

时有一天子，本为田家子，今得生天上。以本习故，即便说偈答彼天子：

「五谷从地生，是则为最胜。种子于空中，落地为最胜。

□牛资养人，是则依中胜。爱子有所说，是则言中胜」。

彼发问天子语答者言：「我不问汝，何故多言轻躁妄说？我自说偈问世尊言：

从地起众生，何者为最胜？于空堕地者，复以何为胜？

凡所祈请处，何者为最胜？于诸言语中，何者为上辩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从下踊出者，三明为最上；从空流下者，三明亦第一。

贤圣弟子僧，是师依之上。如来之所说，诸说之最辩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世间几法起？几法相顺可？世几法取爱？世几法损减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世六法等起，世六法顺可，世六法取爱，世六法损减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一五；一三三八（一〇〇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谁持世间去？谁拘牵世间？何等为一法，制御于世间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心持世间去，心拘引世间，其心为一法，能制御世间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一六；一三三九（一〇一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谁缚于世间？谁调伏令解？断除何等法，说名得涅槃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欲能缚世间，调伏欲解脱，断除爱欲者，说名得涅槃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一七；一三四〇（一〇一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谁掩于世间？谁遮络世间？谁结缚众生？何处建立世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衰老掩世间，死遮络世间，爱系缚众生，法建立世间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一八；一三四一（一〇一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谁隐彼世间？谁系于世间？谁忆于众生？谁建众生幢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无明复世间，爱结缚众生，隐覆忆众生，我慢众生幢」。

时彼天子，即复说偈而问佛言：

「谁无有覆盖？谁复无爱结？谁即出隐覆？谁不建慢幢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如来等正觉，正智心解脱，不为无明复，亦无爱结系，

超出于隐覆，摧灭我慢幢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一九；一三四二（一〇一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何等为上士，所有资财物？云何善修习，而致于安乐？

云何众味中，得为最上味？云何众生中，得为第一寿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清净信乐心，名士夫胜财。修行于正法，能招安乐果。

真谛之妙说，是则味之上。贤圣智慧命，是为寿中最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二〇；一三四三（一〇一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云何为比丘，同己之第二？云何为比丘，随顺教授者？

比丘于何处，游心自娱乐，娱乐彼处已，能断诸结缚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信为同己二，智慧教授者，涅槃喜乐处，比丘断结缚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二一；一三四四（一〇一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云何善至老？云何善建立？云何为人宝？云何贼不夺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正戒善至老，净信善建立，智慧为人宝，功德贼不夺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二二；一三四五（一〇一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何法生众生？何等前驱驰？云何起生死？何者不解脱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爱欲生众生，意在前驱驰，众生起生死，苦法不解脱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二三；一三四六（一〇一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

偈问佛：

「何法生众生？何等前驱驰？云何起生死？何法可依怙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爱欲生众生，意在前驱驰，众生起生死，业者可依怙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二四；一三四七（一〇一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何法生众生？何等前驱驰？云何起生死？何法甚可畏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爱欲生众生，意在前驱驰，众生起生死，业为甚可畏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二五；一三四八（一〇一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何名为非道？云何日夜迁？云何垢梵行？云何累世间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贪欲名非道，寿命日夜迁，女人梵行垢，女则累世间。

炽然修梵行，已洗诸非小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二六；一三四九（一〇二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何法映世间？何法无有上？何等为一法，普制御众生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名者映世间，名者世无上，唯有一名法，能制御世间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二七；一三五〇（一〇二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何法为偈因？以何庄严偈？偈者何所依？何者为偈体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欲者是偈因，文字庄严偈，名者偈所依，造作为偈体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二八；一三五一（一〇二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坐一面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云何知车乘？云何复知火？云何知国土？云何知妻妇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见幢盖知车，见烟则知火，见王知国土，见夫知其妻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（信及第二及至老，种种生世间，非道、最上胜，偈为何者初，别车为第十）。

二九；一三五二（五七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白佛：

「不处难陀林，终不得快乐，忉利天宫中，得天帝名称」。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童蒙汝何知！阿罗汉所说，一切行无常，是则生灭法，

生者既复灭，俱寂灭为乐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三〇；一三五三（五七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彼天子即说偈言：

「断一切钩鏁，牟尼无有家，沙门著教化，我不说善哉」。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一切众生类，悉共相缠缚，其有智慧者，孰能不愍伤！

善逝哀愍故，常教授众生，哀愍众生者，是法之所应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即没不现。

三一；一三五四（五七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而说偈言：

「常习惭愧心，此人时时有；能远离诸恶，如顾鞭良马」。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常习惭愧心，此人实希有！能远离诸恶，如顾鞭良马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悉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三二；一三五五（五七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不习近正法，乐著诸邪见，睡眠不自觉，长劫心能悟」。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专修于正法，远离不善业，是漏尽罗汉，峭恶世平等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悉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三三；一三五六（五八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而说偈言：

「以法善调伏，不随于诸见，虽复著睡眠，则能随时悟」。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若以法调伏，不随余异见，无知已究竟，能度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三四；一三五七（五八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若罗汉比丘，自所作已作，一切诸漏尽，持此后边身，

记说言有我，及说我所不」？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答：

「若罗汉比丘，自所作已作，一切诸漏尽，持此后边身，

正复说有我，我所亦无咎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若罗汉比丘，自所作已作，一切漏已尽，持此最后身，

心依于我慢，而说言有我，及说于我所，有如是说不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已离于我慢，无复我慢心，超越我我所，我说为漏尽。

于彼我我所，心已永不著，善解世名字，平等假名说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三五；一三五八（五八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白佛：

「若罗汉比丘，漏尽持后身，颇说言有我，及说我所不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若罗汉比丘，漏尽持后身，亦说言有我，及说有我所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若罗汉比丘，自所作已作，已尽诸有漏，唯持最后身，

何言说有我？说何是我所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若罗汉比丘，自所作已作，一切诸漏尽，唯持最后身。

说我漏已尽，亦不著我所，善解世名字，平等假名说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三六；一三五九（五八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罗睺罗阿修罗王，障月天子。时诸月天子，悉皆恐怖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说偈叹佛：

「今礼最胜觉，能脱一切障。我今遭苦恼，是故来归依。

我等月天子，归依于善逝，佛哀愍世间，愿解阿修罗」！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破坏诸暗冥，光明照虚空，今毘卢遮那，清净光明显。

罗睺避虚空，速放飞兔像」。罗睺阿修罗，即舍月而还，

举体悉流汗，战怖不自安，神昏志迷乱，犹如重病人。

时有阿修罗名曰婆稚，见罗睺罗阿修罗疾舍月还，便说偈言：

「罗睺阿修罗，舍月一何速？神体悉流汗，犹如重病人」？

罗睺罗阿修罗说偈答言：

「瞿昙说呪偈，不速舍月者，或头破七分，受诸隣死苦」。

婆稚阿修罗复说偈言：

「佛兴未曾有，安隐于世间，说呪偈能令，罗睺罗舍月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时月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三七；一三六〇（五八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为有族本不？有转生族耶？有俱相属无？云何解于缚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我无有族本，亦无转生族，俱相属永断，解脱一切缚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何名为族本？云何转生族？云何俱相属？何名为坚缚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母为世族本，妻名转生族，子俱是相属，爱欲为坚缚。

我无此族本，亦无转生族，俱相属亦无，是名脱坚缚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善哉无族本，无生族亦善，善哉无相属，善哉缚解脱！

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三八；一三六一（五八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释氏优罗提那塔所。尔时，世尊新剃须发，于后夜时，结跏趺坐，直身正意，系念在前，以衣覆头。时优罗提那塔边，有天神住，放身光明，遍照精舍。白佛言：「沙门！忧耶」？佛告天神：「何所忘失」？天神复问：「沙门！为欢喜耶」？佛告天神：「为何所得」？天神复问：「沙门！不忧不喜耶」？佛告天神：「如是，如是」。尔时，天神即说偈言：

「为离诸烦恼，为无有欢喜，云何独一住，非不乐所坏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我无恼解脱，亦无有欢喜，不乐不能坏，故独一而住」。

时彼天神复说偈言：

「云何得无恼？云何无欢喜？云何独一住，非不乐所坏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烦恼生欢喜，喜亦生烦恼，无恼亦无喜，天神当护持」。

时彼天神复说偈言：

「善哉无烦恼，善哉无欢喜，善哉独一住，不为不喜坏。

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神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三九；一三六二（五八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一天子，容色妙绝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

而说偈言：

「犹如利剑害，亦如头火燃，断除贪欲火，正念求远离」。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譬如利剑害，亦如头火燃，断除于后身，正念求远离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四〇；一三六三（五八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而说偈言：

「天女众围绕，如毘舍脂众，痴惑丛林中，何由而得出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正直平等道，离恐怖之方，乘寂默之车，法想为密覆，

惭愧为长縻，正念为羁络，智慧善御士，正见为前导，

如是之妙乘，男女之所乘，出生死丛林，逮得安乐处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四一；一三六四（五八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有四轮九门，充满贪欲住，深溺淤泥中，大象云何出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断爱喜长縻，贪欲等诸恶，拔爱欲根本，正向于彼处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四二；一三六五（五八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赖咤槃提国，有诸商贾客，大富足财宝，各各竞求富，

方便欲财利，犹如然炽火。如是竞胜心，欲贪常驰骋，

云何当断贪，息世间勤求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舍俗出非家，妻子及财宝，贪、恚、痴、离欲，罗汉尽诸漏，

正智心解脱，爱尽息方便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四三；一三六六（五九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过去世时，拘萨罗国有诸商人，五百乘车共行治生，至旷野中。旷野有五百群贼，在后随逐，伺便欲作劫盗。时旷野中有一天神，止住路侧。时彼天神作是念：当往诣彼拘萨罗国诸商人所，问其义理。若彼商人喜我所问，时解说者，我当方便令其安隐，得脱贼难。若不喜我所问者，当放舍之，如余天神。时彼天神作是念已，即放身光，遍照商人车营，而说偈言：

谁于觉睡眠？谁复睡眠觉？谁有解此义？谁能为我说？

尔时，商人中有一优婆塞，信佛、信法、信比丘僧，一心向佛、法、僧，归依佛、法、僧。于佛离疑，于法、僧离疑；于苦、集、灭、道离疑，见四圣谛，得第一无间等果。在商人中，与诸商人共为行侣。彼优婆塞于后夜时，端坐思惟，系念在前，于十二因缘逆顺观察：所谓是事有故是事有，是事起故是事起，谓缘无明行，缘行识，缘识名色，缘名色六入处，缘六入处触，缘触受，缘受爱，缘爱取，缘取有，缘有生，缘生老死、忧悲恼苦，如是纯大苦聚集。如是无明灭则行灭，行灭则识灭，识灭则名色灭，名色灭则六入处灭，六入处灭则触灭；触灭则受灭，受灭则爱灭，爱灭则取灭，取灭则有灭，有灭则生灭，生灭则老死、忧悲恼苦灭，如是如是纯大苦聚灭。时彼优婆塞如是思惟已，而说偈言：

我于觉睡眠，我于睡眠觉，我解知此义，能为人记说。

时彼天神问优婆塞：云何觉睡眠？云何睡眠觉？云何能解知？云何能记说？时优婆塞说偈答言：

贪欲及瞋恚，愚痴得离欲，漏尽阿罗汉，正智心解脱，

彼则为觉悟，我于彼睡眠。不知因生苦，及苦因缘集，

于此一切苦，得无余灭尽，又不知正道，等趣息苦处，

斯等为常眠，我于彼则觉。如是觉睡眠，如是睡眠觉，

如是善知义，如是能记说。

时彼天神复说偈言：

善哉觉睡眠，善哉眠中觉，善哉解知义，善哉能记说！

久远乃今见，诸兄弟而来，缘汝恩力故，令诸商人众，

得免于劫贼，随道安乐去。

如是诸比丘！彼拘萨罗泽中诸商人众，皆得安隐，从旷野出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四；一三六七（五九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过去世时，海洲上优婆塞，至他优婆塞舍会坐。极毁呰欲，言此欲者虚妄不实，欺诳之法，犹如幻化，诳于婴儿。还自己舍，恣于五欲。是优婆塞舍，有天神止住。时彼天神作是念：是优婆塞不胜、不类，于余优婆塞舍会坐众中，极毁呰欲，言如是欲者，虚伪不实、欺诳之法，如诳婴儿；还己舍已，自恣五欲。我今宁可发令觉悟，而说偈言：

于大聚会中，毁呰欲无常，自没于爱欲，如牛溺深泥。

我观彼会中，诸优婆塞等，多闻明解法，奉持于净戒。

汝见彼乐法，而说欲无常，如何自恣欲，不断于贪爱？

何故乐世间，畜妻子眷属？

时彼天神如是、如是开觉彼优婆塞已，如是、如是彼优婆塞觉悟已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，精勤修习，尽诸有漏，得阿罗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五；一三六八（五九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寒林中丘冢间。时给孤独长者，有小因缘，至王舍城，止宿长者舍。夜见长者告其妻子、仆使、作人言：「汝等皆起，破樵燃火，炊饭作麨，调和众味，庄严堂舍」。给孤独长者见已，作是念：今此长者何所为作？为嫁女、娶妇耶？为请宾客、国王、大臣耶？念已，即问长者：「汝何所作？为嫁女、娶妇？为请宾客、国王、大臣耶」？时彼长者答给孤独长者言：「我不嫁女、娶妇，亦不请呼国王、大臣，唯欲请佛及比丘僧，设供养耳」。时给孤独长者闻未曾闻佛名字已，心大欢喜，身诸毛孔，皆悉怡悦。问彼长者言：「何名为佛」？长者答言：「有沙门瞿昙，是释种子，于释种中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名为佛」。给孤独长者言：「云何名僧」？彼长者言：「若婆罗门种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信家非家而随佛出家，或刹利种，毘舍种，首陀罗种善男子等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彼佛出家而随出家，是名为僧。今日请佛及现前僧，设诸供养」。给孤独长者问彼长者言：

「我今可得往见世尊不」？彼长者答言：「汝且住此，我请世尊来至我舍，于此得见」。

时给孤独长者，即于其夜，至心念佛，因得睡眠。天犹未明，忽见明相，谓天已晓，欲出其舍，行向城门。至城门下，夜始二更，城门未开。王家常法，待远使命来往，至初夜尽，城门乃闭；中夜已尽，辄复开门，欲令行人早得往来。尔时，给孤独长者见城门开，而作是念：定是夜过，天晓、门开、乘明相出于城门。出城门已，明相即灭，辄还暗冥。给孤独长者心即恐怖，身毛为竖，得无为人及非人，或奸狡人恐怖我耶？即便欲还。尔时，城门侧有天神住，时彼天神即放身光，从其城门至寒林丘冢间，光明普照。告给孤独长者言：「汝且前进，可得胜利，慎勿退还」！时彼天神即说偈言：

「善良马百匹，黄金满百斤，骡车及马车，各各有百乘，

种种诸珍奇，重宝载其上，宿命种善根，得如此福报。

若人宗重心，向佛行一步，十六分之一，过前福之上。

是故长者！汝当前进，慎勿退还」！即复说偈：

「雪山大龙象，纯金为庄饰，巨身长大牙，以此象施人，

不及向佛福，十六分之一。

是故长者！当速前进，得其大利，非退还也」。复说偈言：

「金菩阇国女，其数有百人，种种众妙宝，璎珞具庄严，

以是持施与，不及行向佛，一步之功德，十六分之一。

是故长者！当速前进，得其胜利，非退还也」。时给孤独长者问天神言：「贤者！汝是何人」？天神答言：「我是摩头息揵大摩那婆，先是长者善知识。于尊者舍利弗、大目揵连所起信敬心，缘斯功德，今得生天，典此城门。是故告长者：但当进前，慎莫退还，前进得利，非退还也」。时给孤独长者作是念：佛兴于世，非为小事。得闻正法，亦非小事。是故天神劝我令进，往见世尊。时给孤独长者寻其光明，径至寒林丘冢间。尔时，世尊出房，露地经行。给孤独长者遥见佛已，即至其前，以俗人礼法，恭敬问讯：「

云何世尊，安隐卧不」？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婆罗门涅槃，是则常安乐，爱欲所不染，解脱永无余。

断一切希望，调伏心炽燃，心得寂止息，止息安隐眠」。

尔时，世尊将给孤独长者往入房中，就座而坐，端身系念。尔时，世尊为其说法，示教、照喜已。世尊说诸法无常，宜布施福事，持戒福事，生天福事。欲味，欲患，欲出远离之福。给孤独长者闻法（已），见法，得法，入法，解法，度诸疑、惑，不由他信，不由他度，入正法律，心得无畏。即从座起，正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言：「已度，世尊！已度，善逝！我从今日，尽其寿命，归佛、归法、归比丘僧，为优婆塞，证知我」！尔时，世尊问给孤独长者：「汝名何等」？长者白佛：「名须达多。以常给孤贫辛苦故，时人名我为给孤独」。世尊复问：「汝居何处」？长者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在拘萨罗人间，城名舍卫，唯愿世尊来舍卫国，我当尽寿供养——衣被、饮食、房舍、床卧、随病汤药」。佛问长者：「舍卫国有精舍不」？长者白佛：「无也，世尊」！佛告长者：「汝可于彼建立精舍，令诸比丘往来宿止」。长者白佛：「但使世尊来舍卫国，我当造作精舍、僧房，令诸比丘往来止住」。尔时，世尊默然受请。时长者知佛世尊默然受请已，从座起，稽首佛足而去。

四六；一三六九（五九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给孤独长者疾病命终，生兜率天，为兜率天子。作是念：我不应久住于此，当往见世尊。作是念已，如力士屈申臂顷，于兜率天没，现于佛前。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时给孤独天子身放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给孤独天子而说偈言：

「于此祇桓林，仙人僧住止，诸王亦住此，增我欢喜心。

深信净戒业，智慧为胜寿，以此净众生，非族姓、财物。

大智舍利弗，正念常寂默，闲居修远离，初建业良友」。

说此偈已，即没不现。

尔时，世尊其夜过已，入于僧中，敷尼师坛，于众前坐。告诸比丘：「今此夜中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来诣我所，稽首我足，退坐一面，而说偈言：

于此祇桓林，仙人僧住止，诸王亦住此，增我欢喜心。

深信净戒业，智慧为胜寿，以此净众生，非族姓、财物。

大智舍利弗，正念常寂默，闲居修远离，初建业良友」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我解世尊所说，给孤独长者生彼天上，来见世尊。然彼给孤独长者，于尊者舍利弗极相敬重」。佛告阿难：「如是，如是。阿难！给孤独长者生彼天上，来见于我」。尔时，世尊以尊者舍利弗故，而说偈言：

「一切世间智，唯除于如来，比舍利弗智，十六不及一。

如舍利弗智，天人悉同等，比于如来智，十六不及一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七；一三七〇（五九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旷野精舍。时有旷野长者疾病命终，生无热天。生彼天已，即作是念：我今不应久于此住，不见世尊。作是念已，如力士屈申臂顷，从无热天没，现于佛前。时彼天子天身委地，不能自立，犹如酥油委地，不能自立。如是彼天子天身细软，不自持立。尔时，世尊告彼天子：「汝当变化作此麁身而立于地」。时彼天子即自化形，作此麁身而立于地。于是天子前礼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尔时，世尊告手天子：「汝手天子，本于此间为人身时，所受经法，今故忆念不悉忘耶」？手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本所受持，今悉不忘。本人间时有所闻法，不尽得者，今亦忆念。如世尊善说，世尊说言：若人安乐处，能忆持法，非为苦处，此说真实。如世尊在阎浮提，种种杂类，四众围绕而为说法，彼诸四众闻佛所说，皆悉奉行，我亦如是，于无热天上，为诸天人大会说法，彼诸天众悉受修学」。佛告手天子：「汝于此人间时，于几法无厌足故，而得生彼无热天中」？手天子白佛：「世尊！我于三法无厌足故，身坏命终，生无热天。何等三法？我于见佛无厌

足故，身坏命终，生无热天，我于闻法无厌足故，生无热天；供养众僧无厌足故，身坏命终，生无热天」。时手天子即说偈言：

「见佛无厌足，闻法亦无厌，供养于众僧，亦未曾知足。

受持贤圣法，调伏悭著垢，三法不知足，故生无热天」。

时手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即没不现。

四八；一三七一（五九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无烦天子，容色绝妙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而说偈言：

「生彼无烦天，解脱七比丘，贪、瞋恚已尽，超世度恩爱。

谁度于诸流，难度死魔军？谁断死魔縻，永超烦恼轭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尊者优波迦，及波罗揵荼，弗迦罗娑梨，跋提、揵陀叠，

亦婆休难提，及波毘瘦瓮，如是等一切，悉皆度诸流。

断绝死魔縻，度彼难度者，断诸死魔縻，超越诸天轭。

说甚深妙法，觉悟难知者，巧便问深义，汝今为是谁」？

时彼天子说偈白佛：

「我是阿那含，生彼无烦天，故能知斯等，解脱七比丘，

尽贪欲、瞋恚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尔时，世尊复说偈言：

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第六意入处，若彼名及色，得无余灭尽。

能知此诸法，解脱七比丘，贪有悉已尽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鞞跋楞伽村，我于彼中住，名难提婆罗，造作诸瓦器，

迦叶佛弟子，持优婆塞法，供养于父母，离欲修梵行，

世世为我友，我亦彼知识。如是等大士，宿命共和合，

善修于身心，持此后边身」。

尔时，世尊复说偈言：

「如是汝贤士，如汝之所说，鞞跋楞伽村，名难提婆罗，

迦叶佛弟子，受优婆塞法，供养于父母，离欲修梵行，

昔是汝知识，汝亦彼良友。如是诸正士，宿命共和合，

善修其身心，持此后边身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即没不现。

四九；一三七二（五九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此世多恐怖，众生常恼乱，已起者亦苦，未起亦当苦，

颇有离恐处，唯愿慧眼说」！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无有异苦行，无异伏诸根，无异一切舍，而得见解脱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五〇；一三七三（五九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云何诸众生，受身得妙色？云何修方便，而得乘出道？

众生住何法？为何所修习？为何等众生，诸天所供养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持戒明智慧，自修习正受，正直心系念，炽燃忧悉灭，

得平等智慧，其心善解脱。斯等因缘故，受身得妙色，

成就乘出道，心住于中学，如是德备者，为诸天供养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（常惊恐、颜色，罗呫国估客，输波罗、须达，须达多生天，首长者生天，又有无烦天）。

五一；一三七四（五九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而说偈言：

「沉没于睡眠，欠呿、不欣乐，饱食、心愦闹，懈怠、不精勤，

斯十覆众生，圣道不显现」。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心没于睡眠，欠呿、不欣乐，饱食、心愦闹、懈怠、不精勤；

精勤修习者，能开发圣道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五二；一三七五（五九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彼天子而说偈言：

「外缠结非缠，内缠缠众生，今问于瞿昙，谁于缠离缠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智者建立戒，内心修智慧，比丘勤修习，于缠能解缠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五三；一三七六（六〇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而说偈言：

「难度难可忍，沙门无知故，多起诸艰难，重钝溺沉没，

心随觉自在，数数溺沉没。沙门云何行，善摄护其心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如龟善方便，以壳自藏六，比丘习禅思，善摄诸觉想。

其心无所依，他莫能恐怖，是则自隐密，无能诽谤者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五四；一三七七（六〇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萨罗小流注，当于何反流？生死之径路，于何而不转？

世间诸苦乐，何由灭无余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及彼意入处，名色灭无余，萨罗小还流，

生死道不转，苦乐灭无余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五五；一三七八（六〇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伊尼耶鹿□，仙人中之尊，少食不嗜味，禅思乐山林。

我今敬稽首，而问于瞿昙：云何出离苦？云何苦解脱？

我今问解脱，于何而灭尽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世间五欲德，心法说第六，于彼欲无欲，解脱一切苦。

如是于苦出，如是苦解脱，汝所问解脱，于彼而灭尽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五六；一三七九（六〇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云何度诸流？云何度大海？云何能舍苦？云何得清净」？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信能度诸流，不放逸度海，精进能除苦，智慧得清净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五七；一三八〇（一二六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比丘，比丘度驶流耶」？佛言：「如是，天子」！天子复问：「无所攀缘，亦无所住，度驶流耶」？佛言：「如是，天子」！天子复问：「无所攀缘，亦无所住而度驶流，其义云何」？佛言：「天子！我如是如是抱，如是如是直进，则不为水之所漂。如是如是不抱，如是如是不直进，则为水所漂。如是天子！名为无所攀缘，亦无所住而度驶流」。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五八；一三八一（一二六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白佛言：「比丘！知一切众生所著、所集，决定解脱，广解脱，极广解脱耶」？佛告天子：「我悉知一切众生所著、所集，决定解脱，广解脱，极广解脱」。天子白佛：「比丘云何知一切众生所著、所集，决定解脱，广解脱，极广解脱」？佛告天子：「爱喜灭尽，我心解脱。心解脱已，故知一切众生所著、所集，决定解脱，广解脱，极广解脱」。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五九；一三八二（一二六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谁度于诸流，昼夜勤精进，不攀亦不住，何染而不著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一切戒具足，智慧善正受，内思惟系念，度难度诸流。

不乐于欲想，超越于色结，不系亦不住，于染亦不著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（牟鋑及天女，四转轮、髻发，睡厌、极难尽，伊尼延、驶流，无缚著、解脱，而能得济度）。

六〇；一三八三（一二七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山谷精舍。时有拘迦尼，是光明天女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诸光明，遍照山谷。时拘迦尼天女而说偈言：

「其心不为恶，及身、口，世间五欲悉虚空，正智、正系念，

不习近众苦，非义和合者」。

佛告天女：「如是，如是！

其心不为恶，及身、口，世间五欲悉虚空，正智、正系念，

不习近众苦，非义和合者」。

时拘迦那娑天女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尔时世尊夜过晨朝，入于僧中，敷尼师坛，于大众前坐。告诸比丘：「昨日后夜，有拘迦那天女，容色绝妙，来诣我所，稽首我足，退坐一面，而

说偈言：

其心不为恶，及身、口，世间五欲悉虚空，正智、正系念，

不习近众苦，非义和合者。

我即答言：如是，天女！如是，天女！

其心不为恶，及身、口，世间五欲悉虚空，正智、正系念，

不习近众苦，非义和合者。

说是语时，拘迦尼天女闻我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我足，即没不现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六一；一三八四（一二七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山谷精舍。尔时，尊者阿难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四句法经，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何等为四句法经」？尔时，尊者阿难即说偈言：

「其心不为恶，及身、口，世间五欲悉虚空，正智、正系念，

不习近众苦，非义和合者。

诸比丘！是名四句法经」。尔时，有一异婆罗门，去尊者阿难不远，为诸年少婆罗门受诵经。时彼婆罗门作是念：若沙门阿难所说偈，于我所说经，便是非人所说。时彼婆罗门，即往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问讯，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昙，沙门！阿难所说偈言：

其心不为恶，及身、口，世间五欲悉虚空，正智、正系念，

不习近众苦，非义和合者。

如是等所说，则是非人语，非为人语」。佛告婆罗门：「如是，如是，婆罗门！是非人语，非为人语也。时有拘迦尼天女来诣我所，稽首我足，退坐一面而说偈言：

其心不为恶，及身、口，世间五欲悉虚空，正智、正系念，

不习近众苦，非义和合者。

我时答言：如是，如是！如天女所言：

其心不为恶，及身、口，世间五欲悉虚空，正智、正系念，

不习近众苦，非义和合者。

是故婆罗门当知！此所说偈，是非人所说、非是人所说也」。佛说此经已，彼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礼佛足而去。

六二；一三八五（一二七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山谷精舍。时有拘迦那娑天女，是光明天女，起大电光炽然，归佛、归法、归比丘僧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普照山谷。即于佛前而说偈言：

「其心不为恶，及身、口，世间五欲悉虚空，正智、正系念，

不习近众苦，非义和合者」。

尔时，世尊告天女言：「如是，如是，天女！如汝所说。

其心不为恶，及身、口，世间五欲悉虚空，正智、正系念，

不习近众苦，非义和合者」。

尔时，拘迦那娑天女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尔时，世尊夜过晨朝，入僧中，敷尼师坛，于大众前坐。告诸比丘：「于昨后夜，拘迦那娑天女，光明之天女，来诣我所，稽首我足，退坐一面，而说偈言：

其心不为恶，及身、口，世间五欲悉虚空，正智、正系念，

不习近众苦，非义和合者。

我时答言：如是，天女！如是，天女！如汝所说。

其心不为恶，及身、口，世间五欲悉虚空，正智、正系念，

不习近众苦，非义和合者。拘迦那天女，电光炎炽然，

敬礼佛、法、僧，说偈义饶益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六三；一三八六（一二七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山谷精舍。时有拘迦那娑天女，光明之天女，放电光明，炎照炽然。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普照山谷。即于佛前而说偈言：

「我能广分别，如来正法律，今且但略说，足以表其心。

其心不为恶，及身、口，世间五欲悉虚空，正智、正系念，

不习近众苦，非义和合者」。

佛告天女：「如是，天女！如是，天女！如汝所说。

其心不为恶，及身、口，世间五欲悉虚空，正智、正系念，

不习近众苦，非义和合者」。

时拘迦那娑天女，闻佛所说，欢喜稽首，即没不现。

尔时，世尊夜过晨朝，入于僧前，于大众中，敷座而坐。告诸比丘：「昨后夜时，拘迦那娑天女来诣我所，恭敬作礼，退坐一面，而说偈言：

我能广分别，如来正法律，今且但略说，足已表我心。

其心不为恶，及身、口，世间五欲悉虚空，正智、正系念，

不习近众苦，非义和合者。

我时答言：如是，天女！如汝所说。

其心不为恶，及身、口，世间五欲悉虚伪，正智、正系念，

不习近众苦，非义和合者。

时彼天女闻我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我足，即没不现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六四；一三八七（一二七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毘舍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时有拘迦那娑天女，朱卢陀天女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一切猕猴池侧。时朱卢陀天女说偈白佛：

「大师等正觉，住毘舍离国，拘迦那、朱卢，稽首恭敬礼。

我昔未曾闻，牟尼正法律，今乃得亲见，现前说正法。

若于圣法律，恶慧生厌恶，必当堕恶道，长夜受诸苦。

若于圣法律，正念律仪备，彼则生天上，长夜受安乐」。

拘迦那娑天女复说偈言：

「其心不为恶，及身、口，世间五欲悉虚伪，正智、正系念，

不习近众苦，非义和合者」。

佛告天女：「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说。

其心不为恶，及身、口，世间五欲悉虚伪，正智、正系念，

不习近众苦，非义和合者」。

时彼天女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即没不现。

尔时，世尊夜过晨朝，入僧中，敷座而坐。告诸比丘：「昨后夜时，有二天女，容色绝妙，来诣我所，为我作礼，退坐一面。朱卢陀天女而说偈言：

大师等正觉，住毘舍离国，我拘迦那娑，及以朱卢陀，

如是二天女，稽首礼佛足。我昔未曾闻，牟尼正法律，

今乃见正觉，演说微妙法。若于正法律，厌恶住恶慧，

必堕于恶道，长夜受大苦。若于正法律，正念律仪备，

生善趣天上，长夜受安乐。

拘迦那娑天女复说偈言：

其心不为恶，及身、口，世间五欲悉虚伪，正智、正系念，

不习近众苦，非义和合者。

我时答言：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说。

其心不为恶，及身、口，世间五欲悉虚伪，正智、正系念，

不习近众苦，非义和合者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六五；一三八八（一二七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而说偈言：

「无触不报触，触则以触报，以触报触故，不瞋不招瞋」。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有于不瞋人，而加之以瞋，清净之正士，离诸烦恼结。

于彼起恶心，恶心还自中，如逆风扬尘，还自坌其身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六六；一三八九（一二七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而说偈言：

「愚痴人所行，不合于黠慧，自所行恶行，为自恶知识，

所造众恶行，终获苦果报」。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既作不善业，终则受诸恼，造业虽欢喜，啼泣受其报。

造诸善业者，终则不热恼，欢喜而造业，安乐受其报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六七；一三九〇（一二七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而说偈言：

「不可常言说，亦不一向听，而得于道迹，坚固正超度，

思惟善寂灭，解脱诸魔缚。能行说之可，不行不应说，

不行而说者；智者则知非，不行己所应，不作而言作，

是则同贼非」。

尔时，世尊告天子言：「汝今有所嫌责耶」？天子白佛：「悔过，世尊！悔过，善逝」！尔时，世尊熙怡微笑。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我今悔其过，世尊不纳受，内怀于恶心，抱怨而不舍」。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言说悔过辞，内不息其心，云何得息怨，何名为修善」？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谁不有其过？何人无有罪？谁复无愚痴？孰能常坚固」？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六八；一三九一（一二七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瞿迦梨比丘，是提婆达多伴党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尔时，世尊告瞿迦梨比丘：「瞿迦梨！汝何故于舍利弗、目揵连清净梵行所起不清净心，长夜当得不饶益苦」。瞿迦梨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信世尊语，所说无异，但舍利弗、大目揵连心有恶欲」。如是第二，第三说。瞿迦梨比丘提婆达多伴党，于世尊所，再三说中，违反不受，从座起去。去已，其身周遍生诸疱疮，皆如粟，渐

渐增长皆如桃李。时瞿迦梨比丘患苦痛，口说是言：「极烧！极烧」！脓血流出，身坏命终，生大钵昙摩地狱。时有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时一天子白佛言：「瞿迦梨比丘，提婆达多伴党，今已命终」。时第二天子作是言：「诸尊当知！瞿迦梨比丘命终，堕地狱中」。第三天子即说偈言：

「士夫生世间，斧在口中生，还自斩其身，斯由其恶言。

应毁便称誉，应誉而便毁，其罪生于口，死堕恶道中。

博弈亡失财，是非为大咎，毁佛及声闻，是则为大过」。

彼三天子说是偈已，即没不现。

尔时，世尊夜过晨朝，来入僧中，于大众前，敷座而坐。告诸比丘：「昨后夜时，有三天子来诣我所，稽首我足，退坐一面。第一天子语我言：世尊！瞿迦梨比丘、提婆达多伴党，今已命终。第二天子语余天子言：瞿迦梨比丘命终，堕地狱中。第三天子即说偈言：

士夫生世间，斧在口中生，还自斩其身，斯由其恶言。

应毁便称誉，应誉而便毁，其罪口中生，死则堕恶道。

说是偈已，即没不现。诸比丘！汝等欲闻生阿浮陀地狱众生，其寿齐限不」？诸比丘白佛：「今正是时，唯愿世尊为诸大众，说阿浮陀地狱众生寿命齐限。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」。佛告比丘：「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譬如拘萨罗国四斗为一阿罗，四阿罗为一独笼那，十六独笼那为一阇摩那，十六阇摩那为一摩尼，二十摩尼为一佉梨，二十佉梨为一仓，满中芥子。若使有人百年、百年取一芥子，如是乃至满仓芥子都尽，阿浮陀地狱众生寿命犹故不尽。如是二十阿浮陀地狱众生寿，等一尼罗浮陀地狱众生寿。二十尼罗浮陀地狱众生寿，等一阿咤咤地狱众生寿。二十阿咤咤地狱众生寿，等一阿波波地狱众生寿。二十阿波波地狱众生寿，等一阿休休地狱众生寿。二十阿休休地狱众生寿，等一优钵罗地狱众生寿。二十优钵罗地狱众生寿，等一钵昙摩地狱众生寿。二十钵昙摩地狱众生寿，等一摩诃钵昙摩地狱众生寿。比丘！彼瞿迦梨比丘命终，堕摩诃钵昙摩地狱中，以彼于尊者舍利弗、大目

揵连比丘，生恶心诽谤故。是故诸比丘！当作是学：于彼烧燋灶所，尚不欲毁坏，况毁坏有识众生」！佛告诸比丘：「当如是学」！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六九；一三九二（一二七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退落堕负处，云何而得知？唯愿世尊说，云何负处门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胜处易得知，负处知亦易，乐法为胜处，毁法为负处。

爱乐恶知识，不爱善知识，善友生怨结，是名堕负门。

爱乐不善人，善人反憎恶，欲恶不欲善，是名负处门。

斗秤以欺人，是名堕负门。博弈耽嗜酒，游轻著女色，

费丧于财物，是名堕负门。女人不自守，舍主随他行；

男子心放荡，舍妻随外色，如是为家者，斯皆堕负门。

老妇得少夫，心常怀嫉妬，怀嫉卧不安，是则堕负门。

老夫得少妇，堕负处亦然。常乐著睡眠，知识同游戏，

怠惰好瞋恨，斯皆堕负门。多财结朋友，酒食奢不节，

多费丧财物，斯皆堕负门。小财多贪爱，生于剎利心，

常求为王者，是则堕负门。求珠琭璎珞，革屣、履、伞盖，

庄严自悭惜，是则堕负门。受他丰美食，自悭惜其财，

食他不反报，是则堕负门。沙门、婆罗门，屈请入其舍，

悭惜不时施，是则堕负门。沙门、婆罗门，次第行乞食，

呵责不欲施，是则堕负门。若父母年老，不及时奉养，

有财而不施，是则堕负门。于父母、兄弟，搥打而骂辱，

无有尊卑序，是则堕负门。佛及弟子众，在家与出家，

毁呰不恭敬，是则堕负门。实非阿罗汉，罗汉过自称，

是则世间贼，堕于负处门。此世间负处，我知见故说，

犹如崄怖道，慧者当远避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七〇；一三九三（一二八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谁屈下而屈下？谁高举而随举？云何童子戏，如童块相掷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爱下则随下，爱举则随举，爱戏于愚夫，如童块相掷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七一；一三九四（一二八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而说偈言：

「决定以遮遮，意妄想而来，若人遮一切，不令其逼迫」。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决定以遮遮，意妄想而来，不必一切遮，但遮其恶业，

遮彼彼恶已，不令其逼迫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七二；一三九五（一二八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云何得名称？云何得大财？云何德流闻？云何得善友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持戒得名称，布施得大财，真实德流闻，恩惠得善友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七三；一三九六（一二八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云何人所作，智慧以求财？等摄受于财，若胜若复劣」。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始学功巧业，方便集财物，得彼财物已，当应作四分。

一分自食用，二分营生业，余一分藏密，以拟于贫乏。

营生之业者，田种、行商贾，牧牛羊兴息，邸舍以求利，

造屋舍、床卧，六种资生具，方便修众具，安乐以存世。

如是善修业，黠慧以求财，财宝随顺生，如众流归海。

如是财饶益，如蜂集众味，昼夜财增长，犹如蚁积堆。

不付老子财，不寄边境民，不信奸狡人，及诸悭悋者。

亲附成事者，远离不成事，能成事士夫，犹如火炽然。

善友贵重人，敏密循良者，同气亲兄弟，善能相摄受。

居亲眷属中，摽显若牛王，各随其所应，分财施饮食，

寿尽而命终，当生天受乐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七四；一三九七（一二八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过去世时，拘萨罗国有弹琴人，名曰龕牛，于拘萨罗国人间游行，止息野中。时有六广大天宫天女，来至拘萨罗国，龕牛弹琴人所，语龕牛弹琴人言：阿舅！阿舅！为我弹琴，我当歌舞。龕牛弹琴者言：如是，姊妹！我当为汝弹琴。汝当语我：汝是何人，何由生此？天女答言：阿舅！且弹琴，我当歌舞，于歌颂中自说所以生此因缘。彼拘萨罗国龕牛弹琴人，即便弹琴，彼六天女即便歌舞。第一天女说偈歌言：

若男子、女人，胜妙衣惠施，施衣因缘故，所生得殊胜，

施所爱念物，生天随所欲。见我居宫殿，乘空而游行，

天身如金聚，天女百中胜，观察斯福德，回向中之最。

第二天女复说偈言：

若男子、女人，胜妙香惠施，爱念可意施，生天随所欲。

见我处宫殿，乘空而游行，天身若金聚，天女百中胜，

观察斯福德，回向中之最。

第三天女复说偈言：

若男子、女人，以食而惠施，可意爱念施，生天随所欲。

见我居宫殿，乘虚而游行，天身如金聚，天女百中胜，

观察斯福德，回向中之最。

第四天女复说偈言：

忆念余生时，曾为人婢使，不盗、不贪嗜，勤修不懈怠，

量腹自节身，分飡救贫人。今见居宫殿，乘虚而游行，

天身如金聚，天女百中胜，观察斯福德，供养中为最。

第五天女复说偈言：

忆念余生时，为人作子妇，嫜姑性狂暴，常加麁澁言，

执节修妇礼，卑逊而奉顺。今见处宫殿，乘虚而游行，

天身如金聚，天女百中胜，观察斯福德，供养中为最。

第六天女复说偈言：

昔曾见行路，比丘、比丘尼，从其闻正法，一宿受斋戒。

今见处天殿，乘虚而游行，天身如金聚，天女百中胜，

观察斯福德，回向中之最。

尔时，拘萨罗国麁牛弹琴人而说偈言：

我今善来此，拘萨罗林中，得见此天女，具足妙天身。

既见又闻说，当增修善业，缘今修功德，亦当生天上。

说是语已，此诸天女即没不现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五；一三九八（一二八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何法起应灭？何生应防护？何法应当离？等观何得乐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瞋恚起应灭，贪生逆防护，无明应舍离，等观真谛乐。

欲生诸烦恼，欲为生苦本，调伏烦恼者，众苦则调伏；

调伏众苦者，烦恼亦调伏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于是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七六；一三九九（一二八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若人行放逸，愚痴。离恶慧，禅思不放逸，疾得尽诸漏」！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非世间众事，是则之为欲，心法驰觉想，是名士夫欲。

世间种种事，常在于世间，智慧修禅思，爱欲永潜伏。

信为士夫伴，不信则不度，信增其名称，命终得生天。

于身虚空想，名色不坚固，不著名色者，远离于积聚。

观此真实义，如解脱哀愍，由斯智慧故，世称叹供养。

能断众杂相，超绝生死流，超度诸流已，是名为比丘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于是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七七；一四〇〇（一二八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与何人同处？复与谁共事？知何等人法？名为胜非恶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与正士同游，正士同其事，解知正士法，是则胜非恶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七八；一四〇一（一二八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而说偈言：

「悭恪生于心，不能行布施；明智求福者，乃能行其惠」。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怖畏不行施，常得不施怖，怖畏于饥渴，悭惜从怖生。

此世及他世，常痴饥渴畏，死则不随无，独往无资粮。

少财能施者，多财难亦舍，难舍而能舍，是则为难施。

无知者不觉，慧者知难知，以法养妻子，少财净心施。

百千邪盛会，所获其福利，比前如法施，十六不及一。

打缚恼众生，所得诸财物，惠施安国土，是名有罪施，

方之平等施，称量所不及。如法不行非，所得财物施，

难施而行施，是应贤圣施，所往常获福，寿终上生天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时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七九；一四〇二（一二八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金婆罗山金婆罗鬼神住处石室中。尔时，世尊金鎗刺足，未经几时，起身苦痛；能得舍心，正智、正念，堪忍自安，无退减想。彼有山神天子八人，作是念：今日世尊住王舍城金婆罗山金婆罗鬼神住处石室中，金鎗刺足，起身苦痛，而能舍心，正念、正智，堪忍自安，无所退减，我等当往面前赞叹。作是念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。第一天神说偈叹言：

「沙门瞿昙，人中师子！身遭苦痛，堪忍自安，

正智、正念，无所退减」。

第二天子复赞叹言：

「大士之大龙，大士之牛王，大士夫勇力，大士夫良马，

大士夫上首，大士夫之胜」！

第三天子复赞叹言：

「此沙门瞿昙，士夫分陀利！身生诸苦痛，而能行舍心，

正智、正念住，堪忍以自安，而无所退减」。

第四天子复赞叹言：「若有于沙门瞿昙士夫分陀利所说，违反嫌责，当知斯等长夜当得不饶益苦，唯除不知真实者」。

第五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观彼三昧定，善住于正受，解脱离诸尘，不踊亦不没，

其心安隐住，而得心解脱」。

第六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经历五百岁，诵婆罗门典，精勤修苦行，不解脱离尘，

是则卑下类，不得度彼岸」。

第七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为欲之所迫，持戒之所缚，勇捍行苦行，经历于百年，

其心不解脱，不离于尘垢，是则卑下类，不度于彼岸」。

第八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心居憍慢欲，不能自调伏，不得三昧定，牟尼之正受。

独一居山林，其心常放逸，于彼死魔军，不得度彼岸」。

时彼山神天子八人，各各赞叹已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（垂下及遮止，名称及技能，弹琴并弃舍，种别、善丈夫，悭贪不惠施，八天为第十）。

八〇；一四〇三（一二九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而说偈言：

「广无过于地，深无逾于海，高无过须弥，大士无毘纽」。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广无过于爱，深无逾于腹，高莫过憍慢，大士无胜佛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于是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八一；一四〇四（一二九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何物火不烧？何风不能吹？水灾坏大地，何物不流散？

恶王及盗贼，强劫人财物，何男子女人，不为其所夺？

云何珍宝藏，终竟不亡失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福火所不烧，福风不能吹，水灾坏大地，福水不流散。

恶王及盗贼，强夺人财宝，若男子女人，福不被劫夺。

乐报之宝藏，终竟不亡失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于是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即没不现。

八二；一四〇五（一二九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谁当持资粮？何物贼不劫？何人劫而遮？何人劫不遮？

何人常来诣，智慧者喜乐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信者持资粮，福德劫不夺，贼劫夺则遮，沙门夺欢喜。

沙门常来诣，智慧者欣乐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于是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八三；一四〇六（一二九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一切相映障，知一切世间，乐安慰一切，唯愿世尊说！

云何是世间，最为难得者」？

是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为主而行忍，无财而欲施，遭难而行法，富贵修远离，

如是四法者，是则为最难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于是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八四；一四〇七（一二九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大力自在乐，所求无不得，何复胜于彼，一切所欲备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大力自在乐，彼则无所求，若有求欲者，是苦非为乐。

于求已过去，是则乐于彼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于是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八五；一四〇八（一二九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车从何处起？谁能转于车？车转至何所？何故坏磨灭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车从诸业起，心识转于车，随因而转至，因坏车则亡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于是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八六；一四〇九（一二九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拘屡陀王女修波罗提沙，今日生子」。佛告天子：「此则不善，非是善」。时彼天子即说偈言：

「人生子为乐，世间有子欢，父母年老衰，子则能奉养。

瞿昙何故说，生子为不善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当知恒无常，纯空阴非子，生子常得苦，愚者说言乐，

是故我说言，生子非为善。非善为善像，念像不可念，

实苦貌似乐，放逸所践蹈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于是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八七；一四一〇（一二九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云何数所数？云何数不隐？云何数中数？云何说言说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佛法难测量，二流不显现，若彼名及色，灭尽悉无余。

是名数所数，彼数不隐藏，是彼数中数，是则说名数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于时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八八；一四一一（一二九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何物重于地？何物高于空？何物疾于风？何物多于草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戒德重于地，慢高于虚空，忆念疾于风，思想多于草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于是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八九；一四一二（一二九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何戒何威仪？何得何为业？慧者云何住？云何往生天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远离于杀生，持戒自防乐，害心不加生，是则生天路。

远离不与取，与取心欣乐，断除贼盗心，是则生天路。

不行他所受，远离于邪婬，自受知止足，是则生天路。

自为己及他，为财及戏笑，妄语而不为，是则生天路。

断除于两舌，不离他亲友，常念和彼此，是则生天路。

远离不爱言，软语不伤人，常说淳美言，是则生天路。

不为不诚说，无义不饶益，常顺于法言，是则生天路。

聚落若空地，见利言我有，不行此贪想，是则生天路。

慈心无害想，不害于众生，心常无怨结，是则生天路。

苦业及果报，二俱生净信，受持于正见，是则生天路。

如是诸善法，十种净业迹，等受坚固持，是则生天路」。

时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」。

于时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（大地、火不烧，谁赍粮、所愿，甚能及车乘，锯陀女、算数，何重并十善）。

九〇；一四一三（一三〇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释提桓因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释提桓因说偈问佛：

「何法命不知？何法命不觉？何法鑷于命？何法为命缚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色者命不知，诸行命不觉，身鑷于其命，爱缚于命者」。

释提桓因复说偈言：

「色者非为命，诸佛之所说，云何而得熟，于彼甚深藏？

云何段肉住？云何知命身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迦罗逻为初，迦罗逻生胞，胞生于肉段，肉段生坚厚，

坚厚生肢节，及诸毛发等。色等诸情根，渐次成形体，

因母饮食等，长养彼胎身」。

尔时，释提桓因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九一；一四一四（一三〇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长胜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长胜天子而说偈言：

「善学微妙说，习近诸沙门，独一无等侣，正思惟静默」。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善学微妙说，习近诸沙门，独一无等侣，寂默静诸根」。

时长胜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九二；一四一五（一三〇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尸毘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尸毘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何人应同止？何等人共事？应知何等法？是转胜非恶」。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与正士同止，正士共其事，应知正士法，是转胜非恶」。

时彼尸毘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九三；一四一六（一三〇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月自在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月自在天子而说偈言：

「彼当至究竟，如蚊依从草，若得正系念，一心善正受」。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彼当到彼岸，如鱼决其网，禅定具足住，心常致喜乐」。

时彼月自在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九四；一四一七（一三〇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毘瘦纽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毘瘦纽天子而说偈言：

「供养于如来，欢喜常增长，欣乐正法律，不放逸随学」。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若如是说法，防护不放逸，以不放逸故，不随魔自在」。

于是毘瘦纽天子闻佛所说。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九五；一四一八（一三〇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般阇罗健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般阇罗健天子而说偈言：

「愦乱之处所，黠慧者能觉，禅思觉所觉，牟尼思惟力」。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了知愦乱法，正觉得涅槃，若得正系念，一心善正受」。

时般阇罗健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九六；一四一九（一三〇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须深天子，与五百眷属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尊者阿难：「汝阿难于尊者舍利弗善说法，心喜乐不」？阿难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何等人不愚、不痴、有智慧，于尊者舍利弗善说法中，心不欣乐！所以者何？彼尊者舍利弗，持戒、多闻，少欲、知足，精勤、远离，正念坚住，智慧正受。捷疾智慧，利智慧，出离智慧，决定智慧，大智慧，广智慧，深智慧，无等智慧，智宝成就。善能教化，示教、照喜，亦常赞叹示教、照喜，常为四众说法不惓」。佛告阿难：「如是，如是！如汝所说。阿难！为何等人不愚、不痴、有智慧、闻尊者舍利弗善说诸法而不欢喜？所以者何？舍利弗比丘持戒、多闻，少欲、知足，精

勤、正念，智慧正受。超智，捷智，利智，出智、决定智，大智，广智，深智，无等智，智宝成就。善能教化，示教、照喜，亦常赞叹示教、照喜，常为四众说法不倦」。「世尊！如是，如是」。向尊者阿难，如是，如是称叹舍利弗所说，如是、如是须深天子眷属，内心欢喜，身光增明，清净照耀。尔时，须深天子内怀欢喜，发身净光照耀已，而说偈言：

「舍利弗多闻，明智平等慧，持戒善调伏，得不起涅槃，

持此后边身，降伏于魔军」。

时彼须深天子及五百眷属，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九七；一四二〇（一三〇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赤马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赤马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颇有能行过世界边，至不生、不老、不死处不」？佛告赤马：「无有能过世界边，至不生、不老、不死处者」。赤马天子白佛言：「奇哉世尊！善说斯义。如世尊说言：无过世界边，至不生、不老、不死处者。所以者何？世尊！我自忆宿命，名曰赤马，作外道仙人，得神通，离诸爱欲。我时作是念：我有如是捷疾神足，如健士夫以利箭横射过多罗树影之顷，能登一须弥至一须弥，足蹑东海，超至西海。我时作是念：我今成就如是捷疾神力，今日宁可求世界边。作是念已，即便发行，唯除食息、便利，减节睡眠，常行百岁，于彼命终，竟不能得过世界边，至不生、不老、不死之处」。

佛告赤马：「我今但以一寻之身，说于世界，世界集，世界灭，世界灭道迹。赤马天子！何等为世间？谓五受阴。何等为五？色受阴，受受阴，想受阴，行受阴，识受阴，是名世间。何等为色集？谓当来有爱，贪喜俱，彼彼乐著，是名世间集。云何为世间灭？若彼当来有爱，贪喜俱，彼彼乐著，无余断：舍、离、尽、无欲、灭、息、没，是名世间灭。何等为世间灭道迹？谓八圣道：正见，正志，正语，正业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，是名世间灭道迹。赤马！了知世间，断世间；了知世间集，断世间集；了知世间

灭，证世间灭；了知世间灭道迹，修彼灭道迹。赤马！若比丘于世间苦若知、若断；世间集若知、若断；世间灭若知、若证；世间灭道迹若知、若修。赤马！是名得世界边，度世间爱」。尔时，世尊重说偈言：

「未曾远游行，而得世界边。无得世界边，终不尽苦边。

以是故牟尼，能知世界边，善解世界边，诸梵行已立。

于彼世界边，平等觉知者，是名贤圣行，度世间彼岸」。

是时赤马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九八；一四二一（一三〇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毘富罗山侧。有六天子，本为外道出家：一名阿毘浮，二名增上阿毘浮，三名能求，四名毘蓝婆，五名阿俱咤，六名迦蓝，来诣佛所。阿毘浮天子即说偈言：

「比丘专至心，常修行厌离，于初夜后夜，思惟善自摄，

见闻其所说，不堕于地狱」。

增上阿毘浮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厌离于黑暗，心常自摄护，永离于世间，言语诤论法。

从如来大师，禀受沙门法，善摄护世间，不令造众恶」。

能求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断截椎打杀，供养施迦叶，不见其为恶，亦不见为福」。

毘蓝婆天子复说偈言：

「我说彼尼干，外道若提子，出家行学道，长夜修难行，

于大师徒众，远离于妄语，我说如是人，不远于罗汉」。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死瘦之野狐，常共师子游，终日小羸劣，不能为师子。

尼干大师众，虚妄自称叹，是恶心妄语，去罗汉甚远」。

尔时，天魔波旬著阿俱咤天子，而说偈言：

「精勤弃暗冥，常守护远离，深著微妙色，贪乐于梵世。

我教化斯等，令得生梵天」。

尔时，世尊作是念：若此阿俱咤天子所说偈，此是天魔波旬加其力故，非彼阿俱咤天子自心所说。作是说言：

精勤弃暗冥，守护于远离，深著微妙色，贪乐于梵世，

当教化斯等，令得生梵天。

尔时，世尊复说偈言：

「若诸所有色，于此及与彼，或复虚空中，各别光照耀，

当知彼一切，不离魔魔缚，犹如垂钩饵，钩钓于游鱼」。

时彼天子咸各念言：今日阿俱咤天子所说偈，沙门瞿昙言是魔所说，何故沙门瞿昙言是魔说？尔时，世尊知诸天子心中所念，而告之言：「今阿俱咤天子所说偈，非彼天子自心所说，时魔波旬加其力故，作是说言：

精勤弃暗冥，守护于远离，深著微妙色，贪乐于梵世，

当教化斯等，令得生梵天。

是故我说偈：

若诸所有色，于此及与彼，或复虚空中，各别光照耀，

当知彼一切，不离魔魔缚，犹如垂钩饵，钩钓于游鱼」。

时诸天子复作是念：奇哉沙门瞿昙！神力大德，能见天魔波旬，而我等不见。我等当复各各说偈，赞叹沙门瞿昙，即说偈言：

「断除于一切，有身爱贪想，令此善护者，除一切妄语。

若欲断欲爱，应供养大师，断除三有爱，破坏于妄语。

已断于见贪，应供养大师。王舍城第一，名毘富罗山，

雪山诸山最，金翅鸟中名，八方及上下，一切众生界，

于诸天人中，等正觉最上」。

时诸天子说偈赞佛已，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（因陀罗问寿，断于一切结，说善称长者，尸毘问共住，速疾问边际，婆睺咨大喜，大喜毘忸问，般阇罗揵持，须深摩问第一，有外道问诸见）。

九九；一四二二（一三〇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摩伽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（有）摩伽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杀何得安眠？杀何得喜乐？为杀何等人，瞿昙所赞叹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若杀于瞋恚，而得安隐眠。杀于瞋恚者，令人得欢喜。

瞋恚为毒本，杀者我所叹。杀彼瞋恚已，长夜无忧患」。

于时摩伽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一〇〇；一四二三（一三一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有弥耆迦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弥耆迦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明照有几种，能照明世间？唯愿世尊说，何等明最上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有三种光明，能照耀世间：昼以日为照，月以照其夜，

灯火昼夜照，照彼彼色像。上下及诸方，众生悉蒙照，

人天光明中，佛光明为上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弥耆迦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一〇一；一四二四（一三一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陀摩尼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陀摩尼天子而说偈言：

「为婆罗门事，学断莫疲惓。断除诸爱欲，不求受后身」。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婆罗门无事，所作事已作。乃至不得岸，昼夜常勤跪，

已到彼岸住，于岸复何跪？此是婆罗门，专精漏尽禅，

一切诸忧恼，炽然永已断，是则到彼岸，涅槃无所求」。

时陀摩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一〇二；一四二五（一三一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多罗揵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断几舍几法？几法上增修？超越几积聚，名比丘度流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断五舍于五，五法上增修，超五种积聚，名比丘度流」。

时彼陀摩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一〇三；一四二六（一三一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迦摩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迦摩天子白佛言：「甚难，世尊！甚难，善逝」！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所学为甚难，具足戒三昧，远离于非家，闲居寂静乐」。

迦摩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静默甚难得」。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得所难得学，具足戒三昧，昼夜常专精，修习意所乐」。

迦摩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正受心难得」。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难住正受住，诸根心决定，能断死魔縻，圣者随欲进」。

迦摩天子复白佛言：「世尊峭道甚难行」。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难涉之峭道，当行安乐进。非圣堕于彼，足上头向下；

贤圣乘正直，崄路自然平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迦摩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一〇四；一四二七（一三一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迦摩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迦摩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贪恚何所因？不乐身毛竖，恐怖从何起？觉想由何生？

犹如鸠摩罗，依倚于乳母」。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爱生自身长，如尼拘律树，处处随所著，如榛绵丛林。

若知彼因者，发悟令开觉，度生死海流，不复更受有」。

时迦摩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一〇五；一四二八（一三一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栴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栴檀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闻瞿昙大智，无障碍知见，何所住何学，不遭他世恶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曰：

「摄持身、口、意，不造三恶法，处在于居家，广集于群宾，

信惠财法施，以法立一切，住彼学彼法，则无他世畏」。

佛说是经已，栴檀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一〇六；一四二九（一三一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栴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「谁度于诸流，昼夜勤不懈？不攀无住处，云何不没溺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一切戒具足，智慧善正受，内思惟正念，能度难度流。

不染此欲想，超度彼色爱，贪喜悉已尽，不入于难测」。

时彼栴檀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一〇七；一四三〇（一三一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迦叶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迦叶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当说比丘及比丘功德」。佛告天子：「随汝所说」。时迦叶天子而说偈言：

「比丘修正念，其身善解脱，昼夜常勤求，坏有诸功德。

了知于世间，灭除一切有，比丘得无忧，心无所染著。

世尊！是名比丘，是名比丘功德」。佛告迦叶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说」。迦叶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一〇八；一四三一（一三一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迦叶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迦叶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我今当说比丘及比丘所说」。佛告迦叶天子：「随所乐说」。时彼迦叶天子而说偈言：

「比丘守正念，其心善解脱，昼夜常勤求，逮得离尘垢。

晓了知世间，于尘离尘垢，比丘无忧患，心无所染著。

世尊！是名比丘，是名比丘所说」。佛告迦叶：「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说」。迦叶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（摩诃问所害，弥诃咨照明，昙摩诵应作，多罗询所短，极难及伏藏，迦默决二疑，实智及渡流，栴檀之所说，无垢有非有，斯两迦叶谈）。

二六 夜叉相应

一；一四三二（一三一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摩竭提国人间游行。日暮，与五百比丘，于屈摩夜叉鬼住处宿。时屈摩夜叉鬼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时屈摩夜叉鬼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请世尊与诸大众，于此夜宿」。尔时，世尊默然受请。是时屈摩夜叉鬼知世尊默然受请已，化作五百重阁、房舍，卧床、坐床、踞床，俱𠰁、褥枕，各五百具，悉皆化成。化作五百灯明，无诸烟炎。悉化现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劝请世尊，令入其舍，令诸比丘次受房舍及诸卧具。周遍受已，还至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而说偈言：

「贤德有正念，贤德常正念，正念安隐眠，此世及他世。

贤德有正念，贤德常正念，正念安隐眠，其心常寂止，

贤德有正念，贤德常正念，正念安隐眠，舍降伏他军。

贤德有正念，贤德常正念，不杀不教杀，不伏不教伏，

慈心于一切，心不怀怨结」。

尔时，世尊告屈摩夜叉鬼：「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说」。时屈摩夜叉鬼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还自所住处。

二；一四三三（一三二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鸠罗山，尊者那伽波罗为亲侍者。尔时，世尊于夜暗时，天小微雨，电光睒现，出于房外，露地经行。是时天帝释作是念：今日世尊住摩鸠罗山，尊者那伽波罗亲侍供养。其夜暗冥，天时微雨，电光睒现，世尊出房，露地经行。我当化作毘琉璃重阁，执持重阁，随佛经行。作是念已，即便化作鞞琉璃重阁，持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随佛经行。尔时，摩竭提国人，若男、若女，夜啼之时，以摩鸠罗鬼恐之即止。亲侍供养弟子之法，待师禅觉，然后乃眠。尔时，世尊为天帝释，夜经行久。尔时，尊者那伽波罗作是念：世尊！今夜经行至久，我今当作摩鸠罗鬼形而恐怖之。时那伽波罗比丘，即反被俱执，长毛在外，往住世尊经行道头，白佛言：「摩

鸠罗鬼来！摩鸠罗鬼来」！尔时，世尊告那伽波罗比丘：「汝那伽波罗愚痴人，以摩鸠罗鬼神像恐怖佛耶？不能动如来、应、等正觉一毛发也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久离恐怖」。尔时，天帝释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世尊正法律中，亦复有此人耶」？佛言：「憍尸迦！瞿昙家中极大广阔，斯等于未来世，亦当使得清净之法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若复婆罗门，于自所得法，得到于彼岸，若一毘舍遮，

及与摩鸠罗，皆悉超过去。若复婆罗门，于自所行法，

一切诸受觉，观察皆已灭。若复婆罗门，自法度彼岸，

一切诸因缘，皆悉已灭尽。若复婆罗门，自法度彼岸，

一切诸人我，皆悉已灭尽。若复婆罗门，自法度彼岸，

于生老病死，皆悉已超过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释提桓因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三；一四三四（一三二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尊者阿那律陀，于摩竭提国人间游行，到毕陵伽鬼子母住处宿。时尊者阿那律陀，夜后分时，端身正坐，诵忧陀那，波罗延那，见真谛，诸上座所说偈，比丘尼所说偈，尸路偈，义品，牟尼偈，修多罗，悉皆广诵。尔时，毕陵伽鬼子夜啼，毕陵伽鬼子母，为其子说偈，呵止言：

「毕陵伽鬼子，汝今莫得啼！当听彼比丘，诵习法句偈。

若知法句者，能自护持戒，远离于杀生，实言不妄语，

能自舍非义，解脱鬼神道」。

毕陵伽鬼子母说是偈时，毕陵伽鬼子啼声即止。

四；一四三五（一三二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摩竭提国人间游行，与大众俱，到富那婆薮鬼子母住处宿。尔时，世尊为诸比丘说四圣谛相应法，所谓苦圣谛，苦集圣谛，

苦灭圣谛，苦灭道迹圣谛。尔时，富那婆薮鬼母，儿富那婆薮，及鬼女鬱多罗，二鬼小儿夜啼。时富那婆薮鬼母，教其男、女故而说偈言：

「汝富那婆薮，鬱多罗莫啼！令我得听闻，如来所说法。

非父母能令，其子解脱苦，闻如来说法，其苦得解脱。

世人随爱欲，为众苦所迫，如来为说法，令破坏生死。

我今欲闻法，汝等当默然」！时富那婆薮，鬼女鬱多罗，

悉受其母语，默然而静听。语母言：「善哉！我亦乐闻法，

此正觉世尊，于摩竭胜山，为诸众生类，演说脱苦法。

说苦及苦因，苦灭、灭苦道，从此四圣谛，安隐趣涅槃。

母今但善听，世尊所说法」！

时富那婆薮鬼母即说偈言：

「奇哉智慧子，善能随我心。汝富那婆薮，善叹佛导师！

汝富那婆薮，及汝鬱多罗，当生随喜心，我已见圣谛」。

时富那婆薮鬼母说是偈时，鬼子男、女，随喜默然。

五；一四三六（一三二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摩竭提国人间游行，与诸大众，至摩尼遮罗鬼住处夜宿。尔时，摩尼遮罗鬼，会诸鬼神，集在一处。时有一女人，持香华鬘饰、饮食，至彼摩尼遮罗鬼神住处。彼女人遥见世尊，在摩尼遮罗鬼神住处坐。见已，作是念：我今现见摩尼遮罗鬼神，即说偈言：

「善哉摩尼遮，住摩伽陀国，摩伽陀国人，所求悉如愿。

云何于此世、常得安乐住？后世复云何，而得生天乐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莫放逸、慢恣，用摩尼鬼为？若自修所作，能得生天乐」。

时彼女人作是念：此非摩尼遮罗鬼，是沙门瞿昙。如是知已，即以香华，鬘饰，供养世尊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而说偈言：

「何道趣安乐？当修何等行，此世常安隐，后世生天乐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布施善调心，乐执护诸根，正见修贤行，亲近于沙门，

以正命自活，他世生天乐。何用三十三，诸天之苦网？

但当一其心，断除于爱欲。我当说离垢，甘露法善听」！

时彼女人闻世尊说法，示教、照喜，如佛常法：谓布施，持戒，生天之福；欲味，欲患，烦恼清净，出要远离功德福利，次第演说清净佛法。譬如鲜净白氎，易染其色，时彼女人，亦复如是，即于坐上，于四圣谛得平等观苦、集、灭、道。时彼女人见法，得法，知法，入法，度诸疑、惑，不由于他，于正法律得无所畏。即从座起，整衣服，合掌白佛：「已度，世尊！已度，善逝！我从今日，尽寿命，归佛、归法、归比丘僧」。时彼女人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礼佛而去。

六；一四三七（一三二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摩竭提国人间游行，到针毛鬼住处夜宿。尔时，针毛鬼会诸鬼神，集在一处。时有炎鬼，见世尊在针毛鬼住处夜宿，见已，往诣针毛鬼所，语针毛鬼言：「聚落主！汝今大得善利！今如来、应、等正觉，于汝室宿」。针毛鬼言：「今当试看，为是如来为非」？时针毛鬼与诸鬼神集会已，还归自舍，束身冲佛。尔时，世尊却身避之。如是再三，束身冲佛，佛亦再三却身避之。尔时，针毛鬼言：「沙门怖耶」？佛言：「聚落主！我不怖也，但汝触恶」。针毛鬼言：「今有所问，当为我说。能令我喜者善，不能令我喜者，当坏汝心，裂汝胸，令汝热血从其面出；捉汝两手，掷恒水彼岸」。佛告针毛鬼：「聚落主！我不见诸天、魔、梵，沙门、婆罗门，天神、世人，能坏如来、应、等正觉心者，能裂其胸者，能令热血从面出者，执其两臂掷著恒水彼岸者。汝今但问，当为汝说，令汝欢喜」。时针毛鬼说偈问佛：

「一切贪、恚心，以何为其因？不乐身毛竖，恐怖从何起？

意念诸觉想，为从何所起？犹如新生儿，依倚于乳母」。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爱生自身长，如尼拘律树，展转相拘引，如籐绵丛林。

若知彼所因，当令鬼觉悟，度生死海流，不复重增有」。

尔时，针毛鬼闻世尊说偈，心得欢喜，向佛悔过，受持三归。佛说此经已，针毛鬼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；一四三八（一三二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优婆夷子，受八支斋，寻即犯戒，即为鬼神所持。尔时，优婆夷即说偈言：

「十四、十五日，及月分八日，神通瑞应月，八支善正受。

受持于斋戒，不为鬼所持，我昔数咨问，世尊作是说」。

尔时，彼鬼即说偈言：

「十四、十五日，及月分八日，神足瑞应月，八支修正受。

斋肃清净住，戒德善守护，不为鬼戏弄，善哉从佛闻。

汝当说言放，我当放汝子。诸有慢缓业，染污行苦行，

梵行不清净，终不得大果。譬如拔菅草，执缓则伤手，

沙门行恶触，当堕地狱中。譬如拔菅草，急捉不伤手，

沙门善摄持，则到般涅槃」。

时彼鬼神即放优婆夷子。尔时，优婆夷说偈告子言：

「子汝今听我，说彼鬼神说：若有慢缓业，秽污修苦行，

不清净梵行，彼不得大果。譬如拔蓑草，执缓则伤手，

沙门起恶触，当堕地狱中。如急执蓑草，则不伤其手，

沙门善执护，逮得般涅槃」。

时彼优婆夷子，如是觉悟已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。心不得乐，还归自家。母遥见子而说偈言：

「迈世而出家，何为还聚落？烧舍急出财，岂还投火中」？

其子比丘说偈答言：

「但念母命终，存亡不相见，故来还瞻视，何见子不欢」？

时母优婆夷说偈答言：

「舍欲而出家，还欲服食之。是故我忧悲，恐随魔自在」。

是时优婆夷，如是、如是发悟其子，如是其子还空闲处，精勤思惟，断除一切烦恼结缚，得阿罗汉果证。

八；一四三九（一三二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摩竭提国人间游行，到阿臈鬼住处夜宿。时阿臈鬼集会诸鬼神。时有竭昙鬼，见世尊在阿臈鬼住处夜宿。见已，至阿臈鬼所，语阿臈鬼言：「聚落主！汝获大利！如来宿汝住处」。阿臈鬼言：「生人今日在我舍住耶？今当令知，为是如来，为非如来」？时阿臈鬼，诸鬼神聚会毕，还归自家。语世尊曰：「出去，沙门」！尔时，世尊以他家故，即出其舍。阿臈鬼复言：「沙门，来入」。佛即还入，以灭慢故。如是再三。时阿臈鬼第四复语世尊言：「沙门！出去」。尔时，世尊语阿臈鬼言：「聚落主！已三见请，今不复出」。阿臈鬼言：「今问沙门，沙门答我能令我喜者善，不能令我喜者，我当坏其心、裂其胸，亦令热血从其面出，执持两手，掷著恒水彼岸」。世尊告言：「聚落主！我不见诸天、魔、梵，沙门、婆罗门，天神、世人，有能坏我心，裂我胸，令我热血从面而出，执持两手掷著恒水彼岸者。然聚落主！汝今但问，当为汝说，令汝心喜」。时阿臈鬼说偈问佛：

「说何等名为，胜士夫事物？行于何等法，得安乐果报？

何等为美味？云何寿中胜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净信为最胜，士夫之事物。行法得乐果；解脱味中上。

智慧除老死，是为寿中胜」。

时阿臈鬼复说偈言：

「云何得名称」？如上所说偈。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持戒名称流」。如上所说偈。

时阿臈鬼复说偈言：

「几法起世间？几法相顺可？世几法取受？世几法损减」？

尔时，世尊以偈答言：

「世六法等起，六法相顺可，世六法取受，世六法损减」。

阿臈鬼复说偈问佛：

「谁能度诸流，昼夜勤方便？无攀、无住处，孰能不沉没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一切戒具足，智慧善正受，正念内思惟，能度难度流。

不乐于五欲，亦超度色爱，无攀、无住处，是能不没溺」。

时阿臈鬼复说偈问佛：

「以何法度流？以何度大海？以何舍离苦？以何得清净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以信度河流，不放逸度海，精进能断苦，以慧得清净。

汝当更问余，沙门、梵志法，其法无有过，真谛施调伏」。

时阿臈鬼复说偈问佛：

「何烦更问余，沙门、梵志法，即曰最胜士，以显大法炬。

于彼竭昙摩，常当报其恩，告我等正觉，无上导御师。

我即日当行，从村而至村，亲侍等正觉，听受所说法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阿臈鬼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九；一四四〇（一三二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叔迦罗比丘尼，住王园比丘尼众中，为王舍城诸人恭敬供养，如阿罗汉。又于一时，王舍城人于一吉星日欢集大会，即于是日阙不供养。有一鬼神敬重彼比丘尼故，至王舍城里巷之中，家家说偈：

「王舍城人民，醉酒惛睡卧，不勤供养彼，叔迦比丘尼。

善修诸根故，名曰叔迦罗；善说离垢法，涅槃清凉处。

随顺听所说，终日乐无厌，乘听法智慧，得度生死流，

犹如海商人，依附力马王」。

时一优婆塞以衣布施叔迦罗比丘尼，复有优婆塞以食供养。时彼鬼神即说偈言：

「智慧优婆塞，获福利丰多，施叔迦罗衣，离诸烦恼故。

智慧优婆塞，获福利丰多，施叔迦罗食，离诸积聚故」。

时彼鬼神说斯偈已，即没不现。

一〇；一四四一（一三二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，时毘罗比丘尼，住王舍城王园比丘尼众中。为王舍城诸人民，于吉星日集聚大会，当斯之日，毘罗比丘尼无人供养。时有鬼神，敬重毘罗比丘尼，即入王舍城，处处里巷，四衢道头而说偈言：

「王舍城人民，醉酒惛睡卧，毘罗比丘尼，无人供养者。

毘罗比丘尼，勇猛修诸根，善说离垢尘，涅槃清凉法。

皆随顺所说，终日乐无厌，乘听法智慧，得度生死流」。

时有一优婆塞，持衣布施毘罗比丘尼。复有一优婆塞，以食供养。时彼鬼神而说偈言：

「智慧优婆塞，今获多福利、以衣施断缚，毘罗比丘尼。

智慧优婆塞，今获多福利，食施毘罗尼，离诸和合故」。

时彼鬼神说偈已，即没不现。

一一；一四四二（一三二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娑多耆利天神，醯魔波低天神，共作约誓：若其宫中有宝物出者，必当相语，不相语者，得违约罪。时醯魔波低天神宫中，有未曾有宝波昙摩华出，华有千叶，大如车轮、金色宝茎。时醯魔波低天神遣使告语娑多耆利：「聚落主！今我宫中，忽生未曾有宝波昙摩华，华有千叶，大如车轮，金色宝茎，可来观看」！娑多耆利天神，遣使诣醯魔波低舍告言：「聚落主！用是波昙摩百千为？今我宫中，有未曾有宝，大波昙摩出，所谓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，汝便可来奉事供养」！时醯魔波低天神，即与五百眷属，往诣娑多耆利天神所，说偈问言：

「十五日良时，天夜遇欢会，当说受何斋，从何罗汉受」？

时娑多耆利说偈答言：

「今日佛世尊，在摩竭胜国，住于王舍城，迦兰陀竹园，

演说微妙法，灭除众生苦。苦苦及苦集，苦灭尽作证，

八圣出苦道，安隐趣涅槃。当往设供养，我罗汉世尊」。

醯魔波低说偈问言：

「彼有心愿乐，慈济众生不？彼于受不受，心想平等不」？

娑多耆利说偈答言：

「彼妙愿慈心，度一切众生；于诸受不受，心想常平等」。

时醯魔波低说偈问言：

「为具足明达，已行成就不？诸漏永灭尽，不受后有耶」？

娑多耆利说偈答言：

「明达善具足，正行已成就。诸漏永已尽，不复受后有」。

醯魔波低说偈问言：

「牟尼意行满，及身、口业耶？明行悉具足，以法赞叹耶」？

娑多耆利说偈答言：

「具足牟尼心，及业身、口满。明行悉具足，以法而赞叹」。

醯魔波低说偈问言：

「远离于害生，不与不取不？为远于放荡，不离禅思不」？

娑多耆利复说偈言：

「常不害众生，不与不妄取。远离于放荡，日夜常思禅」。

醯魔波低复说偈问言：

「为不乐五欲，心不浊乱不？有清净法眼，灭尽愚痴不」？

娑多耆利说偈答言：

「心常不乐欲，亦无浊乱心。佛法眼清净，愚痴尽无余」。

醯魔波低复说偈问言：

「至诚不妄语，麁澁言无有？得无别离说，无不诚说不」？

娑多耆利说偈答言：

「至诚不妄语，亦无麁澁言。不离他亲厚，常说如法言」。

醯魔波低复说偈问言：

「为持清净戒，正念寂灭不？具足等解脱，如来大智不」？

娑多耆利说偈答言：

「净戒悉具足，正念常寂静。等解脱成就，得如来大智」。

〔醯魔波低复说偈问言：

「明达悉具足，正行已清净。所有诸漏尽，不复受后有」？

娑多耆利说偈答言：

「明达悉具足，正行已清净。一切诸漏尽，无复后生有」。

醯魔波低复说偈言：

「牟尼善心具，及身、口业迹，明行悉成就，故赞叹其法」？

娑多耆利说偈答言：

「牟尼善心具，及身、口业迹，明行悉成就，赞叹于其法」〕。

醯魔波低复说偈言：

「伊尼延鹿□，仙人之胜相，少食舍身贪，牟尼处林禅。

汝今当共行，敬礼彼瞿昙」。

时有百千鬼神眷属，围绕娑多耆利、醯魔波低，速至佛所，礼拜供养。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合掌敬礼，而说偈言：

「伊尼延鹿□，仙人之胜相，少食无贪嗜，牟尼乐林禅。

我等今故来，请问于瞿昙，师子独游步，大龙无恐畏。

今故来请问，牟尼愿决疑！云何得出苦？云何苦解脱？

唯愿说解脱，苦于何所灭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世五欲功德，及说第六意，于彼欲无贪，解脱一切苦。

如是从苦出，如是解脱苦，今答汝所问，苦从此而灭」。

娑多耆利、醯魔波低复说偈问佛：

「泉从何转还？恶道何不转？世间诸苦乐，于何而灭尽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及以意入处，于彼名及色，永灭尽无余。

于彼泉转还，于彼道不转；于彼苦及乐，得无余灭尽」。

娑多耆利、醯魔波低，复说偈问佛：

「世间几法起？几法世和合？几法取受世？几法令世减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六法起世间，六法世和合，六法取受世，六法世损减」。

娑多耆利、醯魔波低，复说偈问佛：

「云何度诸流，日夜勤方便？无攀、无住处，而不溺深渊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一切戒具足，智慧善正受，如思惟系念，是能度深渊。

不乐诸欲想，亦超色诸结，无攀、无住处，不溺于深渊」。

娑多耆利、醯魔波低，复说偈问佛：

「何法度诸流？以何度大海？云何舍离苦？云何得清净」？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「正信度河流，不放逸度海，精进能断苦，智慧得清净」。

尔时，世尊复说偈言：

「汝可更问余，沙门、梵志法，真实施调伏，除此更无法」。

醯魔波低复说偈言：

「更余何所问，沙门、梵志法，大精进今日，已具善开导。

我今当报彼，娑多耆利恩，能以导御师，告语于我等。

我当诣村村，家家而随佛，承事礼供养，从佛闻正法。

此百千鬼神，悉合掌恭敬，一切归依佛，牟尼之大师。

得无上之名，必见真实义，成就大智慧，于欲不染著。

慧者当观察，救护世间者，得贤圣道迹，是则大仙人」。

佛说是经已，娑多耆利，醯魔波低，及诸眷族五百鬼神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随喜，礼佛而去。

一二；一四四三（一三三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是时尊者舍利弗，尊者大目揵连，住耆阇崛山中。时尊者舍利弗，新剃须发。时有伽咤及优波伽咤鬼，优波伽咤鬼见尊者舍利弗新剃须发，语伽咤鬼言：「我今当往打彼沙门头」。伽咤鬼言：「汝优波伽咤莫作是语！此沙门大德，大力，汝莫长夜得大不饶

益苦」。如是再三说，时优波伽咤鬼再三不随伽咤鬼语。即以手打尊者舍利弗头，打已寻自唤言：「烧我，伽咤！煮我，伽咤」！再三唤已，陷入地中，堕阿毘地狱。尊者大目揵连闻尊者舍利弗，为鬼所打声已，即往诣尊者舍利弗所，问尊者舍利弗言：「云何尊者！苦痛可忍不」？尊者舍利弗答言：「尊者大目揵连！虽复苦痛，意能堪忍，不至大苦」。尊者大目揵连语尊者舍利弗言：「奇哉！尊者舍利弗，真为大德大力。此鬼若以手打耆阇崛山者，能令碎如糠糟，况复打人而不苦痛」？尔时，尊者舍利弗语尊者大目揵连：「我实不大苦痛」。时尊者舍利弗、大目揵连，共相慰劳。时世尊以天耳闻其语声，闻已，即说偈言：

「其心如刚石，坚住不倾动，染著心已离，瞋者不反报，

若如此修心，何有苦痛处」！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因陀罗释迦、崛摩、白山宾迦罗、富那婆修、曼遮尼罗、箭毛、受斋、旷野、及雄、净、七岳并雪山、害及于无害，是名第十二）。

二七 林相应

一；一四四四（一三三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众多比丘，于拘萨罗国人间游行，住一林中，夏安居。彼林中有天神住，知十五日诸比丘受岁，极生忧戚。有余天神语彼天神言：「汝何卒生愁忧苦恼？汝当欢喜，诸比丘持戒清净，今日受岁」。林中天神答言：「我知比丘今日受岁，不同无羞外道受岁。然精进比丘受岁，持衣钵，明日至余处去，此林当空」。比丘去后，林中天神而说偈言：

「今我心不乐，但见空林树。清净心说法，多闻诸比丘，

瞿昙之弟子，今悉何处去」？

时有异天子而说偈言：

「有至摩伽陀，有至拘萨罗，亦至金刚地，处处修远离。

犹如野禽兽，随所乐而游」。

二；一四四五（一三三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有异比丘，在拘萨罗国人间，止住一林中，入昼正受。身体疲极，夜则睡眠。时彼林中止住天神，作是念：此非比丘法，于空林中入昼正受，夜著睡眠，我今当往觉悟之。尔时，天神往至比丘前而说偈言：

「比丘汝起起，何以著睡眠？睡眠有何利，病时何不眠？

利刺刺身时，云何得睡眠？汝本舍非家，出家之所欲，

当如本所欲，日夜求增进，莫得堕睡眠，令心不自在。

无常、不恒欲，迷醉于愚夫，余人悉被缚，汝今已解脱，

正信而出家，何以著睡眠？已调伏贪欲，其心得解脱，

具足胜妙智，出家何故眠？勤精进正受，常修坚固力，

专求般涅槃，云何而睡眠？起明断无明，灭尽诸有漏，

调彼后边身，云何著睡眠」？

时彼天神说是偈时，彼比丘闻其所说，专精思惟，得阿罗汉。

三；一四四六（一三三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异比丘，在拘萨罗（人间），住（一）林中，入昼正受。心起不善觉，依于恶贪。时彼林中住止天神，作是念：此非比丘法，止住林中入昼正受，心生不善觉，依于恶贪，我今当往开悟之。时彼天神即说偈言：

「其心欲远离，止于空闲林，放心随外缘，乱想而流驰。

调伏乐世心，常乐心解脱，当舍不乐心，执受安乐住。

思非于正念，莫著我我所，如以尘头染，是著极难遣，

莫令染乐著，欲心所浊乱。如释君驰象，奋迅去尘秽，

比丘于自身，正念除尘垢。尘者谓贪欲，非世间尘土，

黠慧明智者，当悟彼诸尘，于如来法律，持心莫放逸。

尘垢谓瞋恚，非世间尘土，黠慧明智者，当悟彼诸尘，

于如来法律，持心莫放逸。尘垢谓愚痴，非世间尘土，

明智黠慧者，当舍彼诸尘，于如来法律，持心莫放逸」。

时彼天神说是偈已，彼比丘闻其所说，专精思惟，断诸烦恼，得阿罗汉。

四；一四四七（一三三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异比丘，在拘萨罗人间，住一林中，入昼正受，起不正思惟。时彼林中止住天神，作是念：此非比丘法，止住林中入昼正受，而起不正思惟、我今当往，方便善觉悟之。时彼天神而说偈言：

「何不正思惟，觉观所寝食？当舍不正念，专修于正受。

遵崇佛、法、僧，及自持净戒，常生随喜心，喜乐转胜进，

以心欢喜故，速究竟苦边」。

时彼天神说偈劝发已，彼比丘专精思惟，尽诸烦恼，得阿罗汉。

五；一四四八（一三三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异比丘，于拘萨罗人间，住一林中，入昼正受。时彼比丘日中时，不乐心生，而说偈言：

「于此日中时，众鸟悉静默，空野忽有声，令我心恐怖」。

时彼林中住止天神而说偈言：

「于今日中时，众鸟悉寂静，空野忽有声，应汝不乐心。

汝当舍不乐，专乐修正受」。

时彼天子说偈觉悟彼比丘已，时彼比丘专精思惟，舍除烦恼，得阿罗汉。

六；一四四九（一三三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阿那律陀，在拘萨罗人间，住一林中。时有天神，名阇隣尼，是尊者阿那律陀本善知识。

往诣尊者阿那律陀所，〔到阿那律所〕说偈言：

「汝今可发愿，愿还生本处，三十三天上，五欲乐悉备，

百种诸音乐，常以自欢娱。每至睡眠时，音乐以觉悟，

诸天玉女众，昼夜侍左右」。

尊者阿那律陀说偈答言：

「诸天玉女众，此皆大苦聚，以彼颠倒想，系著有身见；

诸求生彼者，斯亦是大苦。阇隣尼当知！我不愿生彼，

生死已永尽，不受后有故」。

尊者阿那律说是语时，阇隣尼天子闻尊者阿那律所说，欢喜随喜，即没不现。

七；一四五〇（一三三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比丘在拘萨罗人间，林中止住。勤诵经，勤讲说，精勤思惟，得阿罗汉果。证已，不复精勤诵说。时有天神止彼林中者，而说偈言：

「比丘汝先时，昼夜勤诵习，常为诸比丘，共论决定义。

汝今于法句，寂然无所说，不与诸比丘，共论决定义」。

时彼比丘说偈答言：

「本未应离欲，心常乐法句，既离欲相应，诵说事已毕。

先知道已备，用闻见道为？世间诸闻见，无知悉放舍」。

时彼天神闻比丘所说，欢喜随喜，即没不现。

八；一四五一（一三三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异比丘，在拘萨罗人间，止一林中。时彼比丘有眼患，受师教，应嗅钵昙摩花。时彼比丘受师教已，往至钵昙摩池侧，于池岸边迎风而坐，随风嗅香。时有天神主此池者，语比丘言：「何以盗华？汝今便是盗香贼也」。尔时，比丘说偈答言：

「不坏亦不夺，远住随嗅香，汝今何故言，我是盗香贼」？

尔时，天神复说偈言：

「不求而不舍，世间名为贼。汝今人不与，而自一向取，

是则名世间，真实盗香贼」。

时有一士夫，取彼藕根，重负而去。尔时，比丘为彼天神而说偈言：

「如今彼士夫，断截分陀利，拔根重负去，便是奸狡人，

汝何故不遮，而言我盗香」？

时彼天神说偈答言：

「狂乱奸狡人，犹如乳母衣，何足加其言，且堪与汝语。

袈裟污不现，黑衣墨不污，奸狡凶恶人，世间不与语。

蝇脚污素帛，明者小过现；如墨点珂贝，虽小悉皆现。

常从彼求净，无结离烦恼，如毛发之恶，人见如泰山」。

时彼比丘复说偈言：

「善哉！善哉说！以义安慰我，汝可常为我，数数说斯偈」。

时彼天神复说偈言：

「我非汝买奴，亦非人与汝，何为常随汝，数数相告语？

汝今自当知，彼彼饶益事」。

时彼天子说是偈已，彼比丘闻其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去。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断诸烦恼，得阿罗汉。

九；一四五二（一三三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十力迦叶，住王舍城仙人窟中。时有猎师，名曰尺只，去十力迦叶不远，张网捕鹿。尔时，十力迦叶为彼猎师哀愍说法，时彼猎师不解所说。时十力迦叶即以神力，指端火然，彼犹不悟。尔时，仙人窟中住止天神而说偈言：

「深山中猎师，少智盲无目，何为非时说，薄德无辩慧？

所闻亦不解，明中亦无见，于诸善胜法，愚痴莫能了。

正使烧十指，彼终不见谛」。

时彼天神说是偈已，尊者十力迦叶，即默然住。

（不乐及睡眠，厌离、倒净想，安住、阇利那，诵习、花、迦叶）。

一〇；一四五三（一三四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尊者金刚子，住巴连弗邑一处林中。时巴连弗邑人民，夏四月过，作憍牟尼大会。时尊者金刚子，闻世间大会，生不乐心，而说偈言：

「独一处空林，犹如弃枯木。夏时四月满，世间乐庄严，

普观诸世间，其苦无过我」。

尔时，林中住止天神即说偈言：

「独一处空林，犹如弃枯木，为三十三天，心常所愿乐，

犹如地狱中，仰思生人道」。

时金刚子为彼天神所劝发已，专精思惟，断诸烦恼，得阿罗汉。

一一；一四五四（一三四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异比丘，在拘萨罗人间，住一林中，唯好乐持戒，不能增长上进功德。时彼林中止住天神，作是念：此非比丘法，住于林中，唯乐持戒，不能增修上进功德，今我当往方便而发悟之。即说偈言：

「非一向持戒，及修习多闻，独静禅三昧，闲居修远离，

比丘偏猗息，终不得漏尽，平等正觉乐，远非凡夫辈」。

时彼比丘，天神劝进已，专精思惟，断诸烦恼，得阿罗汉。

一二；一四五五（一三四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有尊者那伽达多，在拘萨罗人间，住一林中，有在家、出家，常相亲近。时彼林中止住天神，作是念

：此非比丘法，住于林中，与诸在家、出家，周旋亲数，我今当往方便发悟，而说偈言：

「比丘旦早出，迫暮而还林，道俗相习近，苦乐必同安，

恐起家放逸，而随魔自在」。

时那伽达多比丘，为彼天神如是、如是开觉已，如是、如是专精思惟，断诸烦恼，得阿罗汉。

一三；一四五六（一三四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众多比丘，在拘萨罗人间，住一林中。言语嬉戏，终日散乱，心不得定，纵诸根门，驰骋六境。时彼林中止住天神，见是比丘不摄威仪，心不欣悦而说偈言：

「此先有瞿昙，正命弟子众，无常心乞食，无常受床卧，

观世无常故，得究竟苦边。今有难养众，沙门所居止，

处处求饮食，遍游于他家，望财而出家，无真沙门欲，

垂著僧伽梨，如老牛曳尾」。

尔时，比丘语天神言：「汝欲厌我耶」？时彼天神复说偈言：

「不指其名姓，不非称其人，而总向彼众，说其不善者。

踈漏相现者，方便说其过；勤修精进者，归依恭敬礼」。

彼诸比丘为天神劝发已，专精思惟，断诸烦恼，得阿罗汉。

一四；一四五七（一三四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异比丘，在拘萨罗人间，住一林中。时彼比丘与长者妇女嬉戏，起恶名声。时彼比丘作是念：我今不类，共他妇女起恶名声，我今欲于此林中自杀。时彼林中止住天神，作是思念：不善、不类，此比丘不坏无过，而于林中欲自杀身，我今当往方便开悟。时彼天神化作长者女身，语比丘言：「于诸巷路、四衢道中，世间诸人，为我及汝起恶名声，言我与汝共相习近，作不正事。已有恶名，今可还

俗，共相娱乐」。比丘答言：「以彼里巷、四衢道中，为我与汝起恶名声，共相习近，为不正事，我今且自杀身」。时彼天神还复天身，而说偈言：

「虽闻多恶名，苦行者忍之，不应苦自害，亦不应起恼。

闻声恐怖者，是则林中兽，是轻躁众生，不成出家法。

仁者当堪耐，不中住恶声，执心坚住者，是则出家法。

不由他人语，令汝成劫贼；亦不由他语，令汝得罗汉。

如汝自知已，诸天亦复知」。

尔时，比丘为彼天神所开悟已，专精思惟，断除烦恼，得阿罗汉。

一五；一四五八（一三四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尊者见多比丘，在拘萨罗人间，住一林中，著粪扫衣。时梵天王与七百梵天，乘其宫殿，来诣尊者见多比丘所，恭敬礼事。时有天神住彼林中者，而说偈言：

「观彼寂诸根，能感善供养，具足三明达，得不倾动法，

度一切方便，少事粪扫衣。七百梵天子，乘宫来奉诣，

见生死有边，今礼度有岸」。

时彼天神说偈赞叹见多比丘已，即没不现。

一六；一四五九（一三四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异比丘，在拘萨罗人间，住一林中。时彼比丘身体疲极，夜著睡眠。时有天神住彼林中者而觉悟之，即说偈言：

「可起，起，比丘！何故著睡眠？睡眠有何义？修禅莫睡眠」。

时彼比丘说偈答言：

「不肯当云何，懈怠、少方便，缘尽四体羸，夜则著睡眠」。

时彼天神复说偈言：

「且汝当执守，勿声而大呼，汝已得修闲，莫令其退没」。

时彼比丘说偈答言：

「我当用汝语，精勤修方便，不为彼睡眠，数数覆其心」。

时彼天神如是、如是觉悟彼比丘时，彼比丘专精方便，断诸烦恼，得阿罗汉。

时彼天神复说偈言：

「汝岂能自起，专精勤方便，不为众魔军，厌汝令睡眠」？

时彼比丘说偈答言：

「从今当七夜，常坐正思惟：其身生喜乐，无一处不满。

初夜观宿命，中夜天眼净，后夜除无明。见众生苦乐，

上中下形类，善色及恶色，知何业因缘，而受斯果报。

若士夫所作，所作还自见，善者见其善，恶者自见恶」。

时彼天神复说偈言：

「我知先一切，比丘十四人，皆是须陀洹，悉得禅正受，

来到此林中，当得阿罗汉。见汝一懈怠，仰卧著睡眠，

莫令住凡夫，故方便觉悟」。

尔时，比丘复说偈言：

「善哉汝天神！以义安慰我，至诚见开觉，令我尽诸漏」。

时彼天神复说偈言：

「比丘应如是，信非家出家，抱愚而出家，逮得见清净。

我今摄受法，当尽寿命思。若汝疾病时，我当与良药」。

时彼天神说是偈已，即没不现。

一七；一四六〇（一三四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尊者舍利弗，在拘萨罗人间，依一聚落，止住田侧。时尊者舍利弗，于晨朝时著衣持钵，入村乞食。

时有一尼揵子，饮酒狂醉，持一瓶酒，从聚落出。见尊者舍利弗而说偈言：

「米膏熏我身，持米膏一瓶，山地草树木，视之一金色」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作是念：作此恶声，是恶邪物而说是偈，我岂不能以偈答之！时尊者舍利弗即说偈言：

「无想味所熏，持空三昧瓶，山地草树木，视之如涕唾」。

一八；一四六一（一三四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异比丘，在拘萨罗人间，住一林中，得他心智，烦恼有余。去林不远，有井，有饮野干罐，拘钩颈时，彼野干作诸方便求脱，而自念言：天遂欲明，田夫或出，当恐怖我。汝汲水罐，怖我已久，可令我脱！时彼比丘知彼野干心之所念，而说偈言：

「如来慧日出，离林说空法，心久恐怖我，今可放令去」。

时彼比丘自教授已，一切结尽，得阿罗汉。

一九；一四六二（一三四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拘萨罗国人间游行，住一林中。时有天神依彼林者，见佛行迹，低头谛观，修于佛念。时有优楼鸟，住于道中，行欲蹈佛足迹。尔时，天神即说偈言：

「汝今优楼鸟，团目栖树间，莫乱如来迹，坏我念佛境」。

时彼天神说此偈已，默然念佛。

二〇；一四六三（一三五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拘萨罗人间，住一林中，依波咤利树下住止。时有天神依彼林中住，即说偈言：

「今日风卒起，吹波咤利树，落波咤利花，供养于如来」。

时彼天神说偈已，默然而住。

二一；一四六四（一三五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众多比丘，住支提山侧，皆是阿练若比丘，著粪扫衣，常行乞食。时山神依彼山住者，而说偈言：

「孔雀文绣身，处鞞提醯山，随时出妙声，觉乞食比丘。

孔雀文绣身，处鞞提醯山，随时出妙声，觉粪扫衣者。

孔雀文绣身，处鞞提醯山，随时出妙声，觉依树坐者」。

时彼天神说此偈已，即默然住。

二二；一四六五（一三五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众多比丘，住支提山，一切皆修阿练若行，著粪扫衣，常行乞食。尔时那娑佉多河岸崩，杀三营事比丘。时支提山住天神而说偈言：

「乞食、阿练若，慎莫营造立，不见佉多河，傍岸卒崩倒，

压杀彼造立，营事三比丘。粪扫衣比丘，慎莫营造立，

不见佉多河，傍岸卒崩倒，压杀彼造立，营事三比丘。

依树下比丘，慎莫营造立，不见佉多河，傍岸卒崩倒，

压杀彼造立，营事三比丘」。

时彼天神说此偈已，即默然住。

二三；一四六六（一三五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迦兰陀竹园时。有异比丘，住频陀山。尔时山林大火卒起，举山洞然。时有俗人而说偈言：

「今此频陀山，大火洞炽然，焚烧彼竹林，亦烧竹华实」。

时彼比丘作是念：今彼俗人能说此偈，我今何不说偈答之？即说偈言：

「一切有炽然，无慧能救灭，焚烧诸受欲，亦烧不作苦」。

时彼比丘说此偈已，默然而住。

二四；一四六七（一三五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迦兰陀竹园。时有异比丘，在恒河侧，住一林中。时有一族姓女，常为舅姑所责，至恒水岸边，而说偈言：

「恒水我今欲，随流徐入海，不复令舅姑，数数见嫌责」。

时彼比丘见族姓女，闻其说偈，作是念：彼族姓女尚能说偈，我今何为不说偈答耶？即说偈言：

「净信我今欲，随彼八圣水，徐流入涅槃，不见魔自在」。

时彼比丘说此偈已，默然而住。

二五；一四六八（一三五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异比丘，在拘萨罗人间，住一林中。去林不远，有种瓜田。时有盗者，夜偷其瓜，见月欲出而说偈言：

「明月汝莫出！待我断其瓜。我持瓜去已，任汝现不现」。

时彼比丘作是念：彼盗瓜者尚能说偈，我岂不能说偈答耶？即说偈言：

「恶魔汝莫出！待我断烦恼。断彼烦恼已，任汝出不出」。

时彼比丘说此偈已，默然而住。

二六；一四六九（一三五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异比丘，在拘萨罗人间，住一林中。时有沙弥而说偈言：

「云何名为常？乞食则为常。云何为无常？僧食为无常。

云何名为直？唯因陀罗幢。云何名为曲？曲者唯见钩」。

时彼比丘作是念：此沙弥能说斯偈，我今何不说偈而答？即说偈言：

「云何名为常，常者唯涅槃。云何为无常？谓诸有为法。

云何名为直？谓圣八正道。云何名为曲？曲者唯恶径」。

时彼比丘说此偈已，默然而住。

二七；一四七〇（一三五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舍利弗弟子，服药已，寻即食粥。时尊者舍利弗，到瓦师舍，从乞瓦瓯，时彼瓦师即说偈言：

「云何得名胜，而不施一钱？云何胜实德，于财无所减」？

尔时，舍利弗说偈答言：

「若不食肉者，而施彼以肉。诸修梵行者，施之以女色。

不坐高床者，施以高广床。于彼临行者，施以息止处。

如是等施与，于财不损减，是则有名誉，而不舍一钱，

实德名称流，于财无所减」。

时彼瓦师复说偈言：

「汝今舍利弗，所说实为善。今施汝百瓯，非余亦不得」。

尊者舍利弗说偈答言：

「彼三十三天，炎魔、兜率陀，化乐诸天人，及他化自在，

瓦钵信以得，而汝不生信」。

尊者舍利弗说此偈已，于瓦师舍默然出去。

二八；一四七一（一三五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异比丘，在拘萨罗人间，住一林中。时有贫士夫，在于林侧，作如是悕望思惟，而说偈言：

「若得猪一头，美酒满一瓶，盛持瓯一枚，人数数持与。

若得如是者，当复何所忧」？

时彼比丘作是念：此贫士夫尚能说偈，我今何以不说？即说偈言：

「若得佛、法、僧，比丘善说法，我不病常闻，不畏众魔怨」。

时彼比丘说此偈已，默然而住。

二九；一四七二（一三五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异比丘，在拘萨罗人间，住一林中。时彼比丘作如是思惟：若得好劫贝，长七肘，广二肘，作衣已，乐修善法。时有天神依彼林者，作是念：此非比丘法，住于林中，作是思惟悕望好衣。时天神化作全身骨鑸，于彼比丘前舞，而说偈言：

「比丘思劫贝，七肘广六尺，昼则如是想，知夜何所思」？

时彼比丘即生恐怖，其身战悚，而说偈言：

「止止不须氍，今著粪扫衣，昼见骨鑸舞，知夜复何见」？

时彼比丘心惊怖已，即正思惟，专精修习，断诸烦恼，得阿罗汉。

三〇；一四七三（一三六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异比丘，在拘萨罗人间，住一林中，得阿罗汉，诸漏已尽，所作已作，已舍重担，断诸有结，正智心善解脱。时有一女人，于夜暗中，天时微雨，电光睒照，于林中过。欲诣他男子，倒深泥中，环钏断坏，华璎散落。时彼女人而说偈言：

「头发悉散解，花璎落深泥，镮钏悉破坏，丈夫何所著」？

时彼比丘作是念：女人尚能说偈，我岂不能说偈答之？

「烦恼悉断坏，度生死淤泥，著缠悉散落，十方尊见我」。

时彼比丘说偈已，即默然而住。

三一；一四七四（一三六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异比丘，在拘萨罗人间，住于河侧，一林树间。时有丈夫与妇相随度河，住于岸边，弹琴嬉戏，而说偈言：

「爱念而放逸，逍遥青树间，流水流且清，琴声极和美，

春气调适游，快乐何过是」？

时彼比丘作是念：彼士夫尚能说偈，我岂不能说偈答之？

「受持清净戒，爱念等正觉，沐浴三解脱，善以极清凉，

入道具庄严，快乐岂过是」？

时彼比丘说此偈已，即默然而住。

三二；一四七五（一三六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异比丘，在拘萨罗人间，住一林中。时有天神，见诸鸽鸟而说偈言：

「鸽鸟当积聚，胡麻、米、粟等，于山顶树上，高显作巢窟。

若当天雨时，安极饮食宿」。

时彼比丘作是念：彼亦觉悟我，即说偈言：

「凡夫积善法，恭敬于三宝，身坏命终时，资神心安乐」。

时彼比丘说此偈已，以即觉悟，专精思惟，除诸烦恼，得阿罗汉。

卷006

弟子所说诵第六

二八 舍利弗相应

一；一四七六（四九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竭提国那罗聚落。尔时，尊者舍利弗，亦在摩竭提国那罗聚落。时有外道出家，名阎浮车，是舍利弗旧善知识。来诣舍利弗（所），问讯，共相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问舍利弗言：「贤圣法律中，有何难事」？舍利弗告阎浮车：「唯出家难」。「云何出家难」？答言：「爱乐者难」。「云何爱乐难」？答言：「乐常修善法难」。复问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修习、多修习，常修善法增长耶」？答言：「有谓八正道：谓正见，正志，正语，正业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」。阎浮车言：「舍利弗！此则善道，此则善向，修习、多修习，于诸善法常修习增长。舍利弗！出家常修习此道，不久疾得尽诸有漏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如是比，阎浮车所问序，四十经。

二；一四七七（）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「云何名善说法者？（云何名）为世间正向？云何名为世间善逝」？舍利弗言：「若说法调伏欲贪，调伏瞋恚，调伏愚痴，是名世间说法者。若向调伏欲贪，向调伏瞋恚，向调伏愚痴，是名正向。若贪欲已尽，无余断知；瞋恚、愚痴已尽，无余断知，是名善逝」。复问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修习、多修习，能起善逝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三；一四七八（）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「谓涅槃者，云何为涅槃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涅槃者，贪欲永尽，瞋恚永尽，愚痴永尽，一切诸烦恼永尽，是名涅槃」。复问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修习、多修习，得涅槃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四；一四七九（）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「何故于沙门瞿昙所出家修梵行」？舍利弗言：「为断贪欲故，断瞋恚故，断愚痴故，于沙门瞿昙所出家修梵行」。复问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修习、多修习，得断贪欲、瞋恚、愚痴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五；一四八〇（）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「谓有漏尽，云何名为有漏尽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漏者，三有漏：谓欲有漏，有有漏，无明有漏。此三有漏欲尽无余，名有漏尽」。复问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修习、多修习，得漏尽耶」？舍利弗答言：「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六；一四八一（）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「所谓阿罗汉者，云何名阿罗汉」？舍利弗言：「贪欲已断无余，瞋恚、愚痴已断无余，是名阿罗汉」。复问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修习、多修习，得阿罗汉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七；一四八二（）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「所谓阿罗汉者，云何名阿罗汉者」？舍利弗言：「贪欲永尽无余，瞋恚、愚痴永尽无余，是名阿罗汉者」。复问：「有道、有向，修习、多修习，得阿罗汉者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八；一四八三（）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「所谓无明者，云何为无明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所谓无明者，于前际无知，后际无知，前后中际无知；佛、法、僧宝无知；苦、集、灭、道无知；善、不善、无记无知；内无知，外无知；若于彼彼事无知暗障，是名无明」。阎浮车语舍利弗：「此是大暗积聚」！复问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修习、多修习，断无明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九；一四八四（）

阎浮车复问尊者舍利弗：「所谓有漏，云何有漏」？如前说。

一〇；一四八五（）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「所谓有，云何为有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谓三有：欲有，色有，无色有」。复问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修习、多修习，断此有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一一；一四八六（）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「所谓有身，云何有身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身者，五受阴。云何五受阴？谓色受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受阴」。复问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断此有身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一二；一四八七（）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「所谓苦者，云何为苦」？舍利弗言：「苦者，谓生苦，老苦，病苦，死苦，恩爱别离苦，怨憎会苦，所求不得苦：略说五受阴苦，是名为苦」。复问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断此苦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一三；一四八八（）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「所谓流者，云何为流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流者，谓欲流，有流，见流，无明流」。复问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修习、多修习，断此流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一四；一四八九（）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「所谓扼者，云何为扼」？扼如流说。

一五；一四九〇（）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「所谓取者，云何为取」？舍利弗言：「取者，四取：谓欲取，我取，见取，戒取」。复问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修习、多修习，断此取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一六；一四九一（）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「所谓缚者，云何为缚」？舍利弗言：「缚者，四缚：谓贪欲缚，瞋恚缚，戒取缚，我见缚」。复问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修习、多修习，断此缚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一七；一四九二（）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「所谓结者，云何为结」？舍利弗言：「结者，九结：谓爱结，恚结，慢结，无明结，见结，他取结，疑结，嫉结，悭结」。复问舍利弗；「有道、有向，修习、多修习，断此结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一八；一四九三（）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「所谓使者，云何为使」？舍利弗言：「使者，七使：谓贪欲使：瞋恚使，有爱使，慢使，无明使，见使，疑使」。复问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修习、多修习，断此使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一九；一四九四（）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「所谓欲者，云何为欲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欲者，谓眼所识色，可爱、乐、念、染著色；耳、声；鼻、香；舌、味；身所识触，可爱、乐、念、染、著触。阎浮车！此功德非欲，但觉想思惟者是」。时舍利弗即说偈言：

「非彼爱欲使，世间种种色，唯有觉想者，是则士夫欲。

彼诸种种色，常在于世间，调伏爱欲心，是则黠慧者」。

复问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修习、多修习，断此欲耶」？舍利弗答言：「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二〇；一四九五（）

阎浮车问舍利弗言：「所谓盖者，云何为盖」？舍利弗言：「盖者，有五盖：谓贪欲盖，瞋恚盖，睡眠盖，掉悔盖，疑盖」。复问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修习、多修习，断此五盖耶」？舍利弗答言：「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二一；一四九六（）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「谓稣息者，云何为稣息」？舍利弗言：「稣息者，谓断三结」。复问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修习、多修习，断三结耶」？舍利弗答言：「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二二；一四九七（）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「谓得稣息者，云何为得稣息者」？舍利弗言：「得稣息者谓三结已尽、已知」。复问：「有道、有向，断此结耶」？舍利弗答言：「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二三；一四九八（）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「谓得上稣息，云何为得上稣息」？舍利弗言：「得上稣息者，谓贪欲永尽，瞋恚、愚痴永尽，是名得上稣息」。复问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修习、多修习，得上稣息耶」？舍利弗答言：「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二四；一四九九（）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「谓得上稣息处，云何为得上稣息处」？舍利弗言：「得上稣息处者，谓贪欲已断、已知，永尽无余；瞋恚、愚痴已断、已知，永尽无余，是为得上稣息处」。复问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修习、多修习，得上稣息处耶」？舍利弗答言：「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二五；一五〇〇（）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「所谓清凉，云何为清凉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清凉者，五下分结尽，谓身见、戒取、疑、贪欲、瞋恚」。复问：「有道、有向，修习、多修习，断此五下分结、得清凉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二六；一五〇一（）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「谓得清凉，云何为得清凉」？舍利弗言：「五下分结已尽、已知，是名得清凉」。复问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修习、多修习，得清凉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二七；一五〇二（）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「所谓上清凉者，云何为上清凉」？舍利弗言：「上清凉者，谓贪欲永尽无余，瞋恚、愚痴永尽无余，一切烦恼永尽无余，是名上清凉」。复问：「有道、有向，得此上清凉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二八；一五〇三（）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「所谓得上清凉，云何名得上清凉」？舍利弗言：「得上清凉者，谓贪欲永尽无余，已断已知；瞋恚、愚痴永尽无余，已断、已知，是名得上清凉」。复问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得此上清凉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二九；一五〇四（）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「所谓爱，云何为爱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三爱：谓欲爱，色爱，无色爱」。复问：「有道、有向，断此三爱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三〇；一五〇五（）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「谓业迹，云何为业迹」？舍利弗言：「业迹者，十不善业迹：谓杀生，偷盗，邪婬，妄语，两舌，恶口，绮语，贪欲，瞋恚，邪见」。复问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断此十业迹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三一；一五〇六（）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「所谓秽者，云何为秽」？舍利弗言：「秽者，谓三秽：贪欲秽，瞋恚秽，愚痴秽」。复问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断此三秽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三二——三六；一五〇七——一五一（）

如秽，如是垢，腻，刺，恋，缚，亦尔。

三七——七二；一五一二——一五四七（四九一）

如阎浮车所问经，沙门出家所问，亦如是。

七三；一五四八（四九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舍利弗，亦在彼住。时尊者舍利弗，语诸比丘：「若有比丘得无量三昧，身作证具足住，于有身灭涅槃心不乐著，顾念有身。譬如士夫，胶著于手，以执树枝，手即著树，不能得离。所以者何？胶著手故。比丘无量三摩提身作证，心不乐著有身灭涅槃，顾念有身，终不得离，不得现法随顺法教，乃至命终亦无所得，还复来生此界，终不能得破于痴冥。譬如聚落傍有泥池，泥极深溺，久旱不雨，池水干消，其地破裂。如是比丘不得现法随顺法教，乃至命终亦无所得，来生当复还堕此界。若有比丘得无量三昧，身作证具足住，于有身灭涅槃心生信乐，不念有身。譬如士夫以干净手，执持树枝，手不著树。所以者何？以手净故。如是比丘得无量三昧，身作证具足住，于有识灭涅槃，心生信乐，不念有身，现法随顺法教，乃至命终不复来还生于此界。是故比丘当勤方便，破坏无明。譬如聚落傍有泥池，四方流水，及数天雨，水常入池，其水盈溢，秽恶流出，其池清净。如是皆得现法随顺法教，乃至命终不复还生此界。是故比丘当勤方便，破坏无明」。尊者舍利弗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其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四；一五四九（四九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尊者舍利弗，告诸比丘：「若阿练若比丘，或于空地、林中、树下，当作是学：内自观察思惟，心中自觉有欲想不？若不觉者，当于境界，或于净相，若爱欲起，违于远离。譬如士夫用力乘船，逆流而上，身小疲怠，船则倒还，顺流而下。如是比丘思惟净想，还生爱欲，违于远离。是比丘学时，修下方便，不得淳净，是故还为爱欲所漂，不得法力，心不寂静，不一其心。于彼净相，随生爱欲，流注、浚输，违于远离。当知是比丘不敢自记，于五欲功德离欲解脱。若比丘或于空地、林中、树下，作是思惟：我内心中为离欲不？是比丘当于境界，或取

净相，若觉其心于彼远离，顺趣、浚注。譬如鸟翮入火，则卷不可舒展。如是比丘或取净相，即顺远离，流注、浚输。比丘当如是知于方便行，心不懈怠，得法寂静，寂止息乐，淳净一心。谓我思惟已，于净相顺于远离，随顺修道，则能堪任自记，于五欲功德离欲解脱」。尊者舍利弗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其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五；一五五〇（四九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尊者舍利弗在耆阇崛山中。尔时，尊者舍利弗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出耆阇崛山，入王舍城乞食。于路边见一大枯树，即于树下敷坐具，□身正坐。语诸比丘：「若有比丘修习禅思，得神通力，心得自在，欲令此枯树成地，即时为地。所以者何？谓此枯树中有地界，是故比丘得神通力，心作地解，即成地不异。若有比丘得神通力，自在如意，欲令此树为水、火、风、金、银等物，悉皆成就不异。所以者何？谓此枯树有水界故，……。是故比丘禅思，得神通力，自在如意，欲令枯树成金，即时成金不异；及余种种诸物，悉成不异。所以者何？以彼枯树有种种界故。是故比丘禅思，得神通力，自在如意，为种种物，悉成不异。比丘！当知比丘禅思，神通境界不可思议。是故比丘当勤禅思，学诸神通」。舍利弗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其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六；一五五一（四九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尊者舍利弗，在耆阇崛山中。尔时，尊者舍利弗告诸比丘：「其犯戒者，以破戒故，所依退减，心不乐住。不乐住已，失喜、息、乐、寂静三昧，如实知见，厌离、离欲、解脱已，永不能得无余涅槃。如树根坏，枝、叶、华、果悉不成就。犯戒比丘亦复如是，功德退减，心不乐住。不信乐已，失喜、息、乐、寂静三昧，如实知见，厌离，离欲、解脱。失解脱已，永不能得无余涅槃。持戒比丘根本具足，所依具足，心得信乐。得信乐已，心得欢喜、息、乐、寂静三昧，如实知见，厌离、离欲、解脱。得解脱已，悉能疾得无余涅槃。譬如树根不坏，枝、叶、华、果悉得成就。持戒比丘亦复如是，根本具足，所依成就，心得

信乐。得信乐已，欢喜、息、乐、寂静三昧，如实知见，厌离、离欲、解脱，疾得无余涅槃」。尊者舍利弗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其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七；一五五二（四九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舍利弗告诸比丘：「若诸比丘诤起相言，有犯罪比丘，举罪比丘。彼若不依正思惟，自省察者，当知彼比丘长夜强梁，诤讼转增，共相违反，结恨弥深。于所起之罪，不能以正法律止令休息。若比丘有此已起诤讼，若犯罪比丘，若举罪比丘，俱依正思惟，自省察尅责，当知彼比丘不长夜强梁，共相违反，结恨转增。于所起之罪，能以法律止令休息。云何比丘正思惟自省察？比丘应如是思惟：我不是、不类，不应作罪，令彼见我。若我不为此罪，彼则不见，以彼见我罪，不喜嫌责，故举之耳；余比丘闻者，亦当嫌责。是故长夜诤讼，强梁转增，诤讼相言，于所起之罪，不能以正法律止令休息。我今自知，如己输税，是名比丘于所起罪，能自观察。云何举罪比丘能自省察？举罪比丘应如是念：彼长老比丘，作不类罪，令我见之。若彼不作此不类罪者，我则不见。我见其罪，不喜故举；余比丘见，亦当不喜故举之，长夜诤讼，转增不息，不能以正法律止所起罪，令其休息。我从今日，当自去之，如己输税。如是举罪比丘，善能依正思惟内自观察。是故诸比丘！有罪及举罪者，当依正思惟而自观察，不令长夜强梁增长。诸比丘得不诤讼；所起之诤，能以法律止令休息」。尊者舍利弗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已，欢喜奉行。

七八；一五五三（四九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舍利弗，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举罪比丘欲举他罪者，令心安住几法，得举他罪」？佛告舍利弗：「若比丘令心安住五法，得举他罪。云何为五？实非不实，时不非时，义饶益非非义饶益，柔软不麁澁，慈心不瞋恚。舍利弗！举罪比丘具此五法，得举他罪」。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被举比丘复以几法自安其心」？佛告舍利弗：「被举比丘，当以五法令安其心。念言：彼何处得？为实莫令不实，令时莫令非时，令是义饶益莫令非义

饶益，柔软莫令麁澁，慈心莫令瞋恚。舍利弗！被举比丘当具此五法，自安其心」。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见举他罪者，不实非实，非时非是时，非义饶益非为义饶益，麁澁不柔软，瞋恚非慈心。世尊！于不实举他罪比丘，当以几法饶益，令其改悔」？佛告舍利弗：「不实举罪比丘，当以五法饶益，令其改悔。当语之言：长老！汝今举罪不实，非是实，当改悔！不时非是时，非义饶益非是义饶益，麁澁非柔软，瞋恚非慈心，汝当改悔！

舍利弗！不实举他罪比丘，当以此五法饶益，令其改悔。亦令当来世比丘，不为不实举他罪」。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被不实举罪比丘，复以几法令不变悔」？佛告舍利弗：「被不实举罪比丘，当以五法不自变悔。彼应作是念：彼比丘不实举罪非是实，非时非是时，非义饶益非是义饶益，麁澁非柔软，瞋恚非慈心，我真不变悔。被不实举罪比丘，当以此五法，自安其心，不自变悔」。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有比丘举罪，实非不实，时不非时，义饶益不非义饶益，柔软非麁澁，慈心非瞋恚。实举罪比丘，当以几法饶益令不改变」？佛告舍利弗：「实举罪比丘，当以五法饶益令不变悔。当作是言：长老！汝实举罪非不实，时不非时，义饶益不非义饶益，柔软非麁澁，慈心非瞋恚。舍利弗！实举罪比丘，当以此五法义饶益，令不变悔，亦令来世实举罪比丘而不变悔」。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被实举罪比丘，当以几法饶益，令不变悔」？佛告舍利弗：「被举罪比丘，当以五法饶益，令不变悔。当作是言：彼比丘实举罪非不实，汝莫变悔！

时不非时，义饶益不非义饶益，柔软非麁澁，慈心非瞋恚，汝莫变悔」！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见被实举罪比丘有瞋恚者。世尊！被实举罪瞋恚比丘，当以几法，令于瞋恨而自开觉」？佛告舍利弗：「被实举罪瞋恚比丘，当以五法，令自开觉。当语彼言：长老！彼比丘实举汝罪非不实，汝莫瞋恨！乃至慈心非瞋恚，汝莫瞋恨！舍利弗！被实举罪瞋恚比丘，当以此五法，令于恚恨而得开觉」。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有实、不实举我罪者，于彼二人，我当自安其心。若彼实者，我当自知，若不实者，当自开解言：此则不实，我今自知无此法也。世尊！我当如是，如世尊所说解材譬经说，教诸沙门：若有贼来执汝，以锯解身，汝等于贼起恶念、恶言者，自生障碍。

是故比丘！若以锯解汝身，汝当于彼勿起恶心变易，及起恶言，自作障碍。于彼人所，当生慈心，无怨、无恨，于四方境界，慈心正受具足住，应当学。是故世尊！我当如是，如世尊所说解身之苦，当自安忍，况复小苦、小谤而不安忍」！

「沙门利，沙门欲，欲断不善法，欲修善法，于此不善法当断，善法当修，精勤方便，善自防护，系念思惟，不放逸行，应当学」。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若举他比丘罪，实非不实，时非不时，义饶益非非义饶益，柔软非麁澁，慈心不瞋恚。然彼被举比丘，有怀瞋恚者」。佛问舍利弗；「何等像类比丘，闻举其罪而生瞋恚」？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彼比丘谄曲，幻伪，欺诳，不信，无惭，无愧，懈怠，失念，不定，恶慧，慢缓，违于远离，不敬戒律，不顾沙门，不勤修学，不自省察，为命出家，不求涅槃，如是等人，闻我举罪则生瞋恚」。佛问舍利弗：「何等像类比丘，闻汝举罪而不瞋恨」？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有比丘不谄曲，不幻伪，不欺诳，有信，惭，愧，精勤，正念，正定，智慧，不慢缓，不舍远离，深敬戒律，顾沙门行，尊崇涅槃，为法出家，不为性命，如是比丘，闻我举罪，欢喜顶受，如饮甘露。譬如剎利、婆罗门女，沐浴清净，得好妙华，爱乐顶戴以冠其首。如是比丘不谄曲，不幻伪，不欺诳，正信，惭，愧，精勤，正念，正定，智慧，不慢缓，心存远离，深敬戒律，顾沙门行，勤修自省，为法出家，志求涅槃，如是比丘，闻我举罪，欢喜顶受，如饮甘露」。

佛告舍利弗：「若彼比丘谄曲，幻伪，欺诳，不信，无惭，无愧，懈怠，失念，不定，恶慧，慢缓，违于远离，不敬戒律，不顾沙门行，不求涅槃，为命出家，如是比丘，不应教授与共言语。所以者何？此等比丘破梵行故。若彼比丘不谄曲，不幻伪，不欺诳，信心，惭，愧，精勤，正念，正定，智慧，不慢缓，心存远离，深敬戒律，顾沙门行，志崇涅槃，为法出家，如是比丘，应当教授。所以者何？如是比丘能修梵行，能自建立故」。佛说此经已，尊者舍利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九；一五五四（四九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那罗揵陀卖衣者庵罗园。尔时，舍利弗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深信世尊，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，诸沙门、婆罗门所有智慧，无有与世尊菩提等者，况复过上」！佛告舍利弗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舍利弗！善哉所说第一之说，能于众中作师子吼，自言深信世尊言，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，沙门、婆罗门所有智慧，无有与佛菩提等者，况复过上」！佛问舍利弗：「汝能审知过去三藐三佛陀所有增上戒不」？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不知，世尊」！复问舍利弗：「知如是法，如是慧，如是明，如是解脱，如是住不」？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不知，世尊」！佛告舍利弗：「汝复知未来三藐三佛陀所有增上戒，如是法，如是慧，如是明，如是解脱，如是住不」？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不知，世尊」！佛告舍利弗：「汝复能知今现在佛所有增上戒，如是法，如是慧，如是明，如是解脱，如是住不」？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不知，世尊」！佛告舍利弗：「汝若不知过去、未来、今现在诸佛世尊心中所有诸法，云何如是赞叹，于大众中作师子吼，说言我深信世尊，过去、当来诸沙门、婆罗门所有智慧，无有与世尊菩提等者，况复过上」？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不能知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诸佛世尊心之分齐，然我能知诸佛世尊法之分齐。我闻世尊说法，转转深，转转胜，转转上，转转妙。我闻世尊说法，知一法即断一法，知一法即证一法，知一法即修习一法，究竟于法，于大师所得净信，心得净，世尊是等正觉。世尊！譬如国王有边城，城周匝方直，牢固坚密，唯有一门，无第二门。立守门者，人民入出，皆从此门。若入、若出，其守门者虽复不知人数多少，要知人民唯从此门，更无他处。如是我知过去诸佛如来、应、等正觉，悉断五盖恼心，令慧力羸，堕障碍品，不向涅槃者；住四念处，修七觉分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彼当来世诸佛世尊，亦断五盖恼心，令慧力羸，堕障碍品，不向涅槃者；住四念处，修七觉分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今现在诸佛世尊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，亦断五盖恼心，令慧力羸，堕障碍品，不向涅槃者；住四念处，修七觉分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」。佛告舍利弗：「如是，如是！舍利弗！过去、未来、今现在佛，悉断五盖恼心，令慧力羸，堕障碍品，不向涅槃者；住四念处，修七觉分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」。佛

说是经已，尊者舍利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八〇；一五五五（四九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舍利弗，在耆阇崛山中。时有月子比丘，是提婆达多弟子，诣尊者舍利弗，共相问讯，慰劳已，退住一面。退住一面已，尊者舍利弗问月子比丘言：「提婆达多比丘，为诸比丘说法不」？月子比丘答言：「说法，尊者」！舍利弗问月子比丘言：「提婆达多云何说法」？月子比丘语尊者舍利弗言：「彼提婆达多如是说法言：比丘心法修心，是比丘能自记说：我已离欲，解脱五欲功德」。舍利弗语月子比丘言：「汝提婆达多何以不说法言：比丘心法，善修心，离欲心，离瞋恚心，离愚痴心，得无贪法、无恚法、无痴法，不转还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法，彼比丘能自记说言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耶」？月子比丘言：「彼不能也，尊者舍利弗」！尔时，尊者舍利弗语月子比丘言：「若有比丘心法，善修心者，能离贪欲心，瞋恚、愚痴心，得无贪法、无恚、无痴法，是比丘能自记说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譬如村邑近有大石山，不断、不坏、不穿、厚密，正使东方风来不能令动，亦复不能过至西方。如是南、西、北方、四维风来，不能倾动，亦不能过。如是比丘心法，善修心者，离贪欲心，离瞋恚心，离愚痴心，得无贪法、无恚法、无痴法，是比丘能自记说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譬如因陀铜铁及铜柱，深入地中，筑令坚密，四方风吹，不能倾动。如是比丘心法，善修心已，离贪欲心，离瞋恚心，离愚痴心，得无贪法、无恚法、无痴法，是比丘能自记说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譬如石柱长十六肘，八肘入地，四方风吹，不能倾动。如是比丘心法，善修心已，悉离贪欲心，离瞋恚心，离愚痴心，得无贪法、无恚法、无痴法，能自记说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譬如火，烧未烧者，烧已不复更烧。如是比丘心法，修心已，离贪欲心，离瞋恚心，离愚痴心，得无贪法、无恚法、无痴法，能自记说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舍利弗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其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八一；一五五六（五〇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尊者舍利弗，亦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舍利弗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王舍城乞食。乞食已，于一树下食。时有净口外道出家尼，从王舍城出，少有所营。见尊者舍利弗坐一树下食，见已问言：「沙门食耶」？尊者舍利弗答言：「食」。复问：「云何沙门下口食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姊妹」！复问：「仰口食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姊妹」！复问：「云何方口食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姊妹」！复问：「四维口食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姊妹」！复问：「我问沙门食耶？答我言食。我问仰口（食）耶？答我言不。下口食耶？答我言不。方口食耶？答我言不。四维口食耶？答我言不。如此所说，有何等义」？尊者舍利弗言：「姊妹！诸所有沙门、婆罗门，明于事者，明于横法，邪命求食者，如是沙门、婆罗门下口食也。若诸沙门、婆罗门，仰观星历，邪命求食者，如是沙门、婆罗门，则为仰口食也。若诸沙门、婆罗门，为他使命，邪命求食者，如是沙门、婆罗门，则为方口食也。若有沙门、婆罗门，为诸医方，种种治病，邪命求食者，如是沙门、婆罗门，则为四维口食也。姊妹！我不堕此四种邪命而求食也。然我姊妹！但以法求食而自活也。是故我说，不为四种食也」。时净口外道出家尼，闻尊者舍利弗所说，欢喜随喜而去。

时净口外道出家尼，于王舍城里巷、四衢处，赞叹言：「沙门释子，净命自活，极净命自活！诸有欲为施者，应施沙门释种子。若欲为福者，应于沙门释子所作福」。时有诸外道出家，闻净口外道出家尼，赞叹沙门释子声，以嫉妬心，害彼净口外道出家尼。命终之后，生兜率天，以于尊者舍利弗所生信心故也。

二九 目揵连相应

一；一五五七（五〇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大目揵连，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中。尔时，尊者大目揵连告诸比丘：「一时，世尊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，我于此耆阇崛山中住。我独一静处，作如是念：云何为圣默然？

复作是念：若有比丘息有觉、有观，内净一心，无觉、无观三昧生喜乐，第二禅具足住，是名圣默然。复作是念：我今亦当圣默然，息有觉、有观，内净一心，无觉、无观三昧生喜乐，具足住、多住。多住已，复有觉、有观心起。尔时，世尊知我心念，于竹园精舍没，于耆阇崛山中现于我前。语我言：目揵连！汝当圣默然，莫生放逸！我闻世尊说已，即复离有觉、有观，内净一心，无觉、无观三昧生喜乐，第二禅具足住。如是再三，佛亦再三教我：汝当圣默然，莫放逸！我即复息有觉、有观，内净一心，无觉、无观三昧生喜乐，第二禅具足住。若正说佛子从佛口生，从法化生，得佛法分者，则我身是也。所以者何？我是佛子，从佛口生，从法化生，得佛法分，以少方便得禅、解脱、三昧、正受。譬如转轮圣王长太子，虽未灌顶，已得王法，不勤方便，能得五欲功德。我亦如是，为佛之子，不勤方便，得禅、解脱、三昧、正受。于一日中，世尊以神通力，三至我所，三教授我，以大人处所建立于我」。尊者大目揵连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其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；一五五八（五〇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大目揵连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中。尔时，尊者大目揵连，告诸比丘：「一时，世尊住王舍城，我住耆阇崛山中。我独一静处，作如是念：云何名为圣住？复作是念：若有比丘不念一切相，无相心正受，身作证具足住，是名圣住。我作是念：我当于此圣住，不念一切相，无相心正受，身作证具足住、多住。多住已，取相心生。尔时，世尊知我心念，如力士屈申臂顷，以神通力，于竹园精舍没，于耆阇崛山中现于我前，语我言：目揵连！汝当住于圣住，莫生放逸！我闻世尊教已，即离一切相，无相心正受，身作证具足住。如是至三，世尊亦三来教我：汝当住于圣住，莫生放逸！我闻教已，离一切相，无相心正受，身作证具足住。诸大德！若正说佛子者，则我身是，从佛口生，从法化生，得佛法分。所以者何？我是佛子，从佛口生，从法化生，得佛法分，以少方便得禅、解脱、三昧、正受。譬如转轮圣王太子，虽未灌顶，已得王法，不勤方便，能得五欲功德。我亦如是，为佛之子，不勤方便，得禅、解脱、三昧、正受。于一日中，世尊以神通力，三至我所，三教授我，以大人处建立于我」

。尊者大目揵连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其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；一五五九（五〇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舍利弗，尊者大目揵连，尊者阿难，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，于一房共住。时尊者舍利弗，于后夜时，告尊者目揵连：「奇哉！尊者目揵连！汝于今夜住寂灭正受，（尊者目揵连闻尊者舍利弗语，尊者目揵连言）我都不闻汝喘息之声」。尊者目揵连言：「此非寂灭正受，龕正受住耳。尊者舍利弗！我于今夜，与世尊共语」。尊者舍利弗言：「目揵连！世尊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去此极远，云何共语？汝今在竹园，云何共语？汝以神通力至世尊所，为是世尊神通力来至汝所」？尊者目揵连语尊者舍利弗：「我不以神通力诣世尊所，世尊不以神通力来至我所，然我于舍卫国王舍城中闻。世尊及我俱得天眼、天耳故，我能问世尊，所谓慇懃精进，云何名为慇懃精进？世尊答我言：目揵连！若此比丘，昼则经行、若坐，以不障碍法自净其心；初夜若坐、经行，以不障碍法自净其心；于中夜时，出房外洗足，还入房右脇而卧，足足相累，系念明相，正念、正知，作起思惟；于后夜时，徐觉、徐起，若坐亦经行，以不障碍法自净其心。目揵连！是名比丘慇懃精进」。

尊者舍利弗语尊者目揵连言：「汝大目揵连，真为大神通力，大功德力，安坐而坐。我亦大力，得与汝俱。目揵连！譬如大山，有人持一小石，投之大山，色味悉同。我亦如是，得与尊者大力、大德，同座而坐。譬如世间鲜净好物，人皆顶戴，如是尊者目揵连！大德、大力，诸梵行者皆应顶戴。诸有得遇尊者目揵连，交游往来，恭敬供养者，大得善利。我今亦得与尊者大目揵连交游往来，亦得善利」。时尊者大目揵连语尊者舍利弗：「我今得与大智、大德尊者舍利弗同座而坐，如以小石投之大山，得同其色。我亦如是，得与尊者大智舍利弗同座而坐，为第二伴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四；一五六〇（五〇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大目揵连，在耆阇崛山。时释提桓因，有上妙堂观，于夜来诣尊者大目揵连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时释提桓因光明，普照耆阇崛山，周匝大明。尔时，释提桓因坐已，即说偈言：

「能伏于悭垢，大德随时施，是名施中贤，来世见殊胜」。

时大目揵连问帝释言：「憍尸迦！云何为调伏悭垢，见于殊胜？而汝说言：

能调伏悭垢，大德随时施，是则施中贤，来世见殊胜」？

时天帝释答言：「尊者大目揵连！胜婆罗门大姓，胜刹利大姓，胜长者大姓，胜四王天，胜三十三天，稽首敬礼故。尊者大目揵连！我为胜婆罗门大姓，胜刹利大姓，胜长者大姓，胜四王天，胜三十三天恭敬作礼，见斯果报，故说此偈。复次、尊者大目揵连！乃至日所周行，照于诸方，至千世界，千月，千日，千须弥山王，千弗婆提舍，千鬱多罗提舍，千瞿陀尼迦，千阎浮提，千四王天，千三十三天、炎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、千梵天，名为小千世界。此小千世界中，无有堂观与毘阇延堂观等者。毘阇延有百一楼观，观有七重，重有七房，房有七天后，后各七侍女。尊者大目揵连！于小千世界，无有如是堂观端严，如毘阇延者。我见是调伏悭故，有此妙果，故说斯偈」。大目揵连语帝释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憍尸迦！汝能见此胜妙果报，而说斯偈」。时天帝释闻尊者大目揵连所说，欢喜随喜，忽然不现。

五；一五六一（五〇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；时尊者大目揵连，在耆阇崛山中。尔时尊者大目揵连，独一静处禅思，作是念：昔有时，释提桓因于界隔山石窟中，问世尊爱尽解脱之义，世尊为说，闻已随喜，似欲更有所问义。我今当往，问其喜意。作是念已，如力士屈申臂顷，于耆阇崛山没，至三十三天，去一分陀利池不远而住。时天帝释与五百婇女，游戏浴池，有诸天女音声美妙。尔时，帝释遥见尊者大目揵连，语诸天女言：「莫歌！莫歌」！时诸天女即

便默然。天帝释即诣尊者大目揵连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。尊者大目揵连问帝释言：「汝先于界隔山中，问世尊爱尽解脱义，闻已随喜。汝意云何？为闻说随喜，为更欲有所问故随喜耶」？天帝释语尊者大目揵连：「我三十三天多著放逸乐，或忆先事，或时不忆。世尊今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，尊者欲知我先界隔山中所问事者，今可往问世尊，如世尊说，汝当受持。然我此处，有好堂观，新成未久，可入观看」。时尊者大目揵连，默然受请，即与天帝释共入堂观。彼诸天女遥见帝释来，皆作天乐，或歌、或舞。诸天女辈著身璎珞庄严之具，出妙音声，合于五乐，如善作乐，音声不异。诸天女辈既见尊者大目揵连，悉皆惭愧，入室藏隐。时天帝释语尊者大目揵连：「观此堂观！地好平正，其壁柱、梁、重阁、牖牖、罗网、帘障，悉皆严好」。尊者大目揵连语帝释言：「憍尸迦！先修善法福德因缘，成此妙果」。如是帝释三自称叹，问尊者大目揵连，尊者大目揵连亦再三答。时尊者大目揵连作是念：今此帝释极自放逸，著界神住，叹此堂观，我当令彼心生厌离。即入三昧，以神通力，以一足指，撇其堂观、悉令震动。时尊者大目揵连，即没不现。诸天女众，见此堂观震掉、动摇，颠沛恐怖，东西驰走，白帝释言：「此是憍尸迦大师，有此大功德力耶」？时天帝释语诸天女：「此非我师，是大师弟子大目揵连，梵行清净，大德大力者」。诸天女言：「善哉憍尸迦！乃有如此梵行大德、大力同学，大师德力，当复如何」！

六；一五六二（五〇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三十三天骢色虚软石上，去波梨耶多罗拘毘陀罗香树不远，夏安居，为母及三十三天说法。尔时，尊者大目揵连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安居。时诸四众，诣尊者大目揵连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尊者大目揵连：「知世尊夏安居处不」？尊者大目揵连答言：「我闻世尊在三十三天骢色虚软石上，去波梨耶多罗拘毘陀罗香树不远夏安居，为母及三十三天说法」。时诸四众闻尊者大目揵连所说，欢喜随喜，各从座起，作礼而去。

时诸四众过三月安居已，复诣尊者大目揵连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时尊者大目揵连，为诸四众种种说法，示教、照喜，示教照喜已，默然而住。

时诸四众从座而起，稽首作礼，白尊者大目揵连：「尊者大目揵连！当知我等不见世尊已久，众甚虚渴，欲见世尊。尊者大目揵连！若不惮劳者，愿为我等往诣三十三天！普为我等问讯世尊：少病、少恼，起居轻利，安乐住不？又白世尊：阎浮提四众，愿见世尊，而无神力升三十三天礼敬世尊，三十三天自有神力来下人中。唯愿世尊还阎浮提，以哀愍故」！时尊者大目揵连，默然而许。时诸四众知尊者大目揵连默然许已，各从座起，作礼而去。

尔时，尊者大目揵连知四众去已，即入三昧，如其正受，如大力士屈申臂顷，从舍卫国没，于三十三天骢色虚软石上，去波梨耶多罗拘毘陀罗香树不远而现。尔时，世尊与三十三天众，无量眷属围绕说法。时尊者大目揵连，遥见世尊，踊跃欢喜，作是念：今日世尊，诸天大众围绕说法，与阎浮提众会不异。尔时，世尊知尊者大目揵连心之所念，语尊者大目揵连言：「大目揵连！非为自力，我欲为诸天说法，彼即来集；欲令其去，彼即还去，彼随心来、随心去也」。尔时、尊者大目揵连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世尊言：「种种诸天大众云集，彼天众中，有曾从佛世尊闻所说法，得不坏净，身坏命终来生于此」？佛告尊者大目揵连：「如是，如是！此中种种诸天来云集者，有从宿命闻法，得佛不坏净，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，身坏命终，来生于此」。时天帝释见世尊与尊者大目揵连：叹说诸天众，共语已，语尊者大目揵连，「如是，如是！尊者大目揵连！此中种种众会，皆是宿命曾闻正法，得于佛不坏净，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，身坏命终，来生于此」。时有异比丘，见世尊与尊者大目揵连，及天帝释语言，善相述可已，语尊者大目揵连：「如是，如是！尊者大目揵连！是中种种诸天来会此者，皆是宿命曾闻正法，得于佛不坏净，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，身坏命终而来生此」。时有一天子，从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合掌白佛：「世尊！我亦成就于佛不坏净故来生此」。复有天子言：「我得法不坏净」。有言：「得僧不坏净」。有言：「圣戒成就故来生此」。如是诸天无量千数，于世尊前各自记说，得须陀洹法，悉于佛前即没不现。时尊者大目揵连，知诸天众去。不久，从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阎浮提四众稽首敬礼世尊足，问讯世尊：少病、少恼，起居轻利，安乐住不？四众思慕，愿见世尊

！又白世尊：我等人间无有神力升三十三天，礼觐世尊，然彼诸天有大德力，悉能来下至阎浮提。唯愿世尊还阎浮提，愍四众故」。佛告目揵连：「汝可还彼，语阎浮提人，却后七日，世尊当从三十三天，还阎浮提僧迦舍城，于外门外优昙钵树下」。

尊者大目揵连受世尊教，即入三昧，譬如力士屈申臂顷，从三十三天没，至阎浮提，告诸四众：「诸人当知！世尊却后七日，从三十三天还阎浮提，僧迦舍城，于外门外优昙钵树下」。如期七日，世尊从三十三天下阎浮提、僧迦舍城优昙钵树下。天、龙、鬼神，乃至梵天，悉从来下，即于此时，名此会名天下处。

七——一〇；一五六三——一五六六（五〇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四十天子，来诣尊者大目揵连所，稽首作礼，退坐一面。时尊者大目揵连，语诸天子言：「善哉诸天子！于佛不坏净成就，法、僧不坏净成就」。时四十天子从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合掌白尊者大目揵连：「我得于佛不坏净，于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，故生天上」。有一天言：「得于佛不坏净」。有言：「得法不坏净」。有言：「得僧不坏净」。有言：「圣戒成就，身坏命终，得生天上」。时四十天子，于尊者大目揵连前，各自记说得须陀洹果，即没不现。

如四十天子，如是四百，八百，十千天子，亦如是说。

一一；一五六七（五〇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尊者大目揵连，与尊者勒叉那比丘，共在耆阇崛山中。尊者勒叉那，晨朝诣尊者大目揵连所，语尊者大目揵连：「共出耆阇崛山，入王舍城乞食」。时尊者大目揵连默然而许，即共出耆阇崛山，入王舍城乞食。行至一处，尊者大目揵连心有所念，欣然微笑。尊者勒叉那见微笑已，即问尊者大目揵连言：「若佛及佛弟子欣然微笑，非无因缘，尊者今日何因何缘而发微笑」？尊者大目揵连言：「所问非时，且入王舍城乞食还，于世尊前，当问是事；是应时问，当为汝说」。

时尊者大目揵连，与尊者勒叉那，入王舍城乞食而还，洗足，举衣钵，俱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尊者勒叉那问尊者大目揵连：「我今晨朝与汝共出耆阇崛山乞食，汝于一处欣然微笑，我即问汝微笑因缘，汝答我言所问非时。今复问汝：何因何缘，欣然微笑」？尊者大目揵连语尊者勒叉那：「我路中见一众生，身如楼阁，啼哭号呼，忧悲苦痛，乘虚而行。我见是已，作是思惟：如是众生受如此身，而有如是忧悲大苦，故发微笑」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我声闻中住实眼、实智、实义、实法，决定通达，见是众生。我亦见此众生而不说者，恐人不信。所以者何？如来所说，有不信者，是愚痴人长夜受苦」。佛告诸比丘：「过去世时，彼大身众生，在此王舍城为屠牛儿，以屠牛因缘故，于百千岁堕地狱中。从地狱出，有屠牛余罪，得如是身，常受如是忧悲恼苦。如是诸比丘！如尊者大目揵连所见，（真实）不异，汝等受持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二；一五六八（五〇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尊者大目揵连，与尊者勒叉那，在耆阇崛山。尊者勒叉那于晨朝时，诣尊者大目揵连所，语尊者大目揵连：「共出耆阇崛山，入王舍城乞食」。尊者大目揵连默然而许，即共出耆阇崛山，入王舍城乞食。行至一处，尊者大目揵连心有所念，欣然微笑。尊者勒叉那见尊者大目揵连微笑，即问言：「尊者！若佛及佛声闻弟子，欣然微笑，非无因缘，尊者今日何因何缘而发微笑」？尊者大目揵连言：「所问非时，且乞食还，于世尊前当问是事，是应时问」。

尊者大目揵连与尊者勒叉那，共入城乞食，食已还。洗足，举衣钵，俱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尊者勒叉那问尊者大目揵连：「我今晨朝，与汝共入王舍城乞食，汝于一处欣然微笑，我即问汝何因缘笑，汝答我言所问非时。我今问汝：何因何缘欣然微笑」？尊者大目揵连语尊者勒叉那：「我于路中，见一众生，筋骨相连，举身不净，臭秽可厌。乌、鵄、雕、鹫、野干、饿狗，随而攫食；或从脇肋，探其内藏而取食之。极大苦痛，啼哭号呼。我见是已，心即念言：如是众生得如是身，而受如是不饶益苦」。尔时

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善哉比丘！我声闻中，住实眼、实智、实义、实法，决定通达，见如是众生。我亦见是众生，而不说者，恐不信故。所以者何？如来所说，有不信者，是愚痴人长夜当受不饶益苦。诸比丘！是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王舍城为屠牛弟子，缘屠牛罪故，已百千岁堕地狱中，受无量苦。彼屠牛恶行余罪缘故，今得此身，续受如是不饶益苦。诸比丘！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汝等受持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三；一五六九（五一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尊者大目揵连，与尊者勒叉那，在耆阇崛山中。尊者勒叉那于晨朝时，诣尊者大目揵连所，语尊者大目揵连：「共出耆阇崛山，入王舍城乞食」。尊者大目揵连默然而许，即共出耆阇崛山，入王舍城乞食。行至一处，尊者大目揵连心有所念，欣然微笑。尊者勒叉那见尊者大目揵连微笑，即问言：「尊者！若佛及佛声闻弟子，欣然微笑，非无因缘，尊者今日何因何缘而发微笑」？尊者大目揵连言：「所问非时，且乞食还，于世尊前，当问是事，是应时问」。

尊者大目揵连与尊者勒叉那，共入城乞食已还。洗足，举衣钵，俱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尊者勒叉那问尊者大目揵连：「我今晨朝，共入王舍城乞食，汝于一处欣然微笑，我即问汝微笑因缘，汝答我言所问非时。我今问汝：何因何缘欣然微笑」？尊者大目揵连语勒叉那：「我于路中，见一大众生、举身无皮，纯一肉段，乘空而行。乌、鵄、雕、鹫、野干、饿狗，随而攫食；或从脇肋，探其内藏而取食之。苦痛切迫，啼哭号呼。我即思惟：如是众生得如是身，乃受如是不饶益苦」。佛告诸比丘：「善哉比丘！我声闻中，住实眼、实智、实义、实法、决定通达，见是众生。我亦见是众生，而不说者，恐不信故。所以者何？如来所说，有不信者，是愚痴人长夜当受不饶益苦。诸比丘！是众生者、过去世时，于此王舍城为屠羊者，缘斯罪故，已百千岁堕地狱中，受无量苦。今得此身，余罪缘故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！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无异，汝等受持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四；一五七〇（五一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。乃至尊者大目揵连，于路中见一大身众生，举体无皮，形如脯腊，乘虚而行。乃至佛告诸比丘：「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王舍城为屠羊弟子，屠羊罪故，已百千岁堕地狱中，受无量苦。今得此身，续受斯罪。诸比丘！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无异，当受持之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五；一五七一（五一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。乃至路中见一大身众生，举体无皮，形如肉段，乘虚而行。乃至佛告诸比丘：「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王舍城自堕其胎，缘斯罪故，堕地狱中，已百千岁受无量苦。以余罪故，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！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无异，当受持之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六；一五七二（五一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。乃至尊者大目揵连，于路中见一大身众生，举体生毛，毛如大针，针皆火然，还烧其体，痛彻骨髓。乃至佛告诸比丘：「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王舍城，为调象士。缘斯罪故，已百千岁堕地狱中，受无量苦。地狱余罪，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！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七——二〇；一五七三——一五七六（ ）

如调象士，如是调马士，调牛士，好谗人者，及诸种种苦切人者，亦复如是。

二一；一五七七（五一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。乃至尊者大目揵连，于路中见一大身众生，举身生毛，毛利如刀，其毛火然，还割其体，痛彻骨髓。乃至佛告诸比丘：「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王舍城，好乐战诤，刀剑伤人，已百千岁堕地狱中，受无量苦。地狱余罪，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！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二；一五七八（五一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。乃至尊者大目揵连，于路中见一大身众生，遍身生毛，其毛似箭，皆悉火然，还烧其身，痛彻骨髓。乃至佛告诸比丘：「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王舍城，曾为猎师，射诸禽兽，缘斯罪故，已百千岁堕地狱中，受无量苦。地狱余罪，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！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三；一五七九（五一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。乃至我于路中，见一大身众生，举体生毛，毛如□□，毛悉火然，还烧其身，痛彻骨髓。乃至佛告诸比丘：「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王舍城，为屠猪人，□杀群猪，缘斯罪故，已百千岁堕地狱中，受无量苦。地狱余罪，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！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四；一五八〇（五一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。乃至我于路中，见一大身无头众生，两边生目，胸前生口，身常流血，诸虫啖食，痛彻骨髓。乃至佛告诸比丘：「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王舍城，好断人头，缘斯罪故，已百千岁堕地狱中，受无量苦。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！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五；一五八一（ ）

如断人头，捉头亦如是。

二六；一五八二（五一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。乃至我于路中，见一众生，阴卵如瓮，坐则踞上，行则肩担。乃至佛告诸比丘：「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王舍城作锻铜师，伪器欺人，缘斯罪故，已地狱中受无量苦。地狱余罪，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！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七——二九；一五八三——一五八五（ ）

如锻铜师，如是斗秤欺人，村主，市监，亦复如是。

三〇；一五八六（五一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。乃至路中见一众生，以铜铁罗网自缠其身，火常炽然，还烧其体，痛彻骨髓，乘虚而行。佛告诸比丘：「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王舍城，为捕鱼师，缘斯罪故，已地狱中受无量苦。地狱余罪，今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！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一——三二；一五八七——一五八八（ ）

如捕鱼师，捕鸟，网兔，亦复如是。

三三；一五八九（五二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。乃至路中见一众生，顶有铁磨，盛火炽然，转磨其顶，乘虚而行，受无量苦。乃至佛告诸比丘：「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王舍城，为卜占女人，转式卜占，欺妄惑人以求财物，缘斯罪故，已地狱中受无量苦。地狱余罪，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！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四；一五九〇（五二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。乃至路中见一众生，其身独转，犹若旋风，乘虚而行。乃至佛告诸比丘：「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王舍城，为卜占师，误惑多人，以求财物，缘斯罪故，已地狱中受无量苦。地狱余罪，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！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五；一五九一（五二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。乃至路中见一众生，伛身藏行，状如恐怖，举体被服，悉皆火然，还烧其身，乘虚而行。佛告诸比丘：「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王舍城，好行他婬，缘斯罪故，已地狱中受无量苦。地狱

余罪，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！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六；一五九二（五二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榇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时尊者大目揵连，尊者勒叉那比丘，晨朝共入波罗榇城乞食。于路中，尊者大目揵连思惟顾念，欣然微笑。时尊者勒叉那白尊者大目揵连言：「世尊及世尊弟子，欣然微笑，必有因缘，何缘尊者今日欣然微笑」？尊者大目揵连语尊者勒叉那：「此非时问，且乞食还，诣世尊前，当问此事」。

时俱入城，乞食还。洗足，举衣钵，俱诣世尊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时尊者勒叉那问尊者大目揵连：「晨朝路中，何因何缘欣然微笑」？尊者大目揵连语尊者勒叉那：「我于路中，见一大身众生，举体脓坏，臭秽不净，乘虚而行。乌、鵄、雕、鹫、野干、饿狗，随逐攫食，啼哭号呼。我念众生得如是身，受如是苦，一何痛哉」！佛告诸比丘：「我亦见此众生，而不说者、恐不信故。所以者何？如来所说，有不信者，是愚痴人，长夜受苦。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波罗榇城，为女人卖色自活。时有比丘于迦叶佛所出家，彼女人以不清净心，请彼比丘，比丘直心受请，不解其意。女人瞋恚，以不净水洒比丘身，缘斯罪故，已地狱中受无量苦。地狱余罪，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！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七；一五九三（五二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榇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乃至我于路中，见一大身众生，举体火然，乘虚而行，啼哭号呼，受诸苦痛。乃至佛告诸比丘：「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波罗榇城，为自在王第一夫人。与王共宿，起瞋恚心，以然灯油洒王身上，缘斯罪故，已地狱中受无量苦。地狱余罪，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！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八；一五九四（五二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榇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乃至尊者大目揵连言：「我于路中，见一众生，举体粪秽以涂其身，亦食粪秽，乘虚而行。臭秽苦恼，啼哭号呼」。乃至佛告诸比丘：「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波罗榇城，为自在王师婆罗门。以憎嫉心，请迦叶佛声闻僧，以粪著饭下，试恼众僧，缘斯罪故，已地狱中受无量苦。地狱余罪，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！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九；一五九五（五二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乃至尊者大目揵连言：「我于路中，见一大身众生，头上有大铜镬，炽然满中烊铜，流灌身体，乘虚而行，啼哭号呼」。乃至佛告诸比丘：「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舍卫国，迦叶佛所出家，为知事比丘。有檀越送油，应付诸比丘。时有众多客比丘，知事比丘不时分油，待客比丘去，然后乃分。缘斯罪故，已地狱中受无量苦。地狱余罪，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！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〇；一五九六（五二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乃至尊者大目揵连言：「我于路中，见一大身众生，有炽热铁丸，从身出入，乘虚而行，苦痛切迫，啼哭号呼」。乃至佛告诸比丘：「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舍卫国，迦叶佛法中出家作沙弥，次守众僧果园。盗取七果，持奉和上，缘斯罪故，已地狱中受无量苦。地狱余罪，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！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一；一五九七（五二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。乃至尊者大目揵连言：「我于路中，见一大身众生，其舌广长，见有利斩，炎火炽然以斩其舌，乘虚而行，啼哭号呼」。乃至佛告诸比丘：「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舍卫国，迦叶佛法中出家作沙弥，以斧破石蜜，供养众僧。著斧刃者，盗取食之，缘斯罪故，入

地狱中，受无量苦。地狱余罪，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！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二；一五九八（五二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。乃至尊者大目揵连言：「我于路中，见一大身众生，有双铁轮，在两脇下，炽然旋转，还烧其身，乘虚而行，啼哭号呼」。乃至佛告诸比丘：「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舍卫国，迦叶佛法中出家作沙弥，持石蜜掰供养众僧。盗取二掰，著于掖下，缘斯罪故，已地狱中受无量苦。地狱余罪，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！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三；一五九九（五三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。乃至尊者大目揵连言：「我于路中，见一大身众生，以炽然铁叶以缠其身，衣被、床卧悉皆热铁，炎火炽然，食热铁丸，乘虚而行，啼哭号呼」。乃至佛告诸比丘：「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舍卫国，迦叶佛法中，出家作比丘，为众僧乞衣食。供僧之余，辄自受用，缘斯罪故，已地狱中受无量苦。地狱余罪，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！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四——四九；一六〇〇——一六〇五（ ）

如比丘，如是比丘尼，式叉摩那，沙弥，沙弥尼，优婆塞，优婆夷，亦复如是。

五〇；一六〇六（五三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。乃至尊者大目揵连言：「我于路中，见一大身众生，炽然铁车而驾其颈，拔其颈筋，及连四脚筋，以勒其颈，行热铁地，乘虚而去，啼哭号呼」。乃至佛告诸比丘：「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舍卫国，驾乘牛车以自生活，缘斯罪故，于地狱中受无量苦。地狱余罪，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！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一；一六〇七（五三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。乃至尊者大目揵连言：「我于路中，见一大身众生，其舌长广，炽然铁钉以钉其舌，乘虚而行，啼哭号呼」。乃至佛告诸比丘：「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舍卫国，迦叶佛法中，出家作比丘，为摩摩帝。呵责诸比丘言：诸长老！汝等可去！此处俭薄，不能相供，各随意去，求丰乐处，饶衣食所，衣、食、床卧、应病汤药可得不乏。先住比丘悉皆舍去，客僧闻之，亦复不来。缘斯罪故，已地狱中受无量苦。地狱余罪，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！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二；一六〇八（五三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。乃至尊者大目揵连言：「我于路中，见一大身众生，比丘之像，皆著铁叶以为衣服，举体火然，亦以铁钵盛热铁丸而食之」。乃至佛告诸比丘：「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舍卫国，迦叶佛法中，出家作比丘，作摩摩帝。恶口形名诸比丘，或言此是恶秃，此恶风法，此恶衣服。以彼恶口故，先住者去，未来不来。缘斯罪故，已地狱中受无量苦。地狱余罪，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！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三；一六〇九（五三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。乃至佛告诸比丘：「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舍卫国，迦叶佛法中，出家作比丘，好起诤讼，鬪乱众僧，作诸口舌，令不和合。先住比丘厌恶舍去，未来者不来。缘斯罪故，已地狱中受无量苦。地狱余罪，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！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十 阿那律相应

一；一六一〇（五三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阿那律，住松林精舍。时尊者大目揵连，住跋祇聚落失收摩罗山恐怖稠林禽兽之处。时尊

者阿那律，独一静处，禅思思惟，作是念：有一乘道，净众生，离忧悲恼苦，得真如法，所谓四念处。何等为四？身身观念处，受……，心……，法法观念处。若于四念处远离者，于贤圣法远离；于贤圣法远离者，于圣道远离；圣道远离者，于甘露法远离；甘露法远离者，则不能脱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。若于四念处信乐者，于圣法信乐；圣法信乐者，于圣道信乐；圣道信乐者，于甘露法信乐；甘露法信乐者，得脱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。尔时，尊者大目揵连，知尊者阿那律心之所念，如力士屈申臂顷，以神通力，于跋祇聚落失收摩罗山恐怖稠林禽兽之处没，至舍卫城松林精舍，尊者阿那律前现。语阿那律言：「汝独一静处，禅思思惟，作是念：有一乘道，令众生清净，离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，得真如法，所谓四念处。何等为四？身身观念处，受……，心……，法法观念处。若于四念处不乐者，于贤圣法不乐；圣法不乐者，于圣道不乐；不乐圣道者，于甘露法亦不乐：不乐甘露法者，则不能脱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。若于四念处信乐者，乐贤圣法；乐贤圣法者，乐于圣道；乐圣道者，得甘露法；得甘露法者，得脱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耶」？尊者阿那律语尊者大目揵连言：「如是，如是」！尊者大目揵连语尊者阿那律言：「云何名为乐四念处」？「尊者大目揵连！若比丘，身身观念处，心缘身，正念住，调伏止息寂静，一心增进；如是受，心，法念处，正念住，调伏止息寂静，一心增进。尊者大目揵连！是名比丘乐四念处」。时尊者大目揵连，即如其像三昧正受，从舍卫国松林精舍没，还至跋祇聚落失收摩罗山恐怖稠林禽兽之处。

二；一六一一（五三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乃至尊者大目揵连问尊者阿那律：「云何名为四念处修习、多修习」？尊者阿那律语尊者大目揵连言：「若比丘于内身起厌离想，于内身起不厌离想，厌离不厌离俱舍想，正念、正知。如内身，如是外身、内外身；内受，外受，内外受；内心，外心，内外心；内法，外法，内外法：作厌离想，不厌离想，厌离不厌离俱舍想，住正念、正知。如是尊者大目揵连！是名四念处修习、多修习」。时尊者大目揵连，即（入三昧）从舍卫国松林精舍，入三昧神通力，如力士屈申臂顷，

还到跋祇聚落失收摩罗山恐怖稠林禽兽住处。

三；一六一二（五三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大目揵连，尊者阿那律，住舍卫国手成浴池侧。尊者舍利弗诣尊者阿那律所，共相问讯，慰劳已，于一面坐。尊者舍利弗语尊者阿那律言：「奇哉阿那律！有大德神力，于何功德修习、多修习而能致此」？尊者阿那律语尊者舍利弗言：「于四念处修习、多修习，成此大德神力。何等为四念处？内身身观念处，精勤方便，正念、正知，调伏世间贪忧；如是外身，内外身；内受，外受，内外受；内心，外心，内外心；内法，外法，内外法观念处：精勤方便，正念、正知，如是调伏世间贪忧。尊者舍利弗！是名四念处修习、多修习，成此大德神力。尊者舍利弗！我于四念处善修习故，于小千世界，少作方便，能遍观察。如明目士夫，于楼观上，观下平地种种之物。我少作方便，观察小千世界，亦复如是。如是我于四念处修习、多修习，成此大德神力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四；一六一三（五三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尊者舍利弗，尊者大目揵连，尊者阿难，尊者阿那律，住舍卫国。尔时，尊者大目揵连，诣尊者阿那律所，共相问讯，慰劳已，于一面坐。时尊者大目揵连问尊者阿那律：「于何功德修习、多修习，成此大德神力」？尊者阿那律语尊者大目揵连：「我于四念处修习、多修习，成此大德神力。何等为四？内身身观系心住，精勤方便，正念、正知，除世间贪忧。外身，内外身；内受，外受，内外受；内心，外心，内外心；内法，外法，内外法观系心住：精进方便，（正念、正知），除世间贪忧。是名四念处修习、多修习，成此大德神力，于千须弥山，以少方便，悉能观察。如明目士夫，登高山顶，观下千多罗树林。如是我于四念处修习、多修习，成此大德神力，以少方便，见千须弥山。如是尊者大目揵连！我于四念处修习、多修习，成此大德神力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五；一六一四（五三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尊者舍利弗，尊者大目揵连，尊者阿难，尊者阿那律，住舍卫国手成浴池侧。尔时，尊者阿难往尊者阿那律所，共相问讯，慰劳已，于一面坐。尊者阿难问尊者阿那律：「于何功德修习、多修习，成就如是大德大力、大神通」？尊者阿那律语尊者阿难：「我于四念处修习、多修习，成此大德大力。何等为四？内身身观念处，系心住，精勤方便，正念、正知，除世间贪忧。如是外身，内外身；内受，外受，内外受；内心，外心，内外心；内法，外法，内外法观念处：系心住，精勤方便，除世间贪忧。如是尊者阿难！我于此四念处修习、多修习，少方便，以净天眼过天人眼，见诸众生死时、生时，好色、恶色，上色、下色，善趣、恶趣，随业受生，皆如实见。此诸众生身恶行，口、意恶行，诽谤贤圣，邪见因缘，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。如是众生身善行，口、意善行，不谤贤圣，正见成就，以是因缘，身坏命终，得生天上。譬如明目士夫，住四衢道，见诸人民若来、若去，若坐、若卧。我亦如是，于四念处修习、多修习，成此大德大力、神通，见诸众生死时、生时，善趣、恶趣。如是众生身恶行，口、意恶行，诽谤贤圣，邪见因缘，生地狱中。如是众生身善行，口、意善行，不谤贤圣，正见因缘，身坏命终，得生天上。如是尊者阿难！我于四念处修习、多修习，成此大德大力神通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六；一六一五（五四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阿那律，在舍卫国松林精舍，身遭病苦。时有众多比丘，诣尊者阿那律所，问讯慰劳已，于一面住。语尊者阿那律言：「尊者阿那律！所患增损，可安忍不？病势渐损，不转增耶」？尊者阿那律言：「我病不安，难可安忍，身诸苦痛，转增无损。即说三种譬，如上叉摩经说。然我身已遭此苦痛，且当安忍，正念、正知」。诸比丘问尊者阿那律：「心住何所，而能安忍如是大苦，正念、正知」？尊者阿那律语诸比丘言：「住四念处。我于所起身诸苦痛，能自安忍，正念、正知。何等为四念处？谓内身身观念处，乃至受，心，法观念处。

是名住于四念处，身诸苦痛，能自安忍，正念、正知」。时诸正士共论议已，欢喜随喜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七；一六一六（五四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尊者阿那律，在舍卫国松林精舍，病差未久。时有众多比丘，往诣阿那律所，问讯慰劳已，于一面坐。问尊者阿那律：「安隐乐住不」？阿那律言：「安隐乐住，身诸苦痛，渐已休息」。诸比丘问尊者阿那律：「住何所住，身诸苦痛渐得安隐」？尊者阿那律言：「住四念处，身诸苦痛，渐得安隐。何等为四？谓内身身观念处，乃至法法观念处，是名四念处。住此四念处故，身诸苦痛渐得休息」。时诸正士共论议已，欢喜随喜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八；一六一七（五四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尊者阿那律，在舍卫国松林精舍。时有众多比丘，诣尊者阿那律所，共相问讯，慰劳已，于一面坐。问尊者阿那律：「若比丘在于学地，上求安隐涅槃住，圣弟子云何修习、多修习，于此法律得尽诸漏，无漏心解脱，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？尊者阿那律语诸比丘言：「若比丘在于学地，上求安隐涅槃心住。圣弟子云何修习、多修习，于此法律，得尽诸漏，无漏心解脱，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者，当住四念处。何等为四？谓内身身观念处，乃至法法观念处。如是四念处修习、多修习，于此法律，得尽诸漏，无漏心解脱，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时诸比丘共闻尊者阿那律所说，欢喜随喜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九；一六一八（五四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尊者阿那律，在舍卫国松林精舍住。时有众多比丘，诣尊者阿那律所，与尊者阿那律共相问讯，慰劳已，于一面坐。语尊者阿那律言：「若阿罗汉比丘诸漏已尽，所作已作，舍离重担，离诸有结，正智心善解脱，亦修四念处耶」？尊者阿那律语比丘

言：「若比丘诸漏已尽，所作已作，舍离重担，离诸有结，正智心善解脱，彼亦修四念处也。所以者何？不得者得，不证者证，为现法乐住故。所以者何？我亦离诸有漏，得阿罗汉，所作已作，心善解脱，亦修四念处故，不得者得，不到者到，不证者证，乃至现法安乐住」。时诸正士共论议已，欢喜随喜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一〇；一六一九（五四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尊者阿那律，在舍卫国松林精舍。时有众多外道出家，诣尊者阿那律所，共相问讯，慰劳已，于一面坐。语尊者阿那律：「尊者何故于沙门瞿昙法中出家」？尊者阿那律言：「为修习故」。复问：「何所修习」？答言：「谓修诸根，修诸力，修诸觉分，修诸念处，汝欲闻何等修」？复问：「根，力，觉分。我不知其名字，况复问义！然我欲闻念处」。尊者阿那律言：「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若比丘内身身观念处，乃至法法观念处」。时众多外道出家，闻尊者阿那律所说，欢喜随喜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一一；一六二〇（五四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阿那律，在舍卫国，住松林精舍。时尊者阿那律语诸比丘：「譬如大树，生而顺下，随浚随输；若伐其根，树必当倒，随所而顺下。如是比丘修四念处，长夜顺趣、浚输，向于远离；顺趣浚输，向于出要；顺趣、浚输，向于涅槃」。尊者阿那律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其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一 大迦旃延相应

一；一六二一（五四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摩诃迦旃延，在跋兰那聚落乌泥池侧。时有执澡灌杖梵志，诣摩诃迦旃延所，共相问讯，慰劳已，于一面坐。问摩诃迦旃延言：「何因何缘，王、王共诤？婆罗门、居士，婆罗门、居士共诤」？摩诃迦旃延答梵志言；「贪欲系著因缘故，王、王共诤，婆罗门、居士，婆罗门、居士共诤」。梵志复问：「何因何缘，出

家、出家而复共诤」？摩诃迦旃延答言：「以见欲系著故，出家、出家而复共诤」。梵志复问摩诃迦旃延：「颇有能离贪欲系著，及离此见欲系著不」？尊者摩诃迦旃延答言：「梵志！有，我大师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，能离此贪欲系著，及见欲系著」。梵志复问：「佛世尊今在何所」？答言：「佛世尊今在婆罗耆人中，拘萨罗国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」。尔时，梵志从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向佛所住处，合掌赞叹：「南无（南无）佛世尊、如来、应供、等正觉，能离欲贪诸系著；悉能远离贪欲缚及诸见欲——诤根本」。时持澡灌杖梵志，闻尊者摩诃迦旃延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去。

二；一六二二（五四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尊者摩诃迦旃延，在婆罗那乌泥池侧，与众多比丘，集于食堂，为持衣事。时有执杖梵志，年耆根熟，诣食堂所，于一面柱杖而住。须臾默然已，语诸比丘：「诸长老！汝等何故见老宿士，不共语、问讯、恭敬命坐」？时尊者摩诃迦旃延，亦在众中坐。时尊者摩诃迦旃延语梵志言：「我法有宿老来，皆共语、问讯、恭敬礼拜，命之令坐」。梵志言：「我见此众中，无有老于我者，不恭敬礼拜命坐。汝云何言我法见有宿老，恭敬礼拜，命其令坐」？摩诃迦旃延言：「梵志！若有耆年，八十、九十，发白齿落，成就年少法者，此非宿士。虽复年少，年二十五，色白发黑，盛壮美满，而彼成就耆年法者，为宿士数」。梵志问言：「云何名为八十、九十，发白齿落，而复成就年少之法？年二十五，肤白发黑，盛壮美色，为宿士数」？尊者摩诃迦旃延语梵志言：「有五欲功德，谓眼识色，爱、乐、念；耳识声，鼻识香，舌识味，身识触，爱、乐、念。于此五欲功德，不离贪，不离欲，不离爱，不离念，不离渴。梵志！若如是者，虽复八十、九十，发白齿落，是名成就年少之法。虽年二十五，肤白发黑，盛壮美色，于五欲功德，离贪，离欲，离爱，离念、离渴。若如是者，虽复年少，年二十五，肤白发黑，盛壮美色，成就老人法，为宿士数」。尔时，梵志语尊者摩诃迦旃延：「如尊者所说义，我自省察，虽老则少；汝等虽少，成耆年法。世间多事，今便请还」。尊者摩诃迦旃延言：「梵志！汝

自知时」。尔时，梵志闻尊者摩诃迦旃延所说，欢喜随喜，还其本处。

三；一六二三（五四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尊者摩诃迦旃延，在稠林中住。时摩偷罗国王，是西方王子，诣尊者摩诃迦旃延所，礼摩诃迦旃延足，退坐一面。问尊者摩诃迦旃延：「婆罗门自言：我第一、他人卑劣，我白、余人黑，婆罗门清净、非非婆罗门；是婆罗门子，从口生，婆罗门所化，是婆罗门所有。尊者摩诃迦旃延！此义云何」？尊者摩诃迦旃延语摩偷罗王言：「大王！此是世间言说耳。世间言说，言婆罗门第一、余人卑劣，婆罗门白、余人黑，婆罗门清净，非非婆罗门；是婆罗门，从婆罗门生，生从口生，婆罗门所化，是婆罗门所有。大王！当知业真实者，是依业者」。王语尊者摩诃迦旃延：「此则略说，我所不解，愿重分别」！尊者摩诃迦旃延言：「今当问汝，随问答我」。即问言：「大王！汝为婆罗门王，于自国土诸婆罗门、刹利、居士、长者，此四种人悉皆召来，以财、以力，令其侍卫，先起后卧，及诸使令，悉如意不」？答言：「如意」。复问：「大王！刹利为王，居士为王，长者为王，于自国土所有四姓，悉皆召来，以财、以力，令其侍卫，先起后卧，及诸使令，皆如意不」？

答言：「如意」。复问：「大王！如是四姓悉皆平等，有何差别？当知大王！四种姓者，皆悉平等，无有胜如差别之异」。摩偷罗王白尊者摩诃迦旃延：「实尔，尊者！四姓皆等，无有种种胜如差别」。「是故大王！当知四姓，世间言说为差别耳，乃至依业真实，无差别也。复次、大王！此国土中有婆罗门，有偷盗者，当如之何」？王白尊者摩诃迦旃延：「婆罗门中有偷盗者，或鞭、或缚、或驱出国，或罚其金，或截手、足、耳、鼻，罪重则杀。及其盗者，然婆罗门则名为贼」。复问大王：「若刹利、居士、长者中，有偷盗者，当复如何」？王白尊者摩诃迦旃延：「亦鞭、亦缚，亦驱出国，亦罚其金，亦复断截手、足、耳、鼻、罪重则杀」。「如是大王！岂非四姓悉平等耶？为有种种差别异不」？王白尊者摩诃迦旃延：「如是义者，实无种种胜如差别」。尊者摩诃迦旃延复语王言：「当知大王！四种姓者，世间言说，言婆罗门第一、余悉卑劣，婆罗门白、余人悉黑，婆罗门清净、非

非婆罗门；当依业，真实业依耶」？

复问大王：「婆罗门杀生、偷盗、邪婬、妄言、恶口、两舌、绮语、贪、恚、邪见，作十不善业迹已，为生恶趣耶？善趣耶？于阿罗呵所，为何所闻」？王白尊者摩诃迦旃延：「婆罗门作十不善业迹，当堕恶趣，阿罗呵所，作如是闻」。刹利、居士、长者，亦如是说。复问大王：「若婆罗门行十善业迹，离杀生乃至正见，当生何所，为善趣耶？为恶趣耶？于阿罗呵所，为何所闻」？王白尊者摩诃迦旃延：「若婆罗门行十善业迹者，当生善趣。阿罗呵所，作如是闻」。如是刹利、居士、长者，亦如是说。复问：「云何大王！如是四姓为平等不？为有种种胜如差别」？王白尊者摩诃迦旃延：「如是义者，则为平等，无有种种胜如差别」。「是故大王！当知四姓悉平等耳，无有种种胜如差别。世间言说故，有婆罗门第一、（余人卑劣），婆罗门白、余者悉黑，婆罗门清净、非非婆罗门；婆罗门生，生从口生，婆罗门作，婆罗门化，婆罗门所有。当知业真实业依」。王白尊者摩诃迦旃延：「实如所说，皆是世间言说，故有婆罗门胜、余者卑劣，婆罗门白、余者悉黑，婆罗门清净、非非婆罗门；

婆罗门生，生从口生，婆罗门化，婆罗门所有。皆是业真实依于业」。尔时，摩偷罗王闻尊者摩诃迦旃延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四；一六二四（五四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摩诃迦旃延，住阿槃提国拘罗罗咤精舍。尊者摩诃迦旃延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拘罗罗咤，次第乞食，至迦梨迦优婆夷舍。时优婆夷见尊者摩诃迦旃延，即敷床坐，请令就坐。前礼尊者摩诃迦旃延足，退住一面。白尊者摩诃迦旃延：「如世尊所说，答僧耆多童女所问，如世尊说僧耆多童女所问偈：

实义存于心，寂灭而不乱，降伏诸勇猛，可爱端正色。

一心独静思，服食妙禅乐，是则为远离，世间诸伴党。

世间诸伴党，无习近我者。

尊者摩诃迦旃延！世尊此偈，其义云何」？尊者摩诃迦旃延语优婆夷言：「姊妹！有一沙门、婆罗门言：地一切入处正受，此则无上，为求此果。姊妹！若沙门、婆罗门于地一切入处正受，清净鲜白者，则见其本，见患，见灭，见灭道迹。以见本、见患、见灭、见灭道迹故，得真实义存于心，寂灭而不乱。姊妹！如是水一切入处，火一切入处，风一切入处，青一切入处，黄一切入处，赤一切入处，白一切入处，空一切入处，识一切入处，为无上者，为求此果。姊妹！若有沙门、婆罗门，乃至于识处一切入处正受，清净鲜白者，见本、见患、见灭、见灭道迹。以见本、见患、见灭、见灭道迹故，是则实义存于心，寂灭而不乱，善见、善入。是故世尊答僧耆多童女所问偈：

实义存于心，寂灭而不乱，降伏诸勇猛，可爱端正色。

一心独静思，服食妙禅乐，是则为远离，世间之伴党。

世间诸伴党，无习近我者。

如是姊妹！我解世尊以如是义故，说如是偈」。优婆夷言：「善哉！尊者说真实义，唯愿尊者受我请食」。时尊者摩诃迦旃延，默然受请。时迦梨迦优婆夷，知尊者摩诃迦旃延受请已，即办种种净美饮食，恭敬尊重，自手奉食。时优婆夷知尊者摩诃迦旃延食已，洗钵，澡嗽讫，敷一卑坐，于尊者摩诃迦旃延前恭敬听法。尊者摩诃迦旃延，为迦梨迦优婆夷种种说法，示教、照喜。示教照喜已，从座起而去。

五；一六二五（五五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摩诃迦旃延，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尊者摩诃迦旃延语诸比丘：「佛世尊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所知所见，说六法，出苦处升于胜处，说一乘道净诸众生，离诸恼苦、忧悲悉灭，得真如法。何等为六？谓圣弟子念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所行法，念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。圣弟子念如来应所行法故，离贪欲觉，离瞋恚觉，离害觉，如是圣弟子出染著心。何等为染著心？谓五欲功德。于此五欲功德，离贪、恚、

痴，安住正念、正智，乘于直道，修习念佛，正向涅槃。是名如来应、等、正觉所知所见，说第一出苦处，升于胜处，一乘道净于众生，离苦恼，灭忧悲，得如实法。复次、圣弟子念于正法，念于世尊现法律，离诸热恼，非时通达，即于现法，缘自觉悟。尔时，圣弟子念此正法时，不起欲觉、瞋恚、害觉，如是圣弟子出染著心。何等为染著心？谓五欲功德。于此五欲功德，离贪、恚、痴，安住正念、正知，乘于直道，修习念法，正向涅槃。

是名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所知所见，说第二出苦处，升于胜处，一乘道净于众生，离苦恼，灭忧悲、得如实法。复次、圣弟子念于僧法，善向、正向、直向、等向，修随顺行，谓向须陀洹，得须陀洹果，向斯陀含，得斯陀含，向阿那含，得阿那含，向阿罗汉，得阿罗汉，如是四双八士，是名世尊弟子僧；戒具足，定具足，慧具足，解脱具足，解脱知见具足，供养恭敬礼拜处，世间无上福田。圣弟子如是念僧时，〔尔时〕、圣弟子不起欲觉、瞋恚、害觉，如是圣弟子出染著心。何等为染著心？谓五欲功德。于此五欲功德，离贪、恚、痴，安住正念、正知，乘于直道，修习念僧，正向涅槃。是名如来应、等、正觉所知所见，说第三出苦处，升于胜处，一乘道净于众生，离苦恼，灭忧悲，得如实法。复次、圣弟子念于戒德，念不缺戒，不断戒，纯厚戒，不离戒，非盗取戒，善究竟戒，可赞叹戒，梵行不憎恶戒。若圣弟子念此戒时，自念身中所成就戒。当于尔时，不起欲觉、瞋恚、害觉，如是圣弟子出染著心。

何等为染著心？谓五欲功德。于此五欲功德，离贪、恚、痴，安住正念、正知，乘于直道，修戒念，正向涅槃。是名如来应、等、正觉所知所见，说第四出苦处，升于胜处，一乘道净于众生，离苦恼，灭忧悲，得如实法。复次、圣弟子自念施法，心自欣庆：我今离悭贪垢，虽在居家，解脱心施，常施，舍施，乐施，具足施，平等施。若圣弟子念于自所施法时，不起欲觉、瞋恚、害觉，如是圣弟子出染著心。于何染著？谓五欲功德。于此五欲功德，离贪、恚、痴，安住正念、正知，乘于直道，修施念，正向涅槃。是名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所知所见，说第五出苦处，升于胜处，一乘道净于众生，离苦恼，灭忧悲，得如实法。复次、圣弟子念于天德，念四王天，三十三天，

炎摩天，兜率陀天，化乐天，他化自在天，清净信心，于此命终，生彼诸天；我亦如是信、戒、施、闻、慧，于此命终，生彼天中。如是圣弟子念天功德时，不起欲觉、瞋恚、害觉，如是圣弟子出染著心。于何染著？谓五欲功德。于此五欲功德，离贪、恚、痴，安住正念、正知，乘于直道，修天念，正向涅槃。

是名如来、应、等、正觉所知所见，说第六出苦处，升于胜处，一乘道净于众生，离苦恼，灭忧悲，得如实法」。尊者摩诃迦旃延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其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六；一六二六（五五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摩诃迦旃延，住释氏诃梨聚落精舍。时诃梨聚落长者，诣尊者摩诃迦旃延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尊者摩诃迦旃延：「如世尊义品答摩揵提所问偈：

断一切诸流，亦塞其流源，聚落相习近，牟尼不称叹。

虚空于五欲，永以不还满；世间诤言讼，毕竟不复为。

尊者摩诃迦旃延！此偈有何义」？尊者摩诃迦旃延答长者言：「眼流者，眼识起贪，依眼界贪欲流出，故名为流。耳；鼻；舌；身；意流者，谓意识起贪，依意界贪识流出，故名为流」。长者复问尊者摩诃迦旃延：「云何名为不流」？尊者迦旃延语长者言：「谓眼识，眼识所识色，依生爱喜，彼若尽、无欲、灭、息、没，是名不流。耳；鼻；舌；身；意意识，意识所识法，依生贪欲，彼若尽、无欲、灭、息、没，是名不流」。复问：「云何（流源）」？尊者摩诃迦旃延答言：「谓缘眼及色，生眼识，三事和合生触，缘触生受——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，依此染著流。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、意识，意识（所识）法，三事和合生触，缘触生受——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，依此受生爱喜流，是名流源」。「云何亦塞其流源」？「谓眼界取心法境界系著、使，彼若尽、无欲、灭、息、没，是名塞流源；耳，鼻，舌，身，意取心法境界系著、使，彼若尽、无欲、灭、息、没，是名亦塞其流源」。复问：「云何名习近相赞叹」？尊者摩诃迦旃延答

言：「在家、出家共相习近，同喜、同忧，同乐、同苦，凡所为作，悉皆共同，是名习近相赞叹」。复问：「云何不赞叹」？「在家、出家，不相习近，不同喜，不同忧，不同苦，不同乐，凡所为作，悉不相悦可，是名不相赞叹」。「云何不空欲」？「谓五欲功德，眼识色，爱乐念长养，爱欲深染著；耳、声，鼻、香，舌、味，身、触，爱乐念长养，爱欲深染著。于此五欲，不离贪，不离爱，不离念，不离渴，是名不空欲」。「云何名空欲」？「谓于此五欲功德，离贪，离欲，离爱，离念，离渴，是名空欲。说我系著使，是名心法还复满。彼阿罗汉比丘，诸漏已尽，断其根本，如截多罗树头，于未来世更不复生，云何当复与他诤讼！是故世尊说义品，答摩揵提所问偈：

若断一切流，亦塞其流源，聚落相习近，牟尼不称叹。

虚空于诸欲，永已不还满；不复与世间，共言语诤讼。

是名如来所说偈义分别也」。尔时，诃梨聚落长者，闻尊者摩诃迦旃延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七；一六二七（五五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摩诃迦旃延，住释氏诃梨聚落精舍。时诃梨聚落主长者，诣尊者摩诃迦旃延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尊者摩诃迦旃延：「如世尊于界隔山天帝释石窟说言：憍尸迦！若沙门、婆罗门，无上爱尽解脱，心正善解脱，究竟边际，究竟无垢，究竟梵行，毕竟清净。云何于此法律，究竟边际，究竟无垢，究竟梵行，毕竟清净」？尊者摩诃迦旃延语长者言：「谓眼，眼识，眼识所识色，相依生喜，彼若尽、无欲、灭、息、没，于此法律究竟边际，究竟无垢，究竟梵行，毕竟清净。耳；鼻；舌；身；意；意识，意识所识法，相依生喜，彼若尽、（无欲）、灭、息、没，比丘于此法律，（究竟边际），究竟无垢，究竟梵行，毕竟清净」。时诃梨聚落主长者，闻尊者摩诃迦旃延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八；一六二八（五五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摩诃迦旃延，在释氏诃梨聚落。时聚落主长者，诣尊者摩诃迦旃延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问尊者摩诃迦旃延：「如世尊界隔山石窟中，为天帝释说言：憍尸迦！若沙门、婆罗门，无上爱尽解脱，心善解脱，究竟边际，究竟无垢，究竟梵行，毕竟清净。云何于此法律，究竟边际，究竟无垢，究竟梵行，毕竟清净」？尊者迦旃延语长者言：「若比丘，眼界取心法境界系著、使，彼若尽、无欲、灭、息、没，于此法律，究竟边际，究竟无垢，究竟梵行，毕竟清净。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界取心法境界系著、使，若尽、离（欲）、灭、息、没，于此法律，究竟边际，究竟无垢，究竟梵行，毕竟清净」。时诃梨聚落主长者，闻尊者摩诃迦旃延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九；一六二九（五五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摩诃迦旃延，住释氏诃梨聚落。时诃梨聚落主长者，身遭病苦。尊者摩诃迦旃延，闻诃梨聚落主长者身遭病苦。闻已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诃梨聚落乞食，次第入诃梨聚落主长者舍。诃梨聚落主长者，遥见尊者摩诃迦旃延，从座欲起。尊者摩诃迦旃延见长者欲起，即告之言：「长者莫起！幸有余座，我自可坐于余座」。语长者言：「云何长者！病可忍不？身诸苦痛渐差愈不？得无增耶」？长者答言：「尊者！我病难忍，身诸苦痛转增无损。即说三种譬，如前叉摩比丘经说」。尊者摩诃迦旃延语长者言：「是故汝当修佛不坏净，法不坏净，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，当如是学」。长者答言：「如佛所说四不坏净，我悉成就；我今成就佛不坏净，法不坏净，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」。尊者摩诃迦旃延语长者言：「汝当依此四不坏净，修习六念。长者！当念佛功德，此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。念法功德，于世尊正法律，现法，离诸热恼，非时通达，缘自觉悟。念僧功德，善向、正向、直向、等向，修随顺行，谓向须陀洹，得须陀洹，向斯陀含，得斯陀含，向阿那含，得阿那含，向阿罗汉，得阿罗汉，如是四双八士，是名世尊弟子僧；具足戒、定、慧、解脱、解脱知见，供养恭敬尊重之处，堪为世间无上福田。念戒功德，自持正戒，不毁、不缺、不断、不

坏、非盗取戒，究竟戒，可赞叹戒，梵行戒，不憎恶戒。念施功德，自念布施，心自欣庆，舍除悭贪，虽在居家，解脱心施，常施，乐施，具足施，平等施。念天功德，念四王天，三十三天，炎摩天，兜率陀天，化乐天，他化自在天，清净信、戒、于此命终，生彼天中。我亦如是清净信、戒、施、闻、慧，生彼天中。长者！如是（觉）依四不坏净，增六念处」。长者白尊者摩诃迦旃延：「世尊说依四不坏净，增六念处，我悉成就；我当修习念佛功德，念法，念僧，念戒，念施，念天」。尊者摩诃迦旃延语长者言：「善哉长者！能自记说，得阿那含」。是时长者白尊者摩诃迦旃延：「愿于此食」。尊者摩诃迦旃延，默然受请。诃梨聚落主长者，知尊者摩诃迦旃延受请已，具种种净美食，自手供养。饭食讫，澡钵洗嗽毕，为长者种种说法，示教、照喜。示教、照喜已，从座起去。

一〇；一六三〇（五五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摩诃迦旃延，于释氏诃梨聚落住。时有八城长者，名曰陀施，身遭病苦。尊者摩诃迦旃延，闻陀施长者身遭苦患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八城乞食，次到陀施长者舍，如诃梨长者经广说。

三二 阿难相应

一；一六三一（五五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娑祇城安禅林中。尔时，众多比丘尼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。尔时，世尊为众多比丘尼，种种说法，示教、照喜；示教、照喜已，默然住。时诸比丘尼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无相心三昧，不踊、不没，解脱已住，住已解脱。此无相心三昧，世尊说是何果、何功德」？佛告诸比丘尼：「若无相心三昧，不踊、不没，解脱已住，住已解脱。此无相心三昧，智果、智功德」。时诸比丘尼闻世尊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时众多比丘尼，往诣尊者阿难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尊者阿难：「若无相心三昧，不踊、不没，解脱已住，住已解脱。此三昧，说是何果、何功德」？尊者阿难语诸比丘尼：「姊妹！若无相心三昧，不踊、不没，解脱已

住，住已解脱，世尊说是智果、智功德」。诸比丘尼言：「奇哉！尊者阿难！大师及弟子，同句、同味、同义，所谓第一句义。今诸比丘尼诣世尊所，以如是句、如是味、如是义问世尊，世尊亦以如是句、如是味、如是义为我等说，如尊者阿难所说不异。是故奇特！大师及弟子，同句、同味、同义」。时诸比丘尼闻尊者阿难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二；一六三二（五五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。尔时，尊者阿难亦在彼住。时有阇知罗比丘尼，诣尊者阿难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问尊者阿难：「若无相心三昧，不踊、不没，解脱已住，住已解脱。尊者阿难！世尊说此何果、何功德」？尊者阿难语阇知罗比丘尼：「若无相心三昧不踊、不没，解脱已住，住已解脱，世尊说是智果、智功德」。阇知罗比丘尼言：「奇哉尊者阿难！大师及弟子，同句、同味、同义。尊者阿难！昔于一时，佛在娑祇城安禅林中，时有众多比丘尼，往诣佛所，问如此义。尔时，世尊以如是句、如是味、如是义，为诸比丘尼说。是故当知奇特！大师、弟子，所说同句、同味、同义，所谓第一句义」。时阇知罗比丘尼闻尊者阿难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三；一六三三（ ）

如阇知罗比丘尼，迦罗跋比丘尼亦尔。

四；一六三四（五五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俱睒弥国瞿师罗园。尔时，尊者阿难亦住俱睒弥国瞿师罗园。时有异比丘得无相心三昧，作是念：我若诣尊者阿难所，问尊者阿难：若比丘得无相心三昧，不踊、不没，解脱已住，住已解脱，此无相心三昧何果？世尊说此何功德？尊者阿难若问我言：比丘！汝得此无相心三昧耶？我未曾有实问异答，我当随逐尊者阿难，脱有余人问此义者，因而得闻。彼比丘即随尊者阿难，经六年中，无有余人问此义者。即自问尊者阿难：「若比丘问：无相心三昧不踊、不没，解脱已住，住已解脱，世尊说此是何果、何功德」？尊者阿难问彼比丘言：「比丘！汝得此三昧」？彼比丘默

然住。尊者阿难语彼比丘言：「若比丘得无相心三昧，不踊、不没，解脱已住，住已解脱，世尊说此是智果、智功德」。尊者阿难说此法时，异比丘闻其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；一六三五（五五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利弗妬路国。尊者阿难，及尊者迦摩，亦在波罗利弗妬路鸡林精舍。时尊者迦摩诣尊者阿难所，共相问讯，慰劳已，于一面坐。语尊者阿难：「奇哉！尊者阿难！有眼、有色，有耳、有声，有鼻、有香，有舌、有味，有身、有触，有意、有法，而有比丘有是等法，能不觉知。云何尊者阿难？彼比丘为有想不觉知，为无想故不觉知」？尊者阿难语迦摩比丘言：「有想者亦不觉知，况复无想」！复问：「尊者阿难！何等为有想，于有而不觉知」？尊者阿难语迦摩比丘言：「若比丘离欲恶不善法，有觉、有观，离生喜乐，初禅具足住，如是有想比丘，有法而不觉知。如是第二，第三，第四禅，空入处，识入处，无所有入处具足住，如是有想比丘，有法而不觉知。云何无想，有法而不觉知？如是比丘一切想不忆念，无想心三昧，身作证具足住，是名比丘无想，于有法而不觉知」。尊者迦摩比丘复问尊者阿难：「若比丘无想心三昧，不踊、不没，解脱已住，住已解脱，世尊说此是何果、何功德」？尊者阿难语迦摩比丘言：「若比丘无想心三昧不踊、不没，解脱已住，住已解脱，世尊说此是智果、智功德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议已，欢喜随喜，各从座起去。

六；一六三六（五六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俱睒弥国瞿师罗园。尔时，尊者阿难亦在彼住。时尊者阿难告诸比丘：「若比丘、比丘尼，于我前自记说，我当善哉慰劳问讯，或求以四道。何等为四？若比丘、比丘尼坐，作如是住心，善住心，局住心，调伏心，止观一心，等受分别，于法量度，修习、多修习已，得断诸使。若有比丘、比丘尼，于我前自记说，我则如是善哉慰喻，或求是名说初道。复次、比丘、比丘尼正坐思惟，于法选择、思量，住心，善住，局住，调伏，止观一心等受，如是正向多住，得离诸使。若有比丘、比丘尼，于我

前自记说，我当如是善哉慰喻，或求是名第二说道。复次、比丘、比丘尼为掉乱所持，以调伏心坐，正坐，住心，善住心，局住心，调伏，止观一心等受，〔化〕如是正向多住已，则断诸使。若有比丘、比丘尼，于我前自记说，我则如是善哉、慰喻，或求是名第三说道。复次、比丘、比丘尼，止观和合俱行，作如是正向多住，则断诸使。若比丘、比丘尼，于我前自记说者，我则如是善哉慰喻教诫，或求是名第四说道」。时诸比丘闻尊者阿难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；一六三七（五六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俱睒弥国瞿师罗园。尊者阿难亦在彼住。时有异婆罗门，诣尊者阿难所，共相问讯，慰劳已，于一面坐。问尊者阿难：「何故于沙门瞿昙所修梵行」？尊者阿难语婆罗门：「为断故」。复问：「尊者！何所断」？答言：「断爱」。复问：「尊者阿难！何所依而得断爱」？答言：「婆罗门！依于欲而断爱」。复问：「尊者阿难！岂非无边际」？答言：「婆罗门！非无边际，如是有边际，非无边际」。复问：「尊者阿难！云何有边际，非无边际」？答言：「婆罗门！我今问汝，随意答我。婆罗门！于意云何？汝先有欲，来诣精舍不」？婆罗门答言：「如是，阿难」！「如是，婆罗门！来至精舍已，彼欲息不」？答言：「如是，尊者阿难！彼精进方便筹量，来诣精舍」。复问：「至精舍已，彼精进方便筹量息不」？答言：「如是，尊者」！阿难复语婆罗门：「如是婆罗门！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所知所见，说四如意足，以一乘道净众生，灭苦恼，断忧悲。何等为四？欲定、断行成就如意足，精进定、心定、思惟定，断行成就如意足。如是圣弟子修欲定断行成就如意足，依离，依无欲，依出要，依灭，向于舍，乃至断爱。爱断已，彼欲亦息。修精进定……。心定……。思惟定断行成就，依离，依无欲，依出要，依灭，向于舍，乃至爱尽。爱尽已，思惟则息。婆罗门！于意云何？此非边际耶」？婆罗门言：「尊者阿难！此是边际，非不边际」。尔时婆罗门闻尊者阿难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去。

八；一六三八（五六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。尊者阿难亦在彼住。尔时瞿师罗长者，诣尊者阿难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尊者阿难：「云何名为世间说法者？云何名世间善向？云何名世间善到」？尊者阿难语瞿师罗长者：「我今问汝，随意答我。长者！于意云何？若有说法，调伏贪欲，调伏瞋恚，调伏愚痴，得名世间说法者不」？长者答言：「尊者阿难！若有说法，能调伏贪欲、瞋恚、愚痴，是则名为世间说法（者）」。复问：「长者！于意云何？若世间向调伏贪欲，调伏瞋恚，调伏愚痴，是名世间善向？若世间已调伏贪欲、瞋恚、愚痴，是名善到耶，为非耶」？长者答言：「尊者阿难！若调伏贪欲，已断无余，瞋恚、愚痴已断无余，是名善到」。尊者阿难答言：「长者！我试问汝，汝便真实答我，其义如此，当受持之」。瞿师罗长者闻尊者阿难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九；一六三九（五六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毘舍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尊者阿难亦在彼住。尔时，无畏离车是尼揵弟子，聪明童子离车是阿耆毘弟子，俱往尊者阿难所，共相问讯，慰劳已，于一面坐。时无畏离车语尊者阿难：「我师尼揵子，灭炽然法，清净超出，为诸弟子说如是道：宿命之业，行苦行故，悉能吐之。身业不作，断截桥梁，于未来世无复诸漏，诸业永尽。业永尽故，众苦永尽；苦永尽故，究竟苦边。尊者阿难！此义云何」？尊者阿难语离车言：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所知所见，说三种离炽然，清净超出道，以一乘道净众生，离忧悲，越苦恼，得真如法。何等为三？如是圣弟子住于净戒，受波罗提木叉，威仪具足，信于诸罪过，生怖畏想。受持如是具足净戒，宿业渐吐，得现法离炽然，不待时节，能得正法，通达现见观察，智慧自觉。离车长者！是名如来、应、等正觉说所知所见，说离炽然，清净超出，以一乘道净众生，灭苦恼，越忧悲，得真如法。复次、离车！如是净戒具足，离欲恶不善法，乃至第四禅具足住，是名如来、应、等正觉，说离炽然，乃至得如实法。复有三昧正受，于此苦圣谛如实知，此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。具足如是智慧，新业更不造，宿业渐已断，得现正法，离诸炽然，不待时节，通达现见，生自觉智。离车！是名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所知所见，

说第三离炽然，清净超出，以一乘道净众生，离苦恼，灭忧悲，得如实法」。尔时，尼揵弟子离车无畏，默然住。尔时，阿耆毘弟子离车聪慧，重语离车无畏言：「怪哉无畏！何默然住？于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所说，所知所见善说法，闻不随喜耶」？离车无畏答言：「我思惟其义，故默然住耳。谁闻世尊沙门瞿昙所说法不随喜者！若有闻沙门瞿昙说法而不随喜者，此则愚夫，长夜当受非义不饶益苦」。时尼揵弟子离车无畏，阿耆毘弟子聪慧，重闻佛所说法，尊者阿难陀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去。

一〇；一六四〇（五六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尊者阿难亦在彼住。时有异比丘尼，于尊者阿难所起染著心，遣使白尊者阿难：「我身遇病苦，唯愿尊者哀愍见看」！尊者阿难晨朝著衣持钵，往彼比丘尼所。彼比丘尼遥见尊者阿难来，露身体，卧床上。尊者阿难遥见彼比丘尼身，即自摄口诸根，回身背住。彼比丘尼见尊者阿难，摄口诸根，回身背住，即自惭愧，起著衣服。敷坐具，出迎尊者阿难，请令就坐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。时尊者阿难为说法言：「姊妹！如此身者，秽食长养，憍慢长养，爱所长养，婬欲长养。姊妹！依秽食者，当断秽食；依于慢者，当断憍慢；依于爱者，当断爱欲。姊妹！云何名依于秽食当断秽食？谓圣弟子于食，计数思惟而食，无著乐想，无憍慢想，无摩拭想，无庄严想；为持身故，为养活故，治饥渴病故，摄受梵行故。宿诸受令灭，新诸受不生，崇习长养，若力、若乐、若触，当如是住。譬如商客，以酥油膏以膏其车，无染著想，无憍慢想，无摩拭想，无庄严想，为运载故。如病疮者，涂以酥油，无著乐想，无憍慢想，无摩拭想，无庄严想，为疮愈故。如是圣弟子计数而食，无染著想，无憍慢想，无摩拭想，无庄严想；为养活故，治饥渴故，摄受梵行故；宿诸受离，新诸受不起，若力、若乐、若无罪触，安隐住。姊妹！是名依食断食。依慢断慢者，云何依慢断慢？谓圣弟子，闻某尊者、某尊者弟子，尽诸有漏，无漏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闻已，作是念：彼圣弟子尽诸有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，我今何故不尽诸有漏？何故不自知不受后有？当于尔时，则能断诸有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。

姊妹！是名依慢断慢。姊妹！云何依爱断爱？谓圣弟子闻某尊者、某尊者弟子，尽诸有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，我等何不尽诸有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？彼于尔时，能断诸有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。姊妹！是名依爱断爱。姊妹！无所行者，断截婬欲和合桥梁」。

尊者阿难说是法时，彼比丘尼远尘、离垢，得法眼净。彼比丘尼见法，得法，觉法，入法，度狐疑，不由于他，于正法律心得无畏。礼尊者阿难足，白尊者阿难：「我今发露悔过，愚痴、不善，脱作如是不流类事。今于尊者阿难所，自见过，自知过，发露忏悔，哀愍故」！尊者阿难语比丘尼：「汝今真实自见罪，自知罪，愚痴、不善。汝自知作不类之罪，汝今自知自见而悔过，于未来世得具足戒。我今受汝悔过，哀愍故，令汝善法增长，终不退减。所以者何？若有自见罪，自知罪，能悔过者，于未来世得具足戒，善法增长，终不退减」。尊者阿难为彼比丘尼种种说法，示教照喜已，从座起去。

一一；一六四一（五六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桥池人间游行，与尊者阿难俱，至婆头聚落国北身恕林中。尔时，婆头聚落诸童子，闻尊者阿难桥池人间游行，住婆头聚落国北身恕林中。闻已，相呼聚集，往诣尊者阿难所，稽首礼尊者阿难足，退坐一面。时尊者阿难语诸童子言：「帝种！如来、应、等正觉，说四种清净——戒清净，心清净，见清净，解脱清净。云何为戒净断？谓圣弟子住于戒，波罗提木叉戒增长，威仪具足，于微细罪能生恐怖，受持学戒。戒身不满者能令满足，已满者随顺执持，欲精进方便超出，精勤勇猛堪能，诸身、心法常能摄受，是名戒净断。帝种！云何名为心净断？谓圣弟子离欲恶不善法，乃至第四禅具足住。定身未满者令满，已满者随顺执受，欲精进乃至常执受，是名心净断。帝种！云何名为见净断？谓圣弟子闻大师说法，如是、如是说法，则如是、如是入如实正观；如是、如是得欢喜，得随喜，得从于佛。复次、圣弟子不闻大师说法，然从余明智尊重梵行者说，闻尊重梵行者如是、如是说，则如是如是入如实观察；如是如是观察，于彼法得欢喜、随喜，信于正法。复次、圣弟子不闻大师说法，亦复不闻明智尊重梵行者说，随先所

闻受持者重诵习，随先所闻受持者，如是、如是重诵已，如是、如是得入彼法，乃至信于正法。复次、圣弟子不闻大师说法，不闻明智尊重梵行者说，又复不能先所受持重诵习，然先所闻法为人广说。先所闻法，如是、如是为人广说，如是、如是得入于法，正智观察，乃至信于正法。复次、圣弟子不闻大师说法，复不闻明智尊重梵行者说，又复不能先所受持重诵习，亦复不以先所闻法为人广说，然于先所闻法，独一静处，思惟观察。如是、如是思惟观察，如是、如是得入正法，乃至信于正法。如是从他闻，内正思惟，是名未起正见令起，已起正见令增广，是名未满慧身令满，已满者随顺摄受，欲精进方便，乃至常摄受，是名见净断。帝种！云何为解脱清净断？谓圣弟子贪心无欲解脱，恚、痴心无欲解脱。如是解脱未满者令满，已满者随顺摄受，欲精进乃至常摄受，是名解脱净断」。尊者阿难说是法时，婆头聚落诸童子，闻尊者阿难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三三 质多罗相应

一；一六四二（五六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庵罗聚落庵罗林中，与众上座比丘俱。时有质多罗长者，诣诸上座比丘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时诸上座比丘，为质多罗长者种种说法，示教、照喜。种种说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默然住。时质多罗长者稽首礼诸上座比丘足，往诣那伽达多比丘房，稽首礼那伽达多比丘足，退坐一面。时那伽达多比丘问质多罗长者：「如所说：

枝青以白覆，一辐转之车，离结观察来，断流不复缚。

长者！此偈有何义」？质多罗长者言：「尊者那伽达多！世尊说此偈耶」？答言：「如是」。质多罗长者语尊者那伽达多言：「尊者！须臾默然，我当思惟此义」。须臾默然思惟已，语尊者那伽达多言：「青者，谓戒也。白覆，谓解脱也。一辐者，身念也。转者，转出也。车者，止观也。离结者，有三种结，谓贪、恚、痴。彼阿罗汉诸漏已尽，已灭、已知，已断根本，如截多罗树头，更不复生，未来世成不起法。观察者，谓见也。来者，人也。断流者，爱流于生死。彼阿罗汉比丘，诸漏已尽，已知，断其根本，如截多

罗树头，不复生，于未来世成不起法。不缚者，谓三缚——贪欲缚，瞋恚缚，愚痴缚。彼阿罗汉比丘，诸漏已尽，已断、已知，断其根本，如截多罗树头，更不复生，于未来世成不起法。是故尊者那伽达多！世尊说此偈：

枝青以白覆，一辐转之车，离结观察来，断流不复缚。

此世尊所说偈，我已分别也」。尊者那伽达多问质多罗长者言：「此义汝先闻耶」？答言：「不闻」。尊者那伽达多言：「长者！汝得善利，于此甚深佛法，贤圣慧眼得入」。时质多罗长者闻尊者那伽达多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二；一六四三（五六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庵罗聚落庵罗林精舍，与众多上座比丘俱。时有质多罗长者，诣诸上座比丘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时诸上座比丘，为质多罗长者种种说法，示教、照喜；示教、照喜已，默然住。时质多罗长者，诣尊者那伽达多比丘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尊者那伽达多告质多罗长者：「有无量心三昧，无相心三昧，无所有心三昧，空心三昧。云何长者！此法为种种义故种种名？为一义有种种名」？质多罗长者问尊者那伽达多：「此诸三昧，为世尊所说，为尊者自意说耶」？尊者那伽达多答言：「此世尊所说」。质多罗长者语尊者那伽达多：「听我小思惟此义，然后当答」。须臾思惟已，语尊者那伽达多：「有法，种种义、种种句、种种味；有法、一义，种种味」。复问长者：「云何有法，种种义、种种句、种种味」？长者答言：「无量三昧者，谓圣弟子心与慈俱，无怨、无憎、无恚，宽弘重心，无量修习普缘，一方充满，如是二方、三方、四方、上下，一切世间心与慈俱，无怨、无憎、无恚，宽弘重心，无量修习，充满诸方一切世间普缘住，是名无量三昧。云何为无相三昧？谓圣弟子于一切相不念，无相心三昧身作证，是名无相心三昧。云何无所有心三昧？谓圣弟子度一切无量识入处，无所有、无所有心住，是名无所有心三昧。云何空三昧？谓圣弟子世间空，世间空如实观察，常住、不变易、非我、非我所，是名空心三昧。是名为法种种义、种种句、种种味」。复问长者：「云何法一义、种种味」？答言：「

尊者！谓贪（者是）有量，（恚、痴者是有量），若无诤者第一无量。谓贪者是有相，恚、痴者是有相，无诤者是无相。贪者是所有，恚、痴者是所有，无诤者是无所有。复次、无诤者空于贪，空于恚、痴，空常住、不变易，空非我、非我所。是名法一义、种种味」。尊者那伽达多问言：「云何长者！此义汝先所闻耶」？答言：「尊者！不闻」。复告长者：「汝得大利，于甚深佛法，现圣慧眼得入」。质多罗长者闻尊者那伽达多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三；一六四四（五六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庵罗聚落庵罗林中，与诸上座比丘俱。时有质多罗长者，诣诸上座比丘所，礼诸上座已，诣尊者伽摩比丘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尊者伽摩比丘：「所谓行者，云何名行」？伽摩比丘言：「行者，谓三行——身行，口行，意行」。复问：「云何身行？云何口行？云何意行」？答言：「长者！出息、入息，名为身行。有觉、有观，名为口行。想、思，名为意行」。复问：「何故出息、入息名为身行？有觉、有观名为口行？想、思名为意行」？答：「长者！出息、入息是身法，依于身，属于身，依身转，是故出息、入息名为身行。〔有觉、有观故，则口语，是故有觉、有观是口行。想、思是意行，依于心，属于心，依心转，是故想、思是意行」。复问：「尊者〕！觉、观已，发口语，是（故）觉、观名为口行。想、思是心数法，依于心，属于心想转，是故想、思名为意行」。复问：「尊者！有几法？

若人舍身时，彼身尸卧地，弃于丘冢间，无心如木石」。

答言：「长者！

寿、暖及与识，舍身时俱舍，彼身弃冢间，无心如木石」。

复问：「尊者！若死、若入灭尽正受，有差别不」？答：「舍于寿、暖，诸根悉坏，身命分离，是名为死。灭尽定者，身、口、意行灭，不舍寿命，不离于暖，诸根不坏，身命相属，此则命终、入灭正受差别之相」。复问：「尊者！云何入灭正受」？答言：「长者！入灭正受，不言我入灭正受，

我当入灭正受。然先作如是渐息方便，如先方便向入正受」。复问：「尊者！入灭正受时，先灭何法？为身行，为口行，为意行耶」？答言：「长者！入灭正受者，先灭口行，次身行，次意行」。复问：「尊者！云何为出灭正受」？答言：「长者！出灭正受者，亦不念言我今出正受，我当出正受，然先已作方便心，如其先心而起」。复问：「尊者！起灭正受者，何法先起？为身行，为口行，为意行耶」？答言：「长者！从灭正受起者，意行先起，次身行，后口行」。复问：「尊者！入灭正受者，云何顺趣、流注、浚输」？答言：「长者！入灭正受者，顺趣于离，流注于离，浚输于离；顺趣于出，流注于出，浚输于出；顺趣涅槃，流注涅槃，浚输涅槃」。复问：「尊者！住灭正受时，为触几触」？答言：「长者！触不动，触无相，触无所有」。复问：「尊者！入灭正受时，为作几法」？答言：「长者！此应先问，何故今问？然当为汝说：比丘入灭正受者，作于二法，止与观」。时质多罗长者闻尊者迦摩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四；一六四五（五六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庵罗聚落庵罗林中，与众多上座比丘俱。时质多罗长者，诣诸上座比丘所，稽首礼足，于一面坐。诸上座比丘，为质多罗长者种种说法，示教、照喜；示教、照喜已，默然住。时质多罗长者从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十指掌，请诸上座言：「唯愿诸尊受我薄食」！时诸上座默然受请。时彼长者知诸上座默然受请已，礼足而去。还归自家，办种种饮食，敷床座。晨朝遣使白时到。时诸上座著衣持钵，至长者舍，就座而坐。长者稽首礼诸上座足，于一面坐。白诸上座：「所谓种种界，云何为种种界」？时诸上座默然而住。如是再三。尔时，尊者梨犀达多，众中下坐，白诸上座比丘言：「诸尊！我欲答彼长者所问」。诸上座答言：「可」！长者质多罗即问言：「尊者所谓种种界，何等种种界」？梨犀达多答言：「长者！眼界异，色界异，眼识界异；耳界异，声界异，耳识界异；鼻界异，香界异，鼻识界异；舌界异，味界异，舌识界异；身界异，触界异，身识界异；意界异，法界异，意识界异。如是长者！是名种种界」。尔时，质多罗长者下种种净美饮食，供养众僧。食已，澡嗽，洗钵讫。质多罗长者敷一卑

床，于上座前坐听法。尔时，上座为长者种种说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从座起去。时诸上座于路中，语梨犀达多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梨犀达多比丘！汝真辩捷，知事而说。若于余时，汝应常如此应时（说）」。诸上座闻梨犀达多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；一六四六（五七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庵罗聚落庵罗林中，与众多上座比丘俱。时质多罗长者，诣诸上座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诸上座言：「诸世间所见，或说有我，或说众生，或说寿命，或说世间吉凶，云何尊者！此诸异见，何本？何集？何生？何转」？时诸上座默然不答。如是三问，亦三默然。时有一下座比丘，名梨犀达多，白诸上座言：「我欲答彼长者所问」。诸上座言：「善！能答者答」。时长者即问梨犀达多：「尊者！凡世间所见，何本？何集？何生？何转」？尊者梨犀达多答言：「长者！凡世间所见，或言有我，或说众生，或说寿命，或说世间吉凶，斯等诸见，一切皆以身见为本，身见集，身见生，身见转」。复问；「尊者！云何为身见」？答言：「长者！愚痴无闻凡夫，见色是我，色异我，色中我，我中色。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识见是我，识异我，我中识，识中我。长者！是名身见」。复问：「尊者！云何得无此身见」？答言：「长者！谓多闻圣弟子，不见色是我，不见色异我，不见我中色，色中我。不见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识是我，不见识异我，不见我中识，识中我，是名得无身见」。复问：「尊者！其父何名，于何所生」？答言：「长者！我生于后方长者家」。质多罗长者语尊者梨犀达多：「我及尊者二父，本是善知识」。梨犀达多答言：「如是，长者」！质多罗长者语梨犀达多言：「尊者！若能住此庵罗林中，我尽形寿供养——衣服、饮食、随病汤药」。尊者梨犀达多默然受请。时尊者梨犀达多，受质多罗长者请，供养障碍故，久不诣世尊所。时诸上座比丘，为质多罗长者种种说法，示教照喜；示教照喜已，质多罗长者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六；一六四七（五七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庵罗聚落庵罗林中，与众多上座比丘俱。时有质多罗长者，诣诸上座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诸上座比丘言：「唯愿诸尊，于牛牧中受我请食」！时诸上座，默然受请。质多罗长者，知诸上座默然受请已，即自还家。星夜备具种种饮食，晨朝敷座，遣使白诸上座：「时到」。诸上座著衣持钵，至牛牧中，质多罗长者舍，就座而坐。时质多罗长者，自手供养种种饮食。食已，洗钵，澡嗽毕，质多罗长者敷一卑床，于上座前坐听法。时诸上座，为长者说种种法，示教、照喜；示教、照喜已，从座起去。质多罗长者，亦随后去。

诸上座食诸酥、酪、蜜饱满，于春后月，热时行路闷极。尔时，有一下座比丘，名摩诃迦，白诸上座：「今日大热，我欲起云雨微风，可尔不」？诸上座答言：「汝能尔者，佳」！时摩诃迦即入三昧，如其正受，应时云起，细雨微下，凉风亹亹，从四方来。至精舍门，尊者摩诃迦语诸上座言：「所作可止」？答言：「可止」。时尊者摩诃迦，即止神通，还于自房。时质多罗长者作是念：「最下座比丘，而能有此大神通力，况复中座及与上座」！即礼诸上座比丘足，随摩诃迦比丘，至所住房，礼尊者摩诃迦足，退坐一面。白言：「尊者！我欲得见尊者过人法，神足现化」！尊者摩诃迦言：「长者！勿见恐怖」。如是三请，亦三不许。长者犹复重请：「愿见尊者神通变化」！尊者摩诃迦语长者言：「汝且出外，取干草木积聚已，以一张氈覆上」。质多罗长者即如其教，出外聚薪成□，来白尊者摩诃迦：「薪□已成，以氈覆上」。时尊者摩诃迦，即入火光三昧，于户钩孔中出火焰光，烧其□薪都尽，唯白氈不然。语长者言：「汝今见不」？答言：「已见，尊者！实为奇特」！尊者摩诃迦语长者言：「当知此者，皆以不放逸为本，不放逸集，不放逸生，不放逸转。不放逸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故长者！此及余功德，一切皆以不放逸为本，不放逸集，不放逸生，不放逸转；不放逸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及余道品法」。质多罗长者白尊者摩诃迦：「愿常住此林中，我当尽寿供养——衣被，饮食，随病汤药」。尊者摩诃迦有行因缘故，不受其请。质多罗长者闻说法已，欢喜随喜，即从座起，作礼而去。

尊者摩诃迦不欲令供养利障罪故，即从座起去，遂不复还。

七；一六四八（五七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庵罗林中，与众多上座比丘俱。尔时，众多上座比丘，集于食堂，作如是论议：「诸尊！于意云何？谓眼系色耶？色系眼耶？如是耳、声；鼻、香；舌、味；身、触；意、法：为意系法耶？法系意耶」？时质多罗长者行有所营，便过精舍，见诸上座比丘，集于食堂。即便前礼诸上座足，礼足已，问言：「尊者！集于食堂，论说何法」？诸上座答言：「长者！我等今日集此食堂，作如此论：为眼系色耶？色系眼耶？如是耳、声；鼻、香；舌、味；身、触；意、法：为意系法耶？为法系意耶」？长者问言：「诸尊者！于此义云何记说」？诸上座言：「于长者意云何」？长者答诸上座言：「如我意，谓非眼系色，非色系眼；乃至非意系法，非法系意。然中间有欲贪者，随彼系也。譬如二牛，一黑，一白，驾以轭鞅。有人问言：为黑牛系白牛？为白牛系黑牛？为等问不」？答言：「长者！非等问也。所以者何？非黑牛系白牛，亦非白牛系黑牛，然彼轭鞅，是其系也」。「如是尊者！非眼系色，非色系眼；乃至非意系法，非法系意。然其中间，欲贪是其系也」。时质多罗长者，闻诸上座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八；一六四九（五七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庵罗林中。时有阿耆毘外道，是质多罗长者先人亲厚，来诣质多罗长者所，共相问讯，慰劳已，于一面住。质多罗长者问阿耆毘外道：「汝出家几时」？答言：「长者！我出家已来，二十余年」。质多罗长者问言：「汝出家来过二十年，为得过人法，究竟知见，安乐住不」？答言：「长者！虽出家过二十年，不得过人法，究竟知见，安乐住，唯有躶形、拔发、乞食，人间游行，卧于土中」。质多罗长者言：「此非名称法律，此是恶知，非出要道，非曰等觉，非赞叹处，不可依止。唐名出家，过二十年，躶形、拔发、乞食，人间游行，卧灰土中」。阿耆毘问质多罗长者：「汝为沙门瞿昙作弟子，于今几时」？质多罗长者答言：「我为世尊弟子，过二十年」。复问质多罗长者：「汝为沙门瞿昙弟子，过二十年，复得过

人法，胜究竟知见不」？质多罗长者答言：「汝今当知！质多罗长者要不复经由胞胎而受生，不复增于丘冢，不复起于血气。如世尊所说五下分结，不见一结而不断者，若一结不断，当复还生此世」。如是说时，阿耆毘迦悲叹涕泪，以衣拭面，谓质多罗长者言：「我今当作何计」？质多罗长者答言：「汝若能于正法律出家者，我当给汝衣钵、供身之具」。阿耆毘迦须臾思惟已，语质多罗长者言：「我今随喜，示我所作」。时质多罗长者，将彼阿耆毘迦，往诣诸上座所，礼诸上座足，于一面坐。白诸上座、比丘言：「尊者！此阿耆毘迦，是我先人亲厚，今求出家作比丘。愿诸上座度令出家，我当供给衣钵众具」。诸上座即令出家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。出家已思惟，所以善男子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出家增进学道，净修梵行，得阿罗汉。

九；一六五〇（五七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庵罗聚落庵罗林中，与诸上座比丘俱。时有尼揵若提子，与五百眷属，诣庵罗林中，欲诱质多罗长者以为弟子。质多罗长者闻尼揵若提子，将五百眷属，来诣庵罗林中，欲诱我为弟子。闻已，即往诣其所，共相问讯毕，各于一面坐。时尼揵若提子语质多罗长者言：「汝信沙门瞿昙，得无觉、无观三昧耶」？质多罗长者答言：「我不以信故来也」。尼揵若提子言：「长者！汝不谄、不幻、质直，质直所生，长者若能息有觉、有观者，亦能以绳系缚于风；若能息有觉、有观者，亦可以一把土，断恒水流。我于行、住、坐、卧，智见常生」。质多罗长者问尼揵若提子：「为信在前耶？为智在前耶？信之与智，何者为先？何者为胜」？尼揵若提子答言：「信应在前，然后有智，信、智相比，智则为胜」。质多罗长者语尼揵若提子：「我已求得息有觉、有观，内净一心，无觉、无观三昧生喜乐，第二禅具足住。我昼亦住此三昧，夜亦住此三昧，终夜常住此三昧。有如是智，何用信世尊为」？尼揵若提子言：「汝谄曲、幻伪、不直，不直所生」。质多罗长者言：「汝先言我不谄曲、不幻、质直，质直所生，今云何言谄曲、幻伪、不直，不直所生耶」？「若汝前实者，后则虚；后实者，前则虚。汝先言我于行、住、坐、卧，知见常生，汝于前后小事不知，云何知过人法，若知、若见，安乐住事」？长者复问尼揵若提子：「有于一问一说一记论，

乃至十问十说十记论，汝有此不？若无一问一说一记论，乃至十问十说十记论，云何能诱于我？而来至此庵罗林中，欲诱诳我」？于是尼揵若提子，息闭掉头，反拱而出，不复还顾。

一〇；一六五一（五七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庵罗聚落庵罗林中，与众多上座比丘俱。尔时，质多罗长者病苦，诸亲围绕。有众多诸天，来诣长者所，语质多罗长者言：「长者！汝当发愿得作转轮王」。质多罗长者语诸天言：「若作转轮王，彼亦无常，苦，空，无我」。时长者亲属语长者：「汝当系念！汝当系念」！质多罗长者语亲属：「何故汝等教我系念，系念」？彼亲属言：「汝作是言：无常，苦，空，无我，是故教汝系念，系念也」。长者语诸亲属：「有诸天人来至我所，语我言：汝当发愿得作转轮圣王，随愿得果。我即答言：彼转轮王，亦复无常，苦，空，非我」。彼诸亲属语质多罗长者：「转轮王有何，而彼诸天教汝愿求」？长者答言：「转轮王者，以正法治化，是故诸天见如是福利故，而来教我，为发愿求」。诸亲属言：「汝今用心，当如之何」？长者答言：「诸亲属！我今作心，唯不复见胞胎受生，不增丘冢，不受血气。如世尊说五下分结，我不见有，我不自见一结不断；若结不断，则还生此世」。于是长者即从床起，结加趺坐，正念在前，而说偈言：

「服食积所积，广度于众难，施上进福田，殖斯五种力。

以斯义所欲，俗人处于家，我悉得此利，已免于众难。

世间所闻习，远离众难事，生乐知稍难，随顺等正觉。

供养持戒者，善修诸梵行，漏尽阿罗汉，及声闻牟尼，

如是超越见，于上诸胜处，常行士夫施，克终获大果。

习行众多施，施诸良福田，于此世命终，化生于天上。

五欲具足满，无量心悦乐，获斯妙果报，以无悭恪故，

在所处受生，未曾不欢喜」。

质多罗长者说此偈已，寻即命终，生于不烦热天。尔时，质多罗天子作是念：我不应停此，当往阎浮提，礼拜诸上座比丘。如力士屈伸臂顷，以天神力，至庵罗林中，放身天光，遍照庵罗林。时有异比丘，夜起出房，露地经行。见胜光明普照树林，即说偈言：

「是谁妙天色，住于虚空中，譬如纯金山，阎浮檀净光」？

质多罗天子说偈答言：

「我是天人王，瞿昙名称子，是庵罗林中，质多罗长者。

以净戒具足，系念自寂静，解脱身具足，智慧身亦然。

我知法故来，仁者应当知！当于彼涅槃，此法法如是」。

质多罗天子说此偈已，即没不现。

卷007

如来所说诵第七

三四 罗陀相应

一；一六五二（一一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拘罗山。时有侍者比丘，名曰罗陀，晡时从禅觉，往诣佛所，礼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说有流，云何名有流？云何名有流灭」？佛告罗陀：「善哉所问，当为汝说。所谓有流者，愚痴无闻凡夫，于色集，色灭，色味，色患，色离，不如实知；不如实知故，于色爱乐，赞叹，摄受，染著。缘爱乐色故取，缘取故有，缘有故生，缘生故老病死、忧悲恼苦增，如是纯大苦聚斯集、起。受，想，行，识，亦复如是。是名有流。多闻圣弟子，于色集，色灭，色味，色患，色离，如实知；如实知故，于彼色不起爱乐，赞叹，摄受，染著。不爱乐，赞叹，摄受，染著故，色爱则灭。爱灭则取灭，取灭则有灭，有灭则生灭，生灭则老病死、忧悲恼苦灭，如是纯大苦聚灭。受，想，行，识，亦复如是。是名如来所说有流，有流灭」。佛说此经已，罗陀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；一六五三（一一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拘罗山。时有侍者比丘，名罗陀，晡时从禅觉，往诣佛所，礼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说色断知；受、想、行、识断知。世尊！云何色断知？受、想、行、识断知」？佛告罗陀：「善哉所问，当为汝说。于色忧悲恼苦尽、离欲、灭、息、没，是名色断知；于受，想，行，识，忧悲恼苦尽，离欲、灭、息、没，是名受、想、行、识断知」。佛说此经已，罗陀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；一六五四（一一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在摩拘罗山。时有侍者比丘，名曰罗陀。时有众多外道出家，诣尊者罗陀所，共相问讯已，退坐一面。问尊者罗陀言：「汝何故于沙门瞿昙所出家修梵行」？尊者罗陀答言：「我为断苦故，于世尊所出家修梵行」。复问：「汝为断何等苦故，于沙门瞿昙所出家修梵行」？罗陀答言：「为断色苦故，于世尊所出家修梵行；断受、想、行、识苦故，于世尊所出家修梵行」。时诸外道出家闻尊者罗陀所说，心不喜，从坐起，呵骂而去。

尔时，尊者罗陀，知诸外道出家去已，作是念：「我向如是说，将不毁谤世尊耶？如说说耶？如法说，法次法说耶？将不为他难问诘责，堕负处耶」？尔时尊者罗陀，晡时从禅觉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住一面。以其上事，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向所说，得无过耶？将不毁谤世尊耶？不为他人难问诘责，堕负处耶？如说说耶？如法说，法次法说耶」？佛告罗陀：「汝成实说，不毁如来，如说说，如法说，法次法说。所以者何？罗陀！色苦，为断彼苦故，出家修梵行；受、想、行、识苦，为断彼苦故，出家修梵行」。佛说此经已，罗陀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；一六五五（一一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拘罗山。时有侍者比丘，名曰罗陀。时有众多外道出家，至尊者罗陀所，共相问讯已，退坐一面。问罗陀言：「汝为何等故，于沙门瞿昙所出家修梵行」？罗陀答言：「我为知苦故，于世尊所出家

修梵行」。时诸外道闻罗陀所说，心不喜，从坐起，呵骂而去。

尔时，罗陀晡时从禅觉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以其上事，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向所说，得无毁谤世尊耶？将不令他难问诘责堕负处耶？不如说说，非如法说，非法次法说耶」？佛告罗陀：「汝真实说，不毁如来，不令他人难问诘责堕负处也。是如说说，如法说，法次法说。所以者何？色是苦，为知彼苦故，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；受、想、行、识是苦，为知彼苦故，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」。佛说此经已，罗陀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；一六五六（一一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拘罗山。时有侍者比丘，名曰罗陀。时有众多外道出家，至尊者罗陀所，共相问讯已，退坐一面。问罗陀言：「汝为何等故，于沙门瞿昙所出家修梵行」？罗陀答言：「为于色忧悲恼苦，尽、离欲、灭、寂、没故，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；为于受、想、行、识忧悲恼苦，尽、离欲、灭、寂、没故，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」。尔时，众多外道出家，闻是已，心不喜，从坐起，呵骂而去。

尔时，罗陀晡时从禅觉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以其上事，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得无谤世尊耶？不令他人来难问诘责堕负处耶？不如说说，非法如法说，非法次法说耶」？佛告罗陀：「汝真实说，不谤如来，不令他人难问诘责堕负处也。如说说，如法说，法次法说。所以者何？罗陀！色忧悲恼苦，为断彼故，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；受、想、行、识忧悲恼苦，为断彼故，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」。佛说此经已，罗陀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六；一六五七（一一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拘罗山。时有侍者比丘，名曰罗陀。时有众多外道出家，至罗陀所，共相问讯已，退坐一面。问罗陀言：「汝何故于沙门瞿昙所出家修梵行」？罗陀答言：「于色，见我、我所、我慢、使、系著，彼若尽、离欲、灭、寂、没；于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见我、我所、我慢、使、

系著，彼若尽、离欲、灭、寂、没故，于世尊所出家修梵行」。诸外道出家闻是语，心不喜，从坐起，呵骂而去。

罗陀比丘晡时从禅觉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以其上事，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之所说，得无毁谤世尊耶？不令他人难问诘责堕负处耶？不如说说，不如法说，非法次法说耶」？佛告罗陀：「汝真实说，不谤如来，不令他人难问诘责堕负处也。是如说说，如法说，法次法说。所以者何？于色见我、我所、我慢、使、系著，彼若尽、离欲、灭、寂、没故；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见我、我所、我慢、使、系著，彼若尽、离欲、灭、寂、没故，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」。佛说此经已，罗陀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；一六五八（一一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拘罗山。时有侍者比丘，名曰罗陀。时有众多外道出家，至罗陀所，共相问讯已，退坐一面。问罗陀言：「汝何故于沙门瞿昙所出家修梵行」？罗陀答言：「于色，有漏、障阂、热恼、忧悲，彼若尽、离欲、灭、寂、没；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有漏、障阂、热恼、忧悲，彼若尽、离欲、灭、寂、没故，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」。时众多外道出家，闻是已，心不喜，从坐起，呵骂而去。

尔时，罗陀晡时从禅觉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以其上事，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之所说，将无谤世尊耶？不令他人难问诘责堕负处耶？不如说说，不如法说，非法次法说耶」？佛告罗陀：「汝真实说，不谤如来，不令他人难问诘责堕负处也。如说说，如法说，法次法说。所以者何？色有漏、有障阂、热恼、忧悲，彼若尽、离欲、灭、寂、没；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有漏、障阂、热恼、忧悲，彼若尽、离欲、灭、寂、没故，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」。佛说此经已，罗陀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八；一六五九（一一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拘罗山。时有侍者比丘，名曰罗陀。时有外道出家，至罗陀所，共相问讯已，退坐一面。问罗陀言：「汝何故于沙门瞿昙所出家修梵行」？罗陀答言：「于色，贪、恚、痴，彼若尽、离欲、灭、寂、

没；于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贪、恚、痴，彼若尽、离欲、灭、寂、没，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」。诸外道闻是语已，心不喜，从坐起，呵责而去。

罗陀比丘晡时从禅觉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以其上事，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之所说，将无谤世尊耶？不令他人难问诘责堕负处耶？不如说说，不如法说，非法次法说耶」？佛告罗陀：「汝真实说，不谤如来，不令他人难问诘责堕负处也。如说说，如法说，法次法说。所以者何？于色，贪、恚、痴，彼若尽、离欲、灭、寂、没；于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贪、恚、痴，彼若尽、离欲、灭、寂、没故，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」。佛说此经已，罗陀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九；一六六〇（一一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拘罗山。时有侍者比丘，名曰罗陀。时有众多外道出家，至罗陀所，共相问讯已，退坐一面。问罗陀言：「汝何故于沙门瞿昙所出家修梵行」？罗陀答言：「于色，欲、爱、喜，彼若尽、离欲、灭、寂、没；于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欲、爱、喜，彼若尽、离欲、灭、寂、没故，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」。时诸外道闻是语已，心不喜，从坐起，呵骂而去。

罗陀比丘晡时从禅觉，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以其上说，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之所说，不谤如来耶？不令他人难问诘责堕负处耶？不如说说，不如法说，非法次法说耶」？佛告罗陀：「汝真实说，不谤如来，不令他人难问呵责堕负处也。如说说，如法说，法次法说。所以者何？于色，欲、爱、喜，彼若尽、离欲、灭、寂、没；于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欲、爱、喜，彼若尽、离欲、灭、寂、没故，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」。佛说此经已，罗陀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〇；一六六一（一二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拘罗山时。有侍者比丘，名曰罗陀。尔时，世尊告罗陀言：「诸所有色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当观皆是魔所作。诸所有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

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当观皆是魔所作」。佛告罗陀：「色为常耶？为无常耶」？答曰：「无常，世尊」！复问：「若无常者，是苦耶」？答曰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受，想，行，识，亦复如是！复问罗陀：「若无常、苦者，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，宁于中见色是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答曰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受，想，行，识，亦复如是。佛告罗陀：「若多闻圣弟子，于此五受阴，不见是我、是我所故，于诸世间都无所取，无所取故无所著，无所著故自觉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罗陀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一；一六六二（一二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拘罗山。时有侍者比丘，名曰罗陀。尔时，世尊告罗陀比丘言：「诸所有色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皆是死法。所有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皆是死法」。佛告罗陀：「色为常耶？为无常耶」？答曰：「无常，世尊」！复问：「若无常者，是苦耶」？答曰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「受、想、行、识为常、为无常耶」？答曰：「无常，世尊」！复问：「若无常者，是苦耶」？答曰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复问：「若无常、苦者，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，宁于中见是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答曰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佛告罗陀：「若多闻圣弟子，于此五受阴，如实观察非我、非我所者，于诸世间都无所取，无所取者无所著，无所著故自觉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罗陀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二；一六六三（一二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拘罗山。时有侍者比丘，名曰罗陀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所谓众生者，云何名为众生」？佛告罗陀：「于色染著缠绵，名曰众生；于受、想、行、识染著缠绵，名曰众生」。佛告罗陀：「我说于色境界，当散坏消灭；于受、想、行、识境界，当散坏消灭，断除爱欲；爱尽则

苦尽，苦尽者我说作苦边。譬如聚落中，诸小男小女嬉戏，聚土作城郭、宅舍，心爱乐著。爱未尽，欲未尽，念未尽，渴未尽，心常爱乐，守护言：我城郭，我舍宅。若于彼土聚，爱尽，欲尽，念尽，渴尽，则以手拨足蹴，令其消散。如是罗陀！于色散坏消灭，爱尽，爱尽故苦尽，苦尽故我说作苦边」。佛说此经已，罗陀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三；一六六四（一二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拘罗山。时有侍者比丘，名曰罗陀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善哉世尊！为我略说法要。我闻法已，我当独一静处，专心思惟，不放逸住。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，身著染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，增加精进，修诸梵行，见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尔时，世尊告罗陀曰：「善哉罗陀！能于佛前问如是义。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罗陀！当知有身，有身集，有身灭，有身灭道迹。何等为有身？谓五受阴：色受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受阴。云何有身集？谓当来有爱，贪喜俱，于彼彼爱乐，是名有身集。云何有身灭？谓当（来）有爱，喜贪俱，彼彼爱乐，无余断：舍、吐、尽、离欲、寂、没，是名有身尽。云何有身灭道迹？谓八正道：正见，正志，正语，正业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，是名有身灭道迹。有身当知，有身集当断，有身灭当证，有身灭道迹当修。罗陀！若多闻圣弟子，于有身若知、若断，有身集若知、若断，有身灭若知、若证，有身灭道迹若知、若修已，罗陀！名断爱离爱，转结，止慢无间等，究竟苦边」。罗陀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，从坐起，作礼而去。

世尊如是教授已，罗陀比丘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所以善男子剃除须发，著染色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，增益精进，修诸梵行，见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成阿罗汉，心善解脱。佛说此经已，罗陀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四；一六六五（一二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拘罗山。时有侍者比丘，名曰罗陀。尔时，世尊告罗陀比丘言：「诸比丘！有色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当观皆是魔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当观皆是魔。罗陀！于意云何？色为常耶？为无常耶」？答曰：「无常，世尊」！「若无常者，是苦耶」？答曰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「若无常、苦者，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，宁于中见我不」？答曰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「是故罗陀！多闻圣弟子，于色生厌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生厌，厌故不乐，不乐故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罗陀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五；一六六六（一二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拘罗山。时有侍者比丘，名曰罗陀。尔时，世尊告罗陀比丘言：「诸所有色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皆是魔所作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」。佛告罗陀：「于意云何？色是常耶？为非常耶」？答曰：「无常，世尊」！复问：「若无常者，是苦耶」？答曰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复问：「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为是常耶？为无常耶」？答曰：「无常，世尊」！复问：「若无常者，是苦耶」？答曰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佛告罗陀：「若无常、苦者，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，宁于中见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答曰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「是故罗陀！多闻圣弟子，于色生厌，厌故不乐；于受、想、行、识生厌，厌故不乐。不乐故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罗陀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六；一六六七（）

第三经亦如是。所异者，佛告罗陀：「多闻圣弟子，于此五受阴，观察非我、非我所。观察已，于诸世间都无所取，不取故不著，不著故自觉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罗陀比

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七；一六六八（一二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拘罗山。时有侍者比丘，名曰罗陀。尔时，世尊告罗陀言：「诸所有色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当观彼一切皆是死法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」。余如前说。

一八；一六六九（一二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拘罗山。时有侍者比丘，名曰罗陀。尔时，世尊告罗陀言：「诸所有色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当观皆是断法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，于色生厌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生厌，厌故不乐，不乐故解脱，解脱知见：〔自知〕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罗陀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九——三一；一六七〇——一六八二（ ）

如是我观察断法，如是观察灭法，观察弃舍法，观察无常法，观察苦法，观察空法，观察非我法，观察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法，观察病法，观察痈法，观察刺法、观察杀法，观察杀根本法，观察病、痈、刺、杀、杀根本法：如是诸经，皆如上说。

三二；一六八三（一二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拘罗山。时有侍者比丘，名曰罗陀。尔时，世尊告罗陀言：「诸所有色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当观皆是断法。观察已，于色欲贪断，欲贪断已，我说心善解脱。受，想，行，识，亦复如是」。佛说此经已，罗陀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三——四五；一六八四——一六九六（ ）

如是比，十四经亦如上说。

四六；一六九七（一二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拘罗山。时有侍者比丘，名曰罗陀。尔时，世尊告罗陀言：「诸所有色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当观皆是断法，观察断法已，于色欲贪断，欲贪断已，我说心善解脱。受，想，行，识，亦复如是」。佛说此经已，罗陀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七——五一；一六九八——一七〇二（）

如当断，如是当知，（当尽），当吐，当息，当舍，亦复如是。

五二；一七〇三（一三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欲断五受阴者，当求大师。何等为五？谓色受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受阴。欲断此五受阴，当求大师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三——一一一；一七〇四——一七六二（）

如求大师，如是胜师者，顺次师者，教诫者，胜教诫者，顺次教诫者，通者，广通者，圆通者，导者，广导者，究竟导者，说者，广说者，顺次说者，正者，伴者，真知识者，亲者，愍者，悲者，崇义者，安慰者，崇乐者，崇触者，崇安慰者，欲者，精进者，方便者，勤者，勇猛者，固者，强者，堪能者，专者，心不退者，坚执持者，常习者，不放逸者，和合者，思量者，忆念者，觉者，知者，明者，慧者，受者，思惟者，梵行者，念处者，正勤者，如意足者，根者，力者，觉分者，道分者，止者，观者，念身者，正忆念者，亦复如是。

一一二；一七六三（一三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沙门、婆罗门，习于色者，随魔自在，入于魔手，随魔所欲，为魔所缚，不脱魔系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若沙门、婆罗门，不习色，如是沙门、婆罗门不随魔自在，不入魔手，不随魔所欲，解脱魔缚，解脱魔系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一三——一二二；一七六四——一七七三（）

（如习），如是习近者，习著者，味者，决定著者，止者，使者，往者，选择者，不舍者，不吐者，如是等沙门、婆罗门随魔自在，如上说。

一二三；一七七四（一三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沙门、婆罗门，于色不习者，不随魔自在，不入魔手，不随魔所欲，非魔缚所缚，解脱魔系。不习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二四——一三三；一七七五——一七八四（）

（如习），乃至吐色，亦复如是。

三五 见相应

一；一七八五（一三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系著？何所见我？令众生无明所盖，爱系其首，长道驱驰，生死轮回，生死流转，不知本际」？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善哉世尊！唯愿哀愍，广说其义。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」。佛告比丘：「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诸比丘！色有故，色事起，色系著，色见我，令众生无明所盖，爱系其首，长道驱驰，生死轮回，生死流转。受，想，行，识，亦复如是。诸比丘！色为常耶？为非常耶」？答曰：「无常，世尊」！复问：「若无常者，是苦耶」？答曰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「如是比丘！若无常者是苦，是苦有故，是事起，系著，见我，令众生无明所盖，爱系其头，长道驱驰，生死轮回，生死流转。受，想，行，识，亦复如是。是故诸比丘！诸所有色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非异我，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受，想，行，识，亦复如是。如是见，闻，觉，识，求，得，随忆、随觉、随观，彼一切非我，非异我，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若有见言：有我，有世间，有此世常，恒，不变易法，彼一切非我，非异我，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若

复有见：非此我，非此我所，非当来我，非当来我所，彼一切非我，非异我，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若多闻圣弟子，于此六见处，观察非我、非我所。如是观者，于佛所狐疑断，于法、于僧狐疑断，是名比丘多闻圣弟子，不复堪任作身、口、意业，趣三恶道；正使放逸，圣弟子决定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来，作苦边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；一七八六（一三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多闻圣弟子，于此六见处观察非我、非我所。如是观者，于苦狐疑断，于集、灭、道狐疑断，是名比丘多闻圣弟子，不复堪任作身、口、意业，趣三恶道；如是广说，乃至作苦边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；一七八七（一三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广说如上，差别者：「若多闻圣弟子，于此六见处，观察非我、非我所。如是观者，于佛狐疑断，于法、僧、苦、集、灭、道狐疑断，如是广说，乃至作苦边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；一七八八（一三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于何所是事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系著？何所见我？诸比丘！令彼众生无明所盖，爱系其首，长道驱驰，生死轮回，生死流转，不知本际」？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善哉世尊！唯愿哀愍，广说其义。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」。佛告诸比丘：「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诸比丘！色有故，是色事起，于色系著，于色见我，令众生无明所盖，爱系其首，长道驱驰，生死轮回，生死流转。受，想，行，识，亦复如是。诸比丘！色是常耶？为非常耶」？答曰：「无常，世尊」！复问：「若无常者，是苦耶」？答曰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「如是比丘！若无常者是苦，是苦有故是事起，系著，见我，令彼众生无明所盖，爱系其首，长道驱驰，生死轮回，生死流转。受

，想，行，识，亦复如是。是故诸比丘！诸所有色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非异我，不相在，如是观者，是名正慧。受，想，行，识，亦复如是。如是见，闻，觉，识，求，得，随忆、随觉、随观，彼一切非我，非异我，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若有见言：有我，有此世，有他世，有常，有恒，不变易，彼一切非我，非异我，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若复有见：非此我，非此我所，非当来我，非当来我所，彼一切非我，非异我，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若多闻圣弟子，于此六见处，观察非我、非我所。如是观者，于佛狐疑断，于法、僧狐疑断，是名比丘不复堪任作身、口、意业，趣三恶道；正使放逸，诸圣弟子皆悉决定向于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作苦后边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；一七八九（一三七）

第二经亦如是，差别者：「于苦、集、灭、道狐疑断」。

六；一七九〇（一三八）

第三经亦如是，差别者：「于佛，法，僧狐疑断，于苦、集、灭、道狐疑断」。

七；一七九一（一三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何所起？何所系？何所著？何所见我？若未起忧悲恼苦令起，已起忧悲恼苦重令增广」？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唯愿广说，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」。佛告诸比丘：「色有故，色起，色系著故，于色见我，未起忧悲恼苦令起，已起忧悲恼苦重令增广。受，想，行，识，亦复如是。诸比丘！于意云何？色为常耶？为非常耶」？答曰：「无常，世尊」！复问：「若无常者，是苦耶」？答曰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「如是比丘！若无常者是苦，是苦有故，是事起，系著，见我，若未起忧悲恼苦令起，已起忧悲恼苦重令增广。受，想，行，识，亦复如是。是故诸比丘！诸所有色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

远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非异我，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受，想，行，识，亦复如是。若复见，闻，觉，识，起，求，（随）忆、随觉、随观，彼一切非我，非异我，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若见有我，有世间，有此世，有他世，常、恒、不变易，彼一切非我，非异我，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若复有见；非此世我，非此世我所，非当来我，非当来我所，彼一切非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若多闻圣弟子，于此六见处，观察非我，非我所。如是观者，于佛狐疑断，于法、僧狐疑断，是名比丘多闻圣弟子，不复堪任作身、口、意业，趣三恶道；正使放逸，圣弟子决定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来，作苦边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八；一七九二（一四〇）

次经亦如是，差别者：「苦、集、灭、道狐疑断」。

九；一七九三（一四一）

次经亦如是，差别者：「佛、法、僧、苦、集、灭、道狐疑断」。

一〇；一七九四（一四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系著？何所见我？未起我、我所、我慢、系著、使起，已起我、我所、我慢、系著、使重令增广」？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广说，乃至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一——一二；一七九五——一七九六（一四三——一四四）

第二，第三经，亦复如上。

一三——一五；一七九七——一七九九（一四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系著？何所见我？若未起有漏、障碍、烧然、忧悲恼苦生，已起有漏、障碍、烧然、忧悲恼苦重令增广」？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一六——一八；一八〇〇——一八〇二（一四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系著？何所见我？若三受于世间转」？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一九——二一；一八〇三——一八〇五（一四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系著？何所见我？令三苦世间转」？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二二——二四；一八〇六——一八〇八（一四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系著？何所见我？令世八法世间转」？诸比丘白佛言；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二五——二七；一八〇九——一八一一（一四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系著？何所见我？令诸众生作如是见，如是说：我胜，我等，我卑」？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二八——三〇；一八一二——一八一四（一五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系著？何所见我？令诸众生作如是见，如是说：有胜我者，有等我者，有卑我者」？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三一——三三；一八一五——一八一七（一五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系著？何所见我？令诸众生作如是见，如是说：无胜我者，无等我者，无卑我者」？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

依」，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三四——三六；一八一八——一八二〇（一五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系著？何所见我？令诸众生作如是见，如是说：有我，有此世，有他世，常，恒，不变易法，如尔安住」？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三七——三九；一八二一——一八二三（一五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系著？何所见我？令诸众生作如是见，如是说：如是我，彼一切不二、不异、不灭」？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四〇——四二；一八二四——一八二六（一五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系著？何所见我？令诸众生作如是见，如是说：无施，无会，无说，无善趣、恶趣、业报，无此世、他世，无母，无父，无众生，无世间阿罗汉，正到、正趣，若此世、他世，见法自知，身作证具足住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？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四三——四五；一八二七——一八二九（一五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系著？何所见我？令诸众生作如是见，如是说：无力，无精进，无力精进；无士夫方便，无士夫精勤，无士夫方便精勤；无自作，无他作，无自他作；一切人，一切众生，一切神，无方便、无力，无势，无精进，无堪能：定分相续转变，受苦乐六趣」？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四六——四八；一八三〇——一八三二（一五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系著？何所见我？令诸众生作如是见，如是说：诸众生此世活，死后断坏无所有。四大和合士夫，身命终时，地归地，水归水，火归火，风归风，根随空转。舆床第五，四人持死人往冢间，乃至未烧可知。烧然已，骨白鸽色。立高慢者知施，黠慧者知受，若说有者，彼一切虚诳妄说。若愚、若智，死后他世俱断坏无所有」？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四九——五一；一八三三——一八三五（一五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系著？何所见我？令诸众生作如是见，如是说：众生烦恼无因无缘」？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五二——五四；一八三六——一八三八（一五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系著？何所见我？令诸众生作如是见，如是说：众生清净无因无缘」？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五五——五七；一八三九——一八四一（一五九）

如是我闻，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系著？何所见我？令诸众生作如是见，如是说：众生无知无见，无因无缘」？时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五八——六〇；一八四二——一八四四（一六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系著？何所见我？令诸众生作如是见，如是说」：时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六一——六三；一八四五——一八四七（一六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系著？何所见我？令诸众生作如是见，如是说：谓七身，非作，非作所作，非化、非化所化，不杀、不动、坚实。何等为七？所谓地身，水身，火身，风身，乐，苦，命。此七种身，非作、非作所作，非化、非化所化，不杀、不动、坚实，不转、不变，不相逼迫。若福，若恶，若福恶；若苦，若乐，若苦乐；若士、枭士首，亦不逼迫。世间若命、若身，七身间间容刀往返，亦不害命，于彼无杀、无杀者，无系、无系者，无念、无念者，无教、无教者」？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六四——六六；一八四八——一八五〇（一六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系著？何所见我？令诸众生作如是见，如是说：作，教作；断，教断；煮，教煮；杀，教杀。害众生，盗他财，行邪婬，知言妄语，饮酒。穿墙，断鑰，偷夺，复道，害村，害城，害人民。以极利剑轮，剉割斫截作大肉聚。作如是学，彼非恶因缘，亦非招恶。于恒水南杀害而去，恒水北作大会而来，彼非因缘福、恶，亦非招福、恶。惠施，调伏，护持，行利，同利，于此所作，亦非作福」？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六七——六九；一八五一——一八五三（一六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系著？何所见我？令诸众生作如是见，如是说：于此十四百千生门，六十千六百五业，三业，二业，一业，半业：六十二道迹，六十二内劫，百二十泥黎，百三十根，三十六贪界，四十九千龙家，四十九千金翅鸟家，四十九千邪命外道，四十九千外道出家；七想劫，七无想劫；七阿修罗，七毘舍遮，七天，七人；七百海，七梦，七百梦；七崄，七百崄；七觉，七百觉；六生，十增进，八大士地。于此八万四千大劫，若愚、若智，往来经历，究竟苦边。彼无有沙门、婆罗门作如是说：我常持戒，受

诸苦行，修诸梵行，不熟业者令熟，已熟业者弃舍，进退不可知。此苦乐常住，生死定量，譬如缕丸掷著空中，渐渐来下，至地自住。如是八万四千大劫，生死定量，亦复如是」？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七〇——七二；一八五四——一八五六（一六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系著？何所见我？令诸众生作如是见，如是说：风不吹，火不燃，水不流，箭不射，怀妊不产，乳不搆，日月若出、若没、若明、若暗不可知」？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七三——七五；一八五七——一八五九（一六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系著？何所见我？令诸众生作如是见，如是说：此大梵自在造作自然，为众生父」？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七六——七八；一八六〇——一八六二（一六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系著？何所见我？令诸众生作如是见，如是说：色是我，余则虚名；无色是我，余则虚名；色非色是我，余则虚名；非色非无色是我，余则虚名。我有边，余则虚名；我无边，余则虚名；我有边无边，余则虚名；我非有边非无边，余则虚名。一想，种种想，多想，无量想；我一向乐，一向苦，若苦乐，不苦不乐，余则虚名」？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广说次第如上三经。

七九——八一；一八六三——一八六五（一六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系著？何所见我？令诸众生作如是见，如是说：色是我，余则妄想；非色，非非色是我，余则妄想。我有边，余则妄想；我无

边，余则妄想；我非有边非无边，余则妄想。我一想，种种想，少想，无量想；我一向乐，一向苦，若苦乐，不苦不乐」？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八二——八四；一八六六——一八六八（一六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系著？何所见我？令诸众生作如是见，如是说：我世间常，世间无常，世间常无常，世间非常非无常。世有边，世无边，世有边无边，世非有边非无边。命即是身，命异身异。如来死后有，如来死后无，如来死后有无，如来死后非有非无」？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八五——八七；一八六九——一八七一（一六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系著？何所见我？令诸众生作如是见，如是说：世间我常，世间我无常，世间我常无常，世间我非常非无常。我苦常，我苦无常，我苦常无常，我苦非常非无常。世间我自作，世间我他作，世间我自作他作，世间我非自非他无因作。世间我苦自作，世间我苦他作，世间我苦自他作，世间我苦非自非他无因作」？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八八——九〇；一八七二——一八七四（一七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系著？何所见我？令诸众生作如是见，如是说：若无五欲娱乐，是则见法般涅槃。若离欲恶不善法，有觉有观，离生喜乐入初禅，乃至第四禅，是第一义般涅槃」？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九一——九三；一八七五——一八七七（一七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系著？何所见我？令诸众生作如是见，如是说：若

龕四大色断坏无所有，是名我正断。若复我欲界断坏死后无所有，是名我正断。若复我色界死后断坏无所有，是名我正断。若得空入处，识入处，无所有入处，非想非非想入处，我死后断坏无所有，是名我正断」？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三六 断知相应

一；一八七八（一七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法无常者，当断。断彼法已，以义饶益，长夜安乐。何法无常？色无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；一八七九（一七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过去无常法当断，断彼法已，以义饶益，长夜安乐。云何过去无常法？过去色是无常法，过去欲是无常法，彼法当断。断彼法已，以义饶益，长夜安乐。受，想，行，识，亦复如是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——八；一八八〇——一八八五（）

（如过去），如是未来，现在，过去现在，未来现在，过去未来，过去未来现在，（亦如是）。

九；一八八六（一七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为断无常法故，当求大师。云何是无常法？谓色是无常法，为断彼法，当求大师。受，想，行，识，亦复如是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〇——一六；一八八七——一八九三（）

（如无常法），如是过去，未来，现在，过去未来，过去现在，未来现在，过去未来现在，当求大师，（共）八种经。

一七——四八八；一八九四——二三六五（）

（如大师），如是种种教随顺，安，广安，周普安，导，广导，究竟导，说，广说，随顺说，第二伴，真知识，同意，愍，悲，崇义，崇安慰，乐，崇触，崇安隐，欲，精进，方便，广方便，堪能方便，坚固，强，健，勇猛，身心勇猛，难伏摄受，常学，不放逸，修，思惟，念，觉，知，明，慧，辩，思量，梵行，如意，念处，正勤，根，力，觉，道，止，观，念身，正忆念，一一八经，亦如上说。

四八九——二九二八；二三六六——四八〇五（）

如断义，如是知义，尽义，吐义，止义，舍义，亦如是。

二九二九；四八〇六（一七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犹如有人火烧头衣，当云何救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当起增上欲，殷懃方便，时救令灭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头衣烧然，尚可暂忘，无常盛火，应尽除断灭。为断无常火故，勤求大师。断何等无常故勤求大师？谓断色无常故，勤求大师；断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故，勤求大师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九三〇——二九三六；四八〇七——四八一三（）

如断无常，如是过去无常，未来无常，现在无常，过去未来无常，过去现在无常，未来现在无常，过去未来现在无常：如是八种救头然譬经，如上广说。

二九三七——三四〇八；四八一四——五二八五（）

如求大师，如是求种种教随顺教，如上广说。

三四〇九——六七六八；五二八六——八六四五（）

如断义，如是知义，尽义，吐义，止义，舍义，灭义，没义，亦复如是。

六七六九；八六四六（一七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为断无常故，当随顺内身身观住。何等法无常？谓色无常，为断彼故，当随顺内身身观住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，为断彼故，当随顺内身身观住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六七七〇——六七七六；八六四七——八六五三（ ）

如无常，如是过去色无常，未来色，现在色，过去未来色，过去现在色，未来现在色，过去未来现在色无常，断彼故，当随顺内身身观住。受，想，行，识，亦复如是。

六七七七——六八六四；八六五四——八七四一（ ）

如随顺内身身观住八种，如是外身身观，内外身身观，内受受观，外受受观，内外受受观，内心心观，外心心观，内外心心观，内法法观，外法法观，内外法法观住，一一八经，亦如上说。

六八六五——七五三六；八七四二——九四一三（ ）

如断无常义修四念处，如是知义，尽义，吐义，止义，舍义，灭义，没义故，随顺四念处，亦如上说。

七五三七；九四一四（一七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犹如有人火烧头衣，当云何救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当起增上欲，殷懃方便，时救令灭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头衣烧然，尚可暂忘，无常盛火，应尽断。为断无常火故，随修内身身观住。云何为断无常火故，随顺内身身观住？谓色无常，为断彼故，随修内身身观住。受，想，行，识无常，为断彼故，随修内身身观住」。广说乃至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五三八——七五六〇；九四一五——九四三七（ ）

如无常，如是过去无常，未来无常，现在无常，过去未来无常，过去现在无常，未来现在无常，过去未来现在无常。如内身身观住八经，如是外身身观八经，内外身身观八经，如上说。

七五六一——七六三二；九四三八——九五〇九（ ）

如身念处二十四经，如是受念处，心念处，法念处，二十四经如上说。

七六三三——八三〇四；九五一〇——一〇一八一（ ）

如当断无常九十六经，如是当知，当吐，当尽，当止，当舍，当灭，当没，一一九十六经，亦如上说。

八三〇五；一〇一八二（一七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犹如有人火烧头衣，当云何救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当起增上欲，殷懃方便，时救令灭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头衣烧然，尚可暂忘，无常盛火，应尽断。为断无常火故，已生恶不善法当断，起欲精勤，摄心令增长。断何等无常法故，已生恶不善法，为断故起欲方便，摄心增进？谓色无常故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当断故，已生恶不善法令断，起欲方便，摄心增进」。广说乃至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八三〇六——八三一二；一〇一八三——一〇一八九（ ）

如无常经，如是过去无常，未来无常，现在无常，过去未来无常，过去现在无常，未来现在无常，过去未来现在无常，八经亦如上说。

八三一三——八三三六；一〇一九〇——一〇二一三（ ）

如已生恶不善法当断故，如是未生恶不善法令不生，未生善法令生，已生善法令增广故，起欲方便，摄心增进，八经亦如上说。

八三三七——八五六〇；一〇二一四——一〇四三七（ ）

如当断无常三十二经，如是当知，当吐，当尽，当止，当舍，当灭，当没，一一三十二经，广说如上。

八五六一；一〇四三八（一七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犹如有人火烧头衣，当云何救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当起增上欲，殷懃方便，时救令灭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头衣烧燃，尚可暂忘，无常盛火当尽断。

为断无常火故，当修欲定断行成就如意足。当断何等法无常？谓当断色无常，当断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故，修欲定断行成就如意足」。如经广说，乃至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八五六二——八五六八；一〇四三九——一〇四四五

如无常，如是过去无常，未来无常，现在无常，过去未来无常，过去现在无常，未来现在无常，过去未来现在无常，八经亦如上说。

八五六九——八五九二；一〇四四六——一〇四六九（）

如修欲定，如是精进定，意定，思惟定，亦如是。

八五九三——八八一六；一〇四七〇——一〇六九三（）

如当断三十二经，如是当知，当吐，当尽，当止，当舍，当灭，当没，——三十二经，亦如上说。

八八一七；一〇六九四（一八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犹如有人火烧头衣，当云何救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当起增上欲，慇懃方便，时救令灭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头衣烧然，尚可暂忘，无常盛火当尽断。为断无常火故，当修信根。断何等无常法？谓当断色无常，当断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故，修信根」。如是广说，乃至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八八一八——八八二四；一〇六九五——一〇七〇一（）

如无常，如是过去无常，未来无常，现在无常，过去未来无常，过去现在无常，未来现在无常，过去未来现在无常，亦如上说。

八八二五——八八五六；一〇七〇二——一〇七三三（）

如信根八经，如是修精进根，念根，定根，慧根，八经亦如上说。

八八五七——九一三六；一〇七三四——一一〇一三（）

如当断四十经，如是当知，当吐，当尽，当止，当舍，当灭，当没，四十经亦如上说。

九一三七；一一〇一四（一八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犹如有人火烧头衣，当云何救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当起增上欲，殷懃方便，时救令灭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头衣烧然，尚可暂忘，无常盛火当尽断。为断无常火故，当修信力。断何等无常故当修信力？谓断色无常故当修信力，断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故当修信力」。如是广说，乃至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九一三八——九一四四；一一〇一五——一一〇二一（）

如无常，如是过去无常，未来无常，现在无常，过去未来无常，过去现在无常，未来现在无常，过去未来现在无常，八经亦如上说。

九一四五——九一七六；一一〇二二——一一〇五三（）

如信力，如是精进力，念力，定力，慧力，八经亦如上说。

九一七七——九四五六；一一〇五四——一一三三三（）

如当断四十经，如是当知，当吐，当尽，当止，当舍，当灭，当没，一一四十经，亦如上说。

九四五七；一一三三四（一八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犹如有人火烧头衣，当云何救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当起增上欲，殷懃方便，时救令灭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头衣烧然，尚可暂忘，无常盛火当尽断。为断无常火故，修念觉分。断何等法无常故修念觉分？谓断色无常，修念觉分；当断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，修念觉分」。如是广说，乃至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九四五八——九四六四；一一三三五——一一三四一（）

如无常，如是过去无常，未来无常，现在无常，过去未来无常，过去现在无常，未来现在无常，过去未来现在无常，八经如上说。

九四六五——九五一二；一一三四二——一一三八九（）

如念觉分八经，如是择法觉分，精进觉分，喜觉分，除觉分，舍觉分，定觉分，一一八经，亦如上说。

九五一三——九九〇四；一一三九〇——一一七八一（）

如当断五十六经，如是当知，当吐，当尽，当止，当舍，当灭，当没，一一五十六经，如上说。

九九〇五；一一七八二（一八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犹如有人火烧头衣，当云何救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当起增上欲，殷懃方便，时救令灭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头衣烧然，尚可暂忘，无常盛火当尽断。为断无常火故，当修正见。断何等无常法火故当修正见？断色无常故，当修正见；断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故，当修正见」。如是广说，乃至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九九〇六——九九一二；一一七八三——一一七八九

如无常，如是过去无常，未来无常，现在无常，过去未来无常，过去现在无常，未来现在无常，过去未来现在无常，亦如上说。

九九一三——九九六八；一一七九〇——一一八四五（）

如正见八经，如是正志，正语，正业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，一一八经，亦如上说。

九九六九——一〇四一六；一一八四六——一二二九三（）

如当断六十四经，如是当知，当吐，当尽，当止，当舍，当灭，当没，一一六十四经，亦如上说。

一〇四一七；一二二九四（一八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犹如有人火烧头衣，当云何救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当起增上欲，殷懃方便，时救令灭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头衣烧然，尚可暂忘，无常盛火，当尽断无余。为断无常火故，当修苦习尽道。断何等无常法故，当修苦习尽道？谓

断色无常故，当修苦习尽道；断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故，当修苦习尽道」。如是广说，乃至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〇四一八——一〇四二四；一二二九五——一二三〇一（ ）

如无常，如是过去无常，未来无常，现在无常，过去未来无常，过去现在无常，未来现在无常，过去未来现在无常，亦如上说。

一〇四二五——一〇四四八；一二三〇二——一二三二五（ ）

如苦习尽道八经，如是苦尽道，乐非尽道，乐尽道，一一八经，亦如上说。

一〇四四九——一〇六七二；一二三二六——一二五四九（ ）

如当断三十二经，如是当知，当吐，当尽，当止，当舍，当灭，当没，一一三十二经，亦如上说。

一〇六七三；一二五五〇（一八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犹如有人火烧头衣，当云何救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当起增上欲，慇懃方便，时救令灭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头衣烧然，尚可暂忘，无常盛火，当尽断无余。为断无常火故，当修无贪法句。断何等法无常故，当修无贪法句？谓当断色无常故，修无贪法句；断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故，修无贪法句」。如是广说，乃至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〇六七四——一〇六八〇；一二五五一——一二五五七（ ）

如无常，如是过去无常，未来无常，现在无常，过去未来无常，过去现在无常，未来现在无常，过去未来现在无常，亦如上说。

一〇六八一——一〇六九六；一二五五八——一二五七三（ ）

如当修无贪法句八经，如是无恚，无痴诸句正句法句，一一八经，如上说。

一〇六九七——一〇八六四；一二五七四——一二七四一（ ）

如当断二十四经，如是当知，当吐，当尽，当止，当舍，当灭，当没，一一二十四经，亦如上说。

一〇八六五；一二七四二（一八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犹如有人火烧头衣，当云何救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当起增上欲，殷懃方便，时救令灭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头衣烧然，尚可暂忘，无常盛火，当尽断。为断无常火故，当修止。断何等法无常故，当修止？谓断色无常故当修止，断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故当修止」。如是广说，乃至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〇八六六——一〇八七二；一二七四三——一二七四九（）

如无常，如是过去无常，未来无常，现在无常，过去未来无常，过去现在无常，未来现在无常，过去未来现在无常，亦如上说。

一〇八七三——一〇八八〇；一二七五〇——一二七五七（）

如修止八经，如是修观八经，亦如上说。

一〇八八一——一〇九九二；一二七五八——一二八六九（）

如当断十六经，如是当知，当吐，当尽，当止，当舍，当灭，当没，一一十六经，亦如上说。

一〇九九三；一二八七〇（）

「诸所有色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非异我，不相在，如实知。受，想，行，识，亦如是。多闻圣弟子，如是正观者，于色生厌，受、想、行、识生厌；厌已不乐，不乐故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〇九九四；一二八七一（）

如无常，如是动摇，旋转，厁瘵，破坏，飘疾，朽败，危顿，不恒，不安，变易，恼苦，灾患，魔邪，魔势，魔器，如沫，如泡，如芭蕉，如幻，

微劣，贪嗜，杀摽，刀剑，疾妬，相残，损减，衰耗，系缚，搥打，恶疮，痈疽，利刺，烦恼，譀罚，阴盖，过患处，愁戚，恶知识，苦，空，非我，非我所，怨家，连鑸，非义，非安慰，热恼，无荫，无洲，无覆，无依，无护，生法，老法，病法，死法，忧悲法，恼苦法，无力法，羸劣法，不可欲法，诱引法，将养法，有苦法，有杀法，有恼法，有热法，有相法，有吹法，有取法，深峭法，难澁法，不正法，凶暴法，有贪法，有恚法，有痴法，不住法，烧然法，罣阂法，灾法，集法，灭法，骨聚法，肉段法，执炬法，火坑法，如毒蛇，如梦，如假借，如树果，如屠牛者，如杀人者，如触露，如淹水，如驶流，如织缕，如轮涉水，如跳杖，如毒瓶，如毒身，如毒华，如毒果，烦恼动。如是比，乃至「断过去未来现在无常，乃至灭、没当修止、观。断何等法过去未来现在无常？乃至灭、没修止、观？谓断色过去未来现在无常，乃至灭没故，修止、观。受，想，行，识，亦复如是。是故诸所有色，若过去、若未来、若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非异我，不相在，如实知。受，想，行，识，亦复如是。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，于色生厌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生厌，厌故不乐，不乐故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〇九九五；一二八七二（一八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以成就一法故，不复堪任知色无常，知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。何等为一法成就？谓贪欲。一法不成就，堪能知色无常，知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。何等一法成就？谓无贪欲。成就无贪欲法者，堪能知色无常，堪能知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〇九九六；一二八七三（）

如成就不成就，如是知不知，亲不亲，明不明，识不识，察不察，量不量，覆不覆，种不种，掩不掩，映翳不映翳，亦如是。如〔是〕知，如是识，解，受，求，辩，触，证，亦复如是。如贪，如是恚，痴，瞋，恨，呰，

执，嫉，悭，幻，谄，无惭，无愧，慢，慢慢，增慢，我慢，增上慢，邪慢，卑慢，憍慢，放逸，矜高，曲伪，相规利，诱利，恶欲，多欲，常欲，不敬，恶口，恶知识，不忍，贪嗜，下贪，恶贪，身见，边见，邪见，见取，戒取，欲爱，瞋恚，睡眠，掉悔，疑，惛悴，蹁跹，嶮戾，懒，乱想，不正忆，身浊，不直，不软，不异，欲觉，恚觉，害觉，亲觉，国土觉，轻易觉，爱他家觉，愁忧，恼苦。于此等一一法，乃至「映翳，不堪任灭色作证。何等为一法？所谓恼苦。以恼苦映翳故，不堪任于色灭尽作证，不堪任于受、想、行、识灭尽作证。一法不映翳故，堪任于色灭尽作证，堪任于受、想、行、识灭尽作证。何等一法？谓恼苦。此一法不映翳故，堪任于色灭尽作证，堪任于受、想、行、识灭尽作证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七 天相应

一；一二八七四（八六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人间四百岁，是兜率陀天上一日一夜；如是三十日一月，十二月一岁，兜率陀天寿四千岁，愚痴无闻凡夫，于彼命终，生地狱、畜生、饿鬼中。多闻圣弟子，于彼命终，不生地狱、畜生、饿鬼中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；一二八七五（八六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人间八百岁，是化乐天上一日一夜；如是三十日一月，十二月一岁，化乐天寿八千岁。愚痴无闻凡夫，于彼命终，生地狱、畜生、饿鬼中。多闻圣弟子，于彼命终，不生地狱、畜生、饿鬼中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；一二八七六（八六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人间千六百岁，是他化自在天一日一夜；如是三十日一月，十二月一岁，他

化自在天寿一万六千岁。愚痴无闻凡夫，于彼命终，生地狱、畜生、饿鬼中。多闻圣弟子，于彼命终，不生地狱、畜生、饿鬼中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——一五；一二八七七——一二八八八（ ）

如佛说六经，如是异比丘问六经，佛问诸比丘六经，亦如是说。

一六；一二八八九（八六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比丘，若行、若形、若相，离欲恶不善法，有觉、有观，离生喜、乐，初禅具足住。彼不忆念如是行，如是形，如是相，然于彼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法，作如病、如痈、如刺、如杀，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思惟，于彼法生厌，怖畏，防护。生厌、怖畏、防护已，以甘露门而自饶益，如是寂静，如是胜妙，所谓舍离（有）余，爱尽，无欲，灭尽，涅槃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七；一二八九〇（八六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如是知、如是见已，欲有漏心解脱，有有漏心解脱，无明漏心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八；一二八九一（八六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若不得解脱，以欲法、念法、乐法故，取中般涅槃。若不如是，或生般涅槃。若不如是，或有行般涅槃。若不如是，或无行般涅槃。若不如是，或上流般涅槃。若不如是，或复即以此欲法、念法、乐法功德，生大梵天中，或生梵辅天中，或生梵身天中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九；一二八九二（八六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比丘如是行，如是形，如是相，息有觉、有观，内净一心，无觉、无观，定生喜、乐，第二禅具足住。若不如是行、如是形、如是相忆念，而于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法思惟：如病、如痈、如刺、如杀，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于此等法，心生厌离，怖畏，防护。厌离、防护已，于甘露法界以自饶益，此则寂静，此则胜妙，所谓舍离一切有余、爱尽、无欲、灭尽、涅槃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〇；一二八九三（八六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彼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欲有漏心解脱，有有漏心解脱，无明漏心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若不解脱，而以彼〔法〕欲法、念法、乐法，取中般涅槃。若不尔者，取生般涅槃。若不尔者，取有行般涅槃。若不尔者，取无行般涅槃。若不尔者，取上流般涅槃。若不尔者，彼以欲法、念法、乐法，生自性光音天。若不尔者，生无量光天。若不尔者，生少光天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一；一二八九四（八六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比丘如是行，如是形，如是相，离贪喜舍住，正念、正智，觉身乐，圣人能说能舍念乐住，第三禅具足住。若不尔者，以如是行、如是形、如是相，于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法思惟：如病、如痈、如刺、如杀，乃至上流。若不尔者，以彼法欲、法念、法乐，生遍净天。若不尔者，生无量净天。若不尔者，生少净天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二；一二八九五（八七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比丘如是行，如是形，如是相，离苦息乐，前忧喜已灭，不苦不乐，舍净念一心，第四禅具足住。若不如是忆念，而于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思惟：如

病、如痈、如刺、如杀，乃至上流般涅槃。若不尔者，或生因性果实天。若不尔者，生福生天。若不尔者，生少福天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三——二六；一二八九六——一二八九九（ ）

如四禅，如是四无色定，亦如是说。

二七；一二九〇〇（八七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风云天，作是念：我今欲以神力游戏，如是念时，风云则起」。

二八——三三；一二九〇一——一二九〇六（ ）

如风云天，如是焰电天，雷震天，雨天，晴天，寒天，热天，亦如是说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四——四七；一二九〇七——一二九二〇（ ）

（如佛）说，如是异比丘问佛，佛问诸比丘，亦如是说。

四八；一二九二一（八七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于夜暗中，天时小雨，电光焰照。佛告阿难：「汝可以伞盖覆灯持出」。尊者阿难即受教，以伞盖覆灯，随佛后行。至一处，世尊微笑。尊者阿难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不以无因缘而笑，不审世尊今日何因何缘而发微笑」？佛告阿难：「如是，如是！如来不以无因缘而笑。汝今持伞盖覆灯随我而行，我见梵天，亦复如是持伞盖覆灯随拘隣比丘后行；释提桓因，亦复持伞盖覆灯随摩诃迦叶后行；袂栗帝罗色咤罗天王，亦持伞盖覆灯随舍利弗后行；毘楼勒迦天王，亦持伞盖覆灯随大目揵连后行；毘楼匐叉天王，亦持伞盖覆灯随摩诃拘絺罗后行；毘沙门天王，亦持伞盖覆灯随摩诃劫宾那后行」。佛说此经已，尊者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八 修证相应

一；一二九二二（八七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种善好调伏众，何等为四？谓比丘调伏，比丘尼调伏，优婆塞调伏，优婆夷调伏，是名四众」。尔时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若才辩无畏，多闻通达法，行法次法向，是则为善众。

比丘持净戒，比丘尼多闻，优婆塞净信，优婆夷亦然，

是名为善众，如日光自照。如则善好僧，是则僧中好，

是法令僧好，如日光自照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——九；一二九二三——一二九三〇（）

如调伏，如是辩，柔和，无畏，多闻，通达法，说法，法次法向，随顺法行，亦如是说。

一〇；一二九三一（八七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三种子，何等为三？有随生子，有胜生子，有下生子。何等为随生子？谓子父母，不杀、不盗、不婬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子亦随学不杀、不盗、不婬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是名随生子。何等为胜生子？若子父母，不受不杀、不盗、不婬、不妄语、不饮酒戒，子则能受不杀、不盗、不婬、不妄语、不饮酒戒，是名胜生子。云何下生子？若子父母，受不杀、不盗、不婬、不妄语、不饮酒戒，子不能受不杀、不盗、不婬、不妄语、不饮酒戒，是名下生子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生随、及生上，智父之所欲，生下非所须，以不绍继故。

为人法之子，当作优婆塞，于佛、法、僧宝，勤修清净心，

云除月光显，光荣眷属众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一；一二九三二（）

如五戒，如是信、戒、施、闻、慧经，亦如是说。

一二；一二九三三（八七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正断，何等为四？一者、断断，二者、律仪断，三者、随护断，四者、修断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三；一二九三四（八七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正断，何等为四？一者、断断，二者、律仪断，三者、随护断，四者、修断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断断及律仪，随护与修习，如此四正断，诸佛之所说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四；一二九三五（八七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正断，何等为四？一者、断断，二者、律仪断，三者、随护断，四者、修断。云何为断断？谓比丘已起恶不善法断，生欲方便，精勤心摄受，是为断断。云何律仪断？未起恶不善法不起，生欲方便，精勤摄受，是名律仪断。云何随护断？未起善法令起，生欲方便，精勤摄受，是名随护断。云何修断？已起善法增益修习，生欲方便，精勤摄受，是为修断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五；一二九三六（八七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正断，何等为四？一者、断断，二者、律仪断，三者、随护断，四者、修断。云何为断断？谓比丘已起恶不善法断，生欲方便，精勤心摄受，是为断断。云何律仪断？未起恶不善法不起，生欲方便，精勤摄受，是名律仪断。云何随护断？未起善法令起，生欲方便，精勤摄受，是名随护断。云何修断？已起善法增益修习，生欲方便，精勤摄受，是名修断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

偈言：

「断断及律仪，随护与修习，如此四正断，诸佛之所说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六；一二九三七（八七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正断，何等为四？一者、断断，二者、律仪断，三者、随护断，四者、修断。云何断断？若比丘已起恶不善法断，生欲方便，精勤摄受；未起恶不善法不起，生欲方便，精勤摄受；未生善法令起，生欲方便，精勤摄受；已生善法增益修习，生欲方便，精勤摄受，是名断断。云何律仪断？若比丘善护眼根，隐密、调伏、进向；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根，善护、隐密、调伏、进向，是名律仪断。云何随护断？若比丘于彼彼真实三昧相，善守护持，所谓青瘀相、胀相、脓相、坏相、食不净相，修习守护，不令退没，是名随护断。云何修断？若比丘修四念处等，是名修断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断断、律仪断，随护、修习断，此四种正断，正觉之所说。

比丘勤方便，得尽于诸漏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七——二五；一二九三八——一二九四六（）

如四念处，如是四正断，四如意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觉支，八道支，四道，四法句，止观修习，亦如是说。

二六；一二九四七（八八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譬如有人作世间建立，彼一切皆依于地。如是比丘修习禅法，一切皆依不放逸为根本，不放逸集，不放逸生，不放逸转。比丘不放逸者，能修四禅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七；一二九四八（八八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如是比丘能断贪欲，瞋恚，愚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八——三二；一二九四九——一二九五三（ ）

如断贪欲、瞋恚、愚痴，如是调伏贪欲、瞋恚、愚痴，贪欲究竟，瞋恚、愚痴究竟、出要，远离，涅槃，亦如是说。

三三；一二九五四（八八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譬如百草、药木，皆依于地而得生长，如是种种善法，皆依不放逸为本；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譬如黑沉水香，是众香之上，如是种种善法，不放逸最为其上。譬如坚固之香，赤栴檀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一切皆不放逸为根本；如是乃至涅槃。譬如水陆诸华，优钵罗华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皆不放逸为根本；乃至涅槃。譬如陆地生华，摩利沙华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；乃至涅槃。譬如比丘！一切畜生迹中，象迹为上，如是一切诸善法，不放逸最为根本；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譬如一切畜生，狮子为第一，所谓畜生主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；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譬如一切屋舍、堂阁，以栋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。譬如一切阎浮果，唯得阎浮名者，果最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。譬如一切俱毘陀罗树，萨婆耶旨罗俱毘陀罗树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根本；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

譬如诸山，以须弥山王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；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譬如一切金，以阎浮提金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；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譬如一切衣中，伽尸细氎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；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譬如一切色中，以白色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；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譬如众鸟，以金翅鸟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；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譬如诸王，转轮圣王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；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譬

如一切天王，四大天王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；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譬如一切三十三天，以帝释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；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譬如焰摩天中，以宿焰摩天王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；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譬如兜率陀天，以兜率陀天王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；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譬如化乐天，以善化乐天王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；

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譬如他化自在天，以善他化自在天子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；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譬如梵天，大梵王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；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譬如阎浮提一切众流，皆顺趣大海，其大海者最为第一，以容受故，如是一切善法，皆顺不放逸；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譬如一切雨滴皆归大海，如是一切善法，皆顺趣不放逸海；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譬如一切萨罗，阿耨大萨罗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第一；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譬如阎浮提一切河，四大河为第一，谓恒河、新头、博叉、司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第一；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譬如众星光明，月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第一；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譬如诸大身众生，罗睺罗阿修罗最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；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譬如诸受五欲者，顶生王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；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譬如欲界诸神力，天魔波旬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；

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譬如一切众生——无足、两足、四足、多足、色、无色、想、无想、非想非无想，如来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；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譬如所有诸法——有为、无为，离贪欲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；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譬如一切诸法众，如来众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；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譬如一切所有诸界苦行、梵行，圣界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；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四；一二九五五（八八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种禅：有禅三昧善非正受善，有禅正受善非三昧善，有禅三昧善亦正受善，有禅非三昧善非正受善。复次、四种禅：有禅住三昧善非住正受善，有禅住正受善非住三昧善，有禅住三昧善亦住正受善，有禅非住三昧善亦非住正受善。复次、四种禅：有禅三昧起善非正受起善，有禅正受起善非三昧起善，有禅三昧起善亦正受起善，有禅非三昧起善亦非正受起善。复次、四种禅：有禅三昧时善非正受时善，有禅正受时善非三昧时善，有禅三昧时善亦正受时善，有禅非三昧时善亦非正受时善。复次、四种禅：有禅三昧处善非正受处善，有禅正受处善非三昧处善，有禅三昧处善亦正受处善，有禅非三昧处善亦非正受处善。复次、四种禅：有禅三昧迎善非正受迎善，有禅正受迎善非三昧迎善，有禅三昧迎善亦正受迎善，有禅非三昧迎善亦非正受迎善。复次、四种禅：有禅三昧念善非正受念善，有禅正受念善非三昧念善，有禅三昧念善亦正受念善，有禅非三昧念善亦非正受念善。复次、四种禅：有禅三昧念不念善非正受念不念善，有禅正受念不念善非三昧念不念善，有禅三昧念不念善亦正受念不念善，有禅非三昧念不念善亦非正受念不念善。复次、四种禅：有禅三昧来善非正受来善，有禅正受来善非三昧来善，有禅三昧来善亦正受来善，有禅非三昧来善亦非正受来善。复次、四种禅：有禅三昧恶善非正受恶善，有禅正受恶善非三昧恶善，有禅三昧恶善亦正受恶善，有禅非三昧恶善亦非正受恶善。复次、四种禅：有禅三昧方便善非正受方便善，有禅正受方便善非三昧方便善，有禅三昧方便善亦正受方便善，有禅非三昧方便善亦非正受方便善。复次、四种禅：有禅三昧止善非正受止善，有禅正受止善非三昧止善，有禅三昧止善亦正受止善，有禅非三昧止善亦非正受止善。复次、四种禅：有禅三昧举善非正受举善，有禅正受举善非三昧举善，有禅三昧举善亦正受举善，有禅非三昧举善亦非正受举善。复次、四种禅：有禅三昧舍善非正受舍善，有禅正受舍善非三昧舍善，有禅三昧舍善亦正受舍善，有禅非三昧舍善亦非正受舍善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五；一二九五六（八八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无学三明，何等为三？无学宿命智证通，无学生死智证通，无学漏尽智证通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观察知宿命，见天、恶趣生，生死诸漏尽，是则牟尼明。

其心得解脱，一切诸贪爱，三处悉通达，故说为三明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六；一二九五七（八八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无学三明，何等为三？谓无学宿命智证通，无学生死智证通，无学漏尽智证通。云何无学宿命智证通？谓圣弟子知种种宿命事：从一生至百千万亿生，乃至劫数成坏；我及众生宿命所更，如是名，如是生，如是性，如是食，如是受苦乐，如是长寿，如是久住，如是寿分齐；我及众生于此处死、余处生，于余处死、此处生，有如是行，如是因，如是信受。种种宿命事皆悉了知，是名宿命智证明。云何生死智证明？谓圣弟子天眼净，过于人眼：见诸众生死时、生时，善色、恶色，上色、下色，向于恶趣，随业受生，如实知；如此众生，身恶行成就，口恶行成就，意恶行成就，谤圣人，邪见受邪法因缘故，身坏命终，生恶趣泥犁中；此众生身善行，口善行，意善行，不谤毁圣人，正见成就，身坏命终，生于善趣天人中，是名生死智证明。云何漏尽智证明？谓圣弟子，此苦如实知，此苦集、此苦灭、此苦灭道迹如实知。彼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欲有漏心解脱，有有漏心解脱，无明漏心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，是名漏尽智证明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观察知宿命，见天、恶趣生，生死诸漏尽，是则牟尼明。

知心得解脱，一切诸贪爱，三处悉通达，故说为三明」。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七；一二九五八（八八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异婆罗门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慰劳，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而作是说：「此则婆罗门三明，此则婆罗门三明」。尔时，世尊告婆罗门言：「云何名为婆罗门三明」？婆罗门白佛言：「瞿昙！婆罗门父母具相，无诸瑕秽；父母七世相承，无诸讥论；世世相承，常为师长，辩才具足；诵诸经典，物类名字，万物差品，字类分合，历世本末，此五种记悉皆通达；容色端正，是名瞿昙！婆罗门三明」。佛告婆罗门：「我不以名字言说为三明也。贤圣法门，说真要实三明，谓贤圣知见，贤圣法律，真实三明」。婆罗门白佛：「云何瞿昙！贤圣知见，贤圣法律所说三明」？佛告婆罗门；「有三种无学三明，何等为三？谓无学宿命智证明，无学生死智证明，无学漏尽智证明」。如上经广说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一切法无常，持戒寂静禅，知一切宿命，已生天、恶趣，

得断生漏尽，是为牟尼通。悉知心解脱，一切贪恚痴，

我说是三明，非言语所说。

婆罗门！是为圣法律所说三明」。婆罗门白佛：「瞿昙！是真三明」。尔时，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而去。

三八；一二九五九（八八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异婆罗门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慰劳，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：「瞿昙！我名信」。佛告婆罗门：「所谓信者，信增上，戒、闻、舍、慧，是则为信，非名字是信也」。时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而去。

三九；一二九六〇（八八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异婆罗门来诣佛所，面相慰劳，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昙！我名增益」。佛告婆罗门：「所谓增益者，信增益，戒、闻、舍、慧增益，是为增益，非名字为增益也」。时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而去。

四〇；一二九六一（八八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异婆罗门来诣佛所，问讯安否。问讯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名等起」。佛告婆罗门：「夫等起者，谓起于信，起戒、闻、舍、慧，是为等起，非名字为等起也」。尔时，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而去。

四一；一二九六二（八九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为汝说无为法及无为道迹。谛听，善思。云何无为法？谓贪欲永尽，瞋恚、愚痴永尽，一切烦恼永尽，是无为法。云何为无为道迹？谓八圣道分：正见，正志，正语，正业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，是名无为道迹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二——六一；一二九六三——一二九八二（ ）

如无为，如是难见，不动，不屈，不死，无漏，覆荫，洲渚，济渡，依止，拥护，不流转，离炽焰，离烧然，流通，清凉，微妙，安隐，无病，无所有，涅槃，亦如是说。

六二；一二九八三（八九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譬如湖池，广长五十由旬，深亦如是。若有士夫，以一毛端，涕彼湖水，云何比丘？彼湖水为多，为士夫毛端一涕水多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世尊！士夫毛端尠少耳，湖水无量千万亿倍，不得为比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具足见真谛，正见具足世尊弟子，见真谛果，正无间等。彼于尔时，已断、已知，断其根本，如截多罗树头，更不复生；所断诸苦，甚多无量，如大湖水，所余之苦，如毛端涕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六三——七〇；一二九八四——一二九九一（ ）

如毛端涕水，如是草筹之端涕水，亦如是。如湖池水，如是萨罗多咤伽，恒水，耶扶那，萨罗泯，伊罗跋提，摩醯，大海，亦如是说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九 入界阴相应

一；一二九九二（八九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内六入处，云何为六？谓眼内入处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内入处。于此六法观察忍，名为信行，超升离生，离凡夫地，未得须陀洹果，乃至未命终，要得须陀洹果。若此诸法，增上观察忍，名为法行，超升离生，离凡夫地，未得须陀洹果，乃至未终，要得须陀洹果。若此诸法，如实正智观察，三结已尽、已知，谓身见、戒取、疑，是名须陀洹，决定不堕恶趣，定趣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边。此等诸法，正智观察，不起诸漏，离欲解脱，名阿罗汉，诸漏已尽，所作已作，离诸重担，逮得己利，尽诸有结，正智心善解脱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——一〇；一二九九三——一三〇〇一（）

如内六入处，如是外六入处，六识身，六触身，六受身，六想身，六思身，六爱身，六界身，五阴，亦如上说。

一一；一三〇〇二（八九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五种种子生，何等为五？谓根种子，茎种子，节种子，坏种子，种种子。此诸种子，不断、不破、不腐、不伤、不穿，坚新，得地界不得水界，彼诸种子不得生长增广。得水界不得地界，彼诸种子不得生长增广。要得地界、水界，彼诸种子得生长增广。如是（行）业，烦恼有爱、见、慢、无明而生行，若有业而无烦恼、爱、见、无明者，行则灭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二——二一；一三〇〇三——一三〇一二（）

如行，如是识，名色，六入处，触，受，爱，取，有，生，老死，亦如是说。

二二；一三〇一三（八九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于我世间，于世间及世间集，不如实知者，我终不得于诸天、魔、梵，沙门、

婆罗门，及诸世间，为解脱、为出、为离，离颠倒想，亦不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以我于世间及世间集，如实知故，是故我于诸天、世人，魔、梵，沙门、婆罗门，及余众生，为得解脱、为出、为离，心离颠倒具足住，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三——三〇；一三〇一四——一三〇二一（ ）

如〔是〕世间、世间集，（如是）世间集、世间出，世间集、世间灭，世间味、世间患、世间出，世间集、世间灭、世间出，世间集、世间灭、世间灭道迹，世间集、世间灭、世间集道迹、世间灭道迹，世间集、世间灭、世间味、世间患、世间出，世间集、世间灭、世间集道迹、世间灭道迹、世间味、世间患、世间出，（亦如是说）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一；一三〇二二（八九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三爱，何等为三？谓欲爱，色爱，无色爱。为断此三爱故，当求大师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二——八一；一三〇二三——一三〇七二（ ）

如求大师，如是次师，教师，广导师，度师，广度师，说师，广说师，随说师，阿阇梨，同伴，真知识，善友，哀愍，慈悲，欲义，欲安，欲乐，欲触，欲通，欲者，精进者，方便者，出者，坚固者，勇猛者，堪能者，摄者，常学者，不放逸者，修者，思惟者，忆念者，觉想者，思量者，梵行者，神力者，智者，识者，慧者，分别者，念处，正勤，根，力，觉，道，止，观，念身，正思惟求，亦如是说。

八二；一三〇七三（八九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三有漏，何等为三？谓欲有漏，有有漏，无明有漏。为断此三有漏故，当求大师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八三——一三二；一三〇七四——一三一二三（ ）

如求大师，如是乃至求正思惟，亦如是说。

一三三；一三一二四（八九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尊者罗睺罗，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知，云何见，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不忆念，于其中间，尽诸有漏」？佛告罗睺罗：「有内六入处，何等为六？谓眼入处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入处。此等诸法，正智观察，尽诸有漏，正智心善解脱，是名阿罗汉，尽诸有漏，所作已作，已舍重担，逮得己利，尽诸有结，正智心得解脱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三四——一四二；一三一二五——一三一三三（ ）

如内六入处，如是外六入处，乃至五阴，亦如是说。

一四三；一三一三四（八九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比丘于眼欲贪断，欲贪断者，是名眼已断、已知，断其根本，如截多罗树头，于未来世成不生法。如眼，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如是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四四——一五二；一三一三五——一三一四三（ ）

如内六入处，如是外六入处，乃至五阴，亦如是说。

一五三；一三一四四（八九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比丘眼生、住、成就显现，苦生，病住，老死显现。如是乃至意，亦如是说，若眼灭、息、没，苦则灭，病则息，老死则没。乃至意，亦如是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五四——一六二；一三一四五——一三一五三（ ）

如内六入处，如是外六入处，乃至五阴，亦如是说。

一六三；一三一五四（九〇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比丘于眼味著者，则生上烦恼；生上烦恼者，于诸染污心不得离欲，彼障碍亦不得断。乃至意入处，亦如是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六四——一七二；一三一五五——一三一六三（）

如内六入处，如是外六入处，乃至五阴，亦如是说。

一七三；一三一六四（九〇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譬如世间所作，皆依于地而得建立，如是一切善法，皆依内六入处而得建立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七四——一八二；一三一六五——一三一七三（）

如内六入处，如是外六入处，乃至五阴，亦如是说。

四十 不坏净相应

一；一三一七四（九〇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有众生，无足、二足、四足、多足，色、无色，想、无想、非想非非想，于一切如来最第一，乃至圣戒亦如是说」。

二；一三一七五（九〇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诸世间众生所作，彼一切皆依于地而得建立，如是一切法——有为、无为，离贪欲法最为第一，如是广说，乃至圣戒亦如是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；一三一七六（九〇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诸世间众生，彼一切皆依于地而得建立，如是一切诸众，如来声闻众最为第一，如是广说，乃至圣戒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；一三一七七（一一二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迦毘罗卫国尼拘律园。时有众多释氏，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尔时，世尊告诸释氏：「汝等诸瞿昙！于法斋日及神足月，受持斋戒，修功德不」？诸释氏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于诸斋日，有时得受斋戒，有时不得。于神足月，有时斋戒、修诸功德，有时不得」。佛告诸释氏：「瞿昙！汝等不获善利，汝等是憍慢者，烦恼人，忧悲人，恼苦人，何故于诸斋日，或得斋戒或不得？于神足月，或得斋戒作诸功德或不得？诸瞿昙！譬人求利，日日增长：一日一钱，二日两钱，三日四钱，四日八钱，五日十六钱，六日三十二钱，如是士夫日常增长，八日、九日，乃至一月，钱财转增广耶」？长者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释氏：「云何瞿昙！如是士夫钱财转增，当得自然钱财增广，复欲令我于十年中，一向喜乐，心乐多住禅定，宁得以不」？释氏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佛告释氏：「若得九年、八年、七年、六年、五年、四年、三年、二年、一年喜乐，心乐多住禅定以不」？释氏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佛告释氏：「且置年岁，宁得十月、九月、八月、乃至一月喜乐，心乐多住禅定以不？复置一月，宁得十日、九日、八日、乃至一日一夜喜乐，心乐禅定多住以不」？释氏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，」！佛告释氏：「我今语汝：我声闻中，有直心者，不谄、不幻，我于彼人十年教化，以是因缘，彼人则能百千万岁一向喜乐，心乐多住禅定，斯有是处。复置十年，若九年、八年、乃至一年，十月、九月乃至一月，十日、九日乃至一日一夜。我（日暮）教化，至其明旦能令胜进，晨朝教化，乃至日暮能令胜进，以是因缘，得百千万岁一向喜乐，心乐多住禅定，成就二果：或斯陀含果，阿那含果，以彼士夫先得须陀洹故」。释氏白佛：「善哉世尊！我从今日，于诸斋日当修斋戒，乃至八支；于神足月，受持斋戒，随力惠施，修诸功德」。佛告释氏：「善哉瞿昙！为真实要」。佛说此经已，时诸释种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五；一三一七八（一一二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迦毘罗卫国尼拘律园中。时有众多释氏，集论议堂，作如是论议。时有释氏语释氏难提：「我有时得诣如来恭敬供养，有时

不得；有时得亲近供养知识比丘，有时不得。又复不知有诸智慧优婆塞，有余智慧优婆塞、智慧优婆夷疾病困苦，复云何教化，教诫说法？今当共往诣世尊所，问如此义，如世尊教，当受奉行」。尔时，难提与诸释氏，俱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诸释氏，集论议堂，作如是论议：有诸释氏语我言：难提！我等或时见如来恭敬供养，或时不见；或时往见诸知识比丘亲近供养，或时不得。如是广说，乃至如佛所教诫，当受奉行。我等今日请问世尊：若智慧优婆塞，有余智慧优婆塞、优婆夷疾病困苦，云何教化，教诫说法」？佛告难提：「若有智慧优婆塞，当诣余智慧优婆塞、优婆夷疾病困苦者所，以三种稣息处而教授之，言：仁者！汝当成就于佛不坏净，于法、僧不坏净。以是三种稣息处而教授已，当复问言：汝顾恋父母不？彼若有顾恋父母者，当教令舍，当语彼言：汝顾恋父母，得活者可顾恋耳，既不由顾恋而得活，用顾恋为？彼若言：不顾恋父母者，当叹善随喜。当复问言：汝于妻子、奴仆、钱财、诸物，有顾念不？若言顾念，当教令舍，如舍顾恋父母法。若言不顾念，叹善随喜。当复问言：汝于人间五欲顾念以不？若言顾念，当为说言：人间五欲，恶露不净，败坏臭处，不如天上胜妙五欲。教令舍离人间五欲，教令志愿天上五欲。若复彼言：心已远离人间五欲，先已顾念天胜妙欲，叹善随喜。复语彼言：天上妙欲，无常、苦、空、变坏之法，诸天上有身，胜天五欲。若言已舍顾念天欲，顾念有身胜欲，叹善随喜。当复教言：有身之欲，亦复无常、变坏之法，有行灭涅槃、出离之乐，汝当舍离有身顾念，乐于涅槃寂灭之乐，为上为胜！彼圣弟子已能舍离有身顾念，乐涅槃者，叹善随喜。如是难提！彼圣弟子，先后次第教诫教授，令得不起涅槃，犹如比丘百岁寿命，解脱涅槃」。佛说此经已，释氏难提等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六；一三一七九（一一二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迦毘罗卫国尼拘律园中。时有释氏，名曰菩提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善哉世尊！我等快得善利，得为世尊亲属」。佛告菩提：「莫作是语，我得善利，得与世尊亲属！（故然）菩提！所谓善利者，于佛不坏净，于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。是故菩提！

当作是学：我当于佛不坏净，于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」。佛说此经已，释氏菩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七；一三一八〇（一一二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迦毘罗卫国尼拘律园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圣弟子，得于佛不坏净成就时，若彼诸天，先得于佛不坏净戒成就因缘往生者，皆大欢喜叹言：我以得于佛不坏净成就因缘故来生于此善趣天上，彼圣弟子今得于佛不坏净成就，以是因缘亦当复来生此善趣天中。于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，亦如是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八；一三一八一（一一二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种须陀洹道分：亲近善男子，听正法，内正思惟、法次法向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九；一三一八二（一一二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须陀洹分，何等为四？谓于佛不坏净，于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，是名须陀洹分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〇；一三一八三（一一二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有成就四法者，当知是须陀洹。何等为四？谓于佛不坏净，于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。是名四法成就者，当知是须陀洹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一——一七；一三一八四——一三一九〇（ ）

如不分别说，如是分别：比丘，比丘尼，式叉摩尼，沙弥，沙弥尼，优婆塞，优婆夷，成就四法者，当知是须陀洹，一一经如上说。

一八；一三一九一（一一二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沙门果，何等为四？谓须陀洹果，斯陀含果，阿那含果，阿罗汉果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九；一三一九二（一一二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沙门果，何等为四？谓须陀洹果，斯陀含果，阿那含果，阿罗汉果。何等为须陀洹果？谓三结断，是名须陀洹果。何等为斯陀含果？谓三结断，贪、恚、痴薄，是名斯陀含果。何等为阿那含果？谓五下分结断，是名阿那含果。何等为阿罗汉果？若彼贪欲永尽，瞋恚永尽，愚痴永尽，一切烦恼永尽，是名阿罗汉果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〇；一三一九三（一一三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于彼处有比丘经行，于彼处四沙门果中得一一果者，彼比丘尽其形寿，常念彼处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一——二三；一三一九四——一三一九六（ ）

如经行处，如是住处，坐处，卧处，亦如是说。

二四——四七；一三一九七——一三二二〇（ ）

如（是）比丘，如是比丘尼，式叉摩尼，沙弥，沙弥尼，优婆塞，优婆夷，一一四经如上说。

四八；一三二二一（一一三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如四食，于四大众生，安立饶益摄受。何等为四？谓抟食，触食，意思食，识食。如是四种福德润泽、善法润泽、安乐食。何等为四？谓于佛不坏净成就，福德润泽、善法润泽、安乐食；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，福德润泽、善法润泽、安乐食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九；一三二二二（一一三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于佛不坏净成就，福德润泽、善法润泽、安乐食；于法不坏净；于诸闻法可意爱念；圣戒成就，福德润泽、善法润泽、安乐食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〇；一三二二三（一一三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于佛不坏净成就者，福德润泽、善法润泽、安乐食；若法；（若僧）；若悭垢缠众生所，心离悭垢众，多住行解脱施，常施，乐于舍，等心行施；圣戒成就，福德润泽、善法润泽、安乐食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一；一三二二四（一一三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如是四种福德润泽、善法润泽、安乐食，彼圣弟子功德果报，不可称量得尔所福、尔所果报；然彼多福，堕大功德积聚数，如前五河譬经说，乃至说偈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二；一三二二五（一一三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有四十天子，极妙之色，夜过晨朝，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尔时，世尊告诸天子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诸天子！汝等成就于佛不坏净，于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」。时（一）天子从座起，整衣服，稽首佛足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成就于佛不坏净，缘此功德，身坏命终，今生天上」。一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于法不坏净成就，缘此功德，身坏命终，今生天上」。一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于僧不坏净成就，缘此功德，身坏命终，今生天上」。一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于圣戒成就，缘此功德，身坏命终，今生天上」。时四十天子，各于佛前，自记说须陀洹果已，即没不现。

五三——六二；一三二二六——一三二三五（）

如四十天子，如是四百天子，八百天子，十千天子，二十千天子，三十千天子，四十千天子，五十千天子，六十千天子，七十千天子，八十千天子，各于佛前，自记说须陀洹果已，即没不现。

四一 大迦叶相应

一；一三二三六（一一三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如月譬住，如新学惭愧、软下，摄心敛形而入他家。如明目士夫，临深登峰，摄心敛形，难速前进。如是比丘如月譬住，亦如新学惭愧、软下，御心敛形而入他家。迦叶比丘如月譬住，亦如新学惭愧、软下诸高慢，御心控形而入他家。如明目士夫，临深登峰，御心控形，正观而进。佛告比丘：于意云何？比丘为何等像类，应入他家」？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唯愿广说。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」。佛告诸比丘：「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若有比丘，于他家心不缚著贪乐，于他得利，他作功德，欣若在己，不生嫉想，亦不自举，亦不下人，如是像类比丘，应入他家」。尔时，世尊以手扪摸虚空，告诸比丘：「我今此手宁著空、缚空、染空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比丘之法，常如是不著、不缚、不染心而入他家。唯迦叶比丘，以不著、不缚、不染之心而入他家。于他得利及作功德，欣若在己，不生嫉想，不自举，不下人，其唯迦叶比丘应入他家」。尔时，世尊复以手扪摸虚空，告诸比丘；「于意云何？我今此手宁著空、缚空、染空以不」？诸比丘白佛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其唯迦叶比丘，心常如是，以不著、不缚、不染之心，入于他家」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何等像类比丘，应清净说法」？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唯愿广说。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」。佛告比丘：「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若有比丘作如是心，为人说法：何等人于我起净信心？为本已、当得供养——衣被，饮食，卧具，汤药？如是说者，名不清净说法。若复比丘，为人说法，作如是念：世尊显现正法律，离诸炽然，不待时节，即此现身，缘自觉知，正向涅槃。而诸众生沉溺老病死、忧悲

恼苦，如此众生闻正法者，以义饶益，长夜安乐。以是正法因缘，以慈心、悲心、哀愍心，欲令正法久住心而为人说，是名清净说法。唯迦叶比丘，有如是清净心为人说法，以如来正法律，乃至令法久住心而为人说。是故诸比丘！当如是学，如是说法，于如来正法律，乃至令法久住心，为人说法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；一三二三七（一一三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有比丘欲入他家，作如是念：彼当施我莫令不施，顿施非渐施，多施非少施，胜施非陋施，速施非缓施。以如是心而至他家，若他不施，乃至缓施，是比丘心则屈辱，以是因缘其心退没，自生障阂。若复比丘欲入他家，作如是念：出家之人，卒至他家，何由得施非不施，顿施非渐施，多施非少施，胜施非陋施，速施非缓施！作如是念而至他家，若彼不施，乃至缓施，是比丘心不屈辱，亦不退没，不生障碍。唯迦叶比丘，作如是念而入他家。是故诸比丘！当如是学，作如是念而入他家：出家之人，卒至他家，何由得施非不施，乃至速施非缓施」！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；一三二三八（一一三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摩诃迦叶，住舍卫国东园鹿子母讲堂。时尊者摩诃迦叶，晡时从禅觉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尔时，世尊告尊者摩诃迦叶：「汝当为诸比丘说法，教诫教授！所以者何？我常为诸比丘说法，教诫教授，汝亦应尔」。尊者摩诃迦叶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诸比丘难可教授，或有比丘不忍闻说」。佛告摩诃迦叶：「汝何因缘作如是说」？摩诃迦叶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见有两比丘，一名槃稠，是阿难弟子；二名阿浮毘，是摩诃目揵连弟子。彼二人共诤多闻，各言：汝来！当共论议。谁所知多？谁所知胜」？时尊者阿难住于佛后，以扇扇佛。语尊者摩诃迦叶言：「且止，尊者摩诃迦叶！且忍，尊者迦叶！此年少比丘，少智、恶智」。尊者摩诃迦叶语尊者阿难言：「汝且默然，莫令我于僧中问汝事」。时尊者阿难，即默然住。尔时，世尊告一比丘：「汝往至

彼槃稠比丘、阿浮毘比丘所，作是言：大师语汝」。时彼比丘，即受教至槃稠比丘、阿浮毘比丘所，作是言：「大师语汝」。时槃稠比丘、阿浮毘比丘答言：「奉教」。即俱往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。尔时，世尊告二比丘：「汝等二人，实共诤论，各言：汝来！试共论议，谁多、谁胜耶」？二比丘白佛言：「实尔，世尊」！佛告二比丘：「汝等持我所说修多罗，祇夜，受记，伽陀，优陀那，尼陀那，阿波陀那，伊帝目多伽，阇多伽，毘富罗，阿浮多达摩，优波提舍等法，而共诤论，各言：汝来！试共论议，谁多、谁胜耶」？二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佛告二比丘：「汝等不以我所说修多罗，乃至优波提舍而自调伏，自止息，自求涅槃耶」？二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二比丘：「汝知我所说修多罗，乃至优波提舍。汝愚痴人！应共诤论，谁多、谁胜耶」？时二比丘前礼佛足，重白佛言：「悔过，世尊！悔过，善逝！我愚、我痴，不善、不辩，而共诤论」。佛告二比丘：「汝实知罪悔过，愚痴、不善、不辩而共诤论。今已自知罪，自见罪，知见悔过，于未来世律仪戒生。我今受汝，怜愍故，令汝善法增长，终不退减。所以者何？若有自知罪，自见罪，知见悔过，于未来世律仪戒生，终不退减」。时二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四；一三二三九（一一三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摩诃迦叶，住舍卫国东园鹿子母讲堂。晡时从禅觉，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佛告迦叶：「汝当教授教诫诸比丘，为诸比丘说法，教诫教授。所以者何？我常为诸比丘说法，教诫教授，汝亦应尔」。尊者摩诃迦叶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诸比丘难可为说法，若说法者，当有比丘不忍、不喜」。佛告迦叶：「汝见何等因缘而作是说」？摩诃迦叶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有比丘，于诸善法无信敬心，若闻说法，彼则退没。若恶智人，于诸善法无精进、惭愧、智慧，闻说法者，彼则退没。若人贪欲、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惑，身行憍暴，忿恨、失念、不定、无智，闻说法者，彼则退没。世尊！如是比诸恶人者，尚不能令心住善法，况复增进！当知是辈，随其日夜，善法退减，不能增长。世尊！若有士夫，于诸善法信心清净，是则不退。于诸善法，精进、惭愧、

智慧，是则不退。不贪、不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惑，是则不退。身不弊暴，心不染污，不忿、不恨，定心、正念、智慧，是则不退。如是人者，于诸善法日夜增长，况复心住！此人日夜常求胜进，终不退减」。佛告迦叶：「如是，如是！于诸善法无信心者，是则退减。亦如迦叶次第广说」。时尊者摩诃迦叶，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作礼而去。

五；一三二四〇（一一四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摩诃迦叶，住舍卫国东园鹿子母讲堂。晡时从禅觉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尔时，世尊告摩诃迦叶：「汝当为诸比丘说法，教诫教授。所以者何？我常为诸比丘说法，教诫教授，汝亦应尔」。尊者摩诃迦叶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诸比丘，难可为说法，教诫教授。有诸比丘，闻所说法，不忍、不喜」。佛告摩诃迦叶：「汝何因缘作如是说」？摩诃迦叶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唯愿世尊为诸比丘说法。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」。佛告迦叶：「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」。佛告迦叶：「昔日，阿练若比丘，于阿练若比丘所，叹说阿练若法；于乞食比丘所，叹说乞食功德；于粪扫衣比丘所，叹说粪扫衣功德；若少欲、知足，修行远离，精勤方便，正念、正定，智慧漏尽身作证比丘所，随其所行，赞叹称说。迦叶！若于阿练若所叹说阿练若法，乃至漏尽比丘所叹说漏尽身作证。若见其人，悉共语言，随宜慰劳善来者：汝名何等？为谁弟子？让座令坐，叹其贤善。如其法像类，有沙门义，有沙门欲。如是赞叹时，若彼同住、同游者，则便决定随顺彼行，不久亦当同其所见，同其所欲」。佛告迦叶：「若是年少比丘，见彼阿练若比丘来，赞叹阿练若法；乃至漏尽身作证。彼年少比丘，应起出迎，恭敬礼拜问讯，乃至彼同住者，不久当得自义饶益。如是恭敬者，长夜当得安乐饶益」。佛告迦叶：「今日，比丘见彼来者知见大德，能感财利——衣被，饮食，床卧，汤药者，与共言语，恭敬问讯，叹言善来：何某名字？为谁弟子？叹其福德，能感大利——衣被，饮食，卧具，汤药。若与尊者相习近者，亦当丰足衣被，饮食，卧具，汤药。若复年少比丘，见彼来者大智大德，能感财利——衣被，饮食，卧具，汤药者，疾起出迎，恭敬问讯，叹言善来：大智大德，能

感大利——衣被，饮食，卧具，汤药。迦叶！如是年少比丘，长夜当得非义、不饶益苦。如是迦叶！斯等比丘，为沙门患，为梵行溺，为大映障，恶不善法，烦恼之患，重受诸有，炽然生死，未来苦报，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。是故迦叶！当如是学：为阿练若，于阿练若所称誉赞叹；粪扫衣，乞食，少欲知足，修行远离，精勤方便，正念、正定，正智漏尽身作证者，称誉赞叹，当如是学」。佛说此经已，尊者摩诃迦叶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六；一三二四一（一一四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摩诃迦叶，住舍卫国东园鹿子母讲堂。晡时从禅觉，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尔时，世尊告摩诃迦叶言：「汝今已老，年耆根熟，粪扫衣重，我衣轻好，汝今可住僧中，著居士坏色轻衣」。迦叶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已长夜习阿练若，赞叹阿练若、粪扫衣、乞食」。佛告迦叶：「汝观几种义，习阿练若，赞叹阿练若；粪扫衣、乞食，赞叹粪扫衣、乞食法」？迦叶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观二种义：现法得安乐住义，复为未来众生而作大明。未来世众生，当如是念：过去上座六神通，出家日久，梵行纯熟，为世尊所叹，智慧梵行者之所奉事。彼于长夜习阿练若、赞叹阿练若；粪扫衣、乞食，赞叹粪扫衣、乞食法。诸有闻者，净心随喜，长夜皆得安乐饶益」。佛告迦叶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迦叶！汝则长夜多所饶益，安乐众生，哀愍世间，安乐天人」。佛告迦叶：「若有毁訾头陀法者，则毁于我；若有称叹头陀法者，则称叹我。所以者何？头陀法者，我所长夜称誉、赞叹。是故迦叶，阿练若者，当称叹阿练若；粪扫衣、乞食者，当称叹粪扫衣、乞食法」。佛说此经已，摩诃迦叶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七；一三二四二（一一四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摩诃迦叶，久住舍卫国阿练若床坐处，长须发，著弊纳衣，来诣佛所。尔时，世尊无数大众围绕说法。时诸比丘，见摩诃迦叶从远而来。见已，于尊者摩诃迦叶所，起轻慢心言：此何等比丘，衣服龘陋，无有仪容而来，衣服佯佯而来？尔时

，世尊知诸比丘心之所念，告摩诃迦叶：「善来迦叶！于此半座。我今竟知谁先出家，汝耶、我耶」？彼诸比丘心生恐怖，身毛皆竖，并相谓言：「奇哉尊者！彼尊者摩诃迦叶，大德、大力，大师弟子、请以半座」。尔时，尊者摩诃迦叶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佛是我师，我是弟子」。佛告迦叶：「如是，如是！我为大师，汝是弟子。汝今且坐，随其所安」。尊者摩诃迦叶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尔时，世尊复欲警悟诸比丘，复以尊者摩诃迦叶，同己所得殊胜广大功德，为现众故，告诸比丘：「我离欲恶不善法，有觉、有观，初禅具足住，若日、若夜、若日夜；摩诃迦叶亦复如我，离欲恶不善法，乃至初禅具足住，若日、若夜、若日夜。我欲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禅具足住，若日、若夜、若日夜；彼摩诃迦叶亦复如是，乃至第四禅具足住，若日、若夜、若日夜。我随所欲，慈，悲，喜，舍；空入处，识入处，无所有入处，非想非非想入处；神通境界，天耳，他心智，宿命智，生死智，漏尽智具足住，若日、若夜、若日夜。彼迦叶比丘，亦复如是，乃至漏尽智具足住，若日、若夜、若日夜」。尔时，世尊于无量大众中，称叹摩诃迦叶同己广大胜妙功德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八；一三二四三（一一四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尊者摩诃迦叶，尊者阿难，住耆阇崛山。时尊者阿难诣尊者摩诃迦叶所，语尊者摩诃迦叶言：「今可共出耆阇崛山，入王舍城乞食」？尊者摩诃迦叶，默然而许。时尊者摩诃迦叶，尊者阿难，著衣持钵，入王舍城乞食。尊者阿难语尊者摩诃迦叶：「日时太早，可共暂过比丘尼精舍」。即便往过。时诸比丘尼遥见尊者摩诃迦叶，尊者阿难，从远而来，疾敷床座，请令就坐。时诸比丘尼礼尊者摩诃迦叶、阿难足已，退坐一面。尊者摩诃迦叶为诸比丘尼种种说法，示教、照喜。示教、照喜已，时偷罗难陀比丘尼不喜悦，说如是恶言：「云何阿梨摩诃迦叶，于阿梨阿难鞞提诃牟尼前，为比丘尼说法？譬如贩针儿于针师家卖，阿梨摩诃迦叶亦复如是，于阿梨阿难鞞提诃牟尼前，为诸比丘尼说法」。尊者摩诃迦叶，闻偷罗难陀比丘尼心不喜悦，口说恶言。闻已，语尊者阿难：「汝看是偷罗难陀比丘尼，心不喜悦，口说恶言。云何阿难？我是贩针儿，汝是

针师，于汝前卖耶」？尊者阿难语尊者摩诃迦叶：「且止，当忍！此愚痴老妪，智慧薄少，不曾修习故」。「阿难！汝岂不闻世尊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所知所见，于大众中说月譬经，教诫教授，比丘当如月譬住，常如新学，如是广说。为说阿难如月譬住，常如新学耶」？阿难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摩诃迦叶」！「阿难！汝闻世尊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所知所见，说言：比丘当如月譬住，常如新学，其唯摩诃迦叶比丘」？阿难答言：「如是，尊者摩诃迦叶」！「阿难！汝曾为世尊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所知所见，于无量大众中，请汝来坐耶？又复世尊以同己广大之德，称叹汝阿难离欲恶不善法，乃至漏尽通称叹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摩诃迦叶」！「如是阿难！世尊如来、应、等正觉，于无量大众中，口自说言：善来摩诃迦叶！请汝半座。复于大众中，以同己广大功德，离欲恶不善法，乃至漏尽通，称叹摩诃迦叶耶」？阿难答言：「如是，尊者摩诃迦叶」！时摩诃迦叶于比丘尼众中，师子吼已而去。

九；一三二四四（一一四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尊者摩诃迦叶，尊者阿难，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。世尊涅槃未久，时世饥馑，乞食难得。时尊者阿难，与众多年少比丘俱，不能善摄诸根，食不知量，不能初夜、后夜精勤禅思，乐著睡眠，常求世利，人间游行，至南天竺。有三十年少弟子，舍戒还俗，余多童子。时尊者阿难，于南山国土游行，以少徒众，还王舍城。时尊者阿难举衣钵，洗足已，至尊者摩诃迦叶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时尊者摩诃迦叶问尊者阿难：「汝从何来？徒众尠少」？阿难答言：「从南山国土人间游行，年少比丘三十人，舍戒还俗，徒众损减。又今在者，多是童子」。尊者摩诃迦叶语阿难言：「有几福利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所知所见，听三人已上，制群食戒」？阿难答言：「为二事故。何等为二？一者、为贫小家。二者、多诸恶人以为伴党相破坏故。莫令恶人于僧中住，而受众名，映障大众，别为二部，互相嫌诤」。尊者迦叶语阿难言：「汝知此义，如何于饥馑时，与众多年少弟子，南山国土游行，令三十人舍戒还俗，徒众损减，余者多是童子！

〔如〕阿难！汝徒众消灭，汝是童子！不知筹量」。阿难答言：「云何尊者摩诃迦叶！我已头发二色，犹言童子」？尊者摩诃迦叶言：「汝于饥馑

世，与诸年少弟子人间游行，致令三十弟子舍戒还俗，其余在者复是童子，徒众消灭，不知筹量，而言宿士众坏。阿难！众极坏。阿难！汝是童子，不筹量故」。时低舍比丘尼，闻尊者摩诃迦叶，以童子责尊者阿难毘提诃牟尼。闻已，不欢喜，作是恶言：「云何阿梨摩诃迦叶，本外道门，而以童子呵责阿梨阿难毘提诃牟尼，令童子名流行」？尊者摩诃迦叶，以天耳闻低舍比丘尼心不欢喜，口出恶言。闻已，语尊者阿难：「汝看是低舍比丘尼，心不欢喜，口说恶语，言：摩诃迦叶本外道门，而责阿梨阿难毘提诃牟尼，令童子名流行」。尊者阿难答言：「且止，尊者摩诃迦叶！忍之，尊者摩诃迦叶！此愚痴老妪，无自性智」。尊者摩诃迦叶语阿难言：「我自出家，都不知有异师，唯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。我未出家时，常念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。知在家荒务，多诸烦恼；

出家空闲，难可俗人，处于非家，一向鲜洁，尽其形寿，纯一满净，梵行清白。当剃须发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，以百千金贵价之衣，段段割截为僧伽梨。若世间（有）阿罗汉者，闻（之当）从出家。我出家已，于王舍城那罗聚落中间、多子塔所，遇值世尊，正身端坐，相好奇特，诸根寂静，第一息灭，犹如金山。我时见已，作是念：此是我师，此是世尊，此是罗汉，此是等正觉。我时一心，合掌敬礼，白佛言：是我大师，我是弟子。佛告我言：如是，迦叶！我是汝师，汝是弟子。迦叶！汝今成就如是真实净心！所恭敬者，不知言知，不见言见，实非罗汉而言罗汉，非等正觉言等正觉者，应当自然身碎七分。迦叶！我今知故言知，见故言见，真阿罗汉言阿罗汉，真等正觉言等正觉。迦叶！我今有因缘故，为声闻说法，非无因缘故；依非无依；有神力非无神力。是故迦叶！若欲闻法，应如是学。若欲闻法，以义饶益，当一其心，恭敬尊重，专心侧听，而作是念：我当正观五阴生灭，六触入处集起灭没；

于四念处正念乐住，修七觉分，八解脱身作证。常念其身，未尝断绝，离无惭愧，于大师所及大德梵行，常住惭愧，如是应当学。尔时，世尊为我说法，示教、照喜。示教、照喜已，从座起去，我亦随去。向于住处，我以百千价直衣割截僧伽梨四摄为座。尔时，世尊知我至心，处处下道，我即敷

衣以为坐具，请佛令坐。世尊即坐，以手摩衣，叹言：迦叶！此衣轻细，此衣柔软！我时白言：如是，世尊！此衣轻细，此衣柔软，唯愿世尊受我此衣！佛告迦叶：汝当受我粪扫衣，我当受汝僧伽梨。佛即自手授我粪扫纳衣，我即奉佛僧伽梨。如是渐渐教授，我八日之中，以学法受于乞食；至第九日，起于无学。阿难！若有正问：谁是世尊法子；从佛口生，从法化生，付以法财——诸禅、解脱、三昧、正受，应答我是，是则正说。譬如转轮圣王第一长子，当以灌顶住于王位，受王五欲，不苦方便，自然而得。我亦如是，为佛法子，从佛口生，从法化生，得法余财——诸禅、解脱、三昧、正受，不苦方便，自然而得。

譬如转轮圣王宝象，高七八肘，一多罗叶能映障者，如是我所成就六神通智则可映障。若有于神通境界智证有疑惑者，我悉能为分别记说。天耳，他心通，宿命智，生死智，漏尽作证智通有疑惑者，我悉能为分别记说，令得决定」。尊者阿难语尊者摩诃迦叶：「如是，如是，摩诃迦叶！如转轮圣王宝象，高七八肘，欲以一多罗叶能映障者，如是尊者摩诃迦叶六神通智，则可映障。若有于神通境界作证智，乃至漏尽作证智有疑惑者，尊者摩诃迦叶能为记说，令其决定。我于长夜，敬信尊重尊者摩诃迦叶，以有如是大德神力故」。尊者摩诃迦叶说是语时，尊者阿难闻其所说，欢喜受持。

一〇；一三二四五（九〇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摩诃迦叶，尊者舍利弗，住耆阇崛山中。时有众多外道出家，诣尊者舍利弗，与尊者面相问讯，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语尊者舍利弗言：「云何舍利弗！如来有后生死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诸外道！世尊说言：此是无记」。又问：「云何舍利弗？如来无后生死耶」？舍利弗答言：「诸外道！世尊说言：此是无记」。又问：「舍利弗？如来有后生死、无后生死耶」？舍利弗答言：「世尊说言：此是无记」。又问：「舍利弗？如来非有后生死、非无后生死耶」？舍利弗答言：「诸外道！世尊说言：此是无记」。诸外道出家又问：「尊者舍利弗！云何所问如来有后生死，无后生死，有后无后，非有后非无后，一切答言：世尊说此是无记？云何为上座，如愚、如痴，不善、不辩，如婴儿无自性智」

！作此语已，从坐起去。尔时，尊者摩诃迦叶，尊者舍利弗，相去不远，各坐树下，昼日禅思。尊者舍利弗知诸外道出家去已，诣尊者摩诃迦叶所，共相问讯，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以向与诸外道出家所论说事，具白尊者摩诃迦叶。「尊者摩诃迦叶！何因何缘，世尊不记说后有生死，后无生死，后有后无，非有非无生死耶」？尊者摩诃迦叶语舍利弗言：「若说如来后有生死者，是则为色。若说如来无后生死，是则为色。若说如来有后生死、无后生死，是则为色。若说如来非有后、非无后生死，是则为色。如来者，色已尽，心善解脱，言有后生死者，此则不然；无后生死，有后无后，非有后、非无后生死，此亦不然。如来者，色已尽，心善解脱，甚深、广大、无量、无数、寂灭、涅槃。舍利弗！若说如来有后生死者，是则为受，为想，为行，为识，为动，为虑，为虚诳，为有为，为爱；乃至非有非无后有，亦如是说。如来者，爱已尽，心善解脱，是故说后有者不然；后无，后有无，后非有非无者不然。如来者，爱已尽，心善解脱，甚深、广大、无量、无数、寂灭、涅槃。舍利弗！如是因、如是缘故，有问世尊如来，若有，若无，若有无，若非有非无后生死，不可记说」。时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还本处。

一一；一三二四六（九〇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摩诃迦叶，住舍卫国东园鹿子母讲堂。晡时从禅觉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何缘，世尊先为诸声闻少制戒，时多有比丘心乐习学？今多为声闻制戒，而诸比丘少乐习学」？佛言：「如是，迦叶！命浊，烦恼浊，劫浊，众生浊，见浊众生，善法退减故，大师为诸声闻多制禁戒，少乐习学。迦叶！譬如劫欲坏时，真宝未灭，有诸相似伪宝出于世间；伪宝出已，真宝则没。如是迦叶！如来正法欲灭之时，有相似像法生；相似像法出世间已，正法则灭。譬如大海中船，载多珍宝，则顿沉没，如来正法则不如是，渐渐消灭。如来正法，不为地界所坏，不为水、火、风界所坏。乃至恶众生出世，乐行诸恶，欲行诸恶，成就诸恶；非法言法，法言非法，非律言律，律言非律。以相似法句、味炽然，如来正法于此则没。迦叶！有五因缘，能令如来正法沉没。何等为五？若比丘于大师所，不敬、不重、不下意供养

；于大师所不敬、不重、不下意供养已，然复依倚而住；若法，若学，若随顺教，若诸梵行大师所称叹者，不敬、不重、不下意供养，而依止住。是名迦叶！五因缘故，如来正法于此沉没。迦叶！有五因缘，令如来法律，不没、不忘、不退。何等为五？若比丘于大师所，恭敬、尊重、下意供养，依止而住；若法，若学，若随顺教，若诸梵行大师所称叹者，恭敬、尊重、下意供养，依止而住。迦叶！是名五因缘，如来法律，不没、不忘、不退。是故迦叶！当如是学：于大师所当修恭敬、尊重、下意供养，依止而住；若法，若学，若随顺教，若诸梵行大师所赞叹者，恭敬、尊重、下意供养，依止而住」。佛说是经已，尊者摩诃迦叶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（月喻、施与，角胜、无信，佛为根本，极老、纳衣重，是时、众减少，外道、法损坏）。

四二 聚落主相应

一；一三二四七（九〇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遮罗周罗那罗聚落主，来诣佛所，面前问讯慰劳，问讯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昙！我闻古昔歌舞戏笑耆年宿士作如是说：若伎儿于大众中歌舞戏笑，作种种伎，令彼大众欢乐喜笑，以是业缘，身坏命终，生欢喜天。于此瞿昙法中，所说云何」？佛告聚落主：「且止，莫问此义」。如是再三，犹请不已。佛告聚落主：「我今问汝，随汝意答。古昔此聚落众生，不离贪欲，贪欲缚所缚；不离瞋恚，瞋恚缚所缚；不离愚痴，愚痴缚所缚。彼诸伎儿，于大众坐中，种种歌舞伎乐嬉戏，令彼众人欢乐喜笑。聚落主！当其彼人欢乐喜笑者，岂不增长贪、恚、痴缚耶」？聚落主白佛言：「如是，瞿昙」！「聚落主！譬如有人以绳反缚，有人长夜以恶心，欲令此人非义饶益，不安不乐，数数以水浇所缚绳，此人被缚，岂不转增急耶」？聚落主言：「如是，瞿昙」！佛言聚落主：「古昔众生亦复如是，不离贪欲、瞋恚、痴缚，缘彼嬉戏欢乐喜笑，更增其缚」。聚落主言：「实尔，瞿昙！彼诸伎儿，令其众生欢乐喜笑，转增贪欲、瞋恚、痴缚。以是因缘，身坏命终生善趣者，无有是处」。佛告

聚落主：「若言古昔伎儿，能令大众欢乐喜笑，以是业缘生欢喜天者，是则邪见。若邪见者，应生二趣：若地狱趣，若畜生趣」。说是语时，遮罗周罗那罗聚落主，悲泣流泪。尔时，世尊告聚落主：「是故我先三问不答言：聚落主！且止，莫问此义」。聚落主白佛言；「瞿昙！我不以瞿昙说故而悲泣也。我自念：昔来云何为彼愚痴、不辨、不善，诸伎儿辈所见欺诳，言大众中作诸伎乐，乃至生欢喜天！我今定思：云何伎儿歌舞嬉戏，生欢喜天？瞿昙！我从今日，舍彼伎儿恶不善业，归佛，归法，归比丘僧」。佛言：「善哉聚落主！此真实要」。尔时，遮罗周罗那罗聚落主，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顶礼佛足，欢喜而去。

二；一三二四八（九〇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战鬪活聚落主，来诣佛所，恭敬问讯。问讯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昙！我闻古昔战鬪活耆年宿士作是言：若战鬪活，身被重铠，手执利器，将士先锋，堪能方便摧伏怨敌；缘此业报，生箭降伏天。于瞿昙法中，其义云何」？佛告战鬪活：「且止，莫问此义」。如是再三问，亦再三止之。犹问不已，佛告聚落主：「我今问汝，随汝意答。聚落主！于意云何？若战鬪活身被甲胄，为战士先锋，堪能方便摧伏怨敌，此人岂不先起伤害之心，欲摄缚、枷鑽、斫刺、杀害于彼耶」？聚落主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聚落主：「为战鬪活有三种恶邪，若身、若口、若意。以此三种恶邪因缘，身坏命终，得生善趣箭降伏天者，无有是处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若古昔战鬪活耆年宿士作如是见，作如是说：若诸战鬪活，身被甲胄，手执利器，命敌先登，堪能方便摧伏怨敌，以是因缘生箭降伏天者，是则邪见。邪见之人，应生二处：若地狱趣，若畜生趣」。说是语时，彼聚落主悲泣流泪。佛告聚落主：「以是义故，我先再三语汝且止，不为汝说」。聚落主白佛言：「我不以瞿昙语故悲泣。我念古昔诸鬪战活耆年宿士，愚痴、不善、不辨、长夜欺诳，作如是言：若战鬪活，身被甲胄，手执利器，命敌先登，乃至得生箭降伏天，是故悲泣。我今定思：诸战鬪活，恶业因缘，身坏命终生箭降伏天者，无有是处。瞿昙！我从今日舍诸恶业，归佛，归法，归比丘僧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此真实要」。时

战鬪活聚落主，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即从座起，作礼而去。

三；一三二四九（九〇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调马聚落主，来诣佛所，恭敬问讯，退坐一面。尔时，世尊告调马聚落主：「调伏马者，有几种法」？聚落主答言：「瞿昙！有三种法。何等为三？谓一者、柔软，二者、刚强，三者、柔软刚强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若以三种法，马犹不调，当如之何」？聚落主言：「便当杀之」。聚落主白佛言：「瞿昙！无上调御丈夫者，当以几种法调御丈夫」？佛告聚落主：「我亦以三法调御丈夫。何等为三？一者、柔软，二者、刚强，三者、柔软刚强」。聚落主白佛：「瞿昙！若三种调御丈夫犹不调者，当如之何」？佛言：「聚落主，三事调伏犹不调者，便当杀之。所以者何？莫令我法有所屈辱」。调马聚落主白佛言：「瞿昙法中，杀生者不净；瞿昙法中不应杀，而今说言不调伏者亦当杀之」？佛告聚落主：「如汝所言。如来法中，杀生者不净，如来不应有杀。聚落主！然我以三种法调御丈夫，彼不调者，不复与语，不复教授，不复教诫。聚落主！若如来调御丈夫，不复与语，不复教授，不复教诫，岂非杀耶」？调马聚落主白佛言：「瞿昙！若调御丈夫不复与语，不复教授，不复教诫，真为杀也。是故我从今日，舍诸恶业，归佛，归法、归比丘僧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此真实要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调马聚落主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即从座起，作礼而去。

四；一三二五〇（九一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凶恶聚落主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不修何等法故，于他生瞋恚？生瞋恚故，口说恶言，他为其作恶性名字」？佛告聚落主：「不修正见故，于他生瞋，生瞋恚已，口说恶言，他为其作恶性名字。不修正志，正语，正业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故，于他生瞋，生瞋恚故，口说恶言，他为其作恶性名字」。复问世尊：「修习何法，于他不瞋，不瞋恚故，口说善言，他为其作贤善名字」？佛告聚落主：「修正见故，于他不瞋，不瞋恚故，口

说善言，他为其作贤善名字。修习正志，正语，正业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故，于他不瞋，不瞋恚故，口说善言，他为其作贤善名字」。凶恶聚落主白佛言：「奇哉世尊！善说此言。我不修正见故，于他生瞋，生瞋恚已，口说恶言，他为我作恶性名字。我不修正志，正语，正业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故，于他生瞋，生瞋恚故，口说恶言，他为我作恶性名字。是故我今当舍瞋恚，刚强，麁澁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此真实要」。佛说此经已，凶恶聚落主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五；一三二五一（九一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摩尼珠髻聚落主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先日，国王集诸大臣，共论议言：云何沙门释子比丘，自为受畜金银、宝物，为净耶？为不净耶？其中有言：沙门释子应受畜金银、宝物。又复有言：不应自为受畜金银、宝物。世尊！彼言沙门释子，应自为受畜金银、宝物者，为从佛闻，为自出意？说作是语者，为随顺法，为不随顺？为真实说，为虚妄说？如是说者，得不堕于呵责处耶」？佛告聚落主：「此则妄说，非真实说，非是法说，非随顺说，堕呵责处。所以者何？沙门释子自为受畜金银、宝物者，不清净故。若自为己受畜金银、宝物者，非沙门法，非释种子法」。聚落主白佛言：「奇哉世尊！沙门释子受畜金银、宝物者，非沙门法，非释种子法，此真实说。世尊作是说者，增长胜妙。我亦作是说：沙门释子不应自为受畜金银、宝物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若沙门释子自为受畜金银、珍宝清净者，五欲功德悉应清净」！摩尼珠髻聚落主，闻佛所说，欢喜作礼而去。

尔时，世尊知摩尼珠髻聚落主去已，告尊者阿难：「若诸比丘依止迦兰陀竹园住者，悉呼令集于食堂」。时尊者阿难即受佛教，周遍宣令，依止迦兰陀竹园比丘，集于食堂。比丘集已，往白世尊：「诸比丘已集食堂，惟世尊知时」。尔时，世尊往诣食堂，大众前坐。坐已，告诸比丘：「今日有摩尼珠髻聚落主，来诣我所，作如是言：先日，国王集诸大臣作如是论议：沙门释子自为受畜金银、宝物，为清净不？其中有言清净者，有言不清净者。今问世尊：言清净者，为从佛闻，为自妄说，如上广说。彼摩尼珠髻聚落主

，闻我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诸比丘！国王、大臣共集论议，彼摩尼珠髻聚落主，于大众前师子吼说：沙门释种子不应自为受畜金银、宝物。诸比丘！汝等从今日，须木索木，须草索草，须车索车，须作人索作人，慎勿为己受取金银、种种宝物」！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六；一三二五二（九一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瞻婆国揭伽池侧。时有王顶聚落主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尔时，世尊告王顶聚落主：「今者众生，依于二边。何等为二？一者、乐著卑下田舍常人，凡夫五欲；二者、自苦方便不正，非义饶益。聚落主！有三种乐受欲乐卑下田舍常人凡夫，有三种自苦方便不正非义饶益。聚落主！何等为三种卑下田舍常人凡夫乐受欲乐？有受欲者，非法滥取，不以安乐自供，不供养父母，给足兄弟、妻子、奴婢、眷属、朋友、知识，亦不随时供养沙门、婆罗门，仰求胜处安乐果报，未来生天，是名世间第一受欲。复次、聚落主！受欲乐者，以法、非法滥取财物，以乐自供，供养父母，给足兄弟、妻子、奴婢、眷属、朋友、知识，而不随时供养沙门、婆罗门，仰求胜处安乐果报，未来生天，是名第二受欲乐者。复次、聚落主！有受欲乐者，以法求财，不以滥取。以乐自供，供养父母，给足兄弟、妻子、奴婢、眷属、知识、随时供养沙门、婆罗门，仰求胜处安乐果报，未来生天，是名第三受欲乐者。

聚落主！我不一向说受欲平等；我说受欲者其人卑下，我说受欲者是其中人，我说受欲者是其胜人。何等为卑下受欲者？谓非法滥取，乃至不仰求胜处安乐果报，未来生天，是名我说卑下者受欲。何等为中人受欲？谓受欲者，以法、非法而求财物，乃至不求未来生天，是名我说第二中人受欲。何等为我说胜人受欲？谓彼以法求财，乃至未来生天，是名我说第三胜人受欲。何等为三种自苦方便，是苦非法不正，非义饶益？有一自苦枯槁活，初始犯戒、污戒，彼修种种苦行，精勤方便住处住。彼不能现法得离炽然，过人法，胜妙知见，安乐住。聚落主！是名第一自苦方便枯槁活。复次、自苦方便枯槁活，始不犯戒、污戒，而修种种苦行，亦不由此现法得离炽然，过人法，胜妙知见，安乐住，是名第二自苦方便枯槁活。复次、自苦方便枯槁活，

不初始犯戒、污戒，然修种种苦行方便，亦不能现法离炽然，得过人法，胜妙知见，安乐住，是名第三自苦方便枯槁活。聚落主！我不说一切自苦方便枯槁活，悉等：我说有自苦方便是卑劣人，有说自苦方便是中人，有说自苦方便是胜人。

何等自苦方便卑劣人？若彼自苦方便，初始犯戒、污戒，乃至不得胜妙知见、安乐住，是名我说自苦方便卑劣人。何等为自苦方便中人？若彼自苦方便，不初始犯戒、污戒，乃至不得胜妙知见，安乐住，是名我说自苦方便中间人。何等为自苦方便胜人？若彼自苦方便枯槁活，不初始犯戒、污戒，乃至不得胜妙知见，安乐住，是名我说自苦方便胜人。聚落主！是名三种自苦方便，是苦非法不正，非义饶益。聚落主！有道有迹，不向三种受欲随顺方便，卑下田舍常人凡夫；不向三种自苦方便，是苦非法不正非义饶益。聚落主！何等为道？何等为迹？不向三种受欲，三种自苦方便？聚落主！为欲贪障阂故，或欲自害，或欲害他，或欲俱害，现法、后世得斯罪报，心法忧苦；瞋恚、痴所障，或欲自害，或欲害他，或欲俱害，现法、后世得斯罪报，心法忧苦。若离贪障，不欲方便自害、害他、自他俱害，不现法、后世受此罪报，彼心心法常受喜乐；如是离瞋恚、愚痴障阂，不欲自害，不欲害他，自他俱害，不现法、后世受斯罪报，彼心心法常受安乐。

于现法中，远离炽然，不待时节，亲近涅槃，即此身现，缘自觉知。聚落主！如此现法永离炽然，不待时节，亲近涅槃，即此现身，缘自觉知者，为八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」。当其世尊说是法时，王顶聚落主远尘、离垢，得法眼净。时王顶聚落主，见法，得法，知法，深入于法，度疑，不由于他，于正法律得无所畏。即从坐起，整衣服，合掌白佛：「我今已度，世尊！归佛，归法，归比丘僧。从今尽寿为优婆塞」。时（王顶聚落主）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七；一三二五三（九一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力士人间游行，到麟鞞罗住处鹦鹉阎浮林。时有竭昙聚落主，闻沙门瞿昙在力士人间游行，至麟鞞罗聚落鹦鹉阎浮林，说现

法苦集、苦没，我当往诣彼沙门瞿昙；若我诣沙门瞿昙者，彼必为我说现法苦集、苦没。即往彼欝鞞罗聚落，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闻世尊常为人说现法苦集、苦没。善哉世尊！为我说现法苦集、苦没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我若说过去法苦集、苦没者，知汝于彼为信为不信，为欲不欲，为念不念，为乐不乐？汝今苦不？我若说未来苦集、苦没者，知汝于彼为信不信，为欲不欲，为念不念，为乐不乐？汝今苦不？我今于此说现法苦集、苦没。聚落主！若众生所有苦生，彼一切皆以欲为本，欲生，欲集，欲起，欲因，欲缘而苦生」。聚落主白佛言：「世尊极略说法，不广分别，我所不解。善哉世尊！唯愿广说，令我等解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我今问汝，随汝意说。聚落主！于意云何？若众生于此欝鞞罗聚落住者，若缚、若打、若责、若杀，汝心当起忧悲恼苦不」？聚落主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亦不一向。若诸众生于此欝鞞罗聚落住者，于我有欲、有贪、有爱、有念，相习近者，彼遭若缚、若打、若责、若杀，我则生悲忧恼苦；若彼众生所，无欲、贪、爱、念、相习近者，彼遭缚、打、责、杀，我何为横生忧悲恼苦」？佛告聚落主：「是故当知！众生种种苦生，彼一切皆以欲为本，欲生，欲习，欲起，欲因，欲缘而生众苦。聚落主！于意云何？汝依父母不相见者，则生欲、贪、爱、念不」？聚落主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「聚落主！于意云何？若见、若闻，彼依父母，当起欲、爱、念不」？聚落主言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复问聚落主：「于意云何？彼依父母若无常变异者，当起忧悲恼苦不」？聚落主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若依父母无常变异者，我或隣死，岂唯忧悲恼苦」！佛告聚落主：「是故当知，若诸众生所有苦生，一切皆以爱欲为本，欲生，欲集，欲起，欲因，欲缘，而生苦」。聚落主言：「奇哉世尊！善说如此依父母譬。我有依父母，居在异处，我日日遣信问其安否。使未时还，我已忧苦，况复无常而无忧苦」？佛告聚落主：「是故我说其诸众生，所有忧苦，一切皆以欲为根本，欲生，欲集，欲起，欲因，欲缘而生忧苦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若有四爱念无常变异者，则四忧苦生；若三、二，若一爱念无常变异者，则一忧苦生。聚落主！若都无爱念者，则无忧苦尘劳」。即说偈言：

「若无世间爱念者，则无忧苦尘劳患，一切忧苦消灭尽，犹如莲花不著水」。

当其世尊说是法时，竭昙聚落主远尘、离垢，得法眼净。见法，得法，深入于法，度诸狐疑，不由于他，不由他度，于正法律得无所畏。从座起，整衣服，合掌白佛：「已度，世尊！我已超越。我从今日，归佛，归法，归比丘僧，尽其寿命，为优婆塞，唯忆持我」！佛说此经已，竭昙聚落主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八；一三二五四（九一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摩竭提国人间游行，与千二百五十比丘，千优婆塞，五百乞残食人，从城至城，从聚落至聚落，人间游行，至那罗聚落好衣庵罗园中。时有刀师氏聚落主，是尼揵弟子，诣尼揵所，礼尼揵足，退坐一面。尔时，尼揵语刀师氏聚落主：「汝能共沙门瞿昙作赘梨论，令沙门瞿昙不得语，不得不语耶」？聚落主言：「阿梨！我立何等论为赘梨论？令沙门瞿昙不得语，不得不语」。尼揵语聚落主言：「汝往诣沙门瞿昙所，作是问：瞿昙常愿，欲令诸家福利具足增长，作如是愿，如是说不？若答汝言不者，汝当问言：沙门瞿昙与凡愚夫有何等异？若言有愿、有说者，当复问言：沙门瞿昙若有如是愿、如是说者，今云何于饥馑世游行人间，将诸大众千二百五十比丘，千优婆塞，五百乞残食人，从城至城，从村至村，损费世间，如大雨霡雨，〔已〕乃是减损，非增益也。瞿昙所说，殊不相应！不类、不似，前后相违！如是聚落主！是名赘梨论，令彼沙门瞿昙，不得语，不得不语」。尔时，刀师氏聚落主，受尼揵劝教已，诣佛所，恭敬问讯。恭敬问讯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：「瞿昙！常欲愿令诸家福利增长不」？佛告聚落主：「如来长夜欲令诸家福利增长，亦常作是说」。聚落主言：「若如是者，云何瞿昙于饥馑世，人间乞食，将诸大众，乃至不似、不类，前后相违」！佛告聚落主：「我忆九十一劫以来，不见一人施一比丘，有尽有减。聚落主！汝观今日，有人家大富，多钱财，多眷属，多仆从，当知其家长夜好施，真实寂止，故致斯福利。聚落主！有八因缘，令人损减，福利不增。何等为八？王所逼，贼所劫，火所焚，水所漂，藏自消减，抵债不还，怨憎残破，恶

子费用。有是八种，为钱财难聚。聚落主！我说无常为第九句。如是聚落主！汝舍九因、九缘，而言沙门瞿昙破坏他家，不舍恶言，不舍恶见，如铁枪投水，身坏命终生地狱中」。时刀师氏聚落主，心生恐怖，身毛皆竖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悔过！如愚、如痴，不善、不辩，于瞿昙所，不实欺诳，虚说妄语」。（刀师氏聚落主）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去。

九；一三二五五（九一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那罗聚落好衣庵罗园中。时有刀师氏聚落主，先是尼揵弟子。诣尼揵所，礼尼揵足，退坐一面。尔时，尼揵语聚落主：「汝能共沙门瞿昙作疾梨论，令沙门瞿昙不得语，不得不语」？聚落主白尼揵：「阿梨！何等为疾梨论？令沙门瞿昙不得语，不得不语耶」？尼揵语聚落主：「汝往沙门瞿昙所，作如是言：瞿昙不常欲安慰一切众生，赞叹安慰一切众生耶？若言不者，应语言瞿昙与凡愚夫有何等异？若言常欲安慰一切众生，赞叹安慰一切众生者，复应问言：若欲安慰一切众生者，以何等故，或为一种人说法，或不为一种人说法？作如是问者，是名疾梨论，令彼沙门瞿昙，不得语，不得不语」。尔时，聚落主受尼揵劝进已，往诣佛所，恭敬问讯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昙！岂不欲常安慰一切众生，叹说安慰一切众生」？佛告聚落主：「如来长夜慈愍安慰一切众生，亦常叹说安慰一切众生」。聚落主白佛言：「若然者，如来何故为一种人说法，又复不为一种人说法」？佛告聚落主：「我今问汝，随意答我。

聚落主！譬如有三种田：有一种田沃壤肥泽，第二田中，第三田堉薄。云何聚落主！彼田主先于何田耕治下种」？聚落主言：「瞿昙！于最沃壤肥泽者，先耕下种」。「聚落主！复于何田次耕下种」？聚落主言：「瞿昙！当于中田，次耕下种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复于何田次耕下种」？聚落主言：「当于最下堉薄之田，次耕下种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何故如是」？聚落主言：「不欲废田，存种而已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我亦如是，如彼沃壤肥泽田者，我诸比丘、比丘尼亦复如是，我常为彼演说正法：初、中、后善，善义、善味，纯一满净，梵行清白，开示显现。彼闻法已，依于我舍、我洲、我覆、我荫、我趣，常以净眼观我而住。作如是念：佛所说法，我悉受持，令我长

夜以义饶益，安隐乐住。聚落主！如彼中田者，我弟子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亦复如是。我亦为彼演说正法：初、中、后善，善义、善味，纯一满净，梵行清白，开发显示。彼闻法已，依于我舍、我洲、我覆、我荫、我趣，常以净眼观察我住。

作如是念：世尊说法，我悉受持，令我长夜以义饶益，安隐乐住。聚落主！如彼田家最下田者，如是我为诸外道异学，尼揵子辈，亦为说法：初、中、后善，善义、善味，纯一满净，梵行清白，开示显现。然于彼等少闻法者，亦为其说；多闻法者，亦为其说。然其彼众，于我善说法中得一句法，知其义者，亦复长夜以义饶益，安隐乐住」。时聚落主白佛：「甚奇世尊！善说如是三种田譬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汝听我更说譬类。譬如士夫有三水器：第一器不穿、不坏，亦不津漏；第二器不穿、不坏，而有津漏；第三器者，穿、坏、津漏。云何聚落主！彼士夫三种器中，常持净水，著何等器中」？聚落主言：「瞿昙！当以不穿、不坏、不津漏者，先以盛水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次复应以何器盛水」？聚落主言：「瞿昙！当持彼器不穿、不坏，而津漏者，次以盛水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彼器满已，复以何器为后盛水」？聚落主言：「以穿、坏、津漏之器，最后盛水。所以者何？须臾之间，供小用故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如彼士夫，不穿、不坏、不津漏器，诸弟子比丘、比丘尼，亦复如是。

我常为彼演说正法，乃至长夜以义饶益，安隐乐住。如第二器，不穿、不坏而津漏者，我诸弟子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亦复如是。我常为彼演说正法，乃至长夜以义饶益，安隐乐住。如第三器穿、坏、津漏者，外道异学、诸尼揵辈，亦复如是。我亦为彼演说正法：初、中、后善，善义、善味，纯一满净，梵行清白、开示显现。多亦为说，少亦为说，彼若于我说一句法知其义者，亦得长夜安隐乐住」。时刀师氏聚落主，闻佛所说，心大恐怖，身毛皆竖，前礼佛足：「悔过，世尊！如愚、如痴、不善、不辩，于世尊所，不谛真实，虚伪妄说」。（刀师氏聚落主）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礼足而去。

一〇；一三二五六（九一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那罗聚落好衣庵罗园中。时有刀师氏聚落主，尼揵弟子，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尔时，世尊告聚落主：「欲何所论？尼揵若提子为何所说」？聚落主言：「彼尼揵若提子说：杀生者，一切皆堕泥梨中，以多行故，则将至彼。如是盗，邪婬，妄语，皆堕泥犁中，以多行故，则将至彼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若如尼揵若提子说，杀生者堕泥犁中，以多行故而往生彼者，则无有众生堕泥犁中。聚落主！于意云何？何等众生于一切时有心杀生？复于何时有心不杀生？乃至何时有心妄语，何时有心不妄语」？聚落主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人于昼、夜，少时有心杀生，乃至少时有心妄语；而多时不有心杀生乃至妄语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若如是者，岂非无有人堕于泥犁中耶？如尼揵所说，有人杀生者，一切堕泥犁中，多习行者，将往生彼；乃至妄语亦复如是。聚落主！彼大师出兴于世，觉想筹量，入觉想地，住于凡夫地，自辩所说，随意筹量，为诸弟子作如是说法。言杀生者一切皆堕泥犁中，多习行将往生彼；

乃至妄语亦复如是。彼诸弟子若信其说，言我大师知其所知，见其所见，能为弟子作如是说：若杀生者，一切皆堕泥犁中，多习行故，将往生彼。我本有心杀生，偷盗，邪婬，妄语，当堕泥犁中，得如是见，乃至不舍此见，不厌彼业，不觉彼悔，于未来世不舍杀生，乃至不舍妄语。彼意解脱不满足，慧解脱亦不满足；意解脱不满足，慧解脱不满足故，则为谤圣邪见；邪见因缘故，身坏命终，生恶趣泥犁中。如是聚落主！有因有缘众生烦恼，有因有缘众生业烦恼（清净）。聚落主！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，出兴于世，常为众生呵责杀生，赞叹不杀；呵责偷盗、邪婬、妄语，赞叹不盗、不婬、不妄语。常以此法化诸声闻，令念乐信重言：我大师知其所知，见其所见，呵责杀生，赞叹不杀，乃至呵责妄语，赞叹不妄语。我从昔来，以愚痴无慧，有心杀生，我缘是故，今自悔责。虽不能令彼业不为，且因此悔责故，于未来世得离杀生，乃至得离盗、婬、妄语。

亦得满足正意解脱，满足慧解脱；意解脱、慧解脱满足已，得不谤贤圣正见成就，正见因缘故，得生善趣天上。如是聚落主！有因有缘众生业烦恼

清净。聚落主！彼多闻圣弟子，作如是学，随时昼夜观察所起，少有心杀生，多有心不杀生。若于有心杀生，当自悔责，不是、不类。若不有心杀生，无怨、无憎，心生随喜，随喜已欢喜，生欢喜已心猗息，心猗息已心受乐，受乐已则心定。心定已，圣弟子心与慈俱，无怨、无嫉、无有瞋恚，广大无量，满于一方正受住；二方、三方、乃至四方、四维、上下，一切世间心与慈俱，无怨、无嫉、无有瞋恚，广大无量，善修习充满诸方具足正受住」。尔时，世尊以爪甲抄少土，语刀师氏聚落主言：「云何聚落主！我爪甲土多，大地为多」？聚落主白佛言：「世尊爪甲土少少耳，大地土无量无数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如甲上之土甚少，大地之土其数无量，如是心与慈俱，修习、多修习，诸有量业者如甲上土，不能将去，不能令住。如是偷盗对以悲心，邪婬对以喜心，妄语对以舍心，不得为比」。

说是语时，刀师氏聚落主远尘、离垢，得法眼净。聚落主见法，得法，觉法，知法，深入于法，离诸狐疑，不由于他，不随于他，于正法律得无所畏。从坐起，整衣服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：「我已度，世尊！已越，世尊！我今归佛，归法，归比丘僧，尽其寿命为优婆塞。世尊！譬如士夫欲求灯明，取其马尾以为灯炷，欲吹令然，终不得明，徒自疲劳，灯竟不然。我亦如是，欲求明智，于诸愚痴尼揵子所，愚痴习近，愚痴和合，愚痴奉事，徒自劳苦，不得明智。是故我今重归依佛，归法，归僧。从今以去，于彼尼揵愚痴，不善、不辩者所，少信、少敬、少爱、少念，于今远离，是故我今第三归佛，归法，归僧、乃至尽寿为优婆塞，自净其心」！时刀师氏聚落主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（动摇及鬪诤，调马与恶性，顶发并牟尼，王发及驴姓，饥馑与种田，说何论为十）。

四三 马相应

一；一三二五七（九一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世间有三种调马，何等为三种？有马捷疾具足，色不具足，形体不具足；有

马色具足，捷疾具足，形体不具足；有马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形体具足。如是有三种调士夫相，何等为三？有士夫捷疾具足，色不具足，形体不具足；有士夫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形体不具足：有士夫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形体具足。比丘！何等为〔不〕调士夫捷疾具足，色不具足，形体不具足？有士夫于此苦如实知，此苦集、此苦灭、此苦灭道迹如实知。如是观者，三结断：身见，戒取，疑。此三结断，得须陀洹，不堕恶趣法，决定正趣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边，是名捷疾具足。何等为非色具足？若有问阿毘昙律，不能以具足句、味，次第随顺，具足解说，是名色不具足。云何形体不具足？非大德名闻（不能）感致衣被、饮食、床卧、汤药、众具，是名士夫捷疾具足，色不具足，形体不具足。何等为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形体不具足？谓士夫此苦如实知，此苦集、此苦灭、此苦灭道迹如实知，乃至究竟苦边，是捷疾具足。何等为色具足？若问阿毘昙，律，乃至能为解说，是名色具足。何等为形体不具足？非大德名闻，不能感致衣被、饮食、卧具、汤药，是名士夫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形体不具足。何等为士夫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形体具足？谓士夫此苦如实知，此苦集、此苦灭、此苦灭道迹如实知，乃至究竟苦边，是名捷疾具足。何等为色具足？若问阿毘昙，律，乃至能解说，是名色具足。何等为形体具足？大德名闻，乃至卧具汤药，是名形体具足，是名士夫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形体具足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；一三二五八（九一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世间有三种良马，何等为三？有马捷疾具足，非色具足，非形体具足；有马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非形体具足；有马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形体具足。于正法律有三种善男子，何等为三？有善男子捷疾具足，非色具足，非形体具足；有善男子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非形体具足；有善男子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形体具足。何等为善男子捷疾具足，非色具足，非形体具足？谓善男子，苦圣谛如实知，苦集圣谛如实知，苦灭圣谛如实知，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。作如是知、如是见已，断五下分结，谓身见、戒取、疑、贪欲、瞋恚；断此五下

分结已，得生般涅槃阿那含，不复还生此世，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。云何色不具足？若问阿毘昙、律，不能解了句、味，次第随顺，决定解说，是名色不具足。云何形体不具足？谓非名闻大德，（不）能感财利供养——衣被、饮食、随病汤药，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，非色具足，非形体具足。何等为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非形体具足？谓善男子，此苦圣谛如实知，乃至得生般涅槃阿那含，不复还生此世，是名捷疾具足。云何色具足？若有问阿毘昙、律，能以次第句、味，随顺决定而为解说，是名色具足。云何非形体具足？谓非名闻大德，（不）能感财利供养——衣被、饮食、随病汤药。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非形体具足。何等为善男子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形体具足？谓善男子，此苦圣谛如实知，乃至得阿那含生般涅槃，不复还生此世，是名捷疾具足。何等为色具足？若有问阿毘昙、毘尼，乃至而为解说，是名色具足。何等为形体具足？谓名闻大德，能感财利，乃至汤药众具，是名形体具足。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形体具足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；一三二五九（九一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世间有三种良马，何等为三？谓有马捷疾具足，非色具足，非形体具足；有马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非形体具足；有马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形体具足。如是于此法律有三种善男子，何等为三？有善男子捷疾具足，非色具足，非形体具足；有善男子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非形体具足；有善男子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形体具足。何等为善男子捷疾具足，非色具足，非形体具足？谓善男子，此苦圣谛如实知，此苦集圣谛如实知，此苦灭圣谛如实知，此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。如是知、如是见已，欲有漏心解脱，有有漏心解脱，无明有漏心解脱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，是名捷疾具足。云何非色具足？若有问阿毘昙、律，乃至不能为决定解说，是名色不具足。何等非形体具足？谓非名闻大德，乃至不感汤药、众具，是名形体不具足。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，非色具足，非形体具足。何等为善男子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非形体具足？谓善男子，此苦圣谛如实知，乃至不受后有，是名捷疾具

足。云何色具足？谓若有问阿毘昙、毘尼，乃至能为决定解说，是名色具足。何等为非形体具足？谓非名闻大德，乃至不能感汤药、众具，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非形体具足。何等为善男子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形体具足？谓善男子，此苦圣谛如实知，乃至不受后有，是名捷疾具足。何等为色具足？谓善男子，若有问阿毘昙、毘尼，乃至能为决定解说，是名色具足。何等为形体具足？谓善男子，名闻大德，乃至能感汤药、众具，是名形体具足。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形体具足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；一三二六〇（九二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世有三种良马，王所服乘。何等为三？谓良马色具足，力具足，捷疾具足。如是于正法律，有三种善男子，世所奉事，供养恭敬，为无上福田。何等为三？谓善男子色具足，力具足，捷疾具足。何等为色具足？谓善男子，住于净戒，波罗提木叉律仪，威仪、行处具足，见微细罪能生怖畏，受持学戒，是名色具足。何等力具足？已生恶不善法令断，生欲精勤方便，摄受增长；未生恶不善法不起，生欲精勤方便，摄受增长；未生善法令起，生欲精勤方便，摄受增长；已生善法住不忘失，生欲精勤方便，摄受增长，是名力具足。何等为捷疾具足？谓此苦圣谛如实知，乃至得阿罗汉，不受后有，是名捷疾具足。是名善男子色具足，力具足，捷疾具足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；一三二六一（九二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世有良马，四能具足，当知是良马王所服乘。何等为四？所谓贤善，捷疾，堪能，调柔。如是善男子，四德成就，世所宗重，承事供养，为无上福田。何等为四？谓善男子成就无学戒身，无学定身，无学慧身，无学解脱身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六；一三二六二（九二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世有四种良马：有良马，驾以平乘，顾其鞭影驰驶，善能观察御者形势，迟速左右，随御者心，是名比丘！世间良马第一之德。复次、比丘！世间良马，不能顾影而自惊察，然以鞭杖触其毛尾，则能惊悚，察御者心，迟速左右，是名世间第二良马。复次、比丘！若世间良马，不能顾影，及触皮毛能随人心，而以鞭杖小侵皮肉，则能惊察，随御者心，迟速左右，是名比丘第三良马。复次、比丘！世间良马，不能顾其鞭影，及触皮毛，小侵肤肉，乃以铁锥刺身，彻肤伤骨，然后方惊，牵车著路，随御者心，迟速左右，是名世间第四良马。如是于正法律，有四种善男子。何等为四？谓善男子，闻他聚落，有男子、女人，疾病困苦乃至死。闻已，能生恐怖，依正思惟，如彼良马顾影则调，是名第一善男子，于正法律能自调伏。复次、善男子！不能闻他聚落，若男、若女，老病死苦，能生怖畏，依正思惟；见他聚落若男、若女老病死苦，则生怖畏，依正思惟，如彼良马触其毛尾，能速调伏，随御者心，是名第二善男子，于正法律能自调伏。复次、善男子！不能闻、见他聚落中，男子、女人老病死苦，生怖畏心，依正思惟；然见聚落、城邑，有善知识及所亲近，老病死苦，则生怖畏，依正思惟，如彼良马触其肤肉，然后调伏，随御者心，是名第三善男子，于圣法律而自调伏。复次、善男子不能闻、见他聚落中男子、女人，及所亲近老病死苦，生怖畏心，依正思惟；然于自身老病死苦，能生厌怖，依正思惟，如彼良马侵肌彻骨，然后乃调，随御者心，是名第四善男子，于圣法律能自调伏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；一三二六三（九二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调马师，名曰只尸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观世间甚为轻贱，犹如群羊。世尊！唯我堪能调马，狂逸恶马，我作方便，须臾令彼态病悉现，随其态病方便调伏」。佛告调马师聚落主：「汝以几种方便，调伏于马」？马师白佛：「有三种法，调伏恶马。何等为三？一者、柔软，二者、麁澁，三者、柔软麁澁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汝以三种方便调马，犹不调者，当如之何」

？马师白佛：「遂不调者，便当杀之。所以者何？莫令辱我」。调马师白佛：「世尊是无上调御丈夫，为以几种方便调御丈夫」？佛告聚落主：「我亦以三种方便，调御丈夫。何等为三？一者、一向柔软，二者、一向麁澁，三者、柔软麁澁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所谓一向柔软者，如所说：此是身善行，此是身善行报；此是口、意善行，此是口、意善行报。是名天，是名人，是名善趣、化生，是名涅槃，是为柔软。麁澁者，如所说：是身恶行，是身恶行报；是口、意恶行，是口、意恶行报。是名地狱，是名畜生，是名饿鬼，是名恶趣，是名堕恶趣，是名如来麁澁教也。彼柔软麁澁俱者，谓如来有时说身善行，有时说身善行报，有时说口、意善行，有时说口意善行报；有时说身恶行，有时说身恶行报，有时说口、意恶行，有时说口、意恶行报。如是名天，如是名人，如是名善趣，如是名涅槃；如是名地狱，如是名畜生，饿鬼，如是名恶趣，如是堕恶趣，是名如来柔软麁澁教」。调马师白佛：「世尊！若以三种方便调伏众生，有不调者，当如之何」？佛告聚落主：「亦当杀之。所以者何？莫令辱我」。调马师白佛言：「若杀生者，于世尊法为不清净，世尊法中亦不杀生，而今言杀，其义云何」？佛告聚落主：「如是，如是！如来法中杀生不清净，如来法中亦不杀生。然如来法中，以三种教授不调伏者，不复与语，不教，不诫。聚落主！于意云何？如来法中，不复与语，不教，不诫，岂非死耶」？调马师白佛：「实尔，世尊！不复与语，永不教、诫，真为死也。世尊！以是之故，我从今日，离诸恶不善业」！佛告聚落主：「善哉所说」！时调马师聚落主只尸，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礼足而去。

八；一三二六四（九二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世间马有八态，何等为八？谓恶马临驾车时，后脚蹋人，前脚跪地，奋头啮人，是名世间马第一态。复次、恶马就驾车时，低头、振轭，是名世间恶马第二之态。复次、世间恶马就驾车时，下道而去，或复偏厉车，令其翻覆，是名第三之态。复次、世间恶马就驾车时，仰头却行，是名世间恶马第四之态。复次、世间恶马就驾车时，小得鞭杖，或断缰、折勒，纵横驰走，是名第五

之态。复次、世间恶马就驾车时，举前两足而作人立，是名第六之态。复次、世间恶马就驾之时，加之鞭杖，安住不动，是名第七之态。复次、世间恶马就驾之时，丛聚四脚，伏地不起，是名第八之态。如是世间恶丈夫，于正法律有八种过。何等为八？若比丘，诸梵行者以见、闻、疑罪而发举时，彼则瞋恚，反呵责彼言：汝愚痴、不辩、不善，他立举汝，汝云何举我？如彼恶马，后脚双蹋，前脚跪地，断鞅、折轭，是名丈夫于正法律第一之过。复次、比丘，诸梵行者以见、闻、疑举，反出他罪，犹如恶马，怒项、折轭，是名丈夫于正法律第二之过。复次、比丘，诸梵行者以见、闻、疑举，不以正答，横说余事，瞋恚、憍慢，隐覆、嫌恨、不忍，无所由作，如彼恶马不由正路，令车翻覆，是名丈夫于正法律第三之过。复次、比丘，诸梵行者以见、闻、疑举，令其忆念，而作是言：我不忆念。觝突不伏，如彼恶马却缩转退，是名丈夫于正法律第四之过。复次、比丘，诸梵行者以见、闻、疑举时，轻蔑不数其人，亦不数僧，摄持衣钵，随意而去。如彼恶马，加以鞭杖，纵横驰走，是名丈夫于正法律第五之过。复次、比丘，诸梵行者以见、闻、疑举时，自处高床，与诸上座共诤曲直，如彼恶马双脚人立，是名丈夫于正法律第六之过。复次、比丘，诸梵行者以见、闻、疑举时，默然不应，以恼大众，如彼恶马，加其鞭杖，兀然不动，是名丈夫于正法律第七之过。复次、比丘，诸梵行者以见、闻、疑举时，则便舍戒，自生退没，到于寺门而作是言：汝默然，快喜安住，我自舍戒退没。如彼恶马，丛聚四足，伏地不动，是名丈夫于正法律第八之过。是名比丘于正法律，有八种丈夫过恶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九；一三二六五（九二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世间良马，有八种德成就者，随人所欲，取道多少。何等为八？生于良马乡，是名良马第一之德。复次，体性温良，不惊恐人，是名良马第二之德。复次、良马不择饮食，是名良马第三之德。复次、良马厌恶不净，择地而卧，是名良马第四之德。复次、良马诸情态，速为调马者现，马师调习，速舍其态，是名良马第五之德。复次、良马安于驾乘，不顾余马，随其轻重，能尽其力

，是名良马第六之德。复次、良马常随正路，不随非道，是名良马第七之德。复次、良马若病、若老，勉力驾乘，不厌不倦，是名良马第八之德。如是丈夫，于正法律八德成就，当知是贤士夫。何等为八？谓贤士夫，住于正戒，波罗提木叉律仪，威仪、行处具足，见微细罪能生怖畏，受持学戒，是名丈夫于正法律第一之德。复次、丈夫性自贤善，善调、善住，不恼、不怖诸梵行者，是名丈夫第二之德。复次、丈夫次行乞食，随其所得，若麁、若细，其心平等，不嫌、不著，是名丈夫第三之德。复次、丈夫心生厌离，于身恶业，口、意恶业，恶不善法，及诸烦恼，重受诸有，炽然苦报，于未来世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，增其厌离。是名丈夫第四之德。复次、丈夫若有沙门过，谄曲不实，速告大师及善知识。大师说法，则时除断，是名丈夫第五之德。复次、丈夫学心具足，作如是念：设使余人学以不学，我悉当学，是名丈夫第六之德。复次、丈夫行八正道，不行非道，是名丈夫第七之德。复次、丈夫乃至尽寿精勤方便，不厌不倦，是名丈夫第八之德。如是丈夫八德成就，随其行地，能速升进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〇；一三二六六（九二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那梨聚落深谷精舍。尔时，世尊告诜陀迦旃延：「当修真实禅，莫习强良禅。如强良马，系槽枥上，彼马不念我所应作、所不应作，但念谷草。如是丈夫，于贪欲缠多所修习故，彼以贪欲心，思惟，于出离道不如实知，心常驰骋，随贪欲缠而求正受。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多修习故，于出离道不如实知，以……疑盖心思惟以求正受。诜陀！若真生马，系槽枥上，不念水草，但作是念驾乘之事。如是丈夫，不念贪欲缠住；于出离如实知，不以贪欲缠而求正受；亦不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缠多住；于出离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缠如实知，不以……疑缠而求正受。如是诜陀！比丘如是禅者，不依地修禅，不依水、火、风、空、识、无所有、非想非非想而修禅；不依此世、不依他世，非日、月，非见、闻、觉、识，非得、非求，非随觉、非随观而修禅。诜陀！比丘如是修禅者，诸天主伊湿波罗、波阇波提，恭敬合掌，稽首作礼而说偈言：

南无大士夫！南无士之上！以我不能知，依何而禅定」。

尔时，有尊者跋迦利，住于佛后，执扇扇佛。时跋迦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比丘云何入禅，而不依地、水、火、风，乃至觉、观而修禅定？云何比丘禅，诸天主伊湿波罗、波阇波提合掌恭敬，稽首作礼而说偈言：

南无大士夫！南无士之上！以我不能知，依何而禅定」？

佛告跋迦利：「比丘于地想能伏地想，于水、火、风想，无量空入处想，识入处想，无所有入处，非想非非想入处想；此世、他世，日、月，见、闻、觉、识，若得、若求，若觉、若观，悉伏彼想。跋迦利！比丘如是禅者，不依地、水、火、风，乃至不依觉、观而修禅。跋迦利！比丘如是禅者，诸天主伊湿波罗、波阇波提，恭敬合掌，稽首作礼，而说偈言：

南无大士夫！南无士之上！以我不能知，何所依而禅」。

佛说此经时，诜陀迦旃延比丘，远尘、离垢，得法眼净。跋迦利比丘，不起诸漏，心得解脱。佛说此经已，跋迦利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恶马、调顺马，贤乘、三及四，鞭影并调乘，有过、八种恶，迦旃延离垢，十事悉皆竟）。

四四 摩诃男相应

一；一三二六七（九二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迦毘罗卫国尼拘律园中。时有释种，名摩诃男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为优婆塞」？佛告摩诃男：「在家清白，修习净住，男相成就。作是说言：我今尽寿归佛，归法，归比丘僧，为优婆塞，证知我！是名优婆塞」。摩诃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为优婆塞信具足」？佛告摩诃男：「优婆塞者，于如来所，正信为本，坚固难动，诸沙门、婆罗门，诸天、魔、梵，及余世间所不能坏。摩诃男！是名优婆塞信具足」。摩诃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优婆塞戒具足」。佛告摩诃男：「优婆塞离杀生、不与取、邪婬、妄语、饮酒，不乐作。摩诃男！是名优婆塞戒具足」。摩诃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优婆塞闻具足」？佛告摩诃男：「优婆塞闻具足者，闻则能持，闻则积集。若佛所说，初、中、后善，善义、善味，纯一满净，梵行清白，悉能受持。摩诃男！是名优

婆塞闻具足」。摩诃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优婆塞舍具足」？佛告摩诃男：「优婆塞舍具足者，为悭垢所缠者，心离悭垢，住于非家，修解脱施，勤施，常施，乐舍财物，平等布施。摩诃男！是名优婆塞舍具足」。摩诃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优婆塞智慧具足」？佛告摩诃男：「优婆塞智慧具足者，谓此苦如实知，此苦集如实知，此苦灭如实知，此苦灭道迹如实知。摩诃男！是名优婆塞智慧具足」。尔时，释氏摩诃男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坐起，作礼而去。

二；一三二六八（九二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迦毘罗卫国尼拘律园中。尔时，释氏摩诃男，与五百优婆塞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优婆塞」？佛告摩诃男：「优婆塞者，在家净住，乃至尽寿归依三宝，为优婆塞，证知我」。摩诃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优婆塞须陀洹」？佛告摩诃男：「优婆塞须陀洹者，三结已断、已知，谓身见、戒取、疑。摩诃男！是名优婆塞须陀洹」。摩诃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优婆塞斯陀含」？佛告摩诃男：「谓优婆塞三结已断、已知，贪、恚、痴薄。摩诃男！是名优婆塞斯陀含」。摩诃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优婆塞阿那含」？佛告摩诃男：「优婆塞阿那含者，五下分结已断、已知，谓身见、戒取、疑、贪欲、瞋恚。摩诃男！是名优婆塞阿那含」。时摩诃男释氏，顾视五百优婆塞而作是言：「奇哉！诸优婆塞在家清白，乃得如是深妙功德」！时摩诃男优婆塞，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坐起，作礼而去。

三；一三二六九（九二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迦毘罗卫国尼拘律园中。尔时，释氏摩诃男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云何名优婆塞」？佛告摩诃男：「优婆塞者，在家清白，乃至尽寿归依三宝，为优婆塞，证知我」。摩诃男白佛：「世尊！云何为满足一切优婆塞事」？佛告摩诃男：「若优婆塞有信无戒，是则不具，当勤方便，具足净戒。具足信、戒而不施者，是则不具；以不具故，精勤方便修习布施，令具足满。信、戒、施满，不能随时往

诣沙门，听受正法，是则不具；以不具故，精勤方便，随时往诣塔寺，见诸沙门，不一心听受正法，是不具足；信、戒、施、闻修习满足，闻已不持，是不具足；以不具足故，精勤方便，随时往诣沙门，专心听法，闻则能持，不能观察诸法深义，是不具足；不具足故，精勤方便，信、戒、施、闻，闻则能持，持已观察甚深妙义，而不随顺知法次法向，是则不具；以不具故，精勤方便，信、戒、施、闻，受持，观察，了达深义，随顺行，法次法向。摩诃男！是名满足一切种优婆塞事」。摩诃男白佛：「世尊！云何名优婆塞能自安慰，不安慰他」？佛告摩诃男：「若优婆塞能自立戒，不能令他立于正戒；自持净戒，不能令他持戒具足；自行布施，不能以施建立于他；自诣塔寺，见诸沙门，不能劝他令诣塔寺，往见沙门；自专听法，不能劝人乐听正法；闻法自持，不能令他受持正法；自能观察甚深妙义，不能劝人令观深义；自知深法，能随顺行法次法向，不能劝人令随顺行法次法向。摩诃男！如是八法成就者，是名优婆塞能自安慰，不安慰他」。摩诃男白佛：「世尊！优婆塞成就几法，自安安他」？佛告摩诃男：「若优婆塞成就十六法者，是名优婆塞自安安他。何等为十六？摩诃男！若优婆塞具足正信，（亦以正信）建立他人；自持净戒，亦以净戒建立他人；自行布施，教人行施；自诣塔寺见诸沙门，亦教人往见诸沙门；自专听法，亦教人听；自受持法，教人受持；自观察义，教人观察；自知深义，随顺修行，法次法向，亦复教人解了深义，随顺修行，法次法向。摩诃男！如是十六法成就者，是名优婆塞能自安慰，亦安慰他人。摩诃男！若优婆塞成就如是十六法者，彼诸大众，悉诣其所，谓婆罗门众，刹利众，长者众，沙门众，于诸众中，威德显曜。譬如日轮，初中及后，光明显照。如是优婆塞十六法成就者，初中及后，威德显照。如是摩诃男！若优婆塞十六法成就者，世间难得」！佛说此经已，释氏摩诃男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即从坐起，作礼而去。

四；一三二七〇（九三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迦毘罗卫国尼拘律园中。尔时，释氏摩诃男，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迦毘罗卫国，安隐丰乐，人民炽盛。我每出入时，众多羽从，狂象、狂人、狂乘，常与是俱。我自

恐与此诸狂，俱生、俱死，忘于念佛、念法、念比丘僧。我自思惟：命终之时，当生何处」？佛告摩诃男：「莫恐，莫怖！命终之后，不生恶趣，终亦无恶。譬如大树，顺下，顺注，顺输，若截根本，当堕何处」？摩诃男白佛：「随彼顺下，顺注，顺输」。佛告摩诃男：「汝亦如是，若命终时，不生恶趣，终亦无恶。所以者何？汝已长夜修习念佛，念法，念僧。若命终时，此身若火烧，若弃冢间，风飘日曝，久成尘末，而心、意、识久远长夜正信所熏，戒、施、闻、慧所熏，神识上升，向安乐处，未来生天」。时摩诃男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五；一三二七一（九三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迦毘罗卫国尼拘律园中。尔时，释氏摩诃男，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比丘在于学地，求所未得，上升进道，安隐涅槃。世尊！彼当云何修习、多修习住？于此法律，得诸漏尽，无漏心解脱，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告摩诃男：「若比丘在于学地，求所未得，上升进道，安隐涅槃。彼于尔时，当修六念，乃至进得涅槃。譬如饥人身体羸瘦，得美味食，身体肥泽。如是比丘住在学地，求所未得，上升进道，安隐涅槃，修六随念，乃至疾得安隐涅槃。何等六念？谓圣弟子念如来事：如来，应，等正觉，明行足，善逝，世间解，无上士，调御丈夫，天人师，佛，世尊。圣弟子如是念时，不起贪欲缠，不起瞋恚、愚痴心，其心正直，得如来义，得如来正法。于如来正法，于如来所得随喜心，随喜心已欢悦，欢悦已身猗息，身猗息已觉受乐，觉受乐已其心定。心定已，彼圣弟子于凶嶮众生中，无诸罣阂，入法流水，乃至涅槃。复次、圣弟子念于法事：世尊法律，现法，能离生死炽然，不待时节，通达现法，缘自觉知。圣弟子如是念法者，不起贪欲、瞋恚、愚痴，乃至念法所熏，升进涅槃。复次、圣弟子念于僧事：世尊弟子善向、正向、直向、诚向，行随顺法，有向须陀洹，得须陀洹，向斯陀含，得斯陀含，向阿那含，得阿那含，向阿罗汉，得阿罗汉。此是四双、八辈贤圣，是名世尊弟子僧，净戒具足，三昧具足，智慧具足，解脱具足，解脱知见具足，所应奉迎，承事供养，为良福田。圣弟子如是念僧事

时，不起贪欲、瞋恚、愚痴，乃至念僧所熏，升进涅槃。复次、圣弟子自念净戒：不坏戒，不缺戒，不污戒，不杂戒，不他取戒，善护戒，明者称誉戒，智者不厌戒。圣弟子如是念戒时，不起贪欲、瞋恚、愚痴，乃至念戒所熏，升进涅槃。复次、圣弟子自念施事：我得善利，于悭垢众生中而得离悭垢处，于非家行解脱施，常自手施，乐行舍法，具足等施。圣弟子如是念施时，不起贪欲、瞋恚、愚痴，乃至念施所熏，升进涅槃。复次、圣弟子念诸天事：有四大王天，三十三天，焰摩天，兜率陀天，化乐天，他化自在天。若有正信心者，于此命终，生彼诸天，我亦当行此正信；彼得净戒、施、闻、慧，于此命终，生彼诸天，我今亦当行此戒、施、闻、慧。圣弟子如是念天事者，不起贪欲、瞋恚、愚痴，其心正直，缘彼诸天。彼圣弟子如是直心者，得深法利，得深义利，得彼诸天饶益随喜。随喜已生欣悦，欣悦已身猗息，身猗息已觉受乐，觉受乐已得心定。心定已，彼圣弟子处凶嶮众生中，无诸罣阂，入法水流、念天所熏故，升进涅槃。摩诃男！若比丘住于学地，欲求上升安乐涅槃，如是多修习，疾得涅槃者，于正法律，速尽诸漏，无漏心解脱，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时释氏摩诃男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坐起，作礼而去。

六；一三二七二（九三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迦毘罗卫国尼拘律园中。时有众多比丘，集于食堂，为世尊缝衣。时释氏摩诃男，闻众多比丘集于食堂，为世尊缝衣。世尊不久，三月安居讫，作衣竟，持衣钵，人间游行。闻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四体不摄，迷于四方，闻法悉忘。以闻众多比丘集于食堂，为世尊缝衣。世尊不久，安居讫，作衣竟，持衣钵，人间游行。是故我今思惟：何时当复得见世尊，及诸知识比丘」！佛告摩诃男：「汝正使见世尊、不见世尊，见诸知识比丘及与不见，但当念于五法，精勤修习。摩诃男！当以正信为主，非不正信；戒具足；闻具足；施具足；慧具足为本，非不智慧。如是摩诃男！依此五法，修六念处。何等为六？〔此〕摩诃男！念如来当如是念：如来、应、等正觉，乃至佛、世尊。当念法，僧，戒，施，天事，乃至自行得智慧。如是摩诃男！圣弟子成就十一法者，则

为学迹，终不腐败，堪任知见，堪任决定，住甘露门，近于甘露，不能一切疾得甘露涅槃。譬如伏鸡，伏其卵或五或十，随时消息，爱护将养，正复中间放逸，犹能以爪、以口，啄卵得生其子。所以者何？以彼鸡母初随时消息，善爱护故。如是圣弟子成就十一法者，住于学迹，终不腐败，乃至不能一切疾得甘露涅槃」。佛说此经已，摩诃男释氏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七；一三二七三（九三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迦毘罗卫国尼拘律园中。时有众多比丘，集于食堂，为世尊缝衣。时释氏摩诃男，闻诸比丘集于食堂，为世尊缝衣。世尊不久，安居讫，作衣竟，持衣钵，人间游行。闻已，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四体不摄，迷于四方，先所闻法，今悉忘失。以闻众多比丘集于食堂，为世尊缝衣，乃至人间游行。我作是念：何时当复得见世尊，及诸知识比丘」！佛告摩诃男：「汝见如来、不见如来，见诸比丘、不见诸比丘，且汝常当勤修六法。何等为六？正信为本，戒，施，闻，空，慧以为根本，非不智慧。是故摩诃男！依此六法已，于上增修六随念：念如来事，乃至念天。如是十二种念成就，彼圣弟子诸恶退减不增长，消灭不起，离尘垢不增尘垢。舍离不取，不取故不著，以不取著故缘自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释氏摩诃男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坐起，作礼而去。

八；一三二七四（九三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迦毘罗卫国尼拘律园中。尔时，释氏摩诃男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我解佛所说，正受故解脱，非不正受。云何世尊！为先正受而后解脱耶？为先解脱而后正受耶？为正受、解脱，不前不后一时俱生耶」？尔时，世尊默然而住。如是摩诃男第二，第三问，佛亦再三默然住。尔时，尊者阿难住于佛后，执扇扇佛。尊者阿难作是念：释氏摩诃男以此深义而问世尊，世尊病差未久，我今当说余事以引于彼。语摩诃男：「学人亦有戒，无学人亦有戒；学人有三昧，无学人亦

有三昧，学人有慧，无学人亦有慧；学人有解脱，无学人亦有解脱」。摩诃男问尊者：「阿难！云何为学人戒？云何为无学人戒？云何学人三昧？云何无学人三昧？云何学人慧？云何无学人慧？云何学人解脱？云何无学人解脱」？尊者阿难语摩诃男：「此圣弟子，住于戒，波罗提木叉律仪，威仪、行处，受持学戒。受持学戒具足已，离欲、恶不善法，乃至第四禅具足住。如是三昧具足已，此苦圣谛如实知，此苦集如实知，此苦灭如实知，此苦灭道迹如实知。如是知、如是见已，五下分结已断、已知，谓身见、戒取、疑、贪欲、瞋恚。此五下分结断，于彼受生，得般涅槃阿那含，不复还生此世。彼当尔时，成就学戒，学三昧，学慧，学解脱。复于余时，尽诸有漏，无漏解脱，慧解脱，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彼当尔时，成就无学戒，无学三昧，无学慧，无学解脱。如是摩诃男！是名世尊所说学戒、学三昧、学慧、学解脱，无学戒、无学三昧、无学慧、无学解脱」。尔时，释氏摩诃男闻尊者阿难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坐起，礼佛而去。

尔时，世尊知摩诃男去不久，语尊者阿难：「迦毘罗卫释氏，乃能与诸比丘共论深义」！阿难白佛：「唯然，世尊！迦毘罗卫释氏，能与诸比丘共论深义」。佛告阿难：「迦毘罗卫诸释氏，快得善利，能于甚深佛法贤圣慧眼而得深入」！佛说此经已，尊者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九；一三二七五（九三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迦毘罗卫国尼拘律园中。尔时释氏名曰沙陀，语释氏摩诃男：「世尊说须陀洹成就几种法」？摩诃男答言：「世尊说须陀洹成就四法。何等为四？谓于佛不坏净，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，是名四法成就须陀洹」。释氏沙陀语释氏摩诃男：「莫作是说！莫作是言：世尊说四法成就须陀洹。然彼三法成就须陀洹。何等为三？谓于佛不坏净，于法不坏净，于僧不坏净，如是三法成就须陀洹」。如是第三说，释氏摩诃男不能令沙陀受四法，释氏沙陀不能令摩诃男受三法。共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释氏摩诃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释氏沙陀来诣我所，问我言：世尊说几法成就须陀洹？我即答言：世尊说四法成就须陀洹。何等为四？谓于佛不坏净，于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，如是四法成就须陀洹。释氏沙陀作是言：释

氏摩诃男！莫作是语世尊说四法成就须陀洹，但三法成就须陀洹。何等为三？谓于佛不坏净，于法不坏净，于僧不坏净，世尊说如是三法成就须陀洹。如是再三说，我亦不能令彼释氏沙陀受四法，释氏沙陀亦不能令我受三法，是故俱来诣世尊所。今问世尊：须陀洹成就几法」？时沙陀释氏从坐起，为佛作礼，合掌白佛：「世尊！若有如是像类法起，一者世尊，一者比丘僧，我宁随世尊，不随比丘僧。或有如是像类法起，一者世尊，一者比丘尼僧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若天、若魔、若梵，若沙门、婆罗门，诸天、世人，我宁随世尊，不随余众」。尔时，世尊告释氏摩诃男：〔如〕「摩诃男！释氏沙陀作如是论，汝当云何」？摩诃男白佛：「世尊！彼沙陀释氏作如是论，我知复何说！我唯言善，唯言真实」。佛告摩诃男：「是故当知四法成就须陀洹，于佛不坏净，于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，如是受持」。时释氏摩诃男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坐起，作礼而去。

一〇；一三二七六（九三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迦毘罗卫国尼拘律园中。时有迦毘罗卫释氏，集供养堂，作如是论，问摩诃男：「云何最后记说，彼百手释氏命终，世尊记彼得须陀洹，不堕恶趣法，决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边？然彼百手释氏，犯戒饮酒，而复世尊记彼得须陀洹，乃至究竟苦边！汝摩诃男！当往问佛，如佛所说，我等奉持」。

尔时，摩诃男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迦毘罗卫诸释氏，集供养堂，作如是论：摩诃男！云何最后记说，是中百手释氏命终，世尊记说得须陀洹，乃至究竟苦边？汝今当往，重问世尊，如世尊所说，我等奉持。我今问佛，唯愿解说」！佛告摩诃男：「善逝大师、善逝大师者，圣弟子所说，口说善逝，而心正念、直见，悉入善逝正法律。正法律者，圣弟子所说，口说正法，发心正念、直见，悉入正法。善向僧，善向僧者圣弟子所说，口说善向，发心正念、直见，悉入善向。如是摩诃男！圣弟子于佛一向净信，于法、僧一向净信。于法利智、出智、决定智，八解脱具足身作证，以智慧见，有漏断、知。如是圣弟子，不趣地狱、畜生、饿鬼，不堕恶趣，说阿罗汉俱解脱。复次、摩诃男！圣弟子一向于佛清净信，

乃至决定智慧，不得八解脱身作证具足住，然彼知见有漏断，是名圣弟子不堕恶趣，乃至慧解脱。复次、摩诃男！圣弟子一向于佛清净信，乃至决定智慧，八解脱身作证具足住，而不见有漏断，是名圣弟子不堕恶趣，乃至身证。复次、摩诃男！若圣弟子一向于佛清净信，乃至决定智慧，不得八解脱身作证具足住，然于正法律如实知见，是名圣弟子不堕恶趣，乃至见到。复次、摩诃男！圣弟子一向于佛清净信，乃至决定智慧，于正法律如实知见，不得见到，是名圣弟子不堕恶趣，乃至信解脱。复次、摩诃男！圣弟子信于佛言说清净，信法、信僧言说清净，于五法增上智慧审谛堪忍，谓信、精进、念、定、慧，是名圣弟子不堕恶趣，乃至随法行。复次、摩诃男！圣弟子信于佛言说清净，信法、信僧言说清净，乃至五法少慧审谛堪忍，谓信、精进、念、定、慧，是名圣弟子不堕恶趣，乃至随信行。摩诃男！此坚固树，于我所说能知义者，无有是处。若能知者，我则记说，况复百手释氏而不记说得须陀洹！摩诃男！百手释氏临命终时，受持净戒，舍离饮酒，然后命终，我记说彼得须陀洹，乃至究竟苦边」。摩诃男释氏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坐起，作礼而去。

（云何优婆塞，得果、一切行，自轻及住处，十一与十二，解脱并舍罗，龕手为第十）。

四五 无始相应

一；一三二七七（九三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毘舍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时有四十比丘，住波梨耶聚落，一切皆修阿练若行，粪扫衣，乞食，学人未离欲。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尔时，世尊作是念：此四十比丘，住波梨耶聚落，皆修阿练若行，粪扫衣，乞食，学人未离欲。我今当为说法，令其即于此生不起诸漏，心得解脱。尔时，世尊告波梨耶聚落四十比丘：「众生无始生死，无明所盖，爱系其颈，长夜生死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诸比丘！于意云何？恒水洪流，趣于大海，中间恒水为多，汝等本来长夜生死轮转，破坏身体，流血为多」？诸比丘白佛：「如我解世尊所说义，我等长夜轮转生死，其身破

坏，流血甚多，多于恒水百千万倍」。佛告比丘：「置此恒水，乃至四大海水为多，汝等长夜轮转生死，其身破坏，血流为多」？诸比丘白佛：「如我解世尊所说义，我等长夜轮转生死，其身破坏，流血甚多，逾四大海水也」。佛告诸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等长夜轮转生死所出身血，甚多无数，过于恒水及四大海。所以者何？汝于长夜曾生象中，或截耳、鼻、头、尾、四足，其血无量。或受马身，驼、驴、牛、犬、诸禽兽类，断截耳、鼻、头、足、四体，其血无量。汝等长夜或为贼盗，为人所害，断、截头、足、耳、鼻，分离四体，其血无量。汝等长夜身坏命终，弃于冢间，脓坏流血，其数无量。或堕地狱、畜生、饿鬼，身坏命终，其流血出，亦复无量」。佛告比丘：「色为是常，为非常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无常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若无常者，是苦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若无常、苦者，是变易法，圣弟子宁复于中见是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受，想，行，识，亦复如是。佛告比丘：「若所有色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若内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细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，如是如实知。受，想，行，识，亦复如是。圣弟子如是观者，于色厌离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厌离。厌已不乐，不乐已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是法时，四十比丘波梨耶聚落住者，不起诸漏，心得解脱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；一三二七八（九三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众生无始生死以来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」。佛告诸比丘：「于意云何？恒河流水，乃至四大海，其水为多，为汝等长夜轮转生死，流泪为多」？诸比丘白佛：「如我解世尊所说义，我等长夜轮转生死，流泪甚多，过于恒水及四大海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等长夜轮转生死，流泪甚多，非彼恒水及四大海。所以者何？汝等长夜丧失父、母、兄、弟、姊、妹、宗亲、知识，丧失钱财，为之流泪，甚多无量。汝等长夜弃于冢间，脓血流出，及生地狱，畜生，饿鬼，诸比丘！汝等从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其身血泪

，甚多无量」。佛告诸比丘：「色为常耶？为无常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无常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若无常者，是苦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若无常、苦者，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，宁于其中见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「受，想，行，识，亦复如是。诸比丘！圣弟子如是知、如是见，乃至于色解脱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解脱，解脱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；一三二七九（九三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众生于无始生死，无明所盖，爱系其颈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」。佛告诸比丘：「于意云何？恒河流水及四大海，其水为多，汝等长夜轮转生死，饮其母乳为多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如我解世尊所说义，我等长夜轮转生死，饮其母乳，多于恒河及四大海水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等长夜轮转生死，饮其母乳，多于恒河及四大海水。所以者何？汝等长夜，或生象中，饮其母乳无量无数。或生驼、马、牛、驴诸禽兽类，饮其母乳，其数无量。汝等长夜弃于冢间，脓血流出，亦复无量。或堕地狱，畜生，饿鬼，髓血流出，亦复如是。比丘！汝等无始生死，轮转已来，不知苦之本际。云何比丘？色为常耶？为无常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非常，世尊」！乃至「圣弟子于五受阴，观察非我、非我所，于诸世间得无所取，不取已无所著；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；一三二八〇（九四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众生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诸比丘！于意云何？若此大地一切草木，以四指量，斩以为筹，以数汝等长夜轮转生死所依父母，筹数已尽，其诸父母数犹不尽。诸比丘！如是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是故比丘！当如是学：当勤精进，断除诸有，莫令增长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；一三二八一（九四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众生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云何比丘！此大地土泥，悉以为丸，如婆罗果，以数汝等长夜生死以来所依父母，土丸既尽，所依父母其数不尽。比丘！众生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，其数如是。是故比丘！当勤方便，断除诸有，莫令增长，当如是学」！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六；一三二八二（九四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；「众生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诸比丘！汝等见诸众生安隐诸乐，当作是念：我等长夜轮转生死，亦曾受斯乐，其趣无量。是故比丘当如是学：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当勤精进，断除诸有，莫令增长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；一三二八三（九四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众生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诸比丘！若见众生受诸苦恼，当作是念：我长夜轮转生死以来，亦曾更受如是之苦，其数无量。当勤方便，断除诸有，莫令增长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八；一三二八四（九四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众生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诸比丘！汝等见诸众生而生恐怖，衣毛为竖，当作是念：我等过去，必曾杀生，为伤害者，为恶知识，于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诸比丘！当作是学：断除诸有，莫令增长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九；一三二八五（九四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众生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诸比丘！若见众生爱念欢喜者，当作是念：如是众生，过去世时，必为我等父母、兄弟、妻子、亲属、师友、

知识。如是长夜生死轮转，无明所盖，爱系其颈，故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是故诸比丘！当如是学：精勤方便，断除诸有，莫令增长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〇；一三二八六（九四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异婆罗门，来诣佛所，恭敬问讯，问讯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昙！未来世当有几佛」？佛告婆罗门：「未来佛者，如无量恒河沙」。尔时，婆罗门作是念：「未来当有如无量恒河沙三藐三佛陀，我当从彼修诸梵行」。尔时，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坐起去。时婆罗门随路思惟，我今唯问沙门瞿昙未来诸佛，不问过去。即随路还，复问世尊：「云何瞿昙！过去世时复有几佛」？佛告婆罗门：「过去世佛，亦如无量恒河沙数」。时婆罗门即作是念：过去世中有无量恒河沙等诸佛世尊，我曾不习近；设复未来如无量恒河沙三藐三佛陀，亦当不与习近娱乐，我今当于沙门瞿昙所修行梵行。即便合掌白佛言：「唯愿听我于正法律出家修梵行」！佛告婆罗门：「听汝于正法律出家修梵行，得比丘分」。尔时，婆罗门即出家，受具足。出家已，独一静处思惟，所以善男子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，乃至得阿罗汉。

一一；一三二八七（九四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毘富罗山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一人于一劫中生死轮转，积累白骨不腐坏者，如毘富罗山。若多闻圣弟子，此苦圣谛如实知，此苦集圣谛如实知，此苦灭圣谛如实知，此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。彼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断三结，谓身见、戒取、疑。断此三结，得须陀洹，不堕恶趣法，决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边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一人一劫中，积聚其身骨，常积不腐坏，如毘富罗山。

若诸圣弟子，正智见真谛，此苦及苦因，离苦得寂灭，

修习八道迹，正向般涅槃。极至于七有，天人来往生，

尽一切诸结，究竟于苦边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血、泪及母乳，（筹）、土丸如豆粒，（乐、喜）、恐怖及彼爱，恒沙及骨聚）。

一二；一三二八八（九四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众生于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」。时有异比丘从坐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为佛作礼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：「世尊！劫长久如」？佛告比丘：「我能为汝说，而汝难知」。比丘白佛：「可说譬不」？佛言：「可说，比丘！譬如铁城，方一由旬，高下亦尔，满中芥子；有人百年取一芥子，尽其芥子，劫犹不竟。如是比丘！其劫者如是长久，如是长劫，百千万亿大苦相续，白骨成丘，脓血成流，地狱、畜生、饿鬼恶趣。是名比丘！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是故比丘当如是学：断除诸有，莫令增长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三；一三二八九（九四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众生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」。时有异比丘从坐起，整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：「世尊！劫长久如」？佛告比丘：「我能为汝说，汝难得知」。比丘白佛：「可说譬不」？佛言：「可说，比丘！如大石山，不断、不坏，方一由旬；若有士夫以迦尸劫贝，百年一拂，拂之不已，石山遂尽，劫犹不竟。比丘！如是长久之劫，百千万亿劫受诸苦恼。乃至诸比丘！当如是学：断除诸有，莫令增长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四；一三二九〇（九五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众生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」。时有异比丘从坐起，整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：「世尊！过去有几劫」？佛告比丘：「我悉能说，汝知甚难」。比丘白佛：「可说譬不」？佛言：「可说譬。如比丘

！有士夫寿命百岁，晨朝忆念三百千劫，日中忆念三百千劫，日暮忆念三百千劫；如是日日忆念劫数，百年命终，不能忆念劫数边际。比丘！当知过去劫数无量。如是过去无量劫数，长夜受苦，积骨成山，髓血成流，乃至地狱、畜生、饿鬼恶趣。如是比丘！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是故比丘当如是学：断除诸有，莫令增长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五；一三二九一（九五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众生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，无有一处不生不死者。如是长夜无始生死，不知苦之本际。是故比丘当如是学：断除诸有，莫令增长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六；一三二九二（九五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众生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无有一处无父母、兄弟、妻子、眷属、宗亲、师长者，如是比丘！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是故比丘当如是学：断除诸有，莫令增长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七；一三二九三（九五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众生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譬如大雨涕泡，一生一灭，如是众生无明所盖，爱系其颈，无始生死，生者、死者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是故比丘当如是学：断除诸有，莫令增长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八；一三二九四（九五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众生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譬如普天大雨洪澍，东西南北无断绝处，如是东方、南方、西方、北方，无量国土劫成、劫坏，如天大雨，

普雨天下，无断绝处。如是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譬如掷杖空中，或头落地，或尾落地，或中落地。如是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或堕地狱，或堕畜生，或堕饿鬼。如是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。是故比丘当如是学：断除诸有，莫令增长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九；一三二九五（九五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众生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譬如比丘！若有士夫转五节轮，常转不息，如是众生转五趣轮，或堕地狱、畜生、饿鬼，及人、天趣，常转不息。如是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是故比丘当如是学：断除诸有，莫令增长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〇；一三二九六（九五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毘富罗山侧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一切行无常，一切行不恒、不安、变易之法。诸比丘！于一切行，当生厌离，求乐解脱。诸比丘！过去世时，此毘富罗山，名长竹山，有诸人民围绕山居，名低弥罗邑。低弥罗邑人寿四万岁，低弥罗邑人上此山顶，四日乃得往反。时世有佛，名迦罗迦孙提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，出兴于世，说法教化：初、中、后善，善义、善味，纯一满净，梵行清白，开发显示。彼长竹山于今名字亦灭，低弥罗聚落、人民亦没，彼佛如来已般涅槃。比丘！当知一切诸行皆悉无常，不恒、不安、变易之法。于一切行，当修厌离，离欲解脱。诸比丘！过去世时，此毘富罗山，名曰朋迦，时有人民绕山而居，名阿毘迦邑。彼时人民寿三万岁，阿毘迦人上此山顶，经三日中乃得往反。时世有佛，名拘那含牟尼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，出兴于世，演说经法：初、中、后善，善义、善味，纯一满净，梵行清白，开发显示。诸比丘！彼朋迦山名字久灭，阿毘迦邑人亦久亡没，彼佛世尊亦般涅槃。如是比丘！一切诸行，皆悉无常、不恒、不安、变易之法。汝等比丘！当修厌离，求乐解脱。诸比丘！过去世时，此毘富罗山，名

宿波罗首，有诸人民绕山居止，名赤马邑，人寿二万岁。彼诸人民上此山顶，经二日中乃得往反。尔时，有佛名曰迦叶如来、应供、乃至出兴于世，演说经法：初、中、后善，善义、善味，纯一满净，梵行清白，开示显现。比丘！当知宿波罗首山名字久灭，赤马邑人亦久亡没，彼佛世尊亦般涅槃。如是比丘！一切诸行，皆悉无常、不恒、不安、变易之法。是故比丘！当修厌离，离欲解脱。诸比丘！今日此山名毘富罗，有诸人民绕山而居，名摩竭提国。此诸人民寿命百岁，善自消息，得满百岁。摩竭提人上此山顶，须臾往反。我今于此得成如来、应、等正觉，乃至佛、世尊，演说正法，教化令得寂灭涅槃，正道、善逝、觉知。比丘！当知此毘富罗山名亦当磨灭，摩竭提人亦当亡没，如来不久当般涅槃。如是比丘！一切诸行悉皆无常、不恒、不安、变易之法。是故比丘！当修厌离，离欲解脱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古昔长竹山，低弥罗村邑；次名朋迦山，阿毘迦聚落；

宿波罗首山，聚落名赤马；今毘富罗山，国名摩竭陀。

名山悉磨灭，其人悉没亡，诸佛般涅槃，有者无不尽。

一切行无常，悉皆生灭法，有生无不尽，唯寂灭为乐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城、山、过去，无地方所，众生无不是，龕雨涕雨，如缚扫箒，掷杖、还转轮，毘富罗）

四六 婆蹉出家相应

一；一三二九七（九五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婆蹉种出家，来诣佛所，合掌问讯，问讯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昙！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见答以不」？佛告婆蹉种出家：「随汝所问，当为汝说」。婆蹉种出家白佛言：「云何瞿昙！命即身耶」？佛告婆蹉种出家：「命即身者，此是无记」。「云何瞿昙！为命异身异耶」？佛告婆蹉种出家：「命异身异者，此亦无记」。婆蹉种出家白佛：「云何瞿昙！命即身耶，答言无记；命异身异，答言无记？沙门瞿昙有何等奇？弟子命终，即记说言：某生彼处，某生彼处。彼诸

弟子，于此命终舍身，即乘意生身生于余处；当于尔时，非为命异身异也」？佛告婆蹉：「此说有余，不说无余」。婆蹉白佛：「瞿昙！云何说有余，不说无余」？佛告婆蹉：「譬如火，有余得然，非无余」。婆蹉白佛：「我见火，无余亦然」。佛告婆蹉：「云何见火无余亦然」？婆蹉白佛：「譬如大聚炽火，疾风来吹，火飞空中，岂非无余火耶」？佛告婆蹉：「风吹飞火，即是有余，非无余也」。婆蹉白佛：「瞿昙！空中飞火，云何名有余」？佛告婆蹉：「空中飞火，依风故住，依风故然，以依风故，故说有余」。婆蹉白佛：「众生于此命终，乘意生身往生余处，云何有余」？佛告婆蹉：「众生于此处命终，乘意生身生于余处，当于尔时，因爱故取，因爱而住，故说有余」。婆蹉白佛：「众生以爱乐有余，染著有余，唯有世尊得彼无余，成等正觉。沙门瞿昙！世间多缘，请辞还去」。佛告婆蹉：「宜知是时」。婆蹉出家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坐起而去。

二；一三二九八（九五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大目揵连，亦于彼住。时有婆蹉种出家，诣尊者大目揵连所，与尊者目揵连面相问讯慰劳，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语尊者大目揵连：「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见答以不」？目连答言：「婆蹉！随意所问，知者当答」。时婆蹉种出家问尊者目揵连：「何因何缘？余沙门、婆罗门，有人来问：云何如来有后死，无后死，有无后死，非有非无后死，皆悉随答；而沙门瞿昙，有来问言：如来有后死，无后死，有无后死，非有非无后死，而不记说」？目揵连言：「婆蹉！余沙门、婆罗门，于色、色集、色灭、色味、色患、色出不如实知，不如实知故，于如来有后死则取著；如来无后死，有后死无后死，非有后死非无后死，则生取著。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识、识集、识灭、识味、识患、识出不如实知，不如实知故，于如来有后死生取著；无后死，有无后死，非有非无后死，生取著。如来者，于色如实知，色集、色灭、色味、色患、色出如实知，如实知故，于如来有后死则不著；无后死，有无后死，非有非无后死，则不著。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识如实知，识集、识灭、识味、识患、识出如实知，如实知故，于如来有后死，则不然；无后死，有无后死，非有非无后

死，则不然；甚深，广大，无量，无数，皆悉寂灭。婆蹉！如是因、如是缘，余沙门、婆罗门，若有来问如来有后死，无后死，有无后死，非有非无后死，则为记说；如是因、如是缘，如来，若有来问如来有后死，无后死，有无后死，非有非无后死，不为记说」。时婆蹉种出家，闻尊者大目揵连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坐起而去。

三；一三二九九（九五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婆蹉种出家，来诣佛所，合掌问讯，问讯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昙！何因何缘？余沙门、婆罗门，若有来问」，如上广说。尔时，婆蹉种出家叹言：「奇哉瞿昙！弟子、大师，义同义，句同句，味同味，乃至同第一义。瞿昙！我今诣摩诃目揵连，以如是义，如是句，如是味而问于彼，彼亦以如是义，如是句，如是味而答我，如今瞿昙所说。是故瞿昙真为奇特！大师、弟子，义同义，句同句，味同味，同第一义」。

四；一三三〇〇（）

尔时，婆磋种出家，有诸因缘，至那梨聚落。营事讫已，诣尊者诜陀迦旃延所，共相问讯，问讯已，退坐一面。问诜陀迦旃延：「何因、何缘？沙门瞿昙，若有来问：如来有后死，无后死，有无后死，非有非无后死，不为记说」？诜陀迦旃延语婆蹉种出家：「我今问汝，随意答我。于汝意云何？若因、若缘，若种施设诸行：若色、若无色，若想、若非想、若非想非非想。若彼因、彼缘、彼行无余〔行〕灭，永灭已，如来于彼有所记说，言有后死、无后死、有无后死、非有非无后死耶」？婆蹉种出家语诜陀迦旃延：「若因、若缘，若种施设诸行：若色、若非色，若想、若非想、若非想非非想。彼因、彼缘、彼行无余灭，云何瞿昙于彼记说：如来有后死，无后死，有无后死，非有非无后死」？诜陀迦旃延语婆蹉种出家：「是故如来以是因、以是缘故，有问如来有后死，无后死，有无后死，非有非无后死，不为记说」。婆蹉种出家问诜陀迦旃延：「汝于沙门瞿昙弟子，为日久如」？诜陀迦旃延答言：「少过三年，于正法律出家修梵行」。婆蹉种出家言：「诜陀迦旃延！快

得善利！少时出家，而得如是身律仪、口律仪，又得如是智慧辩才」！时婆蹉种出家，闻诜陀迦旃延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坐起去。

五；一三三〇一（九六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婆蹉种出家，来诣佛所，合掌问讯，问讯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昙！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为解说不」？佛告婆蹉种出家：「随所欲问，当为汝说」。婆蹉种出家白佛言：「瞿昙！何因、何缘？有人来问如来有后死，无后死，有无后死，非有非无后死，而不为记说耶」？佛告婆蹉种出家，如上诜陀迦旃延广说，乃至非有非无后死。婆蹉种出家白佛言：「奇哉瞿昙！师及弟子，义义同，句句同，味味同，其理悉合，所谓第一句说。瞿昙！我为小缘事，至那利伽聚落，营事讫已，暂过沙门迦旃延，以如是义、如是句、如是味，问沙门迦旃延，彼亦以如是义、如是句、如是味答我所问，如今沙门瞿昙所说。是故当知实为奇特！师及弟子，义、句、味，义、句、味悉同」。时婆蹉种出家，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坐起而去。

六；一三三〇二（九六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婆蹉种出家，来诣佛所，合掌问讯，问讯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云何瞿昙！为有我耶」？尔时，世尊默然不答。如是再三，尔时世尊亦再三不答。尔时，婆蹉种出家作是念：我已三问沙门瞿昙而不见答，但当还去。时尊者阿难，住于佛后，执扇扇佛。尔时，阿难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婆蹉种出家三问，世尊何故不答？岂不增彼婆蹉种出家恶邪见，言沙门不能答其所问」？佛告阿难：「我若答言有我，则增彼先来邪见。若答言无我，彼先痴惑，岂不更增痴惑！言先有我，从今断灭。若先来有我，则是常见；于今断灭，则是断见。如来离于二边，处中说法，所谓是事有故是事有，是事起故是事生，谓缘无明行，乃至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灭」。佛说此经已，尊者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；一三三〇三（九六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婆蹉种出家，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问讯，问讯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昙！云何瞿昙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：世间常，此是真实，余则虚妄耶」？佛告婆蹉种出家：「我不作如是见，如是说：世间常，是则真实，余则虚妄」。「云何瞿昙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：世间无常，常无常，非常非无常；有边，无边，边无边，非边非无边；命即是身，命异身异；如来有后死，无后死，有无后死，非有非无后死」？佛告婆蹉种出家：「我不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，乃至非有非无后死」。尔时，婆蹉种出家白佛言：「瞿昙！于此见见何等过患，而于此诸见，一切不说」？佛告婆蹉种出家：「若作是见、世间常，此则真实，余则虚妄者，此是倒见，此是观察见，此是动摇见，此是垢污见，此是结见，是苦、是阂、是恼、是热，见结所系。愚痴无闻凡夫，于未来世，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生。婆蹉种出家！若作是见：世间无常，常无常，非常非无常；有边，无边，边无边，非有边非无边，是命是身，命异身异；如来有后死，无后死，有无后死，非有非无后死：此是倒见，乃至忧悲恼苦生」。婆蹉种出家白佛：「瞿昙！何所见」？佛告婆蹉种出家：「如来所见已毕。婆蹉种出家！然如来见，谓见此苦圣谛，此苦集圣谛，此苦灭圣谛，此苦灭道迹圣谛。作如是知、如是见已，于一切见、一切受、一切生、一切我、我所见、我慢、系著、使，断灭、寂静、清凉、真实。如是等解脱比丘、生者不然，不生亦不然」。婆蹉白佛：「瞿昙！何故说言生者不然」？佛告婆蹉：「我今问汝，随意答我。婆蹉！犹如有人，于汝前然火，汝见火然不？即于汝前火灭，汝见火灭不」？婆蹉白佛：「如是，瞿昙」！佛告婆蹉：「若有人问汝：向者火然，今在何处？为东方去耶？西方、南方、北方去耶？如是问者，汝云何说」？婆蹉白佛：「瞿昙！若有来作如是问者，我当作如是答：若有于我前然火，薪草因缘故然，若不增薪，火则永灭，不复更起。东方、南方、西方、北方去者，是则不然」。佛告婆蹉：「我亦如是说：色已断、已知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已断、已知，断其根本，如截多罗树头，无复生分，于未来世永不复起。若至东方、南、西、北方，是则不然，甚深，广大，无量，无数，永灭」。婆蹉白佛：「我当说譬」。佛告婆蹉：「为知是时」。婆蹉白佛：「瞿昙！

譬如近城邑、聚落，有好净地，生坚固林。有一大坚固树，其生已来，经数千岁。日夜既久，枝叶零落，皮肤枯朽，唯干独立。如是瞿昙！如来法律，离诸枝条、柯叶，唯空干坚固独立」。尔时，婆蹉出家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坐起去。

八；一三三〇四（九六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婆蹉种出家，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问讯，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昙！彼云何无知故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：世间常，此是真实，余则虚妄？世间无常，世间常无常，世间非常非无常；世有边，世无边，世有边无边，世非有边非无边；命即是身，命异身异；如来有后死，无后死，有无后死，非有非无后死」？佛告婆蹉：「于色无知故，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：世间常，此是真实，余则虚妄；乃至非有非无后死。于受，想，行，识无知故，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：世间常，此是真实，余则虚妄；乃至非有非无后死」。婆蹉白佛：「瞿昙！知何法故，不如是见、如是说：世间常，此是真实，余则虚妄，乃至非有非无后死」？佛告婆蹉：「知色故，不如是见、如是说：世间常，此是真实，余则虚妄，乃至非有非无后死。知受，想，行，识故，不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：世间常，此是真实，余则虚妄，乃至非有非无后死。如是不知知，如是不见见，不识识，不断断，不观观，不察察，不觉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婆蹉种出家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坐起而去。

九；一三三〇五（九六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婆蹉种出家，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昙！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为解说不」？尔时，世尊默然而住。婆蹉种出家第二、第三问，佛亦第二、第三默然而住。时婆蹉种出家白佛言：「我与瞿昙共相随顺，今有所问，何故默然」？尔时，世尊作是念：此婆蹉种出家，长夜质直，不谄、不伪，时有所问，皆以不知故，非故恼乱，我今当以阿毘昙、律纳受于彼。作是念已，告婆蹉种出家：「随汝所问，当为解说」。婆蹉白佛：「云何瞿昙！有善、

不善法耶」？佛答言：「有」。婆蹉白佛：「当为我说善不善法，令我得解」！佛告婆蹉：「我今当为汝略说善不善法，谛听，善思。婆蹉！贪欲者是不善法，调伏贪欲是则善法。瞋恚、愚痴是不善法，调伏恚、痴是则善法。杀生者是不善法，离杀生者是则善法。偷盗，邪婬，妄语，两舌，恶口，绮语，贪，恚，邪见，是不善法；不盗乃至正见，是则善法。是为婆蹉！我今已说三种善法，三种不善法。

如是圣弟子，于三种善法、三种不善法，如实知十种不善法、十种善法。如实知者，则于贪欲无余灭尽，瞋恚、愚痴无余灭尽者，则于一切有漏灭尽，无漏心解脱，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婆蹉白佛：「颇有一比丘，于此法律得尽有漏，无漏心解脱，乃至不受后有耶」？佛告婆蹉：「不但若一、若二、若三，乃至五百，有众多比丘，于此法律，尽诸有漏，乃至不受后有」。婆蹉白佛：「且置比丘，有一比丘尼，于此法律，尽诸有漏，乃至不受后有不」？佛告婆蹉：「不但一、二、三比丘尼，乃至五百，有众多比丘尼，于此法律，尽诸有漏，乃至不受后有」。婆蹉白佛：「置比丘尼，有一优婆塞，修诸梵行，于此法律，度狐疑不」？佛告婆蹉：「不但一、二、三，乃至五百优婆塞，乃有众多优婆塞，修诸梵行，于此法律断五下分结，得成阿那含，不复还生此」。婆蹉白佛：「复置优婆塞，颇有一优婆夷，于此法律修持梵行，于此法律度狐疑不」？

佛告婆蹉：「不但一、二、三优婆夷，乃至五百，乃有众多优婆夷，于此法律，断五下分结，于彼化生，得阿那含，不复还生此」。婆蹉白佛：「置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修梵行者，颇有优婆塞受五欲，而于此法律度狐疑不」？佛告婆蹉：「不但一、二、三，乃至五百，乃有众多优婆塞，居家妻子，香华严饰，畜养奴婢，于此法律，断三结贪、恚、痴薄，得斯陀含，一往一来，究竟苦边」。婆蹉白佛：「复置优婆塞，颇有一优婆夷，受习五欲，于此法律，得度狐疑不」？佛告婆蹉：「不但一、二、三，乃至五百，乃有众多优婆夷，在于居家，畜养男女，服习五欲，华香严饰，于此法律，三结尽，得须陀洹，不堕恶趣法，决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

究竟苦边」。婆蹉白佛言：「瞿昙！若沙门瞿昙成等正觉，若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修梵行者，及优婆塞、优婆夷服习五欲，不得如是功德者，则不满足。以沙门瞿昙成等正觉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修诸梵行，及优婆塞、优婆夷服习五欲，而成就尔所功德故，则为满足。

瞿昙！今当说譬」。佛告婆蹉：「随意所说」。婆蹉白佛：「如天大雨，水流随下。瞿昙法律亦复如是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若男、若女，悉皆随流，向于涅槃，浚输涅槃。甚奇！佛、法、僧平等法律，为余异道出家，来诣瞿昙所，于正法律求出家、受具足者，几时便听出家」？佛告婆蹉：「若余异道出家，欲来于正法律求出家、受具足者，乃至四月，于和尚所受衣而住。然此是为人粗作齐限耳」。婆蹉白佛：「若诸异道出家来，于正法律欲求出家、受具足，听于和尚所受衣，若满四月听出家者，我今堪能于四月在和尚所受衣，若于正法律而得出家、受具足。我当于瞿昙法中出家、受具足，修持梵行」！佛告婆蹉：「我先不说粗为人作分齐耶」？婆蹉白佛：「如是，瞿昙」！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当度彼婆蹉出家，于正法律出家、受具足」。

婆蹉种出家，即得于正法律出家、受具足，成比丘分。乃至半月，学所应知、应识、应见、应得、应觉、应证，悉知、悉识、悉见、悉得、悉觉、悉证如来正法。尊者婆蹉作是念：我今已学所应知、应识、应见、应得、应觉、应证，彼一切悉知、悉识、悉见、悉得、悉觉、悉证，今当往见世尊。是时，婆蹉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于一面住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于学所应知、应识、应见、应得、应觉、应证，悉知、悉识、悉见、悉得、悉觉、悉证世尊正法。唯愿世尊为我说法，我闻法已，当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思惟所以，善男子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正信出家，学道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告婆蹉：「有二法，修习、多修习，所谓止，观。此二法，修习、多修习，得知界果：觉了于界，知种种界，觉种种界。如是比丘欲求离欲恶不善法，乃至第四禅具足住；慈，悲，喜，舍；空入处，识入处，无所有入处，非想非非想入处。令我三结尽，得须陀洹。三结尽，贪、恚、痴薄，得斯陀含。五下分结尽，得阿那含。种种神通境界、天眼、天耳、他心智、

宿命智、生死智漏尽智皆悉得。是故比丘！当修二法，修习、多修习。修二法故，知种种界，乃至漏尽」。尔时，尊者婆蹉闻佛所说，欢喜作礼而去。尔时，婆蹉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。

时有众多比丘，庄严方便，欲诣世尊恭敬供养。尔时，婆蹉问众多比丘：「汝等庄严方便，欲诣世尊恭敬供养耶」？诸比丘答言：「尔」。尔时，婆蹉语诸比丘：「尊者！持我语，敬礼世尊，问讯起居轻利，少病、少恼，安乐住不？言：婆蹉比丘白世尊言：我已供养世尊，具足奉事，令欢悦非不欢悦。大师弟子所作，皆悉已作，供养大师，令欢悦非不欢悦」。时众多比丘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尊者婆蹉，稽首敬礼世尊足，乃至欢悦非不欢悦」。佛告诸比丘：「诸天先已语我，汝今复说。如来成就第一知见，亦如婆蹉比丘有如是德力」。尔时，世尊为彼婆蹉比丘说第一记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身命及目连，希有、迦旃延，未曾有、有我，见及于愚痴，犊子所出家）。

四七 外道出家相应

一；一三三〇六（九六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外道出家，名曰鬻低迦，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问讯，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昙！云何瞿昙！世有边耶」？佛告鬻低迦：「此是无记」。鬻低迦白佛：「云何瞿昙！世无边耶？有边无边耶？非有边非无边耶」？佛告鬻低迦：「此是无记」。鬻低迦白佛：「云何瞿昙？世有边耶，答言无记；世无边耶，世有边无边耶，世非有边非无边耶，答言无记？瞿昙于何等法而可记说」？佛告鬻低迦：「知者、智者，我为诸弟子而记说道，令正尽苦，究竟苦边」。鬻低迦白佛：「云何瞿昙！为诸弟子说道，令正尽苦，究竟苦边？为一切世间从此道出，为少分耶」？尔时，世尊默然不答。第二、第三问，佛亦第二、第三默然不答。尔时，尊者阿难住于佛后，执扇扇佛。尊者阿难语鬻低迦外道出家：「汝初已问此义，今复以异说而问，是故世尊不为记说。鬻低迦！今当为汝

说譬，夫智者因譬得解。譬如国王，有边境城，四周坚固，巷陌平正，唯有一门。立守门者，聪明黠慧，善能筹量，外有人来，应入者听入，不应入者不听。周匝绕城，求第二门都不可得，都无猫狸出入之处，况第二门！彼守门者，都不觉悟入者、出者，然彼士夫知一切人，唯从此门若出、若入，更无余处。如是世尊虽不用心觉悟，众生一切世间从此道出及以少分，然知众生正尽苦、究竟苦边者，一切皆悉从此道出」。时欝低迦外道出家，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坐起而去。

二；一三三〇七（九六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尊者富隣尼，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。时有众多外道出家，诣尊者富隣尼，共相问讯，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问尊者富隣尼：「我闻沙门瞿昙作断灭破坏有教授耶？今问尊者富隣尼，竟为尔不」？富隣尼语诸外道出家：「我不如是知。世尊教语众生，断灭坏有令无所有者，无有是处。我作如是解：世尊所说，有诸众生，计言有我、我慢、邪慢，世尊为说，令其断灭」。时诸外道出家，闻富隣尼所说，心不喜悦，呵责而去。

尔时，尊者富隣尼诸外道去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以向诸外道出家所说，具白世尊。「世尊！我向答诸外道说，得无谤毁世尊耶？为是法说，如佛所说，如法说，随顺法说？得不为诸论议者所见嫌责耶」？佛告富隣尼：「如汝所说，不谤如来，不失次第，如我记说。如法法说，随顺法说，不为诸论者之所嫌责。所以者何？富隣尼！先诸众生，我慢，邪慢，邪慢所迫，邪慢集，邪慢不无间等，乱如狗肠，如铁钩鑲，亦如乱草，往反驱驰，此世、他世，他世、此世，驱驰往反，不能远离。富隣尼！一切众生于诸邪慢无余永灭者，彼一切众生长夜安隐快乐」。佛说此经已，富隣尼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；一三三〇八（九六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阿难陀，于后夜时，向檒补河边。脱衣置岸边，入水洗手足，还上岸，著一衣，摩拭身体。

时俱迦那外道出家，亦至水边。尊者阿难闻其行声，闻声已，即便謦咳作声。俱迦那外道出家闻有人声，而问言：「为何等人」？尊者阿难答言：「沙门」。俱迦那外道言：「何等沙门」？尊者阿难答言：「释种子」。俱迦那外道言：「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见答以不」？尊者阿难答言：「随意所问，知者当答」。俱迦那言：「云何如来死后有耶」？阿难答言：「世尊所说，此是无记」。复问：「如来死后无耶？死后有无耶？非有非无耶」？阿难言：「世尊所说，此是无记」。俱迦那外道言：「云何如来死后有，答言无记；死后无，死后有无，死后非有非无，答言无记？云何为不知、不见耶」？阿难答言：「非不知，非不见，悉知、悉见」。复问阿难：「云何知、云何见」？阿难答言：「见可见处，见所起处，见缠断处，此则为知，此则为见。我如是知，如是见，云何说言不知不见」？俱迦那外道复问：「尊者何名」？阿难陀答言：「我名阿难陀」。俱迦那外道言：「奇哉！大师弟子而共论议。我若知是尊者阿难陀者，不敢发问」。说是语已，即舍而去。

四；一三三〇九（九六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给孤独长者，日日出见世尊，礼事供养。给孤独长者作是念：我今出太早，世尊及诸比丘禅思未起，我宁可过诸外道住处。即入外道精舍，与诸外道共相问讯，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时彼外道问言长者：「汝见沙门瞿昙，云何见？何所见」？长者答言：「我亦不知云何见世尊，世尊何所见」。诸外道言：「汝言见众僧，云何见众僧？众僧何所见」？长者答言：「我亦不知云何见僧，僧何所见」。外道复问长者：「汝今云何自见？自何所见」？长者答言：「汝等各各自说所见，然后我说所见亦不难」。时有一外道作如是言：「长者！我见一切世间常，是则真实，余者虚妄」。复有说言：「长者！我见一切世间无常，此是真实，余则虚妄」。复有说言：「长者！世间常无常，此是真实，余则虚妄」。复有说言：「世间非常非无常，此是真实，余则虚妄」。复有说言：「世有边，此是真实，余则虚妄」。复有说言：「世无边，此是真实，余则虚妄」。复有说言：「世有边无边」。复有说言：「世非有边非无边」。复有说言：「命即是身」。复有说言：「命异身异」。复有说言：「如来死后有」。

复有说言：「如来死后无」。复有说言：「如来死后有无」。复有说言：「如来死后非有非无，此是真实，余则虚妄」。诸外道语长者言：「我等各各已说所见，汝复应说汝所见」！长者答言：「我之所见，真实有为思量缘起，若复真实有为思量缘起者，彼则无常，无常者是苦，如是知已，于一切见都无所得。如汝所见：世间常，此是真实，余则虚妄者，此见真实有为思量缘起，若真实有为思量缘起者，是则无常，无常者是苦。是故汝等习近于苦，唯得于苦，坚住于苦，深入于苦。如是汝言世间无常，此是真实，余则虚妄，有如是咎。世间常无常，非常非无常；世有边，世无边，世有边无边，世非有边非无边；命即是身，命异身异；如来死后有，如来死后无，如来死后有无，如来死后非有非无：此是真实，余则虚妄，皆如上说」。有一外道语给孤独长者言：「如汝所说，若有见，彼则真实有为思量缘起者，是无常法，若无常者是苦，是故长者所见，亦习近苦，得苦，住苦，深入于苦」。长者答言：「我先不言所见者，是真实有为思量缘起法，悉皆无常，无常者是苦。知苦已，我于所见无所得耶」？彼外道言：「如是，长者」！

尔时，给孤独长者于外道精舍，伏彼异论，建立正论。于异学众中作师子吼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以向与诸外道共论事，向佛广说。佛告给孤独长者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宜应时时摧伏愚痴外道，建立正论」。佛说是语已，给孤独长者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五；一三三一〇（九六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长爪外道出家，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问讯，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昙！我一切见不忍」。佛告火种：「汝言一切见不忍者，此见亦不忍耶」？长爪外道言：「向言一切见不忍者，此见亦不忍」。佛告火种：「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此见则已断、已舍、已离，余见更不相续，不起、不生。火种！多人与汝所见同，多人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，汝亦与彼相似。火种！若诸沙门、婆罗门，舍此等见，余见不起，是等沙门、婆罗门，世间亦少少耳。火种！依三种见。何等为三？有一如是见、如是说：我一切忍。复次、有一如是见、如是说：我一切不忍。复次、有一如是见、如是说：我于一忍一不忍。火种！若言一切忍者，此见

与贪俱生非不贪，与恚俱生非不恚，与痴俱生非不痴，系不离系，烦恼非清净，乐、取、染著生。若如是见，我一切不忍，此见非贪俱，非恚俱，非痴俱，清净非烦恼，离系非系，不乐、不取、不著生。火种！若如是见，我一忍一不忍，彼若忍者，则有贪乃至染著生；若如是见不忍者，则离贪乃至不染著生。彼多闻圣弟子所学言：我若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，我一切忍，则为二者所责、所诘。何等二种？谓一切不忍，及一忍一不忍。则为此等所责，责故诘，诘故害。彼见责、见诘、见害故，则舍所见，余见则不复生。如是断见，舍见，离见，余见不复相续，不起，不生。彼多闻圣弟子作如是学：我若如是见、如是说，我一切不忍者，则有二责、二诘。何等为二？谓我一切忍，及一忍一不忍。如是二责、二诘，乃至不相续，不起，不生。彼多闻圣弟子作如是学：我若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，一忍一不忍，则有二责、二诘。何等二？谓如是见、如是说，我一切忍，及一切不忍。如是二责，乃至不相续，不起，不生。复次、火种！如是身色麁四大，圣弟子当观无常，观生灭，观离欲，观灭尽，观舍。若圣弟子观无常，观灭，观离欲，观灭尽，观舍住者，于彼身身欲、身念、身爱、身染、身著永灭不住。火种！有三种受，谓苦受，乐受，不苦不乐受。此三种受，何因？何集？何生？何转？谓此三受，触因，触集，触生，触转。彼彼触集则受集，彼彼触灭则受灭，寂静，清凉，永尽。彼于此三受，觉苦，觉乐，觉不苦不乐，彼彼受若集、若灭、若味、若患、若出如实知，如实知已，即于彼受观察无常，观生灭，观离欲，观灭尽，观舍。彼于身分齐受觉如实知，于命分齐受觉如实知。若彼身坏命终后，即于尔时，一切受永灭无余。彼作是念：乐受觉时，其身亦坏：苦受觉时，其身亦坏；不苦不乐受觉时，其身亦坏，悉为苦边。于彼乐觉离系不系，于彼苦觉离系不系，于不苦不乐觉离系不系。于何离系？离于贪欲，瞋恚，愚痴，离于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，我说斯等名为离苦」。当于尔时，尊者舍利弗受具足，始经半月。时尊者舍利弗，住于佛后，执扇扇佛。时尊者舍利弗作是念：世尊叹说于彼彼法断欲，离欲，欲灭尽，欲舍。尔时，尊者舍利弗即于彼彼法，观察无常，观生灭，观离欲，观灭尽，观舍，不起诸漏，心得解脱。

尔时，长爪外道出家，远尘、离垢，得法眼净。长爪外道出家，见法，得法，觉法，入法，度诸疑、惑，不由他度，入正法律，得无所畏。即从坐起，整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合掌白佛：「愿得于正法律出家、受具足，于佛法中修诸梵行」！佛告长爪外道出家：「汝得于正法律出家、受具足，成比丘分」。即得善来比丘出家。彼思惟所以，善男子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，乃至心善解脱，得阿罗汉。佛说是经已，尊者舍利弗，尊者长爪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六；一三三一一（九七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王舍城有外道出家，名舍罗步，住须摩竭陀池侧。于自众中作如是唱言：「沙门释子法，我悉知，我先已知彼法律而悉弃舍」。时有众多比丘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王舍城乞食。闻有外道名舍罗步，住王舍城须摩竭陀池侧，于自众中作如是唱言：「沙门释子所有法律，我悉已知，先已知彼法律，然后弃舍」。闻是语已，乞食毕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晨朝著衣持钵，入王舍城乞食。闻有外道出家，名舍罗步，住王舍城须摩竭陀池侧。于自众中作是唱言：沙门释子法，我已悉知，知彼法律已，然后弃舍。善哉世尊！可自往彼须摩竭陀池侧，怜愍彼故」。尔时，世尊默然而许。于日晡时，从禅觉，往到须摩竭陀池侧，外道舍罗步所。时舍罗步外道出家，遥见世尊来，即敷床坐，请佛令坐。佛即就坐，告舍罗步言：「汝实作是语：沙门释子所有法律，我悉已知，知彼法律已，然后弃舍耶」？时舍罗步默而不答。佛告舍罗步：「汝今应说，何故默然！汝所知满足者，我则随喜；不满足者，我当令汝满足」。时舍罗步犹故默然。如是第二、第三说，彼再三默然住。时舍罗步有一梵行弟子，白舍罗步言：「师应往诣沙门瞿昙，说所知见，今沙门瞿昙自来诣此，何故不说？沙门瞿昙又告师言：若满足者，我则随喜，不满足者，当令满足，何故默然而不记说」？彼舍罗步，梵行弟子劝时，亦复默然。尔时，世尊告舍罗步：「若复有言：沙门瞿昙非如来、应、等正觉，我若善诫、善问，善诫、善问时，彼则辽落，说诸外事；或忿恚、慢覆，对阂不忍，无由能现；或默然抱愧低头，密自思省

，如今舍罗步。若复作如是言：非沙门瞿昙无正法律者，我若善谏、善问，彼亦如汝今日默然而住。若复有言：非沙门瞿昙声闻善向者，我若善谏、善问，彼亦乃至如汝今日默然而住」。尔时，世尊于须摩竭陀池侧，师子吼已，从坐起而去。

尔时，舍罗步梵行弟子，语舍罗步言：「譬如有牛，截其两角，入空牛栏中，跪地大吼。师亦如是，于无沙门瞿昙弟子众中，作师子吼。譬如女人欲作丈夫声，发声即作女声。师亦如是，于非沙门瞿昙弟子众中，作师子吼。譬如野干欲作狐声，发声还作野干声。师亦如是，于非沙门瞿昙弟子众中，欲作师子吼」。时舍罗步梵行弟子，于舍罗步面前呵责毁呰已，从坐起去。

七；一三三一二（九七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王舍城须摩竭陀池侧，有外道出家，名上座，住彼池侧。于自众中作如是语：「我说一偈，若能报者，我当于彼修行梵行」。时有众多比丘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王舍城乞食。闻有外道出家，名曰上座，住须摩竭陀池侧。于自众中作如是说：「我说一偈，有能报者，我当于彼所修行梵行」。乞食毕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晨朝与众多比丘入城乞食，闻有外道出家，名曰上座，住须摩竭陀池侧。于自众中作如是说：我说一偈，有能报者，我当于彼修行梵行。唯愿世尊应自往彼，哀愍故」！

尔时，世尊默然而许。即日晡时，从禅觉，往至须摩竭陀池侧。时上座外道出家，遥见世尊，即敷床座请佛令坐。世尊坐已，告上座外道出家言：「汝实作是语：我说一偈，若能报者，我当于彼修行梵行耶？汝今便可说偈，我能报答」。时彼外道，即累绳床以为高座，自升其上，即说偈言：

「比丘以法活，不恐怖众生，意寂行舍离，持戒顺息止」。

尔时，世尊知彼上座外道心，即说偈言：

「汝于所说偈，能自随转者，我当于汝所，作善士夫观。

观汝今所说，言行不相应。寂止自调伏，莫恐怖众生，

行意寂远离，受持净戒者。顺调伏寂止，身、口心离恶，

善摄于住处，不令放逸者，是则名随顺，调伏及寂止」。

尔时，上座外道出家作是念：沙门瞿昙已知我心。即从床而下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今我可得于正法律，出家、受具足，成比丘法不」？佛告上座外道出家：「今汝可得于正法律，出家、受具足，成比丘分」。如是上座外道出家，得出家、作比丘已，思惟所以，善男子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，乃至心善解脱，得阿罗汉。

八；一三三一三（九七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众多婆罗门出家，住须摩竭陀池侧，集聚一处，作如是论：「如是婆罗门真谛，如是婆罗门真谛」。尔时，世尊知彼众多婆罗门出家心念，往到须摩竭陀池侧。时众多婆罗门出家，遥见佛来，即为佛敷床座，请佛就坐。佛即就坐，告诸婆罗门出家：「汝等于此须摩竭陀池侧，众共集聚，何所论说」？婆罗门出家白佛言：「瞿昙！我等众多婆罗门出家，集于此坐，作如是论：如是婆罗门真谛，如是婆罗门真谛」。佛告婆罗门出家：「有三种婆罗门真谛，我自觉悟成等正觉，而复为人演说。汝婆罗门出家作如是说：不害一切众生，是婆罗门真谛，非为虚妄。彼于彼言我胜，言相似，言我卑，若于彼真谛，不系著，于一切世间作慈心色像，是名第一婆罗门真谛，我自觉悟成等正觉，为人演说。复次、婆罗门作如是说：所有集法，皆是灭法，此是真谛，非为虚妄。乃至于彼真谛，不计著，于一切世间观察生灭，是名第二婆罗门真谛。复次、婆罗门作如是说：无我处所及事都无所有，此则真谛，非为虚妄。如前说，乃至于彼无所系著，一切世间无我像类，是名第三婆罗门真谛，我自觉悟成等正觉，而为人说」。尔时，众多婆罗门出家，默然住。时世尊作是念：今映彼愚痴，杀彼恶者。今此众中，无一能自思量欲造因缘，于沙门瞿昙法中修行梵行。如是知已，从坐起而去。

九；一三三一四（九七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。尊者阿难亦住于彼。时有外道出家，名曰栴陀，诣尊者阿难所，与尊者阿难共相问讯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

问尊者阿难言：「何故于沙门瞿昙所出家修梵行」？阿难答言：「为断贪欲、瞋恚、愚痴故，于彼出家修梵行」。栴陀复问：「彼能说断贪欲、瞋恚、愚痴耶」？阿难答言：「我亦能说断贪欲、瞋恚、愚痴」。栴陀复问：「汝见贪欲、瞋恚、愚痴有何过患，说断贪欲、瞋恚、愚痴耶」？阿难答言：「染著贪欲映障心故，或自害，或复害他，或复俱害；现法得罪，后世得罪，现法、后世二俱得罪，彼心常怀忧苦受觉。若瞋恚映障，愚痴映障，自害、害他、自他俱害，乃至常怀忧苦受觉。又复贪欲为盲，为无目，为无智，为慧力羸，为障阂，非明、非等觉，不转向涅槃；瞋恚、愚痴，亦复如是。我见贪欲、瞋恚、愚痴有如是过患故，说断贪欲、瞋恚、愚痴」。栴陀复问：「汝见断贪欲、瞋恚、愚痴有何福利，而说断贪欲、瞋恚、愚痴」？阿难答言：「断贪欲已，不自害，又不害他，亦不俱害；又复不现法得罪，后世得罪，现法后世得罪，心法常怀喜乐受觉。瞋恚、愚痴，亦复如是。于现法中，常离炽然，不待时节，有得余现法，缘自觉知。见有如是功德利益故，说断贪欲、瞋恚、愚痴」。栴陀复问：「尊者阿难！有道、有迹，修习、多修习，能断贪欲、瞋恚、愚痴不」？阿难答言：「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」。栴陀外道白尊者阿难：「此是贤哉之道，贤哉之迹！修习、多修习，能断贪欲、瞋恚、愚痴」。时栴陀外道闻尊者阿难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坐起而去。

一〇；一三三一五（九七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舍利弗，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尔时，世尊为尊者舍利弗，种种说法，示教、照喜。示教、照喜已，默然住。时尊者舍利弗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已，稽首礼足而去。时有外道出家补缕低迦，随路而来。问尊者舍利弗：「从何所来」？舍利弗答言：「火种！我从我世尊所，听大师说教授法来」。补缕低迦问：「尊者舍利弗！今犹不离乳，从师闻说教授法耶」？舍利弗答言：「火种！我不离乳，于大师所，闻说教授法」。补缕低迦语尊者舍利弗言：「我久已离乳，舍师所说教授法」。舍利弗言：「汝法是恶说法律，恶觉，非为出离，非正觉道，坏法，非可赞叹法，非可依止法。又彼师者，非等正觉，是故汝等疾疾舍乳，离师教法。譬如乳牛麁恶狂骚，又少乳汁，彼犊饮乳，疾

疾舍去。如是恶说法律，恶觉，非出离，非正觉道，坏法，非可赞叹法，非可依止法。又彼师者，非等正觉，是故速舍师教授法。我所有法，是正法律，是善觉，是出离，正觉道，不坏，可赞叹，可依止。又彼大师，是等正觉，是故久饮其乳，听受大师说教授法。譬如乳牛不麁狂骚，又多乳汁，彼犊饮时，久而不厌。我法如是，是正法律，乃至久听说教授法」。时补缕低迦语舍利弗：「汝等快得善利！于正法律，乃至久听说教授法」。时补缕低迦外道出家，闻舍利弗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道而去。

一一；一三三一六（九七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补缕低迦外道出家，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问讯，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昙！先日众多种种异道——出家沙门，婆罗门，集于未曾有讲堂。作如是论议：沙门瞿昙智慧犹如空舍，不能于大众中建立论议：此应此不应，此合此不合。譬如盲牛偏行边畔，不入中田。沙门瞿昙亦复如是，无应不应，无合不合」。佛告补缕低迦：「此诸外道论议，说应不应，合不合，于圣法律如小儿戏。譬如士夫年八、九十，发白齿落，作小儿戏，团治泥土，作象、作马，种种形类。众人皆言：此老小儿。如是火种！种种诸论，谓应不应，合不合，于圣法律如小儿戏。然于彼中，无有比丘方便所应」。补缕低迦白佛：「瞿昙！于何处有比丘方便所应」？佛告外道：「不清净者令其清净，是名比丘方便所应。不调令调，是名比丘方便所应。诸不定者令得正受，是名比丘方便所应。不解脱者令得解脱，是名比丘方便所应。不断令断，不知令知，不修令修，不得令得，是名比丘方便所应。云何不净令净？谓戒，不净者令其清净。云何不调伏令其调伏？谓眼根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根，不调伏令其调伏，是名不调伏者令其调伏。云何不定令其正受？谓心不正定，令得正受。云何不解脱者令得解脱？谓心不解脱贪欲、恚、痴，令得解脱。云何不断令断？谓无明、有爱，不断令断。云何不知令知？谓其名、色，不知令知。云何不修令修？谓止、观，不修令修。云何不得令得？谓般涅槃，不得令得。是名比丘方便所应」。补缕低迦白佛言：「瞿昙！是义比丘方便所应，是坚固比丘方便所应，所谓尽诸有漏」。时补缕低迦外道出家，闻佛所说，欢喜

随喜，从坐起而去。

一二；一三三一七（九七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外道出家，名曰尸婆，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问讯，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昙！云何为学？所谓学者，云何学」？佛告尸婆：「学其所学，故名为学」。尸婆白佛：「何所学」？佛告尸婆：「随时学增上戒，学增上意，学增上慧」。尸婆白佛：「若阿罗汉比丘，诸漏已尽，所作已作，舍诸重担，逮得己利，尽诸有结，正智善解脱，当于尔时复何所学」？佛告尸婆：「若阿罗汉比丘，诸漏已尽，乃至正智善解脱，当于尔时，觉知贪欲永尽无余，觉知瞋恚、愚痴永尽无余，故不复更造诸恶，常行诸善。尸婆！是名为学其所学」。时尸婆外道出家，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坐起去。

一三；一三三一八（九七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尸婆外道出家，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问讯，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昙！有一沙门、婆罗门，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：若人有所知觉，彼一切本所作因；修诸苦行，令过去业尽，更不造新业。断于因缘，于未来世无复诸漏，诸漏尽故业尽，业尽故苦尽，苦尽者究竟苦边。今瞿昙所说云何」？佛告尸婆：「彼沙门、婆罗门，实尔洛漠说耳！不审、不数，愚痴、不善、不辩，所以者何？或从风起苦，众生觉知。或从痰起，或从唾唾起，或等分起；或自害，或他害，或因节气。彼自害者，或拔发，或拔须，或常立举手，或蹲地，或卧灰土中，或卧棘刺上，或卧杵上，或板上，或牛屎涂地而卧其上，或卧水中，或日三洗浴，或一足而立身随日转。如是众苦精勤有行，尸婆！是名自害。他害者，或为他手、石、刀、杖等种种害身，是名他害。尸婆！若复时节所害，冬则大寒，春则大热，夏寒、暑俱，是名节气所害。世间真实，非为虚妄。尸婆！世间有此真实，为风所害，乃至节气所害，彼众生如实觉知，汝亦自有此患——风、痰、唾唾，乃至节气所害觉，如是如实觉知。尸婆！若彼沙门、婆罗门言：一切人所知觉者，皆是本所造因，舍世间真实事，而随自见

作虚妄说。尸婆！有五因，五缘，生心法忧苦。何等为五？谓因贪欲缠，缘贪欲缠，生心法忧苦；因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缠，缘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缠，生彼心法忧苦。尸婆！是名五因、五缘，生心法忧苦。尸婆！有五因、五缘，不生心法忧苦。何等为五？谓因贪欲缠、缘贪欲缠，生彼心法忧苦者。离彼贪欲缠，不起心法忧苦；因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缠，缘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缠，生彼心法忧苦者，离彼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缠，不起心法忧苦。尸婆！是名五因、五缘，不起心法忧苦。现法得离炽然，不待时节，通达现见，缘自觉知。尸婆！复有现法离炽然，不待时节，通达现见，缘自觉知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」。说是法时，尸婆外道出家，远尘、离垢，得法眼净。时尸婆外道出家，见法，得法，知法，入法，离诸狐疑，不由于他，入正法律，得无所畏。即从坐起，整衣服，合掌白佛：「世尊！我今可得于正法律出家，受具足，得比丘分耶」？佛告尸婆：「汝今得出家」。如上说，乃至心善解脱，得阿罗汉。

一四；一三三一九（九七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那罗聚落好衣庵罗园中。尔时，那罗聚落有商主外道出家，百二十岁，年耆根熟，为那罗聚落诸沙门、婆罗门、长者、居士尊重供养，如阿罗汉。彼商主外道出家，先有宗亲一人命终生天，于彼天上，见商主外道出家已，作是念：我欲往教彼商主外道出家，诣世尊所修行梵行。恐其不随我语，我今当往彼，以意论令问。即下那罗聚落，诣彼商主外道出家所，说偈而问：

「云何恶知识，现善知识相？云何善知识，如己同一体？

何故求于断，云何离炽然？

若汝仙人！持此意论而问于彼，有能分明解说其义而答汝者，便可从彼出家修行梵行」。时商主外道出家，受天所教，持诣富兰那迦叶所，以此意论偈，问富兰那迦叶。彼富兰那迦叶尚自不解，况复能答？彼时商主外道出家，复至末迦梨瞿舍利子所，删阇耶毘罗坻子所，阿耆多枳舍钦婆罗所，迦罗拘陀迦栴延所，尼乾陀若提子所，皆以此意论偈而问，悉不能答。时商主

外道出家作是念：我以此意论，问诸出家师，悉不能答，我今复欲求出家为？我今自有财宝，不如还家，服习五欲。复作是念：我今可往诣沙门瞿昙，然彼耆旧诸师——沙门、婆罗门，富兰那迦叶等悉不能答，而沙门瞿昙年少出家，讵复能了然！我闻先宿所说：莫轻新学年少出家。或有沙门年少出家，有大德力，今且当诣沙门瞿昙。诣已，以彼意论心念而问，如偈所说。尔时，世尊知彼商主心之所念，即说偈言：

「云何恶知识，现善友相者？内心实耻厌，口说我同心，

造事不乐同，故知非善友。口说恩爱语，心不实相应，

所作而不同，慧者应觉知。是名恶知识，现善知识相，

与己同一体。云何善知识，与己同体者？非彼善知识，

放逸而不制，沮坏怀疑惑，伺求其端绪。安于善知识，

如子卧父怀，不为傍人间，当知善知识。何故求于断？

生欢喜之处，清凉称赞叹，修习福利果，清凉永息灭，

是故求于断。云何离炽然？寂静止息味，知彼远离味，

远离炽然恶，饮以法喜味，寂灭离欲火，是名离炽然」。

尔时，商主外道出家作是念：沙门瞿昙知我心念。而白佛言：「我今得入沙门瞿昙正法律中，修行梵行，出家受具足，成比丘分不」？佛告商主外道出家：「汝今可得于正法律，修行梵行，出家、受具足，成比丘分」。如是出家已，思惟乃至心善解脱，得阿罗汉。

一五；一三三二〇（九七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俱夷那竭国力士生处坚固双树林中。尔时，世尊涅槃时至，告尊者阿难：「汝为世尊于双树间，敷绳床，北首，如来今日中夜，于无余涅槃而般涅槃」。尔时，尊者阿难奉教，于双树间，敷绳床，北首讫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已于双树间，敷绳床，北首」。尔时，世尊诣双树间，于绳床上北首，右胁而卧，足足相累，系念明想，正念、正智。时俱夷那竭国，有须跋陀罗外道出家，百二十岁

，年耆根熟，为俱夷那竭国人，恭敬供养如阿罗汉。彼须跋陀罗出家，闻世尊今日中夜，当于无余涅槃而般涅槃。然我有所疑，希望而住。沙门瞿昙有力能开觉我，我今当诣沙门瞿昙，问其所疑。即出俱夷那竭，诣世尊所。尔时，尊者阿难于园门外经行。时须跋陀罗语阿难言：「我闻沙门瞿昙，今日中夜，于无余涅槃而般涅槃。我有所疑，希望而住，沙门瞿昙有力能开觉我，若阿难不惮劳者，为我往白瞿昙，少有闲暇，答我所问」。阿难答言：「莫逼世尊，世尊疲极」。如是须跋陀罗再三请尊者阿难，尊者阿难亦再三不许。须跋陀罗言：「我闻古昔出家耆年大师所说：久久乃有如来、应、等正觉出于世间，如优昙钵华，而今如来中夜，当于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，我今于法疑，信心而住，沙门瞿昙有力能开觉我，若阿难不惮劳者，为我白沙门瞿昙」！阿难复答言：「须跋陀罗！莫逼世尊，世尊今日疲极」。

尔时，世尊以天耳，闻阿难与须跋陀罗共语来往，而告尊者阿难：「莫遮外道出家须跋陀罗，令入问其所疑。所以者何？此是最后与外道出家论议，此是最后得证声闻善来比丘，所谓须跋陀罗」。尔时，须跋陀罗，闻世尊为开善根，欢喜增上，诣世尊所，与世尊面相问讯，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昙！凡世间入处，谓富兰那迦叶等六师，各作如是宗：此是沙门，此是沙门。云何瞿昙！为实各各有是宗不」？尔时，世尊即为说偈言：

「始年二十九，出家修善道，成道至于今，经五十余年。

三昧明行具，常修于净戒，离斯少道分，此外无沙门」。

佛告须跋陀罗：「于正法律，不得八正道者，亦不得初沙门，亦不得第二、第三、第四沙门。须跋陀罗！于此法律得八正道者，得初沙门，得第二、第三、第四沙门。除此已，于外道无沙门，斯则异道之师，空沙门、婆罗门耳。是故我今于众中作师子吼」。

说是法时，须跋陀罗外道出家，远尘、离垢，得法眼净。尔时，须跋陀罗见法，得法，知法，入法，度诸狐疑，不由他信，不由他度，于正法律得无所畏。从坐起，整衣服，右膝著地，白尊者阿难：「汝得善利！汝得大师！为大师弟子，为大师雨雨灌其顶。我今若得于正法律出家，受具足、得比

丘分者，亦当得斯善利」！时尊者阿难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须跋陀罗外道出家，今求于正法律出家、受具足，得比丘分」。尔时，世尊告须跋陀罗：「此比丘来修行梵行」！彼尊者须跋陀罗，即于尔时出家，即是受具足，成比丘分。如是思惟，乃至心善解脱，得阿罗汉。时尊者须跋陀罗得阿罗汉，解脱乐。觉知已，作是念：我不忍见佛般涅槃，我当先般涅槃。时尊者须跋陀罗先般涅槃已，然后世尊般涅槃。

（优陟、分匿、俱迦那，须达、长爪、奢罗浮，重床、三谛及闻陀，二不留得、尸卜根，尸卜、那罗婆力迦，须跋陀罗第十五）。

四八 杂相应

一；一三三二一（九八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跋耆人间游行，至毘舍离国，住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时毘舍离国有众多贾客，欲向怛刹尸罗国，方便庄严。是众多贾客，闻世尊于跋耆人间游行，至毘舍离国，住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闻已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佛为诸贾客种种说法，示教、照喜。示教、照喜已，默然而住。时诸贾客从坐起，整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诸贾客，方便庄严，欲至怛刹尸罗国。唯愿世尊与诸大众，明旦受我供养」！尔时，世尊默然而许。时诸贾客知世尊受请已，从坐起，礼佛足，各还自家。办种种净美饮食，敷床座，安置净水。晨朝遣使白佛：「时到」。尔时，世尊与诸大众，著衣持钵，诣诸贾客所，就座而坐。时诸贾客以净美饮食，自手供养。食毕，洗钵讫，取卑小床，于大众前坐，听佛说法。尔时，世尊告诸贾客：「汝等当行于旷野中，有诸恐怖，心惊毛竖。尔时，当念如来事：谓如来、应、等正觉，乃至佛、世尊。如是念者，恐怖则除。又念法事：佛正法律，现法，能离炽然，不待时节，通达亲近，缘自觉知。又念僧事：世尊弟子，善向、正向，乃至世间福田。如是念者，恐怖即除。过去世时，天、阿须轮共鬪时，天帝释告诸天众：汝等与阿须轮共鬪战之时，生恐怖者，当念我幢，名摧伏幢，念彼幢时，恐怖得除。若不念我幢者，当念伊舍那天子幢；若不念伊舍那天子幢者，当念婆留那天子幢。念彼幢时，恐

怖即除。如是诸商人！汝等于旷野中有恐怖者，当念如来事，法事，僧事」。尔时，世尊为诸毘舍离贾客，说供养随喜偈：

「供养比丘僧，饮食、随时服，专念谛思惟，正知而行舍。

净物、良福田，汝等悉具足，缘斯功德利，长夜获安乐，

发心有所求，众利悉皆应。两足、四足安，道路往来安，

夜安、昼亦安，一切离诸恶。如沃壤良田，精纯好种子，

溉灌以时泽，收实不可量。净戒良福田，精肴饍种子，

正行以将顺，终期妙果成。是故行施者，欲求备众德，

当随智慧行，众果自然备。于明行足尊，正心尽恭敬，

种殖众善本，终获大福利。如实知世间，得具备正见，

具足见正道，具足而升进，远离一切垢，逮得涅槃道，

究竟于苦边，是名备众德」。

尔时，世尊为诸毘舍离贾客，说种种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从坐起去。

二；一三三二二（九八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比丘住于空闲、树下、空舍，有时恐怖，心惊毛竖者，当念如来事及法事、僧事，如前广说。念如来事，法事，僧事之时，恐怖即除。诸比丘！过去世时，释提桓因与阿修罗共战。尔时，帝释语诸三十三天言：诸仁者！诸天、阿修罗共鬪战时，若生恐怖，心惊毛竖者，汝当念我伏敌之幢，念彼幢时，恐怖即除。如是比丘！若于空闲、树下、空舍而生恐怖，心惊毛竖者，当念如来：如来、应、等正觉，乃至佛、世尊。彼当念时，恐怖即除。所以者何？彼天帝释怀贪、恚、痴，于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不得解脱，有恐怖、畏惧、逃窜、避难，而犹告诸三十三天，令念我摧伏敌幢；况复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、乃至佛、世尊，离贪、恚、痴，解脱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，无诸恐怖、畏惧、逃避，而不能令其念如来者除诸恐怖」！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；一三三二三（九八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娑枳国安阇那林中。尔时，世尊告尊者舍利弗：「我能于法略说、广说，但知者难」。尊者舍利弗白佛言：「唯愿世尊略说、广说、法说，于法实有解知者」！佛告舍利弗：「若有众生，于自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我、我所、我慢、系著、使，乃至心解脱，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者，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，我慢、使、系著故，我心解脱，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。舍利弗！彼比丘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、系著、使，及心解脱，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。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、系著、使，彼心解脱，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。舍利弗！若复比丘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、系著、使，彼心解脱，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。舍利弗！若复比丘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我、我所见、我慢、系著、使，及心解脱，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。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我、我所见、我慢、系著、使，彼心解脱，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。舍利弗！是名比丘断爱缚、结，慢无间等，究竟苦边。舍利弗！我于此有余说，答波罗延富隣尼迦所问：

世间数差别，安所遇不动，寂静离诸尘，拔根无悕望，

已度三有海，无复老死患」。

佛说是经已，尊者舍利弗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即从坐起，作礼而去。

四；一三三二四（九八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阿难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独一静处，如是思惟：或有一人作如是念：我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、系著、使，及心解脱、慧解脱、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。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、系著、使，我当于彼心解脱，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。尔时，尊者阿难晡时从禅觉，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独一静处，作是思惟：若有一人作如是言：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乃至自知作证具

足住」。佛告阿难：「如是，如是！若有一人作如是念：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、系著、使，及心解脱，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。阿难！彼比丘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、系著、使，及心解脱，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，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、系著、使，及彼心解脱，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。阿难！若复比丘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乃至自知作证具足住，是名比丘断爱缚、结，慢无间等，究竟苦边。阿难！我于此有余说，答波罗延忧陀耶所问：

断于爱欲想，忧苦亦俱离，觉悟于睡眠，灭除掉悔盖，

舍念、恚清净，现前观察法，我说智解脱，灭除无明暗」。

佛说是经已，尊者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礼佛而去。

五；一三三二五（九八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爱为网，为胶，为泉，为藕根。此等能为众生障，为盖，为胶，为守卫，为覆，为闭，为塞，为暗冥，为狗肠，为乱草，为絮，从此世至他世，从他世至此世，往来流转，无不转时。诸比丘！何等爱为网、为胶，乃至往来流转无不转时？谓有我故：有我，欲我，尔我，有我，无我，异我，当我，不当我，欲我，当尔时，当异异我，或欲我，或尔我，或异，或然，或欲然，或尔然，或异：如是十八爱行从内起。比丘言有我，于诸所有言我欲，我尔，乃至十八爱行从外起。如是总说十八爱行。如是三十六爱行，或于过去起，或于未来起，或于现在起，如是总说百八爱行。是名为爱为网，为胶，为泉，为藕根，能为众生障；为盖，为胶，为守卫，为覆，为闭，为塞，为暗冥，为狗肠，为乱草，为絮，从此世至他世，从他世至此世，往来流转，无不转时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六；一三三二六（九八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从爱生爱，从爱生恚，从恚生爱，从恚生恚。云何为从爱生爱？谓有一于

众生，有喜、有爱、有念、有可意，他于彼有喜、有爱、有念、有可意随行。此作是念：我于彼众生，有喜、有爱、有念、有可意，他复于彼有喜、有爱、有念、有可意随行故，我于他人复生于爱，是名从爱生爱。云何从爱生恚？谓有一于众生有喜、有爱、有念、有可意，而他于彼不喜、不爱、不念、不可意随行。此作是念：我于众生有喜、有爱、有念、有可意，而他于彼不喜、不爱、不念、不可意随行，故我于他而生瞋恚，是名从爱生恚。云何为从恚生爱？谓有一于众生，不喜、不爱、不念、不可意，他复于彼不喜、不爱、不念，不可意随行，故我于他而生爱念，是名从恚生爱。云何从恚生恚？谓有一于众生，不喜、不爱、不念、不可意，而他于彼有喜、有爱、有念、有可意随行。此作是念：我于彼众生不喜、不爱、不念、不可意，而他于彼有喜、有爱、有念、有可意随行，我于他所〔问〕起瞋恚，是名从恚生恚。若比丘离欲、恶不善法，有觉、有观，乃至初禅；第二，第三，第四禅具足住者，从爱生爱，从恚生恚，从恚生爱，从爱生恚，已断、已知，断其根本，如截多罗树头，无复生分，于未来世成不生法。若彼比丘，尽诸有漏，无漏心解脱，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当于尔时，不自举，不起尘，不炽然，不嫌彼。云何自举？谓见色是我，色异我，我中色，色中我；受，想，行，识，亦复如是，是名自举。云何不自举？谓不见色是我，色异我，我中色，色中我；受，想，行，识，亦复如是，是名不自举。云何还举？谓于骂者还骂，瞋者还瞋，打者还打，触者还触，是名还举。云何不还举？谓骂者不还骂，瞋者不还瞋，打者不还打，触者不还触，是名不还举。云何起尘？谓有我、我欲，乃至十八种爱，是名起尘。云何不起尘？谓无我，无我欲，乃至十八爱不起，是名不起尘。云何炽然？谓有我所，我所欲，乃至外十八爱行，是名炽然。云何不炽然？谓无我所，无我所欲，乃至无外十八爱行，是名不炽然。云何嫌彼？谓见我真实，起于我慢、我欲、我使，不断、不知，是名嫌彼。云何不嫌彼？谓不见我真实，我慢、我欲、我使，已断、已知，是名不嫌彼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；一三三二七（九八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二事断难持。何等为二？若俗人处，非人处，于衣、食、床卧、资生众具，持彼断者，是则难行。又比丘非家出家，断除贪爱，持彼断者，亦甚难行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世间有二事，持断则难行，是真谛所说，等正觉所知。

在家财入出，衣食等众具，世间贪爱乐，持断者甚难。

比丘已离俗，信非家出家，灭除于贪爱，持断亦难行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八；一三三二八（九八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于二法依止多住。云何为二？于诸善法未曾知足，于断未曾远离。于善法不知足故，于诸断法未曾远离故，乃至肌消肉尽，筋连骨立，终不舍离精勤方便，不舍善法，不得未得，终不休息，未曾于劣心生欢喜，常乐增进，升上上道。如是精进住故，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等。比丘！当于二法依止多住：于诸善法不生足想，依于诸断未曾舍离，乃至肌消肉尽，筋连骨立，精勤方便堪能，修习善法不息。是故比丘！于诸下劣勿生欢喜想，当修上上升进。多住如是修习，不久当得速尽诸漏，无漏心解脱，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九；一三三二九（九八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释提桓因形色绝妙，于后夜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天身威力，光明遍照迦兰陀竹园。时释提桓因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世尊曾于隔界山石窟中说言：若有沙门、婆罗门，无上爱尽解脱，心善解脱，彼边际究竟，边际离垢，边际梵行毕竟。云何为比丘边际究竟，边际离垢，边际梵行毕竟」？佛告天帝释：「谓比丘，若所有受觉——若苦、若乐、若不苦不乐，彼诸受集、受灭、受味、受患、受出如实知，如实知已，观察彼受无常，观生灭，观离欲，观灭尽，观舍。

如是观察已，则边际究竟，边际离垢，边际梵行毕竟。拘尸迦！是名比丘于正法律，边际究竟，边际离垢，边际梵行毕竟」。乃至天帝释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一〇；一三三三〇（九八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大目揵连住耆阇崛山，后夜起经行，见有光明遍照迦兰陀竹园。见已作是念：今夜或有大力鬼神，诣世尊所，故有此光明。时尊者大目揵连，晨朝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于昨暮后夜，出房经行，见胜光明，普照迦兰陀竹园。见已作是念：有何大力鬼神，诣世尊所，故有此光明」。佛告尊者大目揵连：「昨暮后夜，释提桓因来诣我所，稽首作礼，退坐一面」。如上修多罗广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一一；一三三三一（九九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阿难，晨朝著衣持钵，诣舍卫城次第乞食，至鹿住优婆夷舍。鹿住优婆夷遥见尊者阿难，疾敷床座。白言：「尊者阿难令坐」！时鹿住优婆夷稽首礼阿难足，退住一面。白尊者阿难：「云何言世尊知法？我父富兰那，先修梵行，离欲清净，不著香华，远诸凡鄙；叔父梨师达多，不修梵行。然其知足，二俱命终，而今世尊俱记二人，同生一趣，同一受生，同于后世得斯陀含，生兜率天，一来世间，究竟苦边。云何阿难！修梵行、不修梵行，同生一趣，同一受生，同其后世」？阿难答言：「姊妹！汝今且停，汝不能知众生世间根之差别。如来悉知众生世间根之优劣」。如是说已，从坐起去。

时尊者阿难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以鹿住优婆夷所说，广白世尊。佛告阿难：「彼鹿住优婆夷，云何能知众生世间根之优劣？阿难！如来悉知众生世间根之优劣。阿难！或有一犯戒，彼于心解脱，慧解脱不如实知，彼所起犯戒，无余灭，无余没，无余欲尽。或有一犯戒，于心解脱，慧解脱如实知，彼所起犯戒，无余灭，无余没，无余欲尽。于彼筹量者言：此亦有如是法，彼亦有是法，此则应俱同生一趣，

同一受生，同一后世。彼如是筹量者，得长夜非义饶益苦。阿难！彼犯戒者，于心解脱，慧解脱不如实知，彼所起犯戒，无余灭，无余没，无余欲尽。当知此人是退非胜进，我说彼人为退分。阿难！有犯戒，彼于心解脱，慧解脱如实知，彼于所起犯戒，无余灭，无余没，无余欲尽，当知是人胜进不退，我说彼人为胜进分。自非如来，此二有间，谁能悉知？是故阿难！莫筹量人人而取人，善筹量人人而病，人筹量人人自招其患，唯有如来能知人耳。如二犯戒，二持戒亦如是。彼于心解脱，慧解脱不如实知，彼所起持戒，无余灭。若掉动者彼于心解脱，慧解脱不如实知，彼所起掉，无余灭。彼若瞋恨者，彼于心解脱，慧解脱不如实知，彼所起瞋恨无余灭。若苦贪者，彼于心解脱、慧解脱如实知，彼所起苦贪无余灭。秽污，清净，如上说；乃至如来能知人人。阿难！鹿住优婆夷愚痴、少智，而于如来一向说法，心生狐疑。云何阿难！如来所说岂有二耶」？阿难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佛告阿难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来说法若有二者，无有是处。阿难！若富兰那持戒，梨师达多亦同持戒者，所生之趣，富兰那所不能知；梨师达多为生何趣，云何受生？云何后世？若梨师达多所成就智，富兰那亦成就此智者，梨师达多亦不能知：彼富兰那当生何趣？云何受生？后世云何？阿难！彼富兰那持戒胜，梨师达多智慧胜，彼俱命终，我说二人同生一趣，同一受生，后世亦同，是斯陀含，生兜率天，一来生此，究竟苦边。彼二有间，自非如来谁能得知！是故阿难！莫量人人！量人人者，自生损减，唯有如来能知人耳」。佛说此经已，尊者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二；一三三三二（九九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释氏弥城留利邑夏安居。有余比丘，于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夏安居。时彼比丘，于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次第，至鹿住优婆夷舍。鹿住优婆夷遥见比丘来，疾敷床座，请比丘令坐，如上阿难修多罗说。时彼比丘语鹿住优婆夷：「姊妹且停！汝那得知众生根之优劣！姊妹！唯有如来能知众生根之优劣」。如是说已，从坐起去。

时彼比丘三月夏安居讫，作衣竟，持衣钵，往诣弥城留利释氏邑。到已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以共鹿住优婆夷所论

说事，向佛广说。佛告比丘：「鹿住优婆夷云何能知世间众生诸根优劣！唯有如来能知世间众生诸根优劣耳。不离瞋恨、憍慢，时起贪法，不听受法，不学多闻，于法不调伏见，不能时时起解脱心法。比丘！若复有一，不离瞋慢，时起贪法，然彼闻法，修学多闻，于善调伏见，时时能起解脱心法。若思量彼：此有是法，彼有是法，此则同一趣，同一受生，同一后世。如是思量者，长得非义不饶益苦。比丘！若复彼人不离瞋慢，时时起贪法，亦不听法，不习多闻，不调伏见，亦不时时得解脱心法，我说此人卑鄙下贱。比丘！若复彼人不离瞋慢，时时起贪法，然彼闻法，乐多闻，调伏诸见，时时能得解脱心法，我说是人第一胜妙。彼二有间，自非如来谁能别知？是故比丘！莫量人人，乃至如来能知优劣。比丘！复次、有一不离瞋慢，时时起口恶行，余如上说。比丘！复次、有一贤善安乐，同止欣乐明智修梵行者，乐与同止而彼不乐闻法，乃至不时时得心法解脱，当知彼人住贤善地，不能转进。贤善地者，谓人、天趣。复次、有一其性贤善，同止安乐，欣乐梵行以为伴侣，乐闻正法，学习多闻，善调伏见，时时能得解脱心法。当知彼人于贤善地，能转胜进，当知此人于正法流有所堪能。此二有间，自非如来，谁能别知！是故比丘！莫量人人，量人人者，自招其患，唯有如来能知人耳。比丘！鹿住优婆夷愚痴、少智，如上修多罗广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三；一三三三三（九九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给孤独长者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世间有几种福田」？佛告长者；「世间有二种福田。何等为二？学及无学」。即说偈言：

「世有学、无学，大会常延请，正直心真实，身、口亦复然，

是即良福田，施者获大果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给孤独长者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四；一三三三四（一二四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给孤独长者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有人在我舍者，皆得净信；诸在我舍而命终者，皆得生天」。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长者！是深妙说，是一向受，于大众中作师子吼言：在我舍者皆得净信，及其命终皆生天上。有何大德神力比丘为汝说言：凡在汝舍命终者，皆生天上耶」？长者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复问：「云何为比丘尼，为诸天，为从我所面前闻说」？长者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「云何长者！汝缘自知见，知在我舍命终者，皆生天上耶」？长者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佛告长者；「汝既不从大德神力比丘所闻，非比丘尼，非诸天，又不从我面前闻说，复不缘自见知，若有诸人于我舍命终者，皆生天上，汝今何由能作如是甚深妙说，作一向受，于大众中作师子吼，而作是言：有人于我舍命终者，皆生天上」？长者白佛：「无有比丘大德神力而来告我，如上广说，乃至悉皆生天。世尊！然我见众生主怀妊之时，我即教彼为其子故，归佛，归法，归比丘僧。及其生已，复教三归。及生知见，复教持戒。设复婢使、下贱客人怀妊，及生，亦如是教。若人卖奴婢者，我辄往彼语言：贤者！我欲买人，汝当归佛，归法，归比丘僧，受持禁戒。随我教者，辄授五戒，然后随价而买；不随我教，则所不取。若复止客，若佣作人，亦复先要受三归、五戒，然后受之。若复有来求为弟子，若复乞贷举息，我悉要以三归、五戒，然后受之。又复我舍供养佛及比丘僧时，称父母名，兄弟、妻子、宗亲、知识、国王、大臣、诸天、龙神，若存、若亡，沙门、婆罗门，内外、眷属，下至仆使，皆称其名而为呪愿。又从世尊闻称名呪愿因缘，皆得生天。或因园田布施，或因房舍，或因床卧具，或因常施，或施行路，下至一抟施与众生，此诸因缘皆生天上」。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长者！汝以信心故能作是说。如来于彼有无上知见，审知汝舍有人命终，皆悉生天」。尔时，给孤独长者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一五；一三三三五（一二四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恭敬住，常当系心，常当畏慎，随他自在诸修梵行上、中、下座。所以者

何？若有比丘不恭敬住，不系心，不畏慎，不随他自在，诸修梵行上、中、下座，而欲令威仪足者，无有是处。不备威仪，欲令学法满者，无有是处。学法不满，欲令戒身、定身、慧身、解脱身、解脱知见身具足者，无有是处。解脱知见不满足，欲令得无余涅槃者，无有是处。如是比丘！当勤恭敬、系心、畏慎，随他德力诸修梵行上、中、下座，而威仪具足者，斯有是处。威仪具足已，而学法具足者，斯有是处。学法备足已，而戒身、定身、慧身、解脱身、解脱知见身具足者，斯有是处。解脱知见身具足已，得无余涅槃者，斯有是处。是故比丘！当勤恭敬，系心，畏慎，随他德力诸修梵行上、中、下座，威仪满足，乃至无余涅槃，当如是学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六；一三三三六（一二四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二净法，能护世间。何等为二？所谓惭，愧。假使世间无此二净法者，世间亦不知有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妻子、宗亲、师长、尊卑之序，颠倒浑乱，如畜生趣。以有二种净法，所谓惭、愧，是故世间知有父母、乃至师长、尊卑之序，则不浑乱如畜生趣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世间若无有，惭、愧二法者；违越清净道，向生老病死。

世间若成就，惭、愧二法者，增长清净道，永闭生死门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七；一三三三七（一二四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烧燃法，不烧燃法。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云何烧燃法？若男、若女，犯戒行恶不善法，身恶行成就，口、意恶行成就。若彼后时疾病困苦，沈顿床褥，受诸苦毒。当于尔时，先所行恶悉皆忆念，譬如大山日西影覆。如是众生先所行恶，身、口、意业诸不善法，临终悉现，心乃追悔。咄哉！咄哉！先不修善，但行众恶，当堕恶趣，受诸苦毒。忆念是已，心生烧燃，心生变悔。心生悔已，不得善心命终，后世亦不善心相续生，是名烧燃法。云何

不烧燃？若男子、女人，受持净戒，修真实法，身善业成就，口、意善业成就。临寿终时，身遭苦患，沈顿床褥，众苦触身。彼心忆念先修善法，身善行，口、意善行成就。当于尔时，攀缘善法，我作如是身、口、意善，不为众恶，当生善趣，不堕恶趣，心不变悔。不变悔故，善心命终，后世续善，是名不烧燃法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已种烧燃业，依于非法活，乘斯恶业行，必生地狱中。

等活及黑绳，众合、二叫呼，烧燃、极烧燃，无择大地狱，

是八大地狱，极苦难可过。恶业种种故，各别十六处，

四周开四门，中间量悉等。铁为四周板，四门扇亦铁，

铁地盛火燃，其焰普周遍，纵广百由旬，焰焰无间息。

调伏非诸行，考治强梁者，长夜加楚毒，其苦难可见，

见者生恐怖，悚栗身毛竖。堕彼地狱时，足上头向下。

正圣柔和心，修行梵行者，于此贤圣所，轻心起非义，

及杀害众生，堕斯热地狱。宛转于火中、犹如火炙鱼，

苦痛号叫呼，如群战象声，大火自然生，斯由自业故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八；一三三三八（一二四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舍身恶行者，能得身恶行断；不得身恶行断者，我不说彼舍身恶行。以彼能得身恶行断故，是故我说彼舍身恶行。身恶行者，不以义饶益安乐众生；离身恶行，以义饶益得安乐故，是故我说舍身恶行。口、意恶行，亦如是说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九 譬喻相应

一；一三三三九（一二四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金师住处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如铸金者，积聚沙土，置于槽中，然后以水灌之，刚石坚块随水而去，犹有麁沙缠结。复以水灌，麁沙随水流出，然后生金犹为细沙黑土之所缠结。复以水灌，细沙黑土随水流出，然后真金纯净无杂，犹有似金微垢。然后金师置于炉中，增火鼓口，令其融液，垢秽悉除；然其生金犹故不轻，不软，光明不发，屈伸则断。彼炼金师、炼金弟子，复置炉中，增火鼓口，转侧陶炼，然后生金轻、软、光泽，屈伸不断，随意所作——钗、铛、镮、钏诸庄严具。如是净心进向比丘，麁烦恼缠，恶不善业，诸恶邪见，渐断令灭，如彼生金淘去刚石坚块。复次、净心进向比丘，次除麁垢，欲觉，恚觉，害觉，如彼生金除麁沙砾。复次、净心进向比丘，次除细垢，谓亲里觉、人众觉，生天觉，思惟除灭，如彼生金除去尘垢细沙黑土。复次、净心进向比丘，有善法觉，思惟除灭，令心清净，犹如生金，除去金色相似之垢，令其纯净。复次、比丘于诸三昧，有行所持，犹如池水周匝岸持，为法所持，不得寂静、胜妙，不得息乐，尽诸有漏；如彼金师、金师弟子，陶炼生金，除诸垢秽，不轻，不软，不发光泽，屈伸断绝，不得随意成庄严具。复次、比丘得诸三昧，不为有行所持，得寂静、胜妙，得息乐道，一心一意，尽诸有漏；如炼金师、炼金师弟子，陶炼生金，令其轻、软、不断、光泽，屈伸随意。复次、比丘离诸觉、观，乃至得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禅，如是正受，纯一清净，离诸烦恼，柔软真实不动。于彼彼入处，欲求作证，悉能得证。如彼金师陶炼生金，极令轻、软、光泽、不断，任作何器，随意所欲。如是比丘！三昧正受，乃至于诸入处，悉能得证」。佛说此经已，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；一三三四〇（一二四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应当专心方便，随时思惟三相。云何为三？随时思惟止相，随时思惟举相，随时思惟舍相。若比丘一向思惟止相，则于是处其心下劣。若复一向思惟举相，则于是处掉乱心起。若复一向思惟舍相，则于是处不得正定，尽诸有漏。以彼比丘随时思惟止相，随时思惟举相，随时思惟舍相故，心则正定，尽诸有漏。如巧金师、金师弟子，以生金著于炉中增火，随时扇口，随时水洒，

随时俱舍。若一向鼓□者，即于是处生金焦尽。一向水洒，则于是处生金坚强。若一向俱舍，则于是处生金不熟，则无所用。是故巧金师、金师弟子，于彼生金，随时鼓□，随时水洒，随时两舍，如是生金、得等调适，随事所用。如是比丘！专心方便，时时思惟忆念三相，乃至漏尽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三；一三三四一（一二四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过去世时，摩竭提国有牧牛者，愚痴无慧。夏末、秋初，不善观察恒水此岸，亦不善观恒水彼岸，而駈群牛峻岸而下，峻岸而上，中间洄澓，多起患难。诸比丘！过去世时，摩竭提国有牧牛人，不愚不痴者，有方便慧。夏末、秋初，能善观察恒水此岸，亦善观察恒水彼岸，善度其牛，至平博山谷好水草处。彼初度时，先度大牛能领群者，断其急流；次駈第二多力少牛，随后而度；然后第三駈羸小者，随逐下流，悉皆次第安隐得度。新生犊子爱恋其母，亦随其后，得度彼岸。如是比丘！我说斯譬，当知其义。彼摩竭提牧牛者愚痴无慧，彼诸六师富兰那等，亦复如是，习诸邪见向于邪道。如彼牧牛人愚痴无慧，夏末、秋初，不善观察此岸、彼岸，高峻、山崄，从峻岸下，峻岸而上，中间洄澓，多生患难。如是六师富兰那等，愚痴无慧，不观此岸，谓于此世；不观彼岸，谓于他世；中间洄澓，谓境诸魔，自遭苦难。彼诸见者，习其所学，亦遭患难。彼摩竭提善牧牛者，不愚不痴有方便慧，谓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。如牧牛者善观此岸，善观彼岸，善度其牛于平博山谷。先度大牛能领群者，横截急流，安度彼岸。如是我声闻，能尽诸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，横截恶魔世间贪流，安隐得度生死彼岸。如摩竭提国善牧牛者，次度第二多力少牛，截流横度。如是我诸声闻，断五下分结，得阿那含，于彼受生，不还此世；亦复断截恶魔贪流，安隐得度生死彼岸。如摩竭提国善牧牛者，駈其第三羸小少牛，随其下流，安隐得度。如是我声闻，断三结，贪、恚、痴薄，得斯陀含，一来此世，究竟苦边；横截于彼恶魔贪流，安隐得度生死彼岸。如摩竭提国善牧牛者，新生犊子爱恋其母，亦随得度。如是我声闻，断三结，得须陀洹，不堕恶趣，决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

苦边；断截恶魔贪流，安隐得度生死彼岸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此世及他世，明智善显现，诸魔得未得，乃至于死魔，

一切悉知者，三藐三佛智，断截诸魔流，破坏令消亡。

开示甘露门，显现正真道，心常多欣悦，逮得安隐处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；一三三四二（一二四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牧牛人成就十一法者，不能令牛增长，亦不能拥护大群牛令等安乐。何等为十一？谓不知色；不知相；不去虫；不能覆护其疮；不能起烟；不知择路；不知择处；不知度处；不知食处；尽□其乳；不善料理能领群者，是名十一法成就，不能党护大群牛。如是比丘成就十一法者，不能自安，亦不安他。何等为十一？谓不知色；不知相；不能除其害虫；不覆其疮；不能起烟；不知正路；不知止处；不知度处；不知食处；尽□其乳；若有上座多闻耆旧久修梵行，大师所叹，不向诸明智修梵行者，称誉其德，悉令宗敬奉事供养。云何名不知色？诸所有色，彼一切四大及四大造，是名为色不如实知。云何不知相？事业是过相，事业是慧相，是不如实知，是名不知相。云何名不知去虫？所起欲觉，能安不离，不觉，不灭；所起瞋恚、害觉，能安不离，不觉，不灭，是名不去虫。云何不覆疮？谓眼见色，随取形相，不守眼根，世间贪忧恶不善法心随生漏，不能防护；耳，鼻，舌，身，意根，亦复如是，是名不覆其疮。云何不起烟？如所闻，如所受法，不能为人分别显示，是名不起烟。云何不知道？八正道及圣法律，是名为道，彼不如实知，是名不知道。云何不知止处？谓于如来所知法，不得欢喜、悦乐、胜妙、出离饶益，是名不知止处。云何不知度处？谓彼不知修多罗，毘尼，阿毘昙，不随时往到其所，咨问请受：云何为善？云何不善？云何有罪？云何无罪？作何等法为胜非恶？于隐密法不能开发，于显露法不能广问，于甚深句义自所知者不能广宣显示，是名不知度处。云何不知放牧处？谓四念处及贤圣法律，是名放牧处，于此不如实知，是名不知放牧处。云何为尽□其乳？彼刹利、婆罗

门、长者，自在施与衣被、饮食、床卧、医药、资生众具；彼比丘受者，不知限量，是名尽□其乳。云何为上座大德多闻耆旧，乃至不向诸胜智梵行者所，称其功德，令其宗重承事供养，令得悦乐？谓比丘不称彼上座，乃至令诸智慧梵行者，往诣其所，以随顺身、口、意业，承望奉事，是名不于上座多闻耆旧，乃至令智慧梵行，往诣其所，承望奉事，令得悦乐。彼牧牛者成就十一法，堪能令彼群牛增长，拥护群牛，令其悦乐。何等为十一？谓知色，知相，如上清净分说。乃至能领群者，随时料理，令得安乐，是名牧牛者十一事成就，能令群牛增长拥护，令得安乐。如是比丘成就十一法者，能自安乐，亦能安他。何等十一？谓知色，知相，乃至十一，如清净分广说，是名比丘十一事成就，自安、安他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；一三三四三（一二五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，至一奢能伽罗聚落，住一奢能伽罗林中。时有尊者那提迦，旧住一奢能伽罗聚落。一奢能伽罗聚落刹利、婆罗门，闻沙门瞿昙，拘萨罗国人间游行，至一奢能伽罗聚落，住一奢能伽罗林中。闻已，各办一釜食著门边，作是念：我先供养世尊，我先供养善逝！各各高声、大声，作如是唱。尔时，世尊闻园林内有多人众，高声、大声，语尊者那提迦：「何因、何缘，园林内有众多人，高声、大声，唱说之声」？尊者那提迦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一奢能伽罗聚落，诸刹利、婆罗门、长者、闻世尊住此林中，各作一釜食，置园林内，各自唱言：我先供养世尊，我先供养善逝。以是故，于此林中，多人高声、大声，唱说之声。唯愿世尊，当受彼食」！佛告那提迦：「莫以利我，我不求利。莫以称我，我不求称。那提迦！若于如来，如是便得出要、远离、寂灭、等正觉乐者，则于彼彼所起利乐，若味、若求。那提迦！唯我于此像类，得出要、远离、寂灭、等正觉乐，不求而得，不苦而得，于何彼彼所起利乐，若味、若求？那提迦！汝等于如是像类色，不得出要、远离、寂灭、等正觉乐故，不得不求之乐，不苦之乐。那提迦！天亦不得如是像类出要、远离、寂灭、等正觉乐，不求之乐，不苦之乐，唯有我得如是像类出要、远离、寂灭、等正觉乐，不求之乐，

不苦之乐，于何彼彼所起利乐，若味、若求」？那提迦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欲说譬」。佛告那提迦：「宜知是时」。那提迦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譬如天雨，水流顺下。随其彼彼世尊住处、于彼彼处，刹利、婆罗门、长者，信敬奉事，以世尊戒德清净、正见真直，是故我今作如是说：唯愿世尊，哀受彼请」。佛告那提迦：「莫以利我，我不求利；乃至云何于彼彼所起利乐，有味、有求？那提迦！我见比丘食好食已，仰腹而卧，急喘长息。我见已，作是思惟：如此长老，不得出要、远离、寂灭、等正觉乐，不求之乐，不苦之乐。复次、那提迦！我见此有二比丘，食好食已，饱腹喘息，偃阐而行。我作是念：非彼长老能得出要、远离、寂灭、等正觉之乐，不求之乐，不苦之乐。那提迦！我见众多比丘，食好食已，从园至园，从房至房，从人至人，从群聚至群聚。我见是已而作是念：非彼长老，如是能得出要、远离、寂灭、等正觉乐，不求之乐，不苦之乐。我得如是像类出要、远离、寂灭、等正觉乐，不求之乐，不苦之乐。复次、那提迦！我于一时，随道行，见有比丘于前远去，复有比丘于后来亦远。我于尔时，闲静无为，亦无有便利之劳。所以者何？依于食饮，乐著滋味，故有便利，此则为依。观五受阴生灭，而厌离住，此则为依。于六触入处观察集灭，厌离而住，此则为依。于群聚之乐，勤习群聚，厌于远离，是则为依。乐修远离，则勤于远离，厌离群聚，是则为依。是故那提迦！当如是学：于五受阴观察生灭，于六触入处观察集灭，乐于远离，精勤远离，当如是学」。佛说此经已，尊者那提迦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六；一三三四四（一二五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，至那楞伽罗聚落，如上广说，乃至彼彼所起求利。佛告那提迦：「我见聚落边有精舍，有比丘坐禅。我见已作如是念：今此尊者，聚落人〔此〕或沙弥，来往声响，作乱障其禅思，觉其正受，于不到欲到，不获欲获，不证欲证而作留难。那提迦！我不喜彼比丘住聚落精舍。那提迦！我见比丘住空闲处，仰卧吁咄。我见是已而作是念：今彼比丘，觉寤睡眠，思空闲想。那提迦！我亦不喜如是比丘住空闲处。那提迦！我复见比丘，住空闲处，摇身坐睡。见已作是念：今此比丘于睡觉

寤，不定得定，定心者得解脱。是故那提迦！我不喜如是比丘住空闲处。那提迦！我复见比丘住空闲处，端坐正受。我见已作是念：今此比丘不解脱者，疾得解脱；已解脱者，令自防护，使不退失。那提迦！我喜如是比丘住空闲处。那提迦！我复见比丘住空闲处，彼于后时远离空处，集舍床卧具，还入聚落受床卧具。那提迦！我亦不喜如是比丘还入聚落。复次、那提迦！我见比丘住聚落精舍，名闻大德，能感财利——衣被、饮食、汤药、众具。彼于后时集舍利养，聚落床座，至于空闲，床卧安止。那提迦！我喜如是比丘，集舍利养，聚落床卧，住于空闲。那提迦！比丘当如是学」。佛说此经已，那提迦比丘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七；一三三四五（一二五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鞞舍离国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诸离车子，常枕木枕，手足龟坼，疑畏莫令摩竭陀王阿阇世毘提希子得其间便，是故常自儆策，不放逸住。以彼不放逸住故，摩竭陀王阿阇世毘提希子，不能伺求得其间便。于未来世不久，诸离车子恣乐无事，手足柔软，缯纩为枕，四体安卧，日出不起，放逸而住。以放逸住故，摩竭陀王阿阇世毘提希子得其间便。如是比丘！精勤方便，坚固堪能，不舍善法，肌肤损瘦，筋连骨立。精勤方便，不舍善法，乃至未得所应得者，不舍精进，常摄其心，不放逸住。以不放逸住故，魔王波旬不得其便。当来之世，有诸比丘，恣乐无事，手足柔软，缯纩为枕，四体安卧，日出不起，放逸而住。以放逸住故，恶魔波旬伺得其便。是故比丘！当如是学：精勤方便，乃至不得未得，不舍方便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八；一三三四六（一二五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譬如士夫，晨朝以三百釜食惠施众生，日中、日暮，亦复如是。第二士夫，时节须臾，于一切众生修习慈心，乃至如□牛乳顷，比先士夫，惠施功德所不能及，百分、千分、巨亿万分、算数譬类不得为比。是故比丘！当作是学：时节须臾，于一切众生修习慈心，下至如□牛乳顷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

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九；一三三四七（一二五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譬如人家，多女人、少男子，当知是家易为盗贼之所劫夺。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不能数数下至如□牛乳顷，于一切众生修习慈心，当知是人易为诸恶鬼神所欺。譬如人家多男子、少女人，不为盗贼数数劫夺。如是善男子，数数下至如□牛乳顷，于一切众生修习慈心，不为诸恶鬼神所欺。是故诸比丘！常当随时数数，下至如□牛乳顷，修习慈心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〇；一三三四八（一二五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譬如有人，有匕首剑，其刃广利。有健士夫言：我能以手、以拳，椎打汝剑，令其摧碎。诸比丘！彼健士夫，当能以手、以拳，椎打彼剑令摧碎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不能，世尊！彼匕首剑，其刃广利，非彼士夫能以手、以拳，椎打碎折，正足自困」。「如是比丘！若沙门、婆罗门，下至如□牛乳顷，于一切众生修习慈心，若有诸恶鬼神欲往伺求其短，不能得其间便，正可反自伤耳，是故诸比丘！当如是学：数数下至如□牛乳顷，修习慈心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一；一三三四九（一二五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以爪抄土，告诸比丘：「于意云何？我爪上土多，为大地土多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世尊！爪上土甚少少耳，其大地土无量无数，不可为比」。佛告诸比丘：「如是众生能数数，下至弹指顷，于一切众生修习慈心者，如甲上土耳。其诸众生不能数数，下至如弹指顷，于一切众生修习慈心者，如大地土。是故诸比丘！常当数数于一切众生修习慈心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二；一三三五〇（一二五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鞞舍离国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一切行无常，不恒、不安，是变易法。诸比丘！常当观察一切诸行，修习厌离，不乐解脱」。时有异比丘从座起，整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：「寿命迁灭，迟速如何」？佛告比丘：「我则能说，但汝欲知者难」。比丘白佛：「可说譬不」？佛言：「可说」。佛告比丘：「有四士夫，手执强弓，一时放发，俱射四方；有一士夫，及箭未落，接取四箭。云何比丘！如是士夫为捷疾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捷疾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此接箭士夫，虽复捷疾，有地神天子，倍疾于彼；虚空神天，倍疾地神；四王天子，来去倍疾于虚空神天；日、月天子，复倍捷疾于四王天；导日月神，复倍捷疾于日月天子。诸比丘！命行迁变，倍疾于彼导日月神。是故诸比丘！当勤方便，观察命行无常迅速如是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三；一三三五一（一二五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榇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过去世时，有一人名陀舍罗诃。彼陀舍罗诃有鼓，名阿能诃，好声、美声、深声，彻四十里。彼鼓既久，处处裂坏。尔时，鼓士裁割牛皮，周匝缠缚；虽复缠缚，鼓犹无复高声，美声、深声。彼于后时转复朽坏，皮大剥落，唯有聚木。如是比丘！修身、修戒、修心、修慧，以彼修身、修戒、修心、修慧故，于如来所说修多罗，甚深明照，难见难觉，不可思量，微密决定，明智所知，彼则顿受周备受；闻其所说，欢喜崇习，出离饶益。当来比丘不修身、不修戒、不修心、不修慧，闻如来所说修多罗，甚深明照，空相应随顺缘起法，彼不顿受持，不至到受。闻彼说者，不欢喜崇习，而于世间众杂异论，文辞绮饰，世俗杂句，专心顶受，闻彼说者，欢喜崇习，不得出离饶益。于彼如来所说，甚深明照，空相应法随顺缘起者，于此则灭。犹如彼鼓朽故坏裂，唯有聚木。是故诸比丘！当勤方便，修身、修戒、修心、修慧，于如来所说甚深明照，空相应法，随顺缘起，顿受遍受。闻彼说者，欢喜崇习，出离饶益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四；一三三五二（一二五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譬如铁丸投著火中，与火同色，盛著劫贝绵中。云何比丘！当速燃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愚痴之人，依聚落住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村乞食，不善护身，不守根门，心不系念。若见年少女人，不正思惟，取其色相，起贪欲心，欲烧其心，欲烧其身，身心烧已，舍戒退减。是愚痴人，长夜当得非义饶益。是故比丘！当如是学：善护其身，守护根门，系念入村乞食，当如是学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五；一三三五三（一二六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过去世时，有一猫狸，饥渴羸瘦，于孔穴中伺求鼠子，若鼠子出，当取食之。有时鼠子出穴游戏，时彼猫狸疾取吞之。鼠子身小，生入腹中；入腹中已，食其内藏；食内藏时，猫狸迷闷，东西狂走空宅、冢间，不知何止，遂至于死。如是比丘！有愚痴人，依聚落住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村乞食，不善护身，不守根门，心不系念。见诸女人，起不正思惟而取色相，发贪欲心。贪欲发已，欲火炽燃，烧其身心；烧身心已，驰心狂逸，不乐精舍，不乐空闲，不乐树下，为恶不善心侵食内法，舍戒退减。此愚痴人，长夜常得不饶益苦。是故比丘！当如是学：善护其身，守诸根门，系心正念，入村乞食，当如是学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六；一三三五四（一二六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譬如木杵，常用不止，日夜消减。如是比丘！若沙门、婆罗门，从本以来，不闭根门，食不知量，初夜后夜不勤觉悟，修习善法，当知是辈终日损减，不增善法，如彼木杵。诸比丘！譬如优钵罗，钵昙摩，拘牟头，分陀利，生于水中，长于水中，随水增长。如是沙门、婆罗门，善闭根门，饮食知量，初夜后夜精勤觉悟，当知是等善根功德，日夜增长，终不退减。当如是学：善闭根门，饮食知量，初夜后夜精勤觉悟，功德善法日夜增长，当如是学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七；一三三五五（一二六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于后夜时，闻野狐鸣。尔时，世尊夜过天明，于大众前敷座而坐。告诸比丘：「汝等后夜时，闻野狐鸣不」？诸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诸比丘：「有一愚痴人，作如是念：令我受身，得如是形类，作如是声。此愚痴人，欲求如是像类处所受生，何足不得！是故比丘！汝等但当精勤方便，求断诸有，莫作方便，增长诸有，当如是学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八；一三三五六（一二六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不赞叹受少有身，况复多受！所以者何？受有者苦。譬如粪屎，少亦臭秽，何况于多！如是诸有，少亦不叹，乃至刹那，况复于多！所以者何？有者苦故。是故比丘！当如是学：断除诸有，莫增长有，当如是学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九；一三三五七（一二六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世尊夜后分时，闻野狐鸣。是夜过已，于大众前敷座而坐。告诸比丘：「汝等于夜后分，闻野狐鸣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彼野狐者，疥疮所困，是故鸣唤。若能有人为彼野狐治疥疮者，野狐必当知恩报恩。而今有一愚痴之人，无有知恩报恩。是故诸比丘！当如是学：知恩报恩，其有小恩尚报，终不忘失，况复大恩」！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十 病相应

一；一三三五八（一二六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有尊者跋迦梨，住王舍城金师精舍，疾病困苦，尊者富隣尼瞻视供养。时跋迦梨语富隣尼：「汝可诣世尊所，为我稽首礼世尊足，问讯世尊：少病，少恼，起居轻利，安乐住不？言：跋迦梨住金师精舍，疾病困笃，委积床褥，愿见世尊。疾病困苦，气力羸惙，无由奉诣，唯愿世尊降此金师精舍，以哀愍故」！时富隣尼受

跋迦梨语已，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尊者跋迦梨，稽首世尊足，问讯世尊：少病，少恼，起居轻利，安乐住不」？世尊答言：「令彼安乐」！富隣尼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尊者跋迦梨住金师精舍，疾病困笃，委在床褥，愿见世尊，无有身力来诣世尊。善哉世尊！诣金师精舍，以哀愍故」！尔时，世尊默然听许。时富隣尼知世尊听许已，礼足而去。

尔时，世尊晡时从禅觉，往诣金师精舍，至跋迦梨住房。跋迦梨比丘遥见世尊，从床欲起。佛告跋迦梨：「且止，勿起」！世尊即坐异床，语跋迦梨：「汝心堪忍此病苦不？汝身所患，为增为损」？跋迦梨白佛：如前叉摩比丘修多罗广说。「世尊！我身苦痛极难堪忍，欲求刀自杀，不乐苦生」。佛告跋迦梨：「我今问汝，随意答我。云何跋迦梨！色是常耶？为非常耶」？跋迦梨答言：「无常，世尊」！复问：「若无常，是苦耶」？答言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复问跋迦梨：「若无常苦者，是变易法，于中宁有可贪、可欲不」？跋迦梨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受，想，行，识，亦如是说。佛告跋迦梨：「若于彼身无可贪、可欲者，是则善终，后世亦善」。尔时，世尊为跋迦梨种种说法。示教、照喜已，从座起去。即于彼夜，尊者跋迦梨思惟解脱，欲执刀自杀，不乐久生。

时有二天，身极端正，于后夜时，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尊者跋迦梨疾病困苦，思惟解脱，欲执刀自杀，不乐久生」。第二天言：「彼尊者跋迦梨，已于善解脱而得解脱」。说此语已，俱礼佛足，即没不现。尔时，世尊夜过晨朝，于大众前敷座而坐。告诸比丘：「昨夜有二天子，形体端正，来诣我所，稽首作礼，退住一面，而作是言：尊者跋迦梨，住金师精舍，疾病困苦，思惟解脱，欲执刀自杀，不乐久生。第二天言：尊者跋迦梨，已于善解脱而得解脱。说此语已，稽首作礼，即没不现」。尔时，世尊告一比丘：「汝当往诣尊者跋迦梨比丘所，语跋迦梨言：昨夜有二天，来诣我所，稽首作礼，退住一面。语我言：尊者跋迦梨疾病困笃，思惟解脱，欲执刀自杀，不乐久生。第二天言：尊者跋迦梨，于善解脱而得解脱。说此语已，即没不现。此是天语，佛复记汝：汝于此身，不起贪欲，是则善终，后世亦善」。

时彼比丘受世尊教已，诣金师精舍跋迦梨房。尔时，跋迦梨语侍病者：「汝等持绳床，共举我身著精舍外，我欲执刀自杀，不乐久生」。时有众多比丘出房舍，露地经行。受使比丘诣众多比丘所，问众多比丘言：「诸尊！跋迦梨比丘住在何所」？诸比丘答言：「跋迦梨比丘，告侍病者，令举绳床出精舍外，欲执刀自杀，不乐久生」。受使比丘即诣跋迦梨所。跋迦梨比丘遥见使比丘来，语侍病者：「下绳床著地。彼比丘疾来，似世尊使」。彼侍病者，即下绳床著地。时彼使比丘语跋迦梨：「世尊有教，及天有所说」。时跋迦梨语侍病者：「扶我著地，不可于床上受世尊教，及天所说」。时侍病者，即扶跋迦梨下，置于地。时跋迦梨言：「汝可宣示世尊告敕，及天所说」。使比丘言：「跋迦梨！大师告汝：夜有二天来白我言：跋迦梨比丘疾病困笃，思惟解脱，欲执刀自杀，不乐久生。第二天言：跋迦梨比丘，已于善解脱而得解脱。说此语已，即没不现。世尊复记说汝：善于命终，后世亦善」。跋迦梨言：「尊者！大师善知所知，善见所见；彼二天者，亦善知所知，善见所见。然我今日，于色无常，决定无疑；无常者是苦，决定无疑；若无常、苦者，是变易法，于彼无有可贪、可欲，决定无疑。受，想，行，识，亦复如是。然我今日，疾病苦痛犹故随身，欲刀自杀，不乐久生」。即执刀自杀。

时使比丘供养跋迦梨死身已，还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以世尊所敕，具告尊者跋迦梨。彼作是言：大师善知所知，善见所见；彼二天者，亦善知所知，善见所见，广说乃至执刀自杀」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共诣金师精舍跋迦梨尸所」。见跋迦梨死身，有远离之色。见已，语诸比丘：「汝等见是跋迦梨比丘死身在地，有远离之色不」？诸比丘白佛：「已见，世尊」！复告诸比丘：「绕跋迦梨身，四面周匝有暗冥之相，围绕身不」？诸比丘白佛：「已见，世尊」！佛告诸比丘：「此是恶魔之像，周匝求觅跋迦梨善男子识神，当生何处」。佛告诸比丘：「跋迦梨善男子，不住识神，以刀自杀」。尔时，世尊为彼跋迦梨说第一记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；一三三五九（一二六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尊者阐陀，住那罗聚落好衣庵罗林中，疾病困笃。时尊者舍利弗，闻尊者阐陀在那罗聚落好衣庵罗林中，疾病困笃。闻已，语尊者摩诃拘絺罗：「尊者知不？阐陀比丘在那罗聚落好衣庵罗林中，疾病困笃，当往共看」。摩诃拘絺罗默然许之。时尊者舍利弗与尊者摩诃拘絺罗，共诣那罗聚落好衣庵罗林中，至尊者阐陀住房。尊者阐陀遥见尊者舍利弗、尊者摩诃拘絺罗，凭床欲起，尊者舍利弗语尊者阐陀：「汝旦莫起」！尊者舍利弗、尊者摩诃拘絺罗，坐于异床，问尊者阐陀：「云何尊者阐陀！所患为可堪忍不？为增为损」？如前叉摩修多罗广说。尊者阐陀言：「我今身病，极患苦痛，难可堪忍。所起之病，但增无损，唯欲执刀自杀，不乐苦活」。尊者舍利弗言：「尊者阐陀！汝当努力，莫自伤害！若汝在世，我当与汝来往周旋。汝若有乏，我当给汝如法汤药。汝若无看病人，我当看汝，必令适意、非不适意」。阐陀答言：「我有供养，那罗聚落诸婆罗门、长者，悉见看视，衣被、饮食、卧具、汤药，无所乏少；自有弟子修梵行者，随意瞻病，非不适意。但我疾病苦痛逼身，难可堪忍，唯欲自杀，不乐苦生」。舍利弗言：「我今问汝，随意答我。阐陀！眼及眼识、眼所识色，彼宁是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阐陀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」！舍利弗复问：「阐陀！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及意识、意识所识法，彼宁是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阐陀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」！舍利弗复问：「阐陀！汝于眼、眼识及色，为何所见、何所识、何所知故，言眼、眼识及色，非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」？阐陀答言：「我于眼、眼识、及色，见灭、知灭故，见眼、眼识及色，非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」。复问：「阐陀！汝于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、意识及法，何所见、何所知故，于意、意识及法，见非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」？阐陀答言：「尊者舍利弗！我于意、意识及法，见灭，知灭故，于意、意识及法，见非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。尊者舍利弗！然我今日身病苦痛，不能堪忍，欲以刀自杀，不乐苦生」。时尊者摩诃拘絺罗语尊者阐陀：「汝今当于大师修习正念，如所说句：有所依者则为动摇，动摇者有所趣向，趣向者为不休息，不休息者则随趣往来，随趣往来者则有未来生死，有未来生死故有未来出没，有未来出没故则有生老病

死、忧悲恼苦，如是纯大苦聚集。如所说句：无所依者则不动摇，不动摇者得无趣向，无趣向者则有止息，有止息故则不随趣往来，不随趣往来则无未来出没，无未来出没者则无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，如是纯大苦聚灭」。阐陀言：「尊者摩诃拘絺罗！我供养世尊，事于今毕矣；随顺善逝，今已毕矣，适意非不适意。弟子所作，于今已作；若复有余弟子所作供养师者，亦当如是供养大师，适意非不适意。然我今日身病苦痛，难可堪忍，唯欲以刀自杀，不乐苦生」。尔时，尊者阐陀，即于那罗聚落好衣庵罗林中，以刀自杀。

时尊者舍利弗，供养尊者阐陀舍利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尊者阐陀于那罗聚落好衣庵罗林中，以刀自杀。云何世尊！彼尊者阐陀当至何趣？云何受生？后世云何」？佛告尊者舍利弗：「彼不自记说言：尊者摩诃拘絺罗！我供养世尊，于今已毕；随顺善逝，于今已毕，适意非不适意；若复有余供养大师者，当如是作，适意非不适意耶」？尔时，尊者舍利弗复问世尊：「彼尊者阐陀，先于镇珍尼婆罗门聚落，有供养家，极亲厚家，善言语家」。佛告舍利弗：「如是舍利弗！正智、正善解脱善男子，有供养家，亲厚家，善言语家。舍利弗！我不说彼有大过。若有舍此身余身相续者，我说彼等则有大过。若有舍此身已，余身不相续者，我不说彼有大过也。无大过故，于那罗聚落好衣庵罗林中以刀自杀」。如是世尊为彼尊者阐陀说第一记。佛说此经已，尊者舍利弗欢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三；一三三六〇（一〇二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尊者叵求那，住东园鹿母讲堂，疾病困笃。尊者阿难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尊者叵求那住东园鹿母讲堂，疾病困笃。如是病，比丘多有死者。善哉世尊！愿至东园鹿母讲堂尊者叵求那所，以哀愍故」！尔时，世尊默然而许。至日晡时，从禅觉，往诣东园鹿母讲堂，至尊者叵求那房，敷座而坐。为尊者叵求那种种说法，示教、照喜。示教、照喜已，从坐起去。尊者叵求那世尊去后，寻即命终。当命终时，诸根喜悦，颜貌清净，肤色鲜白。

时尊者阿难供养尊者叵求那舍利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尊者叵求那，世尊来后，寻便命终。临命终时，诸根喜悦，肤色清净，鲜白光泽。不审世尊！彼当生何趣？云何受生？后世云何」？佛告阿难：「若有比丘先未病时，未断五下分结，若觉病起，其身苦患，心不调适，生分微弱，得闻大师教授教诫、种种说法，彼闻法已，断五下分结。阿难！是则大师教授说法福利。复次、阿难！若有比丘先未病时，未断五下分结，然后病起，身遭苦患，生分转微，不蒙大师教授教诫说法，然遇诸余多闻大德修梵行者，教授教诫说法，得闻法已，断五下分结。阿难！是名教授教诫听法福利。复次、阿难！若比丘先未病时，不断五下分结，乃至生分微弱，不闻大师教授教诫说法，复不闻余多闻大德诸梵行者教授教诫说法，然彼先所受法，独静思惟，称量观察，得断五下分结。阿难！是名思惟观察先所闻法所得福利。复次、阿难！若有比丘先未病时，断五下分结，不得无上爱尽解脱，不起诸漏心善解脱。然后得病，身遭苦患，生分微弱，得闻大师教授教诫说法，得无上爱尽解脱，不起诸漏，离欲解脱。阿难！是名大师说法福利。复次、阿难！若有比丘先未病时，断五下分结，不得无上爱尽解脱，不起诸漏离欲解脱。觉身病起，极遭苦患，不得大师教授教诫说法，然得诸余多闻大德诸梵行者教授教诫说法，得无上爱尽解脱，不起诸漏，离欲解脱。阿难！是名教授教诫闻法福利。复次、阿难！若有比丘先未病时，断五下分结，不得无上爱尽解脱，不起诸漏离欲解脱。其身病起，极生苦患，不得大师教授教诫说法，不得诸余多闻大德教授教诫说法，然先所闻法，独一静处思惟，称量观察，得无上爱尽解脱，不起诸漏、离欲解脱。阿难！是名思惟先所闻法所得福利。何缘叵求那比丘，不得诸根欣悦，色貌清净，肤体鲜泽！叵求那比丘先未病时，未断五下分结，彼亲从大师闻教授教诫说法，断五下分结」。世尊为彼尊者叵求那，受阿那含记。佛说此经已，尊者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四；一三三六一（一〇二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阿湿波誓，住东园鹿母讲堂，身遭重病，极生苦患。尊者富隣尼瞻视供给，如前跋迦梨修

多罗广说。谓说三受，乃至转增无损。佛告阿湿波誓：「汝莫变悔」！阿湿波誓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实有变悔」。佛告阿湿波誓：「汝得无破戒耶」？阿湿波誓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不破戒」。佛告阿湿波誓：「汝不破戒，何为变悔」？阿湿波誓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先未病时，得身息乐正受，多修习；我于今日，不复能得入彼三昧。我作是思惟：将无退失是三昧耶」？佛告阿湿波誓：「我今问汝，随意答我。阿湿波誓！汝见色即是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阿湿波誓白佛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复问：「汝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是我，异我，相在不」？阿湿波誓白佛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佛告阿湿波誓：「汝既不见色是我、异我、相在，不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是我、异我、相在，何故变悔」？阿湿波誓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不正思惟故」。佛告阿湿波誓：「若沙门、婆罗门，三昧坚固，三昧平等，若不得入彼三昧，不应作念：我于三昧退减。若复圣弟子不见色是我，异我，相在，不见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我，异我，相在，但当作是觉知：贪欲永尽无余，瞋恚、愚痴永尽无余。贪、恚、痴永尽无余已，一切漏尽，无漏心解脱，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佛说是法时，尊者阿湿波誓不起诸漏，心得解脱，欢喜踊悦，欢喜踊悦故，身病即除。佛说此经，令尊者阿湿波誓欢喜随喜已，从坐起而去。

五；一三三六二（）

差摩迦修多罗，如五受阴处说。

六；一三三六三（一〇二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异比丘，年少新学，于此法律出家未久，少知识，独一客旅，无人供给，住边聚落客僧房中，疾病困笃。时有众多比丘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却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有一比丘，年少新学，乃至疾病困笃，住边聚落客僧房中。有是病比丘，多死无活。善哉世尊！往彼住处，以哀愍故」！

尔时，世尊默然而许。即日晡时从禅觉，至彼住处。彼病比丘遥见世尊，扶床欲起。佛告比丘：「息卧勿起！云何比丘！苦患宁可忍不」？如前差

摩修多罗广说。如是三受，乃至病苦但增不损。佛告病比丘：「我今问汝，随意答我。汝得无变悔耶」？病比丘白佛：「实有变悔，世尊」！佛告病比丘：「汝得无犯戒耶」？病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实不犯戒」。佛告病比丘：「汝若不犯戒，何为变悔」？病比丘白佛：「世尊！我年幼稚，出家未久，于过人法、胜妙知见未有所得。我作是念：命终之时，知生何处？故生变悔」。佛告比丘：「我今问汝，随意答我。云何比丘！有眼故有眼识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复问比丘：「于意云何？有眼识故有眼触，眼触因缘生内受——若苦，若乐，不苦不乐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耳，鼻，舌，身，意，亦如是说。「云何比丘！若无眼则无眼识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复问比丘：「若无眼识则无眼触耶？若无眼触，则无眼触因缘生内受——若苦，若乐，不苦不乐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耳，鼻，舌，身，意，亦如是说。「是故比丘！当善思惟如是法，得善命终，后世亦善」。尔时，世尊为病比丘种种说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从坐起去。时病比丘世尊去后，寻即命终。临命终时，诸根喜悦，颜貌清净，肤色鲜白。

时众多比丘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年少比丘，疾病困笃。尊者今已命终，当命终时，诸根喜悦，颜貌清净，肤色鲜白。云何世尊！如是比丘，当生何处？云何受生？后世云何」？佛告诸比丘：「彼命过比丘，是真宝物！闻我说法，分明解了，于法无畏，得般涅槃。汝等但当供养舍利」。世尊尔时为彼比丘受第一记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七；一三三六四（一〇二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如上说，差别者：「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若彼比丘作如是念：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、系著、使，及心解脱，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；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、系著、使，及彼心解脱，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。彼比丘，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、系著、使，及心解脱，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；于此

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、系著、使，及心解脱，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。若彼比丘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、系著、使，及心解脱，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，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、系著、使，及彼心解脱，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者，是名比丘断爱欲，转诸结，止慢无间等，究竟苦边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八；一三三六五（一〇二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如上说，差别者：乃至佛告病比丘：「汝不自犯戒耶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不以持净戒故，于世尊所修梵行」。佛告比丘：「汝以何等法故，于我所修梵行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为离贪欲故，于世尊所修梵行。为离瞋恚、愚痴故，于世尊所修梵行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如是，如是！汝正应为离贪欲故，于我所修梵行；离瞋恚、愚痴故，于我所修梵行。比丘！贪欲缠故，不得离欲；无明缠故，慧不清净。是故比丘！于欲离欲心解脱，离无明故慧解脱。若比丘于欲离欲心解脱，身作证；离无明故慧解脱，是名比丘断诸爱欲，转结缚，止慢无间等，究竟苦边。是故比丘！于此法善思惟」。如前广说，乃至受第一记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九；一三三六六（一〇二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众多比丘，集于伽梨隶讲堂。时多有比丘疾病。尔时，世尊晡时从禅觉，往至伽梨隶讲堂，于大众前，敷座而坐。坐已，告诸比丘：「当正念、正智以待时，是则为我随顺之教。比丘！云何为正念？谓比丘内身身观念处，精勤方便，正念正智，调伏世间贪忧。外身身观念处……。内外身身观念处……。内受……。外受……。内外受……。内心……。外心……。内外心……。内法……。外法……。内外法法观念处，精勤方便，正念、正智，调伏世间贪忧，是名比丘正忆念。云何正智？谓比丘若来、若去，正知而住；瞻视、观察，屈申、俯仰，执持衣钵，行、住、坐、卧，眠、觉，乃至五十、六十，依语默正智行，比丘！是名

正智。如是比丘正念、正智住者，能起乐受，有因缘非无因缘。云何因缘？谓缘于身，作是思惟：我此身无常，有为，心因缘生，乐受亦无常，有为，心因缘生，身及乐受，观察无常，观察生灭，观察离欲，观察灭尽，观察舍。彼观察身及乐受无常，乃至舍已，若于身及乐受，贪欲使者永不复使。如是正念、正智生苦受，因缘非不因缘。云何为因缘？如是缘身，作是思惟：我此身无常，有为，心因缘生；苦受亦无常，有为，心因缘生。身及苦受，观察无常，乃至舍，于此及苦受，瞋恚所使永不复使。如是正念、正智生不苦不乐受，因缘非不因缘。云何因缘？谓身因缘，作是思惟：我此身无常，有为，心因缘生；彼不苦不乐受，亦无常，有为，心因缘生。彼身及不苦不乐受，观察无常乃至舍，若所有身及不苦不乐受，无明所使永不复使。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，于色厌离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厌离；厌离已离欲，离欲已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乐觉所觉时，莫能知乐觉，贪欲使所使，不见于出离。

苦受所觉时，莫能知苦受，瞋恚使所使，不见出离道。

不苦不乐受，等正觉所说，彼亦不能知，终不度彼岸。

若比丘精勤，正智不倾动，于彼一切受，黠慧能悉知。

能知诸受已，现法尽诸漏，依慧而命终，涅槃不堕数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〇；一三三六七（一〇二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如上说，时有众多比丘，集会迦梨隶讲堂，多有疾病，如上说。差别者，乃至「圣弟子如是观者，于色解脱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解脱，我说是等解脱生老病死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智慧多闻者，非不觉诸受，若于苦、乐受，分别谛明了，

当知坚固事，凡夫有升降，于乐不染著，于苦不倾动。

知受不受生，依于贪、恚觉，断除斯等已，其心善解脱，

系念缘妙境，正向待终期。若比丘精勤，正智不倾动，

于此一切受，慧者能觉知。了知诸受已，现法尽诸漏，

依慧而命终，涅槃不堕数」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欢喜，作礼而去。

一一；一三三六八（一〇三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给孤独长者得病，身极苦痛。世尊闻已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，次第乞食，至给孤独长者舍。长者遥见世尊，冯床欲起。世尊见已，即告之言：「长者勿起，增其苦患」。世尊即坐，告长者言：「云何长者！病可忍不？身所苦患，为增为损」？长者白佛：「甚苦，世尊！难可堪忍」。乃至说三受，如差摩修多罗广说，乃至苦受但增不损。佛告长者：「当如是学！于佛不坏净，于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」。长者白佛：「如世尊说四不坏净，我有此法，此法中有我。世尊！我今于佛不坏净，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」。佛告长者：「善哉！善哉」！即记长者得阿那含果。长者白佛：「唯愿世尊今于此食」！尔时，世尊默而许之。长者即勅办种种净美饮食，供养世尊。世尊食已，为长者种种说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从坐起而去。

一二；一三三六九（一〇三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尊者阿难，闻给孤独长者身遭苦患，往诣其舍。长者遥见阿难，冯床欲起，乃至说三受，如前叉摩修多罗广说，乃至苦患但增不损。时尊者阿难告长者言：「勿恐怖！若愚痴无闻凡夫，不信于佛，不信法、僧，圣戒不具，故有恐怖，亦畏命终及后世苦。汝今不信已断、已知，于佛净信具足，于法、僧净信具足，圣戒成就」。长者白尊者阿难：「我今何所恐怖！我始于王舍城寒林中丘冢间见世尊，即得于佛不坏净，于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。自从是来，家有钱财，悉与佛弟子——比丘，比丘尼，优婆塞，优婆夷共」。尊者阿难言：「善哉长者！汝自记说是须陀洹果」。长者白尊者阿难：「可就此食」！尊者阿难默然受

请。即办种种净美饮食，供养尊者。阿难食已，复为长者种种说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从坐起而去。

一三；一三三七〇（一〇三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舍利弗，闻给孤独长者身遭苦患。闻已，语尊者阿难：「知不？给孤独长者身遭苦患，当共往看」。尊者阿难默然而许。时尊者舍利弗，与尊者阿难，共诣给孤独长者舍。长者遥见尊者舍利弗，扶床欲起。乃至说三种受，如叉摩修多罗广说，身诸苦患，转增无损。尊者舍利弗告长者言：「当如是学：不著眼，不依眼界生贪欲识；不著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不著，不依（耳、鼻、舌、身）、意界生贪欲识。不著色，不依色界生贪欲识；不著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不依（声、香、味、触）、法界生贪欲识。不著于地界，不依地界生贪欲识；不著于水、火、风、空、识界，不依（水、火、风、空）、识界生贪欲识。不著色阴，不依色阴生贪欲识；不著受、想、行、识阴，不依（受、想、行）、识阴生贪欲识」。时给孤独长者悲叹流泪。尊者阿难告长者言：「汝今怯劣耶」？长者白阿难：「不怯劣也。我自顾念，奉佛以来二十余年，未闻尊者舍利弗说深妙法，如今所闻」。尊者舍利弗告长者言：「我亦久来，未尝为诸长者说如是法」。长者白尊者舍利弗：「有居家白衣，有胜信、胜念、胜乐，不闻深法而生退没。善哉尊者舍利弗！当为居家白衣，说深妙法，以哀愍故！尊者舍利弗！今于此食」。尊者舍利弗等，默然受请。即设种种净美饮食，恭敬供养。食已，复为长者种种说法，示教、照喜。示教、照喜已，即从坐起而去。

一四；一三三七一（一〇三三）

达磨提离长者修多罗，亦如世尊为给孤独长者初修多罗广说。

一五；一三三七二（ ）

第二修多罗亦如是说。差别者：「若复长者依此四不坏净已，于上修习六念，谓念如来事乃至念天」。长者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依四不坏净，于上修六随念，我今悉成就。我常修念如来事，乃至念天」。佛告长者：「善哉！

善我！汝今自记阿那含果」。长者白佛：「唯愿世尊受我请食」！尔时，世尊默然受请。长者知佛受请已，即具种种净美饮食，恭敬供养。世尊食已，复为长者种种说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从坐起而去。

一六；一三三七三（一〇三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长寿童子，是树提长者孙子，身婴重病。尔时，世尊闻长寿童子身婴重病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王舍城乞食，次第到长寿童子舍。长寿童子遥见世尊，扶床欲起。乃至说三受，如叉摩修多罗广说，乃至病苦但增无损。「是故童子当如是学：于佛不坏净，于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，当如是学」！童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说四不坏净，我今悉有。我常于佛不坏净，于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」。佛告童子：「汝当依四不坏净，于上修习六明分想。何等为六？谓一切行无常想，无常苦想，苦无我想，观食想，一切世间不可乐想，死想」。童子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说，依四不坏净，修习六明分想，我今悉有。然我作是念：我命终后，不知我祖父树提长者当云何」？尔时，树提长者语长寿童子言：「汝于我所顾念且停！汝今且听世尊说法，思惟忆念，可得长夜福利，安乐饶益」！时长寿童子言：「我于一切诸行，当作无常想，无常苦想，苦无我想，观食想，一切世间不可乐想，死想，常现在前」。佛告童子：「汝今自记斯陀含果」。长寿童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唯愿世尊住我舍食」。尔时，世尊默然而许。长寿童子即办种种净美饮食，恭敬供养。世尊食已，复为童子种种说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从坐起而去。

一七；一三三七四（一〇三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榇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时婆薮长者身遭苦患。尔时，世尊闻婆薮长者身遭苦患，如前达摩提那长者修多罗广说，得阿那含果记，乃至从坐起而去。

一八；一三三七五（一〇三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迦毘罗卫国尼拘律园中。时有释氏沙罗，疾病委笃。尔时，世尊闻释氏沙罗疾病委笃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迦维罗卫国乞食，

次到释氏沙罗舍。释氏沙罗遥见世尊，扶床欲起，乃至说三受，如差摩迦修多罗广说，乃至患苦但增不损。「是故释氏沙罗当如是学：于佛不坏净，于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」。释氏沙罗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说，于佛不坏净，于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，我悉有之。我常于佛不坏净，于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」。佛告释氏沙罗：「是故汝当依佛不坏净，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，于上修习五喜处。何等为五？谓念如来事，乃至自所施法」。释氏沙罗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说，依四不坏净，修五喜处我亦有之。我常念如来事，乃至自所施法」。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今自记斯陀含果」。沙罗白佛：「唯愿世尊今我舍食」。尔时，世尊默然而许。沙罗长者即办种种净美饮食，恭敬供养。世尊食已，复为沙罗长者种种说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从坐起而去。

一九；一三三七六（一〇三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那梨聚落曲谷精舍。尔时，耶输长者疾病困笃，如是乃至得阿那含果记，如达摩提那修多罗广说。

二〇；一三三七七（一〇三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瞻婆国竭伽池侧。时有摩那提那长者，疾病新差。时摩那提长者语一士夫言：「善男子！汝往尊者阿那律所，为我稽首阿那律足，问讯起居轻利，安乐住不？明日，通身四人，愿受我请。若受请者，汝复为我白言：我俗人多有王家事，不能得自往奉迎，唯愿尊者时到，通身四人来赴我请，哀愍故」！时彼男子受长者教，诣尊者阿那律所，稽首礼足。白言：「尊者！摩那提那长者，敬礼问讯，少病少恼，起居轻利，安乐住不？唯愿尊者！通身四人，明日日中，哀受我请」。时尊者阿那律默然受请。时彼士夫复以摩那提那长者语，白尊者阿那律：「我是俗人，多有王家事，不得躬自奉迎，唯愿尊者！通身四人，明日日中哀受我请，怜愍故」！尊者阿那律陀言：「汝且自安，我自知时。明日，通身四人，往诣其舍」。时彼士夫受尊者阿那律教，还白长者：「阿梨！当知我已诣尊者阿那律，具宣尊意。尊者阿那律言：汝且自安，我自知时」。彼长者摩那提那，夜办净美饮

食。晨朝复告彼士夫：汝往至彼尊者阿那律所，白言时到。时彼士夫，即受教行，诣尊者阿那律所，稽首礼足，白言：「供具已办，唯愿知时」！

时尊者阿那律，著衣持钵，通身四人，诣长者舍。时摩那提那长者，婇女围绕，住内门左。见尊者阿那律，举体执足敬礼，引入就坐。各别稽首，问讯起居，退坐一面。尊者阿那律问讯长者：「堪忍安乐住不」？长者答言：「如是，尊者！堪忍乐住。先遭疾病，当时委笃，今已蒙差」。尊者阿那律问长者言：「汝住何住，能令疾病苦患，时得除差」？长者白言：「尊者阿那律！我住四念处，专修系念故，身诸苦患，时得休息。何等为四？谓内身身观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念、正智，调伏世间贪忧。外身……。内外身……。内受……。外受……。内外受……。内心……。外心……。内外心……。内法……。外法……。内外法法观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念、正智，调伏世间贪忧。如是尊者阿那律！我于四念处系心住故，身诸苦患，时得休息」。尊者阿那律告长者言：「汝今自记阿那含果」。时摩那提那长者，以种种净美饮食，自手供养，自恣饱满。食已，澡漱毕，摩那提那长者复坐卑床，听说法。尊者阿那律种种说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从坐起去。

五一 业报相应

一；一三三七八（一〇三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金师精舍。时有淳陀长者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尔时，世尊问淳陀长者：「汝今爱乐何等沙门、婆罗门净行」？淳陀白佛：「有沙门、婆罗门，奉事于水，事毘湿波天，执杖澡罐，常净其手。如是正士，能善说法，言：善男子月十五日，以胡麻屑、庵摩罗屑、以澡其发，修行斋法，被著新净长鬘白氎，牛粪涂地而卧其上。善男子晨朝早起，以手触地，作如是言：此地清净，我如是净。手执牛粪团，并把生草，口说是言：此是清净，我如是净。若如是者，见为清净，不如是者永不清净。世尊！如是像类沙门、婆罗门，若为清净，我所宗仰」。佛告淳陀：「有黑法、黑报，不净、不净果，负重向下。成就如此诸恶法者，虽复晨朝早起，以手触地，唱言清净，犹是不净。正复不触，亦不清净。执牛粪

团并及生草，唱言清净，亦复不净。正复不触，亦不清净。淳陀！何等为黑、黑报，不净、不净果，负重向下，乃至触以不触悉皆不净？淳陀！谓杀生恶业，手常血腥，心常思惟挝、捶、杀、害，无惭、无愧，悭贪、悕惜，于一切众生乃至昆虫，不离于杀。

于他财物，聚落、空地，皆不离盗。行诸邪婬，若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夫主、亲族，乃至授花鬘者，如是等护，以力强干，不离邪婬。不实妄语，或于王家、真实言家，多众聚集，求当言处，作不实说：不见言见，见言不见；不闻言闻，闻言不闻；知言不知，不知言知。因自、因他，或因财利，知而妄语而不舍离，是名妄语。两舌乖离，传此向彼，传彼向此，递相破坏，令和合者离，离者欢喜，是名两舌。不离恶口骂詈若人软语说，悦耳心喜，方正易知，乐闻无依说，多人爱念、适意，随顺三昧，舍如是等而作刚强，多人所恶，不爱、不适意，不顺三昧，说如是等言，不离麁澁，是名恶口。绮饰坏语，不时言，不实言，无义言，非法言，不思言，如是等名坏语。不舍离贪，于他财物而起贪欲，言此物我有者好。不舍瞋恚弊恶，心思惟言：彼众生应缚、应鞭、应杖、应杀，欲为生难。不舍邪见颠倒，如是见、如是说：无施，无说，无福，无善行、恶行，无善、恶业果报，无此世，无他世，无父母，无众生生世间，无世阿罗汉，等趣、等向，此世他世，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

淳陀！是名黑、黑报，不净、不净果，乃至触以不触，皆悉不净。淳陀！有白、白报，净、有净果，轻仙上升。成就已，晨朝触地，此净、我净者，亦得清净；若不触者，亦得清净。把牛粪团，手执生草，净因、净果者，执与不执，亦得清净。淳陀！何等为白、白报，乃至执以不执，亦得清净？谓有人不杀生，离杀生，舍刀杖、惭、愧，悲念一切众生。不偷盗，远离偷盗，与者取、不与不取，净心不贪。离于邪婬，若父母护，乃至授一花鬘者，悉不强干起于邪婬。离于妄语，审谛实说。远离两舌，不传此向彼，传彼向此，共相破坏；离者令和、和者随喜。远离恶口，不刚强，多人乐其所说。离于坏语，谛说，时说，实说，义说，法说，见说。离于贪欲，不于他财、他众具，作己有想而生贪著。离于瞋恚，不作是念：挝、打、缚、杀，为作

众难。正见成就，不颠倒见，有施，有说，报有福，有善恶行果报，有此世，有父母，有众生生，有世阿罗汉，于此世、他世，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

淳陀！是名白、白报，乃至触与不触，皆悉清净」。尔时，淳陀长者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二；一三三七九（一〇四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金师精舍。时有异婆罗门，于十五日洗头已，受斋法，被新长鬘、白氎，手执生草。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问讯，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尔时，佛告婆罗门：「汝洗头，被新长鬘、白氎，是谁家法」？婆罗门白佛：「瞿昙！是学舍法」。佛告婆罗门：「云何婆罗门舍法」？婆罗门白佛言：「瞿昙！如是十五日，洗头，受持法斋，著新净长鬘、白氎，手执生草，随力所能，布施作福。瞿昙！是名婆罗门修行舍行」。佛告婆罗门：「贤圣法律所行舍行，异于此也」。婆罗门白佛：「瞿昙！云何为贤圣法律所行舍行」？佛告婆罗门：「谓离杀生，不乐杀生，如前清净分广说。依于不杀，舍离杀生，乃至如前清净分广说。离偷盗，不乐于盗；依于不盗，舍不与取。离诸邪婬，不乐邪婬；依于不婬，舍非梵行。离于妄语，不乐妄语；依不妄语，舍不实言。离诸两舌，不乐两舌；依不两舌，舍别离行。离于恶口，不乐恶口；依不恶口，舍于麁言。离诸绮语，不乐绮语；依不绮语，舍无义言。断除贪欲，远离苦贪；依无贪心，舍于爱著。断除瞋恚，不生忿恨；依于无恚，舍彼瞋恨。修习正见，不起颠倒；依于正见，舍彼邪见。婆罗门！是名贤圣法律所行舍行」。婆罗门白佛：「善哉瞿昙！贤圣法律所行舍行」。时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坐起去。

三；一三三八〇（一〇四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生闻梵志，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问讯，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昙！我有亲族，极所爱念，忽然命终。我为彼故，信心布施，云何世尊！彼得受不」？佛告婆罗门：「非一向得。若汝亲族生地狱中者，得彼地狱众生食以活其命，不得汝所

信施饮食。若生畜生、饿鬼、人中者，得彼人中饮食，不得汝所施者。婆罗门！饿鬼趣中，有一处名为入处饿鬼，若汝亲族生彼入处饿鬼中者，得汝施食」。婆罗门白佛：「若我亲族不生入处饿鬼趣中者，我信施谁应食之」？佛告婆罗门：「若汝所可为信施亲族，不生入处饿鬼趣者，要有余亲族知识生入处饿鬼趣中者得食之」。婆罗门白佛：「瞿昙！若我所为信施亲族，不生入处饿鬼趣中，亦更无余亲族知识生入处饿鬼趣者，此信施食谁当食之」？佛告婆罗门：「设使所为施亲族知识，不生入处饿鬼趣中，复无诸余知识生饿鬼者，且信施而自得其福。彼施者所作信施，而彼施者不失达嚫」。婆罗门白佛：「云何施者行施，施者得彼达嚫」？佛告婆罗门：「有人杀生行恶，手常血腥，乃至十不善业迹，如淳陀修多罗广说。而复施诸沙门、婆罗门，乃至贫穷乞士，悉施钱财、衣被、饮食、灯明、诸庄严具。婆罗门！彼惠施主，若复犯戒生象中者，以彼曾施沙门、婆罗门，钱财、衣被、饮食乃至庄严众具故，虽在象中，亦得受彼施报——衣服、饮食、乃至种种庄严众具。若复生牛、马、驴、骡等种种畜生趣中，以本施惠功德，悉受其报；随彼生处，所应受用皆悉得之。婆罗门！若复施主持戒不杀、不盗，乃至正见，布施诸沙门、婆罗门，乃至乞士钱财、衣服、饮食乃至灯明，缘斯功德，生人道中，坐受其报——衣被、饮食乃至灯明众具。复次、婆罗门！若复持戒生天上者，彼诸惠施，天上受报——财宝、衣服、饮食、乃至庄严众具。婆罗门！是名施者行施，施者受达嚫果报不失时」。生闻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坐起去。

四；一三三八一（一〇四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拘萨罗国人间游行，住鞞罗磨聚落北身恕林中。鞞罗聚落婆罗门、长者，闻世尊住聚落北身恕林中。闻已，共相招集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何缘，有众生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」？佛告诸婆罗门、长者：「行非法行，行危峭行因缘故，身坏命终生地狱中」。诸婆罗门、长者白佛：「行何等非法行、危峭行，身坏命终生地狱中」？佛告婆罗门、长者：「杀生乃至邪见，具足十不善业因缘故，婆罗门！是非法行，危峭行，身坏命终生地狱中」。婆罗门白佛：「何因

缘诸众生身坏命终，得生天上」？佛告婆罗门、长者：「行法行，行正行，以是因缘故，身坏命终得生天上」。复问世尊：「行何等法行，何等正行，身坏命终得生天上」？佛告婆罗门、长者：「谓离杀生乃至正见，十善业迹因缘故，身坏命终得生天上。婆罗门、长者！若有行此法行，行此正行者，欲求刹利大姓家，婆罗门大姓家，居士大姓家，悉得往生。所以者何？以法行、正行因缘故。若复欲求生四王（天），三十三天，乃至他化自在天，悉得往生，所以者何？以法行、正行故。行净戒者，其心所愿，悉自然得。若复如是法行、正行者，欲求生梵天，亦得往生。所以者何？以行正行、法行故。持戒清净，心离爱欲，所愿必得。若复欲求往生光音（天），遍净（天），乃至阿伽尼咤（天），亦复如是。所以者何？以彼持戒清净，心离欲故。若复欲求离欲、恶不善法，有觉、有观，乃至第四禅具足住，悉得成就。所以者何？以彼法行、正行故。持戒清净，心离爱欲，所愿必得。欲求慈，悲，喜，舍。空入处，识入处，无所有入处，非想非非想入处，皆悉得。所以者何？以法行、正行故。持戒清净，心离爱欲，所愿必得。欲求断三结，得须陀洹；斯陀含；阿那含果；无量神通，天耳，他心智，宿命智，生死智，漏尽智，皆悉得。所以者何？以法行、正行故。持戒离欲，所愿必得」。时婆罗门、长者，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五；一三三八二（一〇四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拘萨罗国人间游行，住鞞罗磨聚落北身恕林中。时鞞罗磨聚落中，婆罗门、长者，闻世尊住鞞罗磨聚落身恕林中。闻已，乘白马车，多将翼从，持金柄伞盖，金澡瓶，出鞞罗磨聚落，诣身恕林。至道口，下车步进，入于园门，至世尊前，面相问讯，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昙！何因何缘，有人命终生地狱中？乃至生天」，如上修多罗广说。时鞞罗磨婆罗门，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坐起而去。

六；一三三八三（一〇四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〔住〕在拘萨罗人间游行，至鞞纽多罗聚落北身恕林中。住鞞纽多罗聚落婆罗门、长者，闻世尊住聚落北身恕林中。闻已，共

相招引，往诣身恕林，至世尊所，面相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尔时，世尊告婆罗门、长者：「我当为说自通之法，谛听，善思。何等自通之法？谓圣弟子作如是学：我作是念：若有欲杀我者，我不喜；我若所不喜，他亦如是，云何杀彼？作是觉已，受不杀生，不乐杀生，如上说。我若不喜人盗于我，他亦不喜，我云何盗他？是故持不盗戒，不乐于盗，如上说。我既不喜人侵我妻，他亦不喜，我今云何侵人妻妇？是故受持不他婬戒，如上说。我尚不喜为人所欺，他亦如是，云何欺他？是故受持不妄语戒，如上说。我尚不喜他人离我亲友，他亦如是，我今云何离他亲友？是故不行两舌，（如上说）。我尚不喜人加麁言，他亦如是，云何于他而起骂辱？是故于他不行恶口，如上说。我尚不喜人作绮语，他亦如是，云何于他而作绮语？是故于他不行绮饰，如上说。如是七种，名为圣戒。又复于佛不坏净成就，于法、僧不坏净成就，是名圣弟子四不坏净成就。自现前观察，能自记说：我地狱尽，畜生、饿鬼尽，一切恶趣尽，得须陀洹，不堕恶趣法，决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边」。时鞞纽聚落婆罗门、长者，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坐起而去。

七；一三三八四（一〇四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相习近法，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何等为相习近法？谓杀生者，杀生者习近；盗、婬、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绮语、贪、恚、邪见，各各随类更相习近。譬如不净物，不净物自相和合。如是杀生、杀生，乃至邪见、邪见，自相习近。如是比丘！不杀生、不杀生相习近，乃至正见、正见更相习近；譬如净物、净物，自相和合。乳生酪，酪生酥，酥生醍醐，醍醐自相和合。如是不杀、不杀，更相习近；乃至正见、正见，更相习近，是名比丘相习近法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八；一三三八五（一〇四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蛇行法，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何等为蛇行法？谓杀生恶行，手常血腥

，乃至十不善业迹，如前淳陀修多罗广说。彼当尔时，身蛇行，口蛇行，意蛇行。彼如是身、口、意蛇行已，于其二趣，向一一趣：若地狱，若畜生。蛇行众生，谓蛇、鼠、猫、狸等腹行众生，是名蛇行法。云何非蛇行法？谓不杀生乃至正见，如前淳陀修多罗十善业迹广说，是名非蛇行法。身非蛇行，口非蛇行，意非蛇行，于其二趣，生一一趣：若天上，若人中，是名非蛇行法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九；一三三八六（一〇四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恶业因，恶心因，恶见因，如是众生身坏命终，必堕恶趣泥犁中。譬如圆珠掷著空中，落地流转，不一处住。如是恶业因，恶心因，恶见因，身坏命终，必堕地狱中无住处。云何为恶业？谓杀生乃至绮语，如上广说，是名恶业。云何恶心？谓贪、恚心，如上广说，是名恶心。云何恶见？谓邪颠倒，如上广说，是名恶见。是名恶业因，恶心因，恶见因，身坏命终，必生恶趣泥犁中。善业因，善心因，善见因，身坏命终，必生善趣天上。婆罗门！云何为善业？谓离杀生，不乐杀生，乃至不绮语，是名善业。云何善心？谓不贪、不恚，是名心善。云何为见善？谓正见不颠倒，乃至见不受后有，是名见善。是名业善因，心善因，见善因，身坏命终，得生天上。譬如四方摩尼珠，掷著空中，随堕则安。如是彼三善因，所在受生，随处则安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〇；一三三八七（一〇四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杀生人，多习、多行，生地狱中；若生人中，必得短寿。不与取多习、多行，生地狱中；若生人中，钱财多难。邪婬多习、多行，生地狱中；若生人中，所有妻室为人所图。妄语多习、多行，生地狱中；若生人中，多被讥论。两舌多习、多行，生地狱中；若生人中，亲友乖离。恶口多习、多行，生地狱中；若生人中，常闻丑声。绮语多习、多行，生地狱中；若生人中，言无信用。贪欲多习、多行，生地狱中；若生人中，增其贪欲。瞋恚多习、多行

，生地狱中；若生人中，增其瞋恚。邪见多习、多行，生地狱中；若生人中，增其愚痴。若离杀生，修习、多修习，得生天上；若生人中，必得长寿。不盗修习、多修习，得生天上；若生人中，钱财不丧。不邪婬修习、多修习，得生天上；若生人中，妻室修良。不妄语修习、多修习，得生天上；若生人中，不被讥论。不两舌修习、多修习，得生天上；若生人中，亲友坚固。不恶口修习、多修习，得生天上；若生人中，常闻妙音。不绮语修习、多修习，得生天上；若生人中，言见信用。不贪修习、多修习，得生天上；若生人中，不增爱欲。不恚修习、多修习，得生天上；若生人中，不增瞋恚。正见修习、多修习，得生天上；若生人中，不增愚痴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一；一三三八八（一〇四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杀生有三种，谓从贪生故，从恚生故，从痴生；乃至邪见亦三种，从贪生，从恚生，从痴生。离杀生亦有三种：不贪生，不恚生，不痴生。乃至离邪见亦三种：不贪生，不恚生，不痴生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二；一三三八九（一〇五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所谓有出法、出不出法。何等为出法、出不出法？谓不杀生出于杀生，乃至正见出于邪见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三；一三三九〇（一〇五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有生闻婆罗门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昙！所说此彼岸，云何此岸？云何彼岸」？佛告婆罗门：「杀生者谓此岸，不杀生者谓彼岸；邪见者谓此岸，正见者谓彼岸」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少有修善人，能度于彼岸，一切众生类，駈驰走此岸。

于此正法律，观察法法相，此等度彼岸，摧伏死魔军」。

尔时，生闻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坐起去。

一四——一六；一三三九一——一三三九三（ ）

（如生闻婆罗门所问），如是异比丘所问，尊者阿难所问，佛问诸比丘，三经亦如上说。

一七；一三三九四（一〇五二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恶法，有真实法。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云何为恶法？谓杀生，不与取，邪婬，妄语，两舌，恶口，绮语，贪，恚，邪见，是名恶法。云何为真实法？谓离杀生，乃至正见，是名真实法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八；一三三九五（一〇五三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恶法，恶恶法；有真实法，真实真实法。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云何为恶法？谓杀生乃至邪见，是名恶法。云何为恶恶法？谓自杀生，教人令杀，乃至自起邪见，复以邪见教人令行，是名恶恶法。云何为真实法？谓不杀生乃至正见，是名真实法。云何为真实真实法？谓自不杀生，教人不杀，乃至自行正见，复以正见教人令行，是名真实真实法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九；一三三九六（一〇五四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不善男子，善男子，谛听，善思，今当为汝说。云何为不善男子？谓杀生者，乃至邪见者，是名不善男子。云何善男子？谓不杀生，乃至正见，是名善男子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〇；一三三九七（一〇五五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不善男子，不善男子不善男子；有善男子，善男子善男子。谛听，善思，

当为汝说。云何为不善男子？谓杀生乃至邪见者，是名不善男子。云何为不善男子不善男子？谓手自杀生，教人令杀，乃至自行邪见，教人令行邪见，是名不善男子不善男子。云何为善男子？谓不杀生乃至正见者，是名善男子。云何为善男子善男子？谓自不杀生，教人不杀，乃至自行正见，复以正见教人令行，是名善男子善男子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一；一三三九八（一〇五六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成就十法者，如铁□钻水，身坏命终，下入恶趣泥犁中。何等为十？谓杀生乃至邪见。若成就十法，譬如铁□仰钻虚空。身坏命终，上生天上。何等为十？谓不杀生乃至正见」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二；一三三九九（一〇五七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成就二十法者，如铁□钻水，身坏命终，下生恶趣泥犁中。何等为二十？谓自手杀生，教人令杀；乃至自行邪见，复以邪见教人令行。是名二十法成就，如铁□钻水，身坏命终，下生恶趣泥犁中。有二十法成就，譬如铁□仰钻虚空，身坏命终，上生天上。何等为二十法？谓自不杀生，教人不杀；乃至自行正见，复以正见教人令行。是名二十法成就，如铁□仰钻虚空，身坏命终，上生天上」。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三；一三四〇〇（一〇五八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三十法成就者，如铁□钻水，身坏命终，下生恶趣泥犁中。何等为三十法？谓自手杀生，教人令杀，赞叹杀生；乃至自行邪见，复以邪见教人令行，常复赞叹行邪见者。是名三十法，如铁□钻水，身坏命终，下生恶趣泥犁中。有三十法成就者，如铁□钻空，身坏命终，上生天上。何等为三十法？谓自不杀生，教人不杀，常复赞叹不杀功德；乃至自行正见，复以正见教人令行，常复赞叹正见功德。是名三十法成就，如铁□钻空，身坏命终，上生天上」。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四；一三四〇一（一〇五九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十法成就，如铁枪投水，身坏命终，下生恶趣泥犁中。何等为四十法？谓手自杀生，教人令杀，赞叹杀生，见人杀生心随欢喜；乃至自行邪见，教人令行，赞叹邪见，见行邪见心随欢喜。是名四十法成就，如铁枪投水，身坏命终，下生恶趣泥犁中。有四十法成就，如铁枪钻空，身坏命终，上生天上。何等为四十？谓不杀生，教人不杀，口常赞叹不杀功德，见不杀者心随欢喜；乃至自行正见，教人令行，亦常赞叹正见功德，见人行者心随欢喜。是名四十法成就，如铁枪钻空，身坏命终，上生天上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五；一三四〇二（一〇六〇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非法，有正法。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何等为非法？谓杀生乃至邪见，是名非法。何等正法？谓不杀生乃至正见，是名正法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六；一三四〇三（一〇六一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非律，有正律。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何等为非律？谓杀生乃至邪见，是名非律。何等为正律？谓不杀乃至正见，是名正律」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七——三五；一三四〇四——一三四一二（）

如非律、正律、如是非圣及圣，不善及善，非亲近、亲近，非善哉、善哉，黑法、白法，非义、正义，卑法、胜法，有罪法、无罪法，弃法、不弃法，一一经如上说。